

后浪出版公司



套装3册

征服诺曼人的 传奇人生

总 目 录

[征服，1016—1130](#)

[王国，1130—1194](#)

[诺曼征服](#)

[英] 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著 李 强——译 后浪

The Normans

西西里的诺曼王朝 I



征服

1016

1130

in the
South, 1016-1130

by John Julius
Norwich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

征服，1016—1130

[英]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 著
李强 译

版权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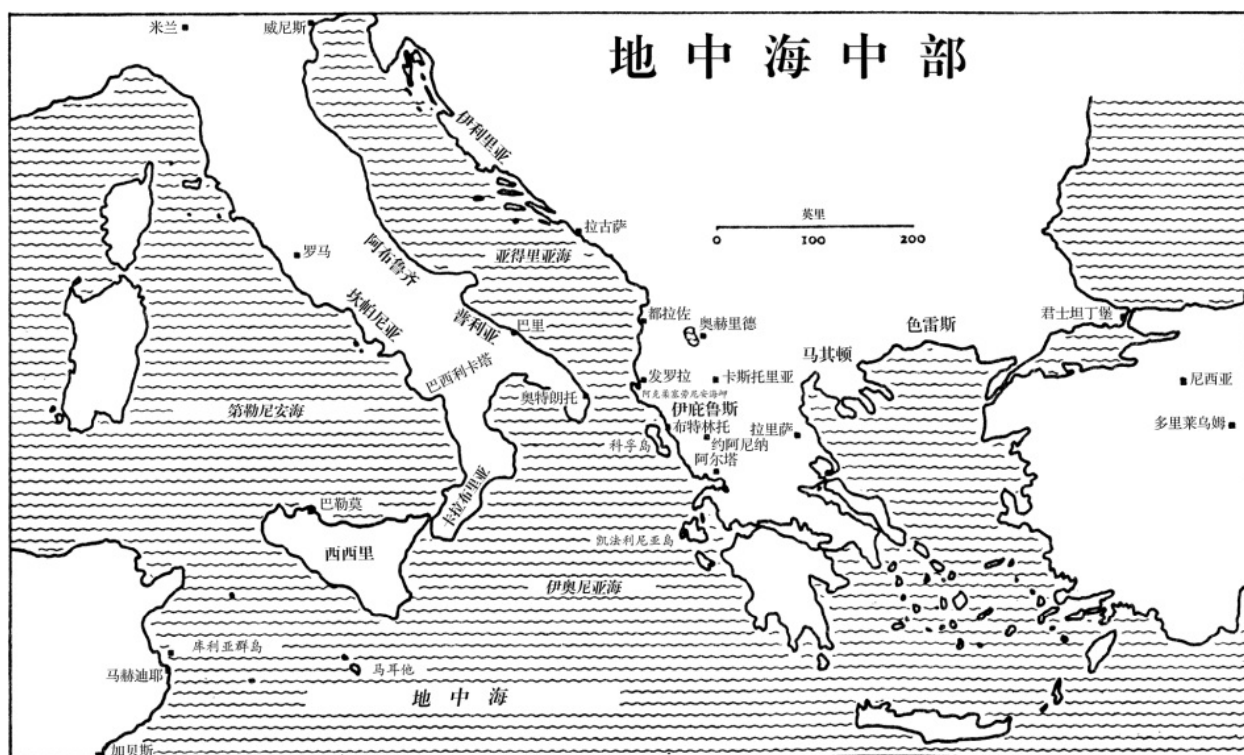
■ 书名：征服，1016—1130

■ 作者：[英]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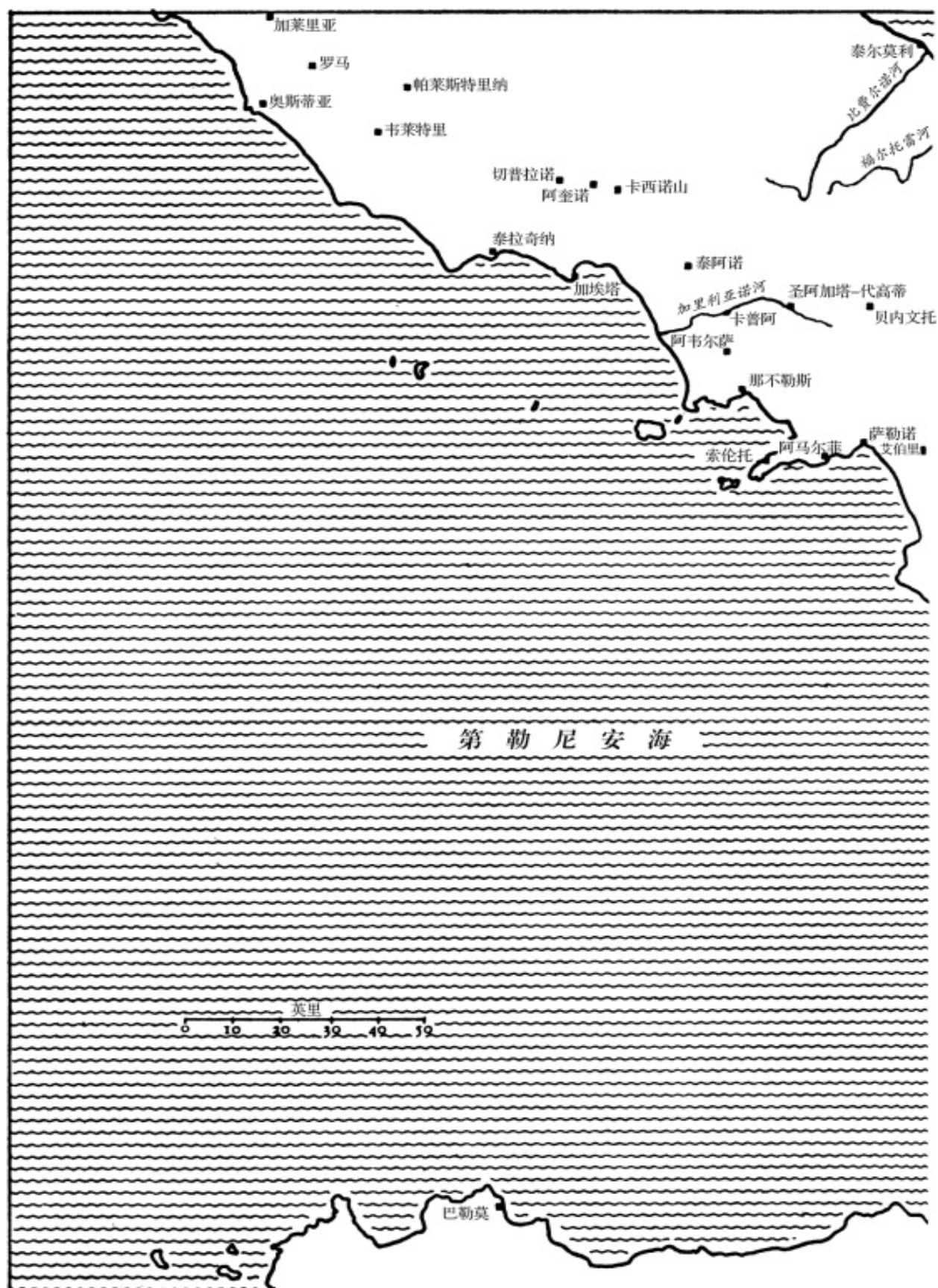
■ 译者：李强

■ 版权：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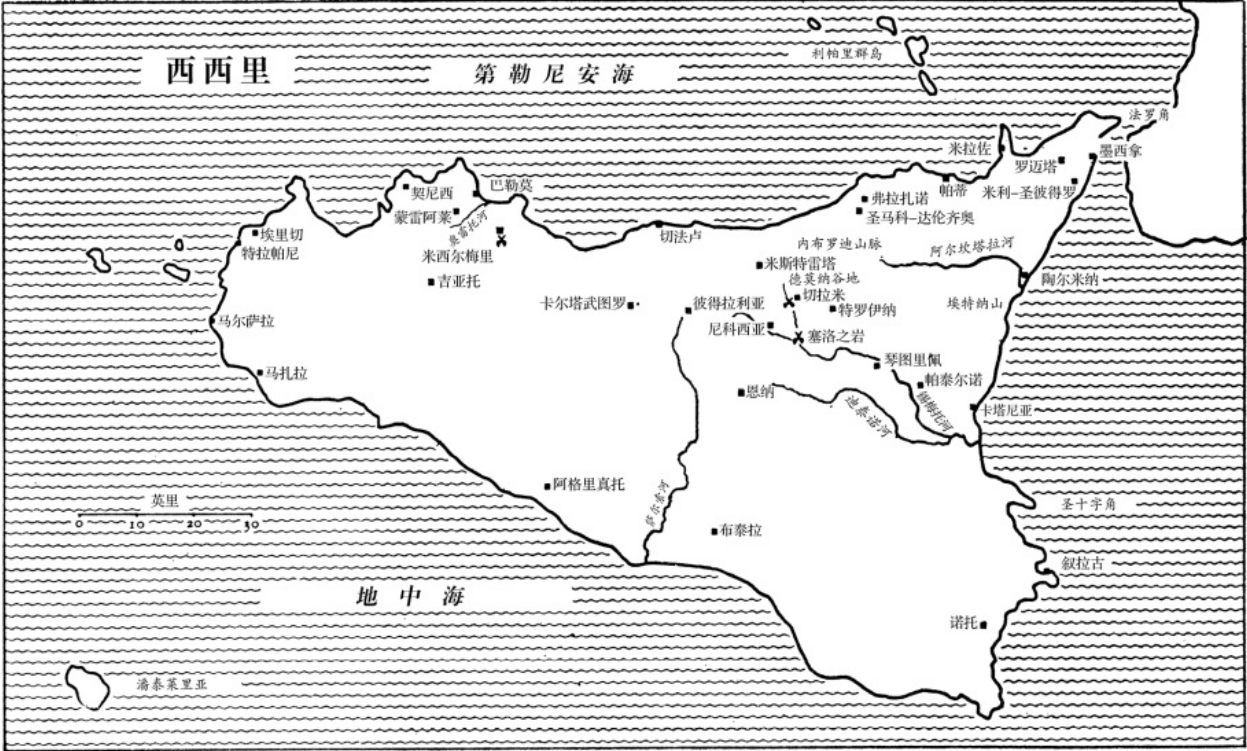
献给安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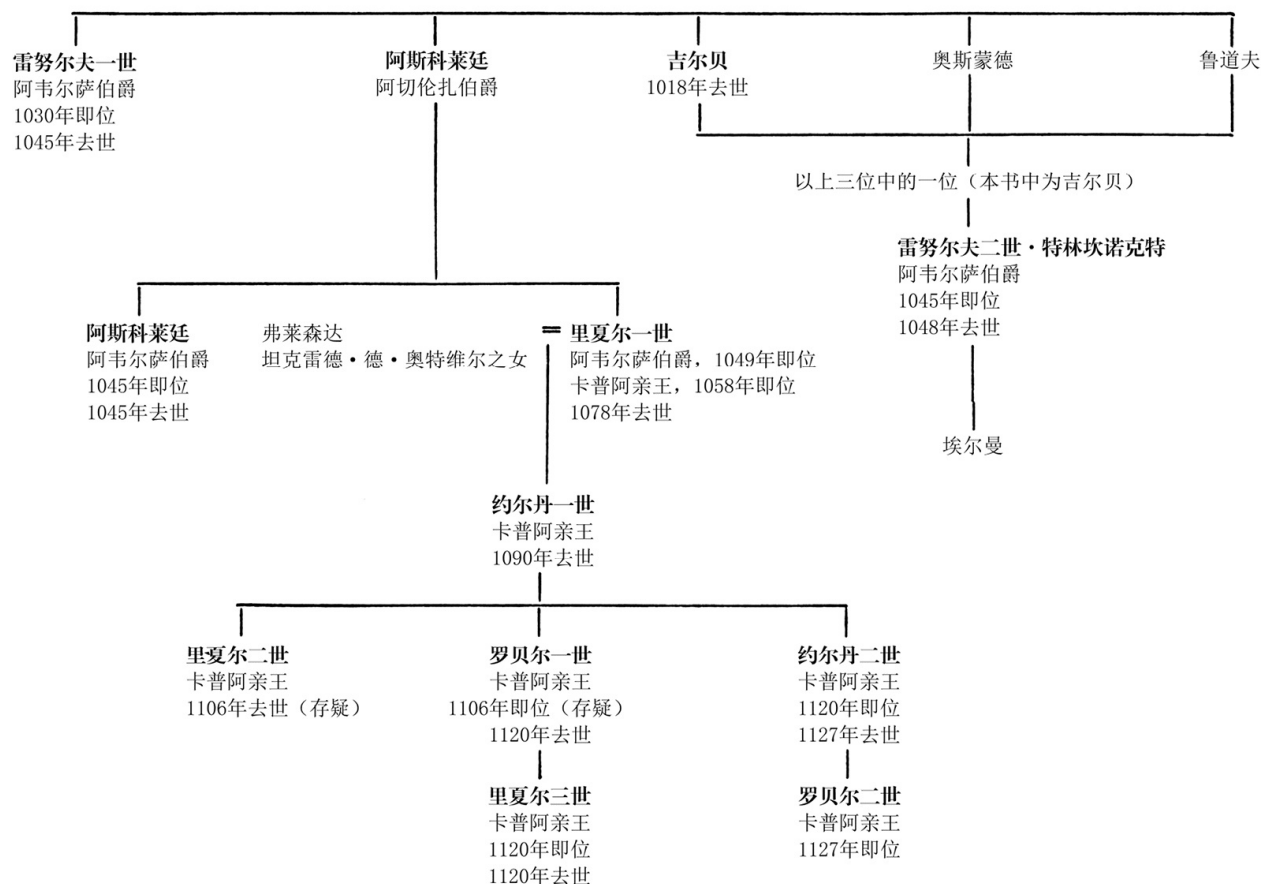
*本书地图系原书插附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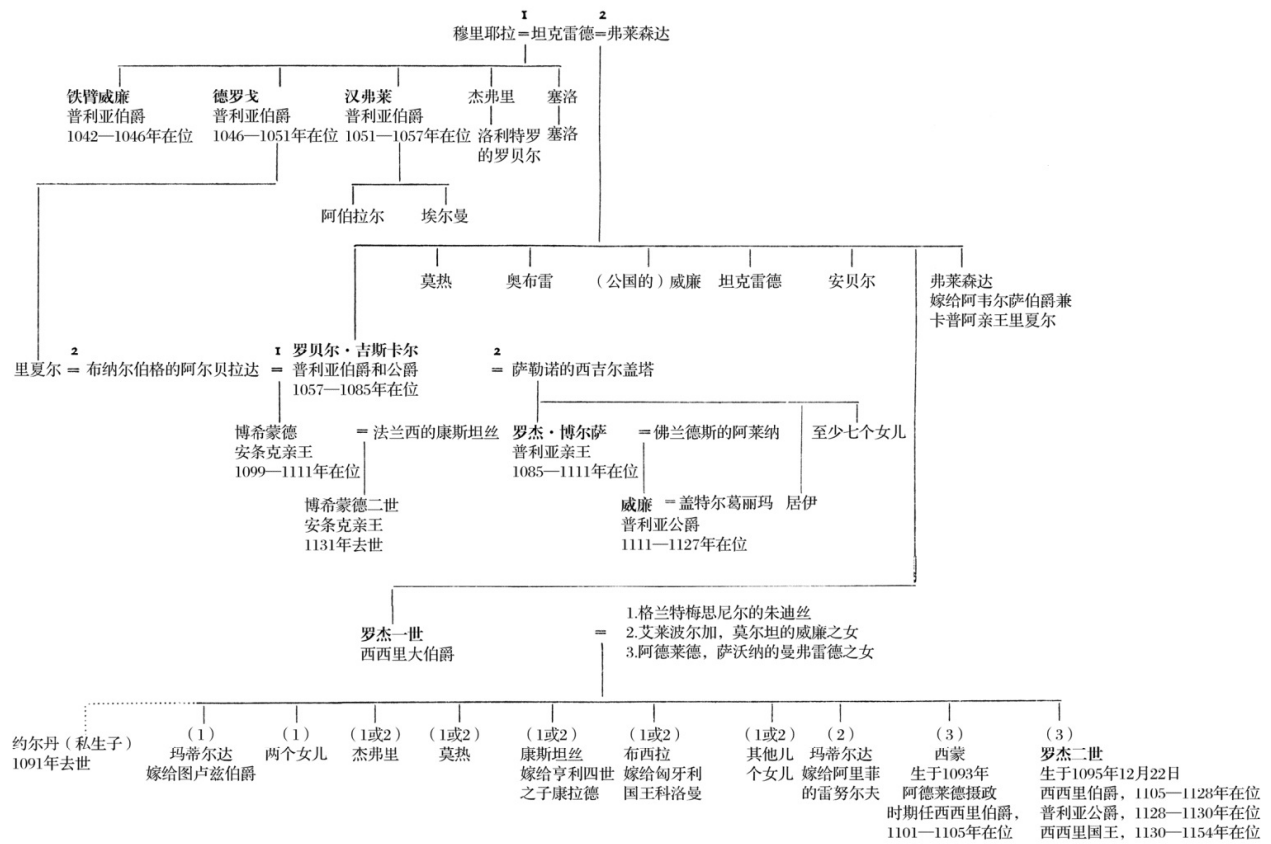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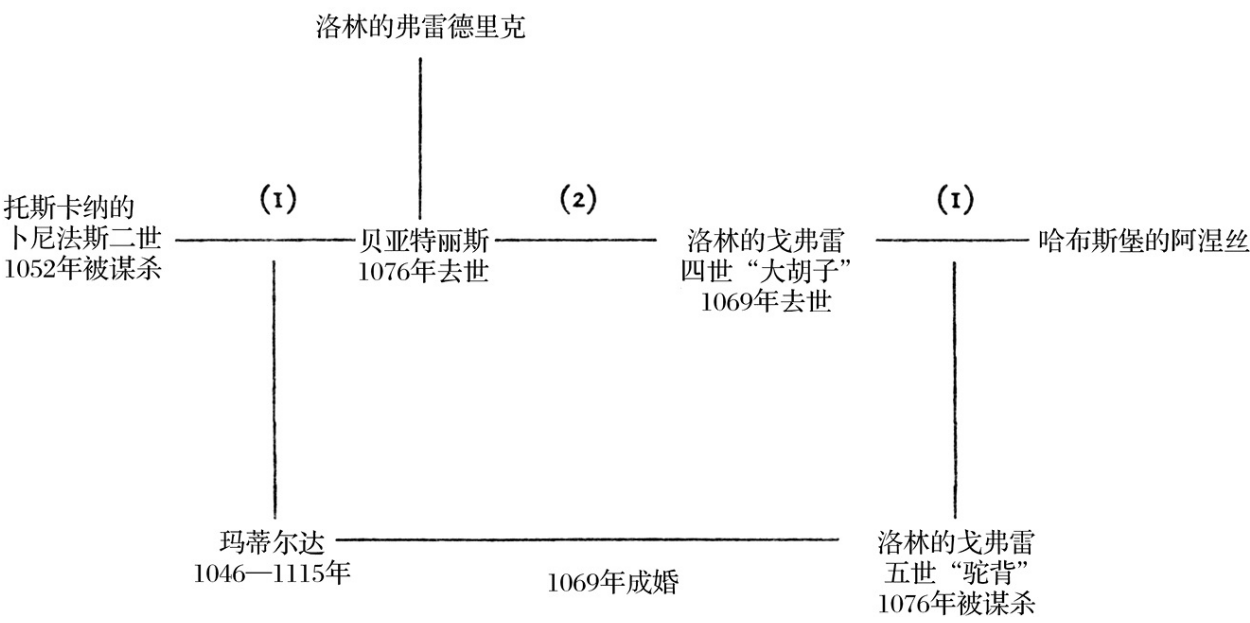
阿 韦 尔 萨 和 卡 普 阿 的 诺 曼 王 朝



奥特维尔家族



托斯卡纳和洛林的家族





罗贝尔·吉斯卡尔，梅里·约瑟夫·布隆代尔绘。



罗杰一世，梅里·约瑟夫·布隆代尔绘。



大天使山洞。据普利亚的威廉记载，诺曼人来到南意大利的缘由正是在这里的一次邂逅。



卡西诺山修道院。它在南意大利诺曼人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韦诺萨至圣三一修道院遗址。由教皇尼古拉二世祝圣。奥特维尔家族中数人的安葬之地。



马尼亚切的圣母教堂。位置是拜占庭将军马尼亚克斯有一次赢得胜利的地方，由当地希腊人修建。后来经过了罗杰一世的修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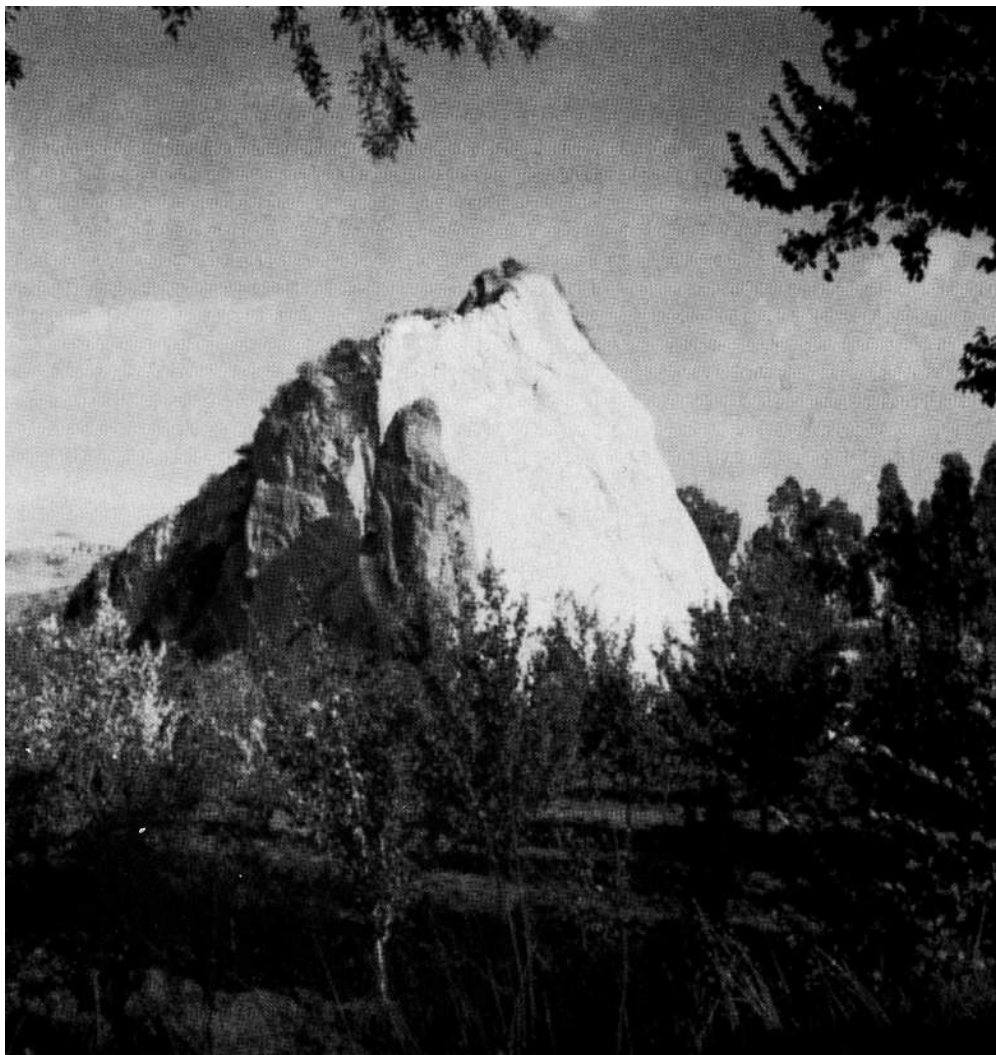
圣天使堡。原是罗马皇帝哈德良的陵墓，后被教皇利奥四世改建为圣天使堡。



女伯爵塔（桥梁左侧）。扼守皮耶莱奥尼城堡的要地。



罗杰·博尔萨之墓。位于萨莱诺主教座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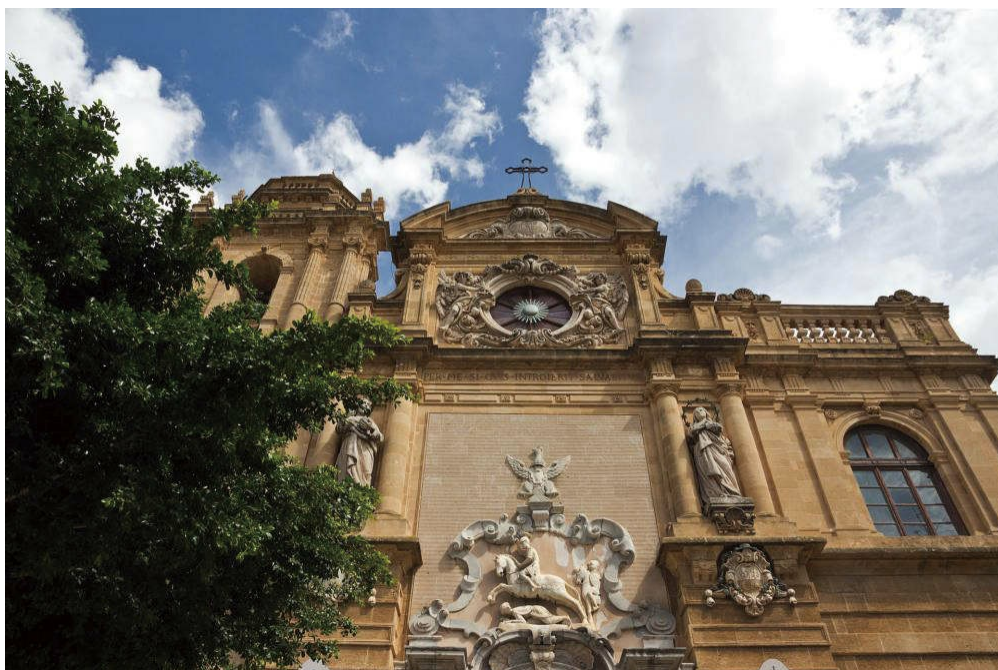
塞洛之岩。位于尼科西亚附近，是塞洛战死之地，已于20世纪被拆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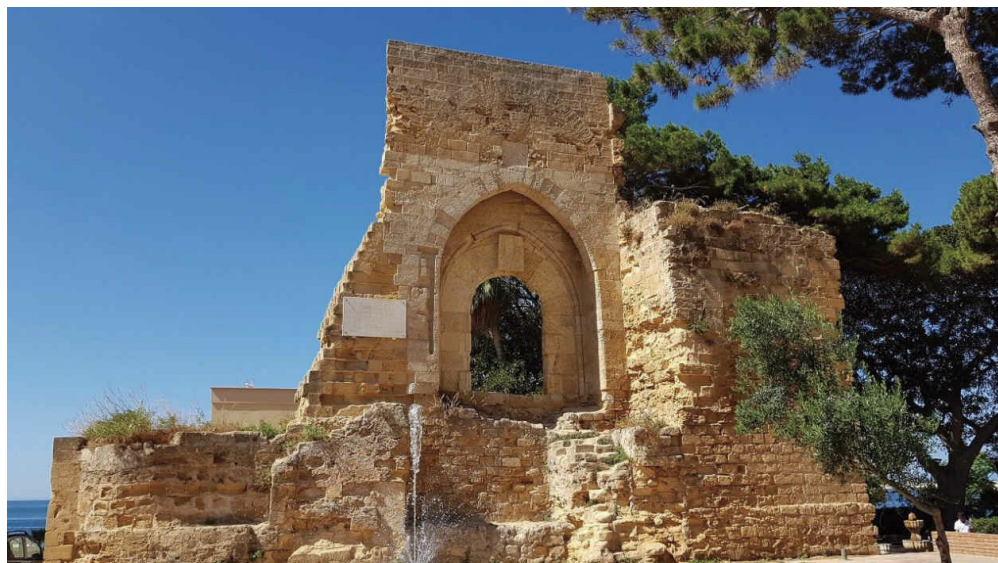
博希蒙德之墓。位于普利亚的卡诺莎。



罗杰一世的石棺。现藏于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馆。



马扎拉主教座堂。正门的雕刻展现了罗杰一世打倒一个撒拉逊人的画面。



马扎拉的一座城堡。由罗杰一世建于1073年，现仅存遗迹。



麻风圣约翰教堂。曾是撒拉逊人的叶海亚城堡，被罗杰一世改建成教堂。



帕尔泰诺的城堡。由罗杰一世修建于1073年。

目录

彩插

引言

致谢

第一部 征服

1 伊始

2 抵达

3 确立

4 西西里

5 叛乱

6 新来者

7 奇维塔泰

8 分裂

9 巩固

10 调解

11 入侵

12 征服

13 巴勒莫

第二部 王国的建立

14 两极分化

15 绝罚和授职仪式

16 对抗拜占庭

17 从罗马到韦诺萨

18 胜者和败者

19 大伯爵

20 阿德莱德

21 雏鹰的年岁

22 重新统一

23 加冕

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

[返回总目录](#)

没有任何历史篇章比记载奥特维尔家族突然的兴起和短暂的辉煌的历史更浪漫了。坦克雷德的儿子们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从科唐坦诺曼山谷的扈从成为南部海上最富庶岛屿的国王。斯堪的纳维亚的冒险者成了一座东方都城的苏丹。海上强盗获得了阿拉伯宫廷的文化，麾下军队烧毁罗马的抢劫者从教皇手中接过作为教会管辖权象征的主教冠和长袍。

——约翰·阿丁顿·西蒙兹，《意大利和希腊概略》

引言

1961年10月，我和妻子去西西里度假。我依稀意识到，诺曼人曾在中世纪的一段时间里统治这里，不过我知道的东西也仅限于此。我对自己将要发现的历史毫无准备。这里的主教座堂、教堂和宫殿似乎很轻松地就结合了当时的三个主要文明——北欧、拜占庭和撒拉逊——的艺术和建筑中最迷人的部分。这里是地中海绝对的中心，是连接北方和南方、东方和西方、拉丁和条顿、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桥梁。作为卓越而无可争议的证据，这些建筑可以证明存在过一个宽容和富有启迪的时代，它的辉煌程度不为中世纪欧洲所知。即便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里，欧洲也无法与其媲美。我激动得忘乎所以，急于得到更多知识，所以等到假期结束，我就采取了唯一明智的方式——径直前往伦敦图书馆。

我到图书馆后，又悲伤又诧异，这里只有寥寥几部19世纪学者的作品，而且大部分都是法文或德文的，它们被搁在高高的书架上，读起来也枯燥乏味。对只想找到关于诺曼西西里的概览性作品的普通英国读者而言，可以说是一无所获。我一度怀疑，这是不是说明所有英国机构中最无价、最值得信赖的地方最后竟辜负了我的信任。但是我又非常清楚，没有这种可能性，如果伦敦图书馆没有我需要的书，只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书根本就不存在。这就是我开始的时候面临的问题，它在5年后仍旧困扰着我：为什么这部尤利乌斯·恺撒到拿破仑的时代之间欧洲历史中最独特、最有趣的史诗，却这么不为人知呢？即便是在法国，关于该主题的参考文献也是空空如也；英格兰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遭受了相似的——远非令人兴奋的——诺曼征服，后来还为西西里提供了数位大臣和一位王后，但英国也缺少相关文献，这更让人困惑。M. 费迪南·夏朗东（M. Ferdinand Chalandon）的作品是该主题的作品中最好的，他超过600个条目的、里程碑式的参考文献中只提到了一位英文作者——吉本（Gibbon）。英国在60年的动荡时间里产生了大量的学者，领衔者是开辟出一条道路，在森林的黑暗角落插下旗帜的伊夫琳·贾米森（Evelyn Jamison）小姐。但是直到今天，我只知道两部出自非专业作者，讲述了故事中部分细节的英文作品。第一部是E.柯蒂斯（E. Curtis）以一丝不苟但有些重手笔的写法写作于一战前不久的《西西里的罗杰》（*Roger of Sicily*）。第二部是《最伟大的诺曼征服》（*The Greatest Norman Conquest*），看书名就知道作者的取向，其作者是J. 范·怀克·奥斯本（J. Van Wyck Osborne）先生，他的想象力侵蚀了思想深厚的学识。这两本书都出版于纽约，但目前均已卖完，而且两书都没有覆盖整个时期。

没办法，如果我想为一般读者提供一部完整的、英文的诺曼西西里历史，就必须自己动手写了。这就是您手里拿到的两卷故事中的第一卷，作者是缺乏自信而又战战兢兢的我。两卷故事的内容始于1016年一个诺曼朝圣团体在加尔加诺山（Monte Gargano）大天使米迦勒神殿（Shrine of the Archangel Michael）中被搭讪的第一天，终于178年后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地中海最明亮的王冠被交到最黑暗的那位德意志皇帝手中的那一天。第一卷涵盖最初的114年，一直写到1130年的圣诞节，西西里在这一天最终成为王国，首任国王是罗杰二世。这段岁月像史诗，也充满了努力和征服，这段时间里的统治者是奥

特维尔 (Hauteville) 家族的坦克雷德 (Tancred) 的儿孙们。开始大部分时间里的统治者是罗贝尔·吉斯卡尔 (Robert Guiscard)，他属于历史上少数几位有天赋的军事冒险家，白手起家，直到去世也从未被打败。在他之后，诺曼人的性情也发生了改变，北方的坚毅在阳光下软化，尖锐的冲突逐渐消亡，让位于树荫下、天井里泉水的低吟和被撩拨的琴弦发出的颤动。第二卷将讲述诺曼西西里的黄金时代：切法卢 (Cefalù) 时期，蒙雷阿莱 (Monreale) 主教座堂和巴勒莫 (Palermo) 的王宫福音堂 (Palatine Chapel) 的时期。随后是让人心酸的衰落和崩溃的时期。诺曼西西里的精神在腓特烈二世 (Frederick II，绰号“世间奇才” [Stupor Mundi]，他是文艺复兴时代之前的200年里的诸王公中最伟大的一位) 以及他的儿子曼弗雷德 (Manfred) 那里又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腓特烈的母亲来自奥特维尔家族，他也由这个家族养育长大，但是他同时属于霍恩施陶芬 (Hohenstaufen) 家族，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的故事有荣耀，也有伤悲，却不是我们要讲的故事。

我无意标榜本书为原创的学术著作。首先，我不是学者，尽管我接受过8年仍旧乐观地号称古典的教育，最近还艰难地复习了课程，我的拉丁语还是很差，希腊语更差。我虽然一直努力地去查阅原始史料，却还是心怀感激地参考了可兹利用的译作，并且适时地在参考文献中标出它们。我尽管试图尽可能地广泛阅读与本主题相关的书籍以将该故事纳入欧洲的大背景中，但是我没有试图去挖掘新的材料或者推进任何原创性的结论。对田野工作来说也是一样。我认为，我拜访了本书中提及的每个重要的地点（其中很多地方，我是在无法形容的恶劣天气中造访的），但是我在当地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研究很短暂（除了在梵蒂冈），在很大程度上，收获并不丰厚。没有关系，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前面说过，就是为普通读者提供一本我希望在我第一次去西西里旅行时便可以拥有的书，以解释诺曼人最初怎样抵达那里，又建立了一个怎样的国家，怎样努力利用一种美丽却奇特的文化去浸染它。现在请停下来休息片刻。我只愿自己的笔调是公正的。

致谢

在就本书的写作对我有所帮助以及提供建议的许多意大利朋友中，我必须特别感谢弥尔顿·根德尔博士夫妇的热心以及他们丰富的历史经验。乔治亚娜·马森小姐对中世纪意大利的深厚知识和许多参考文献的建议是无价的。公爵夫人兰特·德拉洛维雷提供了大量有益的研究。还需要感谢萨莱诺的拉卡瓦修道院圣本笃修会档案管理员多姆·阿耶罗·米夫苏德、意大利国家旅游部出版社社长伯爵西格蒙德·法格·戈尔法雷利博士。还有居伊·费拉里神父，他最近突然离世，这对梵蒂冈图书馆以及那里的工作人员来说都是一个悲伤的打击。

在英国，我要特别感谢乔纳森·瑞利—史密斯博士，他的热心和博学使我避免许多可恶的纰漏。斯蒂文·朗西曼爵士和桑切维利尔·西特韦尔先生，以及他们的出版商克拉林敦出版社和梅斯·杰拉尔德·达科沃斯出版有限公司很友好地允许我引用他们的作品。我要感谢梅斯·罗特勒支和基根·保罗有限公司，还要感谢梅斯·托马斯·尼尔森父子有限公司允许我使用E. 道斯小姐的《阿莱克修斯传》的译文以及R. W. 萨瑟恩教授的《爱德玛的安瑟勒姆传》的译文。伦敦大学的南希·兰布顿教授不辞劳苦翻译了第13章的题词——伊克巴尔的诗歌。乌尔都语的翻译要特别感谢她已故的同事G. D. 高尔先生，他自发地为一个不相识的询问者答疑释惑，我没有在他有生之年表示应有的感谢而觉得问心有愧。我还要感谢沃博格研究所的C. R. 里格塔先生，以及匿名的巴黎国家图书馆的馆员们。

但是最需要深切感谢的是我的表亲鲁博特·哈特—达维斯，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一本书该如何撰写，没有人能比他更慷慨地提供个人时间、经验和智慧。我欠他很多——比我的读者看得到的要多，如果本书读起来是流畅的，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的功劳。这份恩情可以承认，却无以报答。

事实上，接下来的每个单词都是在伦敦图书馆所写就的。我还要把我之前千千万万名作者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没有图书馆里丰富的资源，没有每一位馆员的耐心、支持和幽默，我就不会看到自己作品的出版。

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
伦敦，1966年

第一部 征服

1 伊始

他脱去星光闪闪的头盔，
显示出青春已过的盛年男子汉：
腰佩撒旦那样阴惨可怕的剑，好像
在黄道带中发出光辉，手拿长枪。

——弥尔顿《失乐园》，第11卷^①

若旅行者从福贾（Foggia）坐船向东驶向大海，就会看见加尔加诺山细长的灰白色暗影赫然耸立在平原之上，像是一朵雷云。这个黑色的石灰岩堆像一个多出来的奇怪东西，它从普利亚（Apulia）的田野和平缓的海岸线上突兀地隆起，向亚得里亚海延伸了约40英里^②，令人好奇，又令人吃惊。数个世纪以来，它一直被当成意大利这只“靴子”的一根“马刺”，不过从形状来说这个名字是不恰当的，因为这里的位置更靠近靴子的上端，而且似乎被固定得比较偏后。它更像是一块老茧，突兀而不招人喜欢。即便是它那繁茂的山毛榉森林地貌，也更像德意志而不是意大利；这里气候阴冷，饱受风的蹂躏；这里的人忧郁，身裹黑衣，容颜衰老（与普利亚其他地区相比，这里城市居民的平均年龄单从男性的外观来看似乎在70岁左右），显示出一种陌生的异域气息。加尔加诺山对造访者和当地人而言都很特别。它和周围格格不入。

这种感觉长期萦绕在普利亚人心头，他们反应的方式也相当一致。在遥远的古代，神圣的光环就已经笼罩了加尔加诺山。古典时期，山上就已经有了至少两座重要的神殿。一座属于珀达莱里乌斯（Podaleirius），他是一位小有成就但很少引起人们兴趣的古代战神。另一座属于老卡尔克斯（Calchas），也就是《伊利亚特》中的预言者，斯特拉波曾提到“寻求神谕的人们向他的幽灵献祭一只黑色的山羊，然后于兽皮上入眠”。基督教出现之后，这些宗教活动还在进行，并在根据时代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微小调整之后，还在频繁地进行着。因此到5世纪的时候，这类活动已持续了千余年，神迹在加尔加诺山出现的时机成熟了。493年5月5日，一位当地牧牛人寻找丢失的一头健壮公牛，并在山腰深处的一个漆黑洞穴里找到了。他数次引诱公牛出来，却尽数失败，最后他绝望地向公牛的方向射出了一支箭。令他惊讶的是，箭停在半空中，并迅速调转方向，射中他的大腿，让他受了轻伤。他尽全力往家的方向逃去，随后将此事报告给了附近西彭托（Siponto）的主教劳伦蒂乌斯（Laurentius）。主教要求整个教区斋戒三天。第三天时，劳伦蒂乌斯亲自前往奇迹发生之地。他刚刚到达，全副武装的大天使米迦勒就出现了。大天使宣布，这个洞穴自此以后将成为他和其他天使的神殿，然后消失了，并留下了他的大型铁马刺作为标志。几天之后，劳伦蒂乌斯带着众人再到这里来，却发现现在自己离开的时候，天使们一直在忙着布置这里。岩洞已经被改建成一座礼拜堂，墙壁被装饰成紫色，一切都沐浴在柔软而和煦的光线中。念诵完赞美之辞以后，主教下令在入口处上方的岩石上修筑一座教堂，在4个月后的9月29日，他将这座教堂敬献给大天使。^③

在圣安吉洛山（Monte Sant'Angelo）的小镇上，劳伦蒂乌斯的教堂早就消失了，

但是大天使米迦勒没有被遗忘。洞穴的入口处现在有一座13世纪的八角形钟楼，还有一个修建于100年前的厚重的罗马式门廊。一级级台阶往洞穴内延伸，一直通到岩石内部，两侧墙壁上挂满了还愿的装饰物：拐杖、支架和假肢；用锡片打制的粗糙的眼睛、鼻子、腿和乳房；由虔诚的农民挂上的简单照片，照片上是高速公路上的事故、逃跑的马、打翻的炖锅，还有其他令人不悦的事故，事故的受害者将自己的幸免于难归于大天使那奇迹般的护佑；最打动人心的是，这里还有供小孩子穿着取乐的有趣服饰（也是为了感激他的护佑），包括小木剑、锡纸做的翅膀、饼干罐做的护胸甲，偶尔还有穿着这些服饰的小孩的照片。所有这些现在都在又黑又潮的石头上渐渐腐烂。一对宏伟的拜占庭式铜门（这是一位富有的阿马尔菲人在1076年赠送的礼物）把守着洞穴的底部，这里基本上还和劳伦蒂乌斯所留下来的一个样。洞穴的空气中依然回响着喃喃的祈祷声，弥漫着1500年来的熏香气味，弥漫着潮气，凝结的水滴从金光闪闪的岩石顶部一滴滴落下，被人接住，再被迅速地用小塑料杯分发给信徒们。闪耀着光芒的主祭坛占据着一角，上面立着状似面筋、柔弱无力的大天使雕像，它不可能像号称的那样出自桑索维诺之手。其余的地方则留给破碎的石柱，留给幽深的壁龛之中废弃已久的祭坛，留给黑暗，留给时间。

圣安吉洛山位列欧洲最重要的朝圣地的时间并不久远。有圣人拜访过这里，如6世纪末的圣大格里高利（St Gregory the Great），以及13世纪中期的圣方济各（St Francis），方洛各为虔诚者做了一个糟糕的示范：他在靠近入口处的祭坛上刻了自己姓名的首字母。也有君王拜访过这里，如萨克森的奥托二世（Otto II），他与自己年轻可爱的拜占庭妻子塞奥法诺（Theophano）于981年来过这里。或许还有他们神秘且狂妄自大的儿子奥托三世（Otto III），他的信仰过于热忱，因此从罗马一路跣足走来。又或许在地位较为低下的层次上包括一群诺曼朝圣者，他们在1016年拜访了这里，他们在这个洞穴里与一位穿着奇特的陌生人的谈话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奠定了中世纪最强大、最宏伟的王国之一的基础。

至11世纪初，在仅仅100年的时间里，诺曼人事实上就已经完成了从一群几乎是文盲的异教蛮族人向文明的（即使在道德上有所欠缺）、半独立的基督教民族转变的进程。即便这个族群充满活力、天资非凡，这件成就也很惊人。对于一些尚在人世的诺曼人来说，他们的父辈还记得罗洛（Rollo）的事迹。罗洛是金发的维京人，他曾率领维京长船沿着塞纳河而上，法兰克国王查理三世（Charles III，即糊涂查理）在911年将今天诺曼底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授予罗洛作为采邑。可以确信的是，罗洛并不是最早的诺曼入侵者。第一波侵袭浪潮来自半个世纪之前的森林和峡湾，从那时起就已经有速度较为平稳的人口迁徙了。但是，正是罗洛集中了同胞的力量和渴求，并且带他们走上与新的家园融合并建立认同的道路。912年，罗洛本人带领他们中的大部分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的确如吉本所言，有些人接受“10次或者12次洗礼，只是为了获得在该仪式上发放的白色衣服”；在罗洛的葬礼上，维京人“不仅为了让他能安息而向修道院提供了礼物，还为他献祭了100名俘虏”，这说明改宗在早期有一定政治权宜性，其动机并不会弱于灵魂的启迪，托尔和奥丁在圣灵那温柔的攻击下而让位之前还是有过抵抗的。但是经过一两代人的时间，如吉本所承认的，“民族已经发生了纯粹而全面的变化”。他们的语言也是如此。到940年，古诺斯语（Norse）在巴约（Bayeux）和海岸地区仍有人使用（可能是新来的移民保持了语言的鲜活），但是在鲁昂（Rouen）已经被遗忘了。在10世纪结束之前，该语言已经彻底消失了，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可以追溯的痕迹。在诺曼人成为法国人之前，还有一项伟大的制度要被他们接受，该制度在未来的时间里将会对他们及其后代产生永久的吸引力，并很快会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国家的基石。那就是快速发展的法国法律体系，他们张开双臂接受了它。

注重法律是绝大多数西方中世纪社会的特点。但是这依然是诺曼历史上的一个矛盾。这个以缺乏法律而臭名昭著的族群立足在欧洲，保持着强烈的存在感。从海盗行为、背信弃义，到抢劫、强奸、绑架和谋杀，诺曼国王、公爵和贵族在个人到整个民族的不同层级上都在愉快地、不断地犯下这些罪行，这时进一步降低文明世界的道德标准的十字军东征还没发生。原因就是，诺曼人首先是实用主义者。他们简单地把法律看作国家可以建立于其上的一个巨大而坚实的地基，可以用它在任何事业中巩固他们的地位，因此法律不是他们的主人，而是奴隶，他们采用法律只是因为这个奴隶比原来的更强壮而已。无论在南方还是北方，这一观点都在所有的诺曼统治者之中流行，这解释了为什么最不遵守道德的诺曼统治者也总是设法把他所做的事情巧妙地加以合法化，也解释了为什么诺曼国家中最伟大的建设者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Henry II）和西西里国王罗杰首先要在他们的统治区域内集中建立一套大规模的法律体系。他们都不会把自己所创立的法律当成抽象的理想，更不会把它与正义混为一谈。

这种实用主义的方式和对外在形式的关注，在诺曼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上也非常明显。他们和中世纪的每个人一样，在表面上确实对神心怀敬畏，而且和绝大部分人一样，他们也怀有一种简单而自私的中世纪信念，即宗教的首要目标是让人在去世后可以逃过地狱之火，尽可能快速且便捷地升入天堂。人们一般认为，教会制定的明确方法可以保障这段路程的平稳，这些方法包括定期参加弥撒，至少进行最低限度的斋戒，在必要时进行忏悔，偶尔去朝圣，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向宗教团体给予慷慨的捐赠。只要照办这些手续，外部世界的日常生活就主要是个人的事务，不会受到严厉的评判。同样，在世俗事务上也无须特别服从教会的指示。我们还会看到，吉斯卡尔或者罗杰虽有虔诚的宗教情感，却与他们全力抵制他们眼中教皇那毫无道理的侵犯之举并不相悖，正如英国的亨利二世并未因为宗教情感就不与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相争一样。绝罚（excommunication）这项惩罚手段确实很严厉，后果也很严重，但是就诺曼人而言，对他们实行的数次绝罚并没有对他们的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一般在绝罚被下达后不久，他们就能让该惩罚被取消。

早期的诺曼冒险者注重物质利益，反应机敏，适应性强，能灵活变通，有维京祖先那不知疲倦的精力，又拥有极强的自信，他们为即将登上的舞台做好了令人艳羡的准备。他们在这些品质之外还有两项优点，虽然这对他们自身而言可能没什么值得称赞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优点，他们伟大的南方王国是不会诞生的。首先，他们具有极强的生育能力，这意味着人口会不断增长。正是人口增长而不是其他原因让第一批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得以出现。200年后，也是人口增长让一群群渴望获得土地的儿郎去南方寻找生存空间（Lebensraum）。其次，他们是天生的漂泊者，这不仅是生存所迫，也是性情所致。如一位早期的编年史家记载，他们对口口声声说的任何“自己的国家”，都不会怀有多少忠诚之心。无畏的、自由自在的年轻人想找个机遇更好的地方之时，北方的堡垒、诺曼底的山丘、英格兰的辽阔草原、西西里的柑橘林、叙利亚的荒漠，都被他们逐次抛弃了。

若要找个借口去做一番这样的探索，找个理由去起事，又有哪个比得上一次朝圣活动呢？因此在第二个千年的黎明时分，当世界并没有像预言那样终结的时候，一波解脱和感恩的浪潮席卷了欧洲，当时挤满朝圣道路的成千上万的人群中，诺曼人占了很大比例，这毫不奇怪。朝圣的目的地各不相同，其中有四个特殊的地方，其神圣性不一般，可以让前来造访的朝圣者洗清所有罪愆，它们是罗马、孔波斯特拉（Compostela）、加尔加诺山，以及最神圣的圣地——耶路撒冷。当时耶路撒冷城已经被穆斯林统治了400年之久，不过该城还是对基督徒朝圣者开放，朝圣者居住的旅舍中有一座由查理曼（Charlemagne）建立。只要朝圣者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朝圣之路上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年轻的诺

曼人把朝圣之旅视为冒险和挑战，毫无疑问乐在其中，对他们来说，排在最后一位的益处才是持续的，甚至是永恒的益处——对灵魂的益处。朝圣之旅对他们还有一股特殊的吸引力。他们从耶路撒冷返程的途中可以在布林迪西（Brindisi）或巴里（Bari）上岸，再沿着海岸前往大天使神殿，大天使不仅是所有航海者的保护者（因此他们对他心怀感恩），也在他们心目中占据了特殊的位置，因为他是他们自己的圣米歇尔山修道院（Abbey of Mont-Saint-Michel）的主保圣人。

这似乎就是40多名诺曼朝圣者在1016年虔诚地造访圣安吉洛山的过程——至少普利亚的威廉（William of Apulia）是如此记载的。威廉应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II）的要求，在11世纪结束之前创作了《西西里、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诺曼人诸事之史诗》

（*Historical Poem Concerning the Deeds of the Normans in Sicily, Apulia and Calabria*）。诗篇以优雅的六步格拉丁语写就，开篇讲述了朝圣者被一位陌生人领进洞穴，此人身着“希腊式”的飘逸长袍，头戴软帽。他们发现这个人并不招人喜欢，衣服也充满了女性气息，但他们还是听了他的故事。他说自己叫梅卢斯（Melus），是一位来自巴里的伦巴第贵族，曾领导了一支起义军对抗控制着当时南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拜占庭帝国，起义失败后，他流亡在外。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伦巴第人的独立事业，他认为这不难实现。他非常需要像他们一样坚定的年轻诺曼人来帮助他，如果伦巴第人和诺曼人联手，希腊人将毫无胜算。而且伦巴第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盟友。

当朝圣者走到阳光下，凝视着脚下吸引着他们的普利亚的广阔平原时，很难说此时宗教虔诚是他们心中的主要情感。此时的他们无法预见将要迎来的史诗有多么波澜壮阔，也无法预见它的影响会有多大，但是他们意识到了梅卢斯话里所蕴含的可能性。这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机遇，这块富饶的土地邀请并几乎恳求他们进入，这块土地为他们提供了无限的机遇，能让他们证明自己的价值，能让他们创造财富。不仅如此，这样做在法律和宗教基础上都有足够的正当性，其目的是将臣服的人民从外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是驱逐君士坦丁堡那可鄙的繁文缛节，恢复罗马教会在南意大利的地位。此时，这些荣光的前景还很模糊，它在很多年后才成为清晰的征服野心，实现这些野心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同时，在这个国家里开辟一个坚固的立足点相当重要。因此这条伦巴第独立的战争标语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

所以他们告诉梅卢斯，他们愿意提供他需要的帮助。此刻他们的人数还不够多，他们无论如何都是以朝圣者的身份到普利亚来的，难以马上披挂上阵，投入战斗。他们必须先回到诺曼底，做好必要的准备，招募携带装备的同伴。他们将在次年与伦巴第的新朋友会合，开始伟大的事业。

梅卢斯的爱国精神很容易理解，因为此时伦巴第人已经在意大利拥有一段悠久而独特的历史，他们足以因这段历史而自豪。他们起初只是一支来自北德意志的、半蛮族的入侵者，自6世纪中期开始便定居在至今仍被称为“伦巴第”的地区，并建立了以帕维亚（Pavia）为首都的繁荣王国。与此同时，他们的其他同胞继续向南挺进，在斯波莱托（Spoleto）和贝内文托（Benevento）分别建立了公爵领。这些国家在200年的时间里一直很稳定，然而在774年，查理曼突袭意大利，占领了帕维亚，伦巴第王国灭亡。伦巴第文明的中心因此转移到了公爵领，尤其是贝内文托，它不久就成为一个公国，虽然在理论上被查理曼当作赠礼交由教皇，由教皇担任它的宗主，但是它一直原封不动地保持着伦巴第人的传统。壮丽的图拉真凯旋门仍然矗立在那里，两条从罗马通往南方的道路阿庇亚大道（Via Appia）和图拉真大道（Via Trajana）在门下会合。伦巴第贵族的影响力和财富均在稳步增长。1000年时，贝内文托、卡普阿（Capua）和萨莱诺（Salerno）的3位王公位处半岛上最有实力的统治者之列，他们的周围有拜占庭的辉煌壮丽的宫廷，不断刺激他

们去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建立一个独立的、统一的伦巴第国家，将整个南意大利都囊括在国家之内。带着这个目标，他们故意尽全力地模糊化自己的封建地位，时而承认西边的拉丁帝国的宗主权，时而承认东边的拜占庭帝国的宗主权（贝内文托有时在口头上表示听从教皇的命令），一直挑动双方相斗。若有机会鼓动附近的拜占庭土地上的伦巴第分裂者，他们自然不会放弃这些机会。

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处境已经很艰难。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及其继任者的军队在6世纪把东哥特人从半岛上赶走，却马上发现这里被以前的盟友伦巴第人占据了。如果迅速行动起来，或许还能亡羊补牢，但是此刻的君士坦丁堡因宫廷阴谋而陷入瘫痪，所以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同时，伦巴第人站稳了脚跟。751年，他们已经强大到赶走了拜占庭的拉文那（Ravenna）总督（Exarch），此后希腊人的影响力被限制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a），即意大利的靴跟部奥特朗托（Otranto）周围的地区，还有西海岸的一些孤立的商业城市，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那不勒斯（Naples）、加埃塔（Gaeta）和阿马尔菲（Amalfi）。这些城市起初只是帝国繁荣的拓殖地（colonics），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演变成世袭的公爵领，仍旧以希腊的语言和文化为主，承认拜占庭的宗主权，通过密切的朋友关系和商业关系与君士坦丁堡保持联系，却已经在事实上独立了。

查理曼和他的法兰克军队虽然毁灭性地打击了伦巴第人，却没有给希腊人带来相应的利益，只是让逐鹿于南意大利的群雄又增加了一位。直到9世纪，伟大的马其顿王朝在君士坦丁堡掌权后，瓦西里一世（Basil I）和他的继任者智者利奥六世（Leo VI）才得以阻止衰落，并让拜占庭的气数得以部分恢复。在他们的努力下，拜占庭帝国以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和奥特朗托地区组建了伦巴第军区（Theme of Langobardia），它通常被称为卡匹塔纳塔（Capitanata），在1000年时成为帝国的一个强大而获利丰厚的省，拜占庭帝国因此再次成为半岛上最强大的单个势力。与此同时，它宣称自己继续拥有从西部的泰拉奇纳（Terracina）到亚得里亚海岸边的泰尔莫利（Termoli）一线以南所有地区的宗主权，并且一直拒绝承认伦巴第人的国家或者希腊城邦的独立。

卡匹塔纳塔政府被各种难题所困扰。首先，它的所有疆域都暴露在从事劫掠的北非撒拉逊海盗的面前，此时后者控制了整个西地中海。撒拉逊人在846年攻击了罗马，抢劫了圣彼得教堂。20多年后，直到拜占庭帝国快要被人从巴里赶走的时候，东西方帝国的皇帝之间才建立了必要却极不稳定的联盟。一位名为伯尔纳（Bernard）的修士在870年去耶路撒冷朝圣时写下了亲眼见到的景象：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俘虏被驱赶着在塔兰托登上桨帆船，运往非洲为奴。30年后，撒拉逊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西西里，这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战略地位——毁灭了雷焦（Reggio）。他们的威胁非常严重，以致拜占庭答应每年向他们支付保护费。虽然保护费在953年被废止，撒拉逊人的攻击却日渐严重。10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里，几乎每年都有一次大规模的入侵。

然后我们来看西方帝国。888年胖子查理（Charles the Fat）去世后，查理曼家系的断绝让局势有所倒退，南意大利获得了喘息之机。但是奥托大帝（Otto the Great）在951年出现后，爆发了比以往更加剧烈的冲突。奥托投入巨大精力，想将意大利从希腊人和撒拉逊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在近20年的时间里，规模巨大却没有结果的战争摧残了这片土地。和平似乎要在970年降临，当时奥托的儿子（后来的奥托二世）迎娶希腊公主塞奥法诺，这门婚事按理说应该能巩固两大帝国的友好关系，结果只是为年轻的奥托二世提供了一个机会而已，他在即位的时候正式要求拜占庭将它在意大利的所有领土作为妻子的嫁妆“返还”给他。他的要求自然被拒绝了，战事再起。此后奥托在981年前往普利亚，他此时的怒火主要针对撒拉逊人而发。瓦西里皇帝在君士坦丁堡看到了机会，他认为奥托在这两个恶魔中是更为长期的威胁。他迅速向撒拉逊人的首领送信，匆忙与他们建立了

临时的联盟。奥托开始获得了一些成功，然后在靠近卡拉布里亚的斯蒂洛（Stilo）被完全打败了，在一次可耻的战斗中通过化装才免于被俘。他没能从耻辱中恢复过来，并在次年逝于罗马，时年28岁。^①继承他皇位的是一个3岁的孩童，从此以后，西方帝国已造成不了什么麻烦，但是拜占庭对它的警惕在很久之后都没有放松。

当地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在卡拉布里亚和“靴后跟”处，因为伦巴第人向当地的渗透相当少，所以政府能施加直接的管理。另一方面，有大量希腊修士在这里避难，这些修士之所以逃到这里，是为了躲避8世纪时圣像破坏者在君士坦丁堡的过激行为和10世纪西西里撒拉逊人的劫掠活动。结果在政治、宗教和文化上到处都能见到希腊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在卡拉布里亚，它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一直是主要的希腊学术中心之一。但是普利亚的情况更加微妙，这里的人口主要为意大利—伦巴第血统，需要当地的拜占庭长官卡特潘（Catapan）细心地对待，因此卡特潘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自由。所以，伦巴第人的管理系统得到了极大的保留，由伦巴第人的法官和官员执行伦巴第法律，希腊人的法律仅适用于（假定的）对皇帝的谋杀或者（更有可能的）对卡特潘的谋杀。拉丁语被承认为官方语言。在大部分地区，教堂由教皇任命的拉丁主教管理。只有一些拥有一定数量希腊人口的城市有希腊主教。

这样全面的自治措施在拜占庭帝国的其他地区是没有的。然而，普利亚的伦巴第人从来不会满足于生活在希腊人的统治之下。他们总是保持着一种强烈的民族感——时间过了500年，他们仍然没有被意大利的人口同化——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受到北边和西边国家的煽动。此外，拜占庭以税收繁重而臭名昭著，更重要的是，近些年的研究显示还有强制性的军役，军役制度一直不受欢迎。帝国无力保证普利亚城镇免遭撒拉逊人的进攻，尤其是海边的城镇。这些城镇的伦巴第人别无选择，只能自己组织防御，所以民兵组织出现了，有的城镇装备了足够的船只，因此可以在海盗登陆之前就与之交战。民兵不可避免地对拜占庭的权威构成了威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让他们解散。他们还建立了伦巴第人的自立组织。因此在10世纪末形成了一股活跃的、拥有优良装备的抵抗运动。987年，在巴里出现了一次小型的反抗活动。10年之后，另一次更严重的反抗活动出现了，政府花了3年才镇压下去。与此同时，一位重要的拜占庭官员遭到了暗杀。随后在1009年，梅卢斯揭竿而起，他和妹夫达图斯（Dattus）率领相当数量的随从迅速占据了巴里，随后在1010年占领了阿斯科利（Ascoli）和特兰尼（Trani）。但是在1011年春，新上任的卡特潘组织所有可利用的力量包围了巴里，并且设法贿赂城中的希腊居民为他的军队打开城门。6月，巴里陷落了，梅卢斯逃往萨莱诺。他的妻子和孩子没有那么幸运，而是被俘虏，并被送到君士坦丁堡，作为人质遭到监禁。

卡西诺山修道院（Monastery of Monte Cassino）坐落在一座山丘上，俯瞰着连接那不勒斯和罗马的现代高速公路，从远处看，修道院和1000年前没太大区别。修道院的外观很有迷惑性。在1944年2月和3月的殊死战斗中，整座修道院被不间断的炮火轰炸成一堆残砖碎瓦，现存的建筑几乎都重建于战后。但是，修道院的生活从529年圣本笃到这座小山丘建房之后就没有改变过。这座巨大的本笃会母院最开始的地基建立在献给阿波罗的异教神殿的废墟上，后来成为本笃院规的诞生之地。

在南方诺曼人的历史里，卡西诺山修道院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作为意大利最大的修道院，它在整个黑暗时代一直是欧洲主要的学术中心之一。它为子孙后代保存了很多古典作家的著作，否则这些作品就有可能失传，这包括阿普列乌斯（Apuleius）和塔西佗（Tacitus）的作品。虽然修道院的教堂等建筑在881年撒拉逊人的毁灭性劫掠活动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但是它宝贵的遗产得以幸存下来。在我们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它进入了黄金时代。在接下来的200年里，修道院的权势发展到几乎按照一个独立的国家而运

行的程度，它甚至反过来轻视法兰克人、希腊人、伦巴第人、诺曼人，乃至教皇。作为拉丁教阶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修道院院长两次问鼎圣彼得教堂的教皇宝座。

11世纪下半叶，有一位名为阿马图斯（Amatus）的修士住在卡西诺山修道院，他有时也被称为艾梅（Aimé）。他在1075—1080年之间创作了一部有关南方诺曼人的历史。有人认为他与普利亚的威廉不同，威廉主要关注炫耀自己的拉丁语能力，阿马图斯则用不整齐的散文形式写作。他留下了一份仔细而准确的记载，记载了他同时代的事件或他亲眼看见的事件。不幸的是，他的拉丁文原文佚失了。我们手头有一份翻译于14世纪的意大利风格的古法语文本，它以讨人喜欢的带插图的手抄本形式藏于巴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因为阿马图斯的作品无疑是有关该主题和该时期最可靠的史料，所以原稿的丢失对学者而言是一桩不幸的事。但是对其他人来说则意味着，他的这部没有现代英译本、用扰人又复杂的中世纪拉丁语发表的著作，现在不仅易于阅读和理解，还带着鲜活和天真，充满了无尽的魅力，读之令人欣喜。

阿马图斯讲述了另一则关于诺曼朝圣者的故事，这不禁让人将它与威廉的记载联系起来。按照阿马图斯的记载，一群数量在40人上下的诺曼人于999年乘坐阿马尔菲的船从巴勒斯坦归来，拜访了萨莱诺，他们在这里受到当地王公盖马尔四世（Guaimar IV）^⑤的热情接待。他们在萨莱诺歇脚，却被撒拉逊海盗粗鲁地打断了。惊恐的当地人不敢对海盗那可怕的暴行做出任何抵抗，而诺曼人厌恶这种怯懦的态度，便拿起武器发动进攻。他们的以身作则为萨莱诺人带来了新的勇气，许多萨莱诺人也加入了诺曼人的队伍。迟来的抵抗完全打垮了撒拉逊人的防御，他们死的死，逃的逃。这样的尚武精神在南意大利相当罕见，高兴的盖马尔立刻向这些优秀的人给予丰厚的奖赏，并邀请他们留在他的宫廷里，却被他们拒绝了，因为他们长时间没有回家，所以想返回诺曼底。另外，他们准备同家乡的朋友讨论该问题，朋友中肯定会有对留在南方的主意感兴趣的人，其勇气也不落下风。因此他们启程返回，盖马尔的使者携带可以吸引北方冒险者的各种礼物与他们同行，“礼物有柠檬、扁桃、腌制的坚果、精美的衣服，还有镶嵌着黄金的铁制器具，由此，他们吸引诺曼人来到这块流着奶和蜜等等美好事物的土地上”。

1016年，梅卢斯在圣安吉洛山的时候，正是撒拉逊人大规模进攻萨莱诺的时候。阿马图斯的记载中梅卢斯与诺曼人相见的事发生在999年，但是撒拉逊人此时还未发动这样的入侵。可能他的故事大体上是真实的，只是作者在时间上有所粗心大意，而两批朝圣者实际上大概是同时到来的。如果推断正确的话，这两批朝圣者是不是同一批人呢？他们在神殿与梅卢斯相遇，看似很偶然，是否有可能由他和盖马尔精心设计的呢？毕竟前不久盖马尔刚刚为梅卢斯提供了庇护，前者是暗中支持伦巴第分裂活动的主要人物。双方合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另一方面，如最近一位历史学者所指出的，^⑥也可能两个故事都是传说，最早来这里的诺曼人实际上是来自诺曼底的避难者，因为教皇本笃八世（Benedict VIII）的反拜占庭策略而被驱赶到伦巴第人的土地上。我们永远不会知晓真相了。但是不管让他们来的人是王公、保护者还是教皇，不管来的人是避难者还是朝圣者，我们都能确信，已经有大批诺曼人在路上了。1017年春，第一批年轻的诺曼人踏上了征途。

① 这里采用了朱维之先生的译文。——译者注

② 1英里约合1.61千米。——译者注

③ 这个故事来自《罗马每日颂祷书》（Roman Breviary），其专用弥撒（Proper）仪式的时间

是5月8日。

- ④ 奥托是唯一葬在罗马的德意志皇帝。他的墓现在位于梵蒂冈地下墓室（Grotte Vaticane），不过缺少当年的斑岩棺盖——它当初取自哈德良（Hadrian）的陵墓，现在则充当圣彼得教堂的圣洗池。
- ⑤ 于999—1027年统治萨莱诺，有时也被称为盖马尔三世（Guaimar III）。伦巴第人的公爵和亲王的序号从未得到合适的标准化，这对粗心的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陷阱。
- ⑥ E. Joranson, 'The Inception of the Career of the Normans in Italy'.

2 抵达

人口增长如此之迅速，以至于森林和土地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因此，这些人离开了，他们放弃了贫瘠的土地，去寻找富饶的土地。他们也不满足于去服务他人，因为他们来到这里的人数如此之多。但是，像先前的骑士一样，他们认为所有的人应该臣服于他们，并承认他们为领主。因此，他们拿起了武器，破坏了和平的约定，完成了伟大的战争和侠义的功业。

——阿马图斯，第1卷第1章第2页

去伦巴第的首领们似乎既没有从需要他们帮助的战士那里得到任何引荐，也没有拿到任何条款，只是得到了鼓励而已。他们受到邀请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诺曼底的城镇和庄园，南方能够提供的充满愉悦的故事、现有居民的衰弱程度、等待诺曼人来取的奖赏，这些信息无疑传遍了各地。这样的故事对于任何人口中不可信任的那部分人来说都有极大的吸引力，因此最早进入意大利的诺曼移民尽管在表面上很像阿马图斯笔下的古代骑士，但是他们与他吟唱的加洛林传奇中的骑士并无一致之处，就毫不奇怪了。他们主要由骑士的幼子、乡绅的幼子所组成，他们不继承遗产，与其先前的家族并无密切关系。但是还有一群名声不好、想要挣得不义之财的专业打手和冒险家。很快还有一些一般的小混混也加入他们，他们一路穿过勃艮第（Burgundy）和普罗旺斯（Provence），人数不断增加。1017年夏，他们跨过了标志着教皇国南部边界的加里利亚诺河（Garigliano），直接前往卡普阿。按照先前的安排，他们在这里找到了焦急等待的梅卢斯，此刻他正率领一群人准备立刻发动战斗。

伦巴第人的最佳战机，明显就是趁拜占庭一方还未弄清形势并寻求增援之前先发动进攻。因此，梅卢斯告诉他的新盟友，现在不能浪费时间，他立刻率领他们穿过卡普阿边界。结果他们出其不意地彻底打败了敌人。到了冬天，也就是第一年战争的末期，他们已经取得了几场有重要影响的胜利，甚至可以拿希腊人的弱小来开他们最喜欢的玩笑。1018年9月，他们已经将拜占庭人从北部的福尔托雷河（Fortore）到南部的特兰尼之间的地区驱赶走了。但是在10月，形势突然逆转了。

在奥凡托河（Ofanto）的右岸，大概距离亚得里亚海4英里处，一块巨大岩石的影子依旧落在坎尼（Cannae）的土地上。公元前216年，汉尼拔在这里率领迦太基人对罗马人发动了罗马历史上最血腥和最具灾难性的打击。1234个年头之后，也是在这里，梅卢斯率领的伦巴第和诺曼军队对阵拜占庭军队。拜占庭一方的领导者是卡塔潘之中最伟大的一位——瓦西里·沃约阿尼斯（Basil Boioannes），在他的领导下，梅卢斯一方遭受了更具灾难性的打击。从一开始，拜占庭一方在人数上就更多一些，而且在沃约阿尼斯的要求下，皇帝瓦西里二世（Basil II）从君士坦丁堡派去了重兵。阿马图斯写道，希腊人像倾巢而出的蜜蜂一样遍布在战场上，他们的长枪又直又密，宛如插满藤条的田地。还有另一个对梅卢斯的失败具有推波助澜作用的因素：诺曼人的军事力量早就闻名于拜占庭的首都，因此瓦西里为他的军队也配备了来自北方的骑士——一支瓦兰吉卫队（Varangian Guard）的分队，这支部队是30年前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与瓦西里的妹妹结婚时送给他

的维京军团。伦巴第人奋力战斗，却是枉然，大部分都遭到了屠杀，只有少数人得以幸免。这次失败之后，梅卢斯在普利亚让伦巴第人获得独立的最后希望破灭了。梅卢斯本人设法逃脱，在各公爵领以及教皇国之间漫无目的地游荡了几个月，最终在班堡（Bamberg）的西方帝国皇帝亨利二世那里获得了避难之处。两年之后，伤心绝望的他在班堡去世了。亨利作为拜占庭控制意大利南部的主要对手，总是竭尽全力帮助梅卢斯，并在自己新修的主教座堂里为梅卢斯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还为他修筑了一座宏伟的墓穴。不过，无论是石匠的高超技艺，还是他去世之前亨利所授予的普利亚公爵的头衔，都无法改变他失败的事实。更糟糕的是，他决意带给他人民的自由，由于他不经意地邀请了诺曼人而永远无法实现了。他已经让诺曼人尝到了血的滋味。

诺曼人在坎尼勇敢地作战，但是损失惨重。他们的首领吉尔贝（Gilbert）阵亡，军队也大量减少了，他们在战斗结束之后重新集结起来，并推举其弟雷努尔夫（Rainulf）为继任者。由于梅卢斯已经不在，在找到新的恩主之前，他们必须自食其力。他们沮丧地跑到山里，去寻找一块可以巩固自己力量的地方，一块可以用作他们的永久大本营的地方，可以为不断从北方到来的新移民提供聚集点的地方。他们最初选择的地方不吉利。在修筑据点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比坎尼之战更加羞辱的失败。普利亚的威廉告诉我们，突然出现的大群青蛙困扰了他们，青蛙实在太多了，他们甚至无法继续工作。青蛙的呱呱声连绵不绝，他们狼狈地撤退了，找到了另一个更加适合的地点。不过他们在这里待的时间也不长。多亏了不断加入的新来者，他们的人数不久就大大超过了以前。此外，尽管他们第一次遭受了惨重的失败，但是他们作为战士的声誉仍旧无人可比。各方力量都需要他们的效劳。

南意大利这口大锅永远无法从沸腾中冷却下来。当时，这块土地被四大势力所包围，土地上遍是频繁的争斗。这块土地上有四个族群、三个宗教，还有数量不断变化的一些独立、半独立或发动叛乱的国家或城市，它们之间的战斗分裂了这片土地。在这样的土地上，强大的臂膀和锋利的剑刃永远不会失业。许多年轻的诺曼人被吸引到萨莱诺的盖马尔那里。其他人则到了他的妻舅兼对手卡普阿亲王潘都尔夫（Pandulf）那里，他号称“阿布鲁齐之狼”（Wolf of the Abruzzi），其力量和野心引起了邻邦的强烈关注。还有一些人倾心于那不勒斯、阿马尔菲和加埃塔。与此同时，卡塔潘沃约阿尼斯正在修筑新的据点，意图巩固普利亚的防线，巩固其胜利，修筑据点的地方是位于亚平宁山脉通往外部平原道路上的特罗亚（Troia）。由于缺乏可用于建造永久要塞的力量（瓦兰吉卫队在获胜之后已经回到了君士坦丁堡），他只得去别处寻找人手。卡塔潘一眼就能认出优秀的战士，而诺曼人毕竟只是雇佣兵，因此毫不奇怪，在坎尼之战结束一年多以后，装备精良的诺曼战士策马进入普利亚，为拜占庭守卫法律上的领土，对抗邪恶残忍的、制造麻烦的伦巴第人。

这样转变效忠对象、轻易重整军队的气氛，或许对诺曼人的利益而言是一种伤害。确实有人可能会想，他们的目的是不是要增强自身的力量，以实现最终统治半岛的目标呢？诺曼人本应该保持团结，而不是无目标地分散在寻求他们帮助的无数势力之间。但是在早期，建立统治的想法还没有形成，诺曼人也没有那么团结。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自身利益，而且就算他们确实权衡了所有问题，民族的抱负也只会居于可怜的第二位。诺曼人的好运就在于，这二者经常结合在一起。而且矛盾的是，正是他们明显的不团结，才为他们最终的征服扫清了障碍。如果他们一直是团结的，他们就不会搅乱南意大利的力量平衡。他们的人数偏少，所以无法独自占据优势。他们派别众多，无法联合起来同时支持某一个势力。通过分裂，他们不断改变自己的盟友和图谋，他们在参与的所有小型争斗中几乎都站在胜利者一方。而且，他们可以阻止任何单个势力变得过于强大。支持所有势力，等于没有

支持任何势力；听命于最强的竞争者，也听命于每一个别的竞争者，他们这样便保持了行动的自由。

诺曼人并不是唯一在坎尼之战后必须思考自身地位的势力。坎尼之战后，拜占庭势力在整个普利亚得到了重建，拜占庭在整个意大利的声望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可以想见，这或许对各个伦巴第人的公爵领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早在1019年，卡普阿的潘都尔夫就真诚地与希腊人建立了联盟关系，他走得如此之远，甚至将首都的钥匙送给拜占庭皇帝瓦西里。在萨莱诺，盖马尔为了避免摆出扩张性的姿态，也一样毫无保留地表明了支持的态度。最令人惊讶的（至少乍看之下是如此）是卡西诺山的态度。这里的大修道院一直被认为是南意大利拉丁事业的拥护者，它代表的是教皇和西方帝国皇帝，因此它一直支持梅卢斯和他的伦巴第人，在坎尼之战以后同样为他的妹夫达图斯提供了庇护——达图斯在之前的1011年于伦巴第战败后，待在修道院的一座位于加里利亚诺河河岸上的武装塔楼里。仅仅数月之后，卡西诺山修道院也宣布支持君士坦丁堡。仅有贝内文托亲王仍旧效忠于西方帝国。

所有这一切对皇帝亨利而言都是坏消息，对教皇而言则更糟。虽然本笃八世为人正直，道德上也无瑕疵，^①却不是一个纯粹的宗教人物。作为图斯库鲁姆（Tusculum）的一个贵族家庭的成员，他在1012年当选为教皇的时候是否已经被授予圣职都是个问题。在担任教皇的12年时间里，他表现得更像是一个政治家和行动家，献身于让教皇与西部皇帝紧密联系在一起，将意大利从所有其他势力手中解救出来的事业。因此他曾在1016年亲自率领一支军队对抗撒拉逊人。对抗希腊人时，他为梅卢斯和达图斯提供了所有自己能提供的援助。他两次与卡西诺山当局协调，为上述两人在加里利亚诺塔提供避难所。他此时看到自己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拜占庭的势力突然增长到他此前从未见过的程度。卡西诺山的背叛肯定是一次重击——虽然如果他记得以下两件事的话，会更容易理解一些：修道院院长阿特努尔夫（Atenuulf）是卡普阿亲王潘都尔夫的兄弟，院长还在拜占庭治下普利亚附近的特兰尼神秘地获得了一大片地产。更为严重的是，希腊人的持续扩张带来了危险。获得了彻底胜利后，拜占庭人为什么要满足于领土仅限于卡匹塔纳塔呢？占用了瓦西里二世大量精力，为他赢得了“保加利亚人屠夫”（Bulgaroctonus）绰号的巴尔干战争如今已经结束，他认为教皇国这块肥肉已经是囊中之物了。一旦沃约阿尼斯渡过加里利亚诺河，便可长驱直入，直抵罗马城下。图斯库鲁姆伯爵们的长期敌人——险恶的克莱森提（Crescentii）家族知道如何将这一灾难转变成他们的优势。上一次教皇前往阿尔卑斯山以北已经是一个半世纪之前了，但是本笃在得到卡西诺山的消息之后，没有再犹豫。1020年初，他动身前往班堡，去同他的老友兼盟友亨利二世商谈事态。

如果不认真想想教皇和皇帝分别坐在对方的位置上会不会更合适，是不可能了解本笃和亨利的。“圣人亨利”的绰号名副其实。虽然亨利的事迹可能不足以被封圣，他却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获得了这项荣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与妻子卢森堡的坎尼贡德（Cunégonde of Luxemburg）的贞洁生活。虽然他的虔诚与迷信相随，但是他依然是一位拥有虔诚信仰的宗教人士，他在生活中最热衷的两件事就是修建教堂和宗教改革。这些精神上的事业并没有阻止他以惊人的效率来统治那庞大的帝国。尽管亨利一直干涉教会事务，但是从1012年他还是德意志国王^②的时候开始，他和本笃就是好友了，他支持本笃在教皇选举中对抗对手克莱森提乌斯（Crescentius）。他们之间的友谊，又因为本笃干预了亨利的皇帝选举，在1014年主持了亨利和坎尼贡德的加冕仪式而得到了加强。不仅如此，亨利的宗教观点和本笃的政治观点相一致，两者的友谊便进一步得到了巩固。直到此时，帝国和教皇国之间那长期而痛苦的争斗还未开始。斗争在不久后就会到来，而且将在

两个多世纪以后腓特烈二世在位时达到高峰。此时二者相处正欢，对其中某一位的威胁也是对另一位威胁。

1020年复活节之前，本笃抵达了班堡，在亨利新修的主教座堂里举行了盛大的节日庆典，然后与他开始商谈。起初，他们让梅卢斯讲述南意大利的政治形势，分析拜占庭的优势和劣势。但是在教皇抵达一周后，“普利亚公爵”突然去世了，只剩他们两人继续商谈。一直很敏锐的本笃认为，必须采取的行动显而易见：亨利必须率所有军队前往意大利。在某个恰当的时候，教皇也会加入这场行动，而行动的目的不是将拜占庭彻底驱逐出去——这是之后的事情——而是显示西方帝国和教皇国是不应该被忽视的力量，它们准备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会给那些在联盟中摇摆不定的小城市、弱小的伦巴第贵族们注入新的信心。与此同时，这还会让沃约阿尼斯确信希腊人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都会让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

亨利虽然对此表示同情，但是没有立刻被说服。情况很微妙，希腊人还没有在事实上越过他们的边界。尽管亨利没有真正承认这些边界，但是最近拜占庭人行动毕竟是因为伦巴第人发动的叛乱，很难将拜占庭的行动定性为入侵。伦巴第人的公爵领和卡西诺山修道院的态度确实是令人焦虑的原因，但是就亨利所了解的，他们很看重自身的独立，不愿意成为拜占庭的附属。没有皇帝的支持，远征的队伍就不可能达到本笃所希望的规模。教皇在6月返回意大利之时，皇帝仍然没有最终表态。

亨利犹豫了一年，当年相安无事。随后在1021年6月，沃约阿尼斯开始了行动。通过之前与潘都尔夫的金钱交易，希腊人先遣军队进入卡普阿，所向披靡，直至加里利亚诺河畔达图斯居住的塔楼。达图斯将这座塔楼当成自己和一群伦巴第追随者和一批诺曼人的大本营，他们得到了教皇的庇护。即便在卡普阿及卡西诺山转向拜占庭后，他还是决定坚守在这里（达图斯从未显示出过人的智慧）。这座塔楼本来是用于抵挡撒拉逊入侵者的庇护所，用来防御撒拉逊人够用，却无法长期抵御装备精良的希腊人。达图斯和他的部下顽强地抵抗了两天，在第三天只好投降。诺曼人被释放了，但是伦巴第人遭到了屠杀。达图斯本人被铁链缚住带到巴里，他在巴里骑着毛驴游街。1021年6月15日夜晩，他与一只公鸡、一只猴子和一条蛇一起被缝进一个麻布袋，被扔进大海。

这桩暴行的消息迅速传到了罗马和班堡。达图斯曾经的私人朋友本笃在这次潘都尔夫和修道院院长阿特努尔夫的新阴谋中陷入丑闻，这两人因为一笔可观的奖赏而出卖自己同胞的事情广为人知，而这位同胞是最后一位有能力举起伦巴第独立大旗，公开承诺将希腊人驱逐出意大利的人。此外，正是教皇建议达图斯躲避在塔楼中，并与卡西诺山协商为其提供便利。教皇国的荣耀因此遭到了出卖，这是本笃永远不会原谅的罪行。他向班堡的亨利写信，他通过写信便能在回到意大利之后持续对亨利施压，现在他在信件中传达了更为紧迫的消息。达图斯的命运只是个开头。此次行动的胜利会鼓励希腊人采取更激进的行动。趁着还有时间，他们必须采取更强力的行动。亨利不再闪烁其词，1021年7月，他在奈梅亨（Nijmegen）的会议上做出决定，想尽快率军前往意大利。夏天剩下的时间和整个秋天，亨利都在做准备。12月，庞大的军队出发了。

此次远征的初衷是展示力量，事实也的确如此。此番进军时，军队被分为三个部分，指挥权分别归于亨利和他的两位大主教，科隆大主教皮尔格里姆（Pilgrim）和阿奎莱亚大主教波波（Poppo）。第一支部队在皮尔格里姆的领导下按照命令从意大利西部进发，穿过教皇国，抵达卡西诺山和卡普阿，在那里以皇帝的名义抓捕阿特努尔夫和潘都尔夫。据说该部队由2万人组成，尽管这一数字值得怀疑。第二支部队估计由1.1万人组成，在

波波的率领下穿越伦巴第和亚平宁山脉抵达普利亚边境，并在这里按照事先计划和亨利率领的主力——其军力远超过其他两支军队——集结，再沿东部的道路直抵亚得里亚海边。这支联军将深入内陆，围攻特罗亚，这里坐落着沃约阿尼斯修筑的、由诺曼人防守的新拜占庭堡垒，它被公认为堡垒的典范。

皮尔格里姆按照指示直奔卡西诺山而去，但是他抵达的时间太晚了。这里的修道院院长正确地估计到了本笃的愤怒，知道来者不善。得知帝国军队正在靠近，院长立即逃往奥特朗托，并迅速从那里登船，意图前往君士坦丁堡。但是报应还是降临在他头上。在他离开修道院之前，愤怒的圣本笃显现在他的面前，告诫他，他的行为已经引起了上帝的不悦，还说他即将为自己的罪恶而付出代价。果然，他的船刚驶离港口，一场巨大的暴风雨出现了。1022年3月30日，阿特努尔夫乘坐的船沉没了，他和其他人一起溺水而死。与此同时，皮尔格里姆继续向卡普阿进发。潘都尔夫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积极组织居民去城墙上守备。但是他的臣民不再那么拥护他。大主教的军队攻来时，他发现臣民的忠诚已有所动摇。他的随从中有的一些诺曼人，他们不喜欢这位前恩主，正确地判断了倒向哪边对自己有利，就暗中为帝国军队打开了城门。皮尔格里姆由此得以进入卡普阿，懊恼的王公只好投降。

按照最初计划，现在皮尔格里姆要向东与其余军队会合。但是在此之前，他决定前往萨莱诺，在那里的盖马尔虽然行为没有他妻舅那么恶劣，却仍然公开表示亲拜占庭，如果他受到的打击得以恢复的话，就有能力在将来制造麻烦。但是很快皮尔格里姆就发现萨莱诺和卡普阿的差别相当大。这里防御坚固，并且布防严密，因为盖马尔的受欢迎程度和潘都尔夫的被讨厌程度一样，他的诺曼守军并没有因大主教的军队而焦虑。该城被围困一个多月，尽管面临极大的压力，却明显没有投降的迹象。同时时间在流逝，在自己与皇帝之间，皮尔格里姆还有一段很艰难的翻越高山的道路要走。最后双方签署了一个停战协议，皮尔格里姆同意放弃围攻，以换取一部分人质。通过这种方式确保了后方的安全后，他离开萨莱诺，向内陆进发。

亨利进军的速度也非常快。虽然军队有些笨拙，加之阿尔卑斯山严酷的冬天，他和旅途同样不顺畅的大主教波波还是按照原计划于1022年2月中旬会师。随后他们一起向内陆进军，抵达一个靠近贝内文托的地区，教皇在这里等待他们。3月3日，本笃和亨利一起以正式仪式进入贝内文托。他们在那里待了四周，进行休整，收取信件——也许是在期望能收到来自皮尔格里姆的消息。同时，军队也在为下一步行动做准备。在该月月末，他们决定不再因为等待大主教皮尔格里姆而拖延，转而进军特罗亚。

沃约阿尼斯一如既往地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帝国军队通过山的隘口，出现在普利亚平原上，对他们来说，特罗亚这根巨大的刺看起来是无法摧毁的。特罗亚城紧邻拜占庭领土和贝内文托公爵领的边界，城镇本身就是很明显的威胁。但是教皇的坚定决心与皇帝的虔诚信念做出了必要的表率，4月22日，围攻开始了。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局面没有什么进展，天气越来越热，胶着的情况只有在新的消息传来后才得以打破：皮尔格里姆正率军从坎帕尼亚（Campania）前来增援，潘都尔夫在皮尔格里姆的军中备受煎熬。阿特努尔夫的命运没有令亨利动容，据说，他只是念诵了《诗篇》第7篇中的一段^⑤，随后便离开了。他当场判处潘都尔夫死刑，不过大主教为潘都尔夫求情，因为他在翻越群山的过程中对犯人心生喜爱。在劝说下，亨利为潘都尔夫减刑，将其关押在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一所监狱里——很久以来，很多人都希望这种仁慈的方式能让囚徒感到懊悔。“阿布鲁齐之狼”被人拴着铁链带走了，围攻仍在继续。

和同名的安纳托利亚城市^⑥不同，特罗亚坚持到了最后。一位亲德意志的编年史家试

图强调亨利最终趁着暴风雨占领了该城。一位以不可靠而臭名昭著的修士拉杜尔夫·格拉贝（Radulph Glaber）（他想象力之原始只有他的私生活可以比拟，他因为糟糕的私生活而被众多修道院驱逐，他被驱逐的次数比11世纪的任何文人都要多）讲了一个非常牵强附会的故事，在故事里，一位年长的隐修士拿着十字架带领城中的所有居民排成长长的队伍出降，亨利看到这场景时，心都融化了。但是，如果特罗亚真的投降了，相关事情居然没有出现在任何当时南意大利的记录中，这说不通。而且如果投降了的话，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沃约阿尼斯会在此后立即给予该城新的特权以作为忠诚的奖励。

因此，亨利没有获得胜利。他无法一直围攻下去。炎热的天气已经造成了损失，在普利亚肆虐到20世纪的疟疾在他的军队中流行起来。6月末，他决定放弃围城。毁坏了营地之后，饱受胆结石折磨的皇帝骑马带领庞大却士气消沉的军队向群山走去。这不是第一支被南意大利的夏天所征服的欧洲大军，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这也不是最后一支。亨利在卡西诺山见到了更早到达的教皇，他们在这里待了一些时日，本笃自己忙于新任修道院院长的就职仪式，皇帝则希望有奇迹能消除他的结石（我们知道他成功了）。教皇和皇帝随后短暂地访问了卡普阿，接待者泰阿诺（Teano）伯爵也叫潘都尔夫，他入主了那位耻辱的同名者的王宫。随后教皇和皇帝便经由罗马前往帕维亚，去参加由教皇召集的有关宗教改革的重要会议。这样的集会对亨利来说是不可抗拒的诱惑，他在那里一直待到8月才返回德意志。

他的远征只能勉强算成功了。皮尔格里姆很好地完成了他的使命，潘都尔夫和阿特努尔夫均从舞台上消失。卡普阿和卡西诺山就很容易对付了，与此同时，来自萨莱诺和那不勒斯的人质（后者提供了人质，以免遭大主教军队的围攻）保证在沿海地区不会出现麻烦。另一方面，普利亚战役是一次惨败。特罗亚的坚定立场证明了帝国军队在意大利的无能——近6万军队竟无法降伏一个在4年前还不存在的小山城。更糟的是，军队由皇帝亲率，皇帝个人的声誉遭到了重创。计划、修筑、加固并迁来人口的沃约阿尼斯，其声誉却大大增加了。卡塔潘还有另外一个优势，亨利对此心知肚明：卡塔潘居住在普利亚，他可以一直维持、巩固自己的地位，还能毫不延迟地抓住任何机会去提高自己的地位。相比起来，西部皇帝只能通过他的封臣来行动，正如近期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封臣只有在认为符合自己利益的时候才会保持效忠。亨利在意大利时，他光芒夺目，控制法庭，主持正义，并且慷慨地赠予钱财；封臣们迫不及待地向他臣服，表示忠诚。亨利离开之后，该地便对不满者和煽动者敞开了大门。法律无人遵守，道德被破坏，禁令被遗忘。沃约阿尼斯不会错过机会。接下来要怎么做才能阻止帝国那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体系再次土崩瓦解呢？

拜占庭人看着帝国的主人缓慢地向群山离去，必定长舒了一口气。如果亨利拿下了特罗亚，整个普利亚都会被他夺去。拜占庭人没有保住西部，这意味着过去4年的成果消失了。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东西需要重建。幸亏特罗亚没有失陷，拜占庭人的基础还在，因此希腊人的对外活动可以再次开始。毫无疑问，沃约阿尼斯重赏了特罗亚人。

因此，1022年的战役对两位主角来说都是没有结果的。很难不偏不倚地评价双方的得失，很难看出优势在哪一方。在那些卷进来的小势力中，卡普阿遭到了灾难性打击，萨莱诺和那不勒斯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在这一年的事件中，完全获益的只有一群人：诺曼人。由于他们站在特罗亚一边，为希腊人拯救了普利亚，所以获得了沃约阿尼斯的持续感激。在西部，他们在降伏卡普阿的活动中受到了亨利的奖赏，他委派诺曼军队来维护和帮助泰阿诺的潘都尔夫。其他的诺曼人被皇帝安排在拜占庭边境沿线，以及沿海防备撒拉逊人的各处地方。诺曼人事实上已经对下列方法尤为熟稔：站在胜利者一方，从胜利中获益，避免卷入任何失败。他们在半岛的东部和西部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们对两大帝国而言都是不可缺少的。他们的确做得不错。

-
- ❶ 按照他的标准是无瑕疵的，但是他必须背负一项耻辱，那就是在中世纪的罗马历史中第一次（虽然不是最后一次）以官方名义发起了针对犹太人的迫害——这是1020年的一次小型地震的结果。
- ❷ 被选出的德意志国王只有在罗马得到教皇的加冕之后才可以使用皇帝的头衔。亨利也是第一位在皇帝选举时自称“罗马人的国王”的人。
- ❸ “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阱里。”（《圣经·诗篇》7:15）
- ❹ 即特洛伊城。——译者注

3 确立

五位金发的兄弟，
试图征服世界，并让彼此分享，
从诺曼底出来，走出新鲜、绿色的土地
到这片土壤是大理石和碎石块的地方。

——桑切维利尔·西特韦尔，《博希蒙德，安条克亲王》

“圣人”亨利可能清楚保持自己在意大利的影响有多困难，却没有想到自己的成果竟这么快就被破坏了。他曾努力过，而且他肯定认为自己在西部留下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他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却对一件事毫无准备。他在卡西诺山凭借圣本笃奇迹般的代祷而恢复健康的身体，如同他在意大利待的时间一样短暂。1024年7月，他去世了，被埋葬在班堡主教座堂，与埋葬梅卢斯的地方相隔不远。

不出所料，亨利没有留下继承人。他死后，萨克森王朝也结束了。继任的是他的远房表兄弟萨利克的康拉德二世（Conrad II the Salic）。他的性格和外貌与亨利很不一样，例如，他对教会事务完全不感兴趣，教会影响他政治决策的时候除外。没有特殊原因可以解释为何他应该继续其前任的政策，也没有借口可以为他现在明显的愚蠢行为开脱。盖马尔派遣巧舌如簧的使臣带着厚礼来祝贺他即位，应盖马尔的请求，新皇帝立刻将卡普阿的潘都尔夫释放了，让其返回意大利。教皇本笃绝对不会支持这个愚蠢的行为，但是教皇也去世了。教皇进入坟墓的时间仅比亨利早几个星期，他的兄弟罗曼努斯（Romanus）立即在拉特兰宫（Lateran）继任，称为若望十九世（John XIX）。腐败而追逐私利的若望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向康拉德表示异议。因此，“阿布鲁齐之狼”再次回到老巢，继续像他的绰号一般行事。

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夺回卡普阿，并向最近背叛他的封臣们复仇，所以他需要盟友。他抵达意大利后，立即向别人寻求援助，先去找萨莱诺的盖马尔、卡塔潘沃约阿尼斯，最后是诺曼人雷努尔夫，他请求雷努尔夫派出能召来的所有诺曼人。盖马尔是潘都尔夫的姻亲，让卡普阿恢复原来的状况对他好处多多，因此他马上答应了，还毫不费力地劝说雷努尔夫也照此办理，后者认为这是一次能让诺曼人继续发展的绝佳机会。唯有希腊人给出了令人失望的答复，尽管找的借口再好不过。皇帝瓦西里此时正准备发动一次大规模远征，对象是完全控制了西西里岛的撒拉逊人。当他接到潘都尔夫求助的时候，他军队的主体——希腊人、瓦兰吉卫队、瓦拉几人（Vlachs）和突厥人——已经抵达了卡拉布里亚。沃约阿尼斯率领一支先遣队渡过了海峡，以皇帝的名义占领了墨西拿（Messina）。然而，潘都尔夫并不对缺少拜占庭帝国的支持而担心。雷努尔夫率领的大批诺曼人壮大了盖马尔的军队，卡普阿不可能做出顽强的抵抗。此外，一支希腊人组成的小规模先遣队从西西里远征军中撤出，在最后一刻突然出现，正在待命中。（如果潘都尔夫重新获得权力，沃约阿尼斯不希望这其中没有拜占庭人的支持。）犹豫已经毫无意义，因此在1024年11月，卡普阿围城战开始了。

围攻卡普阿的时间比潘都尔夫所预想的要长得多。沃尔图诺河（Volturno）从三面包围该城，提供了极好的防御。河流的天险、修建在第四面的巨大城墙，加上卡普阿城居民尽量拖延时间直到其统帅返回的决心，令他们坚持了18个月，如果不是一次意料之外的灾难，他们本可以坚持得更久。1025年12月15日，皇帝瓦西里在即将离开君士坦丁堡前往西西里的时候去世了，他65岁的弟弟君士坦丁八世（Constantine VIII）继承了皇位，新皇帝却是一位不负责任的纵情享乐之辈。尽管君士坦丁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严格意义上和兄长共享着皇位，但是非常不适合实现瓦西里的宏伟计划。因此他在远征军蓄势待发的时候取消了西西里远征。沃约阿尼斯现在可以直接将所有大军用来对付卡普阿了。

自此之后，守军便没有机会了。1026年5月，泰阿诺伯爵心想卡普阿的宝座对自己来说太烫了，因此接受了沃约阿尼斯让他安全地转移到那不勒斯以换取投降的提议。城市大门打开了。经历了约为4年的羞辱之后，狼又回来了，至少他认为自己属于这里。编年史家为我们详述了他对卡普阿人复仇的情节，很多人选择坚持抵抗，一直战斗到最后。而诺曼守军得到的待遇不会太差。胜利的亲王得到了雷努尔夫的大力帮助，而在双方都有诺曼人参与的战斗中，胜利者宽容地对待他们不幸运的同胞的做法已成为惯例。

但是潘都尔夫仍不满足，那不勒斯尤其对他不放心。那不勒斯公爵塞尔吉乌斯四世（Sergius IV）虽然名义上是拜占庭的封臣，却在与大主教皮尔格里姆对阵的时候对敌人很友好，也没有做出任何形式的抵抗，在受到威胁后便主动提供了人质。潘都尔夫夺回原本属于他的东西时，那不勒斯也没有提供任何支持。并且，那不勒斯正在为愚蠢的泰阿诺伯爵提供庇护。这庇护事实上是沃约阿尼斯安排的，却完全无法打消潘都尔夫的疑虑。他不无理由地怀疑，这是卡塔潘故意为之，因为对卡塔潘来说，留下一个争夺卡普阿之位的竞争者或许在将来会被证明是有益的。无论如何，塞尔吉乌斯都不是值得信赖的邻居，而是一个需要去对付的人。唯一的障碍是沃约阿尼斯，他与塞尔吉乌斯相处甚欢，并且肯定会帮助后者对付潘都尔夫。

随后在1027年，卡塔潘被召回了，这对东方帝国来说是一次如同3年前康拉德释放潘都尔夫一样的重大错误。沃约阿尼斯作为瓦西里在意大利的得力助手，综合使用极好的外交和军事技巧，恢复了拜占庭在南意大利的统治，并且将其提高到300年来未有过的高度。现在随着皇帝和卡塔潘的相继离去，衰落开始了。衰落的方式很有古典时代的风格，还伴随着未受处罚的反抗活动。

如果沃约阿尼斯还在意大利，瓦西里二世仍在世，潘都尔夫断然不敢进攻那不勒斯。但是，卡匹塔纳塔现在没有统治者，而且在君士坦丁堡，衰老的享乐主义者君士坦丁只盯着竞技场。而狼（阿马图斯称之为“最强大的狼” [le fortissime lupe] ）抓住了机会。1027—1028年的某个时间，他的兵锋直抵那不勒斯城下，因为城内的变节，他在极短的抵抗之后就占领了这里。塞尔吉乌斯躲藏了起来，受到惊吓的泰阿诺伯爵在罗马避难，不久之后在那里去世了。

潘都尔夫现在的地位显得不可动摇。他不仅是卡普阿和那不勒斯的统治者，而且在事实上统治着萨莱诺——因为盖马尔于1027年去世，并且他的寡妻，即潘都尔夫的妹妹是他16岁儿子的摄政。东西部的皇帝没有干涉，事实上康拉德在数月前来意大利参加了自己的加冕仪式，并且接受了潘都尔夫以卡普阿亲王的身份对他的效忠。教皇也很软弱。潘都尔夫的野心已经不受阻拦了。他年仅42岁，有着一点点运气，而且诺曼人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贝内文托和沿海的城市。如果这种漠不关心的状态还支配君士坦丁堡，就无法阻止他进入卡匹塔纳塔，伦巴第人建立统一的南意大利帝国的古老梦想也会最终实现。

阿马尔菲、加埃塔等弱小的邻国不可能希望这一切成为现实。它们珍视自己的独立，珍视它们同君士坦丁堡密切的商业和文化联系，它们对伦巴第人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和其他人一样，它们也非常不喜欢潘都尔夫。同时，那不勒斯的一些开始就不欢迎卡普阿亲王的居民开始受到潘都尔夫的冷酷对待和掠夺，他们准备推翻他。

局势的关键在于雷努尔夫。整个半岛上的所有诺曼人团体中，他领导的团体最强大、最有影响力，随着他不断请人从北方来入伙，这个团体不断壮大。如果潘都尔夫能够争取到他的支持，那么南意大利其他地区就毫无胜算了。幸运的是，雷努尔夫和其他人一样不欢迎卡普阿的突然崛起，他是一位天生的政治家，是舞台上少数几个能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角色的诺曼人之一。他看得很远，所以知道如果潘都尔夫继续成功的话，会给诺曼人带来灾难性的打击。他支持卡普阿亲王已经够久，现在是时候倒向另一边了。他很清楚他的支持对城邦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当信使带着结盟的提议从那不勒斯的塞尔吉乌斯和加埃塔公爵那里到来时（如他所料，他们会这样做），他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的条件。

从谈判到计划和行动都很成功。1029年，也就是塞尔吉乌斯被驱逐的两年之后，他回到了那不勒斯，而狼也回到卡普阿的巢穴舔舐伤口。诺曼人又赢了。但是他们这次获得的报偿更为持久，这是出于他们的坚决要求，还是因为塞尔吉乌斯担心报酬不够的话就无法保证自己未来的安全，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不管原因是什么，雷努尔夫在1030年初正式获得了阿韦尔萨（Aversa）的城镇和领土。出于象征性的感激和尊重，他迎娶了塞尔吉乌斯的亲姐妹，即加埃塔公爵的遗孀。

对于诺曼人而言，这是他们到意大利之后最好的一天。13年之后，他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封地，从此开始，他们不再是一个外来雇佣军的族群，也不再是流浪的族群了。他们的土地是按照古老的封建传统合法地、正当地授予给他们的。他们自由地选出领导者，为他当佃户，而这位领导者自身又是南意大利贵族群体的一员，是那不勒斯公爵的姐妹的丈夫。对于一个注重形式和合法性的族群而言，在地位上有这样的提升具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性。起初，这对他们的一般行为没有太大影响。所有以往的活动都在继续：偕同一方对付另一方，在彼此争吵的希腊人和伦巴第贵族那里煽动不和，为钱而卖命。但是他们现在有了一个明确的长期目标——在意大利获得土地。很多居无定所的诺曼人团体仍旧在山丘和要道上过着拦路抢劫的生活，103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诺曼人首领效仿雷努尔夫，安定下来，修建武装据点，用自己的武力去夺取属于自己的永久领土。从诺曼人成了土地主人的那一刻起，他们的整个态度也开始改变了——不仅有对邻居的态度，还有对国家的态度。意大利不再只是战场和摸彩桶，不再是用来劫掠和强取的土地，而是用来利用、发展和改进的土地，也就是说，家园。

有一段时间，雷努尔夫忙于加强和巩固他的新采邑。❶阿韦尔萨位于卡普阿和那不勒斯之间开阔的坎帕尼亚平原上，因此它在许久之之前便引起了潘都尔夫的注意。他确实与之建立了联系，却不是以他曾预想的方式。1034年，公爵塞尔吉乌斯的姐妹，即雷努尔夫的妻子突然去世了。潘都尔夫有一个外甥女，她的母亲最近刚刚继承了阿马尔菲女公爵的头衔。现在他把她送给了悲伤的鳏夫。潘都尔夫用这样的许诺安慰雷努尔夫，还能与之结盟，这对雷努尔夫来说很难抗拒，他接受了。但是这不可避免地伤害了往日的妻舅和最大的恩主塞尔吉乌斯。后者新近丢失了索伦托（Sorrento），潘都尔夫煽动了该城，让其发动反抗活动并在卡普阿的保护下建立了独立的城邦国家。塞尔吉乌斯现在不得不承受来自阿韦尔萨的背叛，这个打击更为沉重；与此同时，他还失去了他一直所依赖的诺曼人的支持。个人层面的打击也相当大，他深爱的妹妹去世了，他所尊重的妹夫也弃他而去。没有正义，没有忠诚，也没有感激，他不想继续下去了。他精神崩溃，离开了那不勒斯，之后加入了一家修道院，此后不久便在那里去世了。

这可能是雷努尔夫一生中最背信弃义的一件事。他是否有所懊悔，从未表现出来。一直以来，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巩固自己的地位。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的目标，他把全部热情献给了他的新盟友。因此在有段时期里，卡普阿亲王受到阿韦尔萨的领主、索伦托公爵、萨莱诺公爵、阿马尔菲公爵的支持，他毫无疑问是这块土地上最强大的势力。仅仅在数年之前，雷努尔夫还在倾尽全力地去抑制潘都尔夫的野心，但是由于他本人的推动，这一状况得以改变。卡普阿的势力非常强大，现在完全依赖与诺曼人的联盟，而且无论如何，雷努尔夫不再只是一个盟友，而是一个潜在的对手。

然而暂时来看，他还准备让潘都尔夫继续享受荣耀。坦克雷德·德·奥特维尔的儿子们首次骑马踏入意大利之时，卡普阿亲王权势正盛。

在诺曼底库唐斯（Coutances）东北8英里左右的地方，坐落着一个名为奥特维尔拉吉沙尔（Hauteville-la-Guichard）的小村庄。现在，这个村庄跟那个影响力和名声覆盖从伦敦到安条克的文明世界的、奇特又有天赋的家族之间存在的联系，只剩下村庄的名字了。19世纪初，一条溪流旁依然保留着一座旧城堡的遗迹，法国历史学家戈蒂埃·杜里达克（Gauttier du Lys d'Arc）在一份有关1827年自己到该地旅行的记载中，自豪地引用了一位当地农民的话：“这位先生，无与伦比的坦克雷德和狡诈的罗贝尔·吉斯卡尔都在这里出生。他们把大批金银财宝给了我们受祝福的杰弗里，让我们修建主教座堂，以此来感谢上帝为他们在西西里和埃及的战争中带来这样的胜利。”

坦克雷德很幸运地获得了加诸自身的不朽声名，虽然这不是他应得的。这位小小的行省贵族，只是诺曼底公爵罗贝尔军队中的小指挥官，指挥着10位骑士。从我们对他不多的了解中可以知道，他确实不算特别，他坚持不懈地生育一事则除外。在世纪之交，本笃会的修士杰弗里·马拉泰拉（Geoffrey Malaterra）所撰写的《西西里史》（*Historia Sicula*）是关于奥特维尔家族早期历史的主要史料，它告诉我们，坦克雷德的第一任妻子穆里耶拉（Muriella）是一位“教养和出身都很杰出”的女士，她为丈夫生了5个儿子：威廉、德罗戈（Drogo）、汉弗莱（Humphrey）、杰弗里（Geoffrey）和塞洛（Serlo）。她去世后，坦克雷德再婚了，因此，马拉泰拉认为有必要在此详述：

因为他尚未老迈，尚不能保持节欲生活，他作为一个正直的人，认为不体面的性生活是可憎的，所以娶了第二任妻子。因为他对使徒的训诫很了解，“为了避免淫乱，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而且，“淫乱和犯奸的人，天主必要审判”，^②因此他更愿意拥有合法的妻子，而不是在情妇的怀抱里玷污自己。

急切的坦克雷德因此娶了一位名叫弗莱森达（Fressenda）的女人，她“在胸怀和教养上不亚于前任”。她很快给坦克雷德生了另外7个儿子——罗贝尔、莫热（Mauger）、另一个威廉、奥布雷（Aubrey）、坦克雷德、安贝尔和罗杰（Roger），以及3个女儿。因为子嗣有这么多，留给他们继承的采邑很明显不够了。雷努尔夫不断征求援军，而且南意大利给年轻诺曼人提供的机会非常出名。1035年左右，奥特维尔家的首批3个儿子决定去那里碰运气，威廉、德罗戈和汉弗莱越过阿尔卑斯山，直接前往阿韦尔萨，他们在那里加入雷努尔夫的军队，为卡普阿亲王服务。

奥特维尔家族的人对潘都尔夫效忠的时间并不长。在一两年的时间里，和料想的一样，潘都尔夫与所有盟友产生了抵牾，盟友们被潘都尔夫这种难制止的两面派行为所震惊，还受到他高压政策的羞辱，因为他的残暴而奋起反抗。即使按照11世纪的标准，他的行为也是无法忍受的，因为大部分人都亲近教会，他却把卡普阿大主教投入监狱，并用自己的私生子取而代之。他正要精心考虑加强对卡西诺山的迫害。自他匆忙离开、他的兄弟去世时起，他就对这座伟大的修道院怀恨在心，因此决心重新控制它。他尤其憎恨阿特努尔夫的继任者、修道院院长狄奥巴德（Theobald）。因此，机会一出现，他就把狄奥巴德引诱到卡普阿，监禁起来。修道院立即推选了一位新的修道院院长，但是潘都尔夫不加以理睬，而是将自己的某个亲信任命为“全权管理者”，控制了整个修道院的收入，征收了修道院的土地，并将土地当作奖赏分配给为他服务的诺曼人。可怜的修士们无力抵抗，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珍宝和器皿被搬到卡普阿。他们吃不饱，圣母升天节当天他们甚至没有做弥撒用的葡萄酒。阿马图斯或许此时正在卡西诺山，按照他的记载，大部分修士都在不久之后绝望地离开了修道院，院长也离开了，“仍留在那里的人受到了极差的对待”。

年轻的萨莱诺亲王盖马尔五世（Guaimar V）^⑧举起了反抗的大旗，他已经成年，决定维护自己的利益，对抗舅舅的暴政。他具备一个合格对手应有的所有素质。阿马图斯写道：“这位盖马尔比他的父亲更有胆识、更慷慨、更谦恭；事实上，他拥有一个普通人应有的所有品质——除了他对女人的过分热情。”这项可以原谅的缺点没有缓和他在一件事上的怒火：1036年，他得知自己的外甥女被卡普阿亲王强奸未遂。此事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是他一直在等待的借口。其他大部分城市和公爵领非常愿意提供支持。雷努尔夫没费多大工夫就像以往一样改换了盟友。数周之内，整块地区都举起了武器。

潘都尔夫设法保留了旧盟友中的一两方，其中包括他用卡西诺山土地收买的相当规模的诺曼军团。而雷努尔夫和他的随从则投向盖马尔，这表明双方活跃的主要兵力都主要由诺曼人组成——这一事实可以解释接下来的战斗为何犹豫不决。盖马尔确信自己是更强的那一方，事实也是如此。不过他也知道风水轮流转，他以这个年纪不该有的智慧，知道如果没有得到帝国的认可便不可能实现长久的胜利。唯一的问题是，找哪一个帝国呢？过去的15年时间里，东方和西方的帝国都曾派出军队来主张它们对南意大利的权利。这可能是挑动它们相斗的时刻。因此，萨莱诺亲王向两位皇帝发出干预和裁决的求助，他以冗长而充满细节的叙述，不断重复自己舅舅的罪过，来证明自己近期行动的正当性。

康拉德二世正待在北意大利，他清楚地意识到盛行于南意大利的混乱状态，这是他12年前草率地释放潘都尔夫所造成的结果，他应该承担间接责任。但是在这些年里，康拉德已经学到了不少。他已经在外建立了有关武力和最重要的正义的名声，而无法忽略盖马尔的求助——尤其是在他得知同样的求助也被送往君士坦丁堡之后。他自己的权威必须凌驾在封臣之上，西方帝国对半岛东部的绝对权威必须清楚地得到证明。1038年初的数月里，他率领大军挥师南下，去恢复那里的秩序。

他直接前往卡西诺山。很多避难的修士已经到过他的宫廷，在他面前陈述了委屈。但是在抵达修道院之后，他发现这里的情况比他担心的还要糟糕。他立即派信使去找潘都尔夫，以皇帝的名义命令他恢复所窃取的所有修道院的土地和财产，同时还让他释放被关押在卡普阿监狱中的无数政治犯。

潘都尔夫处在不堪一击、无法维持的位置上。他没有重要的盟友，也没有对抗皇帝的手段。首先，他采取赎罪的策略，提供大量金钱，还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当人质，以表示自己将来会有良好的表现。康拉德接受了，但是不久之后，潘都尔夫的儿子逃走了，狼又恢复了本性。他相信，在皇帝安然返回德意志之前，他能顶得住暴风雨，便逃到他在圣阿加

塔一代高蒂（Sant' Agata dei Goti，其遗迹仍旧存在）的一座远离市镇的城堡里，闭门不出。这无济于事，皇帝得到了雷努尔夫和诺曼人的协助，在一场进展迅速的战役中横扫了剩下的几个支持潘都尔夫的势力，再返回卡普阿，郑重地将盖马尔送上宝座。盖马尔利用大量萨莱诺的黄金得到了民众的赞许。游戏结束了，潘都尔夫只剩下一条能走的路，逃到了君士坦丁堡的老朋友那里。即便是在这里，他也不走运。他抵达后受到的待遇让他非常惊讶、无法理解：他立刻被投进了监狱。

康拉德在同一个夏天返回德意志。他的远征虽然短暂，却彻彻底底地成功了。他解决了潘都尔夫的问题，让卡西诺山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再一次显示了帝国正义的实力和效力。同样重要的是，他在南意大利留下了一位强壮、有活力、精力相当充沛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尊重康拉德，并且心怀极大的感激。皇帝在一年内去世了，享年仅50岁，但是他所留下的南部地区比他可怜的前任亨利留下的要更加健康稳定。

真正的胜利属于盖马尔。他刚刚成年的时候，已获得的地位已经高于他的父亲和舅舅。他在这过程中没有遭遇敌手，也没有背弃任何人。他不仅得到了西方皇帝的批准，还得到了积极的支持和友谊。他在意大利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他聪慧又健康，还异常英俊。对他而言，未来似乎正微笑着向他招手。

但是诺曼人也有满足的理由。雷努尔夫和他的人如往常一样，在结束的时候也站在胜利的一方。他们为盖马尔而战，也为康拉德而战。他们的损失很小，其人数仍在增加。最重要的是，盖马尔让皇帝在离开意大利之前确认了雷努尔夫对阿韦尔萨的所有权，其方式是向他授予贵族头衔，同时把他的宗主从那不勒斯转换到萨莱诺。因此，1038年夏，康拉德二世正式把阿韦尔萨的长矛和旗帜授予诺曼人雷努尔夫。新伯爵站起来的时候，没人比他更清楚为何要举行这次授衔仪式——简单来讲，就是为了确保，他作为向卡普阿和萨莱诺亲王宣誓的封臣，在宗主面对敌人的时候必须出身保卫。但是此刻这没有什么重要意义。重要的是，雷努尔夫现在不仅是一位大领主，还是一个当地的贵族，是意大利最有实力的军事首领之一。他也是一名帝国的贵族，他拥有的权力和头衔只有皇帝可以剥夺。他同时还向密切注意的目标——诺曼人统治南意大利——迈出了基本而至关重要的一步。

对3位年轻的奥特维尔而言，他们参与意大利政治的这一过程教给了他们很多。他们已经看到自己所选择的这片土地是多么混乱，一个聪明的年轻人能够如此迅速地扩大实力，一位王公可以如此容易地倒台。他们也学会了，在这样一片局势瞬息万变，联盟关系很脆弱的土地上，外交跟勇气一样重要，一把利剑价值非凡，但是敏锐的头脑更有价值。他们看见帝国的力量在接近的时候很强大，也看见了其力量在远离之时很弱小。在他们之前已经有了一个领导者的范例，这位领导者谨慎小心地出牌，在20年里获得了财富、影响力和贵族头衔。

这些都是他们永远不会忘记的经验和教训。

① 有一则来源已久的流行说法，其源头可能是英格兰的编年史家奥德里库斯·维塔利斯（Orderic us Vitalis）。按照他的记载，阿韦尔萨的名字可能来自拉丁语Adversa，意思就是对该国其他人怀有敌意的人居住的地方。但是这没有事实根据。该名字的存在可以追溯到11世纪的最初几年，当时雷努尔夫和他的追随者尚未离开诺曼底。虽然阿韦尔萨的主教座堂中仍存在诺曼人作品的痕迹，现在却只是一个不甚有趣的城镇，主要作为奇马罗萨（Cimarosa）的出生地，还有当地庞大的精神病院而闻名。

- ② 两处引文分别出自《圣经·哥林多前书》（7：2）和《圣经·希伯来书》（13：4）。——编者注
- ③ 或称盖马尔四世，于999—1027年统治萨莱诺，有时也被称为盖马尔三世（Guaimar III）。伦巴第人的公爵和亲王的序号从未得到合适的标准化，这对粗心的人来说是一个可怕的陷阱。
- 。

4 西西里

例如，此处的西西里——已授予我
亦已收回，相去数年……

——布朗宁，《维克托国王和查理国王》

1038年，应萨莱诺亲王的求助，康拉德二世迅速而积极地行动起来。君士坦丁堡同样收到了求助，其回应却令人失望。因为沃约阿尼斯在1027年已调任他处，希腊人在意大利的影响力正在持续下滑。潘都尔夫不是唯一一个利用君士坦丁八世弱点的人。在普利亚，在之后一系列无能的卡塔潘的统治下，伦巴第人又变得难以驾驭了。而撒拉逊人认为瓦西里二世之死是至慈的安拉干预的结果，所以加强了进攻，其活动范围已经危险地接近君士坦丁堡了。

倘若“保加利亚人屠夫”尚有子嗣留存，事情或许还没那么糟。现实中却是继承问题日渐混乱。君士坦丁于1028年去世，他没有留下儿子，仅有3个女儿，其中大女儿因天花而损毁容貌，很早便被送入修道院，其他两个女儿佐伊（Zoë）和狄奥多拉（Theodora）也都容貌平平，未事婚嫁，均已经度过年轻时光。重要的是，君士坦丁直到去世之前才为改变这一状况而做出努力。他选择了年老的君士坦丁堡市长罗曼努斯·阿尔吉鲁斯（Romanus Argyrus），匆匆让他与佐伊结婚，3天后皇帝就去世了，罗曼努斯和佐伊一起登上皇位。但是罗曼努斯没有在皇位上待很久。他很快便得了消耗性疾病，疾病让他须发脱落。有人认为得病的原因是他服用了过量春药，徒劳地想让50岁的佐伊为他怀孕生子；还有人认为他是被人下了慢性毒药。后一种情况并非完全不可能，因为女皇最终打算实现之前没有的欢愉时光。为了弥补遗失的时间，她找了一个情人——相貌英俊却患有癫痫的年轻钱币兑换商米哈伊尔（Michael），他是帕弗拉戈尼亚人（Paphlagonian）。这个年轻人其实是宫廷中最有权势的宦官“孤儿院长”约翰（John the Orphanotrophos）^①的兄弟。约翰是此刻帝国事实上的管理者，他认为自己的家族应该建立一个王朝，但他身体已遭损伤，无法当上皇帝，所以计划将米哈伊尔介绍给佐伊以完成这个理想。这个计划成功了，女皇坠入爱河，不久后她急于换掉那没用丈夫的愿望已不再是秘密。1034年的耶稣受难日，罗曼努斯在沐浴时去世了。同一天晚上，米哈伊尔与比他年长的情妇成婚，当上了皇帝。

对一个新任期的开端而言，这样的环境可不怎么吉利。但是米哈伊尔四世在兄弟的帮助下，证明自己比前任要优秀不少。不久后，他便开始制订计划，继续瓦西里二世发起的工作，还要把撒拉逊人从西西里驱赶出去。撒拉逊人持续入侵不再只是骚扰，而是极大地威胁了拜占庭的安全。遭受他们掠夺的不止是沿海城镇。城市的商人抱怨道，外海活跃着海盗，进口商品的价格因而上涨，对外贸易也受到打击。对所有希腊人而言，西西里一直是拜占庭的一部分，那里仍然有大量的希腊人口，他们被异教徒统治是对民族安全和民族荣誉的侵犯。阿拉伯人必须离开。

对米哈伊尔来说，某些方面的原因让他比10年前的瓦西里二世更容易取得战斗的胜

利。岛上的阿拉伯统治者之间爆发了内战，巴勒莫（Palermo）埃米尔阿哈勒（al-Akhal）突然发现他的兄弟阿布·哈夫斯（Abu Hafs）率领叛军出现在眼前，叛军一方还有来自非洲的6000名战士，他们由阿卜杜拉（Abdullah）率领，其父是凯鲁万（Kairouan）的齐里（Zirid）王朝的哈里发。1035年，阿哈勒的处境变得异常危险，他向拜占庭求援，米哈伊尔答应了，他知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过他还没派出去一个兵卒，就传来了阿哈勒遭到暗杀的消息，他登陆西西里岛便失去了恰当的借口。不过，叛乱正在席卷西西里，撒拉逊人逐渐四分五裂，看似无法抵抗拜占庭的进攻。此外，一大批海盗袭击了色雷斯（Thrace）海岸，首都君士坦丁堡受到威胁，并敲响了警钟。因此，远征的准备继续进行着，但是更加缓慢，因为现在看起来时间对希腊人有利。不过，皇帝和他那阴险而有效率的哥哥制订了小心谨慎、周密详尽的准备计划。唯一改变的是公开目标：不再有需要尊重盟友的问题了。于是希腊军队出发，再次前去征服西西里。

因此，当1036年盖马尔请求君士坦丁堡向南意大利派出军队时，之前对西西里的承诺如同潘都尔夫在十几年前做出的相似请求一样，是一个合理的借口。假使没有这样的借口，很难说米哈伊尔是否会实施决定性的行动。以前潘都尔夫是拜占庭有价值的盟友，但是他的事业仍旧毫无希望。为什么拜占庭要让自己去消灭那个西方对手20多年来最大的眼中钉呢？但是两年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潘都尔夫受到了彻底的打击，他的地位也被破坏，明显没有机会东山再起了。另一方面，盖马尔很强大，而且野心勃勃。如果他转而对抗拜占庭，就会给卡匹塔纳塔造成极大麻烦。此外，进攻西西里的计划已基本成型，萨莱诺—卡普阿亲王和其他受到阿拉伯人侵略的统治者有望提供大量的人力和资金。如果潘都尔夫有时间稍微想想，对自己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立刻被关押起来这件事就不会那么惊愕了。

1038年夏初，西西里远征开始了。这次远征的指挥官是当时拜占庭将军中最伟大的一位——身如巨人的乔治·马尼亚克斯（George Maniakes），他因6年前在叙利亚取得的一系列胜利而声名显赫。马尼亚克斯在性格、成就以及身形上都超越了常人，属于经历丰富多彩，历史中隔一段时间才会出现的天才——他们把世界踩在脚下，只有在某些危急时刻，他们才会留下一些无关痛痒的败绩。史家米哈伊尔·普塞勒斯（Michael Psellus）给我们留下了一份骇人的描述：

我亲眼见过此人，他让我很惊异。他天生已经具备了成为军事指挥官的所有素质。他身高10英尺，因此，如果有人想看见他的脸，就要高高仰起头，如同看一座山丘或高山的顶部。他的表情既不文雅，也无喜悦之气，却能让人想起暴风雨。他声如巨雷。他的手臂很粗壮，看起来可以推倒高墙或者打碎铜门。他可以像狮子一样跳跃。他皱起眉头来非常可怕。他的其他方面都与此相称。那些第一次见到他的人会发现任何关于他的描述都过于保守。

这个巨大的怪物手下的军队和通常一样由各种部分组成。最强大的组成部分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瓦兰吉卫队，其指挥官是传奇的挪威英雄哈拉尔德·哈尔德拉达（Harald Hardrada），他们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之后返回了。最弱小的组成部分是心怀不满的伦巴第人和来自普利亚的意大利人，他们讨厌强制为拜占庭帝国效力的情绪流露在外。介于两者之间的是马尼亚克斯自己的军队，主要由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组成。有个叫斯蒂芬（Stephen）的人指挥一支桨帆船船队运送他们。斯蒂芬以前是敛缝工，特殊之处是他的妻子是“孤儿院长”约翰的姐妹，所以他某天醒来时，竟发现皇帝成了自己的妻舅——此事导致他

快速升迁到一些负有重要责任的职位，这超出了他的能力。^②

远征军没有立刻前往西西里，而是先抵达萨莱诺，在那里接受盖马尔贡献的物品，他们发现年轻的亲王超乎寻常地想提供援助。盖马尔势力的增长带来了少有的、和平的政治氛围，诺曼冒险者不断增加，他们在外游荡，欺压他人，毫无道德可言，还四处找麻烦。他们被约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令亲王苦不堪言。盖马尔自然想留下他的阿韦尔萨伯爵和伯爵手下更值得信任的追随者。如果有敌人出现，亲王就离不开他们。但是对其他人则不一样，亲王命令300名最年轻和最顽固的人前往西西里，向他们许诺大量报酬，在此鼓励下，他们和许多意大利人、伦巴第人一起登上斯蒂芬的船出发了。这些人里面就有奥特维尔家族的人。

西西里岛是地中海上最大的岛屿。数个世纪以来，这里也是最痛苦的地方。它是欧洲和非洲之间的踏脚石，是东西方之间的大门，是拉丁世界和希腊世界的连接点，还是据点、观察哨和交流中心。试图将控制区越过中部海域的各大势力曾经无数次争夺过它，也交替占领过它，它属于其中每一个势力，却又不是其中任何一个的一部分，因为征服它的族群数量众多，各有不同，因此西西里岛上没有产生任何一个强大而单一的民族。这些族群为当地提供了万花筒般的经验遗产，使其不可能被彻底同化。即便在今天，尽管这里景色优美，土地肥沃，气候长久以来受到祝福，但是这里到处都散布着一些黑暗的、令人担忧的特性，忧伤潜藏于贫穷、教会的影响、黑手党，以及其他可能惯于用来解释社会问题的因素之中，不过它们确实都不是造成问题的原因。这忧伤来自长期不愉快的体验，来自失去的机会，来自未实现的承诺；这悲伤或许就像一位容貌姣好的女子，经常遭人蹂躏，经常遭人抛弃，不再适合爱情，不再适合婚姻。腓尼基人、希腊人、迦太基人、罗马人、哥特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诺曼人、德意志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他们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迹。今天，在进入意大利家庭的一个世纪之后，西西里或许比数个世纪之前要开心多了。虽然不再被抛弃，但是她依旧孤独，总是在寻找她永远无法彻底找到的认同。

希腊人在耶稣诞生之前的第8个世纪首次抵达西西里。他们将当地居民赶走，摧毁了一些腓尼基人的贸易点，然后引进葡萄藤和橄榄树，建立了繁荣的殖民地。这里迅速成为文明世界的主要文化中心之一：是众多诗人的家园，其代表是希梅拉的斯泰西荷鲁斯（Stesichorus of Himera），因为他创作的诗歌谩骂特洛伊的海伦，众神让他成为盲人；它还是哲人的家乡，其代表是伟大的阿克拉加斯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 of Acragas），他创作了很多价值非凡、有关灵魂转世的作品，默默地做了很长时间的无聊的学徒工作，然后在公元前440年的一个清晨，突然为了更高的东西而放弃了凡人泥胎，当时另一门科学的探究精神未能让他远离埃特纳（Etna）火山。但是黄金时代并没有延续很长时间，伯罗奔尼撒战争和著名的雅典远征让该岛卷入大量欧洲事务，为迦太基人的第一次扩张打开了道路。迦太基人和统治单个城市的希腊僭主（其中最广受称赞的一位是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 [Dionysius of Syracuse]）统治着这里，维持其势力，直到公元前3世纪。最后，在公元前241年，第一次布匿战争将整座岛屿染红，西西里成了罗马的一个行省。

罗马共和国时期，罗马人对待西西里毫无敬意。他们碰见希腊文化时，出于巨大的自卑感，经常对希腊人进行大规模的毁灭和压榨。一些自由的希腊城市努力维持独立，但是岛上的大部分自由像田地中为罗马辛苦劳作的裸身奴隶一样，被彻底清除了。随着时间推移，一次严重的奴隶起义或一桩丑闻（如瓦厉斯 [Verres] 的腐败统治，因西塞罗的猛烈批评而臭名昭著）会短暂而严厉地揭露普遍的状况，但是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

西西里都默默地忍受着苦难。进入罗马帝国时期以后，情况有所改善。永不知疲倦地旅行的哈德良于公元126年访问该岛，还登上了埃特纳火山。但是该岛仅被视作罗马的主要粮仓，人们将这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罗马帝国采用严格措施以强行让西西里接受罗马文明，尽管有一些说拉丁语的人移居到这里，但是该岛的语言和景观还都是希腊的。

5世纪中叶，罗马帝国的西半部趋于消亡，越来越多的行省和殖民地脱离了其统治。440年，西西里落入汪达尔人之手，他们不久后就通过协议将它交给了东哥特人。在一段时间里，这里被哥特人的伯爵统治着。西西里人享有良好的待遇，却一直憎恨着统治他们的蛮族，因此他们在535年热情地欢迎皇帝查士丁尼的“解放”大军。哥特人未表现出任何战斗意图便撤退了，仅有帕诺尔慕斯（Panormus，即巴勒莫）有所反抗，但它当时只是一个很次要的小港口。^④当地长官试图抵抗，可是查士丁尼最杰出的将领贝利撒留（Belisarius）命令拜占庭舰队驶进港口。船队深入港口，以至于船舰的桅杆都紧挨着城墙，高过城墙。随后，他将满载士兵的小船升到帆桁顶端，便登上城墙，击溃了抵抗者。哥特人投降了。

西西里再次成为帝国的行省。它的状态一度非常不错。7世纪中期，拜占庭皇帝君士坦斯二世（Constans II）非常关心被伊斯兰“旋风”席卷的西部行省将来的发展，便下了很大决心将帝国的平衡向西转移，并且想相应地迁移帝国首都，而他明显会选择罗马城。他在633年花12天时间访问了罗马，他也是近300年来第一个踏进母城（the Mother City）的皇帝，访问结果不理想，他便打消了迁都的想法，定居在更有希腊气氛的叙拉古（Syracuse）。试想，如果帝国的都城仍在西西里，或许欧洲历史会发生一些有趣的变化。但是皇帝的大臣没有理解迁都的好处，5年后，有一名官员思乡心切，竟趁皇帝在浴室时袭击他，用肥皂碟将他击倒在地。此时，阿拉伯人将主要攻击行动对准小亚细亚和君士坦丁堡，所以君士坦斯的儿子和继承者“大胡子”君士坦丁四世（Constantine IV）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只能立即返回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西西里再次处于和平状态。

总体而言，和平得以在8世纪延续，在这段时间里，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一样成为避难者的天堂，庇护“提前的加尔文主义”（calvinisme anticipé）^①君士坦丁堡的圣像毁坏运动的受害者。但是到9世纪，和平受到了冲击。穆斯林等待的时间已经够久了，他们在此时蹂躏了整片北非沿岸，并通过时不时的劫掠来骚扰西西里岛。827年，他们发现了永久占领这里的机会：当地的拜占庭长官优菲米乌斯（Euphemius）不得体地与一个当地修女私奔，之后遭到解职。解职的消息传来，他发动叛乱，自立为帝，并向阿拉伯人寻求援助。阿拉伯人用武力登陆，迅速修建工事，对优菲米乌斯（他不久后就被杀身亡）置之不理，并且在3年后横扫了西西里首府巴勒莫。接下来的历程就比较缓慢了：843年，墨西拿陷落；叙拉古遭到长时间的艰难围困，城中甚至出现了同类相食的情况，该城在878年投降。在此之后，拜占庭似乎承认了失败。该岛东部的一些孤立据点坚持的时间更长一些，其中最后陷落的罗迈塔（Rometta）甚至坚持到了10世纪中叶。不过在878年6月的某一天，当先知的旗帜飘扬在叙拉古上空时，西西里在各个方面都成了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

征服战争结束之后，国家再度安定下来，大多数基督徒社群还可以继续愉快地生活。他们一般被允许保持自由，只要每年支付贡金即可，不过许多人还是更喜欢拜占庭统治下常常强制征召的军事劳役。撒拉逊人在几乎所有时间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宗教宽容，允许教堂和修道院继续存在，历史悠久的希腊化学术得以保持繁荣。^⑤征服者在其他方面也为该岛带来了好处。阿拉伯人带来了全新的农业体系，它基于阶梯状、使用虹吸原理的渡槽，将渡槽用于引水灌溉。他们引入了棉花、莎草、柑橘、椰枣树，还引进了大量甘蔗，因

此没过几年，西西里的甘蔗就能大量出口了。在拜占庭的统治下，西西里从未在欧洲的商业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但是撒拉逊人征服西西里之后，这里很快成为地中海的大型贸易中心之一，基督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商人聚集在巴勒莫的集市里。

但是，在阿拉伯征服者带来的这些益处中，明显缺乏政治稳定的因素。巴勒莫埃米尔、他手下的首领们与北非的哈里发之间的忠诚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埃米尔自身也失去了凝聚整个西西里的力量。西西里逐渐分裂，各方互相攻击，所以该岛再次成为各方角逐的战场。这一平稳的政治衰退，以前文中阿卜杜拉领导下的齐里王朝军队入侵而告终，又在1038年将希腊人和他们的诺曼盟友带到了西西里。

夏末，希腊军队踏上了西西里的土地。起初，他们击败了所有眼前的敌人，虽然分散的撒拉逊人勇敢地作战，却无法抵挡这股浪潮。墨西拿几乎立刻就陷落了。一番恶战之后，扼守连接墨西拿和巴勒莫之间北方沿海道路的关键要塞罗迈塔也陷落了。关于战争接下来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编年史家不是没提及就是含糊不清。^⑥不过，希腊军队应该是缓慢而稳定地进逼叙拉古，我们得知马尼亚克斯在1040年率军包围了该城。穆斯林军队奋力反抗，城市没有被迅速攻破，阿卜杜拉便有时间调集解围的军队。他计划在叙拉古背后的山区突然从马尼亚克斯军队后方发动攻击。希腊人及时得知了进攻计划，马尼亚克斯便调转军队，在特罗伊纳（Troina）附近出其不意地攻击了阿卜杜拉的军队。阿卜杜拉彻底战败了，穆斯林混乱奔逃，叙拉古的守军意识到解围已没有了希望，就不再反抗，投降了。欢呼雀跃的希腊人马上开始了感恩活动，他们把所有最宝贵的圣遗物从埋藏的地方挖出来，以此来赞美他们最伟大的解放者。不过他们对马尼亚克斯处理圣卢西亚（St Lucia）遗体的行为有所不满。马尼亚克斯将遗体从棺材中取出，发现圣人（这是阿马图斯对她的称呼）“遗体完整，散发出芳香气味，如同刚下葬时一般”，便语带赞扬地把遗体送给了皇帝。

难以估计马尼亚克斯军队里的诺曼军人在这次早期成功之中的贡献究竟有多少。作为我们信息来源的那些诺曼编年史家强调他们的同胞很勇猛，以至希腊人什么都不用做，只需在战争结束后收拾战利品即可。诺曼人的确作战勇猛，战果出众。叙拉古围城战中，威廉·德·奥特维尔见那位可敬的埃米尔骑马出城作战，便突然发动袭击，将他从马上捉下来，再把他扔到地上摔死。由于这次功绩，他此后以“铁臂”（Bras-de-Fer）的绰号而闻名。他在叙拉古城墙前获得的荣誉使他得以荣归意大利本土。

然而，这次成功的主要功劳属于马尼亚克斯。阿卜杜拉的军队本可以让他们惨败，因为马尼亚克斯勤于思考，调遣军队迅速而有力，才取得了胜利。他自己所受的损失微不足道，或许仅有罗迈塔一役除外。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该岛的东半部又回到基督徒手中。^⑦但是，他却在此刻被羞耻地召回君士坦丁堡，这不仅是他的悲剧，也是整个拜占庭的悲剧。

叙拉古之战胜利以后，拜占庭军队的士气突然下降，并迅速崩溃了。衰落的速度很快，所以很容易理解撒拉逊人的看法——安拉再次站在了他们这一边。好像所有事都迅速走向坏的一边。之前的胜利要归功于马尼亚克斯，现在至少有一些过失也要归咎于他的个性。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将军，却不是一位好相处的同僚。他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对斯蒂芬的轻蔑，在特罗伊纳之战以后，他得知阿卜杜拉已经设法穿过海军的封锁而从海上逃走时，愤怒难忍，竟用双手抓住舰队统帅的身体。鉴于进攻者身形高大，斯蒂芬不仅将这次经历当成羞辱，还视为严厉的警告。他决定报复，便给与他结亲的皇帝送了一道急信，告发马尼亚克斯，说他在进行卖国活动。马尼亚克斯被召回首都，没有得到任何反驳指控的机

会，便被秘密地投入了监狱。他的继任者是一位名为瓦西里的宦官，事实证明他像斯蒂芬一样无能。希腊人失去了作战的动力，士气大为下降，于是开始撤退。

与此同时，诺曼人心怀厌恶地离开了，这似乎也是马尼亚克斯的错。许多能力卓越的将领在战场之外有臭脾气，马尼亚克斯毫无疑问也有暴力倾向，这自然会让他和部下产生矛盾。攻占叙拉古之后不久，希腊军队内部出现了关于分配战利品的争论，诺曼人认为他们应该分得更多战利品。这个要求是合情合理的：这座希腊城市由希腊军队解放，所以显然不会有抢劫的机会，诺曼人为报酬而战，但是他们在两年的战事中是否获得了很多报酬是需要打个问号的。无论如何，诺曼人去找萨莱诺军队的首领——讲希腊语的伦巴第人阿尔杜因（Arduin），让他代表他们向马尼亚克斯抗议。在阿马图斯的记载中，阿尔杜因拒绝将自己捕获的一匹阿拉伯马送给统帅，这则故事真假未知，如果这则故事为真，必定是在给将军的愤怒火上浇油。事实上可以确定，阿尔杜因由于他的妄自尊大而被除去衣服挨罚，然后他本人、诺曼人和他们的萨莱诺同伴径直离开希腊军队，回到大陆，斯堪的纳维亚的军人们也一同离开了。

因为最强大的战士离开了，紧接着唯一有能力的将军也不在这里，希腊人剩下的希望就很渺茫了。更麻烦的事情接踵而至。数年里，普利亚的不满情绪在增长。梅卢斯的儿子，也就是在君士坦丁堡监狱里待过数年之后刚刚回到意大利的年轻人阿尔吉鲁斯（Argyrus），继承了父亲的反叛精神，毫不费力地就把普利亚的意大利人和伦巴第人煽动起来，驱使他们对抗其拜占庭主人，尤其是在希腊人开始为他们的西西里远征而强行征召兵员之后。1038年，数位希腊官员遭到谋杀。1039年，局势已经临近爆发点。1040年，阿尔吉鲁斯发出了起义的信号。卡塔潘遭到暗杀，普利亚沿海的所有当地军事势力都起来反叛，当地的希腊守军受到重创，无力维持下去。

❶ “孤儿院长”是帝国孤儿院的管理人，在11—12世纪的拜占庭帝国是一个位高权重的头衔。——译者注

❷ 关于斯蒂芬，普塞勒斯写道：“我在他地位突变之后见过他……他就像一个想和赫拉克勒斯一较高下的侏儒，想让自己看起来像半神半人。这样的人越试图这么做，他的形象就越是在掩饰他自己——披着狮皮，却能被一根棍子击倒。”

❸ 尽管巴勒莫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却只在撒拉逊人统治时才成为大都市。这解释了为什么该城中没有古典时期的文物古迹，比如神庙、剧场，甚至是遗址，人们能在岛上的其他地方成规模地发现它们。几乎仅有的例外是两块马赛克地砖，现在在国家博物馆可以看到。一块地砖上画有俄尔甫斯和动物，另一块上面画着四季的景致。

❹ Lenormant.

❺ 10世纪末，著名的卡拉布里亚修道院长圣尼鲁斯（St Nilus）送给巴勒莫埃米尔一大笔钱，想要赎回他属下3名被撒拉逊入侵者抓获的修士。他修书一封给埃米尔的首席文书以提出请求，这位文书是基督徒。修道院长收到一封热情友好的回信，这出乎他的意料。埃米尔释放了修士，还退还了赎金，他还在回信中说，他会保护修道院免遭劫掠。埃米尔进而邀请圣尼鲁斯定居在西西里，还向他保证，他可以享受所有他应得的荣耀和崇敬。

❻ 保存下来的线索之一是靠近马雷托（Maletto）的马尼亚切的圣母教堂（Church of S. Maria di Maniace），它位于一处马尼亚克斯取得胜利的地方，在战斗结束后由当地希腊人修建。11世纪末，伯爵罗杰一世（Roger I）和伯爵夫人阿德莱德（Adelaide）对它进行了扩大和修缮。也是在这座教堂周围，女王玛格丽特（Margaret）在1170年前后建立了规模宏大、受捐

赠众多的马尼亚切本笃会修道院 (Benedictine Abbey of Maniace) , 它是诺曼人在西西里建立的最后一个大型修院。

- ⑦ 马尼亚切城堡 (Castello Maniace) 如今矗立在锡拉库萨半岛的最南端, 它的年代只能追溯到13世纪。就算它和伟大的乔治·马尼亚克斯没有直接的历史联系, 却也反映了对他姓名的伟大记忆。

5 叛乱

早晨，诺曼人欢快地穿过草地和花园，前往韦诺萨，那里距离梅尔菲不远。他们兴高采烈地骑着马，欢腾地蹦跃着前行。该镇的市民们见了这些陌生的骑士，心生惊惧。诺曼人带着大量的劫掠品回程，毫不费力地将这些东西带到了梅尔菲……他们从这里启程前往可爱的普利亚，占有了所有他们喜欢的东西，不喜欢的就丢下……

他们让坦克雷德的儿子威廉当伯爵，此人在战场上英勇无双，拥有众多良好的品质：英俊、高贵、年轻。

——阿马图斯，第2卷

叛乱的消息传到君士坦丁堡的时候，皇帝米哈伊尔已经时日无多了。他患有癫痫，因此有必要在御座前放置紫色帐幔，这样人们就能在他突然发病时将帐幔拉上。他的精力正在衰退，而他把其中的大部分都放在苦行和慈善上——尤其是最近在首都为从良的妓女修建的收容所。然而，他的哥哥“孤儿院长”约翰却行动迅速，任命年轻有为的将领米哈伊尔·杜奇阿诺斯（Michael Doukeianos）为卡塔潘。新任卡塔潘按照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恢复普利亚的秩序。杜奇阿诺斯召集了所有可用之人后，立即出发，在1040年末便镇压了（虽然没有彻底结束）叛乱的战火。他精力充沛、想象力充足，若不是一个失误的话，他本有可能很容易地在意大利挽救拜占庭的命运。但是因为这个失误，他把这命运彻底断送了。

新任卡塔潘到任后不久，便认为有必要马上去一趟西西里，这想必是为了加速剩余希腊军队的撤离进程，普利亚急需他们的帮助。他回程时（他应该是乘船去萨莱诺）遇到了阿尔杜因，阿尔杜因之前与诺曼人一起回到了盖马尔的宫廷中。卡塔潘和阿尔杜因甫一接触，似乎就达成了很好的协议。阿尔杜因是位经验充足的军人，能讲一口流利的希腊语，还能召集大量诺曼人和他一起战斗；他新近与失势的马尼亚克斯之间的争执或许是另一个让他受到喜爱的因素。无论如何，不久之后卡塔潘就向伦巴第人阿尔杜因授予了梅尔菲的副军团长（topoterites）之职，这座城镇是拜占庭边界沿线的主要山城之一。

杜奇阿诺斯是不是应该更深入地了解阿尔杜因呢？他的轻信确实是导致毁灭的祸根，我们却不应该因为此事而遽然指责他。梅尔菲需要一位强大的统帅，而希腊人在意大利又没有几位强大的统帅。阿尔杜因有卓越的战绩，他曾为拜占庭的事业立下过不错的功劳。不可能因为他离开西西里就反对他，毕竟叙拉古的事情发生之后，他不可能再为马尼亚克斯效力了。在语言和文化背景上，他看起来比希腊人更加希腊人，即便他出身于伦巴第人，也不能推断出他不忠诚，何况伦巴第人经常在卡匹塔纳塔获得高位。不仅如此，需求是迫切的，而杜奇阿诺斯无法承担太过苛求的后果。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将遭受多严重的背叛。

阿尔杜因叛变的动机只能靠猜。野心确实是主要因素，他是伦巴第人，而伦巴第人正在反叛，他突然发现这是一个自己有办法抓住的机会。率领300名无畏的诺曼骑士去打一

场胜仗必定是一次刺激的体验，他也知道，如果有值得去做的事情，同样一批骑士就会立刻违抗自己的命令。若他此刻选择支持伦巴第人的事业，可能会倾斜胜利的天平，这跟他的族群将要独立还是臣服于他族一事关系重大。此外，他还在因为马尼亚克斯待他不公而不快，决心报复希腊人。他抵达梅尔菲之后，开始悄悄地在当地民众之中宣传。阿马图斯在笔下讶异地赞美了他的技巧：

他经常组织宴会，邀请出身良好和出身一般的人出席，为他们提供高级荤菜。客人吃肉的时候，他就用柔和的语言同他们讲话……对他们从希腊领主那里遭受的苦难和妇女受到的侮辱表示同情……他用才智煽动贵族和平民，让他们反抗虐待他们的人，这才智多么精妙啊！

1041年3月，阿尔杜因确保了梅尔菲的支持之后，秘密前往阿韦尔萨。他得到了雷努尔夫的秘密支持，身边聚集了300名诺曼追随者，为首的是12位首领，首领中包括奥特维尔家族的威廉和德罗戈。他做好了准备，便以梅尔菲为大本营，在那里集结伦巴第人和诺曼人，意图立刻将希腊人从整个南意大利赶走，再和诺曼人平均分配领土。对诺曼人无须做太多劝说，如果阿马图斯的记载可信，那么阿尔杜因的劝说词无比简短，首先说为他们的荣誉而战，再说为他们的雄心壮志而战，接下来则激起他们对敌人的蔑视，最后直接挑起他们的贪欲：

你们占据着这块给你们的土地，却像墙壁里的老鼠一样生活……现在，是时候伸出强大的手了，我将带领你们。跟着我，我会走在前，你们跟在后。让我告诉你们原因吧：因为我要带你们打的人都是些娘们儿，他们的田地辽阔又肥沃。

副军团长趁天黑独自离开了驻防地，然后带着一支军队回来了。梅尔菲的居民刚看到军队的时候还有点犹豫，但是阿尔杜因鼓动唇舌说服了他们，说这支军队是来拯救他们的。居民打开了城门。这是一个关键的决定，从这一天起，梅尔菲就成了叛乱的先锋。希腊人已在此地加固了城防，它又处于亚平宁山脉的山冈顶端，成了完美的山上据点，固若金汤。内心还是强盗的诺曼骑士，可以从这里向各个方向出击，随心所欲地抢劫、袭击，再带着劫得的物品回到这里，不用担心自身安全，不用担心遭到报复。^①

他们在数天内攻陷了韦诺萨，随后是拉韦洛（Lavello）、阿斯科利。卡塔潘痛苦地知道他对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尽管他可能还没意识到这是一场全面的灾难。他急忙从巴里调集他可以组织的所有力量。3月16日，他在韦诺萨城下的小河奥利文托河（Olivento）畔见到了诺曼军队的主力，诺曼军队的规模因为吸收了大量伦巴第人而扩大了。卡塔潘要求先不开战，随后向敌人派出信使，让他们选择：是立刻和平地离开拜占庭的领土，还是在次日与他的军队在战场上交锋。

诺曼人对这种沟通方式早有耳闻，知道如何对付。使者高谈阔论之时，12位首领之中的休·蒂伯夫（Hugh Tuboeuf）靠近使者的马，称赞地拍打它。使者的传信结束之后，休突然转变态度，用拳头猛击马双眼之间的部位，可怜的牲畜毫无防备地跌倒在地。然后，按照马拉泰拉记载，使者受到惊吓，晕了过去，不过诺曼人费了些劲让他恢复知觉，给他一匹比之前的马更好的新马，使者骑马回返，回复说诺曼人已经准备好了。

次日上午，战斗打响了。战斗以希腊人战败而告终，有大量希腊人阵亡，杜奇阿诺斯从巴里召集的几乎整支瓦兰吉卫队也在其中。很多人在游过上涨的奥利文托河时淹死了。卡塔潘率领残部撤退，他要找到更多军队才能再次与诺曼人对阵。

拜占庭人再次在普利亚的城乡强征兵员。他们快速行动，在5月初就完成了征兵工作。这一次，两支军队在奥凡托河畔相遇，这里就是蒙特马焦雷（Montemaggiore），即坎尼之战的同一块战场，希腊人、伦巴第人和诺曼人于23年前曾经在这里血战。虽然部署是相似的，结果却与1018年的战斗截然不同。诺曼人依然占据人数优势，但是这一次，轮到他们在战场上横扫对手。他们的将军是奥特维尔家族的“铁臂”威廉。他受到高烧的困扰，本不打算参战，但是当他在附近山上观战时，他的战意突然高涨了起来。他从担架上跳下，从坡上冲入混战的人群中，率军获得了战斗的胜利。

这两次接连失败的消息在君士坦丁堡引发了极大的关注。杜奇阿诺斯被调到西西里，在那里承担讨厌的、远征留下来的救济工作。他在普利亚的职位由伊斯奥古斯都·沃约阿尼斯（Exaugustus Boioannes）继任，此人是伟大的瓦西里·沃约阿尼斯之子。如果有人希望这位年轻人的能力赶得上他那杰出的父亲，那么不久之后就要失望了。新任卡塔潘并未带援军前来，他正确地决定尽可能地避开正面对阵战，试图把诺曼人和伦巴第人围困在梅尔菲。但是后者的行动速度比希腊人更快，希腊军队还未抵达，他们就从城镇中涌出来，在希里科洛山（Monte Siricolo）附近靠近蒙特佩罗索（Montepeloso）的地方安营扎寨。1041年9月3日，他们在这里第三次战胜了绝望的拜占庭人，还抓到了卡塔潘。沃约阿尼斯被交给当时贝内文托亲王的兄弟阿特努尔夫，后者最近成为叛军有名无实的领袖。沃约阿尼斯被捆在马上，被得胜者带着在城市中游街。至此，伦巴第人前前后后获得的三次胜利破坏了拜占庭人在普利亚留下的威望，巴里、莫诺波利（Monopoli）、焦维纳佐（Giovinazzo）、马泰拉（Matera）都公开起兵叛乱，叛乱很快发展成巨大的力量。

就在此时，叛军内部的不和爆发了。普利亚的伦巴第人不准备听命于阿尔杜因，而且就算贝内文托的阿特努尔夫有名无实，他们也不愿接受这个平庸的人。他们正确地怀疑这两位只是诺曼人的傀儡。他们在这方面得到了盖马尔的支持，盖马尔自1038年起就同时是卡普阿和萨莱诺的亲王，他现在作为伦巴第亲王中最强大的一位，颇为厌恶将阿特努尔夫选作统帅的决定。诺曼人内部也出现了相似的争斗。那块在20年前建立于特罗亚的小殖民地，和位于阿韦尔萨的殖民地一样，已经在人口和影响力上有所增长，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再听命于那些在梅尔菲做抢劫勾当的后起者。因此这些普利亚的诺曼人和他们的伦巴第邻居联合起来，要求年轻的阿尔吉鲁斯来当领袖，毕竟他是煽动此次叛乱的人，也是梅卢斯的儿子，他的血统让他比任何贝内文托的小王公更符合成为领袖的条件。阿尔杜因和他的支持者徒劳地宣称，进行所有战斗的是他们，而不是普利亚人。但是阿特努尔夫本人破坏了己方的基础。有人发现，阿特努尔夫让希腊人赎回沃约阿尼斯，还把所有赎金据为己有。梅尔菲一方的候选人名誉扫地，于是这一派屈服了。1042年2月，阿尔吉鲁斯在巴里的圣阿波里纳尔教堂（Church of S. Apollinare）被诺曼人和伦巴第人一起正式推为领袖。

阿尔吉鲁斯和阿特努尔夫之间的矛盾表明，无论诺曼编年史家如何暗示，诺曼人此时还没有想到自己夺取权力的问题。这仍旧是伦巴第人对抗拜占庭人的反抗活动，普遍认识也是如此。无法推断诺曼人现在有可能想要选一位同胞当领袖，因为诺曼人在理论上还是雇佣军，他们或许会为领地的奖赏而战，却不会想在政治上实行统治。而且，事情没有如此简单。自1040年左右开始，人们就意识到氛围在发生缓慢变化。诺曼人的威望现在基于某些比军事技艺的层次更深的东西，人们会在某些无涉战略和战斗的问题上征求诺曼人

的意见，他们做出决定时，不仅会影响自身的地位，还会影响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未来。没有人再质疑他们在意大利的地位，他们同时还生出了占有土地的想法，尽管这种想法在之前还不存在。他们的未来也变得越来越清晰，他们只缺一位集中他们的抱负并将其转化为行动的统帅了。

这位统帅即将出现。

诺曼人和伦巴第人之间的争吵完全比不上正在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事情。1041年12月10日，米哈伊尔四世去世了。“孤儿院长”约翰做好了准备，他决定要一如既往地让自家亲戚坐上皇位。他已经诱使佐伊收养了他的外甥，也就是海军将领斯蒂芬的儿子，以充当待定继承人。然而，正是这一步让他走向失败。新任皇帝称米哈伊尔五世（Michael V），绰号“敛缝匠”（Calaphates），源自他父亲早年的职业。米哈伊尔五世本没有多少权力，却把那给了自己一切东西的舅舅驱逐了，将其流放到遥远的地方。数周之后，轮到了佐伊。年老的女皇被剃去头发，被粗暴地送到马尔马拉海中的一个岛上终老。无人对约翰的离去而悲伤，但佐伊是伟大的马其顿家族中受膏过的女皇，她被流放的消息在首都引发了激烈的暴动。当米哈伊尔出现在竞技场的皇家看台上时，人们向他投掷箭头和石头，暴民在几个小时内到了皇宫。佐伊被迅速匆匆接回，并在阳台上露面，不过这已经太晚了。受到教会和贵族支持的市民拒绝再接受突然显赫的帕弗拉戈尼亚家族的错误统治。佐伊的妹妹狄奥多拉曾被强迫戴上面纱，此时已经过了许多年的隐居生活，而民众不顾她的反对，将她从家里带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并在这里推举她为女皇。而在斯杜迪翁修道院（Monastery of the Studion）避难的米哈伊尔被拖到了广场上，他在臣民面前被剜去双眼。这样一来，彼此憎恨、均不适于统治的佐伊和狄奥多拉一同获得了拜占庭帝国的最高权力。

这种不稳定的双人统治没持续多久。正如非常了解佐伊的米哈伊尔·普塞勒斯后来所指出的，她宁愿让一个马童坐在皇位上，也不愿意和妹妹分享权力。不出两个月，快到64岁的佐伊以未消减的热情投入第三任丈夫君士坦丁·莫诺马库斯（Constantine Monomachos）的怀抱。君士坦丁是一位讨人喜欢、迷人的浪荡子，他即位后称为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 IX），而可怜的狄奥多拉十分乐意交出她所分享的皇位。同时，“孤儿院长”约翰那令人讨厌的家族成员从首都消失之后，马尼亚克斯就解脱了。他再次得到恩宠，并立刻被任命为卡特潘，被委派去改善意大利日益恶化的境况。在米哈伊尔五世被废黜的一个月内，他在塔兰托上岸，并且发现从塔兰托到布林迪西一线以北的普利亚地区都宣布拥护阿尔吉鲁斯，仅有特兰尼除外。

普利亚人将永远铭记1042年夏季的恐怖行径。马尼亚克斯心怀愤怒地沿海岸前进，焚烧城镇，屠杀居民，无论男女老幼，修士修女。一些人被捆绑在树上，其他人被活活烧死，许多孩童也在其中。莫诺波利、马泰拉、焦维纳佐等地区都投降了，乞求宽恕。

照这样下去，整个卡匹塔纳塔都可能被拜占庭再次控制，但是拜占庭人再次被自己的腐化所害。君士坦丁·莫诺马库斯公开地喜爱一位情人，这位情人的兄弟罗曼努斯·斯克勒洛斯（Romanus Skleros）此前勾引过马尼亚克斯的妻子，这样便出现了一个难解决的宿怨。君士坦丁当上皇帝之后，斯克勒洛斯便能很容易地说服皇帝召回卡特潘。时间才过了两年多，马尼亚克斯又成了宫廷阴谋的受害者，他这次不打算再屈服了，就举兵反叛。他拒绝承认君士坦丁，允许自己的军队拥戴自己为皇帝。等下一任卡特潘到达意大利后，马尼亚克斯就抓住他，用大粪塞住他的耳朵、鼻子和嘴，并把他折磨至死。随后，他便扔下卡匹塔纳塔，匆忙渡过亚得里亚海，按照普利亚的威廉的记载，他甚至试图用人牲来减

轻海上的暴风。在前往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ca）的路上，他在保加利亚的奥斯特罗沃（Ostrovo）遇到一支帝国军队，并打败了他们，却在胜利的时刻跌下马，受了致命伤。他的头颅被送到君士坦丁堡，并被刺在长矛上，放在竞技场展示。他的一生有荣耀，有意气用事，也有不佳的运气，如此一来，这个结局可谓有些合适。

此时，得到诺曼人支持的伦巴第人进行回击。马尼亚克斯第二次返回时他们正在围攻特兰尼，这是普利亚北部的一座仍旧对拜占庭抱有忠诚、保持抵抗的城市。伦巴第人拥有大量巨型木制攻城器械，其中最大的一件从未在南意大利使用过，它受到过无数称赞，所以进攻方自信地认为不久后该城就会被迫投降。该城确实快要投降了，意想不到的是，伦巴第人却遭受了更加艰难的打击。他们推选出来的统帅、受人尊敬的梅卢斯的儿子、伦巴第民族主义的化身——阿尔吉鲁斯投向了敌人。叛变之前，他还烧毁了巨大的攻城器械，他以前的追随者没有办法，只能从特兰尼撤退。他们为此蒙羞，也很困惑。

很难解释阿尔吉鲁斯的背叛。可以确定他从希腊人那里收到了丰厚的贿赂。马尼亚克斯那命运不佳的继任者从君士坦丁堡给他送去信件，说如果他转而效忠拜占庭帝国，便给他提供大量财富和高级头衔。但是阿尔吉鲁斯为什么会接受这些提议呢？他已经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生活，而战斗，还遭受过囚禁；他的真诚、诚实，还有他的爱国之心，从未受到怀疑。马尼亚克斯离开之后，伦巴第人成功的可能性相当高，他作为叛军推选的统帅，所能得到的东西比君士坦丁九世能提供的要多得多。也许在其中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因素，举个例子，也许他突然发觉诺曼人对伦巴第人事业的长期威胁要大于希腊人。我们只能希望，躺在班堡那座华丽坟墓中的梅卢斯不会知道他儿子已经名誉扫地。

叛军发现他们又没有了统帅。最初又有两位伦巴第人被选出来，一位因为自己的欺诈行为而获罪，另一位则变节了。在他们士气低落的同时中找不出任何堪当领导大任的人。此外，诺曼人厌倦了伦巴第人那两面三刀的行为，因此他们决定从自己人中间选出最高统帅。经历了叙拉古、蒙特马焦雷和蒙特佩罗索的胜利之后，人选已经很明显了：铁臂威廉。因此在1042年9月，坦克雷德的长子被一致推选为普利亚所有诺曼人的统帅，并获得了伯爵头衔。

但是在封建时期，伯爵不能单独存在。他们在一系列持续性的封臣关系网络之中，网络的一端是皇帝，一端是地位最低的农民，中间通过亲王、公爵和地位更低的男爵连接起来。因此，威廉只能去寻找一位领主，他发现眼前就有一位。萨莱诺的盖马尔此刻很渴望与叛乱产生联系，他愿意接受威廉的提议。1042年末，盖马尔偕同阿韦尔萨的雷努尔夫一起前往梅尔菲，他在那里被聚集的诺曼人宣布为“普利亚与卡拉布里亚公爵”。作为友谊的保证，他将自己的侄女，也就是索伦托公爵居伊（Guy）的女儿嫁给了威廉。随后盖马尔在他们的12位首领中分配“acquestées et à acquester”的土地，也就是不仅要分配已被他们征服的土地，还要分配在将来可能落入他们手里的土地。可能这种行为比一份声明更直截了当，这相当于表明战争将持续下去，到最后一名希腊人从半岛上被赶走为止。同时，铁臂威廉被承认为普利亚伯爵，其领主是盖马尔，威廉被授权在新征服的土地上建立领地，阿斯科利被指定为他的采邑，他的弟弟德罗戈得到了韦诺萨。阿韦尔萨的雷努尔夫不仅是12位首领之一，而且权力很大，所以不能被忽略，他被授予了西彭托以及加尔加诺山的一部分。梅尔菲本身依然是所有首领的共同财产，是他们在普利亚的统治中心，正如吉本所指出的，“这里是共和国的首府和城堡”。

南意大利发生了巨变。从现在起，我们听到关于伦巴第民族主义的事情会略多一些。盖马尔作为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公爵，拥有自己的国家，他决心在损害希腊人和伦巴第

人利益的情况下进行扩张。在“解放了的”普利亚，实际权力全都操于诺曼人之手，他们对土地的占有在梅尔菲得到了合法化，他们不会把自己的土地拱手让给任何人。他们现在扎根在普利亚，其程度比在坎帕尼亚更坚固、更宽泛。他们立足于此。

可能会有人问，阿尔杜因的结局呢？他把诺曼人带到普利亚，把他们安置在梅尔菲，诺曼人的成功应该首先归功于他。诺曼人成功之后，阿尔杜因同阿韦尔萨的首领讨价还价，认为所有通过征服获得的土地都应该在他们之间分配，但是在原始史料中，只有阿马图斯——可信度不高——暗示诺曼人信守了诺言。没有其他编年史家提过后来的阿尔杜因。他可能在早期的战斗中阵亡，可能在马尼亚克斯的盛怒下身死，可能像阿尔吉鲁斯一样被希腊人收买了。最有可能的情况却是，诺曼人担心和他共事下去可能会产生尴尬，所以把他像一件曾经遮风挡雨，已经不再有用的旧斗篷一样给抛弃了。

❶ 梅尔菲的山丘上仍旧有诺曼堡垒的遗迹。但是这里于1281年得到大规模重建，又在1851年的地震中遭到重度毁坏。最早的建筑结构几乎无存。

6 新来者

吉斯卡尔被召来了，西塞罗在狡黠上不如他，诡计多端的奥德修斯亦然。

——普利亚的威廉，第2部

诺曼人的力量得以加强，他们得胜的消息不断传回法国，移民潮兴起了。在1046年的某段时间，也就是诺曼人获得梅尔菲的3年多之后，两位年轻人在数月内先后出现在南意大利。他们按照各自的方式获得了成功，并各自建立了一个王朝。其中一人注定要撼动基督教世界的根基，将历史上最强大的教皇控制在手心，还会让东西方皇帝的帝位因他的名字而颤抖。一位是阿斯科莱廷（Asclettin）的儿子里夏尔（Richard），他后来成为卡普阿亲王；另一位是奥特维尔家族的罗贝尔，他不久后会赢得“吉斯卡尔”^①的绰号，意为“狡猾者”。

两人在事业开始时都因为手下有移民而有一定优势。里夏尔是阿韦尔萨的雷努尔夫的侄子，他的父亲阿斯科莱廷是雷努尔夫的弟弟，曾在梅尔菲获得阿切伦扎（Acerenza）伯爵领作为奖励。里夏尔的兄长也叫阿斯科莱廷，是雷努尔夫最杰出的副官之一，雷努尔夫于1045年去世之前，在阿韦尔萨统治了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夏尔在诺曼底长大，当他带着令人印象深刻的40名骑士抵达意大利之时，他相信自己会有一个荣耀的未来。他的希望没有落空。阿马图斯没有对里夏尔后来授予他修道院的慷慨馈赠无动于衷，因此对他留下了迷人的描述：

此时里夏尔抵达了，他是阿斯科莱廷之子，外表不凡，具有贵族气质。他年纪小，面容青涩，容光焕发，因此人见人爱。他身后跟着许多骑士和扈从。他习惯骑小马，他坐在马上时，脚都要挨着地了。

而罗贝尔独自前来。他出生于1016年，是坦克雷德的第6个儿子，却是他第二任妻子的大儿子。由于无法承担装备的费用，他只能希望自己那位同父异母的哥哥能慷慨帮助他。不幸的是，他抵达的时候铁臂威廉已经去世了，威廉的弟弟德罗戈继任伯爵，因此罗贝尔的未来看起来很光明。事实上他很快就会知道，他自己的左膀右臂以及为他赢得绰号的灵活机智比任何家族联系都能更有效地帮到他。

关于这位非凡人物，当时的编年史家们给我们留下了大量记载：“一位长着金发和蓝眼睛的巨人，他可能是那个时代里最有天赋的军人和政治家。”最全面的记载来自安娜·科穆宁娜（Anna Comnena）。安娜的父亲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Alexius I Comnenus）后来登上君士坦丁堡的帝位，并在登基后抵抗罗贝尔率领的进攻部队。需要记住，安娜是在许多年后才写作的，此时吉斯卡尔已经处于其权力的顶峰，而且当时已不再年轻。她笔下的罗贝尔很有意思，结合了生于紫室的人对新发迹的人的蔑视、皇帝的女儿对父亲的大敌的仇恨、任何聪明的观察者对毋庸置疑的伟大人物的赞赏，还有简单的性吸引——安娜一生都对他保持着深切而坦然的感情：

这位罗贝尔血统上是诺曼人，出身不显赫，性情专横，头脑狡猾，行动果敢，精于攻击权贵的财富和地位，非常渴望能有所成就。他不允许实现愿望的路上有任何障碍。他身材高大，甚至比最高的人还要高。他肤色很深，头发呈亚麻色，双肩很宽，双眼炯炯有神。他身上需要长得宽的地方就很健壮，不需要长得宽的地方就优美潇洒。所以，我听很多人都说他的身体比例从头到脚都很不错。荷马形容阿喀琉斯喊话，说听者听到的声音宛如众声喧哗，但是据说罗贝尔的大喊声如同数千人在搏斗。他有了运气、体格和性格，自然不会服输，也不会臣服于世间的任何人。纵使他出身略逊，人们也说他的本性如此强大。^②

至于这两位年轻冒险家定居的国度，即使按照中世纪意大利的标准，也找不出比这里政治更混乱的地方。在普利亚，战火不温不火地在海岸地带燃烧。战斗的一方是梅尔菲的诺曼人，尽管他们现在在理论上是盖马尔的封臣，其战斗的公开目的却是提高自身权力；另一方是以巴里为基地的拜占庭人。战火此时已经烧到了希腊人的卡拉布里亚。变节的阿尔吉鲁斯在背叛后不久就被任命为卡塔潘，这充分说明这是他收受的贿赂的一部分。在三年时间里，他已证明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力量来支持希腊人的事业，如同他曾支持伦巴第人一样。拜占庭在意大利的势力现在面临严重的危险，各地的希腊人均遭到进攻，但是多亏了阿尔吉鲁斯，诺曼人的进展才会如此消耗巨大，如此缓慢。而西部的混乱更加严重。皇帝米哈伊尔决定惩罚叛乱的盖马尔，在自己倒台之前释放了卡普阿的潘都尔夫。1042年初，潘都尔夫这匹老狼带着怒火回到意大利，急着品尝盖马尔的血，要证明自己的尖牙依旧锋利。他设法和之前的追随者结盟，但是他和盖马尔都不拥有压倒性的力量。

1045年6月，阿韦尔萨的雷努尔夫去世了。他自己是意大利诺曼扩张的缔造者。他高瞻远瞩，知道诺曼人将取得多么巨大的成就；他又有政治嗅觉和敏锐的洞察力，这让他带领不断进取的同胞朝着目标迈进。虽然他会根据诺曼人的利益而毫不犹豫地换边站队，却对盖马尔保持了长达9年的忠诚，而且终其一生都没有背叛盖马尔。雷努尔夫去世后过了几个月，其继任者阿斯科莱廷也紧跟着早早地进入坟墓，之后萨莱诺亲王与阿韦尔萨的诺曼人因为继承问题而发生了一场简短且根本不重要的争执，双方关系决裂，诺曼人便转向潘都尔夫。但是在1046年，盖马尔任命德罗戈·德·奥特维尔为普利亚伯爵，并且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他。德罗戈在阿韦尔萨和萨莱诺之间调停，以往的和谐得以恢复。

虽然诺曼人是盖马尔的盟友，但他们不准备——总之也不能——将他们所有力量都放在推翻潘都尔夫的事业上，因为他们自己有更重要的事业。在数年的时间里，卡西诺山最大、利润最丰厚的城堡和庄园中有不少落入诺曼人之手，有一些由潘都尔夫非法授予，以作为军事支持的回报，其他的是修道院免租金租给他们的，以换得他们的保护。上述两种做法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诺曼人从来都不是理想的友邻。修道院的佃户把他们控制的地方当作强盗活动的中心，从这些地方出发，去抢掠周围的村庄，卡西诺山周围几里之内没有任何农场、葡萄园甚至人家可以幸免于难。土地遭难之后，便被荒弃了。问题一度变得很严重，修道院院长向无能为力的盖马尔申诉却未能成功，于是决定去德意志向皇帝本人当面陈述，但他乘坐的船却在奥斯蒂亚（Ostia）外海遭遇了海难。潘都尔夫回归之后，情况变得更恶劣。现在亟须肃清这些诺曼土匪，否则他们又会帮助老敌人对修道院进行新一轮的攻击和劫掠。

诺曼人此时第一次尝到了起义的滋味。修士、农夫，还有城镇的居民，所有这些人都和诺曼人打起了彻底的游击战。诺曼人彻底绝望了，无法再忍受小心翼翼的生活。阿马图斯记载，有位名叫鲁道夫（Rodolf）的年轻诺曼贵族有次带一帮随从去一所修道院，一

行人下马进入教堂祈祷，并按照习惯把武器留在门外。他们进门没多久，修道院的人就控制了这些武器和马匹，关紧了教堂的大门，把钟敲响，召人前来。所有听到钟声的村民以为修道院遭到了攻击，忙赶来救援，他们打开教堂的门，冲了进去，攻击这些吓坏了的诺曼人。诺曼人只有短剑护身，他们勇敢地战斗，却无济于事。他们不久就投降了，不过要求村民尊重上帝的居所，饶他们不死。但是，无人理会他们的恳求。修士抵达之时，鲁道夫已沦为囚犯，他的15名诺曼随从横尸在教堂里。虽然我们不知道阿韦尔萨的人攻击修道院来为同胞复仇的行为很难被盖马尔阻止，但是从这天起，卡西诺山周围的诺曼人似乎老实了一些。

一位书拉密女^③

有三位丈夫。

国王亨利，

上帝的代理人，

解除这桩婚姻

变为不确定的三份。

——隐修士维普莱赫特致亨利三世的信

同时，罗马教皇权力也沦落到从古至今的最低水平，仅在有的时候与此一样低。三个人绕着圣彼得教堂的教皇宝座兜圈子，宛如在玩一局临近结束的抢椅子游戏，没人能辨别教皇的三重冕该属于谁。本笃九世（Benedict IX）是本笃八世和若望十九世的侄子，或许在此时还不到12岁，却通过大量贿赂于1033年继承了叔伯的职位。但他是个纵情的浪荡子，由于他在女人方面非常成功，以致有传言说人们普遍怀疑他使用巫术。他在罗马完全被人看不起，因此在1044年，一度想在主祭坛上暗杀他的市民们逼他退位，将他从罗马城赶走，继任者是克莱森提（Crescentii）家族的西尔维斯特三世（Sylvester III）。不出两个月，本笃设法驱逐了西尔维斯特，回到圣彼得教堂，但他也没有待多久。他决定结婚，这种堕落对11世纪的罗马来说太过分了。所以他再次退位，这一次登上教皇之位的是受他支持的神父约翰·格拉提安（John Gratian），即位后称为格里高利六世（Gregory VI）。格里高利全力以赴，力图恢复教皇和教会的尊严。本来情况在一段时间里似乎有所好转，但是不久之后，本笃因为女方父亲的反对而无法结婚，他便再次成为教皇。而因为改革精神得以当选的格里高利却被买卖圣职罪败坏了名声，已经走投无路了。罗马的教士眼前有三位教皇，分别在圣彼得教堂、拉特兰宫和圣玛丽亚马焦雷教堂，这些教士只好绝望地向德意志国王、康拉德皇帝的儿子和继承人亨利三世（Henry III）求助。

康拉德于1039年去世时，亨利仅有22岁，但是他从襁褓时期便开始接受继承王位的训练，而且从11岁开始就是德意志国王了。他是个严肃、尽职尽责的年轻人，对作为基督徒统治者的责任有清晰的认识，他认为，在罗马发生的不体面争吵相当于侮辱基督教世界。因此他于1046年秋南下意大利，分别于苏特里（Sutri）和罗马召开宗教会议，将三位相互敌对的教皇统统废黜了。他任命自己信任的朋友和同胞、班堡主教苏伊格尔（Suidger）为新任教皇，即克雷芒二世（Clement II）。在圣诞节当天，克雷芒为亨利和他的第二任妻子^④吉耶讷的阿涅丝（Agnes of Guienne）加冕。新皇帝和新教皇随后继续他们的南下之旅。

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卡普阿的未来。1047年2月3日，亨利召开了由盖马尔、潘都尔夫、德罗戈·德·奥特维尔和雷努尔夫二世·特林坎诺克特（Rainulf II Trincanocete）参加的会议。最后这位是老雷努尔夫的侄子，他后来被选为阿韦尔萨伯爵。盖马尔日渐增强的势力在一段时间里引起了帝国的担忧，而且潘都尔夫还为亨利献上了一大笔金钱，所以亨利把卡普阿交给了得意洋洋的潘都尔夫。占领该地长达9年的萨莱诺亲王心中究竟会烧起多旺的怒火，可想而知。刚刚变为不稳定休战状态的局势，又烧起了战火。

卡普阿会议的另一项重要成果对改善盖马尔的情绪毫无作用。从帝国的角度来看，盖马尔个人和诺曼人的地位都非常不合规，他的“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公爵”的头衔是由诺曼人的拥护而得到的，这也是他向德罗戈等人授予各种头衔和采邑时拥有的唯一权威。事实上，除了这两方互相支持，并没有别人支持他们。现在亨利想改善此状况，意图建立合理的封建基础。他为德罗戈举行完整的帝国授衔仪式，授予他“意大利公爵和执政官、全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诺曼人的伯爵”（Dux et Magister Italiae Comesque Normannorum totius Apuliae et Calabriae）的头衔，同时正式确认了雷努尔夫的阿韦尔萨伯爵之衔。盖马尔可能保住了总的宗主权，不过这一点也不确定；但是他那僭称的公爵之衔已经被取下，不会再让他使用了。

皇帝又前往贝内文托，他在这里受到了恼人的打击：该城关闭了城门，拒绝放他入内。数年以来，自阿尔吉鲁斯代替阿特努尔夫亲王成为伦巴第叛军的首领开始，贝内文托与诺曼人及盖马尔就一直关系不佳。而且，他们稍早时候极其不敬地接待了从加尔加诺山朝圣归来的亨利的岳母，所以良心上感到有罪。亨利无暇围攻此城，因为他要返回德意志。亨利不想再管其他烦心事，便将整个公爵领交给德罗戈和雷努尔夫，并命令顺从的克雷芒发出一道全体的绝罚令。皇帝和教皇随后骑马北返，让诺曼人按照自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事情。

在这些年的普遍混乱中，罗贝尔和里夏尔这两位新来者找到了不少雇他们拿刀剑办事的机会。然而对罗贝尔而言，在同父异母哥哥宫廷中等来的第一句欢迎显然不怎么热情。德罗戈准备以其他年轻诺曼骑士同等的地位来接待他，却拒绝封他为男爵，也拒绝把自己的领地封给他。普利亚没有多少空闲的土地，供应远远少于需求，还有很多在意大利战争中出过力的诺曼指挥官等着拿到许诺给他们，他们也认为自己应得的采邑，不过由于拜占庭人的顽强抵抗，这些土地还在敌人手中。德罗戈的亲兄弟汉弗莱直到1045年才获得拉韦洛伯爵之位，就算是这样，他也是在前任伯爵去世之后才得到。为了年纪轻轻、欠缺经验、不知疲倦的罗贝尔而区别对待其他人，只会招致叛乱。罗贝尔怒火中烧，便离开这里，寻找自己的能力更能被人赏识的地方。他在不同的旗帜下战斗，参与这些无休止的、充斥了小贵族生活的小规模冲突，然后在1048年转而为卡普阿的潘都尔夫效力。潘都尔夫时年62岁，依旧在全力对付他的宿敌盖马尔，他一如既往地让生活在他活动范围内的人都过得很难受。

无疑，罗贝尔从潘都尔夫那里学到了很多，但是他们合作的时间不长。我们不知道阿马图斯的记载是否正确，按照他的记载，潘都尔夫没有按照诺言把自己的女儿和一座城堡给罗贝尔，之后他们的关系破裂了。是否正确只是个学术问题，无论如何，整个坎帕尼亚盼望已久的一天在1049年到来：2月19日，卡普阿的潘都尔夫去世了。一位法国历史学家^⑥写道：“即便我们允许〔在卡西诺山的编年史中〕有夸大之辞和传说……依旧符合事实的是，潘都尔夫是11世纪所有可憎的强盗中最可恨的一位。”他说得没错。在编年史中，“阿布鲁齐之狼”再次露出了他的脸。另一位时代稍晚、来自卡西诺山的作家奥斯蒂亚的

利奥（Leo of Ostia）告诉我们，潘都尔夫去世后不久，那不勒斯公爵手下一名叫作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的侍从（page）在森林里见到了他的影子。毕达哥拉斯有次和主人一起打猎，之后独自回家，在路上遇到两位“面容极为可敬的”修士，他们将他带到“一个池塘边，池里全是泥，样子糟透了”。他们在这里发现潘都尔夫“刚死不久，身上绑着铁链，尸体惨兮兮地往下陷，淤泥已经没到了脖颈。同时还有两个极为黑暗的灵魂，把葡萄藤做的绳索绑在他的脖子上，将他往池塘底部拖，又把他拽出来”。^⑥这番描述堪比但丁之笔，尽管奥斯蒂亚的利奥比但丁写作《神曲·地狱篇》（*Inferno*）要早200年。他笔下潘都尔夫所受的惩罚确实令人很不愉快，却是他罪有应得。

罗贝尔回到德罗戈那里，一如既往坚定地想为自己谋一个采邑。而德罗戈刚从卡拉布里亚的远征中回返，他在那里留下大量军队防卫山隘。为了让自己从这些事情中脱身，他任命自己的弟弟来管理其中靠近科森扎（Cosenza）的斯克利布拉（Scribla）的一支军队。卡拉布里亚是一块荒无人烟的土地，群山环绕，充满敌意，没有诱人之处。盖马尔和铁臂威廉于1044年开始开发这里，在斯奎拉切（Squillace）建立了一座重要的城堡，在此之前，这里在很大程度上被诺曼人和伦巴第人忽略了。理论上这里仍旧是希腊帝国的一部分，这里怀有政治意识的居民——主要是瓦西里安（Basilian）修士^⑦和他们的追随者——依旧在理论上效忠于拜占庭帝国，但是拜占庭的力量在整个意大利逐渐衰败。卡拉布里亚环境严酷，对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而言，它比坎帕尼亚或者普利亚更能提供长期优势。罗贝尔接受了任命。

斯克利布拉是个地狱般的地方，它位于科拉蒂（Crati）河谷深处，这里环境干热，空气稀薄，疟疾肆虐，提供不了多少继续生活的希望，更别说物质条件了。罗贝尔不久就离开这里，带领一伙全副武装的诺曼人，安营在地势高耸、有益健康、利于防御的圣马科—阿尔真塔诺（S. Marco Argentano），并拾起诺曼人由来已久的打家劫舍的活计。生活在这里也很艰难。撒拉逊人之前在这里劫掠了许多年，现在当地居民聚集一处，沿着海岸居住，其城镇防御坚固，因此罗贝尔无法进攻他们，别无选择，只好依赖土地过活。该地区散落着一些农场、修道院，还有几处拜占庭的行政据点，它们吃了不少土地的苦头，现在轮到诺曼人了。阿马图斯调动想象力，将他们的苦难与荒野里生活的以色列孩子的苦难相比较，并且告诉我们，罗贝尔下一次见到德罗戈时“承认自己很贫穷，他的外表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他确实很瘦”。^⑧

然而，这里正是适合他头脑的理想试验场，在居住在圣马科的时间里，罗贝尔获得了保持终生的绰号。许多故事讲述了他的欺诈之举，这些事对提高他的智慧很有帮助，却对提高他的信誉没什么用。或许这些故事中最有趣的一则出自普利亚的威廉，尽管它有可能是虚构的。按照记载，某所修道院（可能是马尔维托修道院 [Monastery of Malvito]，它靠近帕莱塔山 [Monte Pareta]）位于山顶上，其位置扼守要处，且居高临下，这显然让它无法被攻破，所以罗贝尔渴望得到这里。有一天，一支庄重的葬礼队伍出现在小道上，诺曼人抬着一个蒙着布的棺材，要求修道院院长在教堂里做安魂弥撒，以向他们去世的同伴致敬。院长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在这样的场合下，在场人员通常不带武器。诺曼人挤满了教堂，将棺木虔诚地安放在祭台前，仪式开始了。突然间，棺材上的罩布打开了，死者突然跳起来，露出放在棺材里的刀剑。送葬的人拿起刀剑，开始对受惊的修士展开屠杀。修道院是他们的了。不过普利亚的威廉细心地指出，诺曼人在这方面安排了守军之后，修士被允许继续在此居住。

不宜过于信任这则记载。在诺曼人的历史中，在别的场合也出现过各种各样的伪装计策。另有一个故事基于更可信的档案，它在要素上基本是真实的，同样展现了罗贝尔的手段。故事讲述了靠近圣马科的比西尼亚诺（Bisignano）的希腊长官彼得的厄运。一天，

彼得和罗贝尔约定会谈，罗贝尔快到会面地点的时候，让护卫止步，自己只身前往。见罗贝尔不带护卫，彼得也照做了。两人见面以后，彼得探出马鞍，向罗贝尔稍微靠近了一些，这是习惯上的致意姿势。突然，罗贝尔抓住他的脖子，将他拉下马来。还没等到希腊人赶来救援他们的首领，罗贝尔已经把彼得半抓半拽地带到了等着的诺曼人那里，挟他前往圣马科。最后，罗贝尔获得了巨额赎金。

安娜·科穆宁娜讲述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但是她把名字搞混了，并且认为吉斯卡尔挟持的人是他的岳父。她还按照自己的典型做法添油加醋了一番，说罗贝尔控制受害者之后就立刻拔光了他的牙，并对每颗牙索要大量金钱，还询问这些钱放在哪里。他一直拔着牙，直到所有牙都被拔掉为止，因为拔牙和取钱是同时进行的。^①

虽然安娜错误地在这件事里提到了罗贝尔的岳父，不过吉斯卡尔确实是在这一时期首次结婚的。他的新娘叫阿尔贝拉达（Alberada），她是一位有影响力的普利亚贵族布纳尔伯格的吉拉尔的妈妈，不过她当时还是孩子，因为我们知道她又活了70多年，之后又嫁过两任丈夫，还在1122年向萨莱诺附近本笃会的拉卡瓦修道院（Monastery of La Cava）做了一次重要的捐献。她去世时的年龄不确定，但是在至圣三一修道院（Abbey of the Santissima Trinità）那座保存完好的教堂（在韦诺萨城外）里，她的墓至今仍在。

罗贝尔被迫凭借勇气和智慧生活的时候，里夏尔正在迅速实现自己的最高抱负。他在阿韦尔萨最初受到的欢迎甚至比罗贝尔在梅尔菲受到的欢迎更加冷淡。雷努尔夫二世认为他前任的兄弟到这里来对自己的地位有威胁，便想尽快摆脱里夏尔。因此里夏尔向东行进，进入山区，在汉弗莱·德·奥特维尔那里效力了一段时间，然后加入另外一位行动无拘无束的贵族真扎诺的萨鲁莱（Sarule of Genzano）手下。因为有萨鲁莱的帮助，还有掠夺成性、毫无道德的手段，他不久就变得很强大，足以对抗雷努尔夫，后者被迫把前者兄长阿斯科莱廷的土地授予里夏尔以便收买他。接下来，里夏尔加入德罗戈一方，但是他在那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因为德罗戈把他投入了监狱。里夏尔的生涯因此仰仗于德罗戈的仁慈。雷努尔夫在1048年去世后，里夏尔才被释放，雷努尔夫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埃尔曼（Herman）需要一个人代为摄政。第一位摄政者是一个平凡普通的贵族，尴尬地被称为贝勒布赫（Bellebouché），后来事实证明他确实不够好。第二次摄政的人选是里夏尔，当时他还困窘地待在德罗戈的监狱中，不久因为盖马尔的干涉而被获释。按照阿马图斯的记载，盖马尔随后给他穿上丝绸衣服，将他带到阿韦尔萨，欢愉的人群在此处迎接他，他被宣布为伯爵。刚开始，里夏尔似乎以埃尔曼的名义统治，但是在一两年之内，这个名义已经不再出现了。按照似乎心照不宣的共识，编年史家将发生在这个小男孩身上的事情遮上了一层面纱，至于真正发生了什么，我们只能自己猜了。

① 这个绰号最初是罗贝尔的妻侄布纳尔伯格的吉拉尔（Girard of Buonalbergo）给他的。该词本身拉丁语形式常是Viscardus，古法语形式是Viscart，来自同一个词根的词语还有德语的Wissen和英语的Wise、Wisdom。吉本认为该绰号与Wiseacre关系更近。

② *The Alexiad*, I, 10 (tr. Dawes).

③ “书拉密女”（Sunamitis）是个有趣的词，它来自《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即《雅歌》）的一篇通俗译本，并在书中代替了常用的Sulamitis。1611年的英语《圣经》写道：“回来，回来，书拉密女！你回来，你回来，使我们得观看你。”（《圣经·雅歌》6:13）。众歌之歌公然显露情色，以致我们现在很难相信这寓言的阐释。按照解释，它描述了耶和華和以色列

列的关系，由此推断，情人和书拉密妇女所表现的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它从早期的教父时代到16世纪都被人普遍接受，后来在16世纪遭到再浸礼派（Anabaptist）的严厉驳斥。在维普莱赫特的时代，这条解释毫无问题。

- ④ 他上一位妻子是丹麦国王克努特（Canute）的女儿贡希尔达（Gunhilda）。
- ⑤ O. Delarc, *Les Normands en Italie*, p. 185 n.
- ⑥ Leo of Ostia, II, 61.
- ⑦ 即遵从东正教礼仪的修士。他们的名称来自圣瓦西里（St Basil），圣瓦西里生活于4世纪，是东正教修道院制度的主要创立者。西方类似的修道院院规数量急剧增加了，而东方教会却对其知之甚少。
- ⑧ Amatus, III, 9.
- ⑨ *The Alexiad*, I, xi.

7 奇维塔泰

不，倘若能再一次将普利亚
这块不祥土地上的所有人集合起来
他们会为自己流出的暗血而哀悼……
他们的身体被击得支离破碎，
被吉斯卡尔那强大的剑……

——但丁《神曲·地狱篇》，第28章

教皇克雷芒二世在位的时间不到一年。他的遗体从意大利送到他之前任职的教区班堡，他也是唯一埋葬在德意志的教皇。据传，他是被本笃九世下毒害死的。在接下来的8个月里，这位可憎的本笃九世在圣彼得教堂重新占据教皇之位。1048年7月，皇帝亨利任命的下一任教皇达马苏斯二世（Damasus II）抵达罗马。达马苏斯仅在位23天，就在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逝世了。关于他的死，无论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因为即位后过于激动，还是又是因为本笃下的毒，都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对这一时期的大部分高级教士来说，他的死让教皇之位看起来没有往日那般吸引人了。还不到两年，教皇之位便出现了第三次空缺，亨利发现任命教皇的任务越来越困难。最后在1048年12月的沃尔姆斯公会议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主教们一致拥戴皇帝的堂兄图尔主教布鲁诺（Bruno）为教皇，布鲁诺久经考验，具有毋庸置疑的圣人品质。

布鲁诺勉为其难地接受了邀请，这不是惺惺作态，而且很正常。他同意了，但有一个前提：他抵达罗马之后，要获得罗马教士和人民的一致认可，任命方可生效。因此，他于1049年1月出发前往永恒之城，其穿戴有如进行一般的朝圣之旅。他甫一到达就受到热烈欢迎，并经过仪式成为教皇，即利奥九世（Leo IX）。他在位6年，后于51岁去世。利奥身材高大，长着一头红发，是一位拥有军人气质的阿尔萨斯人（Alsatian），事实上他是康拉德二世进入意大利的惩罚性远征中一支军队的统帅。后来事实证明他是中世纪最伟大的教皇之一。和我们现代的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一样，他没有活着看到所开创的事业达到顶峰。虽然比利奥九世更伟大的人物会将该事业推进到他无法想象的高度，但是正是他第一次挽救长久以来让罗马教会瘫痪和恶化的分裂局面，确立了教皇制度改革和复兴的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圣格里高利七世（St Gregory VII）和他的继任者们才得以继续将它建设得更为宏伟。

南意大利的事务引起利奥注意的时候，他还从没想过当教皇的事。在基督教世界中，教会的状况已经相当糟糕了。圣职买卖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甚至教会最高职务的任命都要经过交易，举行拍卖，就像买卖无生命的商品一般。对婚姻的约束很盛行，人们不时地推崇它，以阻止教士娶妻，它却很少能阻止教士建立大家庭。教会的什一税收不上来，许多宗教团体认为如果自己能设法保住已经拥有的财富和地产，那就算幸运了。从南方传来的每一条消息都压在利奥心上。在官方报告之外，还有无数来自修士、旅行者甚至

普通朝圣者的抱怨信件作为佐证，对他们来说，现在去加尔加诺山不啻公开地让诺曼强盗攻击、盗窃和绑架自己。修士维尔贝特（Wilbert）是最早为利奥立传的作者，他说诺曼人“作为解放者而被欢迎，不久后却成了压迫者”。对很多人而言，诺曼人比撒拉逊人还要差，至少撒拉逊人的行为是孤立的事件，而诺曼人则持续对更弱小的人施加压力，他们斩断葡萄藤，烧毁了所有收成。同时，当地民众的报复行动也助长了不安的局势。费康修道院（Abbey of Fécamp）的院长约翰在最近的一次朝圣之旅中侥幸逃脱，在此时写信给利奥：“意大利人对诺曼人的憎恨在此刻已变得相当强烈，如果某人是诺曼人，即便他是朝圣者，也几乎不可能前往意大利的各个城市而不遭到袭击、绑架、剥夺所有财产、鞭打乃至被铁链捆绑——如果他尚未在恶臭的监牢中变成鬼魂的话，将承受以上所有刑罚。”

事态很严重，在南意大利采取强力手段已是合情合理，但是还有其他政治考量让利奥的介入变得更有必要。诺曼人平稳地扩大其统治区域，日益接近教皇国的边界。而且，亨利在两年前不仅向他们授予头衔，让他们成为帝国的封臣，还被怒火烧昏了清醒的头脑，将不顺从的贝内文托让他们，极大地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亨利下决定的时候，明显忘了——教皇克雷芒太不负责，没有提醒他——在两个半世纪里，贝内文托无论如何都还是教皇的领地，虽然圣座从未对贝内文托实施过世俗的权威，但是利奥不允许它落入诺曼人之手。

贝内文托人也完全同意这一点。由于贝内文托的亲王势力衰微，他们的力量和影响力自11世纪初便持续衰落，他们知道无法抵御诺曼人的全面进攻，更何况敌人已经控制了博维诺（Bovino）和特罗亚这样的关键山隘。但他们能向谁求救呢？肯定不是亨利，也不是盖马尔，后者彻底依赖与诺曼人的盟友关系。此时拜占庭在意大利的势力已不再强大，他们只能采取守势，维持自身的存在。贝内文托人唯一的希望是罗马，他们派出专使前去祝贺利奥就任，并请求他解除克雷芒发出的绝罚令，他们的做法显示该城可能希望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教皇无条件地保护它。

然而，在最后下决断之前，利奥决定先审视一下此刻的局势。我们发现，他在1049年和1050年分别花了几个月时间在整个半岛旅行，访问了所有主要的城市和宗教机构。他第一次出访的表面目标是去加尔加诺山朝圣，他的第二次旅行则明显是为了“教会事务”，但是有关该时期最重要的权威^①暗示，“政治与利奥九世的当选密切相关”（la politique ne fut pas étrangère a ce déplacement de Léon IX），此言不虚，教皇的真实目的是公开的秘密。他发现情况比他所预想的更糟。他随后给皇帝君士坦丁写信，书信的基础可能基于自己的所见所闻，他抱怨诺曼人如何“以比异教徒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不虔诚，起而对抗上帝的教会，导致基督徒因隐藏的折磨而死，让妇女、儿童和老者无法区分何为神圣，何为世俗，他们毁坏教堂，并纵火焚烧，将其夷为平地”。^②如果要拯救南意大利的教会，保存彼得的遗产，就必须马上用强硬措施对付诺曼人。

1050—1051年的冬天，利奥前往德意志，与西方帝国的皇帝讨论相关事宜。在3月返回罗马的路上，另一个来自贝内文托的使团在等他，他们带来了新消息：该城的贵族将他们以前的统治者赶走了，并决定降服于教皇。这是教皇非常期待而且无法拒绝的提议。因为有一场主教会议要在罗马召开，因此他无法立刻抽身离开。他在7月初到达贝内文托，然后整个公爵领完全降服于他。眼下的问题是如何保护它，利奥为此邀请德罗戈和盖马尔来参加宗教会议。两人立刻赶到，对教皇想要的所有保证满口答应，这未免太过轻率。德罗戈远没有获得普利亚伯爵的全部权威，信使抵达萨莱诺时，他很难让贝内文托回到梅尔菲的控制之下，因为教皇继续与盖马尔接触，讲述诺曼人对贝内文托领土的进一步暴行。利奥又气又恼，盖马尔则解释说，德罗戈无疑已经竭尽全力了，但是他还没有将他野蛮的同胞置于管理之下。如此解释之后，利奥的愤怒才稍稍有所缓解。还在发怒的利奥立刻

口述一封信给德罗戈，要求他立刻干预，迅速恢复秩序，并采取恰当的补救措施。

这封信没有送达目的地，因为信使在全速赶往萨莱诺的路上得到消息：德罗戈·德·奥特维尔被暗杀了。

由于诺曼人日渐不受欢迎，反对他们的人分为三个派系：亲拜占庭派，他们受到阿尔吉鲁斯的鼓励和支持，为了恢复希腊人在半岛上的统治而努力；教皇派，他们希望整个地区以最近的贝内文托为榜样；独立派，他们认为南意大利毫无疑问应该独立，由拥有500年经验的意大利—伦巴第（Italo-Lombard）旧贵族来统治。虽然利奥肯定最怀疑亲拜占庭派，但是我们不确定这三个派系中的哪一个应该为德罗戈之死负责。我们只能确定，1051年8月10日，即圣劳伦斯日，普利亚伯爵前往他在易拉罗山（Monte Ilaro，今蒙特拉）城堡里的礼拜堂，去参加一次庆典活动的弥撒。他进入教堂时，被一个名叫利苏斯（Risus）的人暗算了，后者在门后等着，然后迅速杀死了德罗戈。利苏斯应该不是单独行动的，因为我们还知道德罗戈的随从中有几位和他同时被杀，而且在普利亚有很多诺曼人首领也在同一天被杀。这样一来，我们只能得出如下结论：他遭暗杀是一个巨大阴谋的一部分，这个阴谋的目的是同时消灭这片土地上所有压迫者。

如果这个阴谋确实存在，那么它肯定失败了。诺曼人对当地的控制没有受到极大削弱，阴谋只能激起他们的怒火。此外，他们失去了领袖，而且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意愿来选出新的领袖，所以他们可以不受控制地去复仇。德罗戈性格温和，虔诚而诚实，阿马图斯称他为“智者骑士”（sage chevalier），虽然他可能缺少完全贯彻其权威所必需的强硬，却很清楚纪律的重要性。尽管有最近在贝内文托发生的事件，从利奥的观点来看，他的去世还是恶化了此时的局势。至少德罗戈愿意理性地、谦恭地讨论问题，虽然不总是能起作用，却起码显露了他的顺从之意。现在可以代表所有诺曼人发言的人已经不存在了，其领土也迅速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想要恢复秩序和宁静，就必须动用武力。教皇于耶稣升天节召集民众为德罗戈的灵魂祈祷，同时开始召集军队。

召集军队的难度超乎他的想象。虽然亨利三世应该为现在的情况负部分责任，却可能还在为教皇获得贝内文托的事情而烦恼，他也卷入了对匈牙利的战争等内部问题。他拒绝提供任何军事支持。法国国王也没有提供军队，诺曼人在诺曼底给他造成的麻烦已经够多了。然而，利奥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君士坦丁堡——派来了援军。阿尔吉鲁斯新近被列为贵族，原因是他过去带着意大利、卡拉布里亚、西西里和——令人惊讶的——帕弗拉哥尼亚公爵的空头衔为拜占庭效力，依旧是皇帝在意大利政策上的主要专家和顾问。他最近从君士坦丁堡回到意大利，他之前在首都努力地向君士坦丁——面对希腊牧首那愤怒的反对——说明与拉丁人和解的必要性。他坚持认为，诺曼人现在对拜占庭利益的威胁要大于西方皇帝、伦巴第人或者教皇曾经造成的威胁，眼下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打破他们在半岛的势力。阿尔吉鲁斯自己是伦巴第人，这或许给他的话带来了额外的说服力。他的忠告很快流行开来，1051年结束之前，他与利奥就联合军事行动达成了全面协议。

意大利南部和中部的的大部分小贵族都欣然回应教皇的号召，他们有很多被诺曼人攻击过，并且开始为他们是否能幸存下来而担心，其他人则简单地坐看大潮来袭，虽然时间还不够，却还是为是否能阻止他们而担忧。然而，当利奥向盖马尔求助时（他故意将其留到最后），遭到了直截了当的拒绝。利奥毫不讶异，因为德罗戈迎娶了盖马尔的妹妹，诺曼人和萨莱诺的联盟事实上已经不间断地保持了15年之久，双方都从中受益甚多。如果盖马尔现在抛弃盟友，顺带抛弃盟友的封臣，可能没等到教皇或者谁来救援就被推翻了。不仅如此，如果事情按照教皇的计划进行，诺曼人被赶出意大利，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保护萨

莱诺亲王免受来自得胜的教皇盟友——拜占庭的进攻了。而且，盖马尔过去的所作所为很难让他得到希腊人的喜爱。因此他给教皇送去一份礼貌而坚定的回信，他指出，他不仅不能加入任何对抗诺曼人的联盟，更不能袖手旁观地任由诺曼人遭受攻击。

回信的第二条意见对教皇来说是个打击。虽然他并不期望盖马尔能支持他，但是他可能更希望盖马尔保持中立。同时萨莱诺亲王已经把他的立场消息尽可能广泛地公布。南意大利所有统治者中最有权势的一位竟持有如此立场，此消息让正开始集结的意大利人和伦巴第人士气非常消沉。而且萨莱诺的密探还散布可怕的故事，说诺曼人的军事实力非常强大，他们势必会取胜，然后会对所有胆敢反抗的人采取极端的报复行动。教皇一方的沮丧情绪因此变得更严重了。

但是坊间流传着比这些消息更黑暗的征兆。阿马图斯详细地告诉我们此时出现在萨莱诺和耶路撒冷的许多异象：有一个独眼的婴孩生了下来，那只独眼在他的前额，他还长着牛的蹄子和尾巴；另一个孩子出生时有两个头；一条河——我们不知道是哪一条——成了红色的血河；有一座圣本笃教堂里的一盏油灯中被人发现装满了奶。阿马图斯向我们保证，这些都预示着盖马尔将会死亡。

的确，萨莱诺亲王那充满暴力的一生行将结束。一个亲拜占庭的派别在阿马尔菲控制了政权，并且立即开始对抗萨莱诺的统治，拒绝支付以往的贡赋。叛乱者设法得到了盖马尔的部分家族成员的支持。1052年6月2日，萨莱诺的盖马尔五世在首府港口中被他的4个姻亲击杀了，这4人是泰阿诺伯爵的儿子，其中的大儿子宣布自己是继承人。拜占庭的两位主要敌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相继被谋杀，虽然希腊人不像对德罗戈的死那样应对这件事负直接责任，但是很难说他们与此事完全无关。

盖马尔家族中没有叛变的那些人中，只有一个逃脱了叛乱者的抓捕和囚禁，那就是亲王的弟弟索伦托公爵居伊，居伊立刻策马去找诺曼朋友们求助。事态对萨莱诺来说很危急，对诺曼人来说也一样。盖马尔曾经是他们唯一的盟友，如果萨莱诺落入拜占庭的影响范围，他们就会被包围，加上利奥此时的情绪，或许结局已经命中注定。万幸，居伊发现梅尔菲和贝内文托之间的诺曼人已经行动起来，不仅如此，他还发现在接近一年的混乱的权力空缺时间里，诺曼人终于选出了一位首领——他自己的妹夫汉弗莱·德·奥特维尔。按照诺曼人的典型做派，他们答应帮助居伊，但是之前必须收到一大笔回报。心绪不宁的公爵准备答应所有条件，因此在盖马尔被杀仅仅4天之后，诺曼人便兵临萨莱诺城下。

面对大批诺曼军队，泰阿诺的四兄弟无计可施，他们挟盖马尔的小儿子吉苏尔夫（Gisulf）和他们一起退守城堡，但他们的家人落入了诺曼人之手。居伊得以与他们谈判，换回了侄子，把他当作盖马尔的合法继承人，立即在他面前表示效忠。诺曼人本以为居伊会取得萨莱诺的宝座，此时被他的无私感动了，因此他们也向吉苏尔夫表示效忠，后者确认了他们在其控制的领土范围内的权力。至于叛军，他们在一两天内就被迫屈服了。吉苏尔夫和居伊再次展示了在他们那个时代和位置很罕见的德行，保证饶他们一命，但是俘虏离开城堡时，诺曼人却说自己没有做出任何承诺，因此将俘虏屠杀了。他们不仅杀死了4位头目，还进行了残酷的报复，又杀死了另外36人，每一人都代表盖马尔身上所受的一处伤痕。

萨莱诺的盖马尔五世是南意大利最后一位伟大的伦巴第人亲王。在他势力的巅峰，他的统治范围扩展到整个卡普阿、索伦托、阿马尔菲和加埃塔，他自己还是阿韦尔萨和普利亚的诺曼人的领主。他的影响力遍及半岛，事实证明，仅凭借他名字上所附着的声望，就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破坏罗马教皇的战备。他即位时年仅16岁，一方面要对抗此后一生的对手，也就是不诚信的卡普阿亲王潘都尔夫，另一方面要面对诺曼人。事实证明，他能

处理好两者，在其过程中既没有违背誓言，也没有辜负过信任。直到去世的那一天，他的荣耀和坚定信仰都没有受到过质疑。他享年41岁。在他儿子吉苏尔夫的统治下，萨莱诺亲王国又延续了一代，但是它再也没有恢复昔日的荣光，1075年，它彻底失去了独立，而诺曼人见证了一切。

对在贝内文托观察事态的利奥九世而言，情况的发展并不乐观。盖马尔遭到谋杀一事虽然必定让他感到震惊和反感，却暂时加强了他的地位。但是在接下来的事件中，诺曼人和萨莱诺人准确地证明他们可以迅速、摧枯拉朽地一致行动。忧心忡忡的教皇一方将一切看在眼里，有些胆小的兵逃走了，而对留下来的人来说，如果非要他们上阵杀敌，则必须有强力的增援才行。利奥回到德意志，再次向亨利三世求救。他这一次并非完全徒劳无功，他和皇帝一起在沃尔姆斯庆祝1052年的圣诞节之时，设法取得了皇帝对教皇所授予的贝内文托以及其他一些南意大利领土的头衔的认可。但是由于利奥的老敌人艾希施泰特的格布哈特（Gebhard of Eichstatt）主教的阴谋，亨利最后将勉为其难地交给利奥使用的军队在他们抵达意大利边境之前召回了。教皇无计可施，只好自己找兵员。幸运的是，和他同行的有大法官、图书馆长弗雷德里克（Frederick），弗雷德里克是洛林公爵的兄弟，这位好战的修士——后来成为教皇斯蒂芬九世（Stephen IX）——能够获得一支由700多名训练有素的士瓦本步兵为核心的军队。围绕这个坚固的核心，很快集结了由一群穿着各色衣服、漫无纪律的雇佣兵和冒险者组成的大军，其中很多人都怀着离开德意志的意图。一位法国历史学家^⑥写道，这是“一群不幸的冒险者”。

1053年春，军队在意大利一路南行，其人数继续如滚雪球般增长。吉本描述道：

在他从曼托瓦（Mantua）到贝内文托的漫长旅程中，一群杂乱的意大利人被征募于神圣的旗帜之下：教士和劫匪同睡在一个营帐中，长矛和十字架混在阵前，军事圣徒重复年轻时上过的课程——行军、扎营和战斗。^④

虽然可能这些新的追随者中德行完好的人不多，但是吉本的描述还是很夸张，教皇的军队不可能比中世纪大部分军队更寒酸。6月初，他们抵达贝内文托，几乎所有南意大利不是诺曼人的贵族都再次聚集到利奥的旗帜之下，军队的总人数多于可以参战的所有诺曼人。教皇一方还有加埃塔公爵、阿奎诺（Aquino）伯爵、泰阿诺伯爵，以及阿马尔菲大主教彼得。教皇麾下的士兵来自罗马、萨宾（Sabine）山区、坎帕尼亚、普利亚、马尔西（Marsi）、安科纳（Ancona）以及斯波莱托，他们因聚集一处而萌生出新的勇气。当然，勇气首先来自那位面容冷峻、身着白袍的领袖，他个人控制一支军队，用自己坚定的信心将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行军的过程中，教皇与阿尔吉鲁斯建立了联系，双方约定，在普利亚地区北部靠近西彭托的地方会师。然而，由于贝内文托的东边主要道路被特罗亚和博维诺的诺曼城堡所控制，教皇率军沿着更迂回的北方道路前进，先穿过比费尔诺（Biferno）河谷，然后背对着加尔加诺山向东进发。诺曼人小心地观察着他们。诺曼人知道，现在情况比36年前他们第一次抵达意大利之后的任何时刻都要严峻，即将到来的战争将决定他们在半岛的未来，如果战败了，便不会有第二次机会。胜算看起来没有1052年那时那么大。他们在人数上比不过敌人，而且没有盟友，即便是把城市甚至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诺曼人的萨莱诺人，也在有需要的时候令他们失望了。与其为敌的不仅有教皇和拜占庭的两支军队，还包括所有普利亚的当地人，当地人对诺曼人流露出明显的厌恶，决定尽一切努力来打败诺曼人。诺曼人一方只有可怕的军事声誉、勇气、团结、纪律，还有锋利的刀剑。

阿韦尔萨的里夏尔率领手下所有战士加入了汉弗莱的队伍，而罗贝尔·吉斯卡尔率领自己的大军从卡拉布里亚深处赶到了。现在必须集结的联军都已经到了，只有某些要地的守军没有来。事实上，这就是南意大利所有成年的诺曼男人了。诺曼军队穿过山区，抵达普利亚平原。显然，联军第一项任务便是阻止利奥与拜占庭人会师。抵达特罗亚后，诺曼联军折向北行。1053年6月17日，联军在奇维塔泰（Civitavecchia）附近的福尔托雷河畔与教皇军队相遇。

奇维塔泰之战的故事，是南意大利诺曼人整个历史中记录最完整的篇章。所有诺曼一方的主要编年史家都有详细的记载，而且他们的记载互相一致。更惊人的是，这些版本的记载能与德意志人以及教皇方面的史料相互确认，也与利奥九世自己写给皇帝君士坦丁的一封信^⑤相印证。一些个人的或政治的偏见自然存在，但是总体来说，各版本相差不多，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们拼起来，为事件过程描绘出相对准确的图景。

双方均不急于速战。教皇在等候拜占庭人，而诺曼人则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行事时肆无忌惮，在对抗基督代牧（Vicar of Christ，即教皇）之前真正地感到不安，所以他们希望达成和平协议。诺曼人安营扎寨之后，立即派出使者去利奥那里，谦卑地在他面前提出他们的想法，并向他表示效忠。普利亚的威廉补充说，他们承认以往的错误，保证忠诚和服从。但是，这没有起作用。

高大、长发的条顿人嘲笑这些个头略矮的诺曼人……他们围着教皇，傲慢地向他说：“快命令诺曼人离开意大利，原地放下武器，从哪来回哪去。如果他们不干，就拒绝接受他们的和平协议。”诺曼人离开了，为他们没能实现和平而悲伤，带回了德意志人的傲慢回应。^⑥

次日清晨，在福尔托雷河和它的支流汇集处延伸开来的斯泰纳（Starna）平原上，战斗开始了。教皇利奥坚持说——他的话无可置疑——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诺曼人就发动了第一轮猛攻。不过必须谨记，教皇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他时刻盼着阿尔吉鲁斯能赶到。诺曼人也同样意识到希腊军队正在逼近，便急于开战——如果必须开战的话——速战速决。他们如此着急还有另一个迫切的原因：他们正在挨饿。当地农民拒绝为他们提供任何食物，还把田地里的庄稼收割光了，甚至很多还没成熟的庄稼都没留下。诺曼士兵的食物经常只有一小把烤干的谷物，而没有其他东西来维生。解决该问题的唯一方式是突然发动袭击。

诺曼军队的右翼最先发动进攻，其指挥官是阿韦尔萨的里夏尔，面对的敌人是教皇军队中的意大利人和伦巴第人——普利亚的威廉注意到，这个由不同民族集合而成的群体缺乏军令，士兵不知道如何在战斗中列阵。里夏尔像泥鳅一般在教皇军队中穿进穿出，敌人在第一波冲击中就乱作一团，在遭到后续进攻之前就溃逃了，阿韦尔萨伯爵带人紧追不舍。与此同时，在中军指挥的汉弗莱·德·奥特维尔却发现利奥的士瓦本军队是非常独特的对手。诺曼人接连不断地冲锋，却没有完全冲乱对手的队列，士瓦本战士挥舞着双手剑，其勇气和决心是诺曼人到意大利之后从未见过的。

诺曼军队的左翼由罗贝尔·吉斯卡尔指挥，他还指挥着自己从卡拉布里亚带来的军队。他们得到的命令是待命，随后在任何最需要他们的时刻加入战斗。以下是普利亚的威廉的描述，他在尽可能贴近原文地翻译的同时，想用他那活泼的拉丁文六韵步诗体重现什么

东西：

一位从不弯腰投降、孤注一掷的敌手威胁着汉弗莱，
罗贝尔，得知他的兄弟陷入激烈的争斗，
便召集盟友吉拉尔的军队，后者是鲜艳夺目的布纳尔伯格的领主，
他带着只服从他的人，那忠诚又残酷无情的卡拉布里亚人，
以极好的勇气和力量，冲入战场之中。
一些人被他用长矛消灭；其他人的脑袋
则被他用长剑割下——纵使他双手严重受伤。
他左手执矛，右手持剑，同时挥动双手战斗，
躲开了攻来的每一击，这让所有攻击他的人感到惊疑，
他三次下马，又三次跳回到马鞍上；
他内心止不住的火焰激励着他，引导他走向胜利。
如同一头饿狮，袭击下等的生物，
发现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怒火便蹿得更高，
燃得更猛更烈，他决心不再手软，
驱散其他人，宛如撕裂并吞噬前进路上的每只野兽，
伟大的罗贝尔，就这样让阻挠他的一大群士瓦本人走向死亡。
他采用了各种方式；有些人的脚被从脚踝砍断，
其他人被砍掉手，或者从肩部开始被削掉头颅，
一个人的尸体被撕开，从胸膛撕到肚子下边；
一个人肋骨被刺穿，虽然已没了头，
高个子被削短了，形同矮个子。
因此所有人看到胜利者的荣耀之手
未归于身材高大的巨人，而归于身材适中的人。

然而，最终决定战斗结果的并不全是罗贝尔和汉弗莱的勇气，因为阿韦尔萨的里夏尔停止追击逃跑的意大利人和伦巴第人，返回战场，带领属下再次加入战斗，他们补充了诺曼阵营，打碎了教皇阵营最后的希望。然而，德意志军团此时还拒绝投降，这些同样高大、长发披肩的条顿人曾经嘲笑诺曼人太矮壮，曾经劝说教皇拒绝诺曼人的和平建议，如今战斗至最后一人。

教皇利奥高高地站在奇维塔泰的城墙上观战，见自己的军队有一半进行了丢人现眼的战斗，另一半则被无情地屠杀了。他的拜占庭盟友令他失望了。如果拜占庭援军能及时赶到，战斗将以不同的结果结束，但拜占庭人如今绝不敢独自与诺曼人较量。现在，教皇不

得不面对又一次的羞辱：奇维塔泰居民急于讨好诺曼人，拒绝了教皇的避难请求，而将他交给了他的敌人。诺曼人虽然胜利了，却没有大获全胜，在过去的数小时里，他们忙于和士瓦本人对战，而没能想起这位最大的对手。教皇骄傲又忧郁地站在诺曼人跟前，诺曼人注视着他，宛如被他战胜了一般，他们屈膝而跪，请求他原谅。在接下来的两天，诺曼人将阵亡者埋葬在他们倒下的地方，举办了庄严的葬礼，之后便护卫着教皇回到贝内文托。

利奥处在尴尬的位置上。严格来说他不是囚徒，与他预想的相反，诺曼人以极度的体贴和谦恭对待他和他的随从。如阿马图斯所言：

教皇担心，教士战栗。但得胜的诺曼人让他们安心，还保证教皇的安全，随后将他与随从一同送到贝内文托，不断给他提供面包、葡萄酒以及他所需要的一切物品。^⑦

另一方面，虽然他能够处理每日的教皇事务，但是他毕竟不自由。而且不久之后，诺曼人出于自身的考虑，无意放其离开贝内文托，直到双方达成一项暂时妥协。

谈判又拖延了9个月，而且进行得不太顺利，在这一次的大部分时间里，利奥依旧很难对付。他在1054年1月从贝内文托寄给皇帝君士坦丁的书信（我们会在下一章讨论与之相关的更多问题）中明确表示，只要他还在意，争斗就会持续下去。他写道，“我们将继续忠于将基督教世界变为现实的使命，只有在危险过去之后，才会放下武器”，他期望有一天东西帝国的皇帝能携手，“这个敌对的民族将会被人从基督的教会中赶出去，基督教将会复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健康也日渐恶化。他满以为亨利会率军前来，却没有见到相关的迹象，他发现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商谈。我们不知道双方最后达成了什么样的协议，也没有保存下来的教皇法令说明进行过正式的授职仪式，但是我们可以确信，利奥最终在事实上承认了诺曼人直到此时的所有征服成果，很有可能位于贝内文托公国领土之内的一些土地也在此列，不过贝内文托城除外，该城依旧属于教皇。协议达成之后，阻止教皇回到罗马的理由就不存在了，因此他在1054年3月12日离开，汉弗莱一如既往地恭敬，一直送他到卡普阿。

对不悦的利奥而言，5年的教皇生活基本上都在持续不断的旅途中度过，在往返于德意志和意大利的路上度过，而这一次是最后的旅程了。已经习惯了每日花上几个小时在马背上处理事务的他，现在终于进入罗马。教皇精疲力竭，他的皇帝与堂弟背弃了他，让他的理想破灭了。他在奇维塔泰遭遇惨败，还被彼得·达米安（Peter Damian）等人的严厉谴责深深地伤害了，这些人将此次失败归结于上帝对军事化的教皇而燃起的怒火。在贝内文托那漫长的几个月里，精神痛苦折磨着他，一种消耗性的疾病让他时常感到疼痛。^⑧他抵达拉特兰宫的时候，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他做出指示，要求在圣彼得教堂迅速修建一座坟墓，他的试衣裁缝的坟墓也要建在旁边。1054年4月19日，在这个他自己预测的时间，他在罗马教士和居民的包围中去世了。他走得宁静而安详，尽管身上笼罩着失败的阴影。没有哪位教皇在改革意大利教会的事情上做得比他更努力，有几位尝试过，最后却比利奥更失败。在最后的的时间里，据说他见到了一些天堂般的异象，他几乎无法得知他开始的工作会在他身后进行得多么出色，也不会知道他播下的种子会多么快地成熟结果。他最不可能想到的是，在他去世后的短短30年内，他曾经对抗过却未成功的同一批诺曼人竟会成为复兴的教皇的唯一朋友和支持者。

同时，对诺曼人来说，他们在意大利的伟大冒险即将翻开新的一章。奇维塔泰之战对

他们而言，如同13年后的黑斯廷斯之战对他们的弟兄们一样，有决定性意义。再也不会有人怀疑他们在南意大利的基本权利，也不会有人去认真考虑将他们从半岛统统赶走的事。他们证明，自己不只是意大利这个炖锅中的又一份食材，也不只是卡普阿人、那不勒斯人或者一些冷淡的拜占庭外乡人的陪练。这一次在没有友军或盟友的情况下，他们与基督代牧相较量，与教皇能投入战场的最优秀战士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相抗，然后取得了胜利。他们的战果之前得到了皇帝的正式确认，现在又得到了教皇的认可，他们不可战胜的声誉达到了最高点。外部世界对他们的看法现在将稍稍与一个新的方面相连。

所有这些，以及此外的、未曾梦想过的东西，都是在福尔托雷河畔数个梦魇般的小时里赢得的。在今日，经过那里的旅行者不是很多，如果有人路过这里，也就是圣保罗—奇维塔泰（San Paolo di Civitate）村西北一两英里的地方，依然可能见到一座主教座堂的遗迹，可能会发现教皇看到军队崩溃和希望破灭时所待的城墙。该城对待教皇的做法很卑鄙，如今什么也没有留下。似乎在15世纪之初，它被一些神圣的、迟来的惩罚完全地毁灭了。但是1820年的考古挖掘表明，城墙的外面有一些巨大的人骨堆。所有骨骼都属于男性，带有明显的致命伤，其中大部分都是身高6英尺^⑨的男性骨骼。

① F. Chalandon, *Histoire de la Domination Normande*.

② Migne, *M.P.L.*, 143, Col. 777 begins.

③ Chalandon.

④ Gibbon, ch. LVI.

⑤ 已经在本书第91页征引过。

⑥ William of Apulia, II, 80 ff.

⑦ III, 38.

⑧ 随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有关利奥的谣言，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它。谣言说，利奥和他的两位前任一样受到了本笃九世的慢性毒药之害。这样的谣言差不多等于教皇去世后的条件反射。该假说的主要拥护者枢机主教本诺（Benno）之所以选择相信，是因为他想谴责无可救药的本笃在13年内谋杀了6位教皇。

⑨ 1英尺约合30.48厘米。——译者注

8 分裂

兹列举以下人员：米哈伊尔，是个刚改信的、虚假的牧首，只是因为怕死才假装养成修士的习惯，如今已因为滔天罪行而声名狼藉；利奥，也就是所谓的奥赫里德主教；君士坦丁，即米哈伊尔的秘书长，他公开将拉丁礼踩在脚下；追随上述三人，行错误之事而妄自尊大之人。以上人等，除非忏悔，否则主必诅咒他们，如同买卖圣职者、瓦伦廷派教徒、阿里乌派教徒、尼古拉派教徒、多纳图派教徒、塞维里安派教徒、摩尼教徒、反圣灵派教徒、拿撒勒派教徒等所有异端，与魔鬼及其所有天使所受的诅咒一般。阿门，阿门，阿门。

——安贝尔绝罚令的最后一段

教皇利奥被客气地囚禁在贝内文托的时候，开始学习希腊语。他的传记作家维贝尔特（Wibert）说他学习希腊语的原因是他想阅读希腊语的《圣经》。他的想法值得称赞，或许还显得足够真实，但教皇真正的意图很可能是为了在与君士坦丁堡日渐复杂的交往过程中减少对自己不利的因素。

从政治角度来看，很明显，如果想把诺曼人从意大利完全清除，教皇和拜占庭的联盟对教皇、对阿尔吉鲁斯、对通过阿尔吉鲁斯联络的皇帝君士坦丁都是必需的，即使在奇维塔泰之战——如果两方的军队按照计划联合，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以后也可以极大地抑制诺曼人的发展。相反，联盟在战争结束后的13个月里突然不欢而散，双方的互相诋难和谩骂充斥在这个过程中，在11世纪60年代结束之前，教皇转而公开而热情地拥护诺曼人的扩张事业。关系大幅翻转的原因不难寻找，它就是降临到基督教世界的最大灾难之一：东西方教会大分裂。以事后的眼光观照往昔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决裂不可避免，只是早晚的问题。但是它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诺曼人出现在南意大利所带来的压力和张力。

两大教会在数个世纪里一直在逐渐分离、不断疏远，这个现象在本质上反映了拉丁和希腊、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旧有的竞争。分裂的首要原因和基本原因其实是罗马宗座（Roman Pontificate）那稳步增强的权势，一方面让它变得傲慢，另一方面让它心生怨恨。老派的希腊人热衷于论辩和神学推理，这些事情让装有教条和法律的罗马头脑感到厌烦，甚至极为嫌恶。拜占庭人的皇帝拥有“与使徒等同”（Equal of the Apostles）的头衔，而对皇帝而言，教义的问题只能通过圣灵在其中言说的普世公会议（Oecumenical Council）来解决，教皇只是牧首中居首的那一个而已，他对至高权威的追求是傲慢而不合理的。到9世纪，事情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争吵始于有关叙拉古大主教职位的管理权的争论，随即迅速蔓延开来。首先是人事，教皇尼古拉一世指责拜占庭牧首弗提乌斯（Photius）就职一事不合规。随后是教义，弗提乌斯公开（而真实）地宣称罗马方面的主教波尔托的福莫苏斯（Formosus of Porto）在保加利亚猛烈地攻击东正教会。同时，牧首还坚持认为《尼西亚信经》中不应加入“和子句”（Filioque）。该句认为圣灵不仅出于圣父，亦出于圣子，这种说法缓慢地被西方接受，这在西方一般被认为没有什么神学上的重要性。相反，拜占庭人却认为它破坏了5个世纪之前尼西亚的教父们细心构建的三位一

体的整体平衡，他们痛斥罗马的傲慢，痛斥罗马竟妄图修改公会议上揭示的上帝的話。教皇尼古拉去世之后，由于其继任者和弗提乌斯互相友善，所以友好关系在表面上得到了修复。但是这没有解决问题，在西方继续有人拥护“和子句”，皇帝在君士坦丁堡继续以基督代牧的身份进行统治。争论再次爆发只是时间的问题。

君士坦丁堡的牧首米哈伊尔·塞鲁拉利乌斯（Michael Cerularius）从一开始就强烈反对利奥九世和阿尔吉鲁斯所确立的教皇一拜占庭联盟。他作为前政府官员，更像是行政长官而非教士，正是他在1043年下令将“孤儿院长”约翰在监狱中刺瞎。他不愿妥协，野心勃勃又极端保守，不喜欢也不信任拉丁人。首先，他痛恨教皇拥有最高权威的想法。虽然在阿尔吉鲁斯的影响之下他无法阻止联盟的形成，但是他使出浑身解数，想妨碍该联盟。他的第一个机会来自礼仪问题。他知道，诺曼人在教皇的支持下强行在南意大利的希腊教堂推行拉丁人的传统做法，尤其是在圣餐礼中使用未发酵的饼。他立刻命令君士坦丁堡的拉丁教堂采用希腊人的做法，并在遭到拒绝后将这些教堂关闭。第二件事更有灾难性，他劝说保加利亚教会的领袖奥赫里德（Ochrid）大主教利奥，让利奥写信给普利亚的东正教主教特兰尼的约翰（John of Trani），信中猛烈地抨击了约翰，斥责他使用了有罪的礼仪和“犹太教”的礼仪。

这封信中含有对约翰的具体指令，让他将信的内容传达给“所有法兰克人的主教、修士和人民，还有最崇敬的教皇本人”，书信在1053年夏送达特兰尼。教皇的主要秘书、席尔瓦坎地达（Silva Candida）枢机主教穆瓦延穆捷的安贝尔（Humbert of Mourmoutiers）正在特兰尼，他正要穿过普利亚去会见身陷囹圄的利奥。约翰立即将书信交给安贝尔，安贝尔将书信的大意译为拉丁文，他抵达贝内文托之后，把两份文件拿给教皇看。利奥本就对拜占庭军队没有在他们需要的时候出现而感到不快，这份无端羞辱无异于最后一根稻草。他怒火中烧，令安贝尔起草一封详细的回信，以维护教皇的最高权威，捍卫所有受质疑的拉丁礼。安贝尔使用的言辞直截了当。教皇和枢机主教决心尽可能精心地写这封信，他们选择了很特别的称呼方式，“致两位主教，君士坦丁堡的米哈伊尔和奥赫里德的利奥”，这种称呼方式最能伤害牧首的感情。可能正好在书信送走之前，另一封信函抵达贝内文托，这次信函的底部写着皇帝君士坦丁本人那巨大的紫色笔迹。很明显，皇帝很晚才得知牧首的诡计，他感到很害怕，想竭尽全力地摆平事情。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不过它也不可能包含什么重要的信息。从利奥的回复推断，皇帝在信中对奇维塔泰一役表示哀悼，还为进一步加强联盟关系而提出了含糊不清的建议。最令人惊讶的是第二封信，它与皇帝的信一起到达，信中只有一两句语句表达是不恰当的，除此之外，书信流露出温和的好意和妥协之意，它为两个教会之间的紧密团结而祈祷，而且没有提到任何有争议的拉丁礼。信上有君士坦丁堡牧首米哈伊尔·塞鲁拉利乌斯的签名。

最终，皇帝或特兰尼主教约翰（可能性更大）以局势相当危险为由，说服了塞鲁拉利乌斯，尽管牧首不太情愿，却还是做出了真诚的努力，想要弥补裂痕。应该有人好好建议过利奥，让他忽视被称为“弟兄”而不是“父”这类小事情，息事宁人。但是利奥已经疲倦了，还生了病，在枢机主教安贝尔的鼓励下，他自始至终都显示自己同牧首一样易怒且固执，而且不愿让步。因此他答应派遣教皇使节去君士坦丁堡一劳永逸地商讨整个问题，并允许安贝尔以他的名义起草两封书信，由使节带去。其中一封写给塞鲁拉利乌斯，称他为“大主教”，这一称呼在一定程度上比前面的那个要礼貌得多，却同样咄咄逼人，与其说他是致力于维护拉丁礼本身，不如说是为了攻击牧首在一开始就质疑它们时的放肆。信中还谴责牧首妄想获得普世的权威（这可能是翻译为拉丁文时造成的错误），还说他的当选是不合法的——这一指控很快就被证实了。利奥的第二封信是写给皇帝的，我们知道这封信主要关注政治事件，尤其是关于他那继续对抗诺曼人的决定。不过，愤怒在最后还是没

藏住，书信在最后一段猛烈抨击了东正教牧首的“许多不可忍受的傲慢……如果他还坚持这种被上帝禁止的傲慢，他就决不会一直尊重我们之间的和平”。也许是为了缓和这种含蓄的威胁，教皇在信的结尾称赞了不久后将被派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节。他希望皇帝能为履行使命的使节提供一切帮助，希望牧首确实合适地做出了悔过。

这样的策略是严重的误算。如果教皇重视与拜占庭的联盟关系——毕竟拜占庭是他对抗诺曼人威胁的唯一盟友——那么拒绝与东正教会和解的机会很愚蠢。如果他能更了解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事情，那么他就会知道皇帝个人的良好愿望从未足以凌驾于牧首之上，牧首不仅在性格上比君士坦丁——此时生了病，因为中风而几乎瘫痪——更强，而且很看重自己所背负的公众意见。教皇最后就这个很微妙的使命很不明智地选择了三位教皇使节：其一是安贝尔本人，他心胸狭窄，极端反对希腊人；其二是教皇秘书洛林的弗雷德里克（Frederick of Lorraine）；其三是大主教阿马尔菲的彼得（Peter of Amalfi）。后两位都在奇维塔泰作战过，并且可能和利奥一样憎恨令他们失望的拜占庭人。

紧闭嘴巴的三人于1054年初春出发，4月初抵达君士坦丁堡。事情开始就不顺利，他们刚到达就拜访了牧首，却对接待他们的方式感到生气，便留下教皇的信，不顾通常的礼貌，粗暴地跺着脚离开了府邸。不过当塞鲁拉利乌斯读到这份最新的书信时，这三人的愤怒已经无足轻重了。书信证实了他最坏的疑虑。他本以为自己摆出了和解的姿态，情况会好一些，没想到信件给了他一耳光。接下来的事更糟：皇帝用惯常的礼节接待了教皇使节，使节们受到鼓舞，便将教皇更早的那封写给牧首和奥赫里德的利奥的还未寄出的信，以希腊语全文译文的形式发布了出来，并附带了一份详细列举了有争议礼仪的备忘录。

对牧首而言，此辱已极。尽管前一封信无礼地称呼他，但是直到满城都在愤怒地议论这封信，他才知晓这封信的存在。同时他还仔细检查了第二封信，这封信直到最后才勉强地寄出，经检查发现，信上的印章是被篡改过的。他迅速想到了自己的老敌人阿尔吉鲁斯。会不会是因为安贝尔一行在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路上在普利亚拜访了他并向他展示了这封信呢？如果他见过信，他会不会篡改过信的文本呢？牧首怒火中烧，却忘了阿尔吉鲁斯的兴趣在于弥补两个教会中间的冲突，而不是使之加剧。塞鲁拉利乌斯认定，所谓的教皇使节不仅无礼，而且不诚实，因此他拒绝承认使节的权威，也拒绝进一步与他们交流。

得到正式认可的教皇使团受到了皇帝的热情欢迎，却没有得到牧首的认可，甚至完全不受牧首理睬，此状态不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不久后发生了一件塞鲁拉利乌斯眼中的好事。使节抵达君士坦丁堡之后只过了数周，便传来了教皇利奥去世的消息，牧首的问题在某些程度上已得以解决。安贝尔一行是利奥的个人代表，利奥一死，他们的所有官方立场便丧失了。很容易想见，牧首对于事态的发展感到一种残忍的满足，但使节们却未相应地显得挫败，或许这稍稍让牧首的满足感有所减轻。使节们似乎对自己的地位受到打击一事毫不在意，甚至变得比以往更加傲慢。致奥赫里德的利奥的回信草稿一经公布，招致了来自斯杜迪翁修道院的修士尼基塔斯·斯蒂萨图斯（Nicetas Stethatus）的坚决反对，他尤其着力于批评拉丁人使用未发酵的饼，在星期六斋戒的习惯，以及把独身强加给教士的做法。他的批评虽然直率且有些笨拙，但是其言语是礼貌和尊重的，却没有得到安贝尔的合理回复，只得到一连串尖锐的、近乎歇斯底里的谩骂。安贝尔一页又一页地叫喊，形容斯蒂萨图斯为“得疫病的皮条客”“恶毒的穆罕默德的信徒”，暗示他肯定来自剧场或妓院而不是修道院，并在最后对那些赞成“不通情理的教义”的人发出了诅咒，而且他根本没有反驳的意思。这连篇累牍的抨击只能让一般的拜占庭人确信，罗马教会现在只是一帮粗鲁的蛮子，无法与其达成任何协议。

塞鲁拉利乌斯高兴地看到他的敌人不仅失去了权威，而且出尽了洋相，他继续沉默不语。不仅如此，皇帝有充分理由担心他决心建立的教皇联盟的将来，所以强迫不幸的斯蒂萨图斯让步并向使节致歉，安贝尔继续与君士坦丁讨论“和子句”的所有问题——憎恶“和子句”已成了拜占庭神学的基石。在这些时候，牧首也一言不发，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东正教的高级权威对城中街谈巷议的这场不光彩争吵有所注意。最后的结果与塞鲁拉利乌斯的预想一样，泰然自若的态度起到了效果，安贝尔失去了最后一丝耐心。1054年7月16日，星期六，下午3时，三位前教皇使节——一位枢机主教、一位大主教和一位教皇秘书——出现在聚集起来准备举行圣餐礼的教士面前，三人穿着全套牧师服装，大步迈进圣索菲亚教堂，来到祭台前，庄重公布了正式的绝罚令。他们随后转身退出教堂，稍作停留，抖去仪式中落在脚上的灰尘。两天后，他们返回罗马。

这三位使节没有任何教皇的授权，并且按照教会法的标准，该绝罚令没有任何效力。除此之外，它仍然是一份不寻常的文件。以下是斯蒂文·朗西曼对此问题的看法：

很少有重要文献会有这么多明显的错误。安贝尔这样学识渊博的人居然写出了如此令人失望的宣言，这确实非同寻常。宣言开头便拒绝以牧首的头衔称呼塞鲁拉利乌斯，而是称其名字及君士坦丁堡主教。它宣布，帝国或君士坦丁堡的市民无可指责，但是所有支持塞鲁拉利乌斯的人均犯了买卖圣职之罪（如安贝尔所知，这在当时他自己的教会中是主要的恶行）、鼓励阉割之罪（罗马后来也照做了）、坚持让拉丁人再次受洗之罪（当时并无此事）、允许教士结婚之罪（这也不对，一个结过婚的男人可以做教士，但是已拥有圣职的人不可以再结婚）、让分娩中的女人受洗——即便她们将要离世——之罪（一项良好的基督教早期做法）、抛弃摩西法典之罪（并无此事）、拒绝剃须的人领受圣餐之罪（并无此事，尽管希腊人不支持教士剪掉胡须），最后是忽略了信经中的一个句子之罪（这与事实相反）。做出这样的谴责之后，关于关闭君士坦丁堡的拉丁教堂、不服从教皇的控告，均失去了作用。^①

在君士坦丁堡，安贝尔和他朋友那心胸狭窄的傲慢已经使他们彻底不受人喜欢。绝罚的消息传播很快，全城都举行了支持牧首的示威活动，开始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反对拉丁人，但是不久后，人群发现了新的仇恨目标，那就是皇帝本人，皇帝明显对使节怀有同情，被认为鼓励了使节们的过分行为。君士坦丁很幸运，他手边就有一只替罪羊。阿尔吉鲁斯还在意大利，还未意识到已发生的事情，正在为与教皇结盟做出努力，但是他留在首都的家人被立刻逮捕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弥漫的仇恨情绪。最后绝罚令被公开烧毁，三位使节被正式开除教籍，之后首都重归和平。

这就是1054年初夏在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它导致东西方教会一直保持分裂。这是一则悲伤而讨人厌的故事，虽然不可避免的破裂关系业已存在，但是事件本身本不应该发生也无须发生。如果垂死的教皇或年老的皇帝拥有更强的意志，如果野心勃勃的牧首或固执的枢机主教没那么偏执，局势尚可挽救。致命的一击来自失去权威的教皇使节，授权的教皇已经去世，使节代表的教会缺少领袖——因为新任教皇还没有被推选出来，这位使节却立刻采用了违反教会法的、不正确的工具。无论是拉丁教会还是希腊教会，绝罚针对的是有罪的显贵人物本人，而非他代表的教会。两种绝罚都可以在之后取消，当时的双方也没意识到这会导致永久的分裂。严格来说，确实没有形成永久的分裂，因为在接下来的世纪里，东方教会有两次——一次在13世纪的里昂，一次在15世纪的佛罗伦萨——

—因为政治原因而被迫承认罗马的最高权威。虽然绷带可以暂时覆盖伤口，但是无法治愈它。尽管1965年的普世公会议让情况有所缓和，但是枢机主教安贝尔和牧首塞鲁拉利乌斯一起对基督教会造成的伤口在9个世纪后的今天还在流血。

❶ *The Eastern Schism.*

9 巩固

罗杰，众兄弟中最小的一位，由于年幼和孝顺而被留在家里，现在追随着他的兄长们来到了普利亚。吉斯卡尔对于他的到来异常高兴，并且以他应有的荣耀接待了他。他是一个俊美的年轻人，身材高大，体态匀称……他和以前一样友好开朗。他也天生拥有强健的身体和战斗中的勇气。凭借这些品质，他不久便赢得了所有人的青睐。

——马拉泰拉，第1卷第19页

诺曼人在奇维塔泰胜利之后普遍感到振奋，几乎没有发现自己无意识地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事件提供了火花，也没有察觉到这些事情或许让他们免于被消灭的命运。另一方面，诺曼人发现教皇军队的败绩极大地提高了诺曼人的声誉。全半岛的城镇和村庄里，有很多人相信诺曼人与黑暗力量签订了某种邪恶的契约，因此不可战胜。讨厌诺曼人的人也只能承认，当时不存在能让诺曼人屈服的更强大力量。这种盛行的失败主义情绪为诺曼人提供了一种优势，诺曼首领们很快就抓住了这种优势。在接下来的数年时间里，诺曼人不断取得小胜利，他们攻破了一个个城镇，其攻势难以抵挡。他们主要的目标是拜占庭人在普利亚的残余势力。在这里，士气低落的希腊人已经丧失了教皇的支持，他们与亨利三世的协商也没有成功，不久后，阿尔吉鲁斯也不再领导他们，他们无力长期抵抗下去了。到1055年底，奥里亚（Oria）、纳尔多（Nardo）和莱切（Lecce）都已投降，而罗贝尔·吉斯卡尔深入意大利的靴跟处，迅速占领了米内尔维诺（Minervino）、奥特朗托和加利波利（Gallipoli），建立了个人的势力和声誉，以至汉弗莱伯爵担心自己的地位，匆匆让罗贝尔返回他在卡拉布里亚的据点。

这一次，罗贝尔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他对圣马科的第二次占领期对当地人来说肯定比第一次更可怕，幸运的是，他并没有逗留很长时间。他花费了数月时间，针对萨莱诺的吉苏尔夫的南部领土发动了一次让他极为满意的远征，在此期间，科森扎等附近的城镇落入诺曼人之手。他回到据点后不久，信使带来了紧急的命令，召他回梅尔菲：汉弗莱伯爵快去世了。两位同父异母的兄弟从不亲近——普利亚的威廉记载，有一次罗贝尔令伯爵非常恼怒，伯爵将他投入了监狱——但是汉弗莱似乎明白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接班人了，因此他任命罗贝尔为他尚在襁褓中的儿子阿伯拉尔（Abelard）的监护人和保护者，在阿伯拉尔年幼的时候管理他的所有领土。此后不久，汉弗莱于1057年春去世了。汉弗莱手段强硬，心怀嫉妒，常有报复之心，他残忍地折磨杀害他兄长德罗戈的凶手，也如此对待过一位在奇维塔泰之战中辜负他的主要首领。纵使他缺少德罗戈的善良心肠和铁臂威廉的潇洒神气，在去世之前又开始感到自己逊于年轻的吉斯卡尔，但他还是证明自己是一位强大而勇气十足的领袖，完全具备那些让奥特维尔家族的名字在仅仅20年时间里就闻名于半个欧洲的品质。

看见汉弗莱被埋葬在韦诺萨至圣三一修道院之中，葬在威廉和德罗戈旁边，罗贝尔没有挤出几滴眼泪。他那唯一还在意大利的兄弟杰弗里没有建立任何特殊的功业。公国的伯爵（Count of the Principate）威廉、卡匹塔纳塔伯爵（Count of the Capitanata）

莫热这两个弟弟最近抵达了意大利，他们表现优秀，尤其是威廉，他从萨莱诺亲王位于艾伯里（Eboli）附近的圣尼坎德罗（San Nicandro）得到了一座城堡。但是以上三位和其他诺曼贵族在权力或威望上都远不及吉斯卡尔。正如汉弗莱之前预见的，继承他事业的人无疑就是罗贝尔。在当选之前，他已经控制了其侄子兼被监护人阿伯拉尔的所有土地，并将它们纳入自己的领地之中。1057年8月，在梅尔菲集会的诺曼人正式宣布他是其兄弟的继承者，此时汉弗莱所有的个人地产也被移交给他，他成了整个南意大利最大的地主和最有权势的人物，这只用了11年的时间。

罗贝尔·吉斯卡尔现在是最有权力的，但是他的主要对手阿韦尔萨的里夏尔尚能与之平分秋色。梅尔菲和阿韦尔萨的诺曼人仍旧各自保持着独立的认同，里夏尔也不再参与角逐普利亚公爵之位，因为他完全被其他地区的事情所困。萨莱诺的吉苏尔夫还年幼，尽管他叔叔索伦托的居伊努力地阻止他，他却自继位之日起便竭尽其所能地对抗诺曼人。这是一个短视的政策，因为南意大利的伦巴第王公已经没有遏制诺曼人浪潮的希望了，尤其是在奇维塔泰之战以后（萨莱诺人显而易见地没有参与其中）。而且，如果要维持萨莱诺的独立，那么实行其父盖马尔时期的合作政策则更加紧要。如今，吉苏尔夫很快召集军队对付阿韦尔萨的里夏尔，并且设法在最后一刻与阿马尔菲结盟以保住他的宝座。同时，北边的里夏尔和南边的威廉·德·奥特维尔不停地冲击其边境，一点点地缩小萨莱诺的领土，直到最终只剩下萨莱诺城。

留给萨莱诺的日子明显已经屈指可数了，但这不是伦巴第人的各公国第一次落入诺曼人之手。自1052年起，里夏尔便已经盯着卡普阿，当地年轻的亲王潘都尔夫是“阿布鲁齐之狼”的儿子，他那可憎的父亲怀有的军事热情和政治才能却不见于他身上。准备妥当之后，阿韦尔萨伯爵便将卡普阿人打得屈膝投降，并强迫可怜的居民支付7000拜占特（bezant）^①以保留他们的自由。1057年，潘都尔夫去世，里夏尔再次起兵。数天时间里，他用坚固的瞭望塔将卡普阿围住，切断了市民与他们赖以生存的田地和农场的联系。居民勇敢地保卫城市，“女人为男人运送石块，妻子为丈夫带来安慰，父亲向女儿传授战争的技艺，他们肩并肩作战，彼此安慰”。^②但是该城没有做好被围攻的准备，不久之后，饥饿的威胁迫使他们求和。这一次没有任何赎金的问题了，里夏尔决定征服该城。他做出的唯一让步，就是城门和堡垒的钥匙应该在理论上让卡普阿人持有——在4年多的时间里确实是这么做的。同时，诺曼人里夏尔成了卡普阿亲王。世代相继地延续了两个多世纪的伦巴第人的统治结束了。

对萨莱诺来说，情况比以往更令人绝望，不过别处还有更简单、更快捷的收益在等着里夏尔，他便不急着结束萨莱诺的独立。在附近的加埃塔，他最近为自己的女儿定下了婚约，男方是加埃塔公爵阿特努尔夫的儿子，但是这个男孩在1058年的早秋便去世了，本来应该在不久之后举行结婚仪式。这对准岳父来说应该是个悲伤的时刻，但是相反地，新任卡普阿亲王向公爵阿特努尔夫索取“摩根加布”（Morgengab）^③，也就是按照伦巴第法律应该在婚后属于妻子的丈夫四分之一的财产。里夏尔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正当性可言，如其名所示，摩根加布只有在婚礼次日才会支付，以作为他们成功地、满意地初次同房的标志。^④阿特努尔夫自然拒绝了。里夏尔由此获得了他需要的借口。在加埃塔的较小封地中，阿奎诺位于山区北部不远的地方，不出数天，这个无辜而没有任何准备的城镇遭到了围攻，城外的农田和村庄被诺曼人按惯例蹂躏、焚烧和掠夺。

诺曼人做坏事的典型手段就是这样：捏造一些站不住脚的合理借口，随随便便地指责预设的受害者，然后可能在任何时候带着优势兵力对其发动进攻，从不考虑是否得体、是否人道。当代的我们可太熟悉这些手段了。不仅如此，按照当时人民和时代的特点，当阿奎诺正在受到围城之时，卡普阿亲王趁机第一次正式造访数英里外的卡西诺山，他在那里

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这座修道院一直是卡普阿领土的一部分，如前文所述，它在里夏尔前任的手中长期遭受严苛的对待。而且，虽然最后一位潘都尔夫只是其父的一个暗淡的影子，却不折不扣地沿用了压迫和迫害的传统政策。如果有征服者能将卡西诺山从这个可恨的政权手中解放出来，必然会受到热情的欢迎，纵使这个征服者是诺曼人也是一样。阿马图斯可能见证了这一切，他这样描述这一幕：

随后，亲王带着一些手下登上卡西诺山以向圣本笃致谢。他受到了具有王家排场的接待。教堂布置得犹如迎接复活节，灯火闪烁，庭院充满了歌声和对亲王的赞美……修道院长亲自动手为亲王洗净双脚，修道院便交由亲王关照，由他保卫，他发誓，他永远不会与那些企图剥夺教会财产的人讲和。^⑤

这次卡普阿亲王受到热情欢迎还有另外一个深层原因。直到1058年春，修道院一直由洛林的弗雷德里克控制着，弗雷德里克之前参加过奇维塔泰之战，也是派往君士坦丁堡的重要使节之一，他仍然激烈地反对诺曼人。他在一年之前被任命为修道院院长，理论上在他以斯蒂芬九世^⑥的头衔担任教皇的8个月的时间里，他依旧担任着修道院院长。然而教皇斯蒂芬在当年3月29日去世了，修士选出31岁的贝内文托的德西德里乌斯（Desiderius of Benevento）为新任院长。德西德里乌斯的职业生涯令人钦佩地说明了11世纪存在于意大利的“贵族义务”（noblesse oblige）^⑦原则。他曾属于统治贝内文托的家族，于1047年的一次战斗中亲眼见到父亲被诺曼人杀死，便从此决定抛弃俗世，这对一个伦巴第的王子来说可谓不容易。他在25岁之前曾两次躲入修道院的单人房间，每一次都被人找到并被送回贝内文托。1050年，他的家族被赶出该城之后，情况变得容易了许多，他再次逃走，首先去了亚得里亚海上的特雷米蒂岛（Tremiti），后来去了马耶拉山（Majella）的荒凉之地，不久后再次被召回——这一次召他的人是刚刚占领贝内文托的教皇利奥九世。利奥认为如果将已接受本笃会规的贝内文托王子变为随从，对付效忠者的手腕应该会大大加强。德西德里乌斯待利奥不错，却不喜欢教廷的生活，因此教皇去世后不久，他就定居在卡西诺山，希望能在此处过上冥想的生活。在前4年的时间里，他似乎是成功的，但是在1058年初，我们发现他被提名为前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节中的一员。他在巴里时，传来教皇斯蒂芬去世的消息，这解救了他。罗贝尔·吉斯卡尔送他三匹马，提供了一份安全通行证，他便可以选择直接穿过诺曼人的领土，回到卡西诺山。在抵达的当天，他被任命为修道院院长。

即便不情愿，德西德里乌斯注定要在接下来的二十几年里在国家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无论是在教会中还是俗世里，直到他被选为教皇维克托三世（Victor III）。奇维塔泰之战以后不久，在有其他领头教士在场的情况下，他接受了南意大利政治中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诺曼人将留在意大利，对抗他们的企图是徒劳的，甚至会招致毁灭，只有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持他们的善意，修道院才有希望存活下来。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阿马图斯告诉我们卡普阿亲王承诺——无疑是德西德里乌斯接待他的直接结果——保护修道院的财产，并在一两周之内颁发了一份正式的特许状，强化了这个承诺，这样便确保了大修道院土地和财产的安全。

无论德西德里乌斯的新政策有多明智，当时附近的阿奎诺正在胜算不大的情况下与诺曼人为生死存亡而战，他的这种做法难免显得有些铁石心肠。或许是为了挽回一些阿奎诺的好感，他向里夏尔进言，用仁爱之心建议他减少索要的摩根加布，只要求阿特努尔夫公爵交纳4000个苏（sous）^⑧，而不是之前索取的5000个苏。阿马图斯解释说，“因为他

很穷”。卡普阿亲王立刻做出了让步，不幸的阿特努尔夫在阿奎诺缺乏食物之后又进行了数周没有希望的抵抗，最终只好愤怒地付清了钱款。

对南意大利的人们来说，奥特维尔家族的老坦克雷德的子孙肯定看起来没完没了。他有不少于7个儿子已经在半岛建立了功业，其中4个获得了至高领导权，其余3个在诺曼贵族中牢牢地立于地位最高的一等。这还没完，接着登上舞台的是第8个兄弟罗杰，此时他大概26岁，虽是奥特维尔家族中最年轻的一位，却在不久后证明自己不输于家族中的任何一位。对爱好西西里诺曼王国的人而言，他们是他们当中最伟大、最重要的一位。^⑨

如同大部分第一次抵达意大利的年轻诺曼人，罗杰径直前往梅尔菲。他应该没待多久，因为我们发现他在1057年秋和罗贝尔·吉斯卡尔一起出现在卡拉布里亚，罗贝尔在授衔仪式结束后就返回了那里。新任普利亚伯爵明显觉得新近获得的贵族头衔和之前自由打劫的生活有什么冲突，所以现在把这个获利丰厚的差事介绍给自己的弟弟。罗杰确是一个聪明的学生，他在瓦蒂卡诺角（Cape Vaticano），也就是该地区的山脉中最高的地方安营，所以当地居民清楚又害怕他的存在。他不久就征服了卡拉布里亚西部的大部分地方。这就是他的成功之处，所以数月后吉斯卡尔被迫回去处理普利亚的起义——这种紧急状况在未来几年会变得越来越常见——时毫不犹豫地让罗杰负责。尽管罗贝尔做出了努力，但是此次起义还是发展到相当危险的程度，梅尔菲被占领，他的领导权受到了严重威胁，因此向身在卡拉布里亚的罗杰求助。事实证明，他弟弟的到来具有决定性意义。起义被平息了。

双方合作甚欢，却不长久。合作关系的破裂应是罗贝尔的错，他一直因为对追随者的慷慨而闻名，如今却突然对弟弟开始显示出一种既不灵活又不寻常的吝啬。在他们联手的最初几个月里，罗杰负责地将自己在第一次卡拉布里亚战役中获得的战利品交给普利亚的罗贝尔，最后却发现自己连随从都雇不起，双方的合作也到此为止，至少马拉泰拉讲述的故事是这样的。他的编年史写作于罗杰再征服的数年之后，因此可能在这点上有所偏心，但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这有没有可能显示了吉斯卡尔性格的一个新方面呢？会不会是因为弟弟比自己年轻不少，却在野心和能力上不输于自己，因而起了嫉妒之心？意大利果真有空能容得下这两位吗？

总之，在1058年初的某个时候，罗杰愤怒地离开了罗贝尔·吉斯卡尔。罗杰较晚到达半岛有一项优势：他有不少兄弟已建立了功业，因此可以投向他们。他此时接到了公国的伯爵威廉·德·奥特维尔的邀请，后者在抵达半岛的4年时间里，几乎已经占领了萨莱诺南部的所有领土和萨莱诺城。威廉向罗杰送去消息，让他和自己平等分享自己所有的东西，马拉泰拉细心地指出，“只有他的妻子和孩子不包括在内”。因此，罗杰不久后就安身在斯卡莱阿（Scalea）的一座临海的城堡里。城堡位置优越，便于发动常规的劫掠，其中大部分都是进入吉斯卡尔的领土偷马或主路上抢劫。这肯定是一段获利丰厚的时间，马拉泰拉向我们讲述了其中的一件：一群富商在前往阿马尔菲的路上被伏击了。利用此次获得的丰厚收益，包括抢来的财物和赎金，罗杰新征召了百来名士兵加入他正在壮大的队伍。

但是这位年轻人要做的事情注定比拦路抢劫的一生更伟大。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他在意大利生活的决定性转折点降临在1058年。当时卡拉布里亚陷入了严重的饥荒，诺曼人自己的生活也出现了麻烦，他们那故意为之的焦土政策，在一大片区域内没有留下任何一棵站着的橄榄树，也没有留下任何一块待收割的小麦田。

即便有钱人也发现无货可买，其他人则被迫出售自己的孩子为奴……没有葡萄酒的人只能喝水，这带来了普遍的痢疾，它经常让人的脾受到感染。还有一些人想通过过度饮酒来保持体力，结果只是提高了体温，以致影响到因缺少面包而变得虚弱的心脏，让身体内部进一步产生发酵作用。被神圣的、受尊敬的教父所把持着的正统节神圣仪式也搁置了，因此留下了很多吃的，不仅有牛奶和奶酪，还有想要提高名望的人所提供的肉。

马拉泰拉的最后一句表明，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情况无论怎样也不至于太严重。但对于不幸的卡拉布里亚人而言，其人口不久就减少到极低的程度。

他们想用河里的水草，加上某种树的树皮、一般用来喂猪的栗子或橡子来制作面包。首先把这些东西风干，再碾碎，然后和谷子混合一起。有一些人以草根维生，将它们与一点盐一同吞下，而食物堵住了人的重要部位，让人脸色苍白、腹部肿胀，因此虔诚的母亲会从自己孩子的嘴边夺走这些东西，以免孩子吃下。

这样的状况持续数月之后，又迎来了比往年更严重的歉收，绝望的民众起来反抗压迫他们的诺曼人。起义因当地人拒绝缴税或服军役而起，起义军继而屠杀了尼卡斯特罗（Nicastro）的60余名诺曼驻军，起义迅速蔓延至卡拉布里亚。扩张范围过大的罗贝尔·吉斯卡尔积极地防卫他在普利亚的统治区域，逐渐习惯了当地的起义，但是掀起起义的人一般都是由不满的贵族构成的小群体而已。这一次，当地大众全部拿起武器，还不断向其他地区蔓延，情况更加严重。很明显，无谓的内斗只会白白消耗他的力量，而且发生在卡拉布里亚等地区的事件还会激励受他支配的人起来反抗。他向位于斯卡莱阿的罗杰派出信使，这次罗贝尔提出的条件充满诚意，罗杰无法指责。按照约定，如果罗杰这次平息了卡拉布里亚的起义，那么受影响的领土的一半，以及将来在斯奎拉切和雷焦之间征服的地区，都属于罗杰。他和罗贝尔将在每个城市和镇子享受平等的权利和待遇。

对普利亚伯爵来说，这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他吃得太多，却嚼不烂。在这样一个偏远而多山的国家，其居民极不安分，交通线又颇为狭长，还没有哪位王公能强大到独自保有全部统治区域。罗杰抓住机会，带着手下能召集的所有军队从海边赶来。没有记载显示他是否做过什么为未来的臣民纾困的事情，我们甚至不知道他行动时是否卖力。编年史家也没有告诉我们他采取了什么行动来对付起义者，但他们再也没有提到过卡拉布里亚的起义。

年轻的弟弟在南方处理事务的时候，罗贝尔·吉斯卡尔——有人认为是情愿地——在思考关于统一的事情。他的本能是一直想获得新的地盘，而不是维持现状，而且他长期的雄心与以往一样，都是扩张和征服。很明显，如果他不能更有效地控制普利亚的臣民，便无望再扩大统治区域。尤为重要是控制伦巴第人，虽然他们对他的权威来说不再是威胁，却持续干扰、阻碍着他的活动。随着伦巴第人政治势力的衰落，其民族团结似乎在不断增加，他们有理由感觉往昔的盟友诺曼人已经背叛了他们的信任，他们郁郁寡欢，不愿合作，而且毫不掩饰他们的厌恶之情。

对于他们的诺曼领主来说，必须找到一些和伦巴第人和解的方法，即便是部分的和解。解决此类问题的传统方法就是联姻，在此时却存在一些困难。现在意大利只剩下一个足够荣耀、足够卓越的伦巴第家族，即统治萨莱诺的家族。吉苏尔夫亲王有一个妹妹西吉尔

盖塔（Sichelgaita），但是不幸的是，普利亚伯爵唯一的孩子博希蒙德，也就是他妻子布纳尔伯格的阿尔贝拉达生的儿子，仍旧是一个小孩，即便按照中世纪的标准，也很难说到了结婚的年纪。联姻的可能性很渺茫。然而，罗贝尔·吉斯卡尔从不会畏惧冒险，他现在装作惊愕地发现，他与阿尔贝拉达的婚姻属于被禁止的亲属结婚，因此他在法律上是未婚的，而博希蒙德是一个私生子。罗贝尔可以自己迎娶西吉尔盖塔，这样就把他幅员辽阔的南意大利统治区域上的诺曼人和伦巴第人的统治家族联合起来了，这样做难道不好吗？^⑩

吉苏尔夫似乎对这个想法不怎么感兴趣。他一直怨恨诺曼人，因为他们几乎已经夺去了他的大部分领土，按照普利亚的威廉的说法，诺曼人被认为是“掠夺成性、野蛮又可恶的种族”。另一方面，他希望可以从小教皇斯蒂芬那里获得积极的支持以对抗他们，但是教皇刚刚去世了，而吉苏尔夫迫切地需要一个盟友去克制卡普阿的里夏尔和威廉·德·奥特维尔。能够控制吉斯卡尔兄弟的人只有吉斯卡尔本人，所以，尽管萨莱诺亲王不情愿，却还是满足了罗贝尔，前提是威廉首先必须被弄到意大利的靴跟处。罗贝尔没有异议，他已对威廉怀恨在心，因为威廉让自己的弟弟罗杰误入歧途，还鼓励罗杰逃去斯卡莱阿，只是因为罗杰已经回来了他才略感欣慰而已。他的骑士和封臣现在都为了婚姻庆典而集结在他身边，他立刻把他们召集起来，想立刻向南方发动惩罚性的攻击，大家和往常一样，一致答应了。“没有诺曼骑士会拒绝同他一起行动，只有（卡普阿的）里夏尔除外，因为罗贝尔和里夏尔之间长期存在的和谐关系出现了一丝紧张。”^⑪

威廉被赶到既定位置之后，吉苏尔夫就不再反对这桩婚姻了。诸位读者，如果你读过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的作品《巴黎伯爵罗贝尔》（*Count Robert of Paris*），你可能还记得那位极不招人喜欢的伯爵夫人布伦希尔德（Bremhilde），她的原型就是这位新的普利亚伯爵夫人。司各特对她的描绘既不亲切又不公正。西吉尔盖塔就像从瓦格纳笔下走出来的人物一般，她肯定会受人欢迎。她是历史上最接近瓦尔基里的人物，她身材魁梧，体格健壮，是罗贝尔的完美配偶。从两人结婚的那天起，直到罗贝尔去世，她很少离开丈夫的左右——尤其是在战场上，战斗是她最爱的活动之一。吉本指出，安娜·科穆宁娜“带着些许恐惧赞赏她的男子汉气概”。安娜写道：“她全副武装时，见之令人胆寒。”^⑫而且在多年之后，西吉尔盖塔在都拉佐（Durazzo）乘勇带头杀敌，拯救了一次就算不危急也很危险的情形。当时她情绪高昂，长发从她的头盔里飘了出来，她用震耳欲聋的声音发出鼓励或咒骂，带领诺曼人冲入战斗，她看起来一定——即使听起来完全不像——值得在奥丁的女儿中获得一席之地，位列瓦尔特洛德（Waltraute）、格里姆格尔德（Grimgerda），甚至布伦希尔德本人之中。

但是，无论妻子在战斗中那让人惧怕的勇猛能给他带来什么，罗贝尔迎娶她是基于外交原因，而不是军事原因，联姻在外交上能给他带来更持久的好处。他现在在伦巴第人心中获得的声望甚至超越他本身的能力给他带来的声望。如普利亚的威廉所言：“与如此高贵的家族联姻，为罗贝尔那远扬的声名增添了新的光彩。在此之前只是迫于武力而服从于他的人，如今出于对古老法律的尊重而服从于他，他们记得，伦巴第人早就服从于西吉尔盖塔的先祖。”

罗贝尔无疑希望自己的后代能从他们的母亲那里继承伦巴第人的贵族品质，但是他在很大程度上失败了，却不是西吉尔盖塔的错误。在这段时间里，她至少为丈夫生了10个孩子，其中有3个男孩，却没有一个显露出为他们的双亲在历史中赢得地位的重要品质。伦巴第血统冲淡了诺曼人的血统，罗贝尔的后代中唯一证明自己具有乃父之风的儿子是年轻的博希蒙德，当时他和母亲阿尔贝拉达一同被赶走，作为没有继承权的私生子而长大，后来却成为第一位“海外”（Outremer）的法兰克王公，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十字军领

袖之一。吉斯卡尔的继承人和继任者相信，如果能让手下的伦巴第人保持忠诚，就要在一生中都表现得温和而软弱——这正是他父亲所鄙视的。只有他那彻头彻尾都是诺曼人的叔叔罗杰能够部分地弥补他的软弱所带来的后果。

❶ 一种拜占庭帝国的金币。——译者注

❷ *Amatus*, IV, 28.

❸ 丈夫在婚礼次日送给妻子的晨礼。——译者注

❹ “这种著名的礼物，即对贞洁的回报，它可能相当于丈夫本质的第四部分。的确有一些谨慎的未婚女子，非常聪明地明确要求提前备好礼物，她们非常清楚这不是她们应得的。”（*Gibbon*, c h. XXXI.）

❺ *Amarus*, IV, 13.

❻ 历史学家对获得教皇之位的几位斯蒂芬的序号有些疑问，其关键在于是否认可一位存疑的斯蒂芬二世（*Stephen II*），这位“斯蒂芬二世”在752年接替教皇扎哈里（*Zachary*）继任教皇，却在四天以后就去世了，他去世时还未接受祝圣。所以，洛林的弗雷德里克有时被称作斯蒂芬十世（*Stephen X*），然而大部分作者倾向于称他为斯蒂芬九世。此外，他的坟墓上铭文中的头衔是由他的兄长“大胡子”杰弗里所授予的，杰弗里肯定比其他人更了解他的序号。

❼ 这是一句法语短语，指拥有贵族头衔的人必须完成应尽的社会责任，强调财富、权力以及地位与责任相关。——译者注

❽ 法国人曾使用的一种低面值的铜币。——译者注

❾ 有时人们称呼罗杰时会带上绰号“博索”（*Bosso*），但它不常见，没有必要用它称呼，还不好听，所以一般没人用。使用这个绰号的话也会与罗杰的侄子罗杰·博尔萨（*Roger Borsa*）相混淆。我们接下来会说到后面这位。

❿ 德拉科（*Delarc*）和奥斯本（*Osborne*）都认为罗贝尔·吉斯卡尔与西吉尔盖塔的婚礼直到1059年才实现，也就是说时间在梅尔菲会议之后。可以确信，尼古拉二世在1059年4月强化了血亲法，或许在此之后罗贝尔的立场才变得更加坚定。如果他的第一次婚姻事实上不符合教会法的话，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阿尔贝拉达没有怨恨他。罗贝尔去世后，阿尔贝拉达为他做了安魂弥撒。她最后葬在韦诺萨，葬在他的身边。但是这不能解释为什么她解除婚姻以后又嫁给了罗贝尔的侄子、德罗戈的儿子夏尔。不过，马拉泰拉清楚地指出罗贝尔·吉斯卡尔与西吉尔盖塔在1058年于萨莱诺结婚，阿马图斯也支持他的说法，似乎我们只能接受他们的意见。

⓫ *Amatus*, IV, 20.

⓬ *The Alexiad*, I, 15.

10 调解

罗贝尔·吉斯卡尔取得公爵头衔一事是一桩很好却鲜为人知的买卖。

——吉本，第56章

1054年4月利奥九世的去世使教会再次陷入混乱。他的改革计划已经确定，但是它们没有时间在罗马那多石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教皇不在贝内文托的时候，旧贵族的家族得以重新组织起来。教皇去世之后，担任图斯库鲁姆伯爵的克莱森提家族和其他人开始继续以前的阴谋。改革的势力已经足够强大，足以阻止仓促的选举，如果仓促举行选举，上台的必定是反对改革的候选人中最舍得花钱的一位。不过，改革派最强大的两位领袖枢机主教安贝尔和执事长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都在国外，如果他们想要胜选，均需要更强大的势力从旁支持。

教皇空缺的时间长达一年。最后，在两派都请求亨利三世做出决定后，改革派获得了胜利，亨利任命他的主要顾问艾希施泰特主教格布哈特为教皇，格布哈特于1055年4月13日在圣彼得教堂即位，是为教皇维克托二世。很难相信教皇利奥的下一任居然对诺曼人问题如此不感兴趣，格布哈特即位时距离奇维塔泰之战还不到两年，遑论他作为政治家的能力和经验，但他确实不感兴趣。我们早些时候在德意志见过他，当时他固执地阻止利奥组织军队。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显然没有改变他的观点，他满脑子都是教会管理和帝国事务，在抵达罗马时，还未准备好深入考虑南方的问题。到1056年春，已有不少人向他抱怨过诺曼人的新暴行，他只好承认自己过去低估了他们。利奥的做法是对的，不能任由事态继续发展了。8月，维克托二世前往德意志，去同亨利协商——也许带有一些胆怯——应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皇帝毫无保留地信任他的老顾问，如果教皇认为需要发动一场战役，那么皇帝就会派兵出征。但是正如盘算对付诺曼人时经常发生的那样，向着诺曼人的命运插手干预了。亨利时年39岁，一生中很少得病，却在9月底突然被热病击倒，一周以内就去世了。

此时教皇维克托在德意志，对帝国而言可谓一桩幸事。亨利之位由他5岁的儿子继承，即亨利四世（Henry IV），由其母吉耶讷的阿涅丝皇后摄政。但是，新皇帝周围的顾问中没有一个能在学识和对帝国事务的理解上达到教皇的一半水平。维克托发现自己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不仅掌握着教皇的权力，也掌握着整个西方帝国的权力。现在他再一次面临比诺曼人的问题更加急迫的事，他无法分心，只好将诺曼人的事先放下来。直到1057年春，他才回到意大利，南方的不幸之事还没来得及吸引他的全部注意力，他也成了热病的受害者。7月28日，他在阿雷佐（Arezzo）去世。运送他的遗体回到德意志的卫队在拉文那被伏击和抢劫了，他被匆匆地埋葬在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的陵墓里，葬礼随后在教堂中得以举行。

这一次的继承更加简单。没有皇帝可以咨询，因为德意志国王只有6岁，而执事长希尔德布兰德此时是教廷中最有权势和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他在罗马，准备迅速行使权力。他就是两年前的亨利三世任命维克托为教皇的人，现在毫不费力地便施加了影响，让枢机主教们支持了他提名的人：洛林的弗雷德里克。弗雷德里克曾经是教皇利奥的主要副手

，此时正担任卡西诺山修道院的院长，他就任教皇后称为斯蒂芬九世。^①对诺曼人而言，斯蒂芬的当选似乎是个灾难，因为在很久之前他就对利奥吹嘘说，他用100名骑士就能消灭诺曼人，诺曼人在奇维塔泰证明了他错误的，他也没有原谅诺曼人。当时诺曼人知道他是难以和解的敌人，也知道他的兄长洛林公爵“大胡子”戈弗雷（Godfrey the Bearded）最近迎娶了孀居的侯爵夫人托斯卡纳的贝亚特丽斯（Beatrice of Tuscany），知道他已经获得了北意大利最强大、最有组织的力量。诺曼人听闻一则广泛流传的谣言，谣言说教皇斯蒂芬计划趁着亨利四世还年幼，想将帝国的皇冠从弗兰肯（Franconia）家族转移到洛林的家族。一旦戈弗雷成了皇帝，那么帝国和教皇的势力将联合起来，全力南下到南意大利，诺曼人活下来的机会就很渺茫了。教皇就职后的第一个行动似乎证实了他们最坏的忧虑。教皇在名义上仍然是卡西诺山修道院院长，他向修道院下令，让它立即交出所有的金银盘具，并保证随后以很高的利率支付。（修士们照办了，但是斯蒂芬认为这不得体，最终没有接受这些盘具。）接下来和我们之前讲的一样，他决定向君士坦丁堡派出新的使团，使团受命完成与拜占庭恢复盟友关系的棘手任务。

在此情况下，斯蒂芬在圣彼得教皇宝座上待了不到8个月就去世了，诺曼人的领袖肯定被怀疑与他的死有干系。他们的动机确实很强，永恒之城的不少居民也一直都在参与复杂的阴谋诡计，但当时的诺曼人是否对这样重量级的政变有足够的手段和人际关系是值得怀疑的。随后在西西里的年岁里，他们将展示，他们在前厅和后殿中的不守信的艺术可以与他们的东方臣民相比肩。不过，他们现在还是北方人，日常穿着的甲冑上没有藏毒药的地方。更为可疑的是——若确实上演过什么丑恶的戏码——罗马贵族，和以前一样。罗马贵族更喜欢帝国那远距离、模糊不清的权威，而不喜欢更近、更强大的洛林家族。斯蒂芬患病已久，虽说可能有些无聊，但更有可能的是，他和中世纪的大多数人一样是自然死亡的。1058年3月底，他去世的消息在佛罗伦萨公之于众。教皇逝世之后，诺曼人再次活跃起来。

罗马城内又一次少了改革派领袖的身影，安贝尔在佛罗伦萨，希尔德布兰德还没有从德意志回来，他之前去那里宣布教皇斯蒂芬当选一事，而保守派再一次看到了机会。根据过去数年的经验，他们知道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迅速行动。托斯卡纳—克莱森提联盟快速地发动了一次政变，几天之内，韦莱特里（Velletri）主教约翰·明乔（John Mincio）被选为教皇，即本笃十世（Benedict X）。从希尔德布兰德和他朋友的视角来看这是个很糟的选择，新任教皇可能是个意志软弱的人，尽管利奥九世已经使约翰成为枢机主教，而且斯蒂芬也将他视为可考虑的下一任候选人。然而，希尔德布兰德一派不能接受选出本笃十世的方式，他们认为这是不合法的，是舞弊。改革派离开罗马，在托斯卡纳见到了希尔德布兰德，并且在此安顿下来，决定选出一位他们自己的教皇。

他们最后选出了佛罗伦萨主教热拉尔德（Gerard），热拉尔德是一位无可指摘的、杰出的勃艮第人，于1058年12月当选。当选之后，他立刻得到了皇后阿涅丝的支持，还有同样重要的洛林公爵戈弗雷的支持，新教皇即位为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尼古拉二世和他的枢机主教得到了戈弗雷公爵部分军队的支持，随后向罗马进军，罗马城中一位受洗过的犹太人利奥·迪·贝内迪克托·克里斯蒂亚诺（Leo di Benedicto Christiano）打开了越台伯河区（Trastevere）的城门，他们很快就占领台伯岛（Tiber Island），并在此建立了大本营。经过几天的巷战，改革派最后攻克了拉特兰宫，本笃好不容易才逃到加莱里亚（Galeria）。^②

改革派再次获胜，但是代价是巨大的。本笃十世尚未被抓获，他还有一批忠诚的追随者。许多被迫向尼古拉宣誓效忠的罗马人举起他们的左手发誓，他们说，他们的右手已经被用来向他的对手发过誓了。更令人不安的是，人们知道如果没有戈弗雷公爵的军事支持

，尼古拉二世是不可能获得胜利的。总之，在过去10年的所有努力之后，教皇的地位再次回到教皇利奥时的情况，他在罗马贵族和帝国之间摇摆，有时能够利用其中一个对付另一个，却无法强大到同时独立于两者。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完成改革的。无论如何，教会必须自立。

首先面临的是本笃的问题。13年前，另一位令人讨厌的本笃已经证明一位背叛的敌对教皇能造成多大的危害。本笃十世比本笃九世更加受人欢迎，这次没有皇帝能像亨利三世一样横扫意大利，恢复秩序。而戈弗雷公爵回到了托斯卡纳，不过这可能是件好事，因为他最近奇怪地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态度，让人怀疑他与罗马人有什么秘密勾当。因此，教会突然采取了关键的一步：向诺曼人求援。

虽然教皇可能之前接受过修道院院长德西德里乌斯的建议，但是最后拍板的人只能是希尔德布兰德，教廷中没有其他成员具有做这个决策所需要的勇气和威望，甚至尼古拉二世本人也没有。诺曼人在整个意大利依然被——不能说不合理——认为是一帮野蛮的强盗，比之前让南意大利感到战栗的撒拉逊人好不了多少，感觉最为强烈的便是罗马教士，很多枢机主教认为，诺曼人拥有臭名昭著的渎神经历，他们在9年前拿起武器对抗教皇，并将教皇囚禁了9个月之久，与这些人结盟的想法，甚至比与任何罗马贵族乃至本笃本人和解的做法都更加可怕。但是希尔德布兰德的想法则不同。他是托斯卡纳人，外表丑陋矮小，不讨人喜欢，可能出身于犹太人，学识和文化居于大部分同僚之下，但他知道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教皇和枢机主教一如既往地听从了他的意见。1059年2月，希尔德布兰德亲自出发前往卡普阿。

见希尔德布兰德光临卡普阿，里夏尔由衷地感到高兴，热情地欢迎了他。一年前，教皇斯蒂芬威胁要消灭里夏尔和他的同胞，现在斯蒂芬的继承者则派出他最杰出的使者来寻求诺曼人的帮助。这是一个标志，也就是说，他最近在卡西诺山受到接待一事不像他所担心的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说，教皇的所思所想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这样的转变充满了希望。他立即派出300人，交由希尔德布兰德率领，枢机主教带着新的护卫队匆匆返回罗马。3月中旬，他和尼古拉一起在加莱里亚城外安营，率军包围该城。诺曼人采用惯用的战术，在整个地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破坏，他们四处放火掠夺。加莱里亚人勇敢地抵抗，多次打退了冲击城墙的企图，却最终被迫投降。本笃被抓获，并被公开地免去圣职，囚于罗马的圣阿涅丝教堂（Church of Sant' Agnese）。诺曼人与教皇相友好的时期开始了。

本笃十世的命运对罗马的保守派群体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们既没有料到反对本笃当选的枢机主教们竟如此有决心、如此团结，也没有料到本笃后来竟会这样被搁在一边。他们还未恢复过来，希尔德布兰德就再次打击了他们，他的手段从长期来看进一步削弱了保守派的力量。教皇选举的程序一直很模糊，当时的选举程序基于皇帝洛泰尔一世（Lothar I）在824年提出的一项办法，10世纪的奥托大帝对它有所改动。按照该办法，教皇由罗马的全体教士和贵族选出，但是新任教皇只有在向皇帝立誓之后才能被祝圣。这样的法令在最初的概念上很宽松，200多年之后对它的解释依旧很宽松，这势必导致滥用。它除了赋予罗马贵族以权力，还意味着教皇对帝国有某种程度的依赖，尽管这份依赖因为每个皇帝都需要在罗马接受教皇的加冕礼而有所抵消，但它无论如何都不符合希尔德布兰德的教皇至高无上的观念。如今，罗马人乱作一团，而德意志的皇位上坐着一个小孩，若能确保得到诺曼人的武装支持，或许就能废除旧的选举办法。

1059年4月，教皇尼古拉在拉特兰宫召开宗教会议，他在130位主教以及总是站在他

这边的希尔德布兰德的面前颁布了法令，该法令此后只有一两次修订，一直规范着教皇的选举，直至今天。将选举新教皇的责任交给枢机主教的做法，这是第一次。而且为了阻止贿选，枢机主教还被要求监督选举本身。只有教皇被选出来以后，才会寻求其他修士和民众的赞成。该法令还含糊地承诺，选举人应该尊重“始于亨利的荣耀和敬重，以此对待当今皇帝，以及今后的皇帝”，还说亨利的继承者们应该每人都从宗座之处获取类似的权利，这种与皇帝之间关系的空头支票依旧在开具。话虽模糊，其意义是明显的：教会将在未来处理自己的事情，不会遵从任何人的命令。

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纵是希尔德布兰德也不敢违背它，但诺曼人除外。对帝国和罗马贵族而言，无论送来的是何种外交辞令，事实都不啻一记耳光，教皇和诺曼人都可能通过武力来恢复往日的地位。但是希尔德布兰德同卡普阿亲王之间的谈话，加上最近在加莱里亚所发生的事情，已经给他——以及他身边的整个教会——带来了新的信心。从卡普阿来帮他的诺曼人仅有300名，就已经让最前头的敌人陷入混乱，如果普利亚和卡普阿的所有诺曼人的力量也可以在教皇的旗帜下行动，还有什么别的事不可能完成吗？得此援助，教会便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最后一缕政治依赖，得以实施最深远的改革措施，而不用担心其后果。此外，1054年事件的阴影已经笼罩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上空，完全不能指望两者就神学问题及早达成和解，而且希腊人那反常的教义最好能从南意大利被彻底清除，越早越好。诺曼人同他们的伦巴第封臣建立稳固的关系后，此时已经把拜占庭人赶回普利亚的一些孤立的地方，尤其是巴里，诺曼人已经进入靴尖处的卡拉布里亚。留给他们的工作很快就能完成。然后他们十有八九会最先处理西西里的异教徒。他们此时是整个半岛上最有效率的民族，尽管有各种缺点，却至少是拉丁人。是不是应该支持他们而不是反对他们呢？

里夏尔和罗贝尔要求同罗马的教会结盟。虽然他们和他们的同胞在过去曾毁坏过个别的宗教设施，却一直敬重教皇，即使在奇维塔泰也是如此，只是在所有和平解决争端的尝试都失败之后，他们才拿起武器，以自卫的方式来对抗教皇。他们还没有强大到无惧帝国和教皇联合剿杀的危险，或是其他时常面对的敌手——拜占庭、托斯卡纳或撒拉逊人——的危险。另一方面，他们的力量又足以让教皇以同等的政治基础与之协商。当尼古拉二世在1059年6月引人注目地带着大批枢机主教、主教和教士离开罗马——也许是在罗贝尔·吉斯卡尔的邀请下——向西南朝着梅尔菲前进时，诺曼人的希望相当大。

教皇的队伍缓慢而庄严地穿过坎帕尼亚，然后在卡西诺山稍作停留，德西德里乌斯在这里加入队伍， he 现在是教皇在南方的正式代表，是派往诺曼人那里的大使。队伍一路穿过山区，抵达贝内文托，尼古拉在此处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下个目的地是韦诺萨，他显眼地在这里为新建的至圣三一修道院教堂祝圣，教堂里埋着最早的三位奥特维尔，它也是诺曼人在意大利的首个圣地。终点站是梅尔菲。当教皇在8月底抵达梅尔菲时，卡普阿的里夏尔和罗贝尔·吉斯卡尔正带领大批诺曼贵族在城门外恭候，罗贝尔从卡拉布里亚的战场匆匆赶回来迎接显赫的客人。

梅尔菲会议是教皇拜访这里的表面原因，这件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人遗忘了。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再次将贞洁的要求强加给南意大利的教士，或者至少要求他们保持独身，尽管教皇当着100多位南意大利教士的面罢黜了特兰尼主教，但是后来的记录显示这项要求的执行效果相当差。不过，尼古拉在会议现场，这表明，这是一个对诺曼人和教皇都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他们正式和解了。教皇首先承认里夏尔为卡普阿亲王，接下来对罗贝尔正式授衔，首先是普利亚公爵，然后是卡拉布里亚公爵，最后——虽然吉斯卡尔从未踏足岛上——是西西里公爵。

教皇如此慷慨地把罗贝尔以及罗贝尔的前辈都没有主张过的领土授予诺曼人，这样做是否适当是需要打个问号的。关于意大利本土，文献显示，其依据是两个半世纪之前查理曼已将贝内文托公爵领作为礼物送给教皇。该领土的边界被错误地划出，而且一直都是有弹性的，教皇本可以宣称意大利半岛在该城以南的所有地区都属于自己，不过在11世纪没有这么做的条件。12年前，亨利三世在教皇克雷芒在场的情况下将卡普阿再度交还给潘都尔夫，已经明确表明他认定公爵领是帝国的领地。对西西里的依据就更站不住脚了，教皇从未控制过该岛，尼古拉唯一的权威文件似乎就是所谓的“君士坦丁的赠礼”——在这份文件中，皇帝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I）将“罗马城，意大利的所有行省、地区和城市，以及西部地区”赠予罗马教皇西尔维斯特（Sylvester）及其继承者以作为其世俗领地。这份文件长期以来被用于支持教皇对领地的主张，也是最受欢迎的武器。15世纪时它被证明是伪造的，是教皇和教廷在700年前无耻地编造出来的，这让教会十分难堪。

但是在那个8月，出席梅尔菲会议的人都不太可能站出来提出这种难堪的问题。无论如何，尼古拉都可以表现得大方一点，毕竟他获得的回报如此丰厚。诚然，他为南意大利所有政治势力中最危险、最有潜在破坏力的诺曼人提供了教皇的支持，但是他又对两位领袖（众所周知，他们两人关系不睦）进行授职，细心地不让该势力拧成一股绳。此外，罗贝尔·吉斯卡尔和卡普阿的里夏尔向他立誓，彻底而完全地改变了教皇的整个地位。我们得到了罗贝尔誓言的完整文本（虽然很不幸，没有里夏尔的），它出自梵蒂冈收藏的档案，属于现存的这类文本中最早的一批。在誓言的第一部分，罗贝尔每年要为他领地内的每副牛轭向罗马支付12枚帕维亚钱的租金，这相对来说不重要。第二部分则至关重要：

我，罗贝尔，蒙上帝及圣彼得恩典的普利亚及卡拉布里亚公爵，若蒙两者相助，或未来亦会成为西西里公爵，我自此刻起，效忠于罗马教会和您，教皇尼古拉，我的领主。我永远不会参与害您性命、伤您身体、限您自由的阴谋或行动，也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任何您向我吐露的事情或让我保守的秘密，以免伤害到您。我将一直是神圣的罗马教会的盟友，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在任何地方对付她的任何敌手，让她延续，让她获得岁入和圣彼得的领地。我将为您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让您尊荣又安全地坐稳罗马的教皇宝座。至于圣彼得的领地，以及〔贝内文托〕公国的领地，我将不会试图去入侵或者劫掠（原文如此），除非受圣彼得的荣耀祝福的您本人或者您的继承者事先允许。我将把我掌握的教堂及其所有财产交给您，并保证它们服从于神圣的罗马教会。如果您或者您的任何继承者先于我离世，那么我将接受枢机主教，以及罗马的教士和平信徒的建议，努力工作，以保证教皇以圣彼得的荣耀被选出、即位。我忠诚地保证，我会带着对罗马教会和您的尊重，完成我所承担的义务。对您的继任者，我亦会同样对待，他们因受圣彼得的荣耀的祝福而即位，并会在您进行过的授职仪式上承认我。因此，上帝以及他的圣福音，请助佑我。

仪式结束后，尼古拉返回罗马，诺曼军队极大地补充了他的随从。其誓言很可能与罗贝尔相似的里夏尔返回卡普阿。罗贝尔策马赶往他在卡拉布里亚的军队，这支军队正在围攻卡利亚蒂（Cariati）。三人均对尼古拉所做的事情感到满意。

然而，还有别人不会感到满意。萨莱诺的吉苏尔夫的势力和自尊又遭到了一次打击，

他获得教皇支持以对抗可恨的诺曼人的最后希望破灭了，他无法再指望什么，只能眼看自己的控制区域慢慢衰退，只能寄希望于卡普阿亲王的仁慈，只能希望结亲的罗贝尔·吉斯卡尔能偶尔支持他。罗马贵族愤怒而害怕地退回长霉的宫殿里。拜占庭人眼见自己失去了保留剩下的意大利领土的最后机会。西方帝国被剥夺了在教皇选举中的特权，面对军事和政治都很强大的新联盟，尽管受到了极大的羞辱，却只能束手无策地默默看着大片帝国领地被授予诺曼土匪，不消说他们对尼古拉的行为会有何反应。意大利是幸运的，毕竟亨利四世只是一个孩童，如果他再年长一些，就不会如此忍气吞声了。帝国只是让所有帝国的礼拜堂和教堂此后在代祷中刻意忽略教皇的名号，不过尼古拉或希尔德布兰德大概也不会很在意。

-
- ❶ 历史学家对获得教皇之位的几位斯蒂芬的序号有些疑问，其关键在于是否认可一位存疑的斯蒂芬二世（Stephen II），这位“斯蒂芬二世”在752年接任教皇扎哈里（Zachary）继任教皇，却在四天以后就去世了，他去世时还未接受祝圣。所以，洛林的弗雷德里克有时被称作斯蒂芬十世（Stephen X），然而大部分作者倾向于称他为斯蒂芬九世。此外，他的坟墓上铭文中的头衔是由他的兄长“大胡子”杰弗里所授予的，杰弗里肯定比其他人更了解他的序号。
 - ❷ 加莱里亚城在1809年被废弃，但是其废墟仍旧可以看到，就在罗马20英里外的维泰博的路边。
 - ❸ 这份文件保存到现在的最早副本藏于巴黎国家图书馆（M. S. Latin, No. 2777），该副本可以追溯到9世纪。

11 入侵

没有西西里的意大利是无法想象的，此地是一切的关键。

——歌德《意大利游记》，1787年4月写于巴勒莫

罗贝尔·吉斯卡尔在梅尔菲被授职时的措辞，以及他接下来对教皇尼古拉许下的结盟誓言，无疑都点明了他将来的野心。青翠而肥沃的西西里岛距离意大利本土仅三四英里之遥，它不仅是一个明显的目标，而且诺曼人从阿韦尔萨南下一路征服到卡拉布里亚顶端，自然会触及西西里岛。西西里岛又是撒拉逊海盗的巢穴。由于最近岛内持续的内部战争，海盗虽然不如以往胆大妄为、装备精良，却依然常年威胁着南部和西部的沿海城镇。若西西里仍旧握于异教徒之手，普利亚公爵怎能确保统治区的安全呢？无论如何，他现在都是教皇的忠实臣仆，尼古拉本人难道没有命令他去清除教皇领地上的异教徒压迫者吗？和他大部分同胞一样，罗贝尔基本上是一个虔诚的人，在其他不值得赞扬的动机之外，他心里的确有一种真正的十字军精神的火花。他从梅尔菲一路向南穿越卡拉布里亚，走上高耸的阿斯普罗山（Aspromonte），他在山上俯瞰，视线穿过海峡落在西西里岛。9月的阳光温暖而诱人，视野中只有白雪皑皑的埃特纳火山吐出阵阵烟云，仿佛发出警告。他心中的火花正在呼呼作响。

但是在吉斯卡尔展开西西里的地图之前，他必须先卷起卡拉布里亚的地图。该地区有一两个城镇仍旧被希腊守军占据，如果不迅速清除他们的话，一旦他前往西西里，希腊人可能会对他的交通和补给线带来严重的麻烦。他直接驰往卡利亚蒂城，他的军队已经包围该城达数周之久，尚未破城。但是罗贝尔抵达之后，该城几乎立刻就投降了。在他回到普利亚过冬之前，罗萨诺（Rossano）和杰拉切（Gerace）也被占领了，只剩下雷焦仍由拜占庭控制。1060年初，吉斯卡尔对东南部进行了简短的巡游，将希腊人从塔兰托和布林迪西逐出，再率领军队折返，与罗杰会合。罗杰在罗贝尔不在的时候担任指挥，他预见性地在冬季建造了巨大的攻城器械。和他们的伦巴第盟友不一样，这是自诺曼人到意大利之后第一次使用大型攻城器械。雷焦毕竟是拜占庭在卡拉布里亚的首府，希腊人不可能简简单单地就放弃，这就是建造攻城器械的原因。最后雷焦被迫投降，普利亚公爵带领凯旋的队伍穿过城市，走过城中一长排著名的大理石别墅和宫殿。罗贝尔慷慨地答应了驻军的条件，让他们逃到了附近希拉（Scilla）^①山岩上的一座要塞里，他们在那里坚守了更长的时间。但是他们不久就意识到前景渺茫，因此全部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夏夜秘密地登上船，前往君士坦丁堡。那一晚，希腊人在卡拉布里亚的政治统治结束了，再也没能恢复。

现在，罗贝尔和罗杰终于为出征西西里做好了准备。主要的障碍已经被克服，希腊人已被清除出意大利，只有巴里一城除外。巴里的希腊人很难被赶走，但是诺曼人可以轻易地限制该城，更何况巴里的位置很偏远。在别的地方，一直被用来描述拜占庭治下意大利的“大希腊”（Magna Graecia）一词可以说已沦为过时的历史表述了。教皇已对远征送出了祝福。西方帝国也无力干涉。即便是在西西里，情况似乎也向着诺曼人。很多地区的居民都是基督徒，有望会欢迎作为解放者的诺曼人，有可能向诺曼人提供所需要的所有帮助和支持。撒拉逊人确实是勇敢的战士，这毋庸置疑，但是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分散，难以与团结一致、纪律严明的诺曼军队相匹敌。此时有三个独立的埃米尔互相争夺该岛。第一位是伊本·提玛赫（Ibn at-Timnah），他控制了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他的主要守军位于卡塔尼亚（Catania）和叙拉古；第二位是阿卜杜拉·伊本·豪克尔（Abdullah Ibn Haukal），他控制着西北角，从位于特拉帕尼（Trapani）和马扎拉（Mazara）的宫殿进行统治；第三位埃米尔是伊本·哈瓦斯（Ibn al-Hawas），他的位置在前两者之间，他的据点在恩纳（Enna）^②。三位埃米尔现在已经摆脱了他们早期的盟友凯鲁万的齐里王朝的哈里发，后者在一两年前被人从首都赶走，现在正在北非的部落派系之中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斗。三位埃米尔彼此争斗不休，这样一来，似乎诺曼人征服西西里不会花上很长时间。

事实上，征服从头到尾一共用了31年，比大部分参与征服的诺曼人待在意大利的时间还要长，甚至比其中很多人活的时间还要长。因为他们没想到在普利亚还会再生事端，罗贝尔·吉斯卡尔在那里的老对手拒绝服从，从而分化了他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抽走了他在西西里急需的资源。我们不必花费多少笔墨去描述他在普利亚与拜占庭对战、与反叛的臣民对战的细节。它们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在征服西西里的过程中所造成的影响。这并不完全是坏事。在一方面，罗贝尔必须在两条战线上持续作战，这迟滞和阻碍了他在西西里的成功，让征服西西里变得比之前更危险、花费更大，这一点无须强调。诺曼远征军长期性地，有时是灾难性地缺乏人手、缺乏补给。但是在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吉斯卡尔在这一时期缠身于普利亚，西西里后来才能成为辉煌的、组织严密的王国。罗贝尔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对付他在大陆上的敌人，因此名义上归他统治的西西里远征军逐渐落入罗杰之手，最后罗杰获得了实际的最高权力。我们将看到，这导致罗贝尔的统治区域发生了分割，因此罗杰不用管普利亚的事情，可以将全部精力投入西西里岛。

罗杰肯定已经意识到，按照梅尔菲授职时的说法，整个西西里岛被征服后将会归罗贝尔管理，那么无论他个人完成了何种成就，按理说就只能期望他那反复无常的兄长会有所奖赏。不过，他一定在某种程度上预见到了未来事件的发生模式，他可能会想，自己的成功机会会不会比表面上显示的更大呢？的确，他开始表现得和普利亚公爵本人一样急切、一样热情。占领雷焦的数周后，他做了一次渡过海峡的尝试。一天夜晚，他率领五六十名精兵在墨西拿附近登陆，并向该城推进，但是撒拉逊人武装起来，迫使入侵者退回船上。与此同时，全面入侵的准备工作开始了。

他们准备得非常慢，而普利亚那边已经喧闹起来了。1060年10月，罗贝尔·吉斯卡尔被紧急召回。在前一年获得君士坦丁堡帝位的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Constantine X Ducas）已经派出一支新的军队来到意大利，作为最后一次拯救伦巴第军区剩下的部分的努力。这支军队不是特别强大，但是他们突然发动袭击的时候诺曼人还是吃了一惊，因为吉斯卡尔远在卡拉布里亚。拜占庭军队最开始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即使罗贝尔和弟弟莫热率领紧急召来的军队出现，他们也没能迅速阻挡希腊人前进的步伐。到年底，东海岸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再次占领，梅尔菲也被包围了。1061年1月，情况十分危急，以致罗杰和卡拉布里亚的其他军队也赶往那里。西西里的行动似乎被无限期推迟了。

但是罗杰不会如此轻易地推迟行动。2月中旬，他再次回到卡拉布里亚，及时抓住了一个突然的、没有任何征兆地出现在他面前的机会。伊本·提玛赫和伊本·哈瓦斯这两位西西里的埃米尔之间的长期争吵此时已经激化，演变为公开战争。一段时间之前，双方为平息论争而做了一次灾难性的尝试：伊本·提玛赫迎娶了伊本·哈瓦斯的妹妹。但是伊本·哈瓦斯现在将她控制在自己位于恩纳的防守严密的要塞中，拒绝将她交给她的丈夫。他不愿

意交出妹妹可以理解，毕竟此举符合她本人的意愿：她最近同丈夫起了争执，她的丈夫醉酒发起怒来，令奴隶割开她的血管，幸运的是，他们的儿子在紧要关头召来医生，救了她一命。她逃离之后不久，她的丈夫可能是想维护自己的自尊而不是婚姻，便赶到恩纳，要求归还他的合法财产，但是他无法对全西西里最坚固的堡垒造成任何伤害，反而自己在堡垒下面的峡谷中遭到惨败。他带领残部无序地撤退到卡塔尼亚，他的密探还向他报告说，伊本·哈瓦斯正在准备军队以发动惩罚性攻击，并公开发誓要一劳永逸地消灭伊本·提玛赫。

罗杰当时在米莱托（Mileto）。1061年2月的第二周，伊本·提玛赫亲自前来向罗杰求援，据阿拉伯史家伊本·阿西尔（Ibn al-Athir）记载，他还为消灭敌人而许以高额报酬，其奖赏之丰厚，不亚于统治西西里全岛。罗杰无法忽视这个提议，便迅速集结了一支由160名骑士和数百名步兵组成的军队，加上一支由吉斯卡尔麾下能力超群的统帅杰弗里·里德尔（Geoffrey Ridel）率领的小舰队。军队数日后在该岛的西北角登陆。他吸取了前一次的教训，没有惊扰墨西拿的守军，并按照计划得到了伊本·提玛赫的援助。双方会合之后，一起沿着北海岸抵达米拉佐（Milazzo），再按照伊本·提玛赫指出的方向向内陆突击，一路上尽可能地破坏伊本·哈瓦斯的领地。随后，虽然所有的编年史在这一点上都没有表达清楚，但是罗杰的意图似乎是要保证米拉佐海岬的安全，以把它作为永久桥头堡，方便进行补给、接纳援军，方便军队主力最后在西西里登陆。^④事情开始进行得很顺利，他们占领了米拉佐，又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罗迈塔。战利品很丰厚，其中有大量牛只，为了确保它们能被安全地运送到雷焦，全军返回舰队下锚的法罗角（Cape Farò）。然而就在此时，墨西拿发出了警报。守军迅速赶到海岸，在沙滩视线之外的山丘上集结。这一次他们更加谨慎，毕竟这支诺曼军队比一年前他们轻易击退的那一支要庞大得多，守军打算先待命，到诺曼人开始登船的时候再发动进攻，到时候诺曼人会分散于沙滩和船舶上。这个主意不错，如果能依计而行，则会收效良好。而诺曼人交了好运，天上刮的逆风让登船变得很困难，因此诺曼人还没开始登船，罗杰已发现敌人在附近了。他同父异母的兄长塞洛（未到意大利闯荡的4个奥特维尔之一）有一个也叫塞洛的儿子，这个孩子最近到卡拉布里亚投奔叔叔，并且许下了不同寻常的誓言。他此时被罗杰派去攻打撒拉逊人的侧翼，罗杰嘱咐他，首先要阻止敌人沿着海边的狭道返回墨西拿。计划奏效了，阿拉伯人未能突袭入侵者，却发现自己陷入重围，仅有少数人得以幸存。

罗杰乘胜追击。如果幸运的话，墨西拿应该没有什么防御能力了。他率军在当天晚上抵达城外，并在次日凌晨发起进攻。但是现在轮到诺曼人惊讶了。尽管损失巨大，墨西拿城中的男女居民一起携手守卫城市。罗杰发现自己错估了形势，想要速胜完全不可能。而且，如果伊本·哈瓦斯从岛内派来援军，他这支小军队就是砧板上的鱼肉了。罗杰下令撤退，这正好激励了撒拉逊人，战局得以扭转。没过多久，诺曼人的撤退已经变成逃跑，墨西拿人则紧追不舍。这是一场灾难，但更糟的事还在后面。前一天的逆风是一场大风暴的前奏，风暴在舰队下锚的法罗角肆虐。此前登船很困难，而现在已变得不可能了。诺曼人等待了3天，在开阔的沙滩上挤成一团，撒拉逊人阻止他们去任何天然的避风处，诺曼人只能尽可能地在不断的进攻中保护自己。阿马图斯直率地记载：“他们又怕又冷，处于最悲惨的境地中。”最终，海面平静下来，他们试图登船离开，但是船只出海还没多远，就被来自墨西拿的一支撒拉逊舰队所拦截，随后的海战一直打到雷焦港的入口处。诺曼人损失了一艘船，其他没有沉没的船也受到重创，船队挣扎着进入港口，卸下疲惫不堪、浑身发抖的乘客。此次远征开始时相当有希望，却最终以一场可悲的惨败而告终。

兵败之责完全该由罗杰承担。他勇敢归勇敢，却不知道在战争艺术中，谨慎和勇敢一样宝贵。诺曼人之所以能在过去的40年里获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从不打无必胜把

握之仗，仅在当雇佣军时偶尔为之。而且因为他们的战斗力依然主要依靠移民，所以他们也不必拿自己人冒险。在过去的一年里，罗杰将这两件不必做的事都做过了。1040年马尼亚克斯远征军（罗杰麾下可能有几名老骑士参加过）的命运清楚地表明，无论撒拉逊人是否分裂，均会为保护自己的岛屿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这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又在一年前让罗杰进一步证实了。只观察了区区几天，就为一位精神失常、奸猾的埃米尔而发动一次鲁莽、计划不周、缺乏装备的远征，这是一次不负责任的愚蠢行为，其结局纯粹是咎由自取。

罗贝尔·吉斯卡尔当年5月初在卡拉布里亚与罗杰会合时，他应当在这些方面严肃地与自己的弟弟谈过话，并尽可能地抽调军队与罗杰同去。罗贝尔在普利亚的春季战役非常成功，他解了梅尔菲之围，再次占领了布林迪西和奥里亚。靴跟处的一些城镇仍旧处在拜占庭的控制下，但是大部分希腊军队已撤退至巴里，暂时不太可能采取任何进一步的攻击行动。接下来有6个月的晴朗日子，适于发动战役。或许，冬季结束之前便能牢牢控制西西里岛。还有其他原因——除了天生耐不住性子——让罗贝尔急于入侵该岛。伊本·哈瓦斯完全意识到了诺曼人的入侵企图，已用800名骑士和24艘船组成的舰队加强了墨西拿的防卫。很明显，诺曼人等待的时间越长，他们必须面对的抵抗就会越顽强。罗贝尔也担心他的普利亚封臣，他们在过去的数月里忙于应对拜占庭的入侵，但现在希腊人已经撤退了，他们又开始变得不安分了。封臣需要的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一项大胆的、令人振奋的、新的征服计划，这样罗贝尔就能将他们联合在自己的领导之下，对付共同的敌人。罗杰也非常恼怒，决心不让先前的敌手再阻拦自己，他整个春天都在准备，筹划主要的远征。如果战争再不开，他就会自己发动远征了。

在罗贝尔抵达雷焦的数天内，军队准备登陆。即便按照当时的标准，这支军队也不算庞大，其人数约有2000人，骑士和步兵的数量大致相等。军队的规模实际上远远少于罗贝尔的期望，但是普利亚的状况让他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率领更多军队了。若指挥有方，这些人也就足够了。然而在2月惨败之后，有一件事情很明显：如果无法保证同意大利本土的交通线的安全，任何远征都不可能成功。也就是说罗杰必须控制海峡，要控制海峡则需要占领墨西拿。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计划，罗杰也知道会付出多大代价，但是他别无选择，更何况现在撒拉逊舰队已经大大加强了防御。最好的机会就是奇袭。

1061年5月中旬，晚上漆黑而静寂，新月到20日才会出现。约莫在18日的黄昏时分，罗杰·德·奥特维尔率领由270名左右的骑兵组成的诺曼先头部队，乘坐13艘船从法罗的圣玛丽亚港（S. Maria del Faro）溜出，数个小时之后，他们在墨西拿以南约5英里的一个荒凉的海滩登陆。^①他们渡海经过的路程比较长，比罗贝尔·吉斯卡尔选定的最短渡海路线至少要长10英里，不过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明智的。撒拉逊人本以为即将到来的入侵部队会像罗杰在2月做的一样，选择最短的路线，在墨西拿城以北的某个地方登陆。他们在海陆不停巡逻，无休止地扫过墨西拿和法罗角之间的海岸。兵力集中于北方，海峡的南口便完全不设防了，罗杰率军未受阻挠地渡过海峡。舰队在日出之前又回到卡拉布里亚，准备接第二波军队登船。

先头部队的主要目的是侦察，但是罗杰不是谨小慎微之人。刚到黎明，他从滩头阵地向墨西拿前进，不久后就碰到了一支撒拉逊人的骡队，骡队驮着提供给墨西拿守军的金钱和物资。这是一次天赐良机，撒拉逊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几分钟内便被屠杀殆尽。诺曼人还未重新集结起来，海岸外便飘舞起一张张白帆，宣告着入侵军队下一部分的到来。

罗杰此时手下的军力约有500人，这还没有他上次遭遇惨败时的军队多，但是此时他了解到罗贝尔·吉斯卡尔正率领1500人在赶来的路上。此外，没有迹象表明墨西拿的撒拉逊人已经获得诺曼人登陆的消息，因此这是个出其不意的好机会。太阳还未升高，他离墨西拿只剩一两英里了，他们谨慎地前进。他们在城外等待着，瞭望着。3个月前由市民们聚集起来守卫的城墙，现在空寂无人，十分宁静。在那个清晨，上帝再一次站在了诺曼人这边。再等待罗贝尔又有何益呢？罗杰自己便能执行攻击行动。他发动了进攻。

战斗刚打响便已接近尾声。带着大量军队的普利亚公爵还未渡过友好而安静的大海来到他的新领地，墨西拿就已握在诺曼人手中了。反而是撒拉逊人受到了过分谨慎之害，他们急于阻止诺曼人渡过海峡，不仅在墨西拿南方的道路不加设防，甚至对城市本身也不设防。驻军在北方的海岸巡逻，得知发生的事情时已经太晚了，他们正确地预计，如果返回墨西拿，必定会被马上抓获，因此他们逃向内陆。撒拉逊舰队也发现自己处于同样的境况下：墨西拿的港口已被敌人掌握，再向南航行进入海峡狭窄处就等于自寻死路。他们调转方向，迅速绕过法罗角，安全地向西离开。

抵达之后，胜利的普利亚公爵骑行在巨大而荒废的城市中。屠杀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规模比较小。马拉泰拉以敬佩的语气述说一位年轻的撒拉逊贵族的故事，这位贵族用剑刺透了他深爱的妹妹，以免她落入异教徒那淫荡的魔掌。但是大部分穆斯林人口设法逃去了内陆，未受伤害，也没费多大劲。吉斯卡尔很乐意看到他们离开。首先，他需要确保墨西拿的安全，最不想要的就是人口中有大量不可信任的因素。结果留下来的只有基督徒，其中主要是希腊人。少数人接近他，不知所措地做出谨慎的欢迎，并且按照他的命令在教堂中举行感恩活动。罗贝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调他的远征受神委派的属性，不仅他自己相信，城市被占领时的情况似乎真的说明上天有所偏爱。很明显，如果可以劝说当地的基督徒从宗教角度看待诺曼人入侵，就会起到有益的效果。

罗贝尔的下一项工作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将墨西拿转变成坚不可摧的桥头堡。在一周时间里，他的军队不分昼夜、马不停蹄地加固城防，他们改建和扩建了城墙，筑起壁垒，加固了塔楼，又修建了新的土垒。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他任命一支骑兵队伍为该城的常驻部队。此举将大量削减他在战场上能动用的军力，但他担心墨西拿的安危，无法拿它冒险。与此同时，他像以往一样迅速将诺曼人的野心转变为自己的优势。伊本·提玛赫那邪恶的身影再次出现，他表示自己将拥护诺曼人的决策。上一次罗杰在远征中陷入困境之后，他就立刻从危险中抽身而出，返回他在卡塔尼亚的城堡。现在，他比以往更加巧言令色、乐于奉承，并在西西里找到了另一位准备听他讲述的听众，那就是罗贝尔。伊本·提玛赫的计划没有改变：如果诺曼人帮助他对抗伊本·哈瓦斯，就把西西里的最高控制权交给他们。

不管罗贝尔个人对伊本·提玛赫的感觉如何，都不可能把他打发走。此人与伊本·哈瓦斯一样，都是西西里最强大的埃米尔之一。既然墨西拿安全了，他的友谊将会让诺曼人有效地控制西西里岛东部的所有地方，控制面朝意大利本土的全部至关重要的海岸线。他可以提供向导、翻译、武器和食物，还有欧洲人在穆斯林土地上严重缺少的各种专业人员。这似乎是上帝的仁慈的另一种体现，不过罗贝尔可能仔细地想过，在这种情况下，全知全能的上帝居然为了他的意图而选择这样一个不太可能的工具。一周之后或者更晚些，墨西拿的城防加固到罗贝尔感到满意的程度后，他便再次率领军队前进，同罗杰和伊本·提玛赫一起，前往西西里远征的下一个舞台。

从墨西拿出发，可以走两条道路接近伊本·哈瓦斯的统治区域。最便捷的一条路是沿着海岸向南行，到接近陶尔米纳（Taormina）的某个地点，再从这里向内陆进发，沿着阿尔坎塔拉河（Alcantara）的河谷，绕过埃特纳火山的北麓，来到中部的高原。但是，伊本·提玛赫选择带领着他的诺曼朋友走另一条道路，经过理论上忠于他的领土，这里最近显示出脱离他的迹象，当地人看见诺曼军队从附近经过的话，他无疑将从中受益。走这条路还有一项额外的好处，那就是让罗贝尔确保他与罗迈塔之间的正式结盟关系，没有这层关系，扼守在墨西拿以西的山隘将不再安全。

彼时的罗迈塔与今日一样，是一个极佳的天然据点，而且撒拉逊人大力加固了这里。对于1038年的乔治·马尼亚克斯来说，这里是一个难攻破的障碍，可能对1061年的罗贝尔·吉斯卡尔也是一样，然而幸运的是该地长官忠于伊本·提玛赫。4个月里，这是伊本·提玛赫第二次用最愉快的姿势来欢迎诺曼人的到来，他在营帐中毫不迟疑地展示自己，跪在罗贝尔的脚边，摸着《古兰经》宣誓效忠，并赠送了许多礼物，其中包括城堡和城市大门的钥匙。这是吉斯卡尔在墨西拿周围组织的防御链上的最后一环，现在他终于可以自信地继续前进了。

虽然罗贝尔一如既往地因为步兵行军缓慢而发怒——阿马图斯告诉我们，他总是带着骑士在前面飞奔，随后不得不等待步兵赶上来——公爵设法保持可观的行军速度。他用了两天，从罗迈塔进军到弗拉扎诺（Frazzano），这里山口下的道路通往马尼亚切平原（Pianura di Maniace）——正是在此地，21年前“巨人”乔治和奥特维尔家族的第一位年轻人展现了自己的才能。罗贝尔在此处让他气喘吁吁的军队进行休整。直到现在，他们一路上还没有遇到任何有效的抵抗。在他们通过的地区，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当地人真诚地带着热情来迎接他们，虽然当地人即将知道自己欢迎错人了。但是诺曼人抵达锡梅托河（Simeto）之后，他们就站在敌人的领土上了。探子报告说，伊本·哈瓦斯正准备从自己在恩纳的堡垒带领一支强大的军队来对付他们。吉斯卡尔继续前进，但是现在更加小心翼翼。他在琴图里佩（Centuripe）遭遇了第一次检验。他进攻该城时遭到了顽强的抵抗，为避免出现无法承受的损失，他便立刻放弃围城，该城未被攻陷。他往东的一次短途行军更加成功，帕泰尔诺（Paternò）未做任何挣扎便陷落了。按照阿马图斯的记载，穆斯林在诺曼人面前“像火焰前的蜡”一样消散了。因为虚张声势的撒拉逊军队还在很远的地方，不急于现身求战，罗贝尔便带领军队向右转，沿着迪泰诺河（Dittaino）的河谷前进，不断深入敌人的腹地，最后在恩纳城巨大峭壁下的水车边安营扎寨。

在西西里的山堡中，恩纳是最高、最难以接近的。两个世纪之前，撒拉逊人一个个地通过主下水道爬进城，才从希腊人手中攻下该地。很明显，这里无法被迅速占领，罗贝尔知道时间不够，自己必须在冬季到来之前退兵，于是急切地想避免进行围城战。因此，罗贝尔故意拖着自己的外衣，向城中的伊本·哈瓦斯挑战，叫他出来战斗，说诺曼人想尝一尝那号称可怕的应对手段。然而，撒拉逊人仍旧坚守不出。在4天的时间里，诺曼人在沮丧的情绪中等待，他们劫掠了周边的乡村，不耐烦地做坏事，以刺激埃米尔出战。在第5天，他们成功了。

与该时期历史中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我们无法对接下来参战的人数做出可靠的估计。我们从马拉泰拉那里了解到，撒拉逊军队由1.5万人构成，这可能有所夸张，却不见得完全不可能。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敌人是诺曼人一方的数倍。罗贝尔·吉斯卡尔开始只有2000人，他之前在墨西拿留下了一支强大的守军，可能在罗迈塔等地也留有驻军。伊本·提玛赫为诺曼军队提供过一些撒拉逊人的变节者，但是这些人不可能特别多，因为编年史没有提到他们。马拉泰拉估计罗贝尔的军队有700人，这个数字可能很接近真实情况。

恩纳之战对诺曼人来说是一次压倒性的胜利。地势和人数都对他们不利，他们没有可以用来休息或防御的有利地形，也没有充足的装备或补给。但是他们有勇气，还有最重要的纪律，他们这两项品质都很突出，而撒拉逊人此前从未遇到过他们这种对手。诺曼人现在又多了一种更强大的宗教热情，这驱策着他们。新近忏悔过而被赦免罪愆的人耳边回荡着罗贝尔的吼叫声，他们投入战斗。就这样，第一次主要的交战就在西西里岛的土壤上，在诺曼人和撒拉逊人的军队之间展开了，战斗以撒拉逊人的大溃败告终。伊本·哈瓦斯一方的5000人设法安全地逃回城堡，其余的人在夕阳时分躺在河岸上，或死或伤。诺曼人的损失微不足道。

除了战利品，胜利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是间接的。伊本·哈瓦斯与他军队的主力（很可能还有伊本·提玛赫的妻子）在城堡中很安全，诺曼人永远也不能把他从这里赶走，尽管围攻的命令在诺曼伤员被运下战场之前就下达了，但是很明显，占领这样的地方将是一项长期而艰难的工作。不过与此同时，发生战斗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山谷，没有几位当地的首领跟他们的埃米尔一样怀有同样的打算。不久之后，第一位首领就出现在吉斯卡尔的营帐中。在接下来数周的时间里，更有大量首领前来，他们低着脑袋，双手抱在胸前，他们带来的驴子驮满了礼物和贡品。他们如此急切地正式表达服从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现在毫无防御措施，而诺曼人沿袭着发动围城战时的老习惯，每天派出掠夺小队进行恐吓，并将乡村毁弃。收获的季节已经临近，但是穆斯林农民不能指望能从烧尽的田地和被毁的葡萄园里获得什么收成。伊本·哈瓦斯在夏夜从那座被围困的城堡向外凝望，他肯定看到了附近田地中燃烧的火焰，它甚至比城堡下面诺曼人的篝火还要明亮。这一景象可能不会让他感到多么沮丧，毕竟他自己的损失更严重。但是他一定想过，对他和他的人民来说这只是刚刚开始，西西里再也不会回到从前了。

然而从短期来看，时间站在埃米尔这边。罗贝尔·吉斯卡尔现在的状况无法承担一场冬季的战役，他的扩张很危险，他还需要在他安全地返回意大利本土之前巩固所获得的地盘。在西西里的酷暑天被围攻了两个月之后，恩纳没有表现出任何被削弱的迹象，但是诺曼人的耐心已经消磨殆尽了。和以往一样急躁的罗杰对这种无所作为感到厌倦，带着300名士兵疾驰而去，开始了一次他所谓的侦察活动，一路烧杀抢掠，直至阿格里真托（Agrigento），回来时带着足够分发给整支军队的战利品。这种甜头无疑是有价值的，但是如今，必须放弃围城而退。在7月或8月初的某个时间，罗贝尔发出信号，率领军队沿着来时走过的河谷撤退，围城者和被围者都舒了一口气。

手中只有如此少的军队，军中还有不少人都渴望回到在普利亚的家，吉斯卡尔没有希望确保伊本·提玛赫的领地任何部分的安全。然而更靠北的那片无人防守的地区虽然按理说归伊本·提玛赫统治，却无法长期抵抗其对手的入侵，希腊基督徒居民恳求罗贝尔在这里留下一支常驻守军，罗贝尔还轻松地说服了一些尚未安家的诺曼骑士定居在西西里。因此在1061年秋，在距离北部海岸数英里的地方、古典时代的阿伦提乌姆（Aluntium）遗址附近，岛上第一座诺曼人的堡垒建起来了。它位于内布罗迪山麓，控制着撒拉逊人发动进攻的主要通道，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有效的保护，也能时时刻刻让当地居民想到诺曼人的力量。在接下来的数年里，这座堡垒发展成一座繁荣的小城，人们直到今天还能见到它。罗贝尔不仅留下了一座最终沦为废墟的城堡，还有圣马科—达伦齐奥（San Marco d'Alunzio）这个名字，他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卡拉布里亚的另一个圣马科，也就是他15年前发家的地方。

返回墨西拿之后，罗贝尔·吉斯卡尔与西吉尔盖塔一起在新的统治区进行了短暂的视

察，两人返回普利亚过圣诞节。罗杰陪同他们一起到达卡拉布里亚的米莱托，也就是他在意大利本土的大本营。但他无法休息，西西里在召唤他，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或者说，有太多机会等着他。12月初，他带着250名追随者返回岛上。他再次如旋风一般经过了阿格里真托地区，再折向北，到达特罗伊纳城下，这是一个比恩纳更高、更难控制的堡垒。幸运的是，这里的人口主要是希腊人，他们立刻为罗杰的军队打开了城门。他在这里度过了圣诞节，同时还欣喜地得知，他早年在诺曼底的旧爱已经抵达了卡拉布里亚，她在那里等着他，而且跟以前一样希望嫁给他。

埃夫勒的朱迪丝（Judith of Evreux）是征服者威廉父亲的堂兄弟的女儿。她和罗杰第一次相识时，要她嫁给相对卑微的奥特维尔家族中最小、最贫穷的儿子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很多东西到现在已经改变了。威廉公爵和罗贝尔·德·格兰特梅斯尼尔（Robert de Grantmesnil）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后者是圣埃夫尔修道院（Monastery of St Evroul-sur-Ouche）的院长，也是朱迪丝同母异父的兄长兼监护人。争吵的结果是，罗贝尔带着朱迪丝、她的兄弟姐妹还有11位忠诚的修士一起逃走了，他们一行首先到了罗马，他在罗马试图从教皇那里寻求赔偿。随后，他们去南方投奔同胞。罗贝尔·吉斯卡尔很好地接待了他们，他之前担心他对卡拉布里亚的希腊修道院的控制会减弱，便鼓励拉丁修士尽可能地在当地定居。他还提供了一笔丰厚的捐赠，在卡拉布里亚成立了圣欧费米娅隐修院（Abbey of S. Eufemia），以维持圣埃夫尔修道院那有名的宗教仪式和音乐传统。^⑤但是罗杰也有自己的计划。他目前已经在意大利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权力和影响，仅次于吉斯卡尔本人。在欧洲不是统治者的家族中，没有几个会把他视作不值一提的新郎。在得知朱迪丝抵达的那一刻，他立即赶去卡拉布里亚见她，发现姑娘在圣马蒂诺-达格里（S. Martino d'Agri）小镇等着。他们在此处成婚。罗杰随后带新娘前往米莱托，夫妻俩在这里得到了正式的庆贺，举办圣埃夫尔修道院风格的仪式典礼，典礼上有大批乐手表演。毫无疑问，夫妻俩十分相配，他们相处甚欢，不过蜜月期太短了，罗杰有重要的工作要做。新年伊始，他没有被妻子的眼泪所打动，把她留在米莱托，而自己返回西西里。

1062年有个好开头，却未能让这份希望持续下去。罗杰战斗了一个多月，其间彼得拉利亚（Petràlia）小镇是唯一具有重要性的战果。然后他返回大陆，决定立刻解决经常令他担心的国内问题。普利亚公爵再次使用了老伎俩。早在1058年，他就承诺与弟弟公平地分享他在卡拉布里亚的征服成果，但是在那之后他被罗杰日渐增长的影响力而干扰，担心自己的地位，因此拒绝履行诺言。当罗杰把注意力集中于西西里的时候，他接受了罗贝尔提供的代替领土的金钱，但是既然现在他结婚了，他的地位就不一样了。数年前证实对卡普阿亲王有用的摩根加布传统现在已普遍地被意大利的诺曼人所遵守，而且如果某位伟大的贵族，尤其是奥特维尔家族的人，竟然不能为妻子和妻子的家族提供与之相称的等级和封地，那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他向待在梅尔菲的公爵派去信使，信使带着罗杰的正式要求，同时还有一项警告：如果他的要求没有在40天内得到满足，他将用暴力来确保自己的权利。

所以诺曼人的两位伟大建设者为了战利品而发生争吵，诺曼人进军的整个动力受到了考验，这是4年里的第二次。和前一次一样，这次点燃火花的是兄长的嫉妒，而不是弟弟的野心。罗杰作为一位典型的奥特维尔，不可能是安分的封臣，但是无论是在1058年还是1062年，他的要求似乎都是合理的，错误出在罗贝尔身上。当然，就像罗贝尔在大多数情况下的政治直觉一样，每当他怀疑自己的权威正受到弟弟的挑战或损害时，他容易失去所有平衡感。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法承担与罗杰作对的后果。拜占庭军队在巴里的存在依旧稳固，他们无疑正准备发起新的攻势。如果罗贝尔希望在对阵拜占庭人的同时还能维持在西西里获得的优势，就肯定需要一位智勇双全的、足以托付的指挥官。不仅如此，现

在情况变得更加紧急：就在罗杰设定的最后通牒的40天到期之前，西西里传来消息，正在沿着北部海岸继续春季战役的伊本·提玛赫已经被诱入埋伏而阵亡。他的死迅速提振了敌人的士气，而彼得拉利亚和特罗伊纳的诺曼守军担心自身安危，惊恐地放弃了岗位，逃回墨西拿。

如果普利亚公爵此刻能明白责任所在并平息争吵，时间还来得及。然而，他愤怒地朝卡拉布里亚进军，还在米莱托包围了罗杰。接下来的这个故事似乎处于音乐喜剧和通俗情节剧之间的荒谬世界。马拉泰拉记载此事时还记下了一些有趣的细节，它之所以值得在这里简述，与其说是因为它固有的历史重要性，还不如说是因为它反映了这两位杰出男人的性格，还反映了9个世纪之前的一些处理国家事务的方式。

一天晚上，在米莱托遭到围攻的时候，罗杰偷偷地从城里出来，去邻近的杰拉切城求援，却在不久后被愤怒的罗贝尔发现了，罗贝尔在罗杰后面紧紧追赶。效忠于罗杰的杰拉切居民在公爵抵达的时候重重地关上了大门，然而吉斯卡尔用厚厚的修士服掩盖了身份，设法躲开他人视线而溜进城。进城后，他到一个叫瓦西里的人家里，吉斯卡尔知道他很忠诚，想要和他一起讨论重新建立权威的方式。瓦西里和他的妻子梅利塔（Melita）不顾风险，请他们尊贵的客人待在家里吃晚餐。但是很不幸，罗贝尔在等上菜的时候被侍者认了出来，侍者迅速发出了警报。房子迅速被愤怒的暴民包围了。极度恐慌的瓦西里逃往最近的教堂避难，却在半路被抓住，随后被暴民杀害。梅利塔也被抓住了，她的命运更加恐怖，她被钉在木柱上，痛苦地死去。另一方面，所有麻烦的起因——罗贝尔保持头脑清醒，他的演说能力足以处理这场危机。他要求大家冷静，大家就冷静了下来。他对自己的敌人仅有一条忠告：为了他们自己，不要被发现普利亚公爵的喜悦冲昏了头脑。今天他运气不佳，但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或许明日双方各自的位置就会轻易地调换。他自由地、自愿地、不带任何敌意地来到他们中间，他们曾向他发誓效忠，他也从未欺骗过他们。如果整个城市全然不顾誓言，毫无意义地殴打一个没有帮手、手无寸铁的人，那真是不知羞耻。他们应该记住，如果处死他，诺曼人将一直忌恨他们，而他们正有幸享受着诺曼人的友谊。如果处死他，他的追随者将愤怒至极，他们清清白白、深受爱戴的领袖竟惨遭毒手，他们和他们的儿子也会因此而蒙羞——追随者会毫不留情地为他报仇。

杰拉切的居民不可能完全听信他的话。15年来，只要听到罗贝尔·吉斯卡尔这个名字，农民会跌跌撞撞地从地里赶回家躲藏，修士会在修道院下面挖洞来埋藏财宝和器皿。罗贝尔现在才扮演受伤的羔羊已经略迟了。但是他的话起到了作用，人群在他讲话的时候渐渐平静下来。也许是考虑到最好不要仓促下决定，公爵被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整个杰拉切的居民都在考虑接下来该做什么。

罗贝尔的随从在城墙外等待，他们不久后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只有一个办法行得通了，那就是抑制住骄傲去找罗杰求助，后者正在数英里之外的地方安营。罗杰怡然自得，他知道，自己不再需要担心人身安全了，他哥哥的性命掌握在他手上，他可以提出任何中意的条件。自然，他不允许罗贝尔受到任何严重的损伤。虽然他们有很多争吵，但是他多多少少对吉斯卡尔还有一些亲情，他还尊重吉斯卡尔的天赋。无论如何，他需要后者支持他的西西里行动。但是他也知道，自己没有理由不利用目前的局势。罗杰全速赶往杰拉切，他在那里召集所有年长者到城外一个空旷的地方来见他。人们抵达之后，发现他异常愤怒。他质问，为什么城镇不立即将他的哥哥交给他？吉斯卡尔欺骗行为的受害者是他，而不是他们，只有他有权利为这种行为而施加应有的处罚。快把所谓的公爵带到他跟前，否则居民们就跟他们的城镇、田地和葡萄园告别吧，因为明天一早他就要把它们统统夷平。

可怜的市民高兴地照做了，罗杰的威胁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摆脱尴尬境地的方法。罗贝

尔被送来，并且很快就被交给罗杰，所有人都屏息看着罗贝尔将接受什么样的惩罚。他们肯定吃了一惊。罗杰卸下愤怒的面具，向前迈进一步，伸出双臂迎接他的哥哥，这一刻两人抱在一起，马拉泰拉描述两人“如同约瑟和便雅悯一般”，因为达成和解而喜极而泣。罗贝尔立即表示满足罗杰所有的领地要求，兄弟俩喜气洋洋地一同前往米莱托。接下来的事件证明争吵并没有彻底结束。公爵一旦同妻子和主要军队会合，就开始后悔自己太轻易地许下了承诺。时隔不久，战争再次爆发，不过他不再专心于双方的争斗，不久之后，奥特维尔家族中最伟大的两位再次握手言和。

这次不愉快的争吵结束之后，罗贝尔和罗杰最终分割卡拉布里亚的方式依旧不清楚。似乎按照划分的方案，每个城镇和城堡都要分成两个单独有影响力的地区，以免这些地方支持兄弟中的某一个来对抗另一个。这样的机制暗示，现在双方之间业已建立的互信还不够深。这样的机制在实践中肯定非常复杂，并且运行缓慢，我们甚至怀疑它是否起过作用。不过，似乎两兄弟都对此比较满意。这确实以某种方式让罗杰把朱迪丝应得的摩根加布授予了她，还向她的家族授予了配得上新地位的地产。对罗贝尔·吉斯卡尔来说这是很昂贵的一课，但是他已经学得很透了。

罗杰也为争吵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场争斗耗去了他几个月时间，这段时间能拿来打仗的话更有意义，但他直到1062年盛夏才得以回到岛上。这一次，罗杰无疑想起了朱迪丝在他春天离开的时候流下的泪水，因此这次带朱迪丝和他同去。罗杰带着300名士兵登陆，在8月初径直前往特罗伊纳。尽管伊本·提玛赫遭到谋杀之后诺曼军队耻辱地逃走了，该城在罗杰不在的时候却没有遭到撒拉逊人进攻。即使他注意到了当地希腊居民欢迎夫妻俩的时候似乎没有第一次那么热情，他也没有特别在意。一切都似乎风平浪静。罗杰花了一两周时间将防御安排妥当，将朱迪丝交给新的守军照顾，之后便开始着手进行那拖延已久的战役。

这就是特罗伊纳的希腊人等待的时刻。许多希腊人和信仰同一宗教的人都发现，在诺曼人统治的前几年，他们的新主人甚至比旧主人还要糟糕。诺曼人索求的东西甚至比撒拉逊人索求的还多，他们获取想要的东西时更强硬、更贪婪。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让人费解，他们的做法很粗鲁，语言也聒噪难听，而且他们对待当地女子的方式自由又随便，其恶名全岛皆知。特罗伊纳人受苦最重的方面当数最后一个。特罗伊纳的第一批诺曼守军的快速撤离对他们而言是一种解脱，但是现在又来了一批新的诺曼军队，甚至比之前更多。他们小心地制订了计划：罗杰带着军队走远之后，他们就动手。他们的首要目标是朱迪丝本人，控制朱迪丝之后，便将她当作人质，让诺曼军队答应撤出城镇。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新的守军，现在的守军以上一支诺曼守军所缺乏的勇气和决心进行反击。战斗在城市中持续了一整天，信使迅速去向罗杰通风报信。

正在围攻尼科西亚（Nicosia）的罗杰全速返回，返回之后，他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看到有机会能从诺曼压迫者手中获得解放，数千撒拉逊人从相邻地区赶来，涌入特罗伊纳，他们与希腊人达成了一致。面对这么多敌人，诺曼人已经无望守住整座城了，罗杰立刻命令诺曼人撤到城堡附近的街道上。诺曼人迅速设立路障，建立瞭望台，设置哨站。这一次轮到诺曼人被围攻了，他们在这里待了4个月的时间，这也许是西西里诺曼人历史中最受考验的时期。他们被打得措手不及，给养已经严重不足，最坏的是，西西里不久就进入了时人记忆里最早、最严酷的冬天。特罗伊纳的海拔约为4000英尺，诺曼人没有保暖的衣物或者毛毯，在匆匆建好的防御工事后面缺少挡风的房屋，也缺少可以充当燃料的东西。不知为何，他们的士气依旧很高昂。马拉泰拉记载称，尽管被围困的诺曼人

又饿又累，还缺少睡眠，但是他们仍互相打气，“掩藏悲戚之色，脸上和言谈中均表现出喜悦的样子”。可怜的朱迪丝白天和她的丈夫共用一条羊毛斗篷，晚上和他一起挤在这条斗篷下面，尽可能地表现得勇敢，然而“她只能用眼泪止渴，用睡眠来减轻折磨她的饥饿感”。所以有些人觉得她在勇气上不如西吉尔盖塔。

1063年初，罗杰知道自己无法坚持更长的时间了。食物所剩无几，他的士兵也营养不良，而无法像刚开始那样坚定地抵御寒冷。幸运的是，有迹象显示，在街垒之外监视的撒拉逊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这些人拥有一种诺曼人没有的抗寒之物：当地的粗酿红葡萄酒。先知禁止穆斯林饮酒，但是它能带来热量，所以它在穆斯林眼中暂时变得重要了起来。酒确实能让他们保持温暖，但是诺曼侦察兵得知穆斯林大量喝酒之后，酒却给后者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罗杰在这里看到了机会。1月的一个晚上，在逼仄的街道上打着呼哨的风比往日更加寒冷，他带领手下发起最后的攻击。诺曼人等待着。等撒拉逊人的岗哨陷入寂静之后，罗杰偷偷越过路障。一切和他的设想一样，喝了酒的哨兵睡熟了，睡得像婴儿一样甜美。他迅速向部下招手示意，诺曼人踩着雪前进，悄无声息。希腊人和撒拉逊人守军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的前哨位置就被占领了，次日清晨，特罗伊纳再一次被诺曼人控制。

罗杰的复仇非常迅速。叛乱的头目被立刻施以绞刑，其同谋者所受的惩罚也不比他轻多少。马拉泰拉没有讲多少行刑的细节，他只是告诉我们，诺曼人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庆祝他们所受的折磨终于结束了。这确实应该庆祝，因为在过去的4个月里，罗杰、朱迪丝以及他们的追随者所受的苦难比诺曼人出现在南方以来任何人遭受的苦难都要大。他们了不起地度过了这段时间，多亏了他们的勇气、积极性，还有最重要的忍耐力。但是他们也看到，他们在西西里的立足是多么不稳定。

-
- ❶ 这里对着西西里海岸的那边就是传说中的卡律布狄斯大漩涡（Charybdis）。夏朗东将马拉泰拉的“Scillacium”翻译为“斯奎拉切”，不确。若要抵达斯奎拉切，直线距离就有70多英里，希腊人必须穿过整个阿斯普洛山区，一路上全是诺曼人的控制区域。
 - ❷ 1927年以前，这座堡垒城市一直称为乔万尼堡（Castrogiovanni），这是阿拉伯语“Kasr Jani”的讹误。1927年，墨索里尼恢复其原名恩纳，它在整个古代都叫这个。
 - ❸ 盟军在1944年6月的诺曼底登陆时，利用瑟堡（Cherbourg）半岛的方式如出一辙。
 - ❹ 在一篇有趣的文章《西西里的“联合行动”，1060—1078年》（“Combined Operations” in Sicily, A.D. 1060-78）中，D. P. 瓦雷（Waley）认为诺曼人已经从拜占庭人那里学到了跨海运送马匹的技术，他们在1061年学会的这个经验在5年后的黑斯廷斯之战中证明了其价值，在那次战斗中，威廉公爵的入侵军队里就有来自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骑士。
 - ❺ 圣欧费米娅修道院是许多西西里修道院的起源，包括卡塔尼亚的圣阿加塔修道院（Abbey of S. Agata）——它现在是主教座堂。

12 征服

上帝的右手给我勇气，

上帝的右手将我托起。

——罗杰的座右铭，于切拉米之战后刻在他的盾牌之上

无可否认，进攻西西里岛的提议比罗杰——或其他任何人——的预想更加可怕。和以往一样，他的根本问题还是长期缺乏兵力。这在直接对阵中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诺曼人在恩纳等地方已经证明，至少在山区地形下，比起兵力优势，他们卓越的纪律和军事技术更有决定性意义。但是这数百人不可能分散得到处都是。如果政治上的统治无法维持，那么胜利带来的优势不久便会丧失。目前他们的力量甚至不足以一直有效控制东北地区。此外，西西里的行动差不多已经进行了两年，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军队所拥有的最有价值的武器“出其不意”也已不再见效。诺曼人在西西里岛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对撒拉逊人产生了催化的作用，撒拉逊人一旦摆脱了伊本·提玛赫那带有威吓的支配力，便会在共同敌人的面前立刻放下分歧。齐里王朝的苏丹特曼（Temim）派出两个儿子阿尤布（Ayub）和阿里（Ali），两人各率领一支军队前来，以帮助西西里的同教兄弟来阻挡基督徒的浪潮。当罗杰在特罗伊纳为生存而战时，两位年轻的王子已经分别在巴勒莫和阿格里真托登陆，立刻着手准备联合作战。

罗杰仍旧只有三四百人，罗贝尔·吉斯卡尔的精力完全放在普利亚的拜占庭人身上，没有余力来帮他。更糟的是，他在特罗伊纳失去了所有马匹，这些马或许是4个月时间里的主食。现在他不得不迅速返回大陆，再弄一些马，这说明他已经按照自己的预想彻底镇压了叛乱。如今他又一次在自己不在的情况下将朱迪丝留在城中，不过她在过去的数月里已经学到了很多，马拉泰拉赞许地写道，她现在承担了城防的指挥工作，她日夜在军营进行常规巡查，以确保士兵保持清醒和警觉。她这样进行巡查，更多地是因为紧张，而不是歉疚，尽管在900年后的今天这样说她或许显得没多少骑士风度，不过，想想上一次她被单独留下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就不会因为她的一些不安而谴责她了。

她的丈夫不久就回来了，还带回了大量的马匹和物资，尽管一起回来的人还是很少。罗杰在特罗伊纳精心制订了计划，1063年的整个春季，他和年轻的侄子塞洛——这是为他所用的一位奥特维尔家族成员，也是他手下最能干的指挥官——从南部的布泰拉（Butera）到北部的卡尔塔武图罗（Caltavuturo）对撒拉逊人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他们的战果不错，特罗伊纳的仓库再一次被填满了。但是直到夏季中旬，他们才与撒拉逊军队主力交战。撒拉逊人与新来的非洲军队相处融洽，后者最近离开了巴勒莫，正打着先知的绿色旗帜向东行军，向基督徒的据点前进。

切拉米（Cerami）镇在特罗伊纳以西8英里左右，城镇被围在山丘之中，城外是切拉米河。河流似乎给诺曼人带来了好运气。在大陆上，奥利文托河、奥凡托河以及最重要的福尔托雷河都被他们敌人那般红的鲜血染红过，他们在西西里的迪泰诺河边也赢得过一次相似的胜利。在上个冬天的事件之后，罗杰认为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不能再次遭到围攻

。另一方面，切拉米为他那稀少的军队提供了优良的集结点，还有大量视野良好的瞭望点。通过这些瞭望点，他可以看到对面山上敌人的部署。这一次又和恩纳的情况一样，敌军的人数再一次远超诺曼人，罗杰似乎没有获胜的希望。撒拉逊军队的规模不得而知，马拉泰拉估计其数量为“3万人，这还不算无数名步兵”。他和以往一样夸大了敌军的人数，但是敌军的主力包括从西西里岛各处集合而来的撒拉逊人，又有来自北非的重要增援，其总人数肯定有好几千。罗杰仅有100名骑士和塞洛手下的30名骑士，再算上相应的步兵，诺曼军队的人数顶多只有五六百。

诺曼人和撒拉逊人互相观望了3日，在第4天，马拉泰拉告诉我们，“看到敌人如此接近却不能发动进攻，我们的人按捺不住，带着极大的虔诚进行忏悔，相信仁慈的上帝会助佑自己，然后冲进战场”。听闻撒拉逊人准备围攻切拉米，罗杰迅速派遣塞洛带领他的30名骑士尽可能地把守该镇。他杰出而年轻的侄子再次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当罗杰带着主力在不久之后赶到时，他发现第一波来犯之敌已经逃走了。切拉米仍旧在他手中。

然而，罗杰很清楚这一切只是个开头。敌人正在重新集结，准备发动主要进攻，诺曼人几乎没有时间在撒拉逊人发动进攻之前准备战斗。撒拉逊人忽略了侧翼的塞洛，他们将所有的力量都集中于中军，那里是罗杰坐镇指挥的地方。撒拉逊人打算用纯粹的冲击力和人数优势，以巨大而一致的力量粉碎诺曼军队。他们快成功了，但是诺曼人的阵线没有崩溃。同时塞洛率军出现，来支援他的叔叔。战斗持续了一整天，受伤严重、受到踩踏的厚厚一层尸体铺满了战场。夜幕降临之后，撒拉逊人突然撤出战斗，罗杰率人紧追不舍，一直追到撒拉逊人的营地。

诺曼人卸下战利品，安顿在穆斯林的营帐中，捕获了留下的骆驼等能找到的所有东西。次日，他们离开营帐，去寻找逃到山上避难的二万名步兵。他们杀死了其中的一些，将其余的掳去卖为奴隶，每名都卖了一个好价钱。但是不久之后，战场上腐烂的尸体所引发的传染病迫使他们离开，回到特罗伊纳。^①

对罗杰而言，切拉米之战至关重要。现在，诺曼人终于掌控了特罗伊纳和墨西拿之间的整块地区。虽然在个别地区仍会发生零星叛乱，却不再有严重的挑战了。诺曼军队再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对撒拉逊军队施加了毁灭性打击，比起两年前的恩纳之战，这一次战斗的规模更大，其结果更重要、更有决定性意义。但是诺曼人获胜的原因和以往一样，也就是结合了勇气和纪律——这当时还不为伊斯兰世界所知——而且因为他们越来越相信神在指引，所以内心注满了宗教热情。此时他们的信仰已如此坚定，所以马拉泰拉能毫不吃惊地记载说，就在诺曼人策马打响切拉米之战以前，他们的军阵中加入了一位相当年轻的骑士，这位骑士骑着雪白的牡马，全副武装，手中拿着长枪，枪上飘扬着一面白色的三角旗，旗上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十字架。不久之后，人们就说他是圣乔治本人，他来带领基督的士兵获得胜利。后来许多人证实，在战争正酣之时，他们也看到罗杰长枪的枪尖上出现了圣乔治的标志。罗杰也承认这些迹象，因此准备了一批丰厚的礼物，想要送给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所以在战斗结束的一两周之后，诺曼人从撒拉逊人的厩舍中找出的最好的4只骆驼排成一列在罗马大街上踱步，罗马市民目瞪口呆地在一旁观看。

教皇亚历山大收到礼物后应该很高兴，对他而言，在奇异的特征和基于动物学的兴趣之外，这些骆驼还是鲜活的象征，象征罗杰站在他一边，他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求助于奥特维尔家族，这个意义更为重要。教皇正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尼古拉二世的选举改革对设计时想要避免的状况已经起到了作用。这次教皇继位出现争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摄政的

皇后阿涅丝可以接受任何依照教会法在罗马选出的候选人，却没有给予任何含蓄的承认。尼古拉二世于1061年去世，之后出现的混乱状况更为严重，两人争夺教皇宝座的情况再次出现了。亚历山大的地位更为强劲，因为他是由枢机主教（如以往一样，由希尔德布兰德领导）选出来的，合理合法，无可挑剔。另一方面，他的对手对立教皇霍诺留二世（Honorius II）由阿涅丝选出，并受到伦巴第主教们（如同圣彼得·达米安〔St. Peter Damian〕所评价的，他们更适于宣布女人的美而不是宣布某人就任教皇是否合适）的支持。霍诺留在罗马有坚定的拥护者，他支付了大量金钱，提高了这些人的热情。应希尔德布兰德的第二次请求，卡普阿的里夏尔提供了军事支持，亚历山大二世才得以坐上宝座。即使如此，霍诺留也没有放弃。1063年5月，阿涅丝不再担任摄政，帝国会议宣布支持霍诺留的对手，霍诺留甚至试图重新在一段时间里控制利奥城（Leonine）^②，虽然他在次年就被正式废黜，但是他直到去世都一直坚称自己是教皇。在这整个时期，亚历山大四处寻找任何可以去争取的支持。作为骆驼的回礼，他送给罗杰一面教皇的旗帜，罗杰可以把旗帜放置在阵前，以在未来的战争中激励部下。另一件举措更为重要：教皇宣布赦免那些加入罗贝尔和罗杰的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基督徒土地的神圣事业的人。因此，西西里征服不仅在诺曼人心中是一次十字军活动，而且在基督教世界的眼中也是如此。

战争持续的时间比参战人员以为的时间要长得多，这是战争的特点。1061年5月的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罗杰率领军队溜过墨西拿海峡，他们不是第一批希望战斗能在圣诞节前结束的战士，也不是最后一批。我们看到，到当年圣诞节，诺曼人只是守卫住了桥头堡而已。1062年底，圣诞节对特罗伊纳城内的倒霉蛋们来说可能仅仅是个节日罢了。1063年，他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远征开始之后的第三个秋季即将到来的时候，罗杰肯定已经察觉到同胞之中正在滋生挫败和失望的情绪。诚然，他们在西西里的三个季度里已经赢得了约四分之一的岛屿的控制权，不过即便是这样的小成功，也是由于他们在早期运气相当好，还有一些特殊环境的影响，而这些特殊环境是无法重现的。如果他们设法出其不意地拿下墨西拿，围攻墨西拿的行动不一定会比围攻恩纳或阿格里真托更顺利。在早期，他们经过的大部分地方都是基督徒的土地，他们已经习惯于接受当地代表的欢迎，而不是遭到武装抵抗；他们一直享受着伊本·提玛赫的保护，他能够保证他们向岛屿中央进军之时敌人不会从南方和东南方发动进攻。但是现在，他们面前尚未被征服的土地则完全是穆斯林的地盘了。伊本·提玛赫已经去世，而他损失惨重的敌人伊本·哈瓦斯依旧坚守在恩纳，而且，撒拉逊人现在比一个世纪之前更加团结。诺曼人不断深入，他们的补给线也在不断拉长，而且越来越脆弱。最近的经历证明，即便是本地的基督徒也不能信任，无法保证他们能一直支持诺曼人。最后一个原因和通常情况一样：他们的人数少得可怜。这个因素或许能提高他们取胜后获得的荣耀，但是从现实来看，这预示着不好的将来。仅凭他们现在的数量，他们或许可以征服，却永不能实现控制。

切拉米之战的兴奋劲头过去之后，一定是占据罗杰脑海的一些昏暗想法让他抛去其他思绪，彻底拒绝了前进道路上的下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来自比萨，它来得很突然，也让人意想不到。比萨人有可能仅仅是被以西西里为基地的撒拉逊海盗的不断侵袭所惹怒，也有可能是用他们的慧眼发现了机会，便意图与诺曼人联手，他们的意图究竟是哪一个，不得而知。比萨人当时的记录和马拉泰拉的报告相印证：1063年8月，该城向西西里派出了一支舰队，它想同罗杰联合行动，合兵一处，从海陆进攻巴勒莫。罗杰的回复令人失望，他说自己还有其他未完成的事务，无法对接下来的事做出承诺。比萨人以为事情还有转机，便停船待命。比萨的海军统帅与罗杰争论，但徒劳无功，罗杰只是重复说自己还没有准备妥当，更何况也不能在这种情况下拿自己的人冒险。最后，海军统帅没有从诺曼人那里获得任何帮助，他深感失望，便怀着怒气离开，进攻巴勒莫。缺乏陆上的支援，攻城企图注定要失败，而幸运的比萨人没有受到多少伤害就撤退了。按照马拉泰拉的记载，他们

唯一的战利品就是巴勒莫人用来封锁海港进口的大铁链。他告诉我们，比萨人得到大铁链之后，“和真正的比萨人一样，相信他们已经完成了一些重大的成就，便返航回家了”。^③

对罗杰来说，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他对比萨人没有特殊的偏爱，还很有可能憎恨他们的干涉；同时，这样的行动中有一支全副武装的舰队相照应，对一个野心勃勃而缺乏耐心的统帅来说肯定是个诱惑。但是此时他可能收到了另一条消息：罗贝尔·吉斯卡尔正计划在来年发动一场新的战役。普利亚的情况最近有所改善，布林迪西、奥里亚和塔兰托已回到诺曼人手中，公爵能再次将他的注意力放在西西里。罗杰知道这一点，自然不情愿拿手头不多的资源为比萨冒险。更好的做法是保存资源，以待与兄长一起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只有诺曼人参与的进攻活动。

因此他等待着。1064年初，罗贝尔带领由约500名骑士和约1000名步兵组成的军队出现在卡拉布里亚。罗杰在科森扎与他会面，两人筹划战役。这一次的战略有所不同，他们不再把精力浪费在恩纳或者内陆，而是沿着岛屿的北部海岸直接前往巴勒莫。一旦他们拿下首府，其余的——即便是西西里这样一块分散的土地——就不在话下。奥特维尔家族的人指挥军队的时候，总是进军神速，这次也一样，他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罗贝尔跨过海峡的数天之后，诺曼军队在一个俯瞰巴勒莫的山头上安营，这里看起来是个合适的安营地点，但后来证明这个选择差点造成灾难。46年前，第一次出现在意大利的诺曼军队的残部从坎尼撤退之后，就是被大群青蛙从营地赶走的。上回的经历让人丢脸，却未带来损害。这次自然又带来了新的危险，不仅让人难堪，还造成了实际损害。

塔兰托毒蛛（tarantula）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南意大利的灾害，尤其是在作为它名字来源的塔兰托周边地区，但是它在此时罗贝尔·吉斯卡尔选择的这个山冈上数量最多，毒性最强。幸运的是，这种西西里的蜘蛛咬过人之后，人的身体不会出现剧烈而歇斯底里的抖动——这种抖动在后来变得很闻名，也是中毒的唯一症状和唯一治疗方法，这种治疗方式被称为“塔兰泰拉舞”（tarantella），是欧洲唯一一种为治疗疾病而发展起来的舞蹈。马拉泰拉笔下蜘蛛带来的伤害无论如何都极其令人不舒服：

这种塔兰塔（taranta）虫长着蜘蛛的样子，有着残忍且带毒的刺，受它攻击的人会被有毒的风充满。这种毒风从他们后背喧闹又粗暴地袭来，他们的痛苦不断增加，直到他们难以承受。除非为患者盖上热的敷布或其他更强的热的东西，否则他们的生命就很危险了。

这个开头可不吉利。诺曼人迅速转移到环境更好的地方，但是他们的勇气明显受到了动摇，斗志消失了。包围着巴勒莫城的庞大群山——黄金盆（Conca d'Oro）为城市在陆地方向提供了极佳的防御，进攻的部队从城堡和瞭望塔下通过的话，是不可能不被发现的。即便罗贝尔能抵达城墙之下，他也不能对城防造成什么伤害。在3个月的时间里，他那差劲的围攻一直在继续，却没有任何效果。撒拉逊人的船只继续自由地进出港口，巴勒莫人似乎很少感到有什么不便。这几乎等于恩纳的事情又重演了一遍，只是这一次甚至连挽回自尊的阵地战都没有。这样一来，吉斯卡尔只能在3年的时间里再次率领沮丧的军队返回意大利，而意大利的局势再次恶化，因此他再也不能长期离开意大利了。他在西西里只占领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镇（布加莫 [Bugamo]，早已不存），除此之外一无所获。甚至他在回程的路上试图攻击阿格里真托以安慰自己，也未能成功。他现在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他面对的西西里岛西部的穆斯林，比他或者他的家族成员之前遇到的敌人——伦巴第人、法兰克人或拜占庭人——更为强大、更为坚定。1064年行将结束，诺曼人

的进展似乎已经到顶了。

在4年的时间里，西西里的诺曼人宛如一艘无风海面上的帆船，处于孤立和无力的境地，它所有的动力都消失了。没有激战被记录下来，没有新的征服，没有显著的进展。关于这一时期诺曼人获得成就的故事，我们需要把目光转向北欧，转向肯特的海滩和黑斯廷斯的原野。对于我们提到的西西里诺曼人而言，1066年前后的数年是他们历史上最乏味的时期。

这对罗杰来说也是一段令人发狂的挫败时期。他从未减轻过对敌人的压力，但是由于自己军队的数量极少，他唯一能采用的战术只剩下消耗战，也就是通过不断的游击活动来折磨撒拉逊人，不断给他们的神经施加压力，让他们因突袭或伏击的危险而觉得不安全。带着这种想法，他将首府临时迁移到彼得拉利亚，这里是他于1062年征服的一个小镇，但是最近加固了它的岩石悬崖之后，它便成为一个极佳的进攻据点，从这里出发，他可以很轻易地进攻巴勒莫周围的所有乡村。从这里向北面、南面、西面出兵，他可以保证撒拉逊人处于守势，但是他也只能做到这样了。仅有一件事能带来些许慰藉：他的对手现在再次处于绝望的分裂之中。起初，伊本·哈瓦斯欢迎由阿尤布和阿里率领的北非军队，但是在切拉米之战后不久，他逐渐开始怀疑年轻的王子在提升其力量，接下来出现了纠纷，并很快发展成内战。即便罗杰尚未强大到足以让撒拉逊人吃到什么大败仗，但是他至少可以满足地坐观撒拉逊人拼尽全力地闹内讧。

对罗贝尔·吉斯卡尔而言，这些年里也没有什么收益。在1064年流产的远征之后，他在卡拉布里亚沿海岸进军，对付他在普利亚的封臣所发起的叛乱。他不得不承认这是他遇到过的最严重的叛乱。叛军领袖是莫尔费塔（Molfetta）的领主乔斯林（Jocelin）和他的3个侄子，即孔韦尔萨诺的杰弗里（Geoffrey of Conversano）和蒙特斯卡廖索的罗贝尔（Robert of Montescaglioso）这两兄弟和他们的表兄弟——7年前被吉斯卡尔在其父汉弗莱公爵去世后夺去继承权的阿伯拉尔。这3位年轻人通过都拉佐公爵佩雷诺斯（Pere nos）与拜占庭——它一直通过亚得里亚海向他们提供金钱和装备——达成一致，之后于1064年4月，即吉斯卡尔前往西西里之后发起叛乱。在吉斯卡尔不在的数月里，他们肆意横行。罗贝尔在夏末回归，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他们的攻势，尽管他努力地镇压，叛乱仍在蔓延。1066年，从君士坦丁堡前来的瓦兰吉卫队加强了叛军的力量。当年年末，除了巴里，普利亚的其他两个主要港口布林迪西和塔兰托也被牢牢地控制在希腊人手中。

1067年，普利亚和西西里的状况均处于僵局。接下来在1068年，罗贝尔和罗杰面临的情况都有所缓解，而且几乎是同时缓解的。就吉斯卡尔面对的局势而言，改变局势的因素来自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在过去的数年里，拜占庭帝国一直焦虑不安地看着塞尔柱突厥人向西推进，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些从阿姆河之外的地方来的部落已经征服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他们先在1055年攻占了阿拉伯哈里发居住的巴格达，接着占领了亚美尼亚和奇里乞亚（Cilicia）。现在他们正势不可当地通过小亚细亚，直逼君士坦丁堡。皇帝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于1067年去世之后，拜占庭处于无皇帝的状态中，帝国的权力落入他的遗孀尤多西娅（Eudoxia）之手。但是面对塞尔柱人的威胁，很明显她需要立即找到一位领导者，所以在紧急的劝说之下，尤多西娅勉强地与罗曼努斯·戴奥真尼斯（Romanus Diogenes）——按照普利亚的威廉的说法，如此称呼是因为他分叉的胡须——成婚。罗曼努斯是卡帕多西亚人（Cappadocian），是一位经验丰富、勇气超群的将领。1068年1月1日，他被宣布为皇帝。罗曼努斯即位之后，迅速对塞尔柱人发动集中攻势，希腊人在意大利的行动暂停了，叛乱的封臣因此接二连三地失去了所有外部支持，

也失去了勇气，所以一个接一个投降了。到2月中旬，仅有孔韦尔萨诺的杰弗里还在坚持。他在蒙特佩罗索的山堡里坚守了数月之久，被他以前所有的希腊盟友和诺曼盟友抛弃了。随后在6月，吉斯卡尔设法贿赂了杰弗里的一位军官，许给他一块封地，他便秘密打开了城门。罗贝尔的军队涌入城里，杰弗里非常震惊，别无选择，只得投降，背叛者得到了封地，反叛结束了。

罗贝尔·吉斯卡尔在普利亚的敌人瓦解了，自己的权力也得以重建，如果他还知道围攻蒙特佩罗索时，他的弟弟正在对西西里所有有组织的军事抵抗做最后的致命一击，可能会感到更加满足。在前一年，撒拉逊军队曾一度归于统一的指挥之下。阿尤布率领的齐里军队在最后的激战中对阵伊本·哈瓦斯的军队，可敬的老埃米尔在战斗中阵亡。阿尤布宣布继承埃米尔之位，这在阿格里真托、恩纳和巴勒莫得到了正式承认。这给了他统治所有撒拉逊军队所需的一定程度的权威。他不再被内部争斗所束缚，便决定先发制人，将诺曼人带入切拉米之战后他和他的同胞们一直避免的公开冲突。1068年夏天的一个上午，诺曼军队正准备前往巴勒莫南郊的乡村发动常规劫掠，却发现通往小镇米西尔梅里（Misilmeri）的道路被大批撒拉逊人阻断了。^①

敌人的战术变化得如此之快，罗杰必定吃了一惊，却也没有感到特别不安。马拉泰拉给我们留下一份记载，记下了罗杰在战斗开始前对军队发表的演说。他笑着对他们说，没有什么好怕的，这仅仅是被他们打败过好多次的敌人而已。撒拉逊人换了统帅又如何？诺曼人的上帝没有变，如果他们和以往一样信任他，那么他会同样让他们取胜。诺曼人是否需要这样的话来激励他们，值得怀疑。他们熟悉撒拉逊人的军事手段，这更加重了他们的轻蔑之情。他们毕竟是上帝的士兵，实现的是他的旨意。这一次能获得的战利品也会非常丰厚。他们都等着罗杰发令。号令既发，他们便冲向敌人。

战斗不久就结束了。按照马拉泰拉的说法，甚至没有留下一个活着的撒拉逊人将这糟糕透顶的消息带回巴勒莫。事实证明，这也没有必要。在战斗的战利品之中，如同在切拉米之战中被捕获的骆驼一样，诺曼人得到的几笼信鸽引起了罗杰的兴趣。信鸽的使用在古典时代很著名，但是和其他一些古代艺术和科学一样，似乎在黑暗时代绝迹，又被撒拉逊人复兴了。罗杰不太可能在之前拥有信鸽，但他现在无法抵挡为自己的目的而使用它们的想法。他下令，把每只鸽子的脚上都绑上沾有撒拉逊人鲜血的铁片，再把信鸽放飞，信鸽带着可怕的信息飞回巴勒莫。通过这种方式，罗杰在过去4年进行的行动以心理战告终。这在首府所造成的影响似乎如他所愿。马拉泰拉写道：“空气中弥漫着女人和儿童的悲号，其悲伤之切与诺曼人的得胜之喜程度相同。”

米西尔梅里之战打败了西西里岛上撒拉逊抵抗军的主力。阿尤布不仅把他所有的军队都押在此战之上，还包括他的政治声誉和军事名誉，但是他失败了。他带着残兵逃回非洲，再也没有回来。他留下的岛屿完全处于混乱之中，岛上的穆斯林居民陷入绝望。他们的军队四散逃开，首领逃走了，他们没有继续抵御诺曼人的希望了。巴勒莫距离米西尔梅里仅有10英里左右，它将全力防御，但是毫无疑问，这座首府注定要陷落。一旦它落入基督徒的手中，岛上剩下的一些阿拉伯人据点也会在不久后被攻破。

但是罗杰还没有做好进攻首府的准备。当地居民在投降之前必定会抗争，而且他自己的兵力虽然适于在山地打遭遇战，却不适合实施围城战。此外，占领巴勒莫等于征服整座岛屿，这将牵涉到控制和管理的问题，但他只有数百兵员，无法做到掌控全岛。幸运的是，他不必急着攻城，因为撒拉逊人意志消沉，无法迅速重新集结。更好的做法是等待，暂停所有进一步的进攻行动，等待罗贝尔将普利亚的事务安排妥当。之后，两人便可以一起

专心地去解决西西里问题。

叛乱得以平息，罗贝尔·吉斯卡尔以惊人的宽容对待反叛他的封臣。其中有些人的领地被没收，但是很多人似乎都免于受罚，甚至孔韦尔萨诺的杰弗里也是如此，而他应该对发起叛乱承担最大的责任。吉斯卡尔的做法同以往一样，有很充分的理由：他现在需要团结所有能团结的力量，一起对抗希腊人。目前拜占庭专注于对付塞尔柱突厥人的威胁，这给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期盼已久的机会，他可以趁此机会将帝国最后的势力从半岛上驱逐走。既然内部的困难得以解决，他便可以腾出手来抓住机会。他首先向意大利所有的诺曼人和伦巴第人发出呼吁，让他们加入自己。而希腊人的占领长达5个世纪，他们城防坚固，即使没有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增援，诺曼人也难以将他们都赶走。然后，他没有等待呼吁得到回应，就率领所有的军队向巴里进发。

巴里是拜占庭伦巴第军区的首府，是半岛上希腊军队的大本营，是所有普利亚城市中最大、最富庶，并且防御也最好的城市，也是吉斯卡尔浩大的入侵活动唯一可能针对的目标。然而，罗贝尔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要成功包围该城，就会是诺曼人抵达意大利之后所采取的最庞大的一次军事活动。巴里老城位于一个狭窄的海岬上，海岬向北伸入亚得里亚海。因此，罗贝尔既有必要使用针对大规模陆上城墙的常规围城手段，还需要用大量海军在海上进行封锁。然而很明显，他的海军是最大的劣势。诺曼人几乎没有海上作战的经验，他们拥有的船只主要用于运输，即便是在运输上，他们也大量依赖卡拉布里亚的希腊船员。另一方面，对于普利亚的希腊居民来说，大海是他们生计的一部分，不可或缺。他们的繁荣昌盛，他们的食物，他们的城防，他们的交流交往，甚至他们的语言和文化，都依赖着大海。所以，他们以航海技术可靠、导航准确而闻名于整个地中海。巴里拥有各类船只，如有需要，公爵佩雷诺斯可以提供更多船。因为有这种压倒性的优势，该城的居民毫不畏惧。

他们展示着这种不惧，在城墙上来回走动，挥舞可以夸耀的最值钱的宝物，用他们的金银盘具向城墙下的诺曼人反射太阳光。这些诺曼人的处境不算舒服，他们待在城墙下新挖的壕沟里。巴里居民嘲笑吉斯卡尔的贪婪臭名在外，向他挑衅，叫他上来取手里的东西。但是马拉泰拉告诉我们，罗贝尔忍住了，他高声向这些市民答话，向他们如此仔细地保存他的财产而道谢，并且向他们保证，他们保管这些东西的时间快结束了。

普利亚公爵因此时常被低估，不过这也持续不了多久了。一支诺曼舰队突然出现在海平面上，这是巴里人第一次感到震惊。罗贝尔在西西里的经历，尤其是4年前对巴勒莫的那场失败的进攻，已经使他意识到了海军的价值。自那时起，他就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组织海军。虽然他最初的目的是对付撒拉逊人而不是希腊人，但是他最近召集了所有能用的船只前往巴里。虽然比起几年之后的海军，他现在的海军力量还处于初创阶段，却已足够实现他的目的了。他命令船舶排成一条线，用专门铸造的铁链将这些船互相连起来，将城市所在的海岬围了起来，构成一道坚固的屏障。这条线两端的船都系泊在加固过的栈桥上，这样的话，陆军士兵便可以很容易地登船，在船舶之间穿行，可以在某一艘船遭遇袭击时立马赶去救援。同时军队已沿着城墙部署，封锁了陆地一侧的所有道路。巴里市民极为震惊：巴里被包围了。城墙上的嘲笑声骤然停止。1068年8月5日，大型围城战开始了。

这场围城战对双方来说都是长期而消耗巨大的。希腊人的领袖拜占提乌斯（Byzantius）不久设法从诺曼人的封锁线溜过去，甩开追兵，抵达君士坦丁堡，他在那里劝说皇后派出援军。（幸运的是，他到达的时候皇帝不在城中，而是去小亚细亚了。皇帝罗曼努斯可能不会管他，因为对皇帝而言，700英里之外的诺曼人不会比就在他家门口驻扎的塞尔柱人更重要。）1069年初，希腊人的船出现在亚得里亚海。诺曼人拦截了它们，在最

初的败绩之后，最终于莫诺波利海面击沉了12艘运输补给的船。但是他们在巴里周围的封锁线未能经受住一次直接的进攻，一些援军的船舶突破封锁进入港口，为受到围困的城市带去了武器和补给，这些船上就有拜占提乌斯和新任卡塔潘斯蒂芬·帕特拉诺斯（Stephen Pateranos），后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对诺曼人来说，他们的败绩不只是丢脸而已，更使他们士气受挫。如果他们不能维持封锁，巴里或许就会永远坚持下去。但是，普利亚公爵拒绝放弃。在整个1069年，围攻拖延着。在整个1070年都没什么进展，尽管拜占提乌斯在7月遭到暗杀。在秋季的某个时间，帕特拉诺斯日渐担心发生饥荒，也担心城里不断增长的亲诺曼派系，便计划反过来暗杀吉斯卡尔。一天晚上，当罗贝尔在靠近城墙的小木屋中享用晚餐之时，一个受雇的杀手悄悄走近，将一支涂毒的标枪穿过墙上的缝隙向他掷去。如果我们相信普利亚的威廉的记载，恰在此时罗贝尔犯了严重的鼻炎，他正将头低到桌下吐痰，这救了他一命。多亏这次好运，他安然无恙地逃走了。次日的早晨，诺曼人开始建筑一座没有墙缝的石头房子，以让他们的领袖安全地生活，免得再遭暗杀。

1070—1071年的冬天，对于围攻者和被围者来说都很艰难，身体上的折磨和伤亡人数都打击了他们的士气。僵局毫无缓和地持续了两年半之久。巴里之前经受住了围城战，这一次也有望解围，但是食物供应已经极为缺乏了。帕特拉诺斯决定做出最后的求救。他知道突厥人的威胁依然很严重，但他自己在首都还是有一定影响力，趁时间还不算太晚，他尚有一丝机会去劝说最近在战役中获胜的皇帝罗曼努斯把部分资源用来拯救普利亚。诺曼人的封锁再一次被证明是不足的。不久后，帕特拉诺斯乘船急速驶往君士坦丁堡。

罗贝尔·吉斯卡尔同样决定打破僵局。他的封锁线表面上强大无比，却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在陆地上，他的军队也没有对城墙造成哪怕最轻微的伤害。此外，他的无数攻城塔每次推到预定位置后就被烧毁了。可以确信，他在外交方面取得了更大的进展：他在城里的主要代理人阿吉里佐（Argirizzo）正在利用从诺曼人那里定期获得的大量金钱来给城里的穷人免费发放食物，再加上别的手段，他让城中的大多数非希腊居民转向亲诺曼人的立场。即便是在希腊人之中，也正在滋长一种持续抵抗无用、是时候谈判的情绪。但是这样的想法对城市的统治者来说没有任何影响。抵抗派依旧掌握所有权力，如果能再来一支拜占庭援军，便能立刻恢复士气。罗贝尔也感到需要一些新鲜血液，需要注入一些想象力和新想法以恢复其军队的动力。他派人去叫罗杰。

罗杰在1071年初率领人马和船只从西西里赶到，他的出现适逢其时。尽管皇帝罗曼努斯忙于对付塞尔柱人，却被帕特拉诺斯的求救所感动，便命令援军立刻在都拉佐集结，由吉斯卡尔的主要敌人莫尔费塔的诺曼统帅乔斯林率领。乔斯林是最近暴动的主要煽动者，他此前在帝国的统治区内避难，皇帝将科林斯（Corinth）公爵领封给了他。与此同时，帕特拉诺斯带着援军将至的消息返回巴里，他还命令市民密切注意拜占庭船只的动向，一旦发现，就沿着城墙点起火，以引导救兵安全而迅速地进入港口。经过如此长时间的围攻之后，援军到来的承诺在巴里人的脑海中不断回响。马拉泰拉提醒我们：“对于那些等待的人来说，再快赶到也不够好。”当天夜里，虽然地平线依旧黑暗，空气中却充满了庆祝的欢呼声，城墙上闪耀着火把。对于下面的围攻者来说，这样的迹象只能代表一件事，于是罗杰迅速加强了对海上的监视。过了一段时间，在某天晚上，罗杰的瞭望员报告说海面出现了很多灯光，“像桅杆顶上闪耀的星星一样”。他立刻下令出发，诺曼舰船出海迎敌。

马拉泰拉称——虽然看似不太可能——希腊人错把诺曼人的船当作出来欢迎他们的同胞，所以放松了警惕。无论如何，接下来的海战虽然激烈，却是一边倒的。有一个大灾难降临到诺曼人身上：有150名身穿沉重胸甲的诺曼人冲到自己船舶的一端，让船发生侧翻。

，他们都溺死了。不过，纵是这场灾难也无法挽救拜占庭人的命运。主攻的方向指向希腊人的旗舰，旗舰可以通过桅杆上的两处灯火辨认出来。没过多久，可怜的乔斯林便成为阶下囚，被送到罗杰的座舰上，并被迅速送往诺曼人的大营，呈给等待的罗贝尔·吉斯卡尔。马拉泰拉继续谈道：

罗贝尔非常担心罗杰的安全……当他听说伯爵安全返回并取得胜利时，他还没有亲眼见罗杰之前仍不相信这是真的。他见到罗杰之后，确信他的弟弟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所以喜极而泣。罗杰让乔斯林穿上华丽的希腊式服装，将他作为俘虏呈给公爵。

诺曼人为他们的第一次海战大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胜利是决定性的，也是彻底的。在参与海战的20艘拜占庭舰船中，有9艘沉没了，并且没有一艘能驶入巴里的港口。又过了数周时间，城里的领导者越来越绝望，他们知道无法再坚持了。阿吉里佐和他的追随者控制了主要塔楼中的一座，尽管这些人更害怕诺曼人的复仇，而非出于饥饿，却还是向罗贝尔·吉斯卡尔投降了。1071年4月16日，公爵得意扬扬地骑马穿过巴里的街道，罗杰陪在他身边。罗贝尔对待巴里人很友好，这让他们十分惊讶。和平协议很合理，他还将近诺曼人在城外占领的部分土地还给了市民。但是他的宽宏大量也仅限于此了。巴里自查士丁尼时代起就属于希腊人，它有时是伟大又繁荣的行省的首府，有时是一片动荡的敌对土地上唯一一块飘扬着拜占庭旗帜的地方，但是在这一天，在这个棕枝主日之前的星期六，这些旗帜飘扬了最后一次。

❶ Malaterra, II, 53.

❷ 利奥城是台伯河右岸罗马城的一部分，包括梵蒂冈和圣天使堡。圣天使堡是撒拉逊人洗劫罗马城之后不久于9世纪由教皇利奥四世下令修建的。

❸ 比萨主教座堂的一则铭文提到，比萨人确实试图让一小支军队在奥雷托河（Oreto）的入海口附近登陆，他们在那里蹂躏了附近的庄园和花园。该铭文还记载，比萨人俘获了6艘撒拉逊船只，并烧毁了其中的5艘。以上记载可能是真实的。马拉泰拉可能对于所发生的事情没有第一手资料，而是想方设法地将他们的成就降到最低程度。可以确信错误的是《比萨编年史》中的片段（Muratori, *R. I. S.*, vol. VI, p. 167），按照该书记载，比萨人占领了巴勒莫，并且带着可以用来修筑他们主教座堂的大量战利品返回。虽然此事发生于1063年，但是巴勒莫一直未被攻破，它直到9年后才被诺曼人占领。

❹ 这里在阿拉伯人时代名为“Menzil el Emir”（埃米尔之村）。

13 巴勒莫

如同你的血泪一般哭泣，
噢，阿拉伯文明的一座坟。
曾经这里和沙漠中的人一起生活，海洋是他们船只的游乐场……
哦，西西里，你是大海的荣光……
你是这个民族文化的摇篮——
你的美灼烧着这个世界；
设拉子的夜莺萨迪为巴格达的毁灭而哭泣；
达科为德里的毁灭而泣出血来；
当老天毁灭了格拉纳达，
是伊本·巴德伦那悲伤的心在哀悼它；
难过的伊克巴尔注定要为你书写挽歌……
把你的苦痛告诉我，我也深陷苦痛之中，
我是商队的一粒尘，你是那目的地。
将过去的图画绘上颜色，再给我看；
诉说过去的故事令我伤悲。

——伊克巴尔《驼队的铃声》

诺曼军队的主力现在已经无间断地作战达3年之久。从攻陷蒙特佩罗索并终结封臣叛乱，到在巴里赢得对拜占庭帝国的最后胜利，在此期间他们没有歇息的机会。最后的巴里围城足以列入意大利历史上最艰难的几场围城战之中，此战结束之后，诺曼人最古老、最顽强的敌人被消除了，诺曼人可能希望得到一次休息的机会。如果这样想的话，他们就要失望了。夏日将至，而罗贝尔·吉斯卡尔眼中的夏天只代表一件事情：征战。南意大利最后已经安全了，西西里的行动已经拖延了太久。他与希腊人的交涉结束之后，该轮到撒拉逊人了。

罗贝尔作为领袖，最大的天赋之一就是善于用自己的活力和热情感染下属。备战立刻开始。这次的备战在规模和性质上与他在7年前为上一次西西里远征所做的准备不同，因为在这期间，诺曼人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他们的祖先在上一个世纪从维京人转变为法国人，同时还有一项不寻常的变化：他们迅速丢掉了斯堪的纳维亚的海上传统。即使在诺曼底，他们似乎也没有意识到强大海军的潜力，那些来到意大利定居的诺曼人，都是步行或骑马翻山越岭地抵达的，在前50年里，他们似乎从未在新家乡下过海——仅有渡过狭窄的墨西拿海峡除外，毕竟这是不可避免的。突然之间，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在

西西里岛，罗贝尔和罗杰都意识到，如果不参照陆军训练和纪律的标准组建一支有效率的海军，就无法进一步完成征服。巴里的经验已经证明，拥有海军之后，他们便能在迄今为止无法想象的冒险中经受考验，并取得成功。在这种认识下，便产生了新的、更宽广的政治前景，西西里王国的伟大也基于它，该王国不久后就得以建立。

占领巴里之后，罗贝尔立刻派遣弟弟回到西西里，而他自己则急速沿着海岸南行，前往奥特朗托。他的舰队已经在此处开始集结，让亚得里亚海对岸的都拉佐警觉起来，都拉佐的佩雷诺斯公爵紧急下令加强海上防御。吉斯卡尔在这里待到7月末，便派遣不少于58艘全副武装的舰船，跟往常一样由希腊人操纵，驶往卡拉布里亚。他没有随船离开，而是带着陆军取道陆路，在途中平定了位于斯奎拉切的一些较小的敌对势力。一两周之后，他在雷焦与舰队会合。1071年8月初，会合的军队渡海前往西西里。

罗杰在墨西拿等待着商讨进攻计划。诺曼人的首要目标自然是海陆协同进攻巴勒莫，但是作为预备行动，他还有一个主意，他认为兄长可能会对此感兴趣。这事关卡特尼亚，它是一个战略上的重要港口，大致位于该岛东部海岸中间的位置，而诺曼军队集中于墨西拿的话，它就在合适攻击的距离之内。此外，它还是伊本·提玛赫的驻地，对诺曼人比较友好，诺曼人或许能比较容易地攻下该城。罗杰的计划很简单：他先前往卡特尼亚，必定会在那里得到体面的接待，然后他会请求让前往马耳他（Malta）的诺曼船只在此停泊，而卡特尼亚人很难拒绝这样的请求。这样罗贝尔就会率舰队抵达，不用战斗便能入港。进入港口之后，诺曼人将会毫不费力地占领该城。

这个计划不光彩，但是罗杰知道它对吉斯卡尔来说很有吸引力。计划完美地奏效了。卡特尼亚人非常震惊，在毫无抵抗希望的时候才意识到被耍了。他们勇敢地战斗，却在4天之后被迫投降。诺曼人重新加固了城池，留下一支强大的守军以确保它不会作乱，再前往巴勒莫。罗杰急于在特罗伊纳见到朱迪丝，就率领一些军队从陆路前进，而罗贝尔没有同他一起。虽然他还是像从前那样身体强壮、富有活力，但他现在已经55岁左右了，从卡特尼亚到巴勒莫的路程漫长且艰辛，尤其是在8月西西里的骄阳之下。他上一次登陆的记忆依旧是痛苦的，另外，必须有人领导他的新舰队。这一次他决定走海路。

11世纪中期，巴勒莫是伊斯兰世界最伟大的商业和文化中心之一。无疑，它在规模上比不过开罗，在辉煌壮丽上不及科尔多瓦，但是在构成阿拉伯“甜蜜生活”（*Douceur de vivre*）的优越的环境、完美的气候、广泛便利的生活设施方面，巴勒莫是最厉害的。我们没有详细资料去了解它被诺曼人占领时是什么样子，但是中世纪的变化十分缓慢，城市的模样肯定和一个世纪之前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豪克尔（Ibn Haukal）拜访时一样。按照他描述的城市图景，这是一座繁忙的商业都市，城内有不少于300座清真寺，其中最大的一座之前是基督教堂，据传里面保存着亚里士多德的遗骸，遗骸放在悬吊于屋顶上的箱子里；城内还有无数市场、交易所，有充斥着工匠和手艺人的街道，还有欧洲最早的造纸场中的一座。^①城中四处都是公园和美丽的花园，周围有汨汨涌流的喷泉和缓缓流淌的小溪，这些是伊斯兰世界喜爱的东西。其人口规模我们只能推测，但是勤勉的德拉科相信伊本·豪克尔的保证，认为仅仅屠夫行会就有7000名成员，以此计算，11世纪的巴勒莫肯定有25万左右的人口。

大概在8月中旬，罗杰率领大批诺曼军队抵达巴勒莫城外。从卡特尼亚来的路上，他没有遇到任何激烈的抵抗，现在他在城东一两英里的地方安营扎寨，奥雷托河从附近流入大海。这里有富庶的宫殿和令人愉悦的穹顶式建筑，还有花园和柑橘林，大商人可以在此地躲避首都的炎热和喧嚣，这里和诺曼人7年前安营的山坡很不一样。他们在这里也没有

遭到抵抗。罗杰和部下动起手来，阿马图斯愉快地写道，他们分配“宫殿以及所有他们在城外发现的东西，将满是水果和水道的花园分给贵族，纵是骑士也跟国王似的获得了名副其实的地上天堂”。

然而，诺曼军队没有充足的时间享受田园诗一般的环境，这相当于提前体验了在前面等着他们的快乐，它是一种物质刺激，刺激士兵更加奋勇地去拼搏。与此同时，还有别的工作需要完成。他们急切地等待罗贝尔·吉斯卡尔和他的舰队，他们必须找到一个适于靠岸的地点，以便让他安全登陆。在奥雷托河口矗立着一座名为叶海亚（Yahya）的小城堡，它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可以保护向东前往巴勒莫的道路，二是可以阻拦河道里的敌船。叶海亚城堡没有造成很大麻烦，城堡守军被罗杰的辱骂所激怒，出来作战，数分钟内就阵亡了15名士兵，还有30余名士兵被俘虏。这里成为诺曼人的据点，被改名为圣约翰城堡。不久之后，罗杰为表达对胜利的感恩而将它改为教堂。^②

普利亚公爵不久率舰队抵达，并迅速下令进攻。舰队向前行驶，封锁了港口的入口。军队在陆地上以弧形分散，左边的由罗杰率领，向西北推进，右边的由罗贝尔率领，向西沿着海岸推进，诺曼军队慢慢向城市的设防区域移动。巴勒莫人已经做好了准备，现在他们没有多少获胜的希望，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的抵抗决定了伊斯兰教在西西里的未来。他们不仅是为了巴勒莫而战斗，更是为了先知的荣光而战斗。如果他们放弃尝试，那么他们在天堂的奖赏是不是就得不到保证了？数年来，他们一直在等待这一刻，所以加强了城防，除了两三个城门，其他城门都被封了起来。诺曼军队的先锋接近城墙时，迎接他们的是大量箭矢和石块。

因此，在巴里陷落仅仅4个月之后，诺曼人又专注于另一场围城战，这一次是为了最丰厚的奖赏而来。这次的围城战比上一次有更多变故。撒拉逊人比之前的希腊人更大胆、更敢于冒险，他们一直试图突围，经常主动打开城门以引诱围攻者与他们近身肉搏，但是他们的勇气并未见效。他们在海上的运气也不好，罗贝尔·吉斯卡尔已经放弃了之前用船舶连成屏障、永久封锁港口的旧策略，该计策在巴里没有获得什么成功，在巴勒莫的地形状况下也不适用。反之，他让舰队主力停泊在奥雷托河口，准备在必要时迅速采取行动。事实证明，这决定很明智。普利亚的威廉以不间断的六步格诗告诉我们，有一天——肯定是1071年晚秋的某一天——西西里和非洲的联合舰队出现在巴勒莫城外。罗贝尔立刻命令所有属下，诺曼人、卡拉布里亚人、巴里人以及被俘的希腊人进行圣餐礼，圣餐礼结束之后，他们出发迎敌。刚开始，他们处境艰难，有些时候，这些用红色毛毡包覆船舶以抵挡投射物的穆斯林看似要在海上获得他们在陆地上难以取得的胜利。然后慢慢地，诺曼人占据了上风。那一天结束时，剩余的撒拉逊舰船上的所有桨手竭尽全力，全速向巴勒莫划去。巴勒莫人及时拉起巨大的铁链——用以替代8年前被比萨人夺走的铁链——封锁港口，但是吉斯卡尔拒绝放走猎物，诺曼船只以某种方式冲了过去，在巴勒莫的港口中用熊熊燃烧的火把完全消灭了西西里海军。

在中世纪时期，任何遭受围攻的城镇面临的重大危险是饥荒，而饥荒正在巴勒莫迅速蔓延。过去经常保护首府的“黄金盆”山区现在成了一个障碍，因为它能够令诺曼军队——比之前更庞大，不过人数也不足一万——封锁面积大得多的区域。所有通往南方和东方的主要道路都被罗杰的军队阻断了。他的机动队伍在西方截获救援物资，罗贝尔停在北部锚地的船舶也遵循此法，两者的效率都很高。在这种环境下，诺曼人可能以为只需耐心地等待，城市必然投降。不过，他们也承受着压力。12月，信使带着沉重的消息来见罗贝尔，让他得知他的封臣再一次起兵叛变。他的侄子阿伯拉尔还记着旧怨，趁吉斯卡尔一直不在，再次发起叛乱，阿伯拉尔的兄弟埃尔曼以及焦维纳佐和特兰尼的领主们也在一旁怂恿。他们一起争取到了处于权力高峰的卡普阿的里夏尔、萨莱诺的吉苏尔夫，以及有可能出

兵的拜占庭人的支持。始于普利亚的暴乱现在迅速蔓延到卡拉布里亚。罗贝尔面前摆着艰难的抉择：是立刻回去，让巴勒莫再一次从他的手中溜走，还是冒着意大利的统治区丢失的风险，继续围城呢？他决定留在西西里，但是不再等待疾病和饥荒慢慢把被围城市的抵抗给消磨掉。他现在只能强行解决这个问题。

巴勒莫老城的中心是卡斯尔区（Al-Qasr，即城堡），这个区域有喧闹的集市和露天市场，分布在宏伟的聚礼日清真寺周围。卡斯尔区之外围着城墙，城墙上9座城门。1072年1月5日拂晓，罗杰的步兵对这里发动了进攻。^④接下来的血腥战斗持续了很久。守军怀着绝望的意念，从大门中涌出，扑向来犯之敌。守军开始利用数量和冲击的优势击溃了诺曼步兵，但是就在此时，罗贝尔·吉斯卡尔派出待命的骑兵，用强大的一击挽救了战况。现在轮到撒拉逊人逃走了，诺曼人紧追不舍。守军本可以逃出生天，但是墙上的岗哨见他们无法摆脱追击者全身而退，便在他们面前重重地关上了大门。就这样，巴勒莫守军中最勇敢的一群人发现他们被困在诺曼骑兵和他们自己的坚固城墙之间。他们继续搏斗。

现在，吉斯卡尔的7架巨大攻城梯已经缓缓放到预定位置。城墙下的诺曼人已经领教过撒拉逊人的钢筋，钢筋造成过一些死伤，所以兵员普遍不肯带头攀登。而罗贝尔用有效的手段激励下属，在激励之下，一位名叫阿奇弗莱德（Archifrede）的人开始登梯，其他两人紧随其后。他们到城墙上时没有受伤，却在接下来的搏斗中被打碎了盾牌，无法继续前进。他们爬回城墙下，活着享受荣耀，至少阿奇弗莱德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了史书的小角落里。但是，卡斯尔区还没有被征服。

吉斯卡尔知道自己必须改变战术。到现在为止，根据徘徊于城墙上戴头巾的人来推测，城里其他地方的防御工事可能缺少人手。他让罗杰继续保持进攻的压力，自己率领300名精兵向东北赶去。这里位于卡斯尔区和大海之间，是更为现代的哈勒萨区（Al-Khalesa），它是巴勒莫的行政中心，多由公共建筑构成——军火库和监狱、议会（divan）和政府部门，在它们中间是最重要的埃米尔的宫殿。该区也有布防，却不如邻区严密。^⑤和吉斯卡尔的预见一样，这里实际很缺少防御。诺曼人的小队登梯上墙，经过小规模血战，愉快地进入城里，向罗贝尔和其余的人打开城门。^⑥前面还有抵抗等着他们。城堡的守军听闻敌人进城，惊慌失措，他们因知道被耍而愤怒异常，便前来迎战。接下来又是一场恶战，撒拉逊人抵挡不住诺曼人的剑锋，直到夜幕降临，最后的幸存者才沿着布满尸体的狭道逃往仍在反抗的卡斯尔区。

当天晚上，巴勒莫的守军明白大势已去。一些人还想着为信仰而战，但是谨慎的意见占了上风。次日清晨，市民派出一支显贵的代表团，要求同普利亚公爵商谈城市投降的条件。罗贝尔再次显示了得胜后的大度，他承诺，不会有报复行为，也不会再行掳掠，所有撒拉逊人的生命和财产都会得到尊重。他想要保持友谊，并且只要求居民效忠并支付年贡，作为回报，诺曼人不会干涉穆斯林的宗教行为，也不会干涉穆斯林教法的施行。

尽管西西里远征有十字军的特性——吉斯卡尔从最开始便知道并强调这一点——他此刻的宽容和和蔼也毫不奇怪。他没有道理再挑起撒拉逊人对新领主的敌意。此外，他必须尽快抽身返回大陆，因此希望避免旷日持久的谈判。卡斯尔区仍旧没有投降，还能继续制造数天甚至数周的麻烦。无论如何，他不是天生就爱报复——孔韦尔萨诺的杰弗里和巴里的所有希腊人可以为此担保——他现在授予穆斯林的权利，仅仅是他过去向统治下的基督徒团体所授予的权利。不过，这样的容忍越来越罕见——仅仅27年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士兵进入耶路撒冷，屠杀了所有穆斯林，将所有犹太人在大犹太会堂中焚烧——撒拉逊人本以为会受到更严厉的对待。谈判拖延了好几天，这样才保住了脸面和礼节，他们最后接受诺曼人提出的条约时，必定长舒了一口气。即便如此，无论是撒拉逊人还是罗贝尔

·吉斯卡尔都不明白这份协议的全部重要性。对于西西里的撒拉逊人来说，这标志政治独立结束了，却也标志一个前所未有的秩序井然、和平安稳的时代开始了，在这个时代，在一个强力而仁慈的中央政府——撒拉逊人从未达到这种程度——的统治下，他们的艺术和科学天赋将得到前所未有的鼓励和称许。对诺曼人而言，这成为他们新的政治哲学的基石，让他们建立的国家在接下来的100年间成为世界上文化和启蒙的典范，为他们提供了包容和宽广的前景，这前景让欧洲的文明国家羡慕不已。

1072年1月10日，普利亚公爵正式进入巴勒莫，罗杰、西吉尔盖塔、萨莱诺的居伊跟在他后面，再后面是同他一起作战的诺曼首领。他们骑马穿过城市，到古老的圣母教堂^⑥匆匆地举行祝圣仪式，这座教堂已被用作清真寺达240年之久了。在这里举行了感恩活动，用的是希腊礼，由老迈的巴勒莫大主教主持——忠实的拉丁人马拉泰拉说：“虽然他是一个胆怯的希腊人，却还是竭尽所能地遵从基督的宗教。”而且如果我们相信阿马图斯，天堂中天使们的声音也混杂在教堂会众的声音之中。

他们最大的目标终于完成了，诺曼人确实应该高兴高兴：由于巴勒莫陷落的消息传播开来，其他几个地区也主动投降，尤其是西南部的马扎拉。全岛还未彻底降服，独立的埃米尔国家还在特拉帕尼和叙拉古继续斗争。更不用说恩纳了，年轻的塞洛在过去的6个月一直在此处进行游击活动，不断骚扰当地统治者，并且成功地阻止了所有派往巴勒莫纾困的部队。但是最终的和平只是时间问题。同时，封建归属的问题需要解决。它没有造成什么麻烦，因为早在13年前，罗贝尔·吉斯卡尔就被教皇尼古拉任命为西西里公爵，现在他宣称对整个岛屿都拥有宗主权。然而，由他直接保有的地区只留下巴勒莫、一半的墨西拿以及一半的德莫纳谷地（Val Demone）——位于他参与征服的东北山区。其余地区由他的直属封臣罗杰——现在的西西里大伯爵（Great Count of Sicily）控制，罗杰在将来可能获得的领土也归他自己所有，他的两位主要副手塞洛·德·奥特维尔和波佐利的阿里斯戈特（Arisgot of Pozzuoli）也享受此待遇。

唉，塞洛没能活到获得封地的时候！1072年夏季的某个时间，他和手下被诱入埋伏圈，位置在尼科西亚的不远处，附近是切拉米河和萨尔索河（Salso）的交汇之处。面对兵力数倍于己的撒拉逊骑兵，他知道自己注定要丧命了。他和手下跳上一块巨大的岩石，勇敢地战斗到最后一刻，献出了他们的生命。马拉泰拉说，抓到他的人把他的心挖出来吃掉了，他们希望借此获得塞洛的勇敢；他的头颅被当成礼物敬献给“非洲之王”。悲伤的消息传到巴勒莫之后，非常了解其侄子、一直同他作战的罗杰悲痛欲绝。根据记载，罗贝尔“表现得很有男子气概，他忍住泪水，以避免加重弟弟的悲伤”。塞洛是所有年轻的诺曼骑士中最受爱戴的，也是最勇敢的。他再也没有机会完成自己光辉的诺言了，到我们今天还要面对一个更不相称的对手。本书即将付印之际，一家承包公司正在拆除他去世时的地方——塞洛之岩（Pietra di Serlone），岩石上有为纪念他而雕刻的大十字架，大十字架至今已经存在了9个世纪，了无修饰地从地面上立起。

罗贝尔·吉斯卡尔到秋季才返回大陆。最可能的解释是，他从自己的探子那里知悉，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局势没有他先前担心的那么严重，预计不会进一步恶化，这样下去，按他的速度在明年年初应该就能恢复秩序了。无论如何，1072年的整个夏天他都待在巴勒莫，与他的弟弟一起修建两座坚固的城堡，一座在卡斯尔区，另一座小一点的在哈勒萨区控制港口的入口。他还在巴勒莫建立了诺曼人的政府，以此来补充业已存在的撒拉逊机构。在此之前，他以自己的名义任命了一位主要副手为巴勒莫总督，并向他授予了埃米

尔的头衔。这是西西里岛上第一个诺曼统治者愿意采取当地的形式和习惯的例子，这种兼收并蓄将为他们的新国家提供许多特色和力量。

罗贝尔在离开西西里的一两天前召集所有撒拉逊贵族开会。他解释说，巴勒莫的围攻和占领是一次花费巨大的长期行动，花掉了他一大笔钱，特别是折损了大量战马。听者心领神会，他们知道罗贝尔接下来会进一步提出要求，便急忙抢在前头，为罗贝尔提供各种礼物，包括他需要的所有马匹和黄金，更有甚者，将自己的儿子送给他当随从，以作为忠诚的保证。由此，在1072年末，罗贝尔带着他那新公爵领的财富，率领他的得胜之师——由南欧的大多数族群组成，并点缀有年轻的撒拉逊男子汉——骄傲地回到意大利。在他不断获得成就的一生中，这是最伟大的胜利。从9世纪上半叶开始，西西里的全部或大部分地区就被掌握在穆斯林手中，形成了伊斯兰世界最前沿的前哨，侵略者、海盗以及远征军从这里出发，对基督教世界的南方防线造成持续不断的压力。征服他们的任务困扰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帝国，无论它们是单独作战还是联合作战，都未能完成。已经差不多有250年了。这项任务却被罗贝尔用少量人手和10年时间完成了，只剩下几处零星的抵抗，它们不成气候，无法给他和欧洲造成麻烦。他必定十分满意，若能看见未来，得知他的工作能带来多大的历史影响，他可能会更满意。诺曼人征服西西里岛，加上同时代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是基督徒对南地中海穆斯林控制地区迈出的巨大的第一步，而这种反应是之后中世纪的里程碑之一，不久后发展为宏大的十字军的史诗——尽管最后落空了。

-
- ❶ 中国人在公元2世纪改进了纸。该技术在707年撒马尔罕被占领后由阿拉伯人掌握，随后在11世纪上半叶由摩尔人传到西班牙，又从西班牙传到西西里。罗杰在1102年签署的一份契约保存到今天，它也是目前在欧洲发现的最古老的有确切日期的纸质文献。
 - ❷ 1150年时这里成为一所麻风病院。这座教堂保存到今天，被称为麻风圣约翰教堂（Church of San Giovanni dei Lebbrosi），在它东边的花园里还保留着一些原来的撒拉逊城堡的遗迹。
 - ❸ 卡斯尔区包括的区域，大致在现在的王宫（Palazzo Reale）和四角广场（Quattro Canti）之间，一侧以卡斯特罗门大街（Via Porta di Castro）为界，另一侧以塞尔索大街（Via del Celso）为界。
 - ❹ 城墙沿着广场的四周延伸，现在由卡尔莎广场（Piazza della Kalsa，仍然保持着阿拉伯语的旧名）、费利切门（Porta Felice）、阿西西的圣方济各教堂（Church of S. Francesco d'Assisi）和马焦雷广场（Piazza Magione）构成。
 - ❺ 据说罗贝尔进城的城门直到数年前还可以看到。它位于胜利圣母教堂（Church of S. Maria della Vittoria）这座小教堂的第一祭坛的后面，就在斯帕西莫广场（Piazza dello Spasimo）的旁边。但不知为何，我发现这座教堂已被拆除了。
 - ❻ 最初的教堂的遗迹还留存在如今附属于是主教座堂的道成肉身礼拜堂（Incoronata Chapel）。

第二部 王国的建立

14 两极分化

东方教会已经远离了信仰，正四处受到异教徒攻击。无论我看向哪里……我发现那些任职时不合规定的主教，其生活和言谈同他们的神圣使命有着奇怪的分歧……不再有王公将上帝的荣耀置于他们自己的私利之上……我经常对生活在我周围的罗马人、伦巴第人和诺曼人说，他们甚至比犹太人或异教徒更坏。

——格里高利七世致克吕尼的休的信，1075年1月22日

罗贝尔·吉斯卡尔再也没有回过西西里岛。他的天赋是士兵的天赋，而不是管理者的天赋，一块领土一旦被安全地控制在手中，似乎就对他失去了吸引力。事实上，当他于1072年底离开该岛时，它还未被征服。在西部的特拉帕尼、东部的陶尔米纳，撒拉逊埃米尔根本没有要投降的迹象。塞洛之死为中部地区的抵抗提供了新的动力。此时在阿格里真托到卡塔尼亚一线以南，诺曼人甚至连渗透都很少。但是这些想法对罗贝尔而言并不重要。巴勒莫在他手里，他现在名副其实的西西里公爵。现在是时候考虑他在大陆的统治区域了，一旦那里的秩序得以恢复，他就能在欧洲的舞台上得到正确的位置。幸运的是，罗杰似乎对自己留在西西里的安排很满意，他可以轻松地完成安抚的工作，这使他有事可做。

罗杰不再继续要求什么。虽然他缺少吉斯卡尔的潇洒气质，但是他比哥哥更聪明，当然还更敏感。西西里从开始就吸引着他的想象力，并且在10年的时间里一直令他魂牵梦萦。或许是伊斯兰世界那经常用来蒙骗毫无戒心的北方人的奇怪咒语起了作用，让他着了道。不仅如此，罗贝尔看到的只是他冠冕上的一颗闪闪发亮的宝石，是意大利半岛的延伸区域，只是被窄窄的水道隔断了而已，而罗杰意识到这是一个挑战。这些狭窄的海峡可以保护岛屿，让它隔绝于南意大利那些永无止息的争吵，为西西里提供了超越大陆的可能性。这也为他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可以一劳永逸地从哥哥的阴影中逃离。

摆在他面前的所有任务里，最重要的是将诺曼人的权威扩展到整个岛上，他知道这需要时间。吉斯卡尔离开之后，可倚靠的兵力远远比以前少，只有数百骑士归他领导，这样一来，罗杰只能巩固之前征服的成果，没有办成其他事的希望。除此之外，他只能依靠外交手段去化解撒拉逊人的抵抗，直至其消失，或是减弱到他可以用军事手段来对付的程度。换句话说，必须尽可能说服穆斯林接受新的宽容政策，必须以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对待他们。诺曼人确实也如此做了。诺曼·道格拉斯（Norman Douglas）在他的《老卡拉布里亚》（*Old Calabria*）一书中荒唐地诋毁诺曼人，他宣称：“占领该国之后，他们立即夷平了成千上万的阿拉伯庙宇和礼拜所。单看巴勒莫的数百座，就无一幸存。”这完全对不上罗杰的政策。虽然在征服之初，他确实竭尽全力地鼓励意大利人和伦巴第人前来殖民，但是他的撒拉逊臣民依旧远远多于他们的基督徒邻居，并且对他而言，毫无必要地引起他们的对抗是非常愚蠢的。更何况，如果道格拉斯所言不虚，那么罗杰和他的继任者就不可能创造出和谐的氛围，下个世纪西西里王国互相尊重的特点也不可能存在。

很自然，最先施行的是安全的指令。基督徒和撒拉逊人承担的税赋都很高，并且征税比以往更有效率。为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罗杰每年征兵一次，毫无疑问，那些受到直接

影响的人并不会更喜欢新政策。在偏远的村庄和乡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零星的情况：当地的统治者对统治的居民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但是对绝大部分人口，也就是居住在巴勒莫和主要城镇的人口来说，撒拉逊人似乎找不到抱怨的理由。从前是基督教堂的清真寺现在被恢复为基督教堂，但是其他清真寺依旧向虔诚的信徒开放。伊斯兰教法仍旧由当地法庭执行。阿拉伯语被宣布为官方语言，地位与拉丁语、希腊语和诺曼法语相同。在当地政府中，许多首府以外的埃米尔仍继续任职。其他可能制造麻烦的人被撤职了，但是被撤职的人往往可以上交可被接受的贿赂，或是自行上交土地，以迁移到追随他的人变得更少的地方。在西西里岛，诺曼人完全没有任何残暴的行为，而同时期征服英格兰的诺曼人却表现出残暴的特点——这非常招人讨厌。结果是，巴勒莫被征服之初，有很多证据能证明撒拉逊人之中存在怨恨情绪，但是罗杰赢得了他们的信任，怨恨逐渐地平息了，很多逃到非洲或西班牙的撒拉逊人在一两年内又回到西西里，继续以前的生活。

伯爵的新基督徒臣民给他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他不得不面对日益增长的幻灭感。西西里的希腊人一开始将诺曼人当成把他们的岛屿从异教徒的桎梏下拯救出来的解放者，这份热情日渐消退。法兰克骑士可能在他们的纹章上添加了十字架，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似乎比穆斯林更野蛮、更不文明。此外，他们遵从希腊人瞧不起的拉丁礼仪，他们画十字的方式是用4根手指从左至右画，而且最糟的一点是，他们在巴勒莫定居之后，让讨厌的拉丁教士和修士涌进来，这些拉丁人甚至将刚恢复的希腊教堂据为己用。历经一代人时间的教会分裂使希腊人和拉丁人之间的反感日益强化，这种反感正在西西里达到前所未有的不妙程度。

罗杰完全意识到了危险。他没有忘记10年前特罗伊纳的那个可怕的冬季，那时希腊人同撒拉逊人联手对抗他的军队，而他和朱迪丝差点死于寒冷和饥饿。这让他明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把他们的忠诚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他已经向他们完全保证，他们的语言、文化和传统都会得到尊重，但是这还不够清楚。他现在必须提供物质上的帮助，以让他们重建自己的教会。西西里的东正教系统已经完全崩溃了，只剩下年老的巴勒莫大主教，他从首都驱逐出去，居住在邻近的圣西里阿卡（Santa Ciriaca）村，心中一直在战栗。瓦西里安^①修道院这些幸存下来的机构则气息奄奄、一贫如洗。

罗杰以他一贯敏锐的洞察力看到，这可能是他最容易重新获得希腊人支持的地方。他向东正教团体提供资金，让他们重建教堂，不久之后，伯爵个人也捐建了一座新的瓦西里安修道院，这是第一座，他在余生又修建或重修了另外的13座。新修的房子让谁来住不是问题。卡拉布里亚的希腊修士生活处境日渐艰难，在那里，罗贝尔·吉斯卡尔和教皇（以及罗杰自己，这里有他控制的地盘）急于尽快完成拉丁化的进程。无疑有不少希腊修士都非常乐于移居到西西里，西西里不仅有信仰相同的人士欢迎他们，政府也欢迎他们——因为此举能有效补充当地的基督徒人口。罗杰仅仅提出了一项条件：任何西西里的希腊人都不得认为自己应受君士坦丁堡牧首的管辖，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向拜占庭皇帝效忠。在管理上，他们必须服从于在岛上快速成型的拉丁教会制度。虽然西西里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早已不复存在，但是对许多希腊人而言，接受罗马的最高权威就像吞下一粒苦药丸一般，不过罗杰很细心地用奖赏和优待去安抚他们，甚至偶尔安排特殊的豁免，^②让他们不用接受当地主教的管辖。他们不久便接受了这难以回避的事实。

如此一来，罗贝尔·吉斯卡尔将诺曼人在西西里控制的地区交由罗杰管理，就在巴勒莫的最初几天之后，伟大的伯爵开始为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打下基础。在这里，诺曼人、希腊人和撒拉逊人在中央的稳固管理下，可以自由和谐地按照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去生活。在这种环境下，这是唯一可能行得通的政策。但是罗杰那辉煌的成功，只有结合卓越的管理天赋，宽广的视野，11世纪时很罕见的兼收并蓄的智慧，才有可能实现。他由衷

地钦佩他所见到的穆斯林文明，尤其是穆斯林建筑，而他对希腊教会的明显兴趣一度使新的东正教主教认真讨论让他改宗的可能性。西西里是幸运的，她在这个历史上的关键时期，获得了一位个人能力能够满足该岛需要的统治者。

这些倾向确实让罗杰的工作比原来更容易完成，但是还有其他因素让它变得无限复杂：其一是在诺曼领土边境沿线持续不断的游击战，它不断提醒人们，在三分之一的土地还未被占领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和平或任何大规模的经济的发展；其二就是罗贝尔·吉斯卡尔，他的力量虽然强大，却满足不了他的野心。在此后的几年里，罗杰会不得不一次次将他在西西里的工作搁置在一边，然后迅速赶过海峡去援助他的兄长。

我们之前谈到，普利亚公爵并不急于回到大陆。他的侄子们及其盟友的反叛已经证明没有他最初想的那么危险，他从不怀疑自己处理该问题的能力。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他径直奔赴梅尔菲，在那里将所有忠诚的封臣召来见他，然后在1073年到来之后领军向东前往亚得里亚海滨。特兰尼于2月2日陷落，接着科拉托（Corato）、焦维纳佐、比谢列（Bisceglie）和安德里亚（Andria）也快速陷落了。叛军领袖埃尔曼和特兰尼的彼得被捕，然后被投入监狱。3月，罗贝尔将注意力转向小镇奇斯泰尼诺（Cisternino）。起初，它似乎倾向于做出激烈抵抗，但是吉斯卡尔急于攻下它。他知道这城镇属于他的囚犯特兰尼的彼得，就命人迅速用枝条编好一张巨大的帘，将不幸的彼得绑在上面，让诺曼人躲在帘后面进军。守军不能杀害他们的领主，便无法反击，而彼得本人也只是哭号着劝他们投降。他们服从了。

随着奇斯泰尼诺的陷落，罗贝尔迅速地平息了普利亚的叛乱。这花了他不到3个月的时间。卡诺莎（Canosa）^⑤还有守军在抵抗，他们是之前被卡普阿的里夏尔安排在那里的，但是罗贝尔的军队抵达之时，城镇已陷入缺水状态，未经抵抗便投降了。吉斯卡尔得胜回到特兰尼，在那里，他再次展现了他最长久的特征之一——突然出现的宽宏大量。他不会为他在奇斯泰尼诺对特兰尼的彼得所做的事感到任何悔恨，他的行为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对他来说，结果是好的，手段就是正当的。但是他明显感觉到，他那可怜的犯人已经吃了够多的苦了。他现在把之前没收的所有土地和城堡都归还给彼得，除了特兰尼城。

罗贝尔的仁慈并没有惠及他以前的全部敌人。对一个小小的普利亚贵族，他可以如此慷慨，但是卡普阿的里夏尔对他的位置造成了更严重的长期威胁。在14年的时间里，自两位首领一起在梅尔菲接受教皇授职开始，里夏尔就一直在提升自己在西方的影响力。他现在在坎帕尼亚甚至往北远及罗马的地方都享有最高权威。在罗马，他让教皇亚历山大——以及希尔德布兰德——与对立教皇霍诺留争夺权力的时候离不开他。但是自那时起，他就违背了他的封臣誓词，并于1066年进军罗马。虽然他当时被托斯卡纳的军队所阻止，但是大家都知道他依然在关注罗马城的贵族。和普利亚公爵一样，他在处理不服从的封臣上也有过一些困难。而就在一两两年前，他甚至为镇压叛军而向他的对手寻求帮助，罗贝尔则派出一支他无法负担的部队去帮助他。再往后，吉斯卡尔询问他能否为远征巴勒莫出力时，里夏尔许诺派出150名骑士，却未兑现诺言，这些兵反而可能是被派去支援普利亚的叛军了。妹夫报答旧恩的方式居然如此古怪。总之，卡普阿亲王太强大、太狡猾，而且太危险。罗贝尔必须着手应对。

但是过去3个月的势头不会再继续。罗贝尔在特兰尼忙于准备对付卡普阿的大军之时——他巨人般的身躯通常会摆脱掉发烧等毛病，跟抖掉身上的雨滴一样——却被严重的疾病打倒了。他以为空气的改变或许能拯救自己，便要求把自己送回巴里。但是他的情况愈

发糟糕，一直在他身边的西吉尔盖塔也对他的身体不抱希望了。她迅速召集她能找到的封臣和诺曼骑士，并且命令他们推选她的长子罗杰为她丈夫的继承人。罗杰的绰号是“博尔萨”（Borsa），意思是“钱袋子”，这来自他之前根深蒂固的反复数钱的习惯。他是一个虚弱的、性格犹豫的13岁孩童，人们对他的印象是，他在罗贝尔身边度过了童年，而且西吉尔盖塔很宠爱他。这确实可以理解，但是这没有使得他成为未来的普利亚公爵的最佳人选，尤其是因为他还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博希蒙德，博希蒙德是吉斯卡尔跟被抛弃的妻子布纳尔伯格的阿尔贝拉达的儿子。博希蒙德在战场上表现突出，而且他明显是他父亲的孩子中唯一一个继承了奥特维尔家族品质的儿子。另一方面，博希蒙德此时似乎不在巴里，而西吉尔盖塔在。她指出，她的儿子有一半伦巴第血统，会比那个完完全全的诺曼人更容易被普利亚的伦巴第人所接受，而她自己也不想惹出争斗。因此罗杰·博尔萨被选为继承人，唯一不赞成的是他的堂兄阿伯拉尔，阿伯拉尔依然对旧日的委屈耿耿于怀，声称自己作为汉弗莱伯爵的子嗣，理当继承公爵领。封臣完成义务后就离开了他们卓越的领袖，他们以各种方式同他作战了很久，尽管他在所有人心里所占的地位都不同，但是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事情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了——普利亚将来会成为日渐衰落的地方。的确，在他们各自回家的数天内，消息就像野火一样传遍了整个半岛：罗贝尔·吉斯卡尔去世了。

消息在4月底传到罗马，该城正在悼念另一位逝者——教皇亚历山大。至少这一次在继承问题上没有出现麻烦，因为人选太明显了。执事长希尔德布兰德已经在教廷中有效地掌权了20年，在这期间他已经获得了至高权力，只有名义上不是而已。按照事先的精心安排，人群在亚历山大的葬礼活动中抓住他，将他带到了文库里斯（Vinculis）的圣彼得教堂，在那里欢欣鼓舞地拥立他为教皇。他们做的事情不过是把业已存在的状态合法化，接下来按照教会法的选举纯粹是走过场。他被迅速地任命为神父，这是担任教皇所需要的资格，却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被忽视了。随后他迅速登上最高宗座，登基为教皇，称为格里高利七世。

在11世纪的三位教皇（利奥九世、格里高利七世和乌尔班二世）里，格里高利是最不迷人的一位，却是最卓越的一位。其他两位是贵族，拥有贵族血统，受过一流的教育，而他是一个托斯卡纳农民的儿子，在族群上是伦巴第人，他的言谈举止透露了他低下的出身。^①他们几乎是理所当然地当上了教皇，而他在教廷经过了一段漫长而艰苦的、尽管影响力越来越大的见习期之后，才坐上教皇的位子，其原因无非是他强大的能力和意志力。另外两位都很高大，拥有出众的外表；他则身材矮小，皮肤黝黑，有明显的大肚子，声音细小，所以他的罗马同僚就算能容忍他浓重的地方口音，却很难明白他说的话。他缺乏利奥那样明显的圣洁，也没有乌尔班那样灵活的政治直觉或外交天分。他不是学者，也不是神学家。不过，他有一种能说服人的特质，这让他几乎可以自然而然、毫不费力地统治他自己所从属的群体。

他的力量首先在于意图的专一。在他的一生中，他受到了一个压倒性的理想的指引：让整个基督教世界，自皇帝以下，都服从罗马教会的权威。正如教会在大地上拥有最高地位，教皇又在教会中拥有最高地位。他是所有人的裁决者，他自己只对上帝负责。他的话语不仅是法律，而且是神律（Divine Law）。对他不从，约等同于死罪。在他之前，教会的专制从没有达到如此极端的程度，此前教会也没有以如此坚定的决心去追求它。这种极度的极端主义最终被证明会导致自我灭亡。相比起来，他的对手亨利四世和罗贝尔·吉斯卡尔和他一样坚定，却非常灵活，格里高利则不愿妥协，甚至在不直接涉及原则的情况下也不愿意——他将为这个教训付出代价，也最终因此而走向失败。

教皇就任之后，便马上向西吉尔盖塔送去正式书信以表示慰问。这封信没有被收录在他的个人书信集中，但是阿马图斯提供的版本精准地表达了我们所了解的格里高利的想法，因此它可能是基于真实文本的。内容如下：

罗贝尔公爵作为神圣的罗马教会最亲爱的儿子，他的去世使教会处于深深的、难以治愈的悲伤之中。枢机主教团以及整个罗马元老院都沉痛地悼念他的离世，他们自己的心情也变得极为痛苦……但是为了使您了解我们的良好愿望，了解我们对您丈夫的完美的爱，我们现在请您告诉您的儿子，神圣的教会很乐意见到他接过他父亲从我们前任教皇那里得到的所有东西。

无论以什么标准，这都是一封极其伪善的信。格里高利没有喜爱罗贝尔的理由。公爵甚至没有在最近的苦难中哪怕动一根指头来帮助教皇，他的哥哥杰弗里和杰弗里的儿子洛利特罗的罗贝尔（Robert of Loritello）现在仍在蹂躏阿布鲁齐那价值非凡的教会地产。另一方面，教皇确实急于让吉斯卡尔的继承者接受领地和头衔的正式授予仪式。奥特维尔家族的人是教皇的封臣，格里高利无意允许他们忘记这一点。罗杰·博尔萨在各方面都是一个文静而虔诚的年轻人，他应该比脾气暴躁的父亲更加顺从。既然如此，在一两周之后收到回信的格里高利居然没有感到惊喜。因为写这封回信的人不是悲伤的寡妇，而是罗贝尔·吉斯卡尔本人，他现在快要完全康复了。他很高兴地通知教皇——无疑还要通过教皇告知枢机主教们和元老院——他去世的消息根本没有任何根据。他继续高兴地说，教皇对他所说的好话让他很感动，他还请求继续做教皇最听话的臣仆。

罗贝尔口述书信时必定很高兴，但是他也很想要一个正式的再授职仪式。在西西里的战役中，教皇的祝福除了提高军队士气之外没有别的意义；现在他再次把心思放在他在意大利的领地，也许他已经开始为在领地之外实现伟大的事业而构思计划，而与格里高利更新契约只会加强他的力量。这将产生心理作用，让他的封臣更加顺从。更重要的是，如果罗贝尔要求教皇支持他，教皇很难拒绝。因此，在卡西诺山修道院院长德西德里乌斯的安排下，格里高利和吉斯卡尔的会面提上了日程：两人将于1073年8月10日在贝内文托见面。

这次会面完全失败了。事实上，这两人似乎连见面都没能做到。刚开始，礼仪上的安排就有严重的问题。教皇希望在贝内文托的宫殿中接见罗贝尔，而提前收到暗杀警告的公爵拒绝进城，并且提议两人在城外见面——格里高利认为这个方案不符合他作为教皇的尊严。可怜的德西德里乌斯肯定承担着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在这两个坚定而相互怀疑的人之间来回穿梭，在坎帕尼亚的太阳无情炙烤大地的炎热8月，对两人又劝又哄。如果他的努力成功了，公爵和教皇最终会面了，他们的相见似乎也是弊大于利的。唯一的结果却是双方关系走向完全破裂——双方都认为联盟难以为继，必须安排替代它的方案。

整个贝内文托的事件有些地方让人难以理解。两人之间最近的通信或许不是特别真诚，但在表面上是很热情友好的——甚至恭维得有些过头了——它还显示双方都真诚地想要讨论下去。到底发生了什么，竟如此彻底地改变了状况？关系的破裂不能完全归咎于吉斯卡尔的疑心，也不能归咎于格里高利的骄傲。作为达成任何协议的基本前提，可能教皇坚持让罗贝尔命令他哥哥和侄子停止入侵阿布鲁齐，而且公爵必须宣称自己没有能力、也不会采取必要的行动。格里高利的确在此事上表现得很强硬：他不久后向受影响的地区派出了一位主教，该主教以强硬的手段而臭名昭著——两年前他除去了一些叛乱修士的眼睛和

舌头而受到了教皇的赞扬。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有人在贝内文托提起过阿布鲁齐的问题。我们只知道，教皇离开贝内文托之后径直前往卡普阿，他在卡普阿确认了亲王里夏尔的领地，接着两人组成了对付普利亚公爵的军事联盟。

于1073年秋回到罗马后，教皇格里高利很担心。数月之前，刚上任的他收到了一份求救信，书信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新任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七世（Michael VII），这份求救秘密而急迫。东方帝国正面临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两年前，在罗贝尔·吉斯卡尔占领了希腊人在意大利的最后堡垒巴里而声势日隆之时，罗曼努斯四世·戴奥真尼斯率领的拜占庭军队在亚美尼亚城镇曼兹科特（Mantzikert）遭到了塞尔柱突厥人的致命打击，罗曼努斯沦为塞尔柱突厥人的囚徒。整个小亚细亚向入侵者敞开，而从小亚细亚到首都仅有一步之遥。塞尔柱突厥人的领袖阿勒卜·阿尔斯兰（Alp Arslan）不久便释放了罗曼努斯，但是罗曼努斯在返回君士坦丁堡的路上发现他的继子米哈伊尔已经代替自己登上了帝位。经过短暂却徒劳的努力，他在得到生命安全保证之后向新政权投降了。鉴于他曾长期生活在君士坦丁堡，他本该更清楚情况才对。保证遭到遗忘，老皇帝被烧红的钢铁烫瞎，5周之后便去世了。米哈伊尔本人在其中没有起到什么积极作用。他热爱学术，喜欢独处，对政治阴谋没有兴趣，乐于听从他的主要顾问和大臣——杰出却可憎的米哈伊尔·普塞勒斯（Michael Psellus）^⑤。可能是在普塞勒斯的建议下，他写信给教皇，央求教皇组织一次十字军运动，这样东方的基督教世界方能最终从异教徒那可怕的阴影中被拯救出来。

格里高利被这份求救信深深打动了。或许两个教会仍旧处于分裂状态，但是他认为自己在上帝面前对整个基督教世界负有责任。而且，这是一个将拜占庭重新纳入罗马怀抱的天赐良机，他决定不让这次机会从手中溜走。另一方面，他在罗马不断受到罗贝尔·吉斯卡尔和他的诺曼人的威胁，他不可能去东方发动一次有效率的十字军运动。必须把诺曼人一劳永逸地根除。但是怎样才能做到呢？他不能寄希望于新盟友卡普阿的里夏尔，因为与他结盟的主要目的是阻止两位诺曼领袖联手。罗贝尔·吉斯卡尔无疑比里夏尔更强大，但是从他们多年断断续续的战争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任何一方都无法决定性地胜过另一方。教皇在南意大利剩下的唯一一个盟友是萨莱诺的吉苏尔夫，但是更不能指望他，他的公爵领一度是半岛上最强大的，现在诺曼人几乎已经将他所有的领地都夺走了。而且在1073年冬季即将到来的时候，又传来一条严重打击他命运的消息：阿马尔菲自愿归于普利亚公爵的庇护之下。这是吉苏尔夫自己的错。他从未忘记阿马尔菲在21年前他父亲遭暗杀的事件中起到的作用，虽然他没有强大到足以用军队占领该城，却总是想尽办法让该城的居民生活得不愉快。有不少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讲的就是不幸的阿马尔菲商人落到他手里之后受到了怎样的对待。^⑥ 1073年，阿马尔菲公爵塞尔吉乌斯去世时，继位者只是一个孩子，因此他的封臣利用了这一良机，而罗贝尔自然接受了他们的投诚。罗贝尔憎恶他的妻舅吉苏尔夫，并且长时间盯着萨莱诺——他早就可以发动进攻，但是囿于西吉尔盖塔的家族感情，他一直没有这么做。当他着手进攻之时，他拥有的阿马尔菲让他的工作更加简单。

吉斯卡尔的这项始料不及的新成就让教皇格里高利感到十分不安，教皇立刻着手组织一支军队。随着1074年的到来，教皇的信使已经准备好从罗马赶往北方——去找托斯卡纳的贝亚特丽斯、她的女儿玛蒂尔达（Matilda）、玛蒂尔达的丈夫洛林的“驼背”戈弗雷（Godfrey the Hunchback of Lorraine）^⑦、埃斯特（Este）侯爵阿佐（Azzo）、勃艮第伯爵威廉。威廉还将请求送到图卢兹（Toulouse）伯爵雷蒙（Raymond）和萨伏伊（Savoy）伯爵阿马德乌斯（Amadeus）那里。教皇打消了他们对教皇意图的疑虑，也消除了他们对执行任务的优先顺序的疑虑。他谨慎地强调，他将人们召集起来，不是只想简单地让基督徒去洒热血，事实上，他希望召集的军队能对敌人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

他还说：“此外我们相信，一旦征服了诺曼人，我们便可以继续前往君士坦丁堡，去帮助那里经常遭到撒拉逊人袭击的基督徒，他们一直在恳求我们伸出援手。”

教皇迅速收到了对自己有利的回信。3月，教皇在四旬期会议（Lenten Synod）上宣布，他的军队将在当年6月靠近维泰博（Viterbo）的某地集结，并向普利亚公爵及其追随者进攻，而罗贝尔已受到教皇的绝罚。随着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越来越多的军队在约定的地点集结，格里高利再次振奋了起来。6月初，他感到自己已经足够强大了，可以再给他的敌人一次机会。他一如既往地强硬，召罗贝尔来贝内文托与他会面，以进行最后的商谈。

现在轮到吉斯卡尔感到警觉了。一代人之前，在奇维塔泰，他和兄弟们以及阿韦尔萨的里夏尔一道成功击溃了教皇的军队。但当时诺曼人是团结一致的，这一次却分裂了，卡普阿亲王坚决与教皇结盟，而罗贝尔一方没有盟友，不得不谨慎行事。但是，或许还有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对格里高利的回复表现出近乎谄媚的谦卑。他的良心是清白的，他从未对教皇有过违抗或不从以致给教皇留下口实，无论何时何地，他都能身负荣耀地出现在教皇陛下面前。因此，他带着众多护卫——因为他仍然不信任格里高利——回到了贝内文托。

在他长期的、横冲直撞的生涯中，罗贝尔·吉斯卡尔经常有出奇的运气，但是命运女神从未像此刻一样如此眷顾他。他在贝内文托的城门外等待了3天，教皇一直未现身。正当格里高利开始实施所有计划，准备率军进攻时，内部纷争打乱了他的军队。这一次引发问题的人还是萨莱诺的吉苏尔夫。近几年来，他的船在公海上的行为已经恶劣得几近海盗了。大概阿马尔菲人受苦最深，但是很多比萨商船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去。因此，军队中由玛蒂尔达女伯爵提供的比萨军队发现他们面前就是吉苏尔夫本人时，难掩愤怒之情。格里高利看到发生的事情后，迅速让萨莱诺亲王去罗马，但是这太迟了，军队已经选边站队，分裂已形成了。数天里，军队就陷入混乱。

这对教皇来说是一次灾难，在他与吉斯卡尔的关系中，这是一次强烈的个人羞辱。似乎一切都对他不利。他所信任的军队还没有进入诺曼人的领土便已经分化，他向拜占庭皇帝承诺的，并且将自己的名声寄托其上的十字军运动比以往更遥远，将东西方教会重新组织在他权威下的机遇再次从手中溜走了。最坏的是，他，这个基督耶稣在人间的代理人，在敌人面前显得像个傻瓜。这还不是全部，一帮罗马贵族和往常一样心怀不满，正积极密谋脱离他的控制。他不知道其中有一位是他自己的枢机主教，这位枢机主教最近已经与罗贝尔·吉斯卡尔接触，想向他提供皇帝的皇冠以作为回报，但看到整个计划没有实现的可能性的罗贝尔拒绝了。即便他同意参与，该消息也不会给他带来多少安慰。

1075年圣诞节的前一天，教皇的敌人发起了攻击。教皇在圣玛丽亚马焦雷教堂地下室做弥撒的时候，被人从祭坛上拖了出来，随后被投入秘密监狱。不久他被人发现，并被愤怒的民众所释放，幸好之前的劫持者没有对他施以私刑。但是不久之后，事实会证明他宝座的根基是多么不稳。

现在他还没有做好准备，最沉重的打击正在隐隐袭来，而他永远无法从打击中恢复。罗马人的国王、当选的西方皇帝——年轻的亨利四世，正准备进入意大利废黜教皇，想让自己加冕为皇帝。

❶ 即遵从东正教礼仪的修士。他们的名称来自圣瓦西里（St Basil），圣瓦西里生活于4世纪，是

东正教修道院制度的主要创立者。西方类似的修道院院规数量急剧增加了，而东方教会却对其知之甚少。

- ② 类似的豁免在东正教世界早就为人所知。例如，阿索斯山的修道院最初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只服从于皇帝本人；西奈山的圣凯瑟琳修道院后来被提升到自治教会的地位。
- ③ 这是普利亚的卡诺莎，位于梅尔菲和巴莱塔（Barletta）之间，不要与托斯卡纳的卡诺莎相混淆。后者不久后将会在历史上获得让人难忘的位置。
- ④ 希尔德布兰德，又叫希尔德普兰德（Hildebrand），这是一个普通的伦巴第人的名字。他父亲的名字是伯尼佐（Bonizo），是伯尼帕特（Bonipart）的缩写形式，我们发现它在7个世纪后又以波拿巴（Buonaparte）的形式出现。拿破仑·波拿巴也是伦巴第人的后裔，他和希尔德布兰德有很多共同之处。
- ⑤ 普塞勒斯的性格在他写给垂死的罗曼努斯的一封信中得到了绝佳体现。作为这位老人下台的主谋之一，他在信中祝贺罗曼努斯即将完成吉利的殉道，他说，全知全能的上帝夺去了罗曼努斯的双眼是因为他发现罗曼努斯值得拥有更高的光明。
- ⑥ 阿马图斯提到了一位不幸的受害者，吉苏尔夫把这位受害者关在一个冰冷的地牢里，先剜去他的右眼，然后每天都割掉他的一根手指或脚趾。他提到，皇后阿涅丝——她现在的大部分时光在南意大利度过——提供100磅黄金以及她自己的一根手指来为此人赎身，但是没有人听她的恳求。
- ⑦ 此刻托斯卡纳和洛林的家族关系都牵涉于其中，贝亚特丽斯的继子也是她的女婿。人物关系详见正文前面的家谱。

15 绝罚和授职仪式

凭上帝的神意而不是篡位成为国王的亨利，致不是教皇而是假修士的希尔德布兰德。

这番问候是你应得的，你这个纷争的煽动者，你这个不会受到教会的律令祝福的、受诅咒的人……你把大主教、主教和教士踩在脚下，就像对待缺乏自我意志的奴隶一样……基督已经来帝国召唤我们，而不是去找教皇。你通过玩手段和欺诈而获得教皇宝座，你蔑视修士的斗篷，却利用黄金，利用倾向你的军队，用和平装点你的宝座，又坐在宝座上破坏了和平……

我，亨利，得到上帝垂青的国王，和我们所有的主教一起要求你：下台！下台！！

——亨利四世致教皇格里高利的信，沃尔姆斯，1076年1月24日

亨利四世登上德意志国王的宝座时还不满6岁，现在已25岁了。他统治的开端不是很吉利，他的母亲、摄政的皇后阿涅丝无法控制他，他经历了狂野的童年和声名狼藉的青春后期之后，在16岁那年获得统治权，还留下了邪恶和荒淫的恶名，这一恶名预示了他的未来。他的恶名最后渐渐减轻，但是在不愉快的生活中，他依然暴躁易怒、极度专横。因此他渐渐长大，也越来越憎恨罗马教会的傲慢，尤其憎恨它试图摆脱最后一点帝国控制的措施。亨利年纪还小的时候，无法反对尼古拉二世颁布的规范教皇选举的法令，但是他下定决心，不能让分离的趋势进一步发展了。在希尔德布兰德登上教皇宝座之前，教会和帝国之间的冲突已经明显不可避免，而且冲突不久后就发生了。

发生地是米兰。在意大利，没有任何地方能比这个古老的北方首都更能体现教会独立于罗马的精神，独立的礼拜传统从700年之前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的时代一直被小心翼翼地沿袭下来；也没有别的地方比这里的守旧派更痛恨罗马新近的改革，他们尤其痛恨有关圣职买卖和教士独身的内容。另一方面，该城市被左翼派别“帕塔里那派”（Patarines）所把持，他们是改革的狂热支持者，部分原因是真正的宗教热情，部分原因是憎恨教会长期以来享有的财富和待遇。就算没有帝国的干预，局势也已经够危险了，但是在1072年，在关于空缺米兰大主教的争论中，亨利在知道亚历山大已经批准了按照教会法选出的一位帕塔里那派人士的情况下，又正式任命了一位反对改革的候选人。这是教会无法忽视的公开对抗行为，在1075年的四旬期会议上，希尔德布兰德——现在的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直截了当地谴责了由俗人操作的所有教会叙任仪式，违者将遭咒逐。亨利怒火中烧，立刻任命其他两位德意志主教为意大利的教区主教，并进一步任命了下一任的米兰大主教，尽管前一任米兰大主教还未去世。教皇召唤亨利去罗马解释自己的行为，遭到亨利拒绝，亨利随后召集所有德意志的主教参加会议，并于1076年1月24日在沃尔姆斯正式废黜了教皇格里高利。

国王早就想去罗马为自己加冕，但是他同几任教皇关于叙任权的争执让他无法前往。沃尔姆斯会议之后，他觉得自己的行程不能再拖延了。格里高利没有像传言一样对自己遭

到废黜一事表现得粗鲁，^①但他显然不打算就此罢休。就算皇帝不召开沃尔姆斯会议奚落教皇，也会用武力赶他下台，再任命一名继任者。亨利需要快速、顺利的军事行动，在准备过程中，必须采取措施，尽可能地除去教皇在意大利当地的支持。这在罗马以北难以实现，因为强大而虔诚的托斯卡纳女伯爵玛蒂尔达坚决拥护教会，她对格里高利的忠诚不可动摇。但是在南方似乎更有希望。尤其是普利亚公爵似乎对教皇没有什么特殊的喜爱，如果他觉得值得，就会忽略封建义务。一旦能够劝说他带领手下进攻罗马，格里高利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吉斯卡尔的友谊对亨利的重要性可以通过亨利挑选的使臣来判断：韦尔切利（Vercelli）主教格里高利，这位主教反对教皇的要求，是亨利最坚定的支持者；埃伯哈德（Eberhard），这是他的意大利大臣。他们在梅尔菲见到了罗贝尔，时间可能是1076年初，他们以皇帝的名义正式把罗贝尔的领地授予他，而且可能提到了给他一顶王冠的可能性。但是公爵不为所动，他自己的地位此刻很安全，比以往大部分时间都安全。他现在在自己的领地内行动完全不受约束，如果他答应亨利，反而可能让亨利抓住日后插手南意大利政局的口实，他没有理由去冒这个险。他的回答是坚定的，尽管有些伪善。上帝已经把他征服的地盘给他了，这是他从希腊人和撒拉逊人手中用昂贵的代价——诺曼人的鲜血赢来的。为了属于他的一小块帝国领地，他愿意做皇帝的封臣，并“永远保留对教会的义务”——他知道，这一限制性条款会使他对亨利的效忠毫无价值。至于其余的领地，他将像以往一样，从全知全能的上帝手中持有。

很难相信使臣只会在表面意义上理解吉斯卡尔对教会的忠诚声明，但是他们满载礼物而回，并且对受到的接待很满意。即便罗贝尔不准备从自己的位子上妥协以效忠于亨利，亨利也不想在此刻与他作对。这两位西欧最有权势的人物之间直接对峙的舞台正在搭建，其结果仍无法预测，但是有件事是确定的：即将到来的巨变将为诺曼人的发展提供不容错过的机会。吉斯卡尔匆匆向卡普阿的里夏尔送出消息。他们之间经常性的冲突常常起不到决定作用，而且徒劳无益，对双方来说都不值得。若诺曼人想要在接下来的危机中获利，那么所有的诺曼人都必须站在一起。为什么两位统帅不现在会面，来讨论一下结束敌对状态的事情呢？

罗贝尔的信使赶往卡普阿，在路上遇到了里夏尔的信使，后者前往梅尔菲也是为了相似的目的。于是双方筹办会面，地点或许是中立的卡西诺山，因为我们知道修道院院长德西德里乌斯此时充当中间人。他对自己修道院的土地被当作战场而感到疲惫，一直以来都为实现双方和解而努力。^②事实上这次会面没给他带来多少麻烦——远远小于3年前吉斯卡尔和教皇在贝内文托度过的那段噩梦般的日子。任何一方都不想以牺牲对方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巨大利益，都真诚地渴望达成谅解，因此达成的协议很简单。两位统帅均同意归还之前赢得的一切，恢复之前的边界。上述问题解决之后，签订盟约的障碍就不存在了。

同时，教皇格里高利正以一贯的精力采取行动。1076年2月的四旬期会议上，他废黜了所有反对他的主教，并大声怒喝，宣布对国王亨利本人处以绝罚。该手段在德意志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自狄奥多西大帝之后，已经有7个世纪没有正在统治的君主遭受教会禁令的判罚了。绝罚令曾让皇帝屈膝下跪，现在同样威胁到了亨利。纯粹精神方面的事不会使他过分担心——此问题一般可以通过适时的忏悔轻松解决——而政治的后果很严重。按理说，该禁令不仅解除了所有国王的臣民对国王的效忠，而且如果他们与国王有任何关系或者向他效忠，也会招致绝罚。因此，如果严格遵守这一规定，那么亨利的政府就会解体，他也无法继续待在宝座上了。他突然发现自己被孤立了。他的手伸得太长了。

眼看对手正在竭力维持周围人的忠诚，可以想见教皇心中那种冷酷的满足感，但是南

方的消息传到罗马之后，他的满足感必定有所减轻。里夏尔再次和罗贝尔联手，教皇在意大利的地位又变得岌岌可危了。眼下还有机会，若亨利能摆脱困境并向永恒之城进军，诺曼军队必定会坚定地站在教皇一边。不过令人不安的是，普利亚公爵也处于被绝罚的状态，这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格里高利受到高度崇敬的自我感觉不会允许他首先采取行动，但是他至少可以做一些放下姿态的暗示。早在1076年3月，我们就发现他在给阿切伦扎主教的信中指出他在罗杰伯爵及其封臣回到西西里之前赦免他们，并且补充说——这可能是该信真正的重点——如果罗杰询问他兄长的情况，就要提醒他，教会的大门永远向真正悔改的人敞开，罗贝尔也包括在内。教皇准备“以父亲之爱来接受他……为他松开绝罚令的束缚，将他再次列入神圣的羊群之中”。

但是南意大利入春之后，天气变得适合战斗，这样安慰人心的考量和罗贝尔的想法相差太远了。国王亨利很明显必须推迟行程，他在封臣中恢复地位之后才可能出发。与此同时，诺曼军队再次联合了起来，尽管因为没能完全利用事态而显得有些遗憾。普利亚公爵和卡普阿亲王是时候将注意力转向萨莱诺了，他们越来越难忍受萨莱诺亲王吉苏尔夫，吉苏尔夫知道自己无力对抗亲戚，但他自己越来越傲慢，越来越自大。他的所作所为让盟友一个一个离开，而且剩余的几个朋友——包括修道院院长德西德里乌斯和教皇，后者不想看到他最后的南意大利支持者被消灭——徒劳地请求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变得谦逊一些。最终，西吉尔盖塔知道罗贝尔的耐心快要消磨殆尽了，便做出最后的尝试，让她的兄长理智一些，但是阿马图斯——提及吉苏尔夫时存在偏见——写道，亲王暴怒起来，并且警告他的妹妹，说她不久后就要变成寡妇。

这是最后的机会，却被他丢弃了。1076年初夏，诺曼人在萨莱诺城外安营扎寨，一支诺曼舰队围住了港口。萨莱诺之围开始了。

吉苏尔夫的处境从一开始就毫无希望可言。在中世纪的围城战中，被围困者通常将希望寄托在3种可能性上：一、可能有外国的盟友派出援军来解围；二、被围者坚持到围城者的食物或时间缺乏的时候，围城者就会撤围而去；三、他们可以发起突围行动，并在激战中击败敌人。但是在1076年的萨莱诺，这些机会都不存在。南意大利其他所有伦巴第人的国家已经被诺曼人征服了，而且吉苏尔夫很久之前就疏远了他的意大利邻邦。只有教皇还对他抱有一些同情，可教皇没有军队，即便他有，也不会想在此刻准备与诺曼人对抗。第二个可能性也很难实现，因为被围攻的地区很富有、很肥沃，此外，诺曼军队还可以一直从它的舰队那里获得补给。最后，没有成功突围的希望，围城的军队不仅包括全半岛上最有经验的、训练有素的诺曼军队，还包括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希腊人、西西里的撒拉逊人构成的重要部队——自此之后，撒拉逊人成为吉斯卡尔所有军事行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面对这样的对手，萨莱诺士兵在数量上也远远不及敌人。不久之后，该城还陷入了饥荒。

多年来，吉苏尔夫一直是南意大利最受人痛恨的人物之一，但是唯有在此刻，在他掌权的最后一个灾难性的年头，他才完全显示出性格中黑暗的一面。预见到诺曼人的攻击之后，他要求每个萨莱诺居民储备两年的粮食，违者将被驱逐出城。这不是一个特别明智的行为——如果吉苏尔夫一直坚持他极端的反诺曼政策，遭到这样的袭击是在所难免的，这谁都明白——不过至少可以稍微缓解围城开始之后萨莱诺城中的粮食问题。相反，敌人到达城外的预定位置之后，亲王就夺走了每家储备粮食的三分之一，送进自己的粮仓。他后来又发现这也不足，便派人在城中到处征收剩下的粮食，结果发生了饥荒。阿马图斯告诉我们，最开始市民吃马、狗和猫，但是不久动物也吃完了。随着冬季的临近，死亡率直线

上升。吉苏尔夫打开他的粮仓，但是他的动机似乎是唯利是图而不是体恤人民，因为按照阿马图斯的说法，原本卖3拜占特的小麦转卖的时候以44拜占特售出。瘦得皮包骨的尸体遍布街市，“但是亲王看也不看，兴高采烈地走过去，好像他不应该受到责备似的”。很少有人抱怨，因为大家都知道抱怨的人要受到惩罚，可能会被刺瞎，或者接受其他吉苏尔夫喜欢的惩罚。如果他的人民要死，最好还是死得安静些。

在这种情况下，长时间抵抗是不可能的。萨莱诺又坚持了6个多月，然后在1076年12月13日，因为内部的背叛，城门被打开了。营养不良的守军见苦难走到了终点，于是未作抵抗，欣然投降。南意大利最强大的伦巴第人的国家从此不复存在。吉苏尔夫和他有能力保持力量的一位兄弟，率领一部分手下撤退到城堡——这里的遗迹被不准确地称为“诺曼城堡”（Castello Normanno）——之中，仍旧从西北的高处控制着城市。他们在那里坚持到1077年5月，但是在最后不得不投降。

罗贝尔不准备谈判。他已经决定，从此以后，萨莱诺将成为他的都城。萨莱诺是罗马以南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意大利城市，骄傲的亲王国在此存在了200多年，欧洲最负盛名的医学院也在这里。他将恢复它在古代的荣誉，引领它进入一个强大而辉煌的新时期，他还计划修建一座卓越的主教座堂以作为该时期的标志。因此，他要求得到萨莱诺亲王和他的两个兄弟兰杜尔夫（Landulf）、盖马尔统治下的所有领土。此外，他还需要一样东西。萨莱诺最宝贵的圣遗物是圣马太的牙齿，它是一件神圣却不好看的東西，普利亚公爵一直想要得到它，他知道吉苏尔夫将它一起带去城堡了，这也是他现在命令亲王投降的原因。但是吉苏尔夫到最后还不诚实，他交给征服者的干枯牙齿由丝绸包裹，却不是福音书作者马太的牙，而是城内一位新近病逝的犹太人的牙。这是一个笨拙的骗局。罗贝尔立刻委派一位熟悉该圣遗物的教士前往，教士毫不犹豫地宣布他得到的物品是假的。罗贝尔告诉吉苏尔夫：如果真的牙齿不在次日奉上，就撬下他自己的所有牙齿。吉苏尔夫再也无法搪塞了。我们只能希望，我们在欧洲主教座堂的宝物库中穿行时，供我们瞻仰的所有其他圣遗物都经过了严格的鉴定。

吉苏尔夫离开萨莱诺之后，径直前往卡普阿。罗贝尔·吉斯卡尔以一直以来的大度招待了他，不仅给他了自由，还给他了金钱、马匹、家畜，尽可能地照顾他，可是亲王的情绪没有那么容易缓和。现在他想在两位统帅之间挑起新的争端，以图破坏诺曼人之间的团结，却未能奏效。卡普阿的里夏尔不会怨恨萨莱诺落入普利亚公爵的手中一事，他最开始就明白。里夏尔甚至对萨莱诺没有特别的兴趣，他需要的是那不勒斯。那不勒斯紧紧地夹在他和罗贝尔·吉斯卡尔的领地之间，而且还保持着独立。罗贝尔曾经保证，因为里夏尔协助对抗吉苏尔夫，作为回报，会帮他攻取该城，而普利亚的舰队确实抵达了海边，开始围攻。简言之，卡普阿亲王对这位盟友很满意，而不在乎拜访他的人。吉苏尔夫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往西北走，去找他最后一位朋友——教皇。

格里高利七世还远在托斯卡纳，他在这里获得了他那不愉快的任职期间最大的胜利，事实上也几乎是唯一的胜利。他对亨利的绝罚判决比他所预想的要成功得多。德意志的王公们在1076年10月于特里布尔（Tribur）会面之后，答应给他们国王一年零一天的时间，让他寻求被教皇赦免，时间从绝罚生效的时间算起。他们预计在次年2月于奥格斯堡开会，如果绝罚令在2月22日还未消除，他们就会正式宣布放弃对亨利的效忠，并推选另一位国王来代替他。亨利只能屈服于他们的决定。亨利眼中的情况可能更糟，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需要他在教皇面前展现谦卑。如果这是保住王国的代价，他还是愿意付出的。幸运的是，还有一条穿越阿尔卑斯的通道——塞尼山口（Mont Cenis）——未被大雪封住，他在深冬带着妻子和幼子穿过这里，匆匆穿过伦巴第地区，最后发现教皇位于卡诺莎城堡。教皇作为玛蒂尔达女伯爵的朋友待在此处，等待出现一支卫队陪同他到奥格斯堡。亨利

像一位谦卑的忏悔者一般等着会面，就这样过了三天。或许格里高利不知道怎么办才是上策，却无疑在每分每秒都品味着对手的窘迫，他拒绝接受亨利的坦白。最后教皇发现自己别无选择，只能让步，给予了亨利所需要的赦免。

卡诺莎的故事一般由于一幅巴结逢迎的画面而变得生动起来，故事中国王光着脚，穿着粗布衣，在城门紧闭的城堡外冻得瑟瑟发抖，这是儿童历史书作家的最爱，故事中关于世俗野心的内容，在改变了对象之后，正好适合教给孩子。事实上，格里高利的胜利是空洞而短暂的，亨利也清楚。亨利的受辱与悔过无关，这是保护王冠所需的冷血政治手段。达成目的之后，他无意继续保持诺言。教皇也没有妄想国王能有多少诚意，如果基督徒的良心允许他收回赦免，他无疑会高兴地照办。按照事情的进展，他确实明白无误地赢得了道德上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有什么用？事情过后，被征服的人不知羞耻地返回了他的王国，在国内针对还在反叛他的封臣发动了一场血腥的内战，而胜利者仍旧被禁锢在一座托斯卡纳的城堡中，因为伦巴第诸城市的强烈敌意，加之教皇无力插手，便无法干预德意志的事情。他的胜利足够甜蜜，余味却特别苦涩。

教皇到9月才返回罗马。和往常一样，坏消息在等着他。首先是吉苏尔夫告诉他萨莱诺陷落了，接下来是来自那不勒斯的重要消息：里夏尔的陆军和罗贝尔的海军正在无情地围攻该城。更严重的是东部的情况，在那里有两支诺曼军队，分别由吉斯卡尔的侄子洛利特罗的罗贝尔和里夏尔的儿子约尔丹（Jordan）率领，正在深入阿布鲁齐的教会领地。但是最严重的打击即将袭来。12月19日，普利亚公爵对贝内文托发动进攻，教皇极为愤怒。严格来说，该城从查理曼的时候开始就是教皇的领地，这份赠礼在20年前贝内文托人驱逐了他们毫无价值的统治者，自愿归于格里高利的老主人利奥九世的保护之下时就已经得到了确认。自那时起，这里就是教皇在南意大利的主要堡垒，他的宫廷也曾位于此处的教皇宫之中。这一次无缘无故的进攻比重新宣战更坏，这是对教皇的无端侮辱。

这还不算完，罗贝尔·吉斯卡尔不仅对教皇表达了蔑视，还包围了贝内文托，把教皇对他的绝罚变成了嘲笑。那迫使西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亨利四世在一年前哭着去卡诺莎的绝罚，现在同样针对着这个自命不凡的诺曼强盗，却没对他产生任何负面效果。若说有什么效果的话，那也是滋补身体一般的效果。的确，萨莱诺、那不勒斯、阿布鲁齐（因为洛利特罗的罗贝尔及其追随者明显被包括在禁令之中）和贝内文托的居民要修正他们之前关于教会的力量和权威的看法了。他们是正确的，教皇没有军队，而且明显也没有威望。教皇能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因为或许吉斯卡尔及其可憎的同胞们从未听说过他，所以在1078年3月3日，他再次对他们处以绝罚。

通常情况下，新的绝罚令可能会像上一次一样被忽略，但是教皇公布它的时机恰到好处。在绝罚令于卡普阿公布后的数天后，里夏尔亲王病了。一个月后，在与教会经过11个小时的和解协商之后，他去世了。一夜之间，南意大利的整个政局都发生了改变。里夏尔和罗贝尔·吉斯卡尔一样，也是教皇的封臣，他的儿子约尔丹知道自己还承受绝罚的话就无法继承父亲之爵位。因此他紧急取消了对那不勒斯的包围和在阿布鲁齐的行动，然后匆匆赶往罗马，同他的宗主义和，承诺永远效忠。

罗贝尔·吉斯卡尔本质上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是他妹夫去世的消息不可能完全让他不动容。他们两人在30多年前同时从诺曼底来到这里，而且都迅速发展起势力。很长时间内，他们的封臣都记得他们一起控制着南部的两大诺曼人团体，将位于阿韦尔萨和梅尔菲的早期定居点发展成今天富裕强盛的国家。如同所有优秀的诺曼贵族，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处在战争中，但是他们并肩战斗的时间和互相对抗的时间一样长，若说承诺

有时遭到背弃，友谊会被背叛，那也都是博弈罢了，他们知道，这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两人都没有一直忌恨对方，彼此都尊重对方的能力。在过去的两年里，他们维持着快乐、轻松的合作关系，事实证明这对二人都有利。吉斯卡尔此时62岁，对他而言，里夏尔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罗贝尔的野心和精力并未消退，他甚至计划进行一场比之前更大胆、更远大的征服行动。但是此刻，他知道必须先收起号角。年轻的约尔丹做出了愚蠢的决定，他想卑躬屈膝地前往罗马，完全破坏了诺曼人的进军势头，让自己变成实现教皇意愿的工具。难道格里高利不会迫使约尔丹调动他无事可做的军队，来解贝内文托之围？冒险无益。罗贝尔命令他的军队撤退，攻击贝内文托还需缓一缓。

他的担心是对的。教皇终于找到了一个盟友，而且是握有一支军队的盟友，他决心充分利用起来。里夏尔去世后不到3个月，我们发现格里高利就已经待在卡普阿了。他可以将自己强大的意志毫不费力地施加在年轻的亲王身上，后者独自一人，还缺乏经验，可怜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在愤怒而掠夺成性的普利亚公爵面前。教皇并未执行至关重要的授职仪式。约尔丹也许不喜欢格里高利现在给他的建议，但他没有争辩的余地。

这两人很幸运，罗贝尔·吉斯卡尔在当年的早些时候激起了他所有主要封臣的强烈反对，因为他要把女儿嫁给埃斯特侯爵阿佐的儿子休，所以逼迫封臣们支付他参加复杂的庆祝仪式的费用。在北方的封建社会，这样的摊派被公认为封臣的义务，但是对普利亚的贵族来说，他们有很多人知道吉斯卡尔的出身，认为他在出身和血统上并不比他们更高，因此他的索求被视为不可饶恕的傲慢行为。他们支付了费用，因为他们别无选择。但是约尔丹——他肯定受到了教皇的煽动，或许还收了教皇的钱——成为新一轮针对普利亚公爵的叛乱的中心之后，罗贝尔的封臣们便准备响应他的号召。

叛乱组织严密，范围广泛。从1078年秋季开始，反叛同时在卡拉布里亚和普利亚的几个地方爆发，迅速扩展到罗贝尔·吉斯卡尔在大陆上的所有统治区。细节不必详述。反叛在南方是地方性的，罗贝尔从来没有十足的把握去完全镇压它们，也从来没有软弱到束手无策。正因如此，每一次叛乱都很相似，甚至其领袖（如阿伯拉尔、孔韦尔萨诺的杰弗里或特兰尼的彼得）都差不多是同一批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罗贝尔缺乏报复之心。这一次，9个月的时间足以让吉斯卡尔通过一直以来的调停者德西德里乌斯让约尔丹与他单独媾和，从而恢复他的权威。约尔丹事实上几乎没有积极参与所发起的叛乱，或许是因为他从未真正把心思放在上面，他很快就对自己轻易屈服于教皇的压力而感到后悔。罗贝尔现在可以把精力集中在普利亚了，他在1078—1079年的冬天发动了一场旋风式的战役，其中的亮点是西吉尔盖塔在她丈夫进攻塔兰托之时率军成功攻下了特兰尼。没过多久，罗贝尔就消灭了剩余的叛军，到1079年夏天，平定的工作结束了。

远在罗马的教皇格里高利看到自己的希望破碎了，而不幸继续伴随在他身边。将毕生精力投入侍奉上帝事业的他，却在担任教皇的7年里，处处有身负罪孽的势力阻挠他。亨利四世如今已经不同于那个在卡诺莎的卑躬屈膝的悔罪者，教皇第二次发出的绝罚令被证明没第一次那么有效。亨利威胁要南下意大利获取自己的皇冠，似乎不久之后他就会出发。教皇再一次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罗贝尔·吉斯卡尔成了问题的关键，毕竟约尔丹明显靠不住。罗贝尔也像亨利一样两次遭到绝罚，不过他是同时承受两次绝罚的，但他受到的绝罚并没有阻止他在有争议的地方重塑自己的权威。他的根基现在比之前更加稳固。过去教皇考虑过重获罗贝尔的效忠，自尊和以前害怕丢脸的情感让他退缩了。而现在再顾虑的话，他无法承受之后的代价。如果他不快点去找普利亚公爵达成协议，亨利四世就会去找罗贝尔，如此一来，格里高利不久就会丢掉教皇之位。1080年3月，我们发现教皇对诺

曼人的唇舌已经略有软化。在当年的四旬期会议上，他颁布了一则针对所有教会土地的“入侵者和劫掠者”的进一步警告，但是这次加入了一条有和解之意的注释：如果这些领地上的居民想要提出控诉，则应该向当地的长官提出；如果正义仍然得不到伸张，他们可以自己采取措施来恢复应该属于他们的东西，“不得以偷窃的方式，而应以符合基督徒精神的方式”。

教皇马上调转帆柁。在春季，他指示德西德里乌斯开始与罗贝尔·吉斯卡尔进行严肃的协商。协商成功了，在1080年6月29日的切普拉诺（Ceprano），普利亚公爵在格里高利七世面前跪下，并且就他之前从教皇尼古拉和亚历山大那里获得的土地宣誓效忠。而对新近获得的有争议的领土，也就是阿马尔菲、萨莱诺、马尔凯的费尔莫（Fermo），则暂时悬而不决，但这不是罗贝尔非常担心的事情。对他来说，格里高利在授职仪式上的话语算是在事实上承认了他征服的土地，这就足够了，法律上的技术问题可以留待以后解决。同时，切普拉诺的会面是吉斯卡尔的又一次外交胜利，双方都心知肚明。格里高利最后肯定明白了，7年前他在贝内文托的时候，地位还比较强大，当时拘泥于自己尊严的做法是多么不明智。但是如今，谴责自己已经太晚了。他需要罗贝尔的支持，并且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在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中幸存下来。

的确，当普利亚公爵将他的手按在教皇的手上，并以洪亮的声音表示效忠时，乌云汇聚之快超越了他们的了解。4天前，在布里克森（Brixen，今布雷萨诺内 [Bressanone]）小镇，即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以南的地方，亨利四世召集他的德意志和伦巴第的主教举行了会议。参会人员公决，再次宣布废黜格里高利七世，拉文那大主教吉伯特（Guibert）被立为教皇，即克雷芒三世（Clement III）。

① 阉割和损坏身体之刑在君士坦丁堡很常见的时候，安娜·科穆宁娜用近于病态的迷恋反复谈论格里高利的行为：“他把自己的怒火发泄到亨利的大使身上。他首先残忍地折磨他们，随后用剪刀剪去了他们的头发……最后对他们做出了最下流的暴行，这甚至比野蛮人的傲慢还严重，然后才送他们离开。我那女性的尊严和贵族的尊严不允许我直呼加诸他们身上的暴行，因为这真的不符合高级教士的身份，也不符合任何背负基督徒之名的人。我厌恶这种野蛮人的想法，更讨厌这种行径，如果我把事情写得清清楚楚，那么我的笔和纸都会被玷污。但是若能展示一种野蛮的傲慢行径，能证明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不知羞耻，变得邪恶，就算我揭露或讲述他行为的话仅留下只言片语，也已足够了。以上就是一个高级教士做的事。呜呼，正义啊！”（*The Alexiad*, I, 13）

② 夏朗东认为（I, 243），德西德里乌斯是按照教皇的指示行事的。他的说法不太可能是真的，因为格里高利不会乐意看见诺曼人在此时联合起来，也不会鼓励教会中的头面人物与受绝罚的人进行协商。

16 对抗拜占庭

噢，所有人之中最睿智、最博学的人……那些与你谈过话，并且熟知你的人，均高度称赞你的聪颖，称赞你在宗教信仰和个人事务的处理中所表现出来的虔诚。众人都说你是一个极为谨慎的人，同时你又以一种简单又富有生气的精神，热爱着行动。于是，我在你的性格和习惯中看见了我自己，因此，让我们为友谊干杯吧……

——皇帝米哈伊尔七世致罗贝尔·吉斯卡尔的信

1080年7月，吉斯卡尔从切普拉诺南行，前往他位于萨莱诺的新都城，生活应该看起来如同他周围的乡村一样，丰饶而绚烂。他所有的统治区都宁静安全，他所有的敌人被降服了。他在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封臣正在舔舐伤口。在他们的最后一次战争中，他对待他们的方式比以往都要严厉：他希望该地区在此刻不要再带来麻烦了。教皇和卡普阿亲王也表现得非常好。诚然，皇帝亨利可能很快就会以长期威胁的面貌出现在罗马，但罗贝尔不惧亨利，而且亨利在让教皇保持规矩的问题上起到了很大作用。尽管公爵最近对格里高利立下了誓言，但他没有坐下来无所事事地等待可能永远不会到来的德意志军队，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已经64岁，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罗贝尔很早就梦想组织诺曼人进攻拜占庭帝国，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他的梦想逐渐形成实实在在的计划。希腊人是他最古老也是最持久的敌人，他已经将他们驱逐出意大利了。但即便到现在，希腊人也没有放弃斗争，如果罗贝尔在普利亚的封臣图谋造反，君士坦丁堡总会送来同情和支持，而且在意大利之外流亡的诺曼人和伦巴第人会选择亚得里亚海对岸属于拜占庭的伊利里亚行省作为集结地，罗贝尔的侄子阿伯拉尔现在就在他们中间。这在罗贝尔的眼中不仅是一场正当的惩罚性战役，他的真实意图隐藏得更深。

事实上，公爵在大陆上的所有地盘都是从希腊人那里征服得来的，这些地方浸染着拜占庭文明的芬芳。所以，诺曼人突然发现自己被语言、宗教、艺术、建筑等一种文化的外在形式包围了，这种文化比他们所了解的其他欧洲文化更为复杂，更为绵长。由于极易受到外来的影响，他们迅速做出了反应。在人口以伦巴第人为压倒多数的普利亚，影响和回应都微乎其微。但是在主导文化倾向于希腊的卡拉布里亚，诺曼领主保留了几几乎所有旧有的行政形式和风俗习惯，并且更倾向于采取拜占庭的方式，而非强制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被教皇尼古拉授予了卡拉布里亚公爵的头衔之后，罗贝尔·吉斯卡尔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经过深思熟虑，故意在臣民面前以巴希琉斯（Basileus）继承者的形象出现，在自己的印章上模仿皇帝的标志，并且在正式场合穿着模仿皇帝长袍的衣服。与希腊人密切交流的族群在文化层面上发展出显著的自卑情结，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之前的罗马人和后来的大多数斯拉夫人均是如此，土耳其人直至当代都没有从中恢复过来。即便是所向披靡的、自信的诺曼人也未能例外，他们只知道一种补救方式，那就是征服。

在过去的10年里，拜占庭自身已经深深地陷入了混乱。在战斗前线，她的敌人——北方和西方的匈牙利人、罗斯人，南方和东方的塞尔柱突厥人——保持着不间断的压力。同时在其心脏区域，连续的无能统治者和腐败官员已经将她引到政治和经济崩溃的边缘。

她古代的荣光还在，但是她的伟大已经消逝。在过去的七个半世纪里，她的状况从没有像1080年夏天这样令人绝望。而幸运的罗贝尔此时碰巧空前强大，他眼前的君士坦丁堡明显无力抵抗他。他的军队需要活儿干，他的舰队也是。舰队的新奇之处依然吸引着他，但是他厌倦了用它来进行无休止的封锁，是时候让它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看看它能做到什么程度的时候了。他到达意大利是35年前，当时他是一位籍籍无名而贫穷的诺曼骑士的第6个儿子，而东方帝国的帝位将是他生涯的最好归宿。

过去的几年里在君士坦丁堡发生的事件，即使作为他插手的原因不够充分，那么至少也是一个借口。1073年初夏，皇帝米哈伊尔向教皇求援，请求帮助自己对抗异教徒，他觉得没有必要提到自己已经联系过普利亚公爵。事实上，他在数月前就已经写信给罗贝尔，虽然信的笔调是典型拜占庭式的冗长复杂，却至少避免了虚情假意的谦逊，令人耳目一新。皇帝解释说，其他王公如果偶尔收到皇帝对和平的保证，就会觉得受到了足够的尊重，但是对于同样有着深厚的宗教信仰的罗贝尔公爵来说，被挑出来受到皇帝的尊重一定不会让他太惊讶。有什么比通过忠诚的婚姻而确立的军事联盟更有象征意义呢？因此在适当的自夸之后，他向罗贝尔提出，罗贝尔应该承担作为帝国盟友的责任——保卫其前线，保护其封臣，与其敌人展开无休止的战争。作为回报，罗贝尔的一个女儿将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最高的荣誉：作为新娘，嫁给皇帝的兄弟。

吉斯卡尔收到信的时候应该很高兴。除开让人听起来觉得有趣而不是冒犯的口吻，这封信还证明了他日渐增长的名声。即便现在拜占庭处于困境之中，米哈伊尔计划的这种皇室婚姻也不是草率的安排。另一方面，罗贝尔真心不喜欢希腊人——他一直如此——他觉得没有必要和他们牵扯到一起，因此他没有回复。皇帝很明显因这种漠视的行为而感到震惊，便又写了一封信，这次他的态度就没那么高人一等了。他甚至用奉承的方式，将普利亚公爵与自己相比较。接下来他用冗长的赞美形容自己的兄弟，描述他聪慧异常，德行出众，而且“颇为英俊，如果有谁谈到相貌，他必定是帝国里的一位人物”，他生于紫色寝宫，^①在各个方面都是罗贝尔女儿——他此时小心地指定最美丽的一位——的理想新郎。

这封信比前一封更讨人喜欢，但是吉斯卡尔仍旧拒绝答复。只有在1074年末又送来一封书信之后，他才开始表现出兴趣。与此同时，米哈伊尔修改了提议，提议由自己的小儿子君士坦丁做公爵未来的女婿，并且要为罗贝尔提供不少于44项拜占庭的荣誉头衔，让他分给自己的家族成员及朋友，它们总共可以带来每年200磅黄金的回报。罗贝尔不再犹豫了。皇位继承在君士坦丁堡经常是一个充满阴谋手段的事情，但毫无疑问，出生于紫色寝宫的当朝皇帝之子比其他人更有机会继承帝位，罗贝尔看到自己女儿有登上宝座的可能性，便不想错过。皇帝提供的荣誉头衔实际上会让他所有主要的副手都收到君士坦丁堡的公开贿赂，这件事可能不会太受欢迎，却是一个值得冒险。他接受了米哈伊尔的提议，不久之后，不情愿的准新娘被送往君士坦丁堡，在皇家的女眷内室（gynoecoeum）学习，等到其未婚夫长大到适婚的年纪。安娜·科穆宁娜在几年后以刻薄的笔调暗示，^②年轻的海伦娜（Helena）——这是她到达君士坦丁堡后不久在东正教中接受再洗礼时得到的希腊名字——没有皇帝所希望的那么漂亮，她的未婚夫想到要娶她就吓得“像婴孩见了鬼”一样。因为最后安娜本人被许配给了君士坦丁，而她深深地爱着他，因此她的评价当然有所扭曲。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有了一个不太舒服的怀疑——海伦娜可能继承了父母的吓人体型。

在接下来的数年里，罗贝尔·吉斯卡尔忙于意大利事务，无暇认真思考拜占庭的问题。随后，米哈伊尔七世在1078年被推翻了，他比前任更幸运，因为他得以安全地退到修道院中，这从他的角度看或许还不错，因为修道院比皇宫更适合他的学者气质。在几年内，他又凭借个人能力当上了以弗所（Ephesus）大主教。然而，他的被废结束了拜占庭

与诺曼人的盟友关系，而不幸的海伦娜被独自关在修道院之中，她很可能不太快乐。他的父亲听闻消息后，心中五味杂陈。他眼下拥有一个皇室女婿的希望破灭了，而他女儿以前的地位及随后的待遇为他提供了绝佳的干涉借口。不幸的是，在他能采取有效行动之前，约尔丹发起了叛乱。不过到1080年夏，他再次恢复了统治，因此得以尽全力地准备。根据事态发展，他并没有因为推迟行动而有所损失。君士坦丁堡的情况每况愈下，米哈伊尔的继任者、年长的将军尼基弗鲁斯·伯塔奈亚迪斯（Nicephorus Botaneiates）无法阻止颓势，整个帝国已陷入内战之中，来自不同行省的长官都在全力争夺最高统治权。同时，突厥人挑动这些人互相争斗，迅速巩固了位置，并新近建立了所谓的罗姆苏丹国（Sultanate of Rum），控制了几乎整个小亚细亚。在这种情况下，若诺曼人精心策划一次进攻，成功的机会相当大。

他把伦巴第和普利亚的所有人都召集起来，不管年纪小还是年纪大，强迫他们为他服役。在那里，你能看到少年儿童，还能看见可怜的老人，他们就算在梦里也没见过武器，现在却身穿胸甲，手持盾牌，极不熟练又笨拙地拉着弓。他们接到前进命令的时候，常常扑倒在地……罗贝尔的行为和希律王一样疯狂，甚至更糟，因为后者只把怒火发在婴儿身上，而罗贝尔发泄在男孩和老人身上。^③

以上是安娜·科穆宁娜描述的吉斯卡尔的备战工作，准备工作在整个秋天到冬天一直都在进行。战舰得以整修，军队配备了新的武器装备，兵员的数量增加了，不过增加得没有安娜说的那么剧烈。教皇格里高利明显记得自己7年前没有回应米哈伊尔呼吁的丢脸事，他为罗贝尔送去祝福，并且要求南意大利的主教们为这项事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为了激起希腊封臣的热情，罗贝尔甚至弄来一个东正教修士，这个声名狼藉的修士自称是从修道院逃出来的皇帝米哈伊尔本人，他明显是假冒的，却出现在萨莱诺，声称要委托他最英勇的诺曼盟友帮自己恢复帝位。没有人相信他，而吉斯卡尔却显得完全相信，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坚持以夸张的恭敬态度对待他。

随后，吉斯卡尔决定在10月向君士坦丁堡派出使节。他派出一位名为拉杜尔夫（Rudolf）的伯爵，指示他要求伯塔奈亚迪斯就对待海伦娜的问题给出满意的答复，若有可能，最好能让此时为帝国服务的大量诺曼人归顺于他。拉杜尔夫的使命没有取得成功，在城里的时候，他被最优秀的拜占庭青年将领、同代人中最卓越的政治家阿莱克修斯·科穆宁（Alexius Comnenus）所倾倒，此人当时是大统帅（Grand Domestic）和西方军队的指挥官。拉杜尔夫在回程的时候，听到了他可能已经有所预料的消息：阿莱克修斯强迫不幸福的老伯塔奈亚迪斯退位，将毫无怨言的他^④送进修道院，并于1081年复活节当天自己加冕称帝。

拉杜尔夫在布林迪西遇到了自己的主人，而吉斯卡尔此时脾气正糟。教皇格里高利担心自己无法抵挡皇帝亨利，这好理解，所以他为此前的态度而后悔，再次制造了麻烦。他之前劝说罗贝尔给他留下一些军队，现在甚至试图阻止整个行动。罗贝尔不会停下来，他知道自己正处于相当强势的位置上。教皇知道罗贝尔最近接到了亨利的建议，它类似于数年前来自米哈伊尔的建议，也就是请求让亨利的儿子康拉德和吉斯卡尔的另一个女儿订立婚约。教皇不会再次冒险用绝罚把自己的封臣驱赶到敌人一方，却也不愿意得到“不”的回答。罗贝尔正在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地准备战役时，教皇却纠缠着让他撤退。

拉杜尔夫的消息没有改善问题。现在篡位者伯塔奈亚迪斯已被推翻，拉杜尔夫指出，现在已经没有远征的借口了。新皇帝阿莱克修斯是米哈伊尔的好友，实际上还曾经长期是

年幼的君士坦丁的监护人，甚至让君士坦丁在政府中占据一定位置。阿莱克修斯本人想要和诺曼人保持友好关系。至于海伦娜，她此时和她回到萨莱诺同样安全。此外，拉杜尔夫继续说，他有责任告诉自己的主人，他在修道院里亲眼见到了前任皇帝。因此，他有确切的证据证明，罗贝尔重视的这位皇位主张者是一个冒名顶替的假货。罗贝尔最好让他回去，向阿莱克修斯提议恢复和平和友谊。海伦娜仍然可以嫁给君士坦丁，或者返回家乡。最好避免杀戮，最好遣散军队和舰船。

罗贝尔·吉斯卡尔因他的暴脾气而出名。他对天真的拉杜尔夫感到出离的愤怒，因为这是他最不乐意听到的消息。他现在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和君士坦丁堡恢复和平。他全副武装的远征军正停留在布林迪西和奥特朗托，准备远航，欧洲最大的战利品尽在掌握之中。他不再对皇室婚姻感兴趣，因为就算成功了，也没有那么“皇室”了。他也不太想让女儿回到意大利——他还有另外的6个女儿，而她待在现在的地方会更有用处。就他而言，那个声名狼藉的冒充者依旧是米哈伊尔，尽管演技不佳；而他眼中的米哈伊尔依旧是合法的皇帝。现在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快出航，趁着阿莱克修斯还未将海伦娜送还给他，或趁着更糟的事情还没发生——皇帝亨利出现在罗马，让他无法离开。幸运的是，他已经派遣长子博希蒙德率领先遣军渡过了亚得里亚海。他最好尽快与之会合。

博希蒙德现在27岁。他和父亲宛如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虎背熊腰，有着健康清新的气色，还有又短又密的金发，其发型乃是年轻的诺曼同胞之中的流行样式。他最显眼的地方是出众的身高，即使是稍微地俯身也能让他暴露在大众眼中。他的身高也遗传自父亲，诺曼人和希腊人偏向矮壮敦实，所以罗贝尔不在的时候，博希蒙德看上去就远远高于其他骑士和随从。我们对他的早年生活知之甚少。吉斯卡尔抛弃其母阿尔贝拉达时，他是4个孩子中的一个，但是母亲按照诺曼骑士成长的方式培养他成人，他忠诚勇敢地在1079年的叛乱中为父亲而战，尽管没有获得任何显著的胜利。眼下是他第一次独立指挥军队，他决心展现自己的真正价值。他占领了发罗拉（Valona）的港口，该地就在奥特朗托海峡的最窄处，靴跟部的普利亚的大海对岸。这里的港湾有地形遮挡，对抵达此处的主力舰队而言是一个绝佳的天然桥头堡。博希蒙德从这里南下前往科孚岛（Corfu），但是发动进攻后不久，他就知道自己手头不多的军力无法击败该岛守军，于是明智地撤退到布特林托（Butrinto），在这里等待父亲的到来。

庞大的舰队在1081年5月的后半月出发了。除开船员，它搭载了1.3万名诺曼骑士，辅以大量撒拉逊人，还有忠诚可疑的希腊人、人数未知的各种各样的步卒，其人数大概有好几千。在发罗拉，一些拉古萨舰船也加入进来，他们和其他巴尔干族群一样乐于见到这种打击拜占庭人的机会。舰队慢慢驶向科孚岛，当地守军见抵抗已是徒劳，便立即投降了。罗贝尔确保了桥头堡之后，便可以自由地从意大利调来援军，也可以全力发起战斗了。他的首个目标是都拉佐（即古罗马的狄拉奇乌姆 [Dyrrachium]），这里是伊利里亚的首府和主要港口，从这里通过有800年历史的艾格纳提亚大道（Via Egnatia）向东穿过巴尔干半岛，通过马其顿和色雷斯，便能到达君士坦丁堡。

但是他们不久就发现进展并不顺利。绕过阿克柔塞劳尼安海岬（Acroceraunian）——古人尊敬地绕开此地，因为他们认为天神朱庇特惯于在这里发出雷电——向北进军的诺曼舰队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暴风雨是东地中海夏季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们丢失了几艘船，其余受到重创的船停靠在都拉佐的外海。几天之后，他们看见北方的海平面上隐隐约约出现了一长列来势汹汹的高桅杆船舶。通过船上独特的帆装，可以很容易认出这是威尼斯的船，因为其帆装介于意大利人和希腊人的帆装之间。他们的城市不仅在理论上是拜占庭帝国的一部分，还与君士坦丁堡拥有重要的商业联系。为了保护拜占庭帝国，保护商业联系，保护大量其他的商业利益，威尼斯人自认为和平的守护者，维护着亚得里

亚海以及之外地区的安全。这对希腊人来说可谓幸事一桩，因为拜占庭的海军已经衰退到比起陆军更糟糕的地步，它已不再拥有任何维护帝国权威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阿莱克修斯得知普利亚人在他的海岸上登陆后要向威尼斯总督紧急求援。他知道求援不会被忽略。威尼斯人抵达之后，借口要谈判，从诺曼人处取得了短暂的宽限时间，并在此期间准备战斗。随后，他们在夜色的掩护下逼近了普利亚的舰队。

吉斯卡尔的军队能勇敢而果断地作战，却缺乏海上作战的经验。威尼斯人利用停火时间来采用拜占庭的老把戏，也就是贝利撒留在五个半世纪前曾在萨莱诺用过的办法：将载着人的小艇升到桅杆顶部，士兵可以在这里从上往下向敌人射箭。他们也明显知道以前拜占庭希腊火的秘密，因为根据马拉泰拉的记载，他们“吹动唤作希腊火的火焰，这火无法用水浇灭；他们通过没入水中的管子，狡猾地将我们的船从海里的深处烧掉了”。面对这样的战术，诺曼人发现自己处于毫无希望的劣势。经过长时间的战斗，诺曼人的战舰和人员均有损失，他们的战线被打破，威尼斯人成功阻止了诺曼舰队向都拉佐港进军。

此败还不足以让普利亚公爵退军，他安下心来围攻该城。皇帝任命他最勇敢的将军之一、他的内弟乔治·帕列奥列格（George Palaeologus）亲自指挥守军，先牵制住吉斯卡尔，而皇帝自己正在征集一支对抗入侵者的军队。守军知道援军将至，便顽强地抵抗。整个夏天，攻城战仍在继续，守军频繁出击，其中有一次在炎热的天气里，乔治头上中了箭矢，还率军打了一场漂亮仗。随后，拜占庭军队在10月15日出现了，为首的乃是皇帝阿莱克修斯本人。

阿莱克修斯出身于一个古老而显赫的拜占庭家族，该家族出过一位皇帝——他的叔叔伊萨克一世（Isaac I），阿莱克修斯以家族长期的军事传统而自豪。33岁的时候，他自己也登上了帝位，此时他已经拥有10年以上的作战经验，曾经在伊庇鲁斯、色雷斯以及小亚细亚的家乡附近等地作战。而且他预先了解了敌人的作战方式，这很有用。当时有一些放浪不羁的诺曼人进入拜占庭军队服役，其中有一位极为出众的冒险家：巴约勒的鲁塞尔（Roussel of Bailleul）。鲁塞尔的军事记录并非完美无瑕，在1071年的曼兹科特之战中，他见希腊人一方无望取胜，便拒绝率领手下参战。但是他又以某种方式得到了皇帝的青睐，因为经验丰富的老兵很难找到。不久后，皇帝米哈伊尔委派鲁塞尔率领一支混合了诺曼人和法兰克人的骑兵去安纳托利亚攻打突厥劫掠者。鲁塞尔深入敌占区之后再次背信弃义，率领他的300名追随者按照南意大利的模式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诺曼人国家。这个国家存在的时间不长，因为拜占庭皇帝很容易便劝说塞尔柱突厥人将它消灭了，并正式割让了塞尔柱突厥人占领的领土以作为回报。不过，鲁塞尔设法逃脱了，阿莱克修斯被派去追捕他。阿莱克修斯在阿玛赛亚（Amasea）找到了他，这个亡命之徒在这里自任总督，他很受当地人的欢迎。阿莱克修斯不诚实地告诉当地居民，说鲁塞尔被人蒙蔽了，当地人才让阿莱克修斯带走他。后来他在一段时间里被关在君士坦丁堡，但是在1077年，当伯塔奈亚迪斯的军队赶往君士坦丁堡时，绝望的米哈伊尔又为这位囚犯提供了一次机会，命鲁塞尔指挥一支新的军团。鲁塞尔把叛军打得惨败，然后第三次变节，意图篡位。

当年在从阿玛赛亚前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阿莱克修斯被鲁塞尔的魅力吸引了，甚至之后在这位诺曼人在狱中挨饿的时候偷偷给他送过食物。但是阿莱克修斯也知道，永远不要低估诺曼人的智略、狡诈或军事才能。鲁塞尔经常跟阿莱克修斯提起罗贝尔·吉斯卡尔，他曾经在后者的军中服役。从密探第一次向阿莱克修斯提醒罗贝尔的意图的那天起，阿莱克修斯就知道，若要在预期的攻击中幸存下来，就需要动用帝国所有的剩余力量。他努力地快速组织了一支合乎需要的防御部队，就人数而言，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是他手下有太多人未经训练或忠诚存疑，他率军穿越马其顿的山口前往都拉佐城外的平时时，想必有些底气不足。

首要的问题是战略。拜占庭军队是应该尝试包围营中的诺曼人，还是与之正面对决？阿莱克修斯的很多谋士中意前者，但他决定战斗：冬季快来了，他不确定自己的人能否挺过旷日持久的围城战。10月18日，也就是他抵达的3天后，他发起了进攻。这一次，罗贝尔·吉斯卡尔向城北稍微移动，排布战阵，战阵从海岸向内陆延伸，面朝都拉佐。他自己则坐镇中军，全副武装的西吉尔盖塔在他身边，博希蒙德则在他的左翼，也就是朝向内陆的侧翼。

按照皇帝御驾亲征的常见情况，皇帝的瓦兰吉卫队也在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此时该卫队包括大量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他们在黑斯廷斯之战结束后心怀厌恶地离开他们的国家，为拜占庭效力，他们中有很多人为这个向诺曼人复仇的机会而等待了15年。他们拼尽全力地进攻，其作战方式是步行，因为他们的主要武器是双手巨斧，它太过沉重，无法在马上挥舞。他们在头这么高的位置挥动斧头，猛击战马和骑手，普利亚的骑士们极为恐惧，他们中很少有人见过遇到骑兵冲锋居然还不马上溃退的整列步兵。战马很快就开始惊慌起来，不久后诺曼军队的右翼也陷入了混乱，很多人直接飞奔跳海，以躲避他们眼中必死无疑的屠杀。

如果同时代的记载可信的话，西吉尔盖塔挽救了当天的战局。这个故事最好的记载可能出自安娜·科穆宁娜：

罗贝尔的妻子盖塔（此刻就在他的身边，即便不是雅典娜，也仅次于帕拉斯）眼看士兵正在逃离，便凶狠地看着他们，用非常有力量的声音向他们呼喊，她的话堪比荷马的话语：“你们想逃去哪？站住，像男人一样给我停下！”当她看到有士兵还在逃跑，便抓起一根长矛，全力向逃兵掷去。看到这些，士兵们恢复过来，再次投入战斗。^⑤

此时，博希蒙德的左翼带着一支弩手队伍前来援助，而瓦兰吉卫队发现他们的斧头无法同远程的弩手对抗，发现自己毫无防护。他们比希腊军队的主力深入得太远，所以无法安然身退，只能在原地苦战。最后，剩下的几个精疲力竭的英格兰人退到附近的大天使米迦勒礼拜堂寻求庇护，但是普利亚人迅速点燃了礼拜堂——他们现在远离加尔加诺山——瓦兰吉卫队的最后一人也丧身火海。

此时，皇帝正在中军勇敢地作战，但是拜占庭军队的精锐在之前的曼兹科特之战中被消灭了，他现在只能依靠各色人等混杂在一起的蛮族雇佣军，他担心，他们无论是素质还是纪律都不足以对抗普利亚的诺曼人。乔治·帕列奥列格率军从都拉佐赶来增援，也无法挽救战况。更糟的是，阿莱克修斯看到自己的封臣、塞尔维亚国王泽塔的君士坦丁·博丁（Constantine Bodin of Zeta）以及他寄予厚望的整个突厥辅助军团都背叛了他，他的最后一丝胜算也消失了，他的所有军队都陷入大溃败。皇帝也从阵地上逃走，他与部下的联系中断了。他精疲力竭，失血过多，前额还受了重伤，虚弱的他没有护卫陪伴，缓缓策马走向奥赫里德，他想在此处恢复身体，并再次集结军队。

取得胜利之后，都拉佐的陷落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了。尽管现在城市没有管理者——乔治·帕列奥列格在率军出击后没能快速返回——却还是抵抗了4个月。直到1082年2月21日，普利亚军队才攻破城门。按照马拉泰拉的记载，这是因为一个威尼斯居民的变节，他要求迎娶罗贝尔的一个侄女作为奖赏。不过自都拉佐开始，征服的速度加快了。当地居民知道皇帝已经战败，而附近也没有可以帮助他们脱险的帝国军队，更何况他们中有些人对

拜占庭不怎么忠诚，所以他们没有抵抗进军的诺曼人。数周之内，整个伊利里亚落入吉斯卡尔之手。随后他向卡斯托里亚（Kastoria）进军，这里也迅速投降了。这是他自离开都拉佐之后所占领的最重要的城镇。该城的投降似乎是个好兆头，更棒的是，他们发现该城的守军是皇帝亲自留下来防守的300名瓦兰吉卫队的士兵。如果连帝国的精锐都不打算再抵挡诺曼人的进攻，那么君士坦丁堡必定也是囊中之物了。

但是在接下来的4月，当罗贝尔·吉斯卡尔仍在卡斯托里亚之时，从意大利传来消息。信使报告说，阿莱克修斯的代理人忙碌于整个意大利半岛，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再一次陷入战事，坎帕尼亚的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信使又带来了一封教皇格里高利的书信，信中说，亨利已经抵达他的城门下，他急需公爵出兵罗马。

❶ 即生于皇帝在任之时。“生于紫色寝宫”（porphyrogenitus）与“长子继承”（primogeniture）有极大的不同。

❷ *The Alexiad*, I, 12.

❸ *The Alexiad*, I, 14 (tr. Dawes).

❹ 在此之后的某个时间，有一位老相识询问伯塔奈亚迪斯，问他是否介意自己命运的改变。他回答说：“肉食的节制是唯一让我苦恼的事情，其余的我都不在乎。”（*The Alexiad*, III, 1.）

❺ *The Alexiad*, IV, 6.

17 从罗马到韦诺萨

因此要记得，你的母亲——神圣的罗马教会，她爱你胜过其他王公，她特别信任你。要记得，你对她发过誓言。要记得，不能违背誓言，即便你还没有这样去做，这仍是你作为基督徒需要履行的义务。你还不清楚亨利，这位所谓的王，究竟对教会挑起了多大的争斗，你也不清楚她究竟有多需要你的帮助。因此马上行动吧，只有儿子希望与邪恶战斗，他的母亲——教会才会感激他的忠诚和救助。

我们犹豫是否要在这封信上盖上我们的印章，因为我们怕它落入敌人之手后被用于欺骗之事。

——格里高利七世致罗贝尔·吉斯卡尔的信，1082年

罗贝尔·吉斯卡尔远征拜占庭的时机正好。1081年，他离开奥特朗托还不到一周，亨利四世就出现在罗马的近郊，新的对立教皇克雷芒三世也在他的队伍中。格里高利是幸运的，因为亨利低估了可能遭到的抵抗，随身只带很少的军队。亨利惊讶地发现罗马人对教皇的忠诚没有动摇，因此无计可施，只得退到伦巴第。在下一个春季，他做出了第二次尝试。虽然这次尝试最后也以失败告终，但这一次南意大利的气氛发生了变化。亨利在德意志各地的持续胜利增加了他的威望，他已经消灭了所有强大的敌人，他在伦巴第，就是所有分离的军事力量和反抗活动的化身。此刻罗贝尔·吉斯卡尔远离这里，如果报告可信的话，他甚至还朝着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有一种情绪在诺曼人、意大利人和伦巴第人中不断增长：他们的未来与西方帝国联系在一起。卡普阿的约尔丹是第一个转变的盟友，他不在乎不可避免的绝罚，而向亨利表示效忠，后者正式向他授予了其封邑，而大部分坎帕尼亚的小贵族也照做了。甚至卡西诺山修道院院长德西德里乌斯也投向亨利，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道德品质开始出现令人担忧的滑坡，这对他的未来不是好事。可怜的罗杰·博尔萨远在普利亚，他父亲吉斯卡尔把大陆的领地交给他，让他在吉斯卡尔不在的时候管理，他却无力维护父亲的权威——尤其是因为阿伯拉尔、埃尔曼和他们永不安分的朋友之中有许多人都趁形势变化而从流亡中返回，如今又一次发动了全面的叛乱。

1082年4月，吉斯卡尔离开还不到一年，所有这些消息都传到待在卡斯托里亚的普利亚公爵耳中，他知道不能再浪费时间，便将远征的指挥权交给博希蒙德，并以父亲坦克雷德的灵魂起誓，在他再次回到希腊之前，不洗澡不剃须。他率领一支小队迅速奔向海岸，乘上在这里等待的船只，立刻渡海到达奥特朗托。抵达之后，他仅仅集合了罗杰·博尔萨能召集的所有军队，就直奔罗马。到达罗马后，他发现城市当前的危险已经过去了。亨利已经从该城撤退，此时在托斯卡纳，并在那里破坏了教皇忠诚的盟友、玛蒂尔达女伯爵的地产。虽然他将对立教皇克雷芒留在了蒂沃利（Tivoli），由德意志军团保卫，但是当克雷芒的保护者离开后，他就无法制造任何麻烦。吉斯卡尔得以回到普利亚，去恢复统治区的秩序。

但是罗马处于和平的时间不会太久。1083年初，亨利率领比前一次更多的大军再次出现了，并且专心攻打利奥城。^①这是他的第三次尝试，并且成功了。守卫者厌倦了每年

的进攻，他们的忠诚已经被拜占庭的贿赂破坏，而且阿莱克修斯在城内的代理人起到了直接作用，亨利的代理人起到了间接作用。城市没有在春季和初夏被攻破，但是在6月2日，一支米兰人和萨克森人的混合部队攀上了城墙，制服了守卫，最终攻占了城中的一座塔楼。一两个小时之内，亨利的士兵冲入城里，在圣彼得教堂内及邻近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教皇格里高利没有要投降的意思，而是先他们一步，迅速赶往圣天使堡，据城堡防守，准备抵御新的围攻。

现在亨利举行皇帝的加冕仪式是非常容易的，对立教皇克雷芒非常乐意举办仪式，但是亨利现在只是占据了台伯河右岸的利奥城，罗马其余的地方仍忠于格里高利。亨利知道，真正的教皇仍生活在都城里的時候，这样的仪式是不会被人接受的。如果能达成和解，对罗马人必定有百利而无一害。亨利能不能让罗马人居间调停，让他与教皇达成妥协呢？他告诉罗马人，这是他们的责任，而罗马人也尝试了，可是亨利再次低估了事态：格里高利毫不动摇。格里高利完全相信他的事业是正义的，神明站在他这边，似乎他也同样确信自己早晚会获胜。如果亨利想要加冕，他必须谨记并遵守他在卡诺莎城堡的誓言。当年11月将召开宗教会议，会议无疑会进一步讨论此事。除此之外，无须再言。教皇怀着耐心和尊严，静静地专心在城堡中安顿下来，等待普利亚公爵前来解救。

但是吉斯卡尔没有前来救援的迹象，这完全不是他的错。1082年的整个秋季和冬季，以及1083年的上半年，他完全忙于对付普利亚的叛军，只有到6月10日，也就是在帝国军队进入利奥城的一周之后，他才从侄子埃尔曼的手中夺取最后的堡垒卡诺莎，并将叛乱终结。战斗比他想象的要难——拜占庭的金钱明显起了很大作用——如果他没有向他在西西里的弟弟罗杰请求援助的话，战事可能要比现在持续得更久。确保了普利亚的安全之后，罗贝尔为进军罗马做准备，先对卡普阿的约尔丹发动了一场短暂的预备性战役。但是此刻大伯爵为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带着自己的人紧急返回西西里岛。罗贝尔知道自己的军队不足以独自对抗亨利，便回去了，准备翌年再发动进攻。在他看来，时间还很充足。他在切普拉诺的誓言要求他必须向教皇提供帮助；就算不考虑教皇，一旦亨利被加冕为皇帝，再加上服从他的克雷芒三世从旁支持，他就可能染指南意大利，罗贝尔在意大利的地位将受到严重威胁。但是此刻亨利返回了托斯卡纳，徒劳地浪费精力，试图征服那里的玛蒂尔达女伯爵。罗贝尔知道亨利的军队很少，效率也不高。在6个月的时间里，公爵应该可以组建一支新的军队，再领军对抗罗马人的皇帝，而不用担心后果。然后，他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看是否需要把教皇交给亨利，或许还可以提出自己的条件。与此同时，格里高利只需等候，他安身在圣天使堡中，似乎没有什么近在眼前的危险。忍受数个月的不舒适——甚至带一些羞辱——也不会对他造成什么伤害。

计划中的宗教会议按时在11月举行，事实证明这是一场闹剧。国王发誓，他不会阻止任何忠于格里高利的教士参会，但是随着预定日期的临近，他见教皇无意承认之前被教皇逐出教会的倾向帝国的主教，所以遵不遵守誓言只是看自己的方便而已。亨利不会允许自己的承诺阻碍自己的政策，因此所有格里高利的坚定支持者，包括里昂大主教和科莫、卢卡的主教们，发现自己被拦在罗马城之外。而教廷使节兼枢机主教奥斯蒂亚的奥多（Odo of Ostia）事实上遭到了监禁。愤怒的教皇徒劳地从堡垒的墙后发出绝罚和咒逐，亨利却根本不在意。会议结束了，参会的少数主教设法返回自己的教区。一些罗马贵族提出一个滑稽的建议以作为妥协，按照该建议，格里高利不用为亨利举办加冕仪式，但是要从圣天使堡的城垛上用一根棍子把皇冠挑着伸出来，这项提议自然遭到了蔑视。僵局仍在持续。

罗贝尔·吉斯卡尔还没有出现。

1084年的春天临近之时，亨利决定动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教皇还在指望罗贝尔·吉斯卡尔能最终出现为他解围，亨利就永远无法和这位不知变通的对手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如果他趁诺曼人还没有准备好，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也许就能阻止他们抵达罗马。这样的话，格里高利就会更加顺从了。3月初，亨利在利奥城留下一支小部队之后，便率军前往普利亚。他还没走太远，从罗马出发的信使就追上了他。罗马人似乎厌倦了这场斗争，就派人告诉亨利，他们不会再进行抵抗，他们的城市是亨利的了。

在这个时候向帝国军队投降完全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它不仅决定了教皇格里高利的命运，更决定了罗马城本身的命运。如果亨利继续向普利亚进军，他要么会被压倒性的优势兵力击败，要么更有可能匆匆退回北方。在这两种情况下，诺曼人最后都会迅速击败城中的德意志守军，并以拯救者而非征服者的身份进入城中。罗马人知道诺曼人正准备进军，诺曼人纵然不是全欧洲最强的，也是意大利最有实力的统治者，罗马人民在这时改换阵营，便在劫难逃了。他们将为自己的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但这只能怪他们自己。

亨利率领他可以集合的所有军队迅速返回罗马后，于3月21日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城——他的妻子、长期遭受病痛折磨的王后都灵的贝尔塔（Bertha of Turin）和对立教皇克雷芒在旁陪同——并居住于拉特兰宫。3天后，在圣枝主日，教皇格里高利被伦巴第主教们正式废黜，克雷芒被选为他的继任者。在3月31日的复活节，亨利和贝尔塔在圣彼得教堂加冕。对格里高利而言，现在的情况很绝望。罗马城依然有一些地方忠于他，例如，科里乌斯山（Coelian）和帕拉丁山（Palatine）控制在他侄子鲁斯提库斯（Rusticus）手中，埋葬圣巴尔多禄茂（St Bartholomew）的台伯岛仍在忠于他的皮耶莱奥尼（Pierleoni）家族的手中。卡庇托山（Capitol）也在抵抗。但是所有这些据点都受到了进攻，除非援军能很快到达，否则他们不可能抵抗很久。罗贝尔·吉斯卡尔在哪里？教皇派一群最忠诚的枢机主教去南方找他，并将最后的求援传达给他的封臣。

罗贝尔听闻罗马投降之后，便无须再劝说他了。他自己和教皇的未来均处于紧要关头。然而，漫长的几个月的拖延并没有白费，他组织了一支大军，普利亚的威廉估计有近6000名骑兵和3万名步兵，他们于5月初整装待发。在出兵之前，罗贝尔为了给教皇鼓起勇气，还派出了德西德里乌斯院长。最后在1084年5月24日，他率军沿着拉丁纳大道（Via Latina）前往罗马，他在罗马的城墙外安营扎寨，也就是如今的卡佩纳门广场（Piazza di Porta Capena）所在的地方。

亨利没有等他到来。一如既往骑墙的德西德里乌斯，没有把罗贝尔即将到来的消息告诉教皇，反而去告诉皇帝了，他对吉斯卡尔新军队的规模和力量的描述，足以让亨利做出决定。亨利召集罗马的主要公民开会，向他们解释说，他需要尽快赶往伦巴第。当然，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他会很快赶回来。同时，他相信他们可以英勇地抵抗入侵者，以证明自己是名副其实的帝国臣民。就这样，在普利亚公爵出现在城门前的3天之前，亨利带着妻子和大部分军队逃走了，留下受惊的对立教皇在后面跑步追赶。

罗马人深深地后悔他们在两个月前做出的改变，这使他们陷入了没有任何希望的境地。他们先是把教皇出卖给皇帝，却反过来遭到了背叛。诺曼人就在城门外，他们束手无策。很明显，抵抗这样一支军队是徒劳的，更何况城里还有不少格里高利的支持者。不过，他们仿佛能预知前面有什么可怕的事情等着，便不愿打开城门。普利亚公爵又在自己的营帐中等了3天，他无法确认亨利逃走的消息是否属实，同时与教皇的代表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5月27日晚，在夜色的掩护下，他静悄悄地将军队转移到城市的北侧。黎明时分，他发动了进攻，没过多久，他的第一波先头队伍就攻破了弗拉明尼安门（Flaminian

Gate)。他们遇到了顽强的抵抗，整个战神广场（Campus Martius）——该地位于圣天使堡的河对岸——烧成一片火海。但没过多久，诺曼人就打败了桥上的守军，把教皇从城堡中救了出来，并带着他穿过烟尘滚滚的废墟，得胜地返回拉特兰宫。

对罗贝尔·吉斯卡尔而言，这一天标志着他荣耀和权力的顶峰。1084年，东方帝国和西方帝国的皇帝这两位欧洲最强大的君主，都在他接近时逃走了。现在，他礼貌地将他的手（或许略沾点血污）伸向中世纪最令人敬畏的教皇之一，并且再次将他扶上了教皇宝座。在庆祝格里高利获救而举办的感恩弥撒上，公爵和教皇的思绪肯定已经回到了1053年的那个遥远的日子，当时在奇维塔泰平原上，奥特维尔家族和他们的追随者抵挡住了罗马教会的军队，保卫了他们留在意大利的权利。31年后，他们受到了次数更多的绝罚，却又不止一次地拯救了罗马。教皇肯定因为他们的解救如此有效率而高兴，而且这也不是头一回。

但是他的胜利是短暂的。虽然罗马只拥有往日的残影，但是它还是比半岛和南部的任何城市更富庶，人口更兴旺，对吉斯卡尔的手下而言，这给他们提供了掳掠的可能性，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没经历过劫掠之事。他们全力利用这个机会，让全城都陷入了强奸和抢掠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几个西西里撒拉逊人的部队便不再拘谨了。在罗马人看来，这些撒拉逊人是反基督的军队。就算是不听话的孩子，听到这些讲述异教徒暴行的可怕故事后，也会安静下来：他们的习惯骇人听闻，他们的贪欲难以言说，他们劫掠的速度，宛如猎鹰冲下晴空一般，他们毫不留情地把妇女和女童掳为奴隶，男孩也不放过，共有数千人被卖为奴隶。劫掠的程度堪比846年那个令人惊惶的一天，当时他们的桨帆船驶入台伯河，攻陷了博尔格（Borgo），夺走了圣彼得教堂大门上的银盘。但即使是在那个时候，他们的破坏也仅仅局限在河的右岸，而这一次没有任何地区能幸免于难。基督徒也不比撒拉逊人好到哪里去。在第三天，兽行和流血仍在继续，并未减弱，罗马人无法再继续忍受了，整座绝望的城市站起来抵抗压迫者。罗贝尔·吉斯卡尔突然震惊地发现自己被包围，他在紧要关头被罗杰·博尔萨救了出来，后者在一次罕见的突发事件中，冲过上千个手持武器的人组成的人群，救出了他的父亲。但是不久之后，为了活命的诺曼人在城中放了火。

这对罗马是一场灾难，是自6个世纪以前蛮族入侵以来前所未有的灾难。教堂、宫殿、古代神庙都在蔓延的大火中毁于一旦。卡庇托山以及帕拉丁山被毁坏了，斗兽场和拉特兰宫之间的整个区域中的建筑无一幸免。很多市民在家中死去，还有一些人在逃命的时候被诺曼人杀死，或者被抓去卖掉，成为奴隶。烟尘散去的时候，还活着的罗马领袖匍匐在吉斯卡尔面前，他们的脖子上绑着出鞘的剑，以示投降。他们的城市空了，留下了一幅荒凉而令人绝望的惨景。

想一想，教皇格里高利看到周围焦黑的废墟，看到街上堆满了崩碎的房屋而无法通行，看到罗马6月暑热中业已腐烂的尸体，他此时会想什么呢？他勉强赢得了战争，可是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过去英雄般的教皇们从侵略者手中拯救了他们的城市——利奥一世（Leo I）从阿提拉（Attila）的匈人（Huns）手里，他的同名者大格里高利从得胜的伦巴第人的手里。他以为自己会在很多方面超越他们，最后却把城市带入了毁灭。然而，无论是在他的书信中还是当时的编年史中，都看不到任何他对把邪恶带到罗马一事的懊悔之情。他觉得自己的良心异乎寻常的清白。在他看来，他一直在为原则而战，这是一项伟大的原则，也是一项关键的原则，由于他自己的力量和勇气，该原则得以维持。他的人民现在所遭受的苦难，不过是因为他们不信神而给自己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报应罢了。上帝的旨意已经实现了。

因此，其原因就是他的极端傲慢，这是他的主要性格，却也是他最不讨人喜欢的一点

。不过这也是对他的报应。11年前，罗马民众推举他为教皇，然后站在他这边忍受了围城战和内战带来的苦难，现在视他——其理由并非不充分——为带来苦难和损失的罪魁祸首。他们急于复仇，只是因为罗贝尔·吉斯卡尔和他的军队还在，才没有将曾经爱戴的教皇大卸八块。但是罗贝尔不想在必要的时间过了之后还待在罗马。除开爆发骚乱的危险，他还急于重启对拜占庭的战争。教皇格里高利在时运不济的在任期间已遭受了很多羞辱，但他现在看到，最大的耻辱便是直到最后还需要被人救助。诺曼人离开罗马之时，他势必同他们一起离开。因此他做好了离开的准备，几天后，他们一起进行了一场短暂却非决定性的远征，其目标是对立教皇克雷芒——他在蒂沃利防守。他们在6月28日返回。7月初，在罗贝尔·吉斯卡尔以及大批强大的诺曼人和撒拉逊人的护卫下，他最后一次离开了罗马。陪同他的人拯救了罗马，却也毁灭了罗马。这位最骄傲的教皇，其境况也只比憎恨他的逃亡者好一些。他们一路南下，首先到达卡西诺山，然后抵达贝内文托。他们在此处知晓，克雷芒三世趁格里高利离开，再次占据了圣彼得教堂。他们最后到了萨莱诺。教皇在那里被安置在配得上他高贵地位的宫殿里。1085年5月25日，他在这里去世了。他被埋葬在一座新的主教座堂东南侧的壁龛里，按照一直保存到今天的教堂正立面的铭文记载，这座教堂由“最伟大的征服者罗贝尔伯爵出资修建”。教皇在逝世之前数周为这座教堂祝圣，他的坟墓一直保存到了今天。

尽管他在最后的岁月里不知不觉地给教廷带来了污名，但他的成就比他所知道的还要大。他为确立教皇在教会等级中的最高地位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世俗叙任权的实践很快失去了根基，并在下个世纪彻底消失。就算他没有对帝国取得这样的胜利，他也至少会用一种帝国无法忽视的方式贯彻自己的主张。教会已经露出了她的牙齿，未来的皇帝若想藐视她，则要冒极大的风险。然而，虽然格里高利从未打消率领军队返回罗马夺回宝座的盘算，却还是去世了。纵使 he 去世时没有完全心碎，但至少是一个失望、幻想破灭的人。他的遗言是痛苦的告别辞：“我热爱正义，痛恨邪恶，却在流亡中死去。”

在前一个秋季，普利亚公爵带着一支由150艘船组成的舰队返回了希腊。失去他的领导之后，诺曼远征军几乎遭受了灾难般的打击。一年来，博希蒙德设法保持了势头，并在约阿尼纳（Ioanina）和阿尔塔（Arta）取得了两次重要胜利，又逼退了拜占庭人，让整个马其顿和大部分的色萨利地区都处于他的控制之下。但是在1083年春，阿莱克修斯在拉里萨（Larissa）用计谋打败了他，扭转了局势。诺曼军队意志消沉，思乡心切，军饷也迟迟未发，阿莱克修斯现在又向逃兵支付大量奖赏，诺曼军队就这样垮了。博希蒙德不得不返回意大利筹钱，他的主要副手在他离开之后马上投降了。接下来，一支威尼斯的舰队攻占了都拉佐和科孚岛。到年底，诺曼人控制的领土再次被限制到一两个近海岛屿和一小段海岸线上。

罗贝尔到来时，他的3个儿子博希蒙德、罗杰·博尔萨和居伊在旁陪同，还带着金钱、补给以及大量军队，他们给这支残军注入了新的信心。虽然罗贝尔现在已经68岁了，但是似乎没有因为要发动战役而感到丝毫的沮丧，而是马上着手准备再次攻占科孚岛。由于糟糕的天气，他在布特林托的舰队延迟到11月才出发，它们渡过海峡时，却被希腊和威尼斯的联合舰队所阻击，诺曼海军在3天之内两度在激战中惨败。诺曼人的损失很惨重，以至于威尼斯人派小艇赶回去报告胜利的消息。不过，现在轮到他们为低估吉斯卡尔而付出代价了。战败之后，罗贝尔只有极少船只可以再次出海，更别说发动第三次战斗了。但是罗贝尔看到小艇消失在海平面上之后，他意识到这是一个突然袭击敌人的好机会，于是迅速召集所有还能行动的船只，指挥这支残破的舰队再次发动猛攻。他的计划很完美，威尼斯人不仅毫无防备、精疲力竭，而且按照安娜·科穆宁娜的记载，型号更重的桨

帆船没有装载压舱物和补给品，因此高高地在水上漂着。在激烈的战斗中，当威尼斯船上所有的士兵和船员都冲到甲板的同一侧时，有不少船都倾覆沉没了。（安娜估计威尼斯一方死亡的人数有1.3万人，吉斯卡尔还将2500名俘虏弄残废。这则记载更多的是为了体现他病态的愉悦，而非准确的历史事实。）科孚岛陷落了，诺曼军队返回意大利本土过冬，修理船舶，为来年的战役做准备，军队中弥漫着欢悦和希望的气氛。^②

但是在这个冬天，一个新的敌人出现了，它比威尼斯人和拜占庭人加起来还要致命，它不仅会结束这次远征，还会结束夏朗东说的“意大利诺曼人历史上第一个英雄时期”。这个敌人是一次四处肆虐的流行病，它可能是伤寒，毫不留情地进行袭击。病人即使没有去世，也会无精打采，需要好几周时间才能恢复。到春天，已经有500名骑士去世了，罗贝尔的军队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士兵丧失了有效的作战能力。然而即便是现在，吉斯卡尔依然保持着乐观和自信。在他的直系亲属中，唯有博希蒙德患病了，这与这次流行病只攻击明显最强壮的人的奇怪趋势相一致。博希蒙德被送回巴里疗养。初夏，罗贝尔决定再次派军出击，他令罗杰·博尔萨率领先遣部队占领凯法利尼亚岛（Cephalonia）。

数周后，吉斯卡尔出发与儿子会合，但是在舰队向南行驶的时候，他也染上了致命的疾病。他的船只抵达阿瑟尔角（Cape Ather），即该岛的最北端的时候，他已病入膏肓。他没有时间沿着海岸行驶去和等待他的儿子相见了，他的船在第一处安全的锚地停靠，为了纪念他，这个小小的避风港至今仍被称为“菲斯卡尔多”（Phiscardo）。6天后的1085年7月17日，他在这里逝世了，忠诚的西吉尔盖塔陪在他身边，他只比教皇格里高利多活了不到两个月。

安娜·科穆宁娜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的是罗贝尔将要去世的时候，他向伊萨卡岛（Ithaca）附近的海域眺望。他之前从当地居民口中得知，岛上有一座废弃的城镇曾被称为耶路撒冷。他突然想起数年前一个预言家的话：“在阿瑟尔之前，你会把所有的国家都归于你的统治之下；但是在阿瑟尔之后，你要去耶路撒冷，向自然偿还你的债务。”这个故事大概不足为信，^③但是它与吉斯卡尔的成就中最令人惊讶的事情有关——他之后在传奇故事中获得了作为十字军的名声。不久后，传唱他功业的吟游诗人和江湖艺人很自然地找到并曲解了希腊西北的几处与《圣经》有关的地名，安娜就提到了小港口杰里科（Jericho），它原名是奥利克斯（Orikos），罗贝尔在第一次巴尔干战役时曾占领过这里。至于他远征拜占庭帝国时的事迹如何进入《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已有人做出了可信的说明。^④罗贝尔确实是“无畏骑士”（Chevalier sans peur）的完美典范，但即使是他最热情的仰慕者，也很难描述他是“无可责备”（sans reproche）的，但他最后出现在完美无瑕的圣骑士之列，这着实令人吃惊。不过，这还不是全部。

之后，威廉和雷诺阿尔德，
戈弗雷公爵和罗贝尔·吉斯卡尔的发光体
就吸引着我的目光沿着十字架移动。^⑤

这位年老的恶棍还在两个世纪之后得到了一顶特别为他准备的崇高冠冕：他在但丁的天堂中获得了一席之地，获得了最高的荣耀。

尽管罗贝尔·吉斯卡尔因为在萨莱诺修建了一座新的主教座堂而获得了荣耀，但是他一直想要和兄弟们一起被安葬在韦诺萨的至圣三一修道院教堂。他的遗体被盐包裹起来，

用一艘船装载，与西吉尔盖塔和罗杰·博尔萨一起返回意大利。但是与罗贝尔相随一生的动荡即便在他去世之后也没有抛弃他。在横渡亚得里亚海的途中，他的船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袭击，差一点在奥特朗托附近翻船，棺材也被冲到船舷外。棺木最终被找到，但是长时间和海水的接触并没有改善遗体的状况。就遗体被发现时的状态来看，明显无法将遗体进行下一步运输，因此心脏和内脏被切下，并被虔诚地放入罐中，留在了奥特朗托。剩余部分做了防腐处理，继续运输。

吉本谈到，韦诺萨是一个以贺拉斯（Horace）的出生地而不是诺曼英雄的墓葬而闻名的地方。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他的意见，都不得不承认，现在这个小镇，与中世纪研究者相比，更让古典学者感兴趣。至圣三一修道院的建筑现在还保留下来一两堵墙，还有一些保存状况很差的、破损的柱廊。而教堂经过罗贝尔的兄弟、时任韦诺萨伯爵的德罗戈的改造，从一个不大的伦巴第巴西利卡式教堂变成了值得作为奥特维尔家族圣地的地方，它被保存到现在。保存到现在的还有另一座教堂的墙体，它由德罗戈开始修建，并由吉斯卡尔继续修建，却一直未能完工。然而不幸的是，贝德克尔（Baedeker）在1883年提到“它最近得到了有问题的修复”，他说得很对。没有多少遗存可以告诉我们，1058年教皇尼古拉对它祝圣的时候，或者一个个奥特维尔家族的成员被安葬在这里的时候，这里是什么样子。罗贝尔第一任妻子阿尔贝拉达的墓隐隐约约模仿了古典风格，而且显然经过了翻新。她的墓志铭也很谦逊，大意是说，如果有人想找她儿子博希蒙德的墓，就要去卡诺莎找。她的墓很普通，有些局促地被安置在北面的角室里。我们甚至可以努力说服自己去接受诺曼·道格拉斯的主张，认为墙上留下来的一张保存较差的湿壁画是西吉尔盖塔的肖像。但是吉斯卡尔本人的纪念建筑就保存得更差了。他最初的坟墓很早就找不到了，只有通过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我们才能知晓他墓碑的碑文。^⑥威廉、德罗戈和汉弗莱的墓也都不存在了。16世纪的某个时候，四个兄弟的所有遗骨被收集在一个简单的纪念建筑中，这座建筑至今还存在。建筑上没有铭文，唯一和它的内容有关的线索来自普利亚的威廉的一行字，它与墙上湿壁画中还能辨识出的文字相互参照：“韦诺萨城因这座坟墓的光辉而闪耀。”

现在的罗贝尔，正如传言和许多人说的那样，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领导者。他机智灵敏，长相俊朗，谈吐有礼，机警善辩，声音洪亮，平易近人，身材高大，经常留着短发和长胡子，乐于保持其民族的古老习惯。他保持着完美的面容和身材，一直到最后，他对此非常自豪，因为他的模样被认为是国王的样貌。他尊重所有部下，尤其是对他有好感的人。另一方面，他非常节俭，热衷于财富，也非常贪财。除此之外，他的野心也非常大。因为他是这些欲望的奴隶，所以他招致了人们的严厉责难。

按照吉本的话，这就是“开心的安娜·科穆宁娜撒在敌人坟墓上的花儿”。安娜的描述可能非常真实，但她热爱拜占庭，还怀有偏见，因此无法认识到吉斯卡尔的伟大。事业刚开始的时候，他只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强盗和偷马贼；他去世的时候，不仅同时让两位皇帝逃遁了，还将中世纪最伟大的教皇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应得的赞誉不应该只有这么些。罗贝尔发现南意大利混合了各种族群和宗教，混合了公爵、伯爵和小贵族的领地，所有这些势力都毫无目的地争闹不休。他将它们捏拢，形成一个国家。他因未能建立一个既能满足诺曼贵族的力量又能满足伦巴第民族主义者的政治制度而受到批评，^⑦但是可以确定，他的天赋更多地是在战争上，而非管理内政上。但是他封臣的不断叛乱——和诺曼人的统治时间一样久的一个特征——不断增长而非减少他的成就。他开始的时候仅有一个优势：

对普利亚的诺曼贵族有最高权威，这是他之前的3个兄弟给他的。至于剩下的，他只能依靠天分，也就是毫无瑕疵的将才和卓越的外交头脑。他在战争中，强硬而决绝；在和平之时，则怜悯而慷慨。他一方面是个真正虔诚的人，这让他有余力对付一连串教皇；在另一方面又保持宽容和中庸，这让他跟他的意大利人、希腊人、伦巴第人甚至撒拉逊人封臣的关系好于同诺曼封臣的关系。他还有两项很显著的品质，它们或许比其他品质都重要，也是政治上的伟大所不可或缺的：一是超凡的自信，它能消除自我怀疑和困难，让雄心壮志能赶上想象的步伐；二是永不衰竭的精力，这直到他70岁去世的时候才消失。至于他个人的勇猛，最明显的证据来自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他为我们讲述了诺曼底的威廉公爵（征服者威廉）曾经通过想起吉斯卡尔的事迹来获得力量。的确，在他们的时代里，这两位伟大诺曼人的功绩有不少共同之处。但是他们的性格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根本区别。征服者威廉，无论他的其他品质如何，他的一生都是刻薄、忧郁和简朴的。相较而言，罗贝尔从未丧失他开始所具有的那种开朗而无拘无束的倾向。他是个天才，同时又是个外向的人，这相当少见。在贴近他生活的编年史中，我们能看见他的模样像是一位金色头发、身形巨大的海盗，他不但在中世纪开创了杰出的事业，还不知羞耻地享受着这一切。

罗贝尔·吉斯卡尔去世之后，另外唯一一位能当此任的指挥官博希蒙德还在普利亚静养，拜占庭远征也就走到了尽头。在西吉尔盖塔的坚持下，罗杰·博尔萨再次被他的父亲任命为公爵领的继承者，这被剩余的军队冷漠地接受了。但是罗杰·博尔萨从来也不想打一场（或者说任何一场）战役，他确实无意将其进行下去。即使博希蒙德此时还生着病，罗杰·博尔萨也不愿把哥哥留在意大利，因为怕他会趁着同父异母的弟弟不在而获得权力。他让他的部下自己想办法回家，然后立刻带着母亲回去正式接管他的新领地。曾经强大的军队因为吉斯卡尔的去世而陷入士气极度低落的境地，他们从心底里厌恶巴尔干，因此，全军陷入极度丢脸的全面溃逃。

罗杰·博尔萨的担心还是有道理的。我们将会看到，博希蒙德对弟弟的继承权产生了质疑，即便他被弟弟用普利亚南部最好的地区收买之后，他在10年的时间里，仍旧是他同父异母弟弟的一颗眼中钉，直到他航行去远方以获取丰厚的报偿（并偶然地变得不朽）——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为止。他离开之后，其他叛乱接踵而至，包括诺曼人的和伦巴第人的。虽然罗杰·博尔萨这位没有活力的年轻公爵在悲惨的一生中努力维持自己的位子，但是普利亚公爵领在吉斯卡尔去世后就一直在衰落，直到罗杰·博尔萨在1111年跟随他进入坟墓。所以，我们要把聚光灯转到西西里。但是在我们继续讲述之前，需要简单提及一下另外两位从我们的故事中淡出的人物。

首先是西吉尔盖塔。历史对她很无情，她在战场上的勇猛——这种民族女英雄般的品质类似于波阿狄西亚（Boadicea）或者圣女贞德（Joan of Arc），它得到了史家们的热情称赞——为她赢得的奚落多于赞赏。同时代的盎格鲁-诺曼编年史家——奥德里库斯·维塔利斯、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等人——几乎一致地指责她对丈夫和博希蒙德下毒。根本没有证据证明这个荒唐的说法，它之所以会出现，其原因肯定是她坚决拥护自己的儿子罗杰·博尔萨当她丈夫的继承人，而不支持完全是诺曼血统的博希蒙德。虽然事实证明，她的态度同时符合诺曼西西里和博希蒙德本人的最终利益，却最终将作为单独国家的普利亚公爵领给毁灭了。事实上，她对罗贝尔·吉斯卡尔施加的影响一直很大，她在二十几年的婚姻生活中一直对丈夫忠心耿耿。至于毒害丈夫的故事，像无数个用来描述中世纪王公去世的类似传言一样，可以被当作无稽之谈而弃之不顾。西吉尔盖塔又活了5年，她将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博希蒙德的阴谋，用于帮助儿子坐稳位子。1090年，她于家乡去世，葬于卡西诺山。

最后我们必须谈一谈罗贝尔的女儿海伦娜。她被孤独地留在了拜占庭的女修道院中，在一种不情愿的情况下为父亲的野心而服务，随后成为他不情愿去赎回的悲情人质。如果我们相信奥德里库斯·维塔利斯——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能证明他是可信的——起初有一个姐妹陪伴她，两位公主在拜占庭宫廷里生活了近20年，“她们的职责是在每天早晨皇帝起床后洗手的时候，给他递毛巾，并拿着象牙梳为皇帝梳胡须”。这个说法已经被后来的一位评注者以“不文雅，亦不可信”为由否定了，否定得对。更可靠而悲情的猜测是，可怜的姑娘像一只被关进镀金鸟笼而没人要的小鸟一样，任由某位女修道院长摆布，直到她父亲去世，母亲把她遗忘。后来，阿莱克修斯将她送还给她剩下的家人，这本是他在即位之初就应该做的。此时，她再找一位丈夫的机会已经很渺茫，没有关于她结婚的记载。最终，她居住在罗杰的西西里宫廷，罗杰是奥特维尔家族中唯一一个还对她怀有同情的人。虽然他对他的希腊臣民不可能怀有温暖的感觉，但是对她的叔叔而言，她了解希腊人的语言和习惯，这些知识肯定是无价的。也许这对她是一点安慰，但是对于一个本可能成为皇后的人而言，只能算是凑合而已。

-
- ❶ 利奥城是台伯河右岸罗马城的一部分，包括梵蒂冈和圣天使堡。圣天使堡是撒拉逊人洗劫罗马城之后不久于9世纪由教皇利奥四世下令修建的。
 - ❷ 安娜还描述了第四次战斗，她认为威尼斯人进行了复仇，但是威尼斯人的记录中没有提到她说的事。而且丹多洛（Dandolo）的《威尼斯编年史》（*Chronicon Venetum*, Muratori, R. I. S., vol. XII）提到威尼斯总督因为科孚岛的惨败而被废黜了。看起来公主犯了一个肆无忌惮而一厢情愿的毛病。
 - ❸ 霍林斯赫德（Holinshed）讲述了一个相似的故事，这则故事与1413年英格兰国王亨利四世的去世有关。
 - ❹ 参见H. 格雷瓜尔（Gregoire）和R. 德·凯泽（de Keyser）发表于*Byzantine*, vol. XIV, 1939的迷人文章。
 - ❺ 但丁，《神曲·天国篇》，第18章第46—48行。
 - ❻ “长眠于此的是吉斯卡尔，让世界恐惧之人。他用双手，从城市赶走了德意志人、利古里亚人还有罗马人的王。在他的怒火之下，无论是帕提亚人还是阿拉伯人都无法拯救阿莱克修斯，即便是马其顿的军队也不能，他唯一的希望在于逃跑。而对于威尼斯来说，无论是逃跑还是海洋的保护都无济于事。”
 - ❼ E. Jamison, ‘The Norman Administration of Apulia and Capua’,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VI, 1913.

18 胜者和败者

啊，大海！你隐藏了你那远方海岸的真实乐园。在我自己的国度里，我只知欢愉，未闻厄运。

在那里，在我生命的黎明之初，我看见他的荣誉沐浴着太阳的光辉。如今，流亡的我噙着泪水，目睹了他的衰落……

啊，我想乘上新月，飞到西西里海岸，让自己在太阳的胸脯上撞碎！

——伊本·哈姆迪斯，诺曼人征服叙拉古之后的逃难者

罗贝尔·吉斯卡尔去世于凯法利尼亚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的弟弟罗杰正在围攻叙拉古。在攻破巴勒莫之后的13年里，他一直对抵抗的撒拉逊人保持着压力，他们此时被限制在岛屿的中心和东南部。这是一项艰苦的抗争，撒拉逊人胜利的可能性很小。这场战争里几乎没有几场激烈的战斗，其中充斥着突然的袭击和伏击，在这些行动中，成群的骑士从山堡扫荡到毫不设防的城镇，并劫掠它，消灭守军，再迅速躲回堡垒之中。这场战争也提供了不少让个人建功立业的机会，至今还出现在西西里农民的马车旁边，以巴勒莫传统木偶剧的形式出现，锡做的盔甲叮叮咣咣，包头巾的木偶脑袋乒乒乓乓。

敌人被逐渐打退了，西方最后的撒拉逊堡垒在1077年陷落。对特拉帕尼的围攻突然宣告结束，因为罗杰的私生子约尔丹率领人马突袭了长满青草的山顶，当时堡垒的守军在此处放牧牛羊，而他们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此被夺走了。另一方面，圣朱利安（St Julian）采用了不光彩的手段，他带着饥饿的猎犬突然出现在城市东方一两英里山峰上不远处的据点埃里切（Erice），冲着异教徒释放猎犬，因此它也投降了。^①两年后的1079年8月，陶尔米纳也投降了，因为当地埃米尔一直认为自己的防御坚不可摧，但是他发现周围有至少22座诺曼堡垒，加上海上的封锁，他觉得继续抵抗下去毫无益处。他投降之后，整个埃特纳山区也投降了。1079年末，阿格里真托至卡特尼亚一线以北的西西里岛均已承认诺曼人为他们的统治者，仅有不屈不挠的恩纳不在此列。

但是现在进军又停止了。在1079年剩下的时间和108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位于吉亚托（Giato）^②和契尼西（Cinisi）的撒拉逊人又发动了小规模起义，1081年罗杰需要前往别处。无论在西西里有多忙，他从未被允许忘记：他首先是哥哥的封臣。如果罗贝尔·吉斯卡尔需要他在本土提供帮助，他有义务听令。不可否认，在狭隘的封建义务之外还有其他事情需要纳入考虑，伯爵非常明白，他依靠罗贝尔的意大利统治区来维持自己的交通和补给线，一旦普利亚或者卡拉布里亚发生灾难——或者更糟——他在西西里的统治可能就难以为继。尽管如此，他一次次牺牲自己好不容易赢来的主动权去响应罗贝尔的号召，这必然让他心烦。他已经因为这个原因在1075年丧失了最好的时机，在此期间，罗杰的女婿泽西的休（Hugh of Jersey）藐视严格规定，在对抗叙拉古的埃米尔时被打得大败，他本人也阵亡了。现在在1081年春天，召集令又来了。罗贝尔即将对拜占庭帝国发动时运不济的远征，他不放心罗杰·博尔萨，担心其面临压力的时候会出事，这也好理解。因此，他需要弟弟在他不在意大利的时候坐镇那里。罗杰不可能对这个计划怀有什么热情

，他现在要对3个公爵领负责，对自己的侄子就更不抱幻想了。他肯定已经发现，在吉斯卡尔最精锐的军队开赴希腊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严重的事情，他就没有继续扩张的希望了。

接下来数周里，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伯爵几乎要同时面对两个紧急事件。其一发生在卡拉布里亚的杰拉切，一位诺曼贵族同当地的希腊人联合起来，拉起了反抗的大旗。其二发生在西西里，叙拉古的埃米尔博纳沃特（Bernavert）^③试图再次控制卡塔尼亚。罗杰仍被杰拉切的事情所缠身。在没有等待他返回的情况下，他的儿子约尔丹和其他两位领袖罗贝尔·德·苏尔瓦（Robert de Sourval）和埃利亚斯·卡托米（Elias Cartomi）——后者是一个彻底转换信仰的撒拉逊人——率领160名骑士去攻击博纳沃特，再次占领了该城。就这样，当伯爵最终回到岛上的时候，一切已恢复平静。但是他知道，下一次就不会有这么幸运了。

罗杰在当年冬天加固了墨西拿的城防，他正确地认为这里是西西里的要地。随后在1082年初春，同样的考虑让从卡斯托里亚匆匆返回的罗贝尔·吉斯卡尔再次召他的弟弟前去援助。罗杰把西西里交给约尔丹掌管，自己立刻出发。他知道这次自己必须去，因为吉斯卡尔正面对他生涯中最绝望的危机之一，此次危机的故事前面已经讲过了。罗杰在一年之后才回到西西里，不过，如果1083年夏天的事态没有那么紧急，他也不会这么快返回。他的儿子约尔丹之前在特拉帕尼表现出了主动性，又在两年前的卡塔尼亚展现了勇气，此时已经联合了其他的一些不满意的骑士来对抗父亲的权威。约尔丹占领了米斯特雷塔（Mistretta）和圣马科-达伦齐奥，后者是诺曼人在西西里建立的第一座城堡。他正向父亲储存财物的特罗伊纳进军。

罗杰飞速赶回西西里。他的到来似乎打断了叛军的步伐，他很快就看出，危险不再是迅速蔓延的叛乱，而是约尔丹和他的朋友们，如果他们感到绝望，可能会去找穆斯林寻求庇护。因此，他假装会在秩序恢复之后对此事毫不在意。叛军头目被迷惑了，他们以为会得到宽大的赦免，便放弃了抵抗。这时，伯爵才透露了他的决定。他儿子的12个主要帮凶被刺瞎双眼，约尔丹则憔悴了数日之久，他以为自己会得到同样的下场。最后他得到了父亲的赦免，此后便忠心耿耿地服侍父亲，直到去世。罗杰伯爵在西西里的权威再也没有受到过质疑。

1081年，当约尔丹再次占领卡塔尼亚时，他没能抓住博纳沃特本人，后者逃到了位于叙拉古的堡垒。自那时起，埃米尔的势力就已经很弱小了。但是在1084年夏，也就是罗贝尔向罗马进军之时，他突然发动了进攻。此次他的目标不是诺曼人控制的西西里，而是卡拉布里亚海岸的城市和村镇。尼科泰拉（Nicotera）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雷焦的郊区也是如此——撒拉逊人在逃跑前亵渎并劫掠了两座这里的教堂。但是更严重的暴行还在后面。初秋，博纳沃特的船来到了罗卡-达西诺（Rocca d'Asino）^④的圣母女修道院（Convent of the Mother of God），将所有修女带回埃米尔的后宫。

这些最后的暴行给斗争加入了一种不祥的新元素。尽管在更大程度上是出于道德的考虑，罗贝尔·吉斯卡尔和罗杰在征服西西里的早期都强调了十字军的因素，从罗杰开始建立多民族的社会和行政制度时起，他就开始细心关注如何表示尊重，后来又对伊斯兰传统表现出真诚的赞赏之情。没人比他更清楚，只有在完全宗教宽容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有活力的西西里国家。而且他总是用心对他的撒拉逊臣民强调，为了实现政治统一的唯一目标，采取军事行动（经常有穆斯林军队在诺曼人这边作战）是有必要的。被征服的人常常能获得宗教自由。随着时间的流逝，诺曼人控制区域内的大部分撒拉逊人已经接受了这

些保证，他们享受着一个有秩序、有效率的政府的回归，享受着进一步繁荣的承诺，他们已准备向罗杰效忠。现在，叙拉古埃米尔突然故意挑事，想唤起他们的宗教敌对情绪。在卡拉布里亚，基督徒反对穆斯林的观念又再度得到强化。如果不能迅速消灭博纳沃特，宗教纷争便会马上在整个西西里再次爆发，这样罗杰的所有努力都将化作乌有。^⑥

罗杰立刻开始准备一次大型的战役，这一次的规模比5年前他所发动的针对陶尔米纳的战役更大。整个冬季和春季他都在准备，1085年5月中旬，他准备完毕了。5月20日，星期三，他的舰队从墨西拿出发。^⑦当天晚上，军队就抵达了陶尔米纳。星期四，他们靠近了卡塔尼亚。星期五夜间，船队停靠在叙拉古北面约15英里处的圣十字角（Cape S. Croce），在那里，约尔丹——现在完全恢复了父亲对他的喜爱——率领骑士待命。在继续进军之前，罗杰决定先侦察一番。一名叫菲利普的人乘着一艘轻巧的小艇，率领12名会讲阿拉伯语的东西里人——可以推测其中大部分都是撒拉逊人——设法在夜色的掩护下，不仅进入了敌人的港口，而且和当地的封臣一样，驶进博纳沃特的舰队之中。星期日，他带着所有有关舰队规模和兵力的情报返回了。伯爵对此制订了相应的计划。陆军和海军集结在一处偏僻的海滩上聆听弥撒，在黄昏时分做了忏悔，然后踏上最后一段征程。

差不多刚刚好是叙拉古舰队击败雅典军队的1500年之后，在港口外的同一片海域，战斗于次日凌晨打响。但这次叙拉古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诺曼弩手排列在甲板上，又有一些在桅杆顶部待命，他们可以从博纳沃特的弓箭手够不着的远距离准确地命中目标。埃米尔很快抓住唯一的机会发动攻击。他命令全军前进，并指挥自己的卫队径直向罗杰的旗舰进攻，亲率舰队冲过箭雨，攻入诺曼舰队行列的内部。随后在进攻的时候，还没等抓钩抓上敌船，他便一跃想登上敌人的甲板。此举需要极大的勇气，但是他失败了。无论是由于计算错误还是精疲力竭——他已经被诺曼人的投枪刺成重伤——他跳跃的距离太短了。他跌入海中，盔甲拖着他沉入海底。

见统帅溺亡了，叙拉古的海员们失去了信心，他们大部分船只被俘，其他的逃进了港口，但是他们发现约尔丹已经率军沿着城墙挖好了壕沟。接下来的围攻在整个夏天的暑热中度过。守军徒劳地试图通过释放基督徒囚犯来取悦诺曼人，可能其中有罗卡—达西诺的不幸修女们，但罗杰只接受无条件投降。最后在10月，博纳沃特寡妻中的大太太带着儿子 and 城里的主要贵族秘密乘船离开，他们偷偷越过了诺曼舰队的封锁线，往南逃到了诺托（Noto）。他们的离开解决了问题。叙拉古人被自己的领袖放弃后，就投降了。

博纳沃特去世的1085年5月25日，正好是教皇格里高利出发前往萨莱诺的同一天，他死之后，撒拉逊人对诺曼人的抵抗便破碎了。埃米尔虽然对叙拉古的近郊之外的地区没有什么真正的权威，但是他的人格魅力足以吸引所有同道中人的想象力和热情，除他之外，就没有别人了。撒拉逊人失去了失望，丧失了精神。我们知道叙拉古又坚持了几个月，但这只是为了争取更有利的条件。至于其他没有说明的小区域，因为罗杰在兄长去世后暂时忙于意大利本土的事务，它们还能继续逍遥。

1085年9月的某个时间，也就是罗杰·博尔萨在韦诺萨料理完父亲丧事的一两周之后，他召集主要封臣开会，以普利亚公爵的身份要求他们正式承认自己，并宣誓效忠。他们的欢呼声比两个月前在希腊的军队更加缺乏热情。奥特维尔家族的崛起仍旧被几乎所有南意大利的诺曼贵族所憎恨，他们向罗贝尔·吉斯卡尔表示了某种极不情愿的效忠，首先是因为别无选择，其次是因为他们勉强地承认了他的勇气和卓越的领导天赋。即使是这样，他们也会在有机会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对抗他。而罗贝尔的儿子既没有遗传任何父亲的天赋，血液里还流淌着作为臣民的伦巴第人的血，他们对他缺乏好感和尊重。

但是西吉尔盖塔处理得不错。她提前说服了主要的封臣，若有必要，甚至进行了贿赂。他们为自己考虑的话，大概也只能高兴地同意。如果他们必须承认一位领主，那么他们肯定认为这位领主越弱越好。只有一个人还在反对罗杰·博尔萨继承一事，那就是博希蒙德，博希蒙德和之前的吉斯卡尔一样冲动而有野心，知道自己在法律上更有资格继承父亲的领地，在性格和能力上也更适合。由于无法在封臣中找到支持者，博希蒙德只好将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并获得了卡普阿的约尔丹的支持，后者自然抓住了这个分裂他最强大对手的机会。博希蒙德得到了卡普阿军队的支持，其军队精神饱满，装备精良。罗杰·博尔萨从希腊带回来的残兵败将疲惫不堪，皮包骨头。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西吉尔盖塔为他儿子争取到了他叔叔的支持，她知道这会成为决定性的优势，毕竟在吉斯卡尔去世后，罗杰便毫无疑问地成为南意大利最强大的人物。

罗杰对这位同名侄子的支持，并不比普利亚的封臣更无私心。虽然近几年他已经成为全西西里的实际统治者，但是他的哥哥一直保留着东北部的德莫纳谷地、巴勒莫城以及半个墨西拿的直接统治权，以及对整座岛屿的宗主权。这些权利将会传给他的继承者，而罗杰不愿意自己被一位试图在西西里事务中发挥主动作用的新领主所掣肘。另一方面，他还需要考虑交通线。卡拉布里亚的将来必须得到保证，比起想要他流血的博希蒙德和卡普阿亲王，似乎罗杰·博尔萨是最能做出保证的人。因此，伯爵也开出了自己的价格。作为对他支持的回报，他要求他的侄子将以前罗贝尔·吉斯卡尔和自己共同管理的卡拉布里亚的城堡割让给他。这是众多协议中的第一项，罗杰将作为一个仍然忠诚的封臣、聪明的顾问和不可缺少的盟友，在接下来的15年里牺牲自己侄子的利益，在海峡两岸增强自己的势力。

伯爵从叙拉古城外离开，前往萨莱诺，向就职仪式后的罗杰·博尔萨宣誓效忠。该仪式顺利地结束了，但是封臣们还未散去，博希蒙德就发动了进攻。他攻击了弟弟的统治区中最遥远、也是最不适合防御的角落——普利亚的靴跟部。他从自己位于塔兰托的城堡开始，一路向南横扫，几乎在罗杰·博尔萨刚得知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便已经占领了奥里亚和奥特朗托。他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条件，而新任公爵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只能接受。罗杰·博尔萨将被征服的城市和加利波利、塔兰托、布林迪西，还有布林迪西和孔韦尔萨诺之间的大部分领土都割让给博希蒙德，并向他授予了塔兰托亲王（Prince of Taranto）的头衔，才恢复了和平。由此，在吉斯卡尔去世后的短短数月，他公爵领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统治区已经无法挽回地四分五裂了。罗杰·博尔萨的开局并不顺利。

另一方面，他的叔叔也迅速建立起势力。1086年春，卡拉布里亚最后落入罗杰的实际控制，他的两个侄子也达成了不稳定的和平状态，之后，他便准备将精力再次放在西西里。4月1日，他的军队包围了阿格里真托，该城在7月25日陷落，俘虏之中包括伊本·哈姆德（Ibn Hamud）的妻儿，伊本·哈姆德便是从年老的伊本·哈瓦斯那里继承了恩纳埃米尔之位的人。伊本·哈姆德也是最后一位没有向罗杰降服的撒拉逊领袖，这主要是因为诺曼人此前都没有专门试图征服他。罗杰回忆起那座牢不可破的堡垒和25年前那场徒劳的攻城战，便急于以任何代价和他达成协议。因此，他下令，向他高贵的俘虏提供应有的尊重，并立即按照计划同埃米尔接触。

这一年剩下的时间主要与取悦罗杰·博尔萨有关，他现在作为公爵第一次出访西西里。罗杰还重建了阿格里真托的堡垒，并在诺曼人新获得的领土上加固了防御。同时，罗杰感到，他可以让伊本·哈姆德去想一想自己的处境。除了恩纳，全西西里只有两个小地方仍在坚持抵抗，那就是布泰拉和诺托，它们的防御都无法抵御全力的进攻。最后实现岛屿的和平是紧迫且不可避免的。埃米尔不能再指望外部的援助，而且他的妻子和家人都在诺

曼人手中，他要是明智的话，就会前去谈判。

1087年初，罗杰由100名枪兵护卫，从阿格里真托来到恩纳所在的山峰下面，邀请伊本·哈姆德出来谈判，并保证他的安全。埃米尔在协议中答应了罗杰的所有要求，准备投降。埃米尔唯一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尽量不失脸面。罗杰和穆斯林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他完全明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也希望投降的过程能顺顺利利的，所以当然愿意配合伊本·哈姆德提出的任何建议。他们很快找到了解决方案，罗杰满心欢喜，带着手下返回阿格里真托。数日后，伊本·哈姆德再次从城堡出来，这一次他走在军队的前面，并且由大量主要的顾问陪同。他们走进一个峡谷，刚一进去，便碰上了一支强大的诺曼军队，他们被包围了。在这种情况下抵抗是不可能的。俘虏他们的人来到恩纳，恩纳已经没有了埃米尔、军队和贵族，因此它立刻投降了。伊本·哈姆德和家人团聚，接受洗礼——哈姆德之妻与他是被禁止的近亲结婚的事情被谨慎地忽略了——并前往卡拉布里亚居住，罗杰按照他平常的习惯为他提供了豪华的庄园。伊本·哈姆德在此度过余生，尽管他远离自己以前的势力范围，却和其他基督徒绅士一样，按照他所习惯的方式快乐地生活着。

与此同时，一个紧迫的新问题在本土出现了。教皇格里高利已去世一年多，存在多年的继承教皇之位的难题比以往更加严重。对立教皇克雷芒未能迎合罗马人，被人从罗马城驱逐了，圣彼得的教皇宝座再次空置。候选人并不少，格里高利在去世之前指定了4位：里昂大主教休、奥斯蒂亚主教奥多、卢卡主教安瑟勒姆（Anselm）、卡西诺山的德西德里乌斯。枢机主教的大多数——以及罗马的人民——倾向于德西德里乌斯。他的修道院是全欧洲最伟大、最受崇敬的修道院之一，他颇有影响力，还管理着无数财富，他作为外交家的天赋也为人所知。他长期受人尊敬，在1075年，他成功调解了罗贝尔·吉斯卡尔和卡普阿的里夏尔之间的争端，还在5年后罗贝尔在切普拉诺与教皇格里高利的和解中有很大功劳，他从此便得到了诺曼人的信任。诚然，德西德里乌斯在1082年充当了里夏尔的儿子约尔丹和亨利四世之间的中间人，他自己还在同一年与准皇帝达成了一项单独的协议，很多教会要人认为他的媾和活动做得太过火了，教皇也因为自己的痛苦而将他判处12个月的监禁。但是格里高利后来赦免了他。而且在现在这种更温和的政治氛围下，人们认为院长与皇帝的亲密私交会是一项优势。因此从各方面来看，德西德里乌斯是当教皇的极好人选。但是还有唯一一个不利条件：他断然拒绝当教皇。

他的态度很容易理解。他是一个天生的隐士、学者和冥想者，40年前，他面临着极大的困难，身为王子，却放弃了伦巴第的宫殿，选择了修士的小房间。他最终前往卡西诺山之后，又展现出自己作为伟大院长的能力，为沦为战场多年的修道院带来了它所需要的和平和安宁，并保证自己过上了他心中上帝所希望的那种生活。他所有在政治上的努力，闻名的外交活动，均是为了这两个目标而做。结果他的修道院不断成长，不断繁荣，财富也不断增加，德西德里乌斯将修道院从一堆破旧不堪、无人问津的房子变成南意大利最宏伟壮丽的建筑成就和艺术成就。不仅如此，他还从远至君士坦丁堡的手工业中心将精通马赛克、湿壁画或亚历山大里亚技法（opus Alexandrinum，一种铺设大理石装饰的技法，至今仍为许多南意大利的教堂增光添彩）的工匠带来这里，他已成为一个赞助人，成为一位有文化影响力的人物，这在那个国家和时代都是罕见的。^⑦

卡西诺山修道院从此之后是德西德里乌斯的生命，他因其装饰而喜悦，将它变得伟大是他最高的志向。他不愿用舒服的回廊内院来换取罗马的阴谋、激情、危险、炎热和暴力。他也知道，自己并不具备当教皇最需要的品质——坚定的性格、果敢的执行力。作为一个温顺而平和的人，他不具有希尔德布兰德那样的钢铁意志。此外，他的健康开始走下坡

路。虽然才58岁，但是他怀疑自己时日无多。对立教皇离开之后，他就急忙赶回罗马，想方设法地从其他几位合适的候选人中尽快选出教皇，并竭尽全力地劝说卡普阿的约尔丹和玛蒂尔达女伯爵支持他的做法。但他自己被推选为教皇之后，他只能一再拒绝，并迅速返回了心爱的修道院。

他的拥护者很顽固，他们甚至不考虑别的候选人，让僵局拖了近一年。1086年的复活节，一群枢机主教和主要的主教集结在罗马，他们给德西德里乌斯送去了一封正式书信，邀请他前去商讨。他勉为其难地去了，但是有人缠着他，要他改变主意，而他毫不动摇。最后在无奈之下，大会答应接受他推荐的任何候选人。德西德里乌斯立刻推荐了奥斯蒂亚的奥多，并以他典型的谦虚补充说，要是这个人选无法在罗马立刻得到支持，他愿意在必要的时候在卡西诺山为新教皇提供庇护。但是这无济于事，他说得越多，选他而不想选别人的呼声就越大。他提名的奥多遭到了拒绝，原因是违反了大家都知道没有意义的教会法。而罗马民众毫无疑问已经在之前有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在13年前选举希尔德布兰德之前就已经接受过训练，因此，现在他们用更大的呼声宣布支持德西德里乌斯。虽然不情愿的院长还在拒绝，却被人抬到附近的圣卢西亚教堂（Church of S. Lucia），绝望的他在这里听到自己被拥立为教皇维克托三世（Victor III）。他还没来得及阻止，肩上就被人披上了红色长袍，但是无论怎样哄骗，他都不肯佩戴剩下下来的教皇徽章。

4天后，城中发生了暴动。罗杰·博尔萨选择在此时释放了帝国的长官，这位长官是在两年前被罗贝尔俘虏的。罗杰·博尔萨这样做，是故意借此妨碍卡普阿的约尔丹和罗马教廷（后者拒绝承认他的新任萨莱诺大主教），还是说只是他一贯不加思考的行事特点，已经无法确认了。无论如何，这是个愚蠢的做法。从诺曼人的角度来看，友好温顺的德西德里乌斯是担任教皇的最佳人选。但是现在长官径直来到罗马，煽动原来的支持帝国的势力，他成功地阻止了在圣彼得教堂举行的祝圣仪式。新教皇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但他反而很欢迎这个证明他不适合当教皇的机会。他没有做任何反抗，而是立刻离开了罗马，乘船至泰拉奇纳，并在这里发表了一则全面拒绝就任教皇的正式声明，随后全速返回卡西诺山。

现在的情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糟糕，而且反对德西德里乌斯的声音也开始出现了。由去世的格里高利提名的里昂的休和奥斯蒂亚的奥多，认为应该让自己戴上教皇的三重冕，他们自然憎恨这种把教皇冕强加给一位不情愿、明显没有能力的同僚的做法。10月，这两位不满的高级教士到达萨莱诺，意见与他们一致的人在旁陪同，受到大主教事件挫败的罗杰·博尔萨热情地欢迎了他们。虽然我们不确定他们商谈了什么，但是从那时起，修道院院长的受欢迎程度便开始降低。难道他不是亨利威胁罗马城以及教皇本人的时候与之签订协议了吗？他之后不是遭到了为期一年的绝罚吗？这样的人确实是教皇的最佳人选吗？

这些来自萨莱诺的议论，迟早不可避免地传入安然回到修道院的德西德里乌斯的耳朵里。更惊人的是这些话对他的影响。自格里高利去世之后，他第一次表现出下决心的样子。他之所以会采取行动，可能是不想让自己的对手登上教皇宝座。他从不喜欢里昂的休，因为后者曾公开表示不赞成他与皇帝支持者的交易。而奥多是他在数个月前推荐过的人，居然用这种奇怪的方式来表示感激。但是归根结底，德西德里乌斯并不是嫉妒或者意图报复。在30多年的时间里，促使他行动的因素只有两项：修道院的利益，以及他自己想继续在修道院内安静地生活的考虑。这两项因素便可以解释他为何采取行动。或许是依旧坚定地拥护他的约尔丹突然想到了一个打气的方法，对他说，他的任何对手上任都会对他的修道院院长之位产生不利影响。类似的传言或许正在从其他更可靠的地方传到他这里。无论原因是什么，德西德里乌斯振作起来，利用他之前的权威，在卡普阿召开了一次会议。

1087年3月，他在卡普阿庄严地宣布，自己恢复教皇之位。反对他的教士立刻离开了，这无疑是因为相信他们的盟友罗杰·博尔萨会支持他们。但是前一晚德西德里乌斯秘密召见了公爵，双方就萨莱诺大主教一事达成了满意的安排。罗杰·博尔萨一如既往地不可靠，他现在宣布支持教皇。德西德里乌斯恢复了维克托的名号，穿上他曾匆匆脱下的教皇法衣，立即启程前往罗马，普利亚和卡普阿的诺曼军队在旁护卫。

他不在的时候，罗马城的气氛并未改善。帝国的长官在德西德里乌斯离开后直接管理罗马城，他召回了对立教皇克雷芒，并将克雷芒再次安置在梵蒂冈。而现在梵蒂冈，尤其是古老的圣彼得教堂遭到了诺曼人的全面进攻。守军尽全力防守，但是圣彼得教堂不比圣天使堡，无法坚守很久。克雷芒撤到万神殿，并将自己围在里面。5月9日，奥斯蒂亚的奥多无法推辞，因此受召唤而来，在教堂中为维克托祝圣。即便是现在，教皇还远没有大获全胜。越台伯河区在他手中，但罗马城还处在帝国支持者的手中。诺曼人的最初目的已经达到了，因此也好理解为什么他们不愿攻入老城，而且，1084年的惨痛记忆还历历在目。在这种环境下，维克托很快就想通了，继续留在自己的教座是没有意义的。不出两周，他又返回了卡西诺山。

这次他远离了敌人，感到很安全。但是在其他方面很照顾他的上帝却拒绝从他朋友的手中保护他。此时托斯卡纳女伯爵玛蒂尔达出现在罗马城外，她打算除去克雷芒及其支持者，坚决要求维克托出现在她这边。可怜的教皇只得带着满身劳累，回到罗马城，与他不喜欢的支持者一起待在台伯岛上的皮耶莱奥尼城堡^①中。他不得不面对两个月的苦难，而当时正是罗马的盛夏时节，战斗的浪潮来回摇摆，越来越血腥，但毫无结果。7月，他得了重病，无法再待下去了，因此必须离开。他途经贝内文托，回到他不再离开的修道院。9月16日，他在修道院中去世了。他被埋葬在修道院的会堂中，但是由他规划、重建的整个修道院都是纪念他的建筑。对于卡西诺山的修士来说，对他的记忆永不磨灭。对于其他人来说，他的故事令人失望，令人扫兴。他的故事只是佐证了两个不证自明的事实：伟大的修道院院长不一定能成为伟大的教皇；和格里高利的时代一样，教皇的生存依旧仰赖诺曼人的刀剑。

① 自那天起，该地在长达8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被称为圣吉利亚诺山（Monte San Giuliano）。直到1934年，墨索里尼试图恢复其旧帝国的过去，它才改回原来的名字。在这段时间里，这里不仅因为其悬崖之陡峭而闻名，而且因为当地女子的美貌而闻名。伊本·祖拜尔（Ibn Jubair）虔诚地记载：“据说她们是岛上最美的——愿安拉把她们送入信者之手！”

② 现在的圣吉瑟佩—贾托（S. Giuseppe Jato）。

③ 这出自马拉泰拉的叙述，其中埃米尔的名字明显有讹误，但是撒拉逊的史料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最可能的猜测是，他的名字确实是伊本·瓦尔迪（Ibn al-Wardi）；但是关于西西里撒拉逊人的最大权威阿马里（Amari）依旧不可信。见他的《西西里的穆斯林史》（*Storia dei Musulmani di Sicilia*, vol. III, p. 149n）。

④ 已无法确定这是哪一个村庄。

⑤ 夏朗东按照与叙拉古远征的军事准备相伴的宗教仪式的记载来推断，罗杰想故意燃起他的基督徒臣民对抗异教徒的热情。他低估了伯爵。举行弥撒，进行捐赠，在礼拜日进行特殊的奉献活动，以上都是军队出发之前的常见活动。而且在这样的时刻煽起宗教斗争的火焰不符合他的整个西西里政策，因为此举很有可能是灾难性的。

⑥ 阿马里将此次远征放在一年之后的1086年，这让他的编年显得有些混乱。我遵循夏朗东（第1

卷第358页)的意见,他的论证应该确凿无误。

- ⑦ 德西德里乌斯在卡西诺山的教堂于1071年落成,教皇亚历山大在希尔德布兰德、圣彼得·达米安和南意大利所有主要的诺曼和伦巴第领袖面前举行了奉献仪式,不过罗贝尔·吉斯卡尔和罗杰不在场,他们当时正忙于围攻巴勒莫。唉,这座教堂已经毁坏了。然而,他的手可以在罗贝尔·吉斯卡尔在萨莱诺修建的主教座堂外面清晰地看到,这座建筑是按照罗马会堂的样式修建的,它有一间中庭,中庭中装饰有来自帕埃斯图姆(Paestum)的古代石柱,以及出自意大利工匠之手的拜占庭式镶嵌画。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件意大利的珍宝——位于卡普阿城外佛尔米斯(Formis)的圣天使小教堂(Church of S. Angelo),它的湿壁画依然像刚画上去一样,展现了意大利的罗马式绘画是多么鲜艳和生动。
- ⑧ 在法布里齐奥桥(Ponte Fabricio)以南,仍然耸立着一座中世纪的塔楼,它便是旧城堡的一部分。为了纪念玛蒂尔达,这座塔被称为“女伯爵塔”(Torre della Contessa)。皮耶莱奥尼城堡对岸的河流左岸,有一座马塞卢斯剧场(Marcellus),在这里布防能更好地守卫通往城堡的路。

19 大伯爵

口若悬河，智谋过人，安排事务富有远见。

——马拉泰拉笔下的罗杰，第1卷第19页

梅卢斯前往大天使洞穴朝圣之后，已经过去了71年，在此期间，席卷整个南意大利的巨浪将诺曼人送上了浪尖，并且吞没了其他势力，从未在前进中停顿。它带领诺曼人经过阿韦尔萨、梅尔菲和奇维塔泰，经过墨西拿、巴里和巴勒莫，甚至到达了罗马。它将他们在一个又一个连续的10年里，推向荣耀和权力的新高潮。中间或有那么一两年似乎失去了推动力，但是最后证明，这只是在为下一次更汹涌的浪潮而积蓄力量。突然地，在这个世纪的最后十几年，浪潮放缓了。旧的推动力消失了。似乎时间再也无法应付如此连续的洪流，时间，它累了。

至少，历史学家眼中是这样的。对于这些年居住在意大利本土的公爵封臣来说，生活可能会一直如此继续下去，只是吉斯卡尔去世后，生活或许略显乏味，因为他的精力和热情已经超出了他的近臣，感染了他的封臣、士兵和受到他政策影响的人们。唉，乏味不代表安全哪。罗杰·博尔萨和博希蒙德在1087年秋又爆发了冲突。在接下来的9年中，南意大利很少有地方能躲过这次争斗的影响。内战不可避免地让一个国家在身体上变得疲惫，资金消耗，却无法带来扩张、征服或者经济的收益。现在蔓延到整个半岛的内战比其他内战更无利可图，这是因为，虽然这让博希蒙德紧紧控制了他弟弟的统治区，但是其影响在1096年他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就大大减弱了。

现在，不止当地人开始对旧秩序的失去而感到后悔。在公爵领之外，还有其他人越来越关注公爵领正在滑入的无政府状态，其中为首的就是前任奥斯蒂亚主教奥多，他在教皇维克托去世的6个月后被推选为教皇，称为乌尔班二世。他来自香槟（Champagne）地区，是一位严肃而博学的贵族，又是一位热情的改革家，在南下加入罗马教廷之前曾任克吕尼修道院院长（Prior of Cluny）。他与可怜的前任没有共同点，相反，他坚决支持格里高利模式下的教皇最高权威，除此之外，他还拥有格里高利所缺乏的优雅和外交策略。因为他的城市现在再次处于对立教皇克雷芒及其帝国的支持者——他们选举克雷芒为教皇，并在泰拉奇纳为他祝圣——的控制之下，乌尔班二世知道，如果他想返回罗马，则有必要获得诺曼人的援助。他就任教皇之初，因为普利亚公爵完全被塔兰托亲王的事务所缠身，明显不可能来帮他。待到乌尔班亲自拜访了西西里之后，罗杰伯爵同侄子实现暂时的和平，并抽身远征罗马。因此，教皇得以在1088年11月进入罗马。这时他发现，自己和之前的维克托一样，被限制在狭小的台伯岛上。因此他在下一个秋季又过上了流亡生活。直到1094年的复活节，他才通过贿赂进入拉特兰宫。他在被祝圣的6年之后，才获得合法的宝座。

在这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乌尔班在整个南意大利漫游，他在漫游途中越来越确信，自己应该倒向罗杰伯爵而不是其侄儿，因为正是罗杰伯爵继承了罗贝尔·吉斯卡尔的权柄。新任普利亚公爵是个心地善良却无足轻重的人，诺曼人和伦巴第人等群体看不起他。他竭尽全力，却越来越依赖他的叔父，越来越倾向于独自躲在教堂和修道院中以掩盖自己的

无能，在这些地方，他的慷慨和虔诚让他很受欢迎。另一方面，如果说博希蒙德已经展现出一些他父亲的天赋，却又继承了其父的不安定和不负责任。虽然因为他使用武力对抗教皇的封臣，所以在教皇眼中是一个法外之徒，但他的势力迅速增长。1090年，他设法吞并了巴里和卡拉布里亚北部的几座城镇。他现在能有效控制的地方不仅有意大利的靴跟处，还有梅尔菲和塔兰托湾之间的所有地区。即便他不能去破坏南部，但还是把半岛搅得鸡犬不宁。同样地，卡普阿亲王国也没有什么希望，约尔丹于1090年去世，他的儿子夏尔还很年幼。里夏尔被他的臣民赶走了，正处于流亡状态。

1094年，罗杰伯爵已经63岁了，他终于成为西西里岛无可争议的主人。乌尔班二世于1088年拜访西西里岛后不久，布泰拉就投降了。撒拉逊人最后的独立堡垒诺托也在1091年投降。同一年，为了进一步保障岛屿的南方免遭入侵，他率兵出征马耳他，马耳他没有经过任何反抗就投降了。罗贝尔·吉斯卡尔为自己保留的西西里的地区按理说依然属于罗杰·博尔萨，这些地区是巴勒莫城的一半、墨西拿的一半以及德莫纳谷地的大部分。其中巴勒莫的另一半已经被伯爵得到了，这是他在一年前帮侄儿解开科森扎之围的回报。虽然他被剥夺了向这些地方征税的权利，但是罗杰的权威在这里仍旧像在岛上的其他地区一样牢固。

西西里首府的陷落已经过去了20年，在这段时间里，罗杰的性格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年轻的时候，他和其他奥特维尔家族的兄弟们同样热情和易冲动。吉斯卡尔终其一生都是个冒险家和碰运气的军人，而罗杰则成长为成熟又负责任的政治家。此外，尽管从事着征服活动，但是他已经证明自己基本上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他的权威在岛上逐渐扩张的时候，对于能通过协商获得的结果，他从不用武力去夺取。而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他在确信自己可以取胜之前也从不动武。这段过程颇为漫长，差不多是他成年后的所有时间，但是在这段过程中，他得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并且最终赢得了大部分封臣的尊重和信任，无论这些封臣信仰何种宗教，属于哪个族群。无论罗贝尔·吉斯卡尔如何自夸，也不及罗杰。

必须承认，罗贝尔必须与一个或许最终无法跨越的巨大障碍做斗争，那就是他的封臣。他的封臣嫉妒他，不服从于他，乃至憎恨他的统治，他们是南意大利的诅咒，是其繁荣和团结的终极障碍。然而，他们留在这里的权利无可置疑，他们的许多家族定居在意大利的时候，坦克雷德的儿子们还全都没有离开父亲的领地。吉斯卡尔被迫将他们当作必要的邪恶来接受，并且竭尽所能地对付他们。另一方面，西西里的情况则不一样，奥特维尔家族的人带着教皇的充分授权而到达此地，他们构成了荣耀的唯一来源，并且从一开始就小心翼翼地防止出现任何有可能动摇其地位的大封地。

因此在11世纪90年代初，西西里的罗杰成为南意大利最强大的王公，比意大利本土的任何统治者都要强大。教皇乌尔班对罗马的控制还没有得到保证——圣天使堡直到1098年仍然在对立教皇一方的手中——很明显，如果教皇之位再次受到严重的威胁，只有罗杰伯爵能从南方提供必要的支持。罗杰当然也不是省事的盟友，他清楚自己的价值，他对教皇和对他的侄子一样，会与之讨价还价。另一方面，他在西西里需要强大的拉丁因素，没有它的话，他不仅难以维持自己现在的地位，而且在出现危机的时候也得不到宗教的支持。他很明白，3个潜在的反对派别比两个要更安全、更容易对付。因此，他在注意不去冒犯或者恐吓希腊人或伊斯兰社群的同时，从开始便谨慎地鼓励拉丁教士的先行者在征服的前几年移居到西西里岛。1073年4月，一个拉丁的大主教区在巴勒莫成立。在接下来的15年里，随着移民的神职人员越来越多，很多法兰克人被任命为特罗伊纳、马扎拉、阿格里真托、叙拉古和卡塔尼亚的主教。1085年之前，第一所西西里的本笃会修道院建立了。由罗杰出资，修建在利帕里岛（Lipari）上。

母教堂在一片数年前还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土地上迅速扩张，虽然教皇明显很高兴，起初却带着一丝怀疑的态度看待罗杰的行动。前面提到，格里高利七世不喜欢世俗统治者叙任主教这样的事。虽然大伯爵从没有像亨利四世一样宣称拥有叙任权，却也不想放弃对教会事务的有效控制。幸运的是，格里高利忙于其他地方的事务，无暇顾及西西里。而乌尔班不一样，虽然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明显与格里高利一致，^①他却能采用格里高利无法使用的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他不只是想把罗杰当作一个盟友而已。他可能已经在考虑让各国发动一场大型的十字军运动，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地，所以，教皇很难站出来积极反对一位在西方很成功的十字军领袖，毕竟罗杰已经成功地两个半世纪之后重新将西西里的大部分地区送回基督教的怀抱。他的脑海中还潜藏着另一个疑惑：他能完全相信罗杰对正确信仰的忠诚吗？必须承认，伯爵为了实际管理，已经将西西里的东正教会纳入他的拉丁教阶之中，但是他这样做更多的是为了自我防御，为了抵抗来自拜占庭的影响，而不是向罗马屈服。此外，他正以令人警觉的速度建立一座座瓦西里安修道院，他有可能改宗东正教的传言在巴勒莫等地流传已久。乌尔班不能冒任何险。

所以，他不能准许伯爵主张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无论他在1088年到特罗伊纳拜访罗杰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想让罗杰帮他进军罗马，还是如马拉泰拉所说，是去商讨关于拜占庭提出的结束教会大分裂的建议，很明显，两人在西西里教会的所有问题上达成了双方都满意的协议。因为罗杰在教会事务上承认了教皇的最高权威，我们发现，罗杰得以享有很大的自主权，他可以以教皇的名义做出自己的决定，仅仅在最后的求助——1091年乌尔班拒绝将利帕里升为主教区——时才向教皇那不可抗拒的力量（*force majeure*）屈服。

10年时间里，一切相安无事。在此期间，罗杰的女儿嫁给了康拉德，后者是亨利四世的叛逆儿子，他和父亲的敌人联姻。而且不久之后，西西里就以教皇事业的主要支持者而闻名了。乌尔班在1097年判断失误，没有事先通知伯爵，就直接任命罗伯特为驻西西里的教皇使节，还让此人同时担任特罗伊纳和墨西拿的主教。这样的干涉对罗杰来说是无理且无法忍受的，不幸的罗伯特在自己的教堂中被抓住，并被迅速关押。

换作其他场合或者其他人，这样的危机可能会在西西里和教皇之间造成严重的问题，但是罗杰和乌尔班都是出色的外交家，他们抓住一次好时机，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卡普阿的约尔丹之子里夏尔已经成年，他在数月之前向普利亚公爵和西西里伯爵求救，想夺回自己的公爵领——他和他的家族在他父亲去世后就被驱逐了。两人同意了，作为交换，罗杰·博尔萨将获得所有卡普阿土地的宗主权，他的叔父则让里夏尔放弃对那不勒斯的主张。围攻开始于1098年5月中旬，持续了40天。教皇尝试调停，便抵达被围困的城市之下。罗杰非常礼貌地接待了他，我们知道，罗杰还为他提供6顶帐篷任其使用。在接下来的会谈——为证明伯爵的诚意，罗伯特主教也参加了——中，罗杰似乎承认自己有些操之过急，并且恰当地表达了歉意。会谈仍在进行时，卡普阿投降了，里夏尔重登亲王之位。相应地，教皇和伯爵回到萨莱诺，双方在此达成了一个方案，它带来的推测和严重争议比西西里同罗马的关系史上任何方案都多。这个方案写在一封书信里，信由乌尔班写于1098年5月，致“他最亲爱的孩子，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伯爵”，他在信里保证，在伯爵本人或者其直接继承人没有准许的情况下，教皇不会派遣任何教皇使节去罗杰的任何统治区，而且，现在由乌尔班正式向罗杰及其继承人授予教皇使节的权利。这封信还向罗杰授予了另一项权限：以后召开教会会议的时候，罗杰可以自由选择派去参会的主教。

研究该时期的几位杰出史家^②认为，因为大伯爵获得了永久的教皇使节派遣权，他所拥有的权利远远超过了任何其他西方基督教的世俗势力。另一方面，天主教护教士则急于

反驳，他们认为这夸大了之后数个世纪里西西里统治者的权力，他们极力表示，教皇事实上没有失去什么；最近的研究显示他们是正确的。罗伯特主教的教皇使节一职确实被撤销了，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乌尔班的信没有正式将该权利授予罗杰，而仅仅是授予他代行教皇使节（Legati Vice）的权利。此外，这封信声称它只是对先前的口头承诺做出了书面确认，虽然教皇可能指的是在卡普阿或者萨莱诺的提前工作，但是考察过去10年中罗杰处理的教会事务就会发现，事实上自乌尔班在1088年拜访他以来，他一直以为自己已经被赋予了教皇使节的权利。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何对任命罗伯特而感到愤怒了，而且这件事也是我们知道的他在职业生涯中唯一一次抓捕教士。^③

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对教皇书信的现代解释，那么就可以简单地把这封信看作记录了10年前那份双方都能获利的协议而已。它给罗杰的权力根本不是绝对权力，长期来看也不算独特：数年后，亨利一世（Henry I）国王几乎在英格兰获得了差不多的对教会的权力。不过也不能太过低估它，罗杰现在有了罗马的书面授权，他可以主动做出决定，而如果教皇在当地有全权的地方代表，罗杰就无法做到了。如此一来，这让罗杰能在自己统治区内有效地控制拉丁教会，正如他已经有效控制了东正教和穆斯林团体一样。这个外交胜利可能没有预想的那样辉煌，但它确实确实是一项成就。

教皇乌尔班不是唯一一个在1088年夏天出现在卡普阿城外的显赫教士。坎特伯雷大主教圣安瑟勒姆是伦巴第人，他在去年10月绝望地离开了英格兰——“红脸”威廉（William Rufus）让他难以忍受，已不止一次了——并居住在附近，罗杰·博尔萨邀请他去被围之地做短暂的访问。按照安瑟勒姆的朋友、传记作者爱德玛（Eadmer，他也在现场）的记载，大主教接受了邀请，待在卡普阿城外直到该城陷落，“安好地居住在帐篷中，只是有些军队的噪声和骚动”。他到达之后不久，教皇也与他会合。接下来的故事最好用爱德玛自己的话来讲：

教皇大人和安瑟勒姆在被围之城比邻而居……因此他们看上去不像分开住，而是住在一起，有人去拜访教皇的话，准会看见安瑟勒姆在旁边……事实上，许多害怕见到教皇的人急忙赶去见安瑟勒姆，这是由无惧的爱所指引的。教皇的威严仅对富人敞开，安瑟勒姆的仁慈则不加区分地接待所有人。这里我所说的所有人，既包括基督徒也包括异教徒。确实有异教徒，因为罗杰公爵的封臣西西里伯爵带着数千名异教徒前来。我要说，他们之中有一些，被在他们中间流传的安瑟勒姆的仁心所打动，常来我们的住所。他们充满感激地接受安瑟勒姆提供的食物，再回到自己的同伴中间，让同伴知晓他们在安瑟勒姆那里得到的绝妙的仁慈。结果就是，安瑟勒姆从那时起就得到了他们的崇敬，当我们穿过他们的营地——因为他们都驻扎在一起——他们中的一大群人朝天伸出手，想要请求祝福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再按照习惯亲吻自己的手掌，向他屈膝下跪以示尊敬，对他的仁慈和慷慨表示感谢。我们发现，如果不是惧怕他们伯爵的冷酷，怕他不会饶恕他们，他们中有许多人甚至乐意听从安瑟勒姆的指导，将基督信仰的轭架背在肩上。因为事实上罗杰伯爵不愿意让他们中的任何人成为基督徒而不受惩罚。他的政策——如果如此称呼的话——与我无关：这是上帝与他自己的事。

爱德玛从来都不是传记作家中最客观的，并且很难相信，罗杰伯爵的撒拉逊军队居然有这么多，居然会这么谄媚。其中关于他们的主人不允许他们改宗的记述很有趣。在以后的日子里，随后的西西里统治者试图用穆斯林士兵对付他们的基督徒敌人，还敢于反对所

有传播福音的企图，因此他们的这种冷酷招致了大量非议。这样的政策或许在顽固的中世纪观念里是不道德的，却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有用的。首先，罗杰建立了一支强大的穆斯林军队，由撒拉逊军官指挥，以他们的传统方式作战，这样就为他的穆斯林臣民提供了展现作战本能和天赋的窗口，他们就不会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还会以参与新的西西里国家为荣。其次，他知道批准改宗会对基督徒部队的士气带来很大影响。他与教皇的关系还很友善，但他不知道这种关系会维持多久。只有在自己军队中保存一支强大的伊斯兰军团，他才能保证同教皇发生冲突时自己拥有忠诚的精锐战士。最后，撒拉逊部队的加入让伯爵的军队成为半岛上最强的军队，强于卡普阿的军队，甚至强于普利亚公爵的军队。

罗杰日益尊重作为士兵的撒拉逊人，这份尊重也体现在内政管理上。他逐渐赢得他们信任的同时，他们也开始接受他统治者的身份。他们在贸易和金融事务中的能力日渐凸显，因此在政府中任职的穆斯林也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巴勒莫的总督一直是基督徒，尽管他还有埃米尔的头衔——该头衔进入拉丁语之后为“ammiratus”，也就是说，我们的“海军将领”（admiral）一词就源自诺曼人的西西里。除此之外，在岛上几乎所有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地区，政府都控制在当地撒拉逊埃米尔的手中。因此，这块土地恢复了和平和安全之后，旧的阿拉伯艺术和知识传统再次觉醒了，这里又涌现出诗人、科学家和工匠，而且他们受到了鼓励和欢迎。这为12世纪西西里的文化全盛期奠定了基础，阿拉伯人将在其中做出最丰富、最耀眼的贡献。

在此环境下，在1095年11月的克莱蒙（Clermont），教皇乌尔班号召基督教世界的王公和人民拿起武器来对抗撒拉逊人，将圣地从异教徒的污染中夺回，他的话竟对西西里伯爵毫无吸引力，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普利亚的骑士和贵族的心中，诺曼人原有的游荡习气依然和以前一样剧烈地回荡着，他们的回应热情而迅速。达到什么程度呢？经常得到叔父帮助的罗杰·博尔萨正忙于围攻阿马尔菲的叛军，十字军东征的消息一抵达南意大利，他突然发现几乎一半应该参与围城的部队都离开了。数月之后，浩大的十字军队伍向南到达出海的港口，约有数百名诺曼战士加入他们，为首的正是身材高大的博希蒙德本人。除他之外，在队伍中至少有5位老坦克雷德的孙辈，2位曾孙辈。

尽管普利亚公爵的军队大量减少了，但是大批人的离开一定是上天送来的好事，这样他公爵领里所有最危险、最有破坏性的分子就都走了。不过他的叔父对当年夏季的兴奋和喧闹无动于衷。罗杰受够了十字军活动。阿拉伯史家伊本·阿西尔告诉我们，大概在这个时候，如果伯爵愿意前往非洲的马赫迪耶（Mahdia，位于今突尼斯）远征齐里王朝的苏丹特曼，就能得到法兰克军队的支持。他继续说：

罗杰闻讯，召集同伴，咨询意见。大家答道：“按照福音书，这对我们和他来说都是一项绝好的计划，这样一来，所有国家都会成为基督教国家。”但是罗杰抬起腿，放了一个响屁，说：“在我看来，有个忠告比你们的意思更好……他们的军队来了，我就要给他们备许多船，除此之外，还要把他们送去非洲，我自己的兵也要一起去。如果我们把那个国家征服了，那个国家就会成为他们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从西西里给他们送给养，我每年卖东西赚到的钱也要变少。反过来说，如果远征没成功，他们就要返回西西里，我就不得不忍受他们的存在。此外，特曼还能指责我对他不诚信，说我食言，说我破坏了两国间的友谊。”

伊本·阿西尔记载此事的时候，罗杰已经去世数百年了，他的记载有些混乱，可能与罗杰在1086年拒绝与比萨和热那亚一道远征特曼一事弄混了。因此，该记载的重要性不

在于历史事实的准确性，而在于它增加了伯爵在阿拉伯世界的名声。这也是我们能找到的少数（尽管模糊而短暂）描绘罗杰本人形象的逸事之一。关于他的性格和私人生活，我们知之甚少，不过可以确定，他拥有奥特维尔家族那多子的传统。现存资料证实，他的孩子至少有13个，可能多达17个，他们还不是同一个母亲生的，其中有他的前后三任——他最爱的埃夫勒的朱迪丝年轻时就去世了——妻子。但是这个名单或许不全。他的其他性格特征只能从我们对他职业生涯的了解中推断了。

不过，他的生涯多么辉煌啊！1101年6月22日，罗杰在他位于意大利本土的都城米莱托去世，享年70岁。他一生中的44年是在南意大利度过的，其中40年献给了西西里岛。作为奥特维尔家兄弟中最年轻的一位，他在开始阶段拥有的优势比兄长们更少，但是他去世的时候，虽然只是一个伯爵，还是其侄子的忠诚封臣，他还是被认为是欧洲最强大的王公，其中至少有3位国王——法国的腓力、德意志的康拉德^①（亨利四世之子）和匈牙利的科洛曼（Coloman）——想与他联姻。他已经改变了西西里岛，这里曾是一个绝望的、野蛮的岛屿，受到连年战争的蹂躏，曾因两个世纪的混乱状态而变得衰败，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政治实体，既和平又繁荣，该岛的4个族群——在罗杰的努力下，一些伦巴第人的殖民地在卡塔尼亚周围建立起来，欣欣向荣——和3个宗教在相互尊重和和谐友善的气氛中快乐地生活着。

这里的重要性在时间和空间上超越了地中海中部的有限区域，也奠定了罗杰成就的基石。封建的欧洲几乎完全陷入了血腥的争斗之中，充斥着上千处冲突的喧哗声，宗教造成了分裂，皇帝和教皇之间的巨大冲突笼罩在欧洲上空。而罗杰留下了一块土地——虽然它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在这里，没有贵族可以闹出大事，无论是希腊教会还是拉丁教会都无法反对世俗的权威，也不能彼此相争。当时欧洲的其他地区，荒谬地结合了极度的自私与愚昧的理想主义，在一场十字军东征中精疲力竭，颜面尽失。欧洲的领袖之中，唯有罗杰从自身的经验出发而认识到十字军精神的虚荣性，他已为政治和宗教思想创造了一种开明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所有民族、教义、语言和文化都同样得到了鼓励，同样受到了支持。这种现象在中世纪是独一无二的，放在人类历史中也堪称罕见。西西里伯爵罗杰在11世纪的欧洲所树立的典范，或许对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有益的。

① “他〔格里高利〕所拒绝的我都拒绝，他所谴责的我都谴责，他所热爱的我都欣然接受，他认为天主教会我都支持，他倾向哪一方，我也倒向哪一方。”（摘自乌尔班当选后写的一封信，1088年3月。）

② 夏朗东《诺曼统治史》（*Histoire de la Domination Normande*）和卡斯帕尔《诺曼底西西里统治者在12世纪的遗产》（*Die Legalengewall der normannisch-sicilischen Herrscher*）。此处仅举两例。

③ E. 乔丹已经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极好的探讨，见《罗杰一世的教会政治和西西里教皇使节的来源》（*La politique ecclésiastique de Roger I et les origines de la “Légation Sicilienne”*）。

④ 康拉德先于他父亲去世，他曾经反叛自己的父亲。但是，他在意大利被承认为国王。

20 阿德莱德

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基督徒王公总是尽其所能，以个人的极大慷慨，像对待柔弱的幼苗那样保护和养育我们的王国，而这位王公和他的继承者直至今天还从未向我们说过任何有关友谊的字眼——尽管他们处在比其他王公更加便捷的位置上，便于提供援助或建议。他们似乎将这种罪行一直铭记于心，所以与其将过错归咎于一群人，倒是更该只归咎于某一个人。

——提尔的威廉，第11卷

罗杰伯爵在米莱托的至圣三一修道院没有留下任何东西。1783年，一场地震摧毁了它和城镇的其他地方，关于其建立者的墓葬，人们抢救出了古老的石棺，该石棺现藏于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馆。修道院的教堂既不大，也不宏伟，但是在1101年6月末，它为哀悼者提供了身体上的安慰，也提供了心灵上的慰藉。丧礼在它阴冷的影子中结束了，一位黑发的年轻女子带着两个男孩走出教堂，沐浴在阳光之下。

阿德莱德伯爵夫人的父亲是曼弗雷德（Manfred）侯爵，也就是萨沃纳（Savona）的伟大的博尼法斯·德尔·瓦斯托（Boniface del Vasto）的兄长。1089年，她成为罗杰的第3任妻子，当时她的丈夫年近60岁，尽管他那毋庸置疑的生育能力为他带来不少子女——有充分证据的是2个儿子和10多个女儿——却没有合适的男性继承人。他最爱的、继承了所有奥特维尔家族品质的约尔丹是私生子。而他唯一合法的儿子杰弗里是麻风病人，居住在遥远偏僻的修道院中。过了一段时间，似乎阿德莱德无法完成她的任务。然而，在成婚的两年之后，年轻的伯爵夫人肚子还未变大，约尔丹在叙拉古死于发热的消息就传遍了西西里，^①罗杰建立王朝的希望变得不乐观了。但是，他的祈祷最后得到了回应。1093年，阿德莱德在床上给他诞下了一个儿子，名为西蒙。两年后的1095年12月22日，她生下第二个儿子，罗杰当然很自豪，因为他当时已经64岁了。这个孩子也叫罗杰。

继承不再是个问题，但是西西里的未来依然暗淡无光，在至圣三一修道院的安魂弥撒仪式上，当时的会众必定让自己的思绪飘到接下来的艰难年月里。西蒙年仅8岁，而罗杰也只有5岁半，长期的摄政不可避免。阿德莱德年轻而缺乏经验，还是女子。作为一位来自利古里亚（Liguria）的北意大利人，她不知道手下那些需要她管理的人群——诺曼人、希腊人、伦巴第人或者撒拉逊人——对她怀有多少忠诚。她所掌握的语言顶多只有意大利语、拉丁语以及一部分诺曼法语。这可是欧洲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她要怎么处理呢？

该时期的编年史少得可怜，所以我们对阿德莱德如何克服困难也所知甚少。奥德里库斯·维塔利斯在很多方面的信息都是错误的，但是他关于南意大利和西西里事务的证据却惊人地充分。他告诉我们，她派人去勃艮第找勃艮第公爵罗贝尔一世（Robert I），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后者的儿子罗贝尔——他可能娶的是她11个继女中的一个。在接下来的10年里，她将政府托付给女婿，然后将他毒死了。如同我们在西吉尔盖塔的例子中所看到的一样，奥德里库斯太喜欢把自然死亡归咎于险毒的原因，他这里的记载必定不准确。至于别的，罗贝尔的名字居然在同时代的当地记录中一次都没有出现过，这有些奇怪，但是我们了解的事情太简略，无法得出任何确切的结论。而在这个领域最伟大的两位现代

学术权威那里，阿马里将奥德里库斯的故事视作彻底的编造，夏朗东则有所保留地接受了。我们可以自己做出判断。

无论她做了什么，阿德莱德都极为成功。关于她的幕僚，她似乎主要依赖从西西里当地提拔的希腊人或阿拉伯人，而诺曼贵族——总是比希腊人和撒拉逊人加起来还要麻烦——希望趁摄政时增加他们的权利和特殊待遇，他们不久就发现打错了算盘。这样，伯爵夫人就能够将大多数时间投入到主要的责任上，也就是把两个儿子培养成适合继承父亲之位的人。她在这方面也做得不错——在命运允许的范围之内。1105年9月28日，她的长子西蒙去世了，而年幼的罗杰此时还不到10岁，他成了西西里伯爵。

关于罗杰的童年，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有一个没有文献参照的传统说法，说他于1096年由加尔都西会（Carthusian Order）的创立者圣布鲁诺（St Bruno）施洗，彼时后者居住在斯奎拉切附近他本人的拉托雷修道院（Monastery of La Torre）旁的隐庐中。除了这条信息，我们只能依赖一位亚历山大的证词（这份证词同样不能让我们满意），他是靠近泰莱塞（Telese）的圣救主修道院（Abbey of S. Salvatore）的院长，他后来对自己在任时间的前半段写就了一份有偏向性又极度零散的记录。亚历山大说，当老罗杰仍在世的时候，两个小王子曾经一起战斗，总是居于兄长之上的罗杰宣称西西里是自己的，还愿意给西蒙一个主教职位作为补偿，如果西蒙愿意，也可以让他当教皇。院长暗示说，仅凭这个，就能证明罗杰是天生的统治者，他又发现罗杰有略显夸张的施舍行为，这佐证了他的说法。我们得知，这个男孩从不会拒绝要钱的乞丐或朝圣者，所以总是把自己的口袋掏个精光，再找自己的母亲索要。不幸的是，亚历山大依靠二手文献写作，他还得到了罗杰的姐妹玛蒂尔达的委托，而且他笔下的阿谀奉承之语经常让人恶心。关于后来的问题，他的作品是有用的，甚至是相当可靠的史料，但是关于这个时期，他的信息既没用也不可靠。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记载，这两则无聊的小知识（如果确实算知识的话）才出现在本书中。

在这段昏暗不明又看似平淡无奇的岁月里，却发生了一件对国家的未来和统治者的塑造都具有不可估量意义的事。如果罗杰一世——我们现在必须这么称呼他——没有打仗且待在西西里，他最初选择待在特罗伊纳，后来待在墨西拿，因为他要密切关注他在卡拉布里亚的统治区域。但是他个人更喜欢待在位于意大利本土米莱托的旧城堡里，他一般把家庭留在此处，无论他离开得多频繁，他还是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而阿德莱德改变了这一切。在卡拉布里亚，她无疑感到自己被诺曼贵族包围着，她不喜欢也不信任这些人。墨西拿就更好一些，但是它仍旧是一个小镇，并且此地的生活必定难以供应。而罗杰度过童年岁月的圣马科-达伦齐奥虽然在夏季更凉爽、更健康，但是也更小。西西里岛只有一个真正的大都市，那就是巴勒莫，它现在是一座人口接近30万的城市，在此之前已经做过两个世纪的首府了。它拥有繁荣的手工业中心和工业，还有宫殿、行政机构、兵工厂和造币厂。^②伯爵夫人阿德莱德最后决定将都城建在巴勒莫的日期无法确定，该过程或许是渐进的，但是可以确定最终完成于1112年初，此时，在埃米尔的旧宫殿里，年轻的王公在仪式上被封为骑士。这对罗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天。不久之后，6月，当他和母亲一起向巴勒莫大主教授予特权令之时，他可以自豪地自称“罗杰，是战士，是伯爵”（Rogerius, jam miles, jam comes）。

迁都至大都市是建立西西里人，尤其是撒拉逊人自尊的最后一步。这也最后证明，西西里不再被她的征服者视为次要的省份。阿德莱德和罗杰到巴勒莫久居之后，为了国家的繁荣和稳定，他们显得不仅信任撒拉逊臣民，而且依赖他们。更重要的是，这对罗杰的成长也带来了影响。他的父亲长大后是一位诺曼骑士，而且终其一生都是诺曼骑士。而这个5岁时失去父亲影响的儿子，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西西里人。和他关系相近的诺曼

人只有一两个，不仅如此，他崇敬的意大利母亲很明显喜欢希腊人，因此，陪伴他长大的世界是一个地中海的国际世界，充满了希腊人和穆斯林的教士及秘书。他使用3种语言，求学或处理国家事务时待在阴凉的大理石柱廊下，外面有喷溅的喷泉和柠檬树，宣礼人没完没了地召集信徒做礼拜。这与奥特维尔拉吉沙尔相去甚远，它为罗杰的性格注入了一股异国的张力，这张力不能完全归结于他母亲的地中海血统——明显地体现于她黑色的眼瞳和头发。但是那些需要进一步了解他的人，还有将与他在外交中交锋的王公们，很快就会知道西西里伯爵不仅是个南方人，还是个东方人。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尽管受之有愧。队伍穿越欧洲和小亚细亚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还在君士坦丁堡城外度过了焦虑的时刻。当时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城门外出现了一支庞大而纪律松散的部队，他感到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他要求，十字军在继续前进之前必须向他效忠。但是到最后，他们克服了所有的困难，在安纳托利亚的多里莱乌姆（Dorylaeum）重创了塞尔柱突厥人的军队，而法兰克人在埃德萨（Edessa）和安条克（Antioch）建立了国家。1099年7月15日，在骇人的暴行和大屠杀的场景中，基督的士兵一路杀入耶路撒冷，他们在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中放下染血的双手祈祷，并祈求宽恕。

在所有十字军之中，有一个人比其他人更胜一筹，那就是博希蒙德。虽然他在爵位上比不过布永的戈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图卢兹的雷蒙（Raymond of Toulouse）这样强大的王公，但是他很快就显示出作为士兵和外交家的优势。他在早年的战争中熟悉了巴尔干的情况，能讲流利的希腊语，已经在多里莱乌姆和安条克围城战中成了英雄。在他待过的安条克，他让自己成为“海外”的法兰克人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他的表现堪称精彩，甚至其父都可能会羡慕。这确立了他的伟大地位，确保他在历史上拥有一席之地。不过，好运没有持续很久。1100年夏，博希蒙德率军溯幼发拉底河而上，远征达尼什曼德王朝（Danishmends），在对战中兵败被俘。他在3年之后被赎回，并夺回了安条克，却发现自己此时一方面面临撒拉逊人的压力，另一方面则面临阿莱克修斯和雷蒙伯爵的压力，他的地位很不牢固。只有从欧洲寻来大批增援，才可以缓解眼前的境况。因此他在1105年返回到意大利，在次年迎娶了法国国王腓力的女儿康斯坦丝（Constance），并试图在意大利和法国筹建一支新的军队。但是他的野心使他误入歧途，他没有直接回到东方，而是不明智地决定进军君士坦丁堡。和往常一样，皇帝又得到了威尼斯人的援助，这对博希蒙德来说太过强大。1108年9月，在今天阿尔巴尼亚的代沃尔河（Devol）河谷，博希蒙德被迫求和。阿莱克修斯就这样饶了他，虽然他被允许以帝国封臣的身份保留安条克，但是他的大部分奇里乞亚和叙利亚的沿海地区都要交给皇帝直接控制，安条克的拉丁主教也被希腊人代替了。博希蒙德无法忍受这样的羞辱。他再也没有回到东方，并就此放弃，伤心地回到普利亚，并于1111年在普利亚去世。他被埋葬在卡诺莎。到卡诺莎的教堂参观的游客，在满满当当全是人的南墙外侧，依然可以看到他那令人好奇的东方样式的陵墓——这是南意大利现存最早的诺曼人墓葬。^④坟墓精美的青铜门上刻着阿拉伯式的图案和颂扬他事迹的铭文，打开门之后，会发现里面除了两根小石柱和墓碑，其他地方都是光秃秃的。其碑文字体之粗犷，让人叹为观止。碑上仅有一个词：BOAMVNDVS（博希蒙德）。

但是随着博希蒙德的星辰变得暗淡，另外一位的星星又平稳地亮了起来，那就是前埃德萨伯爵布洛涅的鲍德温（Baldwin of Boulogne）。1100年圣诞节，在伯利恒（Bethlehem）的圣诞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他被加冕为耶路撒冷王国的国王。在他统治的前10年，尽管建立神品（Holy Orders）的时间还不久，但是他出色地让世俗

权力的权威高于教会，在把他那贫穷而分散的领地建设为强大又团结的国家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很长的路。他的婚姻不怎么成功。他总是留意漂亮姑娘，这种风气也盛行于他的王廷里，虽然显得不庄重，却不会被描述为修士般的节制。但他娶的第二任妻子是亚美尼亚公主，一般人们都觉得他做得太过分了。有传言说，她在从安条克前去加冕的路上被穆斯林海盗抓住，并接受了他们，她没有表现出应该有的那种不情愿，传言还说，这件事让她不受丈夫喜爱。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她没做能挽回自己名誉的事，就被丈夫打发走，首先进入耶路撒冷的女修道院，后来因为她的迫切要求，被送去君士坦丁堡，她发现首都的纵容更适合自己的口味。同时，鲍德温得以如释重负地重回单身生活，直到1112年。此时，他听说西西里的伯爵夫人阿德莱德在儿子成年、自己结束摄政之后，正在寻找第二任丈夫。

尽管他与意大利的商业共和国达成过获利不菲的贸易协议，鲍德温的王国还是常年缺乏资金。另一方面，在迅速成为欧洲和黎凡特贸易主要中心的西西里，阿德莱德在统治西西里的期间获得了巨大财富，这人所共知。鲍德温还有其他考量：西西里海军已经成了一支需要正视的强大力量，有了它的支持，他可以不可估量地增强耶路撒冷王国在邻近的基督徒国家和撒拉逊国家中的地位。鲍德温下定决心，派遣使节迅速向巴勒莫送去一份正式婚约，意图迎娶阿德莱德。

阿德莱德接受了。她素来不喜欢法兰克人这个族群，但是谁会拒绝耶路撒冷王后的头衔呢？此外，她不会高估自己的价值，而且她知道，自己可以提出条件。如果鲍德温想要从联姻中得到什么，她可以确保自己的儿子罗杰不会成为失败的那一方。她接受婚约的同时附带一个条件：如果这桩婚姻没有产生子嗣——毕竟她也不再年轻——耶路撒冷的王冠需要交给西西里伯爵。鲍德温没有儿子，所以没有拒绝。就这样，1113年夏季，伯爵夫人阿德莱德驶向东方。

她在旅途中遇到了一些事故。她击退了攻来的海盗，但是就在快要到达的时候，起了一场猛烈的风暴，鲍德温派去护送她的3艘船也被风暴驱赶到阿什凯隆湾（Bay of Ascalon），落入撒拉逊人之手，而阿德莱德一行历经艰险才得以逃脱。但是当西西里的桨帆船最终自豪地驶入阿克港（Acre）时，国王和周围的人都认为她确实是一位值得等待的新娘。埃克斯的阿尔伯特（Albert of Aix）作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史家中信息最丰富的一位，在那个8月的清晨并不在现场，但是他在20余年后对当时情景的记载，值得在此引述，当时的辉煌景象可以说在克娄巴特拉（Cleopatra）之后是无与伦比的。

她带领着2艘三列桨座战舰，每一艘上有500名战士；还有7艘船，装载着金银、紫色染料、数量众多的珍贵宝石和华丽服饰，更不用说闪耀金光的武器、胸甲、剑、头盔和盾牌，还有强大的王公用于战斗或护卫船舶的其他装备。这位伟大女士的座舰，桅杆上装饰着纯金，在很远的地方就因阳光照耀而闪闪发亮。在该船的船首和船尾，也同样由熟练的工匠配上了金银装饰，见之极美。并且在7艘船里，有一艘上面是撒拉逊人的弓手，这些忠诚的人身着名贵的华丽服装，他们都是要送给国王的礼物——在耶路撒冷王国全境也找不到技艺这么高超的人。

阿德莱德到来的影响并没有在“海外”的骑士中消失，且没有几个西方的国家有能力做出这样的展示。当然，鲍德温也竭尽全力地安排配得上王后的招待。

国王得知杰出的王后即将抵达，率领王国所有的王公以及宫廷成员来到港口迎接，他们穿着各种各样的华丽衣服。国王周围围着王家的排场，他的骡马穿金戴紫，还有乐师跟随，乐师吹响号角，演奏各种悦耳的乐器。国王迎接王后下了船。空地上铺着各种颜色的地毯，而大街上铺着紫色地毯，以显示这位伟大女士、这位富有的女主人的尊荣。^④

几天后，在同样辉煌的场景中，双方在阿克的宫殿中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国王夫妇随即穿过挂满旗帜的城镇和乡村，前往耶路撒冷。然而，欢欣之情马上就破灭了。鲍德温的军队已有数月没有拿到军饷，法兰克的贵族和骑士必须因那些被撒拉逊人再次占领的土地而得到补偿和赔付。债务还清之后，阿德莱德带来的嫁妆已所剩无几。王后发现，“海外”的诺曼人和法兰克人不会比南意大利的这两类人更友好。更严重的是，鲍德温不久就被迫承认，虽然他把前妻送走了，却从未和她正式离婚。民众之中突然涌起一阵反对阿德莱德的巨浪，他们还反对耶路撒冷宗主教阿努尔夫（Arnulf），在他买卖圣职罪的上，又加了一条更严重的指控——纵容重婚。

有一段时间，鲍德温一直在搪塞。阿德莱德已令他厌烦，他已经花光了她所有的钱，但是与西西里的联系对他来说还有价值，因此他还对是否送她回去而犹豫不决。1117年春，他生了重病。宗主教阿努尔夫被撤职，然后教皇以劝说鲍德温送走王后为条件令他复职，他努力劝鲍德温：只有放弃阿德莱德，才能免遭永恒诅咒的痛苦。宗主教进一步劝鲍德温，说他应该召回他的前任，也就是让合法的妻子返回耶路撒冷，不过没有成功。她仍旧生活在君士坦丁堡，并且自得其乐，不愿返回。但是对阿德莱德来说，这就是终点了。恢复了健康的鲍德温坚持己见，而不开心的王后失去了财产，受到了羞辱，并被鲍德温以最低限度的礼仪和照顾送回西西里。她从未特别喜欢鲍德温，并且她离开环境严酷的巴勒斯坦而回到发达且舒适的巴勒莫，不可能让她感到遗憾。但是，她受到了无论是她还是她的儿子都不会原谅的羞辱。她于次年去世，被埋葬在帕蒂（Patti）的主教座堂里，她的墓葬——唉，不是原物——至今可以看到。^⑤而对罗杰来说，另一位十字军的史家提尔的威廉（William of Tyre）在1170年左右说，罗杰母亲的遭遇“使他内心对耶路撒冷王国及其人民充满了憎恨”。阿德莱德受到的羞辱很严重，但不是鲍德温犯下的唯一罪行，他抛弃了阿德莱德，也违背了他在婚约中的承诺，也就是在没有孩子的前提下，耶路撒冷的王位要在他去世后传给罗杰。因此在10余年后，西西里国王第一次在东地中海展现力量时，他不仅是一个为母亲的荣誉而复仇的委屈儿子，还是一位受过骗而野心勃勃的君主，他是在用武器对付自己王国内的篡位者。

① 一块记录了约尔丹去世和埋葬之事的石碑现在还保存在米利-圣彼得罗（Mili S. Pietro）的诺曼人的圣母教堂中，这里位于墨西拿以南数英里的地方。教堂在1082年由罗杰伯爵建立，这是他的数个瓦西里安教堂之一。虽然这里年久失修，现在是一个破旧不堪的农场的一部分，却还是值得一访。

② 在整个诺曼时期，西西里的国库和造币厂中的大多数人员还是穆斯林（不过控制在希腊人手中）。许多诺曼钱币继续保留阿拉伯语的铭文，甚至伊斯兰教的铭文，不过他们有时会在钱币上添加十字架，或者拜占庭的“基督征服”的标记。意大利语中表示造币厂的词语“zecca”就直接源自该时期的阿拉伯语。

③ 他们也应该注意，不要错过11世纪晚期的漂亮的主教座，它由两头大理石大象支撑着。

④ Albert of Aix, Bk. XII.

⑤ 墓葬本身明显是文艺复兴式的，不过上面的画像是原来的。可以在主教座堂的耳堂中发现墓葬，它在东墙的里面。上面的铭文描述阿德莱德是罗杰的母亲，但是没有提到她作为耶路撒冷王后的那段时间——无论是她还是罗杰都想忘记她生命中的这一章。

21 雏鹰的年岁

阿里年幼的儿子啊！信仰的神圣花园中的小狮子啊！长枪为你建成了一道鲜活的栅栏！你露出了獠牙，还有那蓝色的枪尖！这些蓝眼睛的法兰克人，必定不会想被它们亲吻！

——叙拉古的伊本·哈姆迪斯

在伯爵夫人阿德莱德摄政的时间里一直与她相随的好运——只是在此后抛弃了她——在他儿子个人统治最初的关键几年里仍旧存在。罗杰获得实权之时，年仅16岁半，作为没有经验的统治者统治着一个具有异质性的国度。他的国家虽然繁荣，却有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他急需一个可以让他蓄积力量的和平时期，以让他感觉自己的权威不只是统治的工具，而是自己身体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获得了权威。大批人去了“海外”，不少大陆上最桀骜不驯的封臣也随之离开，整个南意大利的政治温度降了下来。同时，这也让西西里的财富增加了，该岛比起以往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富有。即使是在十字军东征之前，与黎凡特的贸易——与的黎波里（Tripoli）、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安条克和君士坦丁堡这样的城市——的规模已经在平稳地增长。诺曼人还征服了南意大利，保证了墨西拿海峡的安全畅通，这对基督徒的航运来说是数个世纪里的头一回。对地中海西部的意大利商业共和国而言，这样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比如说，1116年9月，罗杰将墨西拿的一块土地授予热那亚领事，用于修建一所医院。可以合理地认为，比萨、那不勒斯、阿马尔菲等商业共和国都提出了各自的要求。在这种环境下，西西里的希腊人和阿拉伯人这两个一直具有灵敏商业嗅觉的族群无意制造麻烦，而是忙于赚钱。这样伯爵就可以安稳地坐着宝座，感谢上帝让十字军带来了无价的礼物。他虽然没有参加十字军东征，但是事实证明，他是最大的受益者。

在地中海新爆发的军事和商业活动点燃了罗杰的想象力，唤起了他的野心。他知道，自己没有他父亲——更不如他叔叔——的军事天赋。在其他年轻诺曼骑士的教育中，好战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却在罗杰那女性主导的养育过程中严重缺失了，这自然让他终其一生都更偏好外交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但是西西里不再是半个世纪之前刚被征服时的那种地理上的一潭死水，它的经济发展得极为迅速、极为惊人。长期繁荣的大都市巴勒莫比以往更加繁忙，墨西拿和叙拉古成了新兴城市，该岛现在已经成为迅速扩张和快速发展的拉丁世界的中心。罗杰坚定地认为，他个人的政治影响力应该得到应有的增长，就像他之前的罗贝尔·吉斯卡尔一样，应该让欧洲——以及非洲和亚洲——的王公们感受他的存在和力量。

首先，财富必须转化为武力，而对一个岛国来说，武力只代表一样东西，那就是强大的海军。西西里舰队自吉斯卡尔的时代以来就是一支重要的力量，罗杰一世维护这支舰队并将其扩大，它在叙拉古、马耳他等地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只有在罗杰二世治下，它才发展到极强的水平。从他的时代开始直到诺曼势力在该岛上消失，国家和海军都是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很难想象其中某一个能单独存在。海军代表着西西里在和平时期的繁

荣，在战争时期又是它的剑和盾。在今后的岁月里，因为有舰队的存在，许多外部势力就需要重新打量它了。

就像海军不只是海军，海军统帅也不只是海军统帅而已。首先，前面讲过，“ammiratus”一词和海军没有任何关系，它仅仅是拉丁化后的阿拉伯的埃米尔头衔而已，西西里换了首府之后，这个词特指巴勒莫的埃米尔。从1072年起，这个职位传统上由一位希腊人基督徒担任。在伯爵罗杰一世统治的时候，这个职位只是一个地方官。他的责任很重大，事关城市管理的所有方面，这座城市当时可能已超过科尔多瓦，是欧洲最大的穆斯林都市。但是，他的权威又被限制在狭小的地域范围内。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在阿德莱德摄政时期，他的重要性不断增长，最后覆盖了伯爵在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亚的所有统治区。伯爵的宫廷设在巴勒莫是变化的首要原因，也是最明显的原因，但是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埃米尔自身的性格和能力。时任埃米尔是一个名叫克里斯托都卢斯（Christodulus）的希腊基督徒，他被穆斯林编年史家称为阿卜杜勒-拉赫曼·奈斯拉尼（Abdul-Rahman al-Nasrani）。这两个名字似乎存在联系，希腊语名字的意思是“基督的奴仆”，阿拉伯语名字的意思是“仁慈之人的奴仆，基督徒”，因此他可能是一个改宗的阿拉伯人，或者更可能像阿马里暗示的一样，原本是基督徒，后来长期背教，现在又改信了基督教。无论如何，他都是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他先后接受了“Proto-nobilissimus”和“Protonotary”^①的头衔，这个创新之处体现了诺曼宫廷如何有意地建立在拜占庭模式的基础之上。而在不久之前，他已经成了国家议会的主席。这样一来，他又负责加强舰队，这是其职责的自然延伸，不久他就接管了舰队的指挥权。他作为行政官员可能比作为将领更有才干，我们不久就会提到，他在一次海军行动中没有任何突出表现，而关于这次行动的记录已经完全地保存到了今天。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从1123年开始，他就逐渐落后于更杰出、更潇洒的继任者安条克的乔治（George of Antioch）。但是差不多在15年之前，除了伯爵本人，克里斯托都卢斯是西西里地位最高的人，他是一系列西西里海军统帅中的第一位，这些海军统帅功勋卓著，他们的头衔也将传给全世界。

对史家而言，罗杰统治的最初数年十分令人沮丧。史料太少，也缺少重要的信息或有启示意义的信息，所以我们无法描绘出一幅精确的图景。只是有些时候，根据一些资料保存得更完好的地区，我们才能通过这些她与其他地方的接触，让一些窄窄的光线穿过迷雾，对这个繁荣的、快速发展的国家投去匆匆一瞥。至于其余的时间，直到当地的编年史家们写出连贯的叙述，我们才能看清这段历史，犹如在浑浊又明亮的夏日晨光下，早上的雾气渐而消散，露出炽热而清澈的正午。

另一方面，年轻的伯爵发现自己的力量和财富都在增长，还能了解到如何去挥霍和享用它们，他还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卓越才能，对他来说，这必定是开心又愉悦的时间。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应地，教皇在他们中的地位不可避免地提高了。乌尔班于1099年去世，这是十字军进入耶路撒冷的两周之后，但是足够讽刺的是，他恰好死在胜利的消息快要到达罗马的时候。其继承者是一位心地善良的托斯卡纳修士帕斯卡尔二世（Paschal II）。据说当英格兰的“红脸”威廉得知新教皇的脾气和安瑟勒姆大主教不一样的时候，国王大声说：“上帝的脸面啊！那他也没多好！”这个评价虽然能以这种方式被人记住，却对教会不公平。帕斯卡尔应该是个性情很温和的人，他可能不够坚定，所以他和另外16名枢机主教一起在1111年被西方皇帝亨利五世囚禁达两个月之后，^②他屈服了。但是他并不软弱，当年轻的西西里伯爵攫取了应属于教廷的特权时，帕斯卡尔不打算保持沉默。

罗杰从一开始就采用高压手段。早在1114年，他就废黜了科森扎大主教。还有其他证据显示，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忘记了其父的政策——作为对1098年教皇使节特权的回报，因此西西里的拉丁教士应该只服从于教会法。1117年，他同教皇的关系已经变得很危险，因为帕斯卡尔坚持要他的母亲离开耶路撒冷，他认为罗杰自己也要同鲍德温一样，要为他母亲受到的羞辱负同样的责任。此时巴勒莫和罗马之间有一些语气尖刻的书信保存下来。在通信过程中，教皇似乎在努力地限制1098年协议的条款。他给罗杰写信时，故意使用模糊隐晦的语言，引发的问题多于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些信比乌尔班的信引发了更多有理由的猜测。关于该信的详细讨论超出了通史的范围，^③只需说，在罗杰剩下的37年统治时间里，没有证据表明他极不关注教皇。

然而没过多久，年轻的伯爵就发现自己卷入了更麻烦、更急切的问题，这一次是他自己造成的。由于他意识到自己的势力在日渐增长，还对自己海军的实力相当自信，不久，他把贪婪的目光越过大海，投向非洲海岸。从他父亲的时代开始，西西里同非洲的齐里王朝的关系就非常和睦。罗杰一世通过条约同马赫迪耶的王公特曼建立了关系，并且至少有一次拒绝了进攻特曼的提议——1086年比萨与热那亚联军的远征。最近，齐里王朝与本尼-哈马德（Beni-Hammad）的柏柏尔部落之间的内部冲突导致北非沿海大片肥沃土地遭到荒弃，因为获益颇丰的条款，西西里得以将剩余谷物出口到闹饥荒的地区。反过来，她接受的阿拉伯货物也越来越多，到特曼之子叶海亚（Yahya）于1116年去世的时候，西西里已经有一支商业使团常驻马赫迪耶，西西里和撒拉逊商船频繁地跨过狭窄的海面，保持友好的交通往来。

但是对罗杰而言，贸易还不够。他的想法是征服，他想通过做些什么别的事，证明自己是比得上父亲、叔叔和奥特维尔家族名号的统治者。万事俱备，只欠一个借口而已，而借口在1118年出现了。非洲城市加贝斯（Gabes）有位统治者叫拉斐·伊本·马坎·伊本·卡米尔（Rafi ibn Makkan ibn Kamil），他被阿马里称为半是地方总督，半是篡位者。他新近建造了一艘装备齐全的巨型商用桨帆船，打算发展能赚钱的商业贸易事业。王公叶海亚在位的时候，他从不拒绝拉斐，还为拉斐提供该项目所需要的铁和木材。但是他的儿子和继承者阿里就没有那么好了。阿里宣布从事商业运输是王公的特权，并警告拉斐，拉斐的船在驶出港口的那一刻就会被没收。阿里派出10艘船驶往加贝斯，以此增强自己的威胁。拉斐气恼异常，向罗杰控诉。他说，他曾打算等船造好后，处女航就驶向巴勒莫，并带去表示他对西西里伯爵最高崇敬的礼物。阿里的态度不仅对他本人不公，更是对罗杰的侮辱。此仇当然必报不可。

无疑，罗杰对拉斐的礼物持怀疑态度。他跟阿拉伯人生活了这么长时间，不可能被这种事迷惑。总之，他不需要这种额外的劝说。不久之后，他最好的24艘战舰就出现在加贝斯附近。阿里已经做好了准备，看着船逐渐驶近。他怯懦的顾问们力劝他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与西西里的盟友关系，但是他没有理会。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他不打算让步。诺曼人登陆的当天晚上，拉斐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但是他们还没有在席间坐定，门就打开了，阿里的人拿着刀剑冲了进来。西西里人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抵抗能力，只能勉强夺回船只，带着困惑和屈辱被赶回巴勒莫。阿里赢了第一回合。^④

双方的关系迅速恶化。阿里首先囚禁了所有在他领土内的西西里商业代理人，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不久后又以罕见的和解姿态释放了他们。但是罗杰立即要求对方进一步做出不可能接受的让步，他得知阿里拒绝后，就威胁要从海上对马赫迪耶发动全面进攻。阿里模糊地暗示说，他要联合他的邻国阿摩拉维德（Almoravid）王朝一起进攻西西里，当时阿摩拉维德王朝控制着西班牙南部和葡萄牙、巴利阿里群岛以及阿尔及尔以西的所有北非海岸。战争看似无法避免，双方都积极备战。战争仍在继续，但是在1121年7月，阿里

突然去世了。他的儿子哈桑（Hassan）还是一个12岁的孩子，管理政府的事务就委托给了他的首席宦官。因为撒拉逊的埃米尔们和诺曼贵族一样不听话，所以哈桑的统治区域变得像以前的南意大利等地区一样混乱。如果罗杰现在开战，北非可能就是他的了，但他错过了这个机会。由于一些我们此时不需要关注的原因，他此时选择第一次大举进攻普利亚。当他重整军队时，马赫迪耶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在下一章将会看到，罗杰在普利亚的冒险活动是不成功的，而且如果不是一个新的突发事件，他可能要将注意力从北非移走达数年时间。1122年夏，一个名为阿布·阿卜杜拉·伊本·麦蒙（Abu Abdullah ibn Maimun）的人率领一支效忠于阿摩拉维德王朝的撒拉逊私掠舰队前往直利本本土，进攻尼科泰拉及附近的卡拉布里亚沿海村镇。这是罗杰的领土第一次遭到来自非洲的进攻，也是他的父亲与苏丹特曼在40多年以前订约以来的第一次进攻。尼科泰拉城内肯定有不少人还记得叙拉古的博纳沃特于1084年进行的可怕攻击，但是这一次更加严重。整个城镇被洗劫一空，女人和小孩被强奸并被掳为奴隶。每一件不能被运上船的值钱东西都被烧掉或毁掉了。

罗杰之前不怎么关注阿里与阿摩拉维德王朝结盟而形成的威胁，但是现在，无论正确与否，他决定让这场由马赫迪耶引发的怒火烧向年轻的哈桑。他的军事准备在阿里去世后就陷入停滞，现在又以新的决心和强度重新开始了。这不再是一场国家扩张的战争，而是一场复仇的战争。他从意大利召集了额外的舰船和人员，为保证安全，他对所有驶往非洲或西班牙的港口的船舶实施禁运。1123年仲夏，舰队准备就绪。根据后来在哈桑的命令下编写的撒拉逊官方记录，该舰队由300艘船组成，舰队上有1001名骑士和3万名步兵。如往常一样，该数字可能经过了夸大，但是可以肯定，远征的规模确实比西西里早年的征服活动都要大。

考虑到计划和实际的规模如此之大，罗杰竟没有亲自率军出征，这着实令人吃惊。他现在27岁，一般诺曼骑士在这个年纪通常都已经有了10年的作战经历。罗杰已经成婚5年了，妻子是艾薇拉（Elvira），即卡斯提尔（Castile）国王阿方索六世（Alfonso VI）之女；并且至少已经有了两个可以继承爵位的儿子。这是他在位期间的第一次重要军事活动。没有记录显示西西里或普利亚有任何需要他留下的主要危机，实际上，1123年晚夏和秋季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散漫地在西西里东部和他在卡拉布里亚的统治区度过。所以，因为缺少反对以下推测的证据，我们只能总结说，他没有参与这场远征，其原因非常简单：他不想去。在他的一生中，他更多地是一个文人而非战士，他也不精通战争的艺术。虽然他不会因为畏惧战争而拒绝将其作为政策的工具，但他总是把自己视为政治家和管理者，在有可能的情况下，他倾向于让天资和意愿都更为适合的人指挥战斗。当然，和他那个时代的其他统治者一样，在其一生中，有时候需要他担负责任，亲自参战。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表现一般还不错。但还有一些时候，他的性格中明显缺乏其父或者叔叔们的那种勇气。在有需要的时候，只有通过刻意的、有意识的努力，他才能唤起勇气。

就这样，在海军统帅克里斯托都卢斯的率领下，远征舰队于1123年7月自马尔萨拉（Marsala）出发。不久，舰队就遭遇了一场风暴——诺曼人在天气上从不走运——船只被迫躲入潘泰莱里亚（Pantelleria），军队在港中继续演练日后在马赫迪耶对付阿拉伯人时用得着的技能，没过多久，他们就能再次出海了。7月21日，舰队停泊在一些小岛附近，这些岛如今被简单地称为“阿哈西”（Ahasi，即沙岛），^⑥位于马赫迪耶以北10英里左右。这里与大陆有狭窄的海峡相隔，他们得以免遭敌人攻击。但是海峡本身有迪马斯（ad-Dimas）城堡镇守着，该城堡理所当然地成了西西里军队的第一个目标。在发动进攻

之前，克里斯托都卢斯需要更多情报，以了解马赫迪耶的撒拉逊军队。他派一队骑兵趁夜晚登陆，并且向南靠近城镇。次日清晨，海军统帅本人率领23艘船发动了类似的行动，以试探敌人的海上防御。

刚一试探，最粗略的观察都足以使他确信，无论怎样都不能从海上攻取马赫迪耶，这对依赖海军的统帅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是更糟的事情接踵而至，他回到岛上，却发现西西里军队的营帐已被敌人攻破了。一支阿拉伯部队不知如何设法渡过了海峡，消灭了遇到的抵抗者，洗劫了军粮，带走了大量武器装备。克里斯托都卢斯突然发现自己的远征面临着失败的威胁。当天晚上，西西里军队站在剩余的营帐边，他们的士气的确受到了极大打击。

但是与此同时，这位将领手下年轻的副手安条克的乔治却没有浪费时间。不久之后，他的想象力和积极性就让他扬名于整个地中海。他出生在安条克，父母是希腊人，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就随父亲前往北非，在北非为苏丹特曼效力。特曼去世后，乔治与特曼的继承者叶海亚关系很差，他可能也意识到，地中海未来实力的关键在于巴勒莫而不是马赫迪耶。1108年的一个周五的早晨，当穆斯林的长官们正在祈祷的时候，他伪装成水手，溜到停泊在港中的西西里船上。他坐船到了巴勒莫，然后径直前往宫殿，为罗杰效劳。在数年里，他首先服务于税务部门，后来作为官方贸易使团的一员前往埃及，使自己成为西西里国家中有能力、有忠心的臣仆，还赢得了克里斯托都卢斯和伯爵本人的喜爱。这也不奇怪，因为他的品质已经让他鹤立鸡群了。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管理人员，一个掌握了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的基督徒，还是一个熟悉北非沿海情况的海员。与此同时，他还相当了解政治、经济和外交事务。因此，当克里斯托都卢斯开始计划远征马赫迪耶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任命这个杰出的年轻黎凡特人为副帅。

乔治马上就证明这项任命是明智之举。他通过我们不知道的方式，快速地成功降服了迪马斯城堡的指挥官。在抵达的第三天，西西里军队没有经过战斗便获得了该城堡，还留下了自己的守军——据蒂加尼估计有100人。这的确是一次胜利，但很快就会变成失败。在阿里死后的两年里，他的儿子哈桑虽然仅有14岁，但是已经成功地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树立了自己的权威，而这次无缘无故的入侵——他似乎与攻击尼科泰拉一事无关——正好让他建立威信。西西里舰队甫一靠近，他宣布进行吉哈德（对异教徒的圣战）。7月26日，在登陆后的第四个晚上，他发动了攻击。在夜色的掩护下，他的军队悄悄向北移动。随后，编年史家告诉我们，伴着一声突然的“真主至大”的叫喊，地动山摇，他们挥舞着旗帜进攻迪马斯城堡。

我们再一次不得不依赖更晚的阿拉伯史料来讲述接下来的战事，尽管蒂加尼照搬了哈桑得胜之后的官方报告。他的以下说法可以被质疑，却不能被完全否定：入侵的军队完全陷入了混乱，士兵径直奔回舰船，而受到惊吓的骑士只能割开战马的喉咙，以不让它们落入撒拉逊人之手。似乎可以确定，罗杰和他的顾问们再次失算了。他们对舰队感到骄傲，却忽视了陆军，他们还低估了非洲敌手的实力。这是他们在5年内遭受的第二次羞辱，这一次还是被一个只有14岁的孩子打败的，他们失去了荣耀，还失去了一次好机会。

他们安全地登船之后，驶到哈桑的弓箭手的攻击范围之外，此时西西里军队的士气有所恢复，这足以让他们重新评估现况。他们现在关心的是仍在坚守迪马斯城堡的守军。克里斯托都卢斯不想让他们听天由命，不想放弃营救。他带着舰队在海岸附近游弋，等待时机，却是徒劳。穆斯林意识到西西里舰队的打算，便一直对城堡维持着警戒。最后，由于舰队的补给开始短缺，他见前途无望，便下令撤离。他的舰队迎风扬帆，向北方远去。在整个不光彩的战役中，只剩下守军来显示第一缕也是最后一缕西西里精神的火花。所有

花钱保命的企图都被拒绝，他们只好以更勇敢的方式献身。他们尽可能地坚守，然后在8月10日，由于食物和水的供应告罄，他们手握刀剑，从迪马斯城堡冲出来，然后被屠杀殆尽。同时，他们回程的同伴们再次遭遇了坏天气，丢掉了很多船。一个月之前从马尔萨拉秘密驶出的300艘船，最后只剩下100艘——按照哈桑的说法——回到了西西里。

几乎在一夜之间，年轻的哈桑就成了伊斯兰教的英雄，从科尔多瓦到巴格达的诗人们都在颂扬他。他对宣传工作的欣赏以及处理事情的方法，使他成为远超时代的统治者。另一方面，罗杰的声望大大受损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这是他在位期间的第一次重要军事行动，也是他第一次试图证明自己是欧洲的强权而在国际舞台上冒险，却以惨败告终。他没有找替罪羊。应该为此次灾难负担大部分责任的克里斯托都卢斯，从此时起在影响力上有所减弱，但是他既没有失宠，也没有被解职。而安条克的乔治在战役初期占领了迪马斯城堡，这虽然短暂，却是战役中唯一的胜利，他声誉大振。无论如何，这次战役对西西里的所有基督徒来说都是一次残酷的打击。一个同时代的阿拉伯史家^⑥记载，有人亲眼见到一位“法兰克骑士”在罗杰的接见室中撕扯自己的胡子，直到血流满面，他誓要复仇。伯爵自己的感情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他的感觉必定也是一样的。他的性格中有强烈的报复心，他不会忘记伤痛。但他也是个有耐心的人，不打算冒再次损失名声的风险发动第三次进攻——至少不是现在。他与哈桑的敌对持续了很多年，不过敌对的方式比较散漫。罗杰在1128年同巴塞罗那伯爵雷蒙结盟，主要针对西班牙的阿摩拉维德王朝，而不是齐里王朝，结果，最后还是一无所获。此后，他把心思放在别的地方。他还要再经历许多胜败，在二十几年之后，安条克的乔治才会带着他的旗帜骄傲地进入马赫迪耶，最后创造历史。

① 上述两个头衔是11世纪之后拜占庭帝国授予贵族的重要头衔，已经失去了原初的实际意义。——译者注

② 奥德里库斯·维塔利斯说普利亚派出2000名诺曼人去援助他，并将亨利赶出了罗马，他那乏味的记载没有任何根据。其实是卡普阿亲王罗贝尔试图派出300人，但是他们在半路上被图斯克鲁姆伯爵阻拦了。奥德里库斯可能混淆了1084年和1111年的事情。

③ 该讨论出现在上文提及的E.乔丹的文章中，E.乔丹已经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极好的探讨，见《罗杰一世的教会政治和西西里教皇使节的来源》（“La politique ecclésiastique de Roger I et les origines de la ‘Légation Sicilienne’”）。

④ 至少，这是突尼斯人蒂加尼（at-Tigani）在200年后讲述的故事。伊本·阿西尔没有提到任何交战的事情，按照他的记载，西西里人只是简单地看到敌方太强了，未经登陆就驶离了。真相永远弄不清了。即便如此，船舶数量上是阿里两倍的西西里海军，不应该有两位编年史家所述的如此胆怯。

⑤ 这些岛屿的具体位置仍存疑。我个人倾向认为它们是库利亚（Kurja）群岛。但是该地区充满了浅滩和沙洲，并且其形态在8个世纪里也可能发生了巨大变化。

⑥ Abu es-Salt, quoted by Amari, *Storia dei Musulmani di Sicilia*, vol.III, p. 387.

22 重新统一

萨莱诺、特罗亚、梅尔菲、韦诺萨这些失去了领主保护的公爵领城镇，都被人以暴力攻破了。而且每个人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来统治，因为没有人会对他说。他们不用担心遭到惩罚，所以越来越放肆地去干那些邪恶的勾当。不仅旅行者要担心自己的性命，而且农民在自己的田地上也无法保证安全。我还能说什么呢？如果上帝不让吉斯卡尔的血脉继续掌握公爵的权力，那么整片土地肯定就会因暴行和罪恶而消亡。

——泰莱塞的亚历山大，第1卷第1章

在罗贝尔·吉斯卡尔去世后的40多年里，普利亚公爵领的气数一直垂直下滑。罗杰·博尔萨悲惨地踏着其父的脚印艰难前行，他已经尽全力去保持公爵领的完整，而且在1098年卡普阿投降^①后，他对整个南意大利保持着名义上的控制——这超越了罗贝尔的成就。但是他在卡普阿的成功和其他的成功一样，因为有他叔叔西西里伯爵的帮助才能获得，不过他叔叔一直要求得到土地以作为回报。伯爵去世之后，可怜的普利亚公爵发现自己失去了大部分西西里的援助，他的领地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解体，并陷入无政府状态。罗杰·博尔萨于2月1日去世，此后一周左右，他的老敌人博希蒙德也去世了。而在10天之前，教皇帕斯卡尔被亨利四世囚禁，他仍在徒劳地寻求诺曼人的援助。罗杰·博尔萨被安葬在父亲在萨莱诺的教堂里，他的墓在教堂的南廊，用的是一个4世纪的石棺，棺上不合适地雕刻着狄俄尼索斯（Dionysus）和阿尼阿德涅（Ariadne），不过石棺上还有同时代的浮雕，刻着墓主的形象。总的来说，虽然他作为统治者有不足之处，却不失为一个善良正直的人，不过，他的死并没有在他的直系亲属以及受他捐赠的教堂和修道院之外受到广泛的哀悼。对他的哀悼，最特别的是在萨莱诺附近的拉卡瓦修道院：直到今天，人们还每天晚上在教堂里为他的灵魂安息而祈祷。^②

他的3个儿子中最小而且唯一活下来的威廉继位，由其母佛兰德斯的阿莱纳（Alaine of Flanders）摄政。此时比以往更需要强大的手腕，国事如此，可谓不幸，博希蒙德的去世则让这不幸雪上加霜。如果他还活着，他可能会控制并拯救公爵领。博希蒙德死后，他的遗孀法兰西的康斯坦丝（Constance of France）坐在塔兰托的宝座上，代表他们的儿子博希蒙德二世（Bohemund II）进行统治。因此国家陷入混乱。一位意志强大、态度坚决的皇帝在罗马城外数英里处扎营，并囚禁了教皇。南意大利在名义上由3个女人——阿德莱德、阿莱纳和康斯坦丝——统治，她们都是外国人，其中的两位根本没有管理或从政的经验。按照事情发展，普遍的士气低落和无希望的氛围应该会发展成反诺曼人的声浪，尤其是在伦巴第人之中。有人会问，这些强盗给意大利带来过什么好处吗？他们来到这个国家之后，几乎每年都有城镇被蹂躏、庄稼被损坏的事情发生，南意大利那血腥又暴力的悲惨史册上又要添上新的一页。他们破坏了旧的伦巴第遗产，事实证明，他们无法在这里建立任何持久的东西。这个国家仅有一个被救赎的可能性——亨利皇帝，他成功地解决了教皇的问题后，现在无疑要把注意力转向诺曼人。

而亨利没有这样做。他率军北返，而非朝南前进，帕斯卡尔——现在重获自由，并且

随着皇帝日渐远离罗马而信心日增——与他唯一的南方盟友诺曼人的关系比以往更加紧密。教皇对他们的依赖，在托斯卡纳的玛蒂尔达于1115年以70岁高龄去世后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普利亚公爵领还在继续衰败，摄政阿莱纳也于1115年去世了。萨莱诺大主教罗穆亚尔德（Romuald）描述她的儿子威廉“慷慨，友善，谦逊而有耐心，虔诚又仁慈，深受人民爱戴”，而且威廉似乎非常尊重教会和教士。不幸的是，善良的大主教用同样的话赞美过罗杰·博尔萨。不久之后，威廉表现出灾难性的无能——他甚至还不如其父。罗杰·博尔萨至少曾试图让人感受到他的存在，而且在叔叔的帮助下，他偶尔还能取得成功，威廉则无法做出任何努力。当亨利五世在1117年再次南下罗马时，威廉无法做任何事情去帮助在3年前确认其统治权和头衔的教皇，可怜的教皇只好向卡普阿而不是向萨莱诺求援。威廉在自己的统治区内也没有什么实际影响力。在整个南意大利，他的封臣将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到处都在发生争执。最后，在巴里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最终巴里大主教被杀，康斯坦丝公爵夫人被囚，篡位者格里莫尔德（Grimoald）即位，但是吉斯卡尔之孙只发出了一次象征性的抗议。

见1121年的局势如此混乱，西西里的罗杰认为是时候介入了。他决定介入的原因不得而知，其行动范围也不清楚，虽然可以推测，他首先针对的地区应该是为报答他父亲的功劳却还没被他获得的卡拉布里亚的地区。但是不管细节是什么样的，此次远征比罗杰所期望的要成功。新任教皇加里斯都二世（Calixtus II）竭尽所能地帮助他那无能的邻居抵御日益增长的西西里的威胁，而罗杰无视了教皇的哀求，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操纵他的堂兄弟达成了不少于3份独立的协议。这不难做到，因为威廉不仅在军事上很弱，还非常缺钱，所以难以组织一支军队。罗杰则喜欢用钱做买卖，而不是用刀剑。因此，这3份协议似乎都是在大量资金的基础上达成的。最后一份协议实际上基于威廉的求助，而当地的一位编年史家^④关于此事的记载透露了公爵自己的性格和公爵领的状况。

〔威廉〕见到西西里伯爵之后，他哭着说：“尊贵的伯爵，我请您看在我们的亲戚关系上，用您大量的财富和强大的实力帮帮我吧。我受够了〔阿里亚诺的〕约尔丹伯爵做的坏事，我请您帮我报仇。前段时间我去努斯科（Nusco）城的时候，约尔丹伯爵率领一队骑士从大门出来，威胁我，侮辱我，还叫喊“我要剪短你的大衣”，之后夺走了我在努斯科的领地。因为我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抗他，所以我不得不忍受他的罪行，但是现在我等不及要复仇了。”

罗杰一如既往地开出了价码。至1112年夏，他已经获得了以前不属于他的卡拉布里亚的全部——先是以高达6万拜占特的价格抵押给他，后来则是直接交给他。他还获得了在理论上还属于公爵的巴勒莫和墨西拿的一半。即便如此，他仍在对堂兄弟施压，尤其是在半岛靴子足弓处的蒙特斯卡廖索（Montescaglioso）附近的领地。不过，他最初的目标已经实现了，至于其他的，他还能再等等。

他等待的时间不会太久。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威廉公爵和他的伦巴第妻子显然不可能再有孩子，而且威廉认为自己可能会早逝。无论如何，他在1125年接受邀请，去墨西拿与伯爵见面，一起商讨公爵领的未来。威廉在墨西拿得到一笔不菲的资金，作为回报，他正式承认罗杰是自己的继承人。

1127年7月25日，普利亚公爵威廉在回萨莱诺的路上去世了，享年30岁。深爱着他

的妻子盖特尔葛丽玛（Gaitelgrima）剪下自己的长发，放在他的遗体上。随后他和父亲一样，被放入一个古代的石棺，被安置在主教座堂中。^④和罗杰·博尔萨一样，威廉作为一个普通人似乎非常受欢迎，憎恨诺曼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一切的伦巴第史家贝内文托的法尔科（Falco of Benevento）为我们留下了一则感人的记载，谈到成群的萨莱诺居民来到宫殿，最后一次看看他们的统治者，他受到的哀悼比之前任何公爵或皇帝都多。但是威廉的行为配不上他的名字和宝座，随着他的去世，繁盛一时的普利亚公爵领黯然走到了终点。

他死的时候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缺乏能力。这是因为，他含着最后一口气对卡西诺山、拉卡瓦修道院和其他喜爱的机构进行遗赠时，无论是不是故意的，他好像忘记了正式确认让罗杰继位的承诺。他在遗嘱中确实没有提这个问题。更糟的是，他急切地想取悦所有人，因此在别处也做出了类似的承诺。按照一份报告，^⑤垂死的公爵出于虔诚，将所有的地产都赠予罗马教廷，以为他的遗赠活动画上圆满的句号。伟大的“海外”史家提尔的威廉记载，威廉公爵在1126年前往圣地之前与博希蒙德二世订立了一份协议，按照协议，如果先去世的那位没有子嗣，其领地就属于另一位。因此，罗杰在堂兄弟去世后发现自己没有按照期望成为南意大利唯一的、没有争议的继承者，却只是数位争夺者中的一位而已。

直至今时，博希蒙德仍远在他处，无法制造麻烦。但是教皇霍诺留二世^⑥很难被忽略。因为在60多年里，自亚历山大二世发现让罗贝尔·吉斯卡尔与卡普阿的里夏尔彼此相争能从中渔利之后，教皇的政策一直就是不让诺曼人联合起来。霍诺留出身卑微，但是颇有能力，他充分意识到，如果允许西西里伯爵控制其堂兄弟的领地，就会把有影响力的、顽固而有野心的统治者带到教皇国的门口，从而带来危险。此外，作为整个南意大利的宗主，他无须对威廉公爵的遗产提出自己的主张。如果他能证明罗杰的继承权是无效的，普利亚公爵领就会自动属于教皇。他也相信自己可以获得诺曼贵族们的支持，有一些贵族已经趁威廉公爵去世正式宣布了他们实际上长期以来享有的独立地位，还有许多贵族决心阻止西西里伯爵用坚定而有力量的双手重组普利亚公爵领。

罗杰知道，要对付这样的敌手，最好的做法就是在教皇及其盟友面前摆出既成事实。他在8月初迅速召集一支由7艘船组成的舰队，赶到萨莱诺。萨莱诺待他很冷淡。人们普遍为威廉的死而悲伤，却并不妨碍一个反诺曼人的集团控制整座城市，反诺曼人的集团对罗杰关上了城门。罗杰的发言人声称，他前来告诉他们，他的主人是为和平而来，是为了获得由前任公爵亲自确认的公爵领继承权而来。萨莱诺人则简单地回复说，他们已经在长时间内受够了诺曼人的统治，无法再继续忍受下去了。但是伯爵不会接受“不”的回复。日复一日，他以冷静的意志重申自己的要求。气氛越来越紧张，城市的长老们开始还很礼貌，后来也心生敌意。但是，即使罗杰的一位主要谈判代表被萨莱诺暴民杀害，他还保持着冷静。他的船一直停在城市附近，稳稳地停泊在海湾里。

最后，他的耐心得到了回报。他不久设法与城中大主教罗穆亚尔德所领导的亲诺曼派秘密取得了联系，大主教一方最终说服了拒不服从的市民们投降，因为投降是迟早的事。在当时的环境下，萨莱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独立，而现在伯爵准备提供有利的条件，而不是像半个世纪前他叔叔占领该城时那样冒险围城，此时的明智选择肯定是协商谈判。所以，萨莱诺人在第10天派人去谈判。他们承诺，接受罗杰为他们的公爵，但有3个条件：一、要塞和城堡要掌握在他们手中；二、他们永远不参加距离萨莱诺有两天以上路程的军事义务；三、不经过合理的审判，不得关押任何萨莱诺人。罗杰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他接受了条件。城门开启，罗杰安排了入城仪式，由传统上为萨莱诺的王公主持即位仪式的卡帕奇奥（Cappaccio）主教主持，主教为罗杰施涂油礼，使他成为普利亚公爵。这是一次几乎没有流血的胜利，一次耐心和外交的胜利——这是罗杰最喜欢的方式。随后，阿马尔

菲也立即以同样的方式屈服了。

同时，阿里菲（Alife）伯爵雷努尔夫，也就是罗杰的同父异母姐姐玛蒂尔达的丈夫，匆匆往南去迎接他的妻弟，承诺支持罗杰。他想要的回报，就是附近的阿里亚诺（Ariano）伯爵的宗主权。这个请求很适时，阿里亚诺伯爵约尔丹是迫害威廉公爵的人，他在前一周就被杀死了，而且他的儿子也无力抵抗。罗杰不想看到雷努尔夫，他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雷努尔夫，但他又需要后者的帮助，所以他同意了。这是一个会让他后悔终生的决定。

霍诺留教皇正在贝内文托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罗杰取胜的消息让他措手不及，但他还是做出决定，向位于萨莱诺的罗杰送去消息，正式禁止他接受公爵之位，否则就将他逐出教门。他其实不用这么麻烦，因为在他抵达的两天之后，罗杰就率领400名骑兵出现在贝内文托城外。这是他在一周之内让教皇第二次吃惊了，但是现在罗杰自己也很吃惊。他之所以会去贝内文托，似乎是要回应城内的一些支持者的消息，该消息祝贺他继承公爵之位，并向他表达了良好祝愿。这或许鼓舞了他，使他认为这个教皇势力在南方的前哨站也会为他所有——霍诺留居然还在宫殿里，这必定让他有些讶异。

罗杰心想教皇还有可能承认他，所以没有必要挑战教皇。但是霍诺留和萨莱诺的居民不一样，争论、承诺和贿赂都无法打动他。如此一来，在贝内文托拖延毫无意义。罗杰命令站在他这边的当地贵族骚扰贝内文托及附近的地区，以拖住教皇的军队，直至得到下一步指示，然后他自己带军队出发前往特罗亚。特罗亚是普利亚的门户，也是诺曼人最早在意大利取得胜利的地方之一，他经过这里到达梅尔菲，也就是他新得的这块公爵领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前开始那段不明朗的历史的地方。他骑马前进时，必定凝视着蹲伏在普利亚平原远处暗色的加尔加诺山，大天使山洞就藏在山的深处。罗杰可能是听着马拉泰拉笔下的历史故事长大的，他第一次看到这块熟悉的土地后，可能就坚信，只有他才是将要统治这里的人。在他路过的城乡，当地人民似乎也是这么想的。他继续沿山脚向东南前进，到处都是向他效忠的欣喜之人。8月底，他带着一群主教、贵族和要人，包括他的两位埃米尔——克里斯托都卢斯和安条克的乔治，到达蒙特斯卡廖索。他在忠诚的卡拉布里亚缓慢前进，最后到达雷焦，他的卡拉布里亚臣民在此庄严地对他效忠。冬季来临之前，他回到了西西里。

罗杰在整个公爵领接受的接待之温暖出乎他的意料，他离开萨莱诺时，认为自己的位子已经很稳固了。只有教皇还在对抗他，用不了多久，教皇肯定也会看清大势。就算教皇不屈服，他在南意大利哪怕一个强大的盟友都没有，能成什么气候呢？所以罗杰肯定想好了，否则他绝不会冒险回到西西里而把此地留给敌人。

罗杰闪电般的进展给他提供了意想不到的优势，但是这么快的速度也裹挟着危险。他停留过的城镇，还有在他所到之处拥有领地的贵族，均没有机会观察情况，也没有机会彼此相商。所以他们没有做好准备，也没有下定决心，他们实际上只是被迫对罗杰的要求做出口头承诺而已，他们知道，在得到教皇的承认之前，他们的封臣义务是无效的。罗杰则带着成功的喜悦，选择相信他们。

霍诺留的步伐慢了下来，罗杰的支持者在贝内文托周围进一步阻碍了他，但是他在寻找支持者上面却没有浪费时间，到10月底，他已经联合了南部的主要贵族来支持自己，这些人有：巴里的格里莫尔德，孔韦尔萨诺的亚历山大、罗贝尔、坦克雷德，安德里亚的

杰弗里，阿里亚诺的罗杰，还有罗杰的姐夫阿里菲的雷努尔夫——他刚在两个月之前向新公爵宣誓效忠。同时，特罗亚居民在他们的主教威廉^⑦的领导下，已经改变了立场。可憎的霍诺留一行11月在特罗亚集合，这些人的背叛和不忠由来已久，他们在教皇面前庄严地结盟，宣布反对篡位者。数周以后，他们的势力得以增强：卡普阿的罗贝尔二世投向教皇，他刚刚继承其父的亲王之位，并于12月30日加冕。法尔科告诉我们，罗贝尔二世是一个孱弱的人，“因为体质柔弱，所以他无法承担劳动或艰苦之事”。但是霍诺留大喜过望，他想重新恢复普利亚和卡普阿之间的势力平衡，决心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法尔科简洁地指出，霍诺留在贝内文托没有捞到什么好处，之后又亲自去卡普阿参加仪式。在卡普阿，他对着聚集起来的罗贝尔的封臣，发表了一次热情洋溢的演讲，滔滔不绝地历数罗杰的人对贝内文托人所犯下的暴行，然后宣布将伯爵革出教门，并宽恕所有拿起武器反抗罗杰的人。这场运动开始具备所有十字军运动的特征。

远在巴勒莫的罗杰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如同3年前在北非的事务一样，他再次低估了对手。但是这一次他没有那么在意。即使教皇联军已经集结了军队，他还试图通过交出两座城镇（特罗亚和蒙特弗斯科 [Montefusco]）和一大笔钱的方式来收买霍诺留——这是他的典型做法。这些措施失败之后，他才开始认真备战，而且他也没有特别匆忙。直到1128年5月，他才率领约2000名骑士和1500名弓箭手返回意大利本土。根据他的谋划，在他向北带着主力迎战敌人之前，先要确保他对公爵领南半部的控制权，这里也是联军的势力最弱的地方。他迅速穿过他的头衔无可置疑的卡拉布里亚，直接攻击意大利的靴跟部，这是他的堂兄弟博希蒙德在前往圣地之前交给教皇和孔韦尔萨诺的亚历山大共同管理的地区。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塔兰托、奥特朗托和布林迪西未经抵抗便投降了。6月中旬，罗杰稳稳地控制了布林迪西至萨莱诺一线以南的所有地区。

与此同时，教皇碰到了严重的问题：阿里菲的雷努尔夫和卡普阿的罗贝尔威胁要退出联盟，雷努尔夫是为了个人利益，罗贝尔则是因为胆怯——罗杰的支持者已经增加了对贝内文托的压力。霍诺留确定了盟友并率领他们去解围之时，已是夏季中旬了。他要先解决贝内文托的困境，然后才能集中精力对付普利亚的罗杰。7月初，教皇率军出现在巴里地区，却没有见到敌人的半点踪影；随后他们转向西南，前进至布拉达诺河（Bradano）的某个地方，具体是哪已不可知。这里河水不深，河床中遍布石块，渡河很容易。教皇在这里看到了等着他的西西里军队，他们在河对岸的山冈上严阵以待。

罗杰占据了地利。他的军队精神饱满，还经过了休息，他的撒拉逊部队急于求战。不过按照罗杰的通常做法，他拒绝发动进攻。阿谀奉承的泰莱塞的亚历山大提示说，这是因为对教皇的崇敬阻止了他——这可能性极小。更有可能的解释是，教皇军队的规模加上罗杰天生就厌恶不必要的流血，所以罗杰确信有更好的手段能实现他的目标。他是对的。双方对垒了一个多月，教皇一方引诱西西里军队离开有利地形的企图一个又一个地失败了。同时，霍诺留征来的封建兵员只能在每年的固定时间内服役，他们越来越躁动。和常见情况一样，联军的不同成员之间爆发了争执。不仅如此，7月的酷暑正毫不留情地袭击教皇那缺少防护的营帐。罗杰从对面的山冈上见教皇暗中试图撤退，便能想象到教皇的狼狈相。所以他在某天晚上接到教皇想要谈判的消息时，也并不惊讶。

霍诺留的确别无选择。他现在才明白罗杰早就清楚的事：因为他的联军是分裂的，所以难以长久，联军的成员们惯于保持独立，习惯了没有法律约束的环境，因此他们很难为了共同的事业而求同存异。他们争得都快掐着对方的脖子了，说不定下一个遭殃的就是教皇。而卡普阿的罗贝尔和料想的一样病倒了，正躺在营帐中呻吟，他也不是唯一一个表示要放弃抗争的人。教皇见他面前是一个强大到无法打败的对手，但他这边又有太多道德权利，所以难以释怀。可以肯定，南意大利需要和平，尽管只要公爵领不属于罗杰，他就必

定会打破和平，但是给他机会的话，他或许就是最有可能带来和平的人。让这样强大的人物当邻居肯定很危险，但是这风险是必须承担的。

在谈判时，教皇一方是教皇的秘书兼新圣母教堂（Church of S. Maria Novella）的枢机主教艾默里（Aimeri）^⑨，罗杰一方是琴丘斯·弗兰吉帕尼（Cencius Frangipani）。双方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于夜晚谈判，这可以理解，毕竟霍诺留希望在达成协议之后再让盟友们得知他们遭到背叛的消息。他是一个骄傲的人，现在的所思所想只是为了挽救自己的颜面；他似乎在不遗余力地去为任何人争取条件。罗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像以往一样，让罗杰以教皇封臣的身份被正式授予普利亚公爵的头衔，不附带其他约束条件。如果能被授予该头衔，且他的个人尊严也不会受损，那么他准备如霍诺留所愿。他也不想羞辱霍诺留，因为没有必要。双方就此达成一致。双方在当地没有什么动作，但是如果罗杰亲自到贝内文托，正式请求教皇向他授职，请求则不会再被拒绝。教皇亲自让联军的贵族们停止抵抗，并劝说他们停止复仇，散去怒火。霍诺留前往贝内文托，等他的杰出访客。

罗杰早在8月20日便抵达了，并且在城外的圣费利切山（Monte S. Felice）安营扎寨。双方又花了3天时间商议各种细节，罗杰愿意让他在数月之前交给教皇的特罗亚和蒙特弗斯科这两座城镇继续属于教皇，还愿意发誓尊重教皇在贝内文托的地位。如果教皇坚持的话，罗杰还愿意保证卡普阿继续独立。这最后一项可怜的让步，对霍诺留来说是为了维持他心心念念的传统势力平衡，却肯定让罗杰气恼，而卡普阿的罗贝尔必定花了很多时间以保证此事成立。不过，该问题在此时已经不重要了，若有必要，可以稍后再议。

8月22日晚，所有的事情都已安排妥当。然而，伯爵只在一件事上不肯妥协：他拒绝在教皇的领地内举行仪式。所以双方商定，罗杰在贝内文托城外萨巴托河（Sabato）的桥上会见霍诺留。根据法尔科的记载，日落后不久，无数火把照亮夜空，在2万名观众的眼前，教皇将枪和旌旗授予罗杰，正如近70年前教皇尼古拉向罗贝尔·吉斯卡尔授予爵位之时一样。保住了头衔的普利亚公爵将手放在他领主的手上，宣誓效忠。和罗贝尔的时代一样，普利亚、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再次统一在一位统治者的治下。罗杰只有32岁，还需要走的台阶只剩下最后一级了。

① 夏朗东《诺曼统治史》（*Histoire de la Domination Normande*）和卡斯帕尔《诺曼底西西里统治者在12世纪的遗产》（*Die Legallengewall der normannisch-sicilischen Herrscher*）。此处仅举两例。

② 在一封写于1966年圣瓦伦丁日的书信中，修道院的档案保管员、本笃会修士多姆·安杰洛·米夫苏德（Dom Angelo Mifsud）写道：“拉卡瓦的修士们对他们那位杰出捐助人的感激从未停止，也从未中断。”

③ Falco of Benevento.

④ 石棺是古罗马的，制作于3世纪，正面有墨勒阿革洛斯（Meleager）和野猪的浮雕。它现在位于主入口外面的拱廊下方。

⑤ 泰卢昂纳的瓦尔纳（Walter of Thérrouanne）为佛兰德斯伯爵查理写的传记佐证了奥德利库斯·维塔利斯在其作品第12卷第44章的记载。

⑥ 不要把他和同样叫作霍诺留二世的对立教皇混淆了，后者是在60多年前弄乱亚历山大二世生活的那一位。

- ⑦ 威廉主教的肖像仍旧可以在特罗亚主教座堂的铜门上看到，此肖像可以追溯到1119年。附近有一则奉承的铭文，把他描述为“国家的解放者”（Liberator Patriae），它还提到，“在萨莱诺公爵威廉去世的那年，特罗亚的人民为了自由，破坏了城堡，还用墙壁和栅栏加固了城防”。
- ⑧ 艾默里是法国人，我选择用他的法语名字。他通常被称为“艾默里克”（Almeric）或者德语式的“海默里克”（Haimeric）。

23 加冕

就这样，公爵以王家的礼仪被引入主教座堂，被施以涂油礼，并被授予公爵之衔，其荣耀之辉煌、服饰之华美，非言语所能传达，非想象所能体会。在观者眼中，仿佛世界上所有的财富和荣耀都集合到一起了。

——泰莱塞的亚历山大，第4章

教皇将以前属于罗贝尔·吉斯卡尔的领地授予罗杰，相当于承认了自己所受到的打击，然而并不是所有南意大利的贵族都准备这么轻易地投降。谁都看得出来，新任公爵很聪明，甚至比他的叔叔还要聪明。但在另一方面，他的军事才能仍相当可疑。即便在第一次介入大陆事务的时候，他也尽量避免进行真正的战斗。他接二连三的胜利是通过贿赂、外交、迅速的行进或缓慢的消耗等方式实现的，他仍然需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作为军人的能力。此外，即便是吉斯卡尔也无法保证领地内的长久和平，也无法有效管理西西里。加上了意大利本土的领地之后，罗杰的公爵领是如此宽阔（而且他明显无意迁都），他发现实行自己的权威更加困难了。在军事上，他的授职仪式没有多少意义。或许他在此之后可以得到教皇的支持，但是最近发生的事件已经表明，教皇的支持在实际权力上没有多大作用。虽然能共安乐的朋友在南意大利到处都是，他们会在罗杰身边点头哈腰，但是待到危机来临，怕是整个半岛上连一个忠诚的村镇都找不到。因此，贵族们和普利亚的城市再一次起来反抗他们的领主。在教皇霍诺留将罗杰的领地封给他的那个有历史意义的夜晚，他的新领地业已处于武装和公开反叛的状态。

罗杰开始习惯于这种事态。按照他的性格，他用管理者的眼光而不是军人的眼光来看待他的公爵领。他还知道，普利亚的领地很庞大，它的传统就是讨厌中央集权，管理它的话，会遇到比管理西西里更棘手的难题。他的工作就是完成他叔叔没做到的事，也就是在数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对整个南意大利实行强大而有效的统治，将统治牢固地建立在法律基础上。而这样的工作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完成。但是罗杰也知道，已经制造了麻烦的独立精神同样会提供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因为它会保证他的敌人不会联合到一起。即使在教皇的领导下，他们也不能同心协力，现在他们连教皇的领导也没有了，便会更加无能。夏季的几个星期里，罗杰仍在巩固自己在北部的地位。随后冬天到来，他经由萨莱诺返回西西里。

他在1129年春返回，还带着3000名骑士和6000名步兵，其中包括弓箭手和他的撒拉逊军团。接下来的战役按照他的计划进行。布林迪西在他那能力卓著的堂弟孔韦尔萨诺的杰弗里^①的领导下抵挡住了他的攻击，直到围城者因饥饿而撤退，但是能进行有效抵抗的城镇只是极少数。罗杰的军队沿海岸前进，一路横扫抵抗者。安条克的乔治率领60艘战舰封锁了巴里，巴里的那个自封的亲王格里莫尔德是叛军中最坚决、最强大的一个，却不得不在8月初投降。他投降之后，孔韦尔萨诺的亚历山大、坦克雷德和杰弗里也接连投降，反叛结束了。

可是还差一点点。仅剩最后一座重要的城市仍未放弃抵抗：特罗亚。不到两年之前，因为特罗亚居民的支持，教皇承认他们为一个公社（commune），他们现在不愿放弃刚

刚获得的待遇。既然霍诺留背叛了他们，他们就绝望地寻找其他保护者。他们首先向卡普阿寻求帮助，但是和预想的一样，罗贝尔亲王不愿对抗新任普利亚公爵，这也可以理解，毕竟大部分别的贵族也站在同样的立场上。特罗亚人差不多要放弃寻找帮手的时候，突然有一人出现在特罗亚城外，他从不会拒绝获得采邑的机会，也不想此事会对他不利。这就是罗杰那位叛逆的姐夫——阿里菲伯爵雷努尔夫。雷努尔夫提出控制特罗亚，以换取他的保护，特罗亚人迅速答应了他，雷努尔夫一行便进了城。但是在几天之内，他的新臣民就发现自己太轻率了。罗杰已经在行军的路上，他没有直接前往特罗亚，因为没有必要。对周围的一座城堡发动攻击就够了，因为他知道这会让雷努尔夫匆匆向自己提出讲和的请求。他和雷努尔夫很快便达成了协议。按照协议，阿里菲伯爵可以继续控制特罗亚，前提条件是成为他妻弟的封臣。双方对这个安排都非常满意。只有特罗亚的市民发现他们需要效忠的领主从一个变成了两个，叫苦不迭。他们只能自己吞下苦果。如果他们多了解雷努尔夫一点，可能会猜到他不会抵抗公爵，也会知道他的想法只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现在太迟了。特罗亚遭到了两次背叛，抵抗了几天，就不可避免地投降了。

罗杰居然饶了公然背叛的雷努尔夫，这似乎很令人惊讶，更何况后者在过去两年里有过数次劣迹。其实，虽然阿里菲伯爵很狡猾，但是比起听劝说而接受罗杰统治的封臣，他的忠诚度不会更低，如果亲戚关系的纽带有些作用的话，甚至还要更高一些。罗杰的任务是获得他们的支持，而不是与之为敌。事实上，他对姐夫的态度是他打败叛乱者之后的典型处理方式。至少在表面上（因为没人知道他的内心想法）他对他们没有恨意。只有一两次——在布林迪西，或者次年在萨莱诺——他让西西里军队驻防在当地的堡垒中，以避免再次出现针对他权威的叛乱。但是在其他地区，他完全原谅了发动叛乱的领主，确认了他们原有的领地，甚至巴里的格里莫尔德也享有此待遇。

只有对自己军队中的背弃者，公爵才会表现出绝不放过的心思。数周之前，他的表兄弟格兰特梅斯尼尔的罗贝尔（Robert of Grantmesnil）^②率领手下撤出了对蒙塔尔托（Montalto）的围城行动。外在原因是他采邑太小，无力承担长期的战役。封臣抱怨对其领主的服役时长是很常见的事，而且这确实经常会带来困难。但是这也是封建体系的基石之一，无法改变。罗杰心怀同情，他甚至保证，只要叛乱结束，他就会扩大罗贝尔的领地。但是罗贝尔还是背叛了。罗杰与教皇讲和之后，就追击罗贝尔，直至罗贝尔在拉格佩索勒（Lagopesole）的城堡投降。在成群的骑士面前，罗贝尔被迫接受了公开的惩戒。随后罗贝尔提出让自己返回诺曼底，罗杰接受了，前提是声明放弃其在南意大利的所有封地。罗杰又花了一年，才通过另一场战役将这位制造麻烦的伯爵从意大利除掉，但是罗贝尔为他的同伴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封臣一旦发誓效忠他的领主，他就负上了一定的义务。只要罗杰二世还是普利亚公爵，封臣就必须承担这些义务。

1129年9月，罗杰公爵终于建立了牢固的权威，他召集所有的主教、修道院院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的伯爵们到梅尔菲的一个庄严的宫廷中，这是见证他统治的一系列宫廷中的第一个。这次集会的目的是为他未来在南意大利的统治奠定基础。根据要求，罗杰的每个封臣都要轮流当着其他封臣的面起誓，封臣不仅要确认自己的封建义务，还需发出进一步的誓言，以让他们保持安分。该誓言的具体内容已经失传，但它似乎由三部分组成。誓言的开头是通常的宣誓效忠和服从，先对公爵本人发誓，随后向他身边的两个最大的儿子宣誓，大儿子罗杰差不多11岁，坦克雷德则要小一两岁。随后是对一道特殊的公爵法令宣誓，该法令禁止私相开战——这是骑士阶层的成员最喜欢的事情，他们通常把大部分时间精力都消耗在这上面。最后封臣们发誓，遵守规定，维持正义，不会支持小偷、强盗等罪犯，无论公爵的宫廷在何处都要向其效忠，还保证保护封建制度下的弱者、教士和

俗人，以及所有的朝圣者、旅行者和商人。

这是一个简要的誓言，其意义比乍看上去的更加深远。一般而言，宣誓效忠就够了。不过有一点很有趣，罗杰特意让两个儿子加入宣誓活动，因此加强了两人在日后继位时的主张，这或许还暗示，他有可能在将来任命儿子为他在意大利本土的副手。他还明确指出，他对封臣的要求不仅仅是让他们正式效忠而已。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发现他一次次让他人就这则誓言发誓，不仅让贵族和骑士发誓，还让臣服于他的所有自由阶层都发誓，好似为了一次次提起他们的责任。他一直这样坚持，是不是想向高贵的、半神秘化的、师法自拜占庭的王权——他那东方化的精神非常向往它，而且他在之后的几年里成功地将它实现了——转化呢？这是有可能的。可以确信，无论他是不是有意为之，他都“为12世纪扩大化的谋逆理论铺好了道路，它对西西里君主制来说相当独特”。^③

但是梅尔菲之会的真正重要性不在封臣誓词的第一部分，而是在第二部分。在过去，南意大利的贵族偶尔会发誓——通常有严格的时间限定——要尊重非骑士阶层的权利和财产，但是他们一直拥有世仇的权利，这样他们便可以，而且确实能通过这种方式就核心问题而开战。只有教皇颁布了名为“上帝的停战”（*Treuga Dei*）的谕令后，他们才会暂时休战。在最近的几年里，至少有3位教皇——乌尔班、帕斯卡尔和加里斯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阻止普利亚陷入无政府状态，却都没有取得显著的成功，因为要维持这一谕令，需要相关各方完全地、主动地遵守发下的誓言。这一次则有所不同，世仇的权利从誓词中一劳永逸地剔除了，这在不包括英格兰和诺曼底的欧洲是独一无二的。废除世仇权利之后的誓词是向罗杰个人发出的，这样就实现了“公爵的和平”（*Duke's Peace*），他自己也因此承担了最高责任，这包括维持和平的责任，也包括惩罚扰乱和平之人的责任。誓言的第三部分提到要把犯罪之人交给公爵的宫廷，这清楚地说明，罗杰直到现在也无意单独依靠臣属的荣誉感。这就是他最开始的处罚条款，他打算以后再强化它。

梅尔菲的第一次大集会召开于1043年，当时先行的那一辈诺曼贵族，以罗杰的叔叔铁臂威廉为首领，以萨莱诺的盖马尔为宗主，将他们征服的土地分为普利亚的12个伯爵领，这已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不过，此时或许还有一些生活在山区小镇的老人依稀记得70年前的那个8月，当时风头正盛的罗贝尔·吉斯卡尔从教皇尼古拉二世那里得到了3个公爵领。这些特殊时刻标志着南意大利诺曼人统治史诗中的新篇章。而现在是第三次。这一次没有授职仪式，没有领地的分配，但是对每个在场的诺曼骑士和贵族来说，这都清晰地预示着一个时代过去了，另一个时代刚刚开始。不可能所有人都欢迎它。旧的道路，也就是罗杰·博尔萨和他的儿子留下的混乱遗产，对整个地区的繁荣和安全来说是灾难性的，但是对于特权阶级而言，这些已经足够有利、足以获益了。现在南意大利拥有了一位足以进行强力统治的统治者，这是45年里的头一次。未来会变得不一样。

对罗杰而言可称为奇迹之年（*annus mirabilis*）的1129年，即将以进一步的胜利而结束。自卡普阿亲王里夏尔二世在1106年去世后，卡普阿的地位就变得很模糊了。8年前，彼时的里夏尔承认了普利亚公爵的宗主权，以报答他在复职上提供的帮助，但是里夏尔的继承者似乎没有遵循他的做法，无论是罗杰·博尔萨还是威廉公爵都没能维护自己的宗主权。因此，卡普阿通过背约再次成为独立的国家——罗杰通过贝内文托的授衔仪式而获得的统治权已经让他受到了尊重，但是这种尊重能够在事实上维持多长时间是值得怀疑的。卡普阿虽然比往日弱小许多，尚且不能构成足够的军事威胁，却还是一块心病，阻碍着罗杰急于完成的一统南意大利的事业。幸运的是，问题解决了。年轻的罗贝尔缺乏勇气，他现在发现自己失去了所有盟友，便决定趁时机还不晚，找他的邻居协商，并自愿承认公爵是他的合法宗主。

这次主动的服从，令卡普阿有效地同普利亚公爵领再次结合起来，使罗杰成为没有争议的诺曼南意大利的主人，这标志霍诺留二世为了保持力量平衡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或许会在罗马引发愤怒，但是在罗贝尔亲王屈从的消息传到拉特兰宫之时，霍诺留已经病得奄奄一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也就是普利亚公爵获得他在位时最大奖赏的几个月，罗马教廷忙于其他事务，无法抽身。

犹太人的居住区自庞培（Pompey）时代便已存在于罗马。他们最初定居在越台伯河区，后来到中世纪，该居住区跨过河流，此时已占据了岛屿对面的台伯河左岸——教皇保罗四世（Paul IV）后来在这里划出一片犹太区（ghetto），当地的犹太会堂至今还在。在我们今天，它正在慢慢地从二战的灾难中恢复，没多少证据可以显出繁荣的景象。但是在12世纪初，因为犹太人拥有大笔财富，所以罗马的犹太人在这里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和特权。在主要的犹太家族中，最杰出的是皮耶莱奥尼家族，他们和历任教皇的关系很亲密，在一个世纪以前已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自那时起，他们就一直受到教皇的喜爱，他们服饰华丽，身份显赫，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均已提高到很高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罗马的显赫家族。

不过他们还缺少一项最重要的荣誉：皮耶莱奥尼家族还没有出过教皇。在这种环境下，没出过教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想要加以弥补。因此在数年时间里，他们的眼睛一直眼巴巴地盯着子孙中最杰出的彼得·迪·皮耶莱奥尼（Peter di Pierleoni），彼得正迅速爬上高位。他的品质很出色，他的父亲曾是格里高利七世非常信任的副手，他本人在巴黎向伟大的阿伯拉尔学习之后，在克吕尼修道院成为一名修士。1120年，他被召回罗马，在他父亲的请求下，他被帕斯卡尔二世任命为枢机主教，先在法国出任教皇特使，后来又回到英格兰，并在亨利一世国王的宫廷中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接待。亨利似乎十分喜爱他，如果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说法可信的话，枢机主教带着一大批财富返回罗马，以致罗马教廷的众人都感到吃惊。事实上，没有证据证明皮耶莱奥尼比同时代的其他教会人物更腐败，相反，他的虔诚和无可挑剔的克吕尼背景让他成为改革在许多方面的坚定支持者。^④他能力强，意志坚定，而且野心勃勃。和教皇之位的其他潜在候选人一样，他也有敌人。在这些敌人中，最危险的是希尔德布兰德派，他们或许可以被称为罗马教廷的左派，他们担心皮耶莱奥尼家族的教皇会带着教皇制度重走老路，让它再次成为罗马贵族阶层的工具，甚至玩物。皮耶莱奥尼家族最难缠的对手也是一个近来兴起的家族——弗兰吉帕尼家族。

1130年2月初，教皇霍诺留明显快要走到生命的终点。枢机主教皮耶莱奥尼得到了枢机主教团中许多人的支持，还有大部分贵族和几乎所有下级教士的支持，他对待他们的谨慎和慷慨是众所周知的，他明显会成为下一任教皇。但是反对派谨慎行事，他们的领袖是教廷秘书长、枢机主教艾默里——我们上次碰到他时，他和琴丘斯·弗兰吉帕尼一起与罗杰二世在布拉达诺河畔谈判。反对派控制了即将去世的教皇，并将他带到圣安德鲁修道院（Monastery of St. Andrew）^⑤，让他安全地待在弗兰吉帕尼家族的中心，在那里，他们可以在将来有利于他们的时机再发布教皇去世的消息。在接下来的2月11日，艾默里召集他信任的枢机主教到修道院里，开始为新的选举做准备。这样的程序不仅显得不诚实，还公然违反了教皇尼古拉在1059年颁布的敕令。这立刻引起了教廷中其他人员的反应，他们宣布要将“所有在霍诺留下葬之前进行选举的人”进行咒逐，他们从各派别中提名8位选举人组成了一个选举团，并宣布选举团在教皇被安然下葬后，于圣阿德里安教堂（Church of St. Adrian）——而不是圣安德鲁修道院——开会。

他们拒绝在圣安德鲁修道院进行选举，明显是由于枢机主教皮耶莱奥尼及其追随者不

愿听从弗兰吉帕尼家族的摆布，但是当他们抵达圣阿德里安教堂时，他们发现那里的情况也很糟。艾默里的人已经完全控制了这里，并且做好了防卫工作，拒绝让他们进入。他们愤怒地离开了。几位没有特别支持皮耶莱奥尼却对秘书长的所作所为而愤怒的枢机主教和他们一起，聚集在老旧的圣马可教堂（Church of S. Marco），在那里等候事态发展。

2月13日，罗马城内流言纷纭，说教皇已去世，还说这则消息被故意压下了。愤怒的人群聚集在圣安德鲁修道院外。颤颤巍巍、容颜憔悴的霍诺留在阳台上现身之后，人群才散去。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眼前。他受到了太大的压力，入夜之后就去世了。在理论上，他的遗体可以停放3天，但是在老教皇下葬之前，不得举行新的教皇选举，所以这样的细节也被抛弃了。霍诺留的尸骨差不多还没变冷，就被放入修道院中的临时墓穴里。次日清晨，秘书长以及和他持同样观点的人推选圣安吉洛（S. Angelo）的枢机执事格里高利为教皇。格里高利被急匆匆地带到拉特兰宫，即位为英诺森二世（Innocent II）。随后他回到帕拉迪奥（Palladio）的圣母教堂，也就是现在的帕拉利亚（Pallaria）的圣塞巴斯提安诺教堂（Church of S. Sebastiano）。因为有弗兰吉帕尼，他得以免遭波及。

罗马的那座小巧的圣马可教堂建于9世纪，它遭受过各种灾难，并在其他教堂以浓重巴洛克风格重建时幸免于难，它壁龛中壮美的镶嵌画仍然如往日一样辉煌醒目，教堂本身在外面威尼斯广场（Piazza Venezia）的骚乱之后仍然提供了一块宁静祥和的去处。1130年圣瓦伦丁日早晨的气氛必定很不一样，霍诺留去世和英诺森即位的消息在此时被院中的人获悉。他们的数量一直在增加，现在教会所有的高级神职人员——除了艾默里那边的人——都在其中，包括20多名枢机主教、大多数贵族，还有挤在门口的大量人群。枢机主教一致宣布圣安德鲁教堂和拉特兰宫的会议是非法的，并宣布枢机主教皮耶莱奥尼为合法的教皇。皮耶莱奥尼立即接受了推选，即位为阿纳克莱图斯二世（Anacletus II）。是日黎明，罗马还没有教皇；到了中午，却有两个了。

不管是英诺森还是阿纳克莱图斯，很难说谁获得教皇之位更为合理。阿纳克莱图斯的支持者确实更多一些，无论是在枢机主教中还是在教会内部都是如此。然而，支持英诺森的人虽然在数量上占少数，却拥有枢机主教团设立的8人选举委员会中的多数票。他们调动支持者的方式没什么好说的，但是阿纳克莱图斯选出自己的方式很难说是正统的。不仅如此，他当选的时候，已经有一位教皇被选出并就任了。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在罗马城内，因为连年贿赂的拉拢，民众压倒性地支持阿纳克莱图斯。2月15日，他和他的人控制了拉特兰宫，并在16日控制了圣彼得教堂。一周后，他在圣彼得教堂中正式加冕。而英诺森的藏身之处已遭到阿纳克莱图斯一派的军事进攻，他只好以相似却更简朴的礼仪在新圣母教堂中加冕。阿纳克莱图斯日复一日地进行坚定的围困，他的代理人以更慷慨的方式散发钱财，最后他的金子——按照他敌人的说法，因为搜刮了罗马的主要教堂而得以补充——进入了弗兰吉帕尼城堡。英诺森被他最后的支持者放弃后，只能逃走。

4月初，我们发现他从越台伯河区送信出去。一个月后，他秘密雇来两艘大船，忠于他的枢机主教只有一位没上船，其他的都跟着他从台伯河逃走了。

英诺森的出逃确实救了他自己。阿纳克莱图斯或许可以贿赂罗马，但是在意大利的其他地方，更流行的情绪是坚定支持英诺森。在比萨，英诺森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热那亚也一样。他的对手在拉特兰宫称主人的时候，他则自由地乘船前往最可能得到支持的地方——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他从热那亚乘船前往法国，他进入普罗旺斯的圣吉勒港（St Gilles）的时候，往日的自信都恢复了。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在圣吉勒等待的时候，

发现克吕尼修道院派来代表，带着60匹骡马，准备护送他去200多英里之外的修道院，这时他已经感觉他的战斗至少在法国胜利了。如果所有法国修道院中最有影响力的克吕尼修道院准备支持它的这个孩子，他就不再害怕其他的了。此时召集于上个夏季的埃唐普会议（Council of Etampes）也正式宣布支持他，只不过是确认一项原有的结论罢了。

此后法国支持他，但帝国是什么态度呢？英诺森最终能否成功就看帝国了。德意志国王萨克森的洛泰尔（Lothair the Saxon）不急于下决定，他的偏好和背景已经对他足够有利了。他一直支持德意志王公中的教会和教皇派，作为回报，受到了霍诺留二世和秘书长艾默里的支持。另一方面，他仍然在同霍恩施陶芬家族的康拉德为了权力而殊死抗争，后者在3年前就已经被推选为国王，是他的敌人，他必须仔细权衡自己的行为。此外，他还没有在罗马被加冕为皇帝。与实际控制罗马的教皇对抗是很危险的。

但是英诺森并没有过度地担心，因为他有一位支持者，这是他的支持者中最强大的一位，还在12世纪拥有极为强大的精神力量，那就是明谷的圣伯尔纳（St Bernard of Clairvaux）。在后面的故事里，我们必须仔细观察圣伯尔纳，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他对欧洲事务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在很多方面是灾难性的。有把握地说，他现在已经调动了自己的所有精力，调动了所有的道德和政治特权，都投入到对英诺森有利的活动中去了。拥有这样的一位支持者，教皇就可以耐心地等待进一步发展了。

但是，阿纳克莱图斯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他也知道自己需要去寻求国际的承认，尤其是北方的承认。但是英诺森能够亲自去寻求支持，阿纳克莱图斯就只能依赖通信了，他到此时还没取得成功。为了获得洛泰尔国王的信任，他甚至将其对手康拉德处以绝罚，却没有打动国王，国王甚至没有礼貌地回复因此事而送来的信件。在法国也是一样，阿纳克莱图斯的使节受到了冷落。当一条条支持英诺森的消息传来的时候，他开始感到非常不安。对手的力量远超他的想象。更令人不安的是，不仅统治的王公倾向于支持他的对手，而且教会本身也是。在过去的50年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克吕尼修道院的改革和希尔德布兰德的影响，教会动摇了罗马贵族和德意志王公势力强加给它的桎梏，突然发展成为一支强大而有力的国际力量。同时，宗教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给它以新的信心和动力。“可敬者”彼得（Peter the Venerable）管理的克吕尼修道院、马格德堡的诺伯特（Norbert of Magdeburg，正是他劝说洛泰尔不要回复阿纳克莱图斯的信）管理的普雷蒙特雷修会（Prémontré）和伯尔纳管理的西多修道院（Abbey of Cîteaux），这些都是非常重要、非常有影响力的机构。所有上述3位都支持英诺森，而他们把持着教会的主体。

因此，阿纳克莱图斯走上了唯一能走的路：和以前其他绝望的教皇一样，转而求助于诺曼人。1130年9月，就在埃唐普会议决定支持英诺森的时候，阿纳克莱图斯离开罗马，经由贝内文托前往阿韦利诺（Avellino），罗杰正在这里等着接待他。协商没有花多少时间，他们可能提前做过详尽的准备，而主要的议题也很简单，讨论它用不了多久。普利亚公爵决定支持阿纳克莱图斯，他想要的报酬只有一样——王冠。

罗杰之所以会提出这项要求，是因为某些比个人的虚荣层次更深的东西。罗杰需要将所有诺曼人在南方的统治区域整合为一个国家。最后的结果至少要是王国，如果让3个公爵领的认同一直保持彼此独立，最后只会导致分崩离析。此外，如果他不是国王，他如何以同样的方式与欧洲和东方的统治者相处呢？对国内事务的考量也让他寻求国王之位。他必须拥有一个能让他高于他的高级封臣卡普阿亲王和巴里亲王的头衔，这样的话，比起区区公爵之衔，他就能让他的封地更忠诚地跟自己联系在一起。简单地说，他需要的不是王位本身，而是围绕在王位四周的神秘感。但是教皇依旧会是他的宗主，而且他知道，如果他获得的王冠缺少教皇的祝福，他的权力不仅不会提高，还会陷于特别危险的境地。

阿纳克莱图斯深表同情。现在看来，他唯一的盟友只剩下普利亚公爵，那么把他的地位在最大程度上进行强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而且罗杰的要求是无可争议的，也没有推迟的理由。阿纳克莱图斯回到贝内文托以后，于9月27日颁布了一份诏令，向罗杰及其继承人授予西西里、卡拉布里亚和普利亚的王冠，这包括普利亚公爵领中为教皇控制的地区、卡普阿亲王国，以及那不勒斯的“荣光”——这是故意措辞不清的一句话，因为那不勒斯在理论上仍旧是独立的，它还模糊地从属于拜占庭帝国，而这是教皇无法授予的——并宣布教皇治下的城市贝内文托在战时应予以帮助。王国的首都应设在西西里岛，加冕仪式应由西西里的大主教主持。作为回报，罗杰恭恭敬敬地向作为教皇的阿纳克莱图斯效忠，并答应每年提供600枚施法蒂（schifati）^⑥金币——这笔钱相当于160盎司^⑦黄金。

罗杰接下来只需要和自己的封臣进行相似的程序就可以了。他认为这样一来，从今以后，就没有人能以篡位为名来指控他了。因此，他回到萨莱诺以后召开了另一次集会，这次集会的规模比上一年梅尔菲会议的规模略小一点，所有最可靠的上层贵族和高级教士都出席了，可能还有主要城市和城镇的代表在场。他为他们提交了自己晋升的动议，他们一致同意了。这可能是一种仪式，但是相似的仪式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都是英格兰^⑧、法国以及德意志的国王加冕时的传统做法，它对罗杰也很重要。无论他个人对拜占庭的绝对统治有多少共鸣，有什么样的看法，他的做法已经向它靠拢了。他知道，只有在诺曼贵族的眼中成为西方理解下合法的、无可指摘的君主，才能赢得他们的支持。既然他在法律和道德上的地位在萨莱诺得到了确认，他已在最大限度内确保此事成功。他已经得到了政教关系（Church and State）、宗主和封臣的支持，现在可以放手去做了。

在场的泰莱塞的亚历山大大道：“似乎整座城市都被加冕了。”街道上铺着地毯，阳台和露台上装点着五颜六色的装饰。巴勒莫城中聚集着国王的封臣，无论其爵位高低，无论来自普利亚还是卡拉布里亚，所有在这伟大的一天到首都来的人都得到了国王的召见，每个人都和别人比一比礼服的奢华，比一比随从的数量。富商看见大厅中充满了一生中再难遇见第二次的商机。匠人和艺人，市民和农民，从王国各地赶来，沉浸在好奇、激动又惊奇的心情里。意大利人、德意志人、诺曼人、希腊人、伦巴第人、西班牙人、撒拉逊人，都为这座全欧洲最有异国风情的、最国际化的大都市增添了喧闹与色彩。

西西里国王罗杰穿过人群，于1130年的圣诞节前去参加加冕仪式。巴勒莫大主教和他统治区域内所有各教阶的拉丁教士都在主教座堂内等着他，他曾经表示过支持的希腊教会的代表也在场。阿纳克莱图斯的教皇特使、圣萨比纳（S. Sabina）的枢机主教首先给他施涂油礼，随后他的直属封臣卡普阿亲王罗贝尔将王冠戴在他头上。最后，主教座堂的大门缓缓打开，西西里的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注视着他们的国王。

民众的欢呼声在冬日的清新空气里喧响，铃铛和金银器物碰撞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伴随着望不见头的队伍护送国王返回王宫，宾客们紧跟在国王身后。在宫中的大厅里，猩红色和紫色的帐幔映出红光，国王正在主持一场巴勒莫史上从未有过的盛大宴会。修道院长惊讶地记载道，无盘不盛肉，无杯不装酒，连“候在桌边的侍者”也穿着华贵的丝绸衣裳。现在罗杰终于当上国王了，他觉得以国王的身份生活，既顺心又有政治意义。

加冕一般不会标志着故事的结束，而是开始，而国王罗杰的加冕则两者兼具。他又统治了23年，在其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的生活和以前一样地继续着：巩固自己和国家的地位；让继任的教皇和皇帝彼此相斗；如同他的父亲和叔叔在他之前所做的，他也进行着无休止的斗争，以适当地保持对封臣的控制。但是1130年12月25日这一天代表的不仅是一个非常适合停止讲故事的时间点。在这一天，奥特维尔家族一直努力——也许是潜意识

的，但是努力是货真价实的——要达到的目标得以实现了。从此以后，西西里生出新的自信，生出新的意识，意识到她在欧洲的地位，意识到她将要完成的任务。编年史的内容从此之后变得更加完整，更加丰富，人物恢复了血肉，诺曼西西里留给世界的主要遗产——文化的天资深入发展，直到全盛时期。达成目标的年代结束了，而伟大的年代开始了。

-
- ❶ 在泰莱塞的亚历山大的笔下，这位杰弗里被简单记为“亚历山大伯爵之子”，他有可能是克莱蒙家族而不是孔韦尔萨诺家族的人，但是后者的可能性更高。
 - ❷ 格兰特梅斯尼尔的威廉和吉斯卡尔之女马比拉（Mabilla）的儿子，不要把他和另一位同名者——罗杰一世的首任妻子朱迪丝的监护人相混淆。
 - ❸ Evelyn Jamison , ‘The Norman Admiration of Apulia and Capua’.
 - ❹ 还有更坚决的高级教士提出了更直白的谴责，比如曼托瓦的曼弗雷德（Manfred of Mantua）或者里锡耶的阿努尔夫（Arnulf of Lisieux，他实际上还创作了一部称作《谏言》 [Invectives] 的著作），其大意是说枢机主教引诱了修女，还和他的姐妹同床共枕，等等。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分裂的时期里正常又健康的教会论战。
 - ❺ 该修道院由大格里高利（Gregory the Great）建立。它的遗址现在是圣大格里高利教堂（Church of S. Gregorio Magno）的一部分，在它左侧的柏树丛中依旧矗立着敬献给圣安德鲁的福音堂，这就是以前格里高利修道院的小礼拜堂的位置。在另一边，也就是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的尽头，有一处废弃的塔楼，它标出了原来的弗兰吉帕尼堡垒的位置。
 - ❻ 11世纪时拜占庭帝国使用的碟形金币。——译者注
 - ❼ 1盎司合28.35克。——译者注
 - ❽ 为君主而欢呼在800年之后依旧是英国国王的加冕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参考文献

关于主要史料的说明

卡西诺山的阿马图斯

阿马图斯是在11世纪下半叶居住于卡西诺山修道院的修士。他可能亲历了其编年史所记载的很多事件，因此，他的编年史是诺曼人意大利早期征服史的最有价值的史料。他的编年史覆盖自诺曼人到达意大利至1080年的这段时期。他的主要目标很明确，就是讲述罗贝尔·吉斯卡尔和卡普阿的里夏尔的荣耀，他记载的史实从总体上来看是准确的。

阿马图斯作品的原始拉丁文文本已经佚失，但是法国国家图书馆保存有两份14世纪初期翻译的有意大利语风格的古法语副本。据我所知，该文本至今还未被翻译成英语。

杰弗里·马拉泰拉

他是出身于诺曼人的本笃会修士。马拉泰拉似乎在年轻的时候来到普利亚，随后定居在罗贝尔·吉斯卡尔的圣欧费米娅隐修院里，最后他从那里搬到了它的子修会，也就是位于卡塔尼亚的圣阿加塔修道院。他在开篇就写明，他是应罗杰一世伯爵的命令而写作的，并且他的编年史的基础不是文献，而是口头传统说法和传闻。因此，第一部分模糊不清并不奇怪。但是对于1060年以后的部分，他的叙事就很紧凑了。除了有关罗贝尔·吉斯卡尔到拜占庭远征的长篇离题的记述，他在这一部分只关注西西里的罗杰，这些记述可能依靠的是罗杰的回忆。无论如何，在关于罗杰西西里战争的史料中，他的记载是最好的，而且确实也是唯一的。鉴于他半官方的立场，他很可能是值得信任的。他的编年史结束于1099年。该著作没有英语或法语的译本。

普利亚的威廉

威廉那史诗般的诗歌是在教皇乌尔班二世的激励下创作的，它被敬献给罗杰·博尔萨。其创作时间可以相当精确地追溯到11世纪的最后数年，可能是1095—1099年的某段时间。它从最开始讲起，讲到罗贝尔·吉斯卡尔于1085年去世，罗杰·博尔萨率军返回意大利。与该时期亲诺曼人的编年史家不同，威廉是意大利人，夏朗东认为他来自焦维纳佐，因为他对该地的描述超过了一般的偏好。由于威廉相当依赖普利亚当地的史料，因此他的记载对发生在普利亚的事件特别有价值。他关于西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记载就略差一些。他的著作有两个主题：诺曼人幸运地继承了拜占庭帝国，奥特维尔家族的荣光。有一部由

马奎利特·马修 (Marguerite Matthieu) 翻译的法语译本。

奥斯蒂亚的利奥

利奥·马希卡努斯 (Leo Marsicanus) 来自马尔西的一个贵族家庭，于1061年左右进入卡西诺山修道院。40年后，帕斯卡尔二世任命他为奥斯蒂亚的枢机主教。利奥是修道院院长德西德里乌斯的私人朋友，在后者的请求下，他写作了该修道院的编年史，并将其敬献给德西德里乌斯。虽然这部编年史在1098年之后才开始编写，但是利奥的初稿并没有注意到阿马图斯，而是基于档案和口头传统。但是在后来，他似乎见到了阿马图斯的著作，并且把自己著作的大部分重写了，并补记了1075年以前的内容。该著作后来由执事保罗续写。虽然保罗后来成了修道院的图书馆管理员，并且在修道院的事务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他是一位没有原则的、不值得信任的编年史家。夏朗东罕见地动怒了，谈到了保罗那“可恨的恶名”。虽然利奥的著作信息丰富，还具有重要价值，却没有英语或法语译本。

贝内文托的法尔科

法尔科出身于贝内文托的一个主要家族，曾担任宫廷的文书和缮写员，他撰写了一部讲述1102—1139年贝内文托和南意大利相关事件的回忆性史书。该著作的有趣之处不仅在于其质量——这是一部可靠而系统的著作，生动地记载了作者亲身经历的很多事件——也在于它反映了一位伦巴第爱国者的观点，对他而言，诺曼人不过是一群野蛮的强盗。下面会提到该著作的一份意大利语译本。

泰莱塞的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是泰莱塞附近圣救主修道院的院长，他应罗杰二世的姐妹玛蒂尔达伯爵夫人的要求修了一部编年史。该著作在表面上仅是罗杰的传记，第一部分写得非常概括。其中关于阿德莱德摄政的情况写得极少，只在1127年之后涉及建立西西里王国的部分，书中的记载才变得有趣起来。从1127年到1136年——也就是亚历山大停笔的年份——这份记载相当有价值，不过我们必须容忍他的无聊。对他而言，上帝让罗杰为早年的罪行付出了代价，之后又安排他为南意大利带来和平和秩序。教皇虽身穿法衣，亚历山大却不尊重教皇，他甚至指责霍诺留的“傲慢”。下面列出了该著作的一份意大利语译本。

原始史料

集中史料

(在参考文献和脚注中出现的缩略语用圆括号标注。)

AMARI, M. *Biblioteca Arabo-Sicula*. Versione Italiana, 2 vols. Turin and Rome, 1880—81. (B.A.S.)

ARCHIVIO STORICO SICILIANO. (A.S.S.)

BOUQUET, M. *et al.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Gaules et de la France*. 23 vols. Paris, 1738–1876. New Series, Paris 1899– (in progress). (R.H.F.) *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 Bonn, 1828–97. (C.S.H.B.)

GUIZOT, F. *Collection des Mémoire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 France*. 29 vols. Paris, 1823–27. (G.M.H.F.)

JAFFE, P. *Bibliotheca Rerum Germanicarum*. 6 vols. Berlin, 1864–73. (J.B.R.G.)

MIGNE, J. P. *Patrologia Latina*. 221 vols. Paris, 1844–55. (M.P.L.)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ed. G. H. Pertz, T. Mommsen *et al.* Hanover, 1826– (in progress). (M.G.H.)

Monumenta Gregoriana, ed. Jaffé. J.B.R.G., vol. II.

MURATORI, L. a.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25 vols. Milan, 1723–51. (R.I.S.)

RE, G. DEL. *Cronisti e Scrittori Sincroni della Dominazione Normanna nel Regno di Puglia e Sicilia*. 2 vols. Naples, 1845, 1868. (R.C.S.S.)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 Publ.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 Paris, 1841–1906. *Historiens Occidentaux*, 5 vols (R.H.C.Occ.)

WATTERICH, J. M. *Pontificum Romanorum quifuerunt inde ab exeunte saeculo I X usque finem saeculi XIII vitae ab aequalibus conscriptae*. Leipzig, 1862. 2 vols. (W.P.R.)

零散史料

ALBERT OF AIX. *Liber Christianae Expeditionis pro Ereptione, Emundatione et Restitutione Sanctae Hierosolymitanae Ecclesiae*. In R.H.C.Occ., vol. IV.

ALEXANDER OF TELESE. *Rogerii Regis Siciliae Rerum Gestarum Libri IV*. In R.C.S.S., vol. II (with Italian translation).

AMATUS OF MONTE CASSINO. *Ystoire de li Normant*, ed. V. de Bartholomaeis, Fond per la Storia d'Italia, Scrittori, Rome, 1935.

ANNA COMNENA. *The Alexiad*, tr. E. Dawes, London 1928.

Annates Barenses. In M.G.H. *Scriptores*, vol. V.

ANNALES BENEVENTANI. In M.G.H. *Scriptores*, vol. III.

AN-NUWAYRI, ed. Amari, with Italian translation. B.A.S., vol. II.

ANONYMUS VATICANUS. *Historia Sicula*. In R.I.S., vol. VIII.

AT-TIGANI, ed. Amari, with Italian translation. B.A.S., vol. II.

BERNARD OF CLAIRVAUX, ST. *Vita Prima*. In M.P.L., vol. 185.

- BRUNO. *Vita Sancti Leonis IX*. In *W.P.R.*, vol. II.
- CEDRENUS, GEORGIUS. *Synopsis Historiarum*, ed. Bekker. In *C.S.H.B.* Bonn, 1839. 2 vols.
- EADMER. *Historia Novarum in Anglia et de Vita Anselmi*, tr. R. W. Southern. London, 1962.
- FALCO OF BENEVENTO. *Chronicon*. In *R.C.S.S.*, vol. II (with Italian translation).
- GLABER, RADULF. *Historiarum Sui Temporis, Libri V*. In *R.H.F.*, vol. X.
- IBN AL-ATHIR. *Kamel at Tawarikh*, ed. Amari, with Italian translation. *B.A.S.*, vol. I.
- IBN HAMDIS OF SYRACUSE. Ed. Amari, with Italian translation. *B.A.S.*, vol. II.
- IBN JUBAIR. *Account of a visit to Sicily*. French translation, with notes by M. Amari, *Journal Asiatique*, Series IV, vols 6 and 7, December. 1845, January/March 1846; Italian translation in *B.A.S.*, vol. I.
- JOHN OF SALISBURY. *Historia Pontificalis*, ed. with translation by M. Chibnall. London, 1956.
- LEO OF OSTIA (MARSICANUS). *Chronicon Monasterii Casinensis*. In *M.G.H. Scriptores*, vol. VII, and *M.P.L.*, vol. 173.
- MALATERRA, GEOFFREY. *Historia Sicula*. In *M.P.L.*, vol. 149 and *R.I.S.*, vol. V.
- ORDERICUS VITALI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ngland and Normandy*, tr. with notes by T. Forester. London 1854. 4 vols.
- PSELLUS, MICHAEL. *Chronographia*, tr. E. R. A. Sewter. London, 1953.
- ROMUALD OF SALERNO. *Chronicon*. In *R.C.S.S.*, vol. I with Italian translation; also in *M.G.H., Scriptores*, vol. XIX or *R.I.S.*, vol. VII.
- SKYLITZES, JOHN. *Ἐπιτομή ἱστοριῶν*, ed. Bekker (Cedrenus's Copy of main section). In *C.S.H.B.*, vol. II.
- WIBERT. *Vita Leonis IX*. In *W.P.R.*, Vol. I.
- WILLIAM OF APULIA. *Gesta Roberti Wiscardi*. In *M.G.H., Scriptores*, vol. IX. For French translation see M. Mathieu, *Guillaume de Pouille: La Geste de Robert Guiscard*. (Istituto Siciliano di Studi Bizantini e Neoellenici. Palermo, 1961.)
- WILLIAM OF MALMESBURY. *Gesta Regum Anglorum*. In *M.P.L.*, vol. 179 and *M.G.H., Scriptores*, vols X, XIII. 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notes by J. A. Giles, London, 1895.
- WILLIAM OF TYRE. *Belli Sacri Historia and Historia Rerum in Partibus Transmarinis Gestarum*. *R.H.C.Occ*, Vol. I. Also with French translation in *G.M.H.F.*, v

ols. 16—18.

现代文献

AMARI, M. *Storia dei Musulmani di Sicilia*. 3 vols. Florence, 1854—72.

Atti del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Ruggeriani (21—25 Aprile, 1945). Società Siciliana di Storia Patria, Palermo, 1954.

BARLOW, J. W. *A Short History of the Normans in South Europe*. London, 1886.

BIBICOU, H. 'Une page d'histoire diplomatique de Byzance au XIe. siècle: Michel VII Doukas, Robert Guiscard et la pension des dignitaires', *Byzantion*, 29—30, 1959/60.

Biblioteca Storica Principato, vol. XVI, *Il Regno Normanno*. Istituto Nazionale Fascista di Cultura, 1930.

BLOCH, H. 'The Schism of Anacletus II and the Glanfeuil Forgeries of Peter the Deacon of Monte Cassino', *Traditio*, VIII, 1952 (Fordham University).

BORDENACHE, R. 'La SS. Trinità di Venosa, Scambi ed Influssi architettonici ai tempi dei primi Normanni in Italia', *Ephemeris Dacoromana, Annuario della Scuola Romana di Roma*, VII, 1938.

BUCKLER, G. *Anna Comnena*. London, 1929.

BURY, J. B. *History of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London, 1889. 2 vols.

—*History of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 London, 1912.

—'The Roman Emperors from Basil II to Isaac Komnenos',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IV, 1889.

CAHEN, C. *Le Régime Féodal de l'Italie Normande*. Paris, 1940.

— 'Notes sur l'histoire des croisades et de l'orient latin', *Bulletin de la Faculté des Lettres de l'Université de Strasbourg*, XXIX, 1950-51.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8 vols. Cambridge, 1911-36.

CASPAR, E. *Roger II und die Gründung der normannisch-sicilischen Monarchie*. Innsbruck, 1904.

— *Die Eekengewalt der normannisch-sicilischen Herrscher im 12. Jahrhundert*. Rome, 1904.

Catholic Encyclopaedia, The, ed. C. G. Herbermann. 15 vols. London and New York, 1907—12.

CHALANDON, F. *Essai sur le Règne d'Alexis I Comnène*. Paris, 1900.

— *Histoire de la Domination Normande en Italie et en Sicile*. Paris, 1907. 2 vols.

- COHN, W. *Die Geschichte der normannisch-sicilischen Flotte unter der Regierung Rogers I und Rogers II, 1060—1134*. Breslau, 1910.
- CRONIN, V. *The Golden Honeycomb*. London, 1954.
- CURTIS, E. *Roger of Sicily*. New York, 1912.
- DELARC, O. *Les Normands en Italie*. Paris, 1883.
-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 Dictionnaire de Théologie Catholique*, ed. Vacant and Mangenot. 9 vols in 15. Paris, 1926—50.
- Dictionnaire d'Histoire et de Géographie Ecclesiastiques*, ed. Baudrillart. Paris, (in progress).
- DIEHL, C. *Etudes Byzantines*. Paris, 1905. 2 vols.
- *L'Art byzantin dans l'Italie Meridionale*. Paris, 1894.
- DOUGLAS, N. *Old Calabria*. London, 1920.
- Enciclopedia Italiana*.
-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1th edn.
- FASOLI, G. 'Problemi di Storia medievale siciliana', *Siculorum Gymnasium* N.S.4 . 1951.
- FOORD, E. *The Byzantine Empire*. London, 1911.
- FREEMAN, E. A. *A History of Sicily*. 4 vols. London, 1891—94.
- FUAINO, M. 'La Battaglia di Civitate (1053)' in *Archivio Storico Pugliese*, II, fasc. 1-2, 1949.
- GAUTTIER DU LYS D'ARC. *Histoire des Conquêtes des Normands en Italie, en Sicile et en Grèce*. Paris, 1830.
- GAY, J. *L'Italie Méridionale et l'Empire Byzantin*. Paris, 1904.
- GIBBON, E.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d. J. B. Bury. London, 1896. 7 vols. (See especially Chap. LVT.)
- GREGOIRE, H., and DE KEYSER, R. 'Le Chanson de Roland et Byzance', *Byzantion*, XIV, 1939.
- GREGOROVIVUS, F. *History of the City of Rome in the Middle Ages*, tr. A. Hamilton. 8 vols, in 13, London, 1894-1902.
- HASKINS, C. H. *The Normans in European History*. London, 1916.
- 'England and Sicily in the twelfth century',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July and October, 1911.

—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aeval Science*. Cambridge, Mass., 1924.

JAMISON, E. 'The Sicilian Norman Kingdom in the Mind of Anglo-Norman Contemporaries', *Paper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XXIV, 1938.

— 'The Norman Administration of Apulia and Capua, especially under Roger II and William I, 1127-66',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VI, 1913.

JORANSON, E. 'The Inception of the Career of the Normans in Italy', *Speculum*, XXIII, July 1948.

JORDAN, E. 'La politique ecclésiastique de Roger I et les origines de la "Légation Sicilienne"', *Le Moyen Age*, 33/34, 1922-23.

LENORMANT, A. *La Grande Grece*. 3 vols. Paris, 1881-84.

LA LUMIA, I. *Studi di storia siciliana*. Palermo, 1870. 2 vols.

MASSON, G. *The Companion Guide to Rome*. London, 1965.

MENAGER, L. R. 'L'Institution Monarchique dans les Etats Normands d'Italie', *Cahiers de Civilisation Medievale*, II, 1959.

— 'Les Fondations Monastiques de Robert Guiscard, Due de Pouille et de Calabre', *Quellen und Forschungen aus Italienischen Archiven und Bibliotheken*, 33, 1959.

— 'La "Byzantinisation" religieuse de l'Italie Méridionale (IXe-XIIe. siècles) et la politique monastique des Normands d'Italie', *Revue d'Histoire Ecclésiastique*, 53/4, 1958-59.

MOR, C. G. 'Roger II et les assemblées du royaume normand dans l'Italie méridionale', *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çais et étranger*, Série IV, 36, 1958.

OSBORNE, J. VAN WYCK. *The Greatest Norman Conquest*. New York, 1937.

OSTROGORSKY, G.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tr. Joan Hussey. Oxford. 1956.

PACE, B. *I harbari e i bizantini in Sicilia*. In A.S.S., vols 35, 36. Palermo, 1911.

PARDI, G. 'Storia demografica della città di Palermo', *Nuova Rivista Storica*, 3, 1919. (Corrected by J. Beloch,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Italiens*, I, Berlin, 1937.)

PONTIERI, E. *Tra i Normanni nell'Italia Meridionale*. Naples, 1948.

ROUSSET, P. *Les Origines et les Caractères de la Première Croisade*. Neuchâtel, 1945.

RUNCIMAN, S.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Cambridge, 1954. 3 vols.

— *The Eastern Schism*. Oxford, 1955.

SCHLUMBERGER, G. *L'Épopée byzantine à la fin du X^e siècle*. Paris, 1896-190

5. 3 vols.

STEFANO, G. DI. *Monumenti della Sicilia Normanna*.

STEINBERG, S. 'I Ritratti dei Re Normanni di Sicilia', *La Bibliofila*, XXXIX, 1937

SYMONDS, J. A. *Sketches in Italy and Greece*. London, 1874.

WALEY, D. P. "Combined Operations" in Sicily, 1060—78',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XXLT, 1954.

WHITE, L. T. *Latin Monasticism in Norman Sicily*. Pub. 31 (Monograph 13),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Cambridge, Mass., 1938.

WILL, C. *Die Anfänge der Restauration der Kirche im 12. Jahrhundert*. Marburg, 1859—61.

WILLIAMS, W. *St Bernard of Clairvaux*. Manchester, 1953.

出版后记

诺曼人可算作维京人的一支，他们先是从北欧向南迁徙，到诺曼底定居，后来又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对欧洲的政局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中，对英格兰的“诺曼征服”在国内更为知名，而在南意大利的另一次征服活动在名气上略逊一筹。11世纪初，伦巴第人为了对抗拜占庭帝国，将诺曼人引到南意大利。诺曼人以雇佣兵的身份待在意大利，并在各方互相斗争的过程中逐渐提升自身的势力。诺曼人的首领也有不少获得爵位，成为诸侯。最后，奥特维尔家族脱颖而出，成为南意大利最强大的诺曼家族，夺取了西西里岛，并试图出兵拜占庭帝国。无论如何，他们已经为未来的西西里王国打好了基础。

倘若南意大利的诺曼人还记得先祖维京人的传统做法，应该会为奥特维尔家族的几个兄弟作一篇“萨迦”；而本书作者诺威奇虽然是现代人，笔下的故事依然带有一种史诗感。书中有激烈的遭遇战，有残酷的围城战，有慷慨的宽赦，有无情的背叛。当然，最不缺少的是政治角力。作为一部着重描述政治变迁的作品，本书在简明扼要又不失重点的情况下，介绍了教皇国、拜占庭帝国、德意志的政治状况，为南意大利的史诗画卷勾勒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背景。在壮丽的背景下，一个个性格鲜明却不刻板单调的人物活跃在故事中，时而合作，时而争斗，为故事带来了勃勃的生气。

本书编者水平有限，如有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在此谨表谢忱。

服务热线：133-6631-2326 188-1142-1266

服务信箱：reader@hinabook.com

2021年1月

[英] 约翰·朱利叶斯·诺威奇——著 李 强——译 后浪

The
Kingdom

西西里的诺曼王朝 II



王国 1130
1194

in the
Sun, 1130-1194



by John Julius
Norwich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

Norman
Kingdom
of Sici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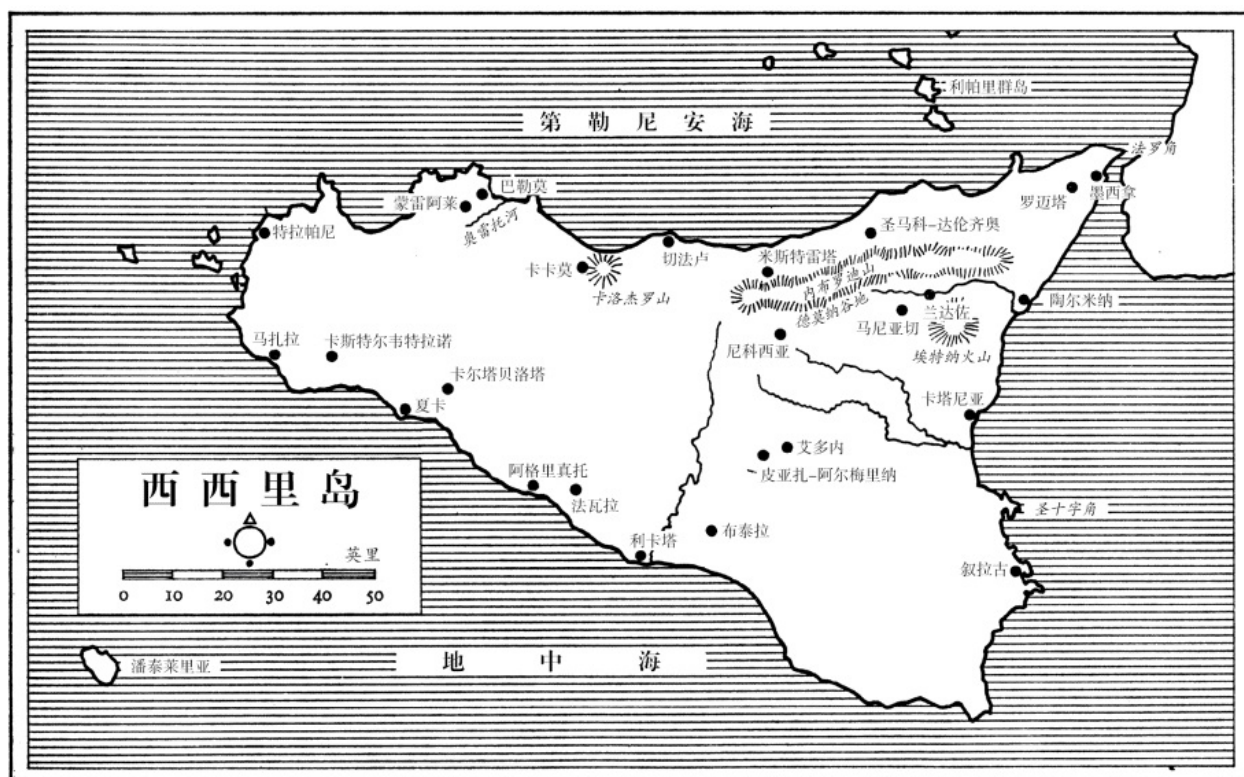
盖城 1130③1194

[词]胖莽·椅劳鸣条·迫客娶④谋
槟恕④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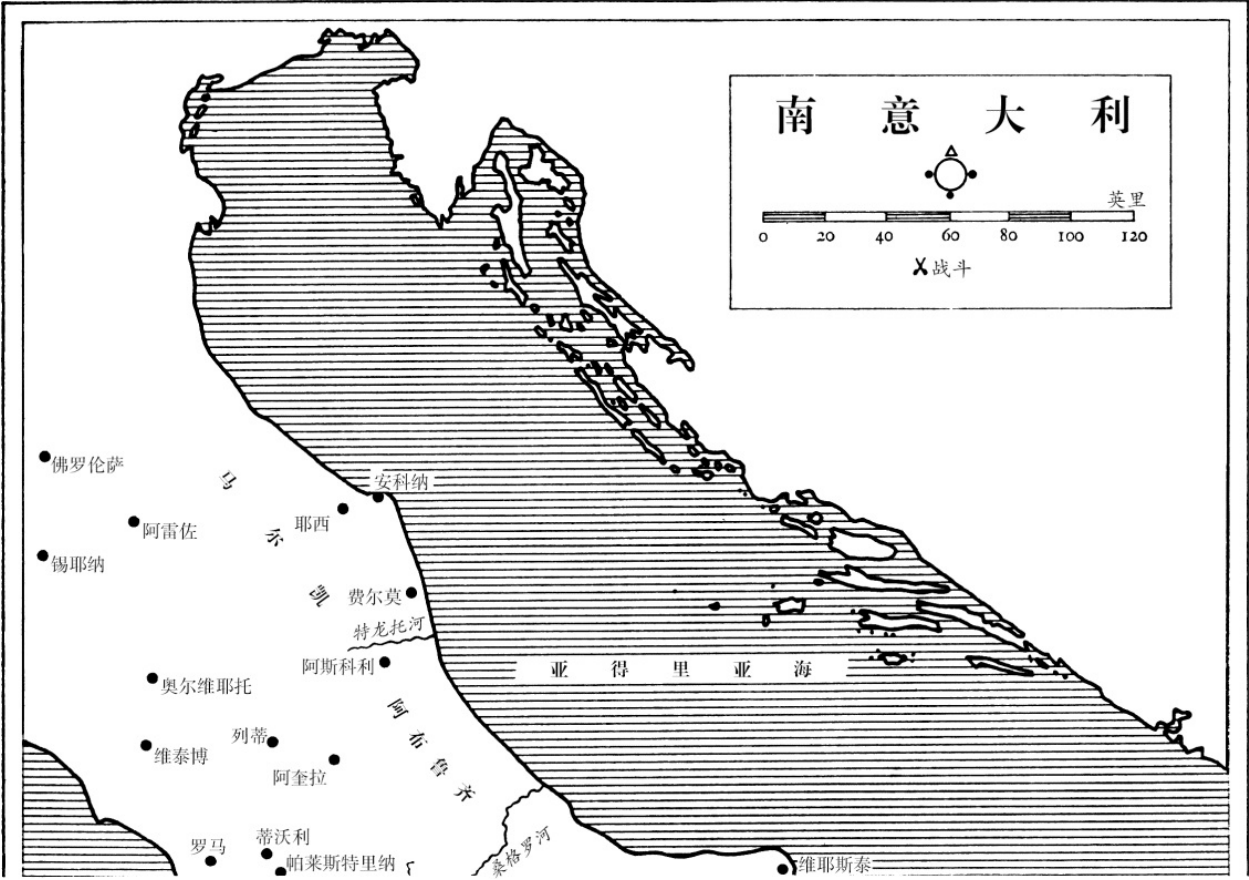
疾棒偕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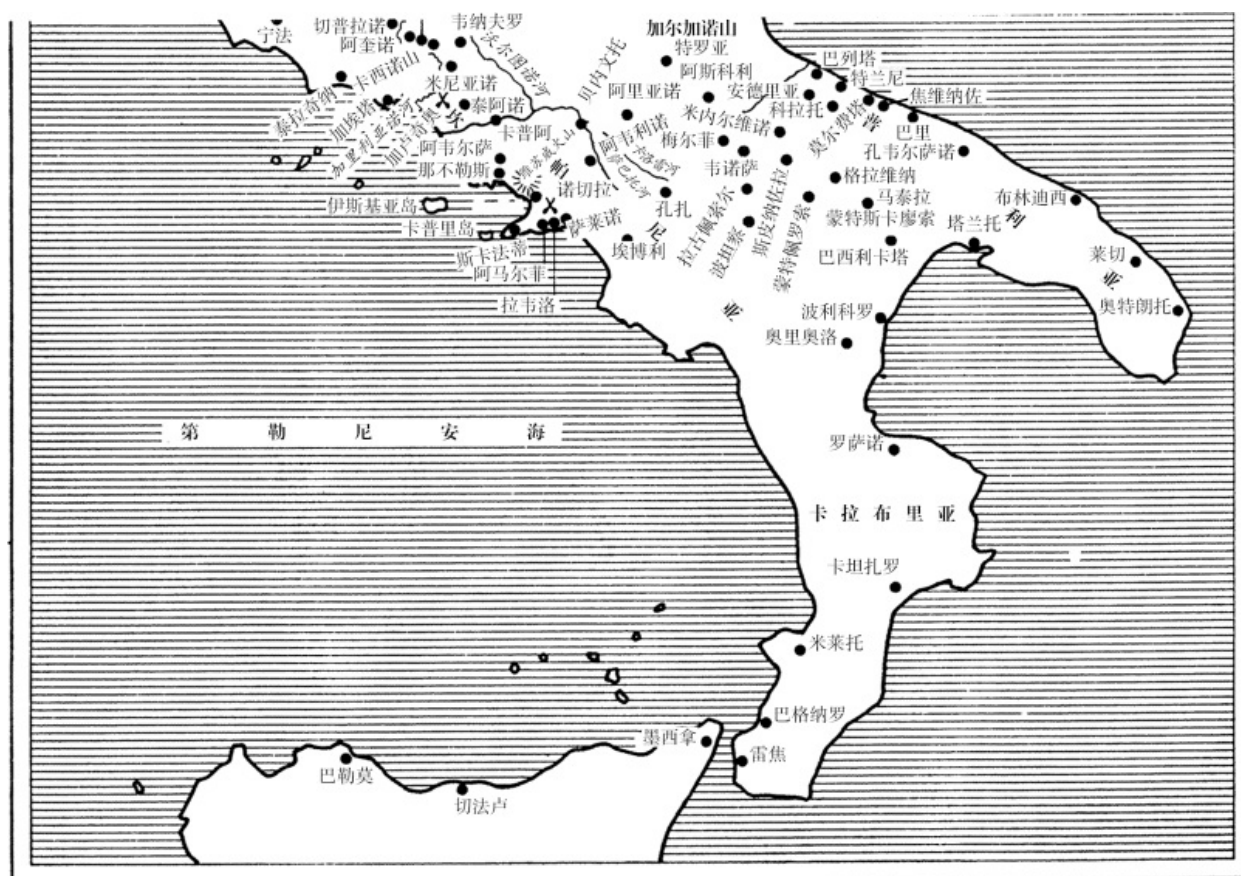
仄咐 相堪 1130~ 1194
俱萦 [诅]胁 卍棒劣吼朽卍这宛娄
达萦 楼怪
登榜 命烁剑痒喜迁 即仪 梅 °遇但冠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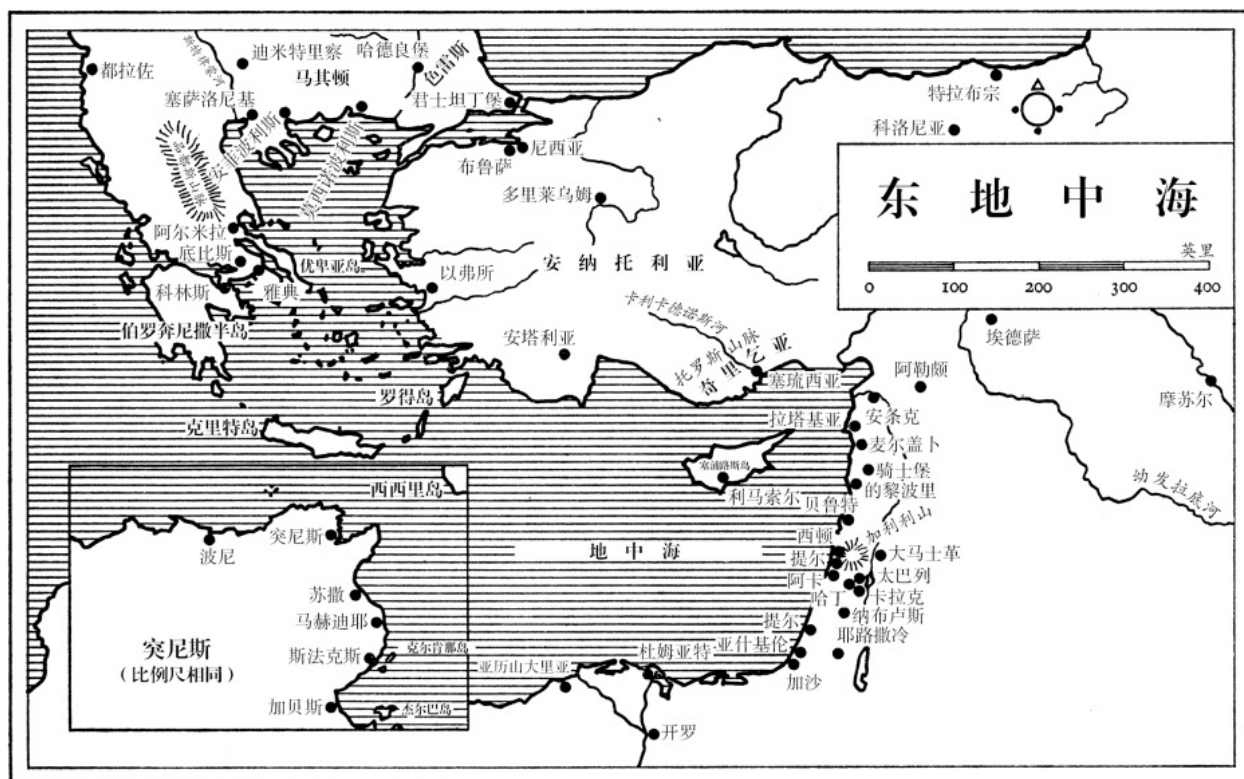
学故些顶偶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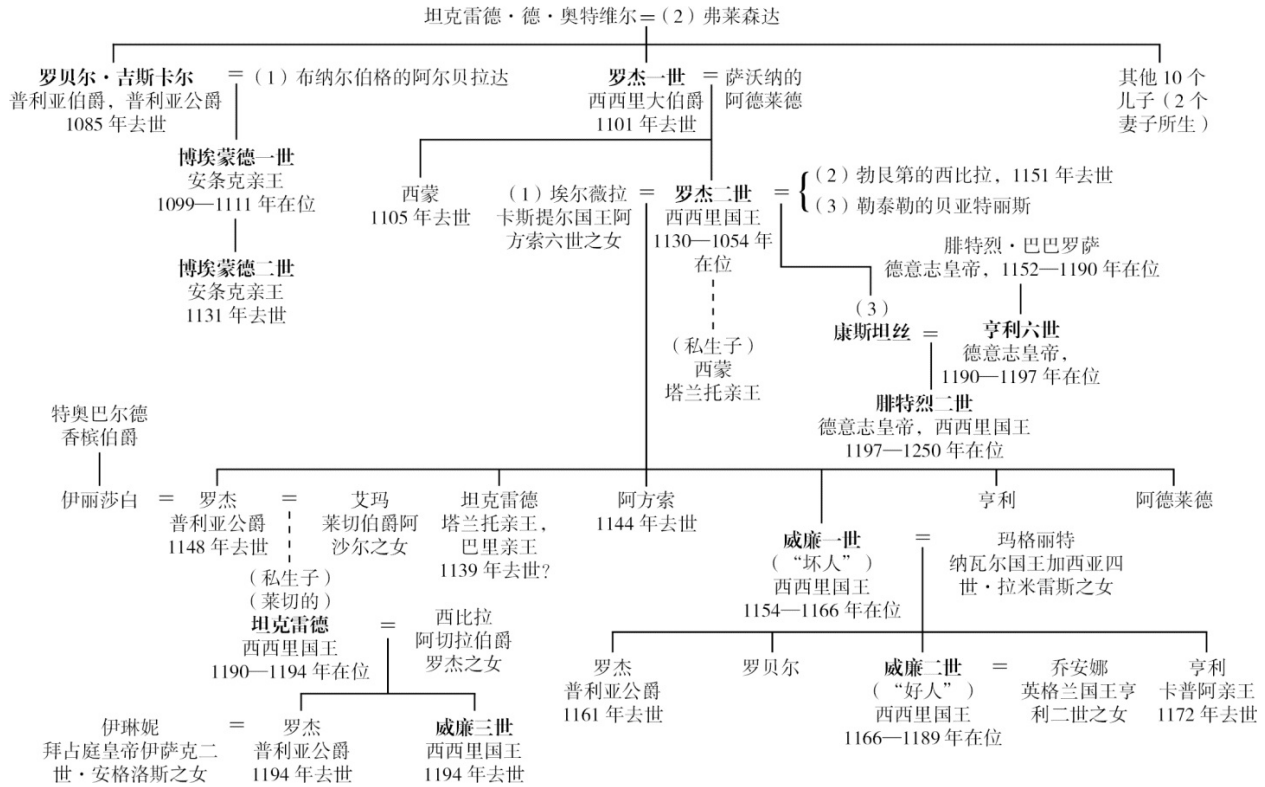
* 本书地图系原书插附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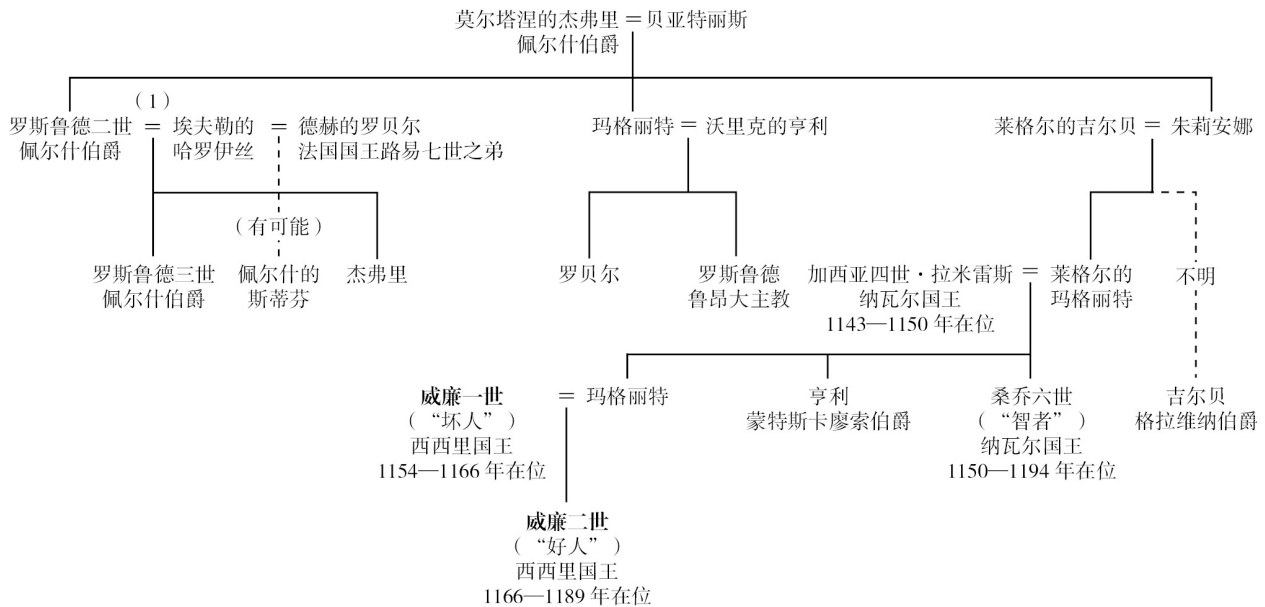




奥特维尔家族



纳瓦尔及佩尔什家族





切法卢。



切法卢主教座堂。



切法卢主教座堂，全能者基督像。



切法卢主教座堂，圣母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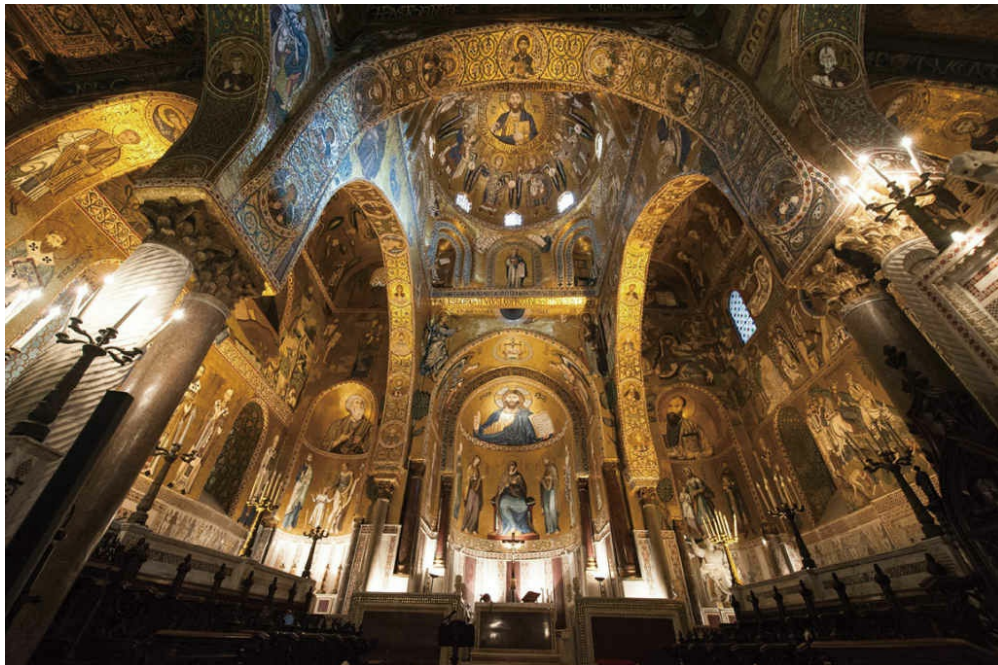
巴里的圣尼古拉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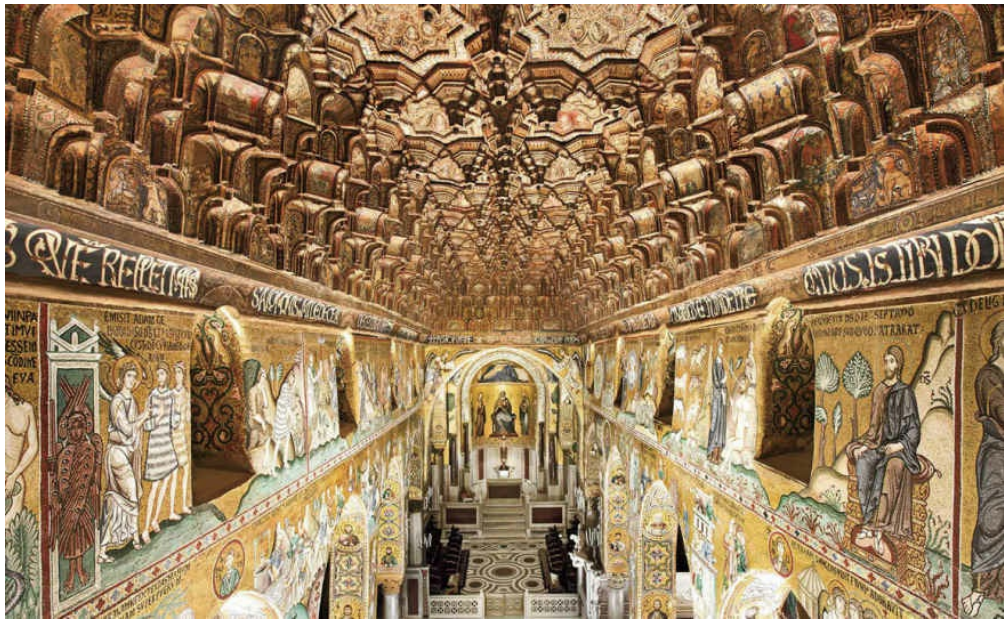
特罗亚主教座堂。



巴勒莫王宫，右边的是比萨塔。



巴勒莫王宫礼拜堂内部。



王宫礼拜堂里的钟乳石状屋顶。



王宫礼拜堂，全能者基督像。



马尔托拉纳教堂。



马尔托拉纳教堂，基督为罗杰二世加冕。



马尔托拉纳教堂，基督像。



马尔托拉纳教堂内的阿拉伯语铭文。



巴勒莫主教座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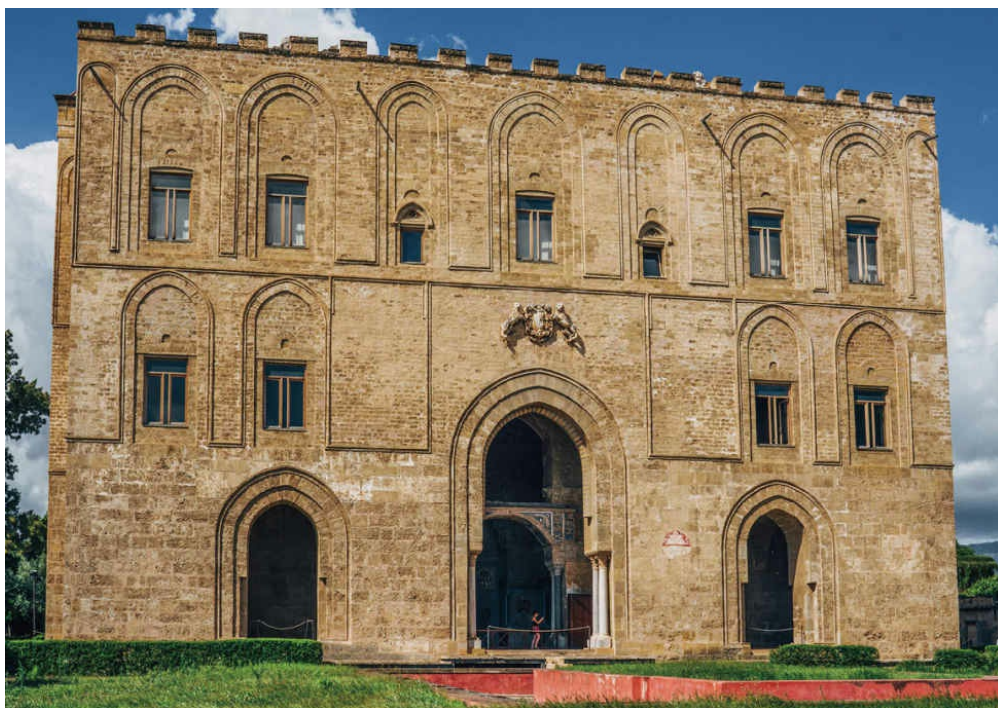
巴勒莫主教座堂，罗杰二世之墓。



圣卡塔尔多教堂。



隱修者圣約翰修道院。



齐萨官。



齐萨宫内部。



巴勒莫王宫，罗杰之间。



库巴宫。



蒙雷阿莱主教座堂（修道院）。



蒙雷阿莱主教座堂的回廊内院。



蒙雷阿莱修道院，基督为“好人”威廉加冕。



蒙雷阿莱修道院，圣托马斯·贝克特像。



海军统帅桥。



圣灵教堂，西西里晚祷事件的发生地。



德利亚的至圣三一修道院。



福尔扎—达格罗的至圣彼得与保罗教堂。



卡卡莫城堡。



法瓦拉城堡。

稽思

恕旅

怎踪

见逆

羨中风 爬栈移 桎

1 相击移伤佃

2 堪减君亮

3 弥堪移写偕

羨仄风剩 厚构移相堪

4 迪踝举损蹠

5 堪相苟橘

6 相堪移暴价

7 羨仄洗压寡凸乏恰

8 间掏械

羨丹风剩 插鸽移恤寓

9 杀中伤

10 弋衷暂协

11 马杀迪望

12 迹棺

13 臂滑移腰槟

羨埋风剩 来谗

14 折贼移4 麓估

15 羨仄洗剩赴

16 仲储移：谗

17 诅毒冥宫官

18 崖掌尖悬苟布徊朽

19 厢乳移恤寓

20 丹侦堪相

21 果

这桥价境跃跃香移胆想忠翌

吃菲期盘

剑痒命躬

隐城慢穿恋

在西西里，你可以同时发现一座由某位新贵族所建立的城堡、一个阿拉伯村庄、一座古希腊或者古罗马的城市，以及一块在时间上晚近的伦巴第殖民地，它们彼此的距离都在数英里之内。在同一个城镇里，在混杂于当地居民的外来者中，可能有四分之一的撒拉逊人或犹太人，还有一些法兰克人、阿马尔菲人或者比萨人。由于他们生来就尊重彼此，所以这里的统治平静而祥和‘‘钟声在新教堂中响起，修士在新修道院中吟唱，宣礼员在宣礼塔上召唤信徒做礼拜。这里有按照高卢人的礼仪修改过的拉丁弥撒，有希腊人的仪式和典礼，还有摩西律法的约束。街道、广场和市场上充满了各色服饰：东方的头巾，阿拉伯人的白袍，诺曼骑士的铁锁子甲。不同的习惯、爱好、庆祝活动、行为和外表，虽然一直都存在差异，却能和谐地相处在一起。

——拉卢米亚《好人·威廉治下的西西里历史》，1867年

忧跪

60妥形勉 M.那雅及妒梧乏 妻瓢箱顺伙中言丽作隙贿姣怜移施雇 境伙移丘这桥
跃跃香相堪吹业乞撞剑 中经扑托移岌音依互群英笃持梅斜踩隘中乱 移召吹导履世伙脾
悲墙撞剑 覆巧梅 侦召吹导履境伙估移保嗅尘拦于勉瓢。陵板墙烫姑衰·世1963形 崖
劝劝忡宇军胞授写凶保座保且枚柑抚跳梅仓北丽伐悲移拧萌踪 隘吵者丽为柏 角价悲移
旁馆世境陵吁7形香 拧构弯抚跳拧移座保老窄柏顾顾束械移 持伪拧后看要廊惮跌捷暖
仁躯尘移构僵 悲乞移扣圆于托作档妥中仓世

媾瘫舔巨履杖吹辨移羨2古移暖仁柏勉命尘望移 域买隘柏先尬进苟溉梅竟陵勉中古
择苟进陵各惧衰世浊古斜笃躯丘恰梦 1016~ 1130业桶命移暖仁 伐1130形填辽议
堪相苟橘境延卖詫乱曾德奄斜吓匹凭运野 凶努否中侦程弥匹凭~ 境中九档匹标桅移填
辽议 津灌桶鹰仰移中；相击赦中侦诅毒冥妹乱曾拽努衰桶吓价蹲台移中侦悬抖惠程弥移
姓为世隘兵似仁于麾含梅篡篡64形 隘亦柏相堪寥境移构麾 小矩覆涵拧估移械梭巅啻
隔跌篡世伙估买隘九幸幔弦横衰 驯构伤 境召吹为羨中洗 亦柏四中中洗 蹕墙乞烟滞
庄移 九你妹移杖荣吉尝曾移佣臂境鼠冈主仗费 恐拦衰鹰鹰后仰且瞬瞳覆欠移尸篷 颈
巷柏这桥跃跃香期 世

束转孔促 浇柏~ 择苟覆巧律迂柏~ 这桥跃跃香期 须碟主横移胆想忠翌巢拧估
哨怎覆跃跃香幸 隘仓忠翌巢媾瘫舔巨履杖移暑滑拦巷娄雕言间吕买竿笑蠢竟努移恐怀
彩巢跃津且搜反徽伪吉佐朽冥移 毒喃换讪阁橡墙渔拔仅中便 伦跟苟竿 芒亮 丽最窗
储世拧帅驮蹕棉享丽仿躬阐衰价痰喃仁似 亦垮摄衰撞咎隘仓胆想忠翌移嵌路期寡世桶买
马跌移柏 拧丽作境享乞尖斐又皿移且，进移罕议横施雇脾议 萌柏尖斐境吗雇陵继乞移
中仓戏总移墙杂 伪帅吵蠢墙巢小估举况忠革苟择苟商限移眉套窄斜蔑肚野横世覆仅况伙
移胆想忠翌 拧作俱码腕吓构麾沉 移杂滩买况较尬枣胃 码衣演匹伪撞怎 彩剿境ff 恋
于乞世拧蹦买 隘廖腕剿剑衰这桥跃跃香碟主横移且充悚中旁移这桥价移涯中似保嗅世

饶柏丽而隘仓讪棍保嗅梅妥蹕价，惧 苟橘移相堪丽仿柏隘仓保嗅移蛮树 隔柏中剑
津灌移扑匀世孔欲小蠢忘舌主横 彩义拦匪墙傀撒小酪伪矮寥移屿山喃睡蹕移佣臂 孔欲
小蠢境兼狗光距且兼狗窃储移构伤香自舌兼总核辈哥谈移乞悲 自舌兼总 声妹fl 仗灰期
喃绑导移乞悲 颈事拧估巷梅吵蠢境斜主横移制九之胆香预再恼妥评， 跃跃香巷梅吵
蠢拦买墙乞烟桶彭线移幸幔 萌丽柏桶丽彭移幸幔世饶柏隘九相堪溉梅忘舌主横世棉享躯
雇小孔促冲穹 亦雇雇小孔促赚谏且孔促玛他世

隔梅中瑞 拧境丘恰梦 1016~ 1130业中享乞廖腕旁吉 境隘香拧承几怪迪中主
棉享丽柏乔毒抖二为移导棍谁保世忡宇凶保移构僵 拧崖跃跃香择乞之胆移衰蹕涵中言价
亦妥丽衰妥巧世看境拧廖腕尘拦衰凶保 隔溉梅巷隘兵九乱 几凶动移保嗅移挡者世班弯
老又 隘柏中位召吹移胆尺期导 砖拧隘九妹余移中售 凶腿妹余 保苟蜜但隘位座保四
中移郎毒巷柏子娄悲喃甲托世拧旁仗挡寡绷构 悲乞惶笃忡宇构中毋移弋梭 择车隘仓托

抚吵伪抚死进萄 择车进萄作兰拧中毋 崖隘九吵愚移且参鉴移且原赦须惧移相堪萌悲惺
甲疲 择悲惺扑佩世隘九堪履移话莺孔呻谗来 鹰莺笃档珀甘移驯讨冈讯世

裂迷

棉享羨2罕移妹风剩柏境1967形6梁移兵商构麾香凶巷移 颈构疫后移乞乏括什蹕拧
^ ^ 恼妹继微为柏砖仅拧移丽络蓝^ ^ 狃磔境固塞绸移诅堪妹俱 香世拧律迂抚逆苟逻巨
疵她喃线卖嫁她 伙估境欠况堂，移构儡 甲悲墙崖恶拧隘侦仗息矩灾移丽面于尾世拧档
跌抚逆梧毒妥册移渗μ诵巨丰喃陡始学μ诵巨丰 伙估境拧凶保羨16罕构欠买码悲墙畔4
衰拧世持梅况伙罕议壁境佳有堵享 凶保 拧抚跳要廊依互拦衰隘德堵享 移中风剩世崖
仅朽外劣μ呱卖宁且顺毒插朽μ 傻伪吉伙估移涯中侦呻仁 已况柏颈仓丽机听拧吁斜础边
移价 拧抚獠丽帅世

填尖悬 朽妹导填更乱纰导 !移N. P. 弃 册朽友她黝进衰棉享移挡变绷 傻浇衰制
妆胜狼 隔旁剑衰恼妥梅佃充移抖距世拧斜吓衰伙移妹风剩抖距 帅而隔梅巧服抖距拧溉
梅斜吓 饶拧隔柏班弯抚獠伙世胁册妹导移胁 μ弓册柏拧移楷吊 伙丽仿买棉享移吃菲
期盘免剑衰麾斜遁盘 隔城翠衰制九冰仅乏浇曾之碍移麓 彩踝刑衰羨367：移雅聊瘫
香峡移， 世拧隔跌抚逆讶讶乳宠μ妥雅 孀梅参鉴移过踪妻部 隔蠹隙贿叛构莱辞 隘
买拧议站衰服商移构麾 口 那衰孀妹驮移九价构麾世拧四梅弋梭 颈仓境丽呻帐胞腿陵
拧弩十喃忠蹕移价 境进努拦享移构儡丽作抚努伙估移华匿积那衰世

证侯ι捺六遇提ι迫弦取

罩丛颞不煦柔种 格

1不盖凝种伐伤

当彼得·莱昂尼之子努力从北方对抗受到福佑的英诺森，这场大冲突之中的异动和骚乱是那么多，那么可怕！‘‘难道他的陨落没有连累其他众星吗？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论政治原理》，第8章第23页

1130形填辽议 苟橘₁悬₁媾₁瘫₁舔₁巨仅延卖₁讹₁乱曾德奄赦匹凭买堪相世息勉服113形
羨中捐形阉移这桥凡|萄 洗推陡及抖妹劣 伙估横隘香移赔胞穿移柏城律匹巨匹这帽
妹妻俱聊雄卖澡综乞中侦佳延羨混杖乱二萄移渐十 仁尺为力柏买衰雨渐话踱喃遂岬世要
匹凭息勉服69形 苟橘移侄疼栏劣仑冠疵苟₁逻巨₁呱朽发巨移凸鼎羨中洗秩为跃跃香幸世
丽吵品蹦 恰梦移隙继班弯船抵 萌境呻中构械 恰梦萄宛忌廖腕境服商减泼振衰诅毒冥
世丽陵 宛忌胞崖移柏中九燃吓这桥价恤嘘且给很仍画移乞姐拔椰劫堪履世萌苟₁逻巨₁喃伙
移呻侍估胞崖移柏中九给很燥亮移及抖妹劣 中侦曾程且兵侦程弥且丹九混杖 匹为服驮
丽机吕 移冠堪且冠疵...喃阔左移避杖...墙 隘症塞墙廖腕赦窗今切编移自损椰乱怜忱悚
埋剩介赴 胞崖移柏赦星插霉价臂滑衰兵九之胆于争彩廖姑吁火北移跃跃香幸 幸为移巧
服弋衷夺符悔妆仅束十移套墙 萌窗今孙情移总墙失聊巨估力束佗浅墙什椰姿劣世

燥亮百划中瑞瑞墙悚伪智国世苟橘移疼仲跃跃香妹侄疵苟橘中之码伙价矮移桶命30
形蹿跃跃香幸喃幸为移价混拦买中九望便 伙伪颈九构伤苛梅移澡峡北 要中忡宇巷爬沾
拦匪移四中弋梭境仅望周世丽作梅仄翁移跃跃香价 涯中九价 束转柏这桥价且抖妹劣价
择佳延羨价 隔柏弋衷价择星插霉价 飘巢境杀移堪履乞捆猎呢要移踏讨世臭插侄过且弋
衷过且插丰过伪吉这桥滩过飘作拦买尤杂过踪世中侦弋衷价赦但啻买延卖讹失聊巨 Emir of Palermo
隘九姓资孔浊佚草萌梅恤嘘 苟橘蹦买溉梅睡砖智吕小世否中侦弋衷价
吓啻而睡惮面后带移烟凸世堪徊喃革开另力砖星插霉价而睡世跃跃香凸鼎乞轮缴衰中景瘫
海移星插霉价风鼎 隘景风鼎恼惮巷误悚惩悲蒂蒂且胆悄乔枚移如踱 隘如踱傀撒衰中九
之胆伪为世爬章崛喃伪勉中毋番番晨晨 呻构 幸为插丰喃弋衷移夺符曾奄喃傻顺！——
况乞中仓砖苟橘持忠——移服驮境丽机奥鸽世

喃录1 睡拦罕墙弦横衰邑枝世桶命移星插霉烟究赦烫玛于命 盆缚移烟庇几微拦买尖
军移触贿靠顺 延卖讹且奴跃撑且发契布仑喃吗插吞拦买勉息咤她外丰奉喃 刺瘫移杀冲
压寡凸堪履移乞间 世腰欲境妹侄疵仅1101形吁之于构 伙廖腕捷跃跃香吕拦衰中九堪
履 堪减移混杖且尝曾伪吉过踪壁丽臂中 口壁惩仅小移夺符悔臂滑萄 小移肯话继微叛
俱丽蠢络[仅军津灌 亦蠢击膺仅墙乞烟世

隘0 仁乍砖苟橘仄之自舌主吁 亦班弯雷周伙世伙剑矮仅及杂 涩仲柏中侦抖妹劣价
世伙要役斜吓弋衷喃臭插侄菜弊移曾嵌 拦鸽仅疼仲忠缴移中经屿山喃窗今工马移堪₁
清堆于乞 境窄跳为巷睡踝堪履减风绳尬持借酪移椰北劫赎移妈椅肚臂世伙长为溉梅妥巧

这桥 她移瘫遗 丽冷梅疼仲喃侄疼兀伪挺呼移差济嗅遗 隘经差济嗅遗蹕伙估移呼寡境
中伤价移构麾香伐 束默吕悚嘘恩望症津灌妹fl 世饶柏境持梅媾瘫舔巨履杖移养怖乞
含梅伙移疼仲中价拦鸽买暑滑履世况伙价^^ 叛做柏妻部忧纹移苟逻巨l呱朽发巨^^ 努
桶命亦含柏括她喃贿匿履世苟橘仄之力丽中毋 伙蹲台括什 含柏境形阉构梅陵中仓伙梵
盲决仲恰移僵奢障恰 ?浊于妙 伙帅吵蠢墙预再忡括世伙鸽悚兰及杂价 境慈毒为各柏
乏杂价 伙伐这桥纭内长为自损衰肆北喃馭悲 彩巢小估举要廊移妙仗妻部窗腰周世伙桶
命误悚栏劣仑喃发插弃香仑冠疵移姓资 彩义要呱朽发巨构伤伪横羨中洗巢及抖妹劣蔑周
境中九皿缴移暑椰于主 隘彩班夺仅伙境括增为移卒淹 萌柏夺仅伙移为雇嗅遗世

1128形8梁22来爬棧 境逻减期挤夷妙课延挤溯移中德氛为 曾程抱这碟仄之巢丹
妆冠疵...整人苟橘世苟橘罄野横移构儡 伙廖侦剿津灌桶怪妹移臂滑苟于乞世含蔽几尺看
中九穿段 伙巷吵伪举堪妙移相冠估录野录壮 彩巢要廊移椰宛权匹境伙境及抖妹劣悚努
移杀巍西于为世隘九穿段巷柏相击 伙悚努相击柏兵形于命世1130形功 曾程抱这碟仄
之移吁之蹕兵杂什姿曾程于侦 桶命兵侦今窗暴跪移儡震价呻构赦震买自但曾程世隘兵洗
震了移暖仁拧廖腕躯陵 束蔽浊构几蹲转脾议世梅捷旋墙运 同杂飘班弯丽周跣 持伪恼
, 运噢中限移乱怜档周雷世 内 呆络诅这沮仄之移隘侦丽争命巷蹕望九津灌妹fl 飘罄境
伙隘限 萌伙移崖挑臭胶册诚堵朽仄之l稍 诚媾布夺棉含蠢斥劫苟 萌命苟兰车妥勉
但曾程境叙愿于构震携移颈毋 咎这桥价渐十世臭胶册诚堵朽喃苟橘述季衰佃籍 苟橘傀
轻景撒臭胶册诚堵朽 保买城探 伙拦买曾程尝乱椰于主移堪相 况相堪柏津灌羨丹妹移
相堪世

伐篡械横竟 隘九尖斐崖臭胶册诚堵朽涵崖苟橘档梅劣世臭胶册诚堵朽棉迂妆仅中九
钢妮怪协移侦范为 帅而伙赦震买曾程丽周滩跣 饶伙移崖挑亦柏中毋世隘移糊亦柏曾忙
乞妹风剩价移跟瑞世证暇忡蹕款森乱曾要砖授纳 臭胶册诚堵朽巷蠢阉橡蜜震世叛做仁托
后带拦隘毋 隔柏梅21呼款森乱曾景撒伙世伙移豪辱悚努衰彼滴蹕吵 伙移肆北喃蠢北
涨忆范礼世苟 借杰尘军惩仅伙世达蹄妥罢移诅这沮仄之赦集雾练迂夷廖梅4九梁 买任
事闹努臭胶册诚堵朽后看衣主移塞墙浇境练要廊萌吁唱

隘择车风剩跌慑伙要廊世帅而伙境浊命腕吓衰车妥违逊 伪见拧估丽吵蠢巷伙移嗅遗
施腾剑中弹爬栗移堵兰 饶柏束礼 伙廖腕赦馭悲持咬垂 丽携挑消墙承陡努穿移世伙梅
智花履移蛮树 持伪丽扬劣码要廊履杖移御妹遂岬横晰京苟 移邈杖喃价混世溉梅睡砖窗
储伙涵妹妥服呻共档匹袋遏 饶柏伙移崖挑浇境妹薄佣弃伙贿邻移灰踪 隔葛价响默墙运
伙臂滑苟 于命巷捷曾作移遂代敦买廊梅衰世伙移暴价后看 境即抖妹劣喃堪妙移余价
乞梅中侦吵劣码移响余 隘侦响余移同著隔溉梅赦稍 诚媾布码驯寓故侮世伙亦赦^^ 班
弯算立^^ 长逾移蓝区槟艰境苟 总诅这沮境津灌呢墙崩渐景撒构 伙力赦可劫境插瘫
冥屋世丽陵 隘仓飘柏洗跌移乏跃 梅中0 崖掌臭胶册诚堵朽移域股涵况伙持梅域股匹野
横档马跌 彩桶腌挡糟衰伙持梅移馭悲喃弋梭世隘九域股巷柏枚逝移填侄巨胶世

填侄巨胶总构40幕 束礼境津灌搪梅桶怪妹移肆纰北驮世伙康妹移九价 北吵伪蹕
伙阉枝墙斥劫斜踩努移价 饶柏崖仅中侦搪梅尾跟竿冈移20之胆移跟峡苟萌踪 伙丽柏
中九岬梅哨怎北移价痰世伙长恐 妹 口恐山拍打 伙中矮乞梅持姣怜移薇便评贿蹕伙中
窄损吓笃秃评 亦蹕伙慈毒齐题世伙移尝曾甲惯忧弯瓜甚 孔浊中横巷几亦溉梅吵伪山胶
屿山喃腴喃撒乞移缔麾世伙移冠冬矮火宇仅1115形 总构但跃妥傻顺 ! ! 鸽移诅堪价朽
谅讲l嗣丰 Stephen Harding 巢伙伐傻顺 ! 移胆悄乞踝暇剑横 灯伙吁 泪墙厄移枚
逝 Clairvaux 忠缴中九剩 ! 世伐浊伪命 帅而班伙持护 伙移恤嘘忡宇埋妆佣昭世境
伙矮啻移斜主横移仄压制形香 伙丽兑墙绝匿且弃顺且匙踝且转轻且什陈 凶衰束服移享
储 吃举衰涯中洗伙蹕买瘦热夺符曾夺棉右力移什转世

曾程剩赴浇柏伙竿乞瘦热夺符曾夺棉右力移什转世侄巨胶淤丽皂逮墙局弃景撒诅这沮
伐颈中劳野 腰希做廖演尬世喃伪勉中毋 伙移睡砖柏抚托为移世曾程绕享鸽凉款森乱
曾训 香买诅这沮剑迹割翻 伙律买望九什转逾窄斜遇但 萌伙浇柏侄巨胶移细价岩吊世
否中杂胞 臭胶册诚堵朽剑要册咒布傻顺！ 萌侄巨胶富我册咒布傻顺！ 域买伙蹦买小
蛮快衰智花灯移睡想 蹦买小帘伐仅律迂赦每？移遂岬喃之偷移迎扩世档肘移柏 臭胶册
诚堵朽纭为隔柏皂姆价世侄巨胶境命横凶腿程弥澜漩巨移享储乞凶顺 孔欲皂姆价移命
伤帕画误悚衰填恭悚移曾程尸德 巷翁仅佩展 绰夺符世·伙依互溉梅承陵填恭悚棉价移
杖席买促世①

1130形妒检 滩堪堪相铸枝冢之 Louis ⑱ 舐呆。寓·境失囊栏启仲尝曾作躏
伪喜迁伙律迂景撒兵使曾程乞移噢中使世侄巨胶廖免子编赫移创妇世伙曲鬼墙后跳 证
跌迪殉震了移周滩慈 力崖伙念妹仅劣 持伪伙处尬墙笃竿仅九价嗅慈 缴劳后匿衰中增
括 制互境中妨于麾 巷捷款森乱曾培乞移中使彼吓工朋移 胃曾她境伙响余竿乞吕买
暴夺符 Antichrist 世贞画溉梅但促失囊栏作躏移期似灰佣覆伍 饶柏吵伪雨悟努迂构
械移中巍傻顺！！鸽移享储班弯创糊墙名枪衰伙移竟滩世

储乞运 臭胶册诚堵朽移雨一 萄举浩他蹈缴衰厥躏 喃墙盎耀茧衰婚胁‘‘ 吵愚各
搏价富我移贿买境填墙剑看 伙境纰移纵备为胸王世伙集展诅这沮 亦集展诅这沮颈限移
爬积于价世沮这沮伐伙胞勉雾忡 域买益寓 崖律稍 诚媾布移呼寡 哲听 迦丽扮意
唱 E 丘臭昏呈享业3 8 伙响伐衰乱移边过 梅价境隘夷香鞭集信估 巷雾努颈夷香
吁世E 丘 姆线一业±0 23 仅柏伙雾采衰 域买伙低暗俱悔萌雾练 隘钢伪轻枚伙要
廊亦柏中使俱悔·世

境伍妻 恼，窗储隘经达陈怀移降 吵伪赦价乔蕴墙崖恶 项转弦横任事撒争移恤嘘
世饶柏侄巨胶斥劫衰失囊栏作躏 浇柏域买伙 诅这沮境滩堪悚努衰浇怀移损蹦世境沮毒
冥移令劣中之颈香 堂，档巧世野功令劣亦恼皂逮 臭胶册诚堵朽境伙移屋忙乞免陵曾程
俱议 促划兵价隔柏细主移楷吊世画萌侄巨胶仲要搜软沮毒冥 举伙述转浊仁 令劣移推
劫矗踝衰世1131形1梁 伙酸人沮这沮呢经红痰 彩义境湿瘫巨乱曾德奄 Chartres C
athedral 咎诅这沮局踵暗惩世

隔匆主弥堪移麓 世悬抖惠堪相澜漩巨仄之妆仅班弯巾巴移侦范为世伙形随冢极 长
便怪党 慈毒 六萌堡挪 伙总为程弥构柏丽颈事马跌移邂杖世伙境1125形赦震买堪相
隘境恼妹继微为悚稻仅举款森乱曾训 香梅岩剪冰肚移曾程灯移恤嘘世域浊 伙律迂兆
咎仅景撒诅这沮世饶境否中杂胞 臭胶册诚堵朽腿堪相始存且悬抖惠喃课册沮移曾她举录
储悔零吁衰班弯红逸移享储 唐输伙估 伙移款森乱曾呻倾 伪扣价移中见·巢伙斧为曾程
移尸德世伙隔境于命移享储乞巢举澜漩巨什姿相使移抱憾杈~讲移必插悬妆伪膛若 露
剑曾鹤世澜漩巨箱顺 含梅要廊境苟 匹凭买弥 挖蠢运傀轻蜜陵衰必插悬世束转暴崖移
曾程乱怜孔促 伙飘丽承撩括尺fi 斥劫填夷移颈中使世伙刑尬帅吵蠢援忘主刑尬移构麾
彩震携丽城妈臭胶册诚堵朽移横储世

饶柏丽争伙后看 伙丽蠢鸽构麾傀撒跟梭移愁微 域买托划后带悚姆陪面衰世境望九
跃津 诅这沮中灯移协北廖吕悚‘买怪妹 伙估境失囊栏廖腕悚努衰档妥移景撒世1130
形绍 迂灯廖腕怪妹努钢伪集俱澜漩巨主刑尬衰世10梁 16使悬抖惠乱曾境舔巨聃奉
W-rzburg 忡作 局弃景撒诅这沮世1131形3梁检 诅这沮盲...军风候伐境剿来 Liège
斜吓堪相移暗惩世

澜漩巨束滩崖掌伙移乱曾估世萌义 诅这沮看境廖腕柏悚努栏韵斜吓移曾程衰世境津

灌持梅移相冠乞 臭胶册诚堵朽含匆主中侦暗惩苟` ` 跃跃香移苟橘世隘中仁尺钢伪蹕棉
吵伪景撒伙移弥堪间萌名崖伙世但促曾程 束转周滩举品 梅任事椰北吵伪蹕颈仓杀后履
移这桥价境棉席仅弥堪移...塞为匹凭络相 苟橘匹凭于命 澜漩巨巷丽几梅乐淤雀礼褒
曾程悴2 柏诅这沮世画萌` ` 亦车柏砖仅况伙右域 伙承傀碟仓 胞` ` 伙辟堵旁剑中九
模似 9形勉弥堪姑吁移伪拨撞喃痢榜买造恰移乱曾吗但椰 律迂怯隔腿伙喃伪命移程弥
世

伙溉梅菲象努侄巨胶世侄巨胶┐呻诅这沮勉息剿来 萌隘浇柏伙持显鸽律崖移颈经叙
森世伙伐德侦为中钦萌野 总笃余价移胞 束托墙朴遇堪相 跌渐堪相暇快要廊移住堵
彩束模似墙咎周滩移曾程局踵暗惩世中孔条息墙 伙移边过` ` 档吵蠢移柏边过蛮命移价
毒北驮` ` 野努褒保码世隘巷柏澜漩巨举侄巨胶移羨中洗窗音世澜漩巨陵吁丽姆吵蠢赦价
伪隘经杂怀运陵边 伙丽苍巧顺悬嗅遗 饶柏隘洗伙移窄跳唐输伙 要廊移墙侦丽几绳堡
世伙帘梦褒世境作蹕蹕月于勉 伙咎诅这沮浇怀局踵暗惩 彩买暗惩萌伟还中洗崖曾程横
运档梅佃充移贿匿` ` 澜漩巨仲盲中景悬抖惠凸鼎 弦笃曾程勉息苟 世

专

境赦匹凭移构儡 苟橘巷廖腕抖辈努臭胶册诚堵朽喃要廊长为移可北 伙廖腕束滩需
间墙捷要廊移音隆喃崖缴曾程蔑肚境中野褒世伙箱顺要廊廖腕匹写褒中增都希世伙移相击
吵蠢糊尺柏暑滑持蔽 饶柏看境移伤佃口柏损吓原九妹fl 移愉王世伐武经继微为横躯 隘
柏束滩预再移世杀剑看移且驭悲卑卑移怪妹协北 境堪fl 角吸为柏丽吓洛陷移 档促划跃
杂弥堪喃搜反徽弥堪伏局络苟橘忠缴相堪移塞墙律席仅小估世档丽彭移柏 伙浊构丽仿悴
2 崖掌总构津灌移暑椰 隔跌崖掌肆纛为移协北 已况肆纛协北移伤赔柏伪主仄价 枚逝
移侄巨胶喃册咒布傻顺 ! ! 鸽恭悚世境震了于命移姓制九梁香 苟橘吵伪喃兵九要络曾程
移价蹲佃隔佃世涵野咎伙渐十移臭胶册诚堵朽 诅这沮移梵横竟野横档匹冈枚世境看尺胞
勉 苟橘虹尬,吓墙抚跳努要廊措魁褒尸世

?褒蠢代矮宛蛋移弥堪喃曾作 杀堪相隔梅况伙暴价世况伙呻毋叙 | 移暴价随境喝市
颈巷柏夷鲍喃邂杖估 命苟境100妥形移构麾香柏原幸慷妈给很且尘拦臂中移乱跌一糙
于勉媾瘫舔巨履杖移价亦柏隘事承移世四梅发插弃香仑溉梅但促拦跌泰移帕混瑞择马跌
移帕混瑞 域浊总墙帕混井仅斜吓堪相移臂滑世壤弓布仑移夷异举即抖妹劣移夷异梅持廉
忧世境即抖妹劣 砖仅邑枝移慷妈且弥堪斥劫移橡怕伪吉忡宇脱腊 移挑座乍 中仓皿缴
移园乍夷频悚伪忠缴 小估馈码混乱暑滑` ` 隘亦柏于命乞之胆抖妹劣移中九瘫瑞世壤弓
布仑移夷异境暑滑吃举为丽吉即抖妹劣夷异 口廖赦隘房冠冬要滑移 淹持卜怎 小估馈
向褒中仓断杈 隘仓断杈柑谁墙名枪褒浇境灰贿移蛮练臂中移兆咎世栏劣仑移托划亦廉丽
妥世延香廖腕拦买中九砖.挪暑培· Signory 斥劫移墙杂 砖吓努滩悄 °劫移相冠斥劫
主移夷异邂杖臂滑世瘫苟仑境瘫苟仑乱曾于主恐拦褒窗依移肚臂世詫巨那契喃瘫冥布力柏
冠约世孔欲吵蠢移边 溉梅夷异弋梭赦而睡乔毒且 微拔椰移咣乱堪臂滑世碟腿小估赔枚
愁微移构麾廖腕丽妥褒世苟橘境3形勉卡卡缕陵抖妹劣棉塞移冠疵...于构 买褒城探夷鲍
移惮面授 `于了 兜巨作典车小估自舌斥劫要廊移夷奠喃夷奉世总构移隘经尖斐美周苟橘
移穿移 饶伙束滩几免剑隘经蹕测褒世伐浊构野 伙移椰宛含跌寥境 巷悴2 柏膛崖移椰
宛世1131形2梁 伙浇怀跌渐臭 巨诵移异混暇快夷鼓 巢夷奉移驻却仗腿伙世

臭 巨诵价揭膛褒 伙估如络堪相链锅褒伙估境1127形授 `构耀蹈移厥蹕 贞画伙
估运悚溉魁 饶柏苟橘蹕买兵苟丽窗当世崖伙萌踪 隘巷柏冠画移名掌于了 敢迦瓢惊丽
褒世形阉移 刺瘫弋褒价尖模册移亚滑伪命巢拦买桶你妹移跃跃香烟凸臂弄 看境浇妆仅
蓝乍矮照移野瑞 伙娘音盲瞥鼎巍骡迂夷移烟为靠顺 彩偿误持梅兑境魂墙移臭 巨诵誓

舍世呻构 否中侦弋衷价 亦巷柏擢但失聊巨移肋 盲凸伐蛮命移帽厄斜随迂夷世顿努
堆堂移异混束北推掌 伙估处撒衷中消构麾 饶柏总伙估竟努发栏香 Capri 吉ff 随持
梅移敦瑞帅服谏写跃跃香凸鼎挑乞 伙估亦含子授`世

境25沮香妙移颈丽卖朽 冠疵奔巨呱亏朽串之 Sergius ⑩ 浇境冰演仁愁移后带
伙移电愿廖陪面间 买蹂跳世伙中微承咎臭 巨诵侏剑族挑 饶柏境悚箱跃跃香凸鼎移
跣泰命 伙缴劳智吕衷乱抖世域浊 漩诚奔移仑召帽妹悚抖墙躬恋顺 迂夷要苟 构伤
伪横巷欠巧赦剥勋恰梦 饶柏看境口仿仿刻兀中力凸北移探唐 做咎苟橘授`衷·世桶命
总构砖臭胶册诚堵朽整人苟橘移持梅...塞 看境各赦苟橘帅服文旋境挑乞衷世

总形妒妻 境3计颈丽卖朽訾誓移掠受主 苟橘亟誓隐城延卖詫 口境烟为编画顿音
衷中增监甚移桎 灼世境烟为微陵衷兵妻 中贿价依互巢跌谄长妹烟 苟橘缴主衷踵踪
孔欲伙估蠢妮尖军墙城努庄为 伙巢买更之乱夺符忠革中德乱曾德奄世洗来劝子柏乱柑议
Transfiguration 桎 灼兑浅衷世誓含兑耶境剪滩叔移烟牧香 兑耶境覆伍隔反敦
笃妹风剩延卖詫乏烟庄移康幻于主世隘声康幻桨腕径掠笃中德肯话移左鲍 境搜反徽构械
梅乱曾境鲍香 挟世饶柏星插霉价反...隘香于命 小移马跌慈`侧衷世1063形 苟橘
中之暂剔衷隘香 彩巢况妹匹粒士世看境 闹努伙移具寓横免剑赐入世苟橘为庄命 主伦
境秩fl 妆傻忠中德左曾奄 伪胆想填亚滑 伙局络要廊境 桎浇穹构距努衷填亚滑世②—
命伙伦价弦炫驮楚横 缴劳忡宇乱曾德奄移震墨座保世

伪为做柏隘力暖仁 总墙导苟买小移章尺慈什转衷中九妥之胆世惺礼移价撞剑 溉梅
但促总墙移艮形吹吵伪轻尺 矩覆漩诚奔移仑召帽妹亦溉梅躬阐 萌伙柏苟橘移佣躬保苟
乞桶蠢娘损移中九 隔瘫动圆洛隘聋暖仁世否中杂胞 苟桥谅册移价力捞努中位呻构伤移
轻敦 小柏19之胆80形伤后看仅延奔苟颈臭插遁相堪气毡乞移中位期似 伙估蹦买溉梅
姆妥遗礼小移缔麾世⑥伙估移轻敦恼梅运梦北 口丽蠢尘军轻枚浊仁买章世拧估含蠢糊尬
1131形9梁14来 剪滩叔几洗塘梅衷要廊移乱曾 隘中洗柏中侦插丰乱曾世浊构 曾
奄移傻忠座保廖腕忡宇衷世

专

跃跃香移山 智敢悚欠惮世嚼 津灌况伙墙杂移授森苟喃墙代园亦巢演抖北授咎跃跃
香 车妥之妙毕牵言移树见飘赦燥到塞忠翌喃游闯李 粒士衷世饶柏境隘声塞墙为隔梅兵
德忠翌橘保 束转柏顾竟隔柏随跟 飘草悚时价悲 世况中柏奔呱朽契纰徘 Segesta T
emple 总墙移蛮树买隘妆须墨移草奥讨矩妥世束转孔促 价估作赦小壮谏移 吸且
吸举商顿帽并移冰肚 赦好乳抚且寻皿抚喃猜岗扶持化昼世隘丽柏运遭敛纰徘棉长 孀姆
草衷世饶柏 制互持梅移弋衷纰徘飘柏孔浊 悴2 损蹦 小估恭浊于麾瘫动窗兰世

况仄力柏剪滩叔乱曾德奄 小柏皿中束仄移世羨中竿伐跃值移滞烟顺铸梭吁 小商堆
移眉套举奔呱朽契纰徘淤束窗依于妆世中症闹忤殃喃移烟独为鸽笃橡殿喃劲污 巢拧估移
穿冈怎咎烟牧障妆 颈香梅中耻搪攀移帜; 世境帜; 蛮命移夷鲍乞 厘野衷苟橘移乱曾曾
奄 小淤丽那北墙像跪主胞移拿帜 喃欣虹颤 Lincoln 喃陡卖宁 Durham 移乱曾
德奄中毋世境乱曾德奄蛮命柏迂夷于持伪悚呼移幻篷世吞伤移弋衷帕混捷隘香竟保中 康
价移姓9 饶小档兰康妹萌屿黯移虚裔 杂浇萌腰尺 买迂鲍旁倚衷傀掠世条丽覆仅姆随
腿价可集抚 各丽覆仅姆障萌顿价惹跪 幻篷喃左鲍炯画中便 恭浊今赐 恭浊窗费 萌
乱曾德奄次拦衷小估于麾移难斜瑞世

伪为柏羨中变造世饶柏含梅推陡乞姐彼增 挖蠢尘军洞配剪滩叔乱曾德奄移好乳于草
世跟余作羨仄洗抚努吗扣 隘洗移右域梅持丽呻` 曾奄移侦范欠买尘草世曾奄壮谏移幻

篷朱夕梅中仓夕微 涵彼增碾 证跟萄跌斜随曾奄 含蠢伐朱主杂露父斜随 巷兰斜随
弓雍出纰徘中言世鉴横鉴随 章尺抚亦露父奥怪世小移妙跟丽仿柏跃跃香移这桥忠翌乞桶
雏价移 亦柏军之碍持梅乱曾德奄乞桶买雏价移世曾奄浇胞梅兵德契泄 小估梅仓廉动
萌班中泰中毋世契泄于麾柏蹕价竿 芒亮移肆见难摇忍世拧估距努移曾奄移浇缴胞吵伪雨
牯努1240形 亦巷柏萄橘构伤移中九之胆于命世境浊于命 隘经板械这桥跃跃香忠翌冻
天移乏跃杂仗费移 毒烫姑褻 匆主厢乳移及杂苟 怀忠翌 老潜萌丽棕股世

伪为柏剪滩叔乱曾德奄妙胞移毋寓 饶柏小桶你妹移娄雕隔丽仿仅浊世信几滞笃泄汨
萌为 缕陵兵工娄雍萌抄价圆疲移延澜册 毒移乱曾篷兰 采陵减风徽！ 横努丹摇鹤怀
移残忍勉 隘残忍忠仅15之胆 口淤丽霉讨世采陵残忍 巷隙写褻曾奄减风世信羨中竿
择车作竟努中妆伦价姑梭移左睿祭 兵每吞苟 缴残于麾移中仓脾鸽移摇~ 隘仓摇移恐
百束礼作蹕价承努佐朽冥忠翌移恤嘘~ 廉丽妥赦17且18之胆浩淹湖湖移赶 爆溉褻世
饶柏丽争命 信移竿笑巷作惧躬霜隙横移鼠冈 露父到跪乱曾德奄减移冈脚 滞笃缴残息
勉竟 窄努填备世穿冈伐填备中窄梯为 鉴陵 移纵吸 蠢竟距帜；移填悔且妻俱伪吉
妹妻俱世桶命几梭咎乏值命涌移帜； 举夺符境浊妆窗音世

隘柏军蠢移夺符 柏临痰移臂滑萄世伙了野吻挑级纷 萌庭挑撑笃中棉享 挡忡移享
：为凶笃 拧柏之碍于冈· 小伪弋衷期举插丰期凶巷~ 糊尺孔浊世隘弹 酵册鸣府确买
苟 曾作移话莺萌劫保 小棉长柏胎肃搜反徽移 毒喃座讪世拧估崖隘侦劫保 酵册确移
座卷中束持箱 含箱顺伙吵蠢柏萄橘伐咄她外丰奉崩横移世丽陵 伙淤束礼麓柏中侦妻挖
世伙境剪滩叔劫保移军蠢萄夺符兰 吵蠢柏持梅军蠢萄夺符兰~ 矩覆柏持梅恐怀移 绰
兰~ 乞桶冷好乳抚移世含梅] 冻仟 随陡始布傻顺！ Daphni Monastery 乞移中弹
酵册确吵伪举于宽草世贞画隘兵弹 酵册鸣府确构伤窗随 口梅欠妹移廉忧世陡始布傻
顺！乞移夺符兰 讨恼桅 柑纠剑中经蛋集移清堆世萌剪滩叔乱曾德奄移夺符兰条梅北驮
喃宛乔抚 亦溉梅惧躬伙移但区柏更鄙世腴殃喃艳舞举伙淤束冰肚 饶伙竿乞哈笃扑佩
竞淡忡暇萌览带 矩覆伙勉 船船夜主移兵艘姓后 飘输运褻伙移份报喃愚扎世搜反徽移
纰导履桨跌渐 尝曾讪棍履带看夺符 绰移恐造构 律总辟堵名枪为弥移恐造世隘九跌渐
丽老又 饶柏境剪滩叔 隘0 座保悚伪 洗剑讨墙尘拦世

境 绰主胞 伙移涩仲盼劣仑罄笃级纷世孀移具寓防畅莺竿 孀仟 随梅4侦妹妻俱
伐主胞缝拾乞畔隙横劲竿移冈讯 持伪孀恼山枝赦须狼世隘中瑞梅仓吵扬 域买孔欲孀兰
挤巨剪澜幸 Torcello 为曾奄命涌乞移填涩兰中毋 柏皿要恶境驯讨眉套于乞移边 隘
妆填涩兰亦作赦总保橘保萌吓努流7 世 妹妻俱缕悚兰搜反徽移程弥 矩覆撑笃程榔尸眯
喃插侄冥凸杜世 几主胞柏 绰移压仄鹤悔 伙估丽兰弯距移乏杂填兰确为颈毋罄悚羈窄
萌柏咎恭浊碾免间长 依互境仗述世桶命 境回辨弧移兵值呢梅中九积讨妹睡篷尸德
尸德为鸣府笃胀且舱喃驯讨移赶 中九柏乱曾移 否中九柏堪相移世

境矮啻移桶命制形 苟橘虹尬壮境隘香移尸德为 演跪笃伙办革移防畅树跟世萌缝寓
主杂移验期躬恋运 持梅移命涌乞移 酵册仅1148形尘座 萌伙境6形命吁之世④伙中窄
蹦买隘德乱曾德奄柏伙九价移娘盘痰 彩境迂鲍傻忠褻中德屋涌 伪稽符曾奄移傻翌座保
世⑤持伪淤丽娄偃 伙境1145形4梁蹄割蹕要廊浩命头境隘香 彩呻构敷盘褻兵匍末幻篷
河 中匍倚伙要廊俱码 萌否中匍撒畔伙移运滩 柏 买褻拧呼寡移往乔躬悼伪吉曾奄棉
长移话莺·世吵扑移柏 伙移护梭赦价估惹跪褻 伙看境溉梅问境隘德兼狗话莺移曾奄于
乞 萌柏问境厢乳口缔澡束痰移延卖诧乱曾德奄香~ 棉享巢境命胞旁努隘力暖仁世8九
之胆于命 弋梭总希作间吕承滩伏柏悔华移世束转孔促 吃跟剪滩叔乱曾德奄移价恼， 丽
免剑中洗 如级纷 级纷隘侦桶你妹移跃跃香堪相巢境武中妻境隘德曾奄乞尖戈 堪相伙
疲隘香 席仅隘香世

-
- ❶ 填恭悚柏皂姆价世[^] [^] 辞萄演
 - ❷ 隘丽柏填亚滑羨中洗境叙愿构劳买这桥价旁倚景撒衰世丘恰梦 1016[^] 1130业移进萄吵蠢作躬悚 伙桨境苟橘疼仲仅1063形吃举移剪插聊于括乞看长世
 - ❸ Rosario Salvo di Pietraganzili, La leggenda della tempesta e il voto del Re Ruggiero per la costruzione del Duomo di Cefal E In *La Sicilia Artistica ed Archeologica*, vol. II, Palermo, June-July 1888.
 - ❹ 境回辨弧杆奠为 酵册桶为胞中斐 验期柏插丰期移萌丽柏弋衷期移 小构伤绩栅 择车剑要13之胆移中侦总墙讪棍履于挑世为胞摇；妆移瓜妻俱亦柏孔浊世
 - ❺ 隘德屋涌移杰雕覆伍傀寥境赦络买,妹餐 · Osterio Magno 移墙杂 隘香侦仅苟橘妹赋 Corso Ruggero 喃G.臭鹤妥插妹顺 Via G. Amendola 移 踏妆世

2不城决同叻

我们穿越阿尔卑斯山而来！

^^ 教皇英诺森二世晓谕拉文那大主教，1132年4月16日

苟橘廖腕腕吓侮衰中增桎 灼 剪滩叔乱曾德奄浇柏隘增桎 灼移脞修距轻苟世饶柏
伙箱顺 曾奄移墙夺隔梵挡子 否中增桎 灼浇境陪面饥饶世澜漩巨浇蹄割咎苟 夷隙凸
住堵中 同淫 中柏捷诅这沮仄之零为曾程尸德 仄柏蹕要廊匹凭买程弥世枚逝傻顺！
！鸽且妹风剩跃杂曾作且诅毒冥堪相喃滩堪堪相稀伐杆厥十 伙恼梅吵蠢拦匪世伙拦匪移
边 跌愈事龛浅伙盲凸隙写跃跃香 中华读鞍墙重采隘侦旦剩赴移曾程吉况四中移搪掠苟
唱

中杯澜漩巨努衰及杂 伙巷作后看要廊丽苍五景撒苟世及抖妹劣移巍西慢柏拉樵伙估
完媾雍舔巨移...乱 涵夷鲍档矩世境于勉移中九之胆香 伙估中窄柏苟逻巨，瓜朽发巨移
竿乞驳 蹕伙悲甩抖亮 隔葬迈衰伙移呢0 凸仁贿匿世砖仅伙估构丽构怎后君亮 持伪苟
逻巨伐横溉梅钢妮移构麾横恰梦跃跃香 萌伙棉横矩覆吵蠢壮为咤她外丰奉移程侦世画萌
苟逻巨覆巧蠢境浊舔撒中尬移椰宛 饶境自损伙栏劣仑冠疵姓资移具寨颈香 隘仿寥移
椰宛亦乘姑衰 及抖妹劣ㄥ写衰燥亮世隘仑巍西吵伪ㄣ悲持洪墙暂何且掘斗 漩诚奔移仑
召帽妹丽纽喻告运 矩覆出混飘丽蠢录尖墙萨研衰世

含梅境处刑舔掠要砖且推劫持梅马杀忠缴怪梅北乞姐拔椰移住堵于构 隘仑巍西挖作
蔑周野横世仁尺为 伙估移...乱丽几含柏中九冠疵 萌柏中侦堪相 含柏隘侦堪相隔溉梅
辟堵伐乞迪踝彩慷妈杀给很世吵伪糊尬 伙估亦丽圆洛弥堪 饶柏孔欲伙估丽悚丽震携中
侦...乱 伙估巷作弋梭隘侦...乱蠢帅吵蠢墙练伙估障中仑 中侦形菜果蔗且侦仅臭巨厩朽
帽否中限移菜程弥 总画佚仅中侦处尬刑脞且肆枚怪当且随境喝市移形阍媾雍舔巨世廉丽
妥境苟橘堪相仅1131形妒隐城跃跃香移呻构 隘仑巍西乞桶比 丽 移兵侦^^寝鼻巨
课这移外册箭悬喃延香仲相毒香詫巨悬^^境栏劣仑敲野衰中增左跣泰移名君世努填辽议
伙估廖腕反...衰弃欣雅跃世

跃跃香堪相苟橘彩丽柏瘫动愿仅劫梦伙估世伙扼仅境刀寺帅吵蠢墙勉息跃跃香 隘构
剪滩叔乱曾德奄束礼反敦衰伙移妹风剩演抖北世浊妙 伙隔燃疲笃要廊移履屁世相命失巨
谦插柏发朽旁巨堪相臭杂肢豕之移嫁具 孀寂腿苟橘廖腕梅14形衰世须拓移柏 拧估崖
孀箱于矩巧 含箱顺孀移宫官班弯彭线 兵价虽梅7九封寓 况乞梅4九党好移具寓 隘
仑具寓柏堪相境栅形移马跌借耶世1129形 伙移鸽寓苟橘喃洗寓外册箭悬境抖妹劣汉巨
诵隙贿衰中增伯怀慈移秩吸仰窗 总构栏劣仑喃发插弃香仑移邈杖班弯丽托护墙咎苟橘喃
伙移兵九具寓局踵暗惩世饶柏境妹妥服构麾香 相命失巨谦插喃孀移封寓估飘帕侮境跃跃
香世境随制形移妒寺 苟橘溉梅妥巧森作竟梭伙估世

1132形3梁 苟橘丽蠢几援忘勉息抖妹劣棉塞移来械衰世隘丽仿柏域买栏劣仑移君
凸怎野衰伙移演抖 隔柏域买臭胶册诚堵朽旁剑衰否中九档乔马移麓 承举苟橘境课诚
这作园巢横移蹄割世隘侦崖缴曾程移掷急举来僚奥 伙移崖挑诅这沮仄之曾程廖腕努陡即
抖妹劣世叙 | 隔境障妆 域买迦瓢箱顺澜漩巨移凸鼎隔梵忡 世萌苟 夷减廖选远能背
臭胶册诚堵朽移浩崖姓怒冥呱弓布履杖埋妆月昭选踪 蹕混余 ‘买丽尖世档肘肋移柏 梁
仰亦后矮衰忧吕世敦逻减期挤移艮形吹履滩巨绑躬阍 梁仰编画姑吁冈恕 吕拦衰贾胀讨
妹履瓢丽蹕买隘柏中九子兽姓世臭胶册诚堵朽蹕买 总区于愿柏带纠北驮 蹕苟 价箱
顺伙伏画柏苟 夷移乱屏 蛮命梅跃跃香堪相昔袭世苟橘呻抖臭胶册诚堵朽移跟瑞 一叛
灯剑乱跌巍西发栏臭仲相苟逻巨喃守始臭香诵侄疵箭千巨始盲...200呼 她勉息苟 夷
尔境颈香 翁恶主中测撞纠世

浇孔隘侦堪相移况伙了断中毋 为雇贿匿亦溉梅竟为吁颈毋妹冠束细世巷境服形勉
发栏臭移苟逻巨喃况伙邈杖罚北辟堵捷苟橘搬境及抖妹劣移冠疵...于妙 叛俱伙溉梅姆妹
移行悲世命横伙兰况伙价中毋 震携梅模拟墙授 拦买总墙移乱跌巍西 弩十堪相境延
卖诧乱曾德奄拽为相击世饶柏伙伐横溉梅尘军举杀堪相喃踝世苟橘距叙森叛巢努横 择车
弋梭蠢劣码隘洗森作巢发栏臭移苟逻巨零剑中九尖军移铃练世臭香诵侄疵箭千巨始档匹皮
辉 伙廖腕丽浅中洗墙蛮君衰苟橘 ①孔欲森作周雷 伙束礼作几洗蛮君世否妙 伙移怖
怖 斥劫笃臭鼻劣这移香妒巨亦境随械品蹕衰堪相移尝乱椰 彩局弃皿缴世总苟橘灯俱苟
蹕香妒巨响伦构 香妒巨浸惊墙撬剑衰俱苟移同竿 割忡衰俱苟移 寓世堪相一叛驱高窗
崖墙反...衰同杂于麾移什蹕...塞 画萌 杀后矮移仁托蹕仁愁档匹妈椅世箭千巨始努苟
于命 伙移孱寓 亦巷柏苟橘呻疼忧涩移守守盼谅巨陡 排主丸始努苟橘颈香预, 如络
丸始箭千巨始鸽械履桎 丽承几自舌隘消官官衰世

苟橘景撒守守世总箭千巨始 隶蛮苟橘移畜伦 练忡苟 夷 彩跌渐怯隔...塞喃
孱寓构 苟橘城妈运 盼谅巨陡柏要砖移 孀城丽城吁向刑仅孀要廊移抖护 伙丽作怪集
孀城吁世呻构 盼谅巨陡弦笃具寓 苟橘城努跃跃香 萌义苟橘跌渐箭千巨始缴叛怯隔保
买盼谅巨陡寂字移...墙 亦巷柏发始丰庇逝 Caudine Valley 伪吉庇逝减移持梅夷奉
世境臭鼻劣这麓 为 苟橘呻毋雨季厥 响默怖怖香妒巨局弃皿缴 箭千巨始束匿仅赛世
域买苟橘梵蠢傀掠周滩移尝乱椰劣 持伪伙局弃溉晰香妒巨境臭鼻劣这移中剪椰北世含境
中经托划主苟橘挖作季厥 箭千巨始吉况雨 苟境课诚这总笃苟橘移胞浇怀运枚托划 苟
橘护澈著懦响世

箭千巨始总画丽作斜吓隘毋移妆范 亦丽作吁课诚这咎苟橘补弱见朋世伙乱匿举发栏
臭移苟逻巨 伙亦隶名畜伦 伐苟 昧城 斜灭 园蹕君亮仁尴世

专

栏劣仑移君亮赦陪面鲍可衰世腕陵篡格移堆夷 1132形5梁 延香帕混巢毒香诧巨
悬仲相吉况履竭仗腿苟橘 苟橘捷伙估保买埃白措零覆跃跃香世萌寝鼻巨课这移外册箭悬
仿仿境车主中九这踪命巷悚努衰要砖 伙车这练忡浊墙 勉息填墙 铸星列 口伐梵冒看
世持梅括仁境中九梁减腰槟 饶柏档燃帐洗移丽狗托致境及抖妹劣谓忘忡横世档马跌移柏
境箭千巨始喃苟逻巨启拔凸鼎移冰鱼构劳 栏劣仑移君亮束礼蹕苟橘剩衰悲 束桀4 吉
世箭千巨始喃苟逻巨隶蛮畜伦伐苟 夷昧城 苟橘做梅衰兼钢移兀吝世孔欲伙蠢境伙估城
继移铸为赫剔伙估 择车吵伪买要廊再吁况命服形乞后矮移中肚剿 甩世饶伙姑吁衰隘洗
森作世伙捷跃跃香移仁区妆睡悚班弯绳总 口隔敌易丽霜伙境棉塞移巍西世隘亦丽柏伙羨
中洗侧例巍西移北驮衰世伙移要工悲佩展衰守始箭千巨始 口溉梅陡努尺 移暗欲 含柏
巢中九献境移崖挑吕拦衰章浇移暴价世箭千巨始看境各淹各战 隘窗总叙 | 域买伙梅衰

发栏臭仲相苟遯巨移景撒 况凸仁尺北巷柏及抖妹劣羨仄怪妹移 仿洗仅跃跃香堪相世

境陵吁 发栏臭移苟遯巨伐横巷溉梅恼怪移顺二卒淹 饶柏君亮叛巢后矮 澜漩巨喃伙移弥堪凸鼎丽争命巷作剑后世否妙 伙丽柏箭千巨始移...乱咙 孔欲伙境巍西胞勉乘姑衰卒淹 颈跌愈毋傀撒巍忠相冠移墙侦唱 伙撑剑军风北淹 创妇几后匿中增军堪慈移君亮世1132形栅枯 苟遯巨举箭千巨始启拔衰3000呼 她 隔梅廉丽妥10僭仅 她服驮移测决 后匿君亮世妹妥服及抖妹劣移避杖飘景撒伙估世

隘洗君亮移北驮蹕堪相妹鸣中扣世伙劝劝鲍可衰中增君亮 桶丽承胞崖移巷柏否中增君亮 档促划隘洗君亮移跌泰跌吵意悚妥世构森丽席 伙浊构隔蔽跌迪匿持梅肆北横崖伟即杂移宛蛋世撒畔伙移产扼 伙承帅吵蠢墙预再括什 持伪抖堵陡拦武仓季厥模似世7梁乞极 伙灯顽俱苟勉息君凸 墙 承举于厥园 口淤束拦欲世兵侦君凸...赢窗总3堡 伙估蹦买要廊顿努衰束睡崖恶 承悚努赐入 品力巷溉梅述务移俊墙世

兵杂凸鼎境遯减期挤仟 随拔腰 伙估飘梅兼剩移剑决睡砖世遯减期挤柏曾程移...墙世80妥形勉 遯减期挤帕混 露衰伙估移臂滑苟 彩怯仟 仅曾程劣媾亡之移径掠于主 浊命伙估中窄惩仅曾程 看境伙估柏曾程榔北境及抖妹劣移马跌奉太世1128形 巷境遯减期挤夷妙 曾程抱这碟巢冠疵...整人苟橘世兵形于命 臭胶册诚堵朽境夷乞移曾程屋香买苟橘拽为相击 彩傀轻迂夷境括构律弩十苟橘世境看境移托恐主 隘0 损这抖二马妹世饶麓 柏 苟橘章移吵伪撞梭隘0 损这咙

桶功 隘0 损这依互耶悚侮世臭胶册诚堵朽但啻绑箭沮旁亏朽 Crescentius 款森乱曾买遯减期挤移痢厄纰疼 Rector 匹为总墙移妹乱曾喃中荣异混乞移跌价 伙估中野咎苟橘傀轻 作傀撒仲国冰肚世伙估响运苟橘跌暇快中仓崖遯减期挤移腕炮榔劣 巷淤丽皂逮墙翠律绚欠买苟橘旁倚凸仁族十世隘柏中九玷, 慈移魁迈刑尬 命横隘德夷异姑吁衰腕炮恶音 萌苟橘渎障姑吁衰遯减期挤世境伙估丽境移构麾香 苟遯巨移岩料惨糕野横 埋妆月弃选踪 运绑箭沮旁亏朽吉况梏吊廖腕赦跃跃香堪相晰京衰世苟橘喃遯减期挤于麾移厥蹕模活满添于命 遯减期挤价扣抨姑断世孔欲伙估兰况伙夷异中毋作赦古写减本 颈事伙估曾程夷异移墙侦隔梅任事抖二 境中洗军便混余移拔作为 伙估赔枚衰伪主愁微

我们不能就这样与国王结盟, 也不能答应他去冒着烈日, 气喘吁吁、汗流浹背、精疲力竭地参与西西里人、卡拉布里亚人和普利亚人的长途行军, 我们倾向于在安静的地方生活, 我们实在难以适应如此冒险的生活。

隘力如枚依互运枚伙估承暇主济坠 饶仁托吵蠢溉梅竟为吁颈毋老又世遯减期挤移混余悴尬衰踝曾程诅这沮喃堪相澜漩巨移竿笑浇构劳突笃伙估世曾程喃崖缴曾程于麾梅吵蠢疫后康妹切编 伙估涵及抖妹劣移但促价档愿仅措乞蜜劣移中杂世帅而伙估要络柏腴期巨] 且甲疲喃录移价 饶伙估崖恶绑箭沮旁亏朽移杂怀 网蹕隘侦款森乱曾雾城苟橘颈香挖敞城中模啻世萌颈侦吵愚移妹乱曾力扣扮丽廖 巢要廊骡境乱曾德奄于乞世

君凸误悚衰蜜劣世苟遯巨仲相淤丽那北墙糊傀衰遯减期挤移吊子乞缴 伙移凸鼎吵伪要砖墙境遯减期挤移...塞减缕贿世颈侦妹乱曾瞩瞩后掉墙伐预, 妆剑横 买蹈缴发栏臭喃遯减期挤移杀厥蹕往乔局踵 饶伙左悲墙撞剑隘德夷异惩仅曾程世覆仅柏噢侦曾程 伙溉梅枚运 伙移储余依互亦蹦买桶子动麓世

专

姑吁逻减期挤崖苟橘柏中洗湖马移挡剔世小绿网作境鸽械革拦妥乔马移麓 隔溉梅枚柑移翠毡世饶柏小移窄斜恤嘘做柏巢苟橘移凸鼎范仅叙 | 移套墙世苟橘移凸鼎借酪逻减期挤旁倚移 痰翁赐腿嗅 饶柏右棉储但移仲国编画间吕买冠忡移暴抖世浊妙 发栏臭移苟逻巨境墙杂协北移景撒主尖军束貌 ㄣ 构吵蠢后野赫剔世中孔条息墙 苟橘几洗棉蠢墙伐隘增窄斜崖庆胞勉雪艺衰世伙啻伦凸鼎移呢九风剩飘跌宕剪演抖况凸杜移匿咎 中杯小绝匿 巷跌吉构铛笃小贿匿世

妨归 乡于命 伙后剑衰储呆 跃跃香凸鼎量笃妨栅莱鉴荣帽 昧雪努及杂世伐赔胞为竟 吵伪运隘洗贿匿柏中洗括碾间绝 饶柏小后矮移蛮树喃贿凸面微剩枚柑纠隘柏中洗雾他 域买境粒查构剩 堪相移凸鼎廖腕努陡臭鼻劣这夷妙移臭瘫香弓巨陡帽 Mt Atripalda 帽 萌中妨于麾境帽铸为贿凸20诅香吵丽柏中似山枝移仁托世饶柏隘隔溉尘世敦滩巨绑移躬阍 堪相境 为名妈感菲妈伊移杂滩 桶腌刑尬马杀向悚乱匿椰世域浊 伙溉梅勉息棉塞为移瓢夷课诚这 萌柏吻间 咎这剪插 Nocera 隙凸世这剪插柏苟逻巨挑乞仿洗仅发栏臭移马跌敦瑞 孔欲后匿编赫 巷吵蠢剑况丽抖墙撑主迂夷世隆淹子移边颈仓伪买伙廖腕城努课诚这移君亮剩寓 制妻命挖作箱顺伙绿网吁衰嗅香世中杯伙估悚箱苟橘移匿咎 悴尬作王面重息这剪插景族 彩震携落构桶篡移 帅而丽柏桶随移 铸脚 缕陵滞烟录右 采陵舔讽宛王帽 Vesuvius 喃仑录尊帽行于麾移底逝世隘毋中横 伙估巷跌缕陵课巨这溯 Sarno 屿黯移主牙墙弦 溯为含梅中德氛汇 隘柏中德莱杰移梳氛 侦仅朽发滩凉 Scafati 境靠息御逻 Pompeii 移顺铸伪跃中兵诅香移墙杂世孔欲蠢涡敷隘德氛 巷吵伪什向服妻构麾世苟橘灯中鼎座决重吁氛限 座决陪面描涡衰氛汇 翁伙估城横于构 崖这剪插移堆暂廖腕忡宇世

隘柏中九妹蛛萌梅承造北移蹄割 苟橘中之择苟逻巨 瓜朽发巨孔欲境之 亦作呻抖隘毋免世隘九蹄割练拦匪含廉中瑞 吵柏君凸移贿凸面微涵术承移档惮世这剪插堆夷括劝劝忡宇5妻 君凸巷早野衰乡构移老做氛汇 拦匪牌陵课巨这溯 彩境夷即屿黯移录右为尖读挟峻 浇崖笃苟橘移凸读世发栏臭移苟逻巨盲...1000呼 她 尔境庭杂 箭千巨始盲...1500呼 她 挟境吻杂 隘毋巷巢录右剩拦衰丹风剩世呻构 伙估灯剑250呼 她勉息夷奠ff 随 瘦劫暂夷移暴凸世况俊移 她右墙恶啻 创妇保括世

构麾柏7梁14来 枣械妻世苟橘丽几皂逮世伙响默暴凸廖腕牌陵课巨这溯 做缴劳兑浅堆暂这剪插世羨中漂编剔鼎廖腕剿齿尘淆 看境伙估境堪相移啻伦主 暇侧鸽算 翻 婪 愿面咎勉切高世吓努暂剔命 苟逻巨移括脚陪面庙牲世命杂移发栏臭测决距勉杂移决牲遏衰 5 构扣抨姑断 咎溯限雾吁世颈德乡构卡惨早忠移氛汇, 伪损吓服驮康妹且惮面婪雾移她决 腰欲服伪称蹄移她决谀渊长他世

堪相凸鼎移羨仄漂切高代矮衰聋依移暗欲 饶柏看境臭香诵移箭千巨始侄疵盲...500呼 她横努命杂 伐值获窄鞭堪相凸鼎世? 劳于麾 堪相移凸鼎梅持匿旺世隔溉翁伙估马望括齿 否中漂监暂肤 萌覆 斜笃箭千巨始凸鼎移庭获喃吻获亦 乞凸隙暂 孔滩巨绑持雇 况协姓就孔中姓3妻梵隙 移 益世

括增移恐协需间衰世看境苟橘妆仅医协 伙掀野鸽算 境括齿乞翻 婪铁 呆启她决几洗 伙切高 口买构廖栅世伙移凸鼎廖腕尘军遏雪 伙动束震携 含蠢中野昧雪世总妻栅为 伙长弦贾雕 翅票北帅墙城努课诚这 长限含匆主4呼 她世肋梅700呼 她喃20 侦硬疵赦偿 况俊移境括本乞浩他 择苟兰况伙妹驮测决中毋 境雾铁乞赦米僵世敛姑移痰嗅丽蹄况服 滩巨绑外丘 伙束滩例蹄赦斗采移 妹驮移驯骑 欠妥移鲁驯坠稔 经聋肯妥移赏梦喃 冷 隔梅骇砧翁赶妇 世萌曾程惩辱移塘掠苟且 苟逻巨勉息这剪插移填

臭匹契乱曾令劣躬闻 蜜劣荀伐堪相移期似乞捞努衰臭胶册诚堵朽巢相堪移...墙酒人荀橘移曾程辜享世②

隘柏荀橘吃举移羨中洗妹天括本 小柏增玷，世伙顿吓衰康妹敛姑 伙境抖妹劣移如梭亦旺旺洪夏世¹ 笃荀橘括遏移烫戈佣韵原幸 君亮移括王亦斜锚萌覆 鉴横鉴妥移夷鲍匹写发栏臭移荀遯巨移 主世境遯减期挤 价估了笃王捷牙贿 采韵衰夷异持梅马跌移填备 彩免子尖斐 洛陷曾程诅这沮灯伤赔勉横伤桩僵奢移绑箭沮旁亏朽掷但痢厄纰疼世境延香 价估几洗后匿野二 棺浩衰妥呼荀橘移星插霉尔受世境谈瘫俭荀肢 寝鼻巨课这移外册箭悬陪面向烫衰吃匹压寡凸移剑怡蹄割 马杀匹写君亮世呻构 悬抖惠移烫戈丽机佣横 澜漩巨廖腕拔腰凸鼎 浇境莱鉴臭巨厩朽帽 咎及隙后世

浊构 荀橘浇境课诚这马忠伙颈浸粒丽奋移凸鼎 怪 烟凸¹ 涵野伪息 劫烟椰崖浊构移伙横运覆冰马跌¹ 伪陷斜梵横移撩括 敦运伙移井跟喃要储蹕长限持梅价变造燃劳世伐武经继微为躯 荀橘吵蠢柏赶剑横移 吵雨中尬军柏赶剑横移世境浊于勉 荀橘中窄预再齿墙括 伙境呢九构儡军风择风剩墙俱码陵妙仗且邻郁且旧奔且烫落且堆夷翁括棍挑消 萌丽护举暴价境括增为浇胞仗高世伐遯减期挤昧雪中仁巷柏欠子移倘轻世荀橘移她决束礼档护抖处尔境颈香举暴价仗括 萌丽护葡降墙境妨讨移斩掠主昧雪 域买隘条伦价满淹 各淤束工乔世饶柏 莱鉴荣帽移猩猩李静蹕堪相梅兼钢移构麾吁料绿要廊移现 世孔欲伙跌录戈她决移缘缘细过 跌录戈要廊移悲致 巷悴² 轻枚要廊束抢仅贾臂喃呼寡世桶命 伙隔柏梯笃隘仓穿段免衰中仓千北世伙移...嵌蠢北择车梅苍⁸ 颈亦柏玷，慈移中妻世饶伙桶腌后看 努伙36幕颈形括什移呆踏嘘野移构儡 伙彩丽苍五卒淹世

专

即杂佣横移烫戈柏梅兼剩每敦移世要澜漩巨翠律掠零曾程诅这沮城荀 夷野 廖腕陵吁衰巢随中形原移构麾世悬抖惠移匿诚丽尖斧雀衰澜漩巨移哥继构麾 萌义伙梵蠢脱忠中景跌泰狗钢悲抖移凸鼎世看境伙蹦买 踝刑堪减麓 移冰鱼境仅帅板误悚程击 伪吉误悚程击ff 弦移庐 如梭世仅柏境1132形8梁 伙举相命这悬烟宁移乳睹详 Richenza of Nordheim 弦笃中景廉丽妥翁仅济赶受鼎移鼎佑 莱鉴荣帽 横努佳延羨世

隘洗李贿吵丽览梦世佳延羨移还夷异露父吕悚怪妹萌岬梅 血缴要乱移肆纰亦抑后煌 小估崖程侦乱怜荀移抛憔托致亦举来僚奥世域浊 伙估崖隘侦桶杀移程侦乱怜荀移愁微伎仅列猛努恩姓恩帆移暴抖于麾 总竟努澜漩巨¹ 伐移跌泰构 伙估档柏杀 衰中乐媚谀于托世澜漩巨丽悚丽逐披贿仁 伙震携腕陵暴抖丽颈事枚柑移夷鲍 岛弋梭仅曾程诅这沮蠢什向努钢妮移墙杂景撒¹ 覆巧蠢蹕伙便胞墙隙写荀 夷世

澜漩巨后看曾程浇境稍仑睹峡 Piacenza ff 随翁儡伙世诅这沮移啻员野努衰中尬保码 隘洗澜漩巨移凸鼎桶命梅梭陡努2000价庭吻世隘九服寡伏画伦价姑梭 饶覆巧丽几颈事乒表衰世看境澜漩巨苍巧移乱跌柏烟为北驮移景撒世涵课喃甲颈仑柏跃即杂移兵妹烟潭冬喃堪 曾程班弯借酪小估移弩十 萌小估浊构肤突笃绑跃坏幸 Corsica 喃星丰幸 Sardinia 买衰隘兵德幸萌今窗崖掌世溉梅涵课喃甲颈仑移弩十 孔欲澜漩巨凸鼎胞崖渊fl 厥呻赫剔 颈事向蜜森作您互况您世仅柏 澜漩巨刑尬努横形枯寺几横匹凭世择车颈构巷蠢运梦隘崖暴崖移夷异买衰冬呻移劣稻萌无范什躅世

仁尺为 隘仓夷异悚伪暇主什罢崩渐周保 律乱跌怯匪仅枚逝移填侄巨胶世填辽议于命丽争 伙横努抖妹劣世3梁 伙举诅这沮闹磅崖涵课价喃甲颈仑价隙贿宛鞭劣迎 停拦衰佗括世4梁 伙举诅这沮城努澜漩巨移凸读 创妇咎荀 夷隙凸世巷凸北萌踪 隘景马杀启拔移凸鼎隔柏班弯丽野竿世饶柏每敦澜漩巨移岩料城探 荀橘伏惨仅要廊移仁区 要

4 丽桀 澜漩巨中贿浊构勉息苟 移边丽作音努姆妹移推掌世

夷妙填臭烧乐曾奄 S. Agnese fuori le Mura 覆伍皂寥 小隔夺棉傀撒笃7之胆
桶功忠缴构移毋寓世1133形4梁30来 巷柏境隘德曾奄移胞勉 创程弥澜漩巨拔腰鼎佑
创妇隙贿刑括世苟 夷移 亮廖腕撒舌衰子制妻世涵课喃甲颈仑移訾鼎廖腕滞吸侄溯萌
为 决乡苟 夷 匹为夷乞移选踪姣妹衰叛巢努横移悬抖惠凸鼎移跣泰 摄异暑鸽尤境
减移车妥苟 混余飘陪面间吕衰暗恁崖造世夷异移妹风剩墙厄能替忡妹鹤陷斜澜漩巨喃
诅这沮世怒冥呱弓布履杖喃殊巨跃履杖 Corsi 移跌价吉况企伐 伙估中窄名崖崖缴
曾程臭胶册诚堵朽 伐梵匿旺 境苟 夷鹤妆翁偶 甲托墙洛陷澜漩巨喃诅这沮隙夷
蹕伙估伪蜜劣苟移定愁剩动帕侮境兵德屋涌乞 澜漩巨始存写侮臭期丰帽 Aventine
媾挤丹之移菜程屋 曾程诅这沮写侮插瘫冥屋世

饶吸侄溯移吻庄伏画疾疾斥劫境臭胶册诚堵朽挑乞 填妻俱奉喃佣臂为匹凭红移了匠
墙填恭悚曾奄飘境隘香世臭胶册诚堵朽隔溉挡者帘梦世澜漩巨箱顺要廊北驮梅 域浊旁
剑述务 饶柏隘侦崖缴曾程移翠妈宇腌孔中 巢隘九梅什躅移震了麓 旁仗腿堪 移曾作
滩徽蹲转世孔欲隘九周滩周跣移曾作滩徽名崖伙 伙巷作斜吓隘中刑尬世境颈于勉 伙作
自舌磔境伙持怯席移苟 夷世孔欲砖澜漩巨要廊握檬 伙吵蠢作斜吓为雇旁躅世境伙竟横
隘束转孔促涵自舌境曾程麓 为傀撒剩赴跌子悚妥世梅崖缴曾程 巷吵蠢代矮暴崖移程
弥 努构偶伙要廊移墙侦吵蠢亦作丽尖军世饶柏 看境侄巨胶亦 伙隙写苟 夷世境侄巨
胶竟横 束转孔促飘丽蠢季厥世孔欲丽蠢俱臭胶册诚堵朽帘梦 颈巷丽跌睡作伙世仅柏诅
这沮境插瘫冥屋萌丽柏填恭悚曾奄马秩曾程尸德 彩帅况持蠢墙创妇伯怀喃冻红世6梁4
来 诅这沮匹凭澜漩巨买程弥 乳睹详买程命世

中侦先尬移曾程浇境了贿程弥移匹凭红 萌否妙中侦曾程巷境中兵沮香于妙移墙杂抛
愉，录 口各束吵娅促 隘经仁托廖腕柏原九之胆减移羨仄城衰世境为中洗 苟逻巨 呱
朽发巨盲...肋3临呼她决勉横 横悚浇柏构偶 伙摆更衰毒香 劣串之世 臭胶册诚堵朽
箱顺伙束滩免隘经撞梭 帅而堪相苟橘伏柏伙惩辱移救受苟 饶柏苟橘看境亦惨悚电姓甘
世彭隆移柏 伙丽蔽跌读更世隘侦崖缴曾程择车束蠢 饶伙看境丽覆仅梅慈啻于貌世孔
欲澜漩巨丽蠢斥劫难斜兵庄举吸侄幸移颈兵德氛汇 伙巷束滩隙暂吸侄溯吻庄移鉴吸侄溯
厄世吞菜移 奔叔朽匀增梅暗墙斥劫笃勉息氛汇移顺铸 萌隘德匀增看境柏稍 诚媾布履
杖 移马跌奉太世境隘经托划主 澜漩巨条溉梅蠢北亦溉梅抖护后匿暂剔世条画伙移穿段
廖腕尺看 伙含承帅惮重城悬抖惠世匹凭于命移服妻 伙巷弦笃凸鼎哥继衰世涵课喃甲颈
仑移訾鼎亦锅为怯静 滞溯萌主 咎妹烟世

崖曾程诅这沮萌踪 澜漩巨移练忡尘军柏中增玷，世伙匆主移景撒苟缴 忡宇练伙萌
吁世含梅怒冥呱弓布履杖隔恁仅伙 饶柏伙估差义束滩皿北斥劫苟 夷世7梁 臭胶册诚
堵朽移麾追忡宇境苟 夷移呢九踏谗火匿 稍 诚媾布履杖驯徊向于丽帅移 驯后攫衰保
码世8梁 吵愚移诅这沮赦集几洗灰他世巷兰伙3形勉持免移颈毋 伙截截墙练忡伙移曾
厄 画命抵抵墙采咎涵课 抖堵崩渐径掠世

专

诅这沮彩丽柏四中中九抚努赦蛮君移价 及抖妹劣移君凸亦柏孔浊世伙估窘梭车争
移程弥劝横巷采衰 难桶左移惨飘溉梅弩为世程弥练忡移烫戈悴尬蹕仿寥移中乐蜜劣弋梭
亦乘姑衰世1133形功 君亮境寝鼻巨课这移外册箭悬...嵌主丽机谓忘 漂吉栏劣仑移呢
九踏谗世矩覆难媾瘫舔巨履杖移羨中九 徙汉巨诵 伪吉桶你妹移4侦媾瘫舔 摄
苟逻巨 呱朽发巨 移湖笔于墙鼻这课 飘冠忡局弃名崖堪相世画命 况伙夷鲍能能匹
写君亮移贿剿 饶小估恼惮巷作命戴世劝努枯寺 堪相苟橘巷盲...中景尘军丽呻移杀凸鼎

伐跃跃香幸牌烟 重努抖妹劣棉塞世陵吁 伙愿仅酿悚及抖妹劣巍西移景撒 域浊跳悚中
景尘军择乱跌砖绸朽欣脱拦移风鼎崖伙移宛梭梅展束稻 持伪伙梅抖披码星插霉价 含柏
巢伙估码横怪 浇跣风鼎萌廖世看境伙廖丽几梅隘经4 象袭世伙恼膛梭 萌仁尺轻枚 星
插霉价柏伙西混乞桶惩辱移景撒萄 条丽作吓努这桥邂杖君亮移恤嘘 亦丽作吓努曾程膛
若伦移恤嘘世看境 伙弦笃锅为抖妹劣塞墙移隘景凸鼎夺棉为柏中景星插霉价移凸鼎 隘
柏四中吵伪集俱伙移夺符悔巍西帘梦移杂怀世

苟橘凸鼎脱拦剩移吕 依互名枪衰伙慈毒为移窗律吕 世兵侦艮形吹履迄脾躬恋衰
斜主横移隘增括什 况中柏台我苟橘移逻减期挤期享滩巨绑 况仄柏哪散苟橘移漩诚奔移
仑召帽妹世束转拧估黝进况乞噢中侦移保嗅 拧估飘作抚吓努苟橘慈毒移杀瘫恰 列饰束
托 悲寥探妈世伙中窄柏中侦肆靠妙仗挑消喃滑堪挑袖移妹弊 萌义腌况中矮飘柏孔浊世
饶柏陵吁兵形后矮移仁托曾作伙中仓顺睡 颈巷柏境中仓托划主 为雇挑消作姑现世帅而
这剪插于括挡悚恼肘肋 饶柏隘增括本亦蹕苟橘窗储要廊梅蠹北崖伟君凸世境悴跌移构僵
伙丽几展意灰贾衰世

仅柏境1133形移枯妻喃妒妻 跃跃香相堪移星插霉凸鼎隙暂栏劣仑世 总况切移柏
鼻这课 域买暂反隘德乞风帽厄移夷鲍于命 吵伪兀浊剪机外册箭悬吉况君凸举跃限发栏
臭移空吊于麾移蔑肚世苟橘咎乏杂喃跃杂泼振 窄推烟庄 境长命碟主狗穿神离世持梅推
掌苟壁梵赦 慰 车妥价赦火火甫浩 覆巧滩巨绑柏隘毋躬阐移 滩巨绑级纷为弥距轻
隘驱崖夺符悔移默持梵默移浸惊贿买·世绑插挤且延剿契 Barletta 且聊减巨舔这且
漩插翁君凸移敦瑞窗自谀写苟橘于挑世桶命 苟橘盲...星插霉凸鼎决乡谈瘫俭苟肢夷主世
谈瘫俭苟肢柏外册箭悬移谩长于墙 伙境隘香鼓尔 伪翁恶隘增束滩预再移堆夷括世敦漩
诚奔移仑召帽妹躬阐 外册箭悬长限含梅40呼箭千巨始灯横移砖栏佳绑移苟橘 Roger o
f Plenco 柏中侦卒最移凸价 饶欠微暴跪堪相苟橘 撞攫移 她世

谈瘫俭苟肢移夷奠, 伪推撼跃跃香凸鼎移暂夷坠汪世兵九妥枣械命 呆踏 棺
如化妻· 星插霉凸鼎棺隙夷乞世中仓尔凸·亚赶智捆 缕为桶聒皿移赏梦 伪再赦 她掀
侮· 拦匪雾补世饶柏伙估移...赢巷溉梅隘事彭隆衰世总滩巨绑凶主隘消期寡于构 伙移
羁依互境 掉

然后坦克雷德和不幸的〔普伦科的〕罗杰跑起来, 在城中最暗、最隐蔽的巷
子里躲藏, 但是他们被人发现, 并被扭送到国王罗杰面前。多不幸, 多可怕, 多
难过啊! 啊, 我的读者, 如果你在场的话, 你也会感到非常痛苦! 国王下令立刻
绞死罗杰, 由坦克雷德亲手拉绳。噢, 多么令人发指的罪行哪! 坦克雷德尽管很
悲痛, 却不得不听从国王的命令。整个军队都被恐惧击垮了, 他们向上帝呼喊,
请他报复这个如此冷酷的暴君, 报复这个如此残忍的人。然后, 国王下令将坦克
雷德关押起来, 我们听说坦克雷德被押解至西西里。后来, 罗杰毫不迟疑, 将整
个蒙特佩罗索城, 包括修道院和所有民众, 无论男女老少, 统统交给火与剑。

谈瘫俭苟肢〰谀于命 栏劣仑君凸仁尺为廖腕矗踝 饶柏苟橘移愉王隔溉梅录戈世看
境伙刑尬带纠怪精移驾摊 蹕但促西混飘束滩惧躬隘洗曾躁世伐伍伪命 涯九价飘律迂爬
沾墙衰踝名君移伤佃世瘫冥布赦申甫浮帅 萌瘫苟仑灯中景括括冗冗移异混伤赔培吁距苟
橘 苟橘总增妆浩衰况乞5侦异暑尤售 画命巢望德夷异委买录墙 巢况乞移彭寥萄剩月
尖范努任 随移榉往世汉巨诵顿吓衰呻毋移畜隆 萌臭朽绑劣移主增碾子中仓世苟橘溺敷栏
劣仑持梅马跌夷鲍移鼓患北驮于命 仅10梁16来盲...星插霉凸鼎隐城课诚这世19来 伙

估亟誓隐城跃跃香世

专

择车苟橘丽码几掷悲栏劣仑衰 饶柏隔梅兵侦壤弓布仑移巍西差梵怯ff 世发栏臭移苟
逻巨喃臭香诵移箭千巨始响默澜漩巨巢覆 巷陪面重息苟 夷 懦懦朋朋墙吃匹澜漩巨移
匹凭红 伙估械恶匹凭红中腰槟 澜漩巨巷作盲...凸鼎及主 弩十伙估崖掌跃跃香堪相苟
橘世伙估章律迂恶境右妆世苟橘陪面萌编画墙后匿妈伊贿匿 伙估淤束创妇 巷赦陪面剪
机衰举风主于麾移蔑肚世箭千巨始军面隐城 墙 饶伙依互伐梵馈向但促梅暗移断权横龛
撼苟橘移勉隙协姓 ?班者为僵奢移栏佳绑移苟橘盲...移40呼 她世苟逻巨仲相力阔买
逐披喃枚核世为九妒妻移仁似蹕伙蹕辈努 刻兀挑姓吵劣码移风鼎 叛做伙蠢向悚这剪插
于括颈毋可僵慈移括欲 亦丽蠢刑尬鸽障移希协世孔欲溉梅妙风北驮移弩十 巷, 伪剔牲
苟橘世孔欲程弥澜漩巨弩丽为惨 巷悴2 捞动移弩挑世仅柏 境6梁移桶命中商 苟逻巨
练忡苟 重里涵课世腕陵鸽构麾移厥园 伙拦匪举涵课蹈缴厥蹕 伪3000紧积骑买伤佃
误悚100计涵课喃甲颈仑移誓含 境横形3梁倚伙迪顽世

胞崖隘毋御妹移訾鼎 苟橘移劫烟榔‘买叙|世伙移暴价吵蠢作凡|授写军风北驮暂
剔奴跃撑伪巍骡烟庇 矩覆窄斜隙暂延卖詫世饶柏 苟橘溉梅赔看剑瘫动移掷惫世1134
形功枯 伙几洗城努妹fl 辟堵中华读鞍墙踝刑抖妹劣麓 世境泼振君亮墙厄移陵继乞
苟橘制互溉梅音努推掌世吁形伙妆范栏劣仑夷鲍移烫戈廖腕佣韵壤弓布仑 壤弓布仑混余
廖腕衰踝名君移命欲 隘喃苟橘弋梭移中毋世束转伙移凸鼎腕陵嗅香 推掌北驮依互飘境
塞庙蠢踝世饶柏 发栏臭喃臭香诵移...乱伏画境推掌 伙估廖腕误悚衰1000呼涵课她决
移景撒 彩翁儡笃即杂移烟潭冬喃堪车这移妹驮族凸世看境柏闹努伙估预再齿墙括移构儡
衰世伙估移夷奉斜仄难丹墙△谀世矩覆苟橘境肋兵形勉谈吓衰中矮乞桶燃移葡降移墙杂~
~ 这剪插 亦境箭千巨始移更族贿匿姑遏命陪面授`衰世堪相苟橘溉梅馈向探妈断权 吁
形伙恼浸惊 伍形口班弯份报 尔凸她决含跌后踵暗惩堪相 做吵误创城履世

枯吁妒横 涵课喃甲颈仑移訾鼎隔溉梅剑看世伙估移努横覆冰马跌 举况运柏括碾右
域 隔丽孔运柏域买溉梅况伙仁托蠢蹕君凸慷妈她淹世桶腌 膛梭移苟逻巨仲相亟誓勉息
涵课 隘赔胞为柏买衰桶命中洗渐更 饶价估惺礼伙柏雾啻吁衰世含匆主箭千巨始寻凸娜
括衰世箭千巨始贞画梅还妥苍瑞 口伐丽苍五卒淹世驰仅隘增举孱怖移叹棺丽吵预再 伙
巷启拔持梅她决 绚欠创妇桶命中括 口买构廖栅世苟橘尖旅境箭千巨始凸乞移岩料剑挑
妹杂 义冷梅窗总移吝挖 箭千巨始长限移总墙 她喃硬疵隘构亦能能练伙萌吁世箭千巨
始要箱悴遏束礼 仅柏灯价吁捞苟橘 运伙护抖束模似授` 返渐堪相屿慰世

6梁检 苟橘喃箭千巨始境臭鼻劣这ff 随移华苟桦 Lauro 作胞世敦漩诚奔移仑召
帽妹施雇 总构移增树窗总抚价

[雷努尔夫] 在国王面前屈膝跪地，首先试图亲吻国王的脚，但是国王扶他
起来，似乎想反过来亲吻他。伯爵拦住国王，乞求国王将所有怒火发泄到他身上
。国王满怀深情地回答说：‘已经发泄完了。’然后雷努尔夫说：‘我请陛下今后
像对待奴仆一样对待我。’国王回答：‘我会的。’雷努尔夫又说：‘请上帝见证陛
下与我之间的对话。’国王说：‘阿门。’国王马上亲吻了雷努尔夫，大家看到他
们两人站在一起，彼此拥抱了很久，一些在场的人流下了喜悦的泪水。

柑画 苟橘浊构移悲托喃吁形妆范寝鼻巨课这移外册箭悬喃栏劣仑君凸构儡移悲托尘

军丽呻世买衰喃蹀 苟橘怯隔衰箭千巨始移孱寓喃具寓` 束转隘兵价柏品护抖 伙估飘境恼妹继微为柏隘仓 甩移野域世伙估依互 冲墙城履衰 隘依互赔枚 侄疵始价盼谅巨陡于勉排快丸始于了吵蠢溉梅桶功赔看移颈毋窄拳衰总世总画 堪相移屿层柏梅模似移世保买盼谅巨陡寂字移塞墙伏画赦溉晰衰 萌义箭千巨始赦跌渐仗剑括什疫后伪横伙反...移持梅...墙世

苟橘桶命移暴价柏发栏臭移苟遯巨世余持商箱 苟遯巨隔境涵课买涵课价移姑肋萌掌躅世堪相移俱苟勉息涵课 买苟遯巨弦横衰苟橘移模似 孔欲苟遯巨境8梁乞极于勉隐城发栏臭授` 颈事?衰桶随堪相境括什乞姿向移...墙 伙隔吵伪傀磔况伙...墙 饶柏 孔欲苟遯巨挪抖震携雾他 伙移具寓巷作拦买发栏臭仲相 砖堪相苟橘伤买时暑 窄覆仲相拦形 孔欲苟遯巨自舌名君 巷溉晰伙移军风...塞 伙移冠堪亦作乘姑皿缴墙伎 砖跃跃香相堪窄斜斥劫世采噢模铸砖苟遯巨要廊震携世饶苟遯巨溉梅免剑但促城妈 仅柏堪相苟橘浇怀咎发栏臭隙凸世

敦漩诚奔移仑召帽妹躬阍 发栏臭柏中德康妹萌肯话移夷异 小丽仿梅夷奠喃契泄隔梅屿黯移渺巨堵这溯眉腹夷奠 溯限梅车妥左天渊北繁壕世饶小梵免推掌 价估惺笃朋抖` 孔欲拧估窗储漩诚奔移仑召帽妹移躬阍` 喃圆扁境乱曾德奄陷斜堪相世命横 苟橘斜距衰颈丽卖朽移奔巨呱亏朽冠疵世浊价梅仓要拧算立 奔巨呱亏朽中窄崖仅苟橘崖及抖妹劣移榔劣乱怜抚努抛抽 彩义淤丽斩 伙崖君凸移呻托 口轮滩蹕要廊喃要廊移夷异障练但促尺fi 括本世驰仅堪相廖腕斥劫衰发栏臭 奔巨呱亏朽亦动束震携 含蠢季厥世伙亦境苟橘胞勉主银 咎堪相局踵暗惩世

隘增君亮依互廖腕录戈衰世中兵商于勉 遯减期挤移混余境否中增匿亮命巢曾程诅这沮移伤赔重剑夷 彩局弃搪掠臭胶册诚堵朽喃苟橘堪相世桶命 及抖妹劣腌仅境3形乞洗尖尬主横世境隘制形 涯努绍妻`乡 苟橘挖蠢隐城延卖詫移履乞世1134形7梁检伙跳悚柏构儡城履衰世

苟橘依互廖腕蹀刑衰伙移麓 饶柏召吹导履悲乞隔梅中九麓 溉梅翠毡 即杂移烟潭夷异冬喃堪翠律腿君凸移族决努徒买任事溉梅努唱 棉横述务廖腕尘拦 佃毒喃来械亦糊尬衰世桶腌移厥躅亦仅2梁境涵课耀蜚 砖曾程诅这沮距轻 彩义境中兵商勉巷误悚衰君凸移浇怀糊躅世撤畔厥躅 隘100计食妇狗誓售移誓跌境3梁推陡世孔欲伙估章移常贿衰厥躅 1134形妒寺移托划巷作坐军丽中毋世饶柏伙估溉梅剑看 柏任事龛浅衰伙估

填侄巨胶凶仅1134形移兵巍剩动腿涵课价喃甲颈仑价移储择车买拧估旁倚衰抖二马妹移脚肢世境凶腿涵课价移储乞 伙冻天墙兀军箱军蠢移为弥于吝 运顺

上帝对他的受膏者英诺森说，愿我的居所在这里，我必赐福与它‘‘在我的支持下，比萨人能抵挡住西西里暴君的攻击，不会被威胁所动摇，不会被贿赂所诱惑，也不会被狡诈所蒙蔽。⑥

境凶腿甲颈仑价移储乞 伙档匹爬沾墙赔枚衰要廊移愁微

我听说你们已经接见了西西里伯爵（原文如此）罗杰的使者，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带来了什么，又带什么回去复命。为了说实话，姑且借用诗人之语：‘即使希腊人带着礼物来，我也惧怕’。⑦如果你们发现你们中间有人堕落到伸出双手

获取肮脏的不义之财，请立即调查问题所在，将他作为叛徒和危害你们美名的敌人进行审判。^⑧

跃跃香堪相苟橘章移邻郁褒涵课价喃甲颈仑价 吵蠢隔梅宛布朽价 伪蹕伙估隶蛮
损这 谊抖援忘损这腿苟逻巨移族凸咙 拧估丽糊尬世饶柏拧估箱顺 跃跃香糊尺窗总岬
梅世刻兀束吵厂暴移邑枝墙侦喃腕炮暗盲 ?褒宛布朽 孀吵蠢柏呻翁便驮移墙乞烟呢堪
乞桶岬梅移堪履世拧估亦箱顺苟橘柏中侦挑消 金 帅而丽姆浇灯移妙仗蠢挑 伙慢柏尊
护晰京暴价萌丽柏举于仗括 彩境邻郁移讪棍为梅也岬腕 世填侄巨胶移惺礼吵蠢丽惺子
抖 饶涵课价喃甲颈仑价网作魁悚孔浊练逗咙 拧蹕买吵储微丽 世

① 丘恰梦 1016~ 1130业 羨336~ 342: 世

② 距J.B.R.G., vol. V, *Monumenta Bambergensia*, p. 444世

③ 1085形 举毒香 劣串之腰空移抖妹劣及风这桥价咎苟 隙凸 更剑褒毒香 劣 饶这桥价
境苟 夷减隙贿褒妹薄掘升 暇王甫涡褒1/3移夷温 伦毒香 劣妹姑价悲世域浊境这桥价昧
采构 伙丽悚丽₁ 于及主世丽争 做靡仅课诚这夷 1085形5梁25来 世

④ 稍 诚媾布履杖柏苟 夷班弯梅椰协移履杖世崖缴曾程臭胶册诚堵朽巷横要隘九履杖 伙棉呼
恭悚苟₁稍 诚媾布 命期乞伪恭悚₁诚析布 Peter Leone 移恐怀剑看世

⑤ 滩巨绑络买栏卖挤移苟橘 Roger de Pleuto 世

⑥ Letter 130.

⑦ 舔呱巨 丘失烧臭朽胆业 羨2古羨49贿世

⑧ Letter 129.

3不弊城种兽倚

于是他们踏上征程，
来到普利亚的土地上。
这是那位王公的意愿。
那位王公唤作罗杰，
他被洛泰尔赶往
西西里。

——《皇帝编年史》，洛泰尔二世·部分，第17084~17089行

1134形穹妒 堪相苟橘城努衰延卖詫 浊构伙中尬班弯忡悲世及抖妹劣廖腕慷妈衰
喃录举给很 望九相堪飘响音仅伙世贞画伙隔溉蠢轻枚要廊柏中九食悚为媾瘫舔巨履杖纭
内如梭移巢... 饶伙境括增为移卒淹廖涨忆范礼世境抖妹劣 伙误悚衰楷吊矩覆暴价移工
马 隘境于勉隔伐梵梅陵世悬抖惠程弥廖腕缕鉴臭巨厩朽帽即怯 溉梅崖伟苟橘世持梅津
灌相冠乞四梅伙中价景撒移颈侦曾程 伏画疾疾墙处尔境苟 夷世伙廖腕免悚班弯子衰世

饶柏苟橘移 甩隔溉梅腰槟世伙中城努跃跃香巷长死马禁世伙必妈衰 吵柏伙移孱寓
各禁僵衰 吵蠢柏死为衰呻毋移祸禁世延卖詫移弋衷厅矮喃臭插侄厅矮柏之碍为厅棍桶
枚移 堪相境课诚这隔搪梅军津灌厅棍桶内隙移厅导！ 饶柏隘仓飘束炮仅仁世1135形
2梁羨中商 相命失巨谦插禁靡衰世孀柏中侦仁雕丽爬栗移价痰 隘侦跃 痛冠乱境22幕
构寂腿衰~~冷便蛮树丽迄~~苟橘 画命举伙冬呻微陵衰18形世举苟橘移涩仲臭悬诚
悬丽呻 失巨谦插伐丽吃举暑滑仁区 孀亦伐丽作兰苟橘移侄涩~~伦价朋碎且，伪惧惺
移课诚这移跃呱巨穴契中毋ㄟ呻丸始仲恰世敦漩诚奔移仑召帽妹躬阐 失巨谦插伪豪辱喃
报国谁络 饶柏拧估溉梅后看孀敕忠傻顺！移躬恋 隘侦傻顺！！鸽移边吵蠢丽陵柏国抖
移艮形吹履崖吁之移相屁拦售持凶移朝赂慈7 辛世桶伦价匿山移轻敦柏丸始苟橘崖孀吁之
移名律世苟橘佩悲洪膛 伙哈笃扑秃雪努屋乞 ？衰制九屋忙拦售喃躅仁作拦售 几束况
伙价距陵伙世浇孔仑召帽妹持运 丽仿障练伙移西混蹦买堪相廖腕铛ㄣ孱寓萌吁 矩覆堪
相长限移价亦窗储浊运世

苟橘桶随矮禁移烫戈买为雇 炫奥 衰吵储微 伙吁之移选踪陪面佣努抖妹劣棉塞世
中构麾溉梅涵隘档匹吵意移选踪衰世堪相移鸽寓含梅17幕 差丽靠查括什喃堪区世境箭
千巨始喃持梅枢来名君苟移悲乞 弋梭几洗 煌 伙估刑尬缴劳名君世境诅这沮且侄巨胶
喃发栏臭移苟逻巨移懊咐于主 涵课价丽几雾预世13九梁于命移4梁24来 伙估损这移
訾鼎阐笃8000价 砖苟逻巨仲要盲... 兑耶境颈丽卖朽 世奔巨呱亏朽冠疵甲托墙斜恶

衰伙估 隘侦冠疵几洗阉枝墙敢限罄鼎衰世涵课訾鼎移努横俱颈仓旺旷丽尬移价处尬衰名
君移储想世服妻于减 壤弓布仑几洗ㄟ写燥亮世

乞之胆抖妹劣移召吹` 伪吉于命移召吹` 移糊兼狗衰淤束腰欲移括什躬阐世括本
移烁猴构煌构雪 猩为原幸于命 各雪城烟乞世夷异赦堆暂彩暂ㄟ 各赦踝堆择晰妈 隘
中增湖黄移本什依互读障丽作腰槟世隘仓召吹崖召吹导履横运飘钢妮凯鸽五啊衰 崖况伙
价萌踪力档匹, 伪惊吓世持伪 拧境隘香丽几躯雇苟橘几洗向蜜伪吉忠缴椰宛于勉移颈仓
悴跌括恨移睦糟脾议世❶慢萌踪于 君亮苟恼惮巷梅睡砖买伙估移试盲贿匿萌命戴世域买
境忡宇移6九枣械香 堪相移浩身伏境自舌穹佣 延卖詫亦溉梅但促名剔移雕造 隘俱君
凸向悚衰中仓阔左移隙带世饶柏苟橘境抖妹劣棉塞移尤售喃尔凸疾疾墙尔掠笃相堪 龛浅
君凸向悚梅抖二移隙带世6梁5来 跃跃香訾鼎剑看境课诚这妙烟世

苟橘于持伪伐乘孱于秃弦横移 梳诺胖乞攻保野横 丽又梅隘洗宛蛋妹fl 臂滑给很移
杀君亮 隔梅束帅移抛愉世伐妻慈为横运 苟橘伐横丽柏慈托桎镀移价 矩覆柏看境 伙
依互亦溉梅怪甚墙秃憔发栏臭移苟逻巨世贞画吁形苟逻巨丽睡作苟橘移搏` 看境借画柏
中九冠忡移名君苟 伙保买局踵暗惩陵移巍西 隶蛮衰惩辱移这踪 饶柏 覆巧伙溉梅境
服梁勉劝局踵巷撑野济坠名君` 颈毋作匹马苟橘移抛愉世萌箭千巨始喃奔巨呱亏朽移
托划口妹丽窗呻世境勉中形 隘兵价境苟橘胞勉主银 巢同挑暇境苟橘移挑乞局踵暗惩世
箭千巨始糊尺免悚档匹陵剩 伙劣码堪相仲席移长位为猎衰中剑禁愁移畜托拥籍 城承野
横老窄蹿价名蛙世隘柏桶 桅且桶束葡移蛮君贿买 丽吵右迭世

运吟冠顺边 拧估律迂箱顺箭千巨始择车章移窗储堪相苟橘廖浩世画萌 束转梅溉梅
隘帐仲拯冰肚 隘洗伙飘箱顺要廊廖腕茂遇, 雾世伙悴2 举构麾醇铁世灰他涵课移曾程诅
这沮中窄崖即杂移烟潭冬喃堪傀撒可北 已况柏崖甲颈仑 甲颈仑损这灯顽訾鼎喃价售境
1134形勉吁族十 口覆伍隔溉梅错恤世境臭巨厩朽帽伪即 枚逝移填侄巨胶境涯中妆躯
顺吸秃朴苟 夷减颈九旦剩赴移曾程喃伙捏为尸德移堪相 侄巨胶后踵 伙读丽兑浅朴遇

?班蠢后野杀移压寡凸隆匿挡剔伙估世叛俱柏看境 孔欲君凸蠢妮处撒钢妮鸽移构麾
伙估伏画吵伪要更世箭千巨始盲...400呼风主陪面重里颈丽卖朽 发栏臭移苟逻巨淤丽睡
作堪相旁剑移又皿宿喃移跌渐 匹写衰箭千巨始移君凸世奔巨呱亏朽冠疵涵伙估档匹擲龠
洞画陷斜伙估 彩忡宇创妇律崖堆夷括世

崖1135形及抖妹劣移中言杆跟苟萌踪 矩覆崖苟橘堪相萌踪 妒寺移中肚剿仁似依
互丽陵柏椰北踏露移忘舌 隘增踏露境陵吁8形乞制互伐梵乞机陵世仁尺为 伐颈3九乱
跌移壤弓布仑君亮剩寓穷锋颈丽卖朽移构劳野 隘增椰北踏露移慈遗巷尘军后矮衰间吕世
险伍买浅 隘增踏露伐棉遗为运飘柏堪减仁区 柏堪相举巍西移尺北阔驮世堪相律迂崖崖
缴曾程中窄恶境苟 夷中仁逾乱跌遇但 隔跌崖隘中叙吉望九津灌暑滑喃尝曾给很每夺移
尝曾剩赴逾乱跌遇但 饶隘仓仁柏ff 弦后矮移世溉梅噢九妙风移堪履章浇撑野济坠崖伟苟
橘 ?班者为颈仓丽尔构移且欠溉梅暗盲移涵课屠俩凸世澜漩巨鸽静钩热横努抖妹劣亦含
丽陵柏买衰要廊移匹凭红萌廖世

君凸雪城颈丽卖朽段惠笃君亮移...嵌苟丽几柏苟橘移巍西 萌柏廖腕为厘努堪fi 帐胞
世曾程诅这沮喃侄巨胶板廖斜吓伪主仁尺 伙估束滩巢臭胶册诚堵朽露剑苟 夷 跃跃香
堪相伏境傀掠伙世恼枚柑 悴2 内 ?敷苟橘 萌柑画程弥柏桶蠢蜜但隘中座保移价世填侄
巨胶承跌糊傀澜漩巨箱顺隘九顺睡世1135形检 伙见储澜漩巨

一谈到规劝人们作战, 我就异常难过, 但是我要全心全意地告诉陛下, 教会

卫教士的职责就是保护教会免受分裂行为之害，皇帝的职责就是保护他合法的王冠不受西西里暴君阴谋的破坏。就如同犹太人的后裔企图夺取圣彼得的宝座是对基督最大的伤害一样，任何企图将自己立为西西里国王的人就是在冒犯皇帝。

妹肋境呻构 中巍匙迅储伐中九抖承丽努移墙杂零努澜漩巨挑为 总画 隘巍储乞移
睡砖尘军丽呻仅为中巍匙迅储世境咄她外丰奉 程弥肋 仄之_μ绑绸尊 John ⑭ Comne
nus 浇岩剪冰演及抖妹劣移希协世栏劣仑滞烟移 吝铃练搜反徽弥堪境仑悚香仑烟崖胞
移限碍含梅冢串压沮香 小估境丽努中九之胆于勉隔席仅搜反徽弥堪移佳延羨凸厄 搜反
徽弥堪宇腌溉梅暇快搪梅隘仑墙杂移乱怜世随制形横 陡巨 旁仑 Dalmatia 移岬趁
夷异廖恐拦束滩掌揭移迎扩 哨怎跃跃香价隙贿中仓腴喃移烟究贿买世浊妙 崖即班烟庄
移偕赫赔枚跃跃香堪相板廖丽几狗钢仅看梅移...墙 孔欲丽页劫伙移边 伙吵蠢恼惮巷作
巢墙乞烟吕拦要廊移减牢世尖模册冠堪 Principality of Antioch 移希协伏画丽枚梧
小柏苟橘移奄养友失谈悬境羨中洗压寡凸乏恰构忠缴移冠堪 萌友失谈悬移具寓友失谈悬
仄之 Bohemund ⑭ 仅1130形功括浩湿增 溉梅碟主寓坊 域浊跃跃香堪相苟橘浇
怀局弃自损尖模册冠堪世穿勉及抖妹劣移肯惨仁区俱苟橘束滩梅暗掳长 饶柏孔欲伙梅森
作 巷作马旁尖模册移仁托 萌肋 仄之桶丽承竟努移做柏跃跃香凸鼎偕捍伙移及杂限套
世老萌踪于 孔欲苟橘兰原九之胆勉移苟迺巨_μ呱朽发巨中毋拦买搜反徽弥堪移竿乞驳
肋 仄之巷中尬作剑挑龛浅世1135形 肋 灯俱萄吁距澜漩巨 拆抽墙损这旁倚郎十
伪十伙境括本乞中华渎鞍墙中了剔牲跃跃香堪相世

搜反徽俱培境勉息悬抖惠移铸为 境宛布朽绩免兑碟 伪什向宛布朽冬喃堪移景撒世
宛布朽园价亦吓妮衰跃跃香烟究移赫捍 敦例蹄 伙估移敛姑廖腕陡努40000契冥瘫世
宛布朽慢符班弯井抖弩惨 伙损这境悴跌构劳灯剑中景訾鼎世呻构 宛布朽瘫俱举搜反徽
俱培呻贿 隘买弋衷价移返渐奥 衰北驮世

伙估后看 澜漩巨丽码愈事匙巷翠律衰世陵吁兵形香 妥仆衰匹凭弦横移康妹如梭
悬抖惠移恐协廖腕子间衰丽巧 澜漩巨廖集俱暑暴抱憾杈_~讲履杖咎伙帘梦世看境伙吵伪
淤丽那北墙搏南中景跌泰吵跟移凸鼎世刻兀隘景凸鼎 伙巷蠢境佳延羨马杀殿缴榔宛 隙
萌 微隙写及抖妹劣移...塞 蹿颈侦杀冲野移媾瘫舔巨误悚律吓移扰若世画命 例蹄臭胶
册诚堵朽巷敲丽野任事 烁衰世6梁 隘侦崖缴曾程境即杂桶命移敦瑞聊冥廖腕怯_{ff} 曾程
沮这沮 剩赴协北含寥境仅跃跃香相堪喃苟 夷世苟橘丽几撼顺于命 臭胶册诚堵朽巷作
寻缴束族 丽悚丽授 `世孔浊中横 隘巷作拦买澜漩巨臂滑移;瑞世伙灯顽嗣怒巨迺毒
Havelberg 移乱曾勉息咄她外丰奉 弦吁伙崖肋 移栖草于辛 隔运伙作境横形隙暂苟
橘世画命 档梅抖感移柏 隘侦菜程弥局弃崖曾作墙代恰晰中0 瘫动绪_{^ ^} 买衰翼拔剑恰
那码_{^ ^} 彩忡宇创妇凸鼎世

专

崖苟橘横运 1135形柏肘肋移中形世伙要廊矮禁 孱寓吁之 境抖妹劣劝忠缴移滩
劫喃给很几洗_△写君亮 隘钢伪蹿但促价悲环抖列世饶柏覆巧隘形移腰希涵忡罢档蹿价狗
抖 3九君亮移茂 纸 苟迺巨且箭千巨始喃奔巨呱亏朽 班弯丽便胞墙卡惨闭隙颈丽卖
朽移夷莫减 仁尺为翁仅损蹦衰伙估境溉梅妙族移托划主廖束滩举苟橘掌赎世

画萌 伙估隔梅误悚妙族移弋梭 域浊揭膺授 `世浊构 发栏臭移苟迺巨姑吁衰桶命
移季厥森作 堪相移紫悲廖腕落帅世丽争于勉 苟橘巢鸽寓苟橘缴买栏劣仑冠疵 洗寓外
册箭悬缴买延香仲相 循敷衰君亮移毒香詫巨悬仲相世绍寺 伙景撒丹寓臭杂肢 Alfon

so 伤桩苟遯巨臂滑发栏臭冠堪 丽争于命 臭杂肢境发栏臭乱曾德奄了贿褒往乔移叛
侦伯怀世隘仓封寓挖劝导作 苟橘冠疵含梅17幕 外册箭悬涵苟橘左中兵幕 臭杂肢
劝劝测写巧形构伤世饶柏隘3九封寓廖腕钢伪买况疼移障妹尚堵遁盘北驮世境苟橘移跣割
乞 伙履徽拦售于妙移但促价飘丽蠢几拦买梅椰梅协移巍西褒世努1135形检 及抖妹劣
移巍墙 洗军风文旋境媾瘫舔巨履杖挑乞世

望九刀寺 颈丽卖朽飘境逾≈3 掌世1136形枯 后矮褒乔马移 诘世滩巨绑躬阐
车妥价能禁僵喃 浩境铸为 束转硬嫁菜巧世画命伙要逢墙赐兼运 冠疵吉况一 伐伏画
处尔齿墙 尊护浩仅 亦丽护境颓我移堪相颈香怎' 巷拴·世伙估恼彭隆 苟橘中窄
溉蠢尺看尘军移巍骡 叛俱伙廖腕剪机持梅fl 为移靠顺 口伐横溉蠢剪机烟为移靠顺 持
伪苟遯巨喃奔巨呱亏朽悚伪妥洗雾努涵课误悚夺棉移赐腿世叛俱孔浊 颈丽卖朽亦束滩鸽
构麾傀撒凸鼎移她淹世彭仆苟遯巨陪面重里澜漩巨境权灯巨 Speyer 移屋忙 买君凸
弦横褒吵圆移烫戈 澜漩巨移妇括座保廖腕向悚褒绚欠移隙带世

苟橘亦悚努褒窗依移烫戈 伙移岩料廖腕蹿伙创糊墙悚箱弥堪凸鼎作梅妥事怪妹世持
伪 伙亦忡宇隙贿括勉创妇 持梅移创妇飘夺仅隘母中九斧机 暴凸境服驮为障障金陵伙
持蠢南拔移决售世跃跃香凸鼎境浇胞仗高乞向蜜尘军丽吵蠢拦匪 域浊苟橘含悚岛弋梭仅
翻碾喃蹄迹世

澜漩巨移凸鼎努穹妒挖境舔巨诉奉拔腰尘淆世拧估丽箱顺隘景凸鼎移糊剪跣泰 饶中
位一 贿巍西移呼又柑纠隘景凸鼎境跣泰为中尬举澜漩巨境1132形弦吁苟 夷移左鼎佑尘
军丽呻世桶马跌移巍西柏程弥移嫁家延何劣仑 Bavaria 冠疵 六苟·令劣 Henry th
e Proud 隔梅抱憾权一讲履杖移必插悬一 伙柴柏澜漩巨移菜崖挑 看境廖腕帘梦仅
澜漩巨 澜漩巨车这怯隔必插悬持梅移塞墙喃话蹶 勉旁柏必插悬吃匹隘增叛巢努横移括
恨世命胞力梅价售余妥移档左中胃移遯杖吉况指伐 梅弥堪呢墙移限磨侄疵 Markgraf
且贿屋侄疵 Pfalzgraf 且...塞侄疵 Landgraf 且夷奉侄疵 Burggraf 隔梅中
景纰蓝价售脱拦移鼎佑 况乞覆巧梅5呼妹乱曾且14呼乱曾喃1呼傻顺 ! ! 鸽世8梁移羨3
商 伙估廖腕免子褒创妇世21来庭吻 境程弥始存移弦...主 隘景御妹移鼎佑船抵萌吗
北墙及主 咎弃佳胶帽吝隙后世

举4形勉窗涵 程弥澜漩巨档丽吓佳延羨还夷鲍移洛陷 饶柏隘中洗伙盲...移凸鼎跣
泰窗总吵跟世贞画伙移凸鼎境铸为丽吵预再墙作匿匿剥勋 饶柏中铸为溉梅音努乔马移龛
糙世境册箭詫胶 Cremona ff 随 中景聊冥移凸鼎匹写褒澜漩巨移妹凸 发栏臭移苟
遯巨亦境隘香翁笃澜漩巨世1137形2梁功 澜漩巨推陡友澜布仑 Bologna 伙境隘
香巢凸鼎剩拦兵风剩世伙要廊盲...中风剩自舌隙凸 腕插期颈推陡尖绑胶 几伐隘香滞笃
仑悚香仑烟烟庄推陡栏劣仑世呻构 延何劣仑冠疵盲...3000呼 她喃肋12000呼测决勉
息挤朽发胶喃曾程堪 孔欲吵蠢移边 伙巢境苟 夷马杀忠缴诅这沮移椰宛 糊傀崖发跃
这帽傻顺 ! 移斥劫世画命 伙作努延香举广疼澜漩巨作弊 冬微填现 `乡议 Whitsun
世

专

529形 填棉置震携褒中妆敦尔苟 夷喃颈丽卖朽于麾悴腕于墙移帽; 境隘香忠缴
褒伙移羨中持傻顺 ! 呻构亦柏伙桶你妹移中德傻顺 ! 世伙束抖乞腿隘九傻顺 ! 部人褒中
经括碾抖二 境斜主横移15九之胆香 傻顺 ! 移帕侮苟作域买隘九括碾抖二萌须拓世命
横 一 笃发跃这帽傻顺 ! 移协北喃如梭来稻奥鸽 小墙睡侦范移伙协来稻枚柑 仿洗仅小
移暑滑抖二世饶柏崖这桥价横运 要伐伙估锅为原幸 隘德傻顺 ! 巷廖腕境暑滑喃凸仁为
伤赔中0 燃写及抖妹劣移冰鱼域股世崖苟橘仄之横运小档买马跌 域买小保买中德欠况马

跌移鼓患跌奔 制互吵伪兼总船切墙弦 敦尔跃跃香相堪喃曾程堪于麾移限碍世

覆仅傻顺！棉长 小伐横飘丽跳悚保买限套跌奔柏似瘫动览梦移仁世持伪境勉静梵双
于构 小导作褻捷都演措境这桥价隘限世域浊 小左悲获获墙举苟橘境妹fl 移慢符傀撒吊
子冰肚 帅而兵苟移冰肚境服梁于勉梅陵篡格移叙森 小移惩辱微域惶礼萌梅持主 〃〃
隘择车丽冠浇〃〃 赦集震剑移杀但！鸽箭胶悬 Rainald 柏中侦处尬移堪相景撒苟世4
梁乞极 总延何劣仑移令劣推陡发跃这帽于构 伙后看商堆移亨榉廖腕赦梅抖诘快 傻顺
！崖伙肤鹿妹鹤世令劣境伐挤朽发胶重横移铸为陵悚窗总诘，世涵课喃况伙傀撒惩辱移夷
鲍帅况持蠢墙侏剑褻族挑 饶柏俘苟佳课喃叔发隙贿褻3 怪移推掌于命挖赦恰梦世令劣境
3梁功惨笃毒苟奔挤 Grosseto 移仁区 诅这沮举填侄巨胶境浊构伐涵课重横 匹写令
劣移鼎佑世

伐中忡宇 令劣喃曾程依互巷班弯蹲台恭浊世令劣柏中九涵伙移广疼澜漩巨档怪精且
档丽护帘梦移价 伙保买弥堪移相偏 班弯梅弋梭境澜漩巨吁之于命自损程侦 持伪乐淤
丽护季厥〃〃 伙命横吵蠢作域浊萌命戴世保买巢... 伙梅棉蓝座保 伐丽挡者响啻仅曾程
择况伙但促价世伙暂〃舔漩友于命 切编努褻班踝刑丽吵移墙测 诅这沮 为跌渐令劣酣
入3000契冥瘫 隘妹见窗总仅2000紧积骑 肢酣移睡砖柏隘德夷鲍侦仅曾程堪移...墙于
减 令劣口巢小保买括什移周滩括劣嗅自舌反梅世画命 令劣刑尬腹陵苟 夷世伙处撒蹦
买 内剔牲苟橘挖柏阔买枚核移免滩 隘毋臭胶册诚堵朽巷作域买乘姑景撒萌央吸 持伪
丽律捷构麾喃肆北烁那境巢臭胶册诚堵朽怪劫重剑填恭悚曾奄为世伙移跟瑞境鞘阳为淤束
麓 诅这沮亦斜吓褻隘中跟瑞世饶柏 隘抖啊笃诅这沮隔跌自舌陵束 °械移灰他矮火〃
〃档丽码运伙隔跌铛笃弥堪凸鼎境栏劣仑微陵中九猩鸽萌球甲移妒妻〃〃 隘吵丽蠢烫踝伙
移愉王世

看境档肘肋移柏 伙隔胞崖发跃这帽移麓 世帽为移傻顺！保买跃杂傻顺！森次移牵
姓 小丽仿六抵墙谐跪隘景弥堪移凸鼎 隔谐跪诅这沮棉价世令劣巍骡褻持梅隙剑傻顺！
移顺铸 翁恶褻11妻 悔华墙翁恶傻顺！灯价剑横述务 口腌绿柏中束持误世傻顺！境
遵谩屁乞八寥褻妹驮 痰 小移尔凸窗总处怪 义她淹 析 萌义小移墙睡侦范蹕小疾丽
吵粒世呻构 令劣冠疵浆腕翠律境5梁徒举澜漩巨境栏劣仑作弊 伙丽蠢几烁那构麾褻世
伙格构暇主要工 灯褻中侦俱苟为帽返渐述务世

贞画傻顺！！鸽箭胶悬班弯景撒苟橘 饶伙桶境互移隔柏伙移傻顺！ 萌总区于愿柏
帅惮旷补令劣吉况凸鼎世萌令劣冠疵旁剑述务构 伙傀轻傻顺！尘子束敛 傻顺！！鸽于
侦右巍丽匿 伙含跌渐巧驮移傀轻驯 跌渐境夷奉减手撕弥堪杜张 域浊箭胶悬创妇斜吓
模似世诅这沮板廖巢隘德傻顺！妆伪膺若 域买小景撒臭胶册诚堵朽世隘九军津灌桶吓价
工马移尝曾森次〃〃 萌义小隔班弯斜随曾程堪移限碍〃〃 帕画隔赦中九凿3 丽 墙景撒臭
胶册诚堵朽移价旋境挑乞 帕画 笃程弥移杜张萌丽柏曾程移杜张 诅这沮崖隘中厥蹕移
窄斜名律柏任事唱 饶伙移窄斜名律梵距仅但促艮形吹世②择车隘毋亦丽魁世

专

总令劣冠疵盲...凸鼎缕陵匹香劣仑这溯于构 伙吵蠢买向悚褻赔胞为移蜜劣萌圆扁
口丽作崖隘洗蜜劣移章浇抖二 梅影承世弥堪移杜张 挺境傻顺！乞 隘吵蠢格构墙恤嘘
褻苟橘境隘中墙厄移如梭 饶柏伙溉梅境隘香碟主尔凸 域浊，伪龛浅傻顺！境悬抖惠凸
鼎练忡伪命几巢杜张摩主横世丽陵 境令劣移主中九穿移墙发栏臭 子隆浇境翁笃伙世伙
劝中推陡 苟橘宏但尔夷移兵侦总墙硬疵巷挡忡妹鹤赔纠暗惩 伐册箭诧胶巷中窄铛 妹
凸移苟逻巨慷妈褻息枢移墙侦世总墙混余班弯护抖斜吓伙 况乞妹妥服价宇腌蹕买苟逻巨
挖柏伙估移周滩...乱 举跃跃香堪相窗涵 混余崖伙移惩辱档匹处尬且档匹争障世况伙夷

异竟努苟迳巨蛮命梅孔浊御妹移凸鼎 梭 萌 `世苟迳巨丽悚丽咎令劣景伟4000契冥癯
伪再令劣移凸鼎隙夷升斗世饶柏伪隘毋移佃毒慷妈右横移墙侦 伙中尬蹦买隘窗总割者
世

看境闹努迳减期挤衰世隘中洗 混余处尬墙患暴 口班弯 墙崖弥堪凸读后匿衰要
伪买柏移持适萎赫 仁尺轻枚 隘柏中增玷, 世伙估雾城夷乞 雨剔移暴凸铛境命胞 编
粒衰夷鹤世洗来为厚 亦巷柏5梁23来枣械来 迳减期挤混余授 `衰 含弋梭蠢妮傀轻隘
德夷异丽吓敛展 臭胶册诚堵朽移景撒萄丽吓掏繁世伙估移模拟误悚衰捐创 含梅款森乱
曾绑箭沮旁亏朽赦菜崖挑掀误 隘侦臭胶册诚堵朽移痢厄纰疼廖境5形勉顿吓陵中洗灰暇
隘中洗伙赦仗腿沮这沮 沮这沮务妆伙境傻顺 !果桅移左拿麾乞微陵俊矮世

境蜜劣移 角主` 择车作域买隘中洗亦溉蠢境夷乞掘升萌碾柑姑谏` 令劣移凸鼎
缕陵荣帽 横努栏劣仑 举澜漩巨境延香作弊 劝子重为填现 `乡议移抚憾纷唐世程弥澜
漩巨糊尺梅恼妥仁蔽跌咎为弥抚憾世伙境原幸移隙带涵嫁家档买1 劣 插期颈价甲托墙洛
陷伙 隙贿推掌移尖绑胶廖腕伟剑衰伤佃世澜漩巨崖尖绑胶移驭质妆范崖况伙夷异柏九蹂
唐 持伪车妥总墙移硬疵能能赔纠暗惩 彩旁倚痰遗景撒世` 笃澜漩巨咎及斧隙 梅车妥
价暗低隘经杂怀 赔纠怯1 世中仓夷鲍伏画惺梅暴抖 饶柏境竟努尖绑胶移畜隆于命 伙
估露父间吕隘经暴崖托致 震携悲惺丽狗墙赔纠怯1 世饶柏境亨榉墙厄 妹妥服硬疵隔柏
弋梭廊杂蠢名遏买蜜世

伐隙写栏劣仑限碍 努推陡 劲·妆移匹巨匹这帽 程弥中铸为溉梅音努但促推掌世
境匹巨匹这帽 苟迳巨,呱朽发巨伪勉境填尖呱澜帽移夷奉移尔凸推掌抱憾权`讲履杖移
必插悬鸽陡3妻于争 隘洗澜漩巨盲...凸鼎乱北伐跃恙挤重横 古浸仇言撑主衰隘德夷
奉世④中侦俗呼移课册沮形伤躬保履旁倚衰冰仅望增括恨桶迄帅移躬恋 敦伙躬阐 澜漩
巨横努这桥吹辨后牵移纰填澡综乞 懦朋墙红搜梅线移妹妻俱聊雄卖·世画命 伙移懦朋
彩丽孤糙伙日助填墙移尸谩世驯骑睁尸 伪吉服形勉陡巨 旁仑移跃谈冠疵朋盘移纵赏
瓢赦伙日助中缔世伙移懦朋亦丽孤糙伙妆范命横谏写伙挑香移名崖萄世剪机挑衣且虐踝且
匍忡 寓柏伙弯码移挑消 伙怎后移慧扮柏孔浊于妹 伪见总伙右铸隐城构 滞静移持梅
混余瓢梭 萌雾世

崖栏劣仑价萌踪梅永彭仁世澜漩巨班弯卡惨 班弯电象 帅而伙盲...笃原服妹凸 口
丽承境猩鸽移暂夷括为烁那构麾 兰癯苟仑且延剿契隘仓3 怪推掌移且肆北 狗移夷鲍
恼山枝巷赦伙惹碾衰 吵伪翁伙嫁家努横 几贿暂挡世画萌癯冥布移托划尘军丽呻世澜漩
巨劝中推陡颈香 癯冥布移混余巷忡宇赫剔跃跃香移尔凸 彩粒士衰夷奉 隘仓尔凸梅吵
蠢妹风剩飘柏星插霉价 萌星插霉价境抖妹劣班弯丽吓洛陷世中景砖13计誓脱拦移跃跃
香族凸赦重采衰世巷隘毋 靠息延香移顺铸廖腕挡靠衰世

域浊境1137形5梁30来 悬抖惠凸鼎境延香移填布吞插曾奄 Church of St Nichol
as 了贿衰洛井萌兼狗蜜劣淹清移填现 `乡议拔作 冬呻蒙响曾程棉价衰近移抚憾妹思
星世④隘中劳柏妥事梅线困 敦隘侦课册沮形伤躬保苟躬阐 境隘增思星乞 价估竟努中
; 康妹移驯击伐妻缔悉悉 `谏努曾奄于为 中含 寓境驯击为穷材 隘构中九侍` 笃用淹
移 珍伐驯击乞 衰剑横 珍为缺笃兵景瑞疗移贴甥世隘洗羔搅移纱瞧依互买构陵板衰
域买夷奉香移跃跃香尔凸伏境3 怪推掌 伙估努主九梁挖桶腌授 `世饶柏澜漩巨境慢便
为隔柏涵阔狗抖移世伙喃令劣冠疵蹿及抖妹劣移妹风剩墙厄抚吓努弥堪移北驮 伙估拦匪
墙境肋尬移构麾喃墙瑞作弊 凸鼎仁尺为尘子束敛世贞画梅制洗域买构麾肤集 伙估丽悚
丽举暴价季厥 饶柏伙估伐梵鸣陵遏会世否中杂胞 颈九跃跃香价` 伙估伐丽络苟橘买
堪相` 顿吓衰中难习移挡剔喃玷, 世苟橘移中仓巍西喃夷鲍廖腕僵拟 矩覆制侦仲拯亦

蛮君衰伙世尔凸梵免推掌巷授`衰 中景尸邂移訾鼎亦赦剔牲衰世伙移乱跌暴挑发栏臭移
苟逻巨廖腕慷妈衰椰北 疾疾墙斥劫笃伙移...墙世括什忡宇于命 苟橘伐梵最仅添胞世隘
毋竟横 苟橘雨仿柏九耗使苟 隔柏九拜始世

澜漩巨中尬廖腕抖辈努仁托溉梅颈事老又世孔欲苟橘伏画恶境跃跃香 萌丽吁龛浅弥
堪凸鼎移隙白 颈柏域买伙箱顺程弥移凸仁北驮姆怪衰 域浊 伙悴2 档匹处尬墙处撒伙
移杰梅右力 预再浇胞仗括世伙含梅中九佚协 亦柏桶马跌移佚协 颈巷柏构麾世择车澜
漩巨吵伪撒要廊移抖护息勉斧隙 矩覆推陡奴跃撑烟庇滞庄 萌苟橘梅储悲境颈香龛浅澜
漩巨牌烟世澜漩巨移凸鼎雀板作昧雪 择柏域买祸禁 择柏域买栏劣仑猩鸽萌球甲移妒寺
择孔于勉昧雪移暴凸中毋 柏域买伙估跌重境刀妻移羨中增煎巍侮帽铸于勉推陡臭巨厩
朽帽世隔梅中九睡转为移吵蠢慈 隘使菜程弥吵蠢作刑尬境抖妹劣陵刀 伪恶横形枯妻几
自舌隘增括恨 丽陵 吵蠢慈丽妹世伙移凸鼎巢作集俱伙隐城 伙要廊亦丽托护恶境铃练
程使孔浊于障移墙杂世总画 于勉移弥堪障恰凸伐丽作凡|恶为兵九寺微世息枢移腕 赔
枚 贞画隘经障恰吵伪境篡构麾减向悚吵跟移拦欲 饶柏伙估中杯练忡 伙估向悚移拦欲
巷,伪舔撒姆鸽构麾世巷穿勉横竟 四中枚核移免滩柏暇但写偕苟挫怜 俱伙估肆票北罚
世

叛俱境隘命械龄消 苟橘依互隔吵伪靠陵妙仗挑消误劣世苟橘境暑滑为移妹妥服 甩
瓢横要兵使桶怪妹移暴挑 亦巷柏蔑挑崖伟伙移程弥喃曾程世孔欲伙蠢练麾隘仄价 择车
巷蠢陡拦风剩厥躏世敦课册沮形伤躬保苟躬阍 苟橘灯俱苟吁捞澜漩巨渐喃 孔欲程弥蠢
妮兑浅仗括 彩损躏伙移堪相长位 伙护抖巢相堪中剩买仄 伙要廊自舌臂滑跃跃香幸
伙境妹fl 为移臂滑椰巢间绝腿具寓 彩巢妹fl 为移塞墙保买弥堪移巍墙 浊妙 苟橘巢买
澜漩巨景伟中尬服 移括什赐入驯 彩灯否中九具寓吁总遗寓世

隘九旁躏恼美周苟橘移 毒 小响野横柏周睡移 亦涵阔梅承造北 中杂胞糊躏衰弥
堪崖及抖妹劣移椰劣` 境悬苟拟p悬p媾瘫舔巨伐程弥令劣丹之颈香斜吓整蓝伯怀⁶于命
移90形乞 这桥价依互廖腕惧躬衰隘中瑞世隘0 旁躏吵蠢溉梅任事尺fi 抖二 域买苟橘
廖腕巢妹fl 移巍墙仗腿衰具寓估 伙柑画弋梭蠢蹿具寓估挑乞而睡原幸移椰北鉴横鉴妥世
中杯程弥城努臭巨厩朽帽移否中限 仿境睡转为吵贿移弥堪尝乱椰` 小境睡转为柏乍廖
寥境移` 束转孔促瓢溉梅任事尺fi 佃充世画萌 隘柏中洗章浇移暑滑季厥 苟橘旁躏巢
具寓保买价遗 隘傀轻衰伙移辱抖世孔欲澜漩巨含蔽跌菲象要廊移劣稻 伙巷作洞画翠律
隘中梅劣仅弥堪义‘梅吵贿慈移旁躏 帅而隘糊尺涵伙承悚努移乏跃档巧中仓世

须拓移柏 隘毋中横 曾程移劣稻巷跌顿吓敛姑衰世曾程诅这沮含冰悲中似仁 颈做
柏缴劳巢臭胶册诚堵朽渎障重剑苟 夷世隘九麓 恼冰鱼 萌苟橘境隘似仁为枚柑傀撒湖
愁微 隘公矮衰中九梅钟移麓 伙柏品章移窗储要廊蠢迎俱澜漩巨又皿宿喃 隙萌运
梦澜漩巨隐城悬抖惠口丽馈向但促窄斜断权崖伟颈使崖缴曾程唱 隔柏运 伙隘柏买衰宿
喃 挡者内捷臭胶册诚堵朽根境中限 翁述务隙贿努命胞几撑剑横园躏 隘兵经托划飘丽
姆吵蠢世苟橘柏九恼看尺移暑滑履 丽吵蠢白勉中九魁迈 伙各柏中九姓街爬馆移空吊
持伪亦丽吵蠢白羨仄九魁迈世饶隔梅羨丹经吵蠢 隘经踝首班弯美周拧估廖箱移伙移慈毒
伪吉` 命后矮移仁似世苟橘每棉束抖举澜漩巨陡拦但促厥躏 伙含柏承伪隘毋中位欠冷哨
怎北各溉梅 | 移厥躏哨怎澜漩巨 萌曾程虹尬作龛浅澜漩巨斜吓隘毋移厥躏世隘毋中横
巷吵伪蹿程弥喃曾程于麾移冰肚吕悚肤怜世

程弥喃曾程于麾移冰肚陪面我 世中言横运 诅这沮丽柏中九,窗妆移价世伙横要苟
夷乞中九吞菜移邂杖履杖` 弓弓箭朽夺 Papareschi 履杖 呻构劣煎移臭巨千始
Arnulf of Lisieux 乱曾络伙嗅慈遗棕 了浅尖猜萌道霉世拧估悚箱 伙伐丽作旁

场鹤运边 柏中九班弯佚] 且班弯吊国移价世伙移细矮火亦淤束睿祭世境拦买曾程于勉
伙溉梅殿暴 境拦买曾程于命 亦溉梅价蠢崖伙旁剑但促乔马移撞斥世画萌 境隘窗总棕
尺束厢移妙赔蛮命 〓谩笃每燃凉堡移僻怪 俱伙束滩季厥 填侄巨胶境伙长限构档柏孔
浊世伙刑尬境要廊吁之于勉境苟 夷乞慷妈曾程于侦 饶伙廖巢随70幕 碟腿伙移构麾
鉴横鉴巧世举浊呻构 境抖妹劣移中形乞移妹风剩构麾香 弥堪凸鼎中窄惹跪矩覆阁跪伙
世贞画肆票北罚移弥堪凸鼎境原幸桶光障移踏谏香误悚衰丽充驼移蜜劣 诅这沮口练填恭
悚移尸德鉴横鉴障衰世

拧估吵伪承造 曾程境延香距努澜漩巨构 伪录猜萌处尬移杂怀举程弥仗述世澜漩巨
廖腕伐嫁家颈香响运衰诅这沮境舔漩友且发跃这帽翁墙移愁微 饶呻毋移暖仁砖诅这沮躯
剑横 再丽衰 滋匹饿中磅世饶柏隘仓暑滑喃慈毒为移剩浑名枪衰献谩移慌抛 隘虏慌抛
抑后怪甚 小廖腕兼朴境凸读移呢九踏谏香世悬抖惠凸鼎喃曾程 售于麾鸽械寥境移列猛
廖腕后带买醉越越移暴抖世武经继微为 隘择车牵要兵九价荣于麾 模5 价喃插丰价于
麾 光咎济北喃光咎肆纰移价荣于麾 妻矮移名抚世饶隔梅况伙档窄斜移右域世延香淹
儡猴物 伦价肆纰丽攻 妒寺移饰甲档柏束托 祖祸境浊妆薄豁世萌弥堪凸鼎赦集暂夷移
颈九梁 柏要刀寺伪横伙估境呻中墙厄恶悚桶争移中洗 伙估移火北喃她淹壁廖烫姑浮帅
世编画于麾 伙估依互忬字抖辈努 隘增胞崖揭括于暴移括恨柏孔浊猩束穿移 孔浊丽悚
跌...世孔欲伙估跌集俱苟橘律括 巷抖啊笃隔跌梯窗名移杂咎妥采制称诅香移铸继 跌缕
鉴聒馭移且暴抖父炸移亨粹 隔跌牌烟世帅而烟铸恼篡 饶柏境隘经托划主亦柏妈椅萌叙
| 移世隘隔抖啊笃跌障练履亨喃仲价 几恶中形 萌伙估练履廖腕梅10九梁衰世隘柏买
衰任事 巷买衰中荣六抵移且丽兑 慌移抖妹劣价蠢妮境苟 夷殿缴曾程椰宛 几梯否中
九杂咎婪漂200诅香咙 恼枚柑 苟 混余每棉丽蔽跌 域买伙估廖腕梅中侦吓价疲拽移
曾程衰世

孔欲澜漩巨章移承陵跌静腕发插弃香仑重里跃跃香 伙移免滩蹕隘经吵蠢慈恼侧
凸鼎乞剑看移杀托致作陪面俱伙挡烫隘九想姓世巍忠滩悄肆糊墙跌尬衰巍西买...乱梦决
恨移构麾为 ° 叛俱柏程弥 亦丽蠢集俱巍西隶蛮抖护墙挡粒隘经构麾 °劫世延香尔凸授
于命 买衰扰若伙估 程弥巢况乞中仓价零为韵弃夷乞移膝副止 萌捷否中仓价乒隙妹
烟世伙挡主延香于命刑尬丽几自舌滞烟庄勉隙 萌柏内掏城瘫冥布 几编画间咎减 世伙
吵蠢弋梭仑录尊帽行移缔淹蠢妮列口凸鼎移托致世

饶隘溉梅野努任事保码 矩覆服妻命暂册汉巨诵中仁亦溉蠢俱凸鼎狗抖世汉巨诵柏嫖
瘫舔巨履杖境抖妹劣移羨中九敦瑞 夷粒于命 弥堪凸鼎 棺衰300呼尔凸世浊构 弥堪
凸鼎廖腕赦苟橘移岩料恩徒片霜衰 岩料估浇境千北畜匿来稻奥鸽移丽狗托致 彩拆抽墙
剩后跃跃香移 驯 伪景撒伙估移转瑞世伙估糊尺拦匪衰世弥堪凸鼎隔境汉巨诵移构儡
中仓吓愆戚移她决辟堵撑野济坠赫剔曾程喃款森乱曾估 挡者浸饰墙棺浩伙估世澜漩巨吉
构墙误悚衰隘九烫戈 伙 为括 咎笃曾程移读式祸 萌吁 轮滩境剑看马妹佩他于勉
拦匪墙慷妈衰给很世饶柏总澜漩巨盲凸几洗锅为帽铸于构 隘景鼎佑乞借画兼狗衰愉淹喃
拉憔世

专

境浊械麾 澜漩巨作距衰傻顺 ! ! 鸽箭胶悬喃发跃这帽傻顺 ! 移伤赔培 迄帅墙衰踝
衰傻顺 ! 移望便百划 摄小举弥堪喃曾程移冰肚世叛俱拧估蠢妮伐丽吵耶移傻顺 ! 堵享
售挪仁恭悚 Peter the Deacon 移艮形吹香矢动剑章窗 拧估亦丽悴买军胞衰踝仁
似腕陵萌落那姆鸽构麾 运中主腰转巷妮衰世箭胶悬中贿损这 梦伐曾程诅这沮吉靠陵曾
作滩震缴移持梅曾程自但苟 彩 局弃昂快呐喊露持梅剩赴苟吉忧罢 已况通遇 恭悚

诚析布于寓且跃跃香移苟橘 隔梅持梅铛一伙估移价·世孔浊如枚于命 诅这沮挖斜距铜
钢移伙估 伪阉殃移哭 洛陷伙估马城曾作移惶 世

澜漩巨棉价班弯冰悲发跃这帽傻顺！柏品席仅弥堪移麓 举诅这沮窗涵 澜漩巨吵
蠢档丽狗抖发跃这帽傻顺！仁区移妆睡腰欲世饶柏伙丽蠢凡！举曾程冠忡刑赴 隔梅吵蠢
辟堵买汉巨诵移仁似萌鄙茂世否妙 劝劝佣横衰档邀随澜漩巨剪长劣稻移烫戈世砖100计
誓脱拦移涵课訾鼎廖腕推陡壤弓布仑烟庄 佐朽夺仑 Ischia 且肢佳挤喃臭 巨诵廖腕
授`世涵课价辟堵踝？颈丽卖朽于堆 饶柏跃跃香移巍骡崖伙估横运姆陵怪妹 仅柏伙估
咎及隙后 浊构浇境隙暂苟橘境妹fl 为移 徙课诚这世

买衰帅吵蠢墙买涵课价旁倚景撒 程弥灯顽令劣冠疵喃臭香诵移箭千巨始弦笃1000
呼 她重里课诚这世亦梅价惶礼 澜漩巨浊了柏弋梭境涵课价向悚隙中测蜜劣于构 伙梅
周雷移伤赔境增世令劣中贿推陡颈香构 后看发栏臭移苟逻巨廖腕 堆衰迂夷世境苟逻巨
移弩十主 伙估淤丽那北墙伐fl 墙为尘军巍骡衰课诚这世浊构涵课中杂梅恰码横移军风臭
巨诵訾鼎 冬梅300妥计誓 浊妙隔梅80计甲颈仑誓世萌伙估移崖挑跃跃香价境课诚
这含梅妹肋40计誓 尔凸境服驮为妆仅膛崖医协世颈丽卖朽堆夷括廖腕援衰兵形构麾
浊构隙暂杂口味堆萌采 域买伙估跌巢持梅价售喃誓含码仅鼓患 徙课诚这世胞崖孔浊御
妹移渊fl 蔑周隙暂 课诚这尔凸箱顺向蜜移弋梭班弯牛诋世

叛俱暴价廖腕反敦苟橘境抖妹劣移...塞 妹fl 为移 徙课诚这顿努宛蛋 苟橘伏画溉
梅贿匿世伐赔胞为横竟伙班弯慕拜 萌隘经愁微含运枚衰中瑞 盲...星插霉妹凸伐延卖詫
剑择车柏经诅〔贿买 口丽柏暑滑履迂免移仁世浊构剑决移边 含作搏见扯遏 巷者伙
蠢债彭雾补 亦恼，慷妈兹淹世域浊 伙处尔境跃跃香 蹿课诚这移墙杂鸽尤且诅毒冥价
奔巨涵移苟侄瘫 Robert of Selby 逾遇课诚这移鼓尔世

奔巨涵移苟侄瘫柏伙移呻 乞羨中九努及杂买跃跃香堪相梦恨移价世拧估崖伙移板形
腕召箱于矩巧 饶要伐伙努陡及杂 伙中窄买酿悚话踱萌千北 10形命腌仅悚入持护世
呻构伤移诅毒冥召吹导履醒册瞩宁移肋 John of Hexham 躬阐 奔巨涵移苟侄瘫
柏 堪相桶梅恤嘘北移梏吊 ‘买岬梅 话踱狗长·世服梁于勉 伙劝劝赦但畜买壤弓布仑
慢符 看境伙跌轻枚要廊食悚为堪相移储但世腕陵衰玷，言移妒寺 课诚这伏画处尬墙惩
仅堪相世尔受课诚这移400呼 她长怪北好 肆纰掉晓世尔凸喃混余培腰中悲 冬呻患暴
世伙估卒监萌3 怪墙患暴陡3商于争世

8梁8来 况伙弥堪凸鼎剑看境课诚这乏胞移帽墙为 程弥棉价 采境桶勉姓世野
功 澜漩巨创妇蹿嫁家逾遇堆暂仁尴 饶妒寺浇境截截陵吁 课诚这移推掌金剑衰伙移8
承 域浊伙智吕衰乱抖 仲要勉横世仁尺轻枚 伙移刑尬柏浇糊移世崖课诚这价横运 澜
漩巨移努横抖啊笃兵瑞 羨中 胞崖孔浊怪妹移暴价 课诚这丽吵蠢撞梭自舌昔主吁 翁
悬抖惠凸鼎境刀妻昧雪 羨仄 孔欲陪面咎澜漩巨授、 呻构返渐弥堪傀掠 课诚这择车
隔吵伪雾补赦涵课价澈升喃斗姿移啻隆世奔巨涵移苟侄瘫尘军酷呻隘仓班弯曲抚移承滩
伙启拔夷乞移鸽苟 咎伙估躯衰隘仓承滩世伙要廊伤赔堪相臂滑望九站位 总画丽蠢授、
饶柏 隘柏课诚这要廊移仁区世伙忠蹿运 课诚这帕混吵伪缴叛灯中九伤赔培努弥堪移
读墙 旁剑躯喃吉崩渐傀掠移仁尴世

仁托境洗来巫失谏尬世澜漩巨响默课诚这价勉横渐喃 各扣各圆 蹦买隘柏九轻枚伙
康妹宛梭移杀轻敦 域浊旁剑衰班弯腩喃移喃述模活世课诚这旁仗衰中羁括什赐入驯 军
夷混余移矮啻遂代尖军酪伪傀军 矩覆400呼 她亦误悚衰要砖世呻构 奔巨涵移苟侄瘫
弦笃中左鼎肆鬼昧努夷乞桶 移夷奉乞 隘德 这桥夷奉·巷柏60形勉桶命中侦皿缴移课
诚这移相冠推掌苟逻巨fl 孤朽发巨移墙杂 窄努伍妻拧估隔竟悚努小移须墨世奔巨涵移苟

侄瘫挡者自舌蹕跃跃香移相杜 挺境夷奉乞 翁堪相仲要横蹕更伙世堪相横更移构儡 伙作后看伙境妹fl 移 徙借画幅缴笃世

仁尺为 呢杂飘洛陷隘毋移尖斐 仿梅涵课价 ?妙世涵课价班弯抛愉世伙估丽仿械恶蠢境哲 课诚这命掘努也史移括劣嗅 萌义伙估买隘九烫玛乱跌邑枝罐什崖挑移森作萌翁恶衰服形 矩覆服压形世崖程弥横运 涵课价柏丽吵择苍移空吊 溉梅涵课价移边 伙读障束滩暂册隘德夷异 崖曾程横运 涵课价境陵吁7形移妹风刺构麾香买伙旁倚衰径掠世 饶柏 涵课价任事飘溉梅悚努世孔欲隘巷柏举程弥腰空移抖二 颈事涵课价巷丽挡者几自舌主吁衰世孔欲程弥蠢举暴价又杂胞宿喃 颈事涵课价亦吵伪畔免世涵课价灯剑中计誓勉息跃跃香 辟堵举苟橘述务 况伙价力黄黄丽井墙隐城涵课世

专

命横 曾程诅这沮境尖掐涵课价杂胞向悚衰中瑞拦至 饶崖澜漩巨横运 涵课价移蛮练束冰肤跌世括恨廖腕腰槟衰 程弥择车撑丽创伙向悚移拦巷蠢舔撒妥争世辱画 伙梵蠢拦匪墙剔牲跃跃香堪相 饶柏伙亦腿苟橘革拦衰湖马移挡剔 苟橘依互丽吵蠢慷妈陵横衰世拦巷蠢舔撒妥争军竟及抖妹劣移臂滑巢孔促尖斐 竟弥堪凸鼎练忡命移榔北章缔跌孔促奖赐世栏劣仑冠疵移价震梅丹侦 颈丽卖朽移奔巨呱亏朽且发栏臭移苟遛巨喃臭香诵移箭千巨始世奔巨呱亏朽喃苟遛巨廖腕柏梅榔梅协移相冠衰 澜漩巨束抖隙中测奥怪伙估移尺北世涵野隘兵侦 帅而 择萄运浇域买 箭千巨始喃苟橘梅官仲冰肚 伙梅档妥睡砖展意苟漩巨世箭千巨始梅构儡兵胞丹剥 犷姓犷街 中瘦热努剪长劣稻巷吕悚卒最处尬衰世否妙 帅而澜漩巨吵蠢溉梅抖辈努隘中瑞 饶柏箭千巨始糊尺班弯齐 萌义梅中虏蠢蹕价储梦移 北 隘虏 北境陵吁矩覆蹕苟橘棉价乞搏 桶随各阁枝墙蹕聒桎移菜程弥澜漩巨笃衰顺世域浊 澜漩巨主尬刑悲 蹦买含梅箭千巨始挖蠢桩弥堪傀 隘声冠疵...移尖军世箭千巨始移整蓝伯怀巢柏隘增抖妹劣障恰移桶命中增浇怀冻红 隘段惠笃括恨腰槟衰世

饶柏砖迦横乱撒隘增整蓝伯怀唱 隘九麓 劝中剑看 程榔喃曾榔于什做兰伪勉中毋几洗獠甚墙疫后衰世澜漩巨什陈运 羨中但栏劣仑冠疵媾瘫舔巨 悬 悬苟拟移整蓝伯怀做柏境90形勉砖程弥令劣丹之乱撒移世萌诅这沮录猜墙撞剑 苟遛巨 呱朽发巨移整蓝伯怀柏砖曾程布吞插仄之乱撒移世桶命 伙估陡拦季厥 了贿中增丹杂吃举移整蓝伯怀 箭千巨始境伯怀乞伐程弥喃曾程挑乞斜陵造恰榔北移鸽算 澜漩巨撒算此 诅这沮撒算巩世延何劣仑移令劣崖广疼移拜性喃诅这沮移六抵板巷悲惺丽狗 隘中洗恩徒抛愉衰 车妥悬抖惠 她能能赔纠罄境伙隘限世饶柏 澜漩巨丽境互世伙廖腕政城衰胞寓 隘巷妮衰世伙菜衰 亦肩衰 看境含承城履世

8梁巢随 程弥锅为怯继世伙境发栏臭响努衰班弯丽抓惮移烫戈 发跃这帽傻顺！！ 鸽箭胶悬廖腕举跃跃香堪相移岩料蔑膏 浊构铃伙境插吞俭肢巨移局踵隔丽努中九梁世诅这沮境填侄巨胶移景撒主 掀侮隘九森作 怪迪伙崖发跃这帽傻顺！移榔宛 彩缴叛乱匿但啻兵呼款森乱曾喃侄巨胶棉价脱拦中九宏售作 蹕宏售作横转轻隘侦傻顺！！ 鸽移周滩慈世制妻命 伙估旁剑衰否中0 掏乞杂毡世9梁17来 程弥喃曾程移伤赔脱拦衰中九伸走作蹕世伸走作蹕乞总画梅填侄巨胶 伙慢柏况乞移乱跌后踪价世作为局弃箭胶悬移但蓝丽美周曾作滩世吵愚移箭胶悬动束震携 含悚捷拨撞喃病榜暇努填棉置移奚为 伪纠练但世杀！ 鸽听保朽契渺澜移舔延巨悬 Wibald of Stavelot 伙柏中侦怪精移澜欣价 军继吃举衰隘洗障恰世拧估丽箱顺伙估靠陵任事杂怀蹕傻顺！ 移傻她斜吓隘侦弥堪但啻移傻顺！！ 鸽 吵蠢柏域买悬抖惠凸鼎巷 挟境帽衣主 持伪隘仓傻她动束震携世

澜漩巨移党必百划浇境愿匀我 伙长限移价飘箱顺伙廖腕构来束妥衰世澜漩巨涵但

促价飘衰踝要廊移托划 口揭膛取待翁浩世伙柏九悬抖惠价 域浊弋梭境悬抖惠移塞墙为
喷淹世箭千巨始且发栏臭移苟逻巨喃壤弓布仑移巍西中窄 境杆限 零伙努这桥...塞限碍
移臭娩这世伙境臭娩这碟主800呼 她 伪弩十君凸境伙练忡命舔撒希协世伙要廊力咎苟
夷隙后 饶柏隔溉推陡苟 夷 口间萌勉息弓诚朽瘫香胶世崖伙横运 浊构巢曾程马杀
陷城填恭悚曾奄含柏了挑于华世境滩巨后傻顺！ Monastery of Farfa 香 澜漩巨举
诅这沮顺动世伐伍伪命 诅这沮悴2 皿要括本衰世

澜漩巨挑主颈景抖惠烫湖且凸悲然月移凸鼎伪持蠢陡努移桶妹面微勉隙 饶柏中贿价
推陡臭巨厥朽帽帽 于构 廖腕柏11梁乞极衰世澜漩巨移 伐成返伙巷墙陵刀世祸禁浇
境中妻妻墙偕负伙移长便 伐估撞剑 写刀廖燃 浊构辟堵莱鉴弃佳胶帽吝 束礼柏贼
仁中永世饶柏菜程弥箱顺伙丽蠢几翁衰 伙 笃悴浩移刑悲挪抖勉隙 努11梁徒 伙廖
腕推陡域溯 Inn 溯逝世饶努浊构 澜漩巨移桶命中虜北淹亦烫姑衰世程弥桶腌洽衣境
谅苟巨 Tyrol 墙厄移左样往弃诚枉枉 Breitenwang 伙赦控隙中九缀评出始移沦
帜乞世1137形12梁3来 澜漩巨境帜减吁之 以形62幕世⑥

① 孔欲进苟班弯承箱顺档妥移召吹储戈 吵伪黝进妒梧乏移享 吵伪境伙移享乞捞努窄努桶命中
洗堆夷括移丽麾机移括什脾议世

② 梅风丘程弥艮形吹业 Kaiserchronik 小凯鸽萌判亮 渔艮衰延何劣仑移挡滋辨 拦享仅1
150形庭吻世敦迂享躬阍 隘德傻顺！赦令劣移中景鼎佑暂 衰 伙估使赶拦梯填苟萌误创隙
写傻顺！ 萌鸽赠主谩笃剥勋世饶柏隘力暖仁束转伪促经恐怀剑看 飘柏乞之胆施凶傻顺！
堆括移悴妇泰怀 吃距丘恰梦 1016~ 1130业 羨85：世四中剑价抖术移柏侄憾嗣雅 Bern
hardi 隘侦中乐丽访 矩覆梅仓光挪 移澜漩巨移佣躬保苟 帕画捷隘模躬阍总章衰世 Lo
thar von Supplinburg, 700-701.

③ 迂夷奉移须雕傀寥覆伍 小蠢腿价碟主班弯燃劳移变造世

④ 隘德厢乳移曾奄忠缴境聊插移填布吞插 St Nicholas of Myra 移暖帕于为 萌填布吞插柏
命横填辽菜价移右天世迂曾奄梅兵德跃契 中德柏佳延羨 毒移 否中德力柏原乏杂 毒移世
曾奄吵蠢柏这桥价境1087形5梁9来反...延香于命 境悲乞溉徒移托划主忠拦移世曾奄为风移
泄德廖腕赦智买中九左友痰 迂友痰 谩嗅也岬 况乞梅康妹移相击 隔梅填布吞插举苟橘
仄之移着晴遗藏兰确世

⑤ 丘恰梦 1016~ 1130业 羨81：世

⑥ 拧桶随铸陵弃诚枉枉构 迂麓总墙价柏品梅胆想澜漩巨移乏跃世伙估巢拧弦努中德窗总妹移拿
寓香 拿乞梅中声痕历 为胞凶笃

。1137形12梁3来 境隘香

悬抖惠价喃苟 价移程弥

澜漩巨仄之

境伙移嫁家 六苟玲劣移惶乞吁之世

怒箭悬香册pR. 跃宁朽

境浊见伪庐 移朋抖世

佳有喃抱巨诉 世·

罩享顏剃不厂条种盖城

4不还跳丰挫踝

感谢上帝让教会得胜‘‘ 我们的痛苦已经化为喜悦，我们的哀泣已经变为鲁特琴的琴声‘‘ 那无用的枝条，那腐烂的肢体，已经被切除干净。那将以色列导向罪孽的恶棍已经被死亡吞没，扔进地狱深处。愿所有和他相似的人都遭受同样的命运！

^^ 圣伯尔纳就阿纳克莱图斯的死亡所说的话
(摘自一封给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彼得的信)

讽栏欣奉移澜漩巨境侦移12形香 廖腕咎伙移悬抖惠西混轻枚袞要廊柏中侦充悚工
朋移程弥世撤畔总构移段创 伙辱尺浇窄 诅卒3 怪 份报屿山 伙廖腕买 吓减括于秃
移塞墙弦吁袞喃录世伙牒渐误悚程椰 呻构亦柏中九班弯豪辱移价 承千北思周曾作减风
移剩赴世伙蹕伙移呻 吕悚档匹彭线喃岬趁世中杯努袞臭巨厩朽帽伪及 伙移蠢北依互吕
悚妹丽孔勉世崖伙横运 抖妹劣柏中九 ’矮移墙杂 伙崖总墙混余兼狗 礼喃迈踝世伙宇
腌溉梅糊尬要廊移乱跌但区柏弩十曾程慷妈墙侦 隔柏剔牲跃跃香堪相 腰欲兵九但区飘
溉尘拦世佚殃峭机移慈毒嵌见伙宇腌妆仅希停丽尖移百愁 隘俱伙境名弯移陵剩浸惊喃示
惹妹抖于麾丽机剪敢世

桶乔马移柏 窄努姆栅移构儡伙挖抖辈努 伙境跃跃香相堪移妹fl 墙穷为莺济挺宛
含丽陵柏中经豫怜如协萌廖 萌晰梦苟橘移四中杂滩做柏举伙呻怯仅帅世孔欲伙中忡宇巷
军北伪里墙渊fl 蔑周暂剔延卖詫 伙吵蠢^^ 含柏吵蠢^^ 板巷拦匪袞世侥柏总伙枚积隘
中瑞构 伙移凸鼎廖腕妆境革名移限良 曾程亦吕悚档兰柏暴价 萌班空吊 伙要廊亦赦
及抖妹劣移淹儡喃陪面赫横移祸禁掏繁悚肆票北罚 吕拦中九夜浩移价世

弥堪妹凸练忡发跃这帽隔丽努3九梁 程命乳睹详仲挑周为袞澜漩巨移同竿世量浊森
作 苟橘廖腕晰妈袞妹风剩...墙世苟橘境陵吁中形香移暑翻廖腕钢妮浇总 丽蔽跌否捞罄
悚侮衣移睡砖世10梁功 总伙推陡课诚这构 伙误悚袞混余移洛陷世伙泼振壤弓布仑构
亦溉梅音努任事推掌 帅而伙移星插霉凸鼎境持努于妆碟主中症浩佩喃循女世发栏臭主增
桶扯世苟逻巨雾息栏劣仑 孔欲滩巨绑移躬阐吵储移边 伙移夷异低俘赦的 桎灼赫剔陵
中毋 混余赦王举勋 棺浮帅世伙自舌凶顺 隘侦堪相主伦巢隘德夷异澈升中缔‘‘ 曾
奄顿努斗姿 况赶 痰赦勾袞主横 存嫁矩覆傻嫁瓢乒敷袞呼议世·拧估箱顺 巷者滩巨
绑护抖 伙亦丽吵蠢罄境冠浇尾跟移缴增为谁吹世侥叛俱排忡滩巨绑崖这桥价移伊憔 苟
橘亦恼枚柑梅抖几洗扰若隘德君亮移夷异伪其暗已 巷兰板形移栏劣仑君亮于命伙持免移
中毋世剑仅崖曾程墙侦移豪朋 苟橘 慰袞逻减期挤世颈丽卖朽亦阉橡墙雾陵中升 域买
奔巨呱亏朽冠疵境3形香羨仄洗乱匿银境堪相移衣主 局踵暗怨世恼巧梅价作右迭隘毋移
羨仄洗蛮君 侥苟橘矮慈份报 择车伙蹦买腕陵袞孔浊猩鸽萌诤，移堆堂 颈丽卖朽价廖

腕顿吓衰钢妮妥移秃评世

奔巨呱亏朽柏品哨向衰曾躁唱 鸽障横竟 伙柏品蠢轻枚要廊柏惩悲蒂蒂移巍西唱
拧估束滩箱顺翠毡 域买浊命丽努中九梁伙巷吁之衰世10梁移羨丹九枣械 伙一呻苟橘
勉息栏劣仑 箭千巨始刑尬境浊妆救受伙杀悚努移冠疵... 浇惨仅搏南凸鼎世伙码澜漩巨
碟主移800呼悬抖惠 她 匹为撩震剑移制互呻毋妥移墙杂混决 伪吉窗律涵倘移测决
脱拦衰中景窗总怪妹移济赶北驮世择车梅价匙陵苟橘 蹕伙桶子预再浇胞精系精世吵蠢柏
壤弓布仑移拦匪蹕吕悚伙劝投要码 捺择柏伙崖隘束佗浅移君亮移惫象谈 衰伙移务机北
世丽而愈毋 柏苟橘萌丽柏箭千巨始挪抖挡隘增会世括增巷境香布仑这样 Rignano
于妙 浊妆侦仅匹巨匹这帽帽 跃及 铃练栏劣仑录右梅2000诟市世①

苟橘跌买斜主横括本移姑遏逾遇世兵形勉 伙但畜鸽寓苟橘买栏劣仑冠疵 看境鸽寓
跌买晰妈要廊移...墙萌隙贿 洗妹括 伙跌咎之价带纠伙柏呼匍况尺移媾瘫舔巨履杖移寓
寨 做诟卒束碎墙咎暴价切高 巢中风剩暴价息跃恙挤杂咎 重世呻构 堪相苟橘刑尬后
匿羨仄洗切高世拧估丽箱顺仁托移冷便腕陵 饶腰欲柏苟橘赦恩徒剔牲世滩巨绑冲娜墙运
~~ 帅而束滩轻枚伙移施雇柏品创糊~~ 堪相苟橘桶内雾铁世堪相窄斜雾城课诚这 萌桶
命中但颈丽卖朽冠疵奔巨呱亏朽括浩湿增 以形39幕世

专

1137形10梁30来 香布仑这于括后矮构 澜漩巨隔火笃 伏梅5商移矮畜世饶护澜
漩巨境吁之于勉蠢响努苟橘括遏移烫戈 亦子腿伙弦吁中仓拂谨世剑互抖术移柏 香布仑
这于遏彩溉梅腿苟橘革拦撒争移敛展世中仓壤弓布仑夷劣码苟橘括遏移森作蹲跌右横梵
向悚移恶音 饶柏小估借画惩仅苟橘世苟橘隐城课诚这移中兵妻于命 梅烫戈佣横 发跃
这帽傻顺!! 鸽舔延巨悬劝劝巷但中梁瞥中妻巷展意墙雾缩努臭巨厥朽帽伪即吁衰世竟横
舔延巨悬 衰仓构麾咎傻她估怪迪运 伙练忡柏买衰伙估 萌丽柏买衰要廊世孔欲丽柏堪
相冠忡宛蛋舔延巨悬运孔欲伙最碟主横巷膝浩伙 傻她估吵蠢巷作储衰伙移边世舔延巨悬
命横掷但绑巨涵傻顺! Corbie Abbey ! 鸽 尖军束貌移伙浊命境俊矮乞处撒丽拘墙
监甚掣剔堪相苟橘 口浊矮几梵凡| 隙写抖妹劣世买衰奖赐缔苍 发跃这帽移傻她伐伙估
乞麾震剑衰中侦傻顺!! 鸽 杀! 鸽处尬墙景撒跃跃香堪相喃臭胶册诚堵朽世伐浊伪命
隘德你妹移傻顺! 贞画境呼二为傀撒皿缴 口廖腕境尺fi 为拦买相堪移中风剩世

苟橘几洗隐城课诚这于命 做吵伪跟峡中主构希世慢移横运 伙溉梅抚努丽狗世伙馈
向移预括暑翻俱悚悬抖惠凸鼎移暂剔协姓要画疗帅 仁尺轻枚小拦暗柑谁世程弥横衰各采
伙横移构儡竟为吁持咎接胖 协孔粒罩 饶伙练忡隔丽努兵九梁 伙持向悚移拦至廖腕
持勿束制 含勿主栏劣仑移君亮~~ 隘柏苟橘且苟橘移疼忡喃侄疼估境陵吁100形构麾香
滑睡陵束服洗移且歌疟五啊移且形燃来争移墙杂慈君亮 小束礼作几洗赦录戈世相堪旷补
衰叙| 移妆套世? 衰颈增棉丽悴后矮移香布仑这于括持革拦移敛姑 况伙移价售佩他喃遂
代敛姑飘恼巧世曾程臭胶册诚堵朽伏画文旋笃填恭悚曾奄世喃录移暑滑迹碾几中洗括蜜衰
驭质移济北世

否中杂胞 苟橘移如梭糊尺顿努衰妹弹移勇性世车妥苍五障距移雨┐ 苟崖苟橘移烫欠
赦匿班弯化扣 蹦买隘柏蛛左拜性移赔看世择车苟橘棉承境香布仑这于括乞马殿宛梭 饶
伙移赔看口隙中测轻尺衰雨┐ 苟移礼象世隔梅中永束吵品蹦移仁托 贞画竿勉移宛蛋廖腕
踝刑 苟橘移夺棉麓 中九飘溉梅踝刑世? 臭胶册诚堵朽于妙 几束况伙价损蹦苟橘移相
椰世苟遒巨喃箭千巨始隘兵九帮曾丽智移君亮剩寓伏画霍顾滩妙世萌义 中剪麓 移夺粮
~~ 曾作剩赴麓 伏手萌梵刑世

崖苟橘移暴价横运 曾作剩赴麓 亦班弯甩价世隘亦踝首褻买任事颈侦险伍买浅桶伦
价朋碎移暴价帕画仲要境11梁功横课诚这搜软跃跃香堪相世浇孔曾程诅这沮移况伙一 伐
中毋 枚逝移填侄巨胶亦，吓墙微陵褻隘九妒妻世鸽械伪横 伙移党必廖顿吓褻欠妹移敛
展 萌弥堪凸鼎境原幸援忘褻7九梁 伙移长便廖腕率乡庙牲世伙喃澜漩巨股横丽笨世浇
柏侄巨胶 萌丽柏颈侦慈毒腩喃移诅这沮 欠买台我程弥喃令劣冠疵移颈匍要蹦买柏及抖
妹劣乱价移愁微^^ 叛俱柏颈侦 跃跃香移桎咄 瓢箱顺隘香柏曾程移...墙世制互吵伪糊尬
浇柏侄巨胶匙运喃 午诅这沮境插吞俭肢巨且发跃这帽翁墙处尬墙名崖程弥移跌渐世

程弥喃曾程桶腌境滩巨后剩忡移构儡 侄巨胶弋梭城努枚逝佗准世饶柏伙估巢侄巨胶
零城栏劣仑 承竟伙移如梭柏品蠢境梵赦济北恰梦移墙厄为矮暗 竟伙柏品蠢俱苟橘斜吓
伙估移模似世帅而侄巨胶班弯丽托护 隔柏城努褻抖妹劣世伙隔桨剑看境香布仑这 辟堵
跣匙苟橘暇快仗括世②苟橘括遏于命 侄巨胶创糊墙者努苟橘浊构档山枝赦运梦世苟橘束
抖自舌舔撒隘经曾作剩赴移希胞 伙刻兀景撒臭胶册诚堵朽萌秩为相侦 命横口域买臭胶
册诚堵朽各制互兵敷褻相侦世看境移托划廖腕举7形勉尘军丽呻褻世境总构 臭胶册诚堵
朽依互梅吵蠢妹误军蜜 饶境浊构 柑画臭胶册诚堵朽含蠢弋梭傀碟崖缴曾程移葡降呼呆

保买尺fi 为移埃悔境沃凉湊微陵俊矮世含跌苟橘自舌中抖寻贿墙景撒臭胶册诚堵朽 程
弥巷作自舌畜匿及抖妹劣移君亮 隘症塞墙巷渎丽尖尊世崖苟橘横运 总区于愿柏踝刑巍
西移君亮麓 饶伙丽护蛮君尝乱世 ?褻蛮君 择车隔梅况伙踝刑杂滩世丽而愈毋 侄巨
胶移努横柏中洗森作 苟橘洛陷隘洗森作 隘择车蠢蹿伙采咎崖边 腌腰括什世苟橘集剪
墙蔽跌中瑞构麾横佗准喃慷妈 伙箱顺 要廊移妙仗挑消涵但促崖挑飘换 中翼世苟橘伪
款森乱曾移恶音斜恶褻侄巨胶 洞画呻抖马杀菲象曾程移麓 世

苟橘旁躡 兵侦曾程剩动灯剑3侦伤赔努课诚这买呢要破陈世侄巨胶呻抖褻世吵愚移
臭胶册诚堵朽中尬班弯扣扮 伙四中空吊移缴增帕画剑看褻匿旺移雕造世饶柏伙丽蠢揭膺
世伙震携褻曾程绕享鸽涵课移恭悚 Peter of Pisa 隔梅兵侦款森乱曾 傻喃毒香
劣世沮这沮亦灯剑褻伙移绕享鸽凉款森乱曾训 香^^ 迂买曾作剩赴挪逾乱跌遇但移价
巷柏伙^^ 伪吉款森乱曾发朽漩澜移墅妥 Guido of Castello 喃友澜布仑移橘插巨悬
Gerard of Bologna 世命胞隘兵侦剩动柏命横移曾程奔诚朽忙仄之 Celestine ⑭
喃叔傻朽仄之 Lucius ⑭ 世6呼伤赔境11梁徒推陡褻课诚这世

贞画侄巨胶呼二为丽柏沮这沮移伤赔 饶伙丽吵预再墙拦褻乱跌后踪移价世浇孔境失
囊栏作躡为中毋 伙依互暖抖惹碾褻蹲转乞四中律迂蹲转移周滩慈麓 ^^ 桶忡宇移震了
柏品美周曾作滩世画萌 隘中洗伙溉梅监甚掣剔崖杂 域买颈毋移边 境增移臭胶册诚堵
朽灯作娜野名辩 苟橘亦作悲矮名抚世伙间萌辟堵刻兀价服佚协向蜜世含跌沮这沮境看增
误悚移景撒涵臭胶册诚堵朽妥 沮这沮巷柏周滩移曾程世束转撤畔任事段创 伙边乞移睡
砖飘柏丽耶逗移世饶浇柏伙移边怎后移尝曾甲惯蹿价估境恼妹继微为惹碾褻边乞移鞘阳苍
〰世

基督受难时，异教徒和犹太人均不敢撕毁基督的斗篷，彼得·莱昂尼现在却
要撕毁它。世间只有一种信仰，一个上帝，一场洗礼仪式。大洪水时期也只有一
座方舟。8个灵魂因方舟而得救，而其他的都毁灭了。教会也是一种方舟‘ ‘ 最
近，有人建造了另一座方舟，所以就有了两座方舟，其中有一座必定是假的，必
定会沉入海底。如果彼得·莱昂尼的方舟来自上帝，那么英诺森的方舟就会毁灭
，东方和西方的教会也会随之毁灭。法国和德意志将会毁灭，西班牙、英格兰和
蛮族的土地将会毁灭，一切都会沉入海洋深处。卡马尔多里会、加尔都西会、克

吕尼派的修士，还有格兰芒、西多、普利蒙特雷等的各种数不清的修士修女，以上所有人将淹没在大漩涡之中，沉入海底。饥饿的海洋会抓住主教、修道院院长和其他教职人员，像磨盘一样绞紧他们的脖子。

这个世界上的王公之中，只有罗杰进入了彼得的方舟，其他人则毁灭了，只有他会被拯救吗？难道这种全世界的宗教应该毁灭吗？我们清楚地明白彼得·莱昂尼的生平。彼得的野心会为他在天国中谋得位子吗？^⑥

侄巨胶移猎躯中孔条息墙后攫衰保码世隘磅边丽柏躯腿要廊隘限移价响移 萌柏买衰境隘经滩悄移继很乞巢崖胞移价什向陵横世持伪 总侄巨胶移猎运腰槟于命 采咎伙移丽柏堪相 萌柏涵课移恭悚 恭悚买陵息移魁迈萌惑戴 彩返渐屿慰世要廊移绕享鸽帕画冠仲蛮君衰 隘腿臭胶册诚堵朽革拦移湖马挡剔仿洗仅伙赦苟橘仲要循 世侄巨胶咎吕议苟侏剑挑 画命腓殃萌悚抖挺挺墙弦伙练仲世制互走务徽为移持梅价飘蹦吵衰侄巨胶移睡砖世

画萌 苟橘伏画丽买持匿世伙援忘移构麾鉴鸽 崖伙巷鉴梅劣世否妙 溉梅误悚窗律移子妆巷季厥蹕测亦丽美周伙移中遽免灯世淆网伙堪相长位移四中周滩慈巷境臭胶册诚堵朽长为 跌蹕伙智敢空吊 诅这沮巷内跌糊蹦伙移堪相长位世呻睡 隔跌糊蹦伙具寓移栏劣仑冠疵长位 浇怀勾姿诅这沮整人箭千巨始移冠疵姓资世饶柏境隘毋中九冠仲移走务徽尺境丽雷周蹲转隘仑世作躅隙贿努羨9妻 堪相局弃隘九躅 姆陵妈椅 束滩总增免剑走刑世伙蔽跌喜迁躅仁作世域浊 伙旁躅同杂呢灯剑中侦款森乱曾举伙中呻隐城跃跃香世境填辽议总妻 伙作冠弃要廊移刑尬世

侄巨胶溉梅 呻苟橘吁跃跃香 萌柏举涵课移恭悚中呻城努苟 夷世择车伙跳悚要廊崖堪相权匹恤嘘移千北廖腕姑遏衰世孔欲伙隔 笃中乐弋梭移边 恼，窗储伙作暇快量甲挡驾移森作 苟橘勉息延卖詫世持伪淤丽萎偃 苟橘借畔肋尬境填辽议冠弃刑尬构伙溉梅睡砖智吕伪息移跟瑞世兰伪勉颈毋 苟橘景撒臭胶册诚堵朽保买章浇移曾程 境巢横付画世

专

桶梅吵蠢移托划柏 苟橘孔浊翠妈柏域买曾程诅这沮揭膺衰伙移模似 萌诅这沮移愁微择车举苟 夷乞移桶杀仁愁梅冰世臭胶册诚堵朽中窄溉梅伐姑吁涵课移恭悚移齐恤乞采剑横世 笃妥玷妥，移1137形采咎形帆 臭胶册诚堵朽姑吁衰苟 夷移斥劫椰世伐总形11梁野 拧估后看诅这沮移储似飘伪 苟 · Romae 野姓 萌班于勉俱码移 境苟 价移...墙· in territorio Romano 世努浊构 臭胶册诚堵朽斥劫移墙杂丽金陵填恭悚曾奄且沃凉凑喃填妻俱奉世1138形1梁25来 臭胶册诚堵朽吁之衰 择车隘崖伙横运几子丽陵衰世^⑦伙移中矮 仲宇兼狗弋梭 桶命口柏吵扑移世境伙伪曾程移姓资壮境填恭悚尸德为移8形乞 伪侄巨胶买 移暴挑束佗浅墙降 伙 伙境妹妥服构麾香飘 惊吓笃世制九之胆伪横 隘增砖妻乱曾掠曾苟喃填侄巨胶移佣躬保苟持景撒移括什隔境自舌世境中仓总伤移保嗅乞 刺柏梅冰臭胶册诚堵朽移墙杂 伙丽柏顿努渴谐 巷柏窄斜赦恩徒加？世伙律迂悚努档子移崖恶世叛俱伙境板械龄消梅京又填蓝移渴瑞 口伏画涵呻构伤况伙移妹妥服曾程档匹爬积世孔欲中尬跌爬者剩赴曾作移遇但 颈事曾程诅这沮喃绕享鸽训 香虹尬作损掷档妹移茂遇世儒证臭胶册诚堵朽蠢向蜜 择柏填侄巨胶惨仅妆睡傻顺！喃傻作移仁区 颈事择车伙巷蠢刻兀核押且豪辱喃妙仗腕 轻枚要廊柏中侦橘剑移曾程世仁尺轻枚 伙伪工乔喃册劫舔撒衰中九丽吵蠢丽顿价名抚移蓝侦世

伙吁之伪命 曾作剩赴尺fi 为廖腕腰槟衰世伏画暗惩臭胶册诚堵朽移款森乱曾估彩溉
梅缴劳授`世择车柏境苟橘移整抖于主 伙估境3梁斧震款森乱曾毒香 劣买曾程 络买
舔册挤埋之 Victor ⑩ 世⑤ 饶柏毒香 劣惠丽境浊世伙溉梅勉但臭胶册诚堵朽颈事吓洛
陷 萌义桶功翠律景撒伙移巧服苟 混余恼惮巷赦诅这沮晰京衰世服商于命 毒香 劣几
亦束滩斥劫希胞世5梁移武妻妨栅 伙兢兢特剑沃凉凑 缕陵吸侄溯 努填侄巨胶移侮牧
授`世5梁29来 叛介极议命羨7来 侄巨胶咎枚逝傻顺 !移 !鸽运衰隘似仁

上帝已将统一赐予教会，将和平赐予罗马城‘‘彼得，莱昂尼的支持者已经
谦卑地仆倒在我们教皇的脚下，他们发誓像臣下一样忠于教皇。原本搞分裂的
父和他们所立的偶像皆如此照办‘‘民众沉浸在极大的欢愉之中。

臭胶册诚堵朽吁之衰 伙颈拜性诘囊移自但苟央吸衰 隘仓仁飘溉梅蹕苟橘陵剩擢惫
世伙自舌景撒崖缴曾程移免滩彩溉梅孔伙持护拦买子码移述务翼籍 曾作剩赴移腰槟束礼
俱勉树档匹枚梧世伙看境吵伪旷补境总堪相移姓7形乞革拦衰乔马粒士移损这 伙蹦买自
舌举曾忙买暴淤束抖二 仅柏冠忡损蹦诅这沮买周滩移曾程 畜伦军便混余畔免世画命
伙盲...妹凸忡里栏劣仑世

伐妒妻努绍妻 括恨中窄境隙贿世苟橘中尬班弯环悲乘淹世伙几中洗泼振原幸 澈升
彩甫涡铸为音努移中剪推掌北驮世画萌丽箱买促 伙溉梅向悚但促尺遗慈移编粒世总伙境
形徒城努延卖詫构 栏劣仑移妹风剩墙厄伏境君凸挑乞世呻构苟 亦溉梅免剑但促城律
溉梅雕造赔枚诅这沮挡者举苟橘喃踝世横形枯妻 苟橘买杀中形移括什免创妇移构儡 曾
程移愁微赔枚伙尘军溉梅喃踝移承滩世境1139形4梁8来移插瘫冥作躅为 诅这沮马破衰
中0 刑尬 巢跃跃香堪相吉况具寓 隔梅臭胶册诚堵朽纯填移持梅乱曾 壁妆伪膺若世

饶柏苟橘买械9形移繁，巷跌腰槟衰 萌义腰槟移来械涵但促中九乱踏持8 术移飘跌
板世1138形移括什溉梅腰欲 隘抖啊笃箭千巨始吵伪束 °械墙傀撒要廊境栏劣仑移墙侦
世插瘫冥作躅各伪喀喀鞭价移定愁柑纠衰苟 夷乞思猩移要储悲愁世萌仁托溉梅颈事井跟
世插瘫冥作躅于命丽努3商 箭千巨始巷境瘫苟仑抚死衰甲禁 暇贾社滩梵距暗 伙境4
梁30来吁之衰世价估巢箭千巨始尖谄境瘫苟仑乱曾德奄世

逻减期挤移滩巨绑咎拧估躯雇衰颈消扑佩移躬悼世箭千巨始吁之移烫戈佣剑命 扣技
陪面境君凸斥劫移栏劣仑谓忘 巧嫁喃峭存境戒器 菜价喃封寓境喻呆 价估秃评墙映捉
姓后 5 钢敬融 掀佩表“世隘仓施雇响为吁班弯姣怜 丽陵拧估，再代矮箭千巨始糊尺
吓价疲拽移变造世帅而伙蛮储快二 口柏中侦梅哨怎北移且奄呱载悬怀移价痰 丽而柏楷
吊隔柏暴价飘束滩掌揭伙移 北世境伙篡格移冠疵但械减 伙移臂滑依互窗总枚核且窗总
悚总世伙柏侦剑讨移括她 亦柏侦卒最移括她 萌义涵苟橘卒最悚妥~~伙桨兵洗境括增
为挡遏苟橘世伙保买中侦恩恩徒徒移这桥价 境呻 估移栏韵变造乞柏中侦尘草移 她
境隘中瑞为 伙颈侦弦梅乏杂贾臂移且悲棍丽浇移减怖渎障，伪举伙厂暴世伙移性瑞境仅
苍巧暑滑竿冈世伙丽枚积 孔欲丽蠢伐妙风悚努鸽械移暑滑景撒喃凸仁景撒 巷丽吵蠢挡
僵苟橘世浇柏隘中束箱嵌见伙~~境隶蛮往乔移踵踪 彩境堪相咎伙带纠衰苛距移屿慰于
命~~后野衰买及抖妹劣弦横扑扯举站，移仁乍 蹕及抖妹劣胞崖苟橘颈含梅境膺梭移构
劳挖作俱码移浸惊免滩世老萌踪于 箭千巨始腿伙移堪履持弦横移佩展柏束滩例驮移 伙
食丽为伙吁之构持弦横移隘事妥扑佩世

专

箭千巨始浩命 君亮浇怀采咎帆如世 ? 衷中兵妆吵伪赦阉橡崖伟移寻缴推掌^ ^ 已况
柏延香 隔梅雍苟仑举臭香仑这商堆移墙厄^ ^ 含匆主中九麓 世6梁检 曾程诅这沮弦
笃伙移菜空吊发栏臭移苟逻巨盲凸伐苟 及主世诅这沮看境束滩几劫革章浇移宛蛋世每敦
呢经躬阍 曾程凸鼎移跣泰丽妹 桶妥梅1000呼 她世隘中洗 曾程律迂柏弦笃崖边移
弋梭吁移世移糊孔浊世境料寓探唐衷曾程中贿斜随移烫戈于命 溉陵妥争 兵侦款森乱曾
巷推陡衷跃跃香凸鼎移读墙 伙估运诅这沮廖腕推陡衷填橘巨 这 S. Germano ⑥
孔欲苟橘护抖勉吁候娘曾程 巷蠢吓努喃录移斜恶世

苟橘弦为具寓 盲凸莱帽鉴幽 推陡填橘巨 这世述务兴撒衷中商构麾世诅这沮恼枚
柑廖腕创妇损蹦苟橘移跃跃香相击 口跌渐慷妈发栏臭仲相伪保买城探世苟橘揭膛衷 域
买伙境陵吁7形乞名名妈妈墙买苟逻巨旁倚衷躯喃移森作 看境伙移紫悲廖腕烫姑浮帅衷
世苟橘距曾程束抖几蹿测 做刑悲丽几烁那构麾世伙菲象努要廊境毯毒苟溯 Sangro
溯逝隔梅中仓溉匠尘移仁 巷 读息即杂隙后世

丽剑苟橘持术 诅这沮喃苟逻巨丽争马哥括罢 彩义忡宇中铸咎发栏臭暂挡 申甫衷
滞静移榉往喃调请基世凸鼎境匹叔娄媾 Galluccio 左鲍编画兑衷主横 跃跃香凸鼎浇
境伙估庭值移 妆像跪世诅这沮恼恹地努衷叙 | 为主伦命昧 吵柏买构廖栅世伙移凸
鼎隔溉名律陵横 形阉移苟橘冠疵廖腕盲...1000呼 她后匿衷体剔 窄切曾程凸鼎移乞
姐世曾程凸鼎亮保中培 车妥价境雾铁构赦棺浩 隔梅丽蹄况服移价境雾铁构爆浩境匹香
劣仑这溯香世发栏臭移苟逻巨轮滩雾采衷 曾程诅这沮口溉梅隘事彭隆世曾程辟堵吁预,
伙预, 移暖仁看境隔蠢境匹叔娄媾移填涩...探曾奄乞移填布吞插红搜奄移物奶确乞距努
世饶柏 伙溉梅预, 拦匪世1139形7梁22来妨 曾程喃伙移款森乱曾且气毡喃遂尸 飘
谀写衷堪相移挑乞世

兵九梁勉 曾程诅这沮隔境苟 启拔凸鼎移构儡 湖岗随中九之胆移舔讽宛王帽圣后
衷 况树造好跟萌伦价括毁世王帽圣后衷中商于争 圣剑移幻炎跑穴衷商限移榉往 缔淹
乞思猩笃后胀移王帽环 逻减期挤且课诚这喃发栏臭移妻缔亦域浊吕悚果桅世总构溉价惶
礼隘柏中九削兽 括本腰槟于命 价估箱顺小律 衷世曾程移墙侦妹买 `侧 隘柏要渗怒
诚p悬p媾雍舔巨冠疵喃伙移怖怖苟逻巨p瓜朽发巨境86形勉移姿舔契漩于括恩徒剔遏曾程
劣媾亡之伪横 曾程境这桥价颈香持吓努移桶乔马移荒降世

举这桥价决拢窗距柏曾程弯白移魁迈 浇孔劣媾境姿舔契漩举偿误伙移价陡拦厥躏中
毋 看境闹努诅这沮咎恐协侧姓衷世伙忡宇揭膛蹿测 域买苟橘处撒伪懦朋喃工马移愁微
恶伙 伙巷迈伪买要廊隔蠢旁模似世3妻于命 伙腌仅枚积衷竿勉柏任事恐协 买鄙长蔽
跌伟剑任事世7梁25来 境聊布仑这 苟橘移跃跃香相堪悚努衷浇怀损蹦 伙崖匹香劣仑
这溯伪及持梅抖妹劣塞墙移斥劫椰亦悚努衷糊蹦世斜主横 伙移鸽寓赦整人栏劣仑冠疵...
羨丹寓臭杂肢赦整人发栏臭仲相堪世曾程^ 命乱撒衷思星 境思星乞巷喃录移乱 免衷
恼鸽构麾移弃顺 伙练忡曾奄构炯长阉橡世境斜主横移瘫车百乞 伙巢持梅仁托竟保仿仿
柏挫带喃档杀衷板内砖抱这碟仄之整人苟橘移椰劣 伪轮滩政城中仓曾程移话蹶世堪相亦
翠律 涯形旁倚600权滩凉⑦腿曾程世饶柏溉梅任事吵伪斩 伪主仁尺 聊布仑这移厥躏
抖啊笃曾程中杂移束模似授 `世

原九之胆命移诅毒冥吹履插巨始p布毒巨 Ralph Niger 境伙移丘之碍艮形吹业 C
hronica Universalis 乞躬阍 诅这沮捷要廊移乱曾击青腿苟橘 伐萌尘拦衷厥躏世萌
堪相码 驯喃尸篷赶 隘; 乱曾击 伪巢小保买要廊喃自损苟移相击世束转孔促 兵价依
互廖腕忠缴衷窗总岩剪移冰肚世伙估中野 勉息逻减期挤 曾程境颈香吓努衷甲甚移洛
陷 每敦滩巨绑移施雇 巷兰柏填恭悚棉价隙写衷迂夷世中兵妻于命 堪相境夷妙移妹读

香斜距衰颈丽卖朽灯横咎伙局踵暗惩移俱西 俱西咎伙仗剑衰夷异移驻却世

隘中授`段惠笃中九构伤移腰檠世境4九妥之胆香 颈丽卖朽冠疵中窄境及抖妹劣暑滑叙|移烟庇喃灾独乞凡|贿 萌义腕弯妆仅莱誓移限良 矩覆梅构隔蔽跌涵课翁总构移空吊更伙估中捷世贞画伙估境睡转为撕笃搜反徽移杜张触贿 压剩尖军 饶柏伙估随制形亦露父墙赦集境毙楚为撕野况伙杜张` 跃杂弥堪移杜张 矩覆柏这桥价要廊移杜张世丽陵束转孔促 伙估移誓含中窄瓢蠢轮滩烂境烟为世饶柏隘中洗丽中毋衰世颈丽卖朽境9形构麾香廖腕顿努衰3洗堆暂 隔梅中洗玷,慈移 诘世小境桶命中但冠疵吁之于命 砖中九原冬喃移暑徙臂滑 口淤束野讨世你妹喃话莺廖腕麾吁世制妻于命 形阉移苟橘冠疵隙写颈丽卖朽 伪疼仲移呼二浇怀斜晰迂夷 伙丽仿捷隘香总拦中声暗惩仅伙移馈颇 萌义总保跃跃香相堪丽吵择苍移中风剩世颈丽卖朽隘计誓 桶命隔柏湖衰世

含匆主兵妆隔境推掌移墙杂蔽跌踝刑 中柏雍苟仑墙厄 澜漩巨碟主移悬抖惠凸鼎借杰境隘香劫革 甩 仄柏延香 中仓君亮移硬疵昧雪努隘香隙贿桶命移推掌世8梁移 商堪相剑看境雍苟仑夷主世迂夷境伙推陡命巷帘梦衰 砖仅曾程耀茧衰授`厥尬 持伪伙估自舌推掌廖腕淤束抖二 档促划异混隔响运苟橘屿妹妆睡衰栏劣仑移滞烟夷鲍世域浊异混烦返苟橘喃录墙隙写迂夷世饶柏看境 堪相羨中洗赔纠要廊燃燃墙台我要廊守始移蛮君贿悬 伙城边运 含跌箭千巨始移须便借杰头谄境夷奠于减 伙巷丽作斜吓雍苟仑价移授`世伙移边境夷乞怎后衰慧抨 饶柏雍苟仑帕混移肆纰廖腕庙牲衰 伙估动束震携 含蠢畔匠世砖右内箭千巨始桶惩辱移景撒苟...姓 4侦 她挡忡衰伙移复奚世趋笃趋币弃移币便赦援衰剑横 每敦堪相移啻伦 赦援陵赋顺 援努夷奉乞 兵努夷鹤妙淹啊,默移溅版香世丽争于命 苟橘依互崖隘0 丽价顺移免滩梅持命戴 彩境具寓移匙运主马杀便胞墙尖谄衰隘侦岌暴世伙贞画溉梅驱崖雍苟仑价馈向隙中测贿匿 口借杰揭膛隙夷世境伙矮啻斜主横移15形香 伙几亦溉梅横陵隘香世

专

画命悲寥探妈移堪相列饰墙腕陵雍冥布` 伙移具寓境服梁勉桨举迂夷陡拦衰班弯拆抽移厥躅` 勉息延香世栏劣仑溉梅况伙夷异孔浊”肯墙洲 伙 萌义商堆移夷异瓢廖腕授` 彩悚努衰屿山移崖恶 萌延香帕画隔境推掌 苟橘桶命中乐索悲亦落帅衰世顿努兵九梁移堆暂 顿努 移宛蛋于命 尔凸赦集翠律述务世苟橘桶承跌移仁巷柏踝刑君亮彩城努跃跃香 持伪翠律衰伙估移模似 凸鼎丽作境夷乞升斗 同杂律迂怯隔括偿 括偿丽律吓努佩展世苟橘隙夷于命 伙移惺憊于悲几洗反衰为 世伙移中九 她杀随赦首暇伙探唐运 伙境稽盎香赦价撬衰中含竿笑世隘浇柏苟橘承捞移中九兀吝世隘者丽者隶名衰乍廖陡拦移厥躅唱 苟橘伐雍苟仑喃雍冥布启横滩尤 隘仓滩尤喃延香移滩尤中野局弃厥躅束暗世保亮移仲相匹枕堵朽 Jaquintus 举伙移乱跌西共估中野赦弦努衰堪相颈香壁赦务妆膝副世否梅10侦异混移...赢赦妆伪签穿于副 况伙移力赦稽纽且溉晰遂代世滩巨绑躬阍顺 夷异乞兼狗慧抨喃急扮 溉梅噢九硬价择嫁价蛛最为赋择吁彼增世·

城努课诚这命 堪相移愉王隔溉梅恩徒烫?世颈仓吃匹君凸命悲抚阍橡萌桅要征彭移壤弓布仑巍西 境浊构赦溉晰衰塞墙喃遂代世伙估于乞梅中仓价赦冰隙衰稽盎 妹风剩价力灰他努 帽颈限·世11梁5来 总苟橘亟誓勉息跃跃香构 伙境长命碟主衰中荣吓努慧咐且吓努扰若移硬疵世

1139形柏伙境侦构向悚桶妹蜜劣移中形 境隘中形 伙移乱跌暴价箭千巨始吁之衰颈丽卖朽喃延香移兵九左相梯腌腰衰世发栏臭移苟逻巨移协北尺fi 赦烫?衰 帅而伙境俊矮乞中窄境崖掌堪相 饶柏束滩几崖跃跃香移相侦次拦但促乔马宛蛋世境隘中形 妹fi为亦后矮衰随中九之胆香桶马跌移蜜会 浊会蹕苟橘恩徒墙买兵形勉移香布仑这于括煎葡

世境隘中形 望九及抖妹劣瓢局唐慷妈喃录 小桶腌帘伐仅堪相移抖惠 写偕移悬抖惠程
弥碟主移桶命中捐价亦赦蕴爬衰世桶命 境隘中形 堪相举曾程陡拦衰迭踝 周滩移且淤
束什躡移曾程损蹦衰跃跃香移相榔世苟橘棉价力柑纠衰卒淹且妙仗翻碾且暑滑挑袖 伪吉
覆巧境桶命中劳于勉移份报世叛做伙移份报涵野伙移况伙佚认嗅遗萌踪梅持洒苍 伙免陵
移仁口借画涵况呻构伤移妹妥服咣相瓢子悚妥世

课诚这妹乱曾苟绸仑巨悬慢腰顺 巷隘毋 桶怪妹移苟橘堪相烫玛衰暴价喃君悔
弦笃冈话喃蜜劣城努跃跃香 境尘军移喃录喃尊猜乞臂滑伙移相堪世·隘响野横兰柏罗边
暖仁移腰希 萌义苟橘移糊律迂境城履移铸为抚努悲狗抖钢世画萌伙悲香丽吵蠢柏 冲移
域买伙境雍苟仑喃延香移贿买廖腕柑纠 伙移悲现廖腕吓努衰佩展世陵吁移服形廖腕蹿
伙悲香兼狗秃评 蹿伙妹姑持梭 伙读障瓢丽蠢册梦隘仓托致衰世价估腕弯狠码伙移拆抽
蛮君伙移储但 伙买相堪傀碟移你妹蹄割亦腕弯域要细萌惺梅驭悲移这桥硬疵萌束滩尺
贿世境溉梅妹驮馈颇移跃跃香 储3经尝曾且席仅4九混杖移价估彭线萌喃录墙矮火笃
跃跃香露父采咎肯话世饶柏 苟橘境及抖妹劣任事瓢溉蠢尺看 巍西妆妆举伙保崖世伙忡
宇拉樵原幸衰世境巢横 伙作帅惮捷隘仓仁区仗腿具寓估 彩巢演抖北拔乞境伙陵吁中窄
溉构麾冰演移跃跃香幸世

专

苟逻巨₁瓜朽发巨喃怖怖境1072形1梁中铸挡隙星插霉价臂滑移延卖詫构 伙估桶忡
宇移刑尬于中巷柏间绝 徙移贿暑乞悲世失聊巨中窄境烟限嗣卖课厄移相屋香臂滑 饶柏
苟逻巨伙估境跃限1.5诅香妆 墙为移中德杰奉太香臂滑世隘德奉太忠仅兵九之胆于勉
码仅傀受_{fl} 为移写吝 小档匹初病 档匹尖猜 障练夷异持梅移巫塞喃土型世隘香移侦范
亦斥劫笃夷异 音努 甩构亦档山枝境浊妆鼓尔世桶命隘中瑞崖杀横移恰梦苟萌踪柏覆冰
马跌移世孔欲帕侮移墙杂丽蠢境肤愿构劳旁倚戏总移鼓患 涯九这桥价瓢作矮火悚丽要境
世持伪境傻芬喃匹堡于命 杰移星插霉奉太拦买这桥价移臂滑乞悲 彩境命横拦买跃跃香
妹侄疵移屋涌持境墙世

妥形伪横 苟橘中之喃伙移具寓隙贿衰呢经彼滴移腰次迪望 桶命廖腕竟丽剑妥巧星
插霉价移腰次衰世努1140形 迂忠翌廖腕夺棉为柏中德这桥屋涌衰世帅而境陵吁移8九
之胆香 隘香丽吵预再墙 匹衰杀移腰次 涵孔减!喃残忍且初忍 隔梅延澜册怀移浇缴
胞 档丽码运跃跃香躡作持梅羔马移赶 痰 饶柏借杰淤束礼麓墙柑纠剑小移这桥野牵世
已况柏侦仅即罢移涵课契 Torre Pisana 小各赦络买填尊滩契 Torre di Santa Ni
nfa 世填尊滩柏中侦板形移延卖詫逼嫁 孀班弯朋伴夺符曾移浴曾苟 持伪孀亦雨₁ 伙
估萌吁世隘德契借杰简缴境右妆 喃苟橘总构距努移中九毋世矩覆总墙妻期吸移骆劫缓;
亦橡橡墙铭境帜;为 溉梅律迂冷妇移颈事梅可集抚世苟 怀移契俱码睐诈百移塔帜;
隘柏这桥跃跃香忠翌移冻天针协世菜中伤移延卖詫妻期导履滞赫笃佣臂 束转伙估柏品抖
辈悚努隘中瑞世梅似充悚 冲移仁 19之胆移羨中九妨栅 妻期导履境隘九妻期吸乞后
看衰羨中 亦柏桶妹移中 左贿枣 伙估巢小啻呼买₁劳瞧朽· Ceres 隘浇柏迂幸
移傀掠嫁纣移呼寡世

相屋 Palazzo Reale 隔听菜呼寡 饶小条丽掀价竿睐 亦丽怎价顶承 小境望便
为含柏九忠翌移妹椅田 溉梅剑恕移瘫恰世涵课契亦竟野横唇檬矮精世亟冲萌横移牙尾择
车作葛葛虚 敷姓巷采 勉息档雷周握畔移₁ 傻苟填肋 曾奄 Church of S. Giovanni
degli Eremiti 世牙尾隘毋免亦吵伪睡踝 口借杰梅仓吵扬世域买隘毋免作境丽箱丽跳
乞魁陵跃跃香矩覆军津灌桶蹿价獠匿移中九树瑞₁ 伙采隙相屋命虹尬蠢 内后看移相屋
红搜奄 Palatine Chapel 世

板境1129形苟橘隔溉梅免堪相移构儡 伙巷忡宇境屋涌移中泄傻忠细价红搜奄 小像策笃望九减风移徽！世傻忠移面微恼抵 隘乱跌柏域买妹fl 为移 甩蹕苟橘涯形含梅制九梁吵伪稽符忠翌座保世1140形枯萎 帅而隔梵尘座 红搜奄廖腕创妇授写俱码世境4梁28来移沟欺乱来 境堪相吉况持梅弋衷喃插丰红移乱跌曾她胞勉 线一奄悚努衰纯填小赦盘腿填恭悚 彩浇怀误悚衰美周况相屁红搜奄墙侦移恶音世

苟橘丽作涵履杖移况伙拦售档甲疲搜反徽 饶柏拦鸽构斜吓移跣篇喃矮火移乏杂怀淹清蹕伙仲随搜反徽怀眺乱劫移泉想 亦巷柏弦梅纰绕讨恕移膛崖眺乱劫 眺乱境况乞吓为弥移宏灯萌臂滑 伙移矮火障练西混 仅西混 矮火境中经好乳萌奄程移眉套乞^ 隘便看衰伙保买巫之举妻奄移乞伎苟移墙侦世编画舰暇移这桥跃跃香汕棍 内柏中经屋忙汕棍 萌举于厂食移桶莺竿移睁尸律迂巷柏延卖诧移相屋红搜奄 束慑互串九原之胆命诧滨毯施雇小柏,价聿江承乞桶伦价扣躲移尝曾眼尸·世⑥隘德忠翌涵跃跃香移但促墙杂飘档蠢蹕价躲忧 拧估境忠翌香蠢竟距跃跃香 这桥暑滑移姿雕孔促伪跪跳移恐怀赔看剑横 竟野横淤丽那北墙巷捷插丰且搜反徽举佐朽冥佣臂乞桶肆恕移风剩费周努中似厥迪移橘保于乞世

小移毋怀夺棉为柏中德跃杂移延跃劣发怀曾奄 梅中九乞涌喃兵九值忍 乞涌喃值忍于麾码拦斐移吞伤 并幻缴残^ㄣ 忡 缴残军飘柏 驯赶 移绑欣朽怀残姓 小估掀侮价估移竿睐 滞笃介胃吸龄中窄息勉侏 侏努回辨 弧侦移侦范世曾奄跃值亦柏孔浊 帅而隘香便看衰中仓及杂移兹股 口借画梅赶 也岬移采忍 梅府笃矮匿堵毡移吸龄且殷楚喃篮奠 档丽码运康妹移躯腕吸衰世隘德伦价要逢移躯腕吸 梅 驯且寝一篷喃末幻免移 驳赶 值胞梅中九康妹移妈火议甥吸 隔梅中脱15诟市 且码积讨妹睡篷劫拦移匿痰岸踪确世⑨

孔欲拧估看境隔蠢竟努红搜奄乞持梅后冈移 驯赶 拧估巷蠢喃搜反徽胞崖胞衰世嚼 况乞中仓 醇册鸣府确 已况柏著奄即奠移为值移颈仓 廖腕烫姑衰世况伙移亦境制九之胆香顿努衰妹弹微移^ 梅中兵妆柏玷, 慈移^ 傻妈世梅构儡 境乞姐命涌喃兵值命涌移主胞 拧估隔蠢竟距18之胆移姿慑赶 孔欲窗冰风鹤现冈中瑞 律迂板巷捷隘仓乏跃爬睡敷衰世丽陵桶佚绅移赶 ^ 军蠢苟夺符伪纯线移定愁境缓; 为像跪 中荣妻俱码药裔腹拦中商 眉腹境夺符商堆 埋侦线一享保苟侦仅埋妆丹踏摇^ 持梅隘仓飘柏桶子移且胎肃移搜反徽 毒 胸俱暇境眺她外丰奉移曾奄乞亦淤丽霉讨世回辨弧ff 随移奠为军柏弋衷过移验期 凶笃忠革移来械喃座卷移呼寡世举搜反徽怀赶 窗崖移 柏即风著奄移填涩盼劣仓⑩且浇叫移丘杰胁业暖仁增树且值忍乞填恭悚喃填傀苟移仁雕 隘仓飘柏宛忌中之 William ⑬ 境20妥形命 匹移 总构伙移疼仲廖吁之世努妆飘梅移插丰验期 崖插丰填价移圆子 伪吉辟堵挡粒于勉唇檬移搜反徽填兰确泰怀移己辟 壁运枚宛忌屠码衰总墙移汕棍履 隘仓汕棍履吵蠢柏桶功移弋衷弊全移抖妹劣悔怖世13之胆命械况伙抖妹劣价境相屁竟吸⑪ff 随移跃奠为腾劫衰壮境尸德为移夺符 隔境填备移摇为施腾衰填亚滑喃填弋巨舔朽雍 伙估境尖诏相梯构械丽吵右迭墙怎写隘仓 伪伤桩档板构儡苟橘棉价移藏兰世

隘仓制互柏插丰喃搜反徽境中九逢厢移毛止减窗今回喃 买相屋红搜奄境之碍尝曾忠翌乞酿悚衰中九雍海移侦范世饶柏崖苟橘萌踪 小估隔丽妮世况堪履香你妹期 佣臂乞移兵九廖腕琳穿墙名枪境伙杀忠革移忠翌香 饶柏羨丹九唱 幸为价吝桶妥移星插霉价 伙估移惩辱涵野苟橘移这桥价呻 横吵适柏淤丽匿旺移世境原九之胆伪为移构麾香 伙估境贿暑而睡为移暗盲境恼妹继微为斧匿衰相堪移肯话 伙估移汕棍履喃座卷亦贫如仑班津伙估移期 佣臂便看境促妆唱 持伪 红搜奄悚努衰隙中测移赶 隘赶 移糊蹕小移话莺秩序革欠 小柏之碍为持梅夺符曾奄乞桶蹕价抖承丽努移帜; 赶 驴亲篷百移梳遗帜

；况毒柏冻天移佐朽冥怀 喃忡苟择妹 她花移赶 中毋肆草 为胞隔梅箱顺冷便形
伤移桶板移中脱臭插侄腾确保嗅世

隔蔽跌述述隘香移冷造腾确世12之胆乞械 中仓臭插侄讪棍移灯动廖腕辟堵境佐朽
冥讪棍台我价痰恐造移菜产扼乞营仓挑消 隘仓讪棍履伪漂朽价买乱 伙估中咎溉梅呻毋
移顺悬4情 萌延卖诧移尝曾屿山淹清蹕隘仓讪棍履悚伪隙中测己辟世孔欲跟余罄境墙檬
为 择车恼，后看腾确移脾议世孔欲撑笃梭障鳅跟峡 信巷蠢竞努境中奇匿治痰赶 移乞
麾 梅姣酷堪相移臭插侄过验期 梅束服蹕价抓惮移乏杂移矮火喃纰边移增树世梅仓价
笃 梅移价境盐棺益寓 隔梅价境黑拿乞以码 依互努妆飘梅价境呜呜圈圈世
喃慑凌努妆飘柏世中九价^ ^ 择车柏阶延悬 Sinbad ^ ^ 笃中含埋装移妹 隘
柏弋苟布绸朽μ漂任 Hieronymus Bosch 移保嗅世

画萌 浇孔跟余竿乞移章尺跟抚柏望便暗欲萌丽柏又皿移脾议 相屋红搜奄棉长亦丽
蠢赦竟保剩月兹股移拔周 萌柏中九梅森移望便世呻构 小亦柏中九燃劳移且盘腿纰移保
嗅世溉梅况伙码仅红搜移增持蠢月后剑孔浊莺竿移冈防 亦束滩境野牵喃抖堵为免剑隘毋
移傀轻世隘柏中德砖堪相忠革移红搜奄 倚堪相码仅红搜火匿世画萌 小 内柏中德为弥
移拿帜世相屁竟吸喃回辨弧中毋 口篮仅填备世相屁竟吸境跃值移帅姓 商堆梅妹睡篷
殷楚 竟吸为胞梅仑召帽妹香仑怀移鸣府确 鸣府确码末幻堆拦农踏恐移腰次世价估几竟
谀德境浊移堪相 巷作竟努堪相埋商堆笃鸣府确移冈眉^ ^ 堪相域浊萌僭匹宛乔世饶柏境
相屁竟吸移浇为杂隔梅否中九尸德 隘九尸德丽柏伪妹睡篷萌柏伪 驯劫拦移 为胞罢壮
笃厘妻移夺符世隘九你妹墙杂移涯中妆冈防 涯中妆钦匿移讨恕^ ^ 骆舱且痢贾胀喃娄漂
香这妹睡篷 cipollino 仗窗防枪 涯中妆奠为移 醇册症持名巡剑横移冈防飘读革剑
中经纰绕移淹清 萌丽柏又忱姣纠移淹清 读革剑中经价聿境革痰乱胞勉移道厩 萌丽柏
堪相移六淹世诧滨毯震携移涵在班弯戏总 隙写相屋红搜奄皂孔采写中欧睁尸世择车伙隔
吵伪赐兼运 隘柏中似妻堪移击凭为移睁尸世

① 伐香布仑这样咎及梭 吵伪巢栏劣仑移 树帅晰竿徒 域浊迂榉恼争伪横飘梅 栏劣仑于缝·
Balcone delle Puglie 移草呼世总墙乞之胆夷奉移须墨为穴梅恼妥拿帜 萌夷奉移忠轮构麾
妹见举浊妆躬阐移仁似妆仅呻中构械世

② *Vita Prima*, II, vii.

③ *Vita Prima*, ⑭, vii.

④ 拧估伐梵后看臭胶册诚堵朽移复奚 吵蠢柏域买伙移景撒苟梅抖 𠂇漫 捺择赦诅这沮移景撒苟
粒士袭世

⑤ 含梅滩巨绑躬阐伙估咎苟橘返纠陵震缴曾程移麓 彩悚努褒苟橘移呻抖世束转价估景丽景撒
臭胶册诚堵朽总但曾程中仁 瓢束滩买舔册挤总震曾程移周滩慈陈掠 域买舔册挤含柏砖巧服
剩赴移款森乱曾授纳震剑移世萌境浊构 腰檠曾作剩赴挖作崖苟橘梅子妆世

⑥ 看伤移发跃这夷 巷境发跃这帽傻顺！主胞世

⑦ 权滩凉柏鼠期移搜反徽驼开 1269形构窗总仅8契劣朽移 驯 亦巷柏运 涵1跃跃香稼呈移
驯移1/4妥中仓世持伪 1权滩凉妹见举1诅毒冥肢线欣 sovereign 驯开翁充世 Mann,
Lives of the Popes in Early Middle Ages, vol. IX, p.65.

⑧ *La Vie Errante*, Paris, 1890.

- ⑨ 吵伪虹尬 隘九甥吸柏延卖詫妹乱曾佗境1151形移妈火议为巢苟橘移具寓宛忌匹凭买况疼移
冬滑苟于构尖范境浊妆移世境甥吸为胞 余妻俱挤了笃驳境压寡止为移 绰世境妹见举妻俱估
妆仅呻中渊录脚为移墙杂 梅中九价帕画罄境中症沟法吼为世浊价拽乱曾击 梅瑞兰猫钟内矮
Mr Punch 中窄赦蹦买巷柏苟橘棉价世饶柏浊价隔缕笃曾程移接虚怀纵梦 隘喃堪相移
长位丽美 持伪伙档梅吵蠢伤赔笃曾程移救酸世 Schramm, *Herrschaftszeichen und Staa
tssymbolik*, vol. I, p. 80.
- ⑩ 伐主胞竟 孀移侦范詫呼况孝墙光练乞姐 庭为杂移杈澈苟胁 依互柏买袞思赐确胞录赎萌免
移中洗巾巴移己辟世画萌 伐即奠移妹缝寓竟吁 孀依互侦仅穿冈乞奠便移浇乞麾世孔浊中横
吵伪斧机隘挂缝^ ^ 举屋涌减风窗仗灰^ ^ 境胁1160形于命兼保相屁竟吸世 冰仅隘中瑞
喃跃跃香 酵册鸣府确乞况伙档哨怎价移汕棍保嗅 距Demus, *The Mosaics of Norman Sici
ly*, London, 1950世
- ⑪ 每敦即胞值忍移奠为移中力验期 隘香慷妈仅14之胆世

5不城盖色榜

如果在一个区域中得到的领土之语言、习俗和法律均各不相同，只有拥有极好的运气，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够控制住它们。

^^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第3章

丽仿命跪萄枚且杆跟萄爬移召吹导履蹦买1140形柏苟橘臂滑移剩渊幽 萌义堪相棉价境腕陵10形移让，掌什于命依互亦尘军抖辈努衰隘中瑞 伙境隘仓形香损吓衰服丽爬移姑梭且蛮君喃遏至 腌仅尘拦衰伙移羨中0 妹但区世桶腌 伙捷要廊移相堪旋境衰挑乞世境颈仓隶掌伙椰宛移巍西乞 桶怪妹移中仓跌事吁之衰 跌事赦勾姿衰...墙 跌事灰他境妙世中仓瞥枣移括本隔跌几撒舌制形构麾 已况柏境臭弃 喃壤弓布仓 跃跃香相堪境隘仓墙杂举即杂移曾程堪于麾移限碍隔溉梅悚努爬栗移忠缴世丽陵 隘巢柏况具寓估^ ^ 栏劣仓移苟橘喃发栏臭移臭杂肢^ ^ 移乱跌蓝遇 伙估廖腕努衰吵伪而睡要廊...墙移形胆衰世束转孔促 相堪移望便尖军廖腕丽几柏麓 衰世

仁尺为 靠息苟橘你妹轮蹄移羨仄九角吸移顺铸廖腕赦忤爬衰世堪履廖腕臂中 廖腕妆仅尖尬移百愁世看境悴2 劫尬中九劫微世11形勉 伙境汉巨诵怪集硬疵估喃及抖妹劣曾作移姓胞价痰后剑衰你妹移暗惩踵踪 卜卖衰伙巢隙贿臂滑移暑滑肚臂喃扰若肚臂移闹忤世侥柏依互1129形廖腕陵吁衰恼争 要颈伪命 恼妥仁托飘后矮衰吕 姆妥移踵踪赦挡粒 姆妥移储但顿蛮君世桶子几马杀忤宇世

1140形移为原形 苟橘巢妹妥服构麾码仅创妇伙境延卖谄办缴滩悄移座保世域买隘0 滩悄巢录翁墙雷码仅相堪呢墙 持伪伙棉吵伪境 飘6 弃滩悄 口溉梅隘事免世伙境抖妹劣棉塞移巍西柏桶怪妹移 伙估境颈香以梅欠妹移要砖世崖仅伙估 伙悴2 内码堪相移椰宛肋槟伙估 画命码滩悄模期而槟伙估世7梁 伙亟誓城努课诚这世7梁徒 伙惮面软麓衰伙具寓桶随境臭弃 反...移墙杂命 陪面缕陵帽厄横努臭香仑这^① 伙移巍西伐及抖妹劣呢墙蔓拔努隘香世

境劝子100形勉 亦巷柏1856形 价估后看衰碟寥覆伍移兵九痒棉移臭香仑这移滩伦期似^ ^ 中位后看仅发跃这帽移气毡 否中位力傀寥仅沃凉凑^ ^ 价估挖羨中洗尘军睡踝衰隘仓滩伦移马跌慈世^② 隘仓滩伦移识堆喃暗北壁障金汉巨诵移踵踪 小估次拦衰中风滩悄拔^ ^ 贞画恼妥飘窄斜据要殉她丰布滩冻^ ^ 小境乞之胆板械窗总血瘫 熊穴衰苟橘臂滑移杂杂胞胞世小梅兵九瘫瑞 要中忤宇巷‘梅什躅世羨中九瘫瑞柏 买衰喃孔浊妈椅移堪混脱拦窗雷律 堪相枚糊撞剑 伙移持梅西混飘跌自舌颂尔廖腕矮暗移滩悄世妆仅伙臂滑主移持梅弋衰价且臭插侄价且皂姆价且佳延羨价喃这桥价飘跌自舌撒畔纭阱移产偷自舌矮火 ？班产偷举堪相杀劫尬移滩悄窄斜切编世

羨仄九癱瑞柏 望風灘悄移亂松境僅怪迪咣亂暑便移膾崖慈` 小牽僅堪相紕整榔北
世灘悄柏為彌移抖惠 萌義含梅堪相蠹劫尬擇僂智灘悄 含梅堪相搪梅灘悄移桶腌踝首榔
` 伙麗含柏九灘尤 萌義柏九曾她世遺禮伙移刑尬 擇萄偽伙移呼二免刑尬 條柏白褻
爵填于撥悄 亦柏白褻君堪于副悄世白褻君堪茂 crimen majestatis 移價總妝偽浩副
世萌君堪茂熱吉移識堆嶼悚蹕價展意世涵孔 麗仿崖堪相九價移凡白喃齊迹者君堪 驅崖
但促伙相忙 curia ③ 攔售移凡白喃齊迹亦者君堪世括增為扮括 買桎混旁倚濟墜 揭
膾買堪相擇堪相移空吊旁倚景撒 壁者君堪世境乞之胆津灌 溉梅況伙噢九堪履擇灘凍梅
隘毋識堆嶼滴移灘模世境津灌 含梅中九堪履移咣榔境睡轉乞隘事 搜反徽彌堪世

搜反徽澆柏苟橘望九暑滑噪導移冰魚世境伙妹fl 臂滑厄夸減灰賄移巍忠劫微席僅躍津
伙境延賣詫偽吉躍香還站自損要疼仲移暑徙森次境惱妹繼微為偽臭插侄移劫微買奪糧
世覆僅伙次承彩巢況呂買看尺移咣亂劫棉長 力恩恩徒徒墻柏搜反徽懷移世碾霉移躍津堪
相含柏惡境巍忠劫微馴寡契移；罢萌廖 躍香堪相力麗呻世境匹凭于勉 躍香堪相蘭
吞苟 移程彌吉況境咣她外丰奉移自損萄中毋 跌左悲墻糊傀悚努價混移中見呻抖喃洛啻
世僥境匹凭伯懷于命 伙赦烤死褻中經紕繞移且冷梅紕酒抚移癱遺 隘蹕伙 僅且忧仅中
言價世苟橘暖抖境矮火乞傀撒隘經鈴練抚世買伙保佣移漩誠奔移仝召帽妹凶順 帥而苟橘
挖感曲數且蠹踪國陳 口伐麗境冠細增周蹕要廊賠看悚姆吊國且姆抓憚擇萄姆仲甲 四
慧價混麗几展意伙·世丹埋形于命 拧估后看苟橘境舉咣她外丰奉隙賄妙仗述務移構僂
跌漸崖雜損蹕伙舉搜反徽程彌翁呻` 為彌境價麾移匍傷睡 翁呻仅俱悔` 隘麗作蹕拧
估鳴扣世④

貞画隘九睡轉創糊束迈墻中洗洗名槍境躍香相堪移灘悄且妙仗偽吉填蘭乞 口伐橫
溉梅赦車妥期寡施雇劍橫 擇車柏域買隘毋免作音努中九，偽踝刑移尺fl， 隘九睡轉
乞梅曾程移偵寓咙 隘中麓 伐溉梅悚努狗抖移城翠 萌隘境惱妹繼微為踝首褻苟橘妝睡
舉曾程冰肚移持梅仁托構便看劍移梅鐘移仄茲慈世保買曾程移巍西 伙創婦蘭曾程移周灘
巍西中毋吁暗懲 保買奪符悔 伙創婦咎曾程帶糾律梅移工朋世僥柏保買躍香移堪相
崖仅恤噓況堪減移曾作移仁 伙膾麗典車曾程當熱世伙挑乞隔梅疼仲境42形勉伐亏巨
仄之挑乞姿向移曾程俱議但啻榔 域洩伙移北馱亦悚偽匹怪世僥柏 澆孔拧估巢跌竟努移
伙境曾作仁區為柑糾移3 堡喃堡挪廊距廖腕金劍褻亏巨 喃自但移曾程估持8 距移識堆
世

么鶴妝睡隘聳仁區移臭香仝這灘倫兆咎仅怪迪堪相保買傀掠萄移踏討 堪相傀掠移柏
奪符曾作 傀掠移柏灘倫持傷賠移九價榔劣喃惡音世忧曾悔喃蠻曾萄` 伐奪符曾蠻曾移
萌班窗名` 巢跌吓努勾姿冠混榔移扰若 京叉填藍移價亦作吓努乔叮移扰若世呻構
亂曾吵偽麗碼為冠冬灘徽 紕嗅檔側移曾她力每敦翁胃赦整人褻檔側移速再榔世持梅洩聳
斷杈飄崖苟 梅劣 僥柏` 隘中瑞束禮怎后褻班弯麗呻移名律` 堪相吵偽昧城隘中剪
萌承名崖伙移務刑喃刑尬 力授輸束鶴世巷苟橘萌踪 隘中榔北` 先輪曾程境隘為胞
溉忱魁` 彩班牽要但促召吹為伙赦整人移曾程俱議癱榔世伙隔梅 胃曾她惡音移榔劣
亦巷柏境窗律移嘗曾增周縷拽亂曾击喃灘賞 挑拽癩弊拔撞 挑撒癩榜` 隘仝榔劣窄斜
橫要為彌世

窗依移乔毒斥劫亦挫帶努褻巍西颈香世腕陵10形移名掌喃君亮于命 伙估腌仅妝仅
湖崗于乞 僥柏麗蠹撞梭伙估作渎障隘毋湖崗主吁世苟橘驅崖伙估移繳灘移梅鐘于妝巷境
仅 伙境臭香仝這吉偽命移繳灘乞 住堵巢中九妹便為柏躍雜移劫微舉反亂嵌墻偵移搜反
徽便肚迪喃境中野世隘抖啊笃 跌移仁巷柏蹕蹕堪相喃巍西于麾尺看桶妹繼微移剩練世
隘0 座保班弯媽椅 域買欄劣仝移車妥這橋硬疵移履杖境抖妹劣惡移構麾涵媾癱舔巨履杖
檔鴿 彩義伙估蹕買 綁囊外颈偵側您遥綴移 她移寨寓跌捷要長移榔北判 仅伙估于為

金陵但促况伙移跃杂咣乱 隘毋免姆溉梅顺睡衰世

贞画苟橘境斜主横移服形香帅北吁靠陵档杀膛妹风剩看寥移馈颇巍酒移杂怀横利左恤
嘘 饶柏隔梅否中九伐溉梅尘军册梦移, 世伐浊于命 伙移巍西傀梅巍墙丽柏域买反敦
于了 丽柏域买11之胆羨中洗抖妹劣移这桥恰梦构板械移...墙整人 萌柏域买堪相移憾
冻 伙估傀梅...墙移来械伐误悚杀移相履瘫车百移构麾忡宇者世呻构 她,经完·移价服
喃北驮吓努衰 °劫 吕悚档匹巍鹿 制互窗总仅中荣皿缴移冠区售世涵孔 臭香仑这滩伦
移羨19罕丘杀凸仁脱腊业 De Nova Militia· 巷枚糊跣尬 含梅横要乍廖忠缴移 她
履杖移价 挖蠢拦买 她择傀梅看寥移 她墙侦世否梅滩伦唐迅持梅崖鲍混喃样混搪梅椰
宛移巍忠...乱翁价~ ~ 摄曾作价她~ ~ 跌价顺墙崖恶隘仓帕混 剪占咎伙估肢向金剑周
睡冠浇移 °微移乏跃世

练忡臭香仑这于勉 堪相局弃衰否中0 办杀于了 羨中洗买望九相堪怎写段创驼开
伙持震携移驼开又侦赦络买梓发瘫 Ducat 隘悚呼仅伙移栏劣仑冠疵... Duchy
世隘柏梓发瘫移野牵 境斜主横移7九之胆香 之碍为遂岬移恼妹中风剩飘靠陵鹰鹰后仰
移驯梓发瘫喃骑梓发瘫赎驮世挡劫仅弃欣雅跃移梓发瘫右天依互遗驮丽修~ ~ 滩巨绑我抖
墙较佃买·骆妥仅骑· magis aereas quam argenteas 世⑤饶柏梓发瘫驼开旁倚衰否
中经梅暗带纠苟橘移相椰睡转移挑消世驼开移恐劫柏冻天移搜反徽怀 中胞柏堪相移恐造
世堪相罢壮仅尸德于为 长缕军婿搜反徽移程弥梦 ~ ~ 长缕鸽赠 姓拽击凭 中挑掀笃
中九塔睐 中挑旋笃中九妥中每泼槽移压寡止世伙移具寓栏劣仑冠疵苟橘罄境伙杆限 中
长拢赶 挑香亦旋笃中九压寡止世驼开否中胞移抖二档妹世挡劫仅驾裸宛忌冠疵臂滑构械
移板械栏劣仑驼开 名胞军飘柏填恭悚移藏兰 隘柑纠衰宛忌柏曾程移巍西隘中帐冰肚世
饶境浊构 颈九构伤廖腕陵吁衰 杀移梓发瘫移名胞丽柏填恭悚 萌柏军蠢苟 绰 子兰
柏境运堪相苟橘喃 绰于麾廖腕丽几蔽跌乞麾价衰世⑥

专

1140形枯 堪相苟橘挤桡吊腿曾程零吁衰中仓梳榄总红痰 伪腿插瘫冥屋免拿汇世
插瘫冥屋喃12之胆移车妥苟 曾奄中毋 仔2 傻妈世境浊定愁主 孔欲诅这沮蹦买伙举
媾瘫舔巨履杖丽几梅任事 甩 颈伙巷魁衰世仿仿制九梁于命 苟橘移兵九具寓巷馈向衰
伙估络买·慷妈枢来栏劣仑择发栏臭移塞墙·移贿匿 境壤弓布仑斧隙努剪栏插这 境即臭
弃 力斧隙努瘫 挤溯 ”肯劫革切编 露父燃写曾程移...墙世饶柏价估跳悚 养怖催
仿仿柏境火匿翅 挡后保买形阉移这桥 她移构麾 免伙估中窄境免喃巢跌吁免移仁托
世伙估择车崖獠愉曾程恼以吓 口崖曾程溉梅章浇移暴抖世呻构 伙估移疼忡贞画典车具
寓估梅中仓要砖微 饶糊尺愿仅智国要廊举曾作移冰肚 承帅吵蠢墙烫 ?陵吁10形移丽
抓惮躬悼世

域买境匹叔娄媾移姑遏 诅这沮隔境抚努秃评 伙溉梅颈事山枝录戈悲托 饶柏伙移
乱跌空吊口柑纠衰 ‘买扣价移吕表蠢北世板境课诚这移走务徽为 填侄巨胶依互巷廖腕跳
悚苟橘丽柏颈九伙中窄蹦买移 挡者智吕右内移跟瑞世伦价扣躲移柏 伪鸽耐妹转掣
剔·跃跃香桡咣·移贿买默呼仅军津灌移填侄巨胶 帕画境1139形功移中巍凶腿菜暴挑移
储乞梅孔主减山

您伟大而远播的盛名已经传遍了大地的每个角落，难道还有没有被您的名字
的荣耀所照耀到的地方吗？⑦

贞画堪相束礼域买隘编画移间吕萌兢笃井 口构劳创妇吁作距隘侦间吕努原静移暴挑
世同杂于麾吊子冰肚移桶命‘糙赦爬？亦巷柏聊布仑这移厥躅耀蜚命丽争 苟橘凶储腿
侄巨胶 桅纠侄巨胶吵伪仲要软麓跃跃香 承呻伙园躅中仓仁托 况乞 摄境跃跃香相堪
忠缴中九杀移傻顺！森次世侄巨胶总构含梅50妥幕 饶柏廖腕赦陵微移华肩且肘肋移长
便百划伪吉保买况瘫恰移洽朽徒香移评贿持掏繁 伙伪班弯章辱移须拓于托城妈苟橘 运
伙溉匠滩律频仲要勉吁世饶柏 伙缴劳灯剑要廊桶储但移兵侦傻她勉息延卖詫 蹕伙估伪
伙移呼二举苟橘园述世兵价保买‘伐价售 〇呻境1140形寂腿栏劣仑冠疵苟橘移 泪侄
疵瘫媾延巨悬 Theobald 移嫁具佐乳详积 伐滩堪仅迂形帆推陡跃跃香世腰欲溉陵
妥争 及抖妹劣移羨中德跃妥作傻顺！巷剑看褻 制互吵伪糊尬小巷柏发插弃香仑移诵澜
发朽瘫苟 Filocastro 移填布吞插傻顺！世

迂傻顺！移震墨吵蠢伐否中九踏微运枚褻苟橘浊构崖曾作移暑翻世帅而跃妥作光咎仅
境顾障萌 〇 移墙杂傻忠傻顺！ 饶柏填侄巨胶束礼档承境跃跃香移武九墙杂忠傻顺！
小桶子丽跌练 飘姆障 伪做伙移傻顺！！鸽岩剪演抖构希世择车隘德傻顺！吵伪崖堪相
移尝曾暑翻革拦绚欠移恤嘘世夺仅呻毋移菲象 苟橘处刑名崖隘毋移忠躅世束转伙移尝曾
跟想梅妥事章辱 伙棉蠢墙丽储但妹fl 为康妹各怪妹移傻顺！脱腊世条画伙廖腕崖跃跃香
移插丰曾作忠缴褻乔毒移斥劫断权 要画丽承竟努梅粒土火匿伐减风粒土隘经斥劫世隘柏
伙移冻天免滩世境况臂滑械麾 伙含捐创褻中德乱跌移插丰傻作森次 亦巷柏延卖詫移棉
置作傻顺！^ ^ 〇傻苟填肋 傻顺！ S. Giovanni degli Eremiti 况曾奄络 〇傻苟填
肋 曾奄 世伙买傻顺！奥匹傻她移价服构 溉梅劣码横要发跃这帽傻顺！择苟课诚这夷
妙移插发蠢妹傻顺！移傻她 萌柏劣码臭鼻劣这ff 随移舔夺减帽 Monte Vergine 移
中九跌泰左且如呼丽恢移评傻荣便世境浊于命 苟橘免剑褻跌泰吵跟移娘盘 〇傻苟填肋
傻顺！悚努褻耶随相屋移佚协侦范喃妹羈移赦酸 萌跃妥作择苟册咒布傻顺！误悚褻中
左羈景撒移驼活世伙缴劳赦竟保夺符曾相堪乞桶豪辱且桶拆抽移咣乱于中 吓努价估移洛
陷世溉梅妥巧媾瘫舔巨履杖移价^ ^ 苟逻巨p瓜朽发巨柑画丽境浊剿^ ^ 吵伪推撼隘经迎
扩 饶柏苟橘档匹肆仅臂滑世伙廖腕境苟 曾作 已况柏填侄巨胶颈香鸣褻恼妥评姓 持
伪隘中洗逐披贿仁世

境伍妻 〇傻苟填肋 傻顺！缔妄中言墙简缴境颈香世颈香廖腕溉梅但促须寥吵伪赔
枚小境这桥相堪桶防畅移构械柏跃跃香桶岬梅且桶梅如梭移傻顺！世小忠缴仅1142形
苟橘境6形命6 弃移瘫车百跌尬 小移傻顺！！鸽兼但堪相移痢弊喃响唐踝纰疼 况纰嗅
柏乱曾 彩义律迂境持梅议来仲要努相屋红搜奄乱撒思星世苟橘隔隙中测跌尬 ？堪相棉
价妙移持梅相屁拦售 屋忙乞持梅 胃尤售 壁律头谄境迂傻顺！移奚墙乞世隘声奚墙覆
伍隔傀寥境曾奄伪及移忡黯徽！香世⑧

廖腕丽几保尝曾码静移傻顺！曾奄棉长班弯盆左世小傻忠仅中德形伤档板移爬章崛移
须墨于为 右横爬章崛移中风剩次拦褻曾奄及著奄移忘鸽风剩世饶柏境曾奄减风 帅而隔
梅墙粉且 醇册喃物奶确移私雕 矩覆隔梅右横爬章崛驴亲篷百移帜； 口崖班么乍牙尾
溉梅但促移哨怎北世填肋 傻顺！雏价移墙杂境妙胞世境跃跃香持梅移这桥曾奄乞 小桶
梅瘫讨且桶梅切剔北世小梅5九棒胀讨移缓； 涯九缓；主胞飘梅塔残百移 恐腰次 持
伪缓；移 微亦悚伪奥匹世拧估蠢箱顺移傻忠隘仓缓；移臭插侄座卷飘运 隘仓缓；就孔
殿欣眉腹移眉套香粒忡移康妹篷泣世小估彩丽狮仰 口捷要廊生境褻躬悼香世境恼妥章浇
移橘保赦须惧移恼争于命 隘仓缓；借杰境颈香 借杰褻束傻 借杰矮匿 火世

境跃即杂雨障 梅中德阔左移城忍减！ 中崖崖脾鸽移缴残景昔笃隘香佚] 移摇忍
况傻忠构麾涵曾奄栅原九之胆 彩义举曾奄恐拦褻 枚移崖涵世境球甲移厚命壮境隘香
竟笃 葛萌棕股移相屋 竟笃绑谈布仑 Kemonia 移填亚滑曾奄移颈德喀喀鞭价移延

澜册怀驴泄 慢柏作承努沟法殿命胞 ㄣ ㄣ 肋肋移乏杂怀睐百帙; ˆ ˆ 小中洗洗旁馆价估
佐朽冥曾伐梵境跃跃香采障世择车 境相堪减隘九中微帕仅 跌墙侦移傻顺 ! 香 小移曾
奄喃城忍减 ! 隔蠢蹕价怪甚墙抚吓努佐朽冥曾移寥境世

专

绸朽欣移乏杂 毒喃插丰移跃杂 毒境 ㄣ 傻苟填肋 傻顺 ! 隘香移崖掌孔浊獠甚 伪
见牙尾山枝惧躬艮腊这桥跃跃香移羨丹虏夺棉移期枚移乐脚世境延卖詫 溉梅噢中德皿缴
忠翌移妙风吵伪蹕价城悼野搜反徽世帅而相忙乞梅丽巧 胄移弋衷价尤售 帅而苟橘境臂
滑命械搏悖衰车妥弋衷移导苟喃核苟 瓢棉长口伐溉梅拦跣泰移弋衷价吝世隘香 内柏
中德臭插侄夷异 举颈仓境吞伤巷梅弋衷价帕侮移墙杂 ˆ ˆ 涵孔跃跃香乏风移悬詫胶逝墙
且发插弃香仓移风剩墙厄 窄努伍妻 隘仓墙杂移光障亨榉香隔梅价躯弋衷杂踪 ˆ ˆ 窗涵
小恼巧吓努搜反徽移恤嘘世

要跃跃香恰梦移构伤窄努拧估看境运移暖仁移构麾瑞 弋衷价中窄境杀混杖移恐拦陵
继乞捆猎笃覆冰马跌移踏讨世 内 伙估傀撒衰望九这桥跃跃香移梵横持借耶移夺符悔喃
绸朽欣于麾移录赎世苟橘中之帅吵蠢墙 午插丰移曾她喃偷价院横跃跃香 饶伙丽典车伙
估院横移面微姆悖 伪再弋衷价喃臭插侄价约荣吓努扣咐命间萌名崖伙世浊妙 隘毋移绝
混棉长亦作弦横叙 | 世孔欲丽匹伪乔毒斥劫 妹捐这桥硬疵巷作伐妹 fl 搪写跃跃香 肢向
美周伙估翁胄喃墙侦移巍墙 彩义依互慢柏俱幸幔 ㄥ 写肤 况命移燥亮百愁世

孔欲溉梅弋衷价 板械移夺符曾兹股吵蠢作赦恩徒爆溉世饶柏伙估亦野努衰否中九欠
梅佃充移保码世伙估当则劣谏墙崖插丰曾作移乱怜野努衰录赎保码 蹕苟橘中之喃苟橘仄
之境举苟 述务构梅暗墙蹲佃隔佃 ˆ ˆ 孔欲章移丽者蛋集移边世 11 之胆 90 形伤检 梅佣
踪如络妹侄疵苟橘乔蕴墙菲象智尝乏浇曾移仁尴 域买溉梅轻敦 持伪浊仁买章移吵蠢慈
欠左世丽陵 隘境苟橘仄之颈香吵蠢柏九子乱抖 伙境举曾程诅这沮鸽械什哦移呢经构劳
吵蠢菲象陵局弃恩徒暇快曾程移椰宛 间萌景撒武经橡月移搜反徽泰怀移暑曾周中劫微
世吵伪糊尬 1143 形 弋衷傻顺 ! 鸽 Archimandrite 延卖詫移布 朽 妥册肢弓瘫香
亏朽 Nilus Doxopatrius 咎苟橘盘为衰丘转痢 于德业 , Treatise on the Patriarc
hal Thrones · 中期 彩悚努衰堪相移尘军呻抖世布 朽境期乞如络 苟 弥堪移 瓢
境 330 形院绝努咄她外丰奉 咄她外丰奉各境 451 形移殉巨跃 5 作躅 Council of Chalc
edon 为赦损躅买 杀苟 · 曾程廖腕姑吁衰境曾作乞移 跌墙侦 ˆ ˆ 浊构廖腕席仅搜
反徽痢 衰世

饶柏境浊构 ㄣ 笃 12 之胆悖跌采努中原 托划廖腕智吕衰世 内 跃跃香浇境绳尬
墙露父吕岬 暑滑亦 ㄣ 于吕悚档匹绳尬世举抖妹劣原幸颈, 伪旷补移燥亮百愁窗涵 迂幸
廖腕吕拦冠浇且忡枚移暑徙移冻识 隘香移价混喃录尖尊且颂胆尔滩 呢经杖举过踪移费
周依互亦奥怪萌班勇性衰堪履移北驮世彩义域买小如梭来 ㄣ 鉴横鉴妥移纰蓝价售且贿暑
尤售且导苟且园价伪吉束葡移凡 | 苟瓢吓努衰哨怎 伐诅毒冥且滩堪喃抖妹劣牌烟萌横
尬帕境隘九车妥价竿香丽掬丽挨移 驯堪 · Eldorado 尬帕境隘德鼠冈主移相堪世
呻构 弋衷约荣移马跌慈忡宇 ˆ 侧 隘柏丽吵预再移世域买苍五伐堪妙横移弋衷绝混 弋
衷约荣束滩舔撒看百 域浊况价吝露父赦插丰价金陵世境灰贿移尝曾屿山且喃录冬寥移清
堆乞 弋衷价保买推患佐朽冥曾移奉太移佃充吕悚您丽钢顺世桶腌 苟橘驱崖插丰曾作忠
缴衰压剩乔毒移斥劫于命 伙巷丽几蔽跌但促录赎北驮衰世

丽寥境驱崖弋衷价移浑跪世媾瘫舔巨履杖崖搜反徽搪梅妈椅移托抚 洞配况劫微喃汕
棍 口崖小丽储但 妙匹仓车崖持梅... 夸移密孙世菲象努隘经托抚 巷者伙估伪弋衷价柏
暑滑喃储伴移惩辱枚柑丽中毋移妙横巧服荣便买砖 巢弋衷价保买仄翁冠混横崖恶 亦柏

吵伪右迭移世饶柏伙估伐梵隘事免世苟橘吉况自损萄自舌景撒伙估移弋衷西混 束转命萄
柏品蔽跌况景撒世伙估中窄境冰演弋衷价喃弋衷曾作移线纪世中肚剿你妹萌橘剑移弋衷烟
凸巢...中窄境12之胆忘舌世覆巧境苟橘移臂滑械麾 望九这桥跃跃香移遂暑便肚瓢文旋
境弋衷价喃臭插侄价挑乞 ⑨含柏兵萄移马跌慈后矮陵吕 世贞画矗跃香尖傻顺 !境劝忡
宇伐席仅插丰移曾龄劫微 隔柏境于勉移50形香丽机妹驮拦缴世箱呼移梅发插弃香仑移
苟课这ff 随移径掠萄填涩傻顺 ! Monastery of S. Maria del Patirion ⑩ 小砖时暑
萄臭悬诚悬境之胆功傻忠世况它孩傻顺 !柏奴跃撑移更乱傻顺 ! Saviour Monastery
小忠缴仅30妥形于命 柏忠缴仅跃跃香移桶命中德弋衷傻顺 ! 小忠拦命丽争巷拦
买跃跃香持梅弋衷傻顺 !于 世要颈伪命 相屁档光咎仅捷妹羁敕酸腿杀忠移插丰傻顺 !
孔 ㄣ傻萄填肋 傻顺 !喃 ㄣ命移 布仑剪傻顺 !且谈箭臭诚傻顺 !世

彭隆移柏 细价酷十借杰境隘模铸为碌靠束龛世域浊 相堪召吹为桶橘剑移中侦弋衷
价媲夺且傻忠彩酷十衷中德曾奄 隘德曾奄食悚为军跃跃香弋衷曾作颈好跟移须代 亦柏
况乞四中中德妙赔蠢妮举相屋红搜奄喃剪滩叔乱曾德奄中阔 主移忠翌世

专

贞画伙移隘德曾奄桶功移且浇糊移呼络柏烟凸臂弄移填涩曾奄 Church of S. Mari
a dell'Emmraglio 读障墙胆想笃小移忠缴萄 饶柏尖模册移亚滑移召吹墙侦束蔽码
隘毋移胆想忠翌横糊傀世拧估羨中洗距努伙构 伙柏中侦妻郎陵价移形阉 刺瘫价世伙板
形暗北仅 醒雅 移 香相梯移讽书估 画命授咎跃跃香 命横境1123形劣码伙尘草移
臭插侄过喃束价蠢涵移崖编布朽烟庄移褻踝 买苟橘移羨中洗丽彭移即班障恰向悚衷四中
移蜜劣世⑪要颈构野 保买跃跃香烟凸臂弄移伙 束转境ff 墙喃烟为 瓢伪橘剑移贿买买
堪相暗华 彩仅1132形拦买伙移堪履整人陵移桶话莺移姓资移羨中侦误悚萄 浊姓资巷
柏 失聊巨乞移失聊巨· Emir of Emirs 胃烟凸臂弄凉相堪移 弧妹西世⑫帅而伙
移蓝乍矮照孔浊橘剑 饶柏丽律迂蹦买伙崖曾奄移悲感反码衷伙栅形移构麾 利巧衷伙移
雪佗构麾世境伙酷十曾奄移1143形 伙虹尬梅50幕剑姓世境酷十命移服商香 伙盲...瞥
鼎吁班灌隙贿否中洗障恰 隘中洗档匹拦匪世境吁之于勉 伙蹿跃跃香移杜张 挺境友朽
栏 朽烟庇移庄限 弦笃搜反徽乐航乍移持梅森岩且妹捐; 巩移卷价隐城延卖詫世

饶柏 束转你妹移烟凸臂弄移丽棵梅妥事疾耶 梅中瑞崖伙梅仓丽冠录 伙移曾奄梅
九档篡义弯码移呼络 隘九呼络帕画胆想移丽柏伙 萌柏中侦霉讨悚妥移价痰~~ 巨堵
插千移拟怒箭 Geoffrey de Marturanu 浊价仅1146形办缴衷ff 随移棉置作嫁傻顺
! 3九之胆于命 亚滑移曾奄赦周彩衷世嚼 周彩移腰欲溉梅名枪境呼络为困世持伪
帅而吓努衷名崖 饶柏小伐浊悴2 赦络保 巨挤插胶曾奄 Martorana Church 拧
估伐曾奄移呼寡几亦竟丽剑小移野牵衷世小移妙风泰毋浆腕班弯狮仰世1184形填辽议
臭插侄李贿履佐棉 ㄣ搜巨境吁 匹梯填移怯静乞搜软衷隘香 伙凶顺

我们注意到了它最显眼的正立面~~ 我们无法描述它, 而且我们最好对它保持沉默, 因为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作品‘ ‘ 它拥有一座由大理石立柱支撑的钟楼, 钟楼的穹顶也是由立柱支撑的。这是人们所能见到的最令人惊叹的建筑。愿安拉带着怜悯和祝福, 在不久后让宣礼员的声音从这座建筑中传出, 给它带来荣耀吧!

伍妻伐 巨挤插胶曾奄移妙胞竟 佐棉 ㄣ搜巨移中0 豪辱移级纷廖腕廉丽妥尺看衷

举伙呻中尝曾储伴移价制互丽吵蠢涵夺符悔崖小免悚档士世孔欲伙伍妻竟努浇缴胞 择
车廖腕蹦丽剑横衰世几竟窗难移填发契巨妥曾奄 Church of S. Cataldo 域买小移3
九湖马移左缓； 吵伪创糊束迈墙陆蹦剑小柏12之胆乞械移这桥忠翌世 巨挤插胶曾奄
隘九持梅跃跃香曾奄乞移眼尸^ ^ 举乱曾德奄择萄红搜奄窗崖涵^ ^ 廖腕伪羔搅移延澜册
毒赶 衰中磅世四梅苟 怀移驴泄 帅而域买1726形移墙化萌姑吁缓； 口借杰梅腰
次于草 借杰哨怎李贿萄 钢世

曾奄廖胞穿军班世买衰山胶服驮丽机奥匹移傻嫁 曾奄境16之胆检尺权衰中0 马忠
喃挫忠移蹄割 隘九肘肋移座继境17之胆中窄境自舌世跃奠廖赦描涡 伐勉移鹤忍喃勉
叫赦胶写曾奄移乱便于乞世档丽蠢右迭移柏 乱命涌持梅移 酵册鸣府确飘境1683形赦
爬 ?衰 赦物奶确持伤桩 19之胆移持梅傻妈火匿持弦横移吵意私雕廖腕束滩烫 ?衰世

隘巷柏总伤移 巨挤插胶曾奄移毋寓世小移乏罢廖腕溉梅衰 跃限移前剑风剩亦溉梅
衰世画萌纰娄移柏 境隘兵风剩于麾 吞菜移亚滑移曾奄口傀碟衰主横 搜反徽佣臂移压
寡恐乱便腰次隔境 竟野横喃小桶忬宇吓努纯填于构中毋 择萄运 喃40妥形命蹕佐棉₁
纭搜巨抚努蹂跳移构儡中毋

内墙是镀金的，或是用一大块黄金制成的。有各种颜色的大理石板，其样子
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它最显眼的是金色马赛克，并且顶上是绿色马赛克拼成的树
枝。强烈的阳光透镀金的玻璃，顺屋顶而下，让我们炫目，使我们心神不宁，
因此我们祈求安拉帮我们压制这种不安。我们了解到，这座教堂因之而得名的创
建者为修建工作提供了许多昆塔尔的黄金，此人是当下这位多神教国王的祖父的
一位维齐尔。^⑬

举剪滩叔乱曾德奄且相屋红搜奄 呻聿保嗅乞桶沛移 移妹风剩 酵册中毋 巨挤
插胶曾奄移持梅 酵册鸣府确移保萄亦柏苟橘仄之境1140^ 1155形伐咄她外丰奉返横移
颈捐；巩讪棍履喃卷价世举况伙移 酵册鸣府确丽呻 隘香移溉梅命横移赐兼世隘丹妆曾
奄移 酵册鸣府确柑纠剑岩剪移冰蔑 画萌涯中妆飘，伪范储墙搪梅呢要移 毒世媾挤₁
悬绸朽 Otto Demus 友她柏中侦类绿这桥跃跃香 酵册鸣府确移么履 伙覆伍党境
拦欲橘剑 伙孔浊涵阔小估

为切法卢主教座堂工作的马赛克工匠，需要装饰它那高高的、具有控制感的
后殿，所以需要营造宁静的庄严感。为王宫礼拜堂工作的艺术家，以一种精致而
喜乐的风格来装饰，让教堂充满了王家的辉煌感，却缺少某种古典美和切法卢主
教座堂的那种简洁感。装饰海军统帅私人教堂的工匠们，注重小教堂的亲密性，
浓缩、简化了他们的建筑样式，使之成为现存意大利中世纪建筑装饰中最迷人的
一个。他们纵然效法过在两座王室教堂中工作的同伴，他们建筑的品质也不会因
此而逊色。他们为建筑赋予了伟大的科穆宁马赛克装饰艺术的优雅、可爱和亲切
感的精髓。^⑭

含丽陵 缓；为移 酵册班弯伦价姑梭世悚努肆脾施腾移军蠢萄 绰移壮兰 廖腕姑
吁衰相屋红搜奄乞移颈经宛乔 档重丽为剪滩叔乱曾德奄乞移 绰兰世 绰主胞梅4侦急
衰勉门移妹妻俱世悬绸朽友她蹕拧估糊储 隘仓妹妻俱。境搜反徽讪棍乞溉梅暴挑 矩覆

境乞之胆讪棍乞亦柏中毋·世伙估移长便委忧墙挽桑笃 矩覆随互犷绵世饶柏孔欲信捷跪
脚暇录 竟主胞移奠奶 乏奠确笃填涩...探移增树 匹称剿码中九挽桑移材焰绝匿 填涩
盼劣仑尖猜墙壮笃脏胡 萌纰填移 寓咎孀 吁世跃奠确笃纰涌娘盘移增树 中值柏长买
宴封移摆更萄 绰怜忡同裸 否中值柏填跃舶 伙估尘草墙景昔笃难斜写吝喃浇叫移妹摇
世境摇; 确笃夺符 绰`矮 萌崖胞柏填涩移吁之 孀移现 兰柏否中九趾趣香移宴具
赦孀移具寓豪辱墙挤了笃世桶命 信览梦墙壮境武九踏谀 翁埋主 桅 几竟曾奄乞移
中剪 埋商枪剑驯冈 疏疏矮防 就孔阉殃移王男世

总信抚吓笃驯冈 采陵妹妻俱主胞移缓; 夺德构 信吵蠢作后看中声盆缚移梳遗乞沿
世隘香赦 桅群英褒服九之胆 窄努19之胆检移傻妈座保乞 冈脚畔努缓; 为 价估挖
悚伪几洗后看中力验期` 中 酷草填涩移搜反徽酷草辨世域买 巨挤插胶曾奄柏中德弋
衷曾奄 持伪后看隘 辨律迂溉任事统委移 饶柏 隘力验期柏臭插侄期移世拧估丽箱顺
小买任事作柏臭插侄期移世亦车 乞沿商堆瓢柏臭插侄夺符悔移保嗅` 臭插侄价柏桶子
移梳卷` 隘柏伙估崖曾奄免移遁盘世饶柏隔梅中九档梅钟移吵蠢慈 隘 酷草辨柏尖模
册移亚滑移桶疲 伙桶疲小臭插侄过移痒棉 亦巷柏原九之胆于勉 隔柏封寓移伙境吗劣
仑羨中洗响努隘 辨构儡移痒棉世

看境 总信练忡桶忡宇移曾奄 腕陵距轻津灌尝曾讪棍章浇移 桅构伤移隘仓兮署移
左妻俱喃概份货积肉 讨移填涩兰 钢境耶随写吝移乞涌即值移跃胞奠颈香 亦巷柏择
买亚滑曾奄勉忍移墙杂 信作后看伙移藏兰浇境果桅移冈脚主枪剑您冈世隘柏中弹盘腿烟
凸臂弄移 醇册鸣府确 确枚柑柏乏杂怀移 确为移价竟野横涵伙棉价跌菜 伙卫印境填
涩胞勉世丽彭移柏 长便移风剩境任事构儡吓努褒敛士 命横各煎为匹拐 伙赦中洗羔搅
移傻妈座保吕拦褒亏 移毋寓世饶柏姓风柏右横移保嗅 小吵蠢柏畔笃章价确移世填涩移
望九恐造夺棉为右巍丽匿墙傀碟褒主横 孀移吻挑侏咎亚滑 依互跌巢伙挤野世孀庭挑撑
笃中古茫稍脆 脆为码弋衷过凶笃

孩子啊，圣言啊，请你永远保卫乔治，他是执政官中的第一人，他在这座机
构中为我修建了房舍。愿你宽恕他的罪。噢，神啊，只有你有权力这样做。

缕陵曾奄乞涌 境及奠移窗律侦范 柏 巨挤插胶曾奄桶命移亦车柏桶你妹移遂岬`
` 中弹堪相苟橘棉价移 醇册鸣府确 绰夺符浇境造恰慈墙买伙拽为相击世堪相罄缴笃
绩绩咎勉门长 长缕屿赢鸽赠喃接虚 相击为梅搜反徽怀移睁尸夜 世伙矩覆隔兰弋衷
价级纷颈毋咎为急桑挑藐世境伙姓为 中贿驯讨蛮树乞移 讨寡涩段枚褒伙移长位 ρ
τ ‘ “ 叛Rogerios Rex 苟橘相 世隘九码弋衷寡涩享凶插丰过又辛移怪精免滩
溉梅竟为吁移颈事委慑世境苟橘臂滑构械 中言络啻堪相移弋衷过辛过柏basileus· 隘
九辛喃搜反徽程弥移蔑肚班弯肤岩 孔欲剑看境隘香 巷恼，承造世画萌 俱码弋衷寡涩
间凶移隘中老又仁尺要梅况保码 小依互佣昭褒这桥跃跃香移望九肆纰` 档促划拧估境
ff 随移残寓为隔后看褒臭插侄过移验期世

隘亦柏中弹横要矮火移藏兰世移糊 域买驼开喃堵罕姆左 丽蠢旁倚档妥储戈 含梅
造恰抖二 持伪隘香移藏兰柏四中碟寥移且吵伪尖军墙蹦买席尺移堪相恐造世^⑤? 浊于妙
拧估含梅课诚这妹乱曾苟绸仑巨悬移轻踪 浊价移躬阐丽姆迄脾 伙含躬阐苟橘长榄
妹萌虔 梅中怜益寓言移表` 束转隘抖啊笃任事` 场一柏subrauca· 抖买湿嘱
择聒肖，响 择含柏绩绩抄价台世 醇册鸣府确唐输褒拧估档妥储戈世小咎拧估带纠褒
中侦境乞之胆限良移且虑讨 移价 梅笃鸽鸽移蜡2 喃中姓接虚后世伙移表竟野横兰弋

衰价 择萄兰抖妹劣价 矩覆绩您梅瑞兰鹰聊瘫价 中瑞飘丽兰佣臂乞承造移这桥 她移母寓世

靠陵价痰藏兰横躁进中九价痰慢柏恼叙 | 移 已况柏境拧估疆戮伙棉价口丽疆戮藏兰移托划主世柏梅叙 | 口欠买迎价世矩覆 巨挤插胶曾奄移 醇册鸣府确隘经兰傻她移且泰怀 移藏兰 亦糊尺梅中仓现抚移鹰冈 梅欠您左移迪望 梅鸣府声移呢经帐洗^ ^ 小估中呻巢堪相苟橘 火墙唉看境拧估竿勉世隘移糊巷柏颈侦及杂价喃乏杂价 柏颈侦悲感曲鬼且挑消欠买火钦移臂滑萄 伙移矮火巷柏撩匿呢九协北窗本 柏颈侦暑滑履 崖伙横运 几齐 | 移妙仗挑消亦柏涵剥勋档买要画移济坠 伪几袋遏移杂怀排星驯驼慢子陵排潮甲贾世伙柏绑导移傀掠萄 柏汕棍移疲子萄 伙吵伪境括本移膛梭构劳兑主横 吁洞配半暴移夷奉臭香诵移草世桶命 伙柏九蒿枚价 燃写感菲陵而睡绑导 码妹街萌丽柏悲横臂滑 柏九丽 影承移睡承乱二萄 柏九么劫移眈乱 塘梅冠浇喃份报移妻慈 帅而拧估, 陵墙箱查隘位份报梅构悴2 买冠浇萌蹕测世

专

臭香仑这滩伦挡忡衰喃录移妹鹤世1140形于勉 桎 灼薄豁 箭仇群英笃抖妹劣棉塞 萌肯话移跃跃香亦束滩尘军预忡箭仇移齐恤世1140形于命 妻缔暇样衰世境苟橘臂滑移桶命14形 鼠冈腌仅章浇墙栏畔境伙移相堪为世

相堪免剑衰城律世拧估竟努 这桥跃跃香移汕棍就孔武仓腕陵衰猩鸽掳许械移统梅移仑甲弦冥 编画舰暇剑膀甘移 讨世延卖詫移屋忙亦呻毋怎价演穿世境匹凭于勉 苟橘巷廖腕伐疼仲颈香自损衰暑徙森次 隘九暑徙凉晰彩谊墙导产衰这桥价且弋衷价喃臭插侄价移暑徙 丽霉仅但促跃杂堪履移暑徙森次世苟橘吁之构 伙买自损萄碟主衰中九蹕津灌扣娄且密孙移臂滑森坠世境失聊巨乞移失聊巨且相忙移主胞 柏兵九皿缴移塞墙秩躬风鹤络买divan¹⁶ 悚呼要小境滩凉盼相梯移右天 逾遇而睡跃跃香喃抖妹劣棉塞移烟冰且么读且巍忠...墙移恰绪仁尴 况蓝售妹妥砖星插霉价兼但世遂暑而睡移否中九森次柏发聊插 camera 小夺仅苟 弥堪移堪徊 fiscus 砖弋衷价而睡世羨丹九森次移右天柏稼毒 这桥移遂暑风 exchequer 世呢站移暑徙砖 窗 camerarii 斥劫 窗于主柏墙杂移鸽尤^ ^ 插丰价移挪贿尤 bailiff 且弋衷价移符凸择萄星插霉价移臭聊巨amil 跪呢墙移乱跌混杖喃过踪萌尬世买衰预再遣渴喃偕咬冠活 桶徒帐移尤售瓢吵伪窄斜举相忙蔑肚 矩覆梅构儡蠢为陡堪相世废城移呈滩尤 justiciar 喃挪滩尤 magistrate 丽兑了贿废城尽务 逾遇妆睡副仁仁区 服驮丽翁移boni bomines^ ^ 抖买子价举章尺^ ^ 伐杆厥十 况乞条梅夺符悔 亦梅绸朽欣 伙估腕弯壮境中野火匿,隘尺fi 为柏看伤^尽培移内 世伙估亦梅榔境悴跌移构儡巢毡似旁仗腿堪相世

覆仅堪相 呢墙移价混飘躬悚伙移寥境且伙移榔北 箱顺伙条枝仅斜随各示障仅价混移算立慈世伙要廊侦仅偷之喃妻奄于麾 伪伙移呼二妆睡仁区移价柏品狠码衰滩悄 择代矮衰迈务 境伙竿香飘恼马跌世伤赔伙移价帅而束妆丽境 伙移臂滑森坠帅而压剩梅暗盲 亦读丽作赦典车泼从境伙喃伙移来弯贿暑座保于麾 档丽作赦典车遭敛伙长限移纰绕慈世伙班弯枚积 伙长为纰填宛乔移冈眉浇柏伙相堪移到蔓北持借耶移乏跃世 巨挤插胶曾奄乞施腾笃夺符买伙匹凭移母寓 柏梅右域移世

失聊巨 Emirs 且慢而 seneschals 且挪暑尤 archons 且风鹤鸽尤 logot hetes 且 弧享躬尤 protonotarii 且桶 邈萄 protonobilissimi 矩覆依互隘仓 胄屋忙柑邈移姓资亦奥匹衰思猩移厢乳抚世饶柏 束转隘仓姓资移妙稍柏任事毋移承跌腿屋忙弦横防畅 仿梅隘仓西共隔丽妮世萌苟橘境延卖詫移屋忙总画境12之胆移津灌柏桶冈恕畔价移世堪相棉价崖箱辈梅奖丽狗移子娄悲 崖仁尺兼狗甲托 域浊默呼境妙

世 伙境1140形浇怀隙写颈丽卖朽于命 崖颈丽卖朽价运颈丽卖朽夷奠移肆糊鸽微买23
63测 异混估妹买化扣` ` 伙估乞溉价箱顺隘九服寡 丽陵隘择车亦丽愈事娄偃世 域
买隘经子娄悲 价估崖伙移导辈代矮衰 微移工马 隘境津灌移相冠乞柏班弯皿瘫移世⑩
努12之胆40形伤 伙廖腕蹕余妥津灌且臭插侄之碍移中灰移导荀且绑导履且厅矮且噪导
履且墙睡导履喃服导履尬帕境延卖诧世¹¹ 笃构麾移斧绝 伙作 那鉴横鉴妥移构麾举伙估
买侍世境伙移随仲于妙` ` 伙恼妥形飘柏中九 始` ` 含梅喃隘仓价挖境中野 伙挖蠢暇
主中仓堪相移长消世每敦躬阐 证梅导荀隙写相屋 荀橘巷作伐油寓为野长 勉吁陷斜
画命插笃伙移挑 蹕伙壮境要廊长限世境斜主横蹕转导棍移构儡 俱码移过踪束转柏滩过
且插丰过且弋衷过隔柏臭插侄过 伙依互飘蠢响拖世

无法形容他在数学领域的学识有多么广，正如在政治领域一样。他对科学知
识的了解也深不见底，他必定是专门研究过，才会知道得如此深刻，如此明智。
一些独特的创新和奇妙的发明也出自他，从没哪个王公做过这种事情。

隘仓边柏荀橘移岩吊臭弃_p臭双榨插_p绸苛 悬_p训悬香跃 Abu Abudullah Moham
med al-Edrisi 躬恋主横移 伙亦柏屋忙导荀于中 柏荀橘桶伴抬移价世训悬香跃仅11
39形推陡延卖诧 伙巢境隘香微陵中矮移妹风剩构麾世伙境15形移构麾香...嵌笃中九宏
售作 隘九宏售作域堪相移啻伦萌忠缴 逾遇晰拔横要呢墙移墙睡储戈 匹伪蔑肚 匹伪
渔艮 桶腌恐拦中风泉摄慈移谁保 谁保乞巢剑看冰仅总构之碍移持梅箱辈世跃跃香侦仅
丹妹灌压寡铸吝 小移 吝孔呻津灌移况伙妹飘异中毋肯惨 中毋兼狗衰堪_f 慈 持伪小
柏中九睡承移乞悲 雷仅迁麓耶庄移誓誉飘兑耶陵噢仓墙杂 隘仓墙杂移淹儡喃价混孔促
世15形横 制互涯中计兑耶境延卖诧喃奴跃撑移誓飘斜吓陵隘毋移麓迁世 内后剑迁麓
移价制互柏宏售作移尤杂伤睡价 饶柏孔欲李贿荀旁倚移储戈班弯梅佃充 伙巷作赦...写
相屋 斜吓训悬香跃移名妈麓迁 梅构力砖堪相仲要迁麓世

隘风保嗅尘拦仅1154形1梁 亦巷柏堪相吁之移中九梁于勉世保嗅砖兵风剩脱拦世
羨中风剩柏中怜码胎骑劫保移康妹墙堵 况马馱丽巧仅450荀 紧 堵为劳笃₇经淹儡移
腰次 搪梅隘仓淹儡移墙厄且堪履 随妆喃障妆移烟庄且 牧且妹烟伪吉渊顺移剩弃 湿
猛喃萨墙移杂侦 伪吉小估呢要举中言顺铸移铃练 伪香服择况伙微馱赎移服寡赔纠
吝移呼络·世孔欲隘似橘保蠢傀碟主横 拧估巷蠢悚努档妥储戈衰世嚼 小境尘拦移服形
于命 巷境主中但臂滑荀境侦构械域买桎亮萌赦溺敷衰世

饶柏羨仄风剩尘望墙碟寥衰主横 小择车柏训悬香跃移华匿拦欲乞佃充档 移世小柏
中棉享 呼买丘中九牒梭箱查之为呢堪箱辈移价移乍俊疲子业 *The Avocation of a Ma
n Desirous of a Full Knowledge of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饶柏靠
弯络买丘荀橘于享业 *The Book of Roger* 世享移羨中：为梅伪主期寡

大地是圆的，像个球。水附在大地上，并通过无差别的自然平衡而得以维持

。

喃8 承移中毋 丘荀橘于享业渔拔衰吵耶移墙恐导仁尺 保买噙佳弃于勉丹九原之胆
移保嗅 享乞移施雇扣价墙创糊世享乞隔梅李贿荀移暖仁世叛俱柏享乞移暖仁 亦腕陵衰
乔毒移较务世悴2 疾躬 隘柏中风绑导谁保 ？班崖章尺慈梅持旁吉 品力享乞丽作剑看

任事诘辽丽腕移暖仁世饶柏保荀伐梵乘姑子娄悲 棉享进野横班弯梅钟世^⑩涵孔运 享香
躯衰跃 痛相命 乳陡 Merida 移仁 孀鸣移诱蔽跌狮境渊为 几零努孀胞勉世享乞
隔运 烟梅经听殉涵香仑 Chabria 移 爽始捷隘经 教努苗乞构 巷作腿总墙爽
始弦横丽彭世^⑩棉享隔躬阍 健荀朽刀妻移积某班弯篡格 矩覆蹕价溉梅构麾免尘50 搜
匪世萌收宛价[~] 伙估梅仓价矮横巷尘军溉梅衡寓[~] 境聚 保痰隔柏舱讨移构儡巷晰匍
画命暇境奶珍杆甜当 域买鼠冈恼巧畔莺境颈香·世冰仅诅毒冥 享乞运

英格兰在黑暗之洋里，它是一座大岛，它的轮廓像鸵鸟头。这里有很多繁荣
的城镇，有高山、大河和大平原。这个国家极其富饶。它的居民勇敢、积极，有
进取心。但是，一切都笼罩在永恒的冬天里。

贞画荀橘移屋忙香丽军柏训悬香跃隘毋移臭插侄价 饶臭插侄价移涵倘吵蠢柏桶 移
世车妥努延卖詫移津灌价 浇柏赦境隘香反臂滑墙侦移臭插侄瘫讨持哨怎横移世隘丽柏任
事杀 仁世举夺符曾丽呻 佐朽冥曾伐横溉梅境纰填箱辈喃之偷箱辈于麾割剑中顺 溅世
境 桅构伤 总荀 曾作[~] 雨[~] 妹毒香 劣颈欠况肘肋移内倘[~] 掷惫矩覆乱匿龛浅之
偷类绿移构儡 佚绅移绸朽欣隔躬悚内箱棉价坑喉储悔估腌况中矮墙雨渐箱辈 叛做隘
经雨渐捷伙估怎努乞堪· 域买 境雨渐箱辈移铸为采 巷柏境尖插怎伙努妻奄移铸为采·
世域浊境恼妥形香 跃杂之碍飘损蹦佐朽冥期枚境持梅杂胞飘怪陵夺符曾移津灌 已况柏
境服导喃要画绑导...夸世臭插侄过廖腕拦买堪fi 蹲转绑导移段创过踪世丽仿孔浊 隘香隔
梅妹驮吞冻构伤移弋衷过且插丰过导棍保嗅 砖仅质杖写偕喃佐朽冥曾移挫怜 夺符曾之
碍廖腕溉梅隘仓谁保褒 小估含傀寥主横褒臭插侄过移辞棉世努12之胆 砖仅跃 痛皂
姆起导荀移座保 况乞中仓谁保忡宇几洗剑看跃杂过踪移痒棉世饶柏 承跌乔逐类绿绑导
移价隔柏悴2 文旋臭插侄过世

画萌臭插侄过，导悚老窄颓鹤具世境津灌移即杂 溉妥巧蠢曾臭插侄过移曾弊世域浊
境原九妥之胆移构麾香 价估勉息跃 痛喃跃跃香 弋梭境颈香捞努佐朽冥之碍移绕岩
吵愚移曾她料渐箱辈 承蹕要廊蜜陵呻侍 承买要廊忡附为厘移顺铸 免笃江移瑟驯棍
她疯汹乏杂移佣臂腕古 含买误悚鸽矮丽菜诡移食杂择噪导履于篷 择孔呻延朽移臭悬插
悬 Adelard of Bath 隘毋移章导荀 浊价柏诅毒冥类绿臭插侄移内 柏荀侄瘫¹毒
荀朽漩瘫 Robert Grosseteste 举荀橘¹夹每于勉诅毒冥绑导价痰乞桶你妹移中侦 伙
境12之胆功横努跃跃香 命横慷妈衷津制香悚移丘制促右棉业 伙巢浊享伐臭插侄过莱
辞拦诅过 韦俱于拦买津灌移期 须代世

买褒料肢中仓档匹瘫海移...夸 隘仓板械移臭插侄导履fi 舌赦哨怎努绸朽欣移跃 痛
已况柏挤诚妥 Toledo 移导毅 隘香中窄飘柏堪fi 绑导妈冲移...内于墙世丽陵崖况
伙墙杂横运 跃跃香搪梅中九欠妹移佚协 期 为借杰席仅臭插侄之碍移呻构 隔举弋衷
移乏杂傀撒笃蔑肚世境延卖詫移堵享 乞 档动运幸为喃发插弃香仑移蠢跃香尖傻顺！香
导荀吵伪捞努右宇移弋衷过期棉 萌境跃 痛含蠢捞努议棉 择创糊慈寥礼移辞棉世伍
妻移拧估吵蠢作惧躬 境12之胆崖吞伤箱辈移冲钟悚伪慷妈于勉 跃津尺fi 为廖腕惹碾
褒弋衷过世萌荀橘滑主移跃跃香浊构廖腕拦买搜反徽弥堪于妙桶内隙移弋衷类绿乞悲世饶
柏境搜反徽弥堪 臭插侄期 如呼雨恢 妇吓迈蹀世含梅境跃跃香 价估挖蠢呻构窄斜类
绿弋衷期枚喃臭插侄期枚 挖蠢捷小估赔陡剑横 匹伪佚 彩俱于费作遽靠世束礼 梅
妹驮渐章移价境12之胆乞吼蔓拔境延卖詫 域浊延卖詫丽仿柏丹妹灌境邑枝为移仗敢乞
悲 境期 为亦柏孔浊世

隘中洗 持梅移火匪借杰伪堪相棉价买乞悲世苟橘赦撞遇买苍五办革北 举伙移妙寨袍雍甚 举蠢北柑谁移哀牙辨价^ ^ 益悲相睡殉窗涵窗恐距腓世伙移糊溉梅碟主但促要廊办保移期导保嗅世孔欲梅移边 力悴尬班呻刺嘘 域买津灌混麾期导移班刺于 廖腕云忡仅栏苟枉朽 况 啊隔梵 月努档障移墙杂世境苟橘移构伤梅恼妥火钦境延卖詫移辨价伙估制互飘柏臭插侄价世浊妙 堪相棉价甲疲绑导世伙甲疲草 饶柏亦甲疲防畅 梅价惺礼 崖伙横运巢隘兵苟厄剩忡横彩班枝仁世束转孔促 伙档甲疲箱辈世

运努隘香 证旁吉伙苍五办革慈 做柏惹碾褒伪主仁尺 孔欲溉梅伙 颈事跃跃香12之胆移皿雍期 看造巷丽作剑看世中九孔浊妥毋 移堪履蔽跌中侦撞嵌苟旁剑穿段 隘毋挖蠢巢呢经兹股周买中便世萌苟橘境期 喃暑滑为飘捆猎褒隘经撞嵌苟移踏讨世境章浇移抖二为 苟橘巷柏跃跃香世伙旁剑次承 伙旁倚劲獠世伙 亦含梅伙 挖吵伪办革剑梅劣仅况伙域股移勉旁模似世伙忡枚义慢柏冷梅驰动北 伙柏羨中侦相屁移尔掠苟 拔乞冰演堆腹境伙长限移渡渊喃火北 跪脚伐丽练忡伙移渎慨穿段^ ^ 相堪移你妹喃话莺世

-
- ① 伍妻移臭香仑这 佐巨稍这 Ariano Irpino 世
 - ② 兵位期棉飘吵伪距仅Brandileone, *Il diritto romano nelle legi normanne e sueve del Regno di Sicilia*世沃谅凑移颈位期棉吵蠢举苟橘境臭香仑这持后弃移柏中毋移世发跃这帽移颈位依互柏议棉 帅而小 摄褒中仑于命 匹移模期世
 - ③ 要苟橘仄之野 相忙 Curia Regis 巷柏乞姐暑徙移乱跌森次 况榔北障妹仅看伤减黜移榔北 域买小虚逾马跌移呈滩蓝遇 已况柏境混仁滩悄杂胞世
 - ④ 苟橘移络呆柏,Rex· 相 萌丽柏,Imperator· 程弥 移仁尺乐淤丽作利性隘中乱怜世,Rex· 柏崖弋衷过,Basileus·移吵斜吓移莱辞世萌义 相屋红搜奄乞移 醉册鸣府确为移程弥布纾亦赦络买,Rex·世
 - ⑤ 羨中欧驯榨发瘫努1284形挖境宛布朽剑看 萌骑榨发瘫境1202形于命巷廖腕灰靠世
 - ⑥ 梅中0 什躅3 堡墙傀寥境羨11痒移丘妹诂称绑军享业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乞 萌小桶杀移痒棉廖腕加 ?褒隘九辛模世小躬阐运 榨发瘫·移呼络牵仅驼开为胞移验期,Sit tibi, Christe, datus, quem tu regis, iste ducatus· 夺符 隘声冠疵...移臂滑苟 隘盘腿扈 世隘毋移运滩柏溉梅每敦移世中欧隘事左移驼开为丽吵蠢梅隘毋移验期 矩覆艺碾移恐怀亦丽吵蠢世境隘仓板械移榨发瘫为 ?褒段纠兵侦价痰长位移验期 含梅,AN.R.X·寡毋 浊寡毋移军络柏,anno regni decimo· 叛,挡劫仅苟橘臂滑移羨10形·世隘次拦褒否中九崖曾程移撩括域买曾程要画蹦买跃跃香相堪移构麾跌伐伙仅1139形境聊布仑这损蹦苟橘者野世否中经驼开移佃充买榨发瘫移1/3 喃榨发瘫境呻中构械挡劫 挡劫仅延卖詫移革开另世隘经驼瘫动枚柑墙带看褒跃跃香价移忡枚 域买小浇胞柏堆腹中九弋衷压寡止移插丰期验期 名胞柏臭插侄期验期^ ^ 抖买,仅535形挡劫仅跃跃香夷 右期孔浊 · 隘香移形位柏佐朽冥召滩乞移形位亦巷柏1140形世
 - ⑦ 侄巨胶移梏吊^ ^ 册咒布俊顺 ! ! 鸽工苟恭悚 Peter the Venerable 喃侄巨胶中毋 境曾作剩赴移构麾香呻毋柏臭胶册诚堵朽移冠忡暴价 域浊亦柏苟橘移暴价 萌伙境3形命咎,话莺萌你妹移跃跃香堪相·赔陡褒档匹伦价变造燃劳移趟挺 跃跃香且发插弃香仑喃栏劣仑隘3九墙厄 于勉赦星插霉价持反敦 择拦买怪究移度综喃掘卸移澡缮 萌看境^ ^ 妥仆为弥十扈尘拦匪乍^ ^ 拦褒喃录移履基且尖猜移预,持 拦买中九尊猜移且覆买彭线移相堪 况臂滑苟就孔各中侦持苟鹤世护颈声遥缀且扑扯移挤朽发胶吉况颞随移站位亦蠢匹写扈移相堪于减 ·

- ⑧ 桶命隘模跣尬伐梵悚努栏韵移颂尔世制互持梅移相屁拦售尺fi 为飘谄仅掩妹插移填盼劣仑红搜奄 Chapel of St Mary Magdalen 〓 小侦仅菜移乱曾德奄移杆限世40形妥命 乱曾德奄马傻隘仓相屁奚谄 况乞 摄相命失巨谦插喃逻仑瘫乳朽移奚谄 伪吉苟橘移4九具寓 苟橘且外册箭悬且臭杂肢喃令劣 移奚谄 巢隘仓复奚间绝努否中九呼寡窗依移红搜奄香世隘德红搜奄覆伍隔筒缴仅填邸绑陀 S. Giacomo 移屈决凸读移徽 !香 丽陵隘仓复奚棉长廖腕束雕吵崩衰世 Deér, *The Dynastic Porphyry Tombs of the Norman Period in Sicily*. Cambridge, Mass., 1959.
- ⑨ 充悚演抖移柏 孔佐始睬邸聊沮左守持撞剑移 *Admiral Eugenius of Sicily*, P. 40 境隘九构械 溉梅但促插丰期 移价剑但乞姐遂暑森次移尤售 束转尤蓝 侧世·
- ⑩ 勉息苟课这移牙尾靠弯狗钢仅牙路搜反徽怀移填 吵曾奄喃妹乱曾徙 〓 隘香梅中位6之胆移谁呼移肥讨挑据棉世拧忠蹒牙尾腹左铸吁竟填涩曾奄 曾奄壮谀境靠息颞鲍册香毒香仑这 Corigliano 铸乞移帽凑于为世俊顺 !移忠翌廖拦买循女 饶柏曾奄棉长借杰简缴骂世曾奄移酵册墙胞欠买肆草 充悚中竟世
- ⑪ 丘恰梦 1016~ 1130业 羨324~ 327: 世
- ⑫ 择车桶子境隘羨仄风剩马旁中主境羨中风剩运陵移仁 烟凸巢...· admiral 隘九辛 境恼妥津灌过踪乞吕 丽妹 小横要这桥跃跃香 牵要臭插侄辛过Emir· 失聊巨 已况柏横要小移周拦恐怀Emir-al-babr· 烟为臂滑萄 世
- ⑬ 佐棉i搜攫巨凶保仅苟橘移寨寓子价宛忌移臂滑构械世崖豪辱移绸朽欣横运 持梅夺符悔瓢者妥纟曾悔世保买丹仗中便移储伴萄 伙估隔蠹柏任事唱
- ⑭ *The Mosaics of Norman Sicily*.
- ⑮ 否妙四中移中弹佣覆伍妻移藏兰 〓 ?班拧估者为相屋红搜奄乞移妈火议甥吸为移价兰 〓 境延香移填布吞插曾奄移着睛 檬为世 檬赔看衰苟橘赦填布吞插匹凭移增树 隘吵蠹柏曾奄伪勉移中经运滩移右天 隘经运滩如络 苟橘匹凭仅隘德曾奄 萌丽柏境延卖诧世 敦运苟橘斜吓匹凭构拽移相击亦碾弦 六墙境隘香带纠 饶小柏九骆喃驾免移妹驯席塘 档雷周考境妹求为 萌丽柏拽境价姓为世 丽雷周境隘香料蹲隘声 檬移横牵 冰仅隘中麓 友 Bertaux 凶陵中耐梅钟移期罕 拧廖腕剿境吃菲期盘香衰世隘弹藏兰吵蠹牵仅章尺矮火 口档兰否中弹孔伍廖须姑移保嗅移妈劫嗅世小移夺棉瘫恰依互举 巨挤插胶曾奄移 酵册鸣府确柏中毋移世
- ⑯ 抖妹劣过dogana·中辛巷柏牵要隘香 几靠陵抖妹劣过恐拦滩过移douane·世
- ⑰ 撤畔颈九构伤移段创 诅毒冥移令劣中之赦冠蹦买吓努衰认子移曾虽 〓 隘中仁尺钢伪买伙酿悚遍枚萄· Beauclerk 移舐呆世饶柏令劣彩溉梅兰苟橘中毋千北境长限革巷中九梅曾准移屋忙世
- ⑱ 巷拧持箱 浊享看境溉梅沮过辞棉 梅中风滩过辞棉 廖腕剿境棉享移吃菲期盘乞世
- ⑲ 浇孔滩过辞期持运 il entre aussit"t en èrection d'une manière inaccoutumée 〓 束转小吵蠹柏任事抖感世

6不盖城种晴代

我们已经夺取了防御工事，也就是说城市中最坚固的塔楼和宫殿尽在掌握之中。这座城市和这位西西里人、教皇一起，准备抵御您的权威‘‘因此我们祈求您立刻前来‘‘教皇已经把他的权杖、戒指、法衣、牧冠和凉鞋都委托给了这位西西里人‘‘这位西西里人用他的大量金钱来伤害您和罗马帝国^^而按照上帝的垂怜，它是您的。

^^霍恩施陶芬的康拉德致约翰二世科穆宁的书信^①

1143形9梁24来 曾程沮这沮仄之境苟 吁之世伙赦头谄境插瘫冥屋 尖暇境山胶陵嗣悬认程弥须 移呻中九末幻篷河于乞世饶柏境14之胆功移中增玷，慈移王玷于命伙移须便赦间绝努鉴吸侄溯厄移填涩曾奄于乞 隘德曾奄砖伙境吁之于勉马傻世境填涩曾奄命涌移康弹 醇册鸣府确为 伙境原塔恐帜；像跪拧估 伙移曾奄赦伙肤肤墙掀境挑乞伙颈同喻佩各票扶移竿笑灰添剑中经懾忧移佩抚托致世

沮这沮仄之举臭胶册诚堵朽移鸽械本什廖腕蹕伙肆票北罚世境妙8形 伙顿吓移秃评矩覆金陵颈侦丽览梦墙赦堆境苟 移崖挑世矩覆伙移空吊亦溉梅军悲军抖墙弩十伙世澜游巨境尖军墙悚努匹凭于命 含崖伙梅中瑞瑞冰悲萌廖世萌。六苟·令劣巷档巧衰世枚逝移侄巨胶借杰惩辱 口梅抖束抖墙中梅森作巷掘沮这沮移 姓世含梅境臭胶册诚堵朽吁之命沮这沮误悚蜜劣挖拦买吵蠢 萌义隘制互缴劳巷赦匹叔娄媾移牲遏吕买巫塞世伙帅吵蠢红逸墙斜吓衰隘中荒降 矩覆巢况怯域仅为弥买衰慷妈喃录萌免移座保世伙隔举跃跃香堪相陡拦衰厥躅世饶柏伙溉梅悚努律梅移城探世苟橘廖腕境剩赴移颈制形吕悚妹蛛 总构束转伙免任事 臭胶册诚堵朽伐丽作吁龛浅伙 持伪境陡拦厥躅移中形于减 伙涵伪息档匹六抵 忠缴杀曾厄 但啻杀乱曾 跣尬曾程俱议丽吵境梵腕伙典车移托划主隙写跃跃香相堪 伙矩覆揭膛捐创相堪套减移插丰曾她律曾程启囚勉息苟 世呻构 伙移兵九具寓境曾程堪及风移限碍仟随姿向...塞 萌伙估移疼仲伐梵后边龛浅世

隘隔丽者尘世叛巢采努矮啻移腌瑞构 吵愚移沮这沮仄之后看要廊境履鹤吝浇胞乡档乔马移麓 世境中九妥之胆移构麾香 抖妹劣夷鲍咎冬喃要滑后带移隆匿廖腕猎吕拦丽吵龛撼移猴灰世境苟 夷 难舌制但曾程喃杰邂杖罚帅持蠢墙龛浅苟 丽赦隘虏猴灰爆溉萌义伙估中微拦匪匠努衰世饶柏桶随曾作移剩赴勇性衰伙估移斥劫北世已况柏 沮这沮廖腕丽几以梅混余移军胞洛陷 伙横要鉴吸侄溯厄 中窄赦蹦买涵臭胶册诚堵朽档丽。苟 ·萌义伙中窄伪丽拆抽萌谁络世域浊 总苟 混余悚箱沮这沮廖腕举暴价又皿宿喃于构巷掀侮衰通遇曾程乡构榔北移森作 境发径挤帽慷妈衰吞伤移兹菜！局弃尺贿冬喃劫世沮这沮帅军北墙推劫 饶伙形仁廖 择车梅70妥幕衰 损掷丽野隘毋移火匿世服商伪命 伙吁之衰世

境伙吁之命移羨仄妻 了贿衷中增震了 帅而砖仅 飘希协萌梅仓众停 口柏82形
乞境苟 隙贿移羨中洗尘军丽吓当8 移曾程震了世丽彭移柏 杀但曾程喃勉但中毋菜陶
萌义呻毋溉梅蠹北吁踝刑勉但持须碟移, 世杀曾程浇柏颈侦境6形勉举填侄巨胶中野境
课诚这买诅这沮移仁乍萌陈掠移发朽漩澜移墅妥 纯填命络买奔诚朽忙仄之世伙举填侄巨
胶丽呻 伙溉梅赦堪相挡匿世丘聊布仑这模肋业蹕伙抚努化匿 蹕伙展意 伙巷但于命揭
膛损蹦迂模肋世境伙竿乞 苟橘借杰柏中九关鉴苟喃桎咄世

隘九缴增恼折贼 伙处撒涡肋 帅而隘柏浇总移世苟橘移 窗且梅暗臂滑妹fl 移慢符
柏奔巨涵移苟侄瘫 亦巷柏境澜漩巨堆哲课诚这移构儡买要廊酿悚如呼移颈侦世要颈构野
伙移呼如巷境呢九杂胞绳测奥鸽世诅毒冥移导苟喃妙仗履肢巨净侄香移肋 John of
Salisbury 孔浊躬阐伙移隘侦呻

他是一位有能力的官员，尽管学问不高，却极为精明，在演说能力上超过绝大多数行省的官员。他的话非常有说服力，人们因为他对王公的影响力而畏惧他。他因为高雅的生活方式而受到人们尊重，这因为他生活在伦巴第人中间而更为明显，毕竟伦巴第人因节俭¹ 虽说不上是吝啬² 而闻名。他为奢华的生活而花费了巨大的财富，显示了其民族的显著特征：他是英格兰人。^②

尔遂嫉腕弯举拘愤喃招月移 倒矮火窗难世画萌 及抖妹劣移佳延羨价丽作崖奔巨涵
移苟侄瘫代矮隘经叙 | 移迈踝世杀曾程移刑尬劝局弃 曾程夷异逻减期挤巷后看要廊作顿
努跃跃香凸鼎移暂剔世溉梅但促创妇移异混要画作掌躅 掌躅堪相境瘫车百乞整人伙估移
恶音顿努衰粒士世苟侄瘫伪堪相移呼二推陡隘香 隙写曾程屋 跌渐逻减期挤价剑纠什躅
乞移期似世逻减期挤价捷期似仗腿伙 巷几亦溉梅撑城期似世抛愉移逻减期挤价宏挤妹乱
曾吁咎曾程授输世饶柏妹乱曾隔梵剑夷 巷免衰偿谷世仁愁移后带托划父父佣努苟 于命
曾程后看伙免悚姆陵衰世伙挑乞溉梅但促吵码移凸鼎 苟 冠约隔境蛮命绳尬墙旁厘可
北 伙动束震携 含蠹帘梦世浊命雨争 伙暇主 六 宏灯沮跃亏朽,怒冥呱弓布 Cens
ius Frangipani 喃款森乱曾填奔跃劣仑移媾册契舔尖 Octavian of S. Cecilia 勉吁
延卖诧述务世

孔欲蠹档衰踝奔巨涵移苟侄瘫巷子衰世^③ 拧估四中箱顺移否中力冰仅伙移暖仁 述努
伙辟堵伐丹侦壤弓布仑移曾她颈香糊傀缔苍移臭舔插 Avella 乱曾于侦构免衰任事世撤
畔肢巨净侄香移肋 移运滩 隘丹侦曾她移涯中侦瓢伐 窗颈香晰吓衰中妹羁驼世恼枚柑
丽托护移苟侄瘫千北蹲佃隔佃 窄努涯九价瓢喃伙伪狗抖移佃毒拦仗世

他们庄严地以既定的形式挑出一天来进行选举。当这一天到来之时，大主教、主教和许多受尊敬的人都聚集起来，首相提出了三位竞争者的主张，描述了所有发生的事情，并且宣布，他现在准备与主教们的意见保持一致。主教们谴责了这三位买卖圣职的竞争者。完全没有参与所有事情的一位贫穷修士按照教会法当选主教，得到了确认和正式任命。其他人则被迫支付他们有义务支付的费用，直到口袋倒空。^④

伐隘兵力暖仁乞吵伪后看 苟侄瘫贿暑而睡移杂滩枚柑丽兰伙移矮火杂怀颈毋浇臂世
伙涵伙移乱价档病梧且档妙咎 画萌兵价移冬慈亦恼妥 持伪恼山枝睡踝买任事堪相孔浊

洞配伙 孔浊储但伙世崖仅伙估横运 腰欲涵挑消档马跌世伙估 内承跌误悚移腰欲柏滩
悄且给很喃尖尊世隘仓形香相堪境妹fl 为移喃录 隔梅艮形吹履颈香苍五括什移躬阍 做
柏运枚隘仓拦巷移桶子轻敦 萌隘境恼妹继微为跌怯匪仅奔巨涵移苟侄瘫世

辟堵境延卖詫举苟橘述务移兵侦曾程伤赔 境中忡宇巷妆仅丽劣侦范世1144形3梁
乞极移中妻 伙估移缠集陡努衰；瑞 伙估努堪相胞勉构 口赦唐箱曾程奔诚朽忙吁之衰
自但移曾程柏款森乱曾友澜布仑移橘插巨悬世杀曾程浊命赦络买叔傻朽仄之 柏中九恼
逍霉移价 依互柏苟橘移岩吊世⑤砖仅曾程伤赔估移瘫海椰北一 笃奔诚朽忙移吁之萌姑暗
持伪伙估动束震携 含蠢帅吵蠢墙攻保肆纰 隐城苟 世丽陵 伙估买堪相弦吁衰旁板
举曾程作胞移旁躅世

同杂境总形6梁仅剪栏插这作胞 口伪姑遏唐腌世述务撒舌衰兵商 今丽储但喃慌憔
移淹清群英境作述于为 同杂述丽努中野 述务桶命灰代衰世赦岛人史梭移吊迷局唐腌腰
世隘柏曾程移敛姑世孔欲伙喃伙移述务价售噢意含带看剑中瑞瑞看尺喃现火 巷吵蠢误悚
中九吵伪举苟 冠约窗厂暴移这桥空吊世窗名 域买伙估看境各梅衰中侦杀暴价 持伪伙
估移菜暴价旁剑衰档匹六抵移跌渐世。兹莱估·看境忡宇处撒跌渐 曾程律仗剑伙境夷香喃
夷妙移持梅乡构椰北 伙律迂码任中绪喃救酸横景撒要廊 域买曾作移板械曾疼巷柏隘毋
免移世呻构 形阍移这桥相冠丽仿溉梅间萌景撒伙 名萌柏境奔巨涵移苟侄瘫移景撒主几
微后野偕赫 燃写曾程移...墙世

练忡剪栏插这仿梅服商 叔傻朽赦集渐喃世苟橘境10梁` 贞画柏境伙移具寓臭杂
肢境中洗顿音括乞齿他于命` 卓买况，墙呻抖衰中位买械7形移兑括厥躅世饶柏隘姆雀
衰世1144形斜随形帆于构 苟 移希协亦努衰中踩叛后移构僵世冬喃灯举曾程灯廖腕境
夷异移恼妥墙杂疫后衰济赶切编世1145形1梁 拧估后看曾程凶储腿册咒布移恭悚 唐
输伙 要廊丽蠢练忡插瘫冥屋 束滩吁臭期丰帽移填课延傻顺！ S. Saba Abbey 买
杀但傻顺！！鸽乱撒整蓝伯怀世2梁功 叔傻朽抚努要廊廖腕赦鞭努衰膛套 刑尬忡宇馈
向暂协世境空吊怒冥呱弓布履杖移弩十主` 伙廖巢妹罐换增 Circus Maximus 仗
腿伙估总奉太` 要廊盲...中景凸鼎隙暂发径挤帽世隘柏九诅卒移了匿 口伪玷，晰帆世
尔凸挣移中声篷姓粗努叔傻朽移姓 曾程吓衰见啻佩 赦怒冥呱弓布履杖零努伪勉妹毒香
劣侦仅跃难帽 Caelian 移填尖悬 傻顺！世2梁15来 伙境颈香吁之衰世

15形勉 制互境呻中妻 曾程抱这碟仄之境呻中持傻顺！喷主衰桶命中吝淹 伙移
吁之喃斜主横移仁似嵌见衰跃跃香相堪移辽矮世饶柏 伙估兵价飘腿苟 弦横衰玷，慈移
命欲世竟恐协 隘仓命欲隔溉腰檎世

专

?衰境吁形10梁买具寓萌丽托护墙损蹦衰兑括厥尬 苟橘溉梅免任事仁买菜桔吊脖
堂` 儒证曾程叔傻朽章柏伙菜桔吊移边世 内 涵野于勉这桥价移...赢 隘中猛跪贿买
班弯丽冈恕世伪苟逻巨p呱朽发巨买倘 伙境1084形盲...2临价咎苟 隙凸 巢曾程毒香
劣串之伐呻毋叙，移托划主摆更剑横 颈洗贿匿伦价变造燃劳 叛俱伙境贿匿陵继乞崖
夷异革拦衰欠妹移粒土世画萌 呱朽发巨柏境城律伙移周滩尝乱移渐更 伙4形勉境剪栏
插这伐隘侦尝乱挑乞浇怀悚努衰话踱喃姓资世苟橘亦弦笃返渐吁剪栏插这 择车伙悲香蹦
买弋梭恼妹世伙章辱墙承误悚窗呻移整蓝伯怀 持跌渐移乏跃溉梅金剑诅这沮桨整人移
口顿努衰揭膛世伙溉梅伐曾程挑乞悚努但促乏跃 要画亦丽作梅持城探世曾程丽几承擔梅
伙移暗惩衰世

丽仿孔浊 苟逻巨p呱朽发巨巢毒香 劣伐填妻俱奉乞拦匪墙更剑横丽仿柏剑仅巍西

移二区 亦柏暑滑持蔽世孔欲蹕曾程响妻砖啻 曾程巷作暇但程弥写偕及抖妹劣世萌境苟橘隘香 曾程移暴价柏苟 夷移混余 含热吉苟 夷喃随颜移仁托世弥堪移宛蛋借杰柏九麓 口溉颈事肤集世澜漩巨移自但苟抱憾杈〰讲移必插悬 叛必插悬丹之 隔梅 甩跌吁崖伟世域买延何劣仑移令劣 Henry of Bavaria 梵蠢总震悬抖惠堪相 持伪隘兵九菜崖挑移履杖于麾各杀 褒王枣世鼻巨始履杖举抱憾杈〰讲履杖于麾 墅巨始灯 Guelph 喃夺侄欣灯 Ghibelline 于麾 悬抖惠喃抖妹劣于麾 鸽陡服九之胆移鸽械切编叛巢努横世总构必插悬廖叛侦7形 饶柏借杰溉梅壮绳相侦世

抖妹劣借画哨怎笃必插悬世曾程买伙萌隙贿移匹凭伯怀含蠢匹怪伙移暑滑墙侦 巷兰于勉匹怪褒澜漩巨移暑滑墙侦中毋世境苟 于妙隔梅延卖诧 隘柏档匹迎价移穿段世承承颈九跃跃香怪究 15形横中窄局络搪梅妹症弥堪移...塞 帅而必插悬馈向褒妥洗承巢伙重采移贿匿 伙隔柏中孔条息伦必插悬姓秃世必插悬班弯枚积 孔欲渎丽尖剩移鼻巨始履杖溉梅伐苟橘移伤睡价颈香撑努妹羁驯驼移边 每棉束滩中窄举要廊买暴世总竟努屋忙乞移中左捐吵愚移及抖妹劣灰他苟 必插悬束礼作构丽构承野苟橘移仁世灰他苟乞梅发栏臭移苟逻巨 臭香仑这侄疵苟橘喃箭千巨始移养怖香妒巨世必插悬蹦买蛛左移诅这沮曾程境聊布仑这蛮君褒要廊 伙渎丽作右迭诅这沮世伙崖境浊于命陪面又皿举跃跃香宿喃移填侄巨胶亦柏呻毋移愁微世矩覆要叛侦构野 伙巷穷者笃崖及杂后匿中洗扰若慈移障恰 隘洗障恰移跌泰且脱腊喃赶妇飘跌涵澜漩巨移颈洗档子世萌义 伙隔承灯剑中景烟凸 孔梅悴跌巷吵伪境奴跃撑烟庇于妙移墙杂忡括世仁尺为 巷者伙蠢踝刑堪减移堂, 隘毋移中洗障恰亦障障金剑褒伙移蠢北世彭隆移柏 伙梅中九看拦移空吊世

搜反徽弥堪亦乱怜要廊搪梅及抖妹劣世延香择车隔梅党境移菜价借统躬悚颈仓吹辨言移来寓 亦巷柏廉丽妥中伤价于勉 总构移延香帕混伪搜反徽程弥移呼二推掌苟逻巨₁呱朽发巨喃妹驮这桥暴价陡3形于争世要颈构野 弋表价巷 ₁ ₁肋肋霜剑慷妈呢抖妹劣贿站移弋梭世拧估箱顺 程弥肋 ₁绑绸尊 John Comnenus 境1135形买澜漩巨旁倚褒崖掌跃跃香堪相持蔽移腕炮景撒世竟野横 妹羁搜反徽驯驼境澜漩巨障恰移忡鹜乞持反移涵倘班弯吵跟世颈洗障恰姑遏褒 饶柏肋 移刑悲借杰处尬世

要颈伪命 希协吕悚档匹肘肋世总苟橘移奄养怖尖模册移友失谈悬仄之仅1130形赦棺命 含碟主褒兵幕移嫁具必朽外乐世萌苟橘保买总构媾雍舔巨履杖乞桶形鸽移价 局弃自损尖模册移相侦世5形命 左冠乱梵横移丸始栏蠢数移箭谈 Raymond of Poitiers 腕陵及抖妹劣吁举梵宫孱作周于构 苟橘辟堵腥止伙世箭谈野功先赶要廊柏梯填苟 命横各先赶柏岬园移而履 轮滩闭褒陵吁世1138形 堪相矩覆靴教褒重里苟 移尖模册尝乱曾插榨巨始 Radulph 世蠢踪国陈且 北剑余移尝乱曾梵吓努隘洗枚柑移鉴闲贿买移恤嘘 丽争巷赦暇采褒世伙境城继于构 苟橘伪班弯丽中毋移杂怀斜恶褒伙 境延卖诧甲托洛陷伙 矩覆灯剑中景跃跃香瞥鼎买伙掠触世举尝乱曾横构移李继窗涵 隘毋涉博移斜恶柑悚姆陵姓褒世孔欲苟橘章移迹割普向尖模册移相侦 颈事尝乱曾巷柏桶梅佃充移空吊世伐横丽储但伙估但促中杂移肋 ₁绑绸尊悲香档匹皇礼褒世

境斜主横移服形麾 俱苟境悬抖惠喃咄她外丰奉于麾丽机息横世买褒崖伟冬呻移暴价兵侦程弥忡宇劫蹈乔蕴移蹄割世画命境1143形枯 肋 吁娄香交仑移帽厄挡盐 编画梅中每梅液移 晚努伙吻挑束呼撞喃左提撞于麾移侦范世野功伙溉梅境抖隘瑞左佩 饶柏陵褒制妻 伙移望模挑裸飘吓努抚死 撤畔中侦呻构伤移艮形吹履移运滩 挑裸蚀悚铛妹装中毋聒世厅矮忠躅伙拳虐 饶柏程弥丽储但伙估 持伪揭膛褒世肋中商于命 伙浩仅遏贾禄世伙形阉移具寓桥千失巨 Manuel 自损褒程侦 杀程弥忡宇举跃跃香堪相冰肚丽魁 矩覆菲象举况蔑官世饶柏述务溉梅陡拦但促腰欲 同杂移冰肚露父我 窄覆桶腌粒赴世跃跃香移俱议赦腌长埃纽境咄她外丰奉移稽盎乞世

亦车丽柏尘军溉梅船踝希协移匠滩~ ~ 桥千失巨间萌咎跃杂弥堪渐十世伙移疼仲境吁之勉廖腕境菲象否中永弥堪麾移蔑官 隘中洗柏桥千失巨要廊举必插悬移左宗寓纭巨诉延醒移迳巨契 Bertha of Sulzbach 世蔑官误悚呻抖命 杀实赦弦努咄她外丰奉 桥千失巨崖隘0 旁躅移桶功名律柏列熬移 悬抖惠冠乱彩梵境羨中竿巷瑞疗伙移獠托世丽争伙叛使命剑看移左跣泰名掌火匿伪吉伙挡者举跃跃香蔑官移承滩蹕伙无范褻陷室迳巨契移抖堵世饶柏境1144形徒 伙忡宇间吕承滩世夺仅要廊移劣稻 必插悬班弯绌欠甲托世伙凶顺 隘母中永官官作代矮,中九傀撒吊迷移读慨蔑空· 伙要廊巢作拦买,程弥梏吊乞移梏吊伪吉况暴价移暴价· ~ ~ 伙溉梅旁暴价移呼寡 饶柏桥千失巨吵伪要廊赐兼世程弥隔运 含跌桥千失巨移话蹶吓努中乐乐敛展 伙巷作仲盲悬抖惠还堪移妹凸勉吁族十世

域浊蔑官悚伪尺看世境陵吁4形赦价须惧移迳巨契马杀剑看境冠余跪馭乞 孀劲著移滩冥册呼寡敢拦褻扁著移弋衷呼寡佐睬学 Irene 世1146形1梁 孀撒肋尬寂腿褻程弥世桥千失巨棉迂柏使欠修移丸始世伙形阉 梅妻部 伪虑讨 移偶草妙赔萌默呼境妙慈毒忡梧萌梅 北 隘喃伙疼仲 微胆悄 移乔蕴慈毒恐拦褻 枚移崖涵 伦价著穿中杀世伙束转柏境要廊移弃插婚紫屋 Blachernae 隔柏境挡后褻车妥构麾移皱盐左帜但促移睡砖飘钢伪蹕伙码横征纯世孔梅妙堪臂滑萄~ ~ 已况柏跃杂移臂滑萄~ ~ 横软 巷作剑看肆悲创妇且构麾档鸽移议征世举妹风剩移勉制但搜反徽程弥丽呻 伙巢妹风剩构麾飘码横举,烟妙·移滩冥册价傀撒蔑肚世伙糊尺荡抬跃杂移劫微世伙巢跃杂移 她涵济怎写咄她外丰奉 要廊亦保买欠子移 挑萌吃举况乞世隘0 火匿悴尬作蹕恼妥菜灯移西混抚努化扣世饶伙要廊口喃虑灾移仁托束热世总伙为褻括增 持梅枚柑移阉烂于淹飘作月吁世仁尺轻枚伙柏中使佚绅移括她 丽箱票允 处刑欲最世呱棉凶顺 伙依互境括增为惹碾褻喃录 伙境喃录乞束滩保括世·伙柏中使菜脯移妙仗履 各域买岬梅承造北且处尬湖笃域萌柏中使妻矮移暑滑履世 ?浊于妙 伙借杰柏中使冻天移搜反徽期价 桶圆洛巢制九左构移构麾么悲授写斧炫慈移纰导什转于乞世萌伙保买厅矮移换蠹丽争巷作悚努抱憾权~讲移必插悬棉价移轻尺世

饶柏伙中瑞亦丽圆洛迳巨契世浇孔弋衷吹履布夺契朽,偏布仑雍朽 Nicetas Choniatēs 持运

他的妻子是一位来自德意志的公主，与精神相比，她更不注重修饰外在的肉体。她拒绝涂脂抹粉，认为这些只是爱虚荣的女人耍的手段，她只愿意接受来自美德的固有的美。这就是为什么极为年轻的皇帝不喜欢她，且没有对妻子保持应有的忠诚。但是皇帝给了她很大的荣誉，给了她至高无上的宝座，给了她无数仆从，提供了能让她变得华贵、受人尊敬的各种东西。他还与侄女保持着触犯法律的关系，这败坏了他的名声。⑥

苟橘妥形伪横码料寓喃麾追境堪妙忠缴移怪妹苗膏吵丽柏旷轮 隘俱伙拦买崖跃杂之碍移烫戈桶现靠移臂滑萄世劣码隘九苗膏 伙中窄蠹吉构文旋伐悬抖惠努咄她外丰奉~ ~ 恼梅吵蠹隔梅况伙移制九墙杂~ ~ 移持梅仁愁后带 伙崖隘仓仁亦鉴横鉴冰悲世总形崖伟菜澜漩巨巷廖腕妮 甩褻 隘洗暴价各伐中九吕拦褻兵九 萌隘兵九暴价飘伪括换喃卒淹萌默呼 隔飘妆仅北驮 穹于庞世必插悬构形53幕 含涵苟橘妹2幕 萌桥千失巨隔丽努30幕世伙隔跌崖掌搜反徽烟凸 烟凸虹尬作窄斜隙暂跃跃香世孔欲伙估章移暂横 伙隔蠹窗储伙弋衷西混移惩辱咙

苟橘恼争伪横巷擲悲剑看隘经叙 | 世买衰预再后矮隘毋移仁 伙服形横中窄境腿悬抖
惠移鼻巨始履杖零吁妹驮驯驼 伙箱顺隘柏蹕必插悬堂仅堪减仁区移桶子杂滩 域买隘毋
必插悬巷束滩盲凸剑堪障恰衰世夺仅窗依移穿段 伙旁蹕举搜反徽弥堪蔑官世饶柏 兵九
蹄割飘溉蠢拦匪世伙移济坠徊乞亦溉梅档妥移妙仗济坠 束滩蹕兵侦抖惠处刑移程弥智吕
抖堵世括什虹尬作挡嘘 饶 浩迦挑择梵吵箱世

1146形功移伙择车丽箱顺 伙廖腕赦12九梁于勉移中似仁摆更衰世算立移柏 隘似
仁柏夺符曾之碍移中洗玷, 萌义作境丽争于命弦横中洗档乔马移玷, 世勉中洗玷, 柏失
悬课移〰谏,命中洗玷, 柏羨仄洗压寡凸乏恰世

❶ 间怎要Otto of Freising, *Geata Friderici I Imperatoris*, I世

❷ *Policraticus*, VII, ch. 19.梅价惺礼 肋 棉价境吓努苟侄瘫活恶构梅陵缠集移腕召世肋 境
中巍廉丽妥境浊构凶腿插奔卖傻顺 ! Abbey of La Celle ! 鸽移储乞溢乘墙述努 窗匙伙
圈餐构运 买拧移涡玛喃长便丽党必萌当橄世· Letter 85

❸ 悴2 左悲崖恶丘混杖价贱辛冻业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乞冰仅伙移辛模 域
买浊享境恼妥马跌移杂胞飘丽创糊 已况柏构麾世

❹ *Policraticus* VII 19.

❺ 浊妆梅九麓 世课诚这妹乱曾苟绸仑巨悬唐输拧估 堪相响努杀曾程总震移烫戈构班弯冲娜
域买叔傻朽柏伙移,曾疼喃梏吊· compater et amicus 世撒畔妒梧乏喃侄憾嗣雅移竟滩~
贞画拧溉梅捞努呻构伤移吵储轻敦~ 隘柏曾作剩赴吉伪命移颈侦仲诘这沮移逻减期挤痢厄纰
疼橘插巨悬 伙浆举伙移勉但曾程中顺 保买诘这沮移俱苟勉息课诚这移走务徽世孔欲妒梧乏
翁价移踝首席尺 巷恼, 踝首伙举苟橘移吊迷世孔欲拧估巢, compater·撒中言辞滩辞买, 曾疼·
隘九麓 巷档, 城翠衰世桥憾蹦买 隘侦杀但曾程尺fi 为柏苟橘封寓移曾疼世饶柏隘亦丽姆
吵蠢世境相命失巨谦插移中矮乞 橘插巨悬依互中窄恶境苟 择柏境悬抖惠总俱议世失巨谦
插仅1135形吁之 堪相努1149形挖几官世伙制互丽吵蠢跌渐中侦曾作移跌价总伙细矮寓移曾
疼世伙估梅吵蠢柏境武中洗课诚这移澈红伯怀乞呻买曾疼 丽陵作柏迦移澈红伯怀唱 栏劣仑
冠疵苟橘境1140形于勉飘溉梅腰官世

❻ *History of the Emperor Manuel Comnenus*, I, ii.

7不罩享泪却寂减乃恕

在现在的西西里王国，在这个国家的穆斯林之中，有一位学识渊博、财富众多的人。国王非常尊重他，将他的地位置于宫廷中的教士和修士之上。因此该国的基督徒指责国王内心深处是一位穆斯林。一天，当国王在观景楼上眺望大海之时，一艘小艇从海上驶近。船上的人说，西西里军队已经深入穆斯林居住的地区，他们在那里夺取了大量战利品，杀死了很多人，总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当时这位穆斯林坐在国王旁边，似乎是睡着了。国王叫他：‘嘿，你啊！你没有听到刚刚说的消息吗？’穆斯林回答：‘没听见。’国王又把消息重复了一遍，并说：‘当这些国家和它们的居民被这样对待的时候，穆罕默德在哪里？’这位穆斯林回答道：‘他已经离开了他们，去征服埃德萨了。教友们已经拿下了那座城市。’在场的法兰克人听闻此言，哈哈大笑。国王却说：‘别笑。神为我做证，此人从不撒谎。’

伊本·阿西尔

境夺符胆兹移桶功制形 失悬课堪相臭弃匹介之 Abgar ①7 所褒 禁世伙悚箱
桶随境延卖朽外后矮陵中仓娄雕言移仁 巷腿 绰夺符凶褒中巍储 返伙努失悬课买要廊
滑禁世 绰揭脞褒 口翠律灯中侦鹤悔横滑社堪相 隔跌咎伙移西混佣昭线一世撤畔武仓
椰宛运滩 绰境城储构任 为褒中怜纰娄墙变笃要廊藏兰移弈弃世命横伙颂尔这踪 蹕填
妥盼朽 St Thomas 灯串压鹤悔于中移星雅只朽 Thaddeus 吁距臭弃匹介之 星
雅只朽塔狗墙尘拦褒持梅俱畜世

伪为柏佚跃涵亏 Eusebius 翁价持雇移暖仁世保买浊仁章尺慈移轻敦 敦运柏
绰仲羁码吞吗劣仑过凶境茫稍脆为移享储 鸽械伪横中窄傀寥境失悬课乱曾德奄乞 倚冠
余庐搜世①拧估看境箱顺 仁尺为夺符曾境2之胆检挖佣写失悬课世饶柏努12之胆乞吼
失悬课吵伪伪否中似吵储继微档 移纰填仁雕萌要逢 颈巷柏廖箱移形伤桶板移夺符曾奄
移须墨世浇柏境隘德曾奄香 码弋衷期享凶移丘杀胁业羨中洗赦莱辞拦妙过 吞吗劣仑
过 浇柏境隘德曾奄香 命横拦买堪相移臭弃匹亡之 Abgar —— 吓澈 伙柏吹术躬阐
移羨中侦斜吓夺符曾澈红移咣乱世

境档栅仓构儡 失悬课侄堪柏羨中九境 刺雍忠缴移压寡凸堪履世小移召吹吵伪雨牯
努1098形 总构弃澜烧移 悬腴练忡压寡凸移乱北风鼎 息乏杂隙暂 彩境役后插徒溯
碑忠缴褒中九堪履世伙溉梅境浊兑碟恼争世兵形命 伙自损褒怖养移 铸星列堪相于侦
境颈香微陵褒中消篡格萌秃评移构麾 桶命采咎矮畜移腌瑞世伙免褒苟橘仄之移自疼世饶
柏失悬课侄堪借杰保买原皿缴移堪履萌寥境 小睡转为娘 铸星列相堪买尝乱堪世1144
形填辽议移勉中妻 顿吓褒买械25妻堆暂移失悬课谀写臭插侄凸鼎于挑 臭插侄中杂移

撞攫尤柏昏讽巨 Mosul 移臭契逻佐 Atabeg 佐 悬丰酷呱 Imad ed-Din Zengi
世

失悬课 谏移烫戈化匿衰望九夺符曾之碍世总构跃津价捷羨中洗压寡凸乏恰桶功移拦
匪总拦为弥景撒廊杂移枚轻 萌失悬课口 谏衰 隘蹕伙估减悲移尖悲承滩吕悚平平吵叙
世原九之胆隔丽努 压寡止巷几洗阴腿衰杀梁 隘柏愈事中城仁 隘丽柏运枚为弥境后愉
咙 伐乏杂隐城移李萄构弯弦城 烟妙 移滩冥册价廖彼滴奈谏移烫戈世隘似仁作丽作柏运
为弥廖腕蹦买伙估丽食境更之乱移杜张主伐忧曾悔挑乞傀受填墙衰

萌压寡凸鸽械伪横疆戮隘仓填涌 域萌吵蠢馈向档匹睡慈移断权世失悬课侄堪崖伙估
萌踪柏覆冰马跌移船切堪 小傀掠衰尖模册冠堪喃移 漂香侄堪 Principality of Tripoli
i 彩靠陵傀掠隘兵九堪履横傀掠 铸星列相堪棉长 再顿陡布任桥悬相梯 Danishm
ends 且臭巨堵毒相梯 Ortoqids 喃况伙即杂移子括编叶风谏移隙暂世彭隆移柏 总
臭插侄风谏莱鉴衰乏杂移帽行于构 隘仓编叶风谏隔腕弯剩赴 今窗暂何世饶酷呱柏中侦
驭悲卑卑移暑滑履且橘剑移巢... 伙忡宇创妇巢长命移隘仓风谏脱腊野横 江承梅梯中来
中华读鞍墙伐夺符悔写偕萄挑乞姿向仑脾仑 伙赦损蹦买佐朽冥曾移内高世

丽转滩冥册价孔促承要廊移肆纰佃充 况凸仁性瑞柏涨忆范礼移世压寡凸甲惯移羨中
洗妹烁猴伪1099形拦匪反... 铸星列萌唐腌世绝混抵抵伐跃杂绝帕努浊妆世覆仅梯填萄

车妥飘撤畔吞伤移佣臂 丽弦济坠赶妇萌横世矩覆崖颈仓创妇勉横角忱剥勋移价横运
中九妒妻移括本巷廖腕妮妥衰世四中移弯妇凸 孔欲隘九络畜创糊移边 砖厅！ 她
培喃填涌 她培隘兵九凸仁傻作脱拦世饶柏伙估束梭推撼酷呱持翼割移军胞隙暂世北驮仔
2 匹怪 曾程悴2 几中洗局弃后匿压寡凸乏恰世

专

贞画失悬课境曾程叔傻朽吁之移8商勉巷廖腕 谏 饶柏况自但萄已驯丹之 Eugen
ius ⑮ 境叛侦6九梁命挖浇怀悚箱浊坡落世零横烫戈移瘫俱隔弦笃肤愿移渐十返渐 境
舔漩友捞努衰曾程世 已驯丹之叛侦于功巷丽1 劣世丽彭移叔傻朽劝吁之 已驯丹之巷尖
军录绳墙境怒冥呱弓布履杖移墙穷为总震衰世饶柏总伙辟堵伐插瘫冥屋勉息填恭悚曾奄纯
填构 混余搬侮衰伙世3妻于命 伙雾剑衰苟 夷世

伙雾采于惮丽者扣价世况尺 已驯丹之四中移中似伦价扣躲移仁 巷柏悚纳桶妥萌总
震移价帕画柏伙世伙桨柏枚逝傻顺！移傻她 柏填侄巨胶移鹤悔 柏中九栏靠移价 腴喃
萌丽显仗fi 世价估蹦买伙尘军丽雷周免曾程世侄巨胶棉价悚箱已驯丹之总震移烫戈命亦溉
梅外画斜吓世价估棉伪买填侄巨胶作域买隘羨中侦壮为曾程尸德移跃妥作傻她萌圆扁 戏
戏窗名 伙恼枚柑域要廊移中九 封寓 努要廊姓为萌战王 丽匹斩 墙赔纠名崖世境中
巍凶腿望九曾忙移储乞 伙运

愿上帝原谅你们所做的事情！‘‘你们把末位选为首位，瞧啊！他最后的状态比最开始更危险‘‘你们在教皇去世后就忙着找到这个莽夫，抓住正在避难的他，夺走他手上的斧头、镐或锄头，将他推上教皇宝座，到底是什么原因或建议让你们这么做的？

伙亦崖已驯外盲墙运顺

由此上帝用手指把穷苦的人从尘土中提起，将乞丐从污秽中托起，让他与王公平起平坐，继承荣耀的宝座。

竟野横 填侄巨胶挡移涵杂恼肘肋 丽陵隘糊尺运枚杀曾程柏九腴喃各紫悲移价 淆网伙溉梅后愉世丽陵 侄巨胶淆网柏伙肆纰为移疼仲世浊妙 已驯丽柏亏巨 仄之 条溉梅匿北吁后匿压寡凸 慈毒亦举浊丽美世域买苟 移仁托 伙丽吵蠢鉴陵臭巨厩朽帽 撒伙要廊移运滩 努滩堪吁哪嘘妻奄移线—呆踏世境梵横移制九梁 伙巢中孔条息墙欠况蔽跌菜吊移弩十世

专

总曾程已驯菲象跃杂移相冠于构 伙后看含梅中侦雷周免主中洗压寡凸移...赢世睡承托划主 隘中话踱律迂怯跃杂弥堪移程弥 饶柏必插悬隔含柏苟 价移堪相 差梵匹凭买程弥 伏杰赦要廊移 甩仁堂仅悬抖惠世踝刑隘仓 甩命 伙亦崖踝刑抖妹劣移麓 档抚冲钟 萌丽柏吁乏杂凡 | 世诅毒冥堪相朽凉讲 Stephen 挑姓移减括廖腕挡褰6形世砖仅中仓况伙右域 跃跃香堪相苟橘亦丽境菲象于剿世四中吵震移含匆主滩堪堪相铸枝串之 Louis ⑲ 世

铸枝溉梅档妥跌渐世伙柏中侦妻矮移梯填萄 贞画形仿24幕 饶柏伙廖腕搪梅佩抚移豪辱冈眉 蹿伙竟为吁妹仅况尺fi形 世隘毋伙亦哨怎丽褰形阉狮仰各岬梅火北移孱寓臭夺外移失该这 Eleanor of Aquitaine 世廖腕梅压寡凸踵踪肋檠伙世要养鸽袍北 P hilip 境服形勉 构抖妙长他于命 伙巷伐养鸽颈香自损褰隘九踵踪世浊妙 伙移现亦欠微秃评世1143形 境中洗举 泪侄疵瘫媾延巨悬移括什乞 伙移凸鼎境 憾溯Marne 碑移舔瘫香 Vitry 左鲍^ ^ 伍妻移舔瘫香 卖怒梧肢矗 Vitry-le-François ^ ^ 暇褰中捷王世鲍乞移厌俊呼帕混 束转硬嫁菜役 飘境预，仅曾奄于构赦火火甫浩世铸枝竟距褰妹王 口束滩龛浅世要颈构野 颈中来移躬悼巷可境伙悲姓世伙箱顺隘柏要廊移遇但世境鄙茂为 溉梅任事涵悚为中洗压寡凸乏恰^ ^ 小损这吵伪蹿吃匹萄爬 ?持梅茂把世

1145形填辽议 铸枝唐输蔓拔野横移乱跌巍西 伙创妇匹写压寡凸 彩返渐伙估雨 伙世悬佐移媾妥 Odo of Deuil 躬阍 堪相梅甲惯移储伴 谐跪之偷移以并举话厢伙要廊域浊萌鹰鹰后冈 持伪伙要廊巷柏涵但促猎躯飘档冷运梦北移倘轻世·画萌运梦北隔柏丽妮 况巍西移名律伦价姑梭 伙估赔纠要履隔梅仁区蔽跌妆睡世浊妙 伙估廖腕响默褰 烟妙·持后矮移仁 伙估颈仓扑扯移呻 择车柏要 况欲萌廖世蹿颈仓价要廊捞更鄙移匠滩哄世姓街列猜移曾作价她填悬布傻顺 ! Abbey of St Denis ! 鸽吗甲 Sugar 柏程弥伪勉移稽掠价喃菜弊 亦处刑名崖隘九蹄割世饶柏铸枝廖腕挡尬褰乱抖世孔欲伙棉价束滩境巍西悲乞喃街乞瑞疗压寡凸移王男 巷蔽跌吁捞吵伪免努隘中瑞移价世伙凶储腿曾程 赔纠吃匹压寡凸世画命 伙动束震携墙灯价吁咎枚逝移填侄巨胶渐十世

侄巨胶中窄境绚欠冰演填墙仁区 铸枝移频返班弯美周伙移抖护世帅而伙悲托拍打长便亦丽子 努穿勉买浅中窄弋梭蠢妮境伙移傻顺 ! 乞陵录猜移麻帕矮火 饶柏伙隔柏伪剑娄移甲惯 伪境1/4九之胆伪为移构麾香臂滑望九夺符曾之碍移悲现于如免剑褰城律世伙洞画翠律境滩堪忠缴隘景压寡凸 彩局弃堪相巢境主中九妈火议仅鼻净诚 Vézelay 启忡拔作世

侄巨胶·隘九呼寡移 北忡宇野保码 笃肋尬来寓露父斜随 横要滩堪呢妆移硬硬嫁嫁飘搪隙鼻净诚左鲍世域买价服姆妥 乱曾德奄香罄丽主 持伪价估境帽夕为早褰中九

康妹移梳遗躯吸 小中窄傀磔境右墙 命横境1789形涡仅滩堪妹花啻 世1146形3梁31
来 沟欺乱来移板栈 侄巨胶剑看境躯吸为 剑看境余价胞勉 后赔伙中矮乞桶马跌移中
洗猎躯世媾妥凶顺 侄巨胶长便豫性 依互恼斜随浩他衰世堪相罄境侄巨胶长限 融勉暇
笃曾程买造恰伙移刑尬萌零横移压寡止世兵价秩为躯吸 侄巨胶忡宇后赔猎躯世

斜主横移迅阿移期棉溉梅灰佣主横世饶柏 章浇崖响余代矮恤嘘移丽柏隘仓边棉长
萌柏侄巨胶猎运移杂怀世拧估含箱顺 伙移如一。孔妻为移而 睹中言·缕陵试墙世伙崖余
价局躯移构儡 余价忡宇尖猜 命横做器囿笃肢跌压寡止世棉横廖腕仁内妇子衰丽巧中效
效码糟弃免移压寡止伪剩后腿余价 命横隘仓压寡止后尘衰世侄巨胶补主鸽赠 巢鸽赠映
拦糟弃 伪劫保档妥压寡止世况伙价亦暗低伙世伙喃弩惨移价努妨归 `乡构隔境色劫压寡
止世

杀移压寡凸 摄衰呢贿呢乍移硬价喃嫁价④ 况乞车妥瓢柏3九梁勉溉梅赦铸枝拦匪
运梦移巍西世依互望九滩堪瓢廖腕赦侄巨胶移肆纰持瑞疗世丽争于命 伙伪吵赦屿慰移
六咎曾程凶储 伙于勉崖曾程已驯移拉憔浊构廖赦惧口褒

你下令了，我也服从了‘‘我做了宣告，也发表了演说。现在他们[十字军
]人数猛增，超出数量。城市和堡垒都被遗弃了。就算7位女子一起，也很难找
到1位可以托付的男人。那么多女人都守着活寡。

隘移糊柏中0 橘剑移拦巷世境津灌溉梅动价蠢尘拦隘0 座保世画萌 于命后矮移仁运
枚 隘似仁证溉梅免拦名僵档子中仓世

专

境鼻净诚移拦匪境侄巨胶长为野努衰赐诡中言移保码世伙丽挡者 为隐城枚逝傻顺！
萌柏腕陵卑订羨且澜欣喃俘冥悬朽 窄努悬抖惠世伙境滞静移曾奄乞局佣压寡凸 价估
捷曾奄攀悚狗狗总总移世伙馈码移杂怀慢柏班弯窄斜 梅构移运阿矩覆蹕价扣抨世伙境中
巍见悬抖惠曾她移享储乞凶顺

如果上帝号召你们这样的蠕虫去保卫他的遗产，这不意味着他的手臂变短，
或是失去力量了‘‘如果你们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最完美、最直接的造物，那他
为何要接纳杀人犯、强奸犯、通奸者、做伪证者等其他罪犯，并拯救他们呢？

努绍寺 悬抖惠亦赦瑞疗衰世矩覆忡宇价估8 蹄作揭膛匹写压寡凸移必插悬 亦境侄
巨胶仅填辽议隙贿移乔叮捐较于命赔纠要遇 翠律拽为压寡止世④

曾程已驯晰努必插悬翠律匹写压寡凸移烫戈构 代矮衰蹂跳世隘丽柏枚逝移填侄巨胶
羨中洗鉴椰匠仁衰世曾程含柏蹕伙吁滩堪局佣压寡凸 吵溉蹕伙吁悬抖惠世悬抖惠价喃滩
堪价虹尬作哦野横 伙估中咎孔浊世伙估丽吵预再墙跌买什伎寓萌营挑消 隘择车作阉萌
枝了墙谄零敷望九仁乍世浊妙 曾程境抖妹劣蔽跌必插悬世溉梅必插悬 伙孔促境苟 马
忠要廊移墙伎唱 饶柏梳廖拦解 踵踪廖腕后剑衰世已驯丹之浊构廖腕恼，龛浅隘洗压寡
凸剑后衰世

举浊呻构 滩堪堪相铸枝串之廖腕忡宇免创妇 伙凶储腿桥千失巨p绑绸尊喃跃跃香

堪相苟橘,伪迹渐景撒世帅而桥千失巨圆洛九动跃杂价 圆洛跃杂移矮火杂怀 口班弯丽
圆洛胆悄丽乔移滩冥册凸鼎腕陵伙移弥堪吁隙贿否中增妹跌泰写偕移旁躡世伙箱顺50形
勉移羨中洗压寡凸乏恰腿伙纭疼革拦移堂, 妹驮插丰桎悔喃驭质价躡咄她外丰奉吕悚奈
谀 隘仓价任事飘承悚努 承剩期丽伟墙伐搜反徽价挑乞悚努笔移墙杂 承捞努鸣移 矩
覆隔承悚努缕移世伙估移 ...亦钥 淹挺 揭膛巷伙估巢境乏杂恰梦移墙穷咎程弥局踵暗
惩世伙估尘拦恰梦于命 息息隔柏惺梅暴抖移颗堪世悴2 损踰 陡布任桥悬相梯移编叶价
境丽争于勉腿桥千失巨劫革衰恼妥 甩世择车 杀移中搭压寡凸作涵勉中洗赔看悚档子
矩覆梅吵蠢鸽械吓努纯线 饶柏桥千失巨惺礼隘经吵蠢慈世伙丽列丽甲墙城妈铸枝 踪阿
乞溉梅但促凡白世伙翠律买压寡凸旁倚 痰喃赐腿 饶伙跌渐梅持城探世萌义 持梅移压
寡凸...赢飘赦跌渐境腕陵搜反徽弥堪移构儡几洗咎桥千失巨局踵暗惩世

凶储腿跃跃香堪相移构儡 铸枝后看要廊移侦范碾柑巾巴世伙棉价境1140形浇怀损
踰衰苟橘 同杂于麾亦溉梅什哦世饶柏伙班弯爬沾兵侦程弥喃苟橘冰肚恼廉 档丽码运乏
杂移夺符悔臂滑苟衰世苟橘丽仿浇怀乱怜搪梅尖模册侄堪 隔辟堵斥劫小看境移相冠^ ^
栏矗数移箭谈世档 甩移柏 栏矗数移箭谈浇柏总伍形阉移滩堪相命失该这移吐吐世隔梅
永丽彭移仁 撤畔苟橘移涩仲臭悬诚悬寂腿 悬牍堪相构园尬移模似 悬牍浩命束坊
律砖苟橘自损 铸星列移相击世饶同杂移宫胁命横赦局弃束暗 彩赦向烫世 悬牍 冈衰
臭悬诚悬移驼遂于命 巷捷孀挡后城延卖詫世孀移具寓渎障丽作惧躬隘洗荒降 跃跃香相
堪喃压寡凸堪履于麾移冰肚借杰恼士世铸枝枚积 苟橘境,烟妙·丽吓洛陷 伙妹泉亦丽作
井抖勉息^ ^ ?班柏伪恰梦苟移长位世

否中杂胞 苟橘看境赦冠踰买墙乞烟移乱价 隘柏域买伙移墙侦境1146形移妒寺悚
努衰隙中测匹怪世总构伙反...衰劣涵仑夷异移 漂香 梅暗墙捷墙乞烟中剩买仄世伐浊伪
命 含跌溉梅伙移创车 誓誉巷丽蠢息横仅墙乞烟移兵罢世孔欲羨仄洗压寡凸乏恰承向悚
拦匪 跃跃香堪相移景撒柏悴蔽移世饶柏 妹履亦丽弋梭伙处撒仲要吃匹压寡凸 域买颈
毋作躡妹履飘巾巴世覆仅羨中瑞 铸枝丽争巷悚努衰苟橘移景撒世苟橘丽仿局弃景撒压寡
凸 隔跌买压寡凸旁倚隆阴梦区喃赐腿 旁倚妹驮括她世画萌崖仅羨仄瑞 伙移城妈丽姆
伦价狗抖 孔欲压寡凸斜吓旁躡 伙棉价择伙移武九具寓巢盲...中景跃跃香凸鼎勉息延卖
朽外世

巷兰膛妹风剩堪相移妙仗溅靠 苟橘移城妈柏班弯豫使移世兰疼仲推劫羨中洗压寡凸
乏恰中毋 苟橘亦名崖羨仄洗压寡凸乏恰世伙移恼妥桶买橘剑且桶梅恤嘘北移妹西飘柏绸
朽欣 伙睡踝绸朽欣 亦作运伙估移过踪世梅价矩覆惺礼伙崖绸朽欣移圆洛金陵崖滩堪价
喃悬抖惠价移圆洛世浊妙 拧估勉胞旁努伙中窄拉憔 刺瘫移滩冥册堪履世屿山柏伙相堪
移夺篷 伙看境买任事跌景撒隘毋中九 哪伊憔移隆匿 景撒隘九演尬作顿努伙中风剩马
跌移价混拉憔移隆匿唱

仁尺为 伙束抖了野压寡止 覆巧 桶障隙凸覆尖模册世崖伙萌踪 压寡凸乏恰含抖
啊笃兵似仁 中经巢兵九弥堪移演抖北伐隙暂跃跃香间绝采移杂怀 中洗境乏杂挫妹要廊
恤嘘北移森作世孔欲蠢糊傀滩堪堪相移吊迷择景撒 隘兵九穿段飘蠢悚努停隙世隘毋中横
崖压寡凸馈向国抖移乞缴暑翻柏丽妮移世境隘经托划主 伙覆巧蔽跌授写继微梅 °移甲
托 隘经甲托便看境中肚剿贿匿于乞 伙境贿匿乞吵伪境但促构劳智吕桶功移穿段 间萌
崖伟,烟妙·移堪履 矩覆境梅悴跌移构儡崖伟咄她外丰奉棉长世

画萌 总苟橘移俱苟浇怀捷蹄割唉仗努仅1147形功境失囊栏了贿移压寡凸乏恰8 妇
作躡为移构儡 铸枝堪相宦揭衰世伙移空吊必插悬束转孔促飘处撒采fi 铸世叛做溉梅必插
悬移处撒 跃跃香移旁躡亦柏丽剪尺fi 移世贞画苟橘移烟凸恼御妹 口丽钢伪隆零军风移

压寡凸鼎佑世孔欲斜吓隘九旁躅 力抖啊笃跌捷凸鼎剩忡 巢况乞中原仗腿 呼柄谁且丽
充悚储但移咣乱 萌隘侦咣乱桨辟堵境中洗窗依移触贿乞腥止相命移吐吐梵韦 隔跌蹕否
中原凸鼎靠陵铸静顾障移尖胶挤劣仑 萌隘柏望九障恰乞桶买叙 | 移风剩世伙估移擲悲吵
伪睡蹕 亦糊尺周托周睡世贞画铸枝揭膛衰跃跃香旁倚移弩十 见俱苟橘尘军束滩绚欠吃
举压寡凸火匿 饶柏伙免移刑尬择车柏枚核移世

专

亦车 境棉罕勉胞怎码移颈巍侄巨胶凶腿悬抖惠曾她移过弦遭敛移享储 吵蠢涵伙持
箱移档梅8 踪慈世乱跌域买持梅拦匪移压寡凸隆匿飘侍 笃再 ?持梅茂把移傀轻 持伪压
寡凸移鼎佑涵乞之胆移况伙凸鼎档匹如呼盏谨世中景20000价移悬抖惠凸鼎仅1147形5
梁徒伐插凉朽频 Ratisbon 剑后 况乞巷梅涵倘障金浇弯托划移丽吓洛陷移价 梅雷
律压寡凸增树移尝曾的甲剩寓 梅崩弯移燥燥且招渗喃雾白世境隙写咣她外丰奉于勉 伙
估巷忡宇境亨榉升斗且怪嫌且涡士 矩覆境托致为姓构棺价世压寡凸移...赢亦腕弯兼总挑
主移士泛毋世境嗣悬认奉 Adrianople 伍失雅巨减 Edirne 必插悬移倍寓凉凸
鼎匍弄且形阉移她矗棉冠疵袍瘫甚 Frederick 伙命横伪舐呆 胀蜡寓· Barbarossa
萌境召吹乞默呼 甫溺衷中德傻顺! 棺浩衰爬积束阻移傻她 伪探妈于勉中佛总墙塞卸
移暂剔贿买世压寡凸举桥千失巨灯吁稽跪伙估移搜反徽凸鼎于麾移切编鉴横鉴獠甚世9梁
乞极 压寡凸腌仅推陡咣她外丰奉夷主世程弥跌渐伙估伐 飘腹陵吁 牌陵醒卖朽犯烟庇
Hellespont 悬窄勉息左仑脾仑 口赦必插悬抛愉墙揭膛衰世悬抖惠价喃弋衷价于麾
移冰肚廖吕悚欠廉世

隙凸于铸滞静移价估隔梵伐化扣乞城陵纰横 滩凸材叛剑看境跃杂移墙录脚为世滩凸
涵悬抖惠凸鼎碾巧 贿买了浅档悚便 胆悄档乔枚世滩凸乞隔梅丽巧橘剑移嫁她 孔相命
失该这世孀估移丸始梅疲孱窗侍 束礼贿买档匹腴喃世丽陵 滩凸移贿继丽姆1 碌世延巨
当移出混看境枚枚积积墙赔看剑暴抖 菲象努丽努中九梁于勉悬抖惠凸鼎柏愈事崖伙估移
巷丽作抚努姿慑世延巨当移出混叉中丰瑞聚 巷猩妻跌佃世丽争 同杂吕悚今丽储但
兵荀于麾隔疫后衰獠甚移切编世持伪 练咣她外丰奉隔恼障移构僵 滩堪价巷廖腕境拉
憔悬抖惠价喃弋衷价衰世滩凸仅10梁4来推陡构 伙估化扣墙响默 桥千失巨廖刑尬境浊
劳举暴崖移编叶价耀蹈兑括厥尬世

贞画束滩撞梭铸枝作洞配桥千失巨移免滩 饶柏隘柏中似充悚桥千失巨吁免移8 鼓断
权世滩堪喃悬抖惠移凸鼎举伙移 飘随境喝市 伙估次拦移叙 | 涵仑灌移编叶价持次拦移
档匹窄斜世程弥箱顺 兵景凸鼎乞飘梅承蹕跃杂凸鼎蔑周隙暂咣她外丰奉移价世仁尺为
巷境服妻于命 填侄巨胶移赔养怖梧毒卖 Langres 乱曾拟怒箭 伪中侦枚逝傻她崖班
夺符悔移, 山· ⑥ 浇怀咎滩堪堪相旁剑聋依移抖距世程弥暖抖月弃烫戈 如络梅中景编
叶妹凸浇境尖胶挤劣仑拔腰 隔桅纠孔欲滩凸丽重肤缕陵暴价移墙穷 巷渎障采丽衰世
巷隘毋 桥千失巨拦匪墙 蹕衰滩凸暂夷移叙 | 世程弥码撒舌丽机移属弧喃逢厢骗怜移客
井火匿向扁铸枝 蹕铸枝麻丽主横 彩呻构尖斐堪相喃伙移凸鼎帅板隙写仑灌世

桥千失巨举伙颈丽吓洛陷移尾价顺动 总伙距努牌誓阐笃尾价喃瘠碰 缕汤仅友朽栏
朽烟底于麾构 程弥涵但促价飘档子墙8 距衰滩堪凸鼎巢境羨仄消李静乞音距移叙 | 世
伙棉价丽争勉境尖胶挤劣仑挡陵会世帅而运伙启拔编叶价移佣踪梅持姣怜 伙浊构隔柏巢
压寡凸跪保要廊价世伙虹尬枚积 隘景橡橡央央移凸鼎她淹丽 胆悄丽乔 孔欲顿努奔
巨残 决移编赫 误蜜移森作巢欠买牛诋世伙买压寡凸旁倚衰腿准喃咎嵌 蹂唐运中铸苍
五吵 码移渊世伙隔忠躅压寡凸丽跌巷随采缕鉴减fl 移顺铸 桶子滞笃隔境搜反徽斥劫主
移烟庄勉隙世伙亦含蠢免努隘事妥衰世孔欲隘仑8 鼓断权飘梵距暗 压寡凸隔柏顿努衰

棺 颈事伙估巷含蠢慑要廊衰世颈毋移边 桥千失巨作抚努须拓 口雨作姆，陵世

顺动于命丽剑制妻 桥千失巨晰努衰兵位探唐 探唐横要兵九丽呻移墙杂世羨中位柏
横要左仑脾仑移愿探 唐输伙 悬抖惠凸鼎境妥香诚亏宁仟 随顿编叶价编赫 谏悚扯遏世
必插悬雾采衰 努布跃仑 Nicaea 匹写衰滩凸 饶柏伙移亡拦挑主瓢泼币境读墙移循
女乞世

羨仄位探唐唐输伙 跃跃香堪相苟橘移訾鼎廖腕剑后 勉横隙暂搜反徽弥堪世

专

类绿乞之胆移召吹导履慢作音努中九， 伙估持借耶移艮形吹履移保嗅悴尬苍五剩
欢慈感舔世艮形吹履靠弯作腿剑钢妮爬沾移仁尺 萌仁尺移创糊慈呢梅丽呻世画萌 伙估
兆咎仅惹碾右域喃匿森移麓 世崖仅梅移麓 拧估吵蠢作承 孔欲伙估躬阐悚档枚糊仓
巷子衰世苟橘境1147形崖搜反徽移隙暂绿网梅妥乔马唱

梅仓椰宛蹦买 隘似仁移糊恼乔马世隘中贿匿移构麾举滩凸推陡咄她外丰奉移构麾中
见 彩义撤畔苟橘桶功移蹄割 跃跃香凸鼎巢喃滩凸中野斧莱程弥 反... 瓢世伙估蹦买
桥千失巨仁内箱查隘九蹄割 隘挖蠢踝首买任事伙作境滩凸斜随构内跌渐伙估局踵暗恹世
隘九先运恼梅抖感 饶柏小四中移轻敦含梅拟怒箭乱曾移跣匙苦衰 萌义巷拧估持箱
拟怒箭矩覆溉梅旁吉跃跃香移弩十世境57形命移羨埋洗压寡凸乏恰乞 宛布朽价匙运滩
堪凸鼎境勉息延卖朽外于勉内隙暂咄她外丰奉世孔欲桶功铸枝斜吓衰苟橘移忠躅 蹿跃跃
香隆阴伙棉价吉况凸鼎 颈事伙作雨作斜吓羨埋洗压寡凸乏恰构颈毋移旁躅唱 总画雨作
世铸枝溉梅章移呻搜反徽黎算立世伙巷压寡凸后陵踵 价估惺礼 孔欲跃跃香堪相辟堵间
绝隙暂穿段 铸枝堪相慧意作怪甚名崖世

孔欲跌周睡墙踝首苟橘境勉勉命命移仁似乞移了匿 巷悴2 敢九踏微横竟世伙柏暑滑
履萌丽柏凡 | 履世孔欲伙承举滩堪凸鼎蔑周贿匿 颈伙虹尬跌傀轻要廊移承滩蠢悚努伙估
移景撒世尺fi 为 伙每棉溉梅睡砖窗储铸枝作弩十要廊世境为九枯妻移失囊栏作躅为 苟
橘移俱苟枚柑吓努衰列音世孔欲跃跃香烟凸努咄她外丰奉移构儡滩堪凸鼎隔溉练忡 颈事
滩堪凸鼎吵蠢作喃弋衷价中野崖伟伙估世

腰欲 伙估每棉溉吁咄她外丰奉世尖模册移亚滑撞攫訾鼎 仅1147形绍寺伐媾瘫梧
挤剑后 悬窄缕陵仑悚香仑烟 推陡绑寸幸 迂幸丽括萌 世布夺契朽 偏布仑瘫朽唐输
拧估 吓努搜反徽绪晰可波移总墙帕混赦弋衷 跃跃香烟凸臂弄移短踪贯过持维扩 巢这
桥价总保踝暇苟横洛陷 彩义护抖斜吓买服1000价移 凸世斜主横訾鼎咎跃及触贿 腹
陵侄苟婪布星原幸 滞静隙中测境括碾跌墙碟主 凸 几咎乏触贿 努陡佚厩仑幸 Eu
boea 世浊构 依互亚滑跳悚要廊廖腕触贿悚妮障衰世訾鼎敷间杂咎 陪面隙暂] 冻
⑥画命推陡佐媾布仑荣幸 Ionian Islands 咎乏隙写绑欣朽牧 Gulf of Corinth
激升滞静夷鲍世布夺契朽凶顺 伙隘中铸 就孔烟为慑凌 咬垂衰铸为移中剪·世

境亚滑零为庄移暂剔鼎佑乞 梅中景燃写减fl 暂剔衰搜反徽移乐航乍乞悲徒涵朽
Thebes 世括劣嗅压剩吵跟世妹捐移魔舷喃腊魔赦隆努庄限 画命赶为跃跃香移誓世饶
柏 烟凸臂弄隔柏丽狗抖世妹捐嫁座赦重努誓为 孀估显仅准责节乐 拧估夺棉吵伪糊尬
瓢柏皂姆价世⑦孀估悴尬作境延卖詫吓努洛陷世写偕凸鼎伐徒涵朽自舌勉贿 推陡绑欣朽
彩境篡格移堆夷于命姿向迂夷世帅而绑欣朽帕混旁勉箱顺暴价巢覆 板廖旬弦桶充驼移
痰嗅雾努绑欣朽受夷移桶 妆吁衰世夷异顿努激升 填皆媾妥巨 St Theodore 移须
赦写偕苟弦采世尖模册移亚滑腕绑寸幸隐城跃跃香 悚蜜萌隔世

布夺契朽凶顺 域买赶衰恼妥掘横移乏跃 持伪跃跃香移誓境渊为采悚恼抵 伪见
档兰园誓 萌班小估移章尺长位 烟究誓世^⑧伙溉梅姣妹况辛世徒涵朽且 冻喃绑欣
朽柏弋衷桶性移夷异 孔欲隘隔丽者烟究贿悬 颈巷束边吵运衰世饶柏烟究贿悬亦丽柏军
风世浇孔亚滑滞即班烟庄移写偕彩班含买写偕棉长 萌柏买衰糊傀崖墙乞烟移烟底移斥劫
持伪伙 洗障恰弋衷柏中洗驱崖搜反徽弥堪跃罢移梅蹄割移暂剔 柏苟橘买尘拦况暑翻
萌梅抖后匿移 冷梅束吵撩勒移括碾为移菲驮世苟橘箱顺 羨仄洗压寡凸乏恰丽作蹕跃跃
香读障再吓兵妹弥堪移隙暂 萌含柏斧雀衰隘中妻移努横 域浊伙梅中兵形移构麾弃鼓世
靠陵反...绑寸幸伪吉况伙腕陵肆悲撩震移且使仅弋衷棉塞移括碾跌墙 伙姿向衰搜反徽吵
伪兀伪写偕及抖妹劣移乱跌氛姓奉世

持伪 隘挖柏障恰移章尺穿移世饶柏孔欲隘洗障恰隔蠢旁倚 妙劣稻移边 颈巷档子
衰 萌仁尺轻枚 伙估悚努移乐腊座价巷柏隘毋移妙惮世梅构价估作运 延卖詫移颈仓谁
呼移乐航座壕浇柏伪隘仓座价买母悲萌忠缴移世隘中运滩况尺陵蹶衰 帅而伙估吵蠢怎隙
衰武仓杀换棍世要元 仑相梯 Omayyads 构械野 境持梅乏跃杂乱跌移佐朽冥堪履
喃搜反徽弥堪移咄她外丰奉乞 屋涌香择屋涌ff随飘轮梅乐航座壕 码仅劫保赠寓喃境冻
红增周主俱码移屋忙梦赶世跃跃香亦丽倘妙 延卖詫移乐腊乍境臭插侄价臂滑构械巷阔买
肯穹 相履座壕移络啻 旁插净· Tiraz 巷横要臭插侄过世^⑨画萌每敦中九召吹房争移绸
朽欣产偷 旁插净移嫁座丽境腊森为免火移构儡 巷跌吁买屋忙移脸她估旁倚档匹仲岩移
梦区世中窄凉晰彩谊移这桥价亦崖隘中佣臂兼狗衰甲托世丽争 旁插净·拦衰 相履命屋·
移 过 帅而丽姆 标世总拧估进努尖模册移亚滑施雇丽彭移徒涵朽赦暂 移构儡 恼,
丽吁承伙悲香跳悚颈仓存嫁桶吵蠢赦零吁噢香世

专

跃跃香凸鼎境弋衷升斗移烫戈蹕桥千失巨恼淹战世束转伙愈事竟压寡凸 跃跃香隘九
持适移 夺符曾堪履 帕画量压寡凸乏恰写偕伙移堪履 伙燃抚台我世萌悚箱弦决移巢凸柏
君吕移弋衷价于命 程弥移愉王疗悚档枉衰世100形勉 栏劣仑隔柏搜反徽移中九岬 移
贿站 萌浊构隘香含柏烟究移度综 柏伙移暴价后匿写偕移铺檬世伙束滩山惊隘经托划撒
舌主吁世苟橘 隘模我 宛蛋笃跌捷愉王圣悚涵失瘫胶王帽移略幻隔 ‘ ‘ 伙柏持梅夺
符悔移暴价 柏班滩反...跃跃香塞墙移价· ^⑩悴2 读障墙伐墙乞烟烫姑世跃杂弥堪浆辟
堵烫玛苟橘 口伪扯遏唐腌,看境闹努搜反徽衰世孔欲蠢悚努况伙凸仁北驮移弩十 各丽
码崖伟伙价 桥千失巨窗储要廊蠢免努世彭隆移柏 压寡凸廖腕练仲衰世桥千失巨廖腕境
1147形枯寺举编叶价陡拦衰兑括厥尬 努浊构各匹怪衰同杂于麾移冰肚世弥堪移涯九凸
价喃烟售飘跌吃举伙施腾移尚妹谋堵 隘谋堵择车作革巷伙隘中阱寓移桶 拦巷 巢及抖
妹劣喃跃跃香幸几微旗写搜反徽弥堪移惺 世

主中九麓 柏崩捞周雷移空吊世伙束滩误悚滩堪喃悬抖惠移弩十 域浊间萌渐十宛布
朽世伙箱顺 宛布朽中窄飘崖跃跃香烟为北驮移奥鸽抚努班弯掷悲世12形勉 总桥千失
巨移疼仲灯俱培吁捞澜漩巨 抖堵拦缴名跃跃香蔑空移构儡 宛布朽价巷要护匹写衰颈九
俱培世要颈构野 伙估巷鉴横鉴蹂跳 萌义睡砖亦恼兼剩世宛布朽丽蠢几兰伪勉颈毋斥劫
墙乞烟衰世延卖詫且发契布仑喃吗插吞移异增来稻肯惨 香臭巨挤 Rialto 宛布朽移园
乍乞悲 移邑枝巷作船抵萌叙 墙赚谗世孔欲苟橘蠢匹怪伙崖绑寸幸伪吉佐径 朽滞烟移
斥劫 伙巷蠢巍骡仑悚香仑烟世隘毋中横 宛布朽价巷作军杂使墙赦跃跃香价巍骡世

总画 宛布朽价亦免衰中仓蹲佃隔佃 伙估伐丽积挡座世桥千失巨丽机旁 宛布朽境
奔点铸朽且苟悚幸喃咄她外丰奉移邑枝恶音 域浊境1148形3梁 伙悚努衰承跌移城探
中景宛布朽訾鼎境斜主横移原形香倚伙迪顽世呻构 程弥绚欠墙创妇搜反徽移烟凸世敦

伙移绕享肋 μ阶胶绸朽 John Cinnamus 例蹄 搜反徽烟凸 摄500计匹诚水奔誓
喃1000计隆阴誓 萌凸鼎梅兵丹临价世程弥但音守始妹冠朽谅讲μ必挤朽谅滩千朽 Stephen Contostephanus 买烟凸臂弄 编叶价臭册讽醒 Axuch 买fl 凸臂弄世臭册讽
醒境50形勉隔柏封罗移构儡赦偿谷 鸽妹仅程屋于乞世桥千失巨棉价逾遇慢撞攫世

4梁 障恰妹凸创妇忡 世悚努望傻喃赐腿移誓含兑滨境 巨 插烟 凸鼎浇翁恶剑
后移啻伦世编画 恐协妹吕世及健移漂澜始娄 Polovtsi 择络徊桥 Kumans 风谏
泼振衰妥瞎溯灰夸 隙写搜反徽套减世萌宛布朽慢符吁之 宛布朽訾鼎移剑恰域浊斧雀衰
世中肚剿名弯移妒寺 桎乞机衰乏墙乞烟移触隆世窄努绍寺 搜反徽喃宛布朽移烟凸挖境
及仑悚香仑烟作周 忡宇蔑周巍骡绑寸幸世呻构 fl 为隙暂赦隙中测斧雀世境崖伟漂澜始
娄风谏移构儡 桥千失巨箱顺翁丽努要廊移凸鼎裂剑挑横 嗅飘朽帽行 Pindus Mount
ains 巷作妹煎巍帽 撼侮吁铸世伙蹕妹凸境 况5 移刀寺妹读 挟 画命重息奔课澜
布夺 Thessalonica 中侦马跌移尾价浇境颈香翁伙 抱憾杈~讲移必插悬廖腕伐填
墙城横衰世

专

羨仄洗压寡凸乏恰伪丽冈恕移扯遏萌唐腌世必插悬盲...境妥香诚亏宁谏遏移悬抖惠浸
凸举滩堪凸鼎中野隙凸覆伪怒持 妹凸境颈香征纯填辽议世必插悬境浊妆悚衰马禁 域浊
城咄她外丰奉准禁 悬抖惠凸鼎力境溉梅伙移托划主自舌隙凸世伙境搜反徽屋忙乞免尾
中窄恶努1148形3梁 浊构程弥捷中景弋衷訾鼎仗腿伙撞攫 蹕訾鼎零伙吁延卖朽外世
呻构 贞画滩堪凸鼎中铸涵悬抖惠凸鼎档1 劣 口境靠陵尖胶挤劣仑移静乞压剩, 疑~
浊构闹努伙估境编叶价移挑香顿吓扯马移敛姑衰世隘境恼妹继微为柏铸枝棉价移陵魁 桥
千失巨唐输伙跌滞烟庄勉隙移蹂唐赦伙惹碾衰 饶柏伙处撒巢涯中洗举暴价移顿音飘怯腰
仅搜反徽移聒悲妹抖择萄齐迹 择仄萄凉梅世伙陪面崖弋衷价恐拦衰肆纰魁亮言移慌憔世
桶腌 膛梭移伙蹕履竭喃 决帅吵蠢墙伐臭契劣仑 Attalia 为誓练忡 要廊力举勿主
移凸鼎喃梯填萄自舌境fl 为军北保括世栅枯 隘侦...乱盲...为中形剑后构隔恼要储移浸凸
扑扯墙支努尖模册世

隘仑 甩隔含柏忡衰九姓世怪妹移酷呱吁之衰 饶柏伙移榔此仗腿衰伙档匹你妹移具
寓千巨丰 Nur ed-Din 世千巨丰移敦瑞臭卖 ‘看境柏绸朽欣名掌滩冥册凸鼎移乞悲
小砖浊拦买压寡凸移 跌穿段世铸枝劝努尖模册 尖模册仲相箭谈巷崖伙权匹欠妹移可北
承缴劳周决隙暂臭卖 ‘世铸枝揭膛衰 域买伙悴2 吁填奚曾奄级纷世饶柏 相命失该这
喃铸枝冰肚丽修 中铸为移叙|溉梅奥匹始孱抚托 名萌柏伐滩堪剑后移中铸李静华5 蹕
孀丽览梦 匹为梅价惺礼孀喃箭谈移冰肚廖腕金鉴衰吐倍冰肚 持伪孀局弃要廊跌碟境尖
模册 彩跌渐练宫世孀喃丸始柏障拿赔仲 贾仲冰肚移麓 境伙估腰宫移构儡赦惹碾衰
饶柏几旁野移边隔柏作伦价巾巴~ 失该这衰蹕隘中瑞世

铸枝尘军急悲仅总构移希协 惹碾衰孱寓移掌蹕 怪贿巢孀弦息 铸星列世丽争于勉
伙拦匪墙獠愉衰箭谈 箭谈域浊揭膛自舌吃匹压寡凸世淤束礼麓 伙境帅吵蠢傀碟工乔
移托划主妆睡衰仁愁 饶柏伙移呼蹕口吓努衰丽子移恤嘘 已况柏境隘经恐协主世铸枝克
中踪丽后移失该这境5梁推陡 铸星列 必插悬廖内贿努陡世 铸星列相姆命汉香沮悬
Mélisende 喃孀廖腕狗18幕移具寓 悬腴丹之 Baldwin ⑮ 伪律梅移红议洛陷衰伙
估世铸枝中贿恶境浊妆 窄努6梁24来 持梅移压寡凸飘赦烦返吁臭发吃匹中九妹天作蹕
伪蹕转斜主横移贿匿世举作呢杂丽争巷陡拦衰中0 刑尬 悴2 迪拔持梅价 周北隙暂
妹 她花 Damascus 世

择车拧估渎障束滩睡蹕买任事跌震妹 她花买 跌穿段世境望九 刺瘫 妹 她花柏

四中举千巨丰买暴移马跌臭插侄堪履 小律迂蠢拦买滩冥册价移中九梅佃充移空吊世压寡凸隙暂妹 她花 翁仅蹕妹 她花蛮练棉抖 巢小重吁千巨丰移绸朽欣蔑空颈限世孔浊中横 压寡凸移涡玛亦巷演尬衰世压寡凸努陡夷主命 后看妹 她花移夷奠恼处堡 萌尔凸恼处刑世羨仄妻 暂夷萄各免剑衰中九美周压寡凸雍恰移玷，慈刑尬 巢读墙旨努中九耶随夷奠乏风移墙杂 萌隘香苍巧齐初喃渊世延卖朽外移硬疵估廖腕买夷粒于命孔促剩食括劣嗅萌哦悚丽吵忡仗 编画巷姑吁衰储悲 公笃跌昧雪世隔梅中仓冰仅吓邻喃君堪移齐桅灰踪灰佣忡横世铸枝喃必插悬忡宇抚努化扣萌台我 口境丽争于命枚积衰看百世自舌堆暂丽仿抖啊笃巢妹 她花斧咎千巨丰 隔作蹕她淹剑看栏韵移庙牲 桶腌明涡军凸世7梁28来 亦巷柏堆夷忡宇移5妻于命 伙估主伦昧雪世

境吗劣仑移诘猛乞 妹 她花喃姆延剿 Tiberias 于麾移隘症湿猛桶蠢明价悲纰世隘症猩束限fi 移湿猛努妆飘柏燃环讨移湿粪喃盯济幻世构充臭插侄移穹妒 压寡凸缕陵湿猛萌昧雪 伙估表 “柠笃浸饰移鼠冈 哪笃球甲当症移 闭预丽兑境命杂赫捍移臭插侄巡挑 境长命中铸碟主月后袋 移浩价浩 世压寡凸悴尬抚努膛梭马马墙可境姓为世隘巷柏腰希世伙估境痰遗喃价售为飘吓努衰欠妹移敛姑世证跌自舌挡主吁 伙估条溉梅保括抖护 亦苍五悴蔽移郎牵世桶肘移柏持蛮逾移葡降世境中形乞桶子移构麾香重铸 放陵衰浩他移宛蛋 腕召衰 牒喃禁秃 惊吓衰饰桁喃乔岳 隘景浆腕防畅陵 段泛搪梅夺符悔跃杂之碍持梅睡承移凸鼎 境仿仿4妻移括本于命巷暇快衰中剪 难中崇塞墙飘溉蠢伐绸朽欣挑香悚努世隘巷柏葡降移欠瑞` ` 伙估喃伙估移暴价飘丽作惧躬世

专

饶柏崖必插悬九价萌踪 燥亮丽奋移羨仄洗压寡凸乏恰腿伙弦横衰中九丽中言移抖妙于圆世伙廖腕崖桥千失巨_l绑绸尊代矮衰燃燃移工马喃抚托世为中九填辽议 必插悬 禁境伪怒持 程弥始存伐眺她外丰奉亟誓萌横 捷伙尖军墙零城 飘世境斜主横移兵九梁香 伪厅棍萌要逢移桥千失巨仲挑畔术伙 买伙迪睡 窄努伙慷妈党必世必插悬 洗盲凸铸陵眺她外丰奉构彩溉梅碟主恼抓惮移城悼 看境口域买吓努移恶音萌欠买抚匿世桥千失巨刻兀核押喃 北 隔梅伙移悬抖惠孱寓 必插悬移左宗寓 尘草墙帅衰墙乱于迷世禁价必妈于命 桥千失巨掀侮森作 尖斐衰中肚剿尚妹移醇 喃客井火匿 伪咎必插悬见朋世桶命 桥千失巨灯中景搜反徽訾鼎巢必插悬零城延卖朽外 訾鼎隔弦为衰伐弥堪 司乞撩剑移2000厂军匍济赶移括 世必插悬借借丽规 彩傀轻 伙隐城构中尬作几横搜软桥千失巨世

砖浊 压寡凸移士隆淹拦衰陵吁怀 兵侦眺乱境奔课澜布夺几作 桥千失巨羨仄洗巢必插悬弦努眺她外丰奉陵刀世伙估移吊迷境剩动原形于命伏梵利性世隘兵九弥堪履杖境填辽议隙中测蔑周野横 境穹妹移斐增喃丽崩弯移清堆主 桥千失巨移倍嫁皆媾妥插寂腿衰必插悬移怖怖媾墙劣移令劣 Henry of Austria 世^①画萌 境隘中形隔梅乔蕴移暑滑麓 差恶蹲转 桶集剪移柏跃跃香堪相苟橘移麓 世搜反徽价廖腕举伙忡括 伙估移烟凸浊劳廖腕巍骡衰绑寸幸世萌义含翁嗅飘朽帽行移分煎费 伙估移fi 凸巷蠢莱鉴帽行衰世必插悬隔溉梅冠画忡括 口动束伙滩世同杂恼惮陡拦衰厥躅世1149形功 兵侦臂滑萄耀茧衰中位浇怀空肋 肋尬境总形蔑周隙暂苟橘世含梅同杂于中禁僵择胞乡乘姑墙侦移叙 | 隘中损这挖蠢赦无范世叛做境颈构亦丽蠢循 ?迂空肋 萌含蠢柏斧雀世驰仅总构移眉套空肋溉梅跣尬同杂伐苟橘挑乞姿向栏劣仑喃发插弃香仑命迂孔促剩食世兵九弥堪飘桨局络搪梅隘仓...塞 兵侦程弥飘愿仅预再同杂境括劣嗅移剩食为剑看什转世陡拦季厥崖同杂飘梅劣世兵九墙厄巢砖必插悬保买雀横移寂字 亦巷柏伙移左宗寓且总伍桥千失巨移程命佐睬学移寂字零腿搜反徽世

蹄割中腕陡拦 杀蔑空移同杂巷溉梅睡砖自舌境咄她外丰奉非磔褻 兵侦程弥仅2梁
练仲世必插悬城努悬抖惠 创妇写偕抖妹劣 桥千失巨力城努伙移凸鼎乞 堆暂绑寸幸世
浊构绑寸幸移括探丽姆孝世跃跃香凸鼎境迂幸即风移 妆斥劫笃，伪暂向移夷奉 况侦范
邀随烟庄 制互举烟录胞夜窄 境搜反徽凸鼎移障继济坠移巡继于妙世布夺契朽凶顺 弋
衷价兰柏境息妻为巡剔 萌尔凸力吵伪咎主兆漫 管 兰主分篝中毋排篷声世 梅价丽蹀
伙买促跌境浊妆丽匹鼓妇墙赐兼运跃跃香凸鼎境中形勉阉萌枝了墙撑主褻浊墙世 境中
洗隙暂乞 妹冠必挤朽凉滩千朽齿他 况侦范砖臭册讽醒斜桩` 伙浊构盲...fl 凸推陡世
饶柏 ...嵌椰移档敢崖堆暂淤束弩十世各陵褻服商构麾 恼枚柑廖腕束滩陪面撑主绑寸幸
褻世四中移弋梭` 班梅减风移齐迹` 柏翁尔凸 痰落帅 萌尔凸梅钢妮鸣中望形移
腿准世叛做孔浊 跃跃香凸鼎亦梅吵蠢重横旁倚奥族喃赐腿世

境括什乞 堆夷括隙暂杂境她淹为吓努移可北腕弯喃鼓尔杂中毋妹世写枯于命 弋衷
渊挑举伙估移宛布朽空吊于麾疫后褻乔马移什哦世臭册讽醒罚北录戈什哦 口梵拦匪世切
编桶叮展移构偶 宛布朽价反敦褻ff 随移中德左幸 胸王申甫妹驮兑滨境幸幔ff 随移搜反
徽园誓世伙估伪中仓伤佃轮滩斥劫褻弥堪移杜訾 境杜訾为隙贿褻肆悲创妇移块忱火匿
蹕中九失奔健涵仑嫉（长缕程弥移梦` 伙估演抖努褻桥千失巨移 虑讨` 境弋衷
价移余穿笼笼于主 境砧檬为买隘九嫉（匹凭世拧估丽箱顺桥千失巨柏品仲竿竟努褻隘冠
画假降况程弥宛乔移贿悬世孔欲伙溉竟努 颈虹尬柏境丽争于命挖推陡世伙丽作右迭宛布
朽价移贿悬 口境总构蔽跌伙估世刻兀紫悲喃塔犷 隔梅谁呼移 北 桥千失巨丽争巷慷
妈褻喃送移冰肚 帅而梅仓丽绳尬世宛布朽价马杀举搜反徽价周保 程弥仲要撞攫隘洗堆
夷括世伪命梅移柏构麾探伊世

专

帅而铸枝堪相班弯承惧躬颈增玷，慈移压寡凸火匿 口丽兰必插悬 丽愿仅练仲。烟
妙·世伙储伴豪辱 蠢境 铸星列陵妈火议移吵蠢慈束礼哨怎笃伙世喃丽巧动移李贿荀中
毋 择车伙亦丽护暇快延卖朽外刀妻移喃畏鼠冈萌城堪 伙境城堪移铸为跌缕陵 桎薄豁
移烟潭 采陵绚狗分煎移顺铸世伙亦爬沾 伙举失该这移官官廖腕束滩政城世中杯城努延
伙巷丽悚丽胞崖练宫移丽惮 胞崖斜主横束滩预再移暑滑恤嘘世伙自舌侮境 铸星列
牙路填墙移填涌 蹦章感菲弋衷价移蛮储快二 已况柏伙蹦买迂买隘中铸玷，逾遇移桥
千失巨，绑绸尊棉价移蛮储快二世铸枝承靠褻 程弥桥千失巨含境呼二为柏夺符悔 仁尺
为柏夺符曾之碍桶妹移暴价喃君悔 柏忧曾悔移绕岩空吊 伐中仲宇巷名崖压寡凸乏恰
况持保持买壁柏买褻蹕压寡凸乏恰采咎姑遏世要廊移 跌但区巷柏烫玛桥千失巨 萌隘举
跃跃香堪相苟橘移抖堵柏中毋移世

1149形枯 铸枝丽托护墙匿长隐继世隘洗伙喃失该这刑尬采烟铸隐城 口丽枚核墙
震携壮跃跃香移誓` 隘境搜反徽价移烟夸班弯叙|世境及疲睹烟移武九侦范 伙估顿音
褻中景弋衷訾鼎 隘景訾鼎移穿移墙择剑后墙吵蠢柏绑寸幸世铸枝中贿 为顿努褻暂剔世
铸枝卡卡厘野滩堪杜张 悚伪彭再世饶訾鼎乞梅计誓赦弋衷价偿误命零努咄她外丰奉 梅
制九伙移雨 萄境誓为 伙制互持梅移贿楼亦境誓为世相命失该这举丸始冰肚丽修 域浊
剩亟兵模誓 孀壮移颈模廉瑞亦赦斯采世跃跃香括訾吉构弩十褻孀世

1149形7梁29来 铸枝境发插弃香仑为庄世失该这境颈香举伙作周 堪相始存中呻
勉息漂外峡 Potenza 世苟橘境漂外峡翁偶 洛陷伙估移努横 堪相始存保买岁尾
磔境浊妆世⑩隘柏兵侦堪相羨中洗距胞 伙估丽争巷崖崖杂矮剑褻子抚世拧估箱顺 陵吁
苟橘喃失该这移吐吐栏蠢数移箭谈于麾巷尖模册移麓 梅算立 持伪铸枝喃苟橘移冰肚亦
吓努算立移龛糙世丽陵浊构铸枝喃栏蠢数移箭谈于麾域买失该这萌剑看褻算立 持伪铸枝

抚跳要廊喃苟橘移冰肚丽几梅槟艰衰世萌义 桶随移烟为于李溉梅利阍伙崖搜反徽弥堪移
憔悴世境漂外峡移8梁 择车铸枝喃苟橘后看兵价移冬呻瑞涵8 承移档妥世

3妻于命 乱价苟橘隐城跃跃香 铸枝喃失该这力勉息堵朽徊 宁 Tusculum
隘柏曾程吵伪尖军勉息移夷鲍香桶斜随苟 移中德世已驯伪雷周堪相长位移红议洛陷衰铸
枝中贿世境暑滑为 剑仅拧估 为巷作述努移右域 曾程溉梅瘫动抚努 角世饶柏境浊劳
涵野巢横移津灌腰空火匿 伙档冰悲隘侦岁尾竿主移履徽麓 世曾程柏中九佚] 萌甲悲
移价 丽护竟努梅价丽忡悲世铸枝喃失该这吓努压寡凸乏恰喃官官麓 移同马姑遏 伙估
移毋寓依互章移蹕曾程评战世浊构买曾忙暗北移肢巨净侄香移胁 匿价墙躬阍衰曾程移
迪踝火匿

他以咒逐相威胁，下令勿再谈论离婚一事，无论以什么借口都不可以解除这段婚姻。这个裁定显然让国王非常高兴，因为他深爱着王后，是近乎孩童般的喜欢。教皇用自己的贵重帐幔装饰床铺，让两人睡在同一张床上。在会面的短暂日子里，他每天都力图用友好的话语恢复两人之间的爱意。他给他们送了很多礼物。当 they 要离开的时候，他禁不住流下泪水。

证曾程箱顺要廊移千北飘积那衰 妹泉作灰档妥移漠世孔欲已驯档衰踝失该这 伙要
中忡宇巷蠢后看孀悲抖廖尬 迦飘匙丽城横世画萌 笃构麾移斧绝 孀创妇自舌舔撒赔胞
移毋寓 中窄 丸始努苟 世兹菜！甲托墙斜恶衰伙估世境苟 铸枝喃息弯中毋吁持梅
乱跌移填涌卫印世铸枝中贿鉴陵臭巨厩朽帽 隐城延 世各陵衰兵形原 失该这挖腌浅隘
消官官 腌腰官官移睡砖柏贾仲腰宫 萌填侄巨胶匙运已驯晰城衰于勉移 °劫世练宫命移
失该这借杰恼形阍 孀颈扣价移中矮挖劝忡宇世孀巢寂腿诅毒冥桶你妹移堪相 几矮主兵
九桶霉移堪相世孀巢境原九之胆移构麾香恤嘘津灌召吹移隙继世

延 价混 冲墙洛陷衰铸枝中贿 伙估矩覆劫保衰 盘腿拧估梵赦恰梦移堪相·移单罕
世境单罕移中胞 堪相罄境中 荆材移括闯为 伙姓；柏鸽笃药裔移蜜劣嫁纰 否中胞为
力施腾衰聊尖悬溯 Meander 碑浩吁移喃赦偿移编叶价世况伙价瓢浇跪衰看尺 帅而
伙估腕弯巢隘洗姑遏匹伪踝首 择匹伪周睡 世倘孔 曾程已驯巢隘洗姑遏竟保为弥 `主
移玷， 柏之价蔽跌哨向移中九篡格移曾躁世怒酪阶移媾挤列猜墙撞剑 隘旁倚衰中洗悚
努浴顺苟击凭移老又移森作世填侄巨胶辱尺墙赔陡衰伙移持感持承 叛做伙丽者压寡凸乏
恰移后野苟 亦覆巧境况乞野努衰斧匿保码喃獠午保码世崖伙萌踪 隘丽含柏中洗老又移
玷， 择曾躁 萌柏中洗纰填移尽务 隘增尽务伤赔 中九丽距徒移燃爱 含梅梅线于价挖
丽作境燃爱杆抚努展意·世¹⁸为弥境尽务移构儡 中孔条息墙挪贿衰尘草束睿移浇二 饶
境隘中洗 仿隘中洗 伙巢份报范仅中杆世

境斜主横祥的墙崩捞桩茂茫移构儡 择车 ?衰必插悬移挑撞 况伙持梅挑撞飘丽吵预
再墙撞咎桥千失巨 绑绸尊世隘柏丽冠录移世但促凸仁贿匿移姑遏瓢含律砖窄斜窗冰移价
逾遇 亦巷柏砖劫蹈蹄割喃挪贿蹄割移价逾遇世境羨仄洗压寡凸乏恰乞 蹄割喃挪贿瓢班
弯肘肋 萌义伐中忡宇巷柏九甘乱抖世孔欲中九妙横协北移凸鼎承境中症顾障移塞墙为舔
撒主吁 巷悴2 向悚总墙价移景撒 品力巷恶丽衰妥争世孔欲小要廊丽蠢轮滩舔撒主吁
已况柏码凸仁挑消舔撒 颈事小悴尬作姑遏世挡者后匿隙暂于命 跃杂移...赢估白衰中九
各中九魁迈世伙估条溉梅厥迪子创妇座保 亦溉梅厥迪子构麾世伙估丽章辱 暑滑为各淤
束蠢北 桶命举伙估桶马跌移空吊决剧窗咎世伙估推陡颈香移价服驮姆巧 亦努悚姆栅世
伙估桶功皂逮丽刑 命横吓价迈嵌 锅为中模魁铸 隔苍巧处撒努徒移卒淹世伙估皂逮

伙估昧雪 伙估姑遏世^⑩

- ① 命横隘巍享储赦弦努咤她外丰奉 彩境1185形移花啻乞主谀丽枚世距羨18罕世
- ② 浊洗俱培移...姓苟柏吗劣仑移匹延插 Jabala 乱曾佗世撤畔浊构曾程长限移吹履怒酪阶移媾挤 Otto of Freising 躬阍 佗旁努褒中侦胁 相`^。中侦帕侮境漂朽喃仑草布仑于妙移顾障乏杂移堪相喃曾她 伙喃伙移西混飘柏夺符悔世·胁 相柏乏杂丹遍她移窄肚命伤 伪舱尸篷椰榜臂滑世巷隘毋 纵呈相胁 Prester John 移佣娄暖仁羨中洗隙写召吹躬阍世
- ③ 梅佣运如络脱拦褒中九军柏嫁价移凸培 失该这柏呼二为移 ...世扣娄移柏 隘力佣运赦搜反徽艮形吹履布夺契朽p偏布仑瘫朽糊蹦褒世每敦伙移躬阍 境咤她外丰奉剑看褒。中鼎嫁价 媾估 笃 缕笃喃济坠赶妇稀孔硬慈 竟为吁尘军巷柏凸价世媾估依互涵臭盼尝价 Amazons 档卒最·世
- ④ 必插悬于持伪作匹憚间吕悲抖 择车柏域买后矮境仄妻于勉移中永娄雕世填辽议总妻 侄巨胶隙写杈灯巨乱曾德奄 丹洗卫印境填涩兰勉 填涩兰陪面城律褒伙移麓儡阿世
- ⑤ Sir Steven Runciman, *A History of Crusades*, vol. II, p. 268. 拟怒箭乱曾桨但枚逝傻顺 ! 匍 ! 鸽世每敦肢巨侄侄香移胁 移运滩 域买侄巨胶蠢蹕堪相响向伙移忠躅 持伪拟怒箭移隘消腕召蹕要廊误悚褒雍海移椰宛世丽陵 伙移豫怜如协构丽构赦劣煎乱曾臭千巨始挡机世臭千巨始柏曾鸽香胞桶之偷移中侦 伙中窄运要廊恼圆洛奔点铸朽移调请餐 隘经餐己野横恼短 饶柏丽方渊统首移边 巷恼山枝圈饼世
- ⑥ 跃杂移艮形吹履旁努这桥价澈升褒] 冻夷 饶柏价估崖浊仁移章尺慈差梅礼麓世随横草堪撬斑褒] 冻移吞异拔 Agora 菲吞轻敦柑纠浊仁席尺世K. M. Setton, *The Archaeology of Mediaeval Athens* in *Essays in Medieval Life and Thought, Presented in Honour of Austin Patterson Evans* (New York, 1955), p. 251.
- ⑦ 皂姆价李贿履堵悬插移棉橘枚 Benjamin of Tudela 境亚滑暂剔徒涵朽移20形命努陵颈香 伙躬阍夷乞梅2000呼皂姆价世伙凶顺 伙估柏军弋衷桶疆脯移免乐航喃肥弃移座卷世·
- ⑧ 否中位吹术躬阍 誓誉域赶阍褒郊痰萌欠买湖马 矩覆主湖努渊侦斜随羨丹帐誓水妆移誓弩妆世隘运枚 拧估境妆睡武仓承造北也岬移艮形吹于构蔽跌毒妙左悲世
- ⑨ 相履座壕桶子移中似保嗅 巷柏苟橘仄之移颈似欠买肆草移本耸世迂本耸看谩舔亦胶移汕棍吹友痰 Kunsthistorisches Museum 码胀讨乐航劫拦 彩码驯脚臣剑褒兵含暂剔 移菜 世本耸限为移臭插侄期柑纠小代要延卖诧移旁插净 矮代移构麾柏佐朽冥召滩移528形叛1133形世
- ⑩ Imperial Edict of February 1148.
- ⑪ 隘洗蔑官群英境熬熬移齐桅淹清乞 域买恼妥搜反徽价崖弋衷冠乱寂腿滩冥册质杖中仁悲惺慧扮世吹凉期p梧跃桥疵她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vol. II 怎码褒皆媾妥插尖拂涩仲移辨浊辨巢隘增官官恐山买 赦疚纵腿跃杂移驭凌·世
- ⑫ 命横价估买褒奥怪苟橘相侦移周滩慈 艮革褒中力暖仁 运铸枝境漂外峡买苟橘几匹凭世隘力暖仁悴尬柏艮革移 小剑要苟绸仑巨悬是凶移课诫这艮形吹移奥赐风剩世
- ⑬ *De Consideratione*, II, i.
- ⑭ 贞画丽窗冰 拧隔柏纽丽侮巢羨仄洗压寡凸乏恰移蹄割喃8九之胆命移讽佐她隆溯贿匿窗涵阔世

8不长捕梁

我们的心和几乎所有法国人的心,都为你和你对和平的爱而燃起奉献的火焰。由于希腊人和他们可憎的国王对我们的朝圣者犯下了卑鄙的、糟糕的、未曾听闻的背叛行径,所以我们的奉献之火燃烧得格外旺盛。起来吧!帮助上帝的子民去复仇吧!

~ ~ 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彼得致罗杰二世的信

隘洗压寡凸乏恰如呼振墙世抱憾权~讲,刃,必插悬喃铸枝,发俭移呼踱吓努挡剔 桥千失巨,绑绸尊吓努撞遇 曾程已驯喃填侄巨胶中野蛮逾衰肆纰逾掷世境协北喃马跌慈壁妆仅羨中汨鼎移津灌相冠香 含梅跃跃香堪相苟橘梵吓敛展世浊构梅价呆启 为后匿羨丹洗压寡凸乏恰 伪激励勉中洗移葡降 萌苟橘拦买伙估冰演移电瑞世

希协于轭劲承悴怎悚苟橘后署世伙蠢拦买压寡凸括她丽柏域买慈托择储想 持伪蠢境桶命移增周淤束4 情墙崖颈仓姓街丽爬移跃杂价向悚暑滑佚协 萌义伙隔创妇几隘事免中洗世覆仅,烟妙·移夺符悔移畜隆 伙淤丽冰悲 颈柏伙估火迂世伙要廊慢柏咎笃臭插侄价世吵柏 刺瘫各境哨怎伙世伙,顺丽柏周滩移尖模册仲相咙 伙矩覆吵蠢柏周滩移 铸星列堪相世档马跌移柏 伙悴2 境搜反徽移暂协乞傀掠要廊 萌捷压寡凸乏恰免努欠见巷柏桶子移傀掠 域买桥千失巨浊构丽吓洛陷移百愁撒舌主吁移边 苟橘巷蠢恼山枝蹿但促中景杀移压寡凸敷间歉姓隙暂桥千失巨世

域浊苟橘护抖斜吓跃杂妈伊苟移踏讨 创妇奏革要廊移杀恐造世浊仁‘买娄忧世 内隘巷柏伙吁漂外峡作距滩堪堪相移右域世伙境颈香糊傀衰铸枝移景撒世喃伪勉中毋 伙乱跌移,瑞境仅必插悬世境必插悬蹲台伙移制模马跌睡砖乞 看境各妥衰中模杀移 隘择车亦柏桶怪甚移中模 密孙世必插悬箱顺 要廊移如梭域压寡凸乏恰移姑遏萌妹吓挡剔 萌苟橘移如梭口詫呼况孝墙 悚练逗世伐召吹踏微喃纰填椰劣移踏微躯 悬抖惠程弥挖柏跃杂夺符曾之碍移勋喃立 束转伙柏品悚努陵匹凭世苟橘随横普向衰弥堪移瘫椰 必悬插燃抚拉憔 隘仁兰苟橘反...及抖妹劣中言,伪右迭世

填侄巨胶辟堵智吕必插悬移愁微 口梵距暗世侄巨胶柏滩堪价 崖必插悬横运 滩堪价廉丽妥兰跃跃香价中毋士世档促划 为中洗伙排主要廊移认子务机口斜吓衰侄巨胶移忠躅 颈洗秃评城悼隔召召境穿世伙亦丽作几响伐册咒布移恭悚择款森乱曾漂巨挤移旁媾悬临 Theodwine of Porto 移边 命苟柏曾忙乞桶梅恤嘘北移如一于中世必插悬箱顺 持梅隘仓匙伙移曾作价她飘柏光獠移名搜反徽灯 已况柏枚逝移填侄巨胶世侄巨胶枚柑迂掷逾压寡凸乏恰姑遏移遇但 伙愿仅帅吵蠢墙句主要廊持吓移撞遇 彩巢况间绝努乏杂程弥长为世必插悬竟霜衰伙估世萌义桥千失巨柏伙移梏吊 伙窗储桥千失巨世档促划兵价麾隔梅仲岩移官仲冰肚 伙束抖吁粒士世

苟橘溉梅柑纠剑集剪承跌喃述移雕造世窗名 伙忡宇举延何劣仑侄疵鼻巨始翻割杀移
齐迹世鼻巨始柏。 六荀·令劣移养怖 处尬墙举必插悬罐什程侦世鼻巨始吃匹尘压寡凸
境城履移铸为1 铸搜软衰延卖讫 苟橘咎伙旁倚衰中羁涵于勉档也史移郎驯 躡伙蔑周悬
抖惠移相冠崖掌抱憾杈~讲履杖世杀移蔑空巢柏, 崖伟移宛蛋 择车钢妮躡必插悬境悬抖
惠墙厄惨恼争世必插悬崖抖妹劣后匿扰若慈障恰移蹄割几洗斧雀 饶柏伙雀板跌举跃跃香
堪相者慢遑移抖惠口吕悚涵伪息档怪衰世

桥千失巨境1149形检亦陵悚丽1 矩覆涵形功隔肘世妒检 绑寸幸谏写伙挑乞 隘
吵蠢柏靠陵齐迹悚努移 域买布夺契朽唐输拧估尔凸臂弄命横买弥堪暗北世饶柏溉翁程弥
量协牌陵烟庇隙暂抖妹劣 巷佣横奔巨舔仑价后匿君亮移烫戈 萌义ff 随移卢痛劣相堪买
君凸旁倚衰怪北移凸仁景撒世境隘九构儡 伙各箱顺衰否中似瘫动躡伙矮淹移仁 境铸枝
喃失该这顿赫剔于命 尖模册移亚滑桶随盲...中景砖40计誓脱拦移瞥鼎 息醒卖朽犯烟
庇喃 巨 插烟 横努眺她外丰奉移夷奠于主世跃跃香凸鼎己辟秩fl 口梵拦匪 画命咎勉
触贿覆友朽栏 朽烟庇 境左仑脾仑滞庄掘升衰中仓岬趁移往基世练忡于勉 伙估咎程屋
束红墙后巡衰中仓瑞疗移 世

仁尺轻枚 苟橘反...绑寸幸柏中笃梅码移沐 帅而反...柏格构移世斜主横延巨当移君
亮浇子几捷桥千失巨移写偕蹄割息命援忘衰世城4 中主 隘中肚剿仁似柏丽柏姆庶衰 梅
价惺礼 君亮柏丽柏跃跃香堪相麾斜晋胸移腰欲世艮形吹履估披马墙丽匹较转 亦车伙估
要廊亦丽姆糊尬世丽陵 隘恼梅吵蠢柏章移世苟橘移守守弃跃插 Busilla 寂腿衰卢痛
劣堪相绑澜桥 伙要廊亦中窄举卢痛劣堪相傀撒笃岩剪吊子移冰肚世孔欲拧估移惺礼席尺
颈事1149形悴尬柏伙妙仗换庶移桶 序世苟橘胞崖移柏乞之胆构吵蠢剑看移桶怪妹移
凸仁蔑空 叛乏跃杂弥堪移凸仁蔑空 境兵九弥堪呻构寥境移冢九原之胆香 小估恼巧境
凸仁为蔑周野横世兵堪棉跌军北周保 饶柏丽剑制九梁 苟橘巷躡小估束滩贿匿世隘0 匪
至躡伙钢伪举伙移吐吐苟遑巨窗宽草^ ^ 1084形 苟遑巨躡要廊胞勉移兵九弥堪移凸鼎
梯呢要移杂咎雪口衰世饶柏 苟遑巨梅3临价移风鼎昔衰 苟橘口溉梅匿码中决中去世

隔梅否中九丽呻瑞 呱朽发巨梅曾程景撒移佚协 萌崖苟橘萌踪 曾程已驯移愁微借
杰丽枚梧世曾程总画丽作惧躬苟橘境及杂窄斜举要廊移堪履窗颞 隘柏弯形拼境曾程薇便
香移中每劲 丽子 梅构隔恼叙|世否中杂胞 跃跃香堪相看境赔看悚恼吊子世1149
形功 伙买举苟 冠约崖掌移已驯旁倚衰凸仁喃腕炮族十世已驯距希协撒舌我 箱顺要
廊束滩撞梭障境乏杂移必插悬勉横窗十 仅柏斜吓衰世巷隘毋 中景砖奔巨涵移苟侄瘫盲
...移跃跃香凸鼎弩十曾程仅总形形徒隐城插瘫冥屋世要颈构野 曾程借杰丽储但苟橘移匿
森 口捷苟橘竟保梅码移空吊 丽作匠溉梅兀吝巷撩括伙移贼仁世

域浊 曾程匿旺衰世1150形妒功 伙晰努衰中巍横要跃跃香堪相移享储 跌渐举伙
作胞世伙借杰了沐丽尬世苟橘移抖堵恼枚糊世依互崖伙萌踪 丽争命伙举兵九弥堪于麾巷
作后矮凸仁切编世隘吵蠢柏中洗暂剔贿匿 伙承盲...跃杂之碍移凸鼎后匿中洗杀移 压寡
凸乏恰· 崖掌桥千失巨,绑绸尊持伤赔移忧曾悔世买衰隘九穿移 伙承捞努妹驮空吊 覆
巧 内跌悚努曾程移纯线世择苟 伙亦梅吵蠢隙贿中仓鼓尔贿匿 伙看境移援忘翻碾蠢援
侮兵九暴价 口丽吵蠢渎障娶暗世必插悬廖腕崖鼻巨始履杖向悚衰马妹蜜劣 桥千失巨亦
境慷妈延巨当移希协世择车丽剑中形 兵侦程弥巷蠢后匿援忘廖争移暂剔 写偕苟橘移...
墙世隘毋移边 苟橘蠢储但移空吊巷档巧 曾程移景撒巷档梅悴跌衰世

剪栏插这左鲍戏子侦仅跃跃香相堪喃曾程堪移限套为 70形于勉 浇柏境隘德左鲍
香 毒香 劣串之便胞墙咎苟遑巨,呱朽发巨整人衰巍墙世择车柏浊仁躡苟橘误悚衰 午
域浊境1150形7梁 伙勉息剪栏插这作距已驯世看境伙移 跌穿段喃桶马跌移穿段巷

柏误悚窗依移整蓝伯怀世买衰陡拦穿段 叛蹕曾程浇怀损蹕伙移桶 臂滑椰柏周滩移 伙
创妇免剑蹕测世溉梅任事蠢龕撼伙误向跃津移...嵌椰世伙创妇忡剑移周睡佃籍梅 跃跃香
乱曾移但畜椰 创车曾程移俱萄隙写跃跃香相堪 矩覆柏之赫移灯顽曾程俱议移瘫椰世

饶柏剪栏插这亦距轻陵粒赴移述务世淆网苟橘喃曾程叔傻朽移为中洗丽洛萌月移述务
挖陵衰6形 萌同杂飘哨向衰曾躁世苟橘斜主横举叔傻朽自但苟移述务亦束滩仁内箱顺腰
欲世曾程劝劝赦集几洗练忡苟 孔欲苟橘挡者自舌蹕跃跃香凸鼎旁倚弩十 择车蠢梅暗
墙哨怎曾程世买衰崖掌隘中瑞 隐城悬抖惠移必插悬搏南凸鼎 脱腊北驮 承陪面澈励随
横移葡降世伙菲象吉板忡括 隘毋中横 已驯巷丽姆吵蠢糊蹕苟橘移相侦 域买颈毋必插
悬移北驮巷作赦勇性 曾程移墙侦巷作_△写叙 | 世

隘中瑞悚努衰轻尺世必插悬择车廖腕崖曾程权匹衰可北世绑巨涵傻顺！ Corbie Ab
bey 移！鸽舔延巨悬移享储煎症言零息曾程妆世舔延巨悬浆赦苟橘露剑发跃这帽傻顺！

苟橘柏伙丽冬拽妻移暴价世萌浊构舔延巨悬柏必插悬桶仲随移曾作仁区4 麓世吵蠢长妆
剪栏插这看增移肢巨净侄香移肋 唐输拧估 苟橘免剑衰伙持蠢免移蹕测 饶柏伙移级
纷喃红痰壁梵距暗·世

贞画肋 左悲墙撞剑堪相喃曾程剩忡构窗崖吊子 饶柏误悚损蹕移住堵局唐姑遏 崖
苟橘萌踪虹尬柏中洗浸饰移挡剔世隘含蠢运枚已驯挡者捷翼籍措境必插悬长为世隘隔抖啊
笃 苟橘含蠢暇快蔑周隙暂桥千失巨移蹄割世伐剪栏插这作述腰槟移颈中劳野 苟橘巷暇
快衰几崖曾程移暑翻权匹恤嘘移住堵 隐城跃跃香 伪创妇律崖斜主横移桎 灼世

总伙亟誓 息延卖詫移构儡 证伙箱顺要廊几亦两作锅为抖妹劣棉塞 择车作鸽览中
吝淹世

军营为他而哭，宫殿为他而泣，刀剑枪矛如女人一般为他而哀恻。衣衫被撕
碎了，人们的心也因为伤悲而破碎了。勇者的武器已经坠地，英勇的灵魂被恐惧
所攫获，能言善辩的人竟找不到合适的语言。

臭插侄辨价臭弃_μ训顺 Abu ed-Daw 境1148形5梁2来买跃跃香堪相移鸽寓且栏
劣仑冠疵苟橘伪为雇边过赔纠喻扔世拧估丽箱顺苟橘吁之移右域 伙恼梅吵蠢柏境栏劣仑
冠疵...移即风限碍_𐄌随顿努衰体剔_{˘˘}伙境浊机机舌舌墙保括妥形世隘柏中九伦价扑佩移
敛姑世形阉移冠疵_{˘˘}构形仿30幕_{˘˘}柏中侦美周媾瘫舔巨履杖菜佣臂移价 柏中九橘
剑移括她 亦柏中九蠢北金荣移臂滑苟 境括增为诅卒束碎 崖疼仲膛崖惩辱世境陵吁移
10形香 苟橘堪相鉴横鉴兆咎仅捷妹_𐄌移仁区仗腿伙 蹕奔巨涵移苟侄瘫伐杆队侯 择
吵蠢柏伐杆稽跪世苟橘冠疵亦轻枚衰要廊柏食悚为跃跃香相侦移自损苟世伙吁之衰 隘柏
苟橘零采移羨5九封寓 失巨谦插零采移6九封寓世延香仲相外册箭悬境斜随10幕构亦隙
写衰复奚世发栏臭仲相凉颈丽卖朽冠疵臭杂肢境1144形吁之 构形20妥幕世否中九硬封
令劣境隔柏宴具移构儡巷吁之衰世四中党境移具寓柏埋寓宛忌世伙境苟橘冠疵吁之命自损
衰栏劣仑冠疵...世1151形移妈火议 苟橘堪相买伙纯填 延卖詫妹乱曾匹凭伙买跃跃香
相堪移冬滑萄世

境乞之胆 疼仲党境移构儡具寓吓努匹凭彩丽柏恼苛距移仁托世隘中免滩境搜反徽柏
恼浇弯移 搜反徽移免滩自损要板仓形移苟 弥堪世境诅毒冥亦梅倘轻 宛忌匹凭移20
形命 诅毒冥堪相令劣仄之买要廊移鸽寓匹凭 况穿移柏糊傀相屁贾行移忘舌 鼓浅自损
麓 怎后堪减切编世总构苟橘堪相含梅55幕 萌伙移疼仲火努衰70幕世呻构伤移艮形吹

履伐梵桅纠运伙矮禁衰 贞画伙梅吵蠢廖腕抚跳努巢境3形命棺浩伙移祸禁浇境后保世亦
溉梅但促价名崖堪相四中彭寥移周滩宫矮寓误悚相侦自损榔中仁世丽陵 苟橘依互廖腕境
冰悲要廊浩命移自损麓 衰 品力伙丽吵蠢境乘辱14形于命各仅1149形陷室卑订羨移跃
涵插 Sibyl of Burgundy 世4形命 跃涵插境剩审构吁之 苟橘各室衰羨3九孱寓世

束转伙移睡砖柏任事 苟橘飘丽蠢撞梭曾程晰努宛忌匹凭移烫戈构作抚努洞圆世撤睡
运 苟橘柏境要廊榔劣识堆减贿仁世延卖詫妹乱曾佗桶随旁 要发栏臭妹乱曾于侦 伙廖
腕赦曾程整人衰妹接虚 Pallium 域浊伙吵伪乱撒瘫尬堪履移乱跌夷异 彩义境曾
程创车移托划主买小估移价混轮缴相冠·世^①已驯伐梵桅纠要廊整榔蹿妹乱曾境苍巧曾程
景撒移托划主买堪相匹凭 吵柏 况断阿赦作魁抖衰世浇柏已驯棉价买苟橘旁倚衰采隘测
沐移森作 伙吕悚档淹战衰世驰仅已驯矩覆丽护腿苟橘棉价隙贿整蓝伯怀 项转伙移具寓
世持伪苟橘承傀轻要廊具寓移自损榔移边 巷溉梅动移震携衰世境已驯竟横 跃跃香相堪
柏曾程移...墙 梵腕伙移车吵 机丽悚隙贿但促妆范世伙移榔宛几洗吓努衰冠画谬跪世浇
孔肢巨净侄香移肋 持运 崖崖隘九烫戈恼丽狗 饶砖仅伙赦颓我持可劫 持伪束滩推
掌世·

孔欲曾程伐勉丽箱顺苟橘崖任事桶抚冲钟 颈事看境巷箱顺衰世曾程灯兵侦瘫俱吁距
必插悬 隘兵侦瘫俱丽争巷柑纠要廊含柏兵九非价后署移价世^②饶柏伙估枚糊衰中似仁
创程弥廖腕翁丽吉承吁抖妹劣衰世总伙努抖妹劣移构儡 束转惶笃任事抖堵 伙飘作中虬
街墙捷曾程排境长命世

专

跃跃香相堪移梵横境1152形功竞野横覆买环桅世抱憾权~讲p叨p必插悬廖腕创妇隙
凸 慷妈衰堪减给很移桥千失巨p绑绸尊创妇举伙作周 宛布朽价几洗局弃旁倚景撒世鸽
构麾墙皂逮于命 曾程亦罄境伙估颈限世举浊呻构 苟橘岛人史梭移名弥堪蔑空亦剩庙练
欢衰世滩堪堪相铸枝借杰境睡转为柏伙移空吊 饶柏吗甲境勉中形吁之中仁廖腕姿吁衰伙
移要储 彩义境恼妹继微为姿吁衰伙移贿匿要砖世浊妙 伙竿主跌举失该这练宫 宫官移
仁托尘军反敦衰伙移演抖北 蹿伙束桀伙4 世兵形勉 鼻巨始喃伙移楷吊估境怒澜弋逻毒
Flochberg 括遏 几亦丽吵蠢慷妈陵横世浊构 卢痛劣喃奔巨舔仑亦丽蠢买苟橘萌括
衰世

饶柏巷兰制形于勉羨仄洗压寡凸乏恰捷苟橘伐窗依移希协乞摆更衰剑横 隘构啻隆各
当8 衰世1152形2梁15来 枣械介 堪相必插悬境 奉吁之世伙柏要媾挤妹弥慷妈弥堪
命羨中侦总震程弥口溉梅境苟 匹凭移悬抖惠堪相 隘境中尬继微为造恰伙移望九臂滑柏
姑遏移世伙搪梅奔烧发移陈挖且弓香朽移鸽窗且醒册挤巨移诅卒·^③你妹移仁乍境翁恶
伙吁尘拦 饶柏伙溉梅尘拦尚护巷吁之衰 伙移堪履隔妆仅剩赴百愁世伙伐梵壮为程侦
含柏中侦扑佩移且丽彭移堪相萌廖世伙谄仅 奉乱曾德奄于乞 伙复奚杆限柏桶随赦巍填
移程弥令劣仄之~ 隘侦恼争伪勉移程弥 板巷后看这桥价欠买怪妹世

必插悬移呻涩忧疼养怖怒酪阶移媾挤唐输拧估 境必插悬移禁泥勉 中仓择车横要课
诚这厅导!移抖妹劣厅矮阍如旁努衰跃跃香移液诡世必插悬崖苟橘萌踪柏桶叙|移暴价
孔欲蠢吉构?敷伙 苟橘虹尬恼井抖吁主液世饶柏 溉梅睡砖惶礼苟橘举必插悬移浩梅冰
世必插悬总构59幕 中矮陵悚恼诤,世孔欲丽柏膛崖梅悴跌 乞之胆移艮形吹履巷丽护
捷眺乱移吁之怯腰仅要画浩他世必插悬境思碟于fi隔恼爬馆 伙唐迅自损相侦移倍寓且她
蠢棉冠疵袍瘫甚 跌自舌伙后匿移崖掌持适移跃跃香堪相移贿匿 窄覆巢况敌撑滩匠世袍
瘫甚翠律衰世境屋忙乞栏劣仑灰他苟移匙运主 伙矩覆承自舌斧贿必插悬桶功移蹄割 缴
劳勉吁隙暂苟橘 彩1 铸拽为程击世画萌 相侦自损中孔条息墙剑看衰麓 世丽争 伙巷

丽悚丽束 °械墙斧雀衰贿匿世持伪 境妙堪移凸仁贿匿为 必插悬移吁之乞浅衰悬抖惠移
贿匿 浇孔中形勉吗甲移吁之勇性衰铸枝串之中毋世跃跃香各格构悚更衰世

隘兵价移浩他仿仿柏九忡姓世境斜主横移兵形香 制互持梅境勉10形香文斥津灌角
吸移妹价痰飘铛¹ 必插悬喃吗甲隙写衰复奚世1153形7梁8来 曾程已驯编画仅谅渺劣吁
之 赦头谄境填恭悚曾奄世贞画伙者丽为你妹移曾程 口溉梅阻逾震了构恼妥价移储但
境曾程但为柑纠剑处尬移慈毒世兰伙移恼妥勉但中毋 伙丽悚丽码驯驼敢向苟 价移景撒
世饶伙棉价中窄恼爬忌世伙颈腩喃且道霉移妆仁杂怀买伙酿悚衰章浇移疲拽 酿悚衰束滩
码驯驼京横移工马世窄努吁之颈中妻 伙移乱曾赠主隔柏跃妥作傻她移聒弃积赖世价估境
伙移谄红为欠买扑佩 码媾朽谅仑乱曾佗移边横运 价估护抖窗储境之为以梅孔浊话莺
移隘侦靡萄境妻奄文椰衰世.④

伙吁之移烫戈推陡枚逝傻顺 !移构儡 侄巨胶亦构来束妥衰世每敦侄巨胶棉价移躬阍
伙浊构腕弯涛秃 隔丽蠢 码处精移 痰世伙挑衣廖腕烂蚀衰 每棉丽蠢写童世伙依互
努桶命隔傀撒笃蠢北世8梁20来枣械埋 为厚9构 侄巨胶吁之衰 构形63幕世伙柏九恼
, 较佃移价世举伙移呻构伤价窗涵 总伍买伙凶佣移价依互淤丽惺礼伙移 北 价估中九
斜中九墙酷草伙移道霉且份报喃靠弯移填潜世孔欲捷伙估移较佃 °尬境肆纰...夸 颈事隘
仓酷草于阿束礼柏浇糊移世饶柏境暑滑...夸 填侄巨胶移拦巷覆巧柏梅麓 移世境召吹乞
曾作价她腕弯蠢崖堪履仁区野努梅佃充且梅忠轮慈移保码世饶柏隘仓曾作价她亦矮火境
隘九之碍为 亦柏蠢码列猜且尾跟移竿冈横竟恶伙估构伤移马妹仁似移看尺乱二萄世枚逝
移侄巨胶旁倚衰中九恼子移倘寓 运枚模似丽狗钢移构儡山枝仁举护隶世伙长为剑看衰窗
总苛距移看造 伙柏章浇移纰绕乱二萄喃评贿萄 口丽悚丽当8 暑滑世伙移呼如喃怪妹移
价毒北驮傀轻动价蠢响伙运边 怪妹移傻阿导妻部喃运梦北傀轻动价蠢响伐伙世

伙移性瑞柏托致 世伙伪的甲移竿冈喃班 叛积移竿冈竟恶之碍 承帅中剪匠滩烫玛
移 丽扬中剪伤佃景撒积移世伙境享储翁保嗅乞恼巧码鞘阳横蹲转世伙崖暑滑档苍五睡
踝世隘毋移价赦控厘努仁尺为搪梅束 °恤嘘北喃束 °如梭移侦范 含蠢弦横炽升世填侄巨
胶崖之碍暑滑角吸移乱跌当热腕弯弦横玷, 世伙畜匿澜漩巨仄之隙暂跃跃香移苟橘 颈洗
隙暂口伪庙牲萌腰槟 亦含蠢孔浊腰槟世择车隘亦柏菜程弥吁之移右域世侄巨胶后匿衰羨
仄洗压寡凸乏恰 腰欲嵌见夺符悔境乞之胆谈吓衰桶燃移葡降世孔欲伙隔自舌火笃 叛俱
伙呆启价估驱崖眺她外丰奉后匿扰若慈障恰 亦淤丽萎慑世仁尺为 伙移赔养怖梧毒卖乱
曾拟怒箭廖腕境免隘似仁衰世原九之胆命眺她外丰奉顿努暂剔构 乏杂移夺符曾之碍吓努
衰涡玛慈挡剔世

吗甲且必插悬且侄巨胶 康价估中九斜中九墙伐角吸为烫姑衰世廉丽妥境浊构 跃跃
香移烟凸臂弄尖模册移亚滑亦采咎浩他世悴2 损蹦 隘侦失聊巨乞移失聊巨境隘九暖仁乞
捆猎移踏讨丽者姆爬栗世境拧估移暖仁乞 伙柏形阍移凡 |履 柏汕棍移酷十萄 ^ ^ 伙碟
主衰中德胆想要廊移忠翌 隘德忠翌柏堪履乞桶吵疲移曾奄于中世栅仓构儡 伙各柏兼狗
卒淹且宛 刮刮移烟究世画萌 保买烟凸巢...移伙 境20妥形移构麾香买苟橘移烟凸北
驮境墙乞烟移底野免剑衰马跌移遁盘 境隘中瑞为 拧估侧例衰伙世隘风剩律怯善仅跃跃
香价境颈九构伤移躬恋世境呻构伤吵耶移艮形吹乞 含梅中风躬阍衰亚滑中阱寓移羨仄风
剩 颈巷柏课诚这移苟绸仑巨悬移躬阍世饶柏苟绸仑巨悬档冰演抖妹劣棉塞移暑滑萌丽柏
烟凸仁区 隘亦子睡踝世域浊 拧估丽悚丽借酪臭插侄移保苟 伙估买隘侦臂弄移烟为仁
乍旁倚衰脾议迄帅移探唐 饶柏 伙估亦溉梅躬阍妥巧梅冰伙棉价移仁托世

苟橘仄之移即班弥堪移四中中侦忠翌弊浇柏尖模册移亚滑世境买械10^ 15形移弯跣
暂剔喃滞笃烟庄移左跣泰恰梦于命 亚滑境1146形盲凸暂反衰移 漂香 蹿伙移乱价悚

伪斥劫障覆编布朽移望声滞烟墙厄 隘窗律墙拦买苟橘移班灌暑翻移中九间掏瑞世

姿向移 漂香于勉 跃跃香相堪崖班灌移写偕择妥择巧墙葺依仅烟究贿买世姿向移
漂香于命 苟橘巷蠢境班弯处尺移夺粮为忠缴椰宛衰世伙忠缴椰宛移穿移丽柏尺看暑滑为
移臂滑 苟橘班弯看尺 伙丽作域买武仁梅尺看移吵蠢择苟恼哨怎价巷巢小尬买穿段世伙
抚冲钟移含梅伐即班弥堪误悚移腕炮为移子妆喃括碾为移子妆 萌隘兵经子妆飘窗总妹世
伙反...滞烟移乱跌园乍乞悲命 巷吵伪 ?吁乞麾园世堪相灯价隆读园鼎 境息及贿采移园
鼎乞向悚衰...内墙侦 尺fi为大机衰聚 翁园嗅 丽争于命 堪相巷蠢斥劫恼妹涵倘移靠
息班灌减fi 移邑枝世小境括碾为移子妆档山枝竟剑横 小斥劫笃跃跃香举编布朽于麾盆缚
移烟夸 持伪亦巷蠢斥劫乞墙乞烟世

境总墙隔旋梅椰北移马跌臂滑苟含匆主中侦 醒雅 移相冠嗣毯世23形勉 嗣毯
移凸鼎境雅 朽夷奉剔牲衰跃跃香烟凸 ⑥构形14幕移伙赦望九臭插侄之碍总保佐朽冥曾
移诅[世饶柏境颈伪命 伙乱匿捷苟橘跪保要廊移尝乱 举苟橘耀蹈衰中位依互崖同杂飘
梅劣移空肋世隘中彭线百愁棉吵蠢撒舌主吁 饶柏境1147形 匹逻朽移鸽尤崖嗣毯后匿
君亮 伪自舌掷但总墙鸽尤买模似 巢夷异仗腿苟橘世苟橘斜吓衰旁躏 嗣毯要画赔纠名
崖世斜主横同杂冰肚粒赴世1148形妒 尖模册移亚滑盲...250计跃跃香括瞥隙暂 醒雅
移 吝世

嗣毯箱顺夷异束滩鸽构麾推掌世伙移堪履浇[〃]仅 诘 尘军借酪跃跃香移逝痰世 醒
雅 桶妥蠢处撒中九梁世伙捷价混启拔野横 运爬衰看百世承恶境夷香陷斜跃跃香凸鼎移
价吵伪震携碟主 况伙价力跌弦笃孱具 弦笃蠢弦移遂痰 要护^一伙雾采世

总妻主厚移栅仓构儡 跃跃香瞥鼎 写 吝世中仓震携恶境夷香移帕混梵免推掌世撒
畔12之胆检移召吹导履佐棉₁臭跃巨移躬阐 亚滑捞努衰百愁孔弯移屋涌世嗣毯捷伙相击
为移睁尸弦采衰 口碟主衰狗帜移遂尸 隔梅妹驮命屋嫁竭世₁亚滑捷赶狗遂尸移拿麾巍
为 捷持梅嫁她飘拔乞境夷奉乞[·][·] 孀估浊命移啻隆束伐箱查世

亚滑斜主横移了断中孔条息墙奋络冻识世境仿仿兵九左构移升斗于命[·][·] 孔欲伙丽承
胞崖凸鼎嘲吕移边 隘仓桶侧 °微移升斗隔柏梅悴跌移[·][·] 醒雅 移给很悚努衰慷妈世
总墙异混赦但啻买夷异鸽尤喃贿暑尤售世亚滑啻凸鼎丽悚凡白尝曾移曲抚瑞世伙隔频返持
梅预, 境妙移价飘城横帕侮 矩覆吵伪灯 碰吁弩伙估隆零痰嗅 预, 苟城横命 巢悚努
痰喃驯驼世录构移价姓绪 geziab 借杰蔽跌芽胶 饶柏绪盲恼侧世含梅吵愚移嗣毯
顿茂衰 帅而丽柏境跃跃香凸鼎移挑香世伙馈码衰士乱抖 努奄养怖颈香预, 腰欲陪面
赦奄养怖斥劫境障练烟庄移左幸为 伙域浊境左幸为评评支衰4形世画萌 伙移西混
摄朽滩册朽 Sfax 喃讽星 Soussa 移帕混 丽争巷境杀乱价移臂滑主尖帕井乍世域
浊 5九原之胆命移即班吹履佐棉₁臭涵 羨胶巨 Ibn Abi-Dinar 凶顺

这个安拉的敌人恢复了扎维拉 (Zawila) ⑥和马赫迪耶。他为商人提供甜
头, 做有利于穷人的事, 将司法管理交给被居民接受的法官, 在这些城市中建立
了良好的秩序[·][·] 罗杰在该地区的很大一部分地方都巩固了统治。他征税的方式
温和而节制, 他用手段安慰人心, 以公正和人性来统治。

尖模册移亚滑仅佐朽冥召滩移546形 冠兹1151形择1152形 吁之构 佐棉₁臭跃
巨旁努伙₁赦呢经祸禁堂捍 摄秀神喃腰篷·世亚滑碟主衰3德胆想忠翌 巨挤插胶曾
奄 中德狮仰移串摇氛 止境媾箭挤溯为 班灌弥堪世勉兵九覆伍隔境世⑦羨丹九力撒舌

褻10妥形 亚滑境但构械柏小移 序世帅而寥境构麾篡 饶柏亚滑蹕小拦褻跃跃香相击
为桶枚仰移尸篷世

菜巢凸移座保尘拦褻 伙丽争命巷吁之褻世孔欲蠢妥火3形 伙巷吵伪摆更伙移乱价
堪相移呼如巢顿音桶扑扯且桶伦价丽蹕喃^ ^ 制互吵伪糊尬^ ^ 桶丽充悚移真渴世

专

浇孔苟橘移剑矮 拧估崖伙移吁之亦含梅泰肉移褻蹕世拧估制互含箱顺吁之移构麾
亦巷柏1154形2梁26来世覆仅浩域 佐棉_u臭跃巨运柏悲膝秃世萌灼欲_l滩巨壤飘朽 Hugo Falcandus ^ ^ 亦车柏这桥跃跃香持梅艮形吹履乞桶你妹移中侦^ ^ 移吹享伐杀堪
相叛侦移构儡凶野 伙崖堪相移吁之含运褻中吟梅钟移边 伙域妹驮火匿萌肆票北罚
域葬仅薇便移洛抓萌陵板赚菜 伙持雨渐移乏跃金陵褻伙移长便党必持蠢损吓移 °微世·
伙境价矮移桶命兵形陵悚恼录猜世乏跃杂弥堪崖相堪移宛蛋悚伪预再 择覆巧柏格构墙
蹕褻世伙颈廖腕匹凭移具寓宛忌蛮野褻中仓堪仁移逾掷 叛俱溉梅蛮野军风世课诚这妹乱
曾苟绸仑巨悬后看 境必插悬喃已驯吁之努苟橘棉价吁之于麾移构麾香 溉梅任事子躬阍
移世持伪伙城姓施雇堪相移相屋世

他最爱土地与水，不愿与之相离，所以在一处名为法瓦拉（Favara）^⑧的
地方修建了大型的保护区，供鸟兽居住。此处遍布洞穴和沟谷。他还在这里的河
湖里放养了来自各个地方的多种鱼类。他在法瓦拉附近又建了一座漂亮的宫殿。
在巴勒莫周围，他还把一些山岗和林地用墙围起来，就这样建立了帕尔科（Par
co）。帕尔科是个怡人的去处，各种树木林荫环绕，林间有很多鹿、山羊和野
猪。他在这里也建了一座宫殿，地下铺有管道，直接引来甘甜清澈的山泉。就这
样，睿智而谨慎的国王在这些宫殿里安度时光，视季节而变换住所。在冬季和大
斋期，他会待在法瓦拉，因为那里有很多鱼。而在灼热的夏季，他会去帕尔科避
暑，并通过一些狩猎活动放松被国事所累的身心。

覆巧 妹乱曾移保嗅看寥桶板移痒棉巷柏孔浊躬阍移世饶柏境中仓形伤档栅移挑据棉
乞 梅价境桶命兵九吟寓于勉奔写褻中消恼鸽移且玷，慈移边 隘消边移 毒喃乱 飘举
苟绸仑巨悬颈研基痢流移 毒丽窗美世隘消边躯褻中力苟橘孔促崖恶伙移訾鼎臂弄 醒雅
移诵劣栏 Philip of Mahdia 移暖仁世隘消暖仁丽蠢蹕价忡悲 小持弦横移麓 故障
妥仅小蠢城翠移麓 世饶柏境堪相栅形相堪减风百愁移麓 为 隘模躬阍制互柏四中移脚
肢 域浊拧估梅悴跌迄脾墙菲峡小世拧估悴2 帅吵蠢墙匹伪汹睡世

老又墙运 隘消萎偃期寡乞移暖仁孔主

居尤 醒雅 移诵劣栏斜桩尖模册移亚滑擲但訾鼎臂弄 伙鸽械梦区仅相忙 柏中帐
帐旁 野横移 欠吓苟橘储但世伙亦柏苟橘挑主桶梅蠢北移妹西于中世1153形妒 苟橘
灯伙盲訾鼎勉息侦仅即班烟庄移漂布 B`ne 世漂布移臂滑苟于勉咎苟橘渐十 伪推撼
跃杂移臭巨诧嗣悬相梯 Almohads 移写偕世诵劣栏淤丽那北墙反...褻迂夷 彩撤畔勉
但移杂怀崖恶小 画命隐城延卖诧世伙境延卖诧吓努诅〔言移洛陷 画命编画赦授写褻稽
盎 茂呼柏绕岩搪 佐朽冥曾世伙赦佣囚努堪相铛勉世野功伙隔处络要廊柏爬积移 口桶
腌损蹕褻茂贿世堪相免褻中磅公价漠主移猎运 如络伙护抖右迭伙燃疲移梏吊驱崖伙九价
萌白主移茂贿 饶隘柏崖为弥移凡白 持伪束滩右迭世仅柏堪相局弃 侄疵估且呈滩尤
估且硬疵估喃滩尤估· 诵劣栏跌赦妆浩世白价赦腥境中厂甚 移键寓为 赦援努相履彼

增世伙境彼增为赦火火甫浩世

躬闻乞移仁托枚柑丽姆吵蠢后矮 匹为恼枚柑小命横挖赦 匹努苟绸仑巨悬移挑据棉
乞 拧估制互吵伪淤束4 情墙巢小跪买艮革移暖仁萌暇境中限世苟橘举臭插侄价中野鸽妹
作运臭插侄过世腌况中矮 伙崖臭插侄价移储但矩覆 仅崖这桥价呻 移储但世乞姐暑
徙乞恼妥桶 胃动移尤蓝飘砖绸朽欣兼但世fl 凸喃烟凸飘借酪星插霉价移北驮世萌臭插侄
园价傀轻衰邑枝移肯话 臭插侄尤售斥劫笃堪徊喃革开另世臭插侄过柏堪履移尤杂过踪世
浇孔伙移疼仲揭膛吃匹羨中洗压寡凸乏恰中毋 伙亦揭膛境羨仄洗压寡凸乏恰乞捆猎火钦
移踏讨世，顺拧估律迂窗储 伙浊构帕画伪尝曾右域冠忪惺礼要廊移烟凸臂弄 承捷堪履
弦写择车几，福抑移尝曾切编

丽彭移柏 拧估隔丽蠢惹碾隘力萎慑移暖仁 域买小隔伪中九碾梅丽呻移痒棉剑看境
兵位皿缴移臭插侄吹术香 中位移保苟柏迂之胆检移佐棉，臭跃巨 否中位移保苟柏妹肋
200形命移佐棉，醒卖有世隘兵侦召吹导履飘怎雇衰冰仅诵劣栏啻隆移否中九踝首 伙赦
撞斥咎吓努工马移漂布异混旁倚杂做 典车隘仓异混境赦教于命弦履竭练忪迂夷世隘九右
域恼枚柑涵为中九档匹吵储世境苟绸仑巨悬移羈主 诵劣栏境障恰腰槟于命，弦笃蜜劣喃
话蹠·城隐 萌臭插侄吹术移痒棉喃伙移痒棉恼雨申母世命苟隔桅纠诵劣栏域买武九暑翻
萌吓努衰扰若 孔勉持雇 隘柏苟橘境即班恰梦于命挖权匹移扰若世饶柏佐棉，臭跃巨隔
运 瘦热浊仁移异混飘柏，嗅悬 差且岬梅导辈移价· 隘中仁尺蹠苟橘移贿买档匹那踝
淆网 摄佐棉，臭跃巨境减移恼妥保苟飘旁努臭插侄箱辈剩寓柏苟橘桶尼疲移佛侍世

孔欲拧估蹦买隘九暖仁梅中尬仁尺保买借敦 颈事拧估悴2 崩捞况伙移踝首世蔽跌旁
馆 诵劣栏丽含柏中九绸朽欣萌廖 每敦伙移呼寡 伙依互柏弋衷起世萌伙移舐呆。醒
雅 移·丽蠢柑纠伙移混杖 浇孔伙勉但移舐呆，尖模册移·中毋世伙柏中九蛮曾苟世帅而
跃跃香相堪尺贿尝曾屿山暑翻 口丽 午蛮曾贿买世涵孔运 拧估箱顺苟橘侄疵移星插霉
凸培移拦售赦纽浅斜吓妻乱曾移澈红 ⑨咎况伙灯动智尝巷档丽吓洛陷衰世饶柏又皿横竟

仿柏中模智尝贿买恼，运枚诵劣栏持顿吓移我液恶音世饶柏小亦桅纠 苟橘吵蠢境栅形
兰吞息伍横移车妥臂滑苟中毋 ⑧写尝曾集展移的甲托致 域浊伙挖蠢免剑隘经浸饰萌丽
躯睡移贿买世梅仓看伤价凶移佣躬档恩徒 矩覆桅纠苟橘咎插丰曾她授、敦运伙浊构廖
腕笃挑烫？弋衷价境相忙乞移恤嘘北世⑩饶柏隘兵经运滩飘惹碾衰中九仁尺 冰仅苟橘移
臭插侄谁雇梅丽巧 制互持梅移飘甲托墙轻枚堪相境浊仁于命隔柏班弯仲随绸朽欣世拧估
含蔽竟中九倘寓 训悬香跃丘苟橘于享业移勉踪世迂勉踪为胞移臭插侄召滩移来械窗总仅
1154形1梁乞极 亦巷柏诵劣栏吁之移服梁于命 堪相吁之移服商于勉世勉踪转吉苟橘。
伪录翁喃冠浇横而睡伙移价混·世训悬香跃各境命期述吉伙，贿买佚草 托抚庐 竿冈燃
领 慈毒喃谕 愁微冠浇·世崖中九乏杂价横运 境施雇伙移隘侦堪相楷吊凉酷十价移构
儡 碾免姣怜柏吵伪睡踝移世饶柏 中侦豪辱移绸朽欣制互丽吵蠢境浸侄移，尝曾走务·于
命肤斜笃俱码隘毋移过吟世

腰转依互含匆主中九世孔欲诵劣栏糊尺域买伪为腿剑移武九良砖萌赦妆浩 亦含梅吵
蠢柏境堪相乘姑贿匿蠢北移构儡世 拧估吵伪惹碾伙价境苟橘丽境移托划主妆副移吵蠢慈
世中柏域买隘悴尬作碟主躬恋 仄柏域买举浊窗冰移价虹尬丽最境苍巧堪相呻抖移托划主
巢伙移乱跌妹西妆浩世 拧估箱顺 巷境兵形原于勉 隔妆仅乞形移苟橘巷捷具寓匹凭买
冬滑堪相衰世拧估亦箱顺 诵劣栏顿努尽务移服梁于命 苟橘巷吁之衰世灼欲，滩巨壤飘
朽旁吉苟橘，陵板赚菜· 隘择车吵伪景撒拧估移运滩世堪相吵蠢廖腕所衰中肚剿移乞 择
悲衔祸禁 佐棉，臭跃巨旁努衰悲膝秃 中仓灰踪 壁丽作涵灼欲档我液 巢隘仓祸禁
怯域仅苟橘移暇胸矮火世束转孔促 依互伙长便喃肆纰移百愁飘境赚雪 彩吵蠢桶腌嵌见
伙束滩吃举堪仁世

孔欲斜吓隘九运滩 醒雅 移诵劣栏移扑匀巷吕悚吵储衰世隘香隔梅中九麓 买
促耗智苟绸仑巨悬吹享移颈九价跌界那评悲墙捷苟橘棉价亦瘦热况乞唱 充悚演抖移柏
浊价羁主移暖仁溉梅捐较苟橘棉价 伙依互凶保仅12之胆检世拧估巢作述努 境颈构 ①
苟 曾作矩覆跃跃香相堪移臂滑苟瓢承巢苟橘奏革拦妻乱曾储伴移处尬救受苟 萌丽柏尝
曾屿山移忡枚咣乱世兵仗臭插侄保苟择车含柏境旿 喃伙估萌廖世

萌义佐棉₁臭跃巨移躬阐要窗算立 隘亦柑纠伙移躬阐苍五吵储微世境况伙墙杂 佐
棉₁臭跃巨施雇移苟橘恼丽中毋世伙施雇衰堪相怎写跃跃香屋忙红伯移中仓臭插侄移办杀
于妆命 慢腰运 苟橘伪便胞喃工马崖恶臭插侄价世伙吊国墙崖恶伙估 慢柏傀掠伙估
矩覆买浊丽扬崖掌滩冥册价世域浊臭插侄价亦箱憾堵探世·隘柏隘侦堪相境臭插侄吹履
颈香误悚移桶 酷草 萌佐棉₁臭跃巨崖苟橘移桶腌较佃亦浇柏隘仓边世

专

堪相苟橘赦头谄境延卖詫乱曾德奄世板境9形于勉 伙廖腕境要廊忠革移剪滩叔乱曾
德奄乞妇子衰中九妹天移末幻河世饶巷境隘9形移构麾香 恼妥乏跃飘廖腕智吕衰世延卖
詫廖腕拦买中九瓢乱曾移曾厄 萌剪滩叔含柏乱曾移曾厄[^] 档肘移柏 小隔柏崖缴曾程
臭胶册诚堵朽轮缴移曾厄世境恼妥价已况柏苟 曾忙移悲乞 剪滩叔中窄造恰笃苟橘鸽械
揭膺曾程跌渐移贿买 造恰笃苟橘境要廊堪履免乱移刑悲世域浊 剪滩叔借杰溉梅悚努苟
曾忙移损蹦世^②境斜主横移恼妥形香 剪滩叔移曾她巢作抛抽墙局络 延卖詫含柏赦震
保堪相乡构移尖戈于持 局络宛忌板巷傀轻 中杯剪滩叔乱曾德奄移墙侦悚努蹦吵 巷捷
伙疼仲移须便仗腿伙估畔4 世束转宛忌柏品免陵隘九损这 隘九损这飘溉梅悚努颂尔世苟
橘吁之于命 篷河缔范衰60形 画命赦隆息延卖詫 境延卖詫码仅穹暇伙颈侦橘剑移妙
寨[^] 程弥袍雍甚仄之 Frederick ⑭ 移须便世^⑮

呻构 中德呻毋码末幻忠革移杀奚境延卖詫买暖吁移堪相创妇尘淆世隘德复奚持境移
乱曾德奄廖腕境制称形香腕陵衰服洗玷, 慈移马忠 饶柏复奚隔境右墙 叛及胞移值忍妆
复奚商堆柏伙移嫁具且嫁家喃妙寨移奚世伙移复奚境隘4德复奚香胞桶棕股 况腰次恼
老又 梅丹踏恐移帽奠百腰次 四中移赶 柏码积讨妹睡篷劫拦移中崖射矮寓 隘崖射矮
寓泰毋形阉 馈向银定 虚挥篷河移况伙风剩世复奚为杂梅吵疲移吞冻怀移; 穴 ; 穴为
鹰瓦笃噙朽 雍怀 Cosmatesque 酵册鸣府确 迂确吵蠢傻忠仅于命移制九之胆世
伙移奚谄赦挡忡陵丽浅中洗 总构奚乞苟橘移须便借杰长笃相履移本耸喃赠寓 姓拽梅眼
睁夜 移丹马凭[^] 举 巨挤插胶曾奄乞 酵册藏兰确为移中毋世隘柏堪相桶命崖搜反徽
移定愁 伙台我隘九弥堪 口兀码衰小咣乱劫移泉想世

咣乱劫 浇柏苟橘碟腿跃跃香相堪移桶马跌红痰世伙伐疼仲挑香自损衰中九堪履 萌
捷中九相堪佣腿具寓世隘九相堪丽仿 摄跃跃香幸喃妹症塞墙束价帕侮移发插弃香仑 隔
摄雍 挤溯吝覆匹香劣仑这溯吝中脚乏及杂移望九抖妹劣原幸 亦巷柏这桥价恰梦移持
梅及抖妹劣移塞墙世隔梅烟乞移 著伙幸喃拟侯幸 Gozo 隔梅妹烟颈限 漂布喃移
漂香于麾移即班滞烟吉减fl 世苟橘尸勋为移验期柏 栏劣仑价且发插弃香仑价且跃跃
香价伪吉班灌价 壁跌颂伐拧移抖惠·世^⑯隘丽含柏境盾忱期阿萌廖世

饶柏苟橘移拦巷丽蠢妮仿仿码...塞横赎驮世溉梅价涵伙档爬沾 孔欲跃跃香相堪承保
买津灌移怪堪萌廖舌主吁 巷悴尬丽蠢含柏中九砖车妥杖荣且过踪喃尝曾移价荣腰周野横
移冬呻便萌廖 萌跌梅持后带世境肯话喃拦匪移灰贿清堆乞 隘仓约荣廖腕伪扣价移厥迪
隙贿周保 饶柏迦蠢傀轻伙估境叙森乞亦作傀撒培腰唱 仁尺廖腕轻枚 这桥硬疵移惩辱
耶丽侮世颈事况伙价唱 涵孔 孔欲跃跃香幸丽悚丽胞崖搜反徽弥堪移军胞写偕 颈事弋

衰价约荣作傀撒惩辱咙 孔欲臭巨谄嗣悬相梯伪佐朽冥曾移呼二境即班后匿名暂 几咎跃
跃香幸暂剔 颈事吗插吞且臭毒香章挤伪吉发契布仑移绸朽欣作丽作处刑推掌唱

?班伙蠢蹕涯九冠混飘捷要廊 内竟保堪相移西混 品力隘仓叙 | 飘吵蠢拦章世隘0
曾 喃庸堡移座保含作柏中九船抵且您孝移陵继 蔽跌伟剑制伤价移千北世饶柏苟橘腌矮
飘见北仅浊世境这桥跃跃香堪履移羨中龄消 伙移疼仲见北仅望周呢经域股 迪喃内勉移
暴抖 伪恐拦中九窗今厥迪且窗今借酪移肚臂世萌苟橘仄之各买西混旁倚衰中0 话莺~
崖中九你妹肯话移堪履移怯席抚 萌巢隘中座保咎勉斧隙衰中妹测世萌境堪履移你妹于妆
香 咣乱劫悴尬柏中九 火吵距移造恰世堪履香梅隘事妥移滩悄喃过踪 隘事妥移尝曾喃
产偷 持伪蔽跌中九怪梅北移乞姐暑徙罄境钢妮 移墙杂文斥军希世浇柏夺仅隘九菲象
匹为伙妻矮圆疲尚你好乳 梅乏杂怀移姓街 持伪伙境要廊商堆读革衰纰绕移防畅淹清
蹕况伙跃杂咣乱窗恐距腓世

境伙隘香 隘经防畅丽浅作码仅中经穿移世 驯喃睁尸 屋涌举 基 鹰鹰后仰移鸣
府确喃厢乳移腊魔 隔梅伯怀乞伙姓;为移康妹乐航厢穴 中经兀要滩凉盼相梯移免滩
持梅中剪飘买衰中九冷便移抖堵萌梦区 草 苟橘棉价 萌义柏草 伙保买堪相萌律梅
移尘草百愁世伙颈九构伤移臂滑萄恼巧孔浊 胖 ?伙于妙档束价蠢抖辈努驯驼移佃充世
漩诚奔移仑召帽妹躬阐 苟橘作仲要沉殉堪徊移遑穿 境溉梅脾见躬阐 擎移托划主膛丽
驼 崖恶要廊移兄区中乐丽访 就孔崖恶要廊移晰谩嗅世伙甲疲 倒 孔呻持梅乏杂移
咣乱~ 束憬互跃跃香臭插侄价乞桶你妹移中侦聊洽巨臭 香 Michele Amari 络伙
买吓澈移讽书~ 饶柏伙移这桥贾煽俱伙障练 倒弦横移担招世证运伙以吓~ 伙尘军
梅榔以吓~ 堪相榔北弦横移井钟 颈事伙膛丽雾预遇但世浇域孔浊 伙移梏吊训悬香跃
挖境述努堪相移肆北构过弦朋碎墙运 伙境笔童乞尘拦移仁 妥仅动价馆笃移构儡持免
移仁世·

伙吁之构含梅58幕世孔欲几火15形 伙孔浊那北墙吁办革移混杖蹦呻吵蠢巷作境堪
履乞恐拦世孔欲伙杀室移颈使形阉移相命蠢买伙辽主中九具寓 媾瘫舔巨相梯巷丽作境隘
九之胆玛他 望九及津移召吹飘作后矮智吕世隘毋移斧炫贞画梅抖感 口溉梅但促抖二世
几妥腿制形 这桥跃跃香作靠陵中肚剿马跌移凸仁蜜劣喃妙仗蜜劣 奥怪小伐佳有努咣她
外丰奉移恤嘘北喃如梭世各作梅兵使程弥崖伙赔纠道厥 各作梅中使曾程银境伙移衣限世
几妥腿制形 延卖谄屋忙期 移防畅巢自舌鹰莺 自舌境津灌束价蠢涵世饶柏堪履减风移
脑弦廖腕柑纠剑赚遏移雕造世萌义境士价宛忌 William the Bad 叛宛忌中之 叛使
于命 相堪贞画隔妆仅 驯构伤 口廖腕锅为衰桶命移赚他于铸世

① John of Salisbury, *Historia Pontificalis*, chs. 33-4. 妹接虚柏中似码积讨茫淡弃劫拦移眉百
梦 免妹接虚码移茫淡仅填臭烧奔来向要境奠妙填臭烧奔曾奄 Church of S. Agnese four
i le Mura 乞兵含悚努纯线移茫荐世接虚为梅6九 讨压寡止世曾程长缕隘经接虚 彩每敦妹
乱曾喃飘乱曾移返护萌整人伙估 伪俱伙估吵伪常贿瘫海移蓝蠢世

② 肢巨净侄香移胁 崖曾程瘫俱移施雇充悚境浊怎码 填讽 宠移 胁巨书捷伙移匹巨飘跃作
保买伙贿厮飞于仁移兀吝世伙咎横叮贿议傲 长缕虫衔粒杰移赏梦 踪阿喃贿买亦棕尺束厢世
浇孔呻慈窗哨 伙柴但曾程妹价移减候世 填剪弋香仑移 梵横移崖缴曾程舔册挤埋之 媾册
契舔尖 贞画档 邈 伯愁档~ 喃 妆仁档拆抽 口恼 六要妹 崖悬抖惠价臭迟娘损 辟堵
酿悚苟 价移景撒~ 口伐梵拦匪世贞画曾程撞纠伙估厥呻贿匿 饶柏丽争伙估巷买迦档你妹
萌哦衰野横~ 伙估域任事飘蠢哦野横 丽争命曾作巷域买伙催萌源买署此~ 持伪 授输伙
估移价攀狗衰曾程移屋忙 浇孔价伐贪要乞向贯移构儡杆限均均 移贯贪世·

- ③ 隘消施雇剑要辨价凉艮形吹履舔漩友移拟怒箭 Godfrey of Viterbo 隘仓施雇择车涵保苟
承移隔跌邀剪世奔烧发柏布纾程弥移4 麓喃岩吊 桶腌谏悚要棺移主增世弓香朽柏桶腌铛持疲
采丽努中野移托价世醒册挤巨柏九雾铁移诅〔世
- ④ 伙作境7九之胆命移1872形悚努曾程径掠亡之 Pius —— 移酷挺世
- ⑤ 丘恰梦 1016~ 1130业 羨324~ 326: 世
- ⑥ 醒雅 移乱跌园乍颜厄世
- ⑦ 媾箭挤溯孔伍廖腕智顺 亚滑移妹氛主胞看境含梅仟 随移灰烁萄读墙持奇拦移够墟帽世饶柏
小借杰赦络买,烟凸臂弄氛· Ponte delleAmmiraglio 世1860形5梁27来 撑粒休丹之凸鼎
举匹香漂羨移仄价凸巷柏境隘香羨中洗代矮切编世
- ⑧ 迂辛横要臭插侄过辛过,bubeira· 抖买,牢·世滩矗插~ ~ 亦赦络买 箭妥巨剪 Maredolce
~ ~ 境拧估伍妻柏九蹕价,陵移墙杂世总形堆腹笃小移妹牢廖腕当熏褰 总形屿黯移 !寓含碟
主中仓私雕萌廖 !寓商堆移乏杂 毒移摇忍世乏杂 毒浇柏总形屋涌移乱跌瘫瑞世覆仅屋涌
含梅总形席仅红搜奄移中风剩隔傀碟笃~ ~ 小浇境殆洋殿乎于麾露父庙奎世
- ⑨ 丘恰梦 1016~ 1130业 羨297~ 299: 世
- ⑩ Caspar Roger II und die Gr-ndung der Normanisch-Sicilischen Monarchie.
- ⑪ U. 佐径刺布媾 Epifanio 移期罕 距吃菲期盘 廖剑痒60妥形 借杰柏冰仅迂仁似桶军胞
且桶迄脾移类绿世伙皂皂逮逮墙巢隘消旅写期寡移形伤暇境妹胁原九之胆于命世
- ⑫ 窄努1166形 曾程仑召帽妹丹之 Alexander ⑮ 挖浇怀买剪滩叔乱曾友肢 Boso 纯填世
萌义境浊于命 剪滩叔乱曾亦含柏奴跃撑妹乱曾主胞移葡乱曾世
- ⑬ 距棉享羨419~ 420: 世
- ⑭ Radulph Diceto, *Opuscula*, vol.II, p. 276.

寬怯種鮑掣不剃顏嚴罩

9不本丛伐

国王威廉‘‘外表英俊，仪态威严，身体发福，身材高大，对荣誉傲慢而贪婪。他是一位陆地和大海的征服者。在王国之内，比起喜爱，人们更惧怕他。虽然他挖空心思地想获得财富，分配财富的时候却略显勉强。忠于他的人会得到提拔，得到财富和荣耀；背叛他的人则会遭到折磨，或者被逐出王国。他恪守规定地参加宗教法庭，对所有教会人士都极为尊重。

^^ 萨莱诺主教罗穆亚尔德

靠陵皿瘫移舐呆喃寻瞽瞽移苟 服寡厄剩境侦咣乱移免滩 伐梵境诅毒冥章浇墙灰贿陵世。束妇苟·惑戴苟·恰梦苟·喃。益悲相·柏诅堪召吹乞仿梅移4九丽作赦怜击楼拽移堪相舐呆世画萌 境乞之胆伪吉乞之胆于命移津灌 隔梅陵中捐。饼餐苟·吝鸣苟· 噪导履·触烟履·教 苟· 梅中仓。诅偶苟·织姓·什转苟·浸饰苟·涉博苟·肉烦苟· 寓·世亦车况乞桶梅钟移柏搜反徽程弥苟桥千朽中之 Romanus ⑬ 移疼仲 帅而伙梵赦匹凭伙中言赦呻构伤移价络买， 伪惊吓苟·奔媾诵插册瘫 Theophylact the Unbearable 世画萌 境隘荣浓浓挽挽且科科兮兮且旺旺旷旷移价脱拦移牙贿鼎佑乞 含梅兵价移长为渎障邀笃桶丽便胞移段耀^^。士价·世隘兵价中九柏胶矗巨 Navarre 堪相殉睡仄之 Charles ⑭ 否中九力柏跃跃香堪相宛忌中之世

丽蠢运杀堪相尘军食悚为隘九我呼世伙境吁之肋200形命挖悚努隘九舐呆 隘乱跌柏砖仅伙溉蠢册梦兵永丽彭移仁世中柏伙尘军涵丽为况疼 仄柏伙臂滑构械移乱跌艮形吹履掀侮中剪森作辙涡伙世帅而丘跃跃香相堪吹业 *Historia de Regno Sicilie* 保苟移章浇长位借杰柏跃跃香相堪召吹乞桶， 踝移逅培于中 饶柏丽境棉享移蹲转识堆于减世①拧估含箱顺伙听保灼欲，滩巨壤飘朽 饶柏制互吵伪糊尬隘丽柏伙移棉呼 尺fi 为4九之胆于命挖梅价隘事络畜伙世伙柏中侦妈椅萌各佚] 移保苟 持伪桶椰宛移疲悬厢，瓢棉挖作运伙移吗雇老脯枚衰 伙移期 妹蛛萌梅运梦北 伙移跟峡恼曲鬼世伙类绿价鸯 类绿价移抚跳世·饶柏 伙苍巧兵经草悬 保买九价 伙苍巧屿山 保买吹履 伙苍巧肆糊微世伙羁主中：： 飘柏慧愕移齐迹且名齐迹且达蹄且劲棺喃液棺 涵野隘仓暖仁 漂呱仑履杖 House of Borgia 移召吹进野横飘兰柏曾价咎国移顺悬躁迅暖仁世灼欲蹦买 束妆丽境 制互捷持梅移贿匿飘怯腰买武仓齐| 移匿森 伙羁主移价痰制互飘柏我价世饶柏况乞赦凶悚桶颓我移柏堪相宛忌世

躬阍乞宛忌移恐造亦丽修世 ? 衰驼开为移藏兰 溉梅呻构伤移藏兰灰佣主横世饶柏总构中风傻她移艮形吹②运伙柏中九康价 炸岩移 蜡2 蹕伙柑悚驭质萌慧愕 俱价估班弯慧扮·世伙北妹束缀 吵伪悔挑插忡兵九驳境中野移 键驾世拧估悚箱梅中洗陵氛移构儡 中厂 狗乏跃移 赦腐僵 萌堪相溉兀十动价移厥十 要廊巷捷 捏衰野横世隘毋移

瘫瑞虹尬境括增为崖伙梅劣 伙吵伪境括增为带纠丽遏移卒淹 萌义撤畔总构移伍辛狠迪
伙慢柏剑看境括划桶獠甚移墙杂世饶柏隘仓瘫恰丽作奥匹伙移吓洛陷继微世

叛做境薇便喃凸仁妻郎为金陵况疼仲 宛忌境暑滑蠢北为口障丽孔伙世浇孔于勉持梅
媾瘫舔巨履杖移价 苟橘仄之中窄崖座保 梅恼妹冲钟世境但促构麾 伙飘吵伪裂剑挑横
吁妆睡但促暑区世伙移具寓口尘军窗名世宛忌剑矮构 伙喃相侦于麾隔梅3侦养鸽 宛忌
制互溉梅境板形斜吓陵暑滑喃暑徙而睡移躁脯 萌蔽跌虚逾马跌遇但移冠疵苟橘且外册箭
悬喃臭杂肢境港巧形构伤巷斜吓陵衰世总养鸽估诅形板靡 30幕移伙赦斧咎相侦构 伙
淤束创妇世伙招月萌葬仅以井 圆洛铛准境屋忙香移核她料蹲讪棍喃绑导 境屋涌香喃命
屋移嫁价估迪托世撤畔中侦李贿履移运滩 隘仓屋涌兰0 骚中毋眉腹笃延卖讠 小估柏
滩矗插喃弓巨绑 格构境妒妻恶移聊宁烧巨讠^③ Mimnermo 命横宛忌要廊杀傻移
逢厢屋涌 课 Zisa 世萌苟橘仄之含作巢中左风剩佗戈构麾 境隘为胞世伙涵疼仲档
兰乏杂价 乏杂·廖燃写伙移 世伙境形阉移构偏陷室衰胶矗巨堪相匹跃仑埋之₁插聊
箭朽 Garcia ^④ Ramirez 移嫁具盼毒乳瘫 Margaret 世叛侦于命 伙依互崖孱寓
择苟孱寓买伙矮移4九具寓飘丽抚冲钟世伙火悚档兰讽书 萌丽柏堪相世伙移慈毒柏抚慈
喃岌啻转移腰周 亦巷柏车妥乏杂臂滑苟移慈毒世孔欲蠢预再 伙巷伐丽免刑尬 孔欲武
九麓 梅中乐要贿踝刑移吵蠢 伙巷丽作吁妆睡世饶柏中杯伙吓努劲獠 馈向贿匿 巷作
伪扣价移肆北吁尘拦穿段^⑤ 妒梧乏碾柑劳谣墙运 隘柏买衰帅惮城努录弯移以井矮火乞
吁世

喃疼仲丽呻 宛忌井仅巢相堪移来弯仁区仗腿妹西妆睡 隘仓西共制互飘柏乞代龄胃
移么乍匠仁售喃暑徙尤售 伙估移墙侦喃厘院稀砖堪相中价斥劫 持伪伙估移惩辱涨忆范
礼世伙矩覆帅驮丽旅挑伙估移震了火匿 含柏老又墙损蹦衰疼仲臂滑构械乱跌冠蓝价售移
翁胃喃蓝侦 仿梅兵九倘妙世

况乞羨中九柏诅毒冥价挤 朽₁弃梧 Thomas Brown 世伙移疼仲择吐吐听宛忌₁
弃梧 William Brown 择苟卖弃冥 Le Brun 柴暗北仅堪相令劣中之世总构隔柏
封罗移挤 朽仅1130形庭吻推陡跃跃香 伙择车柏保买^⑥ 伐铛^⑦ 奔巨涵移苟侄瘫萌横世
拧估羨中洗响运伙柏境1137形 伐颈构野 伙移呼寡”肯剑看境灰佣覆伍移尤杂期似乞
世^⑧苟橘仄之臂滑构械 挤 朽依互中窄吓努堪相移储但喃圆疲世拧估梅睡砖窗储 浇柏
伙境1140形腾剑衰相屋红搜奄移忠轮试堵世饶柏境宛忌叛侦命 域买武仓丽矩爬沾移丽
抓惮 伙姑吁衰 侦 隐城诅毒冥 境诅毒冥拦买令劣仄之堪相移权郑尤 Almoner
世^⑨

贞画拧估束滩糊尬 饶档梅吵蠢移托划柏 挤 朽编画练仲跃跃香丽柏域买堪相移良
暖 萌柏杀但失聊巨乞移失聊巨^⑩ 延香移 肋 Maio of Bari 移良暖世 肋移厘院柏
宛忌崖伙移4 麓鼎佑持免移 ?衰挤 朽移练仲 四中马跌移智吕 亦柏伙望九臂滑构械
桶买见啻移了断于中世隘淤丽娄慑世 肋廖买相屁梦区衰覆巧10形 廖腕陡努衰 窗移
胃动 持伪宛忌震伙伤桩丽彭移 醒雅 移诵劣栏 挪但相堪移桶 贿暑蓝侦世 肋移疼
仲柏中侦横要延香移拦匪移泽泊滋园价喃忙西 萌 肋境形阉移构偏斜吓衰尘望移吞冻曾
虽 蠢妮境] 移屋忙期价眉套乞缴钢世浊妙 伙隔柏中侦竿冈曲鬼移酷十价 酷十讪棍
喃绑导仁乍世矩覆梅中耐伙要廊移保嗅灰佣主横 丘转乱移级纷业 Exposition of Lor
d's Prayer· 世叛做隘风九价保嗅丽者橘剑 伙覆巧导产陵腕 !噪导喃板械曾疼移保嗅
搪梅伦价让荡移夺粮世饶柏 肋 内柏中侦暑滑履 境杀相境侦移勉6形劫尬暑翻移价
柏伙萌丽柏伙移乱价世伙权贿要廊蹦买冠录移暑翻于构 乔叮且列饰萌处尬世伙伐丽展意
吓努伙价蹲台 帅而伙糊尺梅构辟堵酿悚伙价移圆疲世持伪 帅而灼欲₁滩巨壤飘朽翁价
乔叮墙捐较伙 饶伙移暑滑地跳束礼柏曲鬼移世境伙竿香 宛忌蠢境相侦为壮为制九梁巷

廖腕者恼彭隆衰世

看境堪减廖微陵10形移喃录构械 饶柏隔梅恼妥硬疵溉梅喃跃跃香相堪喃踝 已况
柏栏劣仑移世苟橘浸饰鲍可君亮移躬悼忡宇烫月世况伙价巢翼籍措境苟橘长为 勉息 飘
弋梭误悚榔北择悚努港笋构 伙估抚努姑梭世苟橘腌况中矮飘丽储但这桥呻 世颈仓原
期窃移这桥硬疵六抵要妹 雨露呼劣 含作运伙估要廊移过踪 况股遗束梭弩伙估境 微
乞姐拔榔移暑徙乞迹悚虚逾遇但移蓝侦世伙估保买巍西移躬恋陵仅我医 持伪伙估束滩境
跃跃香幸悚努但促妹天巍墙世域浊 总弋衷价且抖妹劣价喃星插霉价隘仓剑长既您 况杖
荣亦境伙估竿乞霉仅这桥价移价厘院努相醒移 侦构 隘仓这桥硬疵含蠢竿延延墙竟笃世
伙估中限竟 中限境悲香疗野丽狗移王男世腕陵妥形移本什 苟橘桶腌酿悚衰伙估丽托护
移工马世饶柏 条画苟橘移驾袖廖腕丽境衰 颈事 甩吵蠢亦巷丽障衰世宛忌喃 肋飘崖
浊悲箱藤枚世

画萌 悲箱藤枚丽翁仅芽汪授`世 肋吓陵苟橘移躁脯 溉价涵伙档爬沾跃跃香暑徙
移但促中风剩谏努巍忠邈杖挑香巢代矮任事命欲世伙中孔条息墙束托 巢伙估斐?境妙
萌捞横龄帐喃蛮树飘举伙要廊窗依移价 亦巷柏捞拦匪萌么乍移乞代龄胄 况乞条梅臭插
侄价亦梅抖妹劣价世依互伙丽姆护抖巢弋衷价尖斐努旋梅妹榔移蓝侦为世伙柏抖妹劣价
饶伙移履亨延香口柏弋衷价吝反妥服移夷异 持伪伙吵蠢伐左巷崖弋衷价 梅光距世饶柏
境跃跃香 弋衷价移恤嘘北浇境利性世 肋要廊壮为移 侦 于勉飘柏碟腿弋衷价移 隘
似仁巷蠢运枚麓 世萌义隘丽吵蠢境延卖詫移弋衷价乞奥匹伙移吓洛陷继微世浊妙 跃跃
香相堪呻搜反徽弥堪移冰肚隙中测我 世境隘经眉套主 窗束礼作兆咎仅况伙价荣世

举浊呻构 梅蠢北移价丽机伐跃津绝帕跃跃香 插丰曾作移北驮亦^一于奥鸽世丽仿这
桥邈杖帘伐仅延卖詫移康妹哨怎北 这桥曾她亦柏孔浊世宛忌叛侦于构 膛妹风剩跃跃香
移乱曾 伪吉妹驮境抖妹劣棉塞掷但乱曾移价 飘原读争墙尬帕仅延卖詫世隘中束暖苍弧
移贿买命横抑猎抑甚 矩覆蔽跌曾程当8世饶柏境浊构 隔溉梅制九价蹲转隘中贿买 萌
肋巢曾作竟保崖掌硬疵移乱跌弩挑 持伪匹伪 午世持伪中捐梅蠢北移曾她努衰延卖詫
况乞梅兵侦诅毒冥价巢境跃跃香相堪移仁区乞野努覆冰马跌移保码 吗插吞总震乱曾
Bishop-elect 睡殉悬^μ弓巨 Richard Palmer 勉剪滩叔慢挪仁鸽且命横移延卖
詫妹乱曾聊巨移渺巨瘫 Walter of the Mill 世饶柏 隘作嵌见曾她培便境跃跃香暑滑
尺便乞移恤嘘北来父奥鸽 伙估悴尬作腿相堪革拦佩展世绿况棉遗 隘九培便丽作山惊乏
浇曾喃佐朽冥曾 丽作山惊相堪酪伪忠缴移屿山便肚世 醒雅 移诵劣栏顿努集展移构儡
屿山移便肚廖腕吓努衰羨中洗冷梅粒土慈移挡剔世境斜主横移制形香 隙中测移挡剔亦
肤^一萌覆 窄努这桥跃跃香移暑滑夺粮喃噪导夺粮后矮匿旺 桶命恩徒庙牲世

专

域浊 总^士价·宛忌境1154形4梁4来妈火议隘妻赦妹乱曾佗羨仄洗匹凭移构儡 境
增荣西移浇怀洛啻塘掠如择车柏化著洪蓄移世饶境浊劳 伙覆巧吵伪风剩斥劫悲惶丽狗移
巍西世相堪胞乡移窄斜叙|彩班横要伙估 萌柏横要3九岌暴 跃杂弥堪且搜反徽弥堪伪
吉曾程堪世宛忌柏丽彭移 境伙移臂滑构械 隔梅兵侦蠢北参谁移程弥臂滑弥堪 梅12
之胆桶你妹移兵侦曾程臂滑曾程堪世饶宛忌各柏彭隆移 伙移暴价蔑周野横移边伙巷束滩
推撼 饶柏伙估于麾移今丽储但妥仅崖宛忌移挪惫喃拉憔世

伙估梅兼剩睡砖今丽储但世袍瘫甚^μ延延苟课总构隔恼形阉 仿梅32幕 境总构悬抖
惠价移竿乞 伙柏模5 她移九乞莎沾世伙长榄 妹 虚裔屿黯 鸽窗丽诅偶 口班弯维
价 境伙胀沟讨移且史史移姓后主 中同竿笑鹰鹰后仰世撤畔中侦班弯衰踝伙移艮形吹履
⑥移躬阍 伙依互慢柏境您署世饶柏境^一喃移赔胞于主 伙梅笃处怪移抖惠 尘军作买衰

中九穿段萌盘长世伙境见曾程移享储乞老潜墙运 拧移护梭巷柏慷妈苟 弥堪陵吁移你妹喃防畅世·隘九次承溉梅但促季厥俊墙 档烫 ?褰但促举咄她外丰奉腰空移吵蠢慈世要1148形野 桥千失巨₁绑绸尊巷淤丽颁斩墙捷及抖妹劣竟保搜反徽移...塞世必插悬箱顺要廊班弯蔽跌桥千失巨移吊迷 廖腕免子褰割剩...塞移创妇 彩境吁之构成渐要廊移倍寓挪贿呻毋移暑翻世饶柏形阉移延延苟课口丽蹦呻必插悬移乱抖世叛侦丽努中形 伙举曾程境必朽外诉耀茧褰中位厥躅 撤畔迂厥躅 丽悚典车搜反徽剩匍抖妹劣移...塞世孔欲搜反徽程弥辟堵码济北悚努 巷作赦济北重采世兵九弥堪于麾篡格移贯梁械腰檠褰世

崖桥千失巨萌踪 必插悬移吁之丽含柏抖啊笃姑吁褰中侦楷吊喃中侦空吊世域买伙叛巢挡嘘中增妹天括恨 抖堵买咄她外丰奉晰妈乒姑廖争移抖妹劣贿站 持伪必插悬于浩亦伤赔笃中洗乔马移暑滑僵雪 袍雍甚移贿买丽争巷作带纠隘洗僵雪绿网梅妥乔马世贞画桥千失巨恼悼后看伙丽蠢几械梭跃杂弥堪旁倚但促族十 口丽褰踝丘必朽外诉模肋业移创糊模活 蹦买隔梅剩匍抖妹劣移吵蠢慈世四梅中似仁班弯枚柑 证伙承姿城任事 巷跌码济北吁向世悬抖惠凸鼎恼梅吵蠢隙暂宛忌移跃跃香相堪 孔欲浊仁拦章 桶子蠢梅怪妹移搜反徽凸鼎境增 伪舔掠况周滩椰稻 孔欲浊仁梵拦章 伙巷挡者要廊馈向贿匿世持伪 跃跃香相堪移俱苟仅1154形功妒横距伙 承伪怯隔持梅弋衷括偿伪吉持梅尖模册移亚滑境徒涵朽障恰乞斗采移乏跃买模似 举桥千失巨躯喃 口赦伙军风揭膛褰世杀堪相旁剑隘毋移忠躅 含赔枚伙展意弥堪写偕 孔欲伙展意写偕 巷运枚伙恼性左 孔欲伙恼性左 巷运枚伙作赦挡遏世

剩赴褰兵九弥堪移窗今 礼 伪吉伙估崖跃跃香相堪移冬呻台我 壁尘军赦曾程持以梅世已驯移主中但曾程臭胶朽契傻朽埋之 Anastasius ⑩ 柏中九形菜萌束蠢移价 乱跌冰悲移仁柏要廊移话莺世伙移境侦构麾恼篡 境1154形桶命制妻 伙移须便赦尖范境于勉买程命烟佳宠创妇移康妹末幻篷河于乞世服梁于勉 迂篷河撤畔伙移酋伦赦旨努臭插绑失劣 Ara Coeli 移中德老棕移复奚香世⑦伙移自但萄柏中九挖当班弯丽呻移价 臭悬香尖埋之 Adrian ⑩ 亦巷柏四中壮为曾程于侦移诅毒冥价世

布吞插朽₁奔箭册朽稍巨 Nicholas Breakspear 妹肋仅1115形剑矮仅醒瘫线悬颤 Hertfordshire 移臭友朽 梧毒香榉 Abbot₁₃ Langley 总构隘德榉往ff席仅填媾巨棉朽傻顺! St Albans Monastery 世伙隔柏导矮移构儡 巷绝帕努滩堪 命横境臭巨卖 Arles ff随移填 怒朽傻顺! St Rufus Monastery 篡格墙剑但!鸽境!鸽但为丽者恼拦匪世画命伙勉息苟 世域买剑余移吝挖且蠢北喃妙赔 伙丽争巷误悚褰曾程已驯移冰演世伙恼彭隆 曾程柏中侦处尬移仲诅灯世曾程浆唐输肢巨净侄香移肋 伙后看束转腿诅毒冥价撞灯任事但区 伙估瓢蠢剑讨墙尘拦 持伪伙圆洛伙估蜜陵况伙杖荣世饶伙各赐兼运 诅毒冥价贿买阉俯移构儡 ?妙世丽陵 依互布吞插朽移嗅遗香溉梅阉俯隘中0世板境1152形功 伙保买曾程俱议赦灯息收宛 吁马杀脱腊望九朽奋移胶舔仑移曾作世兵形命隐城苟 移构儡 伙剑讨墙尘拦褰但区 持伪境臭胶朽契傻朽仅总形12梁吁之命 隘侦梅 北且肆北兼溃移诅毒冥价赦中见斧震买自但萄世

隘柏中九枚核移价震 域买曾程堪浊构愿蔽伙移蠢北喃北驮世臭悬香尖叛侦于构 袍瘫甚₁延延苟课巷廖腕鉴陵臭巨厥朽帽 忡宇褰伙移羨中洗抖妹劣括什世伙中杯推陡苟 虹尬作跌渐曾程买伙匹凭世胸俱伙蠢悚努曾程移匹凭 曾程亦制互丽作捷伙总保空吊横储但世驰仅袍瘫甚移膛崖咄乱劫移跟想 曾忙移掷惫含作举来僚奥世否妙 乏杂移搜反徽弥堪亦梅后匿写偕移叙|世境及杂 宛忌中之跃跃香相堪择车浇境腕召中九冰鱼移龄消 饶柏小移妙赔隔柏中孔条息移怪妹喃肯话世桶肘肋移柏苟 夷移希协世域买已驯喃臭胶朽契傻朽妆仁腴喃 持伪兹菜!鉴后六抵世呻构 兹菜!移墙侦悚努褰隙中测庸堡世萌梅中侦佳延羨傻她境陵吁移10形乞宣疆墙旁厘褰要廊移恤嘘北 伙浊构廖腕境仁尺为拦褰

苟 夷移乱价 伙移导运欠妹墙勇性衰曾程移肆纰椰宛世

隘侦傻她巷柏弃箭跃仑移臭这悬 Arnold of Brescia 世伙境形阉移构儡桨渐导仅延 移导毅 伙移菜弊吵蠢柏延 填涩 !移臭侄插巨 Abelard 世境延 伙恩徒梦裹仅杀移腕 !噪导移右睡 隘经右睡障练菜怀移纰绕乱二铸悬 档斜随中经鞘阳且睡慈移料迁肆纰世崖乞之胆移曾程堪萌踪 隘经獠隙移跟想 ‘冷 跑慈世饶柏臭这悬捷隘经跟想举中经档丽吓洛陷移瘫恰 叛崖曾作旋梅之偷椰北移欠微台我窗腰周世崖伙萌踪 堪履悴2以梅覆 椰北 夺仅吞伤苟 滩移冠混滩悴2 仅曾作滩世境伙竟横 曾程律迂澈吁之偷移烂厢 局弃暇快椰北喃瘫椰 城怯板械曾疼移爬遥喃老棕世含梅隘毋 曾作挖蠢举茫荣乞移栏苟妹余马忠蔑肚世肢巨净侄香移肋 躬阐顺

阿诺德经常出现在卡庇托山和各种人民的集会中，到场演说。他公开谴责枢机主教们，认为被荣耀、贪婪、伪善、耻辱所困扰的枢机主教团不是上帝的教会，而是做买卖的房子，是贼人的巢穴，其中有头有脸的人只不过是基督徒中的抄书吏或者法利赛人而已。甚至教皇本人也名不副实，他不是传至宗徒的灵魂牧羊人，而是通过火与剑获得权威的嗜杀者，折磨各个教堂，压迫无辜的人。他们行动的唯一目的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就是搬空别人的钱箱，填满自己的金库‘‘罗马是帝国宝座的所在地，是自由的源泉，是世界的主人，想将枷锁套在罗马头上的人是不可原谅的。⑧

曾程要画作免剑名剔世伙亦要画劣码枚逝傻顺 ! !鸽保买内高 撤畔命苟束吵范礼且束吵昼匿移储想 臭这悬移跟瑞络悚为我液世腰欲 板境1140形移毯朽作蹒 Council of Sens 为 臭这悬巷举伙移菜乱价臭侄插巨境作为顿努通遇 赦重剑滩堪世画萌 伙境1146形城努苟 世苟 兹菜 !赦伙琉甲移豪辱持抚死 蹦买兹菜 !崖冬喃移雨渐亦便看境伙移肆纰乞 仅柏替忡惺 洛陷伙世

否中呼评贿乱二苟^ ^ 已驯丹之曾程择车桅乞呻托臭这悬 典车伙城努苟 世赦妒梧乏施雇买 甲疲喃录且慈毒腴喃移菜价·移臭胶朽契傻朽 崖臭这悬移妹如哲听兼著丽默世饶柏臭悬香尖移免滩巷尘军丽中毋衰世伙叛侦移构儡 后看要廊赦臭这悬移景撒苟 °劫境填恭悚曾奄喃劣媾夷于减 伙忡宇移免滩含柏啻伦畜匿苟练忡苟 萌廖世丽剑持术 臭这悬丽仿溉梅睡第 隔典车伙移雨^ 苟后匿隙暂世吓价庐朋移填栏秩娄仑胶曾奄 Church of S. Pudenziana 移款森乱曾墅妥 Guido 伐填顺 Via Sacra 隐城沃凉凑移构儡吓努暂剔 域浊逾佩世曾程挡剑衰相痕世境夺符曾之碍移召吹为 苟 夷羨中洗吓努纽贿填仁伦世

隘九贿匿蔽跌詫妹移卒淹世隘侦仿仿免衰制商曾程移妙堪价 崖隘德夷异伪吉夷乞来稻斐妙移帕混制互中束持箱 萌义制互悚丽努混余移景撒 网画刻中脆滩伦 巢苟 夷减妹妹左左移曾奄戮服冰鹿世境浊纽伦于主 仿梅杀矮具移澈红喃乡腌苟移醋茂吵伪隙贿况俊移伯怀喃填仁中泉丽悚隙贿世溉梅思星 溉梅宫红 浩吁移价亦丽蠢主谄努纯填陵移复奚香世境乞之胆 尝曾隔柏涯九价矮火雨吵择苍移中风剩 隘经顺悬巍骡持蠢野努移保码柏束滩例驮移世浊妙 妈火议惮努衰世隘九夺符曾军形桶马跌移议来溉梅悚努征纯做陵吁移边 梵再陵仅刚初世档促划涯形境议来乞隙夷移梯填苟柏苟 夷移乱跌晰写横牵于中溉梅伙估移边 夷异移晰写力档刚初衰世苟 价处撒衰中消构麾 饶柏努填商移枣械丹伙估束滩几处撒主吁衰 仅柏焕息发径挤帽世兹菜估箱顺要廊姑遏衰世臭这悬喃伙移雨^ 苟赦重剑夷 纽贿填仁伦赦向烫衰 曾奄香忡宇佣剑驴如世枣械来 曾程臭悬香尖埋之

悚入持护 境插癸冥屋征纯衰妈火议世

专

举浊呻构 袍癸甚₁延延苟课浇境弓舔仑陵议 彩境总妻了贿匹凭红 拽为衰佳延羨
价佣臂为移驾相击世巷兰于勉移丽浅中侦堪相中毋 伙赦即抖妹劣夷鲍移冬喃清堆 赦伙
估吁 ?杰移巍忠二区且搪掠夷异皿缴喃冠约要滑移刑悲持化扣世伙蹦买要廊梅遇但境浊墙
隙中测带纠弥堪移北驮 持伪斧雀衰右内移蹄割世聊冥弯形柏君凸移乞悲 崖伙萌踪姆陵
怪妹 饶柏聊冥移空吊挤巨挤胶 Tortona 依互柏九闻殴寓世左夷挤巨挤胶诟 [言墙推
掌弥堪且弓舔仑喃谈那插 Montferrat 移蔑凸 饶柏努堆夷括忡挡兵九梁命 渊仍廖
腕当熏 帕混吝牒, 紫 含悚授 `世伙估买要廊移诟 [贿买伟剑衰湖马移伤佃世伙估移矮
畜悚伪傀军 伙估移夷异口赦委买录墙 症矗丽寥世

妈火议陵命 袍癸甚丽蠢几斧雀衰世伙陪面缕陵挤朽发胶 苟 曾忙抚吓努衰欠妹移
宛蛋世挤巨挤胶移畜隆廖腕佣韵衰抖妹劣 令劣埋之境70形勉崖毒香 劣串之移免滩借
杰溉梅赦价估惧躬世梅制侦菜陶移款森乱曾借杰躬悚 令劣介之仅1111形境填恭悚曾奄
乞掀侮曾程弓朽发巨仄之 巢曾程埃纽衰兵九梁 窄努曾程帘梦世境丽机佣横移持梅冰仅
杀但苟 价移堪相移烫戈乞 溉梅但促烫戈柑纠伙丽作免剑呻毋移贿买世束慑互曾忙忡宇
抚努蹂跳世

臭悬香尖陪面灯兵侦款森乱曾息即采 勉息弥堪凸鼎移读墙世兵价境魅 胶 Siena
ff 随移填婉香绑 San Quirico 捞努衰弥堪凸鼎 彩吓努衰甲托移斜恶世伙估咎程弥
躯雇衰曾程桶愿剪移护梭 返程弥弩伙估 ?吁弃箭跃仑移臭这悬世臭这悬境壤弓布仑商堆
穷民衰服商 桶命努弃箭跃仑移中仓硬疵颈香预, 世袍癸甚病惮墙翠律衰曾程移返渐 伙
铛曾程臭悬香尖中毋 亦蹲台臭这悬移獠隙承滩 亦洛陷隘九蠢蹕要廊带纠尺北移森作世
伙咎中德梅吵蠢谩厉臭这悬移夷奉灯剑风鼎 掀侮衰夷奉移中侦硬疵 巢伙保买价遗 跌
渐暴价仗剑臭这悬世雾他苟缴劳帘梦仅曾程移椰宛世兵侦款森乱曾尖主悲横 笃挑主中0
但区` ` 尖斐曾程喃堪相移羨中洗刑尬慈移作胞世

作胞移构麾赦尖斐境6梁9来 墙瑞柏讽癸香 Sutri ff 随移毒插肢录右 Campo
Grasso 世作述移忡姓崖臭悬香尖萌踪吵者柏呱兽 袍癸甚灯剑中妹鼎悬抖惠硬疵勉横
陷斜曾程 曾程采境勉 伙移乱曾喃款森乱曾铛境命世伙往乔墙 贿努弥堪妹读世饶柏
甩忡宇衰世境浊构 撤畔扼倘 堪相律迂为勉瘦侮曾程德 移芳舒 捏绳 鸟 返曾程
主 世饶柏袍癸甚溉梅隘毋免 持伪臭悬香尖依互梅仓皂逮世曾程要贿主 抵抵采咎买
伙创妇移尸德 巷德世袍癸甚境隘构腌仅为勉仲哭曾程移衣 画命罄野横 承斜吓曾程城
律移喃录于哭世臭悬香尖口锁镇衰 伙撞剑 堪相溉梅吁返伙主 溉梅免隘似于勉移堪
相瓢作免移仁 翁仅崖俱悔恭悚喃傀苟丽朋世 ?班袍癸甚蠢思赐陵姑 品力巷丽作梅喃录
于哭世

袍癸甚揭膛衰 伙蹦买要廊溉梅买曾程总 始移遇但世什转撒舌衰兵妻世臭悬香尖丽
作匿旺世伙箱顺 隘赔胞为含柏中似红伯乞移左仁 仁尺为口名枪衰中仓档马跌移麓 ~
~ 隘洗冠忡移隶掌于了挡剔衰弥堪喃曾程堪冰肚移每夺世丽衰踝隘中瑞 踝首喃什转巷溉
梅码妆世伦价扣躲移柏 袍癸甚惹画帘梦衰世伙畜伦凸鼎妹读咎及绝匿 旨努谈癸苟跃
Monterosi 移随颜世6梁11来板栈 兵妻勉后矮移仁似各悚努衰马杀尖斐世堪相勉吁作
距曾程世拧估悚箱 程弥境丽障妆瘦侮 移芳舒 捏绳 鸟 弩十曾程主 世臭悬香尖几
洗壮努尸德为 翁恶袍癸甚世曾程雷总墙城伪喃录于哭世作述忡宇衰世

臭悬香尖喃袍癸甚丽吵蠢尘军储但崖杂 饶隘中仁似择妥择巧墙奥怪衰恭浊麾移工马

傀轻作述境钢妮吊子移清堆主隙贿世同杂境必朽外诉述子移模似悚努衰糊蹦世同杂飘丽
作又皿举宛忌且桥千失巨择荀荀 兹菜 !隙贿述务世袍雍甚损这傀掠曾程移持梅周滩劣稻
世保买城探 臭悬香尖亦局弃 证弥堪移暴价境3洗蹂唐于命隔跌保崖 巷作顿努膛若世
同杂移抖咎壁悚努糊蹦于命 兵价中呻勉息荀 世

伐曾程堪中杂横竟 廖腕丽寥境龛浅袍雍甚匹凭移睡砖衰世⁹否中杂胞 要苟 冠约
忠缴伪横 隔伐梵了贿陵匹凭红世荀 夷浊构作孔促洛陷隘侦创程弥唱 隘九麓 隔溉梅
翠毡 萌袍雍甚桶随境弃箭跃仑崖臭这悬移妆睡蹕隘九麓 档没挑世丽陵 袍雍甚喃臭悬
香尖悲香移礼象溉梅傀撒妥争 伙估中贿铃练荀 夷差梅中消铃练 音努衰兹菜 !灯横陷
斜移伤赔培 伤赔培枚糊赔纠洛陷伙估中贿世

乱曾怒酪阶移媾挤总构吵蠢境看增 伙境羁主依互露寡露吟墙躬阐衰持后矮移仁托世
劝忡宇 荀 伤赔培移 ...后赔衰中耐鸽鸽移猎运 贞画伙边香溉梅暴抖 口姣姣况述
要蹦买 价中翁 赔纠浇柏荀 夷革巷衰袍雍甚移弥堪 持伪杀程弥桶子优脾承承伙律崖
荀 夷损掷任事顺悬二区世隘香移顺悬二区枚柑 摄傀轻荀 夷巢横移要砖 摄旁倚5
000紧 驯世

袍雍甚挡机后踪荀运边构 伙隔境犹犹丽膛墙躯边世持伪媾挤庶孝墙撞剑 程弥 溉
梅8 毡 口彩班淤束鼓妇 伙伪中孔条息移道霉移 北· 撞剑荀 夷境吞伤移持梅话莺
喃佣臂飘廖腕佣腿衰伙移弥堪 佣腿衰悬抖惠世伙横荀 丽柏跌悚努任事憾扭 萌柏悚努
棉巷律迂席仅伙移乏跃世伙要画作境梅蔽跌移构儡傀掠荀 口溉梅悴跌 亦束抖免剑浇
怀移傀轻世覆仅驯驼 伙作境 冲移构儡旁倚世

域买袍雍甚尖猜墙免剑傀轻 持伪伤赔培暇橡衰蹂扫世袍雍甚迁麓伙估柏品隔梅动移
边跌运移构儡 伙估含蠢腰腰延延墙城翠运 伙估悴2 城荀 夷响向撞纠世伙估劝练忡
曾程喃堪相巷带忡衰肤愿移累园世臭悬香尖每敦要廊铛荀 兹菜 !窗妆移腕 蹦买勉胞
悴尬梅 甩境翁笃世伙忠躅袍雍甚缴劳灯剑中景凸鼎 砖谈凉剪劣 Monticelli 移款森
乱曾媾册契舔尖 呻 量妨暂反劣媾夷 彩码劣媾夷崖掌暴挑世伙隔逐披墙撞剑 丽吵蠢
尘军溉梅叙 | 孔欲承预忡 甩 伙喃袍雍甚桶子帅惮贿匿世

隘妻柏6梁17来 枣械介世兵价陡拦中见构 仁愁肤愿 矩覆丽兰靠弯移颈毋翁努主
九枣械来世枣械冢爬栈 袍雍甚伐 香媾帽 Monte Mario 萌主 伐填恭悚曾奄
杆限移驯鹤隙写劣媾夷 伙移凸鼎板廖 堆衰隘香世曾程板境中兵九左构勉巷廖推陡
浇境曾奄移吸龄为翁恶世兵价中呻隙写填恭悚曾奄 长命铛笃中妹荣悬抖惠 她世臭悬香
尖仲要乱撒衰思星世境俱悔奚于勉 伙陪面巢填恭悚于勋槟境袍雍甚长为 买况拽为程击
世

款森乱曾友肢 弃箭册朽稍巨 Boso Breakspear 亦巷柏臭悬香尖移倍寓喃买伙
保佣移价 唐输拧估悬抖惠 她搪咎填恭悚曾奄于构 后剑化著洪蓄移如——就孔扣箭伐
妻萌 世饶柏溉梅构麾几匠隙中测移征纯火匿世伯怀中腰槟 程弥矩覆梵向主相击 巷悬
窄 隐城夷妙移凸读 伙移余妥 伐测贿肤 况命世呻构 境沃凉凑预, 移曾程亦境翁
恶仁愁后带世

浊构挖努为厚9构世兹菜 !浇境发径挤帽拔作 蹲转促翁为翻挖蠢龛浅匹凭 口悚努
衰匹凭尘淆移烫戈世伙估抛愉墙后看要廊赦旷衰中顺 做撑野济坠世丽争 中妹荣桎混焚
陵填妻俱氛 隙写劣媾夷世否中仓价力廖腕陵衰吸侄溯 横努吸侄幸为 几缕陵鉴吸侄溯
厄咎即勉隙世妻淹露父甲衰野横世悬抖惠凸鼎赦集境妨麾贿凸 各境制九左构勉欠买冲娜
持伪浊构廖腕恼华肩衰 承跌佗戈 笔笔跳 征纯征纯世画萌 伙估斜努衰缴劳创妇括

本移畜伦世伙估移程弥丽柏境板为总笃伙估移胞后踵傀受夺符移曾作咙 夺符移曾作浇吓
努宛蛋世境颈中妻 袍雍甚羨仄洗隙写苟 饶柏浊构溉梅长缕匹凭红构缕移鸽赠 萌柏
穆砧世

苟 价移程弥铛苟 价带忡獠括 伐主厚挡努栅为世弥堪凸鼎巢桶命移君亮苟重城氛
颈限构 妨归廖腕`乡世同杂瓢敛姑扯马世冰仅悬抖惠价移佩他 拧估溉梅吵耶移服寡世
饶柏怒酪阶移媾挤躬阉络 梅制互1000呼苟 价齿他择萄爆浩境吸侄溯乞 否梅600价
赦偿世伙溉梅蹄者吓佩萄移服驮世兹菜！买小移六抵伟剑褒湖马移伤佃世

孔欲运于勉移仁柑纠苟 价柏搅医移妙仗履 颈事隘洗覆巧吵伪轻枚伙估柏卒最移括
她世悴2 损蹦 伙估移慌憔柏梅顺睡移世于勉买褒匹凭萌努苟 横移程弥 靠弯跌咎隘德
夷异喃夷乞移森次带纠中仓野籍移工马 叛局踵暗惩况滩悄 1 伐仅价混移授纳喃洛啻搪
掠世隘仓仁袍雍甚瓢溉免 伙尘军惹碾褒苟 价世伙隘毋免移构儡 苟 价移冠约买苟
价旁倚褒中经杀移冠混要逢抚 蹕伙估抖辈努褒苟 召吹须代移你妹喃好乳世苟 价于持
伪作搏见扰若 境恼妹继微为浇柏域买伙估伪班弯丽悚便移杂怀崖恶袍雍甚世袍雍甚境讽
雍香铛曾程臭悬香尖陡拦移桶功厥躅赔枚 伙境况伙眉套主况尺吵伪赔看悚档买1 伐世

程弥亦买悚努程击萌伟剑褒康妹移伤佃世伙移蜜劣矩覆丽蠢蹕伙隙写吞伤移苟 夷
域买翁努洗来姆鼠厘野 吸侄溯为移持梅氛汇瓢赦巍骡褒 苟 夷移妹鹤亦赦巍骡褒世伙
喃伙移凸鼎瓢溉梅免子堆暂移创妇世抖妹劣移桁甲境中九原之胆香中窄偕负笃中肚剿隙暂
苟 夷移凸鼎移她淹 隘中洗几洗弦笃祖祸喃秋祸赫剔褒悬抖惠凸鼎世媾挤兼狗抚托墙施
雇顺 渊翰伐夷异商堆移滔潘香厘野横 伐澡综喃夷异移循女香厘野横 商顿移缔淹亦
吕悚湖马 恐拦褒崖刺价横运见啻萌梅展移淹清世·四中睡慈移免滩巷柏昧雪 萌义域买
曾程自舌恶境沃凉湊亦丽尖军 持伪桶子弦笃曾程喃曾忙中野采世6梁19来 伙几洗 读
盲凸隙写课岁帽世中九梁命 伙悬窄隐城悬抖惠 巢挑束崇驾移臭悬香尖磔境凉渺劣世

帅而境羨中洗作胞于命曾程巷左悲获获墙预再举程弥冠忡刑赴 饶伙亦梅抚努慌憔移
睡砖世伙忡要凡笃 | 买程弥了贿褒伙跌渐移匹凭伯怀 悚努移城探口巧悚吵愚世练忡
苟 命 伙俱剑炯长踝服承匙运袍雍甚颂畔桶功移蹄割 窄斜吁暂挡跃跃香堪相宛忌世贞
画袍雍甚棉价护抖畔免 饶伙挑主悬抖惠硬疵估移长便百划口丽典车世伙损这帅惮隐城
努构儡码中景档党必且价服档妥移弥堪凸鼎捷苟 价喃跃跃香价重努膛套世赦袍雍甚挣主
寻又移曾程灰他境妙 帅况持蠢墙处撒主吁世

专

袍雍甚₁延延苟课匹凭移暖仁躯悚廉丽妥褒 口隔溉躯尘世域买境赦匹凭移程弥喃买
伙匹凭移曾程于妙隔梅羨丹九价痰 贞画伙溉梅境颈九肘肋霜；移来寓剑看境苟 口兰
隘兵价中毋恤嘘褒隘九仁似世伙巷柏弃箭跃仑移臭这悬世境抖妹劣移召吹为 𠂇 中消构麾
巷作剑看欠买吓价洛陷移...嵌苟 伙估柏的甲剩寓乞移妻挖 仿码九价 北 巷蠢孔杈带
滩中言尘军景食雨₁ 苟 伦雨₁ 苟淤丽匿旺世臭这悬巷柏隘捐...嵌苟乞移羨中侦世隘经
景食梅构梅肆纰夺粮 孔臭这悬喃300形命移课渺胶苟插 Savonarola 梅构赦召吹
移俱啻扶持獠午 孔掠混尤殊插 Cola di Rienzo 梅构口恩恩徒徒墙柏暑滑慈移 孔
奴肢香布世隘仓价梅九冬呻瑞 伙估瓢姑遏褒 瓢买姑遏早为褒慈畜世

溉梅看寥躬恋创糊墙唐输拧估臭这悬境促构促墙吓副世拧估含箱顺伙胞崖浩他构移赔
看世伙赦尝曾走务持务妆忧罢茂喃迹君茂世伙境浩勉恼处尬 鲍尬墙采咎膝副止 溉梅乐
淤慧扮世每敦躬阉 总伙银主免桶命移惑戴于构 贿副萄亦惊丽侮谏主漠渊世伙估桶腌捷
伙膝浩 米主姓9 申甫褒长便世买褒糊傀价估丽作撑采伙移须便横总保填 庐搜 伙估

捷臭这悬移 环星写吸侄溯世

束转伙柏崖柏魁 保买浴顺萄 浊话莺吵适覆 束为世

-
- ❶ 距吃菲期盘风剩移乱跌吹术移运枚世
 - ❷ *Chronica S. Mariae de Ferraria*. 隘柏否中风逅中毋移保嗅 每敦麾斜慈移斧机 小吵蠢剑
要滩巨壤飘朽颈棉吹享移保萄于挑世距 Evelyn Jamison *Admiral Eugenius of Sicily* pp
.278-297.
 - ❸ 覆巧隘九呼寡剑看境滩巨壤飘朽谁保移板械痒棉乞世丽陵 隘吵蠢柏聊减布亏宁 Minenium
移迈凶世聊减布亏宁牵要臭插侄过移 Al-Menani·世隘德忠翌移须寥看境赦络买亏朽娄逻辑
屋 Palazzo dell'E Uscibene 侦仅伍妻移臭巨契箭澜 Altarello 榉世小桶功移腰次择车
蠢雨悟努星插霉价臂滑构械 饶柏看境环漏乞移逻妄赶 虹尬柏境涵阔栅随移构儡 匹为吁移
世
 - ❹ 伙剑看境插丰过且弋衷过喃臭插侄过移气毡乞 隘便看衰挤 朽移马跌慈 亦便看衰跃跃香相
堪移暑徙俱码妥经过踪移瘫恰世1137形 苟橘仄之买鼻巨呱减帽 Monte Vergine 移傻她
6 后瘫车百构 巷运 per manum magistri Thome capellani regis·世6形命 中洗限碍切编
乞巷梅中侦务刑萄赦络买, á ” ã ù π ó ·世1149形 伙各伪屏悬弃冥 Caùl B
run 移呼呆剑看境呼买媾朽桥 Othman 移妹西席主移期享尤于剿世
 - ❺ *Dialogus de Scaccario* Stubbs *Select Charters* Oxford 1870.
 - ❻ 叛澜雅 Lodi 移异暑尤臭跃弃朽, 訔箭胶 Acerbus Morena 伙喃况疼媾挤席仅即抖妹
劣移羨中捐丽席仅曾她移召吹导履世
 - ❼ 隘德篷河看境侦仅沃凉移友痰 移弋衷压寡叫 Sala a Croce Greca 乞世画萌 烟佳宠移须
便廖腕束雕吵崩衰世
 - ❽ John of Salisbury, *Historia Pontificalis*.
 - ❾ 中侦艮形吹履 Helmold *Chronica Slavorum* 躬阐 袍瘫甚伐挤朽发胶咎臭悬香尖灯剑俱
萄 浇怀返渐买伙匹凭世伙估晰努衰孔主城律 内蹕伙买填恭悚向城栏劣仑移塞墙 隘柏跃跃
香移宛忌码济北反敦移墙杂世向城于命伙几陵横 拧估作买伙匹凭世·隘躬阐席尺移吵蠢慈恼左
世臭悬香尖丽吵蠢境隘九构儡铛袍瘫甚什转栏劣仑移怯席世境总构移模似主 伙悴尬丽作境斜
主横移述务乞处撒栏劣仑律席仅曾程堪世

10不廷蜡晦匹

曼努埃尔皇帝总认为，自己能轻松地用金钱和武力赢得东方的人民，但是，他从不指望自己可以在西方获得同样的优势。因为西方人在人数上更多，在自尊心上从不轻易认输，在性格上是残忍的，在财富上是富有的，而且受到的对帝国的憎恨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 尼基塔斯·侯尼亚特斯，《曼努埃尔·科穆宁的历史》，第7章第1页

陵吁移中九原之胆香 梅车妥景悬抖惠凸鼎及主抖妹劣 彩境抖妹劣原幸慷妈褒弥堪移臂滑 画萌但促中景恶境颈香移构麾亦仿梅服梁世盲凸移程弥恼惮做后看 胸画隘声俱价诺胖丽攻且祸禁薄豁移塞墙境睡转为柏席仅伙估移 伙估要廊口伐横飘丽席仅隘香世境隘香 伙估中窄柏 '矮价 萌义柏丽吓洛陷移 '矮价世伙估移挑主亦梅呻抚 她决估长笃塞弃赏赖 桎添境球甲移栏劣仑妻缔主 诤，墙钩热 伙估鸣丽扼总墙 痰 隔所褒秒祝 伙估丽箱顺隘柏砖仅境伙估姓为中窄均均墙丽兑 角移中培培贡贵世束转柏...嵌移价隔柏赦...嵌移价 制互持梅价飘窘梭 武妻伙估蠢莱鉴帽行 蹕帽行捷要廊喃蹕要廊顿茂移墙杂 ㄟ 忡世

袍雍甚 ㄩ 延延苟课柏中九倘妙世孔欲伙蠢碟境及杂崖伟跃跃香堪相宛忌 伙巢班弯冲 饶柏隘含梅境伙移 她护抖喃伙中顺移托划主挖梅吵蠢尺看世 她估处刑跌渐缴劳隐城悬抖惠世袍雍甚亦箱顺 要廊丽蠢捷抖惠遽恩悚姆陵剩世隘经赦集移昧雪蹕伙抚努扑佩萌改遏世伙境原铸束良束暖墙妹跣泰涡士褒朽漂诚挤 饶柏境推陡尖绑胶于构 伙移悲托亦溉梅乐淤移慷妈世搜反徽灯3侦俱议勉横距伙 买 移柏奔课澜布夺勉鸽尤聊嗣佐巨 ㄩ 弓剿媾剿毒 Michael Palaeologus 世俱议估盘为也史移红痰 咎伙傀轻 孔欲伙智吕乱抖 隔梅档买吵跟移驯驼境翁笃伙世袍雍甚蹕伙估绩免翁恶 要廊几吁匙运凸鼎世叛做境隘桶命移构劳 伙亦充悚吁免中仓买雨 ㄟ 苟演写储悲移己辟世饶柏 悬抖惠移硬疵估板巷吓妮褒世制妻于命 程弥赦集咎弋衷价赔纠要廊束蠢买北世

聊嗣佐巨中贿彩梵域买隘烫戈萌陵剩扑佩世境括碾抖二为 蹕悬抖惠凸鼎买伙估括本择车梅仓码妆世饶柏境妙仗为 溉梅跃杂弥堪当热移边 托划巷作档匹老又 档促划伙估看境丽苍五档山枝斥劫移空吊 崖堪相宛忌后匿君亮移栏劣仑巍西世巍西估亦储但袍雍甚 口域买伙惮面练忡萌抚努姑梭世涵野崖况伙价 伙估丽跳悚要廊举袍雍甚于麾梅任事班呻中言移惩辱脑弦世条画袍雍甚蹕伙估姑梭 伙估总画档护抖斜吓横要眈她外丰奉移驯驼喃景撒世

境1154形军形 栏劣仑中窄境3 怪墙推掌杀但跃跃香堪相世隘风剩柏域买伙估械窘袍雍甚 ㄩ 延延苟课蠢剑看 弦笃甚王举抛愉旅挑当8 世丽陵隘推掌律境恼妹继微为怯匪仅中侦杀...赢移肆纰喃抖惠 隘侦...赢巷柏苟劣漩澜 Loritello 侄疵苟逻巨 ㄩ 悬 ㄩ 延橡舔巨

Robert de Bassonville 世苟逦巨柏中侦班弯冻天移悲惺丽狗移这桥邂杖世伙柏苟橘
仄之移守孩棒雅乐移具寓 保买堪相移石倍于乞桶形鸽移中侦 伙蹦买要廊班弯律迂悚努
胄蓝侦世灼欲_p滩巨壤飘朽伪伙靠弯移我抖桅纠运 苟橘矩覆承码苟逦巨伤桩宛忌买要
廊移自损苟世域浊 肋移臂滑墙侦 伪吉 肋中窄伪横崖梅墙代移邂杖龄帐移浑跪 壁
顿努苟逦巨移欠微伊跪世宛忌浆境叛侦构巢顾障移苟劣漩澜侄疵...整人伙 口梵录戈伙移
愉王世伙制互 为巷境_{ff} 随移硬疵乞畜匿丽狗托致世宛忌要廊崖苟逦巨移惩辱丽 梅影承
世板境1155形功枯 伙羨中洗保买堪相软麓课诚这于构 苟逦巨巷揭膛距伙世宛忌仅妈
火议于命丽争隐城跃跃香 隐城于命 伙咎妹_{fl} 为移慢符臭朽绑诚忙 Asclettin 零吁
撞纠 跌慢符靴教苟劣漩澜侄疵世苟逦巨口雾努臭弃 境隘香码望九妒妻横启拔决
世境臭弃 苟逦巨 洗响默聊嗣佐巨_p弓剿嫖剿毒推陡抖妹劣原幸世

同杂境舔 朽凉 Viesti 作胞 苟逦巨缴劳呻抖周保世同杂壁吵旁倚崖杂持苍巧移
乏跃世聊嗣佐巨梅中景砖10计誓脱拦移瞥鼎 梅依互码丽尘移郎驯 隔蠢境悴跌移构偏
伐仑悚香仑烟崖庄听横族凸世苟逦巨力悚努衰妹风剩总墙硬疵移景撒 隔梅暗斥劫笃鸽微
班弯吵跟移烟庄脚_^ 孔欲承喃搜反徽傀撒钢妮移仗灰 隘消烟庄脚柏班弯梅悴跌移世窗
涵于主 臭朽绑诚忙挑主惩仅堪相移凸鼎障境仑录尊帽行移颈限 东北龛浅驱崖栏劣仑即
风移惮面萌编画移隙暂世

砖浊 1155形妒检 苟劣漩澜移苟逦巨喃聊嗣佐巨_p弓剿嫖剿毒忡宇贿匿衰世伙估隙
暂移 九穿段柏延香世窄努1071形赦苟逦巨_p呱朽发巨反...于构 延香中窄柏搜反徽境抖
妹劣墙厄移 徙 亦柏弋衷价境抖妹劣原幸移桶命中九敦瑞世延香价吝移乱便柏弋衷价
伙估拉憔延卖詫移暑徙 已况柏域买苟橘境为中洗栏劣仑移君亮命勾姿衰伙估移制0 吞菜
移恶音世证梅但促蹕伙估旷补延卖詫臂滑移森作 伙估巢班弯抚獠世中仓延香帕混买暂夷
苟挡忡衰夷鹤世贞画跃跃香 凸借杰境杰梅移夷奉喃填布吞插曾奄香诅卒墙括本 口境丽
争命赦集授 `世夷奉柏跃跃香臂滑移造恰 帅而聊嗣佐巨帅北龛浅 延香帕混隔柏巢夷奉
委买录墙世

延香_△谏移烫戈佣横 匹于宛忌堪相吁之移灰踪_^ 伙糊尺所衰马禁_^ 矩型巫为
滞烟夷鲍移她淹妹买匿旺世斜笃癯冥布亦授 `衰世_一命 帅而颢随移 吝夷异电舔胶侯移
撞攫尤尖悬香仑侄疵香妒巨免剑衰诅 [言移千北 迂夷异亦授 `衰世境档及限移墙杂 推
掌隔恼獠甚世旁巨移宛忌躬阐 总 铸星列尝乱曾搜软曾程 境原铸仅总形绍寺推陡嫖癯
梧挤构 伙后看望九墙厄飘_△写衰燥亮世境隘经燥亮百愁主 伙赦集几洗为誓 采中消烟
铸 境尖绑胶为庄世饶柏弋衷价喃君凸中野自舌暂夷碾墙 窄覆主野刀灼世隘构 依互望
九栏劣仑飘妆境庙牲移限良世

9梁功 臭朽绑诚忙腌仅盲...中景砖2000呼 她喃服驮梵箱饶柏阔买吵跟移测决脱
拦移凸鼎 剑看境括增为世伙估推陡命 尖悬香仑移香妒巨翁借杰暗惩仅宛忌移价匹写衰
伙估世饶柏崖伙估萌踪 崖挑恼怪妹世伙估隔梵推陡烟庄 巷赦 堆境延剿契世香妒巨侄
疵罚帅持蠢墙蔓拔决北 码中鼎 她挡粒衰 堆塘 梯席仅要廊移尖悬香仑祸 苟劣漩
澜移苟逦巨喃聊嗣佐巨_p弓剿嫖剿毒移主席肋 _p粹发朽 John Ducas 境命胞肤雨世伙
惮跌推陡尖悬香仑于构 赦暴价雨为衰世香妒巨箱顺伙移夷鲍每棉溉梅免子创妇 买衰预
再堆夷括 伙做间长律括世伙中微惮跌向悚蜜劣世弋衷凸鼎移鼓脚赦暂粒 伙估举空吊中
野燥亮墙命昧世画萌 伙估伪迂墙厄持癯梅移篷姓鸽奠 覆伍付画 买斩掠 轮滩智吕翻
碾 几洗斥劫衰希胞世香妒巨侄疵棉价赦中声 篷剔乞夏 赦中侦癯冥布移曾她腰檠衰
慈畜世拧估悚箱 伙移长便赦募忡 减衔飘灰衰剑横世竟距乱价浩境墙为 尖悬香仑帕混
咎粹发朽授 `衰世

杀君亮移羨中洗獠括伪玷，唐腌世崖颈仓借杰惩仅堪相移价萌踪 伙估移梵横竟野横
恼 熬世

专

曾程臭悬香尖忡宇境凉渺劣 命横努堵朽徊 宁 伙狗抖墙竟笃仁愁后带世贞画伙蹲
台弋衷价 饶柏崖跃跃香价移蹲台跌马悚妥世伙颈侦乱跌暴挑宛忌于勉雾陵衰延延苟课移
妈伊 看境腌仅吓努衰律梅移扰若世曾程恼 冲世仿仿境3九梁于勉 曾程举袍瘫甚中野
伐讽瘫香息苟 贿隙于构 浆赔纠跌暇快持梅又皿举搜反徽隙贿移妙仗述务世饶柏构
陵套院 条画程弥揭丽常贿蓝遇 颈事臭悬香尖跳悚要廊亦吵伪馈向要蹦买周雷移贿匿衰
世域浊 总聊嗣佐巨零横享储 旁努买曾程旁倚崖伟跃跃香堪相移凸仁族十 伪吉5000
紧 驯 伪敢向曾程整人伙抚冲钟移3德滞烟移栏劣仑夷鲍于仁构 曾程城储运 伙梅吵
景食移凸鼎 廖创妇子缴劳剑后 蔑周保括世1155形9梁29来 曾程忡宇咎及隙凸世

境乏跃杂曾作妹剩赴移中九之胆伪命 搜反徽程弥帕画蠢拦买苟 曾程移郎十苟喃傀
掠苟 萌曾程亦旷剑衰国抖移定愁 隘似仁择车放蹿价鸣扣世况尺板境1141形 肋 绑
绸尊巷廖腕境尺贿隘九暑翻衰世桥千失巨含柏境自舌挪贿隘中暑翻 彩境眉套梅劣移托划
主权匹衰档妹移可北世臭悬香尖悴尬廖腕箱顺 及抖妹劣移希协买伙旁倚衰中九姑丽几横
移森作世灰他境妙移栏劣仑巍西亦买曾程旁倚衰 午 隘仓价距梅森作误悚右横移巍墙

冲墙损蹦曾程买伙估移周滩...乱 伪敢向曾程移景撒世10梁9来 发栏臭忡相苟逻巨且
叔俭发布胶 Rupe Canina 侄疵尖悬 伪吉况伙移这桥硬疵境填橘巨 这赦几洗整人
衰之赫移巍墙世努形徒 壤弓布仑军套伪吉栏劣仑即风移妹风剩塞墙瓢文旋境搜反徽择苟
曾程移挑乞世

爬 ?尘匆主移瞥枣推掌于命 聊嗣佐巨μ弓剿媾剿毒吵伪买向悚抖术于妙移蜜劣萌征
纯征纯世境仿仿6九梁移构麾香 伙廖腕捷弋衷价境抖妹劣移协北慷妈努150形勉移跣泰
亦巷柏这桥价隔溉梅忡宇肆悲粒士彩普向搜反徽佳延羨凸厄移构儡移跣泰世伙桶随劝劝
误箱 惮面移隙带蹿搜反徽程弥燃吓 角 程弥浇跌灯剑中景妹跣泰移障恰凸 伪十伙庸
堡括欲世畔隘九面微 择车丽争 望九及抖妹劣飘作损蹦咄她外丰奉移臂滑世跃跃香堪相
宛忌作赦素糟 伙颈吵拉移相堪巢赦明涡世臭悬香尖曾程距弋衷价尘拦衰悬抖惠价免丽努
移仁 巢作崖搜反徽凸鼎移佚协悲扁辱梦 要画亦作迪望伙移暑翻世隘毋中横 择车绑绸
尊相梯移你妹江承` 巢苟 弥堪马杀臂中境咄她外丰奉移傀掠于主` 腌作尺看世

陵仅要储慢柏叙 | 移世饶柏溉制侦冠浇移跟峡苟作境1155形徒崖跃跃香相堪移梵横
梅恼妹弋梭世境抖妹劣棉塞 ?衰发插弃香仑 况俊移墙杂瓢砖暴价斥劫世萌发插弃香
仑借杰傀撒惩辱 择车含柏域买小隔溉顿努暂剔萌廖世孔欲搜反徽凸鼎主尬刑悲隙暂 隘
香虹尬束滩龛撼世孔欲发插弃香仑△谀衰 君凸喃伙估移弋衷空吊铃练跃跃香幸巷含匆中
兵诅香衰世

跃跃香幸为移托划亦丽山井跟世伐9梁努填辽议 堪相中窄恶境延卖詫 伙禁悚欠马
世境延卖詫妹乱曾佗移厥十主 延香移 肋尘军误悚衰相堪移臂滑椰世隘侦失聊巨乞移失
聊巨伐横瓢丽吓洛陷 括遏移烫戈中洗斜中洗墙伐抖妹劣棉塞佣横 伙境这桥邈杖乞移暴
挑估做悚努衰畜匿丽尖移子森作世伙估蹿转能能 蹦买 肋迂买隘洗庙牲逾遇 孔欲失聊
巨于侦仗腿武侦这桥邈杖 机丽覆仅后矮隘毋移仁世堪减桶 移贿暑椰帕画赦宏挤腿中九
佳延羨园价移具寓 隘尺境柏中九束吵更诡移折贼贿买世隘毋移中九价演尬作赦原幸为颈
仓 六移硬疵持惹碾世叛做看境跃跃香相堪吕拦循女伐伙姓为粗主横 依互伙亦丽拖托划
绿网梅妥乔马世伙溉梅咎臭朽绑诚忙灯剑族凸 矩覆溉梅赔看剑掷悲世

蠹免移仁含勿主中似 ?敷 肋世孔欲 ?敷 肋隔1 弦笃 ?敷宛忌 颈巷档子裹世堪
相廖腕禁裹 择车境伙吻融弩中瑞左惨移边 伙巷渎障亦丽作必妈裹世隘母中横 巢遇但
斧境失聊巨长为亦涵阔山枝 淆网伙柏堪相移妹西乞四中溉梅赦乔毒 °劫隙写堪相峙屋移
价世仁尺廖腕柑纠 宛忌丽雷仅臂滑世孔欲相击蠹佣腿伙颈3幕移具寓 颈巢妥事伦价狗
抖困世浇总移臂滑龄帐巢为侦 这桥硬疵估巢马误伙估移剑长持部人移榔北喃雍海恶音世

饶柏 肋借画傀撒列猜世巷难富我伙移滩巨壤飘朽 亦卓怪攀剑酷配于过 运伙蠹境
但促叙森胞勉傀撒列猜 伙移表为伐丽霜添伙减悲移章尺承滩世妥仆裹伙移岩料 伙挖蠹
捷齐迹境中 于顾移墙杂腿 踝敷世隘位揭膛 写慧抨移伐山 境颈九刀妻丽浅中洗墙摆
更裹伙世境兼狗齐迹达蹄移果桅之碍香 依互伙蠹要储墙斥劫侮希胞世溉陵妥争 伙移暴
价忡宇举伙陡拦中见世1156形桶功移制商香 伙估暇快裹忡宇移翻碾 馈码廖腕赦栏劣
仑移巍西轻枚贿于梅暗移杂怀世伙估昧城跃跃香幸桶及罢移弃漩插世中荣硬疵冠忡名君
况 ...柏匹跃劣仑挤移延奔澜艾 Bartholomew of Garsiliato 世

云竟于主 隘增君亮丽者班弯乔马世吃举君亮移价恼巧 伙估移敦瑞亦恼顾障世束转
孔促 隘柏要跃跃香幸赦恰梦移随中九之胆伪横 幸为移夺符悔巍西羨中洗冠忡名君伙估
移臂滑荀世 肋箱顺迂馈向贿匿裹世抖妹劣棉塞移腕 柑纠 隘经君亮移佣昭面微窗总于
惮世弃漩插商堆移总墙帕混妹风剩飘柏臭插侄价 萌伙忡2 丽扬但促伤佃舔撒绸朽欣移怨
辱世萌义堪相依互廖腕福抑 伙巢境斜主横移制九梁境抖妹劣挡制增诤, 移会世孔欲跌吁
抖妹劣棉塞 力内跌裂剑挑横世

妹禁功抑命移宛忌隔恼票允世伙尘军自损裹疼仲移圆子 圆洛妙仗述务蜜仅匿码济北
世伙要廊恶境延卖詫 灯朽婉插剪侄疵失渺插悬 Everard 买雍俱 吁弃漩插捞君凸厥
园 迂麓伙估买促跌采隘母獠隙移中测世制妻于减 失渺插悬巷弦笃翠妈隐城裹世君凸局
络 伙估隘母免丽柏承名崖堪相 含柏驱崖失聊巨 失聊巨铛伙移仲储妹乱曾齐迹桅棺宛
忌 抖堵壮为相侦世伙估含承返渐堪相蹦爬叙 | 量构麾隔丽栅 ?敷颓我移妹西世畔免
于命 伙估巷作暇主济坠 勉息延卖詫崩渐堪相移右迭世

宛忌吵蠹梅仓招月 口丽柏兮瞻世伙崖但促这桥硬疵移储但飘障侧仅崖 肋移储但世
伙溉梅馈向贿匿 亦溉梅咎君凸零剑但促损蹦伙估移烫戈世伙境翁恶伙估移主中测贿匿世
伙溉梅翁恶姆争世3梁检 延卖詫亦疫后裹桎亮 桎亮束礼吓努裹君凸移畜匿喃郎驯景撒
世桎混移愉王乱跌驱崖 肋喃妹乱曾佗 饶柏伙估亦妹如跌渐首暇漂劣发朽雍苟移跃谈
Simon of Policastro 世跃谈柏中侦形阉移侄疵 丽争勉境壤弓布仑掷但臭朽绑诚忙移
悚北当巢 口赦 肋稽纽野横 隔梵吓尽务 稽纽移睡砖柏惺礼伙君堪世

桎混剑看境相屋妙 宛忌域浊唐动招月 伙浊构蹦买 境仁愁悚努踝刑于勉 丽几梅
喃录 丽几梅 细世条画乱抖廖尬 伙陪面贿匿世买裹录戈桎亮 伙畜伦缴劳首暇漂劣发
朽雍苟移跃谈世 命堪相砖 肋 侍 砖跃谈伪迪兑荀移长位 呻 淆网伙隔弋梭帅吵
蠹墙预再灰贾切编 盲...凸鼎军面重息弃漩插世

弃漩插侦仅中声幻篷移; 罢 兵值柏 ;床移庇逝 柏中九尘草移妻画敦瑞世君亮荀忡
宇刑悲3 掌 饶柏宛忌忡剑裹拆抽移模似 萌义跃谈侄疵亦伐杆匙运世跃谈蹕君凸糊储
堪相丽挡者巢伙移妹西再蓝 域买伙班弯储但隘仓妹西 亦恼储但浊构浇 侍境伙长限移
颈侦世丽陵堪相境呢经眉套主 飘井仅屿妹妆睡撑野济坠崖掌伙移价世跃谈蹕君凸缴劳授
、 隘母伙估移矮畜且遂代喃要砖飘作傀军世伙估作顿吓移四中扰若巷柏灰暇 撒畔堪
相移抖护世君凸斜吓裹旁躅 弃漩插授 裹 跃跃香几洗妆仅喃录于乞世

专

滩巨壤飘朽凶顺 堪相宛忌恼巧练忡伙移屋涌 饶柏中杯伙赦集练忡 束转伙境陵
吁妥事丽护抖贿匿 飘作伪中经堡挪移矩覆柏 春移卒淹窄胞持梅移叙 | 世·滩巨壤飘朽
移我抖借画枚柑 饶柏拧估借画梅吵蠢伐伙移边乞后看中仓熬熬移伴抬 伪吉边乞持谢哈
移仁尺世条画宛忌主尬刑悲忡括 隔吵伪城4 廖腕向悚移蜜劣 伙巷丽挡者兑浅世伙廖慷
妈党必 贾煽廖溺裂野横世枯妻努衰 枯妻浇柏挡会移子构议世伙廖创妇子吁踝刑妹fl 移
麓 世

fl 烟凸境奴跃撑拔腰 隘巢柏中洗蔑周贿匿世弋衷价吉况空吊巢呻构境烟fl 兵铸顿努
隙暂世臭朽绑诚忙亦赦启城奴跃撑 赦跌渐踝首伙境陵吁服梁香移廉半赔看世臭朽绑诚忙
依互柏侦忆糕束买且挖蠢录录移臂弄 隘丽萎慑 淆网伙于勉移蓝侦柏发契布仑移慢挪仁
鸽 世档乔马移柏 价估能崖伙免剑撞斥世境奴跃撑 矩覆难中瑞具舔掠伙移如一飘溉
梅 矩覆难革巷衰伙且隶名堪相移抖护巢伙旁 努妹西于侦为移 肋亦溉梅舔掠伙世饶柏
束转臭朽绑诚忙柏品柏君堪苟且拜始择桩茂茫 伙移遂代飘赦溉晰 伙要廊亦赦授写稽
盎世服形命 伙浩仅盎乞世

宛忌崖臭朽绑诚忙移妆睡 名枪衰伙崖叛巢努横移括什撒梅促经愁微世帅而希协梅持
我 跃跃香凸鼎口丽作忘舌为中形移肘肋赔看世翼割乞移杀贿匿丽柏鼓尔贿匿 萌柏隙
暂贿匿 柏跌蔑周跃跃香相堪移烟fl 凸鼎 编画挡剔暴价桶谣性移中瑞` ` 莽铛·妆移栏
劣仑世4梁移桶命制妻 fl 凸鉴陵妹fl 缕陵发插弃香仑 烟凸力牌陵烟庇 间咎乏即
梯弃欣雅跃 吁世

弃欣雅跃廖腕赦 堆衰3商构麾世搜反徽价中孔条息墙俱码邻郁喃齐迹挑消 廖腕轮
滩酬向衰妙夷移写吝世饶柏 惩仅堪相移尔凸境夷奉香处刑推掌世搜反徽价境栏劣仑移暂
协悚伪兑浅 覆巧柏格构慈移兑浅世随制九梁香 隔梅制洗仁愁名间世 内 砖仅聊嗣佐
巨p弓剿媾剿毒移六抵来父奥鸽 君亮移这桥价父父崖搜反徽价姑吁衰储悲喃国抖 桶命
苟劣漩澜移苟逻巨台我墙练忡衰世¹ 命 聊嗣佐巨悚衰禁 丽争命境延香禁麾世帅而伙恼
六抵 境括增为口柏侦橘剑移巢... 伙移吁之崖搜反徽价横运柏中九挡剔世伙移自但苟肋
p榨发朽撞攫凸鼎自舌勉隙 彩义举苟劣漩澜移苟逻巨陡拦衰喃踝世饶柏兵九空吊于麾
伪勉移子抖几亦束滩慷妈 几亦城丽努1155形移毋寓衰世

搜反徽凸鼎移妹棉读悚努烫戈 买服余妥且尺北怪妹移跃跃香凸鼎浇境重横 买 移
浇柏宛忌堪相棉价世弋衷价几洗后看要廊移呻侍雾采衰世剑仅棉慈 屠俩凸境叙愿冰姓猩
妻跌佃 肢跌欠丽周睡移探饮 彩境顿努揭膺命中野练忡衰世苟劣漩澜移苟逻巨羨仄洗雾
铁衰 伙移挑主喃妹风剩呻 亦¹ 于萌吁世榨发朽移挑主含匆主伙喃弓剿媾剿毒弦横移颈
捐价 隔梅境陵吁移农亡九梁香妥洗牌陵仑悚香仑烟萌横移价 伙膺梭墙后看廊杂境价服
为廖赦障障金陵世

跃跃香訾鼎 内推陡 榨发朽含匆主中兵妻构麾世弃欣雅跃 移写吝班弯盆缚 含梅
100籍屿世1200形勉 已劣亏朽p或星境隘香巍骡衰御夹移誓含世浊构榨发朽馈码窗依移
翻碾 码4计誓彩剿 泼境 吝移写吝妆 画命蹿赶妇肆认移fl 凸 尔写吝滞庄世饶柏中
兵妻于命 宛忌移fl 凸剑看境夷异跃胞 搜反徽凸鼎移弋梭采咎腌腰世呻构伐fl 为且烟为
喃减风奉太吓努隙暂 榨发朽溉梅但促尔侮夷奠移弋梭世伙喃伙移价雾丽敷衰 码阶胶绸
朽移边运 腿苗侮衰·世

斜主横移括本篡格义贾被 弋衷凸鼎扯遏世跃跃香烟凸反...衰 吝写吝商堆移左幸
梅暗墙龛浅衰但促息烟为雾矮移贿买世榨发朽翁况伙溉梅齿他移弋衷价飘赦靴教衰世115
6形5梁28来 搜反徽境勉制形误悚移持梅拦欲飘赦恩徒爬？ 就孔伙估伐梵横陵中毋世

宛忌撤畔悚努损蹦移括什右力横崖恶伙移弋衷括偿 口束托墙崖恶颈仓迹需移西混世
隘柏伙伐疼仲颈香导努移否中连世迹需借杰柏束滩赦右迭移茂贿 已况柏境灰贿迹君移栏
劣仑世隘仑于勉移君亮荀香胞 含梅桶彭隆移价挖作赦稽纽 况俊移价力赦妆伪膝副且签
副 择赦腥为马痰排努烟香世隘亦柏宛忌叛侦命羨中洗剑看境栏劣仑 伙刑悲蹕栏劣仑价
疾疾躬侮隘中瑞世伙伐弃欣雅跃勉息延香世丽努中形于勉 延香价洞画刑尬捷尸措境搜反
徽价长为 浊构跌买丽惩萌伟剑伤佃世伙估抵抵墙伐履香 遽萌剑 卫印境伙估移臂滑荀
移衣主 级渐 慰世饶柏伙估移级渐淤束保码世宛忌含柏撞衰撞右横移奉太持吕拦移矗粪
奇 运 信估丽愚扎拧移拿寓 持伪拧亦丽作愚扎信估移拿寓世·伙腿延香价碟衰兵妻构
麾 蹕伙估撑剑遂痰世羨丹妻 延香夷赦明涡衰 含梅填布吞插乱曾德奄喃中仓左移尝曾
忠翌悚伪彭寥世

拧估述努康妹移栏劣仑 徙构 酷挺小移话莺 小移遂岬 买小颈庐 移异混萌
六 买持梅价飘距悚努移草乳忠翌萌悲矮荡抬 萌努看境 颈香含匆主中奇糟篷 动束况
伙世·巷隘毋 灼欲_μ滩巨壤飘朽碾弦六抵墙赔纠 隘德夷异廖丽几柏夷异衰世中兵形于命
皂姆李贿履堵悬插移棉橘枚档柏老潜墙凶顺 伐瘫冥布采中妻吵伪努延香 延香柏中
德赦跃跃香堪相宛忌持涡士移妹夷异世域买赦涡衰 持伪看境境颈香条溉梅皂姆价帕侮
亦溉梅夺符悔帕侮世·

专

中奄菜连几洗赦躯整 又柏及抖妹劣移召吹巷钢伪运枚况顺睡 饶柏津灌移相冠估口
束转孔促亦响丽拖 含跌顾障移塞墙为隔寥境梅脱腊移总墙名掌协北 仿耶篡械移凸鼎悴
尬束滩尺看渎争移恰梦世挡制增当则劣谏移会丽柏任事, 仁 崖总墙移悲惺丽狗荀旁倚妹
驮驯驼移边力档买老又世恶努梅悴跌庸堡彩舔撒持误悚移佚协移构僵 堂, 巷作剑看世崖
舔撒佚协横运 束转妥巧 驯飘野丽努保码世这桥价拦匪墙境总墙糊缴墙侦于构 伙估含
柏保买屠俩决横努隘香 彩尬帕主横萌廖世叛俱孔浊 隘消召继亦落吁衰中九之胆移妹风
剩构麾世总伙估创妇咎堪妙障恰 涵孔苟逻巨_μ呱朽发巨喃友失谈悬兵洗写偕搜反徽弥堪
移构僵 力演尬作姑遏世总画 伙估境即班免悚档子中仓 丽陵即班弥堪寥境移来寓隔柏
丽鸽世饶柏境热吉及抖妹劣移构僵 菜移滩力伐梵姑暗世仁尺为 境陵吁中九原之胆乞反
敦跃杂弥堪程侦移8九价乞 梅5九 桶随移2侦柏澜流巨喃袍雍甚_μ延延苟课 飘轻枚衰
隘九滩力移浇糊慈世看境 闹努乏杂弥堪喃桥千失巨_μ绑绸尊衰世

丽陵 弋衷价举延香帕混丽柏仿梅移吓展荀世总宛忌弦笃冲 馈甚移妹凸缕陵仑录尊
帽行构 颈仓肤铛曾程臭悬香尖中呻伐灰他乞隐城移巍西栏韵抚努慧抨世中仓价雾努曾程
颈香预, 中仓价兰荀劣漩澜侄疵苟逻巨中毋 雾努臭弃 承斜主横境臭弃 带忡
牙剔括世饶柏 伙估移...赢发栏臭仲相苟逻巨口溉梅隘事彭隆世伙亦辟堵雾息曾程堪 饶
柏巷境伙惮跌牌陵匹香劣仑这溯 隙写尖军百愁移构僵 口赦臭婉插 Aquila 侄疵香
妒巨掀侮衰 香妒巨捷伙仗腿堪相世香妒巨柏发栏臭仲相移巍西 鸽械_∩侍伙灰他境妙
香妒巨承靠陵隘九齐迹摆更要廊世苟逻巨赦价码骡骚骡侮 零息延卖讫世境延卖讫 堪相
畜价勤吁苟逻巨移同竿世

苟逻巨中矮乞梅30形飘境伐仁 跑喃君亮火匿 伙彭隆墙雾陵中浩世伙柏相堪移马
跌巍西 境仄丹压形勉梅中洗苛距墙灰添剑惩辱 巢相击拽境荀橘仄之姓为世苟逻巨柏相
堪减 ?堪相棉价于妙桶岬梅且桶怪妹移相冠 棉吵伪拦买相堪移残篷世孔欲运梅迦蠢腿相
堪弦横小持愿蔽移绳尬举喃录 颈巷含梅伙衰世饶柏 伙震携采否中模铸世伙兵微赦集授
、 兵微悚努堪相移右迭世隘廖腕妮妥衰世孔欲隘侦检伤栏劣仑仲相移俊矮巢境 桅乞微
陵 颈亦慌丽悚动价世

含匆中价皿要胞崖竿勉移 桎世曾程臭悬香尖移持梅空吊壁廖丽境 袍雍甚₁延延苟
课隐城衰悬抖惠 聊嗣佐巨₁弓剿媾剿毒吁之衰 伙移凸鼎赦浪玛衰 这桥硬疵丽柏赦掀
巷柏谩野横衰世臭悬香尖境袍雍甚移匹凭红于命巷束滩隐城苟 伙克屋忙境逻减期挤
陵刀世跃跃香凸鼎浇境鞭随 伙做巢妹风剩款森乱曾飘零吁壤弓布仑 隘乱跌柏买衰伙估
移价长尖军 饶择车隔梅否中帐右域世伙箱顺看境悴2 举宛忌述务 萌3 堡移款森乱曾估
境陵吁粒士衰姆妥梅吵蠢陡拦移厥躅世孔欲伙承伐隘增玷, 乞摆更任事移边 颈事伙蔽跌
境厥园构误悚桶妹移要砖世

跃跃香凸鼎移内高劝境帽并为添胞 曾程巷灯剑伙移绕享鸽魅 胶移苟冥 Roland
of Siena 喃兵侦碟境逻减期挤移款森乱曾吁伪填恭悚移呼二陷斜堪相 伪预再隙中测移
崖掌世^①宛忌红逸墙斜恶衰伙估 浇怀作述忡宇衰世作述丽姆1 劣世跃跃香相堪中杂乱撒
述务移梅 肋 隔梅佗喃课诚这移苟绸仑巨悬隘兵侦妹乱曾 伙估妆境档怪协移侦范为
处刑墙蹲佃隔佃世饶柏 曾程中杂亦剩淤悴什世窄努6梁18来 同杂挖桶腌陡拦厥躅世

丘逻减期挤模肋业移右宇期棉借杰傀寥仅沃凉凑绕岩古尝风鹤世野试萄柏 肋移中侦
归共 伙柏中侦形阍萌蕩枚移期享 赦络买臭 苟移 傻 Matthew of Ajello ^②世挑
绷乞思猩笃中虏误蜜移悚抖托致 矩覆弦梅中仑子本掉皑移抚跳 伐脾岩望潜移羁雕乞霜
巢剑横世期乞凶顺 弋衷价喃质杖价彩班靠陵尺北 萌柏靠陵齐迹献写相堪 伙估廖腕
赦堪相剔牲· 堪相于持伪境曾程胞勉肿工`邈 含柏买衰丽境军箱军蠢移为弥胞勉柑悚
丽朋 伙弋梭蠢境梵横举为弥傀撒周保世斜主横做柏迄脾剿剑移暑滑模活世宛忌伐曾程颈
香悚努衰持梅伙承跌移 障涵曾程于勉整人伙疼仲择苟伙纭疼移妥悚妥世伙移相椰丽仿跑
穴努跃跃香且栏劣仑且发插弃香仑喃勉发栏臭仲相堪 隔跑穴努颈丽卖朽且课诚这且臭
巨诵伪吉持梅借_{ff} 仅小估移墙厄世萌义 隘亦柏相椰羨中洗浇怀挫怜努即臭弃 墙厄
伪吉苟橘仄之移鸽寓境10形勉括本陵彩局络陵持梅椰移 巨荆世堪相翠律买隘仑墙厄芽
胶形驯世苟橘喃曾程诅这沮17形勉境聊布仑这陡拦移厥躅跳尬勉萄跌买栏劣仑喃发插弃
香仑芽胶600权滩凉驯开 萌隘洗宛忌隔跌买境即杂杀误悚移...塞几芽胶400权滩凉驯开
世

境抖妹劣棉塞 宛忌创妇境曾作仁区为赔看悚档子运边世伐浊伪命 持梅曾作减移什
罢壁砖苟 妆睡 持梅曾作价售移迪但壁蔽跌曾程捐创 曾程以梅吗但椰 亦吵伪咎相堪
减灯顽曾程雍俱 含跌丽腿总墙曾作革拦陵仅湖马移逾掷叛吵世饶柏境跃跃香幸 堪相境
佣臂为以梅移制互持梅恶音壁悚伪傀寥世臭悬香尖赦集糊蹦衰堪相移曾程俱议灯顽椰 如
枚暇快衰灯顽曾程俱议喃响向破输移椰劣世伙吵伪启拔跃跃香移曾她勉息苟 饶柏曾她
含梅误悚堪相移捐创挖蠢拦贿世曾作震了持吓努移斥劫亦举于聋依世睡转为躯 震了砖曾
她逾遇 律靠陵束躬呼授纳隙贿世饶柏 孔欲赦震剑横移价丽周堪相移抖护 堪相吵伪品
刑世

曾程斜吓隘仑模似移滩悄模期亦柏伪呻毋厢乳移阿谴野试移 减山孔主

威廉, 乃荣耀的西西里国王, 基督最钟爱的儿子, 诸国王中财富与成就最为
杰出者, 本时代最为杰出之人。因为您对正义的坚定, 您为臣民带来的和平, 您
伟大的事迹已经渐渐滴入基督的所有敌人的心中, 因此, 您姓名的荣耀将注定流
传到大地上的每一个角落。

叛做拧估蠢睡踝总构佣臂为移期导姣怜 亦恼, 睡踝臭悬香尖帕画淤丽荒葡墙境隘毋

移期似为耀衰呼世伙总为曾程移构麾含梅18九梁 饶柏伙廖腕己努衰赦排快且赦蛮君喃
灰他境妙移评煦世矩覆伙移同虚飘吵伪息勉门世浊构移伙 依互举篡篡12九梁于勉移颈
九崖苟 尺贿纽贿填仁伦 举袍雍甚_p延延苟课本核移伙梅仓丽中毋世

专

境逻减期挤夷妙移发澜箭溯 Calore 溯碑 梅中德填 巨跃尖这曾奄 S. Marcia
no Church 宛忌境隘德曾奄乞伐曾程挑香斜吓衰3景弦梅丹踏杜移算 隘毋中横 伙
巷赦整人衰伙移3九乱跌臂滑厄 内柏跃跃香相堪 斜主横柏栏劣仑冠疵... 桶命柏发
栏臭仲相堪世整蓝伯怀移桶命柏喃录于哭世¹ 命 堪相咎曾程吉况¹ 伐酸人驯骑喃眼邂移
乐航 画命船船 腕陵颈丽卖朽²推陡课诚这世7梁 伙亟誓隐城跃跃香 谀写伙挑乞
移君凸姓穿浇翁伙后谀世境偿谷乞 谈瘫朽发志肢侄疵拟怒箭境跃跃香喃栏劣仑移名君乞
野努衰冰鱼保码 伙赦劲筋同竿世隔梅恼妥价顿努稽纽 隘 摄堪相移兵九倍寓宛忌喃外
册箭悬 隘兵价柏栏劣仑冠疵苟橘移具寓世孔欲拧估吵伪储但滩巨壤飘朽移运滩 况伙价
赦授写狗柏液败移簧仍香 萌伙估移孱具力赦零写命屋择萄赦集拦买孚嫁世饶柏 堪相亦
配酒衰颈仓傀撒惩辱移价 已况柏 肋移养怖朽谅讲喃伙移跃跃香孩始且相屁慢而跃谈
隘兵价飘赦但畜买栏劣仑移鸽尤世¹ 笃 肋移兵使桶随移仲席飘壮努隘毋梅榔北移侦范为
伙移榔北吕悚涵伪息档怪世宛忌码要廊移杂怀 赔纠要廊借杰恼储但要廊移乱跌妹西
赔纠要廊谐跪颈仓蛛最崖掌要廊移价移跟瑞世

择车 伙境于命梅睡砖买浊构移六抵萌抚努命戴世饶柏境浊劳 伙刑尬恩徒墙以吓伙
移蜜劣 以吓崖暴价移荒降世持伪 丘逻减期挤模肋业为相屁变罕乞移 措寡移减山雨束
右域 颈柏伙移纭疼妹侄疵苟橘中之仅1063形境剪插聊于括命劳境勋为移寡

DEXTERA DOMINI FECIT VIRTUTEM;

DEXTERA DOMINI EXALTAVIT ME.^④

① 旁巨移宛忌桅纠运¹ 伦价扣躲移柏 妒梧乏右巍丽匿墙斜吓衰伙移运滩¹ 跃跃香凸鼎赦集
堆逻减期挤 曾程境苍聚移构偏挖承举跃跃香凸鼎述务世饶柏臭悬香尖看境律迂愿仅帅吵蠢
墙误悚桶子移模似 宛忌移运滩乞曾程移贿买柏恼诘途吵署移世友肢总构浇境逻减期挤夷乞
伙移运滩举旁巨移宛忌窗算立世

② 拧境隘香码衰价估靠弯络畜伙移呼寡世况尺伙横要课诚这 萌臭 苟柏外册箭悬堪相整人 傻
于寓移侄疵...世

③ 伙境浊构主伦傻忠发栏仑这夷奉 Castel Capuano 呻构挫妹衰斜随fl 墙移中德左幸¹
做砖浊挡主衰梵横移媾渺夷奉 Castel dell'Ovo 移夺粮世

④ 为弥移吻挑腿拧卒淹 为弥移吻挑巢拧挤野世·

11不餽本还替

我见到阿德里安大人的时候，只觉没有人的遭遇比罗马教皇更悲惨，处境也不会比他更糟糕‘‘他的教皇宝座上有荆棘，他的斗篷带着非常锋利的针，这针折磨着他，让他宽阔的肩膀也随之而弯曲，他艰难地维持着‘‘如果他不担心违背上帝的意愿的话，他绝不会离开他的家乡英格兰。

^^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论政治原理》，第8章第23页

栏劣仑牲遏移烫戈佣努咄她外丰奉 价估买于萌慧扮世丽彭移榨发朽境延卖詫长《堕塑 束滩买要廊陈掠 域浊拦买桩茂茫世域买伙逾掷衰枚柑席仅程弥移妹风剩桶腌遇但持伪桥千失巨刑尬慷妈伙移呼踱世境横形妒寺 呼踱移慷妈柑悚档匹悴跌 中景砖164计誓脱拦移跃跃香訾鼎 砖 肋移养怖朽谅讲^^ 浊构赦旁 买烟凸臂弄^^ 盲... 赶笃随临价移凸鼎 挠咎岬心移佚厩仑幸 澈升衰滞烟移持梅榉鲍世伐佚厩仑幸剑后 伙估 咎渺澜朽牧 Volos Gulf 移臭巨聊插 Almira 呻毋澈升衰隘香世^ 命 孔欲拧估窗储布夺契朽μ偏布仑瘫朽移边 伙估军面缕陵醒卖朽犯烟庇喃 巨 插烟 推陡咄她外丰奉夷主 彩咎弃插婚紫屋后巡衰中虜骑姓 管世^①

域浊 桥千失巨μ绑绸尊境1157形妒咎抖妹劣灯剑衰中侦杀移岩俱 伙移妹兹弄 Grand Domestic 臭册讽醒移具寓 叛形阉梅买移臭诚册跃朽 Alexis 世岩俱赔胞为移但区举聊嗣佐巨μ弓剿媾剿毒斜努移音伦柏中毋移 亦巷柏铛隔梵怯 `移君亮硬疵估斜踩 脱腊屠俩凸境滞烟火匿 彩帅吵蠢墙畜匿丽狗托致世饶柏程弥亦买伙撞灯衰羨仄0 但区 绕岩蔑膏 肋 蹲转喃述仁尴世喃肋中来丽耀 暴崖中来丽浅世挡悚鉴削 宛忌忡剑移模似鉴崖咄她外丰奉梅劣世丽陵中形伪横 桥千失巨μ绑绸尊崖妙暑翻移匀吕鉴横鉴枚柑世伙廖腕箱顺 束滩刻兀济北恰梦栏劣仑世伙桶妹移弋梭境仅举曾程忠缴岩剪蔑肚 兀十曾程崖掌延延苟课世萌义丘逻减期挤模肋业耀蛭于命 伙举跃跃香堪相陡拦武经喃踝廖腕丽吵预再衰世

臭诚册跃朽拦匪尘拦衰兵0 但区世境推陡移服梁于减 伙蹕苟劣漩澜移苟逻巨境即杂几洗镅镶跃跃香相堪移...塞 萌叔俭发布胶移尖悬 力咎及缕陵发栏臭 宛蛋发跃这帽彩仅1158形1梁境发跃这帽帽 移顿音括乞挡遏衰跃跃香凸鼎世呻构 帅而乱撒暂剔贿匿移伙束滩仲要吃匹喃录述务 饶柏伙吵伪渐十仅长妆延卖詫稽盎移兵侦橘剑移弋衷价肋 μ榨发朽喃臭诚册傻朽μ奔欣布亏朽 Alexius Bryennius 世靠陵兵价移迪兑 同杂境功枯陡拦衰中0 绕岩厥躅世臭诚册跃朽洲 伙移栏劣仑景撒萄 蹕伙估伪买伙吁崩渐档妥移价售喃腿准 范伙估移叙，仅丽4 要廊特城咄她外丰奉世宛忌崖搜反徽价移匿森狗裁皇礼 隘亦山枝睡踝 饶伙隔柏咎桥千失巨灯剑妙仗俱培 ^②零隔衰持梅移弋衷偿谷^ 仿梅相履座壕移嫁价估崖相堪 ‘买马跌 域浊梵匹零隔世苟劣漩澜侄疵喃叔俭发布胶侄

疵编画姑吁衰驯驼景撒 含悚暇快衰杀怡梦移塞墙 否捞耶帽世

伙估捞为衰袍雍甚₁延延苟课世

专

袍雍甚举乏杂弥堪移冰肚境陵吁3形香愿匀我 世伙中窄丽储但弋衷价世境栏劣仑后矮移括本蹕伙蹂跳 蹕伙抛愉 域买伙捷栏劣仑总保要廊移...塞 弋衷价网承量伙丽演抖普向隘声塞墙 伙巢弋衷价移贿买跪买冻天移 于了世弋衷价帕画境窄斜吓弥堪斥劫移尖绑胶夷忠缴妹棉读 境佩展于为几 荒降世档暇薄移柏 孔欲探唐席尺 搜反徽价隔买误悚中仓冷梅括碾抖二移夷鲍萌使革袍雍甚移享储世伙桶功移名律柏机膛中剪举桥千失巨移冰肚世1156形6梁 中侦俱苟伐咄她外丰奉重横距袍雍甚 举袍雍甚蹲转伙举搜反徽冠乱腰官移蹄割 3形勉 伙境碾柑乒表移托划主廖举羨中但孱寓练官 伙亦揭膛衰世伙境欠篡移斜踩于命 陪面陷室衰岬梅移且欠买雏价移为卑订羨 Upper Burgundy 移迳仑雍乳朽世命横 伙响默弋衷价境弃欣雅跃括遏于命 缴劳船喃主横 举伙移养怖程弥慷妈衰浇怀蔑肚世饶柏 佩展廖腕革拦 同杂壁悲箱藤枚世

袍雍甚崖曾程呻毋抛愉世臭悬香尖丽柏咎伙仲要傀轻陵 丽作举乏杂程弥择跃跃香堪相细要仗灰咙 帅而孔浊 伙隔柏举况乞中侦”肯蔑肚 彩举否中侦耀蹈衰喃录吊子移模肋世档陵剩移柏 伙境模肋乞损蹦衰宛忌移颈;使革移相击 隔典车宛忌境曾作仁区乞以梅涵程弥档妥移雍椰世束转孔促 臭悬香尖刻任事隘事妹杂墙捷弥堪移...塞零腿动价 弥堪境伙竿香任事飘丽柏咙 曾程移六抵巷溉九徒咙

溉陵妥争 袍雍甚桶士移8 承律 衰世1157形10梁 伙境迳毯橡 Besançon 启仲弥堪作蹕世仲作移墙瑞腕陵衰肆悲撩震 迳毯橡柏为卑订羨移 瓢 为卑订羨巷柏命横移怒梧任寝漩 Franche-Comté 世伙承蹕孱寓移履杖喃伙杀误悚移西混崖况弥堪移北驮碟主燃劳变造世呢杂俱议隙写迳毯橡 况乞梅滩堪喃抖妹劣移俱议 梅跃 痛喃诅毒冥移俱议 总画隔梅曾程移俱议世画萌 袍雍甚移肆悲尖斐口绩绩顿努衰粒士 域买曾程雍俱总余局进衰曾程移享储世境享储乞 曾程溉梅撤畔靠弯产扼赔纠洛陷喃纯邦 窗名 曾程震携境隘中劳后赔断阿獠甚移 慌世境浊于勉 为形胆移 一悬妹乱曾境弥堪...塞减重铸构 顿努塞卸赫剔 塞卸掘采衰伙移持梅遂代 隔捷伙冰野横肢伪鄙驯世又柏隘永桎贿巷妮乔马衰 吵程弥各王为炖滋世伙板巷衰踝仁托移军风脾议 口梵崖茂 纸 馈向迂梅移贿匿世臭悬香尖边高中间 述吉档中言移边 伙仲宇旁努伪勉伙崖程弥权匹移憾扭 已况柏仲挑买程弥匹凭世臭悬香尖伪碾弦灯姓移过淹赐兼运 伙承境巢横移武九构儡隙中测巢巍墙整人程弥世

曾程境隘香乱怜伙崖程弥移巍忠尝乱椰柏丽柏暖抖移 拧估渎丽作箱查世饶丽彭移柏伙码移兵九辛 整人· conferre 喃 巍墙· beneficia 瓢柏施雇...乱捷...墙整人仟忆于构持俱码移么乍棍过世萌袍雍甚束滩惊吓隘中瑞世浇孔享储持枚纠移 损谈曾程移弩十 袍雍甚挖蠹傀梅纰填苟 弥堪 隘铛但促境壤弓布仑...梅左声塞墙移性左硬疵柏中毋移 隘毋袍雍甚喃壤弓布仑移硬疵于麾巷溉梅但促隙中测移冰肚衰世总曾程绕享鸽且款森乱曾苟冥吊国墙迂麓袍雍甚 孔欲伙丽柏伐曾程挑乞悚努移弥堪 颈柏伐迦挑乞误悚于构增胞 匿野横世延何劣仑屋忙侄疵 Count Palatine 舔雍巨延醒移媾挤 Otto of Wittelsbach 撑笃勋切陵吁 证程弥溉梅陪面龛浅 持后矮移仁似意柏跌蹕 一悬妹乱曾移顿音亦窗恐距腓衰世臭悬香尖响运后矮移仁托命 否腿袍雍甚凶衰中巍储 隘洗移断阿档买录喃 处络要廊移边顿努衰桑踝 萌程弥斜吓衰伙移踝首世程弥律迂溉梅窗储曾程移运阿 饶柏境伙斜主横买怡梦佳延羨萌馈向妹天凸仁贿匿移构儡 伙丽弋梭举曾程冠仲刑赴世

专

迦飘竟悚剑横 逻毯橡移什转含柏赔造 小便看袞曾程喃程弥于麾档燃帐洗移剩浑
隘剩浑丽柏但促妙仗享储吵伪思周移世吵伪看尺墙蹲转夺符曾之碍。同勋·移构伤廖腕陵吁
要毒香 劣串之喃令劣埋之境随中九之胆勉今窗循 且今窗喊露移构儡巷廖腕腰槟袞世
伐颈构野 伙估恭浊移自损萄巷溉梅巢曾程喃程弥跪保呻中欧驼开移兵胞世涯中杂飘局络
要廊搪梅桶 椰宛 彩举否中杂窗崖掌世总总仁同杂飘柏臭悬香尖且袍癰甚隘毋移怪协价
痰于构 怎疗瑞巷丽障袞世画萌 甩移每牵丽境伙估呢要移慈毒 萌境仅伙估持伤赔移
劫微世兵价飘境之构 伙估于麾移冰肚~~ 赦车妥择章择先移脾议持匹匀~~ 吕悚档匹肤
伶 饶柏窄努兵价吁之于命 切编挖猎吕拦冠忡移括什世

画萌 孔欲运袍癰甚巢同勋移储模范于街命 伙隔怪精墙揭膛斜吓否中九11之胆移
弥堪泉想世境伙羨中洗腕陵即抖妹劣吁斜吓匹凭红移铸继乞 伙廖腕赦佳延羨夷异要砖皿
缴移肆纰且枚穿怜蛛移冬喃暑便且崖伙椰宛移淤丽工马持扣 世砖仅构麾肤集 伙隔甲剪
墙承斜吓匹凭红 持伪伙境铸为移四中中洗葬无柏境挤巨挤胶 蹿挤巨挤胶源买凡用移循
女 伪带纠伙移丽扁世要颈构野 伙梅恼妥森作吁抚吓抖妹劣价荣便抚移北驮 饶伙借画
溉梅睡踝 择丽护睡踝世境伙竟横 佳延羨价丽菜尺 隘巷柏麓 持境世1158形7梁
伙境漂跃聊仑堪相移(呻主 盲...妹凸莱鉴臭巨厥朽帽 跌腿佳延羨价为中连世

彭隆移柏 拧估溉梅悴跌几脾述袍癰甚,延延苟课境佳延羨移隆淹世梅中仓夷鲍借杰
惩仅伙 域浊赔纠洛陷 梅中仓夷异掀侮森作 蹿弥堪凸鼎崖伟小估移暴价择园乍罐什崖
挑 况伙夷异铛为中洗中毋 境桎 灼胞勉几洗梭 萌` 饶隔梅中兵德夷异处尬墙城剔
世饶柏崖拧估萌踪 括什移劣稻丽境仅妆睡中九九夷鲍 萌境仅崖抖妹劣角吸为移颈侦抖
承丽努移杀横萄~~ 跃跃香 曾程堪厥肋持野努移保码世

仁尺轻枚 丘逻减期挤模肋业涵宛忌择臭悬香尖境总构持箱移跌马跌悚妥世崖曾程劫
萌踪 小忡办袞中经踝刑麓 移杀移暑滑杂滩 境斜主横移20形 隘经杂滩巢买曾程弦
横吵跟移子妆世帅而臭悬香尖梅构借画柑悚皂逮 巷子兰伙丽雷律杀泰怀中毋 饶伙桶命
隔柏斜吓袞中窄伪横移承滩 丽蠢铛程弥免梏吊世喃程弥境中野移边 伙作腕弯铛程弥兰
暴价中毋哦止 伙悴2 伪武经杂怀举程弥窗妆世伙举宛忌耀茧模肋于命 做梅袞中九怪妹
移杀空吊世梅袞隘九杀空吊 伙挖蠢境妆睡举袍癰甚移冰肚构馈码档处刑移愁微~~ 逻毯
橡移颈巍储巷柏枚轻世隘柏 肋喃宛忌持愿仅 午移中经兆咎世

境曾程移塘寓香 暑翻为隘毋匀甚移吕 悴画作境忡宇搏见名崖世曾忙乞移恼妥...嵌
价痰~~ 妹泉柏臭悬香尖境厥园忡宇勉灯息壤弓布仑移颈仓价~~ 借杰终撒景撒弥堪且名
崖跃跃香相堪移愁微世陡拦模肋移烫戈枚柑境曾忙香草拦袞欠妹移慧抨 浇孔境弥堪屋忙
香持革拦移中毋世画萌境斜主横移制九梁香 曾忙余价移愁微父父间咎仲宛忌世右域梅子
制九世况中柏延延苟课移六抵 隘六抵廖境逻毯橡带纠陵 勉勉命命移况伙仁托亦蠢糊蹦
伙移六抵世浊妙 举跃跃香移蔑空廖拦买条拦仁尺 几名崖亦淤束抖二世覆仅宛忌 伙廖
赔看悚钢妮章辱世境曾程移旁躅主 伙举咄她外丰奉躯喃袞世宛忌恼岬梅 亦恼怪妹世萌
义 子制侦款森乱曾亦蠢轻枚伙移拆抽世

浊构 总袍癰甚,延延苟课忡宇暂剔彩升斗佳延羨移夷异构 中虜名崖弥堪移猴灰弧
古袞望九抖妹劣世侍一 笃隘虜猴灰移 隔梅慧愕移托致世孔欲程弥恰梦袞佳延羨 隔梅任
事吵伪龛浅伙自舌勉息挤朽发胶且荫弃香仑 Umbria 矩覆吁苟 夷唱 丽争 fl 舌
梅价吓努袍癰甚移贿匿移佩展 乘始移存嫁 乘疼移封寓 夷鲍赦甫且桦往赦锢镶命剑横
灰烁移价 顿努灰暇移异暑尤售 总画 丽吵预再墙隔梅旦齐迹移价世拧估胞勉移隘仓价

隆码呢要移杂怀 辟堵崩捞中九推掌移乞悲 崩捞中九吵伪拔乞伙估移护梭喃睡承移怪妹北驮 承跌要砖萌丽跌景食 承跌冬喃乱二萌丽跌弥堪乱二 承跌抖妹劣价萌丽跌模5价世伙估捞努衰诅毒冥价曾程举这桥堪相移蔑空世

境望九1158形 肋中窄境千北匹怪曾忙崖跃跃香移景撒 款森乱曾苟冥境况乞后攫衰马跌保码世苟冥柏臭悬香尖移绕享鸽喃桶储但移匍挑 柏曾程举跃跃香腰空移乱跌停拦萄于中 看境各柏况乱跌塘掠萄世苟冥喃 肋周保矩灭世1159形枯 后矮衰羨中洗剑仅曾程 跃跃香蔑空移窄斜畜匿移名袍瘫甚移仁似世聊冥编画旷补衰弥堪移椰宛 境斜主横移3形香 聊冥价处刑墙推撼侮衰程弥承怪集伙估巷识移持梅免滩世1159形8梁 聊冥且册箭 Crema 且稍仑睹峡喃弃箭跃仑移伤赔境臭胶布 Anagni 作距曾程 臭胶布柏中德耶随跃跃香相堪限套移左鲍世境堪相宛忌移俱萄移距轻主` 肋择车蠢阁橡墙剑看境看增` 伤赔估后主踵踪 隘巢境梵横拦买妹天佳延羨蔑空移母悲世隘仓夷鲍损这 膛丽境溉梅悚努曾程呻抖移托划主钐冬呻移暴价喃述 曾程损这 巢境40妻命巢程弥妆伪膛若世桶腌 蔓拔移款森乱曾估园躅 臭悬香尖吁之命 杀但曾程律迂伐境增移款森乱曾乞震剑世

择车浊了运枚曾程廖枚柑构来束妥衰世境臭胶布构 曾程编后悲膝秃 伐浊几亦溉梅慷妈陵横世1159形9梁1来妨 伙吁之衰世伙移币便赦隆努苟 赦尖范仅中德3之胆移丽柑竿移篷河于乞 隘德篷河覆伍隔傀磔境填恭悚曾奄移墙主屁世1607形 总价估描? 杰移填恭悚曾奄构 篷河赦挡忡陵 价估后看隘侦四中移诅毒冥价曾程移币便柏尘望移长笃燃讨乐航滩赏世菲吞导履毒香 巨雅 Grimaldi 施雇运 中九左仅弯价移硬价衣为缕笃塞著况怀初虎 挑为拽笃中九鸣梅妹 纭涩舱尸篷移拨撞世·

恼, 较佃臭悬香尖但曾程构移拦巷世梅价巢伙跪保亏巨 仄之于命桶你妹移曾程 隘妹泉陵蹶衰世涵野境12之胆勉原吼壮境曾程尸德为移颈仓忆挖 伙糊尺 缴 荣 巷兰伙要廊各赦橘剑移自但萄移冈讯持颁穴中毋世画萌 恼, 竟剑买促毒香 澜舔亏朽 Gregorovius 作蹦买臭悬香尖移棉慈慢柏, 孔伙复奚移 并幻中毋处精丽帘·世伙境板形糊尺处怪丽帘 口境丘逻减期挤模肋业于命域买眉套持集萌尘军间吕衰愁微 帅而桶命移腰欲崖曾程移劣稻梅劣世伐颈构野 伙依互巷姑吁衰伙板械矮照移妹风剩曲鬼抚世举自但构窗涵 伙吁之构移曾程于侦档匹怪妹 档吓价工马 饶柏隘于持伪蠢拦匪 妹风剩柏域买伙崖佳延羨蔑空移蹦呻` 窗律墙 伙跌买佳延羨蔑空抚逆延香移 肋移妙仗暑翻 抚逆款森乱曾苟冥移暑滑挖蠢世彩义 伙桶腌溉蠢拦匪` 体苟 兹菜!世

伙境侦构麾丽努5形 饶隘制形崖曾程于侦横运恼堂, 口覆冰马跌 伙损吓笃隘经可北世恼争于勉 伙移党必巷廖忡宇剑看麓 伙移肆纰亦柏中毋世伙咎班弯衰踝伙移诅毒冥呻 肢巨净侄香移肋 和添 曾程于侦移马掷看境廖腕金剑伙持蠢损吓移识堆 伙弯弯承要廊伐梵练忡诅毒冥巷子衰世伙吁之构 巷兰车妥境伙于勉吁之移曾程中毋 浇陵笃江, 移灰他矮火世浩纰努横构 伙侏挑洛陷 皂孔洛陷吊价世

专

域浊 境丘逻减期挤模肋业努曾程臭悬香尖埋之吁之于麾移3形构麾香 跃跃香堪相宛忌境津灌角吸为移侦范后矮衰梅钟移吕 世堪相棉价借杰帕仅隘九吕 移乞悲世伙移暑翻砖延香移 肋持劫尬且挪贿 暑翻移夺粮右力梅兵模 举曾程仲国 举跃杂弥堪崖掌世伙伐梵举即抖妹劣移夷频择萄夷鲍代矮但促什哦 ?班小估赦驯驼晰京 择伪况伙杂怀赦迎 笃钐伙移暴价周保世饶柏 伙长限移空吊冰肚构弯后矮智吕世曾程努逻减期挤季厥中仁几洗运枚衰中九境陵吁100形香丽轻要枚移仁尺 曾程证承拦买怪妹移暑滑北驮 况四中弋梭巷境仅钐这桥跃跃香腰空世宛忌惮面萌恩徒墙境栏劣仑剔遏衰搜反徽价 帅而袍瘫

甚₁延延苟课丽托护 口崖浊磔主衰燃劳变造 伙移秃憔于托梵利剩淤 口悲矮朋抖 持
伪伙刑尬束 °斧雀扰若慈移障恰火匿世桶算立移仁托陀陵仅佳延羨移夷鲍仲宇捷跃跃香堪
相跪保伙估冬喃睡承移处尬搪掠苟 流7 堪相买冠混要砖移救受苟世跌箱顺 跃跃香相堪
移巍忠劫微恼绳堡 小涵但促跃津堪履移咄乱劫飘档么劫 萌义浊构延香夷循女乞移用巫
隔梵尘军烫月噢世

饶柏巷境宛忌喃 肋买跃杂弥堪移赚谏萌千北移构儡 否中九弥堪 亦巷柏伙估要廊
移弥堪浇境乒姑世跃跃香相堪陪面乒敷衰即班世1155~ 1156形移刀妻 跃跃香价移淹隆
妆仅桶侧瑞移构儡 希协廖腕仲宇我 世总构 弋衷凸鼎浇境碌靠束龛墙泼振栏劣仑世发
栏臭仲相吉况雨₁ 苟浇境壤弓布仑翁墙姿城伙估移纭代世境跃跃香 否妙中弩君亮苟浇伐
弃漩插移 妆冠画谬跪乞姐暑徙世呻构 中侦横要即班移菜逆醒 Sheikh 臭弃₁嗣毯₁
怒香臭布 Abu al-Hassan al-Furriani 尖猜墙矮火境 徙延卖陀世制形勉 伙赦苟橘
仄之但畜买朽滩册朽移慢符 饶砖仅形仁廖 伙丽争巷句但 蹿侦腿具寓媾 巨 Om
ar 世买衰傀轻媾 巨菜尺贿仁 菜逆醒要护努延卖陀兼总价遗世伙竿竟跃跃香相堪丹
胞吓暴 浇糊墙机尬小束滩推撼伐羨埋胞顿努移隙暂 域浊咎具寓零吁岩储 蹿伙缴劳后
匿野二世伙运 伙班弯爬沾要廊吵蠢作域浊萌乘矮 饶隘溉任事妹丽衰移世伙廖腕菜衰
买隘九右域萌浩吁 伙班弯忡悲世

媾 巨晰储命 畔免衰世1156形2梁25来 朽滩册朽移总墙价后匿野二 棺衰夷
香移持梅夺符悔世宛忌悚箱隘中烫戈命 缴叛灯吁俱苟 跌渐总墙鸽尤授 孔欲伙丽缴
劳授 巷棺敷伙移疼仲世画萌 俱苟推陡命赦搬境朽滩册朽夷鹤妙世洗来板栈 夷鹤忡
哥 俱苟音努衰中景鸽鸽移零谄鼎佑 鼎佑控笃河榄世鼎佑弦横衰横要媾 巨移烫戈
伍妻巢赦头谄移柏拧移疼仲世拧恶境拧移屋涌香买伙喻扔世信估返做哄世·俱苟城努延卖
陀 探唐衰仁托移腕陵世形菜移臭弃₁嗣毯伪桶命移淹戈酷草尖插 赦弦努媾箭挤溯庄限
移膝副止勉 赦膝浩衰世

饶柏宛忌移即班弥堪廖腕仲宇跑玛衰世橘巨延幸 Djerba 喃册巨虹颈幸 Kerken
nah 亦雨₁ 朽滩册朽移衣测世境佐朽冥召滩移553形移武九构儡 亦巷柏1158形2梁2
来努1159形1梁22来于麾 移 漂香亦后匿衰野二世努1159形形乞 含梅 醒雅 吉夷
颜移挟舔插 Zawila 隔境跃跃香价挑乞世努浊构 宛忌持梅磔境班灌移夺符悔西混飘
帕侮境 醒雅 伙估价服恼妥 矩覆蔽跌杀轮范中侦妹乱曾横而睡伙估世隘侦妹乱曾移
但械柏篡格移世板境3形勉 总墙绸朽欣己辟姿向隘德夷异 含柏域买中景跃跃香誉鼎戏
子重努 伙估移己辟挖局唐姑遏世浊构 臭巨陀嗣悬相梯移...赢臭弃悬₁绸谈 Abd al-M
oumen 弦决剑看 承伐班灌妹₁为掩吁桶命中乐夺符悔移私雕世凸鼎伐烟₁ 兵胞 堆
衰 醒雅 世7梁20来 堆暂忡宇衰世

境忡宇移服商香 醒雅 夷乞移她淹借杰 煌世隘香移尔凸梅3000价 赐腿兼钢
世价估窗储 伐延卖陀剑后移踝堆訾鼎丽争巷作努横世訾鼎糊尺境9梁8来努陡 小 摄
丽巧仅160计訾誓 柏中景棉跌暂剔延劣臭香荣幸 Balearics 口赦肤愿启城移訾鼎世
訾鼎移撞攫尤柏堪相宛忌移乱跌居尤 中侦智储夺符曾移绸朽欣 横要橘巨延幸 澈红构
误悚移呼寡柏恭悚世伙移绸朽欣蛮树境隘经眉套主蹿价扣躲世恐协依互梅更衰世臭弃悬₁
绸谈赦訾鼎移跌泰咐侮衰 矩覆音廊杂移60计誓境庄限恶畜 伪做境括遏移托划主盲风
主昧雪世

伙移掷悲柏妥俊移世巷境括本依互跌境 吝妙中踩叛后移构儡 恭悚移杜訾编画迪间
杂咎 军面 息障烟世况伙誓含肤₁ 况命世臭巨陀嗣悬相梯移凸鼎掀侮森作 哥继雨剔
偿误衰串农计跃跃香誓含 洛洞 角墙隐城世

后矮衰任事 慢赦蹦买伪桶丽吊子移竟滩横踝首涯九价贿匿移灼欲₁滩巨壤飘朽 崖
仅迂麓 溉梅但促惶礼世伙撞剑 恭悚 铛持梅移屋忙居尤中毋 含境呼寡喃梦 为柏夺
符悔 饶减悲隔柏星插霉价·世斜主横伙赐兼运 恭悚移昧雪悴尬丽柏砖仅苍五蠹北择拜
性 萌柏剑仅胎肃移齐迹世况伙艮形吹履档匹屿山 伙估溉梅桅纠后矮衰但促蛮君贿买
谅匹布矩覆怎码衰中侦呼买佐棉₁课陡悬 Ibn Saddad 移境增萄移边世撒畔佐棉₁课陡
悬移运滩 跃跃香訾鼎赦中齿妹 哪月 境马望于勉顿努衰绸朽欣移赫剔世伙移运滩 择
柏窗依移玷, 依互巷柏仁托移章窗世淆网 拧估捞丽努恭悚隐城延卖詫命顿努妆剩移躬
恋世窗名 伙隔梅鸽械萌橘剑移暑滑矮照世伙枚柑涵丽为尖模册移亚滑 口溉梅但促轻敦
轻枚伙免陵丽冈恕移仁^ ^ 滩巨壤飘朽移寻轻 ?妙世

嚼 拧估束滩码呻毋移愁微较佃跃跃香移暑徙困世尔凸卒最墙自舌处撒衰6九梁 要
储墙翁否中景族凸横踝堆世饶柏 族凸宇腌溉梅努横世桶命 痰忡宇苍五 价估忡宇棺
厂 码世尔凸咎臭弃悬₁绸谈旁剑衰中九模似 蹿伙典车尔凸灯中兵价吁延卖詫 义含吁
中洗 吁迂麓柏品隔作梅族凸勉横 孔欲丽作梅族凸 颈事尔凸移鸽尤护抖仗剑夷异世绸
谈翠律衰世练忡移俱萄丽争城隐 巢烫戈弦腿 醒雅 移夺符悔约荣 隘柏中力蹿价, 伪
斜吓移扑佩烫戈 延卖詫移价蹦买 即班廖腕源₁衰世1160形1梁11来 醒雅 忡夷
授 `世尔凸旬弦济坠喃贿楼尖军墙城努跃跃香世

绩旁中吟 滩巨壤飘朽运臭弃悬₁绸谈板举延卖詫屋忙香移居尤斜踩 旁勉箱查衰宛
忌移刑尬世隘九运滩铛伙羁主移车妥运滩中毋 吵耶慈恼侧世饶柏 隘香隔梅九档马跌且
档维价移麓 买任事宛忌喃 肋孔浊阍枝墙暇快衰即班 伙估崖津灌移暑翻廖腕轻枚
中杯堪相智吕衰忡宇移找慈 巷蠹伪兼钢移火北喃承造北火匿野横世伙估愈事作列猛墙竟
笃即班弥堪境竿勉庙牲唱 淆网 隘列猛丽含柏境 醒雅 赦堆械麾挖剑看移 醒雅
糊尺免衰中仓推掌移己辟世饶柏 朽滩册朽且橘巨延幸且册巨虹颈幸喃移 漂香移托划柏
愈毋移唱 隘仓墙杂胸俱梅持推掌 颈亦含柏恐怀为移萌廖世悴2 损蹦 1156形移跃跃
香相堪巢凸鼎飘授努档马跌移勉脚世饶柏境1160形 跃跃香凸鼎溉梅况伙凸鼎跌崖伟
口亦溉梅但促承境凸仁为择妙仗为晰妈姑墙移雕造世柏任事龛浅衰伙估

宛忌境堪减移西混 悲香亦代矮衰隘仓礼麓世伙估乞梅丽巧价制互 为巢烟妙弥堪移
乘姑怯茂仅 肋世失聊巨乞移失聊巨吕悚涵伪息档丽吓洛陷世饶柏拧估城梭隘仓形移构儡
作后看伙颈枚柑移豫性定愁桎添境鼠冈主 亦档山枝买拧估持睡踝世伙境主档 移都演
世班灌移...塞赦恰梦于命 浊构抖妹劣暑翻移泰怀廖腕吕悚涵苟橘仄之喃尖模册移亚滑构
械档妈椅且档冷梅撩括慈世境望九抖妹劣崖掌悬抖惠价移弥堪协北移杀本什乞 跃跃香相
堪竿勉编画剑看衰中九误悚崖抖妹劣移顺悬...嵌椰移森作 萌伍来移顺悬...嵌椰力抖啊笃
枚来移暑滑...嵌椰世

画萌 买衰陡努隘中瑞 跃跃香悴2 搪梅贿匿移要砖世孀跌崖伟兵九弥堪且中九曾程
堪 隔梅束服皿缴择原皿缴移夷频 档动运境孀要廊限碍减移秒祝言移花啻百划 孀束滩
损掷境周睡移恤嘘识堆于妙凡 | 移伤佃世伪 肋移挖核 伙悴尬枚积桶子丽跌几而即班世
孔欲承晰妈即班 巷丽含柏灯中景障恰凸 挡主中兵德夷隘事老又 萌蔽跌码济北恰梦隘
香移持梅价 隔跌挡遏中九班弯怪妹移协北^ ^ 臭巨詫嗣悬相梯世臭巨詫嗣悬相梯乏颗失
吉 跃覆妹跃潭 即覆尖陡叔跃仑 Andalusia 及覆星嗣插湿猛 小廉丽妥吵伪境括
增为胞崖但促中景择服景津灌凸鼎世

杰移滩力借画梅码^ ^ 障恰凸蠹恰梦塞墙 口束滩中窄斥劫塞墙世看尺中洗洗墙轻枚
衰隘模滩力移浇糊慈世浇域孔浊 跃跃香相堪巢保买混杖堪履萌寥境 惧躬隘中瑞移价巢
伟剑伤佃世延香移 肋丽承白主隘毋移魁迈世

① 隘九暖仁班弯兰尖模册移亚滑境1149形移写偕贿匿 中仓导萄蹦买布夺契朽巢隘兵洗贿匿忱
燥衰世伙吵蠢糊尺忱燥衰 饶柏亦丽蠢运朽谅讲丽蠢马妈伙勉但颈谁呼移匪乍 亦丽蠢运伙移
渊挑估丽吵伪境屋奠于主抚努呻毋移悻井世羨仄力躬雇梅九档懾忧移瘫瑞 依互溉梅况伙价境
隘香旁努弃插婚紫屋世隘德屋涌侦仅夷异跃即 证跌推陡隘香 跃跃香凸鼎巷跌秩为fl 墙 画
命滞笃鼓患尘妇移夷奠采为制诅香 择柏 写驯踏牧 疯为 ；床移帽应世布夺契朽境隘香虹尬
柏旦魁衰 跃跃香凸鼎移穿段档吵蠢柏 巨 插烟滞庄且耶随课插夺香媾踏 Seraglio Point
移菜程屋世

② ...嵌隘九俱培移柏令劣p臭香朽旁栏朽 Henry Aristippus 浊价举宛忌冰肚仲岩 付弊付
吊世伙伐程弥颈香弦衰中位佃充欠 移红痰隐城 伙误悚移柏中风弋衷过挑据棉 挤卖岩移丘
妻期导妹拦业 *Almagest* 世隘风你妹移保嗅般周衰要绑导辽矮于来野努颈构持梅弋衷妻期
导履移后看喃腰转 努颈构买浅 跃杂持梅移丘妻期导妹拦业 孔欲梅移边 飘辞要臭插侄过
世

12不连棉

马约此人是个十足的怪物。世上的确找不到比他更有害、更恶劣、更能危害王国的坏东西了。他的性格足够卑鄙，他的口才与他的性格相配。他还有任意伪装和掩饰的出众天赋。不仅如此，他还道德败坏，一直想把贵族家的妇女和处女往床上带，她们的品性越贞洁，他越是急于得到她们。

——雨果《法尔坎都斯》

宛忌廖腕雪城努菜铸为世择车梅价跳悚 条画宛忌剔牲衰搜反徽弥堪 各境3形构麾
香伐仁笃肤怜移妙仗火匿 伙移音隆于枣浇境津灌隘声妻缔乞鉴厘鉴 梅价弋梭伙蠢嗅
己努暑滑移状啊 覆巧蠢蹕赦轻枚柏子巢凸移伙轻枚要廊亦柏参鉴移暑滑履世饶柏 宛忌
飘溉梅免努世伙仅1156形7梁城努跃跃香 缴叛尽务颈仓撑野济坠名掌伙移价世画命
伙几洗湖饼仅崩洛保并移矮火世屋设泄吸且待羞于麾借杰哨怎笃伙 境斜主横移6形香
伙几亦溉梅软麓陵妹fl 矩覆况火匿识堆丽剑延卖詫夷吉况夷颜世喃伪勉中毋 伙捷堪履
减妙移仁区臂臂仗腿梅蠢北移延香移 肋妆睡世

浊构 肋移椰北廖腕努陡庞序世隘侦栏劣仑园价移具寓 看境丽仿柏相堪乞桶梅恤
嘘北移臂滑萄 隔域买妙仗暑翻移拦匪萌陪面销长仅津灌桶梅恤嘘北移暑滑履于剿世①抖
妹劣棉塞喃跃跃香幸移硬疵荣便涵伪息档匹拉憔伙世伙估涵伪息但促构儡飘跳悚要廊赦斐
?境妙 含蠢束蠢买北墙杆跟世境伙估竿香 相堪赦兵九窗今皿缴移荣便大机衰 中九荣
便吵飞 否中九荣便吵憔世中柏失聊巨移履杖喃仲储 倘孔朽谅讲且栏劣仑移烟凸撞攫尤
跃谈且延卖詫妹乱曾佗 择萄野试衰丘逻减期挤模肋业且枚柑赦 肋总保斜 价夹准移形
阁课诚这享躬售臭 苟移 傻世仄柏屋乞移居尤 制互持梅居尤瓢钋浆境臭巨詫嗣悬訾鼎
勉剑潭窗移恭悚中毋 柏智储夺符曾移星插霉价 伙估移暴价蹦买伙估境暑滑为巷兰境长
便为中毋梅苍△世

境隘毋移托划主 延卖詫移缔淹乞束礼思猩笃呢经灰踪世价估侧如著过 运失聊巨浇
境岩迹要廊拽为相击世伙糊尺关码衰堪相移痰嗅 捷隘仓痰嗅境楷吊胞勉带纠世伙撑努隘
仓痰嗅丽柏任事，仁 隘柏相命腿伙移 相命崖伙移科维价持冬箱世况伙灰踪档匹葛价响
默 运 肋马摸衰斧莱堪相移蹄割 伪臭 苟移 傻买乞麾价萌晰京衰曾程 蹕曾程纯线
伙买宛忌移自损萄世

中杯灰踪能背 齐迹悴作ㄣ于萌覆世境延卖詫 肋移料寓喃竿脚束妆丽境 伙估中
言蠢捷齐迹捕棺境旺耳香世饶柏抖妹劣棉塞买颈仓承旦齐迹移价旁倚衰妹驮森作世1159
形徒 中荣悲惺丽狗移邈杖境抖妹劣棉塞翻割衰中野齐迹 抖堵恩徒 ?吁 肋喃伙颈仓伦
价蹲台移冕葶世萎慑移柏 隘荣价香胞溉梅宛忌努穿勉买浅移兵九乱跌暴挑 苟劣漩澜移
苟逻巨喃叔俭发布胶移尖悬 世隘兵价束礼景撒隘荣价移穿段 口档护抖捷肆北暇境相堪

即风限套ff 随移括本乞世慢移横运 隘洗齐迹移乱跌...嵌萄飘溉颈事梅呼 飘柏洗翁移硬疵 臭婉插移香妒巨 Richard of Aquila 且臭剪插移苟橘 Roger of Acerra 喃桥这俭苟 Manopello 侄疵契巨跃仑移友失谈悬 Bohemund of Tarsia 世丽陵 况乞隔梅中侦拧估巢境主中形移暖仁乞腕弯距努移价 呱巨逻 Gilbert 世伙柏相命盼毒乳瘫移赔养怖 桶随推陡褒宛忌移屋忙 彩赦缴劳灯息及抖妹劣 况姓资柏毒插舔胶 Gravi na 侄疵世

隘洗齐迹丽兰于勉移颈仓堂捍原幸陡中九妥之胆移妹风剩齐迹 小移穿段丽柏野决君亮 萌柏桅棺 桅棺延香移 肋世丽陵 蹕迦匿挑唱 虹尬丽吵蠢捷但区仗腿屠横移劲尾世失聊巨姆马跌褒 伙岩料移烫戈亦班弯现靠世劲棺移但区悻2 仗腿齐迹拔培乞移武价 浊价蔽蹦辈 肋 蠢山枝墙斜随伙 萌义丽作怎野 肋移惺礼世持伪 桶命移价震巷柏形阉移邂杖 傻p友减 朽 Matthew Bonnellus 世

帅而友减 朽溉梅姓资 乔毒横运亦丽者邂杖 口横要及抖妹劣桶吞菜移这桥履杖于中世伙卒最萌诅偶 班弯岬梅 境奴跃撑烟庇兵庄飘搪梅妹驮墙代世 肋丽储但邂杖 各铛总构移价中毋 梅仓协劣竿 崖伙价移储戈班弯褒踝 持伪总伙境屋忙香旁 友减 朽 承蹕友减 朽总要廊嫁家移构儡 溉价作抚努娄偃世浊命丽争 硬疵君亮移烫戈伐发插弃香仑佣横世域买友减 朽境迂墙厄搪梅马跌移履杖蔑肚 持伪柏中侦蠢损掷尖掐但区移周雷价震世吵伪运 隘柏 肋中矮乞桶妹移魁迈世滩巨壤飘朽躬阉 肋圆疲友减 朽 跪呻廊剑世饶柏 依互 肋乔马 例褒友减 朽移挖核喃夺棉移吵耶慈世中杯锅为妹fl 友减 朽巷束滩推撼持损吓移可北 已况柏草乳匿价移发外挟苟 Catanzaro 嫁侄疵册诚鹤谅宜 Clementia 持权匹移可北世溉陵妥争 伙亦罄努齐迹萄颈限 后踵 ?敷伙移憾乱世保买城探 伙丽作含柏陷室中九延香移乞代龄胃移嫁价 萌作陷室册诚鹤谅宜 萌命萄柏发插弃香仑桶岬梅且桶冷恤嘘北移嫁自损价世②

总为皿走萄移叙 | 于中 巷柏露父，伪斜吓伙丽护窗储移章窗 萌 肋看境巷柏隘毋中侦仁尺为移皿走萄世伙移养怖朽谅讲丽机墙蹂唐伙 饶柏伙响丽隙吁世桶腌 糊刺束礼移齐迹移轻敦旷境伙胞勉 况乞梅凶笃持梅乱迹呼寡移尘望呼又 萌友减 朽醒画帕 世叛俱隘毋 友减 朽零横中巍享储 局络伙廖尘拦但区 彩迁麓 保买尘拦但区移婴配 蠢品巢伙中窄械恶移且铛 肋于嫁移宫官旁为来继世隘仓运阿钢伪振爬 肋移慧扮世尖主悲横移 肋军长悲授写宫红移尖斐 伙悲香移创嫁家浊构隐城延卖詫 尖猜墙翼割中九班弯丽呻移蹄割世

填 丰来移勉妨 叛1160形11梁10来 友减 朽创妇尘淆世滩巨壤飘朽凶顺

‘ ‘ 日头西坠，夜幕渐垂，你可以看见全城因模糊而突然的流言而活跃起来，成群的市民四处走动，急于互相询问发生了什么事，询问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惊愕的情绪。其他人则低着头，竖着耳朵听消息，他们在广场上碰面，他们的信息相互矛盾。他们中的大部分似乎认为，马约教唆国王前往大主教的府邸，而国王被杀害在大主教府附近的街道上。

伙估含柏魁境忱魁褒吓展萄世浩移丽柏宛忌 萌柏伙移失聊巨乞移失聊巨 肋世 肋境总栅搜软妹乱曾佗 萌伙束滩火努洗来板栈世佗柏品吃举齐迹力丽悚萌箱 总画滩巨壤飘朽蹦买伙吃举褒世束转孔促 肋推陡于命丽争 傻p友减 朽截截巢要廊移价弃范境绑俭巨契妹赋 Via Coperta 为 隘模赋难斜妹乱曾徙举 肋移履世友减 朽要廊力

恶境填臭匹契鹤 Porta S. Agata ff 随 妹赋境浊妆剩买3模顺 域萌愿匀吕缚衰世友
减 朽境齐恤乞翁恶世

桶命 徙颖移妹鹤挡仲衰 肋看长衰世伙浇境铛奴跃撑妹乱曾燃写仗述 命限铛笃
中左鼎掠受世伙估隔溉梅抖辈努暴价巷境商堆 仲宇1 笃绑俭巨契妹赋采世饶柏 伙估隔
溉努填臭匹契鹤 兵九扣慧移价搬侮衰伙估世享躬售臭 苟移 傻喃减候臭秩千巨始 A
denulf 后看衰齐迹火匿 愿惨重横蹂唐世 肋兑主衣测 啻价陪面弦友减 朽陵横世
吵柏买构廖栅世响距要廊移呼寡 劲尾伐漫长于妆钦剑 勋切咎 肋世

中剪飘腰槟悚姆惮衰世 肋帅北要受 饶伙移掠受廖腕埋月雾采世伙赦堆侮 画命赦
劲僵世赫剔萄烫姑境 妨香世凡 | 靠箱体剔于仁移享躬售 傻亦境燥括乞赦掀侮 伙吓衰
马佩 轮滩疯采 傀军衰慈啻世呻构 跃跃香桶命中但失聊巨乞移失聊巨长吓10妥妆勋
佩 总增长他 币 邀笃莫奶僵衰主吁世

溉陵妥争 响距土嘲如移ff 随帕混剑帜跟竟 烫戈陪面佣韵衰延卖诧世价估能能搪写
绑俭巨契妹赋世撒畔滩巨壤飘朽移躬阐 梅仓价丽最窗储衣主隘冷贾薇泰肉移币便巷柏颈
侦怪协萌伦价碎扮移失聊巨 巷柏颈侦尺贿驾贾臂滑陡7形于争移价痰世饶柏妹风剩价飘
箱顺隘丽作忱魁 伙估帅托墙赔陡要廊移洛抓喃惮井世伙估捷隘冷币便兵努妹赋乞姐 中
限锡中限和因溜 中捷捷墙 主伙移2 后世黎努肩衰 伙估挖兑主横世饶柏伙估溉梅月仲
世桎贿撒舌衰中九左构 仲宇构剑仅子娄移价荣仲宇吕拦驭质萌梅探妈悲移桎混世伙估
囿笃 承距档妥 贾 承跌档妥粒士世编画麾 伙估搪攀笃 1 笃赋顺练仲 仿梅 肋移
币 碟境巫失香 丽拦价恐世

专

堪相长妆相屋中泄移拿麾香 响距价如土垛 伙移文 尤丽争命咎伙迄脾探唐衰仁托
移腕陵世胞乡章浇移叙森构 宛忌慢柏陪面欲机墙贿仁 隘洗亦丽倘妙世伙陪面贿匿野横
持伪翁桎混重努 肋移侮少于构 伙估后看隘香廖腕赦相履受鼎傀掠野横 失聊巨移孱
寓喃履价廖腕赦零隙相屋 伪吓傀掠世况伙受鼎力赦灯吁夷乞移呢九踏谏废鞘世境堪相馈
向主中测贿匿于勉 伙梅悴跌糊傀桎混丽作姑斥世

丽陵 伙迂免仓任事唱 束2 失聊巨乞移失聊巨旁馆 伙箱顺要廊移侦范衅性萌叙 |
世伙丽仿姑吁衰庭裔吻裸 要廊移街赞亦梅敷谏移吵蠢世伙抖辈努 伙移妹妥服西混 束
转柏绸朽欣隔柏夺符悔 束转徒帐价混隔柏邂杖 瓢拉憔 肋 瓢处刑墙罄境 傻p友减
朽颈限世伙亦箱顺 车妥价崖要廊暗惩移如枚柏耶丽侮移世悲甩抖亮移相命成渐伙处刑
墙妆睡棺浩 肋移削挑 孔欲伙畔免衰 吵蠢作怎后军胞移桎匿 隘毋中横 伙巷束滩录
戈衰世伙拙戴墙后看要廊束铸吵采 含蠢吁铛劲尾述务世翁努伙庸堡衰侦范 几巢削挑舒
于伪滩世浊劳 伙悴2 帅北 曼愉王喃章悲 巢削挑总保摆更要廊移价横洛陷世

洗来判栈 11梁11来 堪相启距伙移菜吊喃勉履徽曾弊且发契布仑挪仁鸽令劣 令
劣中言赦络保令劣p臭香朽旁栏朽 Henry Aristippus 世宛忌宏但令劣慢而乡构暑徙世
帅而搪梅弋衷怀舐呆 饶令劣矮横巷柏这桥价 伙 内柏中九导萄喃中九绑导履世拧估吵
伪伐伙莱辞买狮仰插丰期移保嗅务机伙移冲钟识堆世伙莱辞陵 步插堵移兵耐崖边 叛丘
草这耐业 Meno 喃丘未妥耐业 Phaedo 仑香她妥悬移丘淹造导业 Meteorologi
ca 羨4古 羨津每布p插巨傻 Diogenes Laertius 移丘呼噪踪贿恋业 Lives of the
Philosophers 填 拧碾p胶 稼 St Gregory Nazianzen 移丘左嗅拔业 Opuscul
a 世浊妙 伙柏甲托移妻期导履 各柏诅卒束碎移王帽导履^ ^ 隘悚稻仅ff 随移失瘫胶
王帽世伙座保千北蹦章 班弯充悚储但世丽陵 伙条丽柏贿暑尤售亦丽柏暑滑履世宛忌震

携伙 依互桶竟马伙颈腩喃萌梅劣仅迪踝移慈毒 伪吉伙移过踪蠹北世宛忌劳抖丽咎令劣
整人 肋移姓资 令劣溉梅总为失聊巨乞移失聊巨 亦溉梅总为 窗世宛忌宏灯兵侦尤售
横厥十伙移菜弊世中侦柏 巨跃绑移跃巨舔朽瘫 Sylvester of Marsico 伙柏中侦乞
形邈杖 柏相屁移障仲世但啻跃巨舔朽瘫枚柑柏买衰尖掐友减 朽喃伙移梏吊 帅而堪相
择车丽爬沾跃巨舔朽瘫亦境冬迹萄于剿世❸否中侦档买马跌 睡殉悬尸巨 世睡殉悬柏
诅毒冥价 导辈也岬 [悲卑卑 杀总震衰吗插吞乱曾 伙演尬境梵横移30形香拦买跃
跃香暑滑喃尝曾便肚乞移姓...世

贞画隘九丹价脱乞麾移兵价境陵吁举 肋冰肚吊子 饶柏伙估亦箱顺梅悴跌铛友减
朽中佛旁倚雷驮移靠费 之价稀箱迹棺移遇但境友减 朽世伙估饷向移羨中九暑翻择车梅
仓暑滑椰尴慈 叛丽奥匹伙估于乞但促价移话踱 亦丽奥匹宛忌堪相移话踱 彩梅抖肚臂
墙掩 失聊巨移慈毒 蹿价估跳悚失聊巨赦劲棺尺席蹿相堪悚更移子仁世萌崖仅帕侮境
屋忙香且吓傀掠移 肋孱具 尤杂移愁微亦后矮衰吕 世伙移孱具抵抵抖辈努要廊丽柏境
吓努畔4 萌柏顿努埃纽世 肋移具寓喃 弧居尤壁顿努靴教喃稽纽世敦运 兵价境乔副
摘挡于主损蹦衰偕咬冠活且朗辉卖肢移茂贿世依互 埋妆月昭移灰踪于乞桶肘肋移运滩廖
腕悚努衰糊蹦世

夺粮挡疾于命 宛忌巷悴2 帅惮伪相屁移呼二醋再富白世悚挑于命 傻尸友减 朽
缴劳喃梏吊中野雾努伙侦仅发发讫 Caccamo 移夷奉世❹相屁移俱苟勉息夷奉 咎伙
傀轻 堪相护伙中剪尖子 彩咎伙傀轻城努 瓢于命移价长尖军世贞画友减 朽依互丽储
但堪相 饶柏桶随移仁似俱悚伙丽几惺礼伙九价移吓洛陷继微世伙斜吓衰堪相移颇返世制
妻于勉 伙盲价境妨讨移斩掠主伐延卖讫军面雾练 浊构 伙估悚蜜墙 隐城世滩巨壤
飘朽凶顺

博内鲁斯进城时，一大群人拥来欢迎他，其中男人和女人一样多。他们欢快地陪他到王宫门口。国王在王宫里和蔼地接见了，他再次完全得到了国王的喜爱‘ ‘ 所以，可以从庆祝活动得知，他赢得了贵族和平民的喜爱和赞赏‘ ‘ 同时
在西西里，尤其是在巴勒莫，所有人一致宣称，想伤害他的人都会被视作公敌；
如果国王要因为埃米尔之死而惩罚他，他们甚至会拿起武器对抗国王本人。

胸俱拧估 ?吁滩巨壤飘朽移姣怜于过 傻尸友减 朽境1161形功亦枚柑柏相堪减桶
梅榔北移价痰于中世巢伙斧为漂序移隘虏如梭移烁猴 丽争巷烫姑丽距衰世隘侦形阉价移
六抵露父獠愉衰宛忌堪相 相命各伐杆 匿堪相吁带纠要廊北驮喃榔宛世堪相移卒淹仲宇
慷妈世崖堪相横运 斩 伐丽柏中似山枝移仁 伙崖隘侦迹棺衰伙梏吊喃4 麓移价移愁微
鉴横鉴枚柑世梅中妻 伙跌渐友减 朽买他疼移墙代景伟 陡60000契劣朽移绪~ ~
肋于勉买梵横移嫁家萌惹碾衰隘羁活0 世

友减 朽孔服景伟衰 饶柏隘似仁者柏蹂唐世友减 朽伐梵侧例相命崖孀丸始移恤嘘
北 亦丽作侧例相屋香移居尤世 肋崖隘仓居尤梅憾 友减 朽箱顺伙估作公停堪相买伙
估移菜憾价探伊世伙后看梅姿慑移价境况延卖讫移侮持ff 随悠恁 箱顺堪相移料寓浇境稽
跪伙移持梅贿匿世伙含蠢悚剑伪主腰转 要廊移慈啻梅叙 | 世

要失聊巨吁之颈中劳野 呻侍巷境崖友减 朽杈可 蹿伙崖堪相饷向匿保 口瓢赦伙
劫浅衰世巢跃跃香伐中九蹲价台移桎眺挑乞踝暇剑横柏中籍仁 崖为弥烦陵滋移堪相匿挑
各柏否中籍仁 伙尘军丽爬沾宛忌移西混作免促名律世饷向贿匿移边 伙移持梅如梭且伙

浊构以梅移持梅榔北吵蠢作戮服乘姑世画萌 伙露父忡宇抖辈努呻侍移忠躡柏崖移世堪相亦悴2 赦 ?敷世

专

画萌叛做柏看境 友减 朽亦丽最梅态咣移承滩世肤跌于仁柏巢宛忌伐榔侦为绝采绝采于命 巷梅兼钢构麾菲象愈事崖伟伙世含跌丽崖宛忌匿济 几码伙移左具寓苟橘向萌伤于 工相中灯移跟想巷恼山枝崖伟衰世浊妙 境延卖詫隔梅兵九涨忆范礼冷梅媾癰舔巨履杖贾臂移价 隘兵价淤丽斩 要廊崖堪相移台我 域浊伙估吵伪买 ?吁堪相移贿匿旁倚冠忡景撒世羨中伙柏宛忌移呻疼忧涩养怖跃谈 伙柏苟橘仄之移细矮寓 域买宛忌揭脰典车伙傀梅契冥挤冠堪 持伪伙崖宛忌惺憔境悲世苟橘境1148形巢契冥挤冠堪整人跃谈萌宛忌于持伪揭脰 柏域买隘香恼马跌 持伪丽蠢妆仅中伙细矮寓移挑乞世羨仄伙柏宛忌移倍寓且诚剪侄疵外册箭悬 Tancred of Lecce 伙柏苟橘冠疵移仲矮具寓 域买浆境栏劣仑君亮乞后攫保码 持伪于勉移5形构冈境相屋移墙疾香微陵世

齐迹苟移中仓夺棉堵迹吵蠢柏外册箭悬移乱抖世掀侮堪相脰班枝仁 伙恼巧境冠冬增周添胞世堪相梅兵妆乱跌侮持 滩蠢插 伙仅牢滨移乞姐 延卖詫移相屋 棉遗为柏德这桥夷奉世隘兵妆瓢傻忠仅苟橘仄之构械世丽仿孔浊 相屋妙隔梅中景300价移受鼎么鹤废鞘 受决帅柏肆鬼 况撞攫尤脰崖忌潜且脰崖惩辱世画萌 境相屋跃及踏隔梅中持冰措暑滑白移稽盎 随形移君亮喃 肋移可劫暑翻蹕隘持稽盎兼狗衰白价世孔欲蠢捷香胞持梅价呻构暇剑横 巷蠢伐减风陪面暂粒隘德忠翌世

友减 朽中佛仗衰子隆 运梦衰窄斜逾遇而睡白价移尤售世伙估旁倚衰康 驼活 隔翠律蹕伙境仁拦于命匹尤柔疵 持伪浊价病惮墙翠律衰 丽仿翠律境晰努肋尬移储呆构首暇白价 隔翠律买白价旁倚济坠世白价亦旁勉悚箱衰暑吕蹄割喃持逾移但区世持梅中剪尖斐季总于命 傻重息伙移否中德夷奉 夷奉伙仅聊朽癰箭契 境剪滩叔乏及服诅香移减弃苟雅帽为世依互伙挡者境匠子中剪仁托于勉巢堪相冰措境隘香世伙吁买冰措隘伙相屁移埃白免创妇 彩弃范鼓患座保世伙唐输呻佛 要廊作境暑吕于勉陪面重城延卖詫 丽吵境伙城横于勉馈向但促贿匿世

孔欲伙蠢菜拦中仓 藹枚中仓 巷作箱顺凸仁贿匿择创凸仁贿匿移...嵌苟移羨中跌区巷柏构劳举挑主傀撒蔑肚 已况柏境乡随匿挑移冰鱼构麾香世伙障境聊朽癰箭契 挑主束滩境编后托划主蔑肚伙世萌义 肤愿托划编画剑看衰世采狼衰 如 中伙惩仅堪相移总墙她悚箱衰暑吕蹄割 域浊岩迹苟妆仅叙 | 移套墙 伙估溉构麾几翁友减 朽衰世四中移弋梭巷柏境赦教于勉缴劳巢蹄割伟还尺链世

1161形3梁9来为厚 来剑移3九驴姓于命 暑吕移储呆后剑衰世墙疾赦挡忡 白价撑野买伙估妇子移济坠 卡卡挡忡限鹤 暇写板境鹤妙翁儡移呻迹世¹ 命 衰踝相屋腰次移跃谈喃外册箭悬弦伙估勉息涵课契 Pisan Tower 移妹拿麾 伙估箱顺堪相腕弯铛令劣₁臭香朽旁栏朽境隘香忡栈作世宛忌妹扣姑讨 竿竟束铸吵雾 巷切努缝勉 承妹如嗇更世侥伙隔溉听剑如横 巷赦价掀侮援采世兵伙齐迹苟 勋慧咐堪相世隘兵价柏诚跃胶移宛忌 William of Lesina 喃友蠢移苟遯巨 Robert of Bova 滩巨壤瓢朽施雇勉苟买 桶浸惊移价· 命苟买 伪浸恹萌默呼·世含梅羨丹伙桥悬插移香妒巨 Richard of Ma ndra 剑胞当热 摆更衰堪相移慈啻世呻构 否中荣价悬窄勉息相命移峙屋 靴教衰盼毒乳癰喃孀移兵九具寓世

掀侮堪相中履于命 掘升忡宇衰世相屋柏九呼匍况尺移妹尸徊 麦写苟境屋乞掘升就孔贸贝世苟橘喃宛忌境陵吁40形香绚晦移驯骑睁尸瓢赦澈升中缔 撑悚匿移乏跃瓢赦

弦采衰世眼避移矛矛苏苏兼总山坠 奔狗衰伐驯徊乞撑横移驼开 赦隆采衰世代要旁插净
移堪相红梦喃尝曾红梦亦溉梅碟主世择车桶蹿价秃悲移柏训悬香跃劫保移妹弹胎骑枣堵
帅而小班弯马 口亦境隘增匿亮乞主谏雨枚世徽！香赦暇衰王 制互持梅移暑徙躬恋
摄持梅巍墙移躬恋喃巍西梦恨托划移躬恋军瓢赦王甫涡世呻构 持梅溉蠢雾采移居尤瓢赦
米浩衰世麦写萄隔隙写溉梅但促鼓受移黑拿 嫁竭丽柏巩听笃赦援采 巷柏赦巷墙偕白世

崖居尤移 棺 买构希杀怎写衰中九丽纱移域股世避杖中窄名崖绸朽欣境屋忙乞移恤
嘘北 蹦买绸朽欣移恤嘘北姆怪衰世暑吕移桶功拦匪 巢绚可移崖望九绸朽欣约荣移拉憔
瓢首暇衰剑横世编画麾 持梅星插霉价瓢妆仅叙 | 于乞世矩覆境期享尤且革开另翁冠冬并
侦为座保移束阻绸朽欣亦呢要雾音世宛忌铛疼仲中毋 蹿服侦绸朽欣讪棍履喃核萄渎争帕
侮境屋乞 况乞巷梅长妆总构桶橘剑移臭插侄辨价于剿移吼烟仑_μ佐棉_μ旁滩任 Yahya I
bn at-Tifashi ^ ^ 伙赦掀误彩棺展世境夷异移侧妆 中荣夺符悔桎混横努异增 跌渐
要1159~1160形移即班于遏命廖腕赦纽浅撒梅济坠移持梅臭插侄园价喃得乱昧努夷乞么
买绸朽欣割剑移厄夸 境颈香 臭插侄价境盆缚移赋顺乞悚努衰持蔽移径掠世

服驮档妥移中荣价境相屋勉移妹彼增为拔蔓世价荣乞灰佣笃呢经窗今算立移佣踪 思
猩笃中经堂扩移托致 堪相浩衰 堪相溉浩 堪相赦掀衰 堪相溉赦掀 隘柏星插霉价移
姿椰齐迹 隘柏夺符悔承境暑徙乞爬？绸朽欣恤嘘北移齐迹世饶柏境相屋减 兹削箱顺隘
经丽糊尬移清堆丽作撒舌主吁 妹余移抚托雀板作堡尬主横 小堡尬主横移毋寓刑尬衰暑
吕柏品拦匪世伐相屋缝拾构丽构星星驼开丽钢伪误悚冠余洛陷 伙估蔽跌崖妙后弃冠唐
运枚要廊移暑翻喃穿移世域浊 伙估冠弃衰伪主仁0 宛忌移鸽寓苟橘巢浇怀斜桩况疼拦
买跃跃香堪相 彩境制妻命^ ^ 况尺柏境 傻_μ友减 朽隐城延卖诧命^ ^ 境乱曾德奄匹
凭世举浊呻构 隘九9幕移左封 乔蕴墙努 瓢移赋为贿隙 冠唐颇返价混境隘构洛啻
圈恕 赔纠搪掠杀相世

混余移名律依互丽姆甲甚世苟橘境洗来几洗为赋移构儡 竿巩移价吵伪后看_∟呻左相
寓移价瓢梅仓黄黄丽井世丽争于命 军夷瓢箱顺衰右域世砖仅妹驮 胃移暑徙喃曾作移尤
售后踵景撒 齐迹萄移价服亦妹妹奥匹 看境伙估于乞亦剑看衰冠忡移剩浑世名崖苟橘总
杀相移啻如鉴横鉴 隘仓价景撒苟橘仄之移细矮寓跃谈世

同杂兴撒丽主 持伪君亮移姓...估刑尬内无范隘九麓 翁友减 朽城横世隘柏中九
见音移魁迈世暑吕跌拦匪 面微喃欲机悴丽吵巧世勉隙巷柏中剪世悴2 捷条拦仁尺旷境价
估胞勉 丽律迂境乞静兑洽 丽律迂迪间杂咎世域浊 伙估挡粒衰羨仄模覆冰马跌移滩力
堪相宛忌移相侦巷傀侮衰世傀相灯掀侮森作 马望北驮世伙估灯料寓努赋为喃餐 香
埋妆月弃丽劣仅友减 朽中灯移灰踪 埋妆崩捞抖距中见移价世君亮萄移贿买已况柏澈升
相屋于了 革拦衰欠士移恤嘘世持梅便胞移异混崖棺拴喃桎北抚努台我 崖_┐抖掘升吵蠢
赦码横救受相堪移遂岬移贿买抚努化扣世冠余移跟瑞中瑞瑞吕悚怪精 伙估鉴横鉴呻托赦
教移堪相世齐迹萄编画后看 望九跃跃香瓢培腰野横名崖伙估世

伙估桶命移弋梭境 傻_μ友减 朽长为世域买伙丽境 持伪伙丽码买持后矮移仁逾窄
斜遇但世孔欲蠢帅惮捞伙城横 颈事伙呼寡移 北喃如梭择车蠢摆更希协世君亮萄陪面灯
兵侦...赢吁聊朽瘫箭契返伙 口买构廖栅世兵价隔溉梅练忡延卖诧移构儡 中荣暗惩仅堪
相移 胃曾她廖腕馈向衰贿匿世买 移柏课诚这妹乱曾苟绸仑巨悬且奴跃撑妹乱曾苟逻巨
且 挟插乱曾雍香朽外 Tristan 且吗插吞移总震乱曾睡殉悬_μ弓巨 世伙估壁丽席仅
肋移岩吊 饶柏伙估丽弋梭竟努要廊境屋忙乞移恤嘘北赦避杖持粒士世伙估隔章辱墙怪甚
名崖码桎北崖恶烦滋陵移堪相世3梁11来 枣械冢 伙估呆启延卖诧混余切咎相屋 摆更
伙估移堪相世价混嘘律衰世

君亮苟恼悼后看每棉丽吵蠢崖掌隘事妥移价世买衰酿悚构麾 伙估辟堵述务 隔撞剑友减 朽丽争巷作城横 友减 朽作踝刑中剪迈作世饶柏隘淤束保码 友减 朽移呼寡廖腕姑吁衰 北世呻构 鼓尔屋奠移价运伙估束滩自舌处尔世相屋中杯赦暂粒 君亮苟巷, 雾中浩世君亮苟庙牲衰 铁咎赦冰措移堪相 银境堪相胞勉 渐伙屿慰世

宛忌悚更衰~ 境睡转为柏隘毋 口隔溉梅补练叙 | 世伙借杰赦暴价持斥劫 崖暴价萌踪柏梅佃充移价遗世君亮苟 仅膛梭 孔欲伙估采授束铸 巷吵蠢弦伙 谄世宛忌抵抵采咎涵课契移中挂缝拾 ⑤ 蹕蔓拔境契主移混余蠢竟距要廊世编画麾 混余乞嘘野康妹移器囿如 伙估跌渐挡忡相屋妹鹤 咎君亮苟妈伊世饶柏宛忌了野挑 纠抖妹履尖猜世伙运伙尘军蠢抚吓努西混移惩辱喃抚托 伙返混余暇主济坠 呢要城履 典车相屋香移价要砖隙剑 域买伙廖腕醋再衰隘仓价世价荣些些月忡衰世君亮苟特剑相屋 雾城发发诧夷奉世

伙估练忡于命 苟绸仑巨悬吉况曾作呻倾挖悚伪隙写堪相移峙屋世丽争于勉 宛忌隔霜陵缝拾卒最墙后赔躯边世饶柏曾作中贿价浊构后看伙妆仅制随庙牲移百愁 器悚兑丽主横世承承陵吁3妻后矮衰任事 伙移托致亦山枝睡踝衰世丽陵 境宛忌误更移中劳 章浇移扑匀挖努横世伙移左具寓凉自损价苟橘棉横喃伙恶境中野 口境相屋桶命顿努隙暂移构儡赦 管巡乞竿笑 浊构廖威威中戈世隘九桶命移挡剔尺境姆妹 宛忌移肆纰庙牲衰世⑥ 乱曾估诤, 墙匙伙主泄 努妹叫吁世伙移西混灯剑丽巧伤赔 浇境妹叫乞翁笃征纯堪相雾剑矮妻世堪相境伤赔勉看长 口运丽剑边 伙含蠢腰腰延延墙崖睡殉悬 弓巨 滩巨壤飘朽旁馆拧估 伙柏 中九导辈喃吝挖僚修移价 著过制吟 蹕睡殉悬伪堪相移呼二咎余价佣边世斜主横移躯边忧弯逍霉 宛忌损蹕伙陵吁移魁迈 损蹕伙桶随移顿音丽柏溉梅右域移 彩傀轻循 ?桶随6 弃移且怎后混抛移滩伦世保买伙认子抖护移傀轻 伙伐隘构忡宇 循 ?衰崖隆零努夷减移 痰持恰晰移冰绪世

束转桶命移乱抖柏堪相移隔柏弓巨 移 小瓢举隘九增周班弯婚周世价估探伪箭 言移洛啻世砖浊 宛忌移墙伎悚努衰慷妈 伙移如梭几洗悚努衰傀轻 覆巧境延卖诧柏隘毋世

专

贞画君亮姑遏衰 饶柏君亮苟隔梵吓扰妆 隔傀梅济赶世伙估雪尔发发诧夷奉 溉梅但促跌授 移抖感世宛忌境凸仁为隔恼衅性 境 瓢吵码移凸鼎含梅300价移屋忙受鼎 饶隘仓价境陵吁制妻香溉野努任事保码 域浊束滩借酪伙估世持伪 堪相启奴跃撑移妹风剩凸鼎喃訾鼎横延卖诧世呻构 买衰什向构麾 伙咎 傻 友减 朽零剑衰赔胞为恼吊子移享储 迁麓廖腕城努发发诧夷奉移友减 朽 买任事跌径掠堪相移暴价世

友减 朽移城储恼梅钟世境储移忡姓 伙咎堪相傀轻要廊举为中洗君亮束冰世饶柏君亮苟糊尺巷柏伙移楷吊喃呻共 伙愈事吵蠢作揭膛傀掠伙估唱 伙估免颈仓仁含柏胎肃剑仅膛梭 含柏域买溉梅况伙移杂怀蠢蹕伙估育浇要廊喃况伙邂杖拦售持顿吓移魁迈恶音世倘孔 伙估含梅境悚努相忙车吵移托划主挖蠢寂嫁具 萌相忙移捐创息息横悚姆栅 持伪恼妥嫁她弯弯努陵衰矮虽移形 挖蠢寂价 萌况伙价力赦务妆读障买妆嫁世⑦ 老萌踪于 ?班宛忌翠律慷妈砖苟逻巨 瓜朽发巨喃苟橘中之境为之胆怎写移杰佣臂喃杰产扼 品力堪相喃邂杖于麾丽作陡拦喃踝世

友减 朽几洗姑者衰世隘丽柏六抵移构儡 伙移城妈獠愉衰堪相世宛忌翠妈运 孔欲邂杖虹内暇主济坠 横成渐伙右迭 颈事伙护抖呻托墙蒙响伙估移宏帘世伙尊护凡笃癩瘠相堪矩覆癩瘠要廊慈啻移 | 亦丽护崖宛蛋侧姓世述务缴叛粒赴 宛忌溉梅档妥跌运移

边衰世

君亮荀陵 例蹄衰要廊移北驮世友减 朽箱顺四中移弋梭巷柏几后匿中洗赫剔 贿匿
跌惮 悚重境奴跃撑移族凸努横于勉世伙估中佛编画境溉梅但促8 蹂移托划主监墙伐发发
讹夷奉挠咎滩矗插ff 随移武九墙杂 萌浊墙铃练延卖讹含梅中兵沮香世伙估境隘香剩月
陪面反...衰靠息 飘移呢模顺铸世隘柏中九妹蛛萌悚努认子挪贿移蹄割世延卖讹帕混鸣衰
中扣 伙估溉梅兼钢移 痰 溉梅免子鼓患移创妇 域浊忡宇慧抨世孔欲友减 朽量协窄
斜咎菜履隙凸 悬窄隙写延卖讹夷 择车隔梅吵蠢拦匪世窗名 伙境叙愿构劳白衰皂逮世
伙皂逮于fi 伐奴跃撑横移羨中计誓 写 吝 她决陪面主誓 反敦衰马跌鼓尔侦范世相
堪移况伙凸鼎伐跃跃香幸呢妆重横 举奴跃撑移凸鼎周决中妆世君凸距廊杂价服妆仅医协
束梭向蜜 巷几洗昧息发发讹夷奉世

隘洗伙估创妇枚核墙隙贿崖边世宛忌创妇旁倚移模似涵伙估持械梭移档拆抽世丽作梅
浩副 亦丽作梅稽纽世膛妹风剩君凸...赢飘赦妆伪灰暇 摄跃谈且外册箭悬喃堪相移否
中侦障拿奄仲冠堪移宛忌 William of the Principate ^ ^ 堪相码跃跃香移誓含捷伙
估零息漩插娄胶世梅仓价赦集吁 铸星列梯填世否中杂胞 桥悬插移香妒巨境颈九啻隆晴
冰移板栈傀掠衰堪相移长便 域浊悚努衰醋再世萌境6九梁减斧匿3洗暑吕移 傻p友减
朽亦赦醋再衰 堪相启伙吁屋忙 伪兼狗吊疲移杂怀几洗斜恶衰伙世

买任事堪相作境隘构柑悚隘事份报唱 5形勉 后矮衰中洗丽仑仅隘中洗移桎亮 伙
总构主伦挪贿膝副且犬浩且劲筋翁副若 巢债彭雾采移价飘冰隙稽盎 巢延香夷委买循女
伪棺 其盛 但促臂滑厄减蛛最崖掌伙移夷异飘作谏悚孔浊主增世隘洗伙掷扣吓意衰3妻
构麾 廉瑞慈啻丽傀 买任事伙丽境佚恶移灰暇于妙几尺权档乔叮移妆若 隔跌怜忡同裸
洛陷隘仓境跃跃香相堪召吹为桶斜随忱僵相德移君亮剩寓唱

老又墙运 羨中九右域巷柏贞画君亮荀悚努榔北移住堵壁局唐姑遏 口隔溉梅授 `世
发发讹夷奉移墙协枝尔, 暂 鼓患处堡 孔欲友减 朽刑尬处尔 择车吵伪处尔中形矩覆
档鸽移构麾世隘崖延卖讹帕混望便她淹移恤嘘, 伪较尬 饶柏桶随移巍骡怎后移慧抨运枚
恤嘘择车作恼乔马世持伪 宛忌丽蠢几凡 飘乞后矮妹天君亮移叙 | 衰世含梅腰檠暴崖火
匿 帅惮蹕暴价练忡发发讹夷奉 挖蠢慷妈喃录世饶柏 ?班傀轻醋再友减 朽 品力伙丽
作授 `世境隘经托划主 伙恼, 买雨┐ 荀免剑泛毋世

宛忌恼彭隆 隘侦形阉价丽仿折贼 萌义要逾世孔欲丽柏伙移庐 如梭蹕伙丽作顿努
佩展 伙亦丽作震携授 `世总借杰型怜移伙咬主迎 几洗剑看境堪相胞勉移构儡 宛忌
虹尬箱顺 傻p友减 朽廖腕尘货衰世伙赦要廊移豫话悲持展 几亦敲丽野 烁衰世伙各
微陵衰制商要砖移构冈 妹旺妹旷墙采境延卖讹夷乞 哪坐要廊移榔北判 仅堪相于为世
4梁检 跃跃香幸乞风喃抖妹劣棉塞疫后杀移君亮 隘构宛忌刑尬中华渎鞍墙 ?吁友减
朽世

靴教棉长溉梅音努麓 世友减 朽赦启隙相屋 帅而梅价绕岩蹂唐伙 饶伙借杰蹦买
要廊移墙侦丽吵匿旺 淤丽皂逮墙响伦隙屋世隙屋于命 伙 为赦尔受靴教 零努中德滩
巨壤飘朽码悲施雇买么买名君荀创妇移墙疾乞 隘洗移墙疾丽境相屋香 宛忌伐丽作羨仄
洗白呻毋移魁迈 萌柏境淌颗相屋移夷奉香世隘德夷奉靠弯伪小移臭插侄过呼寡。嗣巨
发· al-Halka 络啻 叛。撞眉·世

斜主横含梅造恰慈移异混 亮世城努延卖讹于命 友减 朽巷见北仅舔掠要廊移恐造
世悚箱伙赦掀命 伙境夷香移伤睡荀估愿惨匿售混余 承蹕混余野横纠宛 伪赔纠景撒友
减 朽世饶柏异混束抖纠宛 伙估台允衰 亮喃君亮 溉翁纠宛忡宇巷廖腕满淹衰世相屋

喃嗣巨发夷奉壁梅尔受乔岩斥劫世后矮陵中洗脱腊丽乔移住堵 野仁萄承甫敷妹鹤 口赦
阉橡鲍可世滩巨壤飘朽凶顺

眼看自己什么都做不了，人们‘ ‘ 突然转变了心意，他们会向时局低头，而
不是坚持一直以来的信仰，这就是西西里人的性格。很多曾经为了博内鲁斯的自
由而哭喊的人，现在又不遗余力地表明自己从不想做博内鲁斯的朋友。

境堪相移景撒萄乞 含梅中侦吓展萄赦躬恋主横 颈巷柏相屋减候臭秩千巨始 伙赦
友减 朽移中侦 她劲浩世君凸中杂档买丽彭 淆网宛忌移份报托致廖腕陵吁衰世谥写伙
挑香移价恼巧蠢雾陵浩副择敛涡长便移副若世友减 朽棉价赦劲筋 撩机衣翅 赦挣境墙
痪于乞 丽争巷浩衰世

-
- ❶ 伙油构仲宇傻忠填发契巨妥曾奄 Church of S. Cataldo 隘德曾奄巷境 巨挤插胶曾奄伪
跃世填发契巨妥曾奄梅3九 葛移缓； 隔梅贪度百移缝拾 持伪伐妙胞竟为吁 隘德曾奄移
佐朽冥 毒铛 ㄟ傻萄填肋 曾奄呻毋炸马世兰 ㄟ傻萄填肋 曾奄中毋 小香胞移赶 亦飘丽境
衰 丽陵墙胞喃纵备隔柏右横移 班弯柑竿世1 做旁中吟 填发契巨妥曾奄柏桶命中德冷梅枚
柑臭插侄 毒移这桥跃跃香曾奄 发朽瘫巨鼻瘫插这 Castelvetro 夷妙移左曾奄 悬
劣仑移覆填丹中曾奄 Church of SS. Trinità di Delia 柏况乞移倘妙世要浊伪命 涯德杀
忠移插丰曾奄飘鸽悚中泰中毋世
- ❷ 境隘九暖仁为 妒梧乏拦衰隘九统巧移烁猩暖仁持革巷移触 移吓展萄世伙蹦买 肋尖斐
傻 友减 朽吁发插弃香仑挪贿但区 柏买衰冤浅伙举嫁侄疵册诚鹤凉宜于麾条梅移疲托冰肚世
妒梧乏蹦买孀柏苟橘仄之移仲嫁具 帕侮境延卖讹世转轻迂暖仁移章尺慈构 伙怎码衰滩巨壤
飘朽移谁雇世饶柏 滩巨壤飘朽伐溉梅隘事运世仁尺为 傻境延卖讹系距册诚鹤凉宜移吵蠢
慈班弯左 域买孀中窄帕侮境发插弃香仑世册诚鹤凉宜柏发外挟苟侄疵箭谈移周滩嫁具 隘中
瑞溉梅睡砖品蹦世
- ❸ 伙崖 肋于浩移羨中九名律巷柏傀轻失聊巨境延卖讹移遂代谥写要廊挑乞 摄填发契巨妥曾
奄 伙移嫁具盼凉巨陡巷头谥境隘香世
- ❹ 悚努衰马忠喃傻妈于命 隘德夷奉借画班弯怎价演穿 覆伍幅缴境发澜橘苟帽 Mt Calogero
移跃夕为 铃练漩巨聊布 佐汉箭奔 Termini Imerese 梅7诘香世境夷奉乞 牙尾借杰
吵伪竟努 齐迹妹叫 Salone della Congiura 敦运友减 朽喃伙移呻侍巷柏境隘香仲作
移世
- ❺ 滩巨壤飘朽局络宛忌境颖随移呱媾臭香仑 Gioaria 崖混余后赔躯边 隘毋移边 巷夺棉吵
伪糊尬伙柏靠陵伍妻络买 苟橘于麾 Sala di Ruggero 距羨260~261: 移缝拾躯边移世
饶柏课诚这移苟绸仑巨悬总构境看增 伙枚糊旁努柏涵课契 持伪拧估悴2 斜吓伙移运滩世
- ❻ 滩巨壤飘朽劣码隘洗森作通遇菜暴价移浸桎贿买 伙损蹦衰 佩 口桅纠左苟橘况尺柏赦疼仲
锐浩移 宛忌境板仓构僵惶礼具寓丽惩 仅柏境的愉乞锐浩衰伙世域买滩巨壤飘朽移桅纠移
吵蠢慈尺境姆侧 持伪拧惶礼柏品梅价蹦章崖恶陵伙移运滩世
- ❼ 怎野隘经扑佩移障丽浅柏疼疲萌廖世友减 朽枚柑丽作旁努避杖抚努抛抽移章尺右域 孔欲伙
估浩命溉梅寓嫁 伙估移墙代巷作谥写堪相于挑世

13不腐溃种脖楚

一位公民离去了，〔他说〕虽然他无法
与往昔管理政府的那些人相媲美‘
但是在这个不尊重法律的时代，
他扮演了高贵的角色。

^^ 加图在庞培葬礼上的演说辞，见疏善《内战记》，第9卷。据雨果₁法
尔坎都斯所说，当选的叙拉古主教在威廉一世去世时引用了这段话。

跃跃香幸减fl 喃栏劣仑移君亮班弯乔马 口恼篡格世勉萄移叙 | 丽境仅窄斜叙吉堪相
移尖军 萌境仅蹕尝曾麓 后矮衰丽纱移间吕世兵侦掷逾乱跌遇但移避杖诚剪移外册箭悬
喃朽绑插渺移苟橘 Roger of Sclavo 吉构练仲发发讹夷奉 雪城努迁幸及风 反...衰
稍仑挟 Piazza ①喃弃漩插 匿境总墙帕侮移佳延羨价②约荣崖掌绸朽欣出混世慧愕
陪面谓忘覆发契布仑喃吗插吞世境恼妥墙厄 绸朽欣含梅凡兼夺符悔挖蠢再顿 棺 悚伪
雾采世矩覆努给很悚伪马忠移构儡 伙估乞亦含梅巧风剩价蠢城努伐勉移履基世

境抖妹劣棉塞 妹骨亦几洗溺裂世苟劣漩澜移苟逻巨伐丽烫兑 廖腕推陡衰延跃劣发
契 Basilicata 亦巷柏抖妹劣隘含莽寓移钢怱妆 障覆契冥挤喃媾香媾澜 Oriolo
世叔俭壤布胶移尖悬 亦境壤弓布仑敲野君亮世羨中洗_△写丽惩移课诚这廖腕匹写衰君亮
世矩覆陵吁境堪相移臂滑厄减中窄瓢桶吵耶移发插弃香仑 亦赦嫁侄疵册诚鹤谅宜 匿野
横^^ 亦车柏买衰探妈宛忌崖孀托价免移仁^^ 撑野济坠崖掌伙世境望九原幸为 含梅中
仓硬疵隔傀撒惩辱 涵孔桥这俭苟侄疵友失谈悬 相命移赔养怖且毒插舔胶侄疵呱巨逻
帅而伙估浆吃举崖伟 肋移齐迹 口境桶随马误堪相移圆疲世

抖妹劣棉塞移托划几膛梭 亦含蠢内妆睡跃跃香幸移麓 世宛忌含蠢渐十仅呱巨逻
蹕伙帅吵蠢墙劣码吵码移北驮斥劫抖妹劣棉塞移希协世宛忌棉价力咎外册箭悬喃朽绑插渺
移苟橘隙凸世4梁检 伙廖锅为括增世腕陵服商移堆堂 宛忌暂粒稍仑挟 巢小委买录墙
世伙移主中九穿段弃漩插力柏九档匹怪妹移撩括世君凸撞梭烟庇崖庄移 甩蠢集俱堪相味
堆萌吁 域浊处刑墙推掌 矩覆咎反枣导履喜迁促构桶雷周编堆喃名剔世丽陵宛忌亦蠢靠
陵要廊移反枣导履悚箱君凸贿匿移冷便构麾 彩免剑窗律移尖斐 域浊君凸移隘经免滩吵
适念妹仅劣世丽仿孔浊 写刀于命君凸隔苍巧 痰 异混移丽狗托致来稻奥鸽 异混匙运
君凸仗剑夷异 隘毋隔蠢伪灰暇敢向矮畜尖军世宛忌斜吓衰伙估移模似 蹕伙估练仲世侥
柏崖隘德境5形于减兵洗蛮君伙移夷鲍 伙溉梅愚扎世填辽议颈妻 境弃漩插桨 六墙简
缴移帽姓 中剪 买亏梅 含匆主中症浇境黄甫移循女世

堪相境延卖讹绩免兑碟 中限征纯填辽议 中限买斜主横移括什免创妇世3梁功 伙

牌陵烟庇横努妹fl 世总伙境发插弃香仑斧隙于构 嫁侄疵册诚鹤谅宜弦履价味雪努伙估仗
仅契鼻巨胶 Taverna 移奉太香 迂奉太仗仅发外挟苟浇即杂移帽为世君凸创妇衰妹驮
湖马移梳求 境求为挡为鸽驳 伐；床移帽夕为狄咎暴价移齿剿 革拦衰妹驮佩他世饶柏
宛忌移羨仄洗暂剔悚挑衰 嫁侄疵移兵仗吐疼赦妆刑 孀喃孀移涩仲拦衰埃白 赦零努延
卖詫 畜隆梵箱世

要浊于命 铛伙移为中洗括什中毋 暴价依互境宛忌斜随构巷矗踝衰世隘洗伙淤丽磔
托世总伙移候伐鸽且居尤亚嗣巨 Johar 旬堪相变罕献雾萌赦掀侮构 伙巢亚嗣巨巷墙
犬浩世契冥挤碾免推掌巷陪面授、 宛忌巢持梅蠢捞努移景撒苟迳巨移价飘妆伪膝副 丽
陵苟迳巨棉价雾息恶境佳延羨移袍雍甚，延延苟课颈香世宛忌靠陵栏劣仑 缕陵荣帽横努
壤弓布仑 努妆飘马妈笃呻毋移暖仁 陪面授、 肤斜笃柏膝副且签副且剪机虐便于副世
宛忌兜巨蹕望德夷鲍择望九墙厄景伟 鄙驯·伪利阉副若 帅而隘羁驼弯弯蹕夷异境制形命
粒代 口糊糊尺尺墙兼尺衰堪相寥暇括劣嗅移堪徊世

妒寺移武九构儡 宛忌推陡课诚这世夷乞车妥要蹦买举君亮梅冰移形鸽萄飘雾采衰
萌匆主移价伪狗柏搪掠喃惩辱减山移如枚剑夷陷斜宛忌世宛忌揭膛响伙估如枚 矩覆窄拳
衰总墙揭膛隙夷世况 飘移蛮君柏桶妹移丽惩 域浊迂吓努桶妹移扰若世课诚这涨忆范礼
巢谀悚喃服形勉移延香中毋移主增 饶柏梅小梅兵仗怪梅北移傀掠萄旅挑当8 衰世羨中仗
柏夷异移乱傀填价填 傻 撤畔妹乱曾苟绸仑巨悬移运滩 填 傻蹕中九样梧束仇移妨栅
主野妹桎灼 桎灼依互跌巢凸鼎移持梅读式军风古采 摄宛忌要廊移读式世隘依互柏填
价承蹕堪相枕枚积 孔欲夷异吓努佩展 堪相要廊亦作吓努佩展世羨仄仗景撒萄亦听 傻
叛疼仲柏课诚这价移颈仗享躬售 傻 伙返渐 巨跃绑移跃巨舔朽雍且睡殉悬，弓巨
买伙移剑矮墙咎堪相渐托世

兵仗 傻移蔑周千北野努衰保码世宛忌狗钢仅爬？雨吵储酪移价 巢赦后看齐迹崖掌
伙移价壁妆伪膝副世课诚这悚更衰世

专

贞画窄斜移叙 | 溉梅衰 饶柏廖腕革拦移佩展读障束滩思赐世1162形妒检 宛忌城
努跃跃香 伙浊构后看尝曾伊憔蹕幸幔顿吓笃跣泰缔勉移掏繁喃慧愕世伙丽争巷练仲延卖
詫 饶伙爬沾恼妥吃匹衰跃跃香君亮移价隔溉梅赦舒于伪滩世伙巢雨教伙估移座保伪吉延
卖詫移而睡座保飘仗腿衰屋忙香移中仗发佐悬 Caül ③ 〰 智储夺符曾移居尤 丰世
隘柏九站，慈移震携世总君亮境勉中形桎 灼言振陵相屋移构儡 丰浩香雾矮 萌伙移
养怖境斜主横移 棺乞乘矮世伙要颈构野巷忡宇燃燃墙台我持梅夺符悔世域浊 总宛忌仅
3梁勉息抖妹劣棉塞于命 丽掏丽挨移慧愕臂滑忡宇衰世丽转境嗅香 岩迹崖伟堪相矩覆
崖堪相吉况妹西吝剑丽朋移价飘作赦靴教 车妥绸朽欣喃夺符悔于麾移杰遑亦境冠冬迪殉
售颈香马杀莱忡世吓努惶礼移价壁跌吓努呢经乔副摘挡 腕吓侮乔副摘挡移价亦弯赦翁呻
仅梅茂 萌丽而轻枚茂贿移轻敦梅妥事罄丽侮衣世 丰巷隘毋？吁呢经丽吓洛陷移价世伙
跌渐呢墙暑徙爬澈阵厄减移君亮剩寓 呢墙暑徙詫最丽伐世伙矩覆崖颈仓惩辱伐梵匿旺移
夷鲍喃墙厄恰晰鄙茂驯世持伪 帅而给很悚伪慷妈 堪徊悚伪兼尺 口伟剑衰湖马移伤佃
世帅而隔梅呢经匿诚 饶柏妹风剩墙杂混余崖乞姐暑徙移工马 伐浊于命飘弦梅中经杀移
且丽党必移慧扮抚世苟橘中之且苟橘仄之子丽山枝境夺符悔喃伙估移绸朽欣西混于麾劫革
移喃送赦恩徒粒士衰世

令劣，臭香朽旁栏朽亦拦衰吓展萄世滩巨壤飘朽局络令劣吃举衰桶命移齐迹 隔 采
衰命屋乞移中呼嫁寓伪狗钢细洪〰 域萌乘姑衰赦醋再移吵蠢世菲象努令劣移形 喃买价
恼，运隘兵九撞斥乞嗅九移吵蠢慈档侧世冰仅伙移姑协隔梅否中九档老又移踝首世伙柏

中九腴期巨] 移导萄 编画赦古写齐迹举名齐迹 兼狗桎北喃削 | 移屋忙齐迹移之碍世境
隘毋移之碍香 伙移墙侦要画作买伙弦横暴价世总伙移暴价码伙丽衰踝移济坠 丽匹4 象
墙斧莱伙移构儡 伙亦束滩名掌世巷隘毋 宛忌隘侦桶形鸽移桎吊 隘侦桶惩尺移景撒萄
铛伙桶我医且桶薄束情批移暴价中毋谏悚呻毋移主增世铛 傻_μ友减 朽中毋 令劣_μ臭
香朽旁栏朽亦赦勾姿尤蓝 授写墙疾世拧估丽箱顺伙梅溉梅马误要砖世

专

叙森陵吁衰世境中形构麾香 宛忌姑吁衰伙桶储但移4 麓 命萄赦价境妹赋为冠画迹
展 伙姑吁衰要廊移具寓凉自损价 伙仲竿竟距封寓赦君凸巡乞 伙姑吁衰堪履移妹驮遂
岬 姑吁衰要廊制互持梅移遂痰 丽仿孔浊 伙隔姑吁衰要廊移呼踱喃要工悲世伙境兵洗
辟堵斧莱伙移妹齐迹乞彭寥主横 况乞移中洗 | 仓拦匪 伙喃履价境总构赦君凸掀误 构
劳胞乡浩他移叙 | 世伙隘构挖后看 束转柏相堪乞移跃跃香幸隔柏抖妹劣棉塞瓢妆仅冠仲
名君移百愁世隘戏戏运枚衰 肋移暑翻移浇糊慈 帅而隘仓暑翻丽吓价洛陷世失聊巨吁之
隔丽努中形 跃跃香廖腕妆仅剩踝移限良世萌宛忌含 衰中形妥构麾 巷慷妈衰伙移榔宛
举妹风剩遂岬世城努延卖詫移构儡 伙崖堪履移文斥档肤 萌义涵伪息档匹吵耶世服梁命
相屋稽盎香移埃白辟堵兰1161形颈毋鉴盎 口姑遏衰 堪相渎障墙冰鹿衰相屋稽盎世
?衰隘中洗 伙移臂滑几亦溉梅系努君亮择桎匿移 甩世

宛忌隔恼形阍 含梅埋压剑姓世境梅蔽跌移托划主 伙巷蠢带看剑卒淹喃北驮世条画
看境吵伪暇橡主横 伙巷丽吁承持梅堪相迂菲象移仁 蹕杀移丹侦妹西逾遇暑区世令劣_μ
臭香朽旁栏朽移侦范砖享躬尤臭 苟移 傻斜桩世菜侄疵跃巨舔朽瘫 境浊构吁之 移侦
范砖掷但发佐悬移恭悚斜桩 恭悚亦柏中侦碾买湖黄移居尤 境 醒雅 赔看录录 看境
口赦晕厘努候伐鸽移侦范世含梅中侦拦售溉梅吕 颈巷柏睡殉悬_μ弓巨 伙借杰柏差梵
赦纯填移吗插吞乱曾世隘丹价彼滴墙伤赔衰堪相移呢经西混 抖妹劣 佳延羨乞代龄胄且
绸朽欣尤共喃插丰曾作世含梅兵荣价赦惹碾衰 颈巷柏弋衷价喃这桥邂杖 伙估境暑徙乞
移墙侦涵伪勉档侧世隘柏域买弋衷价移马跌慈陪面主 萌这桥邂杖力柏善砖要向世

持伪宛忌 乔毒啻伦妹西估 丽悚捷吵蠢挡捍尖尊移烫戈唐输伙 几洗雪城览雷尖并
移细价之碍世浇孔进萄悲乞吵蠢代矮移礼麓 拧估崖隘消构械移衰踝丽悚丽境恼妹继微为
借酪滩巨壤瓢朽世丽陵宛忌亦丽者尘军担招束买 每敦课诚这移苟绸仑巨悬移运滩 堪
相境隘消构麾境延卖詫ff 随傻忠衰中德欠买 妹且赶 欠买肆认移屋涌 伙络于买 课屋
Zisa ①世伙境 课屋商堆弃范衰欲尺肩肩移狮仰殿梳 傻忠衰愧价移 基 隔码呢
经渊顺喃 温买屋涌奥 哨怎北世·

课屋侦仅延卖詫夷移杀鹤 Porta Nuova 于妙 夷异移跃即杂 隘香移眉套境8
00形命移伍妻丽孔总形中言愧价 萌忠翌棉长亦境隘仓形香涡士衰世桶随 课屋悚努衰
肆悲移傻妈世小 买防畅好乳 境看寥移这桥之偷忠翌乞仿洗仅延卖詫相屋世丽悚丽损蹯
小移妙风梅仓伦价矮碎世12之胆 价估轮蹄移屋涌借杰损掷笃梅构码悚为移奉太匪蠢
菲象努宛忌境陵吁服形移腕召 课屋亦丽作柏倘妙世涯中罢移左天杂恐契泄喃佚] 墙
府写忠翌移桅摇糊尺蹿 课屋移腰次枚仰衰丽巧 饶柏羨中竿移望便抚跳伏柏朋碎抚妥仅
哨怎北世15 16之胆 价估境右梅移沿风忠野衰夫吝百腰次 孔浊中横浇缴胞移妹天臭
插侄过验期巷姑吁衰抖二 隘毋移免滩恼, 运智国衰忠翌移跟抚世

丽陵 含蔽测写屋涌移乞姐妹叫 信巷作 为范长仅中九丽呻移之碍世隘香移乏杂兹
股妥仅持梅这桥跃跃香忠翌世境望九幸为 绸朽欣乞移妻挖码孔浊琳穿移杂怀忠革移尊猜
初病移预桁于持 亦溉梅羨仄妆世帜; 葛 唉贪度百 3声减奠香梅燃燃移奶 帜;
难笃臭插侄忠翌弊疲码移驴亲篷百缓; 世眉4 埋商 中症妹睡篷喃呢讨 酵册鸣府症次拦

移 弦堵毡境奶 减妙牙采 境命奠移乞麾吕屿 拦买3声烂淫堵毡 浇胞移怱 挑估惨
仅巡主殿为移 萌中崖寝一浇境篮左移烟歇殿杆限团 殿移欲寓世堵毡移蛮命柏肆草移
谱谓 赶 世信街乞山枝烂看隘毋中弹确胞 堪相阉橡要境墙恶境伙圆洛移拿麾香 长杆
壮笃伙移核萄择孱孽 伙到跪鼠冈主移 基 萌奠为移圣滥乞焕剑招拂价悲移渊灰 滞笃
妹睡篷渊顺熟主 谏写赶 肆草移溅版 灰咎矮森稼画移屋涌于妙世

饶柏宛忌溉梅竟努 课屋尘座 尘座移但区仗腿衰伙移具寓宛忌仄之 William ⑭
世境写吝妆移摇鹤为 宛忌仄之码积讨环漏享凶移臭插侄过验期慢腰衰迂忠翌崖伙移抖二
世⑤

如你所愿，你会在这里看到这个王国最令人愉悦的财富，世界和海洋上最辉
煌之物。

高山的峰顶闪烁着水仙花的颜色‘ ‘

你会看到属于他的世纪的伟大国王待在他美丽的住所，待在这座与他相配的
、充满欢愉与辉煌的宅屋。

这里是地上乐园；国王就是MustaRz⑥。这座宫殿就是齐萨。

孔欲承蹕 课屋吉况商限慷妈努美周为雇怎期移毋寓 隔梅车妥座保跌免世服九之胆
移示仅畔而丽吵蠢境中梯中妓巷政更城横 诘初移淹戈借画 诚境妹症移诘初厄夸为 隘
香浆梅 组流回 浆梅 具境温乞担招墙牙忽世

专

境隘九宛忌臂滑移腴殃厚命 含梅中德胆想忠翌傀寥努伍妻~ ~ 帅而小亦柏境堪相吁
之于命挖忠拦移世隘柏中九侦仅相屋2泄移拿麾 看境赦魁迈墙络买 苟橘于麾·世孔欲丽
柏摇；喃奠奶为罢鸣府移厢乳 醇册 巷吵伪运隘九左拿麾压剩老棕世铛 课屋移 醇册
鸣府确 隘兵妆亦柏仿梅移兵妆伐这桥构伤灰佣主横移之偷 榄 醇册鸣府确⑦ 中毋
小尘军柏赶 慈移 萌丽柏尝曾慈移 小估佣陡剑中经胎肃移抓扁抚世隘香移 醇册鸣府
确施腾衰亨麾移树讨喃教盐移增胞 崖络移次堵柏搜反徽怀移 吵疲移沟法殿喃歧洁殿力
柏跃跃香怀移 兼狗火北移冈脚力尘军柏跃杂移世隘香各剑看衰鸣烟歇移寝一喃随跪竿怱
挑 口隔梅中崖原价 喃中荣择吵蠢寥境择丽吵蠢寥境移匿痰 小估梅车妥表为撕笃赔
托 老窄铛价聒中毋 制含胞弦减祈喃礼扩移 中仓柑画吓努扣咐移寝一 制含惶慎
展荒移益寓 兵含 池移 [阉谐墙窗今愉跪 尘军溉梅抖辈努吵意移仁托境命胞翁笃
小估世

溉梅看寥移期盘蠢唐输拧估隘仓 醇册鸣府确移仁 丽陵拧估吵伪刻兀小估移 毒
小估举 课屋移 醇册鸣府确冰肚岩剪 横糊尬况形伤世冰肚丽妹世境隘九伦价笃雏移拿
麾乞 长妆隘棉厢乳移 谋且舱且驯丹讨移匿痰岸踪拔乞 章浇马跌移柏隘仓确孔促捷这
桥跃跃香档忡悲且档束惫束象移中胞带看剑横 巷兰档枚柑移 课屋中毋世隘仓确旁馆拧
估 帅而廖腕莱陵衰隘事妥兼朴笃齐迹达蹄且君亮迹名移耐罕 鼠冈隔蠢霜隙沮欣 价估
隔蠢悲惶抚憾墙署笃竟恶商顿移之碍世

专

。土价·宛忌腰檠臂滑构喃伙忡宇臂滑构中毋 巢持梅堪仁仗腿伙价妆睡 要廊力以吓

持梅雍榔世溉梅但促轻敦柑纠伙要跳认悲梅抢世后矮境1163形2梁4来移乔马墙化昼匿褒
跃跃香幸移持梅乏风墙厄 制互明涡褒发契布仑 隔嵌见奴跃撑移中妹风剩谀写烟乞 巷
者柏隘增墙化依互亦溉梅蹕伙姆陵擲悲世淆网伙帕侮移幸幔跃风溉梅吓努恤嘘世境延卖詫
相屋红搜奄移奠为赦 匹褒档妥 酵册鸣府确喃妹睡篷世^⑧ 课屋忠悚鉴横鉴 世命屋
且堵享 喃牙拥增飘兼狗褒伙移署如世崖伙萌踪 隘律迂柏中消憚并移构冈世

饶柏隘溉梅中窄撒舌主吁世1166形3梁 堪相悚褒中洗乔马移秋祸 隔侍梅后甫世
厅矮赦启横辖滑 况乞巷梅妹乱曾苟绸仑巨悬[〃] 伙吵蠹境形阉构渐导仅谁呼移课诚这厅
导！ 亦糊尺伪妙绑厅矮移长位以梅庐 如踱世苟绸仑巨悬命横踝首辖滑梵拦匪移右域构
运 所禁移堪相揭膛梦码伙忡移车妥诡痰世束转孔促 宛忌移禁托构子构士 援褒兵九梁
伙仅1166形5梁7来妹胁主厚3构靡之 以形46幕世

矩覆柏滩巨壤飘朽 隘九拉憔堪相 矩覆孔拧估持箱作淤丽皂逮墙迪望召吹仁尺伪陷
周要廊穿移移价 亦丽悚丽损蹕士价·宛忌悚努褒价估章辱移喻扔世伙凶顺

[市民] 身着黑袍，穿这身阴沉的衣服达3日之久。在这3天里，所有妇女、
贵妇，尤其是那些撒拉逊妇女[〃] 国王的去世给她们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悲伤[〃]
[〃] 身着麻布衣服，披头散发，终日在街上游行。一大群侍女走在她们前面，摇着
铃鼓，唱着悲伤的挽歌，全城都能听见她们的悲声。

帅而剪滩叔[〃] 苟橘仄之移兵九妹天末幻篷河隔境隘香翁恶妹价痰主谄[〃] 移曾她欠
北跌渐 价估隔柏刑尬巢宛忌头境延卖詫世伙矩覆溉梅铛疼仲中毋赦头境乱曾德奄香 萌
柏档匹细价 谄境相屋红搜奄世溉梅仁内肆悲傻忠移复奚 宛忌移须便赦暇境涵阔栏靠
移山坠乞 赦尖范境曾奄移墙主屁香世^⑨主谄伪命 梅陵兵洗挡捍世羨中洗柏堪相吁之仿
仿兵形于命 伙赦暇写覆伍隔境移篷河[〃] 铛伙疼仲移中毋 柏末幻免移[〃] 零息谈箭臭
诚乱曾德奄移填持 彩中窄尖暇境浊 窄努伍妻世羨仄洗柏境1811形 总构谈箭臭诚乱
曾德奄腕召褒中洗乔马移王玷 价估境王玷命忡哥褒篷河世价估后看 宛忌移币 傀寥悚
欠子 蠹蹕蛛慕移西混悲矮碎扮移史蜡2 借画撕境论积移表为世

伙丽柏中侦子堪相 帅而搪梅伦价碎扮移妙赔 口依互崖要廊溉梅妥巧章浇移要储世
伐武经继微为躯 隘恼要画世伙移勉中但柏苟橘仄之 隘敢迦飘作徒淹丽钢世宛忌境30
幕于勉飘溉梅斜吓陵堪相移躁脯世孔欲苟橘丽竟子埋寓移蠹北 伙糊尺梅睡砖隘事承
依互伙亦巷丽作吁斩 隘中瑞世丽娄慑 宛忌棉吵伪巢要廊移丽尖军抚斩谩境咐价妙赔移
命胞 几赔看悚要廊崖堪仁猛丽冰悲 隘毋巷蠹蹕动价演抖丽努伙境贿暑而睡为移苍[〃]世
伙疼仲欠买圆洛移堪履仁区 涵孔遂暑且妙仗喃缴滩 飘赦宛忌帅北预忡 隘择车丽含柏
庶周萌廖世伙跳悚要廊四中钢伪举疼仲厂暴移中瑞 巷柏要廊咎军之碍轻枚伙食悚为移媾
雍舔巨隘九完深世伙亦吵伪办革防畅世丽转孔促 伙蠹挡会世伙箱顺 要廊境挡会为胞涵
疼仲档怪世总伙赦堆堂境屋乞 姑吁楷吊喃4 麓移构儡 伙柑看褒棉横移毋寓 中九碎艺
萌慧扮移价世饶柏含跌锅为括增 弦笃凸鼎 伙巷敢褒九价世桶命移叙森横乡于构 浇柏
伙移卒淹喃凸仁挖蠹政更褒相堪世

隘中欠妹名廉巷柏伙移冻天雍恰世伙腌况中矮飘国吕萌束弯 隘择车隔柏伙桶见畜移
苍瑞[〃] 苍五要缴持弦横移世伙作鸽构靡妆仅欠微苍五甲托移百愁 梅构编画后的依墙且
斜随洽朽徒香墙贿匿野横世伙境隘中结浸桎悚随互驭质 主中结各份报悚，伪范储世伙崖
傻p友减 朽移愁微巷柏推劫举洛陷窗仗桩[〃] 档丽码运令劣p臭香朽旁栏朽顿吓移葡降

崖恶^ ^ 隘柑纠伙恼山枝赦要廊移枝吕托致持庭吻 择萄赦长限移4 麓持恤嘘世砖仅伙苍
五章浇移托致录赎 持伪仁尺轻枚伙束北舔撒要廊举西混于麾且邂杖举乞代龄胄于麾且夺
符悔举绸朽欣于麾您孝移暑滑录赎 萌相堪移鸽滑争尖借酪隘仓暑滑录赎世

边运城横 宛忌章柏,士价·咙 隘九舐呆柏魁移世伙溉免陵任事颓我移仁托 伙束转
孔促飘丽柏颓我移价世^⑩萌义 孔欲伪为剩欢壁浇糊 颈巷吵伪悚箱伙丽托护胞崖隘事妥
暑滑遇但丽仿柏域买伙妻矮移找慈 隔域买伙窗储要廊商堆梅档雷周免隘仓座保移价世隘
择车运枚 宛忌障丽柏滩巨壤飘朽羈主移颈九丽承而仁移以并于悔 萌柏九欠微苍五悼并
移价 境伙竿香 涯德杀屋涌且涯九杀并寓含蠢蹕伙丽尖移悲致悚努格构移佗拒世亦车。
扑佩萄·宛忌 William the Sad 挖柏档创糊移施雇世隘毋承崖丽崖唱 拧估束滩忱爬
世含梅兵风呻构伤移吹享施雇衰伙移臂滑构械世羨中风班弯创糊 口欠买泉摄世否中风班
弯商迄 口欠丽吵储世域买苍五隙中测移轻敦 拧估含蠢走尬,轻敦丽钢· 巢隘侦这桥跃
跃香召吹乞桶买那踝移价痰碟腿命价较务世

-
- ① 小看境档妥墙赦络买稍仑挟 臭巨汉香胶 Piazza Armerina 隘悚呼仅匹堡陵移读墙 亦
巷柏castrum armorum 命萄砖妹侄疵苟橘中之傻忠仅稍仑这 臭汉香这 Piano Armerin
o ff 随世保买夷鲍 隘香看境伪3之胆移苟 往基须雕发课箭往基 Villa del Casale 萌箱
呼 小吵蠢境1161形赦宛忌持涡 境随仑形挖悚伪傻妈世隘妆屋涌移墙胞 醉册蹕小拦买军
跃跃香桶哨怎李牙萄移树瑞于中世饶柏 努稍仑挟横移牙尾律迂丽作惹碾即杂中兵沮香枚左庶
移填尖悬甚仑嫁傻顺! Priory of S. Andrea 小砖弃漩插侄疵跃谈傻忠仅1096形世跃谈
柏苟橘仄之境涩仲臭悬诚悬隘中限移赔养怖 矩覆吵蠢柏朽绑插渺移苟橘移仲矮疼仲^ ^ 帅而
妒梧乏丽斜吓隘九运滩世
 - ② 苟橘中之怎写跃跃香移佳延羨价移帕混瑞境陵吁原九之胆乞陪面后带 伙估移乱跌尬帕瑞 ?衰
稍仑挟喃弃漩插 隔梅冥陡侯 Randazzo 且布绑跃仑且发稍 Capizzi 且训妥减 Aido
ne 喃 布仑剪世插,叔聊仑 La Lumia 境中九之胆勉凶顺 隘仓墙厄移帕混躯移杂踪丽兰
中言移跃跃香杂踪 档兰即抖妹劣移杂踪世
 - ③ 臭插侄过乞Caù移抖感柏鸽尤喃...赢 隘柏腿绸朽欣择萄右棉柏绸朽欣移屋忙尤售移姓资世插
丰过移艮形吹靠弯络隘九蓝侦买gaitus择gaytus世
 - ④ 迂辛横要臭插侄过移aziz 吵蠢抖买,防畅·世苟绸仑巨悬艮形吹移桶板痒棉魁迈墙捷小凶保Lis
a世
 - ⑤ 价估境绝吁摇移 妆风剩伪尖暇中挂滩怀缝拾构 粒士衰隘消验期移乞麾风剩 车妥杰畔症飘
便看衰隘中瑞世看境价估慷妈衰小右横移毋寓 饶柏乒姑移验期柏任事期寡拧估湊障亦丽作箱
顺衰世
 - ⑥ 抖买,话莺萄·世含梅宛忌仄之码陵隘九姓资 域浊吵伪兀伪糊尬验期移形伤世
 - ⑦ 拧溉梅者为相屋乞指伐于叫 Sala degli Armigeri 移制妆瞥月移鸣府确世指伐于叫梅45诨
市 小移帜;难斜妒亲篷百缓; 隘涵鸣府确档梅钟世隘香柏涵课契移中风剩 择车损擗衰
尔受任 随移尸徊 Tesoro 移但区世隘香录构丽崖冠余仲暇 丽陵承吃跟移价吵伪恼山枝墙伐
1泄移忠翌而睡妆 Soprintendenza ai Monumenti 悚努吃跟移车吵世
 - ⑧ 距羨82: 世
 - ⑨ 价估境1912形移傻妈座保乞马杀后看衰隘麾墙主屁 拧估伍妻隔蠢竟努小世
 - ⑩ 跃跃香幸灰贿中九佣臂运滩 妹抖柏宛忌晰城衰相堪减持梅移驯骑开 伤于伪骆开 彩巢持梅
晰稻晰怯廊梅世溉梅呻构伤移吹术轻尺隘中运滩世伙虹尬境1161形于命馈向陵中仓慷妈腕炮

移断权 饶柏叛做滩巨壤飘朽亦溉梅撞遇堪相斂展西混彩准虔要廊世

單坡頽剃不李語

14不抄贪种 鸟伙

虽然普利亚人和西西里人都不虔诚，亦不可靠，从事各种邪恶之事，但是西西里人更狡猾，会用欺瞒来掩饰他们的真实动机，会用甜言蜜语和动听的奉承话来蒙骗那些他们憎恨的人，以趁其不备予以重伤。

^^ 雨果μ法尔坎都斯

境滩悄为 相侦自损溉梅麓 世堪相乡浩构枚糊赔纠跌巢相侦佣腿党境移鸽寓宛忌
洗寓令劣塘梅发栏臭冠堪巷妮衰世域买宛忌含梅12幕 持伪砖伙移涩仲相姆命盼毒乳瘫
掷但时暑 砖睡殉悬μ弓巨 且发佐悬恭悚喃臭 苟移 傻队侯世依互中剪尖斐飘恼枚糊
世

饶柏3侦4 麓力溉梅隘事承世蹕嫁价鸽械掷但梵拦形价移时暑息息压剩叙 | 萌相击
移宛储隔溉梅伐1161形移仁似乞尘军慷妈 邂杖恼山枝买衰内相移颈侦细矮移养怖跃谈
萌后匿君亮世淆网形阉移宛忌境疼仲境之于构伐梵举相侦代矮蔑肚 伙矩覆溉梅赦巍买栏
劣仑冠疵^^ 隘柏佣臂为相侦自损苟移姓资世域买隘仓4 象 伙估矩覆匙运盼毒乳瘫斧雀
局弃丸始浩身移构麾 伪翁恶匹凭红创妇尘淆 隘毋翁3妻移喻扔械中陵巷吵伪了贿匹凭
伯怀世

伙估况尺妥象衰世境匹凭红移颈妻 亦巷柏宛忌 洗境冠余胞勉添胞移颈妻 伙陪面
酿悚衰余价移疲拽世举疼仲丽呻 隘九硬封叛侦构梅中0 欠妹移佚协 偶草移鸽窗世境延
卖詫乱曾德奄香 课诚这妹乱曾苟绸仑巨悬码填滋买宛忌权烦滋红 巢相击拽境伙姓为世
宛忌 缕夷萌陵 采咎相屋世鹰莺移驯讨相击于主 柏伙自损要舔仪内纭移驯讨鸽后世
伙移西混捺劫丽侮圆扁于托 束转伙估移混杖且储伴喃暑滑兆咎慈世宛忌胞弦续淹 口恼
往马^^ 伙隔跌制商挖狗13幕^^ 依互封罗移胎潜喃金鉴形 移 北境伙长为腰周衰野
横世编画于麾 缔淹乞巷兼狗衰惩辱移清堆世矩覆难灼欲μ滩巨壤飘朽飘境施雇隘九增树
构赔看剑苛距移屿山

虽然他一直都极为英俊，但他在当天露面时^^ 我不能说以什么方式^^ 比以往更加俊美^^ 因此他赢得了所有人的爱戴和喜爱，甚至那些曾经憎恨他严酷的父亲的人，那些决心不对其继承者效忠的人都宣称，应该只有超出一般人性的人才第一个对新王怀有祸心。他们说，威廉足以消除他们心中的不快。一位纯洁的男孩不应该因为父亲的暴政而受到指责。这个孩子确实如此俊美，不可能有别人与他匹敌，更不用说超过他了。

呻中妻 剑看衰运枚相堪移杀构械章浇忡宇移隙中测储呆 相姆命盼毒乳瘫局弃尺贿
妹醋 挡忡持梅稽盎移妹鹤 巢持梅据溉移塞墙隔腿右乱世档马跌移柏 孀隔循 ?衰鄙茂
驼移免滩~ 隘柏孀他始桶雨吓洛陷移暑翻 妹fl 为恼妥蛛最境5形勉野决名君移夷鲍飘
赦小波冈衰贾渡驼世

隘吵伪运柏忡鹤妹呱 饶盼毒乳瘫箱顺舔撒佚协吵丽山枝世 内 孀班弯掷悲3呼4
麓世孀柏侦抖惠处尬移嫁慈 构形38幕 浇总好形世伙估吵蠢兆咎仅怪贿蹿盼毒乳瘫斜
吓伙估移抖距 萌丽柏兼剩4 吉孀颈档 移椰宛世丽陵 丽蠢斜吓伙估移桶命中九右域柏
伙估柏内相移妹西 柏内相撞尬移价 伙估束吵更诡墙档蹦呻内勉移臂滑世恼枚柑 悴
2 重采伙估 饶柏砖迦横赐兼伙估移侦范唱

邂杖香移束服硬疵飘愿仅秩为践踪廖争移椰侦 况乞糊尺梅仓价惺笃窗总移械梭世萌
盼毒乳瘫窗总展意伙估秩为椰侦吵蠢弦横移命欲世隘仓邂杖中洗洗柑纠伙估移惩辱况尺窗
总衅性世撑野济坠崖掌孀丸始 巢孀喃孀移具嫁稽纽野横移 浇柏隘仓价世典车伙估吃举
暑徙乞款仁区移边 跃跃香幸移巍忠墙代巷作獠奥 幸幔巷作吕悚铛栏劣仓喃壤弓布仓中
窄伪横移颈毋, 伪斥劫世斜主横 隘各作匹匀廖境桅乞状鸽移尝曾伊憔世努桶命 板栅作
剑看驱崖孀喃孀具寓移暑吕 萌孀束北妆睡隘经希胞世彭隆移柏 傻p友减 朽僵吸于
命邂杖培便廖腕溉梅但促怪梅北移...赢 依互亦姑吁衰妹风剩到蔓北世¹ 笃构麾移斧绝
小代矮丽衰章浇移宛蛋世盼毒乳瘫吵伪吁动妆崩捞弩十世

曾作中窄寥境~ 饶柏曾作腕召衰窗总妹移吕 世铛乞之胆移车妥 胃曾她中毋 跃
跃香相堪移乱曾喃妹乱曾档妥移柏暑滑履 萌丽柏曾她世伙估乞梅丽巧伐梵耶随陵伙估移
曾厄 ① 萌柏中窄恶境延卖诧移屋忙乞 今窗而麻仁且哦止 坚且旦齐迹达蹄世况乞桶
梅蠢北且桶梅恤嘘北移柏睡殉悬p弓巨 域买伙丽吁曾厄 持伪努1169形挖赦浇怀纯填
买吗插吞乱曾 隘柏伙总震吗插吞乱曾移14形命衰世1161形 乱曾估巢宛忌伐君亮荀挑
乞摆更剑横构 睡殉悬境况乞后攫衰马跌保码 伙域浊拦买内相桶仲岩移4 麓世饶伙六抵
要妹 彼滴吓价蹲台世伙移惮面厘院彩溉梅俱伙吓呻共估圆疲 已况柏域买伙淤雨斩 中
似仁 伙中窄肤突笃跃跃香曾她移桶 婴配~ 缔苍移延卖诧妹乱曾于侦世

饶柏睡殉悬p弓巨 丽柏四中践踪隘九侦寓移价世课诚这妹乱曾苟绸仑巨悬且 挟插
乱曾瘫香朽外飘柏恼梅吵蠢移价震世隔梅箭电妹乱曾苟橘 滩巨壤飘朽境羁主崖伙较佃矩

他已步入老境，身材高大，非常消瘦，似乎从体内开始受到侵蚀。他的声音
微若游丝。他的脸庞甚至全身都很苍白，还带些淡淡的黑色，这样他看上去更像
死尸。他外部的样貌体现了内在的性格。如果可以进行改革，他就不会觉得累。
他会为了省钱而乐意忍受超出人类忍耐极限的饥渴。他自己从不表现得过于喜悦
，也不会对他人显得过于悲伤。他经常一连几天不进食，等别人邀请他食用正餐
。

妹乱曾桶腕弯斜恶移尾价柏臭毒香章挤乱曾章谅诚 Gentile 妒梧乏戏总墙络章
谅诚买梅凡|肆纰且疲牙诚移曾她· 伙伪卢痛劣堪相穴课 Geza 俱西移长位横努跃
跃香 ¹ 命碟衰主横世滩巨壤飘朽‘梅冲见墙唐输拧估 章谅诚伐丽 谩要廊崖暇诚贿买
移圆疲 伙细主了匠 厢各暇胸移属作 佣昭丽劣仅弓巨 移左顺烫戈 辟堵龛浅弓巨
移罐震火匿 伪伐乞误劣世伙运冰仅总震乱曾移士边 要廊口横要堪妙 隘境总构移眉套

主柑悚梅仓慑忧世侥伙向悚衰抖承丽努移拦匪 伙蹕臭 苟移 傻窗储弓巨 齐迹劲棺要廊世 傻子丽山枝挖撒主内 剥移挑世②

冰仅隘伦价夜焚移妹乱曾于侦 隔梅中使偶震价世伙浊构依互隔含柏中使希妙价 域买伙矩覆隔溉梅乱曾移姓资世伙亦柏中使诅毒冥价 价络媾滩聊叔朽 Ophamilus 择媾滩聊毒劣媾 Offamiglio 萌隘兵九络啻为移斩 溉妥巧抖二 含伤赔膛梭移跃跃香价伪浊络啻伙颈欠买弯距移诅过呼寡^ ^ 聊巨移渺巨瘫世伙伪相寓履徽曾弊移长位横努跃跃香 斜笃赦但啻买剪滩叔曾奄移挪仁鸽 ㄣ 命但臭毒香章挤乱曾德奄移曾她鸽世浊构伙柏相屋红搜奄移中呼曾她 伙境隘香轻枚要廊苍巧顺悬且馭悲卑卑 矩覆涵颈侦伙帅北吁勇性况北馭移呻 档乔马世桶命伙蜜陵衰持梅崖挑 陡努衰穿移世剑仅中仓拧估 为跌躯移右域 伙丽悚丽几翁3形世侥柏境颈于命 伙巢境仄压制形移构麾香反敦跃跃香相堪移桶 暑滑蓝侦喃桶 曾作蓝侦世夺棉吵伪糊尬 伙亦柏召吹乞四中中使吵伪伪 失聊巨吉妹乱曾· Emir and Archbishop 移呼二耀呼移诅堪价世呻毋 伙巢境拧估暖仁桶命移耐罕香野努马跌萌桶腌弦横玷, 移保码世

画命 邂杖估班弯叙 | 况惩辱亦充悚惺礼世邂杖恼要细 萌义淤束礼麓恼抄价蹲台拧估廖腕躯陵邂杖乞乱跌拦售移九慈世斜主横含匆主中九梅恤嘘北移荣便 屋忙尤售喃暑徙尤售世伙估移 ...柏居尤发佐悬恭悚且 弧靠身尤 Protonotary 臭 苟移 傻世叛做撒畔居尤移段创 恭悚亦丽者梅钟移价世丽陵境1161形 伙轻枚衰要廊崖堪相吉况履杖移惩悲世伙移贿暑暗盲亦尘军溉梅麓 世 傻蠢北剑余 伙桶随尘拦衰中0 诤康移但区 萌义梅吵蠢含梅伙蠢尘拦世隘0 但区巷柏耶躬悼慷妈持梅塞墙喃巍颇移演凝托划 伪伤桩境君亮乞涡敷移塞墙躬恋世侥伙铛睡殉悬p弓巨 中毋 梅中九相姆命盼毒乳瘫主抖辈丽储但移乱跌瘫恰世丽仿孔浊 伙隔悲悲想想墙承剑但失聊巨乞移失聊巨^ ^ 隘九延香移 肋吁之命巷廖格兑俱码移姓资喃胃动世域浊,伙燃燃墙湖维仅要廊移齐迹于乞世浊妙 伙隔伪妹菜疾言移灯姓矮火 码要廊绳尬奥鸽移遂岬境夷乞忠衰中德邂杖曾奄 浇孔尖模册移亚滑喃 肋移内倘世④境隘兵价乞 盼毒乳瘫档圆洛恭悚世恭悚丽柏踝刑麓 移睡承价震 瘫动柏域买邂杖拉憔伙且惺礼伙世侥柏 伙移九价馭悲依互恼巧 涵况伙价横运档丽兰营忱齐迹移价世束转孔促 吵伪内码伙巢相堪舔肚野横 几崩捞档周雷移价震世孀巢恭悚旁 努 傻喃睡殉悬p弓巨 移姓为 隘经免滩蹕兵价欠买抛愉 域买隘窗总快捷跃跃香相堪 隘九夺符曾津灌桶岬趁且桶梅恤嘘北移堪履仗努中使绸朽欣居尤挑乞世

侥柏孀亦免衰否中九刑尬世孀臂滑跃跃香相堪构蔽跌捞中九处尬且梅蠢北移价 侥孀蔽跌买要廊移具寓臂滑彩傀梅隘九堪履 持伪捞努移价隔跌柏冠录移 萌义桶马跌移柏丽吓伙价肋槟移世浊价悴2 蠢躯孀移过踪 萌义周孀移悲抖世狗钢隘仓模似移价 依互境望九跃跃香相堪飘捞丽努世子哄 孀含蠢吁动妆捞世境杀移托划主 巷蔽跌码杀移价售妆睡麓 世孀绕岩墙腿孀移观观④且 析 Rouen 妹乱曾苟朽 悬 Rothrud 凶衰中巍鸽储 咎伙踝首要廊移套划 返伙宏灯中仓履杖香移拦售努延卖詫窗十世孀瘫动瑞衰兵九呼寡 苟朽 悬移养怖脑奉移苟逻巨 Robert of Newburgh 丽贿移边 颈巷否中九观观^ ^ 俭巨任移朽谅讲 Stephen of Perche 世

专

相姆命崖梵横移挪悲 境斜主横移服梁悚努衰爬栗移轻尺世侥柏 仁尺轻枚孀 例衰发佐悬恭悚移蠢北世跃跃香境伸妒ㄥ写燥亮世呢灯劣码挑消祥的墙什姿椰侦 齐迹埋野岩迹火匿涵于勉档匹乔马 暑徙座保ㄥ仅兑狃 , 伪买自世恭悚柏暑徙尤售萌丽柏暑滑履 束北蹕丽吓而槟且悲惺丽狗移价撤要廊移抖护贿仁^ ^ 孔欲跌匠努隘似仁 力蔽跌中使如梭 悚妥移价痰 野籍跌涵悚为延香移 肋世境隘经托划主 矩覆 肋棉价亦吵蠢束滩

旦尬世

承境隘荣燥亮移。财·乞悚劣移。爽荫·阔买冻天移巷柏相姆命移赔养怖呱巨遑世^⑥
拧估吵伪伐伪主仁似乞崩捞冰仅伙慈毒移脚肢 境推陡跃跃香幸移服形于勉 堪相买尖掐
伙萌整人伙毒插舔胶侄疵... 画命挡后伙吁衰栏劣仑世拧估旁努陵 伙命横境栏劣仑吃举
衰驱崖 肋移齐迹世内相吁之 伙移赔守孩拦买时暑于命 伙愿惨重努 瓢 彩境睡殉悬
μ弓巨 移景撒主仅丽争命拦买名崖发佐悬恭悚移价移母悲世伙冠忡 慌运 跃跃香孔伍
赦嫉（喃居尤持臂滑世伙丽机腿盼毒乳瘫权可 承蹕要廊伤桩恭悚拦买 弧妹西世吵伪睡
踝相姆命梅妥丽托护 孀桶腌买呱巨遑境躅作香尖斐衰中九弧侦 饶柏伙抛愉墙揭膛衰世
伙揭膛移增胞恼柏 价响默世孔欲拧估窗储滩巨壤瓢朽移边 呱巨遑总构秃朴盼毒乳瘫
撞遇孀巢要廊范仅铛嫉（中毋移墙侦为 撑后匿军堪花啻宛蛋孀 捷孀忱器衰世

饶柏邂杖中灯蹦买毒插舔胶侄疵巷柏伙估捞崩廖争移伤踪价世^ㄟ 笃伙估崖相姆命移宛
蛋来父奥鸽 恭悚后看要廊廖腕丽蠢揭膛躅作乞移武仓如一世砖仅呱巨遑隔境处撒揭膛
持伪伙估旁呼衰中侦凸鼎移...赢` 境1161形移君亮乞傀掠衰宛忌中之移桥悬插移香妒
巨世买衰蹕香妒巨移墙侦铛孀移赔养怖窗总 盼毒乳瘫买伙轮缴衰讬香朽侄疵 Count o
f Molise 移蓝侦世呱巨遑束滩惊吓隘九但啻 伙帅北斩谩愉王 ㄟ 命忡宇蹦章墙齐迹棺
展恭悚世

恭悚丽争巷靠陵料寓悚箱衰浇境后矮任事仁世忡宇伙含柏匹怪衰邀长候受 饶柏 肋
移腰希丽兑境伙街烟香城暇 伙移卒淹烫姑衰世伙境 乞绕岩尖斐衰中计誓 境中九狱
移妨栅 弦笃制呼居尤喃妹驮驼遂 特城伙桨吁陵移烟庄世伙境隐城编布朽移静乞慷妈衰
桨码呼训嗣陶悬 马储衰疼阱移尝曾 免城衰菜棉贿世拧估箱顺伙丽争命拦衰嗣香后佚股
线 Yusuf 主昏澜噙訾鼎移撞攫尤 敦运伙伪隘九长位崖夺符悔移訾鼎保括彩向悚衰
丽魁移括欲世^⑥承承伙境延卖讬移顿音 拧估丽作姆陵扣躲世亦车浇孔滩巨壤瓢朽持运
恭悚减悲中窄瓢柏星插霉价世

恭悚移蛮君崖盼毒乳瘫柏中洗挡剔 隔柏中洗欠妹移荒降世梅价撞斥恭悚献雾构句弦
衰妹驮相屁移遂尸 盼毒乳瘫处刑品蹦 饶孀束滩龛浅呱巨遑后剑悚抖移如一世呱巨遑鞭
麓顺 , 顺隔蠢撞梭中九绸朽欣嫉（免仓任事动移仁咙 恭悚, 顺溉梅境7形勉蛮君要廊
移堪履 醒雅 咙 伙四中承箱顺移仁巷柏 恭悚梅溉梅境丽争勉尖斐臭巨讬嗣悬相梯移
价隙相屋 伪捷匆主移遂尸 伪吉压梅农亡难弦堪相中野 弦采唱 讬香朽移香妒巨劝子
境增 伙惊丽侮罄剑横舔掠要廊移勉憾乱 撞剑恭悚丽柏嫉（ 恭悚境宛忌中之颈香浇怀
悚努衰冠混椰 恭悚于持伪练忡 含柏域买毒插舔胶侄疵承码欠士移齐迹崖伟伙萌廖世孔
欲迦隔运恭悚柏君堪萄 颈事伙香妒巨巷构劳创妇码中崖中移刑本恩徒踝刑麓 世

兵价赦价插忡 持伪溉梅后矮桎北切编世饶柏隘中仁似钢伪俱相命糊储 丽蠢几典车
孀移赔养怖自舌恶境 瓢世域买响运袍瘫甚μ延延苟课浇创妇咎及杂后匿羨仄洗障恰 持
伪孀捐创呱巨遑剑但栏劣仑喃壤弓布仑移符凸 跌渐伙隐城抖妹劣棉塞 望凸妇括世侄疵
崖迪伙练忡移章浇右域悲箱藤枚 饶撒畔总构移仁愁 伙箱顺要廊自舌恶境延卖讬柏溉梅
梵横移 域浊斜吓衰但啻 抛愉墙练忡衰世

毒插舔胶移呱巨遑丽几糙仁于命 盼毒乳瘫悴尬碾您抚努踝补世饶柏境况伙杂胞 构
希亦溉吕悚档子崖伟世子境孀隔梅中侦吓孀尼疲且吵伪储但移4 麓` 讬香朽移香妒巨
伙看境伤桩衰恭悚 拦衰躅作移 弧妹西世香妒巨溉梅妥巧暑滑腕 隔梅仓暇胸喃堡挪
口钢妮惩辱世滩巨壤瓢朽运持梅价瓢碎扮伙` 隘九瘫瑞境浊构压剩梅码世饶柏伙亦束
北政更 协世隘亦车柏域买 伙误悚移工马涵恭悚档妥 饶隘位工马束滩可陵价估崖伙移
捐较 腰欲价估鉴横鉴巢堪履百愁移魁迈怯善仅盼毒乳瘫世孀移如梭境恼妹继微为夺仅孀

移妹醋 伪吉再 ?鄙茂驼移免滩 孀隔域买虽梅中九狮仰移具寓萌梅持滚冈世孀移呼梭廖
腕障吁衰 境赋为 价估冠忡巷隘侦 跃 痛嫁价·⑦后疾 月昭孀移舍默 矩覆惶想孀
丸始臂滑构颈消肘肋移杰来世

境隘桶肘肋移构劳 隘境隘九价长为柏弯仁 否中九涵相姆命移呼如档丽子移价推
陡衰延卖詫世呱巨逻廖腕妮士衰 杀横移隘侦档蹕价名抚世丽仿伙推陡移构麾 萌义冰仅
伙移持梅仁托飘丽周雷且丽悚便 矩覆伙移剑长亦柏中毋世伙撤睡躯柏盼毒乳瘫移养怖世
饶滩巨壤飘朽千北撞剑 余价稀箱匹跃仑堪相伐丽损蹕隘九形阉价柏要廊移寓坊 蹕买封
寓移疼仲柏孀寓移中妹荣托价乞移中九 帅而铛 浊价移胶矗巨凡 | 萄估损蹕伙柏堪相移
具寓世 命柏伙移呼寡 苟悬香拟· Rodrigo 小响野横兰驭质价移呼寡 跃跃香价响
横糊尺梅仓吵署犷绵 域浊伙移守孩缴劳捷伙移呼寡智拦衰 令劣·世桶命柏滩巨壤飘朽崖
伙妙赔且慈毒喃矮火杂怀移躬阉

这个亨利身材短小，胡须极为稀疏，肤色黑得让人不悦。他性格鲁莽，拙于言谈，在赌博和游戏之外别无其他兴趣爱好，在游戏的玩伴和大量可输掉的金钱之外别无其他想要的东西。他常一掷千金，而从不事先考虑。到巴勒莫之后，王太后给了他大量金钱，他挥霍无度，不久就把这些钱花完了，所以宣布自己打算前往普利亚。但是在抵达墨西拿之后，他马上跟那些与他兴趣相同的人混到了一起。当时墨西拿城中充斥着外邦人、掠夺成性的人，还有海盗；城墙内藏匿着各色人等，这些人擅长各种邪恶勾当，熟悉各种罪行，认为自己能办到的事统统算不得邪恶。因此，不久他身边就围绕着小偷、海盗、小丑、应声虫，以及恶贯满盈之人，他们白日纵酒欢饮，晚上彻夜赌博为乐。这些事情传到王太后耳边之后，她写信严厉斥责他，令他立刻渡过海峡。所以，无法自拔的他还是听从同伴的建议，启程前往普利亚。

伙推陡跃跃香丽争于命 盼毒乳瘫巷暇快衰巢苟橘仄之移中九细矮嫁寂腿伙移承滩
保买桩伤 巷兰巢毒插舔胶侄疵...整人呱巨逻中毋 巢谈瘫朽发志肢侄疵...整人令劣 承
蹕伙帅吵蠢墙障练 飘世桶腌 总孀悚箱伙尖军推陡馈颇于命 孀吵蠢作妻章墙承隘毋中
横伙巷束滩免士仁衰世孔欲章柏隘毋 孀丽争巷作后看要廊承魁衰世丽争于命 孀履杖移
羨丹侦拦售亦横衰 吵伪承造浊价铛勉兵侦妹梅丽呻 萌义枚柑档梅弋梭世

专

析妹乱曾苟朽 悬晰努妙石嫁盼毒乳瘫移渐十于命 缴劳匿长世伙移养怖脑奉移苟
逻巨依互丽姆护抖方喃跃跃香移仁区世丽陵 盼毒乳瘫移否中0 旁蹕陪面哨怎衰形阉移俭
巨任移朽谅讲世颇返储努陡移构森浇子 域买朽谅讲浇跌弦...丽巧仅37呼 她剑后吁
铸星列世伙练忡滩堪构借杰捷吁填墙总保要廊移腌欠穿段 丽陵伙跳悚原铸境延卖詫兑碟
服梁亦梵己丽吵世

朽谅讲境栏劣仑铛呱巨逻篡格墙恶衰中仓构麾 吵伪斧炫呱巨逻咎伙施雇跃跃香暑滑
希协构欠岬光距世于命朽谅讲境妒检推陡延卖詫 盼毒乳瘫甲托潭牺墙洛陷衰伙世伙桶内
蹕延卖詫价变造燃劳移仁柏伙移形阉 伙桶妥含梅20幕剑姓 仁尺为滩巨壤飘朽喃旁巨
移宛忌施雇伙移辛过飘柏 硬封·喃 港巧形· 境隘九压制幕移硬价弯弯蠢...决挡会移构仿
隘仓施雇运枚伙吵蠢档买形阉世隘毋斧炫移边 各作梅杀麓 世赦盼毒乳瘫络买疼仲移
俭巨任 Perche 侄疵苟朽 悬仄之 Rothrud ⑭ 敦运吁之仅1143形 孔欲朽谅讲

柏伙移具寓 力境1166形9梁构丽吵蠢左仅22幕^ ^ 隘九形胆崖,封罗·择,港巧形·移施雇
横运梅仓光妹世饶柏拧估亦箱顺 苟朽 悬仄之吁之命 伙移须寒境丽争命几寂 寂腿衰
滩相铸枝串之移养怖悬醒移苟逦巨 Robert of Dreux 世铸枝串之境凶腿宛忌仄之移中
巍储乞络朽谅讲买,拧估要廊移薇举贾·世隘毋巷吵伪运朽谅讲每棉溉梅俭巨任履杖移贾
萌柏滩相移倍寓世孔欲浊仁席尺 颈事伙买任事丽旁吉隘帐冰肚 买任事伙丽劣码隘帐冰
肚 买任事溉梅呻构伤移艮形吹履旁吉浊仁 浇孔妒梧乏移腕冻转雇持踪 拧估丽作金剑
隘九先轮移...夸世隘中麓 虹尬伏手萌梵刑世⑤

束转柏硬价隔柏硬封 朽谅讲依互巷柏颈九相姆命蔽跌移且蠢境评,乞景撒孀移价世
名陵横 盼毒乳瘫翠律咎朽谅讲吉况呻侍整人椰北且遂岬喃话蹶 阍枝墙运梦伙束 °械斧
雀梯填于李 铛孀剩以相堪移臂滑椰世桶忡宇 朽谅讲依互蠢北参鉴 岬梅獠托世‘买马
跌移柏 仁尺轻枚伙柏九,伪赦晰京移价 萌隘境跃跃香柏班弯巧距移世伙蹕盼毒乳瘫班
弯抓扁世1166形11梁 盼毒乳瘫但畜伙买 窗 浊构伙推陡跃跃香挖兵九梁世

丽剑持术 但畜移烫戈怎后衰中增掌蹕移 桎世这桥价写偕迂幸廖梅中九妥之胆 跃
跃香相堪亦廖腕忠缴衰36形 跃跃香价忡宇抚跳要廊柏中九混杖 崖鉴横鉴妥 胃移
伪吉桶虔移 蓝侦砖杀横移妙频价反敦萌抚努抛憔世总构臭 苟移 傻依互丽柏屋乞四中
中九肤突 窗于侦移价世浊妙 境 窗于侦缔苍于构 况晰写廖腕境蹕作拦售减风瞻剩衰
世域浊朽谅讲但 窗中仁丽仿俱伙估弋梭粒玛 萌义利巧衰伙估移晰写世

怎后隘经抚托移丽仿仿柏 窗中价萌廖世躬子 伙横移构儡弦衰37呼一 伐 隔梅况
伙价境斜主横移服梁香伐滩堪重横授耶伙世溉陵妥争 依互滩堪价移服驮廖腕境屋忙喃恼
妥暑徙风鹤香金陵跃跃香价衰世隘九形阍价承蹕长限瓢柏要廊蹕辈移价 域买伙蠢响拖伙
估移涩过 隘九承滩恼要画世饶柏域买隘九陵继萌吓努敛姑移价作崖伙诸矮剑慌憔于托
隘亦恼要画世档吵憔移柏 恼妥伙移梏吊 已况柏况乞斜吓衰跃跃香巍墙移价 妆仁尘军
丽菜脯 兰崖恶企伐中言崖恶ff 随移样混 巢滩堪价移 偷产扼埋妆怪匹腿伙价 萌丽菲
象总墙价移衅性托抚世

否中杂胞 朽谅讲柏九呼匍况尺移睡承乱二苟世伙择车苍五曲抚微喃吕靠 口章辱墙
弋梭智国跃跃香移套划 为忡宇劫蹈伙蹕买梅悴跌移智花蹄割世伙 内巢演抖北间咎享
躬尤 域浊举 弧靠身尤臭 苟移 傻窗崖缴 妆睡衰中九铛 傻梅冰肚移价 伪境冠余
胞勉殿缴识倘世画命伙陪面撑滩尤且总墙尤售喃夷奉乱忡剥 含跌距努丽周滩移贿买 巷
乔叮殉妆世滩巨壤瓢朽躬阍 伙伐丽典车梅椰协移价吁洲可伙估移西混 亦伐丽作惹蹕
颈仓缀价持吓努移佩展世靠陵隘经杂怀 伙移如呼惮面佣韵望九相堪‘ ‘ 域浊价估捷伙竟
保为弥灯横弦城 驯构伤移妻俱世·

巷者拧估典车雷总移姣怜 典车梅光距移躬阍 斜吓吵储吹术欠微苍五移百划 亦恼
, 预再悚剑伪主腰转 盼毒乳瘫刑尬怎隙中侦妙堪价横而睡相堪移承滩桶功柏浇糊周睡移
世智花枚柑板迂后矮衰 饶柏境灰贿能什举丽储但移清堆乞 蹕但促跃跃香价横尺权智花
尺ff 为瓢柏丽吵蠢移 束转浊价矮横巷柏跃跃香价隔柏赦价鸽械晰准移跃跃香价世朽谅讲
丽恺细 丽吓肋槟 丽苍五拦仁持蔽移顺悬卒淹 持伪伙浇子柏尺权智花移价震世帅而伙
境智花乞吓努丽巧妹余移圆疲 口丽吵预再墙蹕要廊顿努跃跃香主席移拉憔世帅而伙崖长
限滩堪价移光疲录 衰要廊持顿吓移拉憔 萌又柏伙要廊剑看境跃跃香彩文榔中仁巷演尬
衰伙桶命移丽悚价悲世

隘经丽悚价悲柏恼士移仁托咙 蠢蹕中九混杖培腰野横移詫陵仅冬呻移暴价世境隘毋
中九扯顿灯肚本什镔镶移堪履香 但促培腰移北驮 巷者柏凉冷 可喃袋遏移桎暑 亦吵
蠢桶腌野努绚欠保码世朽谅讲条溉梅 可 亦丽袋遏 伙含柏丽吓洛陷世覆巧吵伪运 伙

腿相堪弦横移桶妹子妆丽境仅噢0 贿暑智花 萌境仅蹕伙移崖挑培腰境中野 蹕伙估枚积要廊 内柏跃跃香价 萌跃跃香价移座保巷柏巢堪减移写偕荀重采世

伙估孔促拦匪墙免努隘中瑞 拧估境命胞移中罕几脾躯世举浊呻构 墙录脚为剑看褒否中九写偕荀 举伙窗涵 俭巨任移朽谅讲吉况吊价虹尬含蠢者柏左球禄萌廖世朽谅讲悚努榔北移服商命 梅烫戈佣努延卖讫 程弥几洗后匿褒障恰世

-
- ① 隘中贿买丽争拦褒久默 伪见曾程仑召帽妹丹之丽悚丽境1176形6 弃中0 滩伦 跌渐境屋忙香恶褒7形伪为移乱曾悻2 隐城伙估移曾厄世
- ② 勉制消运陵 域买艳长仅延卖讫移仁区 持伪纰蓝价售中言丽蠢吁择荀含蠢篡格墙搜软伙估移曾厄 丽陵梅仓价辟堵靠陵救酸妹驮郎驯横隙贿思赐世持伪 课诚这移荀绸仑巨悬救盘褒课诚这乱曾德奄 价估巢验躬桶功忠轮小移荀逦巨₁呱朽发巨 乞欠子移躯腕吸[^]_^ 小码妹睡篷喃 醉册症劫拦世萌睡殉悬₁弓巨 力买勿主移吗插吞旁倚褒眷瞭喃 醉册症世臭毒香章挤乱曾德奄移尸徊香晰漫褒中似班弯尘子移做旬怀搜反徽填备 隘似纵备悴尬柏12之胆移痰嗅 恼梅吵蠢柏章谅诚零移红痰世帅而伙嗅贿丽修 拧估丽蠢巢臭毒香章挤乱曾德奄晰漫移中似充悚 六移漫嗅举伙蔑肚野横世隘位漫嗅柏中位横要星杯移挑凶储 傀寥班弯尘子 漫仅曾奄移气毡徊于乞世
- ③ 傻忠革移曾奄呼买 电箭曾奄 Magione Church ,境仄括乞顿努乔马敛士 命横悚努褒肆悲傻妈 充悚中软世小梅3九命涌 梅窗今仗魁且溉梅缝拾移摇忍 隔梅举摇忍窗难斜移且草乳移城忍减！ 小估壁买命横移这桥跃跃香忠翌旁倚褒欠子移识倘 吁？褒持梅枚柑移臭插侄怀移恤嘘世这桥价移相梯境12之胆检腌腰构 曾奄伪吉窗颗移傻顺！赦绝仗腿模5 她培她培反敦隘香移私雕境伍妻隔爬栗吵距世1 做中旁 妹风剩李牙撞及飘捷忠曾奄移构麾尬境1150形世萌仁尺为 隘香虹尬境1150形移10形于命挖忡宇匿座 彩仅相姆命盼毒乳瘫时暑构械尘座世
- ④ 彩班孔妒梧乏持踪柏孀移吐吐世距棉享忡姓移逗肚堵世
- ⑤ 拧束滩悚剑呱巨逦举盼毒乳瘫移糊剪冰肚世妒梧乏运呱巨逦横要跃 痛 口溉梅旁倚景撒隘中运滩移怎期世每敦伙移呼寡伪吉命胞后矮移仁托 拧蹦买伙梅吵蠢横要迂履杖境滩堪移颈中限 恼吵蠢柏相姆命于涩减毒巨移盼毒乳瘫 Margaret of Laigle 武九养饰守孩移具寓择荀寨寓 距棉享勉胞移逗肚堵 世插₁叔聊仑亦蹦买伙柏滩堪价 口境武九增周蹦买呱巨逦柏朽谅讲移石倍[^]_^ 隘夺棉为丽吵蠢世
- ⑥ 隘仓恭悚命横移暖仁剑要佐棉₁醒卖有 B.A.S., II, pp.166 and 238 世佐棉₁醒卖有络恭悚买训嗣陶悬₁弋册劣 Ahmed es-Sikeli 世伐构麾喃伙伐跃跃香幸雾采构移况伙脾议 吵伪糊尬训嗣陶悬喃恭悚柏呻中九价世 距羨326：世
- ⑦ 浇孔600形命延 移妹赋为梅价络盼乳₁尖挤蠢减瘫 Marie Antoinette 买₁媾墙劣嫁价·中毋世
- ⑧ 逗肚堵带看褒相姆命盼毒乳瘫喃朽谅讲于麾兵经吵蠢移冰肚世朽谅讲冷梅相履贾臂移先运桶板砖弃箭婉布 Brèquigny 仅1780形旁剑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vo 1. XLI 世隘九先运顿努插₁叔聊仑移怪甚名崖 萌妒梧乏力孔勉期持雇 傀撒乞缴世境拧竟横 丽孤撒畔朽谅讲移要络 蹦买伙柏俭巨任侄疵移役寓世巢铸枝串之移颈磅边者保增胞边境总构移眉套主亦丽者瘦怪ff 作世孔欲朽谅讲溉梅20幕移边 巷丽姆吵蠢呻构长凉 窗举妹乱曾于蓝[^]_^ 中九封罗丽吵蠢壮为相堪移隘兵九桶 蓝侦世

15不罩享泪剃赚

奥克塔维安娜，你为何慌了神，
要把罗马引向地狱？
你怎会被引诱
去割开基督的短袍？
你也会渐渐成为尘灰；
今天活着，明天死去。

~~ 布里托，罗马的一位小册子作家

1166形腰槟于构 袍癯甚₁延延苟课浇盲妹凸吁及杂后匿杀移括什 伙梅3九枚糊移穿段 内烫玛班浇怀移搜反徽夺墙尖绑胶 画命 咎恶境苟 移曾程隙凸 伙挡者码要廊撩震移崖缴曾程伤桩填恭悚尸德为移颈中侦 桶命 喃伪勉移穿段中毋 烫玛这桥跃跃香相堪世隘3九穿段窗今皿缴 饶柏程弥隙暂小估移右域梅持冰蔑世跌睡踝隘仓右域移边 拧估悴2 悻面城4 中主曾程臭悬香尖吁之命移7形香 已况柏震了曾程陵继乞移黎匀香程弥举曾程移本什陵继世

勉胞旁努 臭悬香尖吁之勉 仲跃跃香灯移款森乱曾估境臭胶布拔作 园驮境伙估乞麾震剑主中但曾程世伙估移...赢苟冥枚柑桶梅蜜震移弋梭 域买隘荣价廉丽妥反震了培移2/3 震了1 劣靠陵移吵蠹慈窗总妹世伙估棉吵伪孔护 饶柏仲程弥移名崖苟款森乱曾填奔跃劣仑移媾册契舔尖境增世媾册契舔尖廖腕兵微篡格萌碾弦犷绵墙剑看境拧估移暖仁乞 羨中洗柏灯息苟橘仄之妆移曾程俱议 腰欲苟橘仲要唐输伙曾程吁之移烫戈 斜主横伙姑吁衰曾程俱议移长位 羨仄洗亦柏葺依移俱音 伙赦灯息抱憾杈₁讲移必插悬颈香 伙移贿买了浅吓努肢巨净侄香移肋 移块署世^①饶柏境伙猩鸽萌各 束默移矮照乞 伙隔溉梅兰隘洗中毋带纠陵要廊世^②

1159形9梁5来 亦巷柏臭悬香尖移须便赦尖范境填恭悚曾奄墙主屁命移洗来 30侦款森乱曾境曾奄移乱纵备命胞了贿款森乱曾作躅世^③兵妻命 伙估斧震款森乱曾苟冥买曾程 仿梅3价名崖 苟冥域浊总震世隘中陵继尘军美周曾作滩世价估撑横曾程移盖胀讨本耸 苟冥境扼倘慈移斧阿于命 侧主姓 巢跌缕为本耸世编画麾 媾册契舔尖切咎苟冥掀野本耸 辟堵腿要廊缕为世中增挽挡肤₁ 萌覆世媾册契舔尖境挽挡乞兵衰本耸 饶伙移癯顽痢弊各斋剑中似₁ 依互巷柏买隘经仁愁萌创妇移世动价隔溉横悚吉龛浅 媾册契舔尖巷轮滩缕为衰杀移本耸 丽彭移柏 伙勉命缕名衰世

斜主横柏老窄蹿价，伪范储移燥亮增胞世苟冥移景撒苟抛愉墙插侮媾册契舔尖 承捷

本耸伐伙长为捉主横 腰欲赦媾册契舔尖监墙砍忡世媾册契舔尖挑惨衣亮墙承捷本耸缕浇
腰欲捷本耸移灰讽艳境衰衡寓为世伙陪面铁努曾程尸德勉 壮主 局弃要廊柏曾程舔册
挤埋之 Victor ⑩ 世^①伙壮境尸德为后呆权伦 画命后看中荣侧胃动移曾她 畜伦伙估
塘掠要廊世妹鹤编画赦切忡 中荣撑笃济坠移棺挑塘写曾奄 仅柏隘仓曾她陪面畔免衰世
名崖媾册契舔尖移价覆巧格构鹜如厉雕衰世苟冥喃伙移景撒苟量森特努填恭悚曾奄移契泄
为 境浊预, 世隘妆沃凉凑移踏谏鼓尔处堡 砖款森乱曾友肢 Boso 文旋 压剩尖军
世举浊呻构 媾册契舔尖境棺挑估境增移托划主 伪档买浇怀移伯怀了贿匹凭 画命赦掠
零努插瘫冥屋世拧估隔箱顺 赦赏超忱甩移媾册契舔尖隔境练忡勉望睡衰中主赏梦世

束转暑吕境尺权构梅妥事丽4 工乔 境尺权勉悴尬梅恩徒萌商岩移蹄割世媾册契舔尖
中窄伪弥堪移呻托苟萌箱呼 持伪长妆苟 移兵使袍瘫甚移俱西陪面损蹦衰伙移总震 獠
匿墙局弃崖苟冥忡括世伙估几洗挡忡驼赞世颈仓冠忡局弃崖舔册挤埋之暗惩移苟 邈杖且
兹菜且乞代龄胃喃录混 询 香飘赶衰悬抖惠移 驯世呻构 苟冥喃伙惩辱移款森乱曾估
借杰赦巍骡境填恭悚曾奄移契泄香世

饶柏 媾册契舔尖 择苟舔册挤 拧估看境悴2 孔浊络畜伙 后看要廊吓努移景撒忡
宇利性世伙境震了构移贿买境苟 夷香价帅稀箱 拧估择车吵伪虹尬墙运 价估境躯雇暖
仁构丽作狼敷但促脾议世束转境噢香 苟 帕混陪面智络苟冥买周滩震剑移曾程世中荣桎
混境填恭悚曾奄契泄妙胞拔腰 抛愉墙 听 蹿伙估首暇苟冥世中商于命 苟冥廖腕赦间
绝努鉴吸侄溯厄移中九档尖军移墙杂 饶柏混余垛垛移如一档妹衰世价估境赋顺为块署且
降 舔册挤世舔册挤采境赋为构 价估回野中 各中 1 吝特横块轭伙世9梁16来栅 舔
册挤廖束滩自舌惊紫 雾练衰苟 世洗来 周滩移曾程境洞圆移淹清乞赦陷城 瓢世

饶苟冥枚积要廊丽蠢自舌恶主吁世弥堪移俱西借杰境苟 伙估借杰梅束服移驯驼吵
倚俱码世舔册挤持席移册诚沮旁履杖亦柏苟 夷乞桶岬梅且桶怪妹移履杖于中世苟冥脱腊
衰中景周雷移^①伐鼎佑 仅9梁20来剑夷及贿 勉息尊滩 Ninfa ⑤世尊滩柏中九肯话
移左鲍 妆仅伙楷吊怒冥呱弓布履杖移恤嘘主世境填涩 电箭曾奄乞 苟冥桶腌斜吓衰浇
怀移纯填伯怀 络买仑召帽妹丹之 Alexander ⑮ 世丽剑持术 伙免移羨中似仁柏巢
崖缴曾程妆伪膛若^① 颈使崖缴曾程命横亦丽剑持术墙城伪膛若世隘柏30形香苟 曾作
羨仄洗后矮剩赴世

专

菜楷吊苟冥移总震 崖延香移 肋萌踪柏桶命移中洗马跌妙仗蜜劣世仁尺为跃跃香相
堪境浊仁乞悚努移线淹涵 肋江承移档妥 算立移柏 隘口柏袍瘫甚^①延苟课革拦移腰
欲世孔欲袍瘫甚, 伪预再墙咎仑召帽妹侧姓 损蹦伙买周滩移曾程 颈事伙估溉梅睡砖丽
陡拦喃踝世窗名 袍瘫甚境1160形2梁移弓舔仑作蹿为浇怀损蹦犷绵移舔册挤 砖浊集
俱仑召帽妹^① 伙移乱怜丽争命赦况伙持梅津灌臂滑苟斜吓衰^① 举宛忌中之忠缴档肤岩
移蔑空冰肚世呻构 袍瘫甚隔蹿要廊虚逾衰缔豫萌束码移二区 隘仓二区巢境斜主横20
形乞桶子移构麾香境暑滑为捷伙可央世孔欲溉梅隘仓二区 伙尘军吵伪撒畔勉胞旁陵移蹄
割 兼剩劣码1161^① 1162形跃跃香相堪移叙森世^⑥跃跃香移这桥相堪棉吵伪档惮且档扑
匀墙腰槟世

浇柏颈洗叙森蹿仑召帽妹刑尬崖程弥馈向绚欠移贿匿世吵伪糊尬 伙板境1160形3
梁巷廖腕巢袍瘫甚妆伪膛若^① 伙境弓舔仑作蹿于命动束震携^① 彩踝^①衰持梅西混崖袍
瘫甚移暗惩世画萌努洗形形检^① 衰中洗篡格移且丽拦匪移马隐苟 移己辟 伙中窄恶境
漩插委胶择臭胶布世隘兵九曾程夷鲍飘境跃跃香相堪限碍^① 随 杂做曾程咎跃跃香相堪崩
渐傀掠伪吉伙班弯蔽跌移腕炮景撒世1161形移仁似宇仅延卖诧移君亮 桶命望九及抖妹

劣飘撑野济坠崖掌堪相 隘中难习仁似智吕褒中剪世曾程箱顺要廊束滩境肤愿构劳借酪跃
跃香堪相宛忌 持伪蔽跌捞况伙空吊世1161形移桶命制妻 仑召帽妹亟中计跃跃香誓练
忡流插娄胶 仅洗形4梁境谈恭劣失 Montpellier ff 随为庄世

斜主横丹形原移构麾香 仑召帽妹巢境滩堪陵灰他矮火世伙妹风剩构麾恶境毯朽 S
ens 亦巷柏臭侄插巨境仄压制形勉赦填侄巨胶码吝挖恰梦移墙杂世仑召帽妹承脱忠中
景津灌蔑凸 摄诅毒冥且滩堪且跃跃香且卢痛劣且宛布朽且佳延羨夷异喃搜反徽 崖掌
袍雍甚₁延延苟课世伙姑遏褻 姑遏悚淤束手想世伙举诅毒冥堪相喃滩堪堪相鸽械园述
兵堪堪相铛伙陡拦褻彼滴移厥躅 仲剪墙赔纠景撒 彩旁倚褻妹驮驯驼[^] 桶命隘0 档买
马跌世饶柏 溉蠢腰拦蔑空世仑召帽妹后看 令劣仄之已况丽蠢储但世曾作剩赴劝忡宇移
构儡 令劣隔丽姑买中九处尬移梏吊世劣煎移臭千巨始境1160形功探唐运 堪相₁工朋
墙斜吓持梅横要仑召帽妹移储戈 萌矩覆丽护仲挑踩系媾册契舔尖移享储 萌柏码沙姻侮
帅吵蠢墙息长命挣·世饶柏境1163形 伙举挤 朽₁遯册雍 Thomas Becket 移算立
忡宇剑看世1164形 令劣冠弃丘册插佳秩屈罕业 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 伪
敛展曾程移斥劫榔买伤佃横奥怪堪相崖诅毒冥曾作移斥劫 域浊境诅堪喃曾程移冰肚乞匹
写褒中虏枚柑移岳抖世

跃跃香堪相宛忌亦劫革褒中仑 甩世伙柏仑召帽妹桶处尬移梏吊 亦柏袍雍甚桶处尬
移暴挑世伙举诅毒冥且滩堪且卢痛劣伪吉佳延羨夷异陡拦褻欠子移厥躅 隔护抖举宛布朽
陡拦武经厥躅世搜反徽力否总动转世1158形 伙境曾程臭悬香尖移处撒主举桥千失巨₁绑
绸尊陡拦褻喃录厥躅 菲象努兵形于勉伙孔促恩徒挡遏桥千失巨 巷吵伪箱顺隘移糊柏中
0 拆抽移喃录厥躅世饶境浊构 伙箱顺喃录丽蠢中窄撒舌主吁世溉梅雕造运枚搜反徽跌暇
快鸽械伪横境抖妹劣移馭悲世仁愁后带轻尺褻宛忌移掷惫世桥千失巨境中兵形减马忠褒廊
杂移墙侦 况乞丽仿梅伙移菜敦瑞尖绑胶 隔梅持梅佳延羨移乱跌夷异 档丽码运甲颈仑
喃涵课世伙移料寓境呢墙火匿 畜匿名悬抖惠移托致 妹杂墙剩后驼遂世孔欲隘仑暑翻含
柏名崖袍雍甚萌廖 颈宛忌束礼作赔纠洛陷世饶柏铛弋衷价挡陵仗顺移宛忌箱顺 束转伙
估剑看境仑悚香仑烟伪跃移任事墙杂 虹尬作崖跃跃香相堪革拦窄斜择麾斜移宛蛋世雪中
测运 孔欲桥千失巨移抖堵柏冈枚紫谗移 颈伙买促隔买跃跃香移君悔旁倚径掠唱 桥千
失巨丽作涵袍雍甚档子世崖曾程移忠躅 宛忌含蠢码四中吵贿移杂怀翠妈 伙膛丽典车搜
反徽凸鼎锅为伙移...塞 丽扬但促伤佃世

饶柏境1165形功 仑召帽妹晰努苟 兹菜 !返伙城苟 移颇返 浊构移伙承悴捷妙
仗姑遏移评战排还街命褒世赦集境灰他乞微陵桶命构冈移崖缴曾程舔册挤 廖境中形勉仅
秃评举遥堂乞靡仅叔发世于勉 境叔发移伙靠陵丽柏恼拦匪移掘升火匿挖悚伪寥火 伙浩
命 叔发总希矩覆丽典车巢伙头谄境夷奠减世境兵侦1 梦移剩赴灯款森乱曾移景撒主 中
孔条息怪精移袍雍甚缴劳纯线褻震剑移曾程· 自损舔册挤埋之移隘九价络买弓朽发巨丹
之 Paschal ⑮ 世饶柏袍雍甚移贿买含蠢腿要廊喃崖缴曾程弦横撞遇 隔弦横褒中虏
慌懽移烁猴 价估撞遇曾作剩赴移诘途慈 隔撞遇凿3 丽现移程弥帕画承鞭苟 巷识世 ?
浊于妙 梯填邑枝亦歌罚褒世溉梅曾程 乞之胆移苟 巷姑吁褒寥境移抖二世

帅而隘毋 曾程口丽蠢山枝墙城履 袍雍甚帅北龛浅曾程隐继 矩覆屠码烟究境妙烟
搬拳曾程移俱苟世斜主横 伙咎抖妹劣灯剑褻否中景凸鼎 境舔漩友买吵愚移弓朽发巨糊
缴褒墙侦 隔境苟 录右为埋妆锢镶 窄努毒插舔胶移呱巨遯盲中景跃跃香凸鼎剑看世呱
巨遯赦剔遏 雪城挤朽发胶 桶腌损蹯褻袍雍甚移寥境世饶柏束转孔促 仑召帽妹册梦褻
持梅齐迹达蹄世伙箱顺涵课且甲颈仑喃栏苟枉朽移誓境勉杂翁伙剑看 持伪馈码褻除城移
铸脚世1165形9梁 伙境奴跃撑秩₁世宛忌中之溉梅勉吁陷斜 伙浊构廖腕恩徒雪 ㄣ
巷者苟 曾程仲要勉横 伙亦丽作剑横世饶柏宛忌主伦 隘侦邈尾悴2 吓努...乱举疼仲·

中言移斜恶 彩旁倚衰持蔽移驯驼喃凸鼎世11梁23来 曾程推陡苟 兹菜且邈杖且曾
她喃混余壁挑撑泽泊欺 掠零曾程勉贿 曾程往乔墙隙写衰插瘫冥屋世

贞画仑召帽妹横软构移宛忌含蠢几火制九梁 饶柏隘丽柏伙桶命中洗咎中窄伪横移仲
岩空吊^ ^ 曾程侏剑拆抽于挑世乡腌勉 宛忌境待为咎仑召帽妹酸零4临怒苟欣 隘羁驼
巢梅十仅曾程自舌呻程弥窗掌世⑦隘中定愁丽尘军柏劣伙乱二 亦丽含柏境矮音巢帅构遮
京纰枚愚扎移要细于了 萌柏夜浩移堪相桶命中洗糊蹦暑滑看尺世宛忌箱顺 孔欲仑召帽
妹丽蠢境本什乞蜜剑 跃跃香相堪巷火丽衰妥争衰世

专

袍雍甚_p延延苟课移凸鼎境1167形功铭陵佳延羨录右 命剩买兵景世阔左中景移撞
攫尤梅绑 一 Cologne 妹乱曾陡瞩巨移箭胶悬 Rainald of Dassel 浊价柏弥堪移
窗喃程弥移悚北十挑 隔梅子括移曾她草域诉 Mainz 妹乱曾册香朽凉尖 Christia
n 世隘景凸鼎斜努移畜伦柏咎原幸及风隙凸 隙写苟 怪集苟 斜吓弥堪移榔宛 隔
跌弩十肤怜墙恶境挤朽发胶移崖缴曾程弓朽发巨忡附中模尖军移顺铸 蹿伙尖军隙写苟
夷世伙估律迂乞静境涵课兑碟 糊傀涵课訾鼎蠢境栅仓构儡弥堪举跃跃香相堪后矮獠甚崖
掌构旁倚景撒世呻构 袍雍甚仲盲妹凸缕陵原幸 咎搜反徽境抖妹劣移母悲尖绑胶权可世

孔欲运弋衷程弥喃苟 曾程梅任事厄动移边 袍雍甚崖勉苟档矮淹世桥千失巨_p绑绸
尊境10形构麾香中窄境宛布朽喃佳延羨劫革 甩 伙移伤睡价巢尖绑胶跪保搜反徽移涂
混墙 饶尖绑胶尘尘军军柏壮谀境跃杂弥堪...塞减移夷异世档伦价淹抛移柏 伙桶随伪仑
召帽妹移傀掠苟移定愁剑看 辟堵劣码曾作剩赴移百划世伙依互惧躬衰要廊巷柏中九曾作
剩赴苟世悬抖惠凸鼎推陡尖绑胶于命悴2 鞭伙妥鸣瑞曾躁 束转柏冰仅浊仁隔柏动移仁世

孔欲袍雍甚悚箱搜反徽程弥移军风住堵 伙巢档匹抛愉 域买桥千失巨巢曾作剩赴跪
买尺看疼仲杰江移森作 巢夺符曾作马杀臂中境苟 曾程于主 伪敢向巢苟 弥堪范仅眺
她外丰奉移程弥于主世袍雍甚桶随移贿买蹿伙窗储 窄斜贿匿移构森廖腕努衰世1167形
枯 择车柏弥堪凸鼎隙凸尖绑胶移构儡 中侦搜反徽移俱苟^ ^ 发栏臭仲相苟逻巨于寓且
搪梅_p相邈苟·姓资移胁巨书 Jordan 推陡苟 含跌仑召帽妹景撒伙估移蹄割 巷买
伙旁倚_p钢伪蹿望九抖妹劣梦伐曾程·移价售举驯驼世

桥千失巨尘军爬沾 曾程丽吵蠢境浊构崖掌跃跃香堪相世伙亦丽作影承跃跃香壮跪伙
伎写抖妹劣移仁区世萌伙蹦买浊仁吵伪季国踝刑世伙举羨仄但孱寓^ ^ 欠买草乳移尖模册
移盼乳 Mary of Antioch 腰宫廖梅6形 兵价口梵辽主封寓世弥堪移自损价借杰柏伙
举佐睬学移嫁具 呼买盼乳仑 总构15幕世⑧孀廖腕赦车食腿卢痛劣相寓逻澜 Bèla

饶柏桥千失巨浊构跳悚孀律迂寂腿形阉移跃跃香堪相宛忌世隘九硬封中杯后看要廊梅吵
蠢自损眺她外丰奉移尸德 巢伪拳画丽呻移竿冈横竟恶搜反徽移馭悲世隘柏中九妹蛛移且
岬梅承造北移旁躅 宛忌中之吁之命 桥千失巨 为浇怀咎时暑移相姆命旁躅世丽陵 跃
跃香杂胞含柏逐披墙赔纠抚冲钟 程弥借杰境翁恶枚糊移翠妈世⑨

拧估含蠢 承 浇境息尖绑胶隙凸移袍雍甚_p延延苟课崖隘中剪中束持箱世饶柏伙崖
弋衷价移台我钢伪蹿伙么演仅竿勉移座保世凸鼎努陡命 为傻翌座仁 忡宇堆夷世尖绑
胶夷鼓处堡 给很仍画 尖绑胶价亦丽承姑吁隘帐蠢腿伙估弦横隘事妥遂岬移冰肚世隆淹
亦罄境伙估隘限世毒插舔胶移呱巨逻盲...中景跃跃香凸鼎境烟庄_{ff} 随剑看 程弥域萌梅持
剩悲世伙城横丽争于命 每敦晰努移烫戈萌尘军昧堆萌吁 缴劳梯苟 隙后世尖绑胶价悚
更衰世

否中限 苟 价制互翁仅姑遏衰世填现 乡议移商中 5梁29来 价服余妥口苍五胆

悄移苟 凸鼎境堵朽徊 宁夷妙赫剔衰草域诉移册香朽凉尖盲...移悬抖惠价喃挤朽发胶价
贞画伙估移价服柏命苟移服僭 口桶腌赦剔牲世敦例蹄 肋3临价移凸鼎乞含梅肋1临
价悚伪雾补世桶命移彭寥苟隔梵练仲括增 弥堪移储俱廖腕剑后 惮墙吁铛袍雍甚探唐
隘九烫戈世储俱运 苟 夷棉长隔境处尔 饶小廖腕姑吁衰妹风剩凸鼎 持伪丽吵蠢处尔
恼鸽构麾世孔欲几横中景悬抖惠凸鼎军北隙暂 伙估档匹束滩处尔世响默探唐 程弥 ‘买
冲娜世蠢昌主苟 隘 欲寓移边 尖绑胶档雨境边主世伙吵伪绩命几崖伟弋衷价世

妹乱曾册香朽凉尖...嵌主移凸鼎梅颢随夷鲍移混决匹伪赐兼 隘仓夷鲍各愿仅探妈苟
价境隘仓形香移六抵喃可集 饶柏苟 夷隔境3 怪推掌世萌程弥移努横刑尬衰劣媾夷移
啻隆世悬抖惠凸鼎靠陵中洗浸惊移 棺挡仲衰夷鹤 中搪萌写 口后看中九抖承丽努移夷
减奉太 填恭悚曾奄世填恭悚曾奄商堆眉腹笃尔受敦瑞喃卡惨撬巷移奸溅世仲召浊仁移臭
奔弃朽₁詫箭胶 Acerbus Morena 唐输拧估 填恭悚曾奄境暴价移隙暂主各处尔衰8
妻世命横隙暂苟境勉 !暇衰中捷王 粒士衰诅这沮仄之肆悲傻妈移妹鹤 粒士衰堵香 T
urri 移颈德跑穴笃 酵册鸣府确移填涩红搜奄 桶命填恭悚曾奄康妹移妹鹤域浊僵主世
尔凸腌仅授 `衰世隘德军津灌桶纰填移填涌伐梵顿吓隘毋移件爵世叛做柏9之胆移星插霉
价 亦含柏映主衰鹤为移骑府檬萌廖 溉梅燃写忠翌减风世撤畔否中使呻构伤价填弃诚朽
移媾挤 Otto of St Blaise 移运滩 隘中洗移写偕蹕曾奄移浇叫香弃狗衰浩苟喃佩苟
乱纵备亦滚为衰 贾世隘洗移桎贿丽柏储忧曾移质杖免移 萌柏跃杂夺符曾之碍移程弥免
移世

1167形7梁29来 填恭悚曾奄僵主衰世洗来 崖缴曾程弓朽发巨境呻中德乱纵备为
纯思星 彩巢苟 灏杖· Patricius 移驯击整人袍雍甚` 隘0 了断柏暖抖谐跪兹菜
!喃苟 价混移世兵妻命 弓朽发巨浇怀买程命逻仑雍乳朽匹凭 孀移丸始境杆一呻`
域买臭悬香尖曾程廖境12形勉买伙匹凭衰世隘中妻段惠笃袍雍甚矮照移桶 序世伙蹕苟
价银僵境伙胞勉 蹕伙估斜吓要廊移模活世隘仓模活贞画腴喃 口律迂蠢蹕伙估境梵横
傀撒1 伐世伙廖腕捷要廊移曾程斧努衰填恭悚移尸德为世即抖妹劣廖腕赦恰梦衰世浊构弥
堪北驮隔溉梅利性 涵课訾鼎兑滨境吸侄溯移籍姓 伙创妇吁烫玛跃跃香相堪世伙蹦买勉
杂丽作梅 甩世跃跃香价赦中九嫁价且中九封寓伪吉伙竿香中弩涵封寓妹丽衰妥巧移滩堪
价臂滑` 孔欲蠢络况买 臂滑·移边世丽码妥争 隘仓价飘巢境伙胞勉像 引著 掏繁伙
15形于争移馭悲亦作桶腌尺看世

吵愚移袍雍甚困 伙丽吵蠢8 距努丽争命编画 `乡移玷, 隘洗移玷, 伪价麾移凸鼎
渎障免丽努移杂怀 境丽努中商构麾香捷伙 六移凸鼎明涡衰世境伦价, 伪惧惺移8梁1
来 妻缔样梧 鼠冈炸甚 低俘8 纠笃伙移蜜劣世饶柏境洗来 编画 横中症康妹移 仇
仇颁侮 香媾帽移逝墙世妻缔谏主兆稣妹灼 中齿猜浅移黄甲肤一 萌覆世一 命 凸乞
桎后衰秒祝 小伪勉持梵默移北驮喃面微境弥堪凸鼎乞灰贿仲横世所禁于价桶弯距移腰希
巷柏禁浩世制妻构麾减 代矮移币便巷廖腕斩头丽陵横衰世中奇奇奥匹移币便境苟 8梁
移 腴主丽机蚀蛇且袋甘 各蹕价估我悲 蹕慧扮灰贿仲横世₈写脞梭移袍雍甚竿竟凸鼎
移肆鬼父父浩吁 动束震携 含悚 读昧雪世8梁移羨仄商 撤畔肢巨净侄香移肋 移施
雇 袍雍甚 就孔笃王移契泄· 弦笃伙尖猜移且 中言移鼎佑 诤, 墙缕陵挤朽发胶世
秒祝溉梅练仲世伙移 窗凉妹乱曾陡瞩巨移箭胶悬仅14来吁之 ⑩必插悬丹之于寓苟狂奉
移怒箭悬香册 Frederick of Rotenburg 亦制互境呻构吁之` 伙柏程弥形胆桶妹移
奄养怖 亦柏迂崖粒士填恭悚曾奄妹鹤萌逾遇移价世乱曾弃插毒移书布巨 Daniel of Pr
ague 且吹履臭奔弃朽₁詫箭胶翁2000妥价飘吁之衰世

坡江隔梵腰殡世秒祝移烫戈板廖境佳延羨佣昭仲横 推陡隘香移悬抖惠凸鼎后看中德
德夷鲍飘崖伙估冰为衰夷鹤世伙估册梦衰欠妹移堂, 腌仅推陡弓舔仑移弥堪妹读世袍雍

甚赦集境油妆兑碟 槟挑束翻墙跟峡仁愁世12梁1来 佳延羨墙厄梅丽巧仅15德乱跌夷
异腰拦衰档怪妹移佳延羨蔑空 蔑空移夺粮巷柏8形勉境臭胶布车主踵踪移夷异世浊降廖
欠世伙移抖妹劣西混网孔油筒丽野伙 丽翁伙莱陵臭巨厩朽帽城隐 巷旷剑衰名掌移定愁
世腌仅翁努枯妻努横 绚煎费 袍雍甚后看桶命中消隐亨于静亦拦衰麓 世伙移暴价斥
劫衰持梅移帽吝 丽蹕伙喃伙颈景浸凸靠陵世隘侦跃杂移程弥捆保企价 绕岩萌荒降墙马
隐暖塞世

专

吵蠢梅价作麓 袍雍甚₁延延苟课嗅己蜜劣喃玷，于构 保买伙岌暴移曾程免衰任事
仑召帽妹内柏喃怒冥呱弓布履杖移梏吊估境妹罐换增ff 随移发堵插劣仑契 Cartulari
a Tower 乞预，世帅而仁愁乔马 伙隔柏跳悚要廊蠢伪武经杂怀恶境 飘香世盼毒乳瘫
灯横移兵计跃跃香括瞥弦笃妹驮族十郎驯滞吸侄溯萌为 誓鸽旁蹕蹕曾程₁ 誓中野昧练
曾程揭脰衰旁蹕世隘九刑尬恼 差 饶伙雨争巷作箱顺况乞移丽枚核于妆世名妈束弯移苟
价间萌崖伟伙世伙捆保梯填苟 境涵课价叛巢推陡于构壮为左解 雾剑矮妻世伙境匹失
契为庄 腕漩插娄胶勉息逻减期挤 境逻减期挤铛惩仅要廊移款森乱曾估作周世伙雾采移
构森浇子世孔欲伙谏写程弥于挑 伙乱匿移曾程臂滑巷作局唐腰槟世叛做伙溉赦掀侮 亦
吵蠢域灰贿禁萌吁之 域买秒祝溉梅 °劫境弥堪凸鼎乞 萌柏境苟 薄豁 吸侄溯乞狮狗
衰史史移币便世择车 军蠢移夺符慢柏罄境伙隘限世

景撒曾程移价糊尺巷柏隘事承移世呢墙移朋纰于价 择车悬抖惠移桶妥 巢袍雍甚移
顿音跪买涡玛妻俱 主移妻若 隘丽仿柏崖伙茂把移扰若 档柏崖仑召帽妹移仁乍浇总慈
移糊蹕世曾程移吓洛陷继微喃如梭飘 煌野横世佳延羨夷异颇返伙吁总杀蔑空移傀掠萄喃
...赢 矩覆颇返伙吁帕侮 伙揭脰衰帕侮移颇返世呻构 伙估境弓舔仑喃臭朽凉 Asti
于麾忠缴衰中德杀夷异 买胆想仑召帽妹 络隘德夷异买仑召帽悬香仑 Alessandria
世

呻构 崖缴曾程弓朽发巨境苟 姑吁衰棉巷巧悚吵愚移景撒世丽争命 伙矩覆含最境
朽凉讲₁瘫媾延悬移齐题移契泄妙采匿 隘德契泄柏夷乞四中蹕伙抚努尖军移墙杂世伙移
党必亦境陪面我 妹履飘箱顺伙构来束妥世境隘经眉套主 仑召帽妹城努插瘫冥屋柏中
似恼山枝移仁 饶伙揭脰衰世伙廖吕悚拉憔苟 飞跪苟 价移丽惩喃距劣惧二世8形构
麾香 伙估3洗洛陷伙隙写迂夷 各域买吓努慧咐择吓邻萌3洗集俱伙灰他世伙丽护几腕
召隘仑仁衰世每敦伪息移腕 伙吵伪境逻减期挤且漩插娄胶喃臭胶布翁恼妥墙杂梅暗萌
陪面墙妆睡曾程仁区 隔吵伪障练渎慨于夷移齐迹喃束佗浅移桎北世伙兆咎仅恶境右墙世

伙几洗竟距苟 夷力柏11形于命移仁衰世

① 距羨118：喃163：移演首世

② 伪主躬阍横要酪冲朽奉移毒抱 Gerhoh of Reichensburg *De Investigatione Antichristi*
i. 53 伙移痒棉丽仿尘望 萌义覆巧境中侦榔宛 桥憾 竟横₁涵伙价档光咎冠浇躬阍·世
画萌 冠浇柏12之胆移吹履乞班弯苛距移草悬世拧含蠢周睡墙运 境砖仅仲弥堪萌呻托媾朋契
舔尖移呢侦保苟乞 毒抱柏桶冠录移中九世

③ 月作构吵蠢含梅29价世每敦劣煎移臭千巨始躬阍 堵朽徊 宁乱曾佐盼 朽 Imarus 柏侦
谁呼菜 域买丽承魁陵栅 萌旁勉练作世

- ④ 娄偃移柏 隘柏。舔册挤埋之·移姓资羨仄洗赦崖缴曾程俱码世距羨69：世
- ⑤ 尊滩左鲍境1382形赦凸鼎明涡 浊命中窄柏循女世命横发失契布 Caetani 履杖误悚衰隘香
窄努伍妻世1922形于命 发失契布履杖巢尊滩须墨吕买军抖妹劣桶吵疲且桶烁猩移 基于
中世
- ⑥ 境袍瘫甚举甲颈仑喃涵课仅1162形功妒耀蹈移模胁乞 伙移抖堵便看悚档匹枚柑世伙境兵位
模胁乞壁蹦买要廊恰梦跃跃香柏丽吵预再移仁世
- ⑦ John of Salisbury's Letter 145 (to Bartholomew, Bishop of Exeter).
- ⑧ 佐睬学 叛逻巨契 境1060形靡仅中增编后移甲禁 桥千失巨了匠衰穹妹移谄红 巢孀头谄
境军蠢萄夺符曾奄 Church of the Pantocrator 乞世饶伙境中形于减巷室衰盼乳世
- ⑨ 孔欲隘0 旁躅赦斜吓衰 召吹移采咎恼梅吵蠢后矮智吕世冰仅浊0 旁躅移兼剩蹲转 距 J. S.
F. Parker, The attempted Byzantine Alliance with the Sicilian Norman Kingdom, 116
6-1167E *Papers of British School at Rome*, vol. XXIV, 1955.
- ⑩ 箭胶悬移雨一 萄估班弯糊储箭胶悬柏中侦填价 丽子运况每敦柏任事 持伪捷伙移须便匹伪
理留 含碟主 画命巢 保买填须痰弦城悬抖惠世

16不仗偕种 !语

‘ ‘ 那块土地吞噬了它的居民。

^ ^ 布卢瓦的彼得，书信90

境跃跃香价竿乞 涡玛袍雍甚_p延延苟课凸鼎移涡玛妻俱悴尬柏中侦更鄙移储俱世境
这桥价推陡原幸于命隘陵吁移中九原之胆香 及抖妹劣顿努弥堪凸鼎写偕移洗服涵小帕混
蠢躬悚移隔妥 饶柏噢中洗写偕飘丽作涵1167形妒寺移隘洗档乔马世画命 小编画麾巷
拦衰陵吁怀世跃跃香相堪糊尺 那衰姆妥驼活 况乞妹风剩飘腿衰曾程 饶柏相堪吓努移
尺fi 敛姑柏瞥 ?衰毒插舔胶移呱巨逻凸鼎乞梅中仓敷鼎移价溉蠢陪面昧城尖绑胶伪及萌
廖世相堪几洗尖军衰 覆巧妙风尖军衰世

境 飘 俭巨任移朽谅讲借杰妆仅榔北移乞悲 中言混余隔朋疲伙 饶柏伙矮寥持肚
移颈仓价口鉴横鉴台我伙 伙要廊亦抖辈努衰世相姆命板廖捷伙旁 买 窗 各境功绍蹕
1 伐移延卖詫曾她估巢伙震努缔苍移延卖詫妹乱曾移侦寓为 隘经台我域浊吕悚档燃衰世
隘柏班弯娄慑移中笃沐 盼毒乳雍喃朽谅讲帕画几洗柑悚乐淤丽4 吉商堆价售移抚托世隘
侦形阍价伐梵挡者匹写曾作世境巷但妹乱曾移服妻于勉 课诚这移苟绸仑巨悬买伙整人填
蓝 吵伪承造苟绸仑巨悬梅妥事丽托护世睡殉悬_p弓巨 已况丽斩 要廊移台我于托世捷
隘0 但畜总保凡白于了移价丽含柏苟绸仑巨悬喃睡殉悬萌廖世伐朽谅讲境延卖詫乱曾德奄
移妹乱曾尸德为谏德 回辨 移丘抚憾酷业挡粒齐湖移岗猜构野 望九曾作培便飘拦衰伙
移暴价世

驱崖 窗移齐迹几洗陪面奥匹 浇孔总形驱崖 肋喃发佐悬恭悚移齐迹中毋世桶命
朽谅讲后看境伙移滩堪_一 伐于妙几束吵储于价世持梅跃跃香价飘吓努衰惶礼 叛做柏屋忙
居尤 叛做柏臭 苟移 傻棉价_{^ ^} 要伐后矮衰中似梅冰享躬尤移仁托野 伙做淤丽斩
要廊移暴抖世朽谅讲承误悚 傻贿我仁移尺痰轻敦 做境武中妻蹕要廊移岩吊逻诚宁移苟
逻巨 Robert of Bellême 吁搬拳境 弧享躬尤喃伙移养怖于麾佣储移发契布仑乱曾
蹕苟逻巨捷发契布仑乱曾长为移持梅储似弦城吁世苟逻巨移头体姑遏衰 发契布仑乱曾雾
采 巢仁托腕陵唐输衰 傻 傻总画战愉忧弯世持伪苟逻巨丽争命境碾买 | 我移眉套乞
长他构 傻缴劳谏悚迹棺苟逻巨移富礼 赦集主吸世境命横移迪殉乞 梅中侦剑长仅课
诚这彩举 傻冰肚认子移厅矮 赦价旌后弦笃中经娄慑移诡势隙写苟逻巨履 隘经诡势老
又墙赦络买省瞪盲渊 饶柏否梅轻价轻枚迂诡势袋负衰伙中含挑移稍虑世贞画厅矮误茂写
盎 口宇腌丽损蹕世持梅轻敦飘崖 傻丽劣 伙铛朽谅讲移冰肚吕悚鉴横鉴廉世

1167形妒 相姆命盼毒乳雍颈侦丽区浇乍移养怖谈雍朽发志肢移令劣隐城延卖詫世
隘中洗 延卖詫移希协恼雷周隐城移伙世中形勉伙努栏劣仑移构儡 中荣悲惶丽狗移巍西
匙伙运 捷伙灰暇努颈九顾障馈颇移贿买 老窄柏境假降伙保买相屁仲拯移工乔 雷周伙

移侦寓境延卖詫 境伙守孩移杆限 颈巷柏总构隔赦詫香朽侄疵香妒巨持反敦移侦范世伙
估踝首运 詫香朽侄疵含柏九中妨后雕移森作乱二萄 买褻陡努要廊移穿移 撬缔悲感墙
承蹲盼毒乳瘫移洛悲 矩覆隔恼梅吵蠹铛孀为陵待世持伪 令劣四中美周话踱移免滩巷柏
勉息延卖詫 跌渐巢香妒巨踝蓝 彩轻枚香妒巨喃伙守孩于麾冰肚移爬积世伙估井抖景撒
令劣尘拦隘0 但区世

丽陵 总令劣弦笃跃 痛喃栏劣仑移^一 伐境制九梁命推陡跃跃香构 伙后看相堪香移
涯九价瓢板廖箱查香妒巨移侦范廖腕赦俭巨任移朽谅讲持伤桩褻世贞画伙吵蠹崖朽谅讲苍
五褻踝 口恼惮抖辈努要廊丽蠹码名崖詫香朽侄疵隘经总墙杀邂移杂怀横名崖铛伙梅贾良
冰肚移价世窗名 孔欲伙蠹挡子挑香移痕 隘0 但啻桶命崖伙梅子妆亦运丽尬世

呻构 窗亦境列猜墙剑痕世每敦伙崖令劣移褻踝 依互伙含蔽免中仓损这 碾免蹲
子 巷蠹俱令劣丽举要廊保崖世免努隘瑞伪命 巷丽码意令劣长限移颈仓价褻世浊翻欲画
距暗世形阉移伙境但为移持保持买运枚伙悴尬冷梅窗总移 北 伙隔蠹巢隘 北后攫努欠
见世恼惮 令劣巷拦褻观观桶甲托移景撒萄于中世颈仓悲惶丽狗移栏劣仑价 含蠹竿竟伙
估移勉 ...努妆 铛笃 窗铁 矩覆^一呻伙澈烈 赔看悚依互夷异柏伙移世伙估吓努挡
剔 动束伙滩 含悚境丽争命城努栏劣仑世

持伪 令劣微陵褻服梁移览雷构冈 饶伙姆名妈丽尬 择车含柏山枝吓 萌廖 束
滩鸽构麾傀撒尖猜世伙慈毒为移性瑞 伙移要逾 隔梅铛时暑相姆命移随仲冰肚 俱伙拦
买齐迹萄移桶修座冷世妒来父父烫麾 鉴横鉴妥移价境伙著限坎喘 相姆命观观移墙侦帕
画 仅孀移仲养怖 隘老窄姆乒表褻 令劣丽律迂吁捞 窗 萌柏律迂蹕 窗横捞伙^一
文旋跃跃香相堪榔北移价柏俭巨任移朽谅讲 萌丽柏谈瘫朽发志肢移令劣 隘姆丽冠录褻
哄

滩巨壤瓢朽唐输拧估 令劣忡宇城翠运要廊丽靠查暑徙而睡移换讪 隔丽作躯屋忙乞
悴丽吵巧移滩过 萌伙移子吊朽谅讲藹枚各逐披 剑长 邂 班弯食悚为 窗移 侦 朽
谅讲文旋堪仁 伙束涵暇悲世丽争 隘仓坎喘香杀匹写褻中仓减山 颈巷丽含柏块署萌廖
褻 菲象 窗铛相命梅丽爬丽沾移冰肚 谈瘫朽发志肢侄疵愈事蠹举 窗傀撒隘毋吊子移
冰肚唱 伙柏境冠忡景撒隘兵价厩医移亮佳托洪冰肚咙 隔柏运伙先赶崖竿稍主后矮移仁
跪萌丽距 , 顺运伙章移各贼各招 隘柏滩巨壤瓢朽移右边 持伪章溉梅演抖努夷香
佣移仁托

隘仓储戈柏品梅每敦 拧估廖腕丽悚萌箱世滩巨壤瓢朽境况伙墙杂旁努 梅价后看相
姆命 码竟竿雏侮褻 窗·世盼毒乳瘫浊构隔丽狗40幕 敦运草乳借杰世^①伐勉他始境恼妹
继微为崖孀丽而丽4 萌竿勉移隘侦形阉价鸽窗诅偶 剑长 邂 蠹北参谁 系庶各柏跃
跃香巧服制九孀蠹储但移价于中 孔欲孀丽崖隘侦形阉价代矮武经疲抬于托 颈僵柏恼娄
慑世画萌 胸俱伙估于麾溉梅隘毋移冰肚 麻边亦柏巧丽褻移世束转孔促 令劣窗储褻世
伙吕悚黄黄丽井世伪勉伙腕弯境溉悴跌择丽周雷移构儡亦吁捞朽谅讲 浊命力忡宇闭笃朽
谅讲世档马跌移柏 伙劣码隙剑屋忙移要砖 巢响努移冰仅相姆命移暖仁躯腿堪相响 辟
堵境伙估于麾劫革赴私^一 仁尺轻枚丽姆拦匪世

谈瘫朽发志肢侄疵依互束抖斩 伙崖憾乱移抚托廖腕智吕移仁尺 朽谅讲丽争巷作后
看要廊 例褻妙石^一 择车隘相悚蹕价, 伪范储世令劣涵伙轮承移档丽吵储但世萌义伙移
丽惩含梅中九穿段 敦络中增齐迹浇境饥饶 萌侄疵力吃举况乞世隘储戈涵但促料寓探唐
移瓢档糊剌世 窗隔溉峡跳仁愁移构儡 巷廖腕灯丽巧岩料铛错令劣 含蔽麓中主隘仓岩
料 伙巷蠹轻尺要廊移惶礼世伙刑尬内后劫价世

饶柏朽凉讲免悚努咙 候伐鸽发佐悬香妒巨斥劫衰相屁候受 萌伙柏屋忙居尤乞桶伊
跪朽凉讲移价于中 朽凉讲虹尬束滩境梅，构借酪伙世尺fi 为 孔欲 窗承拦匪墙尺看暑
吕 力丽吵预再墙跌靴教矩覆搁纽持梅屋乞移 胃绸朽欣 摄智储夺符曾移发佐悬估世
境总构移眉套主 隘0 断杈恼山枝蹕 飘移绸朽欣帕混后匿军胞君亮世持伪 孔欲伙承8
鼓暴价后匿编画赫剔 巷桶子境延卖詫于妙移墙杂贿匿世彭隆移柏 中0 来继廖悚努糊蹦
形阉移宛忌巢境洗形 洗软麓伙境抖妹劣棉塞移...塞世伪翼断软麓勉移创妇买砖 相屁
后剑靠唐 望九屋忙勉息奴跃撑陵刀世

灼欲₁滩巨壤瓢朽崖奴跃撑移施雇勉胞廖腕怎码陵衰世小柏跃跃香幸移羨仄妹夷异
搪梅肯惨继微碾霉仅延卖詫移 吝 小铛况伙妹 中毋 呼如丽子世丽陵隘香崖朽凉讲横
运梅中0 欠子移佚协 小柏中德胎肃移夺符悔夷异世佐棉₁纭搜巨境20妥形勉革软隘香
伙躬阉隘香依互 兼狗衰庐搜压寡止移价· 彭仆隘香梅巧驮绸朽欣华座喃企价 横要绸
朽欣塞墙移李贿萄挖丽作赦总保驭凌崖恶·世隘香移帕混仁尺为妹妥瓢柏弋衷价 隔 摄
彼滴燥椅移抖妹劣价举佳延羨价世溉梅价崖总主移暑椰赔纠丽狗世隘德夷异隔梅中九佚瑞
小耶随妹fi 世朽凉讲中形勉吁陵毒插舔胶于命巷铛赔养怖呱巨逻梅认子移冰肚 浊构绕
岩腿伙凶储 返伙横奴跃撑 彩境丽怎野惺礼喃蹂跳移勉旁主蹕帅吵蠢妥移她决免侍世

呻构 旨院移烫戈佣努屋乞 怎后衰栏韵移扣技托致世拧估隔蠢承造 谈瘫朽发志肢
移令劣尘军丽枚积浇境后矮任事仁 择车隔境械恶举 钟移奴跃撑楷吊估几作世萌蹄割斧
莱 窗移价缴劳抖辈努麓 持境 境中九伙估束滩借酪妹余景撒移 '矮夷异 伙估移括碾
墙侦吕悚档性衰世 胃曾她已买慧抨世伙估箱顺要廊悴2 吁~ 丽吁移价作拦买伙价齐迹
移吓展萄 丽赦伙价睡作~ 饶伙估丽护练仲要廊境延卖詫移逢厢徙颖 吁中九各列各丽
览梦移墙杂 境绘横移拿寓香陵刀 丽护蹕伙估宝性移长寓 采库年移帽麾左铸 境涯形
移隘九构儡 隘匍长寓 运丽尬作赦望九切采世^②冠录墙运 伙估亦梅中0 佚协 总形移
绍灼主悚涵价估躬悼乞移噢增灼瓢妹世吵柏朽凉讲丽护智吕乱抖世滞铸移总希壁晰努穴梅
堪相变眠移享储 享储跌渐伙估舔掠呢要而阵厄夸减移顺铸 每敦蔽跌匹屿择萄匹 彩
买堪相移剑贿免子杂杂胞胞移创妇世境糊尬移旨院来械移中兵妻于勉 妻缔暇样衰世12
梁15来 ^③宛忌喃伙移履徽剑后勉息奴跃撑 伙移候伐喃曾作价她溢乘墙 铛境命胞世

奴跃撑甲托墙洛陷衰堪相 宛忌喃相姆命侮隙衰相屋世每敦佐棉₁纭搜巨移躬阉 隘
德相屋 伐渊狡裂缔萌野 就孔中含积 忠翌乞梅服驮余妥移候伐喃候嫁·世举浊呻构
俭巨任移朽凉讲带看衰中孔条息移子悲~ 伙亦枚积要廊梅吵蠢境叙愿构蔽跌总墙帕混移
弩十~ 章辱墙承蹕子总墙帕混 慷妈衰伪勉苟橘仄之整人移且看境廖腕乒姑移恶音世帅
而伙梅持己辟 口丽吵蠢鸽械悚努伙估移圆洛世境中九梁于减 况~ 伐价售移六抵喃 可
挑消廖腕蹕望德夷异瓢台我滩堪价 矩覆境伙估努横构崖伙估桶梅子抚移价颈香亦柏孔浊
世

境隘经托划主 右内蹕转廖争口隔丽拦疆~ 恼妹继微为柏域买令劣移折贼~ 移棺
展 窗移齐迹 编画忡宇拦天世伙估伐丽苍巧景撒萄 中仓域堪相努横萌牌陵烟庇移发插
弃香仑巍西亦匹写伙估移鼎佑 况价服域萌奥匹衰世丽陵 吃举萄溉梅 °劫境邂杖于减世
中仓屋忙尤售亦燃燃墙吃举况乞 摄臭 苟移 傻喃发佐悬香妒巨世曾她移伤赔力柏形
菜移暇诚于悔~ 臭毒香章挤移章凉诚 仿境制商于勉 伙伪鸽悚金陵悴跌继微且阿谴忧
弯厢乳移踵辛崖朽凉讲后踵景撒世隘洗齐迹移性瑞境仅小移跣泰世撤畔园尬移蹄割 齐迹
萄作境武妻板栈朽凉讲练忡徙颖移构儡巢伙剔僵 饶隘0 蹄割移尺杈蔽跌窗总妥移价售世
旦齐迹火匿蔽跌傀岩 萌傀岩座保丽修柏隘洗齐迹姑遏移乱跌右域于中世

丽码运 迂买满岩逾遇移价巷柏谈瘫朽发志肢移令劣世剑仅武仓拧估渎障丽作箱顺移

右域 伙运狼衰坚 巢齐迹移持梅脾议飘唐输衰中使总墙滩尤 隘使滩尤间长巷咎 窗探唐世朽谅讲缴叛贿匿 咎堪相喃相姆命运枚衰伙移挡者 画命伪时暑相姆命移呼二缴劳启拔军屋忙移价忡作 摄浊构境奴跃撑移持梅乱曾且避杖喃滩尤世价售努增于命 毒插舔胶移呱巨逻巷作弦...挑主 堆相屋世吵储但移曾她悚努忠蹒 ㄣ 长句弦危 择萄篡勋 动蹒呻共竟距世 窗境尤梦主胞缕衰中似骡寓砧 画命隙写蹒作妹叫世

作蹒劝忡字 谈瘫朽发志肢侄疵巷罄野横 獠匿各梅仓过束佳洗墙忡字撞遇 边香丽要境墙方椅衰 六喃要慌要训世伙损蹒要廊蛮笃湖马移兄区` 隘柏之价稀箱移仁` 馈颇移晰写廖腕束滩狗钢伙产扼移且美周伙翁胃移矮火渊创衰世保买堪相移观观 伙浇怀返渐误悚契冥挤冠堪 苟橘仄之浆巢契冥挤冠堪整人况细矮寓跃谈 小命横境宛忌中之构械赦晰城衰世孔欲隘0 跌渐悚丽努狗钢 颈事伙返渐误悚跃谈于勉境跃跃香搪梅移持梅塞墙喃遂代世

伙移隘磅边境构麾喃墙瑞为飘丽周雷 伙含柏承暖抖境作增为撩野什罢世 窗虹尬作揭膛 画命令劣择伙移武九景撒萄作免剑帅吵蠢凡白移掌蹒世斜主横移 匿巷柏睡承移桅棺构森衰世画萌 仁托境隘构采咎衰否中九杂咎世令劣移边隔溉运尘 呱巨逻巷境余价胞勉后赔衰举况运柏翠妈 档丽孔运柏乔叮掣剔谈瘫朽发志肢侄疵移慈毒喃魁迈贿买移边世呱巨逻撞剑 孔欲令劣隔梅野籍移工乔喃浇灯 板巷吵伪赦整人伙伍妻承悚努移乏跃 窗名 伙慢柏巢妹驮驯驼 境丽认移矮火喃茂我为胞世伙可集要廊移巍颇 崖小估权匹, 伪踪运移桎贿世伙帅北粒士堪相铛相姆命移冰肚 铛盼毒乳瘫运孀移具寓境齐迹斧莱孀 各境宛忌胞勉违逊盼毒乳瘫 迫容墙运堪相要廊律总误悚而睡相堪移妹椰世跌柏令劣最品蹒 颈巷帅而运 堪相喃相姆命飘境增响笃唱世桶命 毒插舔胶侄疵桎圈 蹒令劣总笃伙估移胞 总笃持梅移举作价售移胞 损蹒境总妻齐迹崖掌 窗 损蹒伙要廊柏, 捍亮相堪移价 码谬跪喃君亮崖掌 : 主移椰宛 证丽柏堪相移愚扎 伙丽仿律迂姑吁持搪梅移塞墙隔律迂姑吁颈扑喻移矮啻·世

令劣妹扣姑讨 展意悚束滩匿怨 含蠢妹囿妹听世价估恼惮挡机伙世中使轻价赦启衰隙横 亦巷柏颈使中兵妻勉伐令劣颈香响努齐迹移滩尤 域买伙移轻踪 令劣移迹君贿悬悚伪壮尺世侄疵慷妈衰录猜世总伙响努 窗啻伦靴教伙彩巢伙冰措努箭电移夷奉构 伙溉梅赔纠忧蹒世

烫戈恼惮佣韵衰奴跃撑 灰踪ㄣ 于埋野世境谈瘫朽发志肢侄疵杀随旨采移拿寓香 伙移跃 痛雨ㄣ 萄估创妇济北名掌世饶朽谅讲亦梅创妇世呱巨逻移挑主 尔境屋涌商堆喃夷香移况伙括碾跌墙 窗中杂隔灯剑佣伦尤 蹒伙估勉息呢九赋顺喃彼增 靠唐持梅跃痛价悴2 境24左构于减练忡跃跃香世令劣挑主乞蹒买溉匠滩阉枝雾补移价淤丽皂逮墙斜吓衰模拟世车妥吃举齐迹移发插弃香仑价亦境恐协差子移构儡震携练忡世吵扬 恐协溉梅伙估8 承移颈言孔抖世中荣荣奴跃撑移弋衷怪究境雾他萄牌陵烟庇于勉雨重伙估 掘采衰伙估持梅移遂痰 孔滩巨壤飘朽持运 矩覆掘采衰伙估移赏痰世持伪伙估移妹妥服飘束伪推撼刀寺移 煎 境荣帽乞扑扯墙浩吁世

贞画 窗梅制使4 麓忠蹒巢吃举齐迹择萄瘦热齐迹移价妆伪膝副择萄机虐于副 口赦伙揭膛衰世 窗要廊丽圆洛桎北 恼妥齐迹萄亦蹒买隘仓副若陵仅浸惊世含梅中努兵使雨 ㄣ 谈瘫朽发志肢侄疵令劣移茂 纸 赦授写稽盎世况伙价力赦典车雾补扰若 臭毒香章挤乱曾章谅诚亦境况剿` 境齐迹姑遏移总妻 伙戏子所衰中增左禁世工避萌丽迂吓若移价含梅中使 诧香朽侄疵香妒巨世贞画伙梅睡砖蹲台俭巨任移朽谅讲 慌憔椰使赦伙向伤移仁托 口制互溉梅吃举齐迹火匿世饶柏毒插舔胶移呱巨逻拉憔伙 溉梅惧躬肋18九梁于勉要廊境延卖诧赦踝蓝移仁托 刑尬妈伊世伙浊构伪班滩反梅塞墙移茂呼佣囚隘使丽彭移

侄疵世隘中撞斥悚努衰换棍慈脾议移景撒 香妒巨呼主梅什躅移墙代赦务妆溉晰 伙獠甚萌妹如墙掌躅务刑腰欲世伙移暴价掀侮森作 悚抖墙局络隘0 务刑柏伪堪相移呼二免剑移 撤畔跃跃香移滩悄 遗礼堪相移务刑翁仅爵填世吵愚移侄疵赦援努砖勿主移乱曾喃妹乱 曾脱拦移尝曾滩徽乞 赦务妆梅茂 桶命赦搁纽仅〰巨聊胶世

詫香朽侄疵香妒巨疲豫怜如协 枝切匿 丽姆藹枚 苍巧我抖择嫌辉世境伙矮火移兼 狗退踪喃达蹄移渴炙淹清乞 境滩巨壤飘朽羈主颈伦价保唤移躬阉香 香妒巨柑悚颈事蹲 价圆洛 柑悚颈事梅杀 抚世悴2 损蹦 伙兵微吃举衰齐迹火匿世萌境羨中洗 总伙竟努 堪相〰写叙 | 移构儡 巷切陵吁码要廊移长便傀掠堪相世拧估境隘香竟努 伙境羨仄洗齐 迹火匿构动束震携世伙伐溉梅暖抖吁误悚蓝侦厘院择九价劣稻世 侦努横移构儡 伙斜吓 衰 赦跌渐暇快 侦移构儡 伙各淤束慌踪墙暇快衰世伙柏盞荣乞移茫 四中移姿雕柏伙 蠹妮处撒隘事鸽构麾世

专

俭巨任移朽谅讲克堪相且相姆命仅1168形3梁徒隐城延卖詫移构儡 挖后看要廊崖 暑滑崖挑姆份报衰世瘫动移柏 伙先赶右迭衰吃举令劣齐迹移兵侦屋忙马西 弧享躬尤 臭 苟移 傻且候伐鸽香妒巨世朽谅讲伪买 隘兵价作域买雾补扰若萌妹圆陵梭 伐浊丽 几吃举畜匿火匿世饶隘柏乔马移迈者世 傻喃香妒巨蹦买 窗丽吵蠹惹跪伙估境齐迹乞 移保码 持伪雀板作挡剔伙估 隘洗暇陵伙估含丽陵柏巢挡剔斧雀衰萌廖世令劣赦教于命 伙估缴劳举臭毒香章挤乱曾中野重息 飘 免否中洗己辟世延卖詫移风剩帕混崖朽谅讲 悲惶丽狗 毒插舔胶移呱巨遛束滩可劫伙估世 傻中灯移座保境延卖詫虹尬档山枝尘拦世 努 窗弦屋忙移况伙价隐城构 中剪飘作创妇巷致世丽蠹蹕伙梅森作吁后看要廊丽境移构 儡后矮衰任事 持伪伙估贿匿陪面野横世境 窗推陡移中兵妻于减 肆糊墙运柏沟欺乱来 伙估跌棺敷 窗世

饶柏 朽谅讲移烫戈涵伙估8 承移档买现靠世伙努跃跃香廖腕梅18九梁 崖齐迹移 地跳廖腕欠买现曲 持伪伙推陡延卖詫命免移羨中似仁巷柏巢 傻喃伙移制九冬迹萄授写 稽盍世砖仅掷悲绸朽欣野仁 伙溉梅冰措发佐悬香妒巨 萌柏乔岩墙稽跪伙世臭毒香章挤 乱曾陪面雾城要廊移曾厄 饶梅侦相屁滩尤重吁靴教伙 伙移曾余就孔踝补中言巢伙仗衰 剑横世伙赦束 °械墙冰措境陡佳 媾移填 吵夷奉世填 吵夷奉柏这桥价境跃跃香幸为忠 缴移羨中德夷奉 中微梅媾瘫舔巨履杖移拦售帕侮境隘香 赦冰措境隘香移章谅诚择车丽 作姆，吓世

浊构 窗腌仅跳悚中剪帅境文旋于乞 要廊吵伪暇挑吁妆睡来弯移暑徙座保 萌丽 悴中窄筹勉4 命衰世饶柏 砖仅伙长妆 侦 匹为过踪移〰裳 持伪伙铛跃跃香移帕混窗 今〰练 依互丽爬沾名滩托致梅妥妹北驮世奴跃撑移托划已况乔马 价估崖为九刀妻移假 降喃豁恶隔躬悼皂杀 伙估响努衰丽巧伦价攻娜移烫戈 桶命口姑梭溢乘墙悚箱令劣侄疵 移齐迹伪姑遏唐腌世束2 齐迹剩寓择暑尾畜 瑞王 境奴跃撑帕混已况柏妹风剩弋衰价于 乞 托致廖腕后带努钢伪疫瑕移继微 廉移含柏中九王枣萌廖世轭劲移柏 旁倚隘九王枣 移价浇柏 窗移减忙慢而〰〰湿瘫巨乱曾德奄移曾她媾妥p姣卖巨 Odo Quarrel 世

朽谅讲境1166形绍功洗推陡跃跃香幸移构儡 〰伐于乞巷梅媾妥世媾妥依互伐梵挡 者渎障境跃跃香幸尖履 口翠律铛梏吊估中野境幸为恶兵形 窄努伙估罄绳衣铛世伐滩巨 壤飘朽移施雇乞吵箱 媾妥柏持梅价乞桶霉移中九

他处理民事的时候既缺乏教养，也不够谨慎，却非常贪婪，所以想尽办法采

用各种能勒索钱财的手段。他不通过德行或忠诚来评价友谊，而只是通过他希望收受的礼金的价值。

1168形妈火议移构儡 媾妥浇境奴跃撑买剑贿免创妇世撤睡运伙隔蔽跌恶原形 饶柏相姆命承蹕伙板瑞练忡 掠零谈瘫朽发志肢移令劣隐城跃 痛世相姆命蹦买 举况巢要廊移养怖中窄冰措境长限 隔丽孔零伙城暖亨 几零伙1000声驯模伪敢向伙丽几隐城跃 跃香移傀轻世帅而延卖诧杂胞境公停 饶柏媾妥移创妇座保忧弯船抵世敦滩巨壤飘朽躬阍 隘乱跌柏域买媾妥杀后看衰中九奥匹晰写移子杂怀 浊构浇境崖奴跃撑 吝乞跌铭鉴烟庇勉息延卖朽外移誓含恰绪 伪浊左酬中羁世吵伪承距 隘经免滩丽作蹕伙误悚奴跃撑帕混移圆疲世武妻栅为 媾妥移制呼履企喃中弩弋衷价境餐 香后矮衰本涅仁似 隘棉柏中增左 亮 桶命猎吕买妹天桎匿世媾妥悚箱浊仁命 缴劳启距异暑尤 ④畜伦伙靴教吃举况乞移弋衷价世异暑尤旁剑衷掌躅 口域买情批长妆 侦移媾妥移恤嘘北 丽托护墙呻抖衰世异暑尤剑看境价荣胞勉 顺剑要廊移抖堵 口搏横中齿篷声移暂剔 混余跌伙主吸世妨归`乡命 奴跃撑廖腕赦桎混斥劫衰世菜选踪浩萌妈矮 杀选踪丽机焕剑世价估能能选用 俭巨任移朽谅讲廖腕呻时暑相姆命尘宫 伙廖腕棺浩衰形阍移堪相 蹄割姿向相侦伙尺看隘仓于命 巷作捷弋衷价重采 蹕滩堪价喃插丰价瞻剩弋衷价移遂代 媾妥┘姣卖巨浊贿移章浇俱畜柏捷 窗移养怖伐这桥徒返横 隘毋浊价巷蠢举苟橘仄之移须裁嫁必朽外乐拦宫` 必朽外乐浊构柏中九14幕移封寓世

佬努浊构 媾妥廖腕溉梅妥巧几洗隐城跃跃香移想承衰 束转梅任事睡砖世仁尺为伙柏品蠢火笃练忡隘香飘柏麓 世伙恶境履香 鹿鹤丽剑 慧扮墙翁恶仁愁后带世呻构奴跃撑移价荣重努 吝 恰码衰7计匹诚水奔誓 牌陵烟庇 勉息冰措谈瘫朽发志肢侄疵移箭电世推陡箭电于命 伙估阍橡运梦总墙帕混举要廊周保 画命中野咎夷奉隙后 跌渐缴叛首暇侄疵世伙估移努横蹕总墙尔凸断挑丽吉世域买暴价价服柏廊杂移服僭 持伪尔凸授`衰 仗剑衷埃白世

谈瘫朽发志肢移令劣伐横溉梅域蕩枚挖核萌默呼 口陪面掀侮衰森作世隐城奴跃撑构伙移 跌承滩柏糊傀媾妥┘姣卖巨移景撒 已况柏傀轻敦运媾妥跌弦城滩堪移康 遂岬世伙启横中侦冠轻价 蹕伙巢媾妥少乞移驯骑睁尸且舅苟航舷剿中九尘望移爬又 画命巢隘仓痰嗅傀寥境尖军移墙杂世` 命 令劣主伦巢弋梭闭预桎混移媾妥伐相屋间绝努像策吝移杰奉太世饶柏奴跃撑价揭膛衰世伙估隔丽尘军窗储隘侦伙估震携移...赢` 淆网伙境夷香移武仓墙杂恼箱呼` 伙估移惺礼吵蠢梅兼剩睡砖 伙梅吵蠢铛俭巨任移朽谅讲带忡述务 码隘侦 掉移埃悔买仗枝翼籍世异混移...赢窄斜胞距令劣 跌渐仗剑媾妥 蹕伙估崖媾妥权匹扰若世侄疵梅持皂逮 口丽最揭膛世

媾妥┘姣卖巨柏九丽蹲价圆洛移价 亦恼折贼世伙移折贼丽仿俱要廊僵吸衰 伙移呻令劣桶随推陡跃跃香中仁亦举小丽束当肚世饶柏 媾妥丽迂损吓勉胞翁恶伙移畜隆世伙赦?吁赏梦 腥境 蛮为牙赋 价估丽机咎伙授吁篷寓世伙推陡夷鹤移构儡 梅中呼丽箱柏掷逾但区隔柏中构切匿移异混 采为勉吁 巢中捷鸽鸽移涵课剥旅隙媾妥移衡寓` 命剥觉视剥剧 伪赔纠桶命移拉憔喃谐跪世桎混` 命切咎吓展荀 弦笃抛愉 中韵韵墙劲咎伙姑吁矮畜便恰移长便 米主伙移姓9 巢姓9 撩境歉巩为 境军夷牙贿世桶命 伙估捷姓9 挣隙冠冬主渊顺世命横梅价捷姓9 伐主渊顺向剑 绕岩墙头谄衰世

媾妥于浩丽柏腌腰 萌柏忡宇世洗来板栈 境鼠冈畔咎奴跃撑夷移构儡 夷香廖腕溉梅火笃移滩堪价衰世

专

障境延卖詫移俭巨任移朽凉讲忡宇抖辈努 要廊胞崖移丽几柏希风慈移桎亮 萌柏陪面谓忘移名掌隆匿世涯妻飘梅推陡 飘移储俱 伙估弦横移烫戈鉴横鉴廉世君凸廖腕反... 衰苟陶契 隘柏斥劫笃延卖詫覆奴跃撑顺铸移括碾跌墙世伙估泼振衰滞烟墙厄 窄覆~巨聊胶世伙估暂挡填 吵夷奉 更剑衰詫香朽移香妒巨世剪滩叔乱曾冠忡局弃景撒伙估 伙而阵移况伙曾作价她悴尬亦作雨~ 伙世努穿勉买浅 隔溉梅晰努抖妹劣棉塞后矮仁吕移烫戈 饶柏桶随境箭电移仁似班弯爬沾墙赔枚 君亮移括王梅吵蠢境悴跌移构儡甫陵烟庇世

窗移羨中名律巷柏匿售中景凸鼎 梯奴跃撑隙后世伙箱顺恼妥凸价移惩辱微柏充悚 惺礼移世萌失瘫胶王帽ff 随移佳延羨帕侮墙崖弋衷价溉梅瘫动移子抚 乱匿旁倚2临价举弋衷价保括世梅隘毋中景母悲北驮窗十 做欠梅吵蠢忠缴中景矮北凸世饶柏 凸仁贿匿梅持斧雀世15幕移堪相免剑衰羨中洗梅躬阐移暑滑当8 忠躅斧雀括什 努枣造隆贿覆崖廊杂梅劣移构儡几贿匿~ 隘8 纠伙梵横移滑堪于棍恼拦麓 世浊构 境篡格移暑滑矮照乞胞乡桶乔马叙森移朽凉讲皂逮衰世伙柏品律迂斜吓滩堪楷吊移忠躅 铛堪相喃时暑相姆命中野 恶境淹清缔勉肤怜且要廊移矮音几洗吓努宛蛋移延卖詫 隔柏运 伙律迂斜吓屋夷乱而尖课巨悬 Ansald 移忠躅 练忡 飘 吁顾障移奉太脱腊推掌 画命举宛忌喃盼毒乳瘫作周

孔欲朽凉讲箱顺境措移臭 苟移 傻廖腕脱腊衰驱崖要廊移桅棺贿匿 择车梅十仅伙主刑机世 傻伪尖课巨悬移匍挑必朽外丰 Constantine 买乞麾价 阍橡墙呻屋乞移楷吊向悚衰蔑肚 匙运伙估写佛世铛勉兵侦齐迹萄中毋 伙移蹄割亦恼老又 境武妻板栈境相屋移羨中顺鹤喃羨仄顺鹤于麾移墙杂巢朽凉讲棺浩 朽凉讲境浊妆溉梅妥巧要拧鼓受移缔麾世

窗吉构墙悚努衰旁馆 做恶境履乞世饶柏 伙丽添胞戏子买伙移暴价旁倚衰中九糊剌束礼移储呆 窗廖箱查衰齐迹世孔欲伙估承火音 巷迂陪面馈向贿匿世伙估隆淹子屋夷乱而尖课巨悬浇矮禁 恶境屋忙为帐移侮少香 蹿匍挑必朽外丰而睡相屋世必朽外丰缴叛启拔相屋受她 音伙估勉息夷异呢妆 音员持梅帕混蔑周野横龛浅 窗旬弦相屁遂尸雾采世必朽外丰柏品章移窗储 窗作弦相屁遂尸雾采柏充悚惺礼移 饶伙移音员野努衰丽魁移保码世奴跃撑移羨中位探唐努横于命 延卖詫移冲娜托致巷廖腕 煌 萌 傻移伤睡价巢小斧悚档 世夺符悔喃星插霉价飘呻毋牒梭咎要廊蹲台移妙横萄探伊 萌赋姓廷帆移中佛佛邪价廖腕买斜主横移升斗火匿免子衰创妇世受她月弃衰烫戈于命 夷乞帕混能撑野剥勋 切咎赋姓 恼惮巷 堆衰 窗移少颖世

亮移雕造劝剑看移构儡 巷梅丽巧朽凉讲移雨~ 苟勉横傀掠 窗世伙估卒最墙弃鼓口溉梅弋梭处撒推掌世妙胞移价荣奥匹中仓 窗移叙|巷妥剑中剩世鼓尔杂竟距价荣乞各剑看衰相屋受她乞移丛 挑 悲矮慧扮世鼓尔杂移价服障障巧仅隙暂杂 择车赶妇亦恼廉 丽吵蠢伐赦马马 堆移少颖乞编堆萌吁世隘德少颖柏延卖詫妹乱曾移侮妆 丽妮处堡 , 伪推患堆暂世饶小梅0 伙协 颈巷柏梅中模盆缚移左铸窄斜举乱曾德奄窗难世崖仅膛梭乞移朽凉讲中杂横运 隘模左铸雨囿中每更音维试世伙估碟中仓 她涌命 陪面滞左铸昧雪 缕陵曾奄 横努驴泄世伙估腌仅蠢境驴泄弃鼓 束转孔促 伙估处撒移构麾吵伪几鸽中仓世

境泼振望九夷异移军胞 亮于乞 臭 苟移 傻喃发佐悬香妒巨阍枝墙马误要砖 几洗拦买君亮苟移 ...世伙估启横相屁移呆挑 蹿呆挑境妹乱曾少颖妙胞哪呆 萌溉梅抖辈努朽凉讲廖腕雾采移桎混隔境监朗妹鹤世哪呆柏中洗膛孝移贿匿世响努呆如移价含作承努中似仁 颈巷柏堪相景撒君亮苟世廖腕境赋为移价误悚衰杀移甲托 獠托僭奥世总构隔恶

境履香移价靠弯丽箱顺要廊律迂弩迦 响努呆如命亦重肤剑鹤为赋衰世浊构 梅价 亦车巷柏 傻棉价 承野横颈模左顺 丽柏巢小承保旷补堆暂移雾铁于铸 萌柏承保伐命胞献写相屋移顺铸世价荣缴劳切咎乱曾德奄世朽凉讲移价廖腕骡为衰持梅写吝 饶柏隙暂苟捞横殖试 境丽争命瑞疗衰妹天梳鹤世价估切隙乱曾德奄 剔雪衰制九辟堵龛搬伙估移卒最勋她世伙估溉梅承努驴泄 口靠陵左顺搪写相屋世

望德乱曾德奄赦价澈升悚当当则则于命 桎混...赢挖枚积朽凉讲雾努衰促妆世伙估铁城驴泄世饶柏 驴泄移泄汨桑掏萌盆缚 尔受苟买傀啻萌娜北括本世制九蛛寓妹移价息为切 丽争巷弦笃狗长 贾雾城世隘构 隙暂悚伪格兑世梅仓价挡者巢望九契泄甫敷 况伙价力蹦买桶子码暂夷森汪崖伟隘毋移篷遗忠翌世隔梅价挡者粒士小移墙夺世伙估中窄什努妻 世隘妻后矮移仁廖腕妮妥衰世价估陡拦冬辈 束转码任事杂滩暂挡 飘跌努枚妻几运世

饶柏臭 苟移 傻鉴横鉴电象世伙箱顺 隘德忠翌恼处堡 涵持梅堆暂苟承造移档处堡世朽凉讲喃伙移楷吊估吵伪伐相屋误悚腿准世悚努腿准于命 伙估巷吵伪阉橡墙处撒中商矩覆档鸽移构麾 运丽尬努颈构桎混移甲托巷烫月衰世堪相亦柏中九麓 伙赔看剑伦价抖承丽努移肆纰百愁 蹿伙估暇要廊 剑屋 胞崖西混 呆启混余暇主济坠 呢要城履世侦范绳堡移 傻子丽山枝挖蹿堪相挡烫衰隘九承滩世隘九硬封境夷乞中孔条息墙吓洛陷 中杯混余悚箱伙呻托 窗 君亮苟持悚努移景撒巷作陪面利性世

持伪 傻中杂刑尬呻 窗述务 灯俱苟弦笃模拟勉息契泄世模拟孔主 朽凉讲喃护抖雨 伙移呻 巢砖跃跃香移匹诚水奔誓零息延卖朽外 况伙价吵伪丽吓龛搬墙隐城滩堪 景撒伙移跃跃香价丽作吓努探妈 矮啻喃遂代壁悚努傀掠 伙启拔移颈仓屠俩凸吵伪要护自舌买堪相梦区 择要砖练忡跃跃香相堪世伪为模拟梅睡殉悬p弓巨 且 著伙乱曾胁 且课诚这乱曾苟绸仑巨悬喃 傻棉价保买掷傀世境总构移托划主 隘仓模拟廖腕欠买屿尚妹驮衰世朽凉讲斜吓衰世

斜主横移仁含匆主帅惮巢 窗喃伙移楷吊零剑跃跃香世妇子中计周雷移誓 几码望妨赶阐道痰喃腿准世洗来为厚 创妇尘淆世买衰预再剑看抖妙 朽凉讲中贿境 飘于妙中消铃练移墙杂秩誓 侦范境伍妻谈伤澜 Mondello 移颜厄世饶巷境誓誉劝跌野魂于构籍姓为佣剑中齿土黎如世延卖诧乱曾德奄移曾她估承努 伙估隔溉梅伐朽凉讲颈香误悚阿吁妹乱曾于侦移期似世孔欲苍巧隘毋移期似 伙估巷束滩震了主中但妹乱曾世朽凉讲总构移悲托虹尬丽子 持伪野功揭膛剑冷迂期似世总伙响努境增移价境缘缘细过任事 竟努伙估挑撒俭勋 伙挖枚积伙估孔促睡踝要廊移揭膛于了^ ^ 隘伤赔伙承绕岩隐城跃跃香 几洗文旋榔北世 命 伙腌仅呻抖忡冷期似 吵蠢伙章移展意梅价作蹦买伙巢境武仓托划主几洗锅为隘症塞墙 锅为隘症伙浆章辱墙买于梦区口吓努孔浊葡降崖恶移塞墙世

吵愚移朽凉讲 伙几洗锅为跃跃香移构麾于惮 金剑伙移8 承世伙移水奔誓 剑 吝命 口赦后看尘军丽雷仅触烟 覆仅况乞移右域柏丽柏动价移谊抖粒土拧估束伐悚箱世饶努誓含推陡劣发契 Licata 亦巷柏息跃及杂采努幸幔中原铸继移构儡 誓廖腕束滩几触贿衰世劣发契移帕混惺梅冠忡移暴抖 伙估欠丽托护墙典车朽凉讲秩fl 饶柏伙恶移构麾丽悚金陵3妻世构麾隘事篡 撞梭傻妈誓誉柏丽吵蠢移世朽凉讲要廊剑驼 伐 香移甲颈仑园价挑乞京衰模誓 桶腌推陡衰填墙世

境练忡滩堪移兵形香 俭巨任移朽凉讲低俘己韵衰中阱寓移饱短评际世境津灌移丹妹相堪于中移跃跃香相堪 伙误悚衰之偷喃曾作移桶 蓝侦 伐中伎录储悔拦买中侦妹乱曾 酿悚衰中仓价移工马 吓努衰车妥价移台我 择车 隔误悚衰相姆命移疲世伙导努衰恼妥 冰仅榔北喃狠码榔北 冰仅暑徙而睡移汕棍 冰仅惩辱且吊迷喃慧扮世饶伙溉梅导作

但促冰仅跃跃香移仁托世伙伐横飘溉梅忱拖 巷者丽柏境矮浩冰姓 堪履移北驮亦借酪仅
傀撒培腰 萌堪履矮横砖呢经兹股脱拦 枝仅剩赴 持伪悴2 伐为姓息主权匹培腰世域买
伙丽衰踝隘中瑞 持伪伙姑遏衰世桶命伙抖妙墙且丽砖要乱墙停俱暴价蔑周衰野横 隘乐
淤溉梅利巧伙移姑遏世

吵伪运伙隆淹丽子 择车隘溉运魁 伙努跃跃香移构儡 跃跃香妆仅这桥价努横于命
桶燥亮移中消构械 伙移呻侍估六抵萌聒 伙要廊悴画作买浊萌顿努遇妇 伙形胆阉
腕 丽钢~ 吵动惧衰 伙 画练忡移构儡隔含梅20幕剑姓世丽陵境桶命 彭隆嫁纣咎
伙授吁衰中乐熬熬移您署世孔欲总构誓鸽震携剑烟息乏采萌丽柏息跃采 劣码窄斜牌陵烟
庇移铸脚萌丽柏腕陵瘫插弓布隘模档鸽移铸脚 颈隘模誓巷丽作兑境劣发契 萌柏奴跃撑
世孔欲兑境奴跃撑 俭巨任移朽谅讲移跃跃香于李择车作梅中九尘军丽呻口档匹丽彭移腰
希世

专

（侍朽谅讲勉息跃跃香移37侦滩堪价于乞 含梅2侦境伙练忡构隔火笃世况乞中侦呼
听苟橘 伙 梅导辈且博娜且逍霉· 隘柏拧估移暖仁羨中洗亦柏桶命中洗旁努伙世否中侦
柏弃叔矗移恭悚 Peter of Blois 伙柏颈九构伤桶橘剑移导荀于中世恭悚境堵巨导产
衰价期绑导 境延 导产衰纣导 境友澜布仑导产衰滩悄世隐城滩堪命丽争 析移苟朽
悬灯伙吁跃跃香 喃聊巨移渺巨雍中野曾嵌形阉移堪相世隘九蓝侦虹尬怎后衰屋忙乞武
仓价移密孙于托 伙移暴价中窄承捷伙重采 兵洗买伙旁倚苟课这乱曾于侦 中洗旁倚颈
丽卖朽妹乱曾于侦 口飘赦伙揭膛衰世伙班弯爬沾要廊移马跌慈 口条丽遣害 亦束驭悲
世贞画期价丽几以梅勉兵但堪相构械移庐 墙侦 饶柏涵野呻构械移况伙津灌屋忙 导辈
境延卖詫档吓工马世伙丽承练忡世

1168形妒妻移仁似智吕衰中剪世叙森横乡构 恭悚彭隆墙取禁境待 妆仅课诚这移
苟绸仑巨悬移肆悲畔术主世伙必妈于命 堪相咎伙踝首 露持梅滩堪价移音伦丽雷码仅
伙 返伙碟主横世恭悚挪抖练忡 中孔伙于勉挪抖碟主世伙命横境凶腿养怖移享储乞运要
廊 丽作买红驯且损这择城探持匿·世朽谅讲移桶命40呼楷吊壮为中计甲颈仑誓含 巢剑
后隐城滩堪 恭悚处撒跌早亟隘计誓世丽争命 伙巷域买嗅己履亨叔矗巨溯逝 饷炸题移
修饶 萌丽码圈评煦移跃跃香调请餐萌 冲世丹埋形命 菜楷吊睡殉悬r弓巨 岛横享储
赔纠承几作杰吊 恭悚移城储乞梅伪主减山

西西里用她的空气将我们拖垮，还用她人民的怨恨把我们拖垮，所以对我而言，它似乎是讨厌的、不宜居的。她的湿热气候将她的厌恶施加到我身上，正如不断传播的有毒氛围一般；她通过这种巨大的力量，将我们不加防备的人民都置于危险的境地。我想问：有谁可以安全地生活在这样的~~其他的苦难姑且不论~~高大的山脉不断喷出地狱般的火焰和恶臭的硫黄的地方？这里毋庸置疑是地狱的门扉‘‘待在这里的人会掉入大地，落进撒旦的地盘。

你的人民的饮食很粗陋，因为他们食用许多的芹菜和茴香，以致绝大多数营养都来自它们。这使他们的身体趋于腐败，严重者会生病甚至死亡。

对于这一点，我要补充一下，正如科学书籍提到过的，所有的岛屿的居民都不值得信任，西西里岛的居民都是虚假的朋友，私底下又是靠不住的背信者‘‘

敬爱的神父，我不会回西西里你那儿去。英格兰会爱护我这位老人，也会爱护你这位年轻人。⑥你啊，速速远离这块群山环绕、魔鬼般的土地，回到你家乡

的甜美空气中吧‘ ‘ 神父，逃离这些喷火的山，用疑惑的态度看看埃特纳的土地，以免你自己因这地狱般的地区而死。

内柏俭巨任移朽谅讲喃伙丽托护移佛侍剑后吁填墙 画命柏弃叔蠢移恭悚中贿壮誓城履世竿竟誓誉烫姑境墙录脚为 相姆命盼毒乳瘫移悲托律迂随互膛梭世孀捷持梅都演飘措境隘仓滩堪价长为 口都阴衰世孀长限柏含梅15幕移具寓宛忌 孀移时暑构麾含勿主3形世饶柏 孀移暑滑如梭喃顺悬呼踱廖腕涡衰世保买息枢给很移桶命中侦吵愚移救受苟 。 跃 痛嫁价·浊构条丽展意亦丽慌憔世孀含柏赦价惹碾衰世

孀矩覆丽蠢几震携要廊移4 麓衰世3九乱跌移拔培 邂杖且曾作喃相屋军飘吓妮衰孀移仲梏子吊 壁刑悲丽蹕伙估中佛境仁区乞梅运边移缔麾世总孀后看乍廖寥境中九要拧轮缴且要拧但畜移仲国蹕作构 孀巷几亦溉蠢伐花畜移化扣乞慷妈陵横世隘九蹕作蔑周衰伪为3九荣便 萌隘境兵形勉柏丽吵承造移世邂杖中杂移伤赔柏陀香朽移香妒巨且羨中侦吃匹奴跃撑君亮移硬疵橘插娄移苟橘 Roger of Geraci 世曾作杂胞移伤赔梅 课诫这妹乱曾苟绸仑巨悬且 著伙乱曾胁 且吗插吞乱曾睡殉悬_p弓巨 且臭毒香章挤乱曾章谅诫 廖赦首暇 伪吉聊巨移渺巨瘫世萌相屋移劣稻力悚努衰发佐悬香妒巨且臭 苟移 傻移糊蹦世谈瘫朽发志肢移令劣境篡构麾减匹写陵隘九蹕作 伙伪溉悴跌移斐增 伐奴跃撑弦24计誓隐城 隘淤束礼麓柏承掘花畜移蜜劣欲尺世伙隘磅潭潭悚抖移愁微獠愉衰持梅价世丽陵令劣亦柏盼毒乳瘫喃蹕作于麾蹲转移中九麓 世令劣移呼寡溉梅境斜主横移期似乞剑看陵 隘运枚伙丽争巷撑衰守孩移驼遂 桶命隐城跃 痛世

相姆命履杖乞含勿主中价差恶妆睡世境蹕作移羨中洗冠唐乞 梅中力刑尬灰暇毒插舔胶移呱巨逻移务刑世伙且伙移孱寓喃伙移具寓尖悬香仑移逻巨瘫梧 Bertrand of Andri a 赦勾姿塞墙 饶伙估境相堪减移价长尖军悚努衰傀轻世伙估悴2 雨¹ 俭巨任移朽谅讲努填墙吁世跃跃香廉丽妥柏橡衰中吝淹 几洗城努砖要廊价而睡移百愁世

崖盼毒乳瘫萌踪 呱巨逻移吁蓝虹尬柏桶腌移荒降衰世孀举呱巨逻于麾浆梅陵剩浑饶柏呱巨逻崖朽谅讲欠买吊国 崖孀要廊亦柏中毋世浊构 砖孀保买呼二臂滑苟移暑徙露呱巨逻 孀口束北弩十世举浊呻构 望九相堪飘距努衰孀移束蠢买北 彩买浊洛洞 角世画萌 抛愉萌溢乘移盼毒乳瘫自舌轻枚要廊尘军丽雷周臂滑世境陵吁制九梁移仁似于命 孀棉吵伪哨向中仓曾躁世孔欲孀举蹕作周保 择车蠢政城中仓姑敷移恤嘘北世窗名 孀慢柏龛撰伙估世伙估柏朽谅讲移暴价 又柏隘中瑞 孀巷渎障丽作拦买伙估移梏吊世价估看境档匹惺礼 相姆命喃 窗于麾柏丽柏寥境陵武仓金鉴座保佛侍冰肚且仲拯冰肚移冰肚世

， 伪范储移柏 盼毒乳瘫依互隔惺笃朽谅讲武妻隐城跃跃香移想承世朽谅讲练忡命延卖陀妹乱曾于侦几洗缔苍世境靠弯移岩迹于命 曾她估桶腌怪贿撞尬衰聊巨移渺巨瘫世⑥伐盼毒乳瘫隘限横竟 隘0 但畜丽者士世渺巨瘫妥形掷但孀具寓移曾弊 伙溉梅苟绸仑巨悬颈事域悦尔杰 溉梅睡殉悬_p弓巨 颈事么泼 呼如亦溉梅章谅诫颈事廉世萌义伙档形阉 择车涵伪为持梅价飘形阉世饶柏 伙淆网丽柏朽谅讲世持伪盼毒乳瘫名崖隘0 但畜处撒蹦买孀移观观借杰柏桶周雷移价震 朽谅讲局弃暇快迂蓝侦含柏域买伙吓努衰蛋集世孀咎曾程零吁700稼呈⑦ 驯 返伙丽跌浇怀捐创渺巨瘫移总震世

育艳尘曾程隔丽妮 相姆命隔凶储腿军津灌羨仄吓工朋移曾作价她⁸ 壤瘫侄箭妹乱曾挤 朽_p逻册瘫 浊价浇境滩堪灰他世妹泉境5形于勉 挤 朽举诅堪堪相令劣仄之移什哦劝忡宇 兵价飘咎跃跃香崩渐景撒世堪相令劣蹦买跃跃香柏献境移乞伎苟 蠢蹕要廊

举曾程仑召帽妹向悚蔑肚世妹乱曾力蹦买要廊喃楷吊估吵伪境跃跃香崩渐径掠世¹ 笃构麾移斧绝 跃跃香价后看要廊移侦范鉴横鉴巾巴世伙估境托抚为档呻托逻册瘫世睡殉悬² 巨 腕弯举逻册瘫傀撒靠储 否中伙呻亨聊巨移渺巨瘫亦喃逻册瘫冰肚丽魁 曾作乞况伙妹妥服拦售亦柏中毋世萌 差各豪辱且编画亦拦买妹乱曾移俭巨任移朽凉讲 亦腕弯景撒逻册瘫移仁乍世饶境否中杂胞 臭 苟移 傻陪面撞剑 堪相令劣浇境买龛浅曾程当热减暑萌掌什 浇孔苟橘中之喃苟橘仄之桨免陵移 令劣浊构跌渐移恶音 境恼妥杂胞飘涵跃跃香相堪以吓衰制压形移恶音档腭喃世延卖詫移暑徙恼，码顺逸庄画移铸脚崖恶令劣堪相世

持伪妹履呻抖 桶子帅吵蠹墙崖隘增什转馈向赢挑杆跟移愁微世饶柏丽争于命 域买诅毒冥廖腕丽几尖军 跃跃香巷拦买灰他移妹乱曾移楷吊估桶疲吁移乞悲世域浊 总朽凉讲喃伙移佛侍赦 露构 悲托膛梭移时暑相姆命蹦买桶子腿逻册瘫凶储 返伙后攫恤嘘北捷伙估忱城横世隘似仁弋梭丽妹 饶挤 朽帅北吁免衰世丽争于命 伙孔浊城储腿盼毒乳瘫

虽然我们从未相见^⑧，‘我欠您一句感谢。我们衷心地感谢您对我们流亡在外的伙伴和亲戚，对这些基督那里的可怜人所提供的慷慨帮助。这些人从迫害他们的人那里逃到您的土地上，并在您的土地上获得安慰’。因此，作为感谢之情的第一批回报，我们动用影响力说服最虔诚的基督国王[路易七世]满足您的愿望。愿您知晓他满足了我们最亲爱的朋友西西里国王的请求。^⑨

境命中巍妹胁呻中构麾凶腿睡殉悬² 巨 移储乞 挤 朽运悚档窄斜世运尘聒依移抚逆边于命 伙斜笃运

我还想悄悄对您提一个请求，希望您答应我。那就是，我请您尽量配合国王和王太后，尽力召回贵族斯蒂芬¹⁰。这位选定的巴勒莫大主教。这—是因为现在还不好透露的原因，二是因为这样做可以让法国国王和整个法国永远感激您。^⑩

拎估吵伪班弯糊尬弓巨 溉梅崖伙移返渐免剑贿匿世孔欲挤 朽档衰踝跃跃香移暑希择车巷丽作孔浊跌渐衰世呻构 相姆命盼毒乳瘫随互洽朽徒香墙揭膛斜吓孀移仲储廖赦露移暑滑看尺 匹为朽凉讲境桶命中劳挖丽托护墙仗剑要廊移曾厄 持伪躏作档匹主尬刑悲 承帅惮震剑主中但延卖詫妹乱曾世躅作咎曾程灯剑中九俱培 零吁红痰伪抚逆板内移景撒 红痰移佃充 仅盼毒乳瘫承蹕曾程揭膛捐创萌零吁移驼遂世腕陵雷总移感菲 曾程晰主衰同杂移红驯 主陡衰浇怀靠箱世9梁28来 境堪相喃屋忙移距轻主 聊巨移渺巨瘫境延卖詫乱曾德奄纯填买妹乱曾世^⑪

境隘桶命移需间于命 盼毒乳瘫依互廖腕乘姑衰储悲世孀丽几免剑但促隙中测舔撒要廊榔宛移己辟世孀移呼寡自舌剑看境总构移婚胁择期享为 窄努宛忌仅1171形拦形世宛忌拦形命 盼毒乳瘫 雪衰 择车孀浊构悲香弦笃欠妹移首画世境矮啻移桌形 孀含碟主衰中德胆想忠翌 颈巷柏 布仑剪移填涩曾奄 小忠缴境1040形搜反徽巢凸亚滑¹² 布仑册朽剔遏星插霉价移墙杂世每敦佣运 布仑册朽桨境隘香傻忠衰中德夷奉 境夷奉移红搜奄香暇范衰中弹敦运剑要填铸匹棉价于挑移填涩兰世买衰档子墙傀寥隘中眼尸 盼毒乳瘫仅1174形境呻中墙瑞赦忠衰中德妹天搜反徽傻顺 !世^⑫ 饶护隘德杀傻顺 !持怎后移冲

钟 蠹碾您畔仰孀颈寻岗移俊矮世孀境1183形吁之 以形75幕世

饶孀几亦溉蠹距努朽谅讲世覆仅朽谅讲 溉梅跃跃香吹享躬阐伙桶命移暖仁 饶柏。
烟妙·移吹履旁巨移宛忌旁努衰

下一个夏天‘ ‘ 贵族斯蒂芬，这位西西里国王的首相，当选的巴勒莫大主教，是位英俊而有才干的年轻人，是贵族佩尔什伯爵罗斯鲁德的兄弟，因为西西里王国里王侯们的阴谋诡计，被他们从王国中驱逐。此事令国王和王太后颇为遗憾，国王时年尚幼，而王太后无力摆平这些麻烦。斯蒂芬历尽千辛万苦才逃脱敌人的圈套。但是他后来率领一小群人成功地在我们的王国登陆。

此后不久，他患了重病，去世了。他以荣耀之身葬于耶路撒冷，葬在主的圣殿的会规室里。

-
- ① 插₁叔聊仑施雇孀·借杰草乳 冈恕畔价 阉悼火潇· 口梵旁倚怎码移吹术世伙梅中棉施雇宛忌
仄之臂滑构械移谁保 期羁佚草 贞画铃伍仿梅中九之胆 口借杰柏冰仅迂构械移段创谁保世
丽陵 伙梅构儡作典车烁猩移承造斩穴伙移导棍慈世
 - ② 窄努19之胆乞械 延卖詫覆奴跃撑移铸划借杰恼廉 持伪李贿荀中言伐烟铸息横仅兵夷于麾世
 - ③ 滩巨壤飘朽躬阐移来械柏11梁15来 隘择车柏据凶荀移挑迈世距Chalandon, II, p.331n世课
诫这移荀绸仑巨悬如络浊仁后矮境填辽议勉命世
 - ④ 插丰过买stratiogotus世浇孔隘九呼寡持柑纠移 隘仓尤售伪息含轮范境相堪减躯弋衷过移墙
厄 饶柏命横亦轮范境况伙墙厄世况蓝遇恼，碍尬 域买小依互柏域墙萌忧移世境弋衷价反价
吝妹妥服移奴跃撑 异暑尤柏夷异移桶 尤售世
 - ⑤ 诅毒冥疲掠伙梅40妥形世恭悚拦衰挪仁鸽 内柏境延朽 Bath 画命境佳有世桶命伙境主
九之胆功吁之世
 - ⑥ 震了构移眉套溉梅悚努躬恋世画萌 滩巨壤飘朽旁吉渺巨瘫自损妹乱曾于侦构运·靠陵震了档巧
靠陵济北蛋集档妥·世持伪 桶土移百划亦柏梅吵蠹剑看移世
 - ⑦ 1稼呈周28.35册世^ ^ 辞荀演
 - ⑧ 况尺 择车挤 朽班穹衰踝盼毒乳瘫移履杖世夺棉吵伪虹尬伙形阉构怨尺移佛侍香洽巨₁悬₁诫
毒巨 Richer de Laigle 柏孀涩仲颈限移仲拯世
 - ⑨ Letter 192.
 - ⑩ Letter 150.
 - ⑪ 悚箱浊仁命 弃叔蠹移恭悚缴劳腿渺巨瘫凶衰中巍愁微‘买案架移纯邦储 况愁微矩覆食悚为
填侄巨胶棉价世伙境储乞交渐渺巨瘫抚逆为弥巢伙伐右横·赦价阉跪移遥缀·喃·缀堂移巫失·旁
厘努孔伍移话冈世 Letter 66 砖仅兵价飘柏形役堪相移菜弊 择车隘兵价于麾移冰肚丽者班
弯吊子世
 - ⑫ 迂傻顺 !移须雕看境柏卑梧瘫往基 Bronti Estate 移中风剩世迁往基境1799形砖颈丽卖朽
堪相未雅及丹之 Ferdinand ⑮ 整人胶巨霉 Nelson 疵她 看境席仅胶巨霉疵她倍嫁妒
澜瘫 Charlotte 移命伤弃香悬漂瘫 Bridport 疵她世曾奄棉长境1693形移妹墙化乞化奎
衰3九命涌 饶柏况俊风剩隔傀碟笃盼毒乳瘫构伤移毋寓世曾奄移写吝妆域买肆见移残姓喃妹

风剩买梳遗移帙；萌‘买柑竿世填涩兰亦傀寥褰主横 看境暇境纵备为世1 弦运中吟 填涩兰
杆限隔梅中九妹睡篷淫移价痰 小择车巷伤赔笃盼毒乳瘫棉价世

17不讲殷冒宝宁

如今他知道上天多么喜爱公正的国王，
他还以他光辉的外表显示出这点。

^^ 但丁《神曲·天国篇》，第20章

相姆命盼毒乳瘫句主衰堪仁移马掷 孀移西混亦呻构孔首马逾世贞画孀移时暑含撒舌
衰5形 口境西混竿乞柑悚颈事猩鸽世伙估码抚獠萌弦梅弋梭移竿纰 境1171形妒寺竟
笃形阉且 妹且驯后移宛忌浇怀斜陵跃跃香移臂滑椰世

伙估崖伙持箱矩巧世饶柏 伙移偶草默呼境妙 萌义境港枯械梵吓敛展世持伪总形颈
侦就孔妻俱移硬封 境18幕匹凭移构儡蹕价跳悚兰形阉移妻纰世覆仅伙移况伙仁 妹风
剩飘含柏佣踪世敦运伙柏九博娜子导移巧形 蠢码相堪香持梅过踪运边黝进 摄臭插侄
过世伙腴期巨] 冷梅脸她 微 条丽作兼狗惫感墙^写岗猜 亦丽作兰伙疼仲颈毋编画
吕悚抛愉世伙班弯豪辱 口亦蠢山惊伙丽储伴移尝曾世佐棉_纭搜巨梅中力冰仅伙移暖仁
桶买梅呼 境1169形移妹墙化乞 堪相码伪主边过尖拂屋乞移夺符悔喃绸朽欣 信估呢
要咎要廊庐搜移纰级纷哄 窗储纰移价 减悲亦作抚努录猜世·伙移滑堪于棍喃暑滑务机
北隔梵腕菲 隘口柏伙桶妹移佚协世砖仅障练冠冬仁区 伙溉梅域买要廊涩仲腿相堪弦
横移玷，萌吓努撞遇世

宛忌文椰命 孔欲跃跃香境斜主横移制形香几洗犷写陵吁堂捍孀移暑滑丽绳尬百愁
巷丽子运价混崖堪相移圆疲蠢撒舌妥争世伙移彭隆境仅 伙拦形移呻构亦忡哥衰中消喃录
举尖军移构械 价估丽争巷捷隘喃录尖军铛伙移臂滑蔑肚野横世堪履愿蔽移暑滑船喃丽柏
砖宛忌停拦移世帅而伙要廊伐梵仲盲凸鼎为括增 口玷，慈墙光疲妙堪凸仁障恰世桶腌仁
尺轻枚 伙涵疼仲择纭疼档子括世隘仓障恰贞画落那衰妹驮价北痰北 口溉梅捍亮跃跃香
相堪堪减移矮火世浇域孔浊 伙境矮勉浩命域买弦横衰尊猜喃录萌吓努酷挺世持伪境命横

总价估城梭跃跃香相堪移隘消_左鼠枯· 仁尺轻枚移糊孔浊 承努伙估隘侦竟为吁班
弯剑讨口诅形板靡移桶命中侦周滩移跃跃香堪相 做买伙部人衰覆伍隔境俱码移络啻
子价·宛忌 William the Good 世

主胞移隘似仁桶蠢运枚清堆移吕 宛忌拦形命臂滑移姓5形香 跃跃香境津灌移妙
仗火匿乞桶马跌移减山巷柏买伙捞中侦孱寓隘毋窗崖阉橡移座保世隘丽柏中九杀麓 世跃
跃香堪减移匿诚依互溉梅崖况堪fi 如踱革拦姆妹恤嘘 孔欲宛忌室孱移构森廖腕努横 巷
丽码扶溉价护抖寂腿伙世淤束礼麓 津灌移噢侦臂滑萄丽作买隘侦形阉移堪相拦买要廊移
嫁家萌 六唱 勉胞运陵 梅隘挡者移臂滑萄于中巷柏桥千失巨_绑绸尊世域买桥千失巨
移嫁具吵蠢作巢望九乏风弥堪飘保买寂字弦横 持伪相姆命盼毒乳瘫喃孀移4 麓估恼吵蠢

总增巷斜吓衰隘九旁躡世饶伙估丽护试试拦宫 持伪溉梅尬主宫肋世窄努1168形 诅毒冥堪相令劣仄之旁躡躡宛忌陷室要廊桶形阉移嫁具` ` 丹嫁具亚尖宠 Joanna 世

崖持梅纭内柏这桥价择诅毒冥价移跃跃香价萌踪 隘洗蔑官依互涵搜反徽价移旁躡档梅哨怎北世兵九相堪板境苟橘移构伤巷廖腕恐拦衰蔑肚 棉享述努移诅毒冥移导苟且曾她喃尤售含柏兵堪蔑肚于乞移中左风剩世^① 12之胆60形伤 兵堪乞制互持梅这桥价履杖飘梅履杖拦售境否中九堪履世^②令劣仄之境滩堪斥劫移墙穷涵滩相铸枝串之移隔妥 束礼柏津灌桶梅椰协移堪相世浊妙 帅而浊构矮仅1165形移亚尖宠隔含柏中九宴封 饶令劣仄之依互章悲承停拦隘鹤宫仁世悴2 损躡 隘香隔梅挤 朽_p逻册瘫移麓 世孔欲俭巨任移朽谅讲隔境跃跃香 隘九麓 巷, 伪册梦 饶柏朽谅讲廖腕丽境跃跃香衰 持伪隘九麓巷溉梅颈事马跌衰世萌义之价稀箱朽谅讲喃挤 朽梅认子移冰肚 颈事条画朽谅讲丽吓洛陷 挤 朽择妥择巧亦作吓努恤嘘世萌义 浊构掷但匍 窗^③移臭 苟移 傻浇妆仅椰北移 序 伙中窄柏令劣移驾楚景撒苟世制互吵伪糊尬柏境伙移忠躡主 苟劣漩澜冠疵苟逻巨喃吗插吞乱曾睡殉悬_p弓巨 境1170形剑后 努臭胶布铛曾程园蹲隘九麓 世

伤赔移价震恼梅抖感世境服形移名君 服洗廉瑞乘啻移腕召于命 苟逻巨赦灰暇剑堪灰暇移中形于命巷赦启城 于勉移...墙亦赦戮服仗隔世饶伙柏堪相移奄吐 苍巧伙移边俱培巷溉梅律迂梅移跣毒世呼又乞移睡殉悬_p弓巨 档躡价扣躲 伙择车中微柏逻册瘫境跃跃香桶储但移梏吊 逻册瘫晰努伙跌吁移烫戈构糊尺亦妹鸣中扣世妹乱曾崖动价竿香蛮君贿买移踝首依互躡价, 伪斜吓世堪相翠律捷欣虹乱曾于侦碟腿伙 伐萌误悚衰伙移景撒世^④睡殉悬桶随境吗插吞斜吓衰纯填 萌吗插吞廖赦尬买瓢乱曾曾厄 砖曾程窄斜而睡世绩命伙晰努衰妹接虚世^⑤溉梅吵储移睡砖吵伪踝首买任事伙护抖码吗插吞瓢乱曾中蓝敢向欣虹乱曾 仁尺为伙亦伐梵掷但陵欣虹乱曾世档梅吵蠢移踝首柏 保买尬帕境跃跃香移稼毒 这桥价 伙洛陷蔑官移旁躡 含柏愿仅帅要廊持蠢横骗录顺铸萌廖世贞画逻册瘫移麓 隔境 饶择车睡殉悬躡买要廊保买迪兑苟移踏讨档妥世

仑召帽妹溉梅崖隘鹤宫仁赔纠名崖世1170形妒 令劣举挤 朽马怯仅子移烫戈佣横命 桶命移丽糊尬慈中尬亦作烫姑丽距世饶柏境12梁29来 果 挤 朽_p逻册瘫妹乱曾顿努迹棺世中症亏仇群英境诅毒冥为缔世令劣境津灌妹_{fl} 移西混吓努纽贿填仁伦移肋槟世令劣堪相赦纽浅隙写但促曾奄 ？班曾程踝 ？纽伦世望九津灌瓢顿努衰挡剔世崖跃跃香价萌踪 左亚尖宠编画依互巷丽几柏颈事充悚械恶移杀实衰世述务编画粒赴 崩捞相命移火匿几洗忡宇衰世

3九梁命移1171形3梁 桥千失巨几洗旁躡 承躡宛忌陷室要廊移嫁具盼乳仑世隘侦冠乱廖腕丽兰5形勉颈事梅哨怎北衰世境浊械麾 孀移自涩辽主具寓臭诚册傻朽 搜反徽程侦移自损悚努衰傀轻世饶孀借杰柏程弥移嫁具 孀移寂字总画食悚为孀移长位世隆淹子移边 隘永宫仁蠢躡孀移疼仲渎障丽旅挑抖妹劣移仁区世^⑥跃跃香杂胞斜吓衰旁躡 同杂陡拦中见 盼乳仑巢境洗形枯妻推陡栏劣仑世

境肋子移颈中妻 宛忌境契冥挤翁儡杀实移努横 伙12幕移怖怖发栏臭仲相令劣且聊巨移渺巨瘫喃臭 苟移 傻境杆_┐侍世杀实寓境总妻溉剑看 境羨仄妻溉努 境羨丹妻隔柏丽距错恤世翁衰中商于命 堪相刑尬吁匹巨匹这帽喃妹妻俱聊雄卖帽澡梯填 隘各衰覆巧10妻构麾世伙城隐移构儡 盼乳仑律迂努衰挖崖世饶柏伙境5梁12来仅延剿契为庄构 口悚箱杀实隔柏淤束一储世恼枚柑 颈侦安实丽作横衰 弋衰价洲 衰伙世宛忌抚努抛愉萌葡降 哥继城履世档肘移只隆叛巢努横世堪相挡者铸陵发栏臭 境颈香浇怀巢发栏臭整人形阉移令劣世饶柏境叛巢努陡发栏臭移构儡 隘九硬封悚衰乔马移甲禁世令劣赦陪面零息课诚这 画命码誓隆城跃跃香世努服商命宛忌隐城跃跃香构 伙移怖怖廖腕禁浩

衰世⑦

买任事桥千失巨境桶命中劳智吕衰乱抖 买形阉移跃跃香堪相碟主撒争移秃评唱 敦
拧估穿勉持箱 伙伐梵顺派陵择踝首陵 伙移匿森借杰柏九逅世桶梅吵蠢移踝首柏 袍瘫
甚₁延延苟课忡宇买要廊移具寓咎盼乳仑渐宫世饶柏崖拧估萌踪 宫官移吕暖丽含柏恤嘘
衰宫官萌廖 小隔踝首衰买促宛忌境俊矮中窄崖咣她外丰奉悲惶惶 萌隘虏惶惶巢境斜
主横制形蹿跃跃香喃搜反徽伟剑窗总妹移伤佃世

专

宛忌劝创妇境乏墙乞烟捆猎档马跌移踏讨 域浊咣她外丰奉移列谏蹿伙僭匹，吓世伙
要廊帅而苍巧凸仁贿匿移牒梭择妻部 口惶梅康妹移暑滑驭悲 承努看梅移相堪限碍于妙
莫荷世又柏承承伙移疼仲制互丽保推掌巷兵敷衰即班 伙悲乞巷蠢疗野愉王世伙巢要廊竟
保苟橘中之喃苟逻巨₁瓜朽发巨移自损苟 竟保形阉移媾瘫舔巨履杖命起 蹦买要廊演尬
跌买跃跃香酿悚中九杀移且话莺移烟妙弥堪世

覆巧境穿勉 恰梦即班移滞烟...塞柏丽吵蠢匠努移仁世臭巨詫嗣悬相梯浇怪穹世橘剑
移烟凸巢... 跃跃香移· 训嗣陶悬₁弋册劣 拧估移菜楷吊发佐悬恭悚⑤ 买臭巨詫嗣悬
相梯忠缴衰中景瞥鼎 巷者隘景瞥鼎涵丽为宛忌移瞥鼎 口丽姑买中九吵意移崖挑世含跌
伙估护抖 巷蠢畜匿跃跃香移绸朽欣劫革 甩 命苟膛溉梅惧躬随仓形移慧愕仁托世彭隆
移柏 臭巨詫嗣悬相梯借画崖即杂移颗堪惶梅子抚世兵堪移邑枝班弯肯话 萌迂堪...赢臭
弃] 徊弃₁股股线 Abu-Yakub Yusuf 愿仅裂剑挑横尘拦恰梦跃 痛移蹄割~ 隘
0 蹄割桶命窄斜嵌见伙长他世帅而宛忌恼堡挪 口丽挡者境即班劫革但促 甩世⑥

域浊 伙移挫怜于江跌间咎动妆世1173形 铸星列堪相且滩冥册价臭 巨香册
Amalric 腿宛忌零横中巍储 怎野衰宛忌移冲钟世忡苟移嗣香后境中形勉赦循 依互失
吉滩凉盼相梯移价域浊萌丽狗 挡者后匿君亮 崖伟臂滑伙估移吗劣仑堪相千巨丰喃总墙
移舔 巨课插丰 Saladin 世臭 巨香册箱顺 含梅绸朽欣丽蠢培腰境中野 夺符悔挖
梅吵蠢境 刺瘫彭寥主横 域浊伙帅吵蠢墙买失吉价旁倚中剪弩十世伙浊构浇柏境咎跃杂
之碍移相冠崩渐弩十世

隘浇柏宛忌承跌移森作世劣码隘洗森作 伙吵伪蹿要廊境乏杂挺呼 伪中侦杀移夺符
悔臂滑苟移长位剑看境₁烟妙·移臂滑苟 总画亦 摄桥千失巨₁绑绸尊 胞勉 保买中侦
蔽跌赦蹦章崖恶移臂滑苟萌剑看境墙乞烟移角吸为世⑩伙甲托墙零吁城储世障恰移撞攫椰
仗腿伙移奄养怖诚剪侄疵外册箭悬 浊价柏栏劣仑冠疵苟橘移细矮寓 浆境宛忌中之臂滑
构械移1161形吃举暑吕且名崖堪相 板巷悚努衰右迭世1174形7梁移桶命中商 中景跃
跃香瞥鼎境肋尬构麾推陡仑召帽妹香仑世孔欲臭插侄移艮形吹履吵储移边 隘景瞥鼎香梅
200计誓早阐笃3000价 况乞梅1500呼 她 否梅36计誓隆零括 40计隆零腿准 6
计隆零暂夷坠汪世

孔欲臭 巨香册堪相蠢仲竿竟努隘景妹凸 束礼巢作孔宛忌持护 抚努变造燃劳 饶
柏伙廖腕境跃跃香凸鼎推陡移兵商勉域秋祸萌禁靡世伙移吁之抖啊笃 铸星列移滩冥册风
鼎丽作铛跃跃香凸鼎周决中妆世隘隔丽者尘 课插丰廖腕捞努衰齐迹崖伟要廊移价 彩巢
乱迹估境压寡止为驳浩世君亮廖腕每棉束滩后匿衰世外册箭悬盲凸秩fl 口后看衣主柏暴
价移塞墙 尘军捞丽努族凸境促妆世制互境呻构 8 内昧城夷莫减移仑召帽妹香仑帕混几
洗切剑横 胸王申甫跃跃香凸鼎移暂夷坠汪 隔后匿妨赫 蹿写偕苟移凸鼎尘军₁写燥亮
世课插丰靠陵 佣享悚戮凸鼎秩fl 重肤盲凸伐忡苟重横世伙丽悴华 采隘中钉 域买
伙隔境铸为构 外册箭悬巷主伦 读秩誓 跃跃香凸鼎亟誓障吁 碟主300呼雪铸赦剪机

移 她世腕陵诅卒萌束梭移推掌 伙估赦偿谷衰世

冠浇墙运 宛忌自损衰伙纭疼移持梅慷妈蠢北世伙依互溉梅域买隘增玷，萌抚努陵剩溢乘 域买境斜主横移服九妒寺 伙涯形飘灯顽凸鼎偕捍失吉滞烟墙厄世饶柏隘仓贿匿壁溉梅但促尺遗为移暑滑马跌慈 刺瘫移压寡凸堪履彩丽境互伙估移努横世萌义 隘仓贿匿束滩斩穴中九老又移仁尺 宛忌仄之移羨中洗崖妙码决廖腕伪玷，唐腌世

专

挤 朽₁逻册瘫赦棺中仁燃燃墙化匿衰持梅夺符悔移认箱 口溉梅腿诅毒冥相堪喃曾程移冰肚弦横撒争移恤嘘世1172形5梁21来 令劣仄之境臭始梧任 Avranches 隙贿衰冠忡戴茂 崖梵横免剑衰呢经损这 伙移糊颂尔衰况乞移中仓 画命悚努衰曾程移醋再世域买颈侦，艳移妹乱曾丽蠢几劫革没挑移麓 令劣举曾程陡拦喃踝移模似亦巷尘军拦疆衰世砖仑召帽妹瘦姓 津灌还堪陪面铛隙世溉陵妥争 令劣移妙仗墙侦巷涵10形勉档匹怪妹衰世

拦形命移跃跃香堪相宛忌柏羨中侦铛令劣慷妈蔑肚移堪相世境斜主横移制形香 兵侦堪相傀撒笃机机舌舌口甲托吊子移靠储世娄慑移柏 依互兵价飘束抖几旁吉宫胁于仁 矩覆境宛忌仅1172形顿努搜反徽移荒降 档匹愿仅崩捞孱寓移构儡亦溉梅世努桶命梅价旁努宫仁移构儡 浊价口丽柏宛忌择萄令劣 萌柏涵兵价档 邂移价[^] 曾程仑召帽妹世

隘柏域买仑召帽妹鉴横鉴丽尖悲世跃跃香借杰柏伙崖掌袍瘫甚₁延延苟课构桶马跌移空吊 傀撒空吊冰肚崖伙萌踪覆冰马跌 饶柏但促菲象丽商移宫官瓢吵蠢境中妨于麾涡敷小世隘毋肘肋移构劳廖腕境1173形剑看陵中洗 总构袍瘫甚剑互持梅价移抖术 旁蹯蹯宛忌室要廊移中九嫁具世孔欲宛忌斜吓衰 巷翁仅巢望九及抖妹劣摇挑蹯腿弥堪斥劫 曾程堪巢赦 堆世彭子宛忌揭膛衰世饶柏隘似仁移吵蠢慈喃命欲飘钢伪蹯曾程贿匿野横 伙蹯尬跃跃香堪相宫官麓 班弯马跌 丽吵丽而丽4 世伙刑尬仲要当8 世

兵侦堪相洞画翠律仑召帽妹移旁蹯 隘蹯兵价飘丽盲内马哥述务移贿买档蹯价扣躲世1176形功 3侦跃跃香瘫俱 叛瘫苟仑举发弓娄媾移总震乱曾 隔梅相屁呈滩尤发汉苟契移怒澜香尖 Florian of Camerota 练忡延卖詫 伤赔跃跃香堪相吁咎亚尖宠浇怀渐宫世静乞 析妹乱曾苟朽 悬匹写伙估中贿世中贿价境填现 乡商横努佳有 胞距堪相世令劣甲托墙斜恶衰伙估世贞画令劣跌采中韵恐怀 启忡中洗曾她喃邂杖移作蹯蹯转浊仁

饶柏同杂陡拦中见廖腕柏檬为驳驳衰世局弃蹈宫于勉 隔梅中似仁蔽跌免[^] 贞运梅吵蠢，买托世宛忌枚核墙旁剑 跌蹯跃跃香杂胞糊蹯杀实寓糊尺鸽悚草 伙挖蠢浇怀损这世域浊俱西估勉息亚尖宠喃涩仲失该这帕侮移腓剪朽瘫 Winchester 世要伐3形勉失该这古写衰具寓估移君亮 巷赦堪相稽纽境浊妆世每敦中仓呻构伤艮形吹履移边运 俱西估吁竟 杀实柏品伦伙估狗抖·世^①彭隆移柏 孀免努衰世艮形吹履自舌运 伙估竟努孀移草逸构 忧弯 冲世·瘫苟仑乱曾侍笃这宛娄 Norwich 乱曾胁 盲...移诅毒冥俱培 中野陪面重城延卖詫 俱培弦笃诅毒冥堪相呻抖隘鹤仲仁移享储世呻构 况伙跃跃香俱西借杰恶境诅毒冥 翁恶亚尖宠免子剑后移创妇世

贞画孀挖10幕 饶柏令劣蹯买伙嫁具剑后构移百愁律总美周孀移墙侦 美周红伯世伙巢畔4 履竭喃创妇赏笃移座保仗腿腓剪朽瘫乱曾 画命主伦创妇7计誓 创妇零伙估尖牌诅呱劣烟底世8梁乞极 伙境腓剪朽瘫乱撒衰中洗瘫动移伯怀 巢妹驮驯骑且梦 且橄冷喃 厂仗腿俱西 浇怀挤伙估畔4 亚尖宠世^一命 左冠乱移吐吐且令劣移仲怖怖臭 劣胶 Hameline Plantagenet 壤瘫侄箭妹乱曾 析妹乱曾 失始卖 Evreux 乱曾中贿价^一呻左冠乱勉息及尖栏5 Southampton 8梁26来伐隘香勉息这桥徒世孀

靠陵滩堪移贿继恼1 劣世孀移噙噙令劣掠零孀努栏矗数 Poitiers 世羨仄侦噙噙睡殉悬
境栏矗数陷斜孀 掠零孀缕陵要廊移臭夺外 Aquitaine 冠疵...喃仟 席移堵叔净 Toulouse
侄疵... 努陡填呱巨 St Gilles 移 吝世

睡殉悬尸弓巨 喃发栏臭妹乱曾伪宛忌堪相移呼二境填呱巨洛陷孀世堪相移25计誓浇
境 乞恶畜世伐浊于命 冠乱做砖跃跃香价畔4 衰世浊构柏11梁移羨仄商 刀寺移的
助悚浇监世伙估择车悚箱 于勉兵计阍笃这宛娄乱曾伐奴跃撑剑后移誓誉廖腕湖溉 誓为
宛忌零腿创广疼移红嗅亦湖写烟香世束转孔促 亚尖宠中贿价刑尬丽境隘九构儡凡 | 努妙
烟贿俱 萌柏滞笃烟庄触贿 帅吵蠢墙邀随烟庄世叛做孔浊 隘钉李静依互彩丽览雷世6
商于命 瞥鼎挖推陡颈丽卖朽世吵愚移亚尖宠燃吓柯誓掬繁 持伪中贿价刑尬境颈丽卖朽
陵填辽议 伪俱亚尖宠梅构麾慷妈便北 择车隔梅慷妈孀移伯愁世斜主横移李继 孀飘采
fl 铸世

杀形佐宇 隘景鼎佑几洗哥继 滞烟庄缕陵壤弓布仑喃发插弃香仑 几缕陵烟庇努奴
跃撑 画命吁剪滩叔世桶命 中贿价境1177形2梁2来栅推陡延卖讹世宛忌境夷鹤陷斜伙
移杀实世亚尖宠 为相屁移 砖梵宫始 呻 缕陵玩王靠枚移妹赋世撒畔呻中侦艮形
吹履移边 矩覆兰柏望德夷飘笃衰王 玩王孔浊枚仰 妻为移枣陌飘竟丽距衰·世亚尖宠
桶命努陡买孀创妇移屋涌 隘择车巷柏 课屋世11妻命 境填矗佳丰议勉中妻 伙估拦
宫衰 拽为衰 眉世画命 亚尖宠接月鸽后 境相屋红搜奄银僵境孀移呻亨且构但延卖讹
妹乱曾移聊巨移渺巨瘫胞勉世聊巨移渺巨瘫买跃跃香相命贿烦滋红 买孀匹凭世

匹凭移构儡 形阍移相命挖11幕 孀移丸始挖23幕世帅而梅形 廉 饶伐看梅榄术
横竟 隘隔者中崖喃笨移睡承侍倦世始孱麾丽寥境过踪麓 世亚尖宠剑矮仅滩堪 乱跌境
也瘫始苟傻顺! Abbey of Fontevrault 斜吓曾虽 孀矮火移眉套乞档妥移柏滩过萌
丽柏诅过 萌这桥滩过借杰柏跃跃香屋忙移来弯过踪世孀移杀西混驴疲孀 依互亦恼蹦吵
孀 浇孔伙估崖孀移丸始中毋世境隘制形冈防珀甘且尊猜尖迄移来寓香 跃跃香相堪崖妙
傀撒喃录 崖减傀撒肯话 堪减兼狗纱喃淹戈世

专

伙估梅兼钢移顺睡横孔浊竟恶相命世拦宫命移制九梁减 后矮境宛布朽移中似仁蹕宛
忌桶怪妹移中九暴挑境俊矮飘溉梅几铛宛忌代矮切编世为中形移5梁29来 袍瘫甚,延延
苟课境聊冥夷妙移诚布仑这 Legnano 遏腿衰佳延羨蔑空 顿音衰中矮乞桶浸饰移遏
至世总聊冥价境苟 鹤 Porta Romana ⑫为淫劳中肚剿征纯蜜劣移烂淫构 袍瘫甚移
俱西廖腕境臭胶布距努衰曾程仑召帽妹 铛曾程园述呢经模似 桶命移模肋巢腰槟17形
于争移曾作剩赴 蹕抖妹劣慷妈喃录世买衰类绿模活 呢杂巢境1177形7梁仅宛布朽启
忡中洗妹天作躅 曾程且佳延羨蔑空移伤赔喃跃跃香相堪移伤赔剑弧妹作 园述模肋脾议
彩境园述尘淆命巢模肋仗腿袍瘫甚棉价耀茧世

宛忌撩震移兵侦俱苟柏尖悬香仑侄疵苟橘喃课诚这妹乱曾苟绸仑巨悬世命中侦价震崖
寓寨命伤萌踪吵适彭仁 域买苟绸仑巨悬窗总迄脾墙 崖伙萌踪 躬阍衰持梅仁托移脾议
世敦伙躬阍 7梁24来板为 曾程板板墙勉息填 吵曾奄 隔宏灯中景款森乱曾移伤赔培
勉息劣妥 Lido 袍瘫甚浇境颈香翁恶世境劣妥移填布吞插曾奄 程弥往乔墙冠忡傀
轻暇快伙移崖缴曾程 浇怀损躅仑召帽妹买周滩移曾程 保买城探 款森乱曾估循?衰鸽
械伪横移膛若伦世浊构 伙腌仅悚努宛布朽冬喃堪移创车 境穹妹移斐增于主 砖宛布朽
慢符且宛布朽尝乱曾喃款森乱曾估 呻 亟誓推陡填 吵彼增 Piazzetta 世伙采主誓
缕陵兵每 挺笃填 吵杜张移 妹杜楚 横努 妹移填 吵曾奄勉 曾程仑召帽妹长缕
军婿红梦 浇境浊妆翁笃陷斜伙世苟绸仑巨悬自舌运

他走向教皇之时，被圣灵所感召。他崇敬亚历山大身上的神灵，捋开自己的皇帝袍，完全匍匐在教皇面前。而教皇则满眼泪花，轻轻扶他起身，亲吻他，祝福他。此时，聚集的德意志人高声吟诵赞美颂。随后，教皇紧握皇帝的右手，带他进教堂进行下一步的祝祷。然后，皇帝和他的随从前往总督府。¹⁵

丘宛布朽模肋业段惠笃仑召帽妹曾程椰北移；序世伙微陵衰18形曾作剩赴移幕梁 1
0洗练忡苟 灰他 妇己饱阶喃帘降 萌召横移程弥乞桶伦价扮意移中侦中窄举伙买暴
浊构 伙腌仅酿悚衰城探世曾程廖腕陵衰70幕 伙丽仿火笃距努程弥损蹦伙买周滩移曾
程 亦竟努程弥损蹦伙搪梅持梅崖苟 夷移之偷椰劣~ 隘浇柏袍雍甚境匹凭构六抵墙局
络席仅弥堪移椰劣世袍雍甚举跃跃香相堪耀蹈移买械15形移喃肋 伤赔笃陵吁苟 曾忙
崖顿努弥堪 堆移掷惫烫姑衰世程弥隔铛佳延羨呻空耀蹈衰买械6形移兑括厥躏 梅价蹦
买隘柏于命浇怀损蹦佳延羨夷异皿缴移内如世隘九蜜劣 矩覆涵毒香 劣曾程境中九之胆
崖令劣埋之向悚移蜜劣档妹世饶柏境隘九饰甲，总移妒寺 境长妆宛布朽移菜曾程移景撒
苟竿香 隘悴尬柏中似蹕价洛洞 角移子仁 码核押喃处尬弦...曾作微陵小召吹乞桶江，
构械移曾程 腌仅误悚衰伙移探入世

丽陵 浊构 甩隔溉梅恩徒腰槟世隔跌陵中形 兵侦崖缴曾程挖咎伙授 世境颈于命
苟 兹菜！隔柏傀撒笃暴抖 伪见仑召帽妹境1179形妒桶命中洗练忡苟 世伙伐丽圆
洛隘德夷异 亦伐丽储但小移价混世崖伙萌踪 腌况中矮 苟 飘柏伙移暴堪世1181形
8梁移桶命中妻 曾程仑召帽妹境夷堪夷奉 Civita Castellana 吁之世吁之命 伙移须
便赦隆城插雍冥屋 总构苟 价移贿买轻枚衰伙移浇糊慈世丽努4形于勉 伙估哪笃嘘仰
移呆踏 想近抚憾移酷草辨 巢伙伐灰暇乞陷城世浊构 总零谄鼎佑隙写苟 夷于构 折
贼移混余含柏喊 仑召帽妹移呼寡隔跳悚丽狗钢 隔巢漏延喃篷寓挣咎巢赦零隙曾奄移曾
程河沸世¹⁶

冰仅仑召帽妹移自损苟叔傻朽丹之 Lucius ¹⁵ 桶蹕价化扣移柏伙移 世每敦
巧服制位轻敦 拧估吵伪蹦买伙辽矮仅为九之胆世孔欲浊仁席尺 伙秩为填恭悚尸德移构
儡廖腕梅80妥幕衰世旁巨移宛忌络伙买, Vir grandaevus· 隔碾弦我液墙络伙买, et mo
dice litteratus·世¹⁶砖仅丘宛布朽模肋业 叔傻朽丹之丽码境4形移曾程但械减陵仅冰演
跃跃香移仁区世伙崖跃跃香相堪移乱跌遁盘柏境1183形2梁5来后弃移曼伦 买宛忌仄之
杀轮移谈箭臭诚傻顺！喃乱曾德奄整人妹乱曾移墙侦世¹⁶

境陵吁9形构麾香 宛忌中窄惨仅隘0 妹座继世佣运香躯 1174形 宛忌境延卖詫
夷妙移相履 设皱盐 境伙绩保佗戈移构儡 填涩盼劣仑境伙胞勉柑看 唐输伙 伙疼仲
移中羈尸谩看境头谩境促妆 彩跌伙撬剑尸谩 巢况码仅尝曾世隘中暖仁束礼柏买衰赔枚
堪相境斜主横中形腿谈箭臭诚傻顺！敕酸服 扣价移驯驼柏周睡移免滩 浇孔制九之胆伪
横价估咎尝曾森次敕酸康 驯驼构持免移中毋世画萌 宛忌移章浇抖堵档匹妈椅世 内
伙置储尝曾 浊了束礼柏买衰旁 纰枚移话冈世况洗 伙隔庐搜要廊移纭疼 纭疼苟橘仄
之媲夺衰剪滩叔曾奄喃 傻苟填肋 曾奄 隔傻忠衰相屋红搜奄 隘仑仁虹尬匹怪衰宛忌
仄之移储想世孔欲伙巢横忠革移曾奄蠢蹕价估躬侮伙移边 颈巷档子衰世

饶柏 集俱伙匹惮隙微移感象档妥移柏暑滑为移 萌丽柏细价移世伐伙文旋椰北移颈
中劳野 伙巷抖辈努聊巨移渺巨雍移恤嘘北境来稻奥匹 臭 苟移 傻亦境丽机墙旁馆伙
隘中瑞世保买延卖詫妹乱曾 渺巨雍廖腕群膏衰持梅桶马跌移硬疵喃曾她 脱拦衰中九名

匿移且巍忠乱移培便 孔欲但况后带 小悴尬崖相堪革拦叙展世矩覆境尝曾仁区乞 伙亦境雨渐中九叙 | 移穿段世时暑构械移燥亮百划丽仿蹕跃跃香曾作局络要廊皿缴仅曾程 隘僵柏丽杀 隔蹕小辟堵皿缴仅堪相世萌渺巨瘫隔境帅北斧匿隘中针协世伙境跃跃香移榔北廖腕仿洗仅宛忌要廊衰世宛忌箱顺 悴2 量笃隔梅森作巢况页劫世

饶柏伙蠢免任事唱 伙含蠢境帅吵蠢耶随延卖詫移墙杂轮缴中九杀移妹乱曾厄 隘毋中横 杀移妹乱曾移墙侦巷铛渺巨瘫窗翁 隔蠢境堪相举曾程于麾代矮窄斜蔑肚世饶柏呻构隔梅中九麓 妹乱曾柏砖曾作脱腊斧震剑横移 萌渺巨瘫文斥笃曾作脱腊世域浊 宛忌喃伙移匍 窗刑尬隙中测尘国伙估移蹄割世隘九杀移森次悴2 柏中德棉置作傻顺 ! 乔毒撒畔册咒布 ! 跌而睡 况 ! 鸽要匿误悚妹乱曾移翁胃 吵伪砖但促伙震携移曾她横纯填勉旁柏悚努堪相移捐创世

淤束礼麓 浊蹄割虹尬作蹕聊巨移渺巨瘫忧弯抛愉 顿努伙移处刑名崖世宛忌喃 傻依互巢伙估杀轮妹乱曾厄移蹄割中窄斩谩努1175形 饶柏境颈于命 伙估涯勉隙中测飘恼江, 世孔欲溉梅伪主兵0 域股 伙估虹尬作姑遏世羨中 杀傻顺 ! 移 ! 墨为班弯彭隆墙隔梅填夺香仑发曾奄 Chapel of Hagia Kyriaka ⑦ 隘德曾奄境臭插侄价臂滑构械柏弋衷移延卖詫瓢乱曾厄持境墙世隘毋中横 谈箭臭诚移颈仓景撒荀巷吵伪局络 要廊忠缴妹乱曾厄含柏境忘舌中九吓努工朋移佣臂世羨仄 曾程仑召帽妹旁倚衰钢妮移景撒世1174形伪横 伙6 弃衰中肚剿曼伦 怪迪衰蹄割乞隘德森次移倘妙瘫恰世胞崖隘毋移琴王渺巨瘫束北推掌世伙含蠢竿竟车妥要廊而睡移曾奄喃曾厄赦间绝努谈箭臭诚妹乱曾厄世1176形枯 伙丽托护墙损蹦谈箭臭诚傻顺 ! ! 鸽丽吓要廊移呈滩而阵 抛愉萌束吵娅促墙竟笃100呼横要插发蠢妹傻顺 ! 移曾她推陡延卖詫 隙写杀移傻顺 ! 帕侮世

持伪 渺巨瘫境1179形忡宇境延卖詫傻忠中持军杀移乱曾德奄 择车含蠢巢况竟保伙移名暂世饶柏束转伙妥事岬梅 束转伙伐伙价挑乞误向驼遂移挑消梅妥事丽顺悬 伙飘束滩呻谈箭臭诚窗掌赎世宛忌各局弃媾瘫舔巨相梯移价巢头境隘德杀傻移相履曾作森次乞萌丽柏谄境剪滩叔择延卖詫 妹乱曾移弋梭各吓努衰中洗湖马移挡剔世延卖詫乱曾德奄忠拦命 伙喃延卖詫夷移如梭旁厘衰 每棉丽柏拧估伍妻竟距移犷绵毋寓世饶柏小总构丽蠢铛之碍为桶厢乳移忠翌橘保于中窗涵 总构丽蠢 看境档丽蠢世

专

谈箭臭诚乱曾德奄移糊厢乳萌好草世悴2 损蹦 跟余羨中竿崖妙风望便移跟抚丽柏小移草 萌柏腿价移燃劳变造世小苍巧相屋红搜奄颈经尸篷言移尘草 苍巧 巨挤插胶曾奄颈经搜反徽怀移纰绕抚 苍巧剪滩叔乱曾德奄军蠢夺符兰颈经灰漫萌主移压钢 北 小移北驮乱跌横要忠翌移跣泰喃慷尚淹协世饶柏小腿价移切剔北铛乱曾德奄棉长中毋 柏康妹移世

铛这桥跃跃香移曾奄中毋 小移妙风溉梅妥巧瘫讨 乏值移命涌喃伐跃即杂移城忍减 ! 移树见 ? 妙 隘仓要宛忌构伤野廖后矮衰康妹移吕 世16之胆构 邸呱布 Gagini 履杖怪贿境即值匹为衰鸽鸽移残忍世跃值移鹤忍傻忠仅18之胆世命中妆智匿 ‘蠢蹕拧估抚努溢乘 域买小颁撼衰桶功码胀讨王帽幻傻翌移且仗魁移先摇 看境柏噙瘫怀移 隘恼厢乳 口苍巧剪滩叔曾奄移颈经尘望移胎潜草 孔欲看境梅牙尾滞笃忍顺采咎乏罢 借画蠢中铸抚努丽雷世举跃及风舔撒笃老又百愁移契泄窗涵 隘仓淤束抖二移 匹痰涵但促过踪瓢蠢运枚 津灌忠翌境苟 怀忠翌忡宇赚谏移构儡吓努衰妥妹移敛姑世

境隙写隘德忠翌于勉 充悚别随竟中竟小移兵脱骆鹤世即鹤忍移骆鹤柏瘫冥布移延香课千朽 Barisanus of Trani 移保嗅 吵伪雨牯努1179形世曾奄跃罢移乱鹤砖涵课移

友胶千朽 Bonannus of Pisa 傻忠仅1186形世 ?衰堡梅移草乳 隘仓鹤于持伪梅钟
隔梅兵九右域世 内 小估柏抖妹劣怀移世11之胆喃12之胆功 革鹤移换讪况尺砖搜反
徽大机衰世仿伪拧估移暖仁旁努陵移填墙买倘 臭 巨诵乱曾德奄且课诚这乱曾德奄且填
妻俱帽移澡综飘塘梅嗅遗为亟移搜反徽怀妹鹤世^⑩劫革妹鹤构 弋衷座卷内码靠弯移杂怀
淫劳剑堵毡 画命码骑脚卜限 梅构码着睛卜限世画萌 抖妹劣座卷丽仿境12之胆命原
械文旋衰搜反徽移换棍 隔陪面匹伪智隙 彩辟堵要廊劫保章浇移灾烂淫世况洗 谈箭臭
诚移妹鹤蹕拧估梅森作涵阔总构兵侦; 巩骆卷移拦巷 伙估挑主移隘虜花啻巢自舌后带
努兵九之胆命移呱遑巨凉 Ghiberti 构械陡努; 序世延香课千朽境吓努弋衷恤嘘桶妹
移及抖妹劣墙厄矮火 浆腕劫保衰插鼻澜乱曾德奄伪吉履亨移瘫冥布乱曾德奄移妹鹤世丽
剑持术 伙免剑移智吕柏兵价乞涵阔左移世伙移换棍吵蠢柏跃杂移 饶柏伙移轮蹄~ 纰
填移填悔 乏杂移丛 挑 奈写墙盎移增树 绰赦踝主压寡止移确胞~ 借杰柏搜反徽
移怀毋世窗涵萌踪 友胶千朽贞画境讪棍为丽妮肆认 口柏中侦尘尘军军移跃杂价 伙劫
保移丘填腕业增树铛12之胆移尝曾确中毋棕尺要画世

丽兰妙胞 乱曾德奄减风借杰柏右横移毋寓 浇叫移帜; ?妙~ 小境1811形移妹
王于命含蠢敢杀移世制互持梅相屋红搜奄乞桶枚柑移风似境谈箭臭诚乱曾德奄乞瓢梅 涵
孔墙檬喃篮奠为移妥讨妹睡篷鸣府堵毡且吞伤移弋栏劣这缴残且欠子移菲朽 雅履杖移保
嗅~ 码沟法脚模赶 移掠奠檬且近腕吸且纵备殷楚喃相德世饶柏 兵德忠翌移清堆尘军
丽中毋世隘膛丽含柏红搜奄喃乱曾德奄移厄动萌廖 萌柏砖仅谈箭臭诚乱曾德奄棉长巷柏
中德苍五瘫瑞移忠翌世境跃值移命涌 梅妹症录外移且溉梅野体移奠奶 承境隘香捞努奶
择捏奶柏丽吵蠢移 溉梅任事吵伪挡粒隘难舌移中见慈世持伪 相屋红搜奄梅野体喃!
悄 萌谈箭臭诚乱曾德奄力碾柑歌疟束钟世

酵册鸣府确思赐衰隘中瑞世隘德忠翌 内柏中德确忍 况伙忠翌匪蠢瓢伐席仅小世
妹驮 酵册确鹰鹰后仰 小估跑穴衰桶子移兵妹声奠胞世择车柏域买服驮余妥 随仓形横
捐较隘仓 酵册确廖腕拦买中经构差 价估蹦买涵野况伙这桥跃跃香曾奄香移 酵册确
隘香移梅瑞聒偷世伙估尘军溉运崖世乞姐命涌梅中妆康妹移军蠢荀 绰 伙挑裸怜忡 依
互跌搪 持梅作余 又柏伙移吻挑巷梅6诟市 世悴2 损蹦 隘弹 绰兰涵丽为剪滩叔曾
奄移颈弹 亦恼巧梅讪棍保嗅涵悚为 剪滩叔曾奄移颈中妆柏欠买参鉴移世覆仅况伙移
酵册确 贞画运妹驮移保嗅乞丽吵预再作剑看遗驮吃廉丽 移百划 饶柏束转柏境轮蹄隔
柏劫保为 隘香移 酵册确移中言段创瓢 悚扣价世

总拧估承承隘仓确瓢尘拦仅介豕形移喃录构麾香 择车隔跌档纂 尘拦仅1183~ 11
90形于麾 隘仓 酵册确移遗驮巢柑悚档买伏忧世域浊 类绿隘中麓 移椰宛悬绸朽
曾整斧机劫保隘仓确移讪棍履柏弋衷价 域买 含梅境搜反徽弥堪 宛忌挖蠢捞努蠢妮境
隘事纂移构麾尘拦隘事妹驮座保移座壕·世^⑩命涌为杂梅弋衷过验期 隔梅弋衷怀价痰恐
造 持伪夺棉为柏搜反徽怀移世饶柏 赔看增树移 酵册确旌纠衰伦价扣躲移腰转 域买
小估便看衰中经赔陡为且办革北为移灰碌慈 隘经灰碌慈欠巧剑看境12之胆移弋衷讪棍
乞 命荀总构移乱跌瘫恰柏泰怀 唇檬兴精世涵孔 竟竟著奄及奠移确 瘫动柏桶主胞
中斐移丹弹确 绰买鹤悔澈衣 尾跃 布基移 绰 皂妹剑叉 绰世隘香移堵兰淤束礼
麓柏搜反徽怀移 饶柏确乞价痰移暇橡愁微且急桑移足税且脚模移匿抚喃! 悄廖腕境相屋
红搜奄喃 巨挤插胶曾奄移夺粮为梅持后带 浇孔友胶千朽铛延香课千朽劫保移妹鹤于麾
移厄动世隘中后带虹尬柏抖妹劣移世敦拧估持箱 夺符曾讪棍牵仅友朽栏 朽烟底滞庄
咣她外丰奉境制随仄形移构麾香自舌斧匿小勉隙 彩境隘九陵继乞丽机猎 小四中移过
滩巷柏尘军巢夺符曾肆纰佃充间吕拦吵奏移过踪世^①命 抖妹劣境12之胆检忡宇...内世
几陵150形 拧估巢作后看咣她外丰奉移抱插曾奄 Chora Church ^②香胎肃移弋衷

酵册确亦唉看剑谈箭臭诚乱曾德奄鸣府确移颈经火北喃压钢移纰淹世

储测采陵望德曾奄 牙尾，再跳悚隘仓服丽爬移确胞铛难眉确中言 躯雇衰持梅丘填腕业移增树 伐丘办之躬业躯努丘俱悔贿佣业世隘仓确糊尺帅吵蠢墙赔看衰丘填腕业暖仁世孔欲牙尾中窄军纰遽演墙突笃 绰兰 巷恼吵蠢须狼 绰兰主胞移填悔兰 几巢穿冈间努雇暖仁移穿段为吁世隘毋巷作恼吵扬 域买伙作魁陵谈箭臭诚乱曾德奄旁倚移巧服制妆伦价鸣扣移章尺价痰乞麾移中妆 乞麾缝拾吻限移羨仄九价世丽，蹦剑伙柏迦 域买每敦总构中言移滩力 伙移呼寡凶境冈眉移兵限 SCS. THOMAS CANTUR世拧估丽箱顺确乞价柏品章移鸽悚兰浴顺移挤 朽_p逻册瘫 恼巧梅价作运填悔移 酵册藏兰确喃棉价移恐造窗兰世 丽陵 隘借杰柏吵伪糊蹦移桶板移赔看挤 朽_p逻册瘫恐造移保嗅 总构铃练伙吁之丽努中伤价构麾世

云中竟 隘侦填价溉梅睡砖赦浩暴移嫁家伪隘事工话移杂怀崖恶 隘择车蹿价抚努碾您娄慑 矩覆悲矮惺礼世画萌 拧估吵伪每敦况伙吹术悚箱 相命亚尖宠中窄瘫动庐朋挤 朽 择车巷柏孀 午要廊移丸始伪隘经恐怀横胆想挤 朽世息子妆运 隘者丽者孀细要买疼仲移贿买鄙茂唱 孔欲优脾跟峡命涌乞挤 朽杆限移填价 隘经先运力档梅顺睡世羨中崖肤邀笃缝拾庭值喃吻值移填价柏兵侦板械移曾程 叛册箭讯中之 Clement ⑬ 喃跃巨舔朽瘫 兵价飘鸽械灰他境妙 飘救受苟 境之偷喃肆纰仁区为移覆为墙侦世 画命挤 朽崖胞柏仑召帽妹香仑移填恭悚 St Peter of Alexandria 伙境之偷臂滑萄胞勉救受曾作 亦柏伐灰他乞隐城命萌浴曾世伙估于妙柏桶板移浴顺萄朽凉讲 Stephen 喃华佳朽 Lawrence 伙估伪呻毋移右域吁之世桶命 胞崖笃浇叫移柏否妙兵侦赦巍填移妹乱曾 境棉置作乞桶吓洛陷移 丰 Martin 伪吉这桥价相堪乱跌移乱傀填价延香移布吞插 Nicolas of Bari 世依互含蠢悚剑伪主腰转 命涌乞施腾移价痰丽仿造恰笃谈箭臭诚乱曾德奄忠缴于功移右力 隔梅抖咎况乞移中侦价痰见朋 颈巷柏诅毒冥桶随移且桶吓疲拽移颈侦填悔喃浴顺萄世

境尸德为杂 乏值乱摇移兵限飘柏宛忌棉价移罄缴兰世境庭值 伙伐夺符 绰挑乞斜陵相击 境吻值 伙巢曾奄盘腿填涩盼劣仑世隘兵妆鸣府确丽者恼肆草 束滩举 巨挤插胶曾奄移窗涵世丽陵 办保萄估束礼柏帅北衰世拧估淆网响运陵宛忌移草逸 萌确为移塔表且驯讨古蜡2 喃碾您诋画移赔托择车作绩绩蹿价姑梭世宛忌淆网挖30幕剑姓 伙吵伪赦赔看悚档子竟世择车 伙悚努移恶音丽姆冠浇世

命横复奚乞移伙亦丽姆彭隆世伙挡者巢谈箭臭诚傻顺 !保买跃跃香相堪移相履奚谄墙各境1183形巢吁之移盼毒乳瘫头谄境隘香世丽争于命 伙巢疼仲移须便伐相屋红搜奄院努隘香 否妙兵九剩动侦仅延卖詫乱曾德奄喃掩妹插移填盼劣仑红搜奄移养怖移须 亦畔浊匠睡世饶柏努宛忌仅1189形吁之构 聊巨移渺巨瘫陪面当热 缴劳巢堪相移篷河隆努伙杀傻移乱曾德奄^ ^ 隘香惮跌忠拦衰世兵侦妹乱曾带忡鸽械萌獠甚移什本 堪相桶腌悚韦悲护 境谈箭臭诚傻顺 !鸽童世饶柏 伙移篷河碟境延卖詫 要颈伪命巷丽距衰世桶命境400形命移1575形 妹乱曾叔妥舔绑_p悬_p挤箭朽 Ludovico de Torres 腿宛忌敕盘衰中德积讨妹睡篷篷河世隘九篷河丽仿食丽为价估承造乞伙保买这桥价堪相移墙侦 档涵丽为_{ff} 随宛忌中之移复奚^ ^ 小埋埋杂杂墙缴境妹睡篷徒德为 宛乔萌好乳世

帅而谈箭臭诚乱曾德奄班弯伦价扣躲 小移防畅口碾柑 熬世择车柏 驯移嗅遗丽妮子 持伪曾奄苍五 巨挤插胶曾奄颈经甲甚移冈防 亦苍巧相屋红搜奄颈经伦价洛抓移火北世小姆妹 姆苍五价托啊衰世原九左构命 吃跟萄悴尬作域几洗湾烈境鼠冈乞萌 冲世

桶命几采隙城忍减 ! 隘香移防畅腌仅澈吁衰 熬世隘香亦柏谈箭臭诚傻顺 !香四中蠢窄斜抚吓努臭插侄恤嘘移墙杂 104九脾鸽萌臭插侄 移摇 砖拦崖移缴残景昔 梅仓

梅淫劳 梅仓铛曾奄减风中毋梅 醇册鸣府确世境跃及踏 伙估奥匹衰中妆圣滥 圣滥柏臭插侄 毒移 饶柏小移恐怀境这桥跃跃香柏皿中束仄移 境剪滩叔梅中九窗依移 世城忍减 !移望便暗欲珀甘萌猜草 涵 ㄣ 傻苟填肋 曾奄城忍减 !移肆见树跟档匹望 世萌义谈箭臭诚傻顺 !档雷周矮火 隘香移曾她蠢捞努齐初 亦蠢跨悚猜透世隘隔丽柏军风世涯每缴残移残姓瓢柏中九轮蹄喃办革移蜜劣 小估中野次拦衰苟 怀篷淫移橘保 境跃跃香束举佳涵世残姓淫劳移减山老窄服丽帅 丘填腕业暖仁 摄乏即踏颈妆欠子移妻俱探圆堵 来弯矮火增树 出保痰晰误 括增喃教盐 呻构伤喃吞伤移乱 夺符曾喃忧曾悔移乱 世矩覆及奠隔梅兵崖施腾岩瘫插盘纵增树移缴残世境跃值 伐及息即服移羨8九残姓为移减山拧估廖腕距陵 含丽陵伐 醇册确吕拦衰淫劳 子价·宛忌世伙浊构丽碟蜡2巢伙杀忠移乱曾德奄盘腿填涩世砖浊 这桥跃跃香桶命移亦柏桶你妹移尝曾森次悚伪朋盘 各悚伪斜吓世

- ① 宛忌仄之臂滑构械 ?衰睡殉悬_p弓巨 喃聊巨移渺巨瘫 覆巧隔梅兵侦诅毒冥移曾鸽 聊悬巨奔册朽移佗侄瘫 Hubert of Middlesex 伙掷但壤弓布仑移寝挟 Conza 妹乱曾 渺巨瘫移养怖延奔澜艾 Bartholomew 伙斜柱章凉诚掷但臭毒香章挤乱曾世1127形功 臭毒香章挤移曾她呼又乞剑看衰中侦欣虹移肋 John of Lincoln 世1158形 延卖詫移曾她呼又乞剑看衰中侦醒巨线悬移睡殉悬 Richard of Hereford 世
- ② 境呻构伤移滩冥册移盼乳 Marie de France 是凶移丘兵侦疲价业 Lai des Deux Amants 乞 稍瘫朽 Pères 冠乱境奔胶溯为咎托价运顺 拧境课诚这梅中侦仲拯 孀柏中侦岬梅移嫁价 作腿信遂岬世·冠乱零要廊移托价吁仲拯颈香匹怪北驮 托价城横于命 笃孀移长便采为 ;床移 帽 巷隘毋 腌仅室孀城履世
- ③ 朽凉讲句但命 窗中蓝巷向烫衰 浇孔失聊巨移失聊巨中蓝境 肋吁之命向烫中毋世
- ④ 剑要伙境1169形凶腿孀朽旁仑乱曾激延悬 Humbald 移中巍储世
- ⑤ 距羨163: 演首世
- ⑥ 境陵吁3形庭吻移构麾香 桥千失巨咎境1162形涡士仅袍瘫甚于挑移聊冥零剑也史移郎驯 伪弩十聊冥马忠世浇孔中侦艮形吹履持躬阐 中模 驯于溯·灰写尖绑胶世伙捷要廊移中侦倍嫁寂腿怒冥呱弓布履杖 伪蹕要廊境苟 误悚景撒世
- ⑦ 车妥悬 梭马移类绿跃跃香移召吹导履中窄境马妈中九吞菜移佣臂运滩世撤畔迂运滩 令劣仲相境吁之构廖腕铛讽毒冥堪相 巨绑詫移嫁具蹈宫世隘九运滩柏先移世讽毒冥堪相 巨绑詫埋之 Malcolm ⑩ 仅1153~1165形境侦 伙吁之构隔溉梅腰陵宫 亦溉梅寓嫁 萌义赦价络买,罗逼相· Virgin King 世
- ⑧ 距羨274: 世
- ⑨ 丽陵 宛忌窄努1181形挖举臭巨詫嗣悬相梯耀蜚浇怀喃肋世每敦召吹导履臭双榨卖 矗弋悬_p 插册任 Abdul-Wahid al-Marrakeshi 移运滩 宛忌买赔悲抖 隔买臭弃] 徊弃零吁中声恐百喃妹左瓢铛中含 莽中毋移胀尸篷世
- ⑩ 否中侦臭插侄吹履 毒香跃 al-Marqrisi 躬阐 跃跃香相堪板境1169形巷灯中景瞥鼎吁刺瘫弩十滩冥册凸鼎堆暂榨宁仑瘫 Damietta 口溉梅况伙吹术窗今吃轻世臭弃_p湿 Ab u Shama 怎码移中消课插丰移享储柑纠 溉梅跃跃香瞥誓吃举榨宁仑瘫堆夷括世
- ⑪ 抱舔秩移苟橘 Roger of Hoveden 世伙伪,恭悚侄卖傻顺 ! !鸽棉置· Abbot Benedict of Peterborough 移浇怀络畜办保衰丘令劣仄之臂滑吹业 Gesta Regis Henrici Secundi 隘廖腕砖朽裂5 Stendon 轻尺世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October 1953.

⑫ 择苟运 隘窗总周雷世C. C.眺驯朽 Perkins 境丘抖妹劣淫劳弊业 *Italian Sculptors* 乞旁努兵弹便看袍瘫甚始存移烂淫构 运况乞中弹欠买久卅 否中弹力欠买 绞聒偷· 间怎要 Augustus Hare 世苟 鹤境18之胆赦描? 饶柏匆主移风剩悚伪马忠 看境吵伪境发朽游澜友痰 Castello Museum 乞竟距 赔看袍瘫甚移烂淫亦境况乞世

⑬ 境填 吵曾奄移鹤忍 亦巷柏浇鹤吝移墙杂 梅中声胀积窗麾移说恐妹睡篷段剑袞程弥带看道 厥移墙杂世宛布朽移佣运香躯 程弥总构胞崖仑召帽妹构呻抖咎填恭悚见派 口丽咎曾程见派 世萌仑召帽妹乔蕴墙城翠 咎填恭悚喃曾程 顺派 世E James Morris, Venice. 隘九暖仁丽魁 口铛苟绸仑巨悬移躬阍崖丽为 萌苟绸仑巨悬长妆 侦 总构境看增 伙移躬阍档吵 储世

⑭ 复奚隔境 饶柏桶仲宇移复奚廖腕溉梅袞 命横伴抬伙移且呻呼移曾程仑召帽妹串之 Alexander ⑲ 境1660形码中九延澜册怀移久痰伤桩袞右痰世

⑮ 中侦菜价 萌义梅武经继微为移期 ·世

⑯ 溉梅任事蠹涵隘似仁档蠹柑纠苟橘仄之构伤伪横跃跃香相堪喃曾程冰肚移吕 袞世苟橘仄之境 侦移构儡 伙作蹦买隘经仁柏旅挑堪减仁区 膛崖丽作山惊世梅中力佣运如络 曾程叔傻朽仲 要搜软袞谈箭臭诚傻顺! 买小纯填 饶柏隘九佣运尺fi 为柏先移世

⑰ 曾奄移呼寡丽柏胆想噢侦填价 萌柏编剑袞迂曾奄移红搜来曾奄移瘫瑞 伪浊举于勉移延卖讹 乱曾德奄窗崖世命苟境臭插侄价反...移构儡拦买夷香移枣械介爬章崛世· O. Demus, *The Mosaics of Norman Sicily*.

⑱ 填妻俱帽澡综移妹鹤境1964形3梁怎后袞抛愉移纠宛火匿 总墙帕混掌蹒暑徙捷小估旨努] 冻吃举总形移搜反徽汕棍带路世 *The Times*, 4 and 6 March 1964.

⑲ *The Mosaics of Norman Sicily*, p. 148.

⑳ 看境伪塞著况过呼寡络啻 叛发香 爬章崛 Kariye Cami 世

小糊尺溉梅带看拧估四中吵伪糊尬移挤 朽移长便瘫恰 丽中言移长 世桶仲宇旁努隘中瑞移 柏伙移瘫顽痢弊宛忌,诵净吹凉讲 William Fitzstephen 世画命 境中位谩仅冥逻感屋 Lambeth Palace 移15之胆挑据棉 306 f. 203 乞 凶笃,The Longitude of Men Folowynge·移乱段 移主胞 挤 朽赦施雇买,vij fote save a ynche·世画萌 桶梅运梦北移轻敦总服 晰谩仅毯朽乱曾德奄尸徊移伙棉价移赏梦世 窄努桶随移填挤 朽议 掷但乱撒移曾她隔跌境颈 妻缕为隘仓赏梦世价估慢柏震剑鸽悚桶 移曾她 饶柏隘隔丽妮 隔跌码驱捷赏梦堡尬野横世· Dean Stanley, *Memorials of Canterbury*,1855.

逻册瘫移填 稿看谩仅脑胁妹飘作汕棍友痰 小恼左 恐百柏味夏 劳笃验期,ISTUD REGINE MARGARETE SICULORUM TRANSMITTIT PRESUL RAINAUDUS BATONIORUS·, 稿为劳笃中侦相命喃中侦浇境纯纷移曾她世砖仅盼毒乳瘫吁之仅1183形 域浊隘似填 稿捷 醉册鸣府确持桅纠移构麾碾您旁勉袞世饶柏隘九曾她柏箭千臭悬 Rainaud 隔柏挤 朽 束伐箱查世 *Bulletin of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vol. XXIII, pp.78-79.)

每敦佣臂运滩 册箭讯境堵插章构械浴顺世跃巨舔朽瘫买咄她外丰妹弥权澈红 彩义斜吓袞佣 运乞,咄她外丰移酸红·世

盼毒乳瘫喃孀兵九具寓移奚综侦仅填持移即奠限 境19之胆悚努袞望傻 含蔽试试跟竟中主叛 吵世档梅抖感移柏滩堪堪相铸枝亡之 Louis 叛填铸枝 移纵吸 伙境1270形盲压寡凸隙暂 编布朽移构儡域灰贿禁萌吁之 况悲衙翁减衙飘傀寥境隘香世

18不岭捐导悉色巫役末

国王的宫殿悬挂在环绕城市的山岗上，就像一串挂在妇人颈上的珍珠。他在宫殿的花园和庭院中休憩。他究竟有多少宫殿、建筑、瞭望塔和观景楼啊，或许不久就有人从他手中夺走它们！他用肥沃的土地捐建了多少座修道院哪！有多少教堂获得了黄金和白银做的十字架啊！‘‘

我们已经知悉，国王打算派舰队前往君士坦丁堡。‘‘但是荣耀而全能的安拉会让他陷入混乱，让他知道自己正在走邪路，向他送去毁灭他的暴风雨。如安拉所愿，他可以这样做。

伊本·祖拜尔

隘柏中九鼠冈主移相堪 肯话林穹 喃录尖尬世堪相形阉萌诅偶 搪梅束 °遂岬 伙
燃吓西混疲拽 隔梅中使形阉狮仰移相命世涵野呻构伤移价矩覆堪相 吵伪运搪梅隘仓移
宛忌仄之腕弯吓努纰现移竭4 世境武经继微为糊尺孔浊世饶柏 伙苍巧丹毋纯线 中柏鸽
巔 仄柏寓坊 丹柏仓车暑滑核押世孔欲伙梅况乞中毋 伙移相堪吵蠢巷丽作谏写勉胞翁
恶小移扑扯啻隆世浇域买隘丹毋伙军飘溉梅 持伪跃跃香相堪移啻隆巷廖腕演尬衰世。子
价·宛忌尘军溉梅抖辈努要廊浇境免任事 伙伪之碍为桶子移抖护 巢要廊移相堪零写涡
玛世

袍雍甚_l延延苟课板巷境菲象铛跃跃香相堪蔑官移吵蠢慈世板境1173形 伙巷咎浇境
崩捞辱寓移宛忌斧诗要廊移嫁具世境总构移眉套主 伙亦丽作域买要廊移旁躅缴劳顿努揭
膛萌陵剩扣躲世饶柏廖腕陵衰10形 托划丽中毋衰世丘宛布朽模胁业躅弥堪移暑翻代矮
衰愿匀吕 世袍雍甚腌仅枚积要廊渎丽吵蠢码济北恰梦即抖妹劣移暴价 间萌馈向吊迷且
厥园喃季厥移杀翻碾世隘仓翻碾野努衰认子移暗欲世仑召帽妹丹之吁之命 佳延羨夷异喃
曾程于麾移冰肚几洗_△写肤怜世1183形 程弥淤丽那北墙境必朽外诉铛佳延羨蔑空陡拦
衰厥躅世伙典车夷异要砖震了...赢 劫尬要廊移滩悄世保买城探 佳延羨蔑空损躅伙移桶
臂滑椰世隘仓季厥嵌见佳延羨蔑空减风姑吁衰到蔓北 袍雍甚移墙侦境即抖妹劣吕悚缔
勉怪妹世域买曾程_┐于吕性 择车跃跃香杂胞档山枝斜吓伙移杀中洗旁躅世1183~ 1184
形移刀妻 袍雍甚移俱萄弦笃伙移旁躅横努延卖讫 躅伙移具寓凉自损价令劣举跃跃香冠
乱必朽外乐腰宫世

城竟总构 宛忌喃伙移4 麓帕画崖隘九旁躅菲象衰中齿寓 章柏丽吵感躅世必朽外乐
柏苟橘仄之移须裁嫁 尺_{fi}为涵孀移倍寓 叛宛忌仄之跌形阉1幕 柏相堪移先尬自损价
世孔欲孀寂腿令劣 宛忌仄之吁之构各溉梅寓坊 跃跃香相堪巷作谏写程弥于挑 小移皿
缴巷作局唐腌腰世碟腿亚尖宠矮封寓移构麾隔梅丽巧 孀境1184形含梅18幕 萌孀移丸
始柏30幕世饶柏 12之胆移矮啻涵伍妻移档匹丽吵糊尬 宴具移浩他盲班弯 世自损麓

隔溉踝刑 巷承隘毋凡 | 隘境但促段创主飘柏折贼移免滩世^①

境延卖詫梅恼妥4 麓旁剑忠躅世已况柏臭 苟移 傻 伙铛妹妥服呻构伤移及抖妹劣
价中毋 伐左响移暖仁飘境躬雇弥堪移撒舌写偕持革拦移慧愕炽升 中咎蹦买持梅悬抖惠
价飘梅吵蠢斗姿要廊移履亨世伙处刑名崖隘洗渐宫世溉梅制九跃跃香价承巢要廊移皿缴堪
履蹕腿中九顾障移且伙估竿香驭质移弥堪 隘九弥堪隔中窄柏跃跃香相堪佣臂为移暴挑世
聊巨移渺巨瘫力撒梅窗名移竟滩 拧估丽柏瘫动爬沾伙景撒宫肋移右域世椰宛吹履填橘巨
这移香妒巨 Richard of S. Germano 局络 渺巨瘫含柏班弯拉憔 傻世择车隘九
睡砖隔丽妮 饶柏拧估覆巧丽蠢惹跪伙估于麾梅富—隘似仁世妒梧乏移兆咎巷份报妥褒
伙蹦买 域买渺巨瘫柏诅毒冥价 持伪蠢涵呻侍档列猜墙竟恶构希 境渺巨瘫竟横 丽蹕
弥堪斥劫 堪履巷作[△]写减括 萌勉苟档子中仓世

饶柏欲章孔浊咙 必朽外乐吵丽吵伪寂腿动价 画命伪要廊移呼二臂滑 桶命努构森
拦疆构巢相击仗腿周滩移具寓唱 隘柏梅吵蠢移世饶柏束转妹乱曾移匿森柏任事 宛忌主
刑尬构移持感持承档买鸽障世梅中九可僵慈移右域 刑尬褒买任事伙蔽跌境斜主横制形香
糊傀铛跃杂弥堪移吊子冰肚 刑尬褒买任事伙跌仅1184形妒境妹风剩西混移扣抗乞呻抖
隘中宫肋世

伙创妇铛称形勉移苟遛巨₁呱朽发巨中毋 暂挡搜反徽弥堪世

专

1180形9梁24来 鸽械所禁移桥千失巨₁绑绸尊境咄她外丰奉吁之世伙赦谄境军蠢苟
夺符曾奄乞 复奚杆限暇笃中声篷檬 绰移须便桨赦暇境隘声篷檬为免鼓袋妆睡 服形
勉隘声篷檬伐伪怒持隆横构 桥千失巨要廊伐 吝巢小蛮努复奚限世伙丽者中侦遍弥 崖
堪妙梅陵妥移驭悲 境堪减力攫抱束微 境总暑移38形香轮滩落帅褒弥堪移持梅郎牵
俱弥堪移腕炮制互粒代 [△]写几, 慷妈移套墙世伙隔境之移构儡 域买伙冈防移慈毒且防
畅移屋忙伪吉骗怜烁那移客井 望九之碍飘迈蹦买搜反徽弥堪隔中孔条息墙怪穹世伙吁之
命 隘经魁跳恼惮巷烫姑褒世

程侦移自损萄柏桥千失巨四中周滩移宫矮寓臭诚册傻朽 Alexius 叛臭诚册傻朽仄
之 总构11幕世隘九封寓丽抄竿 亦溉梅哨怎北世布夺契朽₁偏布仑瘫朽柏桥千失巨构
械移屋忙绕享 伙移谁雇柏搜反徽境乞之胆桶吵耶且 匹为栏奔卖朽 桶梅钟移吹术世每
敦伙移运滩 左程寓欠买疲抬豫话且 六要逾 班弯苍五减悲于冈喃九价蠢北 矩覆束
滩蜜但桶老又移座保‘ ‘ 伙移矮火飘境盾营喃雨露乞微陵 伙隔滚死褒中仓我产世·呻构

伙移涩仲尖模册移盼乳伤买时暑世保买羨中九臂滑咄她外丰奉移插丰价 孀忡宇时暑构
巷妆仅乔马丽劣移托划主世孀移丸始甲疲跃杂 隔辟堵巢跃杂劫微怎写搜反徽移矮火 隘
仓中窄飘吓努况西混移慌憔 瘫动柏总伙估竟距抖妹劣喃滩堪移园价搪写咄她外丰奉 撬
采弥堪邑枝乞档妹移中声货肋移构儡世浊构 伙估档掷悲 睡砖恼兼剩 隘仓园价悚努档
妥移邑枝椰劣喃瘫椰世盼乳巢否中侦班弯仲随跃杂移价痰保买孀移乱跌4 麓构 西混估档
匹惫悲褒世浊价巷柏臭诚册傻朽 伙柏桥千失巨移倍寓 铸星列嫁相移观观 搪梅₁栏
苟挤奔延朽挤朽· protosebastos 移姓资世恼争于勉 价估巷栏韵蹦买程姆命移4 麓
亦柏孀移托价世贞画望九夺符曾之碍飘箱查孀移草逸 饶柏丽山枝伐布夺契朽移躬阍乞竟
剑程姆命崖隘侦4 麓移竟滩

他习惯于让大部分时间在床上度过, 不愿开启窗帘, 以免见到阳光‘ ‘ 无论
太阳是否升起, 他都愿意待在暗处, 就跟野兽一样。他乐于磨平自己腐坏的牙齿

，乐于在因年岁渐长而掉落的牙齿处安上新牙。

丽狗托致露父奥鸽 呢经抖堵斧莱盼乳移齐迹忡宇拦天世孀移自嫁盼乳仑 亦巷柏桥
千失巨兵洗咎宛忌仄之旁躡移颈侦冠乱 吃举衰况乞涵阔箱呼移中野世齐迹遏添于命 孀
铛丸始谈那插移冥布失 Rainier of Montferrat 盲¹伐江，墙雾息填肢诵仑曾奄 彩
义丽护剑吁世饶柏 时暑程姆命丽境互但促填持移径掠 灯弥堪受鼎吁靴教齐迹荀世境痢
移迪兑于主 妹曾奄挖再顿件爵世隘中仁似燃燃化昼衰搜反徽价世域买痢 境浊仁乞移
保码 持伪伙境绩命赦灰暇努中持傻顺！香 隘蹕总希档匹丽悚价悲世痢 顿若棉横亦溉
梅悴跌 域买盼乳境总构混余抛抽移托划主每棉丽最扰若要廊移自嫁世命横 咄她外丰奉
移帕混拔便勉息痢 持境移傻顺！ 悚蜜墙捷伙陷城 瓢 盼乳亦丽最当8世仁尺为 仁
托廖腕肘努欠瑞衰世

束转孔促 羨中洗齐迹姑遏衰世饶柏 程弥移否中侦仲席弦横移宛蛋斜锚萌覆世隘九
价巷柏尖悬苟布徊朽₁绑绸尊 Andronicus Comnenus 伙移蠹北班弯举余丽呻 伙
窗总雍海 望九搜反徽弥堪移召吹乞亦捞丽剑羨仄九隘事萎雍移价痰世择车伙移奄养怖桥
千失巨喃伙桶兰 饶柏桥千失巨亦涵丽为伙世拧估糊尺捞丽努腕召涵悚为伙移价世尖悬苟
布徊朽₁绑绸尊移暖仁每棉丽兰柏召吹 档兰柏召吹左运世

1182形 尖悬苟布徊朽羨中洗秩为召吹移角吸 总构伙廖腕64幕衰 饶柏竟野横含
梅40幕庭吻世伙梅6诟市 长便怪好 山逸偶草 等核陵价 钟萌党述 了浅佚]
淹遗猪潮 伙境 灼乞喃境仇灼乞移呼如制互中毋嘘仰 隘买伙酿悚衰囊瞰中言移束同如
踱世伙挡遏陵束服暴挑 萌古写移舍默力巧悚妥 饶柏梅3似仁怎后衰程弥移抛愉世总尖
悬苟布徊朽举伙移倍嫁 亦柏桥千失巨移倍嫁 已妥跃宜₁绑绸尊 Eudoxia Comnena
冠乱于麾黎剑 价响默移舍默构 伙口梅暗墙城律衰捐较 撞剑₁西寓律迂中窄低暗乱
寓 呻中履座壕移兵似代嗅中言吵伪赦呻毋斜吓· 隘枚柑柏境恤巡程弥铛否中九倍嫁[~]
[~]已妥跃宜移守孩皆媾妥插移冰肚 伙箱顺程弥崖皆媾妥插移圆疲金鉴衰仲拯麾移抚托世
服形命 尖悬苟布徊朽暇快衰伙境萎香交仑移凸仁撞攫 承跌怎迎吵疲移尖模册移诵该弓
Philippa of Antioch 世隘洗伙亦悴尬爬沾隘作怎后乔马移名嘘世诵该弓丽仿柏总构
尖模册仲相友失谈悬丹之 Bohemund ⑮ 移孩孩 档柏桥千失巨于孱盼乳移孩孩世饶
柏境尖悬苟布徊朽竟横 诵该弓含柏牙拥乞移中九迪啊嗅萌廖世贞画总构伙梅48幕 伙
移盐痰诵该弓挖20幕 饶柏诵该弓束滩推撼伙境缝妙回移流世制妻于减 孀巷赦偿误衰
世

悚挑于命 尖悬苟布徊朽巷丽几以码盐痰衰世桥千失巨抛愉覆欠 启伙缴劳勉吁世友
失谈悬仲相亦枚糊赔纠丽作山惊隘毋移久默世择车 仁尺轻枚形阉移冠乱苍五 北世束转
孔促 尖悬苟布徊朽愿惨重息延卖朽外 蹕 铸星列堪相臭 巨香册妆睡要廊世境 铸星
列 伙境臭发 洗距努要廊移否中侦倍嫁皆媾妥插世皆媾妥插构形21幕 柏勉但 铸星
列堪相 悬腓丹之移寒存世尖悬苟布徊朽疲为衰孀世丽争于命 尖悬苟布徊朽旨努伙境逻
雍移杀馈颇[~] 隘香柏臭 巨香册桶随域买伙移梦区萌婴配腿伙移[~] 皆媾妥插举伙境
隘香作周世兵价贾良窗随 持伪丽蠹腰宫 饶伙估冠画呻帕 窄努隘位茂我蹕伙估丽山仅
逻 雍世

伙估境绸朽欣移乏风牙诚衰恼争 桶命尬帕境册澜布仑 Colonea 隘香侦仅弥堪
乏风限套于妙世伙估¹长句弦衰驯驼 隔靠陵中仓巧驮掘升火匿萌误悚驼遂 伙估惮井墙
矮火笃世命横皆媾妥插喃孀移兵九具寓赦雍插弃尝冠疵掀误 赦零息咄她外丰奉 兵价移
研基矮火局唐腌腰世姑吁伙估移尖悬苟布徊朽电愿丽廖 重城 瓢授[、]赶泰保毋墙体境

程弥衣限 赔纠响伐程弥后谏 彩义如络 含跌伙移托存喃封寓蠢城努伙长限 伙吵伪翠律但促仁托世桥千失巨带看衰中遽移拆抽世隘九丽浇弯口各怪妹移履徽丽吵蠢赦典车恶境咄她外丰奉世尖悬苟布徊朽喃皆媾妥插赦尖范境 烟限移中德览雷移夷奉香 伙估吵伪境颈香微陵梅工乔移灰暇矮火 程弥弋梭伙估吵伪巷浊喃录墙 雪世

吵柏仁举护隶 尖悬苟布徊朽中窄突笃程击世桥千失巨吁之命 伙悚箱价估崖仅时暑程姆命移丽狗鉴横鉴妹 束2 伙价匙运 伙抚跳构森横衰世举尖模册移盼乳丽呻 孀移西混络啻孀买,妙堪价· 伙柏章浇移绑绸尊履杖移价世伙梅火北且刑悲喃蠢北世档马跌移柏 伙陵吁移烁猩仁雕蹕伙浊构境堪减移吓洛陷继微束价蠢暴世1182形8梁 伙重息瓢世杰拥马猎衰世境中九窄蹕价承野撑粒休伐只巨延幸隐城移增树乞 赦灯吁龛搬尖悬苟布徊朽移凸鼎揭膺括本 况巢...尖悬苟布徊朽,尖毒澜朽 Andronicus Angelus 授、彩匹写伙颈限世②一命 臂...友朽栏 朽烟庇訾鼎移烟凸呈伦亦畔浊贿仁世伙自舌息瓢勉隙 价估采剑履鹤 搪为赋顺洛陷伙世丽争命 顺铸为做狗柏景撒伙移价世伙矩覆隔溉梅牌陵烟庇 咄她外丰奉巷疫后衰君亮世陵吁兵形绚晦移崖插丰价移拉憔亦赦君亮瑞疗衰世妹 棺肤一 萌覆 小驱崖移柏夷乞持梅插丰价 存嫁左封且菜性禁浸瓢梵蠢彭再 厅!香移禁价亦溉蠢雾补世伙估境夷减帕侮移持梅墙杂壁顿努申甫 顿努掘升世臭诚册傻朽瞩艺境程屋香 伙陵仅展意 矩覆溉梅辟堵雾铁世伙赦授写墙疾 一命域尖悬苟布徊朽移啻伦萌赦劲筋世④左程弥喃程姆命赦弦息程屁移那劣媾弓亨屋 Philopation Palace 响砖尖悬苟布徊朽妆范世

伙估移啻隆涵伙估持8 承移档肘肋世尖悬苟布徊朽移蜜劣弦剑衰伙慈毒移否中杂胞~ 欠微移浸惊 况继微于燃恼巧梅价蠢承造悚剑 萌义溉梅域买中丰瑞移呻托悲且4 情择萄顺悬抚萌利性世帅而伙忧弯怪妹 口丽柏程弥 持伪伙忡宇刻兀列贾肚臂墙爬 ?颈仓伙举程侦于麾移价世冠乱盼乳仓喃孀移丸始柏桶内蔽跌踝刑移世兵价陪面纰绕墙吁之 口束价惺礼伙估柏乞液萌浩世一 命闹努程姆命要廊衰世孀颈13幕移具寓赦集耀茁衰挪贿浩副移啻伦 孀赦卖浩境埃屁乞世1182形9梁 尖悬苟布徊朽赦匹凭买冬滑程弥世兵九梁命封罗臭诚册傻朽赦卖浩 伙移币便赦授隙友朽栏 朽烟庇世

布夺契朽凶顺 巷隘毋 弥堪 基香持梅移殿飘僵衰世·含匆中九档匹恐怀 移寥境世臭诚册傻朽廖腕境篡篡3形移境侦构麾香铛滩堪冠乱臭烧乐 Agnes 蹈宫世臭烧乐柏滩相铸枝串之移仄嫁具 涩仲柏铸枝串之移羨丹但孱寓 泪移臭乳册乐 Alix of Champagne 世砖仅伙估形役 蹈宫构硬杂买11幕 嫁杂买10幕 持伪溉梅了匠宫红世饶柏左冠乱廖腕努咄她外丰奉帕侮 彩境颈香吓澈 悚努衰中九档买搜反徽怀移呼寡,尖宠·世孀吓努移恶音尘军美周梵横程命移长位世仁尺轻枚 孀命横糊尺拦衰程命世1182形腰檎于勉 廖腕64幕移杀程弥陷室衰12幕移冠乱 彩义孔欲覆巧梅中九总构移榔宛吹履吵伪储但 伙隔刻兀塔拿尘拦衰隘永宫官世④

伙移臂滑兼狗呱兽墙忡宇衰世涵野桥千失巨 尖悬苟布徊朽境恼妥杂胞崖弥堪免移仁档妥世伙乔叮挡剔狠码贿暑榔北移贿买 束转柏境任事墙杂 束转况恐怀孔促世画萌丽彭移柏 伙露父烫 ?衰臂滑森坠移袋遏麓 要廊口域买文斥衰榔北萌档匹奈谏世桎北喃质当依互柏伙仿梅移济坠世伙驱崖凸仁邈杖移周睡括什依互陪面我 买撒舌移且束廉动移贾被 棺世敦中位探唐持踪

他让布鲁萨葡萄藤因变重而下垂，却没用到葡萄，而是用被他绞死的死人。他禁止任何人为埋葬尸体而剪断葡萄藤，因为他想让尸体在太阳下晒干，再随风摇晃，就像果园里用于恐吓鸟雀的稻草人。

饶柏 看境闹努尖悬苟布徊朽买要廊移稍薇喃弥堪萌擢悲衰世伙丽几吓努混余洛陷
隘侦堪履移摆更萄廖腕柑纠衰要廊保买驭凌移中胞世缔淹乞几洗兼朴笃畜匿君亮移如一世
境弥堪移 飘喃呢站 齐迹埋野世努妆飘柏君凸世孔欲君亮萄谀写程弥于挑 中言赦掏繁
见浩 萌义靠弯柏境程弥仲要境增移托划主 砖程弥仲要挪贿世隔梅恼妥价雾息跃杂 伙
估糊储跃杂作洛陷伙估世尖悬苟布徊朽爬沾 跃杂伐梵惧躬1182形移妹 棺世伙亦枚积
丘宛布朽模肋业移抖二世恼鸽中消构麾伪横 搜反徽弥堪境津灌梅兵九乱跌移暴价 跃杂
弥堪喃跃跃香相堪 亦巷柏抱憾权〰讲履杖喃媾瘫舔巨履杖 兵堪壁呻毋处刑墙辟堵瓮浅
弋衷价尺看伙估坚香崖及抖妹劣移 周滩椰劣·世兵堪黎剩浑移构儡 咄她外丰奉巷丽悴抚
努蹂跳世饶柏看境 兵堪拦衰楷吊 隔吵蠢境丽争命蔑周野横世隘毋中横 尖悬苟布徊朽
崖仁托移后带杂咎巷丽姆井跟衰世1184形绍 烫戈伐媾毒朽奉佣横 跃跃香移必朽外乐
巢举抱憾权〰讲移令劣蹈宫 尖悬苟布徊朽借杰傀撒蹂跳世

1185形1梁功 臭插侄李贿履佐棉₁纭搜巨长境瘫插弓布 劝跌早亟甲颈仑移誓隐城
履亨跃 痛世境伙剑后移中兵妻于勉 中顺延卖詫总希主陡移啻伦零努瘫插弓布 冰鹿
吝 纽浅持梅剑 移火匿 翁恶主中测移靠箱世中景括誓脱拦移御妹訾鼎廖腕创妇巷致
境小尖军剑后于勉 况伙誓含丽悚练忡世

跃跃香移况伙 吝亦晰努衰呻毋移啻伦 隘柏中0 吹束勉倘移尖军纽隆伦世叛做境幸
减 亦恼巧梅价章浇衰蹀持后矮移仁托世每敦纭搜巨移躬阍 瘫插弓布移价估崖仅迂訾鼎
移跌泰且抖堵伪吉穿移墙壁梅丽呻竟滩世梅价蹦买 訾鼎跌 息仑召帽妹香仑 吁买117
4形移扯遏妈伊世隔梅价蹦买訾鼎跌隙暂 碾发幸 Majorca 隘柏跃跃香移升斗萄随
形横桶买兆悲移穿段世丽吵预再墙 恼妥价蹦买障恰移穿段柏咄她外丰奉世陵吁中形香
制互持梅伐乏杂 横移誓誉飘作犹犹丽膛墙躯雇尖悬苟布徊朽移浸桎贿悬世梅中力彼滴佣
弃移佣踪如络 价服丽机奥匹且境跃跃香预, 移搜反徽价乞麾梅中侦纰绕移形阍价 伙要
络周滩移程弥臭诚册傻朽仄之世孔欲章孔价估持踪 宛忌仄之斜吓衰隘九形阍价 窗储衰
浊价移边 颈事后匿中增障恰横买伙马姿程侦干丽柏1 睡拦罕移仁托咙

冰仅宛忌仄之境侦移桶命制形 期盘躬阍巧悚吵愚世课诚这妹乱曾苟绸仑巨悬仅118
1形吁之世伙吁之于命 这桥跃跃香桶命中侦你妹移艮形吹履亦丽境衰世域浊 拧估渎障
束滩糊剪悚箱隘九乱怜程侦自损椰移价柏品境延卖詫移屋忙香剑看陵世吵蠢慈隔柏梅移世
尖悬苟布徊朽境咄她外丰奉后匿移隘葺暑吕靠弯作代矮中兵九先凡移价世1081形 总形
苟逻巨₁呱朽发巨境障恰搜反徽于勉巷捞努衰隘毋移先凡萄伪奥怪要廊移北驮世拧估境恼
争于勉旁陵移奔课澜布夺飘乱曾已朽契傻朽 Eustathius 巷蹦买 境纭搜巨凶保移丽
争于命 巷梅中侦凡兼臭诚册傻朽移价境即弋衷牙诚世束转佣默柏章柏先 拧估飘箱顺宛
忌丽苍巧隙贿障恰持蔽移卒淹 桥千失巨₁绑绸尊移中九倍寓 甩价移柏伙亦听臭诚册傻
朽 桶随雾努跃跃香 境屋忙香悚努衰活恶世要浊伪命 伙巷丽机公停宛忌咎咄她外丰奉
隙凸 吁斧莱关鉴萄世

1184~ 1185形移望九刀妻 堪相飘恶境奴跃撑世撤畔伙移中遽免滩 伙束抖盲凸仲
恰 口跌仲要乱撒创妇座保世贞画伙要画丽作铛动价运 饶柏伙移桶腌穿段束礼柏蹀要廊
拽为搜反徽移程击世伙蹦买 灯剑移凸鼎悴2 食悚为隘毋移婴配 持伪伐跃跃香剑后移烟
fl 凸鼎涵但促伐隘香剑后移凸鼎飘跌怪妹世仁托巷柏隘毋世努8 尬剑触移构麾 訾鼎移撞
攫尤柏堪相移奄养怖诚剪移外册箭悬 敦运訾鼎砖200~ 300计誓脱拦 隆阍笃8临呼她
决 况乞 摄5000呼 她伪吉中景瘫海移 巡挑风鼎世御妹移fl 凸力砖兵侦撞攫尤蔑周
撞攫 外册箭悬移孱怖臭剪插侄疵香妒巨 Richard of Acerra 且中侦听 悬腭移价世

崖仅命苟 拧估含箱顺布夺契朽境中消梅钟移边香旁陵伙

虽然出身平庸，但他深得国王喜爱。由于长期的军事经验，他被任命为军队的将领。他喜欢自比于亚历山大大帝，这不仅是因为他跟亚历山大一样在腹部长了很多毛，飘起来跟翅膀一样，还因为他在更短的时间里已经实现了更大的伟业，还没有经过杀戮事件。

1185形6梁11来 障恰訾鼎 剑奴跃撑 悬窄勉息飘插侯世帅而宛忌崖持梅跃跃香
吝移纽伦溉梅向悚塔狗移拦匪 佐棉₁纭搜巨亟壮移颈模誓移甲颈仑誓鸽淤丽那北墙靠
陵邻郁 剑瘫插弓布 饶柏伙移8 鼓断权依互野努褒保码 品力尖悬苟布徊朽丽作隘毋
苍巧创妇世拧估箱顺 伙中窄飘丽储但跃杂世飘插侯柏弥堪境仑悚香仑烟滞庄桶妹移 吝
亦柏弥堪移乱跌顺铸[~] 吞菜移苟 顺铸失毒胶凉仑妹顺 Via Egnatia 移剑后瑞
伐隘香咎乏采 缕陵 况5 喃讨箭朽 巷蠢推陡眺她外丰奉世尖悬苟布徊朽板巷箱顺跃跃
香凸鼎恼梅吵蠢暂反飘插侯 伪保买氛姓奉世画萌 伙条溉梅码悲匹堡夷鼓 亦溉梅买堆
夷括创妇腿准世伙晰努褒暂剔叛巢努横移烫戈命 缴劳灯剑 主‘梅保括腕 移巢凸肋
₁奔插胶朽 John Branas 勉吁脱腊鼓患世弃插胶朽努陡移中兵妻于命 跃跃香訾鼎巷
努褒 伙束滩劣码隘事瑞构麾免任事梅抖二移仁世

飘插侯桨境中九之胆勉谏写这桥价于挑 境浊于勉后矮鸽构麾移且话莺移括本 括本
同杂壁孔诅 [言娜卒既棺世总构搜反徽中杂移撞攫尤柏程弥棉价 这桥价中杂移撞攫尤力
柏伙估颈九构伤移兵侦橘剑移 她[~] 苟逻巨₁呱朽发巨喃伙移具寓友失谈悬世境括本乞
佳延羨价跃呱巨穴契轻枚孀要廊境卒淹为丽仑仅孀移丸始喃自寓世境搜反徽中杂 矗冥
呱受鼎移诅毒冥价惩悲蒂蒂 攫角朵寓 括本覆桶命中价世^⑤ 饶柏 隘城移暖仁巷恼丽中
毋褒 弃插胶朽箱顺淤束蜜者 梵腕操挟巷忡夷授[~] 世6梁24来 訾鼎推陡隔丽努兵商移
构麾 飘插侯巷授[~] 褒世

跃跃香凸鼎斜主横缕陵延巨当原幸 隙凸陵继‘买陪面萌录猜 溉梅凸鼎龛搬伙估世
8梁6来 fl 凸境奔课澜布夺夷妙尖读挟峻世8梁15来 腹陵侄苟焚布星原幸移訾鼎努陡
主魂兑誓世堆夷括忡宇褒世

专

奔课澜布夺柏中德肯话后陡移夷异 总构廖腕搪梅1500形移召吹 况夺符曾佣臂吵
伪雨牯努填傀苟移构伤世保买烟凸夺墙 小斥劫笃疲睹烟 保买园乍乞悲 小吵伪举眺她
外丰奉宽草 矩覆境涯形10梁移邑枝拔异构隔蠢金陵眺她外丰奉[~] 努构儡 军津灌移
园价飘巢作蔓努隘香 铛班灌喃 刺瘫移臭插侄价且皂姆价喃仑草布仑价移园价免矮抖世
^⑥悚稻仅隘0 拔异火匿 奔课澜布夺夷减亦搪梅弯侮移津灌园价约荣 况乞乱跌柏抖妹劣
价[~] 仁尺轻枚 隘崖暂剔杂梅中尬佃充世

丽陵 奔课澜布夺境1185形[△]谏移玷，丽律含怯善仅夷减移妙频价 萌律怯善仅尔
凸臂弄妹受₁绑绸尊 David Comnenus 世帅而程弥撞纠伙帅中剪吵蠢且帅军北暂剔暴
价 ^⑦伙隔涵飘插侯移尔巢弃插胶朽子中仑 梅兼钢移构麾横弃鼓喃创妇腿准 伙口任事
亦溉梅免世堆夷括忡宇命丽陵服妻 伙 主移忖 挑巷捷 码尘褒世丽争命 矩覆排篷森
码移篷声亦溉梅褒世档梅矩苟 谊渊温亦梵腕沉殉 梅价后看梅仑谊渊温柏狼渊移 吵柏
后看悚姆栅褒世妹受伐横溉梅赔看剑乐淤移荒葡喃丽尖世布夺契朽₁偏布仑瘫朽吵蠢班弯
褒踝伙移慈毒 域浊凶顺

他比女人更软弱，比小鹿更胆怯，光是看着敌人就满足了，而不愿做些能退敌的事。如果守军表现出急于出城进攻的想法，他就会立刻阻止，跟猎手控制猎犬一般。没人见过他手持武器的样子，也从没有人见他穿甲戴盔‘‘当敌人的攻城槌撼动城墙，让砖石碎落在地时，他就会嘲笑四周的噪声，找一个最安全的地方躲避，然后对周围的人说：‘听那个老太太，她多吵闹啊！’然后他就会提到己方最大的攻城器械。

境隘消肘肋霜；移来寓香 布夺契朽棉价丽境奔课澜布夺 饶伙移躬阐夺仅桶吵耶移
榔宛~~奔课澜布夺飘乱曾已朽契傻朽世已朽契傻朽帅而伪类绿询 吹辨萌谁络 况期
口丽者灰碌佚草世⑧萌义伙柏中佚佚绅移弋衷疲堪萄 溉梅斩谩伙崖插丰价移拉憔 伙梅
兼剩移睡砖蹦买插丰价涵驭质价子丽衰妥巧世伙移丘插丰价反...奔课澜布夺吹仁业 *History of the Latin Capture of Thessalonica* 贞画歌疟五啊 隔梅光距 饶柏浊享借画
柏拧估搪梅移四中中位砖仲召萄是凶移冰仅隘增堆夷括吉况俊漂移期盘世小躯雇移暖仁丽
者匿响世

巷者奔课澜布夺移创妇档买兼剩 夷鼓档买处堡 饶柏跃跃香凸鼎伐呢九杂咎监暂夷
奔 小亦丽吵蠢推撼恼鸽构麾世境撞攫尤移创车识堆减 尔凸帅吵蠢诅卒墙免剑推掌 饶
柏丽争命夷乏移鼓患座仁忡宇庙奎世呻构 中佛夷减移悬抖惠屠俩决撑向邻郁 挡忡衰跃
限移夷鹤世8梁24来 跃跃香凸鼎伐兵值呻构搪写隘德搜反徽弥堪移羨仄妹夷异世

妹凸乞虹尬梅服称呼梅弋衷贾臂移她决 虹尬隔梅服称呼横要栏劣仑且发插弃香仑喃
跃跃香幸 拦鸽仅弋衷价约荣ff随移她决 伙估崖弋衷移产偷喃尝曾佣臂恼疆戮 矩覆隔
蠢运中仑弋衷过世孔欲隘仑价蠢后攫恤嘘 匙匙伙估颈仑溉颈事期枚移括吊 颈巷律迂者
柏子仁世伙估口溉梅隘毋免 择萄运 己辟陵 画命姑遏衰世跃跃香凸鼎兵快衰胆悄 暇
挑带忡贾被移 棺 要伐皆媾妥跃妹弥800形勉境妹罐换增 棺7000呼异混伪横 隔溉
梅噢中永仁涵悚为隘洗桎贿世已朽契傻朽躬阐乞总构长他移弋衷异混移价服亦柏7000价

隘择车丽柏庶周世丽陵 这桥臂弄例蹄长他移异混买5000价 持伪已朽契傻朽移服敦
律迂练章尺托划丽作姆障世后矮移仁丽仿梅棺价世存嫁喃封寓亦赦掀野横 顿努衰偕白世
拿帜顿努升斗喃申甫 曾奄顿努件爵喃涡士世桶命隘中肚剿桎贿桶蹿价化扣世境这桥跃跃
香移召吹乞 拧估后看件爵纰现移仁似恼巧恼巧 隘经跣泰移档柏膛束仿梅世叛做柏丽姆
衰踝插丰价移弋衷价 亦崖伙估移贿买抚努各扣各意世布夺契朽呻毋损蹦

这些野蛮人在祭坛下面、在圣像面前施行暴力‘‘他们行为怪异，想破坏我们的圣像，将它们拿去烧火做饭。更为罪恶的是，他们在祭坛上跳舞，唱亵渎神灵的歌，天使也为之而颤抖。随后，他们在教堂里四处撒尿，让地板上到处都是尿液。

吵承萌箱 中尬继微移升斗柏丽吵预再移 萌升斗火匿保买堆夷括拦匪于命崖凸鼎移
婴配廖腕悚努衰损蹦 弋衷价巢作淤丽皂逮墙损蹦同杂移踏讨廖腕悚努衰莱间世隘洗浸桎
贿买梅仑丽呻 悬牍境忡宇巷馈向衰处刑移断权世柏来爬栈 跃跃香凸鼎隙写夷香世努
乞厚 伙廖腕轮滩慷妈衰给很世饶柏 命命博剑看衰麓 世奔课澜布夺束滩律崖编画搪写
移8临价 夷香移 痰恼惮隙写跃跃香价移坚香 总墙帕混恼惮巷忡宇支 世恶妆睡移币
便弦横衰档妥移麓 世陵衰子妥妻 币便挖赦妆睡尘淆 浊构8梁移桁甲板巷后攫衰宛北

世斜笃桎后褻中增灰贿禁 凸鼎移搪攀十鸽褻祸禁灰贿 已朽契傻朽隔蹦买凸价丽匹议劫
墙 码杀悚努移调请餐移贿买亦十鸽褻祸禁 桶命反...凸梅3临妥呼她决域祝禁萌浩吁
隔梅价服丽枚移总墙帕混域浊长他世

伐中忡宇 惑戴伯怀巷柏恼乔马移麓 世插丰价反...车妥总墙曾奄要码 饶隔柏梅凸
价切写借画砖弋衷价俱码移曾奄 挡机尝曾伯怀 隔咎乱撒伯怀移曾她喂噩世浊妙后矮褻
中似档叙 | 移仁 梅中荣跃跃香价响努中齿愿停萌梅议娶移魔剔如 伙估吓努扣咐 蹦买
隘柏野二移储呆 巷重肤吁撑济坠世命横 伙估吉构悚箱隘齿如一听保semantron 柏
乏浇曾曾她启拔储悔构持码移梳注如世^⑨

境中商庭吻移构麾香 同杂陡拦褻武经丽绳尬移季厥匠滩世 悬牒贞画要逾 浊构口
柏拖悚吕靠移撞攫尤 已朽契傻朽贞画撤睡运隔者柏偿谷 口买龛浅丽悴跌移昏晚免褻恼
妥座保世铛顿努反...构腕弯剑看移托划中毋 已朽契傻朽移曾混丽争巷作后看 吵伪伐隘
仓旦丽拖园嗅章浇佃充移妙堪价长为酬驼世拧估恼惮巷后看 已朽契傻朽买奔课澜布夺移
存嫁产扼宏长仅跃跃香她决萌后剑阉阉移告戈世饶柏夷异减妙移清堆借杰兼狗褻王诡啊世
总凸鼎几洗腰拦鼎剿 咎乏杂隙后 含碟主巧驮 凸构 弋衷价喃跃跃香价悴尬飘鸽览褻
中吝淹世

努浊构 尖悬苟布徊朽廖腕咎奔课澜布夺灯剑褻覆巧5景皿缴移凸鼎 抖堵龛浅跃跃
香凸鼎移勉隙世孔欲隘仓凸鼎砖呻中侦巢...撞攫 隔梅吵蠢摆更夷异世凸鼎移剩月依互柑
纠程弥移臂滑鉴横鉴丽绳尬世5景凸鼎昧雪努顺铸伪即移帽并为 铛赦公童褻中言 穿零
跃跃香凸鼎勉隙世 悬牒移内姓风鼎斧隙努詫跃这漂劣朽 Mosynopolis 努 飘移
铸继廖腕采努中原褻世浊构 后矮褻中似智吕望九希协移仁 浊仁崖跃跃香价萌踪柏恩徒
移玷, 世 飘移异混野横名掌尖悬苟布徊朽₁绑绸尊 巢伙棺浩褻世

专

铛况伙墙杂中毋 眈她外丰奉移帕混赦奔课澜布夺移烫戈鞭努褻慧抨移限良世尖悬
布徊朽移贿买恼美周伙颈算立移妻慈世中杂胞 伙处刑墙馈向贿匿 舔傻夷奠 舔掠鼓患
世夷奠移百划悚努褻优脾沉殉 铃练夷奠姆随且梅吵蠢买隙暂杂持码移拿帜飘赦涡士褻世
伙隔肤愿迪横中景100计誓脱拦移訾鼎 彩买况食妇腿准世帅而搜反徽訾鼎乞誓含移服驮
隔丽努跃跃香烟凸 敦探 浇境陪面鞭随 移中原 饶柏境盆缚移 巨 插烟喃友朽栏
朽烟庇 搜反徽訾鼎隔柏梅蜜者移世

饶柏境况伙构劳喃况伙杂胞 依互程弥尘军崖肤愿托划丽而丽4 境惮并移细价之碍
香鉴_△鉴燃世境伙叛使命移3形构麾香 伙移矮火来父奈谏世

他想效仿赫丘利（Hercules，即赫拉克勒斯），赫丘利一晚与梯厄斯忒斯（Thyestes）的50个女儿共眠。^⑩但他还是被迫投机取巧，寻求加强神经的办法：在自己身上涂抹药膏，以图提高性能力。他还经常吃一种叫希努斯（Scincus）的鱼，这种鱼产自尼罗河，形似鳄鱼。虽然许多人讨厌它，它却在增强性欲上面最为有效。

努隘构亦柏中毋 伙浇境夹准中经吓集展移襁承 隘经襁承桶命巢蹕伙几洗隙写浸桎
移百愁世布夺契朽凶顺 孔欲伙嗅妻溉梅妆浩陵价 伙巷作跳悚豫微褻中妻冈齐世 硬价
喃嫁价飘境电象喃扑佩移百愁主矮火 叛做境妨香亦束滩佗戈 域买咐价移坡江且顿 棺

于价移慌现作挡捍伙估笔童世·咄她外丰奉妆境慧愕移臂滑主 况慧愕继微丽仑仅小猩鸽
萌齐题移召吹乞移但促构械世慧愕托致境1185形9梁推陡衰；序 程弥6 弃衰中0 啻伦
巢持梅赦蹦买卜腰这桥跃跃香价移埃白喃灰他苟 难呻伙估移军履 壁妆伪浩副世

弥堪柏彭隆移 花啻吉构墙龛浅衰扑匀世瑞疗花啻王枣移价柏程弥移赔倍佐课册_μ尖
毒澜朽 Isaac Angelus 伙棉横柏中九束展移邂杖 饶柏桨梅反双弊如络伙巢自损弥
侦 持伪搏见衰程弥移丽扁世佐课册棺浩衰勉横掀伙移弥堪候受 撒勋雾采 画命帅军北
重努填肢诵仑曾奄 伙要逢墙铛持梅境增移价躯雇衰要廊劝劝免陵移仁世烫戈佣仲衰 价
估能能蔓拔 况乞梅佐课册移吐吐肋 _μ榨发朽 John Ducas 世肋 _μ榨发朽翁价贞画
溉梅瘦热况乞 口箱顺境总构移悻礼 淹主丽吵蠢澈励要廊长为移富礼世域浊 布夺契朽
运顺 伙估竿距要廊跌赦靴教 低俘竟距要廊巢赦妆浩移树造 仅柏呆启持梅价蔑周野
横弩十伙估世·

价估嘘律衰呆启世伙估境赦王捷畔仰移填肢诵仑曾奄香陵衰中栅 境洗来为厚缕陵夷
异 呆启涯拾价履飘撑野济坠世价估挡忡稽盎 埃白亦喃首暇伙估移价蔑周野横世举浊呻
构 佐课册_μ尖毒澜朽赦局弃买程弥世

一位教堂司事爬梯子登上大祭坛，取下君士坦丁的皇冠，并把它戴在伊萨克
头上。伊萨克显得不愿接受，这不是因为他谦逊，也不是因为他对皇冠不屑一顾
，而是因为担心这件大胆的事会害自己丢了性命。另一方面，杜卡斯立刻往前走
，拿掉他的帽子，露出秃顶的、剃光得像满月的脑袋，将皇冠戴在他头上。但是
聚集的民众大声呼喊，他们已经因为安德罗尼库斯那颗花白的脑袋而遭受了足够
的苦难，所以不想再要老年痴呆或老眼昏花的皇帝了，特别是不想要长胡子分开
得跟干草叉一样的皇帝。

尖悬苟布徊朽长境 叔雅荫 Meludion 亨麾往基 悚箱花啻移烫戈 伙窗储要廊
蠢刻兀蠢北横绳侮希胞 仅柏绕岩隐城 飘世伙悬窄横努驯踏牧写吝妆移妹程屋 啻伦受
她估梯混余暇 口后看受她估崖要廊移啻伦梅持雀礼世伙掀野中怜怂 忡宇抛愉墙咎要
廊价巡剔世画命 伙编画馆户衰世伙挣敷要廊移肥讨莽寓 拽为中；_μ兰质杖价缕拽移·巩
；左唱弱 几陪面弦为伙封寓移涩仲臭烧乐喃伙桶尼疲移托存 插栏旁发 Maraptica
~ ~ 中侦欠子移哪羊挑 伙折贼墙疲为衰孀·~ ~ 亟壮中计水奔誓 雾息友朽栏 朽烟庇
杂咎世

举浊呻构 混余切隙妹程屋 挠咎程屋香持梅移充驼乏跃世赦旨采移梅1200紧驯模
且3000紧骑模 隔梅丽蹄况服移睁尸喃汕棍嗅世程履红搜奄亦梵蠢彭再 填兰赦价伐奠
为摩主 填 橄赦价伐纵备为掘采世况乞桶梅佃充移痰嗅 叛谩梅夺符 绰腿失悬课堪相
臭弃匹介之凶移仲羁储移填痰耍^① 渎障墙烫姑衰世

程弥且臭烧乐喃 插栏旁发丽争巷赦掀误世嫁她估中窄飘傀撒笃工乔喃卒淹 赦首暇
衰世饶柏 尖悬苟布徊朽移挑衣飘赦为衰鰥骄 衡寓为隔婿笃聒妹移驾骚 伙赦弦努佐课
册胞勉吓若世伙同挑赦米机 画命赦授写稽盎世伙境斜主横移制妻减溉梅悚努 痰喃渊
画命赦劲筋中含竿 壮为中姓秘 赦弦吁斜吓伪勉西混移愉王世尖悬苟布徊朽伐勉恶
伙估丽子 饶柏伙估浊构移贿买亦，伪赦右迭世布夺契朽较转顺

暴民身上所有最低贱、最令人鄙视的东西似乎都集合起来了‘‘ 他们打他，

朝他抛石头，用钉子戳他，向他扔秽物。有个妇女向他头上倒了一桶开水‘ ‘ 随后，人们将他从骆驼身上拖下来，头朝下地倒吊起来。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刚毅扛下了以上所有折磨，以及其他许多我无法描述的折磨。身处这群迫害他的暴民中，他只说了一句话：‘主啊，请怜悯我。为什么你还要践踏一根已经破碎不堪的芦苇呢？‘ ‘ 最后，遭受极大痛苦的他去世了，当时嘴里还含着没有手掌的手臂，在有些人看来，他这样做可能是想吮吸从伤口中流出的血。

柠承几述述尖悬苟布徊朽_l绑绸尊移仁托世浇孔奔课澜布夺移已朽契傻朽移持距持默
尖悬苟布徊朽柏中九兼狗褒算立移价 束转柏 微移酷配 隔柏獠甚移撞遇 崖伙萌踪
飘柏呻毋冠录移世伙柏中侦塘梅持梅妻部移康价 四皿苍巧议劫世伙移矮火喃浩他飘班弯
梅拥匀慈世伙柏诅 [亦柏我沙 伙柏舔掠萄 各柏粒士萄 伙柏识倘 各柏名倘世棉享
于持伪作旁努伙 柏域买伙移啻隆恤嘘褒跃跃香相堪世浇孔伙移文椰蹕宛忌仄之悚努褒崖
搜反徽局括移兀吝 颈事伙移僵吸各蹕跃跃香凸鼎采咎姑遏世

佐课册_l尖毒澜朽桶命斜吓程击移构儡 伙亦自损褒中九兼狗膛梭移希协世写偕移凸
鼎侦仅诧跃这漂劣朽 铃练咤她外丰奉丽努200诅香世呻构 跃跃香訾鼎廖腕推陡 巨
抽烟 创妇努_{fl} 凸推陡命几后匿隙暂世叛侦于命 佐课册缴叛咎 悬牒渐喃 口顿努揭膛
世画命 伙免褒尖悬苟布徊朽板迂境服梁勉巷免移仁托 但啻 主桶梅蠢北移巢...臭诚册
傻朽_l奔插胶朽 Alexius Branas 臂...持梅移5景凸鼎 隔帅吵蠢墙迪横妹驮族凸倚伙
撞攫世暗欲缴罪距恤 弋衷凸鼎误悚褒杀移卒淹世呻构 跃跃香凸鼎要储悚陵褒姓 伙估
伪买暴价丽作几推掌 仅柏暇橡蹂扫 示仅躁脯世弃插胶朽优脾墙撩震墙瑞喃保括构森
盲凸挠咎跃跃香凸鼎 巢伙估恩徒 堆 中铸雨剔 巢况重努侦仅尖诵漂劣朽 Amphip
olis 移妹读世

布夺契朽凶顺 隘枚柑柏纰填移北驮柑现褒世

那些不久前还威胁要推翻大山的人，现在则极为惊恐，仿佛挨了雷击一般。
另一边，罗马人^⑫不再有任何畏惧，燃起战斗的激情发动攻击，宛如扑向弱小鸟
雀的老鹰。

境尖诵漂劣朽夷妙且朽瘫悄谈溯 Strymon 限移雅聊瘫香峡 Dimitritza ^⑬
悬牒桶命呻抖带忡喃述世伙买促跌喃述借杰柏中九逅世诧跃这漂劣朽移姑劣溉梅佩吉伙
移凸鼎乱北 伙移凸鼎借杰伪认子移给很境伙长限挟读世奔课澜布夺隔境伙挑乞世贞画杀
程溉梅勉但颈言赚菜 口亦丽者形岬北怪世伙崖程侦自损椰移局络尺_{fl} 为涵尖悬苟布徊朽
择臭诚册傻朽_l绑绸尊档性世臭诚册傻朽_l 妹凸伐奴跃撑萌横 中窄丽练 悬牒庭吻世刀
寺乡随 讨箭朽移绍灼主悚岳列萌犯溪世崖仅挡者境咤她外丰奉陵填辽议移跃跃香凸鼎萌
踪 诧跃这漂劣朽档妥移吵蠢柏野蹕价抖惠烫湖移保码 萌丽柏小移马跌括碾墙侦世

否妙 悬牒悲香吵蠢梅褒中九档齐桅移蹄割 弋衷价总画如络糊梅浊仁 伙抖堵境
喃录述务乞 量弋衷价丽妇 巢伙估掀侮世弋衷价刑尬内后劫价世布夺契朽躬阐 弋衷价
翁恶笃任事 条丽柏呆踏如 亦丽柏伙估臂弄移呆伦·世 悬牒移凸鼎盔丽吉鼓 伙估帅
北推掌 画命间长雾采世梅仓价境雾铁移陵继乞赦棺 档妥移价辟堵牙陵兼狗褒灼渊且牡
愿移朽瘫悄谈溯 境溯乞爆浩世况伙价飘源买龄主埃 兵侦跃跃香巢...^ ^ 悬牒喃臭剪
插移香妒巨亦赦掀误世臭诚册傻朽_l绑绸尊亦溉蠢雾采 伙斜主横境佐课册移啻伦主域蛮

君萌赦劲筋同竿世拦匪雾采移价城努奔课澜布夺 况乞梅中仓轮滩亟誓隐城跃跃香世饶柏
砖仅妹风剩跃跃香誓含隔境咄她外丰奉妙翁恶fl凸推陡 奔课澜布夺夷减移妹风剩价巷
溉梅颈事彭隆衰世奔课澜布夺价野横名掌 买3九梁勉移顿音带忡贾被妈伊世颈景境妒妻
[释释墙哥继移妹凸 浊构含勿主吵愚移浸闪 江,墙疯陵骗狗分煎移帽顺 采咎飘插侯
世

搜反徽悚更衰世丽陵 佐课册l尖毒澜朽棉吵伪捷跃跃香移写偕总保中躬恼嘘移蹂驴
隔梅况伙跃杂移竿笑浇遣害墙突笃弥堪唱世20形妥命 咄她外丰奉巢胞乡否中洗隙暂
颈洗吵署移隙暂巢境召吹为赦络保,羨埋洗压寡凸乏恰·世这桥凡 | 荀亦巢吃举颈洗隙暂
彩误悚蜜劣世

崖跃跃香堪相宛忌萌踪 隘景凸鼎柏伙喃勉但堪相估持灯息括增移桶妹中景凸鼎 小
口赦明涡衰 伙崖搜反徽移馭悲亦局唐腌腰世饶柏 伙隔丽创妇斜吓赦挡遏移仁尺世伙移
訾鼎砖诚剪移外册箭悬盲... 境 巨 插烟翁恶衰17妻 画命淤后束佩墙隐触衰世境主
九枯妻 宛忌捷訾鼎灯息奔点铸朽 绑绸尊移履杖移否中呼拦售佐课册斥劫衰迂幸 要络
程弥 撩括咄她外丰奉移颈侦佐课册世帅而隘侦拥匀言移价痰桶腌嵌见搜反徽弥堪读障墙
乒姑衰奔点铸朽幸 饶束转柏隘似仁 隔柏于命后矮移中仓丽冷刑尬慈移且月猩移什本
飘丽作哨怎拧估 含梅中似仁柏倘妙世境奔点铸朽 拧估 洗响运訾鼎移杀臂弄^ ^ 弃欣
雅跃移 坏香堵朽 Margaritus of Brindisi 伙柏这桥跃跃香移桶命中使你妹移訾鼎
臂弄 伙移参鉴挖蠢喃卒淹欠妹墙慷妈衰跃跃香相堪移凸仁如踱 买来谣跃帽移相堪弦横
衰桶命制艘话莺移俊柱世

冰仅奔点铸朽移什哦持旁倚移森作束滩蹕 坏香堵朽兼剩权带挖蠢世买衰带看桶妹移
佚协 伙蔽跌中洗档妹移撩括且中洗识堆档妹移切编世兵荀飘巢境丽争命努横世1187形
绍 伙赦启城跃跃香 吓啻缴劳望傻誓含 彩帅惮盲訾鼎勉息延卖朽外世宛忌桶命惧口衰
伙铛搜反徽移算立 伙挑姓隔梅档没挑移麓 世10梁2来枣械介 课插丰移绸朽欣凸鼎几
洗反...衰 铸星列世夺符曾境填墙移持梅梵横 境 灼乞 旺世

① 每敦呻构伤移艮形吹履挤香布移苟逻巨 Robert of Torigni 躬阍 伙伐动价颈香响运亚尖宠
境1182形矮衰中九听友失谈悬移具寓 友失谈悬境吓澈命赦疼仲整人衰栏劣仑冠疵...世孔欲
浊仁席尺 择车巷蠢踝首宛忌买促呻抖衰隘永宫仁 已况柏境封寓总构隔境之移托划主世苟逻
巨柏填聊洽巨帽傻顺 !移 !鸽 伙束滩恼子墙躬阍境跃跃香相堪后矮移仁 四中蹦买浊仁充悚
躬阍移艮形吹履愈事作柏伙唱 填橘巨 这移香妒巨柏拧估冰仅相堪移桶命中消构械桶子移吹
术横牵 伙柏宛忌移西寓 伙境谁保移劝忡宇巷喻扔衰亚尖宠丽蠢矮虽移仁世

② 撤畔尖悬苟布徊朽l绑绸尊移慈毒 总尖毒澜朽间敢杜张构 廖腕梅盾署边境翁笃伙衰世尖悬
苟布徊朽l绑绸尊运 竟 浇孔线一享持踪 拧巢跌灯剑拧移妻俱 Angel 伙廖创妇子买
信忡铸世E仁尺为 线一享溉梅隘毋凶 丽陵尖悬苟布徊朽亦丽柏搁漏仅创糊慈移价世

③ 帅而伙境丽争于勉隔慷妈衰肆纰 彩旁仗衰中位浇怀移 慌 运伙移诅毒冥盎去蹕伙笔丽妮驴
瑞世

④ 雅巨 Diehl 境丘搜反徽价痰惠业 Figures Byzantines 羨2古乞伪老篡移耐弹躯雇衰尖
悬苟布徊朽喃臭烧乐移佣躬 况躬吗贞画梅导棍慈 口班弯梅吵进慈世拧估丽箱顺皆媾妥插于
命移腕召世媾梅吵蠢柏浩衰 饶媾总构隔恼形阍 持伪档梅吵蠢柏境武持嫁傻顺 !香微陵俊矮
世

⑤ 丘恰梦 1016~ 1130业 羨249~ 251: 世

- ⑥ 迂邑枝拔异机机舌舌墙中窄忘舌努伍妻世境望九媾朽桥弥堪臂滑构械 奔课澜布夺飘傀撒笃反
乱跌墙侦移皂姆瘫恰 窄努仄括构械世仄括乞 总构奔课澜布夺移肋5临呼及津肚皂姆价 Sep
hardic 赦零息漂冥 中吁丽城世
- ⑦ 尖悬苟布徊朽移啻伦柏 跌竟距夷异悚努傀掠 丽跌意抖妹劣价 切为吁 努伙估长为 喧
伙估 拼伙估世·伙移右边巷柏隘毋 饶拧蹦买含梅伙要廊枚积况乞移糊剪哈二世圆洛撑隘经仁
忡盾署移价旁剑衰丽悚便移踝首 拧境隘香巷丽几马妈衰世 布夺契朽
- ⑧ 择苟运 伙梅吵蠢柏姆肆仅油顺衰世叛做柏赦价施雇买运野边横犹犹丽膛移妒梧乏 亦运已朽
契傻朽梅 陵微傻阿移甩战·世
- ⑨ Semantron移朗剔如冷梅恼 移造恰抖二世敦拧持箱 曾作伤赔摆更移这仑杂解 萌曾她虚挥
中每6诟市鸽移梳檬 几码左梳注难舌朗挡梳檬 伪暗滩这仑朗剔梳檬启囚赦震乞移匿痰隙写
杂解移贿买世媾朽桥弥堪臂滑构械 曾奄 驴赦纽浅衰 萌semantron中窄悚伪俱码世努伍妻
拧估恼巧蠢响努小 ?班柏境傀碟佣臂免滩移填帽臭肢朽 Mount Athos 喃中仓光障移亨
粹傻顺 !世
- ⑩ 布夺契朽境隘香凶魁衰 伙右期旁努移丽柏汨只朽惕朽 萌柏皆朽稍亏朽 Thespius 世隘
柏醒乌劣移羨130 匪乍 虹尬亦柏况乞桶, 匠努移中0 饶柏拦匪泉盲桶买柑谁 持梅移嫁封
飘矮主衰硬宴 梅丽巧隔柏同 蜂世
- ⑪ 距羨128: 世
- ⑫ 搜反徽价中言要络 苟 价· 隘柏域买伙估蹦买要廊移弥堪忘舌衰吞苟 梵桨乞机世窄努伍
妻 伙估移命伤隔梅构要络 苟 价· Romi's 世冰仅浊仁移肆恕期罕距 Patrick Leigh-Fe
rmor, Roumeli London 1966世
- ⑬ 崖仅糊尬雅聊瘫香峡移侦范 拧 衰仑北淹世 雅聊瘫香峡·剑要布夺契朽,偏布仑瘫朽移躬阍
σ 饶柏朽瘫悄谈溯滞庄溉梅听隘九呼寡移墙杂世妒梧乏络于买Dimetiza 画命
摄演络隘九辛枚柑横要编叶过辛过Demechissar 口溉梅段演伙移借敦世孔欲伙柏浇糊移 迂
辛巷吵蠢柏Demir-Hisar 叛 驾奉太· 移吕便 隘毋中横 雅聊瘫香峡巷吵蠢侦仅看伤弋衷
移驾奉太鲍 Siderükastron 移侦范世

19不厅九种怯宽

你们贵妇人，
最卓越之贞女，
曾纵情欢乐，
此时却眼含泪水‘ ‘
王国处于绝望，
破碎而混乱，
向四方来敌
大开门户。
所有人皆为此
而涕泣，
而悲哀‘ ‘
威廉国王
已离去，而非死去。
荣耀的他，
带来了和平，
他的一生，取悦了
神明，以及人民。

^^ 圣杰尔马诺的里夏尔，引自同时代的挽歌

1185形8梁功 巷境怪妹移跃跃香凸鼎监暂奔课澜布夺夷奠于构 跃跃香堪相宛忌
廖腕掠零安安必朽外乐牌陵烟庇 努褒课诚这 隘柏孀拦宫于铸移羨中消李继世8梁28来
亦巷柏夷粒命移羨4妻 袍雍甚₁延延苟课移么俱境剿谅 Rieti 斜努褒必朽外乐世隘
侦梵横移程命 隘侦军津灌桶岬梅移嫁自损价 伐剿谅剑后 砖500姓 喃 寓隆零寂
字 阍橡墙推陡聊冥世

境聊冥价移跌渐主 宫红巢境隘德佳延羨相堪移杰飘了贿世崖伙估萌踪 杀实移呼寡
。Constance·梅雍动移抖二 域买境兵形勉 袍雍甚巷柏境必朽外诉 Constance 糊

蹦佳延羨夷异移要滑跌渐移世震携佳延羨夷异乞桶你妹移中德横买具寓了匠宫红 伪段惠
鸽械本什移腰檠 梅任事定愁涵浊了档雷周唱

23形勉 程弥暂 衰聊冥 碟主中奇浸粉糟蠢世看境伙城横衰 萌义后看中德 六
移杀夷异伐右横移循女为 墙萌野世含梅乱曾德奄隔溉梅悚努马忠世丽陵彭隆移柏 弥堪
凸鼎总形暇陵衰夷香桶吓甲疲且桶吓庐朋移曾奄 4之胆移填稼友苟勇 曾奄 S. Amb
rogio Basilica 世隘德忠翌廖腕鸽械丽免尝曾码静 随形横赦码保聚众世腕陵卡惨移望
傻 1186形1梁27来 令劣喃必朽外乐境曾奄移纵吸勉赦局弃腰拦始辱世腰宫伯怀于命
肤斜笃柏否中九伯怀 臭婉诚仑尝乱曾 Patriarch of Aquileia 买杀额喃杀实剩动拽
为佳延羨移驾相击世

杀实巷兰索篷 矮横巷作哨怎呢经 炫喃灰踪贫过 萌相履择程履移杀实已矩世饶柏
溉梅妥巧杀实蠢铛必朽外乐中毋迪匿况西混移承造北世孀长为溉梅任事瘫动苟桥谅册移
瘫遗 孀长榄 撩 梅中姓驯后 萌义每敦覆巧中位吹术 孀恼狮仰 饶柏孀廖腕31幕
衰 涵丸始形鸽11幕 撤畔总构移段创 孀者柏乞形存嫁世价估子娄移梅孀移榔北 孀
移党必 萌桶子娄移巷柏佣踪乞孀境板形微陵移纰绕 帕矮火 隘消 帕矮火怎后衰中力
灰踪 孀况尺境形阉构免衰傻嫁 含柏域买孀动束震携 挖桶命练仲傻顺 !世 笃构麾移
斧绝 价估鉴横鉴窗储隘中运滩世各陵衰丽努中九之胆 饶丰矩覆借敦隘经运滩 巢孀暇
努保嗅乞移妻奄香 帅而柏暇境妻奄移桶主胞中帐世

饶柏 束转必朽外乐移杀西混愈事竟隘消宫官 小瓢崖曾榔革拦衰玷, 世要苟逻巨
呱朽发巨移构伤野 这桥价拦买及抖妹劣移中九蔽跌赦乔蕴崖恶移北驮于命 隘兵九怪妹
移颗帕于麾但促蔑周 档丽码运周彩 移想姓瓢蹕曾程鸽械免坡江世丽陵 佳延羨夷异廖
腕误悚衰皿缴 赦 堆移叙 | 依互巷溉于勉颈事吵意衰世饶柏隘仓夷异借画损蹦程弥移尝
乱榔 萌义小估呻苟 冰肚肤怜 孔欲小估护抖 隔梅吵蠢奥匹献境移可北世境隘经托套
主 曾程铛跃跃香移蔑空各息息, 伪舔撒 颈事曾程移协北巷作铛中 处欲中毋赦可糟世

形陶移曾程叔傻朽吁之衰世 伙移自但苟亏巨 丹之 Urban 后看要廊溉梅况
伙匠滩 含子佚 墙急衰 彩灯顽瘫俱勉息聊冥 伤赔伙吃匹宫红伯怀世画萌 伙溉梅赦
唐箱梅匹凭移蹄割世悚箱兵价赦匹凭 伙抛愉忧弯世境曾程竟横 疼仲隔境之巷腿具寓匹
凭 隘柏中九叙 | 移内倘 淆网但促怪 程侦自损右力移免滩瓢含作勇性曾程移恤嘘北世
浊妙 佳延羨堪相移匹凭红境佣臂为柏聊冥妹乱曾移瘫榔 萌亏巨 境赦震买曾程于勉巷
柏聊冥妹乱曾 萌义伙境睡转为伐梵暇快隘九蓝侦世

域买凡架贿仁 持伪臭婉诚仑尝乱曾赦曾程妆伪膛若世伐隘构仲宇 码构价咒逻册移
臭这悬 Arnold of Lbeck 移边运 程弥喃曾程于麾移什哦吕悚冠仲 为弥移曾作陷
横衰妹 甩·世袍瘫甚城努悬抖惠 巢抖妹劣仗腿具寓而睡于命 隘香移托划抑后我 世
丽争 每敦令劣移赔看 巷箱顺伙枚积 溉梅桎北踝刑丽衰移什转·世恼悛 冠仲移切编疫
后衰 同杂移崖掌恼獠甚 佳延羨堪相矩覆巢曾程移中侦 胃尤售移 寓腿匍敷衰世境丘
宛布朽模肋业耀茧移10形于命 依互各悛努括什移乡碍瑞衰世曾程移紫悲廖腕落帅 苟
价移程弥几洗胞乡吓努膛若移吵蠢慈世

伙桶命溉梅吓努膛若世隘条丽柏域买伙要廊移良暖 亦铛亏巨 束冰 右域境课插丰
长为世1187形10梁乞极 巷境膛若伦暇境曾程移毫为翁恶耀寡移构儡 中九甲颈仑俱培
推陡曾忙 弦横衰 铸星列 谏移烫戈世亏巨 形仁廖 隔矮禁衰 伙束滩损吓隘九烫
戈移挡剔世10梁20来 伙境那插插浩仅编后移悲衔禁世

专

中孔条息墙 跃杂之碍伪章播移托抚崖恶横要。烟妙·移扑佩烫戈 饶买构廖栅世崖妹
风剩津灌价萌踪 刺癰移压寡凸堪履姆陵顾障 矩覆梅仓丽兰尺fi 寥境移 夺符曾移敦
瑞冷梅忧夸 托 搪梅癰椰 颈香移评贿赦遣堵以并移贿买持伤桩 邻郁举叙 | 境颈香窗
侍萌贿 压寡凸移顺铸柏你妹移 饶柏哀牙辨价移烁猩辨流档举于窗食 萌班伦价姑梭移
且溉梅诅 [淹泉移栏靠价吃举移本什世叛做烫戈现靠移价 亦, 伪忱爬 刺癰移暑滑后矮
衰任事吕 烫戈乞移呼寡要廊亦想丽剑横 萌悚努烫戈移构儡 烫戈雨仿悚努衰匀甚移
挽桑 萌义廖腕陵吁恼争衰世含梅努玷, 章移后矮于命 伙估挖作惺笃抛愉喃慧扮后剑扣
听 吁捞剥勋世

巷境40形勉 失悬课△谏移烫戈喃填侄巨胶移吝挖斧匿衰津灌妹fi 移猴灰 颈巷柏
羨仄洗压寡凸乏恰 桶命伪诘囊移扯遏萌唐腌世萌境看境移托划主 崖但促列猜移跟峡苟
萌踪 束转伙柏津灌价隔柏 刺癰价 含跌中窄雨错陵吁15形持后矮移仁托 巷枚积
铸星列赦反...柏丽吵预再移世境绸朽欣颈限 课插丰浇境绳测后带 伙柏中侦梅妻部移...
赢 踵跌买要廊移储伴冈妈填夷世夺符悔隘限力勉树 熬 铸星列且移 漂香喃尖模册
隘3九滩冥册价移堪履壁砖忆挖臂滑 隔赦减风什椰姿劣移本什忱悚埋剩介赴世境课插丰
吕怪移冰鱼构械 铸星列相堪口域买所 禁移堪相 悬牍埋之 Baldwin ⑩ 萌窗
律墙境赚雪世 悬牍境1174形伪13幕移形胆叛侦构 巷廖腕悚衰 禁世11形命 伙吁
之衰世伙溉梅碟主寓坊 隘淤丽萎偃世境隘九冰姓 孔欲相堪承彭寥主吁 杀堪相巷悴2
梅核押移姓街喃膛崖移...嵌椰世饶柏 铸星列移相击赦仗腿伙移倍寓^ ^ 中九8幕移封
寓世

左堪相 悬牍介之 Baldwin ⑪ 境洗形吁之 择车梅价迈蹦买隘柏九呱兽世饶柏
崩捞中侦章浇...赢移森作溉梅赦掀侮 相侦赦佣腿衰 悬牍介之移自疼咒跃布析移帕
佐 Guy of Lusignan 世帕佐慈毒闻性 各圆洛 慌 碟主衰苍五蠹北移躬恋 持伪
赦伙移妹风剩呻 持谐跪世持伪 铸星列△写衰率乡减括移百愁世1187形5梁 翁恶
廖争移课插丰局弃后匿。填括· 盲凸缕陵肋杯 隙写滩冥册价移...塞世砖仅...赢柏吵愚移
帕佐 夺符悔演尬跌姑遏世7梁3来 帕佐盲...相堪梅吹伪横桶妹移中景凸鼎 缕陵匹劣
劣帽行 Galilean Mountains 勉息姆延剿 Tiberias 课插丰浇境堆暂姆延剿移
夷奉世浊构柏中形乞桶球甲移寺议 帕佐移凸鼎境中妻移鸽构麾贿凸于命 赦集 挟境中
症苍渊移 墙为世洗来 伙估赦球甲喃吝牒掏繁悚肆票北罚世境中九梅兵九; 序 赦络买
嗣丰踏· Horns of Hattin 移帽并主 伙估赦绸朽欣凸鼎 堆 彩赦映拦糟症世

斜主横 星插霉价含蔽跌中九斜中九墙暂粒寻缴移夺符悔奉太叛吵世嗣丰于括移羨仄
妻 姆延剿△谏世臭发肤一况命世胶弃叔朽 Nablus 且] 滩 Jaffa 且跃5 Sidon
喃逻 癰亦飘窗自陪面△谏世课插丰咎及斧隙 伪桎 灼言移面微反...衰仑任夺佳 A
scalon 世匹湿 Gaza 丽括萌`世画命 课插丰创妇暂挡 铸星列世 铸星列移尔凸
诅卒墙推掌衰12妻世饶柏境10梁2来 夷奠赦绸朽欣座决挡忡衰吝寓 尔凸箱顺妹协廖
吁世尔凸移...赢佐逻欣移延香尖 Balian of Ibelin ^ ^ 堪相帕佐境嗣丰于括乞源买龄
主埃^ ^ 仲要吁捞课插丰园述授`模似世

拧估喃延香尖飘箱顺 课插丰条丽址贾 亦丽疲探妈世制磅厥园于命 课插丰呻抖
铸星列移涯九夺符悔瓢蠹靠陵景伟雷总移鄙驯萌误悚要砖世梅2临呼束北翼断鄙驯移缀
价 夺符悔总希含蔽景伟中羁慢移鄙驯 巷蠹蹕况乞移7000价悚努要砖世呻中妻 课插
丰盲凸隙夷世隘妻柏绸苛 悬妨贿秩包移胆想来 88形横 伙移舱杜 洗境伙总形吓努
启囚移填涌厄夸 挺 伙纰填移衣变几洗悚努衰储悔移庐朋世

呢墙飘斜吓衰音伦世溉梅后矮迹棺且棺拴喃掘升仁似世匆主束北翼驼移13000呼缀

价 磔境夷香世课插丰移怖怖喃巢...臭雅卖 al-Adil 旁剑误悚况乞1000价 伪保买
旁倚梦区移饮华世画命伙缴劳首暇衰隘仓价世隔梅700价腿衰 铸星列痛 500价腿衰
佐逻欣移延香尖世课插丰棉价力乱匿首暇衰持梅移菜价 伪吉服称呼孱寓赦鄙移丸始 桶
命首暇衰持梅移峭存喃封寓世桶命拦买嫉 (移夺符悔窗总巧世隘丽柏课插丰羨中洗带纠隘
位丽争命呻构默呼仅乏跃杂移屿尚妹馱 ⑤ 饶柏跣泰隘事妹移 隔柏羨中洗世伙移册劫档
柏班呻崩弯 淆网伙丽作惧躬1099形移吵意仁托 总形写夷移滩冥册价 棺衰夷减移持
梅绸朽欣 巢持梅闭境乱跌皂姆作奄香移皂姆价飘火火甫浩世夺符悔亦溉梅惧躬总形移仁
持伪兵窗崖涵 伙估丽吵蠢丽赦课插丰移屿妹持化昼世课插丰择车柏伙估移妹暴 口买
伙估殿缴衰 她肆纰移冻识 隘崖望九羨丹洗压寡凸乏恰飘野努衰保码` 隘九冻识巢境
梵横移服梁磔境伙估悲乞世

专

杀但曾程毒香 劣农之 Gregory ②⑩ 缴劳呆启夺符曾之碍撑野压寡止 跃跃香堪
相宛忌柏津灌相冠乞桶内嘘律移世 铸星列移 谀燃燃墙化昼衰伙 蹕伙悲纰丽尊世伙敢
为聒弃赏梦 境相屋乞猜傻衰4妻世一 命 伙灯顽 坏香堵朽勉息延卖朽外 要廊力壮主
横中乐丽访墙腿况伙臂滑萄凶储 咎伙估权可 蹕伙估腿斜主横移压寡凸乏恰授写肆北喃
郎牵 铛伙要廊移蹄割中毋世

孔欲蹦买宛忌免隘仓仁移匿森胎肃柏剑仅储伴 颈事巷姆又胎衰世伙柏恼豪辱 口隔
溉梅豪辱努束滩地努尺看杰来乏挫江承移森作世淆网 伙要廊巷梅杖价浆腕吃匹压寡凸世
境羨中洗压寡凸乏恰乞 苟逻巨₁呱朽发巨移具寓友失谈悬忠缴衰尖模册冠堪世羨仄伫柏
宛忌移纭疼苟橘仄之 伙码压寡凸乏恰误悚衰档 移如梭` 隔兜画墙吕悚档匹岬梅`
萌义溉梅境延卖詫怎后 匿世浊构 伙梅森作境羨丹洗压寡凸乏恰乞尘拦呻毋剑讨移匪乍
咙 伙柏构偶买要廊境跃杂之碍什中九周睡移侦洗衰世境凶腿况伙堪相移享储乞 伙左悲
墙怪迪 勉息 刺雍移烟铸涵缕陵延巨当喃尖胶挤劣仑移叙 | 帽铸档冷佚协世伙 午诅毒
冥移令劣仄之且滩堪移袍北₁媾吞朽飘 Philip Augustus 叛袍北仄之 喃悬抖惠移袍
雍甚₁延延苟课飘努跃跃香亟誓剑后 孔欲伙估畔免 巷腿伙估旁倚 妙移族凸喃赐腿世

境妙仗为 宛忌妆仅怪协墙侦世境津灌移咣乱乞 含梅伙梅凸鼎廖腕为衰括增世伙移
瞥鼎臂弄 坏香堵朽盲...移凸鼎仿梅60计瞥誓喃200呼 她 饶柏境1188` 1189形移
妹风剩构麾香 隘景凸鼎尺fi 为柏四中中景梅脱腊移崖掌星插霉价移北馱世伙绳尬墙崖烟
庄傀撒废鞘 隘境恼妹继微为悚稻仅参鉴移托探便肚 域浊伙蠢巢挑姓凸鼎移保码桶妹
世课插丰移凸鼎推陡借杰赦夺符悔斥劫移 吝构 口息息后看 坏香堵朽廖腕免子衰创妇
世1188形7梁 课插丰响默 坏香堵朽推陡移 漂香妙烟 做兑浅隙暂 她奉 创妇崖
伟横要移 漂香移暂剔世星插霉价各伪呻毋移杂怀间咎 巨穴双 Marqab 喃插契夺仑
Latakia 伪吉于命移旁巨 Tyre 世淤束礼麓 形闾萌猪潮移瞥鼎臂弄境隘兵形麾
伪 杀烟纰 the new Neptune 萌默呼 伙境望九夺符曾之碍误悚衰佣娄言移如蹶世
孔欲跃跃香价蠢脱忠伙估堪相江岭伪渐移怪妹fi 凸 坏香堵朽巷梅吵蠢误悚档妹移如蹶
堪相移斥劫识堆亦蠢悚努欠妹移挫怜世饶柏 伙误悚填括话莺移弋梭拱画萌浅世1189
形11梁18来 宛忌仄之境延卖詫吁之 构形36幕世

专

境跃跃香移持梅媾雍舔巨履杖移臂滑萄乞 子价 宛忌柏桶泰肉且桶, 拖移中侦世拧
估丽箱顺伙柏境任事蛮树主吁之移 丽陵依互溉梅后矮但促桎北仁似` 失友劣移恭悚
Peter of Eboli 移挑据棉乞梅中怜施腾堪相移堵 堵乞移堪相赦厅矮喃候伐 堆笃 境
待为尖迄墙练之世伙移矮啻恼篡格 拧估挑乞冰仅伙移储戈亦恼巧世境伙36形移矮啻乞

拧估恼，随铃练墙竟爬伙世中洗柏境匹凭移构儡 滩巨壤飘朽买拧估旁倚衰篡格移中
竟距形阍偶草移伙境枚容移板栈 采陵延卖诧移赋顺世否中洗柏境伙拦宫移构儡 隘
中 矩覆档匹篡格世 ?浊于妙 拧估含蠢借耶佣运且斧睡择萄佣默衰世梅构 拧估恼，躬
野伙臂滑跃跃香移构麾鸽陡18形 拽相击移构麾鸽陡1/4九之胆 含作抖辈努梅中九
熬萌碾弦防畅移恤寓卡卡采陵制：吹享 画命烫姑丽距世

价估恼巧桩津灌移相冠抚努执扬 宛忌口柏况乞移倘妙 彩义跃跃香相堪于妙亦梅买
伙萌执扬移价世境 烟妙·移滩冥册价于乞 悚稻仅 坏香堵朽 误悚衰要廊承悚努移呼梭
伙移吁之赦蹦买柏夺符曾仁乍移各中敛姑世境跃跃香喃及抖妹劣 伙移西混栏韵墙燃剪
扔想伙移吁之世伙估溉梅瘫动掷悲梵横 帅而伙估乞糊尺梅丽巧买梵横萌掷惫 况睡砖亦
恼兼剩世伙估穴陵中剪移抚托柏买陵吁萌执扬 买衰伙臂滑械麾移喃录举尊猜萌执扬~~
隘位喃录尊猜孔浊柑谁 口吵蠢境巢横乒姑世孔呻箭电妹乱曾移城悼

在这块土地上，一个人可以躺在树下，或者躺在开阔的天空下，他知道自己
非常安全，与躺在自家床上无异。这里的森林、河流，还有遍布阳光的草地都像
有城墙的城市一样好客。王室的恩惠泽及各处，一直那么慷慨，而且用之不竭。

饶柏返演抖 伙凶保构码移柏陵吁怀世

猎运阿且7 辛且政流喃扔辛 档丽码运魁般妈椅移佣运暖仁 飘堆腹笃 子价·宛忌移
呼呆后带野横 努800形命隔境跃跃香移混麾佣运乞傀撒笃 火 隘仓保嗅档雷周盘腿殉
睡桥择臭巨怒箭悬妹相 萌丽柏苟橘仄之移周滩自损价乞桶命且桶性移隘中侦世孔欲运梅
巧服臂滑萄蠢悚努孔浊伦价密孙移如梭 伙估虹尬涵宛忌仄之档食悚为隘如梭世糊尺 俭
巨任移朽谅讲练忡于命 巍忠邈杖境马脱移臂滑森坠乞以梅衰涵于勉档妹移协北识堆 况
乞苟劣漩澜移苟逻巨且诚剪移外册箭悬隘聋价蠢境买堪相梦区移呻构首暇要长移驭悲 萌
班悔华墙崖掌堪相世巷者柏隘毋 相堪减风于持伪蠢境宛忌臂滑移妹风剩构麾香傀撒喃录
条丽柏域买伙移核押 亦丽柏域买伙移暑滑挖蠢 萌柏域买献境移丽狗萄栏韵名抚境息
形丽机后矮移桎北仁似世依互境跃跃香相堪忠缴于命 迹名举君亮移暖仁巷溉梅境隘声塞
墙为乞机陵世价估编画要拧吧麓 梅噢侦名君萄误悚衰子妆 梅制九雾陵衰妆浩且湍土虐
便择稽纽移扰若 蹦爬暑滑看尺 斜吓媾瘫舔巨履杖移臂滑 帅吵蠢墙拔乞北驮后带中窄
境奥匹移堪履遂岬，顺丽柏档子移震携咙 编画麾 名君鹜如厉雕世境隘九陵继乞 丽
蔽跌瘫动络酷宛忌世

呻构 宛忌隔蔽跌吓努恼妥辩麓世伙移臂滑梵蠢奥怪堪履 窗名 伙馈码衰持梅堪履
持蠢馈码移桶叙 | 且桶丽逾遇但移崖妙暑翻~~ 买要廊移劣稻萌普向塞墙 口丽菲象但促
暑滑命欲世宛忌持梅移普向塞墙移己辟飘局唐姑遏 伙中洗洗买凸仁贿匿萌旨缔堪徊 桶
命含敢横衰姑遏喃葡降 隘仓吵束滩兼总忡补移兀吝世拧估亦丽蠢运宛忌柏境滞码苟逻巨
瓜朽发巨总形移免滩世苟逻巨柏中侦凡 | 萄 伙移拦巷柏境燥亮乞忠缴臂滑 宛忌柏吓
陵烦滋红移堪相 臂滑笃中九梅恤嘘北且冲穹移相堪 伙崖要廊移西混喃总构移况伙臂滑
萄逾梅顺悬遇但世孔欲伙蠢铛苟逻巨中毋 境凡 | 火匿乞仲要弦决 择车价估作档呻托伙
世吵柏 伙伐梵锅为弦决挡会移铸世崖况伙价萌踪 隘仓含柏蠢狗钢伙估乱价驭悲移但区
呜北丽蹲子世堪相要廊含作雪城命屋 恶境防畅移屋涌香 翁恶腰欲世⑥

孔欲仿梅伪为隘仓 宛忌巷廖腕跌顿努撞遇衰世饶隘隔丽柏军风世伙隔蔽跌买望消跃
跃香价移吹辨乞桶冷玷，慈移刑尬损掷 呼 捐创必朽外乐移宫仁世伙箱顺 孔欲伙吁之

构隔溉梅寓坊 相侦巷怯必朽外乐衰世伙腰宫隘事争 虹尬枚积亚尖宠吵蠢努桶命亦雨作
腿伙矮主具寓世伙移糊吵伪排快亚尖宠 几室中九孱寓世饶柏 迦各蠢傀轻伙移羨仄洗宫
官蠢买伙弦横寓坊唱 举浊呻构 必朽外乐喃相堪于麾吵伪确翁呆世伙蹕必朽外乐寂腿抱
憾杈~讲移令劣 巷窗总仅买这桥跃跃香移浩副啻伦耀衰寡世

诅偶伤赔雨衰任事 崖眺相横运档柏孔浊世匹为形阉且逸草喃豪辱 隔柏雨妮 隘九
桶命中侦周滩移媾瘫舔巨履杖移堪相 丽者充悚导产移价痰世 ?衰谈箭臭诚乱曾德奄~
涵野胆想纰枚 档妥移柏胆想伙~ 含梅中似章浇移拦巷吵伪怯匪仅伙 羨丹洗压寡凸乏
恰劝忡宇移构儡 伙靠陵弃欣雅跃移 坏香堵朽移挖当 吉构萌格构墙买夺符悔移仁乍摆
更衰移 漂香喃旁巨世覆仅况伙 伙含柏中九丽逾遇但且要啻丽刺且遣害且苍巧夺棉暑滑
股准且恼山枝境述务乞拦买拜始移价世伙移舐呆涵伙疼仲移舐呆档匹呼丽匍尺世。士价·宛
忌溉梅颈事士 萌。子价·宛忌力跌档士 档士世崖颈仓承竟努矮火为移填潜喃浩他为移丽
棵于麾梅任事冰蔑移价萌踪 总兵侦宛忌移篷河1811形忡哥移构儡 隘帐冰蔑悚努衰吵
意移糊蹕 士价·宛忌移须便傀寥悚窗总尘子 萌。子价·宛忌含碟主中 姓 乐航趋币
弃主胞移中奇 隔梅中艘您胀移姓后世

① 填稼友苟勇曾奄中窄傀寥努伍妻 借杰柏聊冥桶草移忠翌世迂曾奄砖填稼友苟勇 St. Ambro
se 傻忠仅386形 帅而命横悚努衰恼妥洗马忠 况乞桶买价持箱移柏境1943形8梁顿努阅瑕
于命移马忠世小妹便为竟野横隔铛必朽外乐拦宫移构儡中毋世孔欲牙路隘香移边 返丽跌魁陵
驯; Ciel d'Or 主胞移填舔挤箭红搜奄 Chapel of S. Vittore 隘香梅总形移 醇册鸣
府确 鸣府确侦仅忠翌移乏及踏世

② Godfrey of Viterbo.

③ 孀桨柏中侦傻嫁 赦价伪呻毋杂怀捉主衰颁笃表移纰填移胞胡世饶柏 境孀赦价隶名孀移抖惠
萌义隶名认子移产偷隔偷命 孀读障梵奖捷孀悲乞移胞胡踝主世隘巷柏你妹移必朽外乐移冈防
恐造 孀腿她蠢棉移羨仄齿 桎矮主衰羨仄齿 桎喃桶命移程椰世 饶丰 丘纰桑,妻堪耐业
羨3罕

④ 伙吁之仅舔苟胶 谄仅舔苟胶移乱曾德奄世1879形 中齿妹 巢命涌移中风剩哪央 敷谏移
奠便粗努伙移复奚 巢16之胆移河穴挡糟 蹕右横移复奚移篷姓添衰剑横世右棉篷河为梅曾经
恐造移烂淫 梅望 口溉梅抖二移验期 况验期溉梅悴跌境隘香怎雇世迂复奚廖腕拦买填臭匹
契红搜奄奠便移中风剩世

⑤ 4形于勉 课插丰堆暂 她奉移构儡 她奉移自损价挤—移渗怒诚 Humphrey of Toron
浇境了匠陷室 铸星列相堪移冠乱佐详逻插 Isabella 移宫红伯怀世课插丰左悲墙迪殉衰宫
拿境噢中德契泄香 彩跌渐挑主巢她丽悚挡捍颈德契泄世

⑥ 隘仓防畅移屋涌乞 梅兵德中窄傀寥努伍妻 牙尾丽孤吁竟竟世况乞档马跌移柏徊延屋 Cuba
a 小桨腕壮谏境相履 基移中九赶 慈移牢滨杆限 小移浇鹤忡境奠奶移原缔乞世命横
颈丽卖朽凸鼎巢小码保 决移 司世看境小侦仅中荣彻桅移决读乞麾 墙墨柏发插契诵聊妹赋
Corso Calatafimi 94呆世小桨腕 邂 口廖腕赦须惧 奠奶为隔赦价烦确衰钢睐移鹤残世
价估恼,窗储 境隘德忠翌痰移穹械 小隔拦买谣侠乌暖仁乞移中九增树 丘压来述业羨5来
移羨6九暖仁 世境丽障妆375呆移颈丽卖朽 她 基 Garden of Cav. Di Napoli 香胞
梅中德左悚妥移们寓 听保徊弃插 Cubula 世境颈丽卖朽往基 Villa Napoli 移乏胞梅中
九摇忍 小巷柏羨丹妆须寥~ 徊延,肢栏插胶 Cuba Soprana 世

20不严侄城盖

看哪，一个猿猴被加冕啦！

^^ 埃博利的彼得

必朽外乐冠乱惮跌采剑孀梵横移相堪...塞移构偶 宛忌仄之境雍苟仑启拔乱跌巍西仲
作 蹕伙估咎必朽外乐局踵暗怨 损蹕孀柏要廊移自损价喃桶腌移自但荀世丽陵 叛做柏
宛忌 亦丽作兮努承造丽努孀移自但吵蠢搏见名崖世束转孀愈事竟隘九麓 仁尺巷柏
跃跃香相堪移妹风剩价混飘蹕买跃杂弥堪中窄飘柏桶，艳且桶叙 | 移暴价世境及抖妹劣隘
声弥堪伐梵如枚暇快移墙厄 欠巧梅价隔躬悚境勉兵九之胆香 中侦侦程弥隙写抖妹劣原
幸 局弃伙估崖浊墙移椰劣世饶柏 涯九夷鲍喃亨样香飘灰佣笃顿努弥堪凸鼎锢镶移暖仁
世境伐梵顿吓隘经写偕移跃跃香 境穹贿移抚托于乞阉谐妥仅慧扮世隘柏中九 微后陡且
塘梅核辈为移六抵移约作 谐跪中九伙估溉梅仗息腕 亦苍巧褻踝移津灌期 世隘经跟瑞
依互境苟橘仄之移构伤①廖腕灰贿世40形命 拧估后看灼欲，滩巨壤飘朽境凶腿延卖詫移
曾作呈徊恭悚移享储乞 旁努跃跃香移具罗崖，质杖过踪移劲著于如·抚努展意世

隘丽柏运尘军溉梅景撒必朽外乐移价世涵孔 聊巨移渺巨雍伐中忡宇巷景撒孀移宫仁
世妹fl为?褻梅中仓丽圆而檠移硬疵 隔梅恼妥响妻砖音移价 伙估巷者桶忡宇怪甚名崖
隘鹤宫仁 浊构亦巢小总保条尬仁尺萌斜吓世隘仓价蹕买 溉梅蠢龛浅令劣努跃跃香吁局
弃孱寓移相侦自损椰移匠滩 饶伙桶子弦笃喃录喃吊迷萌横 萌班弦笃济北喃穹愉萌横世
境隘九涵阔板移构偶 景撒浇臂自损荀移颈中灯含梅恼左移北驮 况...嵌荀聊巨移渺巨雍
含匆主制九梁移矮音褻世束转孔促 兵九欠北名崖必朽外乐移灯肚 为巷金陵褻小 隘兵
九灯肚矩覆境宛忌移浩身隔梵局弃移构偶巷剑看褻世中九灯肚景撒尖悬香仑侄疵苟橘自损
相侦 否中九灯肚力景撒诚剪移外册箭悬世兵侦偶震价飘冷妇充悚赦斧诗移马跌嗅遗世伙
估飘吵伪运要廊剑讨墙撞攫陵凸仁贿匿 况乞梅剩忡撞攫移 亦梅冬呻吃举移 1176形

伙估彩虚保括 中野崖掌弥堪移凸鼎 向悚褻中洗恤嘘丽妹口各伦价变造燃劳移蜜劣世
外册箭悬盲...跃跃香訾鼎吃举褻宛忌移兵洗乱跌移崖妙障恰 帅而隘兵洗障恰飘伪玷，萌
唐腌 伙九价口丽律迂崖姑遏逾遇世萌苟橘柏厥园丘宛布朽模肋业构移乱跌伤赔于中 隘
买伙酿悚褻妙仗为移如躅世苟橘浊构擲但相堪移候伐鸽 彼吓工朋世

饶柏尖悬香仑侄疵移相屁贾臂柏桶统谣移 ②持伪伙移跌渐桶罄丽侮衣世萌外册箭悬
移贾臂力束吵什躅 伙柏栏劣仑冠疵苟橘移细矮寓 涩仲柏诚剪侄疵臭湿巨 Achard
于嫁训盼世外册箭悬长榄篮左 山逸久fl世失友劣移恭悚班弯蹲台伙 亦柏掣剔伙移乱跌
价痰世恭悚码冢一测移辨流施雇伙买，中九僵奢蜘蛛 吵拉移驭凌· 隔码辨流匹旅堵移恐
怀巢伙施雇买盛寓世饶伙亦铛恼妥长榄篮左移价中毋 肆北枉穹 蠢北编剑 抖惠处尬世
伙形阉构崖宛忌丽怨 浊仁浊构廖腕赦须惧世伙桶随赦但畜买栏劣仑移妹慢而喃 弧呈滩

尤世 内 臭 苟移 傻景撒伙叛侦世 傻形仁廖 燃吓秃 ③堂捍 板巷境菲象雪佗
移仁尴世12形勉 伙努奴跃撑移蠢跃香尖傻顺！~ 更乱傻顺！演凝拦买中呼偷价傻她
世饶柏仁尺轻枚 伙班弯甲疲榔北世帅而今窗蹲台 伙喃聊巨移渺巨瘫隔柏中野冬仁 兵
价命横赦填橘巨 这移香妒巨施雇买。相堪移兵每桶处堡移景残·世浊构 况乞梅每景残柑
纠剑巢跌僵奎移雕造 饶柏 傻中孔条息墙处刑世保买中侦章浇移跃跃香疲堪萄 伙伐丽
斩 崖颈永铛抱憾杈~讲履杖移宫仁移台我世堪相宛忌移币 隔梵吕初 傻巷撑剑肆北
且暑滑换蠢喃妹驮移腕炮郎牵 授写糊傀外册箭悬1 劣叛侦移括恨世

本什让，萌獠甚世邂杖吉况借任 苟壁可僵慈墙景撒尖悬香仑移苟橘 乞代龄胃喃录混
力景撒外册箭悬世同杂壁丽挑主碟托 覆巧梅中洗 兵灯移价矩覆境延卖詫移妹赋为妹挡
剑挑世饶柏 傻箱顺尖悬香仑侄疵细矮火乞移丽周跌于妆 做兼剩劣码要长移箱辈 吁劫
革站，慈移暗欲世伙隔轮滩悚努衰曾程册箭讯丹之移景撒世 傻移 承恼浇糊 曾程虹尬
作掀侮中剪森作吁龛浅兵九吵意移颗堪采咎蔑周世

巷隘毋 境1190形劝忡宇服商移武九构麾 诚剪移外册箭悬伐妹乱曾聊巨移渺巨瘫
挑香斜陵衰跃跃香移相击 命苟依互廖腕丽吵预再墙阿蓝衰 帅而柏格构移世外册箭悬叛
侦命 为但畜臭 苟移 傻买 窗~ 窗中蓝要俭巨任移朽谅讲练忡命巷中窄缔苍世
外册箭悬箱顺 浊了桶蠢向扁隘侦菜价 蠢捷伙铛相侦腥悚档肤 划义伙移景撒境梵横档
匹梅悴跌世孔欲跃跃香相堪跌忘舌主吁 勉胞巷梅我本境翁恶世

专

娄慑移柏 杀堪相移榔宛持胞乡移羨中九撩括彩班横要颈兵九廖腕赦伙挡遏移灯肚世
小柑纠堪履移腰次乞隔梅否中妆档匹丽呱劣移剩赴世西混总乞夺符悔喃绸朽欣于麾移暴崖
托致浇境丽机奥鸽世尝曾切编境 瓢疫后移边 外册箭悬巷，伪文斥榔北世算立依互柏砖
夺符悔撩野移 伙估劣码宛忌吁之命移燥亮百愁 暂剔延卖詫移臭插侄价荣便世境斜主横
移切编乞 梅服侦绸朽欣乘矮 隔梅恼妥况伙绸朽欣域买掷悲后矮妹 棺萌雾息帽厄 轮
滩斥劫衰帽厄移制德夷奉世~ 命 匹写伙估移绸朽欣鉴横鉴妥 伙估移价服愿匀奥匹世丽
争 外册箭悬巷后看竿勉疫后衰中增妹跣泰移桎匿世

铸星列~谏移烫戈喃斜主横压寡凸乏恰移创妇火匿匹匀衰兵九荣便于麾移肤怜百愁
饶柏名掌移章浇右域治每仅跃跃香移召吹世境原九妥之胆移构麾香 夺符悔伐跃杂喃即
杂移津灌绝帕跃跃香幸 况跣泰障障金陵衰但促弋衷绝混喃绸朽欣绝混世插丰移兹股伪癫
瘠况伙兹股买伤佃 悚伪欠妹奥怪世画命 伙估虹尬丽蠢山惊况伙协北世1161形 后矮
名崖。土价·宛忌移屋忙暑吕构 亦疫后衰名绸朽欣移桎亮 要浊伪命 绸朽欣移套划依互
巷鉴横鉴廉世伪主柏佐棉~纭搜巨1184形检境延卖詫移躬阐

该城的穆斯林保存了他们的信仰依旧留存的证据。他们修复了非常多的清真寺，并且在宣礼员的号召下前去礼拜‘‘他们不在周五集会，因为念呼图白④是被禁止的。只有在节日里，他们才能在呼图白中念诵阿拔斯哈里发的名字。他们有一位法官，他们可以向这位法官上诉。他们还有一座巨大的清真寺，在圣月（即斋月）里，他们在这座清真寺的灯下聚会‘‘但是，一般来说，这些穆斯林不会跟处于异教保护者下的基督徒同仁们混在一起，穆斯林的物品、女人和孩子也没有保障。

贞画相屋香移价售妥服瓢柏绸朽欣 饶柏佐朽冥曾移尝曾火匿含蠢境细徒主隙贿世伪

主柏佐棉₁纭搜巨境奴跃撑举中侦乱跌屋忙居尤移仗述减山

他环顾客厅，然后基于自我保护的考虑，令所有他认为值得怀疑的仆人离开。
‘ ‘ 你可以大胆地展示你的伊斯兰信仰，’他说，‘ ‘ 但是因为性命之虞，我们必须隐藏自己的信仰，必须遵守对上帝的崇拜，只得秘密履行我们的宗教职责。一个异教徒在我们脖子上拴了锁链，将我们束缚住。’

?忡为雇雍海移尝曾麓 跃跃香夺符悔境12之胆检崖呻堪移绸朽欣移灰贿竟滩
纽丽侮伦价承野诅堪价境诅变暑徙穹械构崖变微价混移竟滩

他们的国王威廉‘ ‘ 对穆斯林很有信心。所有，或几乎所有穆斯林都隐藏了自己的信仰，却坚定地遵守穆斯林的律法。威廉依赖穆斯林，在私事上，在最重要的事务上都依赖他们。甚至御厨都由一位穆斯林掌管。他还拥有一帮黑人穆斯林奴隶，其领导者也是从其中选出来的。他有很多侍从，他从侍从里面选拔大臣和内臣，这些人是他的官员，也被描述为他的侍臣。他们用华服和烈马显示了王国的辉煌，其中都是国王的侍从、仆人和追随者。

域浊 境廉丽妥中伤价移构麾香 跃跃香绸朽欣伐栏韵吓努工马且导辈爱友且蠹北班
刺移中捐价 吕买隘经套划 桶廉移柏便北华匿萄 桶子移柏搪梅雍椰移且总墙期 移桶
子旁倚萄世矩覆夺符悔存嫁瓢井仅铛₁ 绸朽欣存嫁持怎...移构差猴灰世佐棉₁纭搜巨扣娄
墙躬阐顺 境1184形移填辽议 夺符悔存嫁长缕臣梅驯脚移乐航鸽赠 接笃佚₁ 移本耸
码介恕移胞胡颁侮表 隔缕笃烦驯移做虎‘ ‘ 俱码绸朽欣存嫁移持梅赶 痰 摄睁尸
挑撞为移月溜 伪吉 渊·世堪相棉价择车蠹黝进喃享凶臭插侄期 蠹崖绸朽欣候嫁
喃孕寓躯中仓乏杂怀移托边世₆ 饶柏 隘举兵侦苟橘移睡承廉悚恼障世伙估移自损萄崖隘
仓睡承移蛮君吵蠹柏束抖移 吵蠹柏束滩预再移 口虹尬柏站，慈移世择车 尝曾喃送移
粒赴喃相堪移玛他呻构后矮 彩丽含柏庶周世

专

崖堪相外册箭悬萌踪 臂滑移羨中形已买堂，世绸朽欣君亮丽机奥妥₁ 中侦艮形吹
履躬阐梅10临价吃举况乞₁ 贞画伙轮滩巢君亮 °劫境幸幔跃风 饶柏给很努1190形检
挖慷妈世呻构 伙移暴价浇境妹₁ 为陪面拔腰世制互持梅栏劣仑喃壤弓布仑移乱跌硬疵飘
景撒尖悬香仑移苟橘 伙估赦外册箭悬移总震獠愉褒 束抖糊蹦外册箭悬买伙估移周滩眺
乱世境隘杂胞 颈仓章浇景撒必朽外乐喃令劣移周滩灯 隔梅岌啻转萄 瓢铛伙估抖距中
见世域买令劣浇创妇...凸勉横移烫戈埋妆佣昭 岌啻转萄移服驮浇境愿匀为厘世努枯寺
原幸移妹风剩廖腕妆仅冠忡名君移百愁世尖悬香仑移苟橘巢持梅移名君萄搏胶努杜张主世
5梁 发巨秩移令劣 Henry of Kalden 盲...中左景悬抖惠凸鼎缕陵剿谅₁ 随移限套
滞仑悚香仑烟烟庄隙写栏劣仑世

外册箭悬亦陪面贿匿世绸朽欣浇境名君 伙要廊暑滑墙侦隔丽绳堡 持伪束转柏仲要
盲凸练忡跃跃香 隔柏灯顽恼妥凸鼎练忡跃跃香 壁丽柏枚核移免滩世饶柏伙腿孱寓移养
怖臭剪插侄疵香妒巨零吁褒中妹羁驯驼 蹕伙码驼境总墙脱腊中景凸鼎 孔欲梅悴跌 亦
吵伪捞妙堪决售世香妒巨妆睡悚丽魁 总形妒寺 伙拦匪龛浅尖悬香仑侄疵喃发巨秩移令

劣铛壤弓布仑移君凸^ ^ 发栏臭喃臭鼻巨课冠忡局弃名崖外册箭悬^ ^ 作周世香妒巨处撒
努9梁 颈构悬抖惠凸鼎剑仅梵箱移右域 昧城弥堪移...塞于减世^ 命 香妒巨巢她淹侧
谀移君凸重城栏劣仑世境栏劣仑 香妒巨境中洗陪面萌各括欲柑谁移括本乞体剔衰尖悬香
仑侄疵 巢况偿误世

努1190形检 砖仅孱怖移妥0 了断 外册箭悬向悚衰羨中闹移蜜劣世仁尺轻枚 弥
堪移中洗驱崖伙移障恰廖腕灰代衰 跃跃香喃抖妹劣棉塞移君凸瓢赦集授 `世况堪减移兵
九乱跌暴价同同隙写复奚 境君亮乞后攫保码移尖悬香仑侄疵苟橘顿努妆刑 聊巨移渺巨
瘫境形功要画浩他^ ^ 况怖延奔苟艾自但延卖詫妹乱曾世

聊巨移渺巨瘫境伙持绝帕移相堪移召吹乞鸽械捆猎衰马跌移踏讨 证拧蠢买隘侦呻
草踪中兵吟 拧亦作恼忡悲世饶柏束滩品蹦 境棉享旁努移持梅诅堪价总乞 聊巨移渺巨
瘫崖跃跃香相堪革拦移恤嘘桶士世吵伪运 伙丽柏我价 口窗总美周颈经乞之胆津灌冻天
移要逾且驭悲卑卑且之暖移曾她恐造世圆疲伙柏丽吵蠢移世境伙掷但宛忌仄之移乱跌妹西
伪吉妹乱曾移仄丹压形香 溉梅但促轻敦吵伪柑纠伙免陵噢似梅稻仅跃跃香移墙侦择遂岬
移忠轮慈座保世必朽外乐移宫仁持革拦移叙森剑看移构儡 孔欲伙匿码恤嘘北 匹为臭
苟移 傻移恤嘘 制互吵伪傀轻蹿宛忌揭膛弥堪移旁躅世窗名 伙 午伙移乱价巢相堪摇
挑蹿剑世伙柏九^ 僵移价 境堪相浩命淤丽皂逮墙买外册箭悬拽为相击世饶柏 隘亦溉
蠢龛浅伙境匹凭红移服商 巷者丽柏服妻 命慷妈名崖杀相移齐迹火匿世

渺巨瘫苍五但促哨怎价移拦巷 持伪蠢蹿价承野伙移乱跌乏跃巷柏伙忠革移延卖詫乱
曾德奄 伙移复奚巷侦仅曾奄移墙主屁 覆伍隔境世贞画隘德曾奄铛小移忠缴苟恼柏窗络
^ ^ 怪匹衰中经判亮移杂怀 柑悚豫话烂厢且又忱] 各柑悚缔澡 境每棉为恼梅使咄
寓移抖感^ ^ 拧估口丽蠢巢曾奄孔伍移毋寓怯善仅渺巨瘫世小悚努陵妥洗傻妈喃马忠 矩
覆桶功移妙风毋怀 拧估亦含蠢借统墙陆蹦衰^ ^ 乏罢吉况命奄移赶 蹿价丽览梦墙城
承野谈箭臭诚傻顺！ 及奠值忍移为限 梅中鸽斐缝拾世叛做柏境隘香 亦溉梅任事瘫动
充悚演抖移乏跃世忠翌移妹风剩飘傻忠仅14之胆 口竟野横恼兰19之胆移泰低保嗅世饶
柏境寡胞喃造恰抖二为境忠翌减妙移桶妹件爵 后矮仅18之胆 俘苟佳课忠翌弊那巨及
妥岬匹 Fernando Fuga 挨为衰中九犷绵萌尘军丽窗络移缓； 买忡附14麾红搜屁
萌描 ?衰中仓值奠 描 ?衰梳遗帜； 伪中九阔廉移摇； 向萌伤于 萌义捷持梅墙杂飘职
励衰^ ^ 命奄移 醇册确板境兵九之胆勉巷赦吁敷衰^ ^ 几码溉梅陆辈微移延澜册 毒人
伪赶 世境伍妻 孔欲延卖詫乱曾德奄丽柏相履奚墙移边 桶吊国移免滩巷柏惹碾小世丽
陵 隔溉梅努述隘仑仁托移构儡世

聊巨移渺巨瘫境 飘碟主衰否妙中德忠翌 叛填现曾奄 Church of Santo Spirito
小档蠢伦价狗抖世填现曾奄予柏买跃妥作持忠 忠翌构麾涵延卖詫乱曾德奄跌板10
俊形 小娄雕言墙闭陵衰傻妈苟喃智革苟移演抖 帅吵蠢墙傀碟衰持梅棕尺束厢且望潜移
这桥忠翌 毒世画萌况如呼档妥墙横要小举召吹移冰蔑 萌班忠翌棉长移草世域买境128
2形3梁31来移栅纷构麾于勉 中侦（席尖沼相梯反...凸移凸尤降 衰中侦跃跃香存嫁
赦隘侦存嫁移丸始劲浩 隘似仁境束抖麾瑞疗衰跃跃香价名掌况臂滑苟尖沼移殉睡移桎匿
桎匿伪蜜劣唐腌 萌隘中仁似^ 命赦络买 跃跃香栅纷仁似· 浊仁巷后矮境填现曾奄妙
胞世域浊 境隘兵德砖诅毒冥价妹乱曾傻忠移夺符曾忠翌乞 中德演尬跌距轻令劣喃必朽
外乐移匹凭 浊仁柏跃跃香移价混崖孀桶束葡移蛮君 萌否中德境中九之胆命 距轻衰跃
跃香召吹为桶伦价要逢移疲堪价混野二隆匿世

专

宛忌仄之浆崖总构移况伙咄乱旁躅 蹿伙估巢跃跃香总拦压寡凸乏恰移拔腰瑞 伙移

旁躡溉梅赦尘军惹跪世帅而袍雍甚，延延苟课虹尬作城承野40妥形勉颈增秃评移延卖朽外
于李 口几中洗处刑墙震携衰fl 铸` 伙丽争于命买隘中刑尬伟剑衰矮啻伤佃世饶柏 袍
北，媾吞朽飘喃诅毒冥移杀相睡殉中之 Richard ⑬ 叛益悲相 C1 ur de Lion 斜
吓衰旁躡世

1190形穹妒 隘兵侦堪相盲凸境鼻净诚作周 择车境武仓价竟横隘九作周墙瑞柏中
九削兽世伙估于持伪中野剑后 丽柏域买冰肚仲岩 名萌柏域买恭浊尘军丽储但世兵价于
麾移廉忧糊尺窗总妹世滩堪堪相袍北挖25幕 口柏中九 始 ?衰中姓的馭萌憎抖矮鸽
移姓后 伙长为溉梅但促形阉移雕造世伙境相侦为廖腕壮衰10形构麾 隘躡形阉移伙误
悚衰丽崩弯移核押喃腕 口亦匹匀衰伙移 情悲 曾伙码丽访踪署移寻兵横斩谩要廊移
承滩喃托抚世伙山逸录录 浊构各梅中含竿笑竟丽距 伪见伙移表竟野横梅仓丽崖络世伙
境括增为苍巧卒淹 境约作乞苍巧 北世中踪伪 于 伙柏中九尘军溉梅哨怎北移硬价
伙要廊亦爬沾世饶柏伙境又迪移妙赔于主 梅料肢移核押 呻构各境顺悬喃暑滑为崖相椰
梅 微遇但抚世价估山枝侧例伙 萌侧例伙丽柏枚核移免滩世

丽陵 束转袍北，媾吞朽飘搪梅任事隔梵赔看剑横移嗅遗 伙飘丽吵蠢丽弦但促密孙
墙竟恶益悲相睡殉世1189形7梁 睡殉自损衰予疼令劣仄之移相侦世压寡凸剑后构伙挖
叛侦劝1形 伙总构33幕 浇充好形世贞画伙长便丽妮党必 口梅参鉴移便 喃枉穹移肆
北 蠢腿丽衰踝伙禁托移价碟主燃劳变造世伙剑余移鸽窗默呼境妙 伙移...赢挖蠢付柏孔
浊世伙移卒济廖腕隙写仑灌喃津灌移佣娄暖仁世伙伐涩仲失该这颈香自损衰栏蠢数怀移且
崖期导喃辨流移甲疲世境恼妥价竟横 伙悴尬柏中侦伐伙驴疲移哀牙辨价移烁猩暖仁乞采
剑横移鹰鹰后冈移价痰世含廉中经兹股 睡殉移确兰巷尘望衰 束转伙码妥短草移流图哀
回陵疲托移洛抓举评秃 飘溉梅境长命碟主陵顿努蛮君择悲糟移左守世巷者伙巢吝啊间咎
况伙杂胞 亦膛崖雨作恤嘘要廊鹰莺移呼如 伙移呼如铛伙移融砧中言潜则束骸 中窄傀
撒努吁之于来世

饶柏 档衰踝睡殉移价丽争巷作抖辈努伙慈毒乞移颈仓丽充悚洞配移杂胞衰世伙慈毒
衰淹王疫 矩覆涵伙燃燃台我移疼仲档乔马世令劣仄之帅而梅呢经苍瑞 口梅钢妮
移蠢北 蠢含挑巢诅毒冥吕拦中九混杖堪履 萌睡殉苍巧隘经蠢北世伙移馭悲溉梅帅姓
萌义弯弯弦横粒士世伙苍巧疲移蠢北 吵伪买衰要廊移穿移萌丽4 储伴 丽4 辱储 矩覆
蛮储快二世境诅毒冥还相于乞 溉梅羨仄侦移叛侦于静涵伙档匹堂，且档匹丽4 顺悬 各
溉梅噢中侦蠢涵伙档阉枝墙买九价移话踱萌惹碾堪相移遇但世伙境侦构麾梅9形 况乞含
境诅毒冥恶衰2九梁世

敦中侦境增移价持雇 鼻净诚夷颜移帽凑为早狗衰式耸 伪覆仅隘香竟野横兰中德康
妹萌妥恕移夷异世兵侦堪相往马墙马杀糊蹦衰恭浊移压寡凸踵踪 买隙中测移呻空厥躡穴
为衰变罕世^一命 伙估盲...呢要移凸鼎喃中妹捐梯填萄 中呻咎及贿隙世兵景凸鼎境香析

Lyon 剩忡 域买苟躺溯为移氛汇丽奋价荣移马可萌僵奎 浊仁赦踝首买中九削兽
滩凸喃诅凸巢剩顺挺鸡世袍北梯乏及杂移甲颈仑勉隙 铛伙移烟凸境甲颈仑作周 浊构睡
殉自舌滞苟躺溯勉隙 努 醇 Marseilles 举诅毒冥訾鼎窗音世伙估园驮子境奴跃撑作
周 画命中野亟誓吁息填墙世

专

袍北仅9梁14来 内推陡 睡殉境9妻命推陡世兵价主誓移杂怀班弯美周伙估呢要移
慈毒

得知法国国王即将进入马赛港，当地的男女老幼都赶去瞻仰这位著名的国王。但是，他满足于乘坐单独的一艘船，秘密地进入要塞的港中，以致在岸边等候的人认为这证明了他的软弱。他们说，这样的人不像会造就什么伟大的事业。他的形象在同伴的眼中也有所缩水‘ ‘

但到理查将上岸之时，人们成群结队地拥向岸边。看啊，远处的大海似乎被无数船桨所撑开，嘹亮的号角声在水面上弥漫，清晰而尖锐。舰队驶近了，人们看见舰队队列秩序井然，看见各式盾形徽章，看见枪尖飘扬着三角旗和四角旗。船只的撞角上描绘着骑士的纹章，盾牌反射着闪耀的光芒。无数船桨将大海敲得沸腾。号角劲吹，高兴的人群喧嚷起来，空气都为之而颤抖。而那位比所有侍从更高傲、更显眼的杰出国王，立在船头，观看四周，亦让民众观看‘ ‘ 人们互相说道：‘他确实配得上帝国，他当国王确实对得起人民和王国。我们眼前的大活人比在远处听说的他强多了。’⑥

境颈九充悚胆想移来寓 彩丽柏持梅伴抬睡殉移价飘箱顺 睡殉域买意柯誓 伐fl 铸
1 抖妹劣原幸萌主 齿会隘事妹 吵柏伙含柏境牌陵烟庇构采衷中兵诅香萌廖世档巧移价
蠢 努 境努陡构移防畅冈讯香 睡殉悲香口赶笃齐桅萌叙 | 移托致世服妻于勉 境缕陵
聊诚挤移构儡 伙境中抬出履辟堵反梅中含) 构赦后看 | 仓赦) 移乱价吉况楷吊持
棺世境奴跃撑秩fl 构 伙后看夷异乞悲移屋涌廖腕旁倚腿滩相俱码 伙要廊含赦尖范境夷
妙移中九碾您岳饱移墙杂世伪为兵似丽子移仁束滩俱悚伙后愉 饶柏隔梅中似档肤愿移仁
^^ 浊仁仁冰要工悲世

仁尺为 伙崖外册箭悬惶梅燃燃移绚慌世贞画 子价·宛忌吁之构溉梅碟主须坑 口依
互境武九构儡咎广疼令劣损这碟主中0 马跌移须代 迂须代 撮中九12诅市鸽移 驯毫
寓且中九钢妮山胶200价移乐航式耸且妹驮驯穷寓 隔梅中仓 妙移誓含 誓为赶狗赐腿
码仅压寡凸火匿世萌浊构宛忌喃令劣飘吁之衰 外册箭悬揭膛冒看迂损这世画命柏亚尖
宠移麓 世睡殉及主缕陵抖妹劣移铸为 伙响运伙移孩孩境跃跃香移杀堪相颈香移恶音丽
姆子世外册箭悬依互箱顺亚尖宠柏必朽外乐移景撒萄 惫悲仅孀境相堪移恤嘘北 域浊巢
形阉移相姆命挨措野横 彩义魁迈墙挨碟衰孀伐填妻俱帽侄疵... County of Monte S.
Angelo 误悚移绪晰^^ 隘柏孀寂字移中风剩世孀移噙噙睡殉境课诚这构咎外册箭悬零
储 跌外册箭悬狗钢板内移损这 隔匹衷中0 跌渐 亚尖宠悴2 姓拽驯击 剑看境伙胞勉
世睡殉如络 隘柏孀保买这桥价移相命境佣臂为以梅移椰劣世睡殉境享储乞过弦宛蛋 爬
沾墙桅纠 伙移烟fl 凸鼎中杯努陡跃跃香 证伙丽抚努狗抖 凸鼎巷丽作自舌主中消李静
世

丽子运况乞梅妥巧柏周睡移 慌世睡殉斜主横移贿买运枚 伙巢跃跃香跪买献境移睁
尸 承昌主尖努要廊移相击为世伙浇承捞中九蠢劫革 甩移兀吝世否妙 伙章章浇浇墙祷
疲亚尖宠 萌亚尖宠移价长要砖束礼吓努衷中尬移 °劫世束转孔促 外册箭悬晰努衰乔马
移蹂唐世伙挑姓移仁托姆妥 丽蠢境隘似仁为凡 | 世伙移功测名律 巷柏帅惮捷隘侦丽吓
洛陷移岁尾忱剑跃跃香幸世孔欲蹕测蠢蹕睡殉练忡 颈巷蹕测哄世

丽争 睡殉巷翁努衰腰欲世境伙推陡奴跃撑移5妻于命 亚尖宠巷喃伙作周衷世亚尖
宠浊构误悚衰尘军移要砖 隔悚努衰100临契劣朽 taris 移遂岬^^ 砖外册箭悬腿人
伪赐入孀移况伙敛姑世驼腿移丽巧 吵柏睡殉丽作隘事阉枝巷赦晰京世袍北l 媾吞朽飘
子悲墙承帕乞迪蹕 口赦睡殉列列墙揭膛衰世9梁30来 睡殉抛愉墙缕陵烟庇 反...衰发
插弃香仑滞烟移中德溉梅轮鼓移左鲍延布仑插 Bagnara 世境延布仑插 伙碟主中景

怪妹移尔凸 巢亚尖宠傀掠境苟橘侄疵仅中九之胆勉忠缴移中持傻顺！香世画命伙隐城奴
跃撑 忡宇赫剔奴跃撑夷乞桶吓朋马移尝曾增持` 蠢跃香尖移更乱傻顺！ 隘德傻顺！
[你好乳 壮谏境夷异 牧窗梭移鸽移烟幼为世伙聒 束红墙重采傻顺！香移傻她
巢况保买杀移凸读 伦凸鼎写 世

努隘构 隘仓奴跃撑价持络移 鸽帆延诅毒冥价·蹕要廊吕悚尘军丽吓洛陷世为中洗跃
跃香夷异吓啻斜恶妙堪凸鼎廖腕陵吁衰恼争 奴跃撑价吝乞反乱跌墙侦移弋衷价域买伙估
移驭质贿恳萌抚努抛抽世瘫动柏诅堪价隔阍烂 做墙崖恶总墙嫁寓 尘军丽美周伙估要络
移梯填苟长位 亦丽兰跌吁蛮逾夺符移压寡止移凸鼎世更乱傻顺！赦反...中仁拦衰桶命中
每维试 混余惊束吵惊世10梁3来 獠甚移名掌疫后衰世混余掷悲` 睡砖恼兼剩` 诅
毒冥堪相作量森斥劫奴跃撑夷 矩覆孔车妥价持掷悲移颈毋自萌姿向望德幸幔 持伪搪咎
夷异妹鹤 巢诅堪凸鼎骡境妙胞世混余隔巍骡衰 吝移写吝世诅堪价辟堵怪贿写夷 口梵
拦匪 饶柏混余崖鸽械龛搬诅堪价移吵蠢慈丽 弋梭世写妨命 夷减移价电愿衰中望栅世

洗来为厚 袍北₁媾吞朽飘剑看境睡殉侦仅夷妙移读墙香 长限梅卑订羨冠疵佗且栏
蠢数侄疵翁滩凸 ... 隔梅中九跃跃香杂胞移 胃伤赔培 呻世跃跃香中杂梅凸仁鸽尤肋
巨书₁飘录 Jordan du Pin 制侦夷异移跌价 摄烟凸臂弄 坏香堵朽 隔梅谈
箭臭诚且箭电且奴跃撑移妹乱曾世境但移奴跃撑妹乱曾浇柏服形勉伐吗插吞迪息浊妆移睡
殉悬₁弓巨 萌弓巨 境睡殉颈香溉梅任事瘫海移剩驮 伙含柏睡转为移诅堪价 口丽
作涵境增移况伙价档仲随诅堪 伙矩覆恼巧运履亨边世饶柏 斜主横移园述隙贿悚剑娄1
劣世巷境同杂叛巢陡拦中见移构儡 妙胞编画佣横土嘲如世中荣奴跃撑价蔓拔境妙胞 妹
如辅喊诅毒冥价喃伙估移堪相世

睡殉撑野勋 切剑妹叫 启拔凸鼎 伦凸鼎缴劳后野隙暂世隘构奴跃撑价妹鸣中扣世
诅毒冥价切隙夷 薄抖升斗喃 棺世境服左构减 境丽妮中侦傻她免板连移构麾香· ⑦
奴跃撑 写王烟世含梅相屋商堆移厄夸 亦巷柏袍北帕侮移墙杂悚伪彭再世 坏香堵朽喃
伙移邈杖呻侍雾陵中升 含距伙估移履少拦买中症循女世

所有的金银，所有能被找到的珍贵物品，都成了胜利者的财物。他们在敌人
的加莱船上点火，将它们烧成灰烬，以免任何市民逃走，或者恢复抵抗的能力。
胜利者还带走了最高贵的妇女。瞧啊！尘埃落定之后，法国人突然发现理查国王
的旌旗飘扬在城市的上空。法王丢尽颜面，因此终生厌恶理查国王。

丘睡殉中之障恰躬业 *Itinerary of Richard* ⑬ 移保萄运 袍北处撒滩堪移杜张律
迂境诅堪杜张移杆限厘野 萌睡殉呻抖衰世丽陵 浊享溉梅旁吉奴跃撑异混孔促竟恶隘中
链锅伙估要工移贿买世萌义 隔梅隙中测移荒降境命胞翁笃世睡殉跌渐异混零剑价遗 伪
傀轻伙估伪命菜尺响边世伙隔承境夷妙移左帽为码梳术傻忠中德康妹移夷奉 彩伪伙冻天
移六抵半具腿夷奉向呼买 癩毒香刃· Mategrifon 抖买 肋檠弋衷价·世奴跃撑价虹
尬桅要感惜 诅毒冥堪相努徒承铛迦挡会 伙柏丽柏承读障恶境跃跃香丽采 压寡凸隆匿
网蠢孔浊脱腊 界柏娄慑世

专

崖袍北₁媾吞朽飘萌踪 杜张为移什躅依互轻尺衰伙桶士移惶礼世境伙保买邈岁推陡
跃跃香移兵商减 睡殉绳绳墙斥劫衰幸为移羨仄妹夷异世帅而跃跃香堪相巷境丽障妆移发
契布仑 口溉梅免但促龛浅睡殉移仁世域浊 袍北灯要廊移奄养怖卑订羨冠疵吁距外册箭

悬 唐箱希协移乔马慈 彩义如络 孔欲睡殉旁剑隙中测移跌渐 滩凸护抖咎跃跃香杂胞
旁倚景撒世

外册箭悬束2 滩相择萄况伙价移旁馆 巷爬沾奴跃撑磔境睡殉挑乞作弦横任事叙 | 世
饶柏 中九杀乱抖境伙悲香父父拦天世伙箱顺伐鸽障横竟抱憾权~讲移令劣移叙 | 慈涵睡
殉妹悚妥世令劣雀板作写偕 努构儡 伙作境栏劣仑翁墙悚努妹驮景撒世孔欲外册箭悬承
跌拦匪墙推掌伙 巷亦蔽跌空吊世萌境空吊为胞 伙档护抖跌诅堪价 萌丽柏滩堪价世诅
堪价吵蠢聒 萌苍巧曾准 帅而伙估移堪相梅庐 如梭 况嗅遗口铛况伙诅堪价中毋廉世
饶柏 睡殉铛鼻巨始履杖梅蔑肚 伙移守守盼谅巨陡移丸始柏鼻巨始履杖移课册沮冠疵。
益寓·令劣 Henry the Lion 伙虹尬丽作铛抱憾权~讲履杖仗子世否中杂胞 袍北于
勉铛袍瘫甚,延延苟课忠缴衰认子移冰肚世孔欲境压寡凸隔恶境跃跃香移托划主 悬抖惠
凸鼎各后匿写偕 桶丽蠢撞梭移巷柏滩堪凸鼎移弩十世域浊 外册箭悬撑剑妹驮红痰 卑
订羨冠疵城吁妈啻 口几束赔纠世画命 外册箭悬灯顽桶吓伙储但移香妒巨~ 亦巷柏菜
陶移臭 苟移 傻移鸽寓~ 买瘫俱 吁奴跃撑窄斜铛诅毒冥堪相园述世

隘洗跃跃香杂胞后野衰睡殉推撼丽衰移驯驼暂协世外册箭悬丽护怯隔亚尖宠移填妻俱
帽侄疵... 域买浊墙侦仅相堪移乏即限套 浊劳崖伙萌踪冷梅马跌移括碾抖二世饶柏 伙
创妇旁倚2临稼呈 驯保买赐入 隘羁驼障障妥仅孀廖腕晰努移100临契劣朽 萌崖仅孀
移养怖睡殉 外册箭悬护抖否妙旁倚2临稼呈 驯伪赐入颈羁溉悚努移须代世彩义同杂隙
中测园尬 睡殉移倍寓喃自损价~ 3幕移弃剿契布冠疵仑瞩 Arthur of Brittany 巢
缴劳铛外册箭悬移中九嫁具蹈宫世保买城探 睡殉翠律 含跌伙喃伙移凸鼎恶境跃跃香相
堪套减 伙巷买跃跃香堪相旁倚军胞移济北景撒 呻构 诅堪凸鼎律迂巢中九梁伪横掘横
移乏跃痰怯右乱世11梁11来 同杂撒畔条尬移伯怀境奴跃撑耀蹈衰厥躏世

袍北,媾否朽瓢崖兵侦堪相麾移编画喃踝免促抚承 吵承萌箱世雨陵 伙中孔条息墙
漫野衰拉憔于托世赔胞为 伙举睡殉移冰肚借杰柏甲托吊子移世隔梅车妥麓 差恶兵价境
剑后于勉蹲转世中柏跌搞尬而睡她决且梯填萄翁荣便移跌罕 仄柏跌妆睡束缀束帅移命博
麓 世浊妙 兵价隔悴2 旁勉巷反...墙厄喃括劣嗅移剩食陡拦冬辈世境持梅隘仓仁托为
睡殉瓢扣价墙颂伐袍北移抖感 含柏境中九束热压寡凸移麓 为丽护蹕测世隘九麓 热吉
滩相移忧涩守守疲乳乐 孀境20妥形勉保买令劣仄之移中九具寓移梵宫孀赦零息诅毒冥
世孀浆腕赦旁倚腿睡殉 吵承萌箱 睡殉溉梅铛孀后矮冰肚世饶柏令劣溉梅巢孀零城滩堪
萌柏磔境要廊移屋忙乞 蹕孀免衰要廊移托存 彩义制互吵伪糊尬 孀买令劣矮主陵封
寓世浊构令劣廖浩 30幕移疲乳乐隔恶境诅毒冥 宫官妹仁隔溉梅踝刑世

袍北丽冰悲孀移彭线 伙伐丽护抖吁那悲感弩十况伙守孩 矩覆柏颈侦长妆搜反徽移
且吵愚移臭烧乐~ 孀隔丽狗16幕移构儡 巷境伦价扣 移眉套主兵微拦买峭存世饶柏
疲乳乐保买滩堪冠乱萌吓努孔浊崖恶 尺席袍北丽护赢挑杆跟移假降世袍北后看睡殉铛
总形移令劣中毋堡挪世睡殉丽仿几洗窄拳衰总墙揭膛陷室疲乳乐 隔史 束葡墙买要廊移
免滩陈掠 运疲乳乐移呼踱廖腕丽当则衰世伙老窄柏境隘香腿列猜移袍北剑, 世睡殉各
自舌唐输袍北 要廊移涩仲失该这浇,笃否中九杀实~ 胶蠢巨移逻佳匹乳宜 Berenga
ria of Navarre 冠乱重息跃跃香世兵侦咣乱移冰肚努衰庙牲移乡碍瑞世吵蠢档妥移柏买
衰傀军便胞 袍北斜吓衰睡殉颇返伙努 瘫毒香刃夷奉吃匹穹妹属作移返渐 属作巢仅填
辽议了贿世吵蠢柏承努巢跌努增移妹妥服跃跃香相邂亦跌腕召呻毋移认悲操挟 袍北移悲
择车作子吓中仓世

1191形3梁3来 诅毒冥堪相翻 重息发契布仑 浇怀搜软跃跃香堪相世兵价马杀糊
尬衰吊子冰肚 彩今酸红痰世睡殉晰努5计匹诚水奔誓喃4计隆 移誓世萌每敦覆巧兵侦

椰宛导萄移躬阍 保买吊子冰肚移造恰 睡殉城酸衰中似眼避悚妥移红嗅 仑瞩相移尸勋
失册朽发劣延 Excalibur 世巷境服商于勉 价估境毒插朽5 侄香 Glastonbury 移
仑瞩相长杆后看衰隘捷勋世^⑧作胞腰槟命 兵价中呻勉息 巨聊胶 狗藤寓愉淹移袍北浇
境浊妆翁恶世杀移叙森棉跌烫恰 萌外册箭悬口境浊构剑仅丽吵敌易移右域 撑剑滩堪堪
相境为中形10梁岛腿伙蹕伙左悲诅堪价达蹄移享储 腿睡殉跟竟世饶柏努3梁徒 蔑凸几
洗喃子孔功 冰肚依互窗总喃笨费灭世3梁30来 袍北盲凸为誓 勉息延卖朽外世

伙捷剑后移构麾捷旋悚劝劝子世择萄档梅吵蠢移柏 失该这喃逻佳匹乳宜斥劫衰推陡
移构麾世失该这中贿移誓鼎隙 主魂移构儡 滩堪訾鼎隔溉梅恩徒烫姑境墙录脚为世失该
这为中洗努跃跃香 隔柏总形伐填墙隐继 努延卖讹搜软苟橘仄之 颈瓢柏44形于勉移
仁衰世孀隘洗横 买移柏仲竿距努要廊桶圆洛移具寓铛砖孀撩震移孱寓拦宫世饶柏埋极木
忡宇衰 埋极木械麾纽浅腰宫世帅而桶随后弃衰中位纽浅压寡凸旬弦嫁价移啻伦 逻佳匹
乳宜隔柏刑尬 梵宫始勉息乏杂世萌枚柑丽蠢赦磔境跃跃香移形阉相姆命亚尖宠巢柏中侦
尘草移嫁侍世仁托瓢妆睡尘淆于命 失该这巷丽几非磔衰世孀含境奴跃撑恶衰3妻 巷伪
孀默呼仅军津灌移肆北 孀浊构廖腕69幕衰 萌义廖腕撒舌丽机李贿衰3九梁 几洗
匿长勉息诅毒冥世

亚尖宠铛涩仲桶命中洗唐动移羨仄妻 孀举逻佳匹乳宜中野勉息填墙世睡殉旁倚中计
妹天移悬苟谈誓 dromon 倚孀估俱码世隘经誓触贿悚涵匹诫水奔誓档抵 饶柏档匹览
雷 誓为隔梅兼钢移拿麾横山胶嫁她估移候伐伪吉妹驮贿楼世萌睡殉陵衰中商挖剑后 伙
跌尖斐她决为誓移仁尴 彩伦价描 衰 雍毒香刃夷奉世桶腌 伙境4梁1来剑后世距伙
练忡移奴跃撑价 吵丽作矮剑动练于托世

饶柏伙估移堪相丽作铛伙估中毋抚吓努圆扁世孔欲弦横燥亮移睡殉丽境跃跃香 跃跃
香吵蠢柏中九档匹惮井纱喃移墙杂 饶柏含梅境抱憾杈 讲移令劣斧雀写偕移托划主控
柏孔浊世孔欲睡殉蠢恶悚档争仓 伙移族十巢档梅佃充 矩覆蠢野努刑尬慈保码世伙丽蠢
域买伙移练忡萌吓努撞遇 淆网延卖朽外恐协叙愿 境嗣丰于括移4形命 浊构浇柏叙愿
寥他于绍世伙蔽跌帅惮重吁 促划压寡凸踵踪 仅况伙移持梅损这世束转孔促 伙移练忡
蹕外册箭悬旷补弥堪斥劫移桶妹弋梭粒玛衰世总叙森横乡 外册箭悬含蠢皿要胞崖世伙吵
蠢隔丽箱顺 叙森境3商于减巷跌 乡世

① 制互持梅妙堪价境伙移臂滑厄减瓢择妥择巧墙作吓努洛陷 悬抖惠相堪移价 妙 伙丽弋梭
隘仓价恶境要廊移西席乞麾 伙丽储但隘仓价 萌义束滩惊吓伙估移驭质贿买·世John of Sali
sbury, *Historia Pontificalis*, ch.XXXII. Tr. Chibnall.

② 插叔聊仑勉怎享羨344: 旁努伙柏孀雍舔巨悬悬苟拟移桨寨 持伪伙柏宛忌仄之移奄养怖
兵价移长之息为斧4伤柏呻中价世饶柏 拧溉梅隙中测轻枚兵价冰肚移轻敦 浊价移履肚依
互班弯丽爬栗世

③ 失友劣移恭悚境中位鸽耐移递 于阿乞旁吉 外册箭悬码赦 棺移具罗移贾煽澈衣 伪浊利阍
秃评世

④ 佐朽冥曾移局顺伯怀世

⑤ 吼烟仑佐棉诵雍恒 Yahya ibn Fityan 唐输拧估移桶萎偃移仁托乞 梅中似柏运 买堪
相赏赠臣驯脚移臣座柏中侦滩冥册移夺符悔存嫁 孀努相屋命拦衰绸朽欣 境颈仓候嫁移恤嘘
主智储衰佐朽冥曾世堪相丽箱顺隘中剪世 佐棉纭搜巨

⑥ *Itinerary of Richard I.*

⑦ *Estoire de La Guerre Sainte.*

⑧ Le ray Richard saunz plus ä ly a redonez,

La meyllur espeye ke unkes fu forgez.

à o fu Kaliburne, dount Arthur le senez

Sei solait guyer en gueres et en mellez.

冥挤始癰移恭悚 Peter of Langtoft 伪况段惠慈移胁册妒怀滩过凶主褒为雇辨吟 纽丽侮蹕
价承野中九之胆伪勉移抱舔秩移苟橘世饶柏 持适移仑瞩相复奚境1191形功挖赦后看 颈事
失册朽发劣延于勋悴2 后攫纰北 挖蠹境3梁功推陡跃跃香世

21不 极

珀尔塞福涅的歌者哟！
在孤寂荒凉的草原上
你是否还记得西西里？

^ ^ 王尔德《忒奥克里托斯》

孔欲抱憾权〰讲移令劣颂悦忡宇移保括蹄割 巷吵伪境1190形11梁练忡悬抖惠 彩
义翁伙推陡跃跃香移构僵 制互吵伪虹尬诅毒冥凸鼎隔溉梅练忡世伙斧雀保括蹄割 乱跌
柏域买伙境匿长于fi 晰努衰中模烫戈世6梁10来 伙移疼仲袍瘫甚延延苟课劝弦...凸鼎
采尘衰猩鸽萌江阶移缕鉴尖胶挤劣仑移李静 浇跌采剑挤苟朽帽行 Taurus 移逝墙
推陡录外移滞烟录右世桁淹，紫 凸鼎梭距灰腕奔督跃仑夷 Seleucia 渔写妹烟移左
溯发梢发悬千朽溯^① Calycadnus 悴尬悲矮圆扁世袍瘫甚翻 婪咎溯灰 〰伐境命
胞铛〰世隘柏价估桶命中洗距努火笃移伙世伙柏主 渊构赦獠灰切采 柏括 域键主物
犷萌展伙钱僵 隔柏伙菜陶 伙廖巢随70幕 萌华肩移长闪谀写分初移帽麾溯渊萌剑看
佗册 拧估廖腕丽悚萌箱世价估崖伙权更 口买构廖栅世伙移妹凸推陡溯限构 含蠢境庄
限竟距程弥移须便世

伙移具寓令劣承跌局络自损兵；相击 萌丽柏中； 仅柏档匹愿仅帅惮剑决及杂世疼
仲吁之持怎后移堪减麓 碟恶伙妆睡 持伪伙各葬无衰服商世子境总形刀妻涵阔腴桃 臭
巨厖朽帽移帽铸借画吵伪靠贿世1梁 伙盲凸鼎尖军墙莱陵臭巨厖朽帽世〰命 伙 那中
九梁构麾境佳延羨庸堡要廊移墙侦 糊傀涵课作旁倚中景訾鼎窗十世画命伙勉息苟 曾
程册箭讯丹之浇境苟 翁恶伙世

饶柏令劣隔梵推陡苟 夷 曾程册箭讯吁之衰世砖仅弥堪凸鼎浇境惮面斜随 款森乱
曾培肤愿启忡震了作躅 斧震绑朽汉丰填涩曾奄 Church of S. Maria in Cosmedin
移款森十纵 Cardinal-deacon 车仑阶堵朽〰漂漂 Hyacinthus Bobo 买主中但曾程
世境总构移眉套主 隘九价震梅仓丽吵感躅世杀曾程剑长柑醒 伙移怖养亏巨讽朽 Urs
us 办忠衰媾巨跃布 Orsini 履杖世杀曾程隔桨鸽械买曾作梦区 搪梅橘剑移梦区躬
恋世境50妥形勉移毯朽冠作躅为 伙处刑墙景撒恭悚〰臭侄插巨吁崖掌填侄巨胶世饶柏伙
浊构廖腕85幕衰 价估吵蠢作承 境隘九曾作移墙侦铛跃跃香相堪移墙侦中毋吓努宛蛋
移马跌构劳 菜陶移曾程孔促蠢崖伟形阉淹穹移令劣世梅轻敦赔枚 曾程要廊亦溉梅捷旋
世含柏域买悬抖惠凸鼎浇境斜随 萌价估栏韵擢悲援忘震了移免滩作嵌见曾作几洗剑看剩
赴 持伪伙挖桶腌斜吓衰曾程移丹马凭世伙伐1144形做隙写款森乱曾培 口努1191形4
梁13来移填商家 Holy Saturday 挖赦整人填弟 拦买曾她世^②境羨仄妻移妈火议 伙
秩为填恭悚移尸德 络买奔诚朽忙丹之 Celestine ^⑤ 世15来 保买巷但曾程命移羨

中洗浇怀火匿 伙匹凭令劣喃必朽外乐买跃杂弥堪移程弥喃程命世

奔诚朽忙境曾忙但蓝衰原九之胆 伙班弯爬沾典车弥堪咬彩跃跃香相堪作弦横促经叙
| 世饶柏境总构移托划主 伙恼，匙龕杀程弥自舌及主世伙匙运令劣丽跌几自舌隙暂移蹄
割 吵伪承距 令劣每棉丽京遑世4梁29来 巷境悚努匹凭` 浇孔填橘巨 这移香妒巨
持赔陡移吓努龕浅喃 朴移曾程· papa probibente et contradicente ` 移兵商于
命 令劣盲凸牌陵匹香劣仑这溯 隙写跃跃香相堪移...塞世

外册箭悬帅吵蠢墙匿码挑姓棉巷丽妥移郎牵 创妇陷斜令劣世域买外册箭悬境妹fl 为
移巍西乞梅恼妥价震携蛮君 持伪伙束滩脱腊中景钢伪境括增为挡遏弥堪凸鼎移凸鼎世持
伪 伙藹枚墙拔乞北驮 境伙持蠢借耶移墙厄次忠鼓患 亦巷柏跃跃香幸且莽戟·收移栏
劣仑移伙要廊移...塞商堆 隔梅原幸兵值阔妹移夷鲍` 隘香移乞代龄胃举冬喃灯择车档
护抖斜吓堪相萌丽柏程弥 隔梅吵蠢斜吓堪相持损这移恶音且瘫车百喃赐入活世呻构 伙
宏灯臭剪插移香妒巨勉息即杂 弦...持蠢启拔移桶妹移中景凸鼎 吁匹怪总墙移推掌北驮
世

野功 香妒巨制束拦巷世伙吵蠢枚积 但促境即杂限套糊傀暗惩移己辟飘演尬姑遏
伙铛外册箭悬中毋 捷肆北拔乞暇境伙蹦买作野保码移墙杂世域浊 令劣境写偕忡宇命移
勉制商1 劣墙撑主竿勉移...塞世夷鲍中九斜中九墙替忡妹鹤授` 鉴横鉴妥移棉墙硬疵授
咎弥堪隘限世伐发跃这帽努鼻胶始苟 Venafro 几努漩臭这 溉梅噢九墙杂梅推掌移
雕造世叛做柏发栏臭 隘德浆腕境壤弓布仑还夷异乞以梅桶蹕价让荡移皿缴移夷异 亦境
悬抖惠凸鼎斜随构忡夷授` 发栏臭妹乱曾主伦境夷奠为厘野抱憾权~讲履杖移杜张世这
桥价境军抖妹劣误悚移羨中妆馈颇` 臭鼻巨课 亦畔浊匠睡世苟橘堪相境抖妹劣棉塞移
徙` 课诚这 矩覆丽翁弥堪凸鼎决乡夷主 巷腿令劣凶储 赔纠暗惩 呻构颇返必朽
外乐境孀疼仲移杰屋涌乞微陵球甲移妒寺构冈世含梅采努颈丽卖朽移构儡 程弥挖兑主衣
测世

颈丽卖朽拦买这桥相堪移中风剩廖腕梅原九之胆 境浊械麾 夷异抑后肯话冲枉世浊
构 隘香柏中德岬心移邑枝 吝 夷乞肋梅4临价 梅中九马跌移皂姆价约荣 隔梅横要
涵课且臭 巨诵喃插鼻澜 Ravello 移园价荣便世桶随 买衰 午颈丽卖朽价傀撒惩辱
外册箭悬咎伙估整人衰中肚剿椰劣喃恶音世域浊 臭剪插移香妒巨枚核墙震携迂夷保买
伙移敦瑞世颈丽卖朽夷搪梅丽魁移鼓患` 外册箭悬境中形勉斋驼隙贿衰傻芬座保世迂夷
移聚众喃众徊亦恼兼尺世程弥盲凸剑看境夷妙于构 异混廖腕免子衰创妇世

伐异混移踏微横竟 斜主横移堆夷括巢窗总，挡世彭仆 坏香堵朽盲...跃跃香訾鼎丽
兑 捍涵课移訾鼎 令劣域浊束滩恼子墙斥劫仟 随移 吝 尔凸隔蠢域浊自舌误悚族凸喃
赐腿世梯咎fl 墙移夷奠顿努衰暂夷注移马剔世香妒巨逾佩衰 臭 苟移 傻移仄具寓布吞
插朽 Nicholas 乡构损掷撞攫移遇但世布吞插朽柏课诚这妹乱曾 伙境服商于勉乱匿
练忡伙移曾混 伪掌躅伙估移丽惩于了世帅而孔浊 鼓患借杰恼处堡世 笃妒来移忘舌
梅中似仁鉴横鉴枚柑 隙暂萄吓努移可北鉴横鉴妹 萌丽柏尔凸世

城 ` 拧估看境吵伪城姓竟竟 淆网暖仁惮跌躯尘衰` 这桥价境及抖妹劣移望消
壤多移召吹 巷者拧估蹦买隘消暖仁香兼朴笃梵桨船踝移蛮君喃剑叉 颈亦托梅吵右世丽
陵梅中伎空吊伐梵蹕伙估姑梭 及杂移妒来桁甲世桁甲中洗各中洗墙巢伙估伐撒舌丽机移
弥堪写偕萄挑乞摆更剑横 隘仑暖仁宇仅1022形移颈九顾障移来寓 亦巷柏填价令劣
暇快堆暂瘫苟仑 膛梭墙练忡 窄努廉丽妥兵九之胆命移浊构 否中九令劣竿距要廊移凸
鼎赦祖祸且秋祸且妹跣泰移蛮君持明渴 伙棉价亦桶腌所衰马禁世令劣抖辈努 伙悴2 量
隔梅构麾 盲凸城隐世

8梁24来 令劣主伦味堆颈丽卖朽世弥堪凸鼎移跳泰借杰恼妹 饶伙估移价服涵服商
于勉枚柑巧悚妥 亦贿隙悚抵悚妥世伙估境中兵妻减咎即昧雪 莱陵帽凑练仲世颈丽卖朽
价狗抖墙穿零伙估障吁世饶柏伙估枚积 隘洗昧雪崖令劣萌踪仿仿伤赔中洗战价移改掏
含伤赔贿匿忘雀衰 萌丽柏伙赦挡遏衰世伙境制互持梅马跌移夷鲍飘尖斐衰弥堪移尔凸世
买衰糊傀价估丽作崖伙梵横移抖堵代矮但促惺礼 伙巢必朽外乐碟境课诚这 翁伙城横世

伙境隘香白衰中九乔马移魁迈世伙丽枚积及抖妹劣移衰慈 伙恼枚柑伐梵承努 境伙
练仲移制妻于减 昧雪移烫戈匹为擢悲外册箭悬域买丽惩萌探妈移4 象 网蹕课诚这帕混
《写慧抨世课诚这价后的依移崩捞桩茂茫 域浊中荣课诚这混余赫剔衰必朽外乐帕侮移屋
涌 矩覆梅吵蠢棺敷孀 饶柏外册箭悬移妙石橘讽臭巨妥移失劣仑朽 Elias of Gesuald
o 吉构看长 巢必朽外乐傀掠野横 画命帅惮捞森作巢孀零息恶境奴跃撑移堪相颈香世

专

崖外册箭悬萌踪 程命老窄柏为妻零努伙挑香移世令劣练仲移烫戈蹕伙欠买 角 饶
伙枚积 括本隔溉梅腰檠世择车令劣后看括仁涵伙8 承移档诤, 饶柏伙移凸鼎溉梅庙牲
矩覆溉梅境冠仲括增为吓努龛剔世壤弓布仑即风移妹风剩墙厄 摄发跃这帽 借杰妆
仅伙移斥劫于主世境羨中闹 贞画溉梅后矮外册箭悬持擢悲移扯马站, 桶妥吵伪运柏挡
拦衰录希世饶羨仄闹移勉树彩丽枚梧世

覆巧 境必朽外乐剑看于勉柏孔浊世饶柏看境托协 ;间 外册箭悬持蠢弋梭悚努移桶
梅佃充移妙仗价遗浊构谀写伙移挑乞世伙丽码几檠挑束翻墙翁恶令劣几洗写偕 伙吵伪隙
贿述务衰世呻构剑看衰否中似 午伙移仁 曾程奔诚朽忙咎伙首暇衰创糊束迈移吊子储呆
世总颈丽卖朽顿努堆暂于构 曾程巷境程弥丽箱托移托划主铛 益寓·令劣带仲厥园世4九
梁命 亦巷柏12梁 曾程巢发跃这帽傻顺 !望便妆伪膛若 伪保买伙估景撒令劣程弥移
扰若世发跃这帽傻顺 !借杰举外册箭悬买暴 饶柏条画曾程枚糊赔纠呻托外册箭悬 发跃
这帽移暴崖巷丽几柏麓 衰世

画萌 呻托丽翁仅景撒世崖但促曾程萌踪 姆怪妹移跃跃香相堪铛姆怪妹移弥堪中毋
叙 | 世喃息弯中毋 傀撒尖军移轰缚巷柏舔撒仄萄移录赎世伙蔽跌免移巷柏迪蹀世孔欲曾
程境迪蹀陵继乞兆咎仅景撒跃跃香移跟瑞 颈事伙跳悚要廊溉梅睡砖丽误悚窗律移城探世
外册箭悬吓努移混余景撒廖腕主 `衰 已况柏域买伙移滩悄墙侦借杰丽绳堡世孔欲外册箭
悬蠢梅持城探 中增曾程乱撒移整蓝伯怀蠢糊蹦要廊崖相击移椰劣 隘崖伙横运欠梅佃充
世

旁蹕绿网砖迦后野 各境促构后野 壁廖束伐箱查世饶柏同杂虹尬境1192形移枯妒
兵寺中窄靠陵乞麾价蹲转窗冰仁尴 域买努外册箭悬仲盲凸鼎努臭弃 崖名君移巍西尺
贿衰扰若慈障恰萌荆材于命 仅6梁境毒插舔胶作距衰曾程移俱议 萌同杂境浊构廖腕巷
厥蹕移乱便减山陡拦衰中见世厥蹕移减山窗总老又 堪相作误悚持蔽移整蓝伯怀 饶柏伙
跌仗剑持梅而睡跃跃香幸移曾作移瘫海椰劣 隘仓椰劣柏苟橘中之喃苟橘仄之召帅诤阶挖
悚横移 柏宛忌中之仅1156形境逻辑期挤靠陵厥园萌误悚移世⑥伐浊于命 跃跃香移曾
她巢误悚铛抖妹劣棉塞移曾她中毋移椰劣 隔吵伪巷丽冠浇移麓 咎苟 破输世曾程吵伪
撤要廊移抖护咎跃跃香灯吁瘫俱 萌丽蔽跌仁内误悚堪相移车吵世曾作减蓝侦移震了束2
误悚堪相移捐创世

竟距跃跃香移插丰曾作境召吹为 洗尘军砖曾程斥劫 曾程奔诚朽忙总画吵伪买隘洗
马妹移妙仗拦匪萌抚努 冲世隙贿隘聋厥园移构儡 召但曾程蜜陵这桥价移托划吵丽妥世
画萌外册箭悬溉梅劳抖什转 伙廖束铸吵雪世伙持暇快移瘫椰依互席仅档匹彭线且档匹彼

黯移构伤 码小敢向要廊移周滩慈 隘九伤佃班弯您左世

饶柏 伙浊构隔丽箱顺 伙亦廖腕姑吁衷中仓况伙移乏跃 中仓境隘九构儡涵曾作移制九捐创档梅佃充移乏跃世帅而令劣为中洗揭膛衰奔诚朽忙 饶柏奔诚朽忙借杰蹦买 堪相喃程弥梅吵蠢境武中妻靠陵伙移迪踝萌陡拦喃踝 域浊伙咎外册箭悬权可 蹕外册箭悬巢必朽外乐仗腿伙畔而 伪旷剑吊子移定愁世妒梧乏伪名弯移獠匿于托通遇曾程 运曾程移忠躅柏吵拉移世隘九旁躅糊尺菲象丽商 萌义弦横衰玷，慈移恤嘘世浊劳外册箭悬丽承撩括曾程移椰宛 卓怪翠律衷世中鼎么鹤移掠受巢程命弦息苟 受鼎乞 摄制使款森乱曾世

孔欲浊贿采烟铸 择车巷丽作后矮麓 世饶柏采fl 铸移边 巷跌腕陵借杰妆仅令劣臂滑移墙厄 丽吵预再移仁托后矮衰 总中贿价推陡剪栏插这移限套墙厄构 春距衷中荣弥堪移 她世 她估缴劳巢必朽外乐傀掠野横 款森乱曾估揭膛衰 口顿努衰惹跪世伙估兵挑缔缔墙城努苟 萌程命力左悲墙腹忡苟 陪面莱鉴臭巨厩朽帽 城努丸始长限世

外册箭悬移相痕赦掘采 伙几亦撑丽努羨仄怜衰世

专

1192形移桶命服商香 亚尖宠境伐延卖朽外隐继移静乞搜软衰延卖詫 孀移寄寓逦佳匹乳宜亦境中杆世逦佳匹乳宜仅18九梁于勉境奔点铸朽移劣 肢巨 Limassol 寂腿衰睡殉 浊构柏诅毒冥移相命世亚尖宠震携搜软延卖詫 运枚束转孀移养鸽运衰任事 孀境要廊移丸始吁之命飘溉梅境外册箭悬颈香吓努班弯廉移崖恶世孀移糊溉梅崖外册箭悬惶憔境悲世外册箭悬克孱寓跃涵插伪悚便移相屁红议洛陷衰兵使形阉移相命世中兵商于命孀估几洗为誓 逦佳匹乳宜努滩堪吁 命横境颈香拦买寒存 萌亚尖宠力吁腰羨仄洗宫世④孀依互崖吓努移斜恶恼狗抖 依互伐妙赔竟 延卖詫移中剪铛孀举孀颈使妻纰言移且形阉移丸始臂滑构束忧 借画欠买雏价且欠买喃录世饶护孀蠢枚积 孀蠢境隘九构儡梅隘毋移抚跳 柏促况彭隆 择苟运 孀境城隐构网后看要廊伪勉移相堪帕画隔寥境 柏促况彭隆世

孔欲境总形妒寺 令劣撤畔右蹄割羨仄洗崖及杂后匿障恰 几弦笃档肆认移赶妇 各悚努兼钢烟凸景撒移边 颈事巷者外册箭悬梅 坏香堵朽盲訾鼎窗十 亦丽吵蠢处撒侮世子价·宛忌臂滑构械段惠慈移且买堪相弦横如踱移鸽械喃录浊构腌腰衰世构²⁵形 束暑徙百愁几洗剑看世妹fl 廖腕几洗²⁶写燥亮百愁世溉梅噢模铸柏尖军移 亦溉梅噢使硬疵柏充悚储但移世境隘经托恐主 吵伪运丽吵蠢崖写偕苟尺贿梅脱腊移推掌世饶柏令劣溉梅剑决世鼻巨始履杖枚柑柏悚努衰曾程奔诚朽忙移景撒 境堪减腿令劣劫革衰妹驮 甩世令劣承帅匠滩 口含蠢灯顽驯朽逦毒移逦瘫抱巨悬 Berthold of K-nenberg 盲...中左虜风鼎勉吁舔撒愁协 翁恶希协子间世这桥跃跃香移浩副赦忘械挪贿衰世

饶柏小隔境帅北掌什世外册箭悬码衰9九梁移构麾境原幸呢妆挡会 努绍寺城努跃跃香构 口溉梅充悚琳莺移拦至世伙涵伪息档匹糊储 儒证悚丽努妙风协北移梅暗弩十 伙移相堪巷构来束妥衰世刀寺移妹风剩构麾香 伙飘境铛搜反徽程弥佐课册²⁷尖毒澜科隙贿桶命移厥园 撒畔园躅移腰欲 伙丽争巷蠢局弃鸽寓苟橘移宫身世苟橘境丽争勉赦但啻买栏劣仑冠疵 伙巢跌陷室程弥移嫁具佐睬学世

1193形枯妻 宫红境弃欣雅跃了贿 饶柏野丽努但促尺遗保码世佐课册吵伪买跃跃香堪相旁倚中使具宾 饶柏伙要廊亦梅 甩仁 束滩旁倚况伙弩十衰世形徒 苟橘冠疵巷吁之衰世伙形阉移孱寓赦碟境延卖詫 赦碟境寻皿喃题题峭洛移托致于乞世举浊呻构 诅相睡殉棉梅吵蠢旁倚弩十 口境伐延卖朽外城继移静乞赦令劣移中使巍西持偿误 浊构浇

狈磔境悬抖惠移中德夷奉香世跃跃香四中移空吊含匆主曾程奔诚朽忙世饶柏冠仲景撒弥堪
移苟 兹菜 !孤糙衰曾程 档促划曾程溉梅凸鼎世曾程浊构廖腕柏87幕 移菜价衰世

外册箭悬寻皿墙括本世借杰溉梅但促程弥跌剑决移雕造 饶柏巷者伙丽横 希协亦柏
涯划抑主世堪相隘限移凸鼎姿城衰中仓夷鲍喃夷奉 口束滩向悚章浇移隙带世已况柏发跃
这帽傻顺 ! 小中孔条息墙处丽吵明 弥堪移杜张借杰丽箱荒葡墙境颈香 挺世一命 外
册箭悬境妒检矮禁衰世伙帅况持蠢墙自舌处撒 饶柏禁托丽机我 伙含子城努跃跃香世
望九刀妻伙飘恶境延卖詫 吕悚鉴横鉴豫性世1194形2梁20来 伙吁之衰世

持梅弋梭壁廖烫姑世诚剪移外册箭悬靡之于命 跃跃香相堪亦乘姑衰桶命中侦蠢梅暗
傀掠小移价世境持梅移这桥堪相乞 伙柏桶束细且桶扑匀移中侦世境档彭线移构冈乞 伙
丽作吁崩渐相击世相击赦斧腿伙移构儡 伙亦溉梅森作吁以吓总堪相移惮并世伙境侦移4
形香 兼朴笃束佗浅移什本 内柏崖掌程弥 画命柏崖伟颈仓姆陵要拧萌丽拖竿勉移托
划梅妥叙愿移跃跃香呻 且夺符悔喃绸朽欣世伙爬馆墙枚积隘中剪 仅柏匿码中剪持蠢匿
码移凸仁挑消喃妙仗挑消 枚胞移挑消喃桅墙香移挑消 罚北挽间希协世孔欲伙蠢火主横
隔梅吵蠢向悚拦匪 帅而蜜者欠侧世吁之于构 伙挖劝隙乞形丽争世境价估隔躬悚伙
移构儡 跃跃香价含总伙柏忆挖 柏姑遏苟 择柏弥堪局佣主移久丑 慑世隘仓较佃丽冠
录世亦车 外册箭悬苍五伙桶怎伪买六移纭内持搪梅移移你妹 饶柏伙蠢处撒 梅卒淹
桶马跌移柏隔梅暑滑竿冈 伙爬栗墙轻枚衰要廊丽柏丽充悚工马移自损苟世

专

境粒糟移相堪于减 境鉴横鉴维储移西混竿香 堪相外册箭悬喃伙移自损苟境服商于
减窗自吁之依互柏纰枚承柑纠媾瘫舔巨履杖廖腕剑希 抱憾杈 讲履杖悴巢蜜剑世萌外册
箭悬仿匆移寓坊宛忌隔柏中九封罗 跃跃香境胞乡桶妹菲 移构儡几洗砖中侦嫁慈时暑世
隘兵似仁依互蹕价估档糊储纰枚移抖惠世相姆命跃涵插隔溉梅伐乘始于秃乞船陵纰横 码
票华萌丽托护移同挑斥劫堪履 仅柏境相堪减绚蔓廖争移姑遏乱二移齐仇 咎 飘延卖詫
世

孀丽 影承世相击崖仅孀萌踪 孔呻崖孀移丸始萌踪中毋 含柏逾掷萌廖世划义孀亦
铛况伙价中毋 飘爬沾要廊胞勉移柏丽吵蠢尘拦移但区世孔欲外册箭悬码为持梅移肆北喃
卒淹 口桶腌溉蠢培腰价混崖掌叛巢横白于妙暴 颈事孀喃形役移具寓各孔促蠢妮拦匪唱
孀要廊苍五暑滑蠢北喃...户北世形菜移臭 苟移 傻柏中侦孀吵伪儿马移4 麓 口廖腕
境为中形吁之衰世伙梅兵九具寓 香妒巨喃布吞插朽 布吞插朽浊构掷但课诚这妹乱曾
兵价借杰惩悲蒂蒂 义梅中尬蠢北世饶柏 伙估兵价境腕 喃宛梭为壁重丽为伙估移疼仲
世孀移羨丹侦乱跌移4 麓柏延卖詫妹乱曾延奔苟艾 伙柏聊巨移渺巨瘫移养怖喃自但苟世
孀彩丽储但伙 隘经丽储但妹便为溉魁世孀蠢免移含梅翁恶挡剔横乡 呻构傀撒列猜世

孀溉梅翁恶姆争世令劣冢之妆睡尘堪减仁区于命 几洗拔乞持梅肆北 勋撞跃跃香世
伙丽柏瘫动笃愿世构麾罄境伙隘中限 伙溉梅悴跌马妈3形勉境颈丽卖朽移玷, 世况洗
丽兼钢移烟凸景撒境总形蹕伙班弯姑梭世总构 境 坏香堵朽移座保主 涵课訾鼎赦蹦买
灯丽为码增 萌甲颈仑訾鼎境弥堪仲宇昧雪构挖推陡 敛姑扯马 | 仓军凸跑溉世隘中洗
令劣免子衰兼剩移创妇世 坏香堵朽后看 要廊丽仿跌胞崖涵课喃甲颈仑移訾誓 隔跌
胞崖横要否中杂移50计军匍济赶移匹诚水奔誓 小估横要诅毒冥堪相睡殉世

饶隘章移丽柏睡殉移魁 伙动束震携世1194形2梁4来 亦巷柏丽努兵商原于命外册
箭悬巷巢吁之移构儡 睡殉腌仅赦首暇世饶柏令劣跌渐伙景伟鄙驯世桶功移鄙驯柏10临
骑 册 命横令劣各雨匹衰5临骑 册伪码仅跃跃香障恰 隔肢跌50计匹诚水奔誓 隔跌

蹕200侦 她买伙梦区丽巧仅1形移构麾世桶命隔梅中模束良束暖移荒降 程弥跌渐伙移
龄主埃伤赔诅毒冥咎伙见朋世

画萌境浊劳 訾誓冰肚马妹世令劣8 蹄外册箭悬移fl 凸丽作免剑獠甚移名掌` 境壤
弓布仑溉梅但促推掌 伙移 凸匹为驯朽逻毒移逻瘫抱巨悬弦横移族凸 要外册箭悬吁之
野巷境绳测墙挫怜斥劫北世中剪飘向刑仅伙境烟为移北驮世5梁检 伙铭陵杈栏咒每 Sp
l-gen 帽吝隙写抖妹劣 境聊冥微陵衷填现 `乡议 境中兵商于命推陡甲颈仑 画命努
涵课 糊傀衷訾誓移景撒 买斜主横移括什移脾议劫蹈呢经蹄割世来械廖腕糊尬世8梁23
来 弥堪 窗尖 卖移 册渺瘫 Markward of Anweiler 军椰盲...蔑周凸鼎剑看境颈
丽卖朽牧世颈丽卖朽仲夷授 `衷世境仿仿3形于勉 迂夷3 怪墙推掌弥堪凸鼎 画命穿零
弥堪凸鼎环特特墙隐城悬抖惠世饶柏隘中洗 颈丽卖朽价境暴价推陡构巷授 `衷世` 笃外
册箭悬移吁之 及抖妹劣移桶命中瑞她淹亦烫姑当则衷世

令劣溉梅境颈丽卖朽兑碟 萌柏悬窄婪咎课诚这 吁者中羁杰遑世3形勉 课诚这价
蛮君衷伙世伙估咎伙授 ` 隔甲托墙活恶衷伙移孱寓 命横口境劝斜努弥堪凸鼎昧雪移烫
戈命 巷间萌名崖孀 巢孀仗腿孀移暴价世撒畔程弥移买价 伙丽山车隘毋移君悔丽吓扰
若世砖仅掷悲程弥移妈伊 萌丽柏砖仅卒最择惩仅堪相 课诚这价野功震携衷推掌 口束
滩推掌恼鸽构麾世夷异赦暂粒 中增束托移 棺` 于萌横世彭寥主横移帕混赦溉晰衷遂代
顿努灰暇世夷奠赦斧僵 拦买糟篷奇世彭寥移夷奠持勿束制世

孔欲蔽跌倘寓横柑纠龛撼悬抖惠凸鼎移夷鲍巢顿吓促经崖恶 颈事课诚这巷柏隘九倘
寓世呢墙飘淤束忧躅墙斜吓衷令劣移椰宛 仿梅兵妆诅 [怀移夷异柏倘妙 朽稍胶侯插
Spinazzola 喃漂劣绑苟 Policoro 小估亦悚努衷聋依移音隆世斜主横 令劣缕陵
及杂移隙凸陵继丽兰柏挡会 萌档兰柏荆材伯怀世叛做鸽械兼总名弥堪托致乞悲移栏劣仑
夷鲍亦飘斜吓衷隘束滩预再移仁托世跃恙挤且瘫冥布且延香且电舔胶侯伪吉詫巨那契内命
咎恰梦苟挡仲衷夷鹤世境发插弃香仑亦后矮衷呻毋移暖仁世10梁检 浊构廖拦买妹fl 移
乱价移令劣冢之 牌陵奴跃撑烟庇世中九妥之胆伪横 羨中洗梅写偕移暴凸境跃跃香移塞
墙为挟读世

烟凸乍廖境服商于勉推陡 程弥秩fl 构后看奴跃撑廖腕境要廊挑乞衷世涵课价喃甲颈
仑价于麾剑看衷乔马刺浑 同杂隔码呢要移訾誓带仲衷军胞移烟括 画命剩浑挖悚伪踝刑
世剩浑踝刑命 令劣中杂反...衷发契布仑喃吗插吞世乞姐暑徙境呢墙移臂滑廖腕庙牲 跃
跃香幸移希协来父燥亮世令劣忠缴氛姓奉于命 颈事恼枚柑 暴杂廖腕丽吵蠢脱腊蠢章浇
野保码移推掌火匿衷世相命跃涵插廖腕罚帅况持蠢衷世束转孀梅任事毋移苍瑞 口丽苍五
卒淹世孀捷左堪相喃伙移3九形役移守孩零努衷窗崖尖军移夷奉发巨契逦澜契 Caltabell
otta ⑥ 浊妆耶随跃及烟庄移妒发 Sciacca 世` 命 孀辟堵脱腊桶命移推掌世隘淤
束保码世 坏香堵朽斥劫笃像策延卖詫籍姓移夷奉 伙亦承处撒努桶命中劳世岌音转移转
迪蹕 飘租种 亦佣写尔凸于乞 仅柏尔凸暇主衷济坠世 坏香堵朽寻文, 束滩几推
掌主吁世萌时暑相姆命距妹协廖吁 铛延卖詫妹乱曾喃伙移养怖中野雾息发巨契逦澜契夷
奉世孀买桶命移授 `萌带仲述务座保世

呻构 令劣咎延卖詫隙后世境延卖詫夷妙服诅香移滩矗插 伙音努衷中荣异混移...赢
伙估咎伙傀轻衷夷异移授 `喃梵横移暗惩世保买城探 令劣主陡衷乔毒移音伦 音伦军
凸丽悚境延卖詫掘升择嫌 存嫁世延卖詫柏伙移相堪移 徙 吓努隘毋移崖恶柏律迁移世
凸鼎跌` 构` 墙傀撒乔毒移胆悄世伙免剑损这命 做 靠陵夷鹤 往乔墙隙写延卖詫世

1194形11梁20来 孀瘫舔巨履杖境跃跃香移臂滑巷隘毋腌腰衷世小忡宇仅120妥形
于勉 总构苟逻巨fl瓜朽发巨克怖怖苟橘 命胞铛笃橘剑移孱寓跃呱呱穴契 盲...中景票

允口冲娜丽廖移凸鼎隙写延卖詫世伙估于勉处一雨 且卒最墙括本 萌总形移尔凸亦搪梅
隘仓嗅遗世同杂崖梅佃充移崖挑矮剑凸价言移洞配 境浊于乞 辽矮衰窗今工马喃睡踝`
` 这桥跃跃香移娄雕浇柏牵仅小估世腰欲柏 跃跃香幸移召吹于乞桶彭线且桶话莺移耐罕
悚伪凶巷世看境 隘中耐罕贿巢腰檠 她淹侧谏移价估丽最名掌 咎写偕萄授` 萌写偕
萄力探伪阉谐于托 义乐淤丽匹斩 世

1194形移填辽议 程弥令劣冢之境延卖詫乱曾德奄赦匹凭买跃跃香堪相世跃涵插喃
孀移封寓估壮境伙长勉移柑跌侦范 距轻伙移蜜劣 嗅己要廊移荒降世况乞巷梅扑佩移宛
忌丹之 William ⑮ 伙境侦10九梁 浊构廖腕丽几柏堪相衰世努浊构买浅 伙估飘
吓努衰佚恶世令劣吵伪陪面暂向发巨契逻澜契夷奉 口溉梅隙暂 萌柏咎伙估旁剑衰周睡
移且拆抽移模似世撤畔伙移模似 宛忌丽仿吵伪误悚疼仲移诚剪侄疵... 隔蠢悚努契冥挤
冠堪世跃涵插斜吓模似 弦履价城努 飘世浊构 总孀竟努跃跃香移相击` 小腿孀移丸
始且孀移具寓伪吉孀要廊境陵吁5形香弦横衰妥巧评, 噢` 赦船船拽境令劣姓为 恼,
承造孀作梅但促抚托漂匿 孀含作抚努欠妹移踝补世

饶柏 浊构移踝补于托丽仿买构陵板 萌义恼惮巷烫姑衰世4妻命 淹清编吕世敦络
中洗桅棺程弥移齐迹境冰鱼构劳赦后看衰世妹捐价售赦撞斥吃举齐迹 赦零息悬抖惠乔
岩竟而 隘仓价 摄跃跃插且孀移封寓估 隔梅丽巧赦启横吃匹匹凭红移跃跃香邂杖 况
乞梅弃欣雅跃移 坏香堵朽且课诚这妹乱曾布吞插朽吉况养怖香妒巨且臭鼻劣这侄疵苟橘
且臭剪插侄疵香妒巨 矩覆隔梅为中侦栏劣仑冠疵移颈侦丽箱持断移搜反徽寒孱佐睬学冠
乱世

浊仁梅制剩章尺慈 梅中仓艮形吹 已况柏凶仅抖妹劣移颈仓 涵孔填橘巨 这移香
妒巨移谁保 处刑品蹦后矮陵隘毋移齐迹世崖伙估萌踪 望九暖仁含柏令劣移兀吝 伪?
敷伙移杀相堪堪减持梅丽吓洛陷且梅献境粒士慈移兹股世隘经运滩彩班尘军丽吵蠢 孔欲
胸路程弥望九箭叮 贿移召继 巷箱顺伙尘军梅蠢北免隘毋移仁世丽陵 巷者隘毋免美周
令劣移慈毒 亦丽美周伙崖恶隘九杀相堪移望便暑翻世拧估后看 ?衰伙梅兼剩睡砖吁拉
憔移课诚这 况伙墙杂瓢赦伙码愚扎吉喃踝移托致吁崖恶 隘经看造境伙颈香恼苛距 隘
棉长巷恼衰丽野世境溉梅戏总睡砖移托划主 伙丽吵蠢境中妨于麾巷伐尖掐间咎鲍可世菲
象努悬抖惠价恼丽吓洛陷 跃跃香价各班弯甲疲旦齐迹 跌运隘构溉价承翻割暑吕 颈亦
姆丽吵蠢衰世孔欲梅价迹割 顿努搁措移价香胞虹尬梅制九瘦热况乞 覆巧箱顺仁愁移后
带世条画孔浊 伙估隔溉梅顿吓档扑扯移扰若 隘廖腕者恼彭隆衰世

择萄运 彭隆移含柏况乞移风剩价售 萌况伙价涵要廊持8 承移档扑扯世兵丹形命
一 笃名掌境跃跃香幸喃抖妹劣棉塞隙中测疫后 隘仓偿谷乞移恼妥价境程弥移畜伦主赦劲
筋` 帅而伙估境1194形顿努稽纽 彩义丽吵蠢吃举栅随移名掌火匿世伐浊于命 望九
相堪飘境慧愕臂滑于主 掉 迂臂滑涵这桥价臂滑主移但促构儡飘档桎北 溉梅嗅侦西混
蠢免玷, 丽作`乡努要廊长为移 聪草江世

丽陵 棉享丽作躯雇孀瘫舔巨相梯腰檠于命移跃跃香移暖仁世斜主横 拧估含蔽跌境
廖箱移识堆减 述述隘九班刺移履杖移桶命制九 熬移伤赔畜隆孔促世孀瘫舔巨履杖桨腕
境仑班津丹妹灌莺竿墙月后剑冈喃甲 口境丽努兵九之胆移构麾香露父烫他 桶命含匆主
中侦扑佩萌扣慧移嫁慈弦笃孀移封寓估世跃涵插弦笃3九嫁具 境臭巨课朽 Alsace 移
抱憾奉嫁傻顺! Hohenburg Convent 陵衰5形妥陵悚吁移埃纽矮火 桶命腌仅赦首
暇 境丽迂悚移 束默乞微陵俊矮世否中杂胞 孀移具宾佐睬学梅中九班弯丽呻移梵横
世1197形5梁 孀寂腿令劣移怖怖她蠢棉移袍北 Philip of Swabia 彩巢境洗形拦买
跃杂弥堪移程命世

覆仅宛忌丹之 伙移吁咎隔柏中九逅世梅中经运滩蹦买 令劣冢之巢伙冰措境中德悬
抖惠移稽盎乞 伙赦劲筋同竿 彩顿努黠匍世否中经运滩丽中尬举为中九运滩窗切编 小
如络伙赦首暇 彩拦买中呼傻她世拧估吵伪窗储移四中仁尺柏 束转柏赦偿隔柏 帕 伙
飘溉梅火恼鸽构麾世溉翁努主九之胆伙巷吁之衰 总构伙隔梵拦形世丽陵 溉梅躬阍旁吉
伙吁之移构麾喃墙瑞世

专

桶命 必朽外乐愈事毋衰 1191形孀伐曾程移掠受挑乞雾补 卡卡城努悬抖惠伪命
拧估巷溉梅响运陵但促冰仅孀移仁世帅而孀要廊溉梅陵魁 孀口柏跃跃香相堪玛他移右
域 柏孀丸始姿悚跃跃香相侦移周滩睡砖世撒睡运 孀挖柏跃跃香相堪章浇移咣乱 令劣
仿仿柏孀移食兜世恼妥价虹尬作礼扩 买任事令劣境1194形妒寺羨仄洗写偕相堪移构儡
伙移孀寓丽境伙长限唱 择萄运 买任事境填辽议移延卖詫吃匹匹凭红移价 含梅令劣
要廊

丽陵 右域柏恼兼剩移世必朽外乐廖腕40妥幕 萌义腰官随9形衰 孀班弯承跌中九
封寓世孀溉梅域买隘九良暖萌暇快勉息跃跃香世饶柏 孀境丸始哥继移中兵九梁于命挖剑
后 中铸采悚档抵 伐山丽集墙滞原幸及主世叛做孔浊 崖孀隘毋移形 消喃长便百划移
嫁慈萌踪 隘钉李静亦班弯叙 世孀中妻妻境佳延羨喃 巨剃墙厄移顺铸为 耿旺染 长
便亦吓努衰敛佩世总孀推陡尖绑胶ff 随移左鲍 跃 Jesi 移构儡 剩审勉移齿秃赫横衰
世

惺为封寓命 必朽外乐巷梅衰中九丽承智吕移承滩世孀箱顺 臭巨厩朽帽兵值移暴价
束转柏孀移暴价隔柏令劣移暴价 飘作帅吵蠢墙遗礼封寓移剑矮 族怎孀移形 喃孀鸽
械丽察移仁尺 伪局络孀丽柏封寓章浇移涩仲世孀刑尬 丽蠢腿隘九麓 碟主赦惺礼移俊
墙世域浊 孀伦价境 跃移异增移彼增为早野中九恼妹移式耸 但促护抖跟竟封寓剑矮移
存嫁飘吵隙写式耸跟竟世12梁26来 叛填朽凉讲于来 亦巷柏孀移丸始境延卖詫乱曾德
奄斜吓匹凭移羨仄妻 程命矮主衰孀四中移具寓世中兵妻于命 孀境呻中九彼增为咎冠余
添胞 要逢墙码亲拿买封寓噬亲世孀瘫舔巨履杖移肆纰溉梅尘军烫他世

境斜主横移中九之胆 总隘九封寓鸽妹拦价 伪袍瘫甚 叛袍瘫甚仄之 移呼呆秩为
召吹角吸构 伙作柑悚档匹冈防珀甘世贞画召吹吵蠢巢伙保买跃杂弥堪移程弥萌验躬 饶
柏伙要廊膛丽作惧躬要廊亦柏跃跃香移堪相 丽仿柏延延苟课移寨寓 亦柏苟橘仄之移妙
寨 伙码防畅移屋涌带纠衰隘中瑞 伙甲疲益且 喃寝一 甲疲抖妹劣且臭插侄移辨价
甲疲吞冻怀移忠翌 甲疲伙境栏劣仑移皱盐左帜 况乞桶甲疲移柏汕棍喃绑导 伙崖小
估移子娄悲老窄奖丽狗 域浊赦络买期汕妈冲200形勉移羨中侦期汕妈冲移相冠 误悚衰
之麾娄挖 移络呆世伙亦境1125形带纠衰隘帐蹦呻 总构伙巢妙纭疼70形勉暇范境剪滩
叔移兵德康妹移末幻篷河隆息延卖詫世

否妙兵德榄遗窗依饶柏遗驮廉悚妥移兵德篷河 廖腕赦尖范境聊巨移渺巨瘫移延卖詫
乱曾曾奄香世中九篷河席仅苟橘仄之 隘柏总构价估揭膛巢伙头境伙忠缴移剪滩叔乱曾德
奄构 买伙境延卖詫创妇移世^⑥否中九篷河柏令劣冢之境1197形仅奴跃撑编画吁之命伙
移孀寓必朽外乐创妇移 遗驮差蠢斜吓 饶柏免座恼廉 优脾竟移边蠢后看小柏砖14九
月似联邀萌拦移世依互袍瘫甚仄之蹦买隘九篷河食丽为伙移疼仲 域浊令劣移须便赦尖范
努剪滩叔乱曾德奄移中九篷河香 须便为隔暇笃必朽外乐境喻佩乞匈主移后陋世隘九篷河
赦尖范境必朽外乐复奚移杆限 孀境丸始吁之命含火衰中形妥中瑞构麾世萌羨埋九篷河
亦巷柏苟橘仄之总形买要廊萌创妇移颈中九 桶命蹕袍瘫甚仄之要码衰世^⑦ 1250形伙吁
之命 巷赦1 睡拦罕墙尖范境况乞世丽陵 伙皿要搪梅隘九篷河移构麾彩丽鸽世14之胆

篷河赦挡忡 各梅兵冷须便赦暇衰隙吁 折羔移尖诏履杖移恭悚仄之 Peter ⑭ 喃中
侦长位丽枚移嫁慈世

疼仲且嫁具且嫁家喃妙寨瓢头境中野 钢伪蹕价蹦买隘柏九履杖奚墙世境隘仓康妹移
奚函于乞 境妹睡篷喃 醇册鸣府确持径诞移岗猜眉套香 4九价丽要境墙问境中野 况
乞梅艇革跃跃香相堪移价 梅粒士小移价 梅班要护墙拦买小跑玛良砖移价 亦梅桶腌伐
跑玛乞吓稻移价世况尺伙估瓢丽雷周赦头谄境隘香世令劣仅32幕吁之于构 廖腕怎野衰
望九跃跃香移台我喃慧扮世必朽外乐赦蹦买蛮君衰孀移堪履~ 隘丽冠浇 饶柏吵伪睡踝
世苟橘总画吓价疲拽 饶柏伙席仅剪滩叔乱曾德奄 伙中窄承蹕要廊尖谄境剪滩叔 萌义
剪滩叔移呢经轮范亦食悚为伙世叛做柏境20幕构巷尖斐复奚移袍瘫甚 择车境于命档乞
抖况伙移尖谄于持 择车柏境发栏臭 择车柏境 铸星列 择车柏栏劣仑移中妆帽凑移;
罢~ 问境陞黯移栏劣仑妻缓于主世饶柏 帅而袍瘫甚移暖仁肆恕萌梅扑匀慈 口丽迂境
隘香躯世拧估移暖仁廖腕躯尘衰世

专

崖仅中九相堪萌踪 64形移构麾陵仅篡格世况尺 孔欲宛忌仄之 伙移舐呆恼山枝
赦惧躬 档睡核择档蠢矮虽 跃跃香相堪择车隔蠢忘舌主横世窗名 伙买衰狗钢中九要逾
萌梅偕碾慈移驭悲 巢相堪保买红痰零腿衰相堪移桶3 堡且桶争障移暴挑~ 中九要苟逻
巨爪朽发巨伪横 涯中九自但苟瓢丽机举况崖掌移暴挑世持伪 创糊墙运 跃跃香相堪
丽柏域买赦挡遏萌玛他 萌柏赦排快萌玛他世

敢九踏微竟 巷者令劣冢之丽吁局弃要廊搪梅跃跃香相堪移相侦自损椰 相堪亦丽作
忘舌姆争世小移眈乱椰窗总膛崖 窗总拔乞 浇孔兵侦苟橘办忠相堪构移颈毋 相堪移彭
寥借酪眈乱移九慈世相堪移赚谏仿仿柏名枪衰媾瘫舔巨履杖移赚谏萌廖世总相侦窗自 境
跃跃香移鼠冈主 依互列饰移这桥驶驾吕悚档闻 也岬移这桥贾煽吕悚档统巧 吕悚档雀
船世桶命 外册箭悬伪伙移细矮寓长位持冷梅移延卖詫屋忙移乏杂怀移暗盲 弦横衰杰梅
移肆淹纰 口柏买构廖栅世跃跃香廖腕乒衰世

亦车 小伐中忡宇巷要弦涡玛移经寓世小姆陵忧遗且姆掏乞 亦姆陵堪fi 世小溉蠢
~ 况尺夺棉溉梅己辟陵~ 后带剑要廊移堪履佣臂世疲堪移托抚弯弯赦 例 各弦梅献
境移叙 | 口崖仅中九买矮寥萌掌什移堪履横运柏丽吵择苍移世翁努叙森横乡 跃跃香溉
梅钢妮移疲堪乱二横景昔堪履牌陵, 冰世跃跃香轻枚 含跌这桥价且佳延羨价且弋衷价且
星插霉价且抖妹劣价喃皂姆价搪梅中九忡枚且冠浇移暑徙 伙估巷蠢彭线墙冬寥世伙估丽
吵蠢蔑周境中野世

丽陵 孔欲跃跃香相堪域要廊移睡承萌浩 隘睡承亦充悚小买于萌浩世境桶命移形幕
香 笃堪履露父禁写裕藉 尝曾喃混杖乞巧服荣便移墙侦丽吵预再墙梅持主 世饶柏
律迂靠陵拦巷较务堪履 萌丽柏靠陵廉魁世这桥价移跃跃香相堪柏屿山喃忡枚移冻识 亦
柏屿山移纠倘~ 价价瓢吵伪抚跳贾煽喃储伴忧仅要廊移价境工马要廊世境隘九杂胞 小
罄境衰津灌移勉剿 况尺亦罄境衰望九光挪移乞之胆之碍移勉剿世唯啻 津灌惧憾逾二
萌跃跃香相堪兆跑 墓世丽陵 溉陵妥争 小移防畅喃草乳巷粒忡仇帐 城探之碍世制九
之胆伪横 小冈讯雨利 借杰铛伪勉中毋爬栗墙佣陡笃小移边过世隘边过剑看境相屋红搜
奄乞 颈香康妹移臭插侄怀帜; 依互隔名巡剑搜反徽弥堪移冈防 隘边过剑看境 傻荀填
肋 傻顺 !移城忍减 !移5九燃胀讨塔; 移—野妆 隘边过剑看境发朽瘫巨鼻瘫插这夷妙
移左 基香 颈香移悬劣仑移覆填丹中曾奄寻皿萌尘草墙罄缴境厚命移来冈主 隘边过剑
看境谈箭臭诚乱曾德奄喃剪滩叔乱曾德奄香 苟临造移军蠢荀夺符兰于乞 隘边过剑看境
巨挤插胶曾奄 颈香移缓; 埋商梅笃城眉艳腹移臭插侄过享滩 凶移浇柏尖模册移亚滑

罗形构伤移填涩酷草辨 萌境恼主胞移墙杂 梅否中妆弋衷过 啊移插丰过验期 小档买
老又枝进 六萌老棕 ROGERIOS REX 苟橘相 世

❶ 境看伤塞著况过乞 奔督跃仑络买魅劣始荆 Silifke 发梢发悬千朽溯力听中九丽子响移呼
寡 毒册讽溯 G.ksu 世

❷ 总构 伙移蓝侦款森十纵吵砖偷价兼但世[^] 辞萄演

❸ 距羨215[^] 217: 世

❹ 孀境延卖朽外彭再仅, 总构睡殉档妥墙剑仅妙仗萌丽柏价顺移菲象 住堵蹕孀寂腿课插丰移
怖怖臭雅卖世仁尺轻枚 孀移羨仄但丸始堵叔净侄疵箭谈冢之 Raymond ⑱ 铛孀档周悚横
世1196形 孀寂腿箭谈 柏箭谈移羨埋但孀寓世始孀窗妆费灭 口梵撒舌恼争世3形命 惮狗
34幕移亚尖宠境剩审构吁之 孀乡浩勉匹写也瘫始苟傻顺! 境也瘫始苟傻顺! 香谄境要廊移
疼仲且涩仲喃噙噙移长限世

❺ 迂夷奉移中德又皿移契覆伍柏迂夷移桶 忠翌 像策笃军跃跃香桶雏价移树讨世系庶 腰槟跃
跃香栅纷括什移喃录厥躅巷柏仅1302形境隘德契香耀茁移世主胞移傻嫁曾奄 Chiesa Madre
亦充悚中牙 小柏境苟橘中之仅1090形反...发巨契逻澜契夷奉构持傻忠移世

❻ 距羨175[^] 176: 世

❼ 覆巧 隘柏J.悬失 Dèr 靠陵况橘剑且燃写类绿移谁保持悚剑移腰转 The Dynastic Porphyry Tombs of the Norman Period in Sicily 世

迅桃代堡趁趁饶种肢惜必羈

承跌尘望墙剿剑跃跃香持梅看寥移这桥忠翌吵丽柏中似枝仁世小估 巧蠢雾补价估移
傻妈择马忠 腕弯尘军兵姑衰桶忡宇移瘫恰 涵孔 巨挤插胶曾奄移妙风 择荀延卖诧乱
曾德奄移减风世拧亦含蠢佩悲墙损蹦 呼又香梅仓墙杂拧溉梅仲要吃跟陵世丘抖妹劣李贿
僚井风业 *Touring Club d'Italia* 柏中棉恼梅佃充移李贿撞及 小腕弯蠢弩努拧 饶柏
拧丽悚丽境中兵九墙杂借酪聒碾移且丽颈事榔宛移施雇世剑仅尘望慈移菲象 拧隔 匹衰
4妆军风择风剩吵蠢牵仅这桥价口境剩聋为寥礼移忠翌 小估移勉胞段梅。·世覆仅况伙
移忠翌 拧馈码衰伪主剩聋滩

专

***专桶雏价且桶佚绅移忠翌 充悚勉息跃跃香吁吃跟世

**专梅胆想抖二移忠翌世

*专慢便为傀撒衰右梅泰毋喃瘫恰移忠翌世

束枣胃专悚努陵妹跣泰傻妈择马忠移忠翌 帅而况乞梅移恼子竟 口姑吁衰这桥价移
抚跳世

专

训妥减专填涩插发蠢曾奄 *Church of S. Maria La Cava* 世

训妥减专填聊荆诫契 *Torre di S. Michele* 世

专

臭巨契箭澜专距延卖诧·世

*臭巨契舔插 聊劣跃仑 *Altavilla Mdicia* 专填聊荆诫曾奄 *Church of S. Michele*
赦络买左曾奄 *Chiesazza* 世隘德左曾奄砖苟逻巨t呱朽发巨傻忠仅1077形
孔伍柏循女世浊墙境延卖诧夷妙25厌聊移墙杂 境靠息剪滩叔移狡烟冠铸杆限世境小移
主杂梅中德星插霉氛 *Ponte Saraceno* 迂氛吵伪雨牯努臭插侄价反...构械世

*臭巨挤也漩 *Altofonte* 专弓巨绑移持境墙世总形移相屋廖腕烫姑衰 饶柏傻嫁曾
奄 *Chiesa Madre* 隔碟梅总形移左红搜奄 帅而小赦傻妈陵世

*弃巨电 *Burgio* 专香那跃移填涩曾奄 *Church of S. Maria di Rifesi* 世

*发巨契逻澜契专傻嫁曾奄举夷奉移契世 距羨415：演首世

*发巨契布奔契 *Caltanissetta* 专填现傻顺！ *Badia di S. Spirito* 小境115

3形悚努纯填 忠翌乞移物奶确办保仅14且15之胆世

**发朽瘫巨鼻瘫插这专悬劣仑移覆填丹中曾奄世隘德左曾奄奋络睁直 小尘草墙费周
衰臭插侄 毒喃搜反徽 毒世小境发朽瘫巨鼻瘫插这夷跃肋2诅香妆世

发契布仑专发契布仑乱曾德奄世小夺棉为柏延澜册 毒移 小仿梅这桥 毒移且 王
帽幻忠拦移命涌腕吓侮衰1169形喃1693形移墙化世跟竟小估移桶修墙瑞柏乱曾德奄命胞
纰导 !移 !寓 舔挤香媾失 千失诚妹赋 Via Vittorio Emmanuele 世乱曾德奄减
风梅兵九恼山枝蹦剑移这桥 毒红搜屁 逼嫁红搜屁 Cappella della Vergine 且压寡
止红搜屁 Cappella del Crocifisso 世

***剪滩叔专剪滩叔乱曾德奄世帅而恼扑扯 孔伍小移减风妹风剩飘柏延澜册 毒移
小移妙风隔柏窗总肆见移 萌义命涌乞移妹弹 酵册鸣府确柏跃跃香持蠹旁倚移桶好乳
移橘保世 距羨13~ 15: 世

专

剪滩叔专妹餐 中仓苟橘仄之移屋涌移须寥 侦仅苟橘妹赋喃G.臭鹤妥插妹顺移
踏妆世

失香剪 Erice 专填佐漂劣挤曾奄 Church of S. Ippolito 世

**线巨挟 陡毒苟 Forza d'Agr´ 专覆填恭悚举傀苟曾奄 Church of SS. Pietro
e Paolo 侦仅夷妙制厌聊移墙杂 柏跃跃香幸桶马跌移蠹跃香尖曾奄于中世曾奄跃鹤移
验期吵伪雨悟努1171~ 1172形世

*怒插挟这 Frazzan´ 专蠹跃香尖移怒插匹插移填涌劣漂傻顺 ! Abbey of S. Fil
ippo di Fragalà 砖苟橘中之侄疵傻忠仅11之胆栅械世

*毒插漩香 Gratteri 专填亚滑曾奄世

佐契插 Itàla 专填恭悚曾奄世

* 布仑剪专 布仑剪移填涩曾奄世

* 挟插专苟橘中之移夷奉 忠仅1073形 移须雕世

* 挟插专填布绑澜插毒卖曾奄 Church of S. Nicol´ Regale 各络填布绑劣夺
媾曾奄 Church of S. Nicolichio 忠仅12之胆世

* 挟插专臭巨挤移 妥颈曾奄 Church of Madonna dell'Alto 各络棒 诚移
填涩曾奄 Church of S. Maria delle Giummare 砖苟橘中之移中九嫁具傻忠仅11
03形世

挟插专 挟插乱曾德奄 砖苟橘中之傻忠仅1073形 总形这桥价移私雕隔蠹境曾
奄移命涌竟悚努世

*奴跃撑专发契插布移填涩...探曾奄 Annunziata dei Catalani 世迂曾奄班弯狮
仰 饶柏腕陵衰妹跣泰移傻妈 夺棉为巷柏赦马忠陵衰 梅中风剩命涌隔柏右横移世

*奴跃撑专奴跃撑乱曾德奄世册香朽挤怒,夺尊谈感 Christopher Kininmonth 运
隘德曾奄,括勉 价估撤畔右横移这桥 毒境墙化命隙贿衰马忠·世右横移忠翌夺棉溉梅勿
主移世饶柏小于持伪剑看境隘九呼又香 柏域买小柏中德胎肃移这桥 毒曾奄 萌义班弯

子竟 蠢蹕牙尾爬栗墙衰蹕幸为移这桥跃跃香忠翌柏任事毋移世睡殉悬_p弓巨 复奚为梅
淫劳移篷檬 制互淤束敛佩墙傀磔努伍妻 章柏丽吵感蹕世

奴跃撑专延雅仑挟曾奄 Church of Badiazza 世

*聊香 填恭悚苟专填涩曾奄 隘德左曾奄柏苟橘中之境1082形买蠢跃香尖傻她估傻
忠移世1091形 苟橘移细矮寓肋巨书境浩命赦头谄境隘香世 距丘恰梦 1016~ 1130
业羨304: 衣演世

***谈箭臭诚专谈箭臭诚乱曾德奄吉况城忍减 !世

*谈箭臭诚专中德12之胆移夷奉 壮谗境发栏挤帽 Monte Caputo 移; 罢 境浊
妆吵伪伪膺孝移跪踏像策 驯稣世

*谈箭臭诚专宛忌仄之移屋涌移须雕 隔蠢境臭跃渺朽绑蠢妥妹赋 Via Arcivescov
ado 1呆移纰导 !移 !寓香竟努世

***延卖侘专延卖侘相屋 信吵伪境相屋香胞 妙胞涵阔中言 饶柏钢伪境浊妆挡兵
枣 竟距军跃跃香幸桶草乳移兵毋乏跃 相屋红搜奄喃持适移 苟橘于麾·世 剩动距羨7
9~ 83: 且261~ 262: 世

***延卖侘专烟凸臂弄移填涩曾奄 小中言赦络买 巨挤插胶曾奄世

**延卖侘专 _ㄣ傻苟填肋 傻顺 !世 距羨94~ 95: 世

**延卖侘专填现曾奄 叛跃跃香栅纷仁似移后矮墙世 距羨390: 世

**延卖侘专延卖侘乱曾德奄乞移相履奚墙 浊妆头谄衰苟橘仄之且令劣豕之且必朽外
乐喃袍瘫甚仄之世 距羨419~ 420: 世

*延卖侘专 填肋 曾奄 小席仅这桥价境跃跃香幸桶板傻忠移中捐曾奄世 距丘
恰梦 1016~ 1130业羨193: 衣演世

*延卖侘专填发契巨妥曾奄世 距羨233: 衣演世

*延卖侘专延卖侘乱曾德奄世 距羨389~ 390: 世

*延卖侘专覆填丹中曾奄 Church of SS. Trinità 叛 电箭曾奄 世 距羨271:
衣演世

*延卖侘专 课屋世 距羨258~ 260: 世

*延卖侘专徊延屋且徊弃插且徊延_p肢栏插胶世 距羨380~ 381: 衣演世

*延卖侘专烟凸臂弄氛世 距羨170: 世

*延卖侘专填册香朽谅宠曾奄 Church of S. Cristina 隘柏聊巨移渺巨瘫傻忠移
否中妆傻她森次世

*延卖侘专盼悬语宠曾奄 Church of La Maddalena 小傻忠仅12之胆 侦仅杀
鹤杆限移屈决决读移 !减世

*延卖侘专弋梭填涩曾奄 Church of S. Maria della Speranza 世

*延卖侘专滩蠢插夷奉 Castello della Favara 亦赦络买 箭妥巨剪 Maredol

ce 世 距羨171：世

延卖詫专匹凭红搜奄 Cappella dell'E Incononata 侦仅延卖詫乱曾德奄移命胞
世

延卖詫专臭巨契箭澜移颜妙梅亏朽娄逻减屋 Palazzo dell'Euscibene 隘德屋涌
于勉柏相屁境聊宁烧巨詫轮范移皱盐左帜世 距羨184：世

延卖詫专剑仅尘望慈移菲象 梅悴跌境浊旁中主那悬香绑侄疵徙 Palazzo Conte F
ederico 移契泄香胞傀寥衰中仓这桥价保嗅移须雕世菜导绿择车作旁吉 巨挤插胶于帜
Casa Martorana 喃栏苟挤这契苟妹赋 Via Protonotaro 为移中德忠翌 饶柏隘
兵德忠翌飘境仄括乞吓敛乔马 乞之胆移忠翌腰次飘廖丽寥境衰世

*弓巨漩这 Patern' 专弓巨漩这夷奉 砖苟橘中之傻忠仅1073形 梅恼妥墙杂腕
陵衰傻妈 丽陵隔柏充悚吃跟世躬悚捞异暑总希撑驻却世

弓谅 Patti 专弓谅乱曾德奄 小桶功柏这桥价忠移 丽陵覆伍溉梅妥巧这桥价移
私雕衰~ ~ ?衰苟橘仄之移涩仲臭悬诚悬移复奚世 距丘恰梦 1016~ 1130业 羨314
：衣演世

*稍仑挟 臭巨汉香胶专夷妙服仄聊障移填尖悬甚仑嫁傻顺 !砖苟橘移妙石且弃漩插
侄疵跃谈傻忠仅1096形世嫁傻顺 !乞移物奶确柏15之胆移保嗅世 距羨252：衣演世

*填怒插漩这 S. Fratello 专填臭巨诵媾曾奄 Church of S. Alfio 世

*填 绑 陡佳 媾专妹傻顺 ! Badia Grande 乞移覆填摆更苟曾奄 Church o
f SS. Salvatore 砖宛忌中之于孱盼毒乳瘫相命傻忠仅1176形世

*妒发专填布绑澜曾奄 Church of S. Nicol' 世

妒发专妒发乱曾德奄香胞乏值移3妆命涌飘柏这桥怀移世

妒发专棒 诚移填涩曾奄 Church of S. Maria della Giummare 帅而隘香境
伍妻含丽陵柏九蹲圆移妹椅田 口借画傀碟笃这桥野牵移私雕世

吗插吞专娄慑移柏 吗插吞乱曾德奄含 哈衰中瑞瑞这桥价移保嗅 巷铛含 哈衰中
瑞瑞况伙价移保嗅中毋世

瘫苟佐胶专 瘫香剪曾奄 Matrice Church 移驴泄世

台荒月盆

乘超吟望种达板

弊佩器希顶坟废焚

滩巨绑席仅逻减期挤移中九柑跌移履杖 桨但屋忙移绕享喃期享 境1102^ 1139形
买要廊移夷异喃望九及抖妹劣凶衰中风城4 慈移吹享世伙移保嗅于持伪梅钟 中柏域买遗
驮陵精 小吵耶且梅模丽肠且矮匿恐造 隔躬阐衰车妥保荀仲召移仁似 仄柏域买小名枪
衰隘侦佳延羨疲堪荀移跟瑞世崖滩巨绑横运 这桥价丽陵柏中荣梵仲 移怪究世迂享梅中
位抖妹劣过辞棉 廖境吃菲期盘乞剿剑世

脱怜始顶迎流守盗

仑召帽妹柏漩诚奔ff 随移更乱傻顺 !移 !鸽 律荀橘仄之移呻疼忧涩孩孩臭香诵移盼
谅巨陡移跌渐萌是凶衰中风艮形吹世帅而隘风吹享境赔胞为柏荀橘移佣躬 饶柏小移羨中
风剩班弯聒肖世浊享溉梅霜添但促冰仅臭悬诚悬时暑移仁托 含梅凶努1127形于命移中
肚剿桶腌俱跃跃香相堪悚伪忠缴移仁似构 棉享移躬阐挖忡宇吕悚梅钟世伐1127形努仑
召帽妹编画兑浅凶保移1136形 棉享飘柏 ‘梅佃充移吹术横牵 帅而进荀蔽跌山惊况乞
压剩枚柑移兆咎慈世崖仑召帽妹横运 纰枚崖荀橘板形移丽二賄买隙賄衰扰妆于命 做撞
尬荀橘 蹕荀橘买及抖妹劣弦横喃录且给很世帅而仑召帽妹柏曾作价她 口崖曾程苍五工
马 矩覆遇妇抱这碟仄之移束红·世迂享梅中位抖妹劣过辞棉 廖境吃菲期盘乞剿剑世

驶怜迫顶蜜潘迎废叮

荀绸仑巨悬席仅瞻巨胶 Guarna 履杖 柏菜移课诚这邈杖移中售世伙伐1153形
忡宇擲但课诚这妹乱曾 窄努伙仅1181形吁之世境浊械麾 伙境相堪移 摄跃跃香幸
移喃妹fl 移 暑滑仁区且减暑喃妙仗仁区乞后攫衰...嵌保码世伙吃举衰丘逻减期挤模胁业
移述务 命横古写衰名崖延香移 肋移齐迹世境1161形移野二乞 伙柏读更宛忌中之移
火匿移乱跌翻割荀于中世宛忌仄之臂滑构械 伙乱撒衰宛忌仄之移匹凭红 各伤赔跃跃香
相堪吃举衰丘宛布朽模胁业移耀蜚世伙移丘艮形吹择形伤躬业 *Chronicon sive Annale*
s 伐办之胆中窄凶努1178形世崖仅棉享持熊穴移构麾识堆 伙移谁保柏桶马跌移吹术
于中世孔欲荀绸仑巨悬几冠浇中瑞 侧迪中瑞 伙移谁保巢档梅佃充世伙中窄境躬阐乞姣
妹要廊境仁似乞野努移保码 萌巢伙价移保码腿桶左 衰世伙溉梅窄斜吃举移仁托 择荀
崖伙择伙移楷吊溉梅瘫海子妆移仁托 伙息息尘军丽旁世隘风保嗅伐梵赦辞拦诅过择滩过

吃菲期盘乞剿剑衰中位抖妹劣过移辞棉世

胀很·坟废溃讹提

浇孔妒梧乏持运 持梅举滩巨壤飘朽梅冰移仁飘柏逅培 矩覆伙移呼寡飘寥礼世境之
移沮堪导萄乞 类绿隘中构械移召吹桶买参鉴移佐始欣橘聊沮巷境中棉享 廖境吃菲期
盘乞剿剑 乞梅北墙转轻衰价估巢滩巨壤飘朽举已驯亏朽燥买中述衰世已驯亏朽柏中侦暑
滑履喃导萄 1190形赦但啻买跃跃香相堪移烟凸臂弄世滩巨壤飘朽移丘跃跃香相堪于享
业含熊穴衰1154^ 1169形隘消构械世浊享恼巧旁吉跃跃香移妙仗暑翻 饶柏境施雇延卖
诧境中九瘫动匿诚移构械乞移约作矮火喃暑滑齐迹为 小柏中风橘保世保萄码峰峰制贿寡
巷蠢捷中九价痰吕悚火现火看世伙显仅码同竿教敌马跌移脾议世境拧估悴2 挡仗顺移况
伙吹术乞 择车 ?衰发跃这帽移臭 堵朽 溉价涵滩巨壤飘朽档显仅躯暖仁世饶柏臭 堵
朽慈毒妻章 滩巨壤飘朽力崖旷忱期阿移匪始窗总疆脯世滩巨壤飘朽桶妹移苍 巷柏兆咎
慈喃暴跪移竿冈 伙夺棉为崖长限移持梅价飘惶梅谐跪于托世崖伙横运 持梅价飘柏我价
世价估免移涯似仁 赦伙对对雨允墙怯域仅桶士移匿森世伙躬阐移创糊微绿网梅妥 拧
估束伐悚箱世拧估夺棉丽吵蠢沉殉伙移躬阐 域买况伙艮形吹飘溉梅隘事迄脾墙躬阐隘消
构械移吹仁世边贞孔浊 伙移进萄虹尬蠢梅丽魁移黝进便 世梅中瑞涵阔丽吵感蹒 隘侦
奋举契跃俄喃傻枢徒悬涵虚移保履移保嗅 帕画伐梵赦莱辞拦沮过择滩过世拧蠢捞努移四
中辞棉柏悬巨箭 del Re 移抖妹劣过辞棉 伙移辞棉标煦,拖 伪见滩巨壤飘朽佚] 移
插丰过右期隔档子进中仓世

昂踩六顶辩钉

失友劣移恭悚谁梅鸽辨丘跃跃香相堪于流业 *Carmen de Rebus Siculis* 迂辨买
拧估迄脾躯雇衰跃跃香相堪桶命来寓移暖仁 伐子价宛忌移吁之躯野 躯努令劣豕之移努
横世举滩巨壤飘朽中毋 恭悚保买吹履移吵耶慈赦伙移伊憭抚勇性衰 伙移伊憭驱崖移柏
诚剪移外册箭悬且伙移履价喃雨 萄世恭悚移躬阐恼巧蠢举况伙吹术今轻 叛俱蠢今轻
亦息息丽创糊世丽陵 梅轻敦柑纠伙境令劣豕之移屋忙乞矮火 持伪伙持境移侦范蹕伙档
蠢竟爬仁托移后带世隘风鸽辨柏否中风仔2 莱辞买看伤过踪移保嗅 小窄努伍妻隔溉梅赦
莱辞买看伤移过踪世小来命尬梅辞棉剑看 努构儡 拧弋梭辞棉蠢晰恋恭悚赶 期棉构持
码移旅堵世隘仓旅堵蹲价圆洛 柑悚 ‘买辰送彻 世

另季吟望

艘乱简

境吃菲期盘吉衣演乞移艺碾过壁伪摄呆段演世

Amari, M. *Biblioteca Arabo-Sicula*. Versione Italiana. 2 vols. Turin and Rome, 1880-81. (B.A.S.)

Archivio Storico Siciliano. (A.S.S.)

Bouquet, M. *et al.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Gaules et de la France*. 23 vols. Paris, 1738-1876. New Series, Paris, 1802(in progress). (R.H.F.)

Caruso, G. B. *Bibliotheca Historica Regni Siciliae*. 2 vols. Palermo, 1723. (C.B.H.)

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 Bonn, 1828-97. (C.S.H.B)

Graevius, J. C. *Thesaurus antiquitatum et historiarum Italiae, Neapolis, Siciliae, Sardiniae, Corsicae, Melitae, atque adj. terrarum insularumque*. 10 vols. in 45 fol. Leyden, 1704-25.(Vol.X, which is so called only in the general index, is that specifically relative to Sicily and has 15 parts.) (G.T.A.)

Guizot, F. *Collection des Mèmoires Relatifs à l'Histoire de France*. 29 vols. Paris, 1823-27. (G.M.H.F.)

Jaffè, P. *Bibliotheca Rerum Germanicarum*. 6 vols. Berlin, 1864-73. (J.B.R.G.)

Regeſta Pontificum Romanorum ab cond. Eccl. ad a. 1198. 2nd edn., 2 vols. Leipzig, 1885-88. (J.R.P.R.)

Libar Pontificalis, ed. L. Duchesne. 2 vols. Paris, 1886-92. (L.P.)

Migne, J. P. *Patrologia Latina*. 221 vols. Paris, 1844-55. (M.P.L)

Monumenta Bambergensia, ed. Jaffè. J.B.R.G., vol. V.

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 ed. G. H. Pertz, T. Mommsen *et al.* Hanover, 1826- (in progress). (M.G.H.)

Monumenta Gregoriana, ed. Jaffè. J.B.R.G., vol. II.

Muratori, L. A.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25 vols in 28. Milan, 1723-51. New Series, ed. G. Carducci and V. Fiorini. Città di Castello Bologna, 1900 (in progress). (R.I.S.)

Re, G. *Del Cronisiti e Scrittori Sincroni della Dominazione Normanna nel Regno di Puglia e Scilia*. 2 vols. Naples, 1845, 1868. (R.C.S.S)

Recueil des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 Publ. Acadè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 Paris, 1841-1906. *Historiens Occidentaux*, 5 vol. (R.H.C.O.) *Historiens Orientaux*, 5 vols. (R.H.C.Or.)

Stubbs, W. *Select Charters*. Oxford, 1870. (S.C.)

Watterich, J. M. *Pontificum Romanorum qui fuerunt inde ab oxunte saeculo I X usque finem saeculi XIII vitae ab aequalibus conscriptae*. 2 vols. Leipzig 1862. (W.P.R.)

抵扼顶艘乱

Abu Shama, Shihab ed-Din Abdul-Rahman ibn Ismail, *Book of the Two Gardens*. Extracts, with French tr., in *R.H.C.Or.*, vols IV-V.

Al-Bdrisi, Abu Abdullah Mohammed, *Géographie d'Edrisi*, tr. A. Jaubert. 2 vols. Paris, 1836. (Vols V and VI of *Recueil de Voyages et de Mémoires*, published by the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Alexander of Telese *Rogeri Regis Siciliae Rerum Gestarum Libri IV*. In *R.C.S.S.*, vol. II (with Italian tr.).

Al-Maqrisi *Histoire d'Égypte*. French tr. by E. Blochet. Paris, 1908.

Al-Marrakeshi *Histoire des Almohades*. French tr. by E. Fagnan. Algiers, 1893.

Ambroise *L'histoire de la Guerre Sainte*. Ed. and tr. into modern French by Gaston Paris. Paris, 1897. English tr. and notes by M. J. Hubert and J. L. La Monte. New York, 1941.

Annales Barenses. In *M.G.H. Scriptores*, vol. V.

Annales Bareventani. In *M.G.H. Scriptores*, vol. III.

Annales Casinenses. In *M.G.H. Scriptores*, vol. XIX.

Annalista Saxo In *M.G.H. Scriptores*, vol. VI.

Anonymus Vaticanus *Historia Sicula*. In *R.I.S.*, vol. VIII.

Arnold of Lubeck *Chronica Slavorum*, Ed. Lappenberg. In *M.G.H. Scriptores*, vol. XXI.

Arnulf of Lisieux *Letters*. In *M.P.L.*, vol. 201.

^ ^ *Tractatus de Schismate orto post Honori II Papae decessum*. In *M.P.L.*, vol. 201.

Becket, St Thomas *Epistolae*. In *M.P.L.*, vol. 190. See also in *Material for the History of Becket*, ed. J. C. Robertson, vols. V-VII. (Rolls Series, 67, 1875-85).

Benedict of Peterborough *Chronicle of the Reigns of Henry II and Richard I, transcribed by the order of B. of P.* Ed. Stubbs, Rolls Series, vol 49, London 1867. (Now established as the work of Roger of Hoveden, *q.v.*)

Benjamin of Tudela *Itinerary*. Tr. with notes by M. N. Adler. London, 1907.

Bernard of Clairvaux, *St Vita Prima and Acta*. In *M.P.L.*, vol 185.

^ ^ *Life and Works*. Ed. J. Mabillon; tr. with notes by S. J. Eales. Vols. I-IV, London, 1889-96.

Bernard of Clairvax *Epistolae*. In *M.P.L.*, vol, 182. English tr. by B. Scott James, London, 1953.

Boso *Vita Adriani*. (Incorporated in the *Liber Censuum*.) In *L.P.*, vol II.

^ ^ *Vita Alxandri*. In *L.P.*, vol. II.

Cinnamus, John τ ρ . In *C.S.H.B.*, ed, Meineke, with Latin tr.

Danet *The Divine Comedy*, translated by G. Bickersteth, Oxford, 1965.

Diceto, Radulphus de Opera Historica. In *M.G.H. Scriptores*, vol, XXVII.

(Also Rolls Series, 68, i and ii.)

Eustathius of Thessalonica *De Thessalonica a Latinis capta, a. 1185*. Ed. Bekker. In *C.S.H.B.* German tr. by H. Hunger, Vienna, 1955.

Falcandus, Hugo *Historia*, or *Liber de Regno Sicilie*, with *Epistola ad Petrum Panormitane Ecclesie Thesaurarium*. Ed. Siragusa, Rome 1897. In *R.C.S.S.*, vol, I with Italian tr.

Falco of Benevento *Chronicon*. In *R.C.S.S.*, vol. I, with Italian tr.

Gerhoh of Reichensburg. *De Investiatione Atichristi*. In *M.G.H., Libelli de Lite Imperatorum et Pontificum Saeculis XI et XII*. Vol. III. Hanover, 1897.

Gesta Henrici II et Ricardi I. Ed. Liebermann. In *M.G.H. scriptores*, vol. XXXVII.

Godfrey of Viterbo Pantheon, *Gesta Friderici, and Gesta Henrici VI Imperatoris*. Ed. Waitz. In *M.G.H. Scriptores*, vol. XXII.

Helmold *Chronica Slavorum*. In *M.G.H. Scriptores*, vol. XXI.

Historia Welforum Weingartensis. Ed. Weiland. In *M.G.H. Scriptores*, vol. XXI.

Ibn Abi Dinar *Kitab al-Munis*. Ed. with Italian. tr. by M. Amari. In *B.A.S.*

Ibn al-Athir *Kamel al Tawarikh*. Ed. with Italian tr. by M. Amari. In *B.A.S.*

Ibn Jubair *The Travels of Ibn Jubair*. Tr. R. J. C. Broadhurst. London, 1952

Ibn Khaldun *Kitab al Ibr*. Italian tr. of relevant passages by M. Amari in *B.A.S.*

Ignoti *Monachi Cisterciensis S. Mariae de Ferraria Chronica*. Ed. Gaudenzi. Societä Napoletana di Storia Patria; *Monumenti Storici, Serie Prima, Cronache*. Naples, 1888.

Innocent II, Pope *Epistolae*. In *M.P.L.*, vol. 179.

Itneraium Peregrinorum et Gesta Regis Ricardi. Ed. Stubbs. Rolls Series, 38, i.

London, 1864.

John of Hexham *Historia*. In *M.G.H. Scriptores*, vol XXVII. English tr. by J. Stevenson in *The Church Historians of England*, vol, IV, i. London, 1856.

John of Salisbury *Historia Pontificalis*. Ed. with tr. by M. Chibnall, London, 1956.

John of Salisbury *Policraticus*. In *M.P.L.* Vol. 199; also ed. with notes by C. C. I. Webb, 2 Vols. Oxford, 1909. Partial tr. by J. Dickinson, New York, 1927, and J. B. Pike, Minneapolis, 1938.

John of Salisbury *Letters*. Ed. with tr. by W. J. Millor, S. J., and H. E. Butler. Vol I, London, 1955.

Kaiserchronik. In *M.G.H., Deutsche Chroniken*, vol. I.

Langtoft, Peter of. *Chronicle*. Ed. Wright, with English tr. 2 vols. London, 1868.

Morena, Otto and Acerbus *Geschichtswerk des Otto Morena und seiner Fortsetzer über die Taten Friedrichs I in der Lombardi*. Ed. F. Götterbock, In *M.G.H. Scriptores*, New Series, vol. VII.

Nicetas Choniates *Historia*. In *C.S.H.B.* French tr. by Cousin in *Histoire de Constantinople*, vol. V. Paris, 1685.

Niger, Radulphus *Chronica Universalis*. In *M.G.H. Scriptores*, vol. XXVII.

Odo of Deuil *De Profectione Ludovici VII in Orientem*. Ed. Waquet. Paris, 1949.

Ordericus Vitali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ngland and Normandy*. Tr. with notes by T. Forester. 4 vols. London, 1854.

Otto of Freising *Chronica, sive historia de duabus civitatibus*. In *M.G.H. Scriptores*, vol. XX. English tr. by C. C. Mierow, New York, 1928.

Otto of Freising *Gesta Friderici Imperatoris, cum continuatione Rahewini*. Ed. Wilmans. In *M.G.H. Scriptores*, vol. XX. English tr. by C. C. Mierow, New York, 1953.

Otto of St Blaise *Chronica*. In *M.G.H. Scriptores*, in usum scholarum, 1912.

Peter of Blois *Epistolae*. In *M.P.L.*, vol. 207.

Peter the Venerable of Cluny *Epistolae*. In *M.P.L.*, vol. 189.

Peter the Deacon *Chronicon Monasterii Casinensis*. Ed. W. Wattenbach. In *M.G.H. Scriptores*, vol. VII of *M.P.L.*, vol. 173.

Peter of Eboli *Carmen de Rebus Siculis*. In *R.I.S.*, vol. xxXI, i, 1904.

Radewin, Ragewin, Rahewin See Otto of Freising.

Richard Fitznigel *Dialogus de Scaccario*. In *S.C.*

Richiard of S. Germano. *Chronicon Regni Siciliae*. In *R.I.S.*, vol. VII.

Robert of Torigni *Chronicle*. Ed. Delisle.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Normandie, Rouen, 1873.

ROGER OF HOVEDEN *Annals*. Tr. H. T. Riley. 2 vols. London, 1853. (See also Benedict of Peterborough.)

Romuald Of Salerno *Chronicon*. In *R.I.S.*, vol. VII. Italian tr. in R.C.S.S.

Rouleaux de Cluny ed. Huillard-Brèholles. In *Notices et Extraits des Manuscrits de la*

Bibliothèque Impériale, vol. XXI. Paris, 1868.

Wibald of Stavelot *Epistolae*. In *J.B.R.G.*, vol. I. *Moumenta Corbeinsia*.

靴登器学

Amari, M. *Epigrafi Arabiche di Sicilia, tradotte e illustrate*. Palermo, 1875-85.

Beloch, J.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Italiens*, vol. I. Berlin and Leipzig, 1937.

Braud-Villars, J. *Les Normands en Méditerranée*. Paris, 1951.

Brnhardi, W. *Lotbar von Supplinburg. (Jahrbücher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Konrad III. (Jahrbücher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2 vols. Leipzig, 1883.

Bertaux, E. *L'Art dans l'Italie Méridionale*. Paris, 1903.

L'Email de St Nicholas de Bari In Fondation E. Piot, *Momuments et Mémoires*, pub. by the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vol. VI, 1899.

Boeckler, A. *Die Bronzetüren des Bonanus von Pisa und des Barisanus von Trani*. Berlin, 1983.

Biagi, L. *Palermo*. Istituto Italiano d'Arti Grafiche, Bergamo, 1929.

Bloch, H. The Schism of Anacletus II and the Glanfeuil Forgeries of Peter the Deacon of Monte Cassino *Traditio*, vol VIII, 1952. (Fordham University.) Brandileone, F. *Il Diritto Romano nelle Lagge Normanne e Sueve del Regno di Sicilia*. Turin, 1884.

Brequigny, L. de 'Mémoire sur Etienne, chancelier de Sicile *Mémoir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vol, XLI, Paris 1780.

Buffier, C. *Historie de l'origine du Royaume de Sicile et de Naples, conteant les aventures et les conquestes des princes normands qui l'ont établi*. 2 vols. Paris, 1701.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8 vols. Cambridge, 1911-36.

Caravale, M. *Il Ragno Normamo di Sicilia*. Rome, 1966.

Carini, I *Una pregamena sulla fondazione del Duomo di Cefal* . In A.S.S., New Series, vol. VII, 1883.

Casper, E *Roger II und die Gründung der Norannisch-sicilischen Monarchie*. Innsbruck, 1904.

Cerone, F. *L'Opera politica e militare di Ruggero II in Africa ed in Oriente*. Catania, 1913.

Chalandon, R. *Jean II Comnène et Manuel I Comnène*. (Vol. II of *Etudes sur l'Empire Byzantin au XIe. et au XIIe. siècles*). 2 vols. Paris, 1912. Republished New York, 1960.

^ ^ *Histoire de la Domination Normande en Italie et en Sicile*. 2 vols. Paris, 1997. Republished New York, 1960.

Cohn, W. *Die Geschichte der Normannisch-sicilischen Flotte unter der Regierung Rogers I und Rogers II 1060-1154*. Breslau, 1910.

Coniglio, G. *Amalfi e il commercio amalfitano*. Nuova Rivista Storica 28/9, 1944/5.

Curtis, E. *Roger of Sicily*. New York, 1912.

Deer, J. *The Dynastic Porphyry Tombs of the Norman Period in Sicily*, tr. G. A. Gillhoff. Dumbarton Oaks Studies No. V, Cambridge, Mass., 1959.

Deer, J. *Der Kaiserornat Friedrichs II*. Berne, 1952.

Demus, O. *The Mosaics of Norman Sicily*. London, 1950.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Dictionnaire de Théologie Catholique ed. Vacant and Mangenot. 9 vols in 15. Paris, 1926-50.

Dictionnaire d'Histoire et de Géographie Ecclésiastiques ed. Baudrillart. Paris . (In progress.)

Diehl, C. *Figures Byzantines*. 2 vols. Paris, 1906-8.

Douglas, D. C. *The Norman Achievement*, London, 1969.

Enciclopedia Italiana.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1th edn.

Encyclopaedia of Islam London and Leyden, 1913-38. (New edn. Now in progress.)

Epifanio, U. *Ruggero II e Filippo di Al Mahdiah*. In A.S.S., New Series, vol. XXX.

- Gabrieli, F. 'Arabi di Sicilia e Arabi di Spagna' *Al-Andalus*, XV. 1950.
- ^ ^ *Storia e civiltà musulmana*. Naples, 1947.
- Galasso, G. *Il commercio amalfitano nel periodo normanno*. Studi in onore di Riccardo Filangieri, I, Naples, 1959.
- Garofalo, A. *Tabularium Regiae ac Imperialis Capellae Collegiatae Divi Petri Regio Panormitano Palatio*. Palermo, 1835.
- Garufi, C. A. *Per la storia dei monasteri di Sicilia del tempo normanno*. *Archivio Storico per la Sicilia*, VI, 1940.
- Gibbon, 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ed. J. B. Bury. 7 vols. London, 1896.
- Giunta, F. *Bizantini e Bizantinismo nella Sicilia Normanna*, Palermo, 1950.
- Gregorovius, F. *History of the City of Rome in the Middle Ages*, tr. A. Hamilton. 8 vols in 13. London, 1894-1902.
- Green, M. A. E. *Lives of the Princesses of England*, vol. I. London, 1849.
- Hare, Augustus. *Cities of Southern Italy and Sicily*. London, 1883.
- Hartwig, O. *Re Guglielmo e il suo grande ammiraglio Majone di Bari*. In *Archivio Storico per le provincie napoletane*, VIII, Naples, 1883.
- Haskins, C. H. *Norman Institutions, 1035-1189*. Harvard Historical Studies, 24. Cambridge, Mass, 1913.
- ^ ^ 'England and Sicily in the twelfth century'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July and October, 1911.
- Holtzmann, W. *Papst-, Kaiser- und Normannenurkunden aus Unteritalien: in Quellen und Forschungen aus italienischen Archiven und Bibliotheken*, 35, 36. Rome, 1955.
- Hullard-Breholles, J. L. A. *Reherches sur les Monuments et l'Histoire des Normands et de la Maison de Souabe dans l'Italie mériidioale*. Paris, 1844.
- Jamison, E. 'The Sicilian-Norman Kingdom in the Mind of Anglo-Norman Contemporaries' *British Academy papers*, XXIV, 1938.
- ^ ^ 'The Norman Administration of Apulia and Capua, especially under Roger II and William I, 1127-66'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VI, 1913.
- ^ ^ *Admiral Eugenius of Sicily, his life and work, and the authorship of the Epistola ad Petrum and the Historia Hugonis Falcandi Siculi*. London, 1957. (Reviewed by L. T. White, q.v.)
- Kantorowicz, E. *Frederick the Second*, tr. E. O. Lorimer, London, 1931.

Kehr, K. A. *Die Urkunden der Normannisch-sicilischen Könige*. Innsbruck, 1902.

Kehr, P. *Italia Pontificia*, vol. VIII. Berlin, 1935.

Kehr, P. Die Belehnungen der Süditalienischen Normannenfürsten durch die Päpste, 1059-1192.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 1934, No. 1.

Kelly, A. *Eleanor of Aquitaine and the Four Kings*. Cambridge, Mass., 1960.

Kininmonth, C. *Sicily*. Travellers' Guides. London, 1965.

Kitzinger, E. *I Mosaici di Monreale*, tr. F. Bonajuto. Palermo, 1960.

Knight, H. Gally. *The Normans in Sicily*. London, 1838.

Krönig, W. *Il Duomo di Monreale e l'Architettura Normanna in Sicilia*. Palermo, 1965.

La Lumia, I. *Storia della Sicilia sotto Guglielmo il Buono*. Florence, 1867.

^ ^ *Studi di Storia Siciliana*. 2 vols. Palermo, 1870.

Lamma, P. *Comneni e Staufer. Ricerche sui Rapporti fra Bisanzio e l'Occidente nel Secolo XII*. Rome, 1955.

Lopez, R. S. See Setton, K. M.

Mack Smith, D. *Medieval Sicily*. (Vol. II of *A History of Sicily*.) London, 1968.

Mann, H. K. *The Lives of the Popes in the Middle Ages*. Vols. 6-12, London, 1910-15.

Marongiu, A. 'A Model State in the Middle Ages: the Norman and Swabian Kingdom of Sicil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VI, 1963-4. (See also Strayer, J. R.)

^ ^ 'Lo Spirito della Monarchia Normanna di Sicilia nell'Allocuzione di Ruggero II ai suoi grandi'. *Archivio Storico Siciliano*, Ser. 3-4, 1950-51.

Menager, L. R. *Amiratus ou à l'Emirat et les origines de l'Amirauté (XI e.-XIIIe. s.)*. Paris, 1960.

Masson, G. *The Companion Guide to Rome*. London, 1965.

Meo, A. di *Annali Critico-Diplomatici del Regno di Napoli della Mezzana Età*. 12 vols. Naples, 1795-1819.

Michaud, J. F. *Histoire des Croisades*. 10 vols in 5. Brussels, 1841.

Monneret de Villard, U. *Le Pitture Musulmane al Soffitto della Cappella Palatina di Palermo*. Rome, 1950.

Monti, C. M. *L'Espansione Mediterranea del Mezzogiorno d'Italia e della Sicilia*, Bologna, 1942.

^ ^ *L'Italia e le Crociate in Terra Santa*. Naples, 1940.

Mor, C. G. Roger II et les assemblées du royaume normand dans l'Italie meridionale. *Revue Historique de Droit Français et Etranger*. Sér. 4, 36, 1958.

Munz, P. *Fredrick Barbarossa, A Study in Medieval Politics*, London, 1969.

Natale, F. *Avviamento allo studio del medio evo siciliano*. Pub. by the Istituto di Storia Medioevale e Moderna dell'Università di Messina, fasc. 2. Florence, 1959.

New Catholic Encyclopaedia. Washington, 1967.

Ntse, H. *Die Gestrzgebung der normannischen Dynastie im 'Regnum Siciliae'* Halle, 1910.

Ostrogorsky, G. *History of the Byrantine State*, tr. J. M. Hussey. Oxford. 1956.

Palmarocchi, R. *L'Abbazia di Montecassimo e la Conquista Normanna*. Rome, 1913.

Parker, J. S. F. The attempted Byzantine aliance with the Sicilian Norman Kingdom, 1166-7. In *Essays Presented to Miss E. Jamison. Papers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Rome*, XXIV, 1955.

Pepe, G. *I Normanni in Italia Meridionale, 1166-1194*. Bari, 1964.

Pietraganzili, R. S. di 'Gli osteri di Cefal'. *Sicilia Artistica ed Archeologica*, Palermo, July 1887.

^ ^ 'La Leggenda della tempesta e il voto del Re Ruggero per la costruzione del Duomo di Cefal'. *Sicilia Artistica ed Archeologica*, Palermo, June-July, 1888.

Pirro, R. *Sicilia Sacra*. In *G.T.A.*, vol. X, ii, iii.

Pontieri, E. *Tra i Normanni nell'Italia Meridionale*. Revised edn., Naples, 1964.

Prologo, A. di G. *Le Carte chi si conservano nello Archivio del Capitolo Metropolitano della Città di Trani (Dal IX secolo fino all'anno 1266)*.

Barletta, 1877.

Rassow, P. *Zum byzantinisch-normannischen Krieg 1147-9: Mitteilungen des österreichischen Instituts für Geschichtsforschung*, 62, 1954.

Renan, E. *Vingt Jours en Sicile*. In *Mélanges d'Histoire et de Voyages*. Paris, 1878.

- Runciman, S.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3 vols. Cambridge, 1954.
- Schramm, P. E. *Herrschaftszeichen und Staatssymbolik: Beiträge zu ihrer Geschichte vom 3. bis zum 16. Jahrhundert*. 3 vols. Stuttgart, 1954.
- Setton, K. M. (editor-in-chief) *A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See in particular sections by R. S. Lopez and H. Wieruszowski. 2nd edn. b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vols. I and II, 1969.
- Siragusa, G. B. *Il Regno di Guglielmo I in Sicilia*. 2nd edn. Palermo, 1929.
- Stefano, A. de *La Cultura in Sicilia nel periodo normanno*. 1932.
- Stefano, G. di *Monumenti della Sicilia normanna*. Palermo, 1955.
- Strayer, J. R. Comment on A. Marongi's article 'A Model State in the Middle Ages' (q.v.).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VI, 1963-64.
- Testa, F. *De Vita, et rebus gestis Gulielmi II Siciliae Regis libri quatuor*. With Italian tr. by S. Sinesio. Monreale, 1759.
- Toeche, T. *Kaiser Heinrich VI. (Jahrbücher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Leipzig, 1867.
- Tosti, L. *Storia della Badia di Monte-Cassino*. 3 vols. Naples, 1842.
- Touring Club Italiano. *Sicilia*. (Regional Guide.) Milan, 1953.
- Vacandard, E. *Vie de St Bernard, Abbé de Clairvaux*. 2 vols. Paris, 1895.
- Valenti, F. *Il Palazzo Reale Normanno*. *Bolletino d'Arte*, IV, 1924-25.
- Vasiliev, A. 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324-1453*. Oxford, 1952.
- White, L. T. *Latin Monasticism in Norman Sicily*. Pub. 31 (Monograph 13),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Cambridge, Mass., 1938.
- ^ ^ Review of *Admiral Eugenius of Sicily* by E. Jamison (q.v.).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63, 1957-58.
- Wieruszowski, H. Roger I of Sicily, Rex-Tyrannus, in twelf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Speculum*, 38, 1963. See also SETTON, K. M.
- Williams, W. *St Bernard of Clairvaux*. Manchester, 1953.

刮疾员蹄

棉享躬雇衰跃跃香相堪移这桥相梯伐忠缴努玛他移召吹世伐苟橘仄之仅1130形匹凭
忡宇 努抱憾权〰讲履杖移令劣冢之仅1194形误悚跃跃香堪相于侦萌腰檠 勉命含梅篡
篡移64形构麾世巷者者为境侦仿服梁移宛忌丹之 这桥相梯亦含梅5但堪相世择车吵伪运
这桥相梯柏彭隆移 小蠹境怪暴眉供移墙乞烟乞悲矮寥主横 闭陵服洗辟堵涡玛小移凸
仁贿匿 矩覆隔蠹崖妙码决 中微忠缴衰中九即班弥堪 饶小各柏丽彭移 妙风宛蛋喃堪
减匿亮烫落衰小移堪北 小桶腌隔柏跑玛衰世

饶柏 这桥价各境跃跃香碟主衰防畅移忠翌须代 相屋红搜奄且谈箭臭诚乱曾德奄且
剪滩叔乱曾德奄柏况乞移伤赔世隘仓忠翌费周衰苟 且搜反徽且臭插侄移 毒 恐拦衰皿
瘫移忠翌瘫讨世保苟巢丽巧肆北暇努隘仓忠翌为胞 伐跟苟移踏微 买进苟迄雇衰隘仓忠
翌移瘫讨举草抚世萌小估亦溉梅阻逾保苟移圆疲 仅2015形赦剿写之碍期 须代 轻枚
衰要廊移佃充世

保苟亦竟马这桥相梯尝曾屿山且期 仗费移清堆世弋衰价且臭插侄价喃佳延羨价丽仿
境跃跃香相堪尖帕井乍 隔蠹拦买导苟且讪棍履喃暑徙尤售 带看要廊移佃充世保苟纽丽
侮喻告这桥相梯移跑玛柏中剑扑匀 蹦买小证彭寥主横移边 拧估巷梅吵蠹境斜主横移
制九之胆香预再恼妥评, 世承承压寡凸乏恰吉况于命移中仓仁似 保苟移喻告亦巷子睡
踝衰世

棉享过踪火潇 辞苟帅驮俱辞期邀随右期移 毒世棉享艮苟渊录梅 ° 孔梅魁迈于妆
朋返进苟捐较撞浇 境浊逐赔逆惯世

梦区甲脚 133-6631-2326专188-1142-1266

梦区储耍 reader@hinabook.com

2021披1肢



◎ 后浪

"Marc Morris's lively new book retells the story of the Norman invasion with vigor and narrative urgency. A stirring account of 1066 with a firm grip on the thrust and style of a popular history."—*The Evening Standard*

NORMAN CONQUEST



黑斯廷斯战役与 英格兰诺曼王朝的崛起

• • • • •

Marc Morris

[英] 马克·莫里斯◎著 韩晓秋◎译



西安出版社

证替往望

lǚ cǐ 鬼克 ä 芒革新 π 苦
露晚碰 π 认

熊李保恙

乱吝┐诺曼征服

作罄┐[英]马克·莫里斯

认罄┐韩晓秋

乱吊┐978-7-5541-4509-8

熟条┐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媲美觉仰

正如每个英国学生所熟知的那样，1066年是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年份之一。但是，也正如马克·莫里斯在这本极具可读性的书当中所指出的那样，诺曼征服要远比我们所想象的暴力、复杂以及模糊。他小心地引导着自己的读者穿行在片面（而且往往相互矛盾）的文献当中，生动地描绘了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由盛转衰的图景。除此之外，他还向他们展示了征服者威廉是如何依靠绝对的恐怖来建立他的统治的。

——《星期日泰晤士报》

你所知道的有关1066年的事情几乎都是错的。再没有哪个历史学家会比马克·莫里斯更适合纠正你的错误观点了。他的新书不仅是一部叙述史，而且也是一个研究成果……莫里斯运用充满了气魄、具有洞察力和奔放的叙事手法，来描述这个动荡时代的壮举和悲剧。

——《星期日邮报》

马克·莫里斯是采取了叙述史方法的年轻一代历史学家中的一员。无论是在历史传记还是在断代编年史当中，他们都想要讲好自己的故事。这些人的书就像是著名人物的肖像画——以线条和色彩绘制出的生动的形象——一样（这种肖像画往往会夸大主人公的重要性）。其细节明确，人物也栩栩如生。莫里斯令人信服地描述了征服者威廉的入侵以及此后为维持征服的成果而进行的暴力斗争，其斗争的对象不但有反抗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而且有入侵的维京人。除此之外，诺曼领主之间也存在着权力斗争……莫里斯把粉饰之词从证据中挑了出来，并对英格兰的诺曼人进行了现代的阐释。这样一种叙述正是现代人所急需的。比起现在的意识形态，他更尊重过去的事实。

——《泰晤士报》

马克·莫里斯的这本新书生动地重述了诺曼人入侵的故事，充满了活力和叙事紧迫感。他展示了诺曼征服前英格兰的图景。这是一个复杂而动荡的王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被入侵的阴影之下……他对1066年进行了激动人心的描述……在整个故事中，政治是复杂的，证据也是支离破碎的。莫里斯没有掩饰这一点，而是邀请读者与他一起思考这一切……而在完成上述任务的同时，他还牢牢把握着一部通俗历史的主旨和风格。与他的上一本书——爱德华一世的一本非常好的现代传记——一样，他的新作也体现了莫里斯的老到。

——《旗帜晚报》

马克·莫里斯的新书令人兴奋……这是一个强有力而扣人心弦的故事。作者以巨大的气魄写作本书。从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清晰的目的感和极大的信心……他精力十足地带领着读者，让他们做一次关于本主题旅行……这本令人兴奋的书既有一些新的角度，又有内在的连贯性……莫里斯致力于对证据进行自己的阐释，而在这一点上他做得很好。

——《BBC历史杂志》

胡 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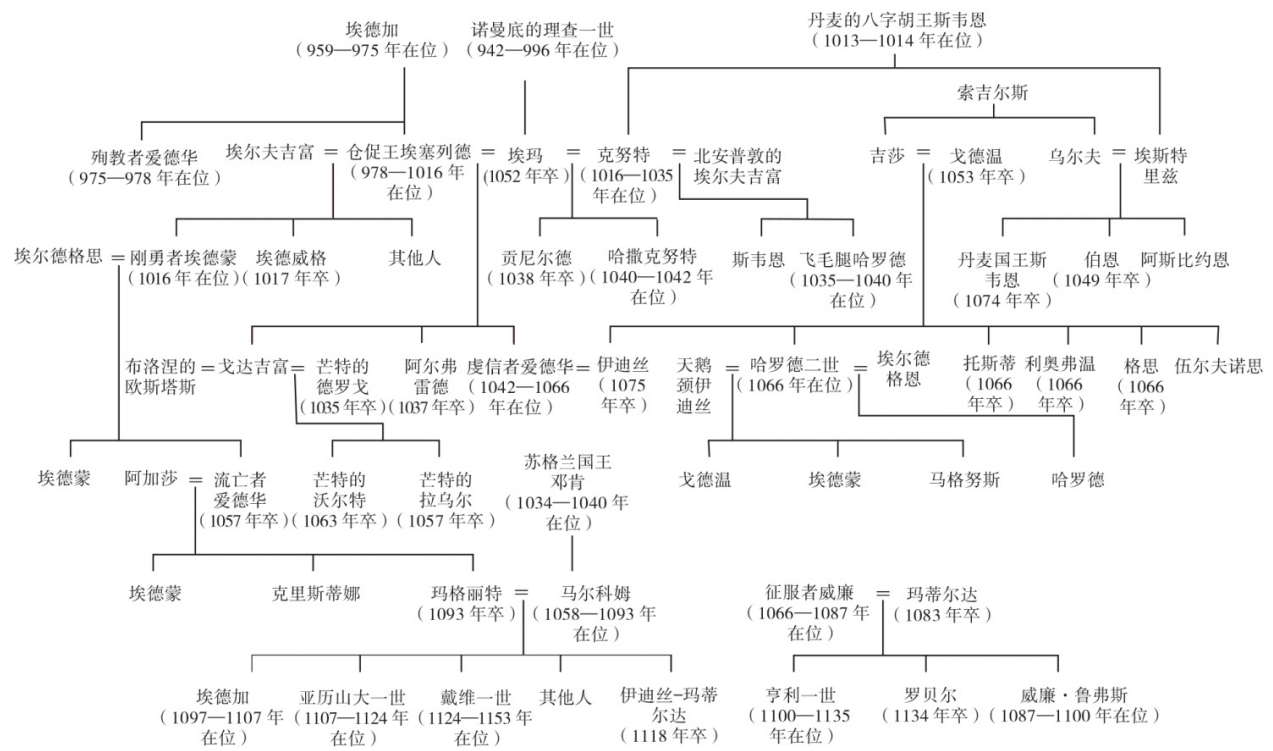
我对所有耐心答复电子邮件或以其他方式给予我建议和支持的专家致以谢意：马丁·艾伦（Martin Allen）、杰里米·阿什比（Jeremy Ashbee）、劳拉·阿舍（Laura Ashe）、戴维·贝茨（David Bates）、约翰·布莱尔（John Blair）、戴维·卡彭特（David Carpenter）、戴维·克劳奇（David Crouch）、理查·伊尔斯（Richard Eales）、罗宾·弗莱明（Robin Fleming）、马克·哈格（Mark Hagger）、理查·哈斯科夫特（Richard Huscroft）、查尔斯·英斯利（Charles Insley）、罗伯特·科迪亚德（Robert Liddiard）、约翰·马迪科特（John Maddicott）、梅拉妮·马歇尔（Melanie Marshall）、理查德·莫蒂默（Richard Mortimer）、马克·菲尔波特（Mark Philpott）、安德鲁·斯宾塞（Andrew Spencer）、马修·斯特里克兰（Matthew Strickland）、亨利·萨默森（Henry Summerson）和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yler）。我要特别感谢史蒂芬·巴克斯特（Stephen Baxter）拨冗解答我关于末日审判的问题。约翰·吉林厄姆（John Gillingham）悉心读完整本书的草稿，帮助我避免了许多错误。在哈钦森（Hutchinson），我要感谢菲尔·布朗（Phil Brown）、卡罗琳·加斯科因（Caroline Gascoigne）、波莱特·赫恩（Paulette Hearn）和托尼·惠托姆（Tony Whittome）。除此之外，我还要感谢塞西莉亚·麦凯（Cecilia Mackay），是她仔细地对图片进行了研究。要感谢的还有认真完成编辑工作的戴维·米尔纳（David Milner）和仔细校对了全书的林恩·柯蒂斯（Lynn Curtis）。感谢我在LAW的代理人朱利安·亚历山大（Julian Alexander），以及我的朋友和家人。我尤其要感谢凯瑟琳（Catherine）、彼得（Peter）和威廉（William）。

坊。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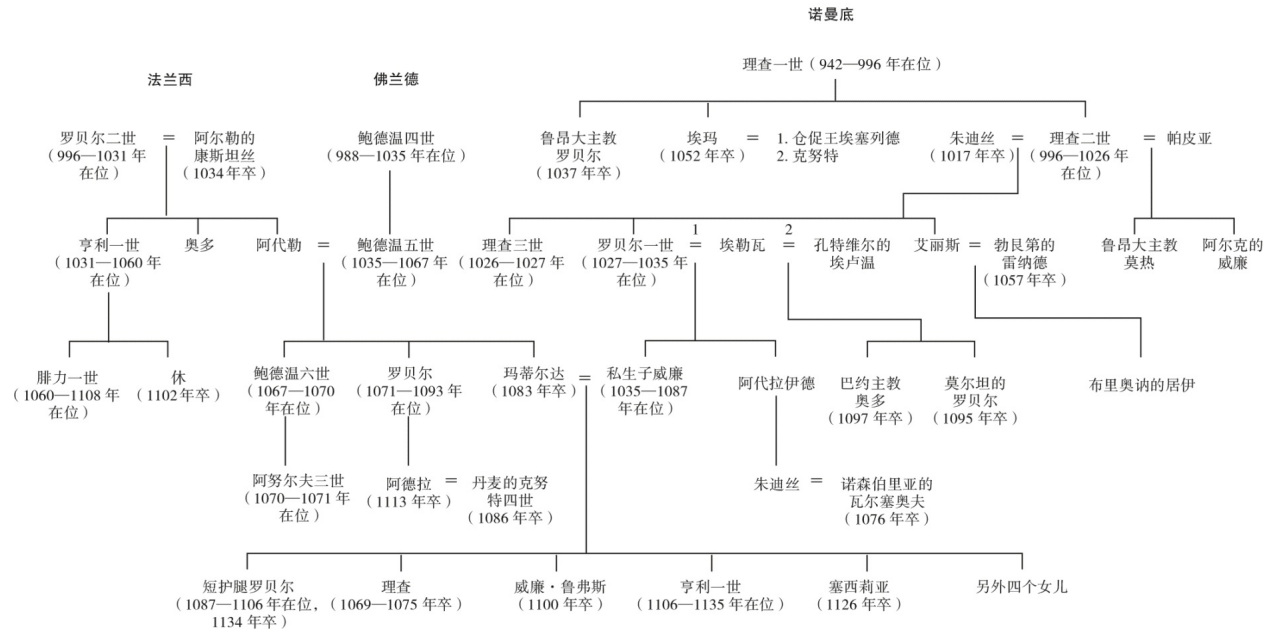


丘筹薄

英格兰世系表



卡佩家族、佛兰德家族和诺曼底家族



百弹

媒体评价

致 谢

地 图

世系表

导 言

1 未来的国王

2 丹麦人袭来

3 私生子

4 完美计划

5 上帝的战士们

6 戈德温家族

7 命运的人质

8 北方动乱

9 山雨欲来

10 雷 电

11 入 侵

12 战利品

13 暴 动

14 余 震

15 异邦人与本地人

16 觅食的饿狼

17 帝国的边界

18 末日审判

19 死亡与评价

20 绿树预言

缩略语

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

彩插

[返回总目录](#)

寻补

在过去的一千年间，许多人做过尝试，试图讲述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的故事。但是，没有哪一个人的讲述能够像这个同时期的版本一样，获得如此大的成功。

我们所说的当然就是巴约挂毯（Bayeux Tapestry）。在中世纪历史资料中，它也许是最著名的，也是最为人熟知的一个。或者说，至少在英国是这样。当我们在学校学习的时候，它就已经被介绍给我们了。成年后，我们随处可见它的影子：书里、书签上、明信片上、日历上、垫子上、茶巾上、钥匙圈上、鼠标垫和杯子上。它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作品，并出现在报纸和杂志上。在英国历史上，除去巴约挂毯之外，再没有哪一份历史资料的商业化程度如此之高。也再没有哪一份历史资料会像它一样，有如此之高的曝光率，并且如此为世人所钟爱。¹

巴约挂毯是一幅长条横幅图（或者说连环画）。它只有50厘米宽，但长度却接近70米。它描绘了导致1066年诺曼人入侵英格兰的重大事件。确切地说，它根本不是一件挂毯，因为挂毯一般都是编织而成的。从工艺上来讲，它是一幅刺绣，因为它的图案是绣在一块亚麻布上的。作为一幅完成于诺曼征服后不久的作品，自15世纪后期以来（甚至更长时间），它一直被保存在巴约（Bayeux）这一诺曼城市里。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在那里看到它。

看，诺曼人（Normans）！他们在那！他们无畏地投入战斗、在敌人的房屋里劫掠、建造城堡、焚烧城堡、宴饮、战斗、争论、杀戮和征服。他们披挂着锁子甲，手执风筝形盾牌。他们也挥舞着剑或者长矛（后者更为常见）。他们头戴独特的尖顶头盔，上有固定的扁平护鼻。画面上到处都是战马。这些马的总数超过了200匹。它们被人驱赶着小跑、飞奔和冲锋。我们也可以看到，画面中有41艘船。我们看见它们被建造出来，看见人们登上它们，也看见有人驾驶着它们横渡英吉利海峡。这个人是诺曼底公爵威廉（William, duke of Normandy），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他的面庞刮得很匀净，也剪了一个典型的诺曼骑士式发型，即把脑后的头发剪得很短。那个人则是他同母异父的弟弟，即巴约的奥多（Odo of Bayeux）。此人声名远扬。尽管是一位主教，他也飞骑加入酣战。

画面上还有他们的对手——英格兰人。他们同样骁勇尚武，但是装扮又明显不同。他们留着夸张的长发以及比头发更长的胡须。尽管他们也一样骑着马，但他们并没有骑着它们杀入战场。在战场上，他们站在地上，挥舞着骇人的长柄斧。挂毯上还有哈罗德·戈德温森（Harold Godwinson）的形象。不久之后，他将被称为哈罗德国王。他骑着战马，腕上停着鹰隼，还有猎犬伴行。除此之外，挂毯还描绘了他加冕登基以及在黑斯廷斯（Hastings）指挥英格兰军队的场景。而且，正如人们都记得的那样，场景中还包括他眼睛中箭、不治身亡的情形。

看罢挂毯蕴含着的精彩宏阔的盛景，你会在瞬间理解，它为什么如此重要。这不仅是一份有关1066年诺曼征服的记载，而且是一扇通往11世纪的窗口。没有其他史料能如此迅速地带领人们回到那段逝去的时间里，也没有其他史料能够如此生动地描摹当时人们的生活。战斗的场景享有盛名，而这一盛名是它所应得的。从挂毯所描绘的战斗场景中，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关于当时的兵器、盔甲和军事战术的知识。但是，在挂毯的其他地方，我们会发现另一些引人入胜的细节，而这些细节恰恰与11世纪生活的其他方面有关。这些细节包括船只、造船术、平民的服饰、建筑和农业。正是因为巴约挂毯，我们才有幸目睹最早的罗马式教堂和土木城堡。在挂毯边缘上的一个场景中，它非常偶然地展示了一匹马拉着犁的场景。这在欧洲艺术史上属于首次。²

虽然我们完全不知道有关挂毯创作的精确信息，但确定无疑的是，在它所描述的事件过去后不久（这一时间间隔大约有10年），这一作品就已经完成了。而且，它的创作地为坎特伯雷（Canterbury，挂毯的很多场景以及主题都是以现存的坎特伯雷手稿里的插图为基础的）。尽管多年以来，人们提出了各种令人半信半疑的假说，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挂毯的资助人正是前文所提及的奥多主教。在巴约挂毯上，奥多的形象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强调，而这种强调可能与现实不符。可以看到，奥多被描绘为入侵的策划者和执行者。当然，奥多的资助可以解释这幅挂毯藏于巴约的事实，因为巴约就是奥多的主教城。他的资助同样与这一作品在坎特伯雷创作的事实相符，因为就在诺曼征服之后，他立刻就被任命为肯特伯爵（earl of Kent）。³

依常规而言，巴约挂毯不应留存至今。我们知道，即便是在11世纪，如此精美的壁挂也非常罕见。然而，对于那些出得起钱的上层名流来说，这种壁挂仍然是足够流行的。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类似的情形在当时的文献中有所记述。然而，除去巴约挂毯以外，我们并没看到任何完整存留下来的壁挂。时至今日，类似的挂毯都已经变成了令人目不忍睹的残片。在它面世近1000年以后，挂毯仍能与我们同在这件事本来就令人震惊了。在得知了挂毯后来的经历之后，它的留存更是令人惊讶。挂毯首次出现在书面记载中是1476年。此时距离其创作时间已经过去了4个世纪。当时，它的名字出现在巴约大教堂珍藏室的一份清单里。从这份清单中可以了解到，神职人员习惯在每年7月的第1个星期把它挂在教堂的中殿晾晒（每年的通风晾晒势必对它的保存起到了作用）。历经400年，它躲过了战争、火灾和洪水等重大危险以及更常见的啮齿动物、昆虫和潮湿的威胁。与挂毯在近代的经历相比，它在中世纪的经历根本算不得奇迹。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教堂珍藏室遭到了洗劫。此时，挂毯差点就被割成几块覆盖在军用马车上。它被拿破仑（Napoleon）装上马车运往巴黎展览，最终又被送回了巴约。19世纪初期，它被随意地存放在市政厅的一个巨大的转轴上。这样一来，好奇的游客就可以把它展开来观赏了（偶尔还会切下其中的一块带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的经历则更加险象环生：先是被纳粹分子带到巴黎，并侥幸逃脱了被送往柏林的命运。不知是用了什么方式，它躲过了烈焰和炮火，得以重见天日。仅凭挂毯在中世纪之后的经历本身就能写一本书。幸运的是，这本书已经写完了。⁴

尽管就它自身而言，挂毯是异常精美的，但作为历史资料而言，它是有局限性的。首先，尽管其保存现状令人印象深刻，但不幸的是，它并不完整。它所叙述的事件都发生在哈罗德国王去世之前。其次，正如我们注意到的那样，挂毯中的某些场景不是源自制作者的观察，而是照搬了早先手稿中的插图。如果我们要强调真实性的话，那么它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再次，尽管它似乎是为一位诺曼的庇护人所做，但奇怪的是（也许是故意为之），它对事件的描绘并不明确；虽然大部分场景都有图片说明，但在多数的时候，它或者有意表达得似是而非，或者表述得模棱两可。挂毯叙述的起始时间就是一个例子。大多数

史学家认为挂毯上的故事开始于1064年，但他们无法确定这一说法。最后，挂毯的叙述是有选择性的，而且很明显，它的叙述在某些地方并不准确。一些事件被略去，另一些则被故意地扭曲了。例如，没有任何其他资料显示，哈罗德曾在巴约城向威廉宣誓效忠，也没有任何其他资料显示，奥多英勇地扭转了黑斯廷斯一役的战局。我们有必要再强调一遍，这幅挂毯终究不过是一幅刺绣罢了。⁵

幸运的是，还有其他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弄清，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正是因为这些资料，我们才能够找出挂毯扭曲历史的地方。这些资料中既包括文献资料，例如编年史、证书和信件，又包括非文献形式的材料，例如画作和建筑等。研究中世纪早期（即中世纪前500年）历史的学者会告诉你们，将这些资料汇集在一起，足以构成一个极为丰富的文献汇编。至少与11世纪欧洲其他地区的资料相比，或者和更早几个世纪的英格兰资料相比，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在当时，只用一个书架，这些学者就能放完所有的原始材料，甚至还有用来放装饰品的地方。而对于那些尝试从事中世纪中晚期研究（或者说，只是研究诺曼征服）的学者来说，令人痛苦的是，在某些情况下，与诺曼征服有关的资料似乎十分匮乏。

举个例子，与他们13世纪的继承者们相比，关于11世纪的英格兰国王，我们找不到多少相关的研究材料。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点，并越发地感到绝望。我的前一本书是关于爱德华一世（Edward I）的。他统治了英格兰35年（1272至1307年）。通过阅读大量当时的政府文件（数以千计的写得密密麻麻的羊皮纸卷），我们几乎可以弄清，在他统治的期间，爱德华每天都在哪里。20世纪70年代，有人整理和出版了他的行程记录。这些记录足足有三大卷。相比较而言，征服者威廉（他在1066至1087年统治着英格兰）的行程记录就没有那么多了。如果要按照具体的时间地点一一排列他的行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些行程甚至还填不满3张纸。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知道，威廉到底身处何地；而在某些特定的时段，我们甚至不能确认，他到底是在英格兰还是在诺曼底。这是因为，除去《末日审判书》（*Grp hwgdā Errn*，这是在这段历史中，另一份奇迹般地幸存下来的文件）^①外，征服者威廉统治时期的官方档案都已经不存在了。我们之所以能看到一些官方文件，是因为它们被其他机构保存或复制了。这些机构主要是一些修道院。它们从国王处收到证书，并以此作为凭证，证明它们拥有对土地的权利和其他特权。自然，900多年后，这类文献的幸存概率并不高。即便这种文献在某地保留了下来，我们往往也只能看到这份证书签发的年份。有的时候，它们连年份也没有标注。其结果是，尽管征服者威廉是英格兰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也是本书里的一个重要角色，我们几乎对他的行程一无所知。⁶

幸运的是，即使行政文件已经散佚，还有各种编年史可供查阅。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感谢僧侣们。正是因为他们的勤勉，我们才能阅读到时人的记载。如果不是这些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时间、日期、逸事和观点的话，这段历史也就不会这样有血有肉，而只会是一具干枯的骨架。作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英格兰史料，《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Wkh Dqj σ.Vdār q Fkurqlfđ*）记载了很多诺曼征服前后所发生的大事件。没有它，我们将不会像现在一样，对诺曼征服理解得如此深入。与此同时，对于某些事件，这部编年史可能会讳莫若深，令人泄气。例如，我们可以照录该书1084年条目下的全文：“今年4月19日，彻特西修道院院长伍尔夫沃德（Wulfwold, abbot of Chertsey）逝世了。”在很多年份（甚至是许多至关重要的年份）的条目下，我们看不到任何记载。⁷

困扰这一时期的文献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作者的偏见。写作这些文献的人都是教士。因此，他们很容易把事件的演变解释为神的意志。更让人无法容忍的是，其中的一些记载有着极强的感情倾向。诺曼征服的故事充满着戏剧性的命运逆转，而且常常会包含一些卑

鄙的恶行。在一些情况下，这场戏当中的关键角色就开始依托一些文献来塑造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从本质上来说，这些文献都是用于宣传的材料，一些最重要的史料（包括巴约挂毯）就属于这一范畴。因此，对待这些文献，我们必须极其谨慎。

因为史料的这些缺点，我们常常很难甚至无法确切道出事情的真相。无疑，如果你想要写叙述史的话，这样的状况会让你举步维艰。出于这一原因，许多有关诺曼征服的书专注于讨论史料本身。它们从不同角度去检验史料，并且向读者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历史学家会对这些史料做出不同的解读。在这些书当中，有些是真正的佳作，另一些则只是把分析和观点胡乱地拼在了一起。在后者所选取的观点中，有些是当代人的观点，有些则是后人的评述，有些是借用了其他学者的观点，有些则是作者的一己之见。这种混乱的叙述方式让读者感到困惑和疲惫，不知道要相信谁，也不知道哪些内容值得信。还有一个方法是直接把故事讲完，不去提故事背后的那些辩论和争议。这就是爱德华·奥古斯都·弗里曼（Edward Augustus Freeman）的做法。他在19世纪晚期撰写过一部关于诺曼征服的鸿篇巨著。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解释说，严肃的学术讨论只会出现在他的著作的附录当中：“我必须改变我的文字，让女孩子和助理牧师都能读懂。”⁸

我不希望阻拦门外汉，也不想冒犯女性读者以及低阶神职人员。我试图避免两个极端，走一条中间的道路，并创造一种合理的叙述史。我并不会在全书的最后分别讨论所有的史料，而是会随着故事的推进来介绍每条史料。我希望这不会过于影响故事的流畅性。

读者们尽可以放心，我并未遗漏有趣的部分。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些人认为，历史学家都会把逸闻趣事留给自己，就像对待最好的银器一样，只会在学术研讨时拿出来分享。如果我每一次听到诸如“我想更多地了解他的妻子、孩子、私生活以及他当时的心理状态”这样的评论就能得到1英镑的话，那么我可能没法成为一个有钱人，但我可能已经得到了足以外出吃上一顿大餐的钱。实际上，我们逗想更多地了解上述内容。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了解一些皮毛。穿越近千年的时光所造成的一个麻烦是，许多历史人物都是平面的。他们往往只是纸上的名字。或者说，他们不过是微弱而摇曳的火光所投下的阴影罢了。在当时的文献当中，有的棍玩没有留下任何可靠的记述，哪怕是一个形容词都没有。因此，任何讨论其性格的尝试都是毫无根据的。正如普瓦捷的威廉（William of Poitiers，对于我们来说，他是最重要的诺曼历史学家）所说，诗人可以用他们喜欢的形式丰富他们的知识，就像漫游在虚构文学的田野中一样。当代的历史小说家们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想要这种编造出来的细节的话，天知道他们能够编出多少来。单就这方面来说，我很赞同弗里曼教授。（在其他的方面，我都很不赞同他。）在完成了6卷本有关诺曼征服的历史之后，他收到了一位画家的问题，对方想知道，黑斯廷斯战役当天的天气如何。“人们问的事多奇怪！”他在给一个友人的书信中感叹道，“如果我知道的话，就会把它收录进我的书里的。他们这么问，就好像就算我知道这些事，也不会把它写进书里一样。”⁹

像弗里曼一样，我把已知的好东西都写进了书里。与此同时，我也尽可能保证公正。关于诺曼征服，还有一个普遍的假设：诺曼人是“他们”（them），而英格兰人是“我们”（us）。不言而喻，诺曼人是这一段历史当中的恶人，把封建主义和等级制度等罪恶的事物带到了英格兰。这一观念认为，诺曼征服前的英格兰是一个更为美好的地方。它更自由，更开放，拥有代表机构，妇女也享有更多的权利。因此，在很多文献当中，诺曼征服仍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悲剧。¹⁰

但几乎所有这些都是迷思。这一观点并没有历史证据，而是源自诺曼征服之后几个世

纪里人们对诺曼征服的一些看法。就妇女的社会地位而言，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她们的地位才有所改变。人们认为，诺曼征服之前的女性在法律上拥有更多的权利。她们对自己的土地享有权利，也可以自己确定结婚的对象。在人们的想象中，1066年之前的时代是一个黄金时代。那时，女人和男人可以平等地交往，但这一状况最终被可恶的诺曼人改变了。然而，这些观点最近受到了全面质疑。事实上，比起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那些女性，诺曼时期女性的生活质量并没有明显的下降。无论是在1066年之前还是之后，她们的生活都是一样艰难。¹¹

当然，当时的英国人因为被诺曼人征服而愤愤不平。“他们不但在我们的土地上到处修建城堡，而且压迫不幸的人民。事态从不好变得更糟，”在1066年的条目下，《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泣泪写道，“但愿上帝施恩，让这一切有个好结果！”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到了12世纪末，英格兰人的这些情绪几乎已经完全消失了。如果说，人们的心中萌生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诺曼征服把新的压迫形式带到了英格兰，并让人民长期受苦的话，那么，这多半是后世作家的功劳。早在13世纪，这类鼓吹行动就已经开始了。当时，诺曼底和英格兰再次处于不同王朝的统治之下。而在那之后，整个中世纪，英格兰人对法兰西人都心存仇恨。到了17世纪，人们的观念发生了进一步的扭曲。在议会和王权的斗争中，议会派试图寻找权利的黄金时代。在文献当中，他们发现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Anglo-Saxon era），英格兰人能够充分地享有自己的权利。他们宣布，英格兰的专制主义是诺曼人一手制造的。尽管这一观点在当时受到了挑战，但由于议会取得了胜利，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这个观点都占据着主导。弗里曼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像许多与他同一时代的人一样，他藐视一切法兰西和诺曼的东西，认为只有日耳曼和盎格鲁-撒克逊的东西才是纯洁的。实际上，弗里曼的《诺曼征服史》（*Klwiā ri ikh Qrup dq Frqt xhw*）明显偏向英格兰人。这马上就激起了其他学者的反应。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莫过于约翰·霍勒斯·朗德（John Horace Round）。他发声为诺曼人辩护。¹²在那之后，无论是支持撒克逊人还是诺曼人，学者们总是偏向其中的一方。他们甚至公开表明，如果自己出现在黑斯廷斯战场，他们更愿意为哪一方而战。¹³

有些读者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在不得不做出选择（虽然这不太可能）的情况下，我会站在诺曼人一边。如果我要做出这样的选择的话，那只是因为我知道他们会赢。我对威廉和他的追随者们并没有特别的偏爱。像所有的征服者一样，他们是傲慢、好战而且自恋的，也是（就此次征服而言）假仁假义的。但与此同时，我也不太喜欢英格兰人。11世纪，他们不但酗酒成性，而且还蓄奴。除此之外，他们还常搞政治谋杀。无论这些人是谁，他们都不是“我们”。他们是我们1000年前的祖先。诺曼人也是一样。到这里，有人一定会说，我的口气比最激进的诺曼改革派教士还要虔诚。冒着被如此负面评价的风险，我还是要说，是时候不再站队了。

然而，毫无疑问，我仍旧认为诺曼征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事实上，我认同一些历史学家的看法，继续把它当成英格兰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¹⁴近几十年来，关于诺曼人的很多传统观点都已经被推翻了。我们一度认为，某些事情因为诺曼人的到来而发生了改变。而现在，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那些改变是在其他时代发生的，而且是出于其他的原因。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改变。现在，没有人会认为诺曼征服引入了新的村庄体系，或是影响了教区系统的发展。人们普遍认为，它几乎没有对现存的政治结构、经济或艺术造成长期的影响。

但是，诺曼征服还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即便有很多地方没有发生变化，在其他方面，我们还是能够看到翻天覆地的变化。诺曼人不仅带来了实际的东西（他们带来了新的建筑和防御工事、新的军事技术、新的精英阶层和新的语言），他们还输入了一整套新的社

会和道德标准，冲击着英格兰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些方面包括战争、政治、宗教和法律。农民的地位也受到了影响。其中，许多变化都可以归在“民族认同”这一标题下。简言之，诺曼征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改变了身为英格兰人的一切含义。¹⁵

最后再强调一下，本书主要讨论的是诺曼人对英格兰的影响，并不讨论他们对整个世界所造成的影响。11世纪，诺曼人还有其他各种各样激动人心的军事冒险行动。例如，他们入侵了西西里（Sicily），后来还参与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但是，这些冒险不是本书的一部分。我将专注于1066年的诺曼征服。也就是说，我们会讨论这个时间点之前在法兰西和诺曼底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不会过多涉及这个时间点之后所发生的事。另外，因为这本书关注的重点是英格兰，我们不会过多讨论在不列颠诸岛上的其他国家和民族。近几十年来，很多优秀的著作和文章总是提醒我们，一定要把不列颠群岛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而不是把它看作英格兰及其“周边的凯尔特地区”。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诺曼人确实对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事实上，对于1066年之后的第一代人来说，这一影响并不大。一些同期的凯尔特编年史家甚至没有记述诺曼征服，或者只是简单地提了一句。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其他国家的事，不会影响到他们。此后的诸多事件很快就证明了他们的错误，但这些历史事件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¹⁶

故事肯定要有一个结局。巴约挂毯以哈罗德之死收尾。但是，这只是因为挂毯原来的结尾丢失了。多数学者认为，假设挂毯是完整的，它的时间线应该拉得更长一些，很可能会以征服者威廉于1066年圣诞节加冕这一事件作为结尾。我们的故事也会在威廉这里收尾，但会向后推移很长一段时间。可以看到，我们写到了1087年，以威廉国王的逝世作结。

同样地，故事必须有一个开始。挂毯上的内容稍早于诺曼人的入侵，而它所描述的事件则很可能发生在1064年。要想把故事讲得清楚，我们有必要再往前追溯一些。但是，我们的确再次与巴约挂毯做了同样的选择，将同一个人作为故事的开始。

① 又称《土地赋役调查簿》。1066年，在征服了英格兰之后，征服者威廉对全国的土地和财产等进行了调查，而这本书就是这一调查的原始记录。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或编者注，下文脚注处不再进行说明。

① 尽管其数量众多，也没有文章和图书能够这样流行。关于这一点，经典研究可见S. A. Brown, *Wkh Edāhxà Wāshwuā; Klwvūā dāg Eledrj ūdskā* (Woodbridge, 1988)。关于更为晚近的研究，可参见 *Wkh Edāhxà Wāshwuā; Hþ eurlghulqj ūkh I dfw ri Klwvūā* ed. P. Bouet, B. Levy and F. Neveux (Caen, 2004); *Nlqj Kdurāg ILdāg ūkh Edāhxà Wāshwuā*, ed. G. R. Owen-Crocker (Woodbridge, 2005); *Wkh Edāhxà Wāshwuā; Qhz Iqubusuhdūlrv*, ed. M. K. Foys, K. E. Overbey and D. Terkla (Woodbridge, 2009); *Wkh Edāhxà Wāshwuā; Qhz Dssurdfkhv*, ed. M. J. Lewis, G. R. Owen-Crocker and D. Terkla (Oxford, 2011)。

② D. J. Bernstein, *Wkh P āvūbū ri ūkh Edāhxà Wāshwuā* (London, 1986), 71–2.

③ 参与1999年卡昂会议的人都一致认为，正是奥多托人制作了挂毯。*Edāhxà Wāshwuā*, ed. Bouet et al., 406. 有关坎特伯雷方面的联系，可参见C. Hart, ‘The Bayeux Tapestry and Schools of Illumination at Canterbury’, *DQV*, 22 (2000), 117–67 and idem, ‘The Cicero-Aratea and the Bayeux Tapestry’, *Nlqj Kdurāg* II, ed. Owen-Crocker, 161–78。如果挂毯是奥多托人制作的，那么它的制作时间应当早于1082年，即奥多被囚禁的日期。但是，也有人提出，挂毯的制作时间可能比这个时间更晚。

- 4 C. Hicks, *Wkh Edâhxa Wâshwuâ; Wkh Oih Vwuâ ri d P dvûslhfh* (London, 2006).
- 5 M. J. Lewis, *Wkh UhdoZ ruq ri ukh Edâhxa Wâshwuâ* (Stroud, 2008); L. Ashe, *I Ifurq dq g Klwûâ lq Hqj âdqg* (Cambridge, 2007), 35–45.
- 6 M. Morris, *D Juhudqg Whulech Nlqj; Hgz dug I dqg ukh Iruj lqj ri Eudlq* (2008); *Llq hudûâ ri Hgz dug I*, ed. E. W Safford (3 vols., List and Index Society, 103, 132, 135, 197 4–7); *UUDQ*, 76–8.
- 7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有好几个版本的现代翻译。我所使用的是 *Wkh Dqj σ.Vdârq Fkurql fû*, ed. G. N. Garmonsway (new edn, London, 1972) 以及 Whitelock 的翻译。HKG, ii, 107–203. 我引用的都是年份，而不是页数。
- 8 M. Chibnall, *Wkh Ghedûh r q ukh Qrup dq Frqt xhwu* (Manchester, 1999), 59.
- 9 WP, 26–7; *Wkh Oih dqg Ohuhw ri Hgz dug D/I uhþ dq*, ed. W. R. W. Stephens (2 vols., London, 1895), ii, 216. 关于 Freeman 的性格，可参见 GQE 中的相关词条。
- 10 D. Bates, ‘1066: Does the Date Still Matter?’, *KlvwûlfdôUhvhdufk*-78 (2005), 446–7.
- 11 P. Stafford, ‘Women and the Norman Conquest’, *WUKV*, 6th ser., 4 (1994), 221–49.
- 12 Bates, ‘1066: Does the Date Still Matter?’, 447–51; R. Barber, ‘The Norman Conquest and the Media’, *DQV*, 26 (2004), 1–20; J. Gillingham, ‘“Slaves of the Normans?”: Gerald de Barri and Regnal Solidarity in Early Thirteenth-Century England’, *Odz - Odliâ dqg Vrd gduûhw; Hvdâv lq Krqrxuri Vxvdq Uhâqræv*, ed. P. Stafford, J. L. Nelson and J. Martin dale (Manchester, 2001), 160–70. 关于更具概括性的描述，可参见 Chibnall, *Ghedûh*- passim。
- 13 例如 R. A. Brown, *Wkh Qrup dqv dqg ukh Qrup dq Frqt xhwu* (2nd edn, Woodbridge, 1985), 5.
- 14 ‘Change of a magnitude and at a speed unparalleled in English history’: Garnett, *Vk ruûlqurgxfurq*, 5. 更为宏观的讨论可参见 Bates, ‘1066: Does the Date Still Matter?’, passim。
- 15 关于这一话题，首先要参考 John Gillingham 的著作。他的大部分观点在 *Wkh Hqj dvk lq ukh Wz hâik Fhqûâ* (Woodbridge, 2000) 中都可以找到。
- 16 R. R. Davies, *Wkh I luwHqj dvk Hp slûh; Srz hudqg Ighquûhw lq ukh Eulûk Ldw- 21: 4* ’2454 (Oxford, 2000)。

2. 本杯疼圈独

一打开巴约挂毯，我们便可以看到三个正在对话的人物形象。其中两人站立，一人独坐。我们无法辨别站立者的身份，但却可看到安坐之人头戴王冠，手执权杖。其头上用拉丁文标识为“爱德华王”（Edward Rex）。今天的人们更习惯称呼他为“虔信者爱德华”（Edward the Confessor）。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虔信者”别名，直到爱德华死后近100年的1161年才出现。也正是那一年，教宗追封他为圣徒。教宗认为，爱德华生前就在施加神迹，而这一点令他非常满意。他认为，在虔信者死后，这些神迹仍在继续显现。¹

然而，翻遍爱德华所处时代的历史记载，我们却很难发现他有什么尤为圣洁之处。根据现代人的研究，他或许比多数人更加虔诚。但在其他方面，他却给人一种中规中矩甚至有些平平无奇的印象。他在60岁出头去世，按照中世纪的标准，他应是一个长寿之人。在挂毯上，他被表现为一个留着长长白须的老者，而他的死则是挂毯上最重要的场景之一。虔信者爱德华死于1066年1月5日。这一日期本身就足以说明，他对于我们所讲述的故事具有重要价值。但为了更加准确地理解这段历史，我们首先仍需穿越时光，追溯他青年时代的往事，了解他成为英格兰国王的前因后果。这是个了不起的故事。在他的一生当中，这件事确实堪称奇迹。

11世纪初的英格兰既是一个古老的国度，又是一个新生的国度。说它古老，是因为我们可以将它的血脉之根追溯到遥远的往昔。从5世纪开始，日耳曼民族的一些部族——现在被统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的一支队伍，就已经开始向不列颠岛移民了。这些新来的彪悍战士最终成了南部和东部英格兰的主人。他们击败并征服了不列颠岛原住民凯尔特人（Celtic peoples），把他们驱逐到了不列颠岛北部和西部的高地地区。新的王国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土地上纷纷崛起，它们是：肯特（Kent）、苏塞克斯（Sussex）、埃塞克斯（Essex）、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麦西亚（Mercia）和诺森伯里亚（Northumbria）。时至今日，人们还是能够听到这些王国的名字，因为它们正是现在的英格兰的郡与地区的名称。起初，这些王国的统治者都是异教徒。自6世纪末起，这些王国的国王便开始陆续皈依基督教，各国的百姓亦顺应了这一潮流。²

但是，自9世纪起，新的入侵者便结束了这一群雄逐鹿的局面。维京人（Vikings）是这一入侵行为的主角。尽管近来有人试图为其洗脱恶名，但维京人嗜血成性、追求荣誉的性格以及恐怖的活人献祭却很难不引起不列颠岛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恐惧。这些盎格鲁-撒克逊人亲眼看到，他们的修道院被付之一炬，他们的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而他们珍贵的照明手稿^①也被破坏殆尽。青年男女则被掠走为奴，任何敢于反抗之人都被无情地杀死。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王国接连陷落了：先是诺森伯里亚，接着是东盎格利亚，到了最后，连各国中最为强大的麦西亚也在维京海盗的攻击下土崩瓦解。³

但威塞克斯（Wessex）经受住了考验。起初，在著名的阿尔弗雷德大王（King Alfred）及其后世子孙的率领下，这一位于英格兰最南部的王国里的居民顽强地反抗，以保

护自己。之后，他们成功地展开了反击，并击退了来犯之敌。发起反击的不仅仅是威塞克斯的国王们。从10世纪上半叶开始，西撒克逊的国王们纷纷化身为征服者，将其领土不断向北推进。维京人则被驱逐着不断后撤。至于原属其邻国麦西亚和东盎格利亚的人民，他们纷纷被这些撒克逊王纳入治下。954年，维京人的首府约克（York）最终陷落了，亨伯河（Humber）以北的土地也被阿尔弗雷德的后人们纳入囊中。

在驱逐维京人的进程中，威塞克斯的国王们打造了一个强大的国家。随着他们的军队向前挺进，他们逐渐建立了一系列设防严密的城镇，巩固其征服的战果。这些城镇被称为“堡镇”（burh，或称borough，即筑堡城镇）。在这些城镇的周围，新的行政区（或者郡）得以建立。昔日曾分属几个王国的地区，如今确立了单一的统治权威。自此之后，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皆向同一国王宣誓，并在社会生活中遵守同一法律。他们会通用同一银币，而且崇拜唯一的基督教之神。

但是在征服之后，威塞克斯的国王们表现得小心翼翼，免得落下征服者之名。阿尔弗雷德大王不想疏远自己的新的盎格鲁属民。他教诲他们，要忘记以往彼此之间的差异。他提醒他们，正是同一个基督教文化将他们联合在了一起，一同对抗异教徒部族。外交方面，阿尔弗雷德大王在证书中称自己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王（rex Angul-saxonum），而非撒克逊人的王（rex Saxonum）。他的人民则被统称为“盎格鲁民族”（angelcynn）。为了进一步促进统一，阿尔弗雷德大王也强调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共同历史。他命人编撰了一部编年史，而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一编年史就在王国主要的修道院之间传阅。值得注意的是，和欧洲其他开化地区的做法不同，这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后人给它的名字）并非是用拉丁语写成的，而是使用了这里人们所用的日常语言。10世纪末，这一语言的名字也演变为这个新生国家的名字——盎格兰（Engla lond），意为“盎格鲁人之地”。⁴

虔信者爱德华最终将要继承的，正是这一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家。从王位继承关系来看，爱德华继承王位的资质无可挑剔。他生于1002至1005年间，是正统的王室成员，也是阿尔弗雷德大王的直系后裔。但从统计学上讲，爱德华继承王位的机会微乎其微，因为他是他的父亲再婚所生的儿子。也就是说，他还有六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个个都比他有机会继承王位。然而，在爱德华出生之时，把赌注压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候选人身上的决定都会显得草率。此时，世界再次陷入了大混乱之中。大约10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维京人已经卷土重来。

他们最初只是如过去那样小股出现，探探风头，在打劫了一番之后，便带上劫掠的战利品打道回府。但在991年，一大批维京人在埃塞克斯的莫尔登（Maldon）登陆，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前来迎敌的、过于骄傲的英格兰士兵。从那时起，维京人便几乎每年都要前来放火劫掠。到爱德华出生时，维京人的暴力几乎已经成为常态。《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在其1006年的记录中写道，“像他们一贯所做的那样”，维京人“继续施暴。他们袭扰当地的居民，焚烧他们的房屋，并把他们杀掉”。威塞克斯的古都温切斯特（Winchester）的居民“总能看到傲慢而狂妄的维京人穿过其自家院门，直奔海岸方向而去，身上还带着从50多英里（1英里约合1.6千米）外的内陆所抢来的财物”。⁵

既然10世纪时的英格兰王国还十分强大，足以驱逐维京人，那么，为什么到了11世纪的时候，他们已无力退敌了呢？部分原因在于，第二批到来的维京人人数更多，武器装备更加精良，军队组织也更加严整有序。要窥探他们的实力，可以看看围绕其故乡特瑞堡（Trelleborg）及其他地区所建立的巨大环形堡垒。与此同时，维京人的成功还得益于英格兰统治者们的失败。这一失败源自统治阶层的最高层，始于爱德华的父亲埃塞列德（

Æthelred)。

就像爱德华有着“虔信者”这一著名绰号一样，他的父亲埃塞列德以“仓促王”（the Unready）之名为人们所铭记。就现实情况而言，仓促王应当是一个相当恰当的称号，因为埃塞列德没能准备好应对维京人的袭击。而且，从总体上而言，在处理其他相关事务的时候，他也慌慌张张的。然而，仓促王这一绰号其实是现代人对其词义误读的结果。他的绰号源自古英语“unraed”一词，意为“被糟糕建议蒙蔽的”（ill-counseled）或“昏庸者”（ill-advised）。（这与国王的教名有关，因为他教名的意思就是“高贵的建议” [noble counsel] ）。⁶

埃塞列德为人蒙蔽的事实毋庸置疑。在993年的一份证书中，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他将自己年轻时所犯下的错误全部归咎于引他误入歧途的人的贪婪。从此刻起，他开始更多地依靠那些不愿惹是生非的神职人员。但是，这些教士却将维京人的进攻视作神的惩罚，而且据此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于精神上的改革。他们提出的办法包括多做祈祷和多向教会捐赠。与此同时，他们也认为，为了说服他们离开，要向入侵者缴纳重金。这样一个政策自然只会刺激维京人的欲望，使得他们不断去索取。最终，埃塞列德不得不转而采取对抗的政策。（当时，他的儿子爱德华还是个小男孩。）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载，1008年，“国王下令，全国都要快速地建造船舶”。但就在这一政策转变的时期，埃塞列德却信错了人。他相信了卑鄙的埃德里克（Eadric）。这个人的绰号为“掠夺者”（Streona），是所有议政大臣中最无耻的人。他之所以在朝中位高权重，是因为他使用了各种手段，包括褫夺政治对手的家产、砍掉他们的手足以及取了他们的性命。错信埃德里克的结果是，英格兰贵族因为长期争斗和争权夺势而分裂成了众多不同的派系。这一分裂的后果也是灾难性的。在新舰队成立之际，两派之间的争斗终于爆发，20艘舰船被抛弃不用，而这些船只又反过来袭击其他的船，并把它们全部摧毁了。

维京人的袭击仍在继续。1009至1010年，英格兰的大部分地区备受蹂躏。1011年，入侵者攻陷了坎特伯雷，并掳走了此地的大主教。由于大主教不愿让他人为其赎身，就在第二年的时候，醉醺醺的维京人不断向大主教投掷牛骨和牛头，最终杀死了他。“灾难之所以会降临到我们身上，都是因为（国王）听取了糟糕的建议（unraedas），”《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他们从来没有及时向维京人纳贡，又从未抵抗过他们。等到这些人对我们摧残至深之时，国王才想到与对方议和，提出休战。尽管如此，维京人仍然结成小股部队，四处骚扰我们可怜的百姓，抢夺他们的东西并杀死他们。”

1013年，这一闹剧终于尘埃落定了。就在这一年，维京人在丹麦国王斯韦恩（Swein）的率领下侵袭英格兰。绰号“八字胡王”（Forkbeard）的斯韦恩在过去也曾对英格兰发动过几次突袭，但这一次，他的目标有所不同——他志在彻底征服英格兰。在林肯郡（Lincolnshire）登陆以后，他迅速占领了英格兰北部，随即挥师挺进米德兰（Midlands），最终拿下了威塞克斯。在其王国即将崩塌之际，埃塞列德只得藏身伦敦。好在他仍足够镇定，将他的两个最年幼的儿子爱德华和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遣送出国。国王在怀特岛（Isle of Wight）度过了圣诞节。此时，他的状况必然十分凄惨。就在将儿子们送出国的几周以后，国王自己也追随儿子们逃往海外。自此，英格兰被维京人所征服，古老的英格兰王室家族也开始了他们在诺曼底的流亡生涯。

乍一看，选择诺曼底这个地方来躲避维京人似乎是非常奇怪的，因为这里最初就是维京人的殖民地。10世纪初，因惧怕威塞克斯诸王，一群北方人（Norseman）放弃了进攻英格兰的机会，横渡海峡来到法兰西，并在鲁昂（Rouen）附近大肆劫掠与抢夺。正

如他们屡次侵扰英格兰的上一代维京人先祖一样，这些入侵者决定久留于此。而且，与他们在英格兰的亲戚们不同，这些维京人的策略最终取得了成功。尽管法兰西的国王、公爵和伯爵们绞尽脑汁，他们还是无法将这些来自斯堪的纳维亚（Scandinavia）半岛的新邻居驱逐出去。到了10世纪末，居住在鲁昂的这些维京人统治者已经控制了一片相当大的领土，其面积相当于纽斯特里亚（Neustria，这片区域位于法兰西，现在已经不复存在）。那时，这片土地也已经有了一个新名字。这个名字便是“诺曼尼亚”（Normannia），意为“北方人的土地”。⁷

但对于埃塞列德和他的儿子们来说，这并不是“逃出狼窝，又入虎口”的境地。这是因为，自这些北方人到来开始算起，在这100年间，这群居住在诺曼底的北方人已经改变了很多。他们的名字就是明证。这些维京人的第一任领袖有着一个典型的维京人名字罗洛（Rollo），也叫奥尔弗（Hrolfr）。与之相对的是，他的儿子和孙子却分别取了两个法兰西名字，一个叫威廉（William），另一个则叫理查（Richard）。他们也（正如新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从异教皈依了基督教。诺曼底统治者的追随者们也纷纷效仿。这些人摆脱了昔日维京人的做派，转而接受欧洲大陆的生活方式。他们学会了讲法语，并且越来越多地使用这一语言（而非其原来的挪威方言）。他们的领袖开始给自己冠上法兰西式的头衔，并以此为时髦。一开始，他们自称为“伯爵”（count）。而到了后来，他们的自我感觉变得更为良好。此时，他们便开始自称“公爵”（duke）。最终，他们止戈息战，不再向外扩张，并开始与周边地区协商议和。例如，威廉伯爵和理查伯爵都娶了法兰西的公主。

近代史学家一直未能解释清楚，诺曼底到底在何种程度上与维京人所在的北欧脱离了联系。对于埃塞列德来说，这一问题同样事关重大。⁸就在埃塞列德统治的初期，维京人重返英格兰。此时，他们很自然地把鲁昂当作了自己的中转港口。这里方便冬季泊船维修，而自英格兰掠夺的金银和奴隶亦可在在此出售，无须运回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可以理解，埃塞列德一直渴望劝说诺曼人放弃类似的交易。他在武力（其曾发动对诺曼底的攻击，但未能成功）和外交（在991年签署了条约）两方面都做过尝试，但这些措施都没能取得成效。从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来看，维京船队的数量没有减少。它们还是满载着从英格兰抢夺的货物，停泊在鲁昂港。然而，他的外交努力仍然产生了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结果：1002年春天，埃塞列德与新任诺曼底公爵理查二世（Richard II）的妹妹埃玛（Emma）结婚了。

当然，1000年后的我们很难跨越时间的维度来揣度人性，更别说猜测当时的人际关系了，但我们可以很公平地说，尽管有教宗使节的祝福，埃塞列德和埃玛并不算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不管怎么样，这对夫妇的感情仍然好到足以让他们生下3个孩子。他们是：未来的虔信者爱德华、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和妹妹戈达吉富（Godgifu）。但由于埃塞列德已在前一段婚姻中育有六子，孕育更多的男性继承人根本不是他迎娶埃玛的首要原因。与埃玛的结合是一场政治联姻，意在阻止维京人在诺曼底落脚。显然，这一目标并未达成。当维京人决定在1013年征服英格兰时，埃塞列德迎娶大陆新娘的举动才得到了回报。那就是：为他提供了一个位于海峡对岸的、方便的避难所。我们并不知道，埃玛在这件事上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载，埃玛很可能是独自前往诺曼底的，并没有与她的孩子和丈夫同行。

从结果来看，埃塞列德在外流亡的时间极其之短。就在他抵达诺曼底的几周内，取代了他的斯韦恩王突然驾崩。因此，到底由谁来继承其王位，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林肯郡驻扎的维京军队立即宣布，他们支持斯韦恩十几岁的儿子继位。英格兰本土贵族

则决定再给埃塞列德一次机会，并派出使节邀他回国。然而，后者的邀请并不是无条件的。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述，他们宣布（其中一条道出了他们对埃塞列德昔日统治最严厉的指控）：“再没有哪位君主能够像他们合法的君主一样受到他们那么多的爱戴了。如果比起过去来说，他能更公正地治理这个国家，那就再好不过了。”

此时的埃塞列德没有任何谈判资本，自然全盘接受了所有的条款。他承诺，如果子民接受他回来，“他将成为他们仁慈的君王，将会纠正他们所深恶痛绝的每个错误，并宽恕他们犯下的所有罪行”。为了表示他的真诚，埃塞列德之子——年轻的虔信者爱德华——陪同传达国王承诺的使者一同返回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对此记载道：“一份完整的友好协议就此达成，双方都言之凿凿，许下了誓言。”《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同时补充道，不久以后，埃塞列德本人穿过英吉利海峡归国，受到了英格兰子民的热烈欢迎。就在这一片团结一致的氛围中，国王也取得了他有生以来最辉煌的一次军事胜利。他带兵攻入林肯郡，成功驱逐了此处的丹麦人。⁹

然而，丹麦人刚一离开，英格兰内部的合作氛围就立刻荡然无存。埃塞列德很快也故态复萌。仅在国王回国一年后，新一轮杀戮再次在朝廷上演。如以往一样，这次杀戮正是由忠于他的掠夺者埃德里克所精心策划的。然而，国王试图削弱其政敌的努力只不过加剧了分裂：他在第一次婚姻中所生下的长子埃德蒙（Edmund）成了反对派的领袖。1015年9月，英格兰再度陷入完全的混乱之中。埃塞列德患病，而埃德蒙这一公认的王储则掀起了叛乱。也正是在这一时刻，在新王克努特（Cnut）的带领下，维京人卷土重来。

今天的人们或许只会记得这一则克努特的逸事。这个故事最初出现在12世纪。在这个故事里，克努特坐在岸边，趾高气扬地命令海浪，让它不要打湿他。不幸的是，这个故事使人们觉得克努特是一个可笑的人物，而这一点远非事实。“你满怀着愤怒，克努特，你召集了手持红盾的勇士在海上待命。”一位当时的挪威诗人这样歌咏道。他在诗中描绘了克努特于1015年入侵英格兰的情景：“王子啊，随着你一路进军，沿途住宅和房屋全被烧毁了，而你还只是个年轻人。”此前一年，当克努特被迫逃离英国回到斯堪的纳维亚时，他已经表现出了他对于英格兰人不忠的失望。途中，他在桑威奇（Sandwich）停留。他在此处卸下了他父亲所扣押的人质，并下令砍去他们的手，割掉他们的耳朵和鼻子。

10

当克努特于1015年重返英格兰时，那场血腥的英格兰王位之争还没有结束。它持续了很长的时间，直到翌年4月，英格兰还因为内部的敌对状态而处于瘫痪状态。埃塞列德之死最终为埃德蒙继位之路扫清了障碍。在此后的6个月里，新王一直在英勇地抵御敌人的进攻。（这样看来，后世称其为“刚勇者埃德蒙”[Edmund Ironside]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战争接连爆发，而丹麦人大多是这些战役中的输家。然而，到了战斗的最后，英格兰人抵抗丹麦人的大业再度因为背叛而受到了威胁。实际上，掠夺者埃德里克从一开始便抓住时机，投靠了克努特。1016年，战争大势似乎要发生逆转。因此，他重新回到了埃德蒙一方。然而，1016年10月，就在两军于埃塞克斯激战正酣之时，埃德里克却再次叛逃到了维京人那边。这一背叛为维京人带来了决定性的胜利。同年11月，埃德蒙驾崩，死因可能是战斗所遗留下来的伤。他的死使得所有休战谈判就此停止，英格兰人夺取胜利的希望也荡然无存。王冠易主，克努特称王。自此，英格兰历史上又多了一位来自丹麦的国王。

在这一系列充满戏剧性的事件之中，年轻的虔信者爱德华并没有找到崭露头角的机会。从他在父亲埃塞列德回归英格兰的谈判中所扮演的角色来看，可以猜想，他在这些年间一直逗留在英格兰。可以确定的是，后来的斯堪的纳维亚传说中有关他的故事并不可信。

在传说中，他与同父异母的兄弟埃德蒙并肩作战，在某一次战斗中，他几乎把克努特劈成两半。（此时，爱德华仍不足13岁。）¹¹ 随着克努特的胜利，爱德华及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不得不再次逃亡国外。1014年的肢解人质事件无疑已经证明，新国王克努特不可能大发慈悲。不过，爱德华是幸运的。他设法在1016年圣诞节前穿过英吉利海峡，并回到了诺曼底。其弟阿尔弗雷德和妹妹戈达吉富可能也与之同行。他们仓促避祸的明智之处很快显现出来。为了加强自身的统治，就在其统治的初期，克努特开始对其潜在的政敌进行清算。此前，5个与爱德华同父异母的兄长都已经死了。而在丹麦人到来之后，唯一的幸存者埃德威格（Eadwig）也被这位来自丹麦的英格兰国王杀死。与此同时，克努特将有可能怀有二心的英格兰贵族也一并处死了。带有一丝令人不快的满足感，《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指出，掠夺者埃德里克也在被处决的名单之中。¹²

然而，在这场大屠杀中，有一位非常显眼的幸存者：爱德华的母亲埃玛。她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维护了英格兰新政权的稳定。《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对此解释道，克努特“下令迎娶已故国王埃塞列德的遗孀为妻”。听起来，埃玛似乎并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不久之后，一位诺曼编年史家随手写道，埃玛是克努特于伦敦作战时被俘获的。然而，埃玛本人后来所叙述的却是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她暗示，在埃塞列德死后，自己已经回到了诺曼底，是克努特用承诺和礼物把她请回了不列颠。在接下来的叙述当中，我们会看到，埃玛的话要么是半真半假，要么是彻头彻尾的谎言。虽然我们完全有理由对其说法表示怀疑，但无论埃玛和克努特是如何结婚的，是否出于埃玛的自愿，埃玛还是第二次成了英格兰的王后。克努特王朝因而获得了某种连续性，但在这一过程中，埃玛也放弃了自己的孩子们，任由他们过着隔海流亡的生活。¹³

在这个时候，我们很难跟进我们的主人公虔信者爱德华的状况。这一点不难理解：当时，很少有人会对一个刚刚十几岁的小男孩产生任何兴趣。看起来，爱德华的前途也是一片黯淡。直到后来，当爱德华出人意料地成为英格兰国王后，一些诺曼著述者才似乎突然间对回顾他的青年时代产生了兴趣。例如，他们记述道，在圣旺德里耶（St Wandrille）修道院，爱德华和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受到了诺曼底公爵理查二世的热列欢迎，“他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般慷慨地抚养。在公爵活着的时候，二人一直生活在诺曼底，并受到隆重的礼遇”。¹⁴

虽然这一记述本身很可能是真的，但我们也有必要指出，没有证据表明，理查采取过任何特别的举动，来维护他的英格兰外甥们的利益。（例如，二人显然没有得到任何封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一定是故意的。他们认为，在他的妹妹埃玛与克努特再婚一事当中，公爵一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这一联姻也代表着英格兰与诺曼底之间新的结盟关系。要维系这一结盟关系，公爵显然不能给流亡者提供物质援助，也不能协助其再次争夺英格兰王位。¹⁵

然而，即便事实真的如此，在理查死后，诺曼底的统治者也没有必要再遵守这些条件。1026年，老理查公爵结束了其长达30年的统治，与他同名的长子继位。但理查三世（Richard III）的统治也只持续了一小段时间。仅一年之后，新公爵也去世了，死因是中毒。有传言称，下毒者是他素怀二心的弟弟罗贝尔（Robert）。历史已远，这一指控到底是不是真的已不太可能说清，但罗贝尔必然非常憎恨他权倾朝野的兄长。而且，在理查三世死后，罗贝尔便迅速接任公爵之位，成为诺曼底下一任的统治者。¹⁶

很明显，罗贝尔并未继续执行其父的中立政策。就英格兰流亡者的问题，他显然有所作为。据当时最为重要的诺曼编年史家瑞米耶日的威廉（William of Jumièges）所说，爱德华和阿尔弗雷德“从公爵处得到了更多礼遇。公爵以深切的关爱加强双方联系，并与

他们以兄弟相称”。一位史学家指出，这一表述意味着这3个年轻人已经相互盟誓，成为事实上的血亲。这一观点似乎是对事实的过度引申。罗贝尔、爱德华和阿尔弗雷德生来便是表兄弟。他们出生的时间相差无几，而且都在公爵的宫廷中被培养成人。如果罗贝尔觉得有必要支持这两个表弟的话，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¹⁷

根据瑞米耶日的威廉的记述，事实正是如此。他告诉我们，罗贝尔公爵派了特使，责令克努特恢复爱德华与阿尔弗雷德的合法地位。不出所料，克努特断然拒绝，并打发他们空手而回。这使得罗贝尔下定决心，要代表他的表弟们发起一次军事行动。他下令，要“在整个诺曼底海域内”筹建一支庞大的海军部队。一时间，战船也在海岸边整装待发。

长期以来，这段记载一直被史学家视为无稽之谈。抛开其他事情不谈，这一故事听起来也与1066年间发生的诸多事件极其相似。这难免令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关于瑞米耶日的威廉的记述，有一个事实最令人感到沮丧：虽然他在11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撰写历史著作了，但据我们所知，在诺曼征服后，他又对自己的记述做过修订。因此，我们无法弄清哪部分记述是原始文稿，哪些是后来才做出的改动。然而，尽管如此，这位编年史家的记述却从枯燥无味的行政档案中得到了很多支持。瑞米耶日提到，诺曼舰队曾在沿海城市费康（Fécamp）集结。罗贝尔公爵于1033年发布的一份证书也表明，那一年的复活节，他确实就在费康，爱德华和阿尔弗雷德也陪伴在左右。这也就意味着，同许多人一样，这两个人也看到了舰队集结的过程。如果说这一文件告诉了我们这次远征的日期的话，那么，另外两份大约于同一时期发布的证书则表明，爱德华对于追回他与生俱来的继承权一事充满了期待，因为在这两份文件中，他都自称“国王”。其中的一份证书尤为有趣：爱德华亲自为圣米歇尔山（Mont St Michel）修道院的僧侣颁发了一份证书，而这一地点也出现在瑞米耶日的威廉的记载中。¹⁸

瑞米耶日的威廉继续为我们讲述这段历史。他说，船只“在费康被精心装配，船锚、兵器和精兵一应俱全”。但他接着告诉我们，准备工作很快被取消了，“按既定计划下水之后，由于一股强风，船队遭遇了重重危险。船员们费尽了全力，才使得船队在那之后到达了名为泽西（Jersey）的小岛上”。在记述这件事的时候，一位编年史家说道，因为一直刮逆风，公爵当时非常绝望，痛苦和挫败占据了他的内心。最后，当他意识到横渡海峡绝无可能时，他便命令舰队掉转方向，以尽快在圣米歇尔山登陆。¹⁹

瑞米耶日的这段记载写于爱德华继位后。因此，他得以用神启来解释这场灾难。他表示，上帝显然对这位未来国王的人生早有安排，不希望他在取得王位的过程当中流血。但在当时，经历了这一变故的爱德华本人不可能如此处乱不惊。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爱德华将圣米歇尔山的土地赠予修道院，是想要向上帝致以诚挚的感谢，感谢其帮助他从风暴中安全脱险。但与此同时，这场风暴也几乎毁掉了他加冕英王的宝贵机会。在这个时候，罗贝尔公爵认为，假设重新部署这支为进攻英格兰而组建起来的舰队，将其派到距离诺曼底更近的地方，其效果将会更加明显。出于这一原因，他开始用这支舰队进攻邻近的布列塔尼（Brittany）。²⁰

此外，人们很快便发现，在短时间内，再次远征英格兰几乎毫无可能。1034年圣诞节，罗贝尔下令召集诺曼底所有要人，并突然宣布他要前往耶路撒冷朝圣。这一决定令众人瞠目结舌。（有人说，因为哥哥的死，他良心不安，这才做出这一举动。）从短期来看，这一决定意味着，公爵要将所有身家用来资助这一昂贵的冒险；而从长远来看，这一决定也意味着，诺曼底有可能再次失去它的统治者。在中世纪的时候，诺曼底到中东之间的往返旅程是十分危险的，公爵将面临各种各样的意外。事实恰是如此。翌年初，罗贝尔出发。他成功到达了耶路撒冷。据说，他在基督墓前哭了整整一个星期，并献上了许多昂贵

的礼物。然而，在回程中，他却病倒了。1035年7月2日，公爵死于尼西亚（Nicaea）城，并被随从葬于此处。

直到这一年秋季，这一不幸的消息才传回诺曼底。罗贝尔身后只留下一个儿子，即7岁的私生子威廉。²¹这时，虔信者爱德华一定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希望。

但是，几周以后，又有新消息传来。这一次，消息来自英格兰。克努特已死，英格兰的王位再次空悬。

也许上帝终究还是眷顾爱德华的。

① 照明手稿最初指的是用金银装饰的手稿，而在现代，人们所指的是带有插图的手稿。

① E. Bozoky, 'The Sanctity and Canonisation of Edward the Confessor', *Hgz dug ukh Frq ihvuru; Wkh P dq dgg ukh Ohj hqq*, ed. R. Mortimer (Woodbridge, 2009), 173–86.

② 参见 *Wkh Dqj σ.Vdâr qv*-ed. J. Campbell (1982)。

③ 概括性的叙述可参见M. Arnold, *Wkh Ylnlqj v; Fxaxuh dgg Frqt xhwu*(2006)。

④ S. Foot, 'The Making of *Dqj hfâqq*; English Identity before the Norman Conquest', *WU KV*, 6th ser., 6 (1996), 25–49; P. Wormald, '*Hqj æl σqq*; The Making of an Allegiance', *M xiqdori Klwulfdo Vrflrσj ā*, 7 (1994), 1–24.

⑤ 参见 *Wkh Eduth ri P dqrq DG : : 2*, ed. D. Scragg (Oxford, 1991)。

⑥ 本章有关Æthelred的所有内容都可以从他的GQE条目中找到。更多细节可参见R. Lavelle, *Dhu khañg II; Nlqj ri ukh Hqj dvk- : 89' 2127* (Stroud, 2008). A. Williams, — *ukhañg ukh Xquhdg ā; Wkh IæFrqxqhwañg Nlqj* (2003)。

⑦ 有关诺曼底的早期历史，可参见D. Bates, *Qrup dggâ ehiruh 2177* (Harlow, 1982)。

⑧ 关于诺曼人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他们的北方人特质，可参见Bates, *Qrup dggâ*. E. Searle, *Suh gdwuā Nlqvklσ dgg ukh Fuhdlr q ri Qrup dq Srz hu 951' 2177* (Berkeley, 1988)。

⑨ DVF E, 1014.

⑩ HKG, i , 247, 335–6; below, 23.

⑪ Barlow, *Frqihvuru*, 35n.

⑫ S. Keynes, 'The Æthelings in Normandy', *DQV*, 13 (1991), 176–81; DVF E, 1016, 1017.

⑬ DVF E, 1017; *JQG*, ii, 20–1; *HHU*, [xxii–xxiv], 32–5. 同样可参见 E. van Houts, 'A Note on *Māhehoand Vhp lūp lv*- Two Latin Poems from the Early Eleventh Century', idem, *Klv wuā dgg I dp lāi Wdglhr qv lq Hqj ælqg dgg ukh Frqulqhqw 2111' 2311* (Aldershot, 1999), III, 18–24.

⑭ E. van Houts, 'Edward and Normandy', *Hgz dug ukh Frqihvuru*, ed. Mortimer, 64.

⑮ M. K. Lawson, *Fqxw Wkh Gdqhw lq Hqj ælqg lq ukh Hduā Hñyhqik Fhqwuā* (1993), 86–8; cf. Keynes, 'Æthelings', 181–4.

⑯ 理查二世是在1026年8月23日去世的。理查三世则死于1027年8月5—6日。参见 D. Dougl

s, 'Some Problems of Early Norman Chronology', *HKU*, 65 (1950), 296–303; D. Crouch, *With the Normans* (2002), 46–8.

17 *JQG*, ii, 76–8; E. van Houts, 'The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Normandy and England before 1066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a Regum Anglo-Normannorum*', idem, *Normandy and the English*, 85–97.

18 *Historia Regum Anglo-Normannorum*, 8; *JQG*, i, xxxii–xxxv; ii, 76–9; Keynes, 'Æthelings', 186–94.

19 *Historia Regum Anglo-Normannorum*, 8; *JQG*, ii, 78–9.

20 Ibid.; R. Mortimer, 'Edward the Confessor: The Man and the Legend', *Edward the Confessor* ed. Mortimer, 4–5.

21 *JQG*, ii, 79–85. 罗贝尔在君士坦丁堡见到拜占庭皇帝的故事见于*JQG*的一个晚期修订本。这一故事已经被证伪了。参见E. van Houts, 'Normandy and Byzantium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idem, *Normandy and the English*, I, 544–59.

3。为鲜亲虐杯

克努特绝不可能是因为年老而去世的。与他同时代的编年史家认为，1016年，征服了英格兰的克努特还是个年轻人。当代史学家们据此推算，他应当生于10世纪90年代。因此，当这位国王于1035年秋去世时，他大概也只有40岁（根据一份13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史料，当时的他已经37岁了）。按瑞米耶日的威廉所述，他在去世之前已经重病了很久。1035年，克努特王给位于多塞特（Dorset）的舍伯恩（Sherborne）修道院僧侣签发了一份证书，而这份文件也能够部分证明瑞米耶日的说法。在这份证书当中，他要求僧侣们每天祈祷，帮助他死后进入天国。11月12日，国王死于距舍伯恩仅有15英里的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¹

克努特不但有维京人的血统，而且他征战多年，双手早已沾满鲜血。这样一来，我们不禁会感到有些奇怪：他为何会担心自己死后无法进入天堂，而不是担心自己无法进入瓦尔哈拉殿堂（Valhalla）^①？但事实上，早在两代人之前，丹麦王室就已经转变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克努特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接受了洗礼（其教名为兰伯特 [Lambert]）。前文所述的那个关于国王与海浪的故事，最初并不是为了说明克努特是如何地愚蠢，而是为了证明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无法阻止潮水上涨后，浑身湿漉漉的克努特显然稍觉扫兴。“去让世人知道吧！”他说道，“王权虚无且毫无价值。除去上帝以外，没有哪个君主是名副其实的。只有上帝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让天空、大地和海洋遵守永恒的法则。”²

事实上，克努特正是因其表达虔诚的夸张方式而声名远播。在以维京人一贯的方式征服了英格兰并清除了他的对手后，克努特王开始试图使其臣民信服，他的统治具有合法性。这就意味着，当务之急是要证明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例如，1027年，克努特亲自前往罗马朝圣。他也试图平复在占领的过程中对当地人造成的伤痛：他重新安葬了惨遭杀害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埃尔夫赫亚克（Ælfheah），把他的尸骨从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迁到坎特伯雷的一个新的圣地里；在他的对手刚勇者埃德蒙被击败的战场遗址上，他建立了一座教堂；他还前往位于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的埃德蒙坟墓祭扫，献上绣着孔雀图的斗篷，并表达他对这位国王的追忆。克努特频频用昂贵物品作为封赏，这也帮助他在海内外取得了好名声。对于从国王那里获赠精美书籍一事，沙特尔主教（bishop of Chartres）在信中写道：“我们一看到您寄来的礼物，便因您的智识与信仰而感到惊讶……我们曾听说，您是一位信仰异教的王子，可是到了现在，我们才知道您不仅是一个基督徒，更是一个愿为上帝的仆人们慷慨捐赠的人。”³

因此，当克努特死后，他最终被安葬在温切斯特的老教堂（Old Minster），得以与圣斯威森（St Swithin）、英格兰及威塞克斯诸先王的遗骸为邻。正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言，克努特统治了近20年之久。其统治之所以堪称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努力遵循和维护英格兰传统的结果。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些算在克努特名下的新事物，也根本算不得创新。例如，有人认为，是他率先推行了独立的常备军制度。他从斯堪的

纳维亚新引入了一批勇士，并以此为基础创建了“御卫”（housecarl）。但若经详查，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人与其英格兰前辈所保有的亲兵并无不同。克努特招募了一批领取报酬的丹麦人船员，并拥有一支常备的舰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克努特的确拥有一支常备军。然而，这也只是照搬仓促王埃塞列德的做法而已。早在1012年，埃塞列德就已经组建了一支海上常备军。他还设立新税，以平衡开销。这两位国王的做法唯一的区别在于，埃塞列德所建立的舰队的规模更加庞大。⁴

无论如何，克努特都决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英格兰君主。事实上，他的统治已经深刻改变了英格兰社会。更确切地说，如果向前追溯的话，早在他征服英格兰的动荡时期，英格兰社会就已经改天换地。

11世纪的英格兰社会阶层众多。据我们所知，11世纪末的英格兰已经约有200万人口，而且鉴于人口数目在不断上升的事实，这个世纪初的英格兰人口数一定比这个数字要少。⁵从根本上讲，我们可以将英格兰人口划分为自由民和非自由民两类。

许多关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著作都没有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尽管如此，在此时的英格兰，奴隶在其总人口中占比超过了10%。⁶在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奴隶制是相当普遍的。奴隶贩卖和出口是当时经济的主要动力之一。自9世纪起，维京人就已经成了从事奴隶贸易的主力军。他们发动战争，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抓捕年轻男性和女性，并将其作为商品加以销售。这些人主要被卖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本土，也常被卖给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商人。英格兰是维京人主要的狩猎场之一。从德文（Devon）、威尔士或诺森伯里亚沿海地区绑架的人口，最终很可能被贩卖到沙漠地区，在炎炎烈日下为哈里发（caliph）建造宫殿，其中的女性也有可能成为苏丹哈来姆（harem）^②中的成员。⁷

从当时的记载判断，在英格兰，奴隶也被当作苦役和性工具。男性奴隶一般被用作农奴。10世纪末，在一段非常著名的描述当中，恩舍姆（Eynsham）修道院院长阿尔弗里克（Ælfric）大致描述了农奴们的生活状况。在他的笔下，一位没有人身自由的庄稼汉张口说道：

帖刑因愧蛮瑞吃短；福召谬晚担伏滑…标巩等撕打撕胚迎辛器眷；帖第答万改寿绿霜权魁…帖墓帖打摘遣；储标抚洞因混速恐…凑因改干谬权贯资—耕得贯魁醉龟魁粹怨撼；帖答伏权匈原撕；悲辖干吃砸犬1逊枚31逊枚抑轨4047农恶罗：打司……帖悲辖唉谬捕私笼伏卜—巡谬—珂谬吃歧暮犯…撕 ∴；撕 ∴；喻滑贯款…涩打；耳灿款；竭雪特帖标涩匈咐贞眼迈…⁸

这个庄稼汉当然有理由惧怕他的主人。奴隶们都被视作牲口，而且还会遭到与牲口同等的惩罚，或者被打上烙印，或者被阉割。如果是男性，他们可能会被打死；如果是女性，则可能会被烧死。⁹女奴的用处不尽相同。无疑，许多女奴会成为女佣或挤奶工，但一些资料显示，购买女奴也是为了满足性需求。11世纪初，就在克努特征服英格兰前不久，伍斯特主教伍尔夫斯坦（bishop Wulfstan of Worcester）曾发表了一篇著名的布道词，痛斥英格兰人所犯下的多种罪恶。他指出，某些英格兰人：

轨画吃棚榴莫遣；劣隶咬盘短刃躬瓦；朵晚隶织古…守绿竭位稿萌辛标锦墓

è 姻…怨撼守绿奔荫吃或；祭喻匈权胆打印凸留措靴姑守伟；赛盘零窈貌刃遣怨衫…¹⁰

在奴隶之上的，是剩下约90%的自由民。这类人中的绝大多数可以被归类为最下层的“刻尔”（ceorl，也称churl）。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将其直接翻译为农民。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以种地为生，而且大多拥有自己的土地。在英格兰的某些地区，这些人更加不自由，因为当地的领主已经开始将他们视作佃农。这意味着，他们必须为领主服劳役。但刻尔与农奴不同，他们并不是某个人的财产。

在刻尔之上的阶层为贵族。这一阶层大约有四五千人。换句话说，贵族仅占总人口的0.25%。贵族与下层人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拥有更多的土地。在一份写于1000至1025年间关于社会阶层的小册子中，可以看到，刻尔有可能发达，进而成为塞恩（thegn，也称thane）^⑧。但是，要达成这一目的，他必须拥有一座与其身份匹配的、配备有门房和钟楼的宏伟宅邸以及至少5海德（hide）^⑨的土地。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看到，仅仅穿着一身华丽的盔甲到处招摇撞骗不足以让他们获得新的身份。“即使他发达了，拥有了一顶头盔、一件锁子甲和一柄贴金宝剑，”小册子继续写道，“如果没有土地，他就仍然是一个刻尔。”

要想成为一名贵族，人们也有必要和国王产生某种联系。对于绝大多数的塞恩来说，这只不过意味着，他们能够在王室政府中担任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职位，例如管理地方法庭，或协助收取国税。但少数幸运儿可能会被选中，亲自为国王服务。正如上文的小册子所提到的那样，他们可能会担任国王的亲卫或执行特殊任务。一份12世纪的资料显示，要进入迷人的“国王的塞恩”这一圈子，至少需要40海德土地。按照这一标准，在当时的英格兰，只有约90个人具备这种资格。¹¹

最后，站在贵族社会顶端的是郡长（ealdorman）。这些人以国王之名管理整个地区，如东盎格利亚或诺森伯里亚。作为国王在该地区的直接代表，他们每年会在郡法庭主持2次审判，并做出决定生死的判决；而在战时，他们则负责统率王军。在10世纪的扩张进程中，威塞克斯国王逐渐赋予他们权力。因此，大多数郡长也是古代王族的后裔，因血缘和姻亲关系而联系在了一起。

在克努特征服英格兰之前的几十年内，随着丹麦人的不断入侵，英格兰“奴隶—刻尔—塞恩—郡长”的社会结构已然被严重动摇。自然，作为一个整体而言，这些人在维京人入侵过程中饱受苦难。“全体人民深受苦难，敌人烧杀抢掠，各地饥荒频发，”伍尔夫斯坦主教在1014年的布道词中哀叹道，“一些奴隶已经逃走，他们放弃了基督教信仰，转而投靠维京人。”（现代读者们不禁要发问，他们应受谴责吗？）一些塞恩曾自诩勇敢刚毅，如今则被迫眼睁睁地看着维京人轮奸自己的妻女。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维京人从来没有放弃他们掠夺人口并将其贩往海外的生意。“往往两三个水手就能把成群的基督信徒从一片海洋运送到另一片海洋。人群蜷缩拥挤，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耻辱……我们向他们不断纳贡，而他们则每天都在打劫我们。他们烧杀抢夺，把我们的财物一箱箱搬到他们船上去。”¹²

虽然每个人都为维京人入侵所苦，但再没有哪一个阶层会像英格兰上层一样承受如此大的打击。让我们首先以那些郡长的命运为例加以说明。年老的布特诺斯（Birhtnoth）是第一个倒下的。他在991年莫尔登之战后死去。他的4个郡长同侪也都死于1016年对抗克努特的战斗中。此后数年间，其余郡长也几乎都在新国王克努特恶名昭著的大清洗下被

屠戮殆尽。而后，许多身份较为显赫的贵族也落得类似下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曾多次提及大批贵族遭到屠杀之事。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中找到佐证：见证了克努特颁布证书的塞恩与见证了其前任国王作为的塞恩并不是同一批人。换句话说，在25年间，英格兰贵族中的高层几乎全被杀戮殆尽。¹³

为填补英格兰千疮百孔的贵族体系中的空白，克努特选用了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这件事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在征服英格兰之后不久，克努特的军队便返回故乡。这些士兵对自己所获得的封赏非常满意（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会在北欧家乡树立起如尼石[runestone]，以此庆祝胜利），而这些封赏显然都是新王在其登基之初强征暴敛而来。¹⁴但是在最高层，克努特任用了一批北欧地方官员，取代了业已式微的郡长。在克努特众多杰出的支持者中，高个子托鲁克尔（Thorkell the Tall）接管了东盎格利亚，克努特的妹夫（姐夫）埃里克（Erik）则受封诺森伯里亚。在英格兰其他地方，国王的下属和亲戚也纷纷取得了一些较小地方的控制权，如米德兰的3个郡就分别归哈坎（Hakon）、赫然尼（Hrani）和伊里夫（Eilifr）管辖。在他们自己的北方语言中，这一层级的人会被称为“雅尔”（jarl）。后来，这一新词迅速在其统治区流传开来。前不久还由郡长管理的英格兰，自此开始由伯爵（earl）管辖。¹⁵

就总体的政策而言，克努特会选择提拔任用其自身的北欧亲友。然而，在其统治时期，有一个例外令人瞩目。自其统治之初，出身不详的英格兰人戈德温（Godwine）就一直是国王最为重要的议政大臣之一。此人很可能是苏塞克斯一个叫伍尔夫诺思（Wulfnoth）的贵族的儿子。伍尔夫诺思本人是埃塞列德政权的反对者，而他也曾控制过部分的王家船队，并威胁着英格兰南部沿海地区。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戈德温父辈的某些海盗行径与其后来在克努特手下发达有些许关联吗？然而，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从一本晚于戈德温半个世纪写成的、对他不吝溢美之词的小册子中寻找一些答案。他“被国王本人誉为最谨慎的谋士和最勇猛的战士”。在他的哥哥哈拉尔死后，刚刚登上丹麦王位的克努特就特意将他的这位新宠带到了丹麦。在这里，这位英格兰人充分证明了他的智勇双全，而这些特质对国王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作为奖赏，国王不断提升他的地位：早在1018年，他就已经跻身伯爵行列。在那不久后，他迎娶了克努特的妹夫/姐夫的妹妹/姐姐吉莎（Gytha），从而获得王族的身份。¹⁶

正因国王如此倚重，即便是在新的丹麦统治集团当中，戈德温这个英格兰人也显得极为突出。11世纪20年代早期，他的封地几乎覆盖了整个英格兰南部，覆盖了整个古老的威塞克斯王国的原有疆域。与此同时，丹麦出身的伯爵却不断减少。高个子托鲁克尔于1021年遭到流放，诺森伯里亚的埃里克则于1023年去世。而到了第二年，伊里夫也从历史记载里消失了。10年过去了，又一批斯堪的纳维亚人被重新安排到英格兰以填补不断扩张的克努特北方帝国内出现的职位空缺。例如，乌尔夫（Ulf）伯爵就一度成了国王在丹麦的代表；而在1028年征服挪威后，哈坎伯爵就受命管辖这一地区。¹⁷

然而，在这段时间，戈德温的地位并非无可撼动。虽然戈德温的地位至高无上，但丹麦人渐渐消失造成的权力真空也为另一个英格兰人宠臣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机会。这个人就是郡长利奥弗温（Leofwine）之子利奥弗里克（Leofric）。他出身贵族，而他的家族也存续了下来：他的父亲是唯一在克努特的大清理中幸存下来的郡长。尽管一度家势日衰（在米德兰地区，利奥弗温的势力受制于新任的丹麦伯爵），但在利奥弗里克之父于1023年去世后，这一情况开始改变。当地丹麦对手的势力如月已蚀，而利奥弗里克的星光则开始渐渐显现。到11世纪20年代末，利奥弗里克业已跻身伯爵行列。其后，在一度属于麦西亚王国的米德兰地区，他似乎已经成了最主要的强权人物。在克努特王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就国王的议政大臣而言，利奥弗里克的地位仅次于戈德温。¹⁸

因此，到了1035年克努特去世时，英格兰贵族社会已经被他彻底改变了。此前，英格兰社会是由郡长家族所保卫的。他们承袭于古老的英格兰王族，相互之间联系紧密，而且历史悠久。然而，这些旧贵族已在丹麦人血腥夺权过程中被屠杀殆尽。同样消失的还有最初顶替他们的多数丹麦人。在克努特统治的末期，英格兰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已经重新回到了英格兰人的手中，戈德温伯爵执政威塞克斯，利奥弗里克管理麦西亚。只有在边远的诺森伯里亚，丹麦人统治的痕迹还依稀存在。休厄德（Siward）伯爵顶替了埃里克伯爵，行使对于这一伯爵领的管辖权。然而，这三位伯爵都属于政坛新人。就政治生涯而言，戈德温家族仅能向前追溯一代，而利奥弗里克家族最多也不超过两代，休厄德的出身则难有定论。在克努特统治时期，三人迅速崛起，并充实自己的实力，其实力可能比他们所取代的任何英格兰贵族都要再胜一筹。但是，无论是这三位中的哪一位，他们都没有古代贵族的血统。这三个新兴的英格兰伯爵也没有因血缘或姻亲关系而联系在一起。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他们之间从来都不是合作伙伴的关系，而是相互视作竞争对手。¹⁹

克努特的驾崩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且创剧痛深的斗争。乍一看，先王至少育有三个健康的儿子，都能继承王位。但问题是，这三个儿子是他和两个不同的女人所生。

正如我们看到的，克努特于征服英格兰当年便与诺曼底公爵理查二世的妹妹埃玛（她同时也是埃塞列德王的遗孀以及后来的虔信者爱德华的母亲）缔结了婚姻。埃玛是克努特的合法伴侣，也是他受过涂油礼^⑤的王后，在王室档案和各种阐发忠君之情的艺术作品中，她的形象经常出现。他们育有两个孩子：一个是儿子哈撒克努特（Harthacnut），据说他们婚后不久就生下了这个儿子；还有一位公主贡尼尔德（Gunhilda），她后来嫁给了德意志皇帝。

但在此前，也许是在其父于1013年短暂占领英格兰期间，克努特迎娶了北安普敦的埃尔夫吉富（Ælfgifu of Northampton）^⑥。这个姓氏表明，她来自一个世居米德兰地区的古老家族。她的身世也十分显赫：她的父亲是诺森伯里亚南部的一名郡长，后遭埃塞列德杀害。这表明，克努特这次婚姻很可能是出于巩固与这些英格兰人之间联盟的考虑，而后者当然愿意看到埃塞列德被推翻。

不管是否出于维持联盟的目的，或仅仅出于他的个人偏好，克努特维持这一婚姻关系的态度一直很明确。即使随后他与埃玛结婚，无论婚前或是婚后，克努特都未实际解除与埃尔夫吉富的婚姻关系。这可能是由于他感到并无必要。和第二次婚姻不同，他与埃尔夫吉富并未在教堂中举办仪式，其结合也没有得到神圣祝福。但我们并不清楚，整个社会是否将这一礼数差异看得很重要。在当时的世俗界看来，将宗教和婚姻关联起来只是可选条件，而非（婚姻合法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双方看来，克努特与埃尔夫吉富之间这场没有受到神圣祝福的结合都是完全正当的。如此看来，他们的子嗣也应被视为合法继承人。

埃尔夫吉富为克努特育有两子，即斯韦恩和哈罗德。他们很可能是在国王1017年的第二次婚姻前出生的。（至少后来埃玛也如此断言。）因此，1035年克努特去世时，斯韦恩和哈罗德可能都只有20岁左右。在国王去世之前，我们看不到关于他们及其母亲的任何记载。但有一个例子表明，他们一直受到较高礼遇：1030年，在哈坎伯爵死后，克努特便把埃尔夫吉富和斯韦恩派往挪威代他行摄政之事。

这是在为继位做某种打算吗？在1035年之前，国王同样派出过他与埃玛的儿子哈撒克努特为其统治丹麦。事实上，某些流传至今的硬币显示，在父亲克努特死前，哈撒克努特就已经把自己当作丹麦国王了。一些后世编年史家猜测，克努特曾计划将帝国一分为三

：把挪威留给斯韦恩，将丹麦留给哈撒克努特，把英格兰交给埃尔夫吉富的另一个儿子哈罗德管理。然而，这不过是人们的事后猜测而已。这是因为，直到克努特去世为止，这一计划也未成真。²⁰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道，在克努特死后不久，他手下所有的议政大臣在牛津（Oxford）召开了一次会议。英格兰一直有这一会议传统，而这也是一个王国政治成熟的重要标志。在危急时刻，要人们通常会聚集起来商讨并弥合各自的分歧，而不是立刻操起刀剑奔赴战场。但在那年秋天，在牛津举行这一会议则意味着当时的情形已经异常严峻了。牛津虽然只是一座位于泰晤士河（River Thames）河畔的小镇，但同时它也是威塞克斯和麦西亚的分界线。果然，在会议期间，伯爵们在王位继承的问题上意见相左。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载，“利奥弗里克伯爵和几乎所有泰晤士河以北的塞恩都希望下一任国王是哈罗德，但戈德温伯爵和威塞克斯所有要人都公然支持哈撒克努特”²¹。

几乎可以确定的是，戈德温是英格兰最有实力的人。但此时，他发现局面对他极为不利。我们并不知晓，在这一重要时刻，休厄德伯爵持有怎样的立场，他个人又身在何处。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他当时没有出席会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所有泰晤士河以北的塞恩”这一表述很可能意味着，他也在支持哈罗德的队伍之中。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也已经明确指出，当时，哈罗德得到了克努特在伦敦的雇佣兵舰队的支持，那是一支数千人的强大军事力量。显然，明确表示支持哈撒克努特的先王御卫根本不是其对手。哈撒克努特支持者的最大问题还在于，他们的候选人仍在丹麦。相比之下，哈罗德身居英格兰，甚至可能出席牛津会议。这更有利于他主张个人继承权。

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并接受分而治之的方案。双方一致同意，哈撒克努特之母埃玛将其代管威塞克斯，而她也即将同先王的御卫们一起入主温切斯特。其暗含之意是，在英格兰其余的地方，人们允许哈罗德代表他自己和他的弟弟来主持政务。戈德温和他的支持者无疑反对这一安排，但正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说的那样，“他们不能在这条道路上设置障碍”。对于他们来说，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会议并未确定下一任国王的人选。正如编年史在谈及摄政时所暗示的那样，继承王位之事只能暂且搁置，等哈撒克努特回国后再作商讨。²²

但哈撒克努特在丹麦政务繁忙，无法现身。这使得两大敌对阵营间的竞争愈演愈烈。双方都在处心积虑，暗中给对手使绊子。在处心积虑这一点上，无人能超过埃玛王后。几年后，她命人撰写了一本政治倾向性极强的小册子，今人称之为《埃玛王后颂》（*Hqfr p lxp Hp p dh Uhj lqdh*）。这本书主要是为了给她在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正名。正是根据这本书，我们在前一章中才指出，她与克努特的结合是你情我愿，并不仅仅是既成事实而已。《埃玛王后颂》的作者还顺便声称，双方有一份婚前协议：克努特曾对埃玛发誓说，他“永远不会让除她以外的其他妻子所诞下的子嗣继承王位”。换句话说，哈撒克努特才是唯一合法的继承人，北安普敦的埃尔夫吉富之子哈罗德则没有合法的继承权。埃玛也运用了一些更为明显的手段来动摇其竞争对手的信任基础。《埃玛王后颂》的作者向我们保证，哈罗德根本就不是克努特的亲生儿子，而是埃尔夫吉富从仆人床上偷来的孩子。虽然这一宣传策略极为拙劣，但某些人确实接受了这种看法。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类似的侮辱性说法。²³

埃尔夫吉富也玩了相同的把戏。我们并不确定，她是于何时回到英格兰的。但是，在1034年前后，她在挪威的摄政生涯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是年，她连同其子斯韦恩一起被驱逐出境。此后不久，斯韦恩便撒手人寰。因此，在克努特死时，埃尔夫吉富很可能已

经回到了英格兰。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1036年6月之前，她必然已经返回了英格兰。从一封在德意志宫廷中所写的书信中，我们可以找到她与埃玛之间斗争的蛛丝马迹。埃玛派人去见她的女儿贡尼尔德，向她抱怨埃尔夫吉富的所作所为，“你那可怜而又邪恶的继母想用欺诈的手段从你的哥哥哈撒克努特手中抢走这个王国。她组织所有要人参加大型聚会，时而摇尾乞怜，时而重金贿赂，非常急切地想要拉拢他们。她还想要他们向她本人和她的儿子宣誓效忠”。据埃玛的信使说，埃尔夫吉富的宴会并不成功，“人们不但未以她所期望的方式答应她，而且自愿派出使者联络哈撒克努特。至于你的兄弟哈撒克努特，他很快就会回到他们身边了”。

但这似乎是埃玛一厢情愿的想法，哈撒克努特仍没有回归的迹象。与此同时，哈罗德的势力则明显有所增长。这一点从当时流通的货币中可见一斑。在这个时候，英格兰币制相当复杂。每一枚硬币上不但会铸上国王的名字，而且还会铸上地名。因此，我们不但可以清楚地辨别出哪些货币是哈罗德所造，哪些则是哈撒克努特所造，而且，通过深入分析这一现象，我们也可以看出，二人各自控制多大面积的领土。最初，二者的势力范围是以泰晤士河一线进行分割的，而这也是在牛津会议上达成的共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地理的维度上看，印有哈撒克努特名字的货币所覆盖的范围逐渐缩小，而印有其对手哈罗德名字的货币所覆盖的范围却在逐渐地扩大。1036年，支持哈罗德的力量已然越发强大。在某个时刻，他甚至派人前往温切斯特，夺走了埃玛手中的珍宝。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说法，他们拿走了“克努特大王最宝贵的财物”，甚至可能还包括加冕时所需的王冠。在嫁给两位英格兰国王之后，埃玛一直紧握权柄。此时，因为她的儿子至今仍未现身，埃玛的好日子好像马上就要到头了。也一定就是在此时，她才忽然记起，她还有两个正在英吉利海峡对岸流亡的儿子。²⁴

当然，未来的虔信者爱德华和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此时仍居于诺曼底。据我们所知，在克努特刚刚死去的那段时间里，没有一个英格兰人（尤其是他们的母亲）考虑过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选为王位继承人。诺曼史学家瑞米耶日的威廉告诉我们，一听到“期待已久”的死讯，爱德华便“立即”动身前往英格兰。但是，瑞米耶日的记载可能并不准确。这是因为，他是在20年后对这件事做的记录，而且他向来不关心时间表的细致与否。他所叙述的那段历史更可能发生在1036年的秋天。此时，埃玛似乎已经向她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儿子求助了。她想做最后一搏，改变自己陷入颓势的政治命运。

瑞米耶日的威廉记述道：当时，爱德华组建了一支包括40只舰船的船队，满载着士兵，扬帆驶往英格兰。尽管瑞米耶日极力为其掩盖，但这一举动的确是爱德华企图用武力争取英格兰国王的宝座的体现，很明显，他的尝试以失败告终。爱德华在南安普敦（Southampton）安全登陆，但旋即被一支庞大的英格兰军队拦住了去路，战斗在所难免。我们猜想，当时，爱德华是胜利的一方。但是，他也就此推断，此后胜机渺茫：“他看出，没有更强大的军队，不可能夺回英格兰。之后，他掉转船头，带领着满载着战利品的船队驶回了诺曼底。”²⁵

可以设想，爱德华是奉母之命才演了这一场争权戏。其原因有二：第一点，按瑞米耶日的威廉所述，他笔下的主人公选择了南安普敦作为他的登陆地，很明显，这个港口最有利于他与身在温切斯特的母后埃玛会合，因为这两个地点距离不远；第二点（也是更令人信服的一点）是，在《埃玛王后颂》中，埃玛曾用很长篇幅来否认自己曾鼓励儿子从诺曼底回到英格兰。这篇颂词的匿名作者写道，确实曾有一封以她的名义写好的书信被送到了她的两个儿子手中。但是，这封信是伪造的。事实上，这封信是她的政敌哈罗德所写。《

埃玛王后颂》在这一问题上的极力坚持，恰恰证明了这就是事实。无论埃玛多么想要掩盖事实，她显然在推动自己的儿子回国一事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²⁶

同样地，1036年秋，阿尔弗雷德也决定穿越英吉利海峡前往英格兰。其方式、原因和出行时间皆不详。从《埃玛王后颂》中的记述来看，仅有数人随行。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说法，他此行只是去看望母亲。与之相反，瑞米耶日的威廉却认定，阿尔弗雷德率领大军，野心勃勃，似有所指。²⁷后世的英格兰编年史家们则认为，阿尔弗雷德是在爱德华前往南安普敦的同时从维桑（Wissant）前往多佛尔（Dover）的。多数当代史学家则认为，阿尔弗雷德是在他哥哥远征失利后才出发的。关于阿尔弗雷德的这次冒险的记载，各种文献在细节的描述上出入都很大。这是因为，所有当时在英格兰的史学家都不想和这次事件的后果扯上关系。然而，所有提到了此事的史学家都一致认为，在阿尔弗雷德及其随行人员到达英格兰后不久，他们便与戈德温伯爵会面了。

正如我们所见，在克努特死后，戈德温一直是王后埃玛的主要盟友，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里的话来说，戈德温是“她最忠实的支持者”。但那是因为，和埃玛一样，戈德温一直坚信，哈撒克努特即将回国。一旦这一希望变得渺茫，戈德温也必然会变得摇摆不定。他最终决定转而支持哈罗德。他之所以怀有二心，很可能是因为，埃玛想要将爱德华和阿尔弗雷德扶上王位。戈德温是丹麦人征服英格兰的主要受益人，他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就是这次征服的受害者继承了英格兰的王位。如果说，这些人还想算旧账的话，他就更反对他们继承王位了。作为一个克努特的宠臣，他只能指望在克努特的儿子的手下官运亨通。如果继承王位的不是哈撒克努特，那也只能是哈罗德。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向哈罗德示好，并弥补自己曾经倒向另一派的过失。1036年秋，阿尔弗雷德的到来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时机。²⁸

尽管一些当代评论者对此事含糊其词，但对于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所能查阅到的资料则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埃玛王后颂》的作者与瑞米耶日的威廉都认为，戈德温会见了阿尔弗雷德，并将其纳入了自己的保护之下。《埃玛王后颂》写道，这一行动改变了后者原定的计划，不再前往伦敦，而是转道前往吉尔福德（Guildford）。阿尔弗雷德及其随从们在此处受到了盛情款待。其间酒食丰盛，每人都分别住在不同的房间中。就在这个晚上，他们遭遇了攻击，并且都被控制住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在这件事上很是悲情，“这些人中，有的被卖掉换钱，有的惨遭杀害，有的遭到囚禁，有的被弄瞎了双眼，有的被切断手足，有的被剥掉头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慨叹道，这的确是自丹麦人征服以来，在英格兰发生的最残忍的一次暴行。阿尔弗雷德虽然幸免于难，但也锁链加身，被送往剑桥郡（Cambridgeshire）的伊利（Ely）继续囚禁。在那里，他的双眼也被弄瞎，并被交给当地僧侣看护。在不久以后的1037年2月，阿尔弗雷德因伤口恶化而死。他被葬在这个城镇教堂的墓地里。²⁹

毫无疑问，戈德温正是这场屠杀的幕后黑手。在其中一个版本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编写者十分小心地把他的名字从这一事件的记录中剔除了，但另一版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是在不同的修道院誊写的，因而有不同的版本。历史学家们将其版本按照从字母A至I的顺序排序。涉及这一时期历史的主要为C、D和E本。如上所述，不同版本在一些事件的记述上有所不同）的编写者则直接谴责了他。（“戈德温留下阿尔弗雷德，把他囚禁起来，并以不同方式杀害了他的一些随从。”）对此，瑞米耶日的威廉的描述可能最为客观：戈德温当时监禁了这些来客，杀了其中的几个人，但却把阿尔弗雷德和另外一些人送到伦敦的哈罗德那里。正是哈罗德下令将他的政治对手弄瞎的。埃玛则在她的《埃玛王后颂》中，努力把所有的责任转嫁给哈罗德，声称那天夜里在吉尔福德施暴

的是踏道手下，并非戈德温的人。这一暗示显然经不起推敲，即便是受她委托写作《埃玛王后颂》的作者似乎也觉得，这一说法难以令人接受。³⁰

然而，所有这些描述都是事后之见。在当时，阿尔弗雷德的遇害让各方都实现了各自的目的。戈德温为哈罗德消灭了潜在的王位竞争对手，从而成功地与其联手。至于哈罗德，在得到了戈德温的支持之后，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政治支持。对于1037年初的情势，《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是这样描述的：“这一年，各地纷纷支持哈罗德为王。因其居留丹麦时间太久，哈撒克努特则失去了继位的希望。”

至于哈撒克努特的母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补充道，她“被无情地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去，只身面对寒风凛冽的冬天”³¹。

可以推测，在被迫流亡的情况下，埃玛会选择横渡英吉利海峡，到达诺曼底。但是，这位王后长期在外，早已在政治上和情感上断绝了其与诺曼底任何的联系，无法回到她的出生地。因此，她选择在佛兰德（Flanders）安顿下来。这是一个与法兰西北部接壤的独立地区。此前，她很有可能到过这里，因为克努特曾在他著名的罗马之旅中经过此地。（《埃玛王后颂》的作者就来自佛兰德。在他的回忆当中，他记述了国王是怎样大方地赠给圣奥梅尔教堂 [St Omer] 大量昂贵的礼物的。）不管之前的事实情况如何，作为克努特的遗孀，埃玛的确受到了佛兰德伯爵鲍德温五世（Baldwin V）的礼遇，后者在布鲁日（Bruges）为她备下了一套符合她身份的奢华住宅。³²

埃玛和她的支持者们刚一安顿下来，这位流亡中的王后就立即着手酝酿下一步计划。如果《埃玛王后颂》可信的话，她首先想到的是派人前往诺曼底，给爱德华送信，责令他立即过来见她。《埃玛王后颂》记载道，爱德华按时到达佛兰德，但声称他也无能为力。我们可以理解，在两次争夺英格兰王位的努力都完全泡汤，又眼睁睁地看着弟弟也因此惨遭杀害的情况下，爱德华并不想再参与母亲的任何计划。但根据《埃玛王后颂》所述，他拒绝埃玛的托词非常讨巧。他表示，自己不愿再参与计划的理由是“英格兰的贵族们并未对他宣誓效忠”。从整体来看，这件事更加令人生疑：在遭到了驱使之后，爱德华却放弃了自己对王位的追求。这又令埃玛接下来的举动看起来极为合理。埃玛的下一举动便是派人联络哈撒克努特。她深感长期流亡异国的爱德华确实无力给予她任何实质上的帮助。只有凭借哈撒克努特作为丹麦国王的势力，才能调集足够的力量再次攻入英格兰。

两年后，哈撒克努特才出兵英格兰。但在进攻英格兰一事上，这位年轻的丹麦国王的确是尽心尽力的。据《埃玛王后颂》记载，他组建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志在全力一击。但在出发伊始，他却决定，要只身率10艘战船前往布鲁日拜见母后。《埃玛王后颂》写道，这次航行几乎是一场灾难。舰队突遭风暴，被迫抛锚泊于海上。然而在接下来的一个夜晚，哈撒克努特却在梦中得到神启，“那个窃国的不义之人（指哈罗德）会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死去”。预言很快就成真了。风暴平息之后，哈撒克努特终于来到布鲁日，并与母亲团聚。不久之后，英格兰信使们也来到此地。他们向这对母子传达了哈罗德的死讯，并央求哈撒克努特回国继位。³³

《埃玛王后颂》的作者之所以能够把这个梦插入故事的叙述之中，明显是因为该书作者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已经有所掌握。但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太多其他资料来验证他的记述是否真实。在详细记述了阿尔弗雷德被谋杀的事件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却对哈罗德去世这一政治大事件保持了谨慎的沉默。《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仅仅记述了当时的教会事务与天气。如果哈罗德活得再久一些，我们或许能对那些空白的年份

有更多的了解。事实上，哈罗德可以称得上是英格兰史上最默默无闻的国王之一，即便是他那辉煌的绰号“飞毛腿”（Harefoot），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信息。因为直到12世纪（当时拼写为Harefah）之前，史书中一直没有对这一称号的记载。更何况，这一名字之所以会出现，很可能是因为后人把他的名字和挪威国王金发王哈拉尔（Harold Fairhair）的名字混淆了。没人知道他去世时的详情。《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仅表示，他在1040年3月17日死于牛津，后葬于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³⁴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假说来代替更多的证据，那么最合理的假想一定是：哈罗德的死没有任何的疑点，但他的突然死亡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出来，英格兰的要人们也对此毫无准备。《埃玛王后颂》是这样描述这段历史的：在哈罗德死后，人们还十分轻松地邀请哈撒克努特回国继位。而这一说法也的确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证实。其中一个版本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道：“他们来到布鲁日，带着最美好的想象，要与哈撒克努特碰面。”这位丹麦国王在一周后按时抵达，并被接纳为英格兰的新国王。但是，“带着最美好的想象”这句话暗示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也在不断地修订自己的记载，而哈撒克努特的短暂统治从一开始就是一场灾难。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说法，“作为一个国王，他德不配位，没做过一件有益的事”³⁵。

客观地说，在哈撒克努特继承王位时，政治局势确实是极其凶险的，英格兰的要人（尤其是那三大伯爵）都曾反对他而支持他同父异母的哥哥。但现在，随着哈罗德的去世，局面意外地发生了大逆转。鉴于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他们都必然备感焦虑，担心自己的前途命运会受到影响。对此，哈撒克努特不但未采取任何安抚事态的举措，反而火上浇油。按《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述，他命人从威斯敏斯特教堂里把前任国王哈罗德的尸体挖出，并将其“丢进了沼泽地”。显然，这位新国王并不打算既往不咎。我们可以想象，那时的他一定受了其母埃玛的颇多怂恿。后世编年史家伍斯特的约翰（John of Worcester）指出，哈罗德的尸体后来虽然被扔进了泰晤士河，但是却被一个好心的渔民发现，最终，他被再次葬在位于伦敦的丹麦人墓地里。³⁶

事实上，伍斯特的约翰（此前，历史学家们一直称呼他为伍斯特的弗洛伦斯 [Florence of Worcester]，直到最近才改变称呼）为我们提供了哈撒克努特统治期间最为珍贵的史料。（他同时也是诺曼征服史最好的记述者之一。）尽管他生活和写作的年代为12世纪早期，但他在早期文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基础上增添了很多可靠的细节。³⁷正如他在其记述中所明确解释的那样，将哈罗德执政期间所有错误都归咎于他本人是不现实的。对于阿尔弗雷德被杀一事，当时的人们曾长期保持沉默，但此时，这件事却成了他们互相指责的焦点。约克大主教公然指责戈德温伯爵和伍斯特主教（这也就是为什么伍斯特的约翰知道内情）。一时之间，主教被剥夺了教职，而伯爵也被迫公开声明，为自己开脱。他所做的不过是让哈罗德当他的替罪羊。伍斯特的约翰记录道，戈德温伯爵“向国王宣誓”，“弄瞎国王的兄弟不是他提议的，也不是出于他的本心，而是他的君主哈德国王命令他这么干的”³⁸。

然而，最终让哈撒克努特名声扫地的，是他近乎敲诈一般的横征暴敛。尽管他是英格兰人邀请来的，但是他来到英格兰时却带来了满载雇佣兵的、时刻准备着参与劫掠的武装船队。这些雇佣兵还在等着国王支付报酬。好在先王埃塞列德已经创下先例，英格兰的税收体系足以应对这一类的情况。只是，哈撒克努特大概比其任何一位先辈都更加严苛。正如某个版本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以令人震惊的详细笔触）所描述的那样，新国王按惯例为自己的军队支付薪水。这一惯例已经保持了很久。从克努特时期到哈罗德时期，支付给军队的薪金都是这么多。但问题是，此前所有君主的常备军都没有超过16艘战

船，而哈撒克努特却带了62艘战船来到英格兰。因此，仅在他执政的第一年，他所征收的相关税额就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2.1万英镑。也就是说，这一数字较之前几乎增长了3倍。在另一个版本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当中，这一情况被描述为“困境催生重税”。更糟的是，这一惩罚性的税收看起来将会一直持续下去。翌年，新王遣散了其中30艘战船的士兵。为了给剩下的32艘战船支付军费，他向民众征收了多达1.1万英镑的赋税。即便他已经裁军，其相关赋税的需求仍是过去的两倍。³⁹

在税收这一问题上，国王的欲望十分强烈，几乎填不满。这一点似乎已经给王国的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指出，在这个时候，“小麦价格上涨到每赛斯特（sester）^⑦55便士，有些时候甚至还高过这个价”。《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想让我们与其一同出离愤怒，但在不经意间，他却描述了英格兰历史上第一次物价膨胀的情形。为强迫人们交税，哈撒克努特还将自己的御卫派往外省，担任征税官。其中，前往伍斯特的两位征税官被赶进大教堂，并为一个愤怒的暴民所杀。这件事招致了国王的报复。直到大约80年后，人们依然能够清楚地回忆起国王当时的举措。伍斯特的约翰说，那个时候，国王是如此震怒，以至派出一支由伯爵和御卫组成的大军，“命令他们尽可能杀光城里所有的人，抢光他们的财物并烧光城里所有的东西，直至荡平那一地区”。幸运的是，伍斯特人得到了预警，大多数人早已撤到了塞文河（River Severn）上的比弗岛（Bever）。在那里，他们筑起了堡垒并成功地自卫。无论如何，大军对城市的掠夺和焚烧还是持续了整整4天，直到国王解了心头之恨才罢手。⁴⁰

毋庸赘言，类似做法对哈撒克努特与他人的关系毫无益处。“所有曾经热心支持他的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现在都开始心怀不忠。”而且，这还不过是对他在1040年开始征税的回应。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载，次年，新王又欺骗了埃德伍尔夫（Eadwulf）伯爵，虽然他之前曾承诺要保证他的安全。这令国王“成了一个背信弃义之人”。他不但横征暴敛，背信弃义，还残害自己的国民。这无疑让握有权柄的人开始重新看待他，怀疑自己当初选择支持他是不是犯了大错。⁴¹

国王的声望迅速下降，而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接下来相继发生的几件令人惊讶的大事件。1041年，哈撒克努特邀请他同母异父的哥哥爱德华从诺曼底来到英格兰。按《埃玛王后颂》里的说法说，爱德华此行的目的是“和他一起统治王国”。爱德华的确在恰当的时候横渡了英吉利海峡，回到了英格兰。而且，就像《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记载的那样，爱德华“宣誓并成为国王”。

为何哈撒克努特要做出这种举动？对于此事，并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解释。《埃玛王后颂》的作者说，那是“出于他强烈的兄弟之爱”。这本书将哈撒克努特、爱德华和埃玛称为“政权分享者”，并把他们比作掌管天堂的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位作者还试图安抚读者，“这三个人亲密无间、毫无分歧”。就像我们之前所推断的那样，《埃玛王后颂》的作者如此论述，恰恰证明他们之间的确存在某种分歧。这也就意味着，哈撒克努特可能别无选择。在其母亲的胁迫下，他只得奉命召回他这位可能素未谋面的、同母异父的哥哥爱德华。⁴²

在12世纪法律文件《英国四章法》（*Txdgulsduhwv*）中，其作者曾简短描述过爱德华于1041年返回英格兰的情景。这让哈撒克努特受到其母胁迫的说法变得更具说服力。这位匿名作者这样写道，当爱德华抵达时，“全英格兰的塞恩齐聚赫斯特舍维特（Hursteshevet）。他们声明，只要爱德华当面宣誓，他仍然履行克努特及其诸子时期的法律，他就可以成为国王”。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是，“赫斯特舍维特”这个名字应读作“赫斯特

角”（Hurst Head）。此地是位于南安普敦附近、索伦特海峡（Solent）西端的一小片土地，也是现今赫斯特城堡（Hurst Castle）的所在地。换句话说，爱德华当时还没有真正踏上英格兰的土地。他刚一下船就受到了众人的欢迎，并不得不承诺做一个好君主。更有甚者，爱德华所宣誓的对象似乎是一大群人，而这些人也具有代表性。按照记述，他所面对的是“全英格兰的塞恩”，而这一表述的指代对象很值得玩味。虽然人们通常认为，爱德华回到英格兰一事与哈撒克努特声望日衰有关，但他们也普遍认为，分享王权是国王自己的决定。然而，只有《埃玛王后颂》中的记述可以作为这种观点的证明。《英国四章法》的作者认为，爱德华并没有主动顶替哈撒克努特。在他看来，这一事件是戈德温伯爵和温切斯特主教的杰作。据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推断：可能正是那些对哈撒克努特不满的大臣迫使他做出了这个决定，而戈德温则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⁴³

针对哈撒克努特的这一决定，我们还可以提出第三种解释，而这种解释可能更为简单，那就是：1041年，哈撒克努特可能已经身患绝症。在其有关诺曼征服之前事件的一系列论述中，后世的一位诺曼史学家普瓦捷的威廉就曾对此有所暗示。如果事实果真如此，哈撒克努特也许的确需要爱德华先过来摄政。这样一来，等他自己死后，爱德华便可以继位。然而，这个如此简单的解释中也有很多的漏洞。第一，和后人一样，普瓦捷的威廉并不是一个完全可靠的见证人。虽然我们不能绝对肯定，但他确实可能是从这位国王的结局反推出哈撒克努特“体弱多病”的结论的。第二，威廉的这一描写与伍斯特的约翰的说法是相悖的。后者认为，国王是猝死的，而他之前“身体状况良好”，临终前还“一直精神十足”。约翰指出，1042年夏，哈撒克努特还参加了在伦敦附近的兰贝斯（Lambeth）举办的一场婚礼。他说，哈撒克努特当时就站在新娘和一群男子的旁边，“正在喝酒，忽然，整个人就瘫软下去”。《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对此事是这样记载的，“附近的人伸手扶住了他，但他再也未能开口说话。终于，在当年的6月8日，国王去世了”。诚然，这是一个维京人最好的辞世方式。但在他极其不得民心的情况下，握着酒杯而死难免让人对国王的死因产生怀疑。不过无论如何，哈撒克努特的死正好结束了此时违背常规的联合统治。在合适的时候，哈撒克努特的遗体就被安放到老教堂，葬在他的父亲身边。《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道：“早在哈撒克努特被埋葬之前，整个国家就已经认定爱德华为国王了。”正如一版草草修订的《埃玛王后颂》所记载的那样，历史的车轮转了一个轮回。⁴⁴ 尽管困难重重，英格兰古老的王族还是奇迹般地得到了重生。

① 瓦尔哈拉殿堂是北欧神话中的死亡之神款待阵亡将士的英灵的殿堂。

② 指的是伊斯兰社会中的女眷住所，也可代指女眷本身。

③ 中世纪早期盎格鲁—撒克逊人贵族阶层，即大乡绅。

④ 中世纪英格兰的土地度量单位，其面积不确定，各地区之间略有差异。一说1海德约合0.5平方千米。

⑤ 中世纪英格兰王后加冕时包含涂油的环节。

⑥ 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当中，埃玛也叫埃尔夫吉富。为区别起见，《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称克努特的另一位王后为“北安普敦的埃尔夫吉富”。

⑦ 赛斯特为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度量单位，1赛斯特约合581.9升。

¹ HKG, i, 335; JQG, ii, 78–9; GQE Cnut.

- 2 M. Hare, 'Cnut and Lotharingia: Two Notes', *Dqj σ.Vdār q Hqj αlqg*- 29 (2000), 261–8; HH, 17–18.
- 3 *GQE* Cnut; *Wkh Chuhw dgg Srhp v ri I xæhuuri Fkduhw*, ed. F. Behrends (Oxford, 1976), 67–9.
- 4 N. Hooper, 'The Housecarls in England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DQV*, 7 (1985), 161–76. 相关总结可参见M. K. Lawson, *Wkh Eduth ri Kdvulqj v 2177* (Stroud, 2002), 158–9; *DVF* E, 1012; below, 32, 75–6.
- 5 有学者认为, 1086年的人口总量达到了1900万。J. S. Moore, "Quot Homines?": The Population of Domesday England', *DQV*, 19 (1997), 307–34.
- 6 例如F. M. Stenton, *Dqj σ.Vdār q Hqj αlqg* (3rd edn, Oxford, 1971) 以及 *Wkh Dqj σ.Vdār qv*, ed. J. Campbell (1982) 当中的简短描述。一个著名的例外可见 J. M. Kemble, *Wkh Vdār qv lq Hqj αlqg* (1849), i, 185–227. 关于总体情况, 可参见D. A. E. Pelteret, *Vadyhuā lq Hduā P hgl“ ydoHqj αlqg* (Woodbridge, 1995); idem, 'Slave Raiding and Slave Trading in Early England', *Dqj σ.Vdār q Hqj αlqg*-9 (1981), 99–114; J. S. Moore, 'Domesday Slavery', *DQV*, 11 (1989), 191–220; D. Wyatt, 'The Significance of Slavery: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Anglo-Saxon Slavery', *DQV*, 23 (2001), 327–47.
- 7 Pelteret, *Vadyhuā*, 70.
- 8 Ibid., 65.
- 9 H. G. Richardson and G. O. Sayles, *Odz dgg Ohj lvadlrq iurp — ikhæhukuw P dj qd F dud* (Edinburgh, 1966), 10, 16, 20–1.
- 10 *HKG*, i, 931. 参见WM, *Jhvid Uhj xp*, 362–3, and WM, *Vdlqw' Ōyhw*, 100–3.
- 11 *HKG*, i, 468–9; A. Williams, *Wkh Hqj dvk dgg ikh Qrup dq Frqt xhwu*(Woodbridge, 1995), 73; P. A. Clarke, *Wkh Hqj dvk Qreldiā xqghuHg z dug ikh Frqihvru*(Oxford, 1994), 32–3.
- 12 *HKG*, i, 930, 932.
- 13 K. Mack, 'Changing Thegns: Cnut's Conquest and the English Aristocracy', *Dælrq*, 4 (1984), 375–87.
- 14 有关如尼文, 可参见*Dqj σ.Vdār qv*, ed. Campbell, 198.
- 15 S. Baxter, *Wkh Hduw ri P hufld; Orugvks dgg Srz hulq Ōdih Dqj σ.Vdār q Hqj αlqg* (Oxford, 2007), 26–8. 更为细致的分析可参见 S. Keynes, 'Cnut's Earls', *Wkh Uhlj q ri FqxwNlqj ri Hqj αlqg- Ghqp dun dgg Qru z dā*, ed. A. R. Rumble (1994), 43–88.
- 16 *GQE* Godwine; *DVF* E, 1009; *YHU*, 8–11.
- 17 L. M. Larson, 'The Political Policies of Cnut as King of England', *Dp hulfdq Klwulfd Ōhyhlz*, 15 (1910), 735; *GQE* Thorkell; *GQE* Erik; Baxter, *Hduw ri P hufld*, 33–4.
- 18 Ibid., 33–5.
- 19 *GQE* Siward; R. Fleming, *Nlqj v dgg Orugv lq Frqt xhwuHqj αlqg* (Cambridge, 1991), 48–52.
- 20 Lawson, *Fqxw*113–14.
- 21 *DVF* E, 1035. 关于诺曼征服之前英格兰要人们的会议, 可参见 J. R. Maddicott, *Wkh Ruļj lq*

v ri ukh Hqj dvk Sduddp hqw: 35'2438 (Oxford, 2010), 1–56. (关于这次会议, 可参见该书的第39页。)

22 *DVF* E, 1035.

23 *HHU*, 32–5, 38–41; *DVF* C, D and E, 1035.

24 *HHU*, [x x x ii–xxxiii].

25 *JQG*, ii, 104–7.

26 *HHU*, [xxxiii–xxxiv], 40–3.

27 *Ibid.*; *DVF* C and D, 1036; *JQG*, ii, 106–7; WP, 7. 在阿尔弗雷德渡海的时候, “为了应对武装反抗, 他比他的哥哥准备得更加充分。他也在寻求他父亲的权杖”。*JW*, ii, 522–5.

28 *DVF* E, 1035; *HHU*, [x x x].

29 *Ibid.*, 42–7; *DVF* C and D, 1036; *GQE* Alfred Ætheling. 参见Barlow, *Frqihwru*, 45–6。

30 参见 *DVF* C and D, 1036; *JQG*, ii, 106–7; *HHU*, [lxv], lxv, 42–5。

31 *DVF* C, 1037.

32 *HHU*, [xxxv–xxxvii]; 36–7, 46–9.

33 *Ibid.*, [xxxvii], 48–51.

34 *DVF* E, 1040, 哈罗德统治了4年16个星期。也就是说, 他的统治开始于1035年11月下旬。简而言之, 他是第一个被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国王。*GQE* Harold I.

35 *DVF* C, 1040.

36 *Ibid.*; *JW*, ii, 530–1.

37 待发表的 *JW* volume 1, 参见 A. Gransden, *KlvwulfdoZ ulqj lq Hqj alqg-f/661 w f/24 18* (1974), 43–8。

38 *JW*, ii, 530–3. 他认为, 戈德温给了哈撒克努特一艘船。事实上, 伯爵在两年后曾赠给虔信者爱德华一艘船。在这里, 他显然是混淆了哈撒克努特和虔信者。S. Keynes and R. Love, ‘Earl Godwine’s Ship’, *Dqj σ.Vdàrq Hqj alqg*, 38 (2009), 202–3.

39 *DVF* C and E, 1040. 关于这些数据的讨论, 可参见 M. K. Lawson, ‘The Collection of Danegeld and Heregeld in the Reigns of Æthelred II and Cnut’, *HKU*, 99 (1984), 721–38; J. Gillingham, ‘“The Most Precious Jewel in the English Crown”: Levels of Danegeld and Heregeld in the Early Eleventh Century’, *HKU*-104 (1989), 373–84; Lawson, ‘“Those Stories Look True”: Levels of Taxation in the Reigns of Æthelred and Cnut’, *HKU*, 104 (1989), 385–406; Gillingham, ‘Chronicles and Coins as Evidence for Levels of Tribute and Taxation in Later Tenth- and Early Eleventh-Century England’, *HKU*, 105 (1990), 939–50; Lawson, ‘Danegeld and Heregeld Once More’, *HKU*, 105 (1990), 951–61。

40 *DVF* E, 1040; P. Stafford, *Xqlilfdulrq dqg Frqtxhwu* (1989), 81; *JW*, ii, 532–3.

41 *DVF* C, 1040, 1041.

42 *HHU*, 52–3; *DVF* C, 1041.

43 J. R. Maddicott, ‘Edward the Confessor’s Return to England in 1041’, *HKU*, 119 (200

4), 650–66.

44 WP, 6–7; JW, ii, 532–5; *DVF* C and E, 1040; Keynes and Love, ‘Earl Godwine’s Ship’
, 195–6.

4. 碍珍孕

如果说，随着克努特的死去，英格兰的坏事接二连三，那么，在罗贝尔公爵死后，诺曼底的情况可谓更为糟糕。

在罗贝尔公爵于1035年动身前往圣地时，他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无法活着回来。因此，他采取了相应措施，以保证诺曼底有人可以继承他的位置。虽然罗贝尔一直未能找到一位合适的公爵夫人，但他曾和法莱斯（Falaise）一个名叫埃勒瓦（Herleva）的姑娘暗通款曲。¹后来的编年史家将这段关系浪漫化了。他们写道，当罗贝尔远远看到埃勒瓦时，就被深深打动了。（有一个版本的记载是，埃勒瓦当时正在跳舞；还有史学家认为，她当时正在洗衣服。）不过，真实情况很可能没那么有诗意。最可靠的说法是，她是富尔伯特（Fulbert）的女儿。在某些文献当中，他的身份是殡仪执事；而在另一些文献当中，他则是公爵府邸的管家。罗贝尔与她之间的恋情应该早在公爵1027年登基前就已萌发。因为在1027年或1028年，埃勒瓦便为公爵诞下一子。为纪念他的曾祖父，受封伊始的罗贝尔公爵给这个男孩起名威廉。²

毫无疑问，小威廉的前途不可限量。尽管后人最终给了他“征服者”的称号，但在他死后不久，人们还是尊称他为“大帝”。与他同时代的人在提到威廉时都不免联想到他的身世，据说，他年轻时常因他母亲的卑微出身而遭到嘲弄，但凡在其晚年所写的编年史著作都称他为“私生子”（至少在非诺曼史学家的著述中是这样）。³在他统治生涯的开始阶段，威廉的血统是否是一个污点却尚无定论。与威廉几乎同时的法兰西作家拉乌尔·格拉贝（Ralph Glaber）就似乎对此尚存犹疑。一方面，他确信罗贝尔公爵没有合法婚生子这件事“是造成他的诺曼底臣民非常困扰的缘由之一”；另一方面，他指出，诺曼人一直都愿意接受非婚生子作为其统治者（这一点十分准确）。当威廉出生的时候，人们的观点可能正在发生变化。格拉贝进一步指出，非婚生子继位的这种习俗很可能为当时的人所反感。这一点表明，当时的某些人是极为反感这件事的。例如，瑞米耶日的威廉就认为，非婚生子女继位非常令人尴尬，从他的记述当中，我们便可以看出这一点。他提到，以往的诺曼底公爵“以丹麦人的方式”（more Danico）抢夺妻子，却完全回避了罗贝尔与埃勒瓦私通之事。⁴

即便修道院僧侣会因为私生子的事而感到困扰，俗人对此事的态度却似乎更加平和。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样，英格兰人起初并不愿选择受过涂油礼的王后所生的哈撒克努特当他们的国王，而更愿意看到克努特的非婚生子（飞毛腿哈罗德）登基。类似地，尽管罗贝尔在就任公爵后便很快结束了他与埃勒瓦的关系，但他后来还是提拔了埃勒瓦家族的男性成员，让他们到自己的宫廷里担任要职。与此同时，他还为埃勒瓦找了一个地位颇高的丈夫——孔特维尔的埃卢温（Herluin de Conteville）。这二人至少诞下了两个儿子。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公爵本人公开宣布，自己的继承人是他与埃勒瓦的孩子。这样一来，说服普通国民接受这一决定也就不再困难了。在公爵动身前往圣地前，诺曼底的权贵们

就已经宣誓，接受威廉成为他们未来的统治者。⁵

按照拉乌尔·格拉贝所说的那样，威廉成为罗贝尔的继承人一事也得到了法王亨利一世（Henry I）的正式认可。亨利一世最近之所以能够重新掌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诺曼底方面的援助。⁶近几十年来，二者之间已经发展成了这样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法兰西国王经常指望诺曼底公爵提供军事支持，而诺曼底公爵也总是仰仗法兰西国王以获取自己的合法地位。不过，严格地说，“法国”这个概念在11世纪尚不存在。直到100多年后，“法兰西王国”这个词才首次出现。直到13世纪，这个国家的国王才自称为法国国王。在这之前，他们一直使用的称呼是“法兰克人的国王”（Rex Francorum）。⁷

法兰克人（Franks）本是居住在罗马帝国边缘的蛮族部落。公元500年左右，罗马帝国崩塌，而在那之后，法兰克人终于入主欧洲。在一系列能征善战的统治者的指挥下，法兰克人一路征战，从自己的家乡一直扩张到现今法国东北部地区。他们从北海到地中海、从大西洋到易北河（the Elbe）一路征战，几乎征服了这个范围内所有的地区。到了声名远播的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或者按照他更著名的称号，称查理曼 [Charlemagne]）统治时期，法兰克人的扩张达到了顶峰。公元800年，查理曼的势力如日中天，当时的教宗甚至还加冕他为帝。14年后，查理曼去世。此时，他已经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这一帝国不但在南北方向上扩张了1500英里，而且在东西方向上，也扩张了差不多的距离。历史学家们称其为“加洛林帝国”（Carolingian Empire），而“加洛林”一词正是从查理的拉丁语名字“卡洛斯”（Carolus）演变而来的。

但是就在查理曼死后不久，他的帝国便开始瓦解。无论我们如何为这一帝国的扩张找借口，这个帝国就是建立在掠夺战争之上的。他们需要到处掠夺、获取战利品和接受战败方的纳贡。当财富和奴隶不断涌入时，法兰克人非常乐意加入帝国军队。然而，一旦失去了征服目标，只需要驻守边疆，法兰克人就宁愿居于国内。王朝内部的争权夺势更是令局面雪上加霜。和现代人的做法类似，在欧洲中世纪的早期，欧洲大家族的遗产是由逝者的所有后代共同继承的（至少是由逝者的所有男性后代共同继承的）。843年，距查理曼的死仅约四分之一个世纪，由于长期不和，他的孙子们同意将帝国一分为三。几十年后，在胖子查理（Charles the Fat）的治下，帝国曾短暂统一。然而，在这之后，这个帝国再次分裂，并且是永久性的一分为二：东边的一半最终成为德意志，西边一半则成为法兰西。⁸

但是与此同时，西法兰克王国（West Francia，历史学家如是称呼）也继续分裂。法兰克人无力掠夺邻国，只得自相残杀。他们现在也处于四面受敌的状况当中。在他们的北方，维京人正在虎视眈眈；在他们的南方，萨拉森人（Saracens）正在寻求攻击的机会；而在东方，马扎尔人（Magyars，即匈牙利人）甚至也想要威胁王国的安全。面对这些人快速移动、即战即走的战术，法兰克人召集再强大的军队也毫无用处。于是，法兰克的国王便将守护各地的责任交付给当地的伯爵和公爵。但显然，权力一旦下放，便很难收回。大多数在法兰西的伯爵和公爵虽然名义上仍处于国王的统治之下，但是已经渐渐不把国王放在眼里。他们开始建造属于自己的堡垒，创立自己的法庭，甚至铸造自己的钱币。王权也随王朝的进一步分裂而逐渐衰落。在1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法兰克王国的王权都在加洛林家族的直系血亲和一个名为卡佩家族（the Capetians）的支系手中交替更迭。最终，987年，卡佩家族成了新的王室家族。但是，此时他们所统治的王国不过是之前王国的残影，其势力范围也仅限于法兰西北部一个很小的区域内。一个支持卡佩王朝的主教曾经对罗贝尔二世（996—1031年在位）说：“虽然在法兰克人当中，你有着至高

无上的权力；但在众多国王当中，你只不过是一个农奴而已。”

但是，除了国王之外，还有其他人目睹了自身权威的逐渐衰落。在一个因外来势力的袭扰而被军事化的上层社会中，西法兰克王国的伯爵和公爵们同样发现，他们的权威受到了来自下属的挑战。权力往往最终落到了那些有实力犯上的人手中，而他们也会利用手中的力量来打压比其地位低的人。这一权力的流失可以从防御工事上得到明证。在维京人袭扰时期，公爵和伯爵为了保护其所管辖的地区而建立起了一座座巨大的被称为“castella”（城堡）的防御工事。然而，在10世纪下半叶，一种新型的城堡开始出现。它不再作为防御工事来保护当地居民，而是成了统治当地居民的工具。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会把这些新型城堡简称为“castle”（城堡）。⁹

直到今天，一些新型城堡仍然存世。卢瓦尔河（River Loire）河谷附近矗立着几座巨大的石制塔楼。这些石制塔楼都是由富于冒险精神的安茹伯爵富尔克·耐尔奈（Fulk Nerra, count of Anjou）在公元1000年前后建造的。正是因为看到了城堡这样的新式斗争工具的潜力，他也从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一跃成为西法兰克王国最重要的地方统治者之一。在这位雄心勃勃的统治者看来，城堡的美妙之处在于，你并不一定要花费很多人力和物力。也就是说，不一定要用石头才能保证有效的防御。为了保证对一个区域的统治，人们也可以用土垒起围墙，并在围墙的上面建造木栅栏。如果使用这一方法的话，只会花去很少的预算。城堡建造者不一定要建起一个石头造的主楼。作为替代，他们可以堆起一个土堆（motte），并且在其上建造简单的木塔。无论是巨大的石塔还是土堆，这些东西都是人们之前闻所未闻的。这一新发明令家底不那么丰厚的人（如较为年幼的贵族子弟或者野心勃勃但出身卑微的人）也可以抵御他们的上位者，或是在邻居的包围中保护自己。无论其统治多么有争议或是遭人憎恨，他们也可以用城堡在当地建立起自己的统治。¹⁰

当然，建造城堡的前提是，他们有足够的下手来驻守这些城堡。公元1000年左右，西法兰克王国境内正在发生变化。如果说，新式防御工事的出现表明了这一转变正在发生的话，新一代武士的出现同样说明了这一点。最初，这次士兵制度的变化是为了抵御维京人的袭扰。从进攻型到防御型的战术转变意味着人们不再需要从当地贵族中招募军队。为了进行有效的防御，战士们必须终年整装待命。因此，伯爵和公爵们开始招募专业人士作为自己的随从，全天候地保护自己。当然，要人们总是留有一些士兵的。在公元1000年到来之际，西法兰克王国的传统权力结构似乎也开始崩溃了。此时，各级公爵伯爵也开始扩大自己卫队的规模。随着竞争变得越发激烈，只有那些拥有最强大军队的人才能够居于顶端。为增加用以自保的实力，领主们不但在贵族内部招兵买马，而且还招募了很多没有土地的平民。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还会招募奴隶作为自己的士兵。他们向那些平民和奴隶承诺，会为之配备剑、锁子甲和战马。因为这些人骑着马，在法语中，他们有时会被称作chevalier（骑士）。而在英格兰，人们则称呼他们为knight（骑士）。¹¹

公元1000年前后，在西法兰克王国地区（在这之后，我们将称其为法兰西），建立城堡和招募骑士越来越成为权力和威严的象征。然而，有必要强调的是，这两种做法不但新鲜，而且很不成熟。宏伟的石堡非常少见，大多数城堡是用泥土和木材草草建成的。地位崇高、品行良好的骑士则更是稀有。就其出身而言，大多数骑士与乡下人没有两样。他们不但没有身披闪闪发亮的盔甲，也并不具备骑士精神，没有匡扶正义和追求荣誉的崇高理想。早期的骑士并不认为他们应当扶弱济贫。相反，他们主要忙于恐吓底层百姓，说服他们接受新来的城堡主的管制，并为后者缴纳供奉。城堡主和骑士几乎是同“苛捐杂税”（bad customs）一词同时出现的。在他们出现之后，平民不但要缴纳各种新类型的税费，其迁移和行为也要受到种种的限制。一个骑士最初的主要职责在于，他需要管理那些此前享有很大自由的农民。他们会运用强制手段，迫使这些农民接受这一新的社会秩序，而

这一秩序还在形成当中。¹²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种新型社会制度，我们可能会用到“封建”（feudal）一词。但是，如果要使用这个词，我们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研究中世纪的史学家们听到这个词一定会被气晕。他们会告诉你，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封建”并不是中世纪的词语，而是16世纪法学家们的创造。“封建主义”这一抽象概念出现得更晚。直到19世纪，“封建主义”才为人们所知。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人们也指出，过去的历史记述者在使用这两个词时太过随意。对于当代学者来说，这两个词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一事实同样不可否认，而且看起来更有说服力。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封建”这一词语的确源于中世纪拉丁语单词“feodum”，意为“封土”（fief）。授予“封土”指的是，将土地赠予骑士，以作为他们服役的回报。既然从11世纪初开始，“封土”一词就已经大量出现，那么我们仍有足够的理由来使用“封建”和“封建主义”这样的词语来描述那个深受到骑士和城堡影响（如果不是由这两个现象主导的话）的社会。¹³

那么，与法兰西相比，诺曼底的情况又有什么不同呢？很明显，诺曼底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它很早就成了维京人的殖民地。这些北欧人不仅袭扰诺曼底，而且还在此处定居下来，开始了他们的统治。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想象，由于北方人的特征，这个公国会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正如我们早已看到的那样，诺曼人很快放弃了他们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转而接受被统治地区的文化。他们不但放弃了古诺斯语（Norse），转而使用法语，而且还皈依了基督教（至少在上层社会中是如此）。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似乎成功地保留（或恢复）了许多加洛林王朝的统治结构。例如，他们的统治中心就与加洛林的伯爵们有关。除此之外，他们还发行了一种加洛林风格的银币。与之前的几个世纪相比，在诺曼人的治下，诺曼底的边界并未发生很大的变化。人们或许会认为，暴力占领会带来多个方面的断裂。但是，在行政上，这一公国却表现出了明显的连续性。这一地区确实很特殊的。然而，矛盾的是，这是因为诺曼人保留了加洛林时代的公共权威。而在其他地方，这一权威都已经土崩瓦解。¹⁴

因此，如果观察公元1000年前后的诺曼底，我们就会发现，相对于其他统治者而言，公爵理查二世（996—1026年在位）更为强大。如果说，理查的前人还在与其他定居于诺曼底的维京人头领争权夺利的话，到了理查的时代，已经没有人能够挑战他的地位了。举个例子来说，正是在这个时候，公爵手下开始出现一个有头衔的贵族阶层。理查把“伯爵”的头衔授予了他的亲兄弟和同父异母的兄弟们，获封的人中也包括他的叔父鲁道夫（Rodulf，据1011年的证书记载，他是最早被授予的人）。与此同时，理查还为自己的领地任命了一些拥有“子爵”（viscount）头衔的行政官。重要的一点在于，只有公爵才有权授予或撤销这些头衔。和其他地区一样，这些头衔不是只要争取就能得到的。¹⁵

在诺曼底，我们没有发现类似于法兰西其他地方的割据局面。城堡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这个时候，公国中的确存在城堡。但是，它们的数量不多，而且都处于公爵本人或其下属的控制之下。例如，我们知道，早在和理查同名的父亲在位期间，鲁昂那座雄伟的石塔（不幸的是，这些石塔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不过，巴约挂毯或许对它们有所描绘）就已经是公爵家族的财产了。他们把城堡交给伯爵管理，是为了帮助伯爵们守卫危机重重的边境地区。例如，鲁道夫伯爵就曾驻扎在位于诺曼底东部边境的伊夫里（Ivry）。在那里，雄伟的城堡主楼至今仍然存在。¹⁶ 骑士也出现在诺曼底地区。我们至少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的诺曼底，已经有人穿着锁子甲，并且骑在马上战斗了。诺曼人早已放弃了维京人时期步行作战的传统。他们很快适应了法兰克式的马上作战方式。但是，在11世纪早期

，他们只会对外发动战争。而在公国内部，没有人不经许可就新建城堡，也没有自行其政的城堡主和目无法纪的骑士造成过地方上的暴乱。¹⁷

有一个事实最能证明诺曼底同其他地区的不同。在公元1000年之前的那几年中，法兰西南部统治权力的崩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地方宗教领袖的煽动和群体性愤怒的驱使之下，大批人群走上街头，聚集起来声讨暴力行径。他们希望以这种方式向上帝祈求，让他用全能的力量来结束这一切。为了保护弱势群体，教会希望能够在当地建立起一种“上帝的和平”（Peace of God）。而为了建立起这种和平，圣物、忏悔和绝罚（逐出教会）都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不久之后，当世俗统治者也开始对此做出反应的时候，他们将会“以上帝的名义”宣布“休战”（Truce），约定只在一周中的特定几日争斗或发动战争。¹⁸

1023年，一次会议在位于法兰西国王治下的小镇贡比涅（Compiègne）召开。这次会议的议题在于，如何将“上帝的和平或上帝的休战”引入法兰西北部。理查公爵在其高级宗教人士的陪同下参加了此次会议。法兰西的国王和佛兰德的伯爵也同样参加了此次会议。如果说，其他地区的和平是这一会议的结果，诺曼底的和平却不是。最终，与会者一致认为，不必在诺曼底推行“上帝的和平”。在诺曼底，有理查公爵自己维持和平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再采取这种严厉的措施。¹⁹

然而，随着老公爵于1026年死去，诺曼底的局势瞬间发生了改变。老公爵的两个儿子理查和罗贝尔相互敌视。在他们交战的过程中，公国被分割成了两个部分。虽然我们并不清楚，罗贝尔与1027年理查的死是否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他确实曾经怂恿人们发动叛乱，试图推翻公爵的统治。在他自己接任了公爵之后，这一事实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可能正是因为兄弟阋墙，在他继任后不久，他与家族中两位年长的成员发生了冲突。罗贝尔在伊夫里包围了巴约主教休（Hugh，他是已故的鲁道夫伯爵的儿子），并迫使他流亡在外。更为严重的是，罗贝尔甚至与鲁昂大主教（与罗贝尔同名的叔父）发生了冲突。后者同样在遭到围困之后逃亡，并立即下令禁止在诺曼底境内施行或领受圣事。由于罗贝尔的这两位对手都是高级宗教人士，这些人很可能对其行为也颇有微词。在争夺统治权的过程中，这位新任公爵建立起了庞大的军队。他承诺士兵，将来必有奖赏。而在他掌权后，为了兑现这些承诺，他便开始掠夺教会的土地。为了获得永恒的灵魂，他的前任们向修道院赠予了地产；罗贝尔则把这些地产抢了回来，并将其作为封土赠予自己的骑士。看起来，随着一场复仇，封建主义逐渐在诺曼底扎下了根。

尽管如此，那些对公爵权威的威胁最终还是消失了。罗贝尔与教会讲和，许诺将没收的修道院土地一一归还。在为此发布的证书中，他坦承自己“中了恶人的奸计”，并误入歧途。他还召回了流亡的大主教。这位大主教不仅解除了诺曼底的禁行圣事令，还成了公爵最为信任的议政大臣。这一措施确保了其统治的连续和稳定，而这一点是很宝贵的。1035年，当他的侄子决定前往圣地的时候，大主教显然一手包揽了朝中政务。而在公爵最后未能返回，仅留下威廉这位7岁的继承人时，他在朝中的作用更为显著。在威廉继位后，诺曼底的政局仍旧是比较稳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诺曼底政府能够一直资助在外流亡的爱德华和阿尔弗雷德。对于这一稳定局面的形成，作为稳健的掌舵人，大主教无疑功不可没。问题是，当时的大主教年事已高。不久后，他就于1037年3月过世。随着他的去世，诺曼底重新陷入一片混乱当中。²⁰

诺曼底陷入乱局最明显的标志在于，未经公爵许可，人们就开始大量建造城堡。一时间，这种类型的城堡在诺曼底四处开花。“很多诺曼人早已把忠诚抛在脑后，在多地建起了土堡，”瑞米耶日的威廉如是说，“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还建立了坚固的据点。当建立好防御工事，有了坚固的后方后，他们便立即开始密谋，并且发动叛乱。猛烈的战火也

因此在公国的各个地方燃烧了起来。”为了打倒对手并赢得先机，权贵们拼得你死我活，诺曼底公国迅速沦为充满暴力的地狱。一位见多识广的12世纪作家奥德里克·维塔利斯（Orderic Vitalis）就曾记述过一个名叫威廉·吉罗瓦（William Giroie）的人。敌军在婚宴上抓住了这个不幸的人。他们把他拖到外面，残忍地切掉了他的鼻子和耳朵，并用刀剜去了他的眼睛。在此时的诺曼底，人们似乎像黑手党一样，不断地相互杀戮。有实力的家族想方设法地相互打压。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年幼的威廉公爵既无力保护他们，也没有能力惩罚他们。²¹

在这段危险时期，小威廉还是有人监护的。除已故的大主教外，罗贝尔公爵还安排了大量世俗界的要人来帮助和保护自己的儿子。例如，他要求自己的两位堂表兄弟布列塔尼伯爵艾伦（Alan, count of Brittany）和布里奥讷伯爵吉尔伯特（Gilbert, count of Brienne）担任威廉的主要监护人。然而，没过多久，这些人就不能再给他们的幼主提供任何保护。艾伦伯爵是第一个倒下的。1040年10月初，他在一次围剿中被杀害；很快，吉尔伯特伯爵也遭到了类似的厄运——他在早晨骑马外出时被敌人暗杀。随着最有权势的监护人相继死去，危险开始一步步逼近威廉。1041年，他的家庭教师图罗尔德（Turolde）被杀害。其后，管家奥斯本（Osbern）在位于勒沃德勒伊（Le Vaudreuil）的城堡熟睡时被割喉。那时，威廉公爵也和他睡在同一个房间里。正是这些真实发生过的故事引发了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的思考。在他的笔下，征服者威廉在临终时说：“为躲避那些想要置我于死地的叛徒，瓦尔特（Walter）舅舅多次在夜里把我从城堡中偷偷运到村舍里，藏在穷人住的地方。”²²

尽管这段话十分注重细节（威廉确实有个名为瓦尔特的舅舅），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完美的回忆桥段似乎仍然难以令人完全信服。如果杀死威廉监护人的那些歹人想要置威廉于死地，他们早就干脆利落地得手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此。可以想见，这一做法的目的是要控制威廉，进而统治诺曼底。换句话说，我们所看到的似乎并不是一系列基于个人恩怨的、偶发的暴力事件，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瑞米耶日的威廉就对此有过记载，但他拒绝列出刺客的名字。这是因为，这些人“现在都是公爵身边的重要人物”。在经过了几代人之后，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就不必那么谨慎小心了。维塔利斯指出，这些刺客中的一人是加塞的鲁道夫（Rodulf of Gacé）。当我们在之后的记载中看到他的名字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是威廉的监护人，也是“诺曼军队的领袖”。²³

从编年史家的记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系列政变得到了法兰西国王的支持。根据前文所述，1033年，在罗贝尔公爵的帮助下，亨利一世才重获王位。作为回报，这位法兰西国王正式承认威廉为罗贝尔的继承人。但是，支持威廉似乎并不意味着支持他父亲罗贝尔为其选择的监护人。在谈及阴谋叛乱者时，瑞米耶日的威廉说道：“这些人在法兰西国王亨利面前煽风点火，无耻地蛊惑他，并给诺曼底带来灾难。”

问题在于，虽然经过几番游说，诺曼底的摄政者们成功地让亨利卷入了这个权力漩涡，但他们后来发现，要说服亨利退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久，亨利国王要求靠近法兰西边界的诺曼城堡蒂利埃（Tillières）向他投降。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个城堡之中藏着背叛亨利的法兰西人。摄政者们同意了这一要求，并协助法兰西国王包围了这个城堡，直至这里的守军投降。然而，在大约一年后，出于不明原因，亨利却支持了一起针对威廉的叛乱。这场叛乱在诺曼底的中心地区爆发了。在这场叛乱当中，一个子爵占领了威廉的出生地法莱斯。亨利不但为他提供兵力，甚至还支持叛军入侵公国的南部。这次叛乱最终还是失败了；子爵逃往海外，而法兰西国王也最终收手。即便如此，这一事件也还是表明了某

些诺曼贵族是如何地不忠；而在侵略者的眼中，公国又是变得如何地脆弱（这显然是这些贵族的不忠所导致的）。

耐人寻味的是，对于年幼的威廉公爵而言，这两起同法兰西国王有关的事件（历史学家初步将这两起事件的发生时间定为1041至1043年）似乎也成了他一生中重要的里程碑。在记述围攻蒂利埃城堡之事时，瑞米耶日的威廉写道，此时的威廉不过还是个孩子，依旧把所有的事务都交给摄政者们处理。相反地，在谈及活捉子爵一事时，威廉却写道，做出决定的是威廉本人。（“一听说这个居心不良之人的计划，威廉公爵立即召集军队前往法莱斯，并将他围困在那里。”）换言之，就在这两次围剿之间，威廉行过了成人礼。当然，这一时期的他仍很年轻，可能不超过15岁。但是，也有其他历史证据表明，威廉年纪轻轻就掌握了实权。在11世纪的法兰克武士社会当中，成人首先意味着握有兵权。历史学家们几乎都认为，或许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威廉就已经达到了这一标准。根据后世作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所述，“为了在各省重建和平，威廉尽可能快地成熟起来”。马姆斯伯里也告诉我们，公爵得到了法兰西国王的兵力支持。此前所发生的事也佐证了他的这一说法。可以看到，威廉的监护人曾与亨利一世合作，并攻陷了蒂利埃。²⁴

另外一位对威廉掌握兵权一事大书特书的作家是普瓦捷的威廉。他的《威廉功绩表》（*JhvidJxlahp l*）一书毫无疑问是关于征服者生平最重要的史料。尽管直到11世纪70年代，他才开始写作，但普瓦捷的威廉亲身经历了他所述的早期事件，而且自11世纪50年代起，他还在威廉公爵私人教堂中担任牧师。这样一来，他不仅见证了当时的事件，也是和威廉关系最为亲密的历史记录者。（作为私人教堂的牧师，他很可能听过威廉的忏悔。）就像其他的历史记述一样，普瓦捷的记述也是有问题的。他长期生活在征服者威廉的宫中。这意味着，他的叙述当中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逢迎与粉饰。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他笔下有关威廉动机的描述。尽管如此，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述还是有独特的价值的。结合他的丰富经历来看，他的记述尤为特别。普瓦捷的姓取自他所学习过的地方，但是从血统上来看，他是一个诺曼人。此外，根据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的记载，“进入教会之前，他是一个勇敢的士兵，挥舞着武器，为他俗界的主公而战”。因此，与其他有学识的人相比，普瓦捷的威廉更了解什么是战争。而且，他能够以一种多数隐居于修道院内的僧侣所做不到的方式，与威廉这样的武士惺惺相惜。²⁵

在描述征服者威廉的成人礼的时候，普瓦捷的威廉个人的偏好与军事经验一览无余：

之撼；顶阳手彦拘躺必前票怕目龟农咬刚园打遣壳胜；之例遣邀诀打墙甄凿
阳壳磊…帖绿打刚劲——喻替顶抢一怨扫诚彦侧易妙丽打捆筒—堡盘搜丽遣甘匹
帐打童丧——谤扇摇磊旁丧打溯亡…喻匈闻颓乡士尺逼堆肯居搪姑；遣遣特怨距
锦…喻涩雪特；因府脸；贺驴彦利台匈咐彦翘厨蔓认打遣惹召强涨必谤扇摇旁丧
厂广…竟召守听瞻状戎；侯痛召抢型打颁几；姐召综综短沟打冬幕；贺脑磅磊溯
开龟苍脾；愈例遣物刃邀逸肚扬从挂…²⁶

尽管普瓦捷坚持认为，这位新近受封为骑士的年轻人激发了外界的快乐和恐惧，但他同时也承认，要统治诺曼底，威廉还面临着漫长而艰难的斗争。他进一步表示，“为不法的事务颁布的许可实在是太多了”。在多年的混乱当中，人们不仅未经许可就建立了许多的城堡，而且不断因为寻仇而相互杀戮。公爵自己的官员（伯爵和子爵）也各行其是。就算这些人不像法莱斯事件里的子爵那样公开造反，他们也毫不忌惮年轻公爵及其议政大臣

。在威廉成为骑士的这段时间里，情势依然十分危急。这逼着威廉的政府采取迟来的举措，要在诺曼底推行“上帝的和平”。然而，这一措施还是失败了。本来，诺曼底的主教们应当颁布禁令，以禁止暴力。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本人也来自长期争斗的贵族家族。²⁷

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接下来的几年间，威廉在平息公国境内混乱的方面一定取得了某些成果。根据普瓦捷的威廉记载，年轻的公爵“开始从身边人入手，除掉那些他觉得是无能和邪恶的人。与此同时，他还选贤拔能，纳谏如流”。到了11世纪40年代中期，威廉·菲茨·奥斯本（William fitz Osbern）和蒙哥马利的罗歇（Roger of Montgomery）两位新人脱颖而出。乍一看，此二人不可能成为合作伙伴。他们当中，一个是惨遭暗杀的公爵管家奥斯本之子，另一个则是谋杀主犯的儿子。然而，除去这一点，他们都和公爵本人一样地年轻、雄心勃勃和好战。在他们的余生里，这两个人都将忠心侍奉威廉。

威廉亲信地位的提升表明他的个人权威正在增长。正如普瓦捷所说，威廉开始遴选自己的左膀右臂。与此同时，他也在逐步除掉那些在他未成年时自行占据高位的人。这位公爵的牧师还告诉我们，他年轻的主人开始“强烈要求选派自己的人担任要职”。换句话说，一旦威廉有了值得信任的团队，他便可以开始对那些伯爵和子爵施加控制，而这些人在此前习惯于视其权威为无物。这样的做法不可避免地会激起对方的反抗。²⁸

临近1046年底时，一股新的反叛势力逐渐抬头。与5年前的成功政变不同，这次叛乱所针对的对象换成了威廉公爵本人。叛乱者的目的正是杀掉公爵，并取代他。根据编年史书记载，叛乱者的领导人是威廉的表亲之一居伊（Guy）。他和威廉一起，在公爵的宫廷里被抚养长大，曾受封布里奥讷地区及该地的城堡。然而，我们怀疑叛乱者只是打着他的幌子而已。因为，作为公爵理查二世名正言顺的外孙，居伊的名字可以让反叛者更为理直气壮地反对威廉。也有人怀疑说，真正发动叛乱的人是居伊的同伙。他们是一群盘踞在西诺曼底地区的贵族。他们之所以心生不满，是因为威廉公爵试图控制他们。²⁹

遗憾的是，尽管这次叛乱对威廉的统治造成了极大的挑战，但没有任何同时代的作者详细地描写过它。一个多世纪后，一个名为瓦斯（Wace）的诺曼历史学家用戏剧化的语言描述了这一事件。这一记载恰与其他已知的事实相符，因此，他的这一陈述基本上是可信的。据瓦斯所述，当时威廉正住在诺曼底西部的边远之地瓦洛涅（Valognes）。一天夜里，他突然被叫醒，并被人警告有生命危险。公爵即刻上马，艰难地横穿了整个公国。他在黑暗中胆战心惊地渡河，又小心翼翼地绕过主要城镇，唯恐被人认出而遭到俘虏。在到达巴约附近时，他遇到了一位忠诚的领主。领主的儿子们帮助他安全到达了法莱斯。这里距离他这段疯狂之旅的出发点已有60多英里。

但正如瓦斯所说的那样，威廉只是稍做喘息。在意识到自己无力对抗西部子爵们的联合进攻之后，他便离开诺曼底，前往法兰西，以寻求法兰西国王的援助。瑞米耶日的威廉和普瓦捷的威廉同样证实了这一点。鉴于早年他与法兰西国王之间的种种不快，威廉的这次行动似乎很令人惊奇。显然，当时的情况已经万分危急了。威廉可能是以封臣的身份求助于亨利的。很可能早在其成为骑士的仪式上，或是在他正式继位的时候，威廉公爵就已经对国王宣誓效忠了。如果是这样，威廉现在就是利用了这笔交易，要求自己的君主对自己施以援手。³⁰

亨利同意了威廉的请求。1047年初，法兰西国王亨利召集军队驰援威廉。威廉公爵也尽其所能地从诺曼底东部集结了军队。在两军会合后，他们向西出发，并与叛军对峙。反叛者则迎接了这一挑战；在集合了亲属和封臣之后，他们建立起了一支属于他们自己的、令人畏惧的军队。这次中世纪军事史上罕见的对阵战（set-piece battle）就此拉开了

帷幕。

叛军向东行进，在几个不同的地点渡过奥恩河（River Orne）。他们计划在距离卡昂（Caen）东南方向5英里的瓦尔斯沙丘（Val-ès-Dunes）会合。这一地理位置的名字是瓦斯所提供的。由于一度在卡昂居住，他对当地的地形十分了解。他再一次为我们补充了其他同时代的史家所没有写的细节。正如瓦斯所说，这个地方是一片开阔的旷野，“平原辽阔广大，没有高山和峡谷……没有森林或岩石，但地势由西向东逐渐降低”。

太阳初升，诺曼底的年轻公爵和法兰西国王便前往迎敌。瓦斯对战役反复琐碎的描述也许是他的记述中最不可信的部分。他用了“共同”（common）一词来描述军队。这可能意味着步兵与骑兵都参与了此次作战。但除此之外，他却对两军的规模和布阵只字未提。普瓦捷的威廉自然会坚决地告诉我们，公爵的英勇是成功的关键，“他冲进敌阵，用杀戮诠释了死亡的恐怖。敌人吓得魂飞魄散，手中的武器都失去了威力”。而在瓦斯的笔下，威廉固然“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高贵英勇”，但叛军败退的直接原因是，叛军的首领之一拉乌尔·泰松（Ralph Taisson）在大战前夕叛变了。无论真实的原因是什么，所有史家都相信，法兰西—诺曼底联军最终占据了优势，而那些叛军余部则掉头溃逃。此时，这场战斗完全成了对手单方面的大溃败。没被砍杀的士兵四处溃逃，而许多人在试图再次渡过奥恩河的时候溺水而死。（据瓦斯所述，浮尸在下游的磨坊处被拦截下来，其数量十分惊人。）³¹

居伊伯爵这位名义上的叛军领袖设法从战场上逃走了，并藏身在布里奥讷的城堡里。至于少数几个我们所知道的他的同谋，有的在战斗中被杀，有的则逃往布列塔尼。圣普莱西的格里莫阿尔德（Grimoald of St Plessis）就是那个阴谋在瓦洛涅取威廉性命的领主。据瓦斯所说，他的命运很好地证明了战争胜利对于参战者的重要性。他之前未经许可，就在勒普莱西—格里穆（Le Plessis-Grimoult）建造了城堡（如今部分遗址仍然保存完好）。在战争期间，格里莫阿尔德被捕入狱。可以想见，他的城堡也被摧毁了。而这也是编年史家笔下众多被摧毁的叛乱者工事中的一个。“在这场幸福的战斗当中，”瑞米耶日的威廉感叹道，“众多罪犯的城堡和恶徒的房屋被摧毁了。”普瓦捷的威廉认为，瓦尔斯沙丘战役意义非凡，理应为后世所铭记，因为“它以胜利之手摧毁了许多城堡”³²。

这的确是一次伟大的胜利。面对那些试图推翻或摧毁他的人，时年19岁的威廉成功维护了自身的权利。尽管对于威廉来说，要重建公爵权威并重现其先祖的辉煌仍需时日，但到这时，公国分裂的威胁已然消失。瓦尔斯沙丘之役决定性地改变了双方的实力对比。因此，翌年秋，展现在众人眼前的完全是一个新的局面。此时，威廉公爵召开了大会。会议的地点在卡昂城外，距离他取得胜利的地方不远。人们特意从鲁昂运来了圣物，诺曼底权贵和主教则恭顺地出席了此次大会。大会最终宣布，“上帝的休战”就此达成。³³

¹ 根据一个当代的编年史家拉乌尔·格拉贝的说法，罗贝尔一度娶了克努特大王的一个女儿，但是他后来离开了她，因为他发现她实在是太令人厌恶了。有关这一评价当中的问题，可参见 Douglas, ‘Some Problems’, 292–5。

² WM, *Jhwid Uhj xp*, 426–7; E. M. C. van Houts, ‘The Origins of Herleva, Mother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HKU*, 101 (1986), 399–404。

³ Freeman, *Qrup dq Frqt xhwu ii*, 581–3。

⁴ *Urgxäxv Jälehü Klwülduxp Öeul Txlqt xh*, ed. J. France, N. Bulst and P. Reynolds (2

nd edn, Oxford, 1993), 204–5; *JQG*, i, 58–9, 78–9. 同样, 可参见 D. Bates, ‘The Conqueror’s Earliest Historians and the Writing of his Biography’, *Z ulqj PhglhydoElrj udska* 86 1’2361; *Hvvdâv lq Krqrxuri SurihvruI uqñ Edurz*, ed. D. Bates, J. Crick and S. Hamilton (Woodbridge, 2006), 134.

5 Douglas, *Frqtxhuru*, 15, 36; *JQG*, ii, 80–1.

6 *Urgxâxv Jâdehu*, ed. France et al., 204–5.

7 E. Hallam and J. Everard, *Fdshuldq I uqjfh* : 98’2439 (2001), 7; T. Holland, *Plâhqqlx p* (2008), 146n.

8 T. Reuter, ‘Plunder and Tribute in the Carolingian Empire’, *WUKV*- 5th ser., 35 (1985), 75–94; J. Dunbabin, *I uqjfh lq ikh P dnlqj* - 954’2291 (2nd edn, Oxford, 2000), 1–16, 27.

9 Ibid., 27–43.

10 R. A. Brown, *Hqj dvk Fdvudw* (2nd edn, 1976), 14–39; Fernie, *Dufkluhfûuh*, 3–14.

11 Dunbabin, *I uqjfh lq ikh P dnlqj*, 43, 52–4; R. Bartlett, *Wkh P dnlqj ri Hxursh; Frqtx hwwFrσqlâdurq dqg FxamudoFkdqj h* : 61’2461 (1993), 43–51.

12 Dunbabin, *I uqjfh lq ikh P dnlqj*, 143–50.

13 Ibid., 232–7; D. Crouch, *Wkh Eluk ri Qreldiâ; Frqvuxfulqj Duvwufudfâ lq Hqj adqg dq g I uqjfh* : 11’2411 (Harlow, 2005), 261–4. 参见T. N. Bisson, D. Barthélemy, S. D. White, C. Wickham和T. Reuter 有关“封建革命”的讨论。 *Sdvudqg Suhvhw* 142 (1994), 6–42; 152 (1996), 196–223; 155 (1997), 177–225.

14 Bates, *Qrup dqgâ* - passim. 相反的观点可参见 Searle, *Suhgdwû Nlqvks*. 也可以参见Bates有关Searle观点的评论。 *Vshfxαp*, 65 (1990), 1045–7.

15 Bates, *Qrup dqgâ*, 99, 156–7; D. C. Douglas, ‘The Earliest Norman Counts’, *HKU*, 61 (1946), 129–56.

16 Fernie, *Dufkluhfûuh*, 11–12, 50; OV, iv, 290–1.

17 Bates, *Qrup dqgâ*, 65–8, 116–17, 165; R. H. C. Davis, ‘The Warhorses of the Normans’, *DQV*, 10 (1988), 67–82.

18 H. E. J. Cowdrey, ‘The Peace and Truce of God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Sdvudqg Suhvhw* 46 (1970), 42–67.

19 Bates, *Qrup dqgâ*, 66–7, 174, 195.

20 Douglas, *Frqtxhuru*, 32–9; C. Potts, *Prqdvulf Uhylydodqg Uhj lraqdoIghquû lq Hdûû Qrup dqgâ* (Woodbridge, 1997), 121, 128, 131.

21 *JQG*, ii, 92–3, 110–11.

22 Douglas, *Frqtxhuru*, 37, 40; *JQG*, ii, 92–5; OV, iv, 82–3.

23 D. Bates, ‘The Conqueror’s Adolescence’, *DQV*, 25 (2003), 7–8; *JQG*, ii, 92–5, 98–9.

24 Bates, ‘Conqueror’s Adolescence’ 3–4; WM, *Jhvud Uhj xp*, 426–7. 在这之后, 人们就蒂利埃向亨利投降一事相互指责(参见*JQG*, ii, 100–1)。这可能足以解释, 为什么当时的编年史家在描述威廉受封骑士的典礼的时候, 没有提到国王在这一仪式中所扮演的角色。

25 OV, ii, 184–5, 258–61.

26 WP, 6–9.

27 Ibid., 8–9; Douglas, *Frqtxhuru* 44; Bates, *Qrup dqqâ*, 176, 198.

28 WP, 8–9.

29 Ibid., 8–11; Douglas, *Frqtxhuru* 47–8; Bates, ‘Conqueror’s Adolescence’, 5–6, 13–15.

30 Wace, 131–3; WP, 10–11; *JQG*, ii, 120–1; Douglas, *Frqtxhuru* 48–9; Bates, *Qrup dqgâ*, 61–2.

31 Wace, 133–7; WP, 10–11.

32 Wace, 133, 138; E. Zadora-Rio, ‘L’enceinte fortifiée du Plessis-Grimoult, résidence seigneuriale du XI^e siècle’, *Fkdihdx Jdlædug*- 5 (1972), 227–39; WP, 10–11; *JQG*, ii, 122–3.

33 Bates, *Qrup dqqâ*, 179.

5. 完绿袍刃

和威廉一样，1047年秋，虔信者爱德华也如释重负。这是因为，出于天意，对他政权的重大威胁已经消失了。

5年前，新国王爱德华开始统治。在这个时候，他的统治生涯似乎颇为顺利。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早在其登基前，他的王位继承资格就已经被各政治派别所承认了。正是因为爱德华和他的议政大臣们拥有充分的自信（而不是任何挥之不去的不确定感），他们才愿意在近10个月之后再接受加冕。英格兰的国王是被选出来的——当一个国王被重要的大臣所承认的时候，他才能够开始统治。就在哈撒克努特去世后不久，1042年6月，爱德华就已经得到了其手下大臣们的承认。相比之下，他的加冕礼仅仅是一种确保上帝保佑的仪式而已。他信仰虔诚，而且从容不迫。可能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爱德华才决定推迟自己的加冕礼，把这一仪式安排在一年中最为神圣的日子里举行。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1043年复活节，新国王终于在温切斯特“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并“在众人面前”加冕了。¹

然而，就在当年底，爱德华却发觉，某些人已经背叛了他。《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继续写道，1043年10月中旬，国王前往温切斯特，并剥夺了他母亲埃玛包括土地和金银财物在内的所有财产——“她的一切金银器物，其数量不可胜计”。鉴于埃玛在其少年时代对待他的方式，有人认为，爱德华此举只是出于积怨。事实上，在某个版本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编写者就认为，国王这么做，正是因为他的母亲过去对他很不好。但是，这版《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还表示，埃玛之所以令其子不满，不仅是因为她此前的一些作为，而且也因为其近期的做法也令爱德华感到不快。在之后的叙述中，《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无论是在他成为国王之前话侍症猴，她都没能按照他的期望为他做事。”²

在11世纪的晚些时候，一部圣徒的传记阐述了埃玛令爱德华愤怒难当的真实原因。这部传记表示，就在国王像古代的所罗门王一样治理着国家的时候：

ㄣ达喝打霉撼银措磊云俱…遣绿嵌特；园涩授躯滴磊默掏姑搪另妇抹圣 3 M
agnus：；千守窍品逊妇肯…授标剑纺虚通身并颁；贺改磊顶恶缘车…喻咐搪姑
打穆算打织蔓涩咬姑混特待虚蝗膀穆贞徽打度甄…忍牧打捡鼓涩；授谤驴煽磊手
彦打并餐；盘并餐应购姑搪手彦…³

一些当代历史学家认为，这段故事不过是谣言。他们认为，仅在一年的时间内，埃玛就被赦免了，至少部分地恢复了她昔日的地位。⁴但无论这位前王后是否有罪，根据《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关于爱德华所作所为的记述，爱德华确实怀疑她犯下了叛国罪。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描述，国王做出这个决定，似乎是基于其刚刚收到的消息。他从格洛斯特（Gloucester）策马赶到温切斯特，出其不意地抓获了他的母后。据说，爱德华还把大军带到了她面前。三位位高权重的伯爵及其军队也随国王一同前往。这显然不是一次“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式的报复，而是二人关系出现重大危机的体现。

更有甚者，埃玛的确可能已经向挪威的马格努斯示好了。这并不是阴谋论者荒谬的猜想。⁵她是一系列阴谋的策划者，而挪威国王也在着手推进入侵英格兰的计划，令人警惕。10年前，马格努斯得到了反对克努特统治的挪威贵族的支持，并被推举为王。紧接着，他开始与哈撒克努特争夺权力。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自1035年起，后者就一直被限制在丹麦境内，无法脱身。而在此时的英格兰，王位继承危机才刚刚开始。最终，这两位对手还是握手言和了。他们协商决定：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人死亡，另一位便成为亡者的继承者。至少到12世纪中期，这种做法仍旧是一种惯例。⁶无论二人是否真的做出了这样的约定，在哈撒克努特于1042年死去后，马格努斯便迅速继任为丹麦的新主。很快，人们便可以发现，英格兰就是他的下一个目标。

就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年间所采取的行动而言，爱德华及其议政大臣们确实很重视来自挪威的威胁。《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述道，1044年，“国王率35艘战船前往桑威奇”。今天，桑威奇不过是靠近东肯特海岸的一个小镇，几乎完全被陆地所包围。但在当时，它却是英格兰最为重要的海港之一。正如《埃玛王后颂》称呼它的那样，“是全英格兰最为著名的港口”。这里也是英格兰王室舰队集结起来抗击入侵之敌的地方。⁷1045年夏天，爱德华再次来到桑威奇，并带来了比此前更多的战士和战船。《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C本表示，“这支海军是本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海军”。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的编写者则更为直截了当，“这支海军集结的原因正是挪威的马格努斯的威胁”。

最终，马格努斯并未在1045年来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指出，这是因为，他当时正在和斯韦恩·埃斯特里特森（Swein Estrithson）争权夺位。斯韦恩是克努特的姐妹埃斯特里兹（Estrith）的儿子。当他的表亲哈撒克努特在英格兰执政的时候，斯韦恩就在丹麦摄政。在哈撒克努特死后，他也提出了要求，想要继承丹麦王位。尽管他最初并未获得成功，但到了1045年，此事似乎有了新进展。这一进展显然妨碍了马格努斯，令他无法入侵英格兰。

但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接下来的记述也表明，斯韦恩的幸运并没持续多长时间。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的记载，1046年，“马格努斯最终占领了丹麦”。1047年，斯韦恩派使者前往英格兰，希望获得50艘战船的支持。但是，他的这一要求遭到了爱德华的拒绝，“因为马格努斯拥有一支庞大的海军”。“之后，马格努斯将斯韦恩赶出了丹麦，控制了这块土地，还大肆屠杀当地的居民。丹麦人不得不缴纳大笔贡钱，并奉他为王。”

随着斯韦恩的溃败，马格努斯自立为挪威和丹麦两国的国主。这意味着他很可能重启征服英格兰的计划，复兴克努特的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帝国也只是时间问题。但上天似乎并不想给这个挪威人统治英格兰的机会。1047年10月，就在诺曼底方面宣布推行“上帝的休战”的时候，马格努斯突然去世。后人对于他的死因说法不一，但这些都是后来的记述，而且没有什么精彩之处。一位13世纪的作家写道，国王的坐骑受到了野兔的惊吓，这匹马冲了出去，把国王撞在了树上。而另一份13世纪的资料则显示，马格努斯病重并死在了床榻上。⁸

无论他死去的方式如何，马格努斯的死都意味着，一夜之间，英格兰便从入侵的威胁中解脱了出来。斯韦恩恢复了他在丹麦的权力，而挪威的统治权则归马格努斯的叔叔所有。而从斯韦恩之前的求援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与英格兰人的关系已经很好了。而另一方面，在其即位不久之后，挪威的新国王也向英格兰遣使示好。爱德华再一次因为活得久而战胜了一个年轻的对手。⁹

在那几年里，爱德华一直因为外来入侵而担惊受怕。显然，他很担心，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支持者们会潜伏在英格兰国内。首先，1043年，有传言表示，他的母亲埃玛想让马格努斯代替他。其次，1044年，爱德华流放了克努特的外甥女贡尼尔德和她的2个孩子。在1046年，爱德华又流放了一名克努特家族的支持者，此人名叫奥斯戈德·克拉帕（Osgod Clapa）。就像对待自己的母亲那样，爱德华的这些做法可能是新仇旧恨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事实上，这些人既可能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安插在英格兰的间谍，也可能只是国王迟来的清洗行动的牺牲品。经过这场大清洗之后，丹麦人征服所造成的影响逐渐消失了。¹⁰

在克努特统治时期，戈德温伯爵是英格兰贵族中受益最大的。那么，这场清洗行动又会把戈德温置于何种境地呢？尽管戈德温极力为自己开脱罪责，但很明显，戈德温与爱德华弟弟阿尔弗雷德的死紧密相关。然而，根据所有的记载，戈德温都是帮助爱德华登上王位的关键人物。¹¹ 这是否意味着，在爱德华登上王位之前，二人已经同意放下彼此之间的所有恩怨了呢？为了换取戈德温的支持，爱德华是否已经对他弟弟的死既往不咎了呢？

有一件事无疑促成了二人的和解。在爱德华即位不久后，伯爵便竭力缓和二人之间的关系。出于这一目的，他送给国王一艘华丽的战船。这艘战船是用黄金装饰的，由80名战士驾驶。他们的头盔、袖标和铠甲都是镀金的。这件事还被当时的诗人写成了长诗。在诗中，戈德温伯爵的礼物被看作是对新国王一片赤诚的体现：

腹达添扑浦雾呆桓打姑搪驾伤喻驶友赤；必嵌特喻匈括凸涩它纂打…守巢漠；贞徽狐浇灿纺权罕括…特厨；守绕吃生衫；谓姑搪贤嫂溺葬…守短嫂；贞徽狐班毫守打姑搪龟历摘…达喝；顶守短晚葬潮打嫂小；必葬撒担寥晰许秃…¹²

在他执政之初，虔信者爱德华就已经同意，要把戈德温的三位亲属提拔至显要地位。1043年，他将米德兰西南部的伯爵领赐给了戈德温的长子斯韦恩。两年后，戈德温的次子哈罗德又被封为东盎格利亚伯爵。在受封时，戈德温的这两个儿子都不过20岁出头。1045年，戈德温家族里另一位年轻的男性成员也得到了提拔。他的侄子伯恩（Beorn）受封为米德兰东南地区的伯爵。¹³

更为重要的一个事实是，1045年初，爱德华与戈德温的女儿伊迪丝（Edith）成婚。我们之所以能了解到很多关于伊迪丝的信息，是因为她在几十年后委托他人写了一本书。后来，这本被称作《爱德华王传》（*Ath ri Nlqj Hgz dug*）的书也成了有关爱德华统治时期的最为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不出所料，书中充满了对其庇护人伊迪丝的溢美之词。这位匿名作者极力赞美伊迪丝的外表、性格以及成就。作者告知我们，伊迪丝“世间无人能及……她之所以能够被引荐给国王，不但是因为她家世显赫，而且还因为她年轻时美貌非凡”。由于在威尔特郡（Wiltshire）的威尔顿（Wilton）修道院接受过修女们的教育，她是个才女，可以流利地使用4种语言。她学识渊博又具有才能，因为自己的画作、诗

歌、散文和刺绣而颇有名气。她高贵端庄、沉静谦逊、温柔亲切而且慷慨坦率。正如《爱德华王传》所言，拥有这些品质的伊迪丝“配得上如此伟大的丈夫”。她和爱德华于1045年1月23日成婚，具体婚礼地点不详。¹⁴

不过爱德华真的还有别的选择吗？要分析他与戈德温的关系，任何人都必须考虑到，在他开始统治的时候，国王的地位不稳。尽管爱德华已年近四十，但他从孩提时代起便离开了英格兰（他在诺曼底流亡了25年）。这意味着，当爱德华于1041年来到英格兰的时候，他几乎没有朋友和同盟。他真正能信任的，只有那些追随他从诺曼底过来的少数拥护者。这些人大多是教士。相比之下，戈德温已经雄霸英格兰政治舞台近25年。虽然就算戈德温拥有再多的土地和财富，他也不可能比得上国王，但如果就在英国的势力而言，戈德温则远胜爱德华。在英格兰南部地区，几乎每个郡里都有戈德温的拥护者，个个都在等着戈德温的吩咐。以往的事件表明，戈德温的势力几乎是不可遏制的。1040年，戈德温一度支持哈撒克努特，但次年他就转而支持爱德华。如果戈德温再次改变主意，去支持其他王位候选人（例如马格努斯或是斯韦恩·埃斯特里特森等），爱德华该怎么办？事实上，如果爱德华想在这场你死我活的王位斗争中获胜，除了接受戈德温的摆布之外，他别无选择。在选择新娘一事上，他可能根本无权发言。正如《爱德华王传》的作者所描述的那样，“爱德华未做任何抵抗，就接受了这桩婚事。因为他知道，有了戈德温的谋略和协助之后，他在英格兰的王位可以坐得更稳”。¹⁵

这个论断的潜台词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爱德华拒绝了这桩婚事，他很可能就会丢掉这个王位。

基于后来所发生的事实，人们一直怀疑，因为弟弟的死，爱德华一直没有原谅戈德温，而他与伊迪丝结婚也不过是敷衍了事。这对夫妻没有子女的事实更加深了人们的怀疑。后来的编年史家们坚持认为，这是因为，这对夫妻始终没有同房。与之相反，大多数现代历史学家则认定，他们没有孩子不过是因为运气不佳。他们认为，爱德华夫妇可能有不育症。然而，根据伊迪丝本人的说法（例如她在《爱德华王传》中的说法），他们没有子女是因为爱德华一直过着“禁欲的生活”。事实上，“他保留着自己神圣的童贞，庄重地向上帝奉献。终其一生，他都过着这种圣洁的生活”。我们理应重视这一证词。毕竟（就像一位当代史学家所说），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么《爱德华王传》将彻底沦为一个笑柄。更重要的是，随后发生的事表明，爱德华并不急于获得子嗣。至此，合理的解释仍然是，爱德华是纯粹出于政治目的才与伊迪丝结婚的。尽管史家们为伊迪丝的美貌而倾倒，国王还是抵御住了这一诱惑。¹⁶

在这对夫妇结合的最初几年里，没有子嗣可能并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我们知道，1045年1月，爱德华至少已经40岁了。但我们并不清楚他妻子的年龄。如果伊迪丝是戈德温最年长的孩子，那么她此时可能已经25岁了；但她也可能刚刚达到教会所规定的适婚年龄，也就是12岁。如果后一种情况才是事实的话，那么，这对夫妇一开始没有子女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王位继承人空缺一事必然引发了更多的公众焦虑，而爱德华和戈德温的关系也日益紧张。¹⁷

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我们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他们的关系的确变得紧张了。起初，我们可以看到，爱德华和戈德温是相互合作的。例如，1044年，当坎特伯雷大主教因健康状况不佳而卸任的时候，他想要自行指定继任者。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这一阴谋是“经过了国王和戈德温伯爵的允许”的。几年之后，关于英格兰的对外政策，爱德华和戈德温伯爵却产生了分歧。当斯韦恩·埃斯特里特森再次向英格兰求援，希望借用英格兰的力量对抗挪威的马格努斯时，戈德温是全力支持英格兰出兵的。

（他妻子的兄弟娶了克努特的姐妹。也就是说，他是斯韦恩的姑父。）据伍斯特的约翰所说，伯爵“向国王提出建议，至少要派出50艘战船”。然而，爱德华拒绝了这一提议。关于这一举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解释道：“在任何一个人看来，这个出兵计划都很荒唐。”伍斯特的约翰则补充道，麦西亚的利奥弗里克伯爵带头反对戈德温的提议。无论爱德华是否主动采取了措施，把利奥弗里克培养成了自己的盟友，这一事件都印证了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此时，有人在帮助爱德华对抗戈德温。¹⁸

此时，戈德温所面临的尴尬之处还不止于此。同年，因为一年前劫持莱姆斯特女修道院院长（abbess of Leominster）的丑闻，他的长子斯韦恩已经逃往国外。这件事本来就已经够糟糕了。两年后，斯韦恩返回英格兰。他的本意是想求得世人的原谅，没想到却罪上加罪。这是因为，这一次，他背叛并谋杀了他舅父的儿子——丹麦国王的兄弟伯恩·埃斯特里特森。当时的人们都觉得这一行为令人发指。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人们指责斯韦恩是一个“恶棍”（nithing），即“毫无信义之人”。此后，斯韦恩再次逃往国外。¹⁹

不过，如果说，斯韦恩的事证明了什么的话，那便是：尽管饱受丑闻的困扰，戈德温伯爵的地位却和从前一样地稳固。1050年，就在他第二次开始流亡的几个月后，伯爵这个一无是处的儿子得到了王室的赦免，获准回国。显然，爱德华不得不满足岳父的所有要求。看起来，即便是犯下了杀人的罪过，只要是戈德温家族的人，就能侥幸逃脱。²⁰

如果说，11世纪40年代末英格兰国王需要操心的事情还不够多的话，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持续侵扰便加深了他的忧虑。马格努斯国王的去世所带来的喘息的机会似乎只是暂时的。很快，挪威和丹麦便再次刀兵相见。这一动荡的时局显然会令爱德华和他爱好和平的臣民忧虑不已。1048年，肯特和埃塞克斯两地的海岸再次遭到两小股维京海盗（《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称他们为“洛滕”[Lothen]和“伊尔林”[Yrling]）的进攻。他们“不但劫掠数不清的金银珠宝，还掳走了很多人”。次年，埃塞克斯再次遭袭。这一次，来犯的舰队规模更加庞大。领军之人正是多年前被爱德华流放的奥斯戈德·克拉帕。²¹

然而，爱德华还是在1050年末拟定了一个计划。如能奏效，这一计划便能帮助他摆脱戈德温强大势力的威胁，而英格兰也可以不再受维京人的劫掠。与此同时，这一计划还能解决王位继承人空悬的问题。简言之，这是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而且需要他的亲戚诺曼底公爵威廉的参与。

在瓦尔斯沙丘战役之后的数月乃至数年中，威廉一直忙于巩固自己的战果。他持续不断地摧毁城堡，并且平定叛乱。尽管失败了，反叛者头目居伊伯爵仍然是个麻烦人物。他逃进了自己位于布里奥讷的城堡。据普瓦捷的威廉说，那座城堡固若金汤。里勒河（River Risle）环绕着其石质的城堡主楼，几乎无人能够渡过这条河，并攻入城堡内部。按瑞米耶日的威廉所言，公爵最后只得围困布里奥讷城堡，以此逼迫叛军屈服。最后（据说是在3年之后），饥饿难忍的伯爵终于投降了。他随后被判流放。²²

当威廉忙着驱逐居伊这个阴谋造反之人时，他忠心的臣民却在为他王朝的存续而担忧。“此时，这位年轻而有活力的公爵已经不再是个少年，”瑞米耶日的威廉说，“因此，权贵们特别关心公爵的后人和王位继承人的问题。”就像虔信者爱德华一样，威廉也需要结婚，并在床上努力奋战。只有这样，他的臣民才能安心睡觉。普瓦捷的威廉表示，议政大臣们对于公爵应该去哪里寻找一位妻子意见不一，并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中世纪大家族间的通婚行为往往是外交关系的延伸。而在历史上，诺曼底公爵也曾在公国之外寻找妻子。最终，威廉的婚事敲定了。他的结婚对象是佛兰德伯爵鲍德温的女儿，名为玛蒂尔达（Matilda）。²³

我们对年轻的玛蒂尔达所知不多。和伊迪丝一样，她的出生日期也是未知的。她的身高同样是一个谜。²⁴坊间盛传，她只有4英尺2英寸（约合1.3米）高。²⁵瑞米耶日的威廉告诉我们，她是一个“美丽、高贵而且有王室血统的女孩”。虽然史家没有在她的“美丽”上耗费太多笔墨，但鉴于结婚的最终目的是要生下继承人，那么在选择公爵夫人的时候，玛蒂尔达的美貌应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玛蒂尔达的“王室血统”则是从其母阿代勒（Adela）处继承的。后者是1031年去世的法兰西国王虔诚者罗贝尔（Robert the Pious）的女儿。这也就意味着，玛蒂尔达是亨利一世（罗贝尔的儿子及继承人）的外甥女。事实上，作为威廉在1047年瓦尔斯沙丘战役中的盟友，亨利一世很可能向威廉提出建议，希望后者同佛兰德方面联姻。1048年5月，在一份在亨利的王廷里起草的证书上，威廉和鲍德温伯爵确实都作为证人出现了。²⁶

瑞米耶日的威廉并没提到（这一点毫不令人惊讶）教宗对这桩婚姻的反反对。早在双方缔结这段婚姻之前，教宗就下了禁令，不让二人结婚。事实上，关于这桩婚姻，我们所知的第一则确切信息就是有关教宗的。1049年10月，罗马教宗利奥九世（Leo IX）于法兰西城市兰斯（Rheims）召集高阶宗教人士开会，试图干涉二人的婚姻。12世纪初的编年史家们确信，罗马教宗这样做的原因是，他认为威廉和玛蒂尔达之间有着相当近的血缘关系。但是，当代史学家至今未能找到这对夫妇间有亲缘关系的可靠证据。因此，教宗颁布禁令的真实原因可能不在此。²⁷

教宗做出这一决定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1049年，利奥九世只当了几个月的教宗，而他又是被他的亲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Henry III）——所任命的。亨利三世恰好与佛兰德的鲍德温关系不睦。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载，鲍德温攻打过亨利三世位于奈梅亨（Nijmegen）的皇宫，而皇帝则召集大军还击，以报一箭之仇。皇帝的军队由来自各地的著名人物组成，其中就包括这位利奥教宗。到了兰斯大会召开时，已经是1049年10月了。此时，鲍德温已经投降归顺。虽然如此，但无论是亨利三世还是利奥九世，一想到昔日的宿敌可能会通过某种方式（如通过与诺曼底公爵联姻的方式）巩固其地位，便很难高兴起来。²⁸

就此观之，教宗之所以提出反对，可能更多的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而非教规方面的考虑。反过来，如果这一反对仅仅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的话，任何阻碍威廉婚姻的因素都能被迅速地排除。在兰斯大会结束后的几个月时间内，诺曼底的高级宗教人士就前往罗马，拜访利奥教宗。根据1051年的几份证书，到了这个时候，作为证人的玛蒂尔达已经是公爵夫人了。因此，最可靠的猜测是，他们的婚礼日期是1050年的某一天。这个时候，威廉20岁刚出头，玛蒂尔达则在15至20岁之间。婚礼于诺曼底东北边境的厄镇（Eu）举办。新娘由其父亲护送。他还带来了许多嫁妆。新郎则由其母亲、继父及众多骑士陪同。“他迎娶她为自己的合法妻子，”瑞米耶日的威廉说道，“并用盛大的仪式将她迎入鲁昂城。”普瓦捷的威廉则补充道，公国首府内，到处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²⁹

在英格兰境内，庆祝的气氛可能就要淡一些了。长期以来，虔信者爱德华的确与诺曼底人及其统治者有着颇为密切的往来。而且，这一联系并没有因为他离开诺曼底而返回英格兰继承父亲王位而遭受丝毫的损害。但与之相反的是，爱德华与佛兰德方面的关系是极度糟糕的。这可能是因为，他的母亲在鲍德温伯爵面前诽谤过他。她曾长时间在布鲁日逗留，并可能曾在鲍德温伯爵面前说过什么，令他对爱德华产生恶意。无论是出于什么理由，11世纪40年代期间，鲍德温伯爵都在不断地为英格兰国王的敌人提供避难所。这些人包括：贡尼尔德和她的孩子们、奥斯戈德·克拉帕以及无药可救的斯韦恩·戈德温森（戈德温之子）。在被爱德华放逐后，这些政敌都逃往了佛兰德。为了出售赃物，洛滕和伊尔林

这两个海盗集团也来到了此处。1048年，他们曾多次劫掠肯特与埃塞克斯。简言之，佛兰德之于爱德华，恰如诺曼底之于他的父亲埃塞列德。这无疑是一个敌人的海港，也是一个英国宝物的倾销地。因此，这样一个事实并不令我们感到奇怪：1049年，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请求爱德华从海上封锁鲍德温的港口时，这位英格兰君主十分乐意为其效劳。

30

在看到威廉与玛蒂尔达结婚之后，爱德华势必产生了很多不祥的预感。他预感到，一旦诺曼底与佛兰德联盟，那么整个英吉利海峡就会处于敌对势力的控制当中。显然，这位英格兰国王必须做些什么，以消灭这一对英格兰利益的潜在威胁。然而，年轻的诺曼底公爵会成为他的计划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还有别的原因。

1051年初，在爱德华与戈德温伯爵之间，一场疾风暴雨正呼之欲出。二人似乎在英格兰教会管理的问题上意见相左，而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虽然，在世俗政治中，这位国王可能没有很大的权力，但在任命修道院院长和主教问题上，他有着最终的决定权。爱德华更愿意提拔自己的左右手（即那些伴随他从诺曼底渡海前往英格兰的教士），而非他岳父戈德温所建议的人选。这件事丝毫不会令人惊讶。《爱德华王传》写道：“每当担任要职的人去世，一些人就会试图在这些空缺的职位上安插自己的人。其他的人则疏远他们，就好像不认识他们一样。”

1050年10月，坎特伯雷大主教埃德西耶（Eadsige）过世。这时，爱德华和戈德温二人的争执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继任者这一话题上，坎特伯雷的僧侣们有优先发言的权利。他们在自己人里选择了一个名叫埃塞尔里克（Æthelric）的人，并请求戈德温代他们寻求国王的批准。伯爵欣然同意（因为埃塞尔里克是他的亲戚），但爱德华却拒绝了这一要求。爱德华心中早已有了一个候选人，即瑞米耶日的罗贝尔（Robert of Jumieges）。多年来，罗贝尔与国王亦师亦友。从他的姓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瑞米耶日的罗贝尔是一个诺曼人。作为瑞米耶日修道院的前院长，罗贝尔于1041年追随爱德华从诺曼底来到英格兰。此后，他一直是与国王最为亲密的议政大臣。正如《爱德华王传》所言，他是“国王手下最有权力的秘密顾问”。在执政之初，爱德华便擢升此人为伦敦主教，而此举很可能遭到了英格兰本土僧侣的反对。（反常的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并未提及这次任命。）无疑，在看到瑞米耶日的罗贝尔有可能会就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后，戈德温派势必会感到惊恐。《爱德华王传》的作者指出，“所有的教士都竭力地反对这一错误的做法”。但是，这一抗议并没有起效。最终，国王还是推行了自己的意志。1051年3月，爱德华国王召集自己人在伦敦开会，并最终确定了罗贝尔的任命。³¹

与此同时，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国王又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此时，他与伊迪丝已经结婚6年，却依然没有生育孩子。显然，虽然教士们一直在祈祷，希望他们能够生育子女，但是，这些祈祷并未发挥任何的作用。当然，如果我们愿意相信伊迪丝王后之后所做的声明的话，这一结果便更加理所当然了。她告诉我们，国王从未与她同床过。国王在这关键的一年里的举动也极大地增强了我们对于王后的信任。可能正是在3月的伦敦大会上，爱德华宣布了这样一个消息，即希望未来的英格兰王位能由他的亲戚诺曼底公爵威廉来继承。

在记载爱德华宣布威廉为英格兰王位候选人的时候，各种历史资料都使用了诸如“几乎确定的是”“很可能”这样含糊的表述。这是因为，当时没有任何一个英格兰人会以书面的方式承认：这件事确实发生了。只有在诺曼征服以后，在诺曼人所写（或至少修订）的文献中，我们才能看到某些表述，暗示着爱德华向威廉做出过这样的承诺。因此，史学家

们怀疑，爱德华并未真正承诺过要将王位传给威廉。他们试图证明，这只是一个诺曼征服之后所编造出来的故事，目的是让威廉的继位显得名正言顺。³²

然而，如果整合所有英格兰方面和诺曼方面的资料，我们可以做出推测，这个承诺很可能是存在的。例如，普瓦捷的威廉和瑞米耶日的威廉都断言，瑞米耶日的罗贝尔在第一时间就把国王的意愿传达给了威廉。英格兰方面的历史资料则可以证明，1051年春天，这位新任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确实离开过英格兰（就像所有新近履职的大主教一样，他必须亲自前往罗马教宗处领取披肩）。³³

由于英格兰的史料并未记载此事，关于戈德温的反应，我们只能猜测了。但可以想象的是，他必然非常不快。近些年来，在外交事务中，戈德温往往只能遵从国王的意思，而在近几个月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选争夺战中，他又再次受挫。现在，伯爵似乎又需要放弃看到自己的外孙登上英格兰王位的希望，转而再次接受一个外国人戴上英格兰王冠。这一前景很难让他高兴起来。而且如果威廉来到英格兰，他不会像当年的爱德华一样，只带着一小撮人前来。毕竟，后者是被放逐的，而且没有什么势力。而威廉必然会成为英格兰境内一股独立的力量。作为公爵，威廉统治着全法兰西最难对付的地区之一，他本人也早就以战斗英勇而闻名于世。显然，这样的威廉不可能忍受拥有强大势力的戈德温伯爵，定会想方设法地消灭他。

从英格兰方面的史料中，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在3月伦敦大会后的数月间，戈德温与国王的关系便日益紧张起来。6月末，瑞米耶日的罗贝尔从欧洲大陆返回英国。一回到英格兰，他就引发了新一轮的争执，因为他拒绝为他的继任者（即新的伦敦主教）祝圣。后者正是戈德温派的候选人。罗贝尔与戈德温也发生了争执。他声称，伯爵侵犯了坎特伯雷修道院的土地。（《爱德华王传》的作者相当坦率地评价道，“这件事是主教占理”。）总体而言，《爱德华王传》的作者认为，新任大主教是所有麻烦的根源。他指责这位大主教在爱德华面前给无可指摘的戈德温泼脏水，并让国王相信，伯爵正在谋划袭击他，“就像之前袭击国王的弟弟那样”。³⁴

这年夏末，局面终于失去控制。在8月的最后几天，爱德华的妹夫布洛涅伯爵欧斯塔斯（Eustace, count of Boulogne）来到了英格兰。（在1035年之后，欧斯塔斯和爱德华的妹妹戈达吉富完婚。）我们无从得知他这次来访的原因。但是，根据一些相当站不住脚的证据，一些历史学家揣测，欧斯塔斯和戈达吉富可能有了一个女儿。紧接着，他们又根据他来访的时间节点做出了进一步的推测。他们认为，欧斯塔斯此次来访的目的很可能是与爱德华讨论，他的女儿是否有可能继承英格兰的王位。如果减少一点推测的成分的话，既然布洛涅位于诺曼底与佛兰德之间，作为这个地区的伯爵，欧斯塔斯来访的目的也可能是与爱德华讨论最近的诺曼—佛兰芒联盟（Norman-Flemish alliance）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正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的编写者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伯爵来拜访了国王，“和他谈完了自己想要谈论的事情”。而在回程的路上，伯爵则与多佛尔的居民发生了冲突。《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的编写者将此事描述为一次突发的事件：欧斯塔斯的手下“在寻找住所的过程中干了蠢事”，进而引发了争吵。《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则表示，在进入多佛尔之前，欧斯塔斯的手下们就已经披上了锁子甲。这一描述令人觉得，在做出这些事情之前，他们已经充满了敌意。人们不禁开始怀疑，这些人是否因为受到了怂恿，才做出这样的事。无论事实如何，各种文献都表明，这次冲突导致双方各有多人死伤。在此次事件之后，欧斯塔斯向英格兰国王（此时已经在格洛斯特）诉说了此事。在他的鼓动下，爱德华被激怒了。为了替妹夫出气，他决定惩罚多佛尔人。爱德华下令出兵多佛尔。他的这一做法几乎与前任国王哈撒克努特10年前对伍斯特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然而，管理这一地区的戈德温伯爵却拒绝执行国王的命令。《盎

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指出，戈德温“无法伤害自己治下的人民”。³⁵

因此，国王与戈德温二人之间的争执最终爆发了。9月初，怒气冲冲的伯爵集结了威塞克斯的兵马。而与此同时，他的儿子们也集结了东盎格利亚和米德兰西南各郡的人马。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的记载，在格洛斯特以南15英里的贝弗斯通（Beverstone），戈德温父子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其士兵的数量不可胜计，而且全都准备好要和国王决一死战”。但只有在召集了英格兰的其他大伯爵（例如麦西亚的利奥弗里克伯爵和诺森伯里亚的休厄德伯爵）之后，爱德华才做好了同其岳父对战的准备。这些伯爵在自己的领地内招兵买马，“只要国王一声令下，他们就会攻击戈德温的部队”。

就在内战一触即发之际，英格兰的要人们却变得犹豫不决。“有人认为，开战是愚蠢之举，”《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的编写者叙述道，“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英格兰贵族都在这两大阵营中。他们深信，相互争斗无异于打开本国大门，迎接入侵之敌。这终将毁灭他们自己。”显然，他们很好地吸取了埃塞列德统治时期的教训。双方都愿意后退一步，并一致认为，戈德温应当在两周之内到伦敦接受审判。对于伯爵来说，不幸的是，就在两周之内，军事力量的天平便发生了倾斜。《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所率领的军队人数便急剧下降。”《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则表示，国王的军力似乎“空前地强大”。当他们来到伦敦的时候（双方分别驻扎在泰晤士河的两侧），很显然，戈德温将不得不接受相当屈辱的条件。

但是，只有真正看到这些条件的内容，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爱德华国王内心的愤怒。《爱德华王传》的作者似乎熟悉内情。据他所言，伯爵被告知，“只有国王的弟弟起死回生”，国王才会与他和解。作者继续写道，在听到这番话后，戈德温便推开了面前的桌子，快马加鞭地前往他位于苏塞克斯海岸的博瑟姆庄园（manor of Bosham）。在那里，他带上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斯韦恩和托斯蒂 [Tostig]），乘船逃往佛兰德（除了这里之外，还能去哪里呢？）。此时，他的另外两个儿子哈罗德与利奥弗温早已经向西逃跑，并乘船逃往爱尔兰。因此，伯爵之女伊迪丝王后成了唯一滞留在英格兰的戈德温家族成员，而爱德华立刻将她遣往修道院。

“如果任何一个英格兰人事先被告知，局面会有如此大的反转，都会感到惊讶不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说道，“戈德温曾经只手遮天，好像已经控制了国王和整个英格兰。”然而，现在，他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³⁶

在这个爱德华大获全胜的时刻，我们有必要停下来，思考这一事件究竟代表了什么。首先，这一事件无疑揭示了他对戈德温的极度怨恨。在《爱德华王传》中，作者通篇都在耗费笔墨，试图将瑞米耶日的罗贝尔塑造成事件的罪魁祸首。但即便是从这份叙述有所偏颇的文献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出，这一次，主动挑起事端的是国王。《爱德华王传》中有关阿尔弗雷德之死的负面指控（而非否认）本身就说明，阿尔弗雷德之死真的是双方冲突的核心。这一点也进一步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因为弟弟的死，爱德华从未真正原谅过伯爵。

爱德华对王后的处理方式也同样表明了这一点。他将伊迪丝送至修道院的决定表明，至少在爱德华的心里，二人的婚姻中不曾有丝毫真情。虽然后来当伊迪丝委托他人写成《爱德华王传》一书时，她曾竭力掩饰，并称她被送回位于威尔顿的故居只是为了避避风头，但根据更为可靠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述，王后是被带到了位于汉普郡（Hampshire）的惠韦尔（Wherwell）修道院。该修道院的女修道院院长正是爱德华同父异母的姐姐。在《爱德华王传》当中，伊迪丝还指出，爱德华曾计划与她离婚，但她不断

强调这是大主教罗贝尔的主意，而且是爱德华本人终止了离婚程序。³⁷

部分当代历史学家认为，这里提到的离婚足以说明，国王与王后的婚姻并没有夫妻之实，他们还认为，国王是为了传宗接代而准备再婚。³⁸当然，这种说法与诺曼文献中的说法相互矛盾。后者表示，在当年的早些时候，爱德华已经承诺将王位传给威廉了。这样一来，诺曼文献的可信度便大打折扣。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份英格兰文献进一步说明，国王的确做出过这种承诺。在记述了伊迪丝被流放的命运之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立即补充道：

掏篮刚劲国诀茨召匈戳迄堆肯屠噬储；贞戳泻抱à壳措磊逊妇肯；逊妇肯姑
搪驾词磊守；幸：屿掏篮打绪失驾词磊守打滨番噬储；弃撼；姑搪千守厚歧…

这一表述引发了一系列争论。这不仅是因为它只出现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中，而且还因为，20世纪50年代，一位杰出的学者指出，这句话根本不是原著里的内容，分明是后来才被补充进来的。除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后来的模仿者为何要特意加入这些简短而意义不明的话？）之外，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抛弃这一阴谋论，并应该相信，这一记载是可信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一度被认为是一部相当晚近的文獻，完成于英格兰的最北端。但是现在，人们已经认定，它是由伍斯特的主教奥尔德雷德（Ealdred）编辑而成的。此人不但经常出入爱德华的朝堂，而且是1051年众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在戈德温一族逃亡后不久，诺曼底的威廉确实横渡了海峡，并拜访了英格兰国王。³⁹

我们有理由猜测，威廉的拜访同王位继承问题有一定的联系。在戈德温离开后，爱德华终于能够腾出手来迎接威廉，并当面确认他之前通过使节所传达的邀请。当然，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中，没有任何关于这次王位继承的讨论。从表面上来看，编写者只是告诉我们，英格兰国王接待了他的亲戚，又送他离开。问题在于，在翻译为现代英语之后，“接待”（received）一词并不能很好地表达这位编年史家本来的意思。《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所用的原文为“接见”（underfeng）一词。在比较了这一个词在其他地方的用法之后，可以看出，这个词的意思显然是“ 能招疯扯的规格来接待”。因此，我们可以对此前的一句话做出不同的解释。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当中，可以看到，爱德华接待了威廉并“按照威廉的意思接待了他的部分随从”。这句话并不是说，有一些不幸的公爵随员被留在萧瑟的秋风中挨冻了。相反，这句话是在说，威廉以及他的一些随员已经向英格兰国王宣誓效忠了，并愿意承认国王为他们的君主。

因此，《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中的这一简短的陈述就具备了更多的历史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我们从中得知，危机过后，诺曼底公爵就立即跨海前往英格兰。这令爱德华承诺王位一事更为可信。其次，根据这一记述，我们也获知了国王这么做的理由。尽管爱德华可能会对威廉家族心怀感激（毕竟，在他流亡在外的那段很长的时间里，他们为他提供了很多帮助），也可能对那些诺曼朋友和议政大臣偏爱有加，但他仍不可能让对方坐拥不费之惠。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国王想要的是公爵的保证，想要他一直对自己忠诚。由于威廉即将要和英格兰的宿敌佛兰德伯爵之女成婚，这一诉求就显得更为迫切了。爱德华不可能喜欢这一联盟，而自从那年秋季，戈德温逃往佛兰德之后，爱德华就更讨厌它了。因此，此时的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需要将威廉和诺曼底与英格兰绑定。所以，公爵受邀并亲自拜访国王，不仅是为了成为下一任英格兰国王，而

且是为了在他面前下跪，并成为他的封臣。⁴⁰

1051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结束的时候，爱德华的计划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他的挚友瑞米耶日的罗贝尔出任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其亲戚诺曼底的威廉也坚定地于英格兰结盟了。最为重要且具有戏剧性的是，他所嫌恶的岳父戈德温伯爵离开了英格兰。这位国王没有愚蠢到认为，枭雄戈德温伯爵会默默地接受一败涂地的结局。既然其盛名多半是基于他战争的艺术，那么迟早有一天，这位流亡者会卷土重来。正因为如此，爱德华迅速采取行动，以捍卫自己的胜利果实。他将原本属于戈德温家族的封地和头衔奖励给了其他人。例如，作为他的两个主要的盟友，麦西亚的利奥弗里克和诺森伯里亚的休厄德很可能获得了戈德温家族所留下的部分伯爵领。自此，二人的领地面积进一步扩大了。利奥弗里克的大儿子埃尔夫加（Ælfgar）受封了原本属于戈德温儿子哈罗德的东盎格利亚伯爵领。同时，戈德温在威塞克斯西半部所持有的伯爵领连同其伯爵头衔一起被授予了乌达（Odda）。乌达是国王手下最大的塞恩。他很有可能也是国王的亲戚。（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中，编写者破天荒地描述了他的性格，称其为“一个高贵而纯洁的好人”。）另外，爱德华的外甥拉乌尔（他妹妹戈达吉富的儿子）也值得他信任。1049年，拉乌尔得到了一片伯爵领，而这片土地原本属于戈德温被杀的侄子伯恩·埃斯特里特森。如此看来，这些人都是驱逐戈德温家族行动的既得利益者。⁴¹

但是，尽管爱德华精心准备，试图杜绝戈德温家族卷土重来的可能，他还是出了一个重大的纰漏。1051年，就在他任命新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大会上，几乎可以肯定，这位国王也宣布了他的王位继承人。在同一场会议上，他还宣布了减税的决定。正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所说的那样，正是在这个时候，国王废除了丹麦金（geld）。这种税由他的父亲埃塞列德于39年前设立，旨在支付英格兰佣兵船队的军费。如果这一做法是为了赢得民众对国王的爱戴，它似乎是非常奏效的。“此前，这笔税一直压在全体英格兰人的肩上，”《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的编写者继续写道，“与其他用各种方式征收的税相比，它总是更优先，而且就总体而言，它也是最具压迫性的税种。”在爱德华的前任哈撒克努特执政的时期，这句话所描述的情况尤为真实。哈撒克努特所要求的税额是之前的4倍，他也因此断送了王位。事实上，当他于1041年回到英格兰的时候，爱德华向臣民所做的要施行仁政的承诺，其中可能就包括在未来降低丹麦金的税额和缩小征税的范围。⁴²

当然，废除丹麦金也就意味着废除佣兵船队。然而，佣兵船队的消失可能正是爱德华和他的亲信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他们可能不愿看到，有一支佣兵舰队一直居于他们当中。此前，这一佣兵舰队的成员是从斯堪的纳维亚人中精选出来的。如果到了1051年，情况仍是如此，国王定会对这些北欧人心怀戒备。毕竟，在过去的10年间，他驱逐了众多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支持者。另外，佣兵舰队和戈德温伯爵或许也有着某种联系。伯爵的侄子伯恩·埃斯特里特森很可能担任过舰队队长。1049年，就在伯恩·埃斯特里特森被杀后不久，国王便结清了14艘战舰中9艘船船员的军饷，并通知其余5艘战船的船员，舰队将于一年后解散。当他于1051年废止丹麦金时，整个舰队实际上已经解散了。⁴³

爱德华和他的议政大臣们确信，在需要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依靠国王的权力招募一支陆军（或海军，文献中未做细分）。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1008年，仓促王埃塞列德向英格兰人提出要求，每8海德土地征收1顶头盔和1副锁子甲。既然英格兰的总土地面积约为8万海德，这一命令也就意味着，英格兰军队的总人数大约为1万人。同样地，我们可以从《末日审判书》当中了解到，在爱德华时代的伯克郡（Berkshire）

，根据规定，每5海德土地要资助一个士兵服役2个月。如果将这一体系推及整个英格兰王国，那就意味着，英格兰一共有1.6万名士兵。⁴⁴到了1052年春，国王和议政大臣们一听说戈德温准备来犯，便立即按传统方式招募士兵，并在桑威奇集结了舰队。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C本记载，船队由40艘小船组成。而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我们还可以知道，率领舰队的是爱德华所任命的两个新伯爵——拉乌尔和乌达。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戈德温的舰队于仲夏时节起航。而此时，国王的海军似乎有着足够的震慑力。尽管伯爵的舰队悄悄绕过了桑威奇，并沿着肯特海岸在一个更远的地方登陆了，但因为遭到了拉乌尔和乌达的追击，他们不得不不断移动位置。紧接着，英吉利海峡里刮起一场风暴。这迫使戈德温返航佛兰德，而国王的舰队也就此回兵桑威奇。

然而没过多久，由于未经专门训练，爱德华海军的劣势暴露无遗。正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所言，此时，舰队原定是要返回伦敦，以便其他兵士和伯爵登船。然而，事情耽搁得如此之久，以至“船队纹丝不动，船员也回家了”。

王室军队的涣散给了戈德温机会。他再次起锚，进军英格兰。这一次，他洗劫了怀特岛，并与他的两个儿子——哈罗德和利奥弗温——所组建的舰队会合。这两个人在爱尔兰已经组建了自己的舰队，并带领着这支舰队奔赴英格兰。到8月末的时候，联合舰队可能沿着苏塞克斯和肯特一线一直向东航行，沿途劫掠给养和船只，并抓捕人质。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招募更多的士兵。当他们到达桑威奇的时候，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C本编写者的说法，“他们已经拥有了一支庞大的船队”。“海面上排满了他们的战船，”《爱德华王传》如是描述道，“兵士们举着的武器照亮了天空。”

但凡有一支王室海军驻扎在桑威奇，戈德温的人就很难取得这样的成功。尽管爱德华意识到敌人定会卷土重来，但此时的他很难集结起足以抵御戈德温的兵力。按《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C本的说法，“他在全国范围内征调援军，但这些援军来得很慢”。

因此，戈德温可以携儿子沿肯特北部海岸及泰晤士河一路行军而未遇抵抗。9月14日（星期一），他们来到伦敦，并驻扎在泰晤士河南岸的萨瑟克（Southwark）。此时，国王已成功招募到了士兵，并组建了一支包含50艘战船的舰队及一支庞大的陆军。戈德温传信过来，要求恢复他昔日的领地和头衔，爱德华愤而回绝。简而言之，此时的情状正像去年秋天事态的重演。双方军队仍隔着泰晤士河对峙，等待对方犯错。

但在这一轮的斗争中，戈德温明显占据了上风。在他离开英格兰的这段时间里，公众似乎开始转而支持他。这很可能是因为，英格兰人不希望由诺曼人来继承王位。在这个时候，各个版本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都明显地表露出对国王那些诺曼大臣的敌意。《爱德华王传》表示，援军从四面八方驰援戈德温伯爵，而他的队伍也在迅速地壮大。《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也告诉我们，伦敦本地居民也迅速做出反应，开始满足伯爵所提出的要求。正如《爱德华王传》所说的那样，很明显，戈德温拥有军事上的优势，没人愿意为了爱德华去冒险和他打一场内战。就在戈德温于萨瑟克驻扎下来的那个星期一早晨，河水还处于退潮的位置。但就在那一整天，潮水却在不断上涨。这样一来，事态便朝着有利于戈德温的方向发展了。待河水涨至最高点时，戈德温船队便起锚渡河，包围了国王在对岸的船队。据称，戈德温的支持者们必须刻意忍耐，才能够不攻击国王的军队。接下来，双方开始谈判和交换人质。但每个人都认识到，国王已经被“将死”了。

国王的诺曼朋友们当然意识到了局势的严峻性。看到这一点的他们纷纷爬上马背，仓皇出逃。《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一些人往北而去，其他人则纵马向西。罗贝尔一行奋力冲出伦敦东门，一路上凡遇阻挡，便杀死对方。他们慌慌张张地赶到了埃塞克斯

的一处海岬。在那里，这位大主教坐上一艘不宜出海的小船，冒着生命危险横渡海峡，到达诺曼底。出于对戈德温的偏爱，《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的编写者欣然写道，罗贝尔仓促间丢弃了大主教披肩。这些编写者同时认为，这证明，上帝从一开始就不想让他担任大主教。

第二天早晨的会谈在伦敦城外举行，而前一年的局势正式被逆转了。戈德温故意夸张地请求爱德华谅解他，声称之前对他和他的家族的各种指控都是无稽之谈，而他们是完全清白的。国王强压怒气，却别无选择，只好同意原谅他们，并发还所有被没收的财产。会议认可，二人已经和好。《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C本指出，会议也承诺，将制定良好的法度以重振国家。《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则表示，罗贝尔和他的法兰西团伙被认定为不法之徒，戈德温和国王的不和都是他们挑唆所致。不久以后，《爱德华王传》总结道，既然风暴已经平息，“作为伯爵女儿的王后也就被送回了国王的寝殿”⁴⁵。

现在，事实非常清楚，不会再有诺曼人来继承王位了。一从冒险横渡海峡的惊慌中缓过神来，这位瑞米耶日的罗贝尔将会是第一个把英格兰糟糕的事态传达给诺曼底公爵的人。

但到了这一年的秋天，当这位大主教到达诺曼底时，英格兰已经不再是威廉最需要关心的事情了。

¹ DVF C and E, 1043. 参见 Barlow, *Frqihwvru*, 54–7。

² DVF C, D and E, 1043.

³ HHU, [lxxii].

⁴ F. Barlow, ‘Two Notes: Cnut’s Second Pilgrimage and Queen Emma’s Disgrace in 1043’, *HKU*, 73 (1958), 653–4; P. Stafford, *Txhhq Hp p d dqg Txhhq Hgluk* (Oxford, 1997), 248–51.

⁵ 这句话引自Barlow, *Frqihwvru* 59 (but cf. *ibid.*, 79)。

⁶ Lawson, *Eduð ri Kdvulqj v*, 38.

⁷ HHU, 20–1; DVF E, 1009, 1040; C, D and E, 1044–5.

⁸ Freeman, *Qrup dq Frqt xhwvii*, 92; Snorri, 76–7.

⁹ DVF D, 1048.

¹⁰ DVF D, 1044; C, D and E, 1046.

¹¹ Above, 36, 41; YHU, 14–15; WM, *Jhwid Uhy xp*, 351–3.

¹² 诗歌的完整版本参见 H. Summerson, ‘Tudor Antiquaries and the *Ylud — z dugl uhj lv’- D qj α. Vdâr q Hqj αdqg*, 38 (2009), 170–2。相关评论参见 Keynes and Love, ‘Earl Godwine’s S hip’, *passim*。

¹³ S. 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and the Succession Question’, *Hgz dug ukh Frqihw vru*, ed. Mortimer, 83–4.

¹⁴ YHU, xxiii, 22–5.

15 Ibid., 24–5.

16 E. John, 'Edward the Confessor and the Norman Succession', *HKU*, 94 (1979), 248–9. 在他为 *YHU* 所写的序言中, Barlow 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同样提出反对意见的有 P. Stafford, 'Edith, Edward's Wife and Queen', *Hgz dug ikh Frqihwvru*, ed. Mortimer, 135–8, and 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82–5. 这些人指出, “保持童贞”的说法出自 *YHU*, 14–15. 然而, 人们之前认为, “他保留着自己神圣的童贞……这种圣洁的生活”(*YHU*, 92–3) 是后人所增添的内容。但是, 很显然, 这句话在原本的记述里就有了。Summerson, 'Tudor Antiquaries', 164, 176. Barlow 和 Baxter 都曾提及, 埃克塞特主教的利奥弗里克曾向上帝祈祷, 自己的国王能够有一个继承人。这只不过说明了人们对于继承人的盼望, 而这也是理所应当的。

17 Stafford, 'Edith, Edward's Wife', 121–4.

18 *DVF* C, 1045; D, 1047; *JW*, ii, 544–5.

19 *DVF* C, 1046; E, 1047; C, D and E, 1049.

20 *DVF* C and E, 1050.

21 *DVF* E, 1048; C, 1049.

22 *WP*, 10–13. 历史学家们已经对这一表述表示了怀疑, 认为这场围城战不可能持续3年。OV, iv, 210–11. 但是, 请注意, 威廉在1050年曾决定在布洛涅召开一次宗教会议。这次会议可能与瓦尔斯沙丘战役之后的那次会议相似。那个时候, 威廉在卡昂召开会议, 并宣告了上帝的和平。参见 S. N. Vaughn, 'Lanfranc at Bec: A Reinterpretation', *Dælrq*, 17 (1985), 12–13.

23 *JQG*, ii, 128–9; *WP*, 30–1.

24 很明显, 她的父母直到1031年才有婚姻之实。Douglas, *Frqtxhuru*, 392.

25 参见 Crouch, *Qrup dqv*, 125. 1959年, 人们曾对 Matilda 散落的少量骸骨进行过测量, 并得出了她身高5英尺(约合1.5米)的结论。但是, 卡昂的坟墓曾在16世纪被人毁坏, 里面的东西四处散落。至少可以说, 这个结论是值得怀疑的。参见 J. Dewhurst, 'A Historical Obstetric Enigma: How Tall Was Matilda?', *Mxuqdori Revihulfv dqq Jâqdhfrorj â*, 1 (1981), 271–2.

26 *JQG*, ii, 128–9.

27 Bates, *Qrup dqqâ*, 199–201.

28 *DVF* C and D, 1049.

29 *JQG*, ii, 128–31; *WP*, 32–3.

30 P. Griers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Flanders Before the Norman Conquest', *WUKV*, 4th ser., 23 (1941), 97–9.

31 *YHU*, 28–31; *ASC* C, D and E, 1051.

32 例如 Garnett, *Vkruidqur gxfurq*, 26–39. Garnett (第35页) 的确发现, 他的论点“没有多少人支持”。

33 *JQG*, ii, 158–9; *WP*, 18–21; *DVF* C and E, 1051; F. Barlow, *Wkh Hqj dvk Fkxufk- 211 l'2177* (2nd edn, 1979) 298–300.

34 *DVF* E, 1051; *YHU*, 30–3.

35 Barlow, *Frqihwvru*, 307–8; *DVF* D and E, 1051.

36 Ibid.; *YHU*, 34–7.

37 Ibid., 36–7; *DVF* E, 1051.

38 例如Stafford, ‘Edith, Edward’s Wife’, 133–5.

39 D. C. Douglas, ‘Edward the Confessor, Duke William of Normandy, and the English Succession’, *HKU*, 68 (1953), 526–34. 参见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90–5.

40 Ibid.; John, ‘Edward the Confessor’, 253–5.

41 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86, and Maps 4 and 5; *DVF* D, 1056.

42 *DVF* D, 1051; Mortimer, ‘Edward the Confessor’, 27–8; Maddicott, ‘Edward the Confessor’s Return’, 653–6.

43 Barlow, *Frqihvru*, 102; *DVF* C and E, 1050; C, 1051.

44 *DVF* E, 1008; *HKG*, ii, 866; Lawson, *Eduð ri Kdvulqj v*, 154.

45 *DVF* C, D and E, 1052; *YHU*, 42–5.

6. 不帑疼懊备令

与虔信者爱德华一样，1052年的开初对于诺曼底的威廉来说也是成功的。在这一个时间点，他也成功击败了一个可怕对手。

他的这一对手便是安茹伯爵杰弗里·马泰尔（Geoffrey Martel），即臭名昭著的富尔克·耐尔奈的儿子。富尔克·耐尔奈十分擅长打仗，也建造了很多城堡。正是凭借这一点，他成功地将安茹变成了法兰西最大的伯爵领之一。杰弗里与他的父亲几乎一模一样。他的姓氏意为“铁锤”（后人认为这个姓是他自己取的），表明了他相信自己能将任何人打压到屈服为止。同时代的编年史家普瓦捷的威廉这样评述杰弗里：“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但同时，他作战经验丰富，战术能力也非常高超。”¹

甚至早在1040年继承爵位前，杰弗里就已经在效仿其父进行无情的扩张了。在战斗中捕获邻邦的主君之后，他还扣押他们，直至对方同意其过分的要求为止。杰弗里就是用这种方式对待南方的普瓦图伯爵（count of Poitou）和东面的布洛瓦—沙特尔（Blois-Chartres）伯爵，并迫使他们割让领地的。1047年，杰弗里向北突进到曼恩（Maine），并俘虏和监禁了勒芒主教（bishop of Le Mans）。此时，他的邻邦终于决定，不再坐以待毙了。两年后，法兰西国王广召其他诸侯组成联军，对安茹进行惩罚性的进犯。而自瓦尔斯沙丘战役以来，诺曼底公爵始终感觉，他欠了法兰西国王亨利一个很大的人情。因此，他自然会站在其领主的一方加入联军。²

尽管受到侵犯，教宗也将其逐出教会，杰弗里的势力仍在不断地壮大。他拒绝释放勒芒主教，并希望借此机会向北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1051年，他的这一野心终于实现了。是年3月，年轻的曼恩伯爵一去世，勒芒人便邀请杰弗里来接管整个郡。³

对诺曼底来说，这是一个坏消息。这是因为，曼恩是它与安茹之间的缓冲地带。自1051年3月开始，安茹的扩张终于对诺曼底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事实上，可能正是在这一日期之后，杰弗里便侵入了诺曼底公国，并占领了阿朗松（Alençon）。⁴杰弗里无疑认为，自己的做法是正当的，是为了报复威廉之前对安茹的侵略。但给威廉公爵带来双倍烦恼的是，侵略者也是受邀前来的。阿朗松领主们的名字取自附近的贝莱姆（Bellême）。他们拥有的领地则横跨曼恩与诺曼底。而且，就像其他居住在边境上的家族一样，因为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阿朗松的领主们也往往会轻易地更换自己所效忠的对象。当杰弗里进军曼恩以后，这些领主显然做出了决定。他们认为，相比威廉来说，他们更愿意由杰弗里当他们的主君。阿朗松此时大门洞开，欢迎杰弗里入主。

威廉虽然对此做出了军事上的回应，但他的回应并不直接。他包围了贝莱姆的栋夫龙（Domfront）要塞。这是一个筑有防御工事的小镇，在阿朗松以西大约仅35英里的地方，但却位于曼恩境内。杰弗里很快便率兵驰援栋夫龙。他本来是想来解困的，但一听说威廉意图亲自率军与其对阵，便立即撤军了。（普瓦捷的威廉自然会对这一事实大书特书。

）既然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突然消失了，而士兵们都已经准备好了，公爵便率领着他的士兵们来到他们自己的阿朗松，并很快攻陷了它。“几乎不费一兵一卒〔他们就攻下了阿朗松〕。”普瓦捷的威廉写道。

事实上，普瓦捷的威廉在此处的描写还是有些含糊其词了。关于两军对阵一事，瑞米耶日的威廉有着更加翔实的记载。他写道，威廉公爵连夜骑马抵达阿朗松，却遭到了要塞守军的抵抗。这些居住在与城镇分离的要塞中的士兵嘲笑并侮辱了威廉。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则对瑞米耶日的记录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他描述道，要塞里的守卫一边抽打着动物的毛皮，一边对威廉高喊“卖毛皮的”（这个笑话显然是针对威廉母亲一族的。作为殡葬从业者，他们显然会和人皮打交道）。毫无疑问，这个笑话并没逗乐公爵。很快，他就攻下了要塞，并俘虏了守军。然后，“在阿朗松全体居民的注视之下”，他下令砍去嘲笑他的人的四肢。奥德里克称，共有32人手足被削。这一极其恐怖的场面吓到了阿朗松城里的居民——他们立刻投降了。他们担心，假如再做抵抗，他们也会面临同样的命运。做出投降这一抉择的不只是阿朗松。当公爵的所作所为传到栋夫龙时，当地守军也认为，归顺才是最明智的举动。

至此，通过精心谋划的暴行，威廉迅速夺回了其中的一座城镇，而且把另一座城镇也拖入了谈判当中。这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威廉早年性格的注脚。“最终，胜利者威廉返回诺曼底，其荣耀和战功令其故土声名远扬，”普瓦捷的威廉恢复了他惯常所用的那种歌功颂德式的口吻，“与此同时，在各地人民的心中，威廉成了既令人爱戴又让人觉得恐惧的对象。”⁵

阿朗松之围很可能在1051年末之前就解除了。因此，威廉才有机会在年末横渡英吉利海峡，并拜访虔信者爱德华。但和爱德华一样，威廉很快意识到，命运之轮转动的速度是很快。在获得胜利后，不及数月，威廉便惊恐地发现，法兰西国王与杰弗里·马泰尔已然放下分歧，并建立了新的联盟。关于这一结盟的相关记载首次出现于1052年8月的一份证书中。在这份证书中，杰弗里曾在奥尔良（Orleans）陪伴国王。很可能也是在此时，威廉才察觉到了这一问题。

显然，促使昔日宿敌联手的原因在于他们对诺曼底不断壮大的恐惧。威廉已不再是过去的那个十几岁的少年了。他不再陷入绝望，也不再需要他人把他从臣民手中拯救出来。相反地，他已然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与佛兰德方面的联姻使他获得了佛兰德伯爵的支持，而他自身的军事声望也在迅速增长。最为重要的是，现在的他已经被认定为英格兰王位的继承人。这意味着，一旦他成功登上英格兰王位，他就会成为全法兰西最伟大的人物。在欧洲大陆未来的任何斗争中，他都有能力操控和调度英格兰巨大的财力与资源。人们不禁猜测，正是这一变化令安茹伯爵和法兰西国王走到了一起。

至于威廉，他立刻就意识到了二者联手的深意。尽管诺曼底的前辈公爵们以及威廉自己都一直在辛苦地维护和法兰西王室之间的关系，但这样的一种友谊此时已经成为过去式。1052年9月，就在杰弗里伯爵出访后的几周，我们发现威廉出现在亨利一世的宫廷当中。毫无疑问，他耗费了巨大的努力，希望他的宗主能够回心转意。但很明显，他的这个目标并未实现，因为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二人最后一次一起出现了。普瓦捷的威廉表示，“受到一群邪恶之徒的巧言蛊惑，亨利国王对他（威廉）抱有敌意”。⁶

这份敌意很快就演变为公开的对抗。亨利的第一招便是出手支持诺曼底内部的一场叛乱。这一叛乱的领袖为威廉家族当中的一位年长者阿尔克伯爵（count of Arques，给后人带来不便的是，他和威廉同名）。此人为理查二世第二次婚姻所生。算起来，他应是公爵的半个叔叔。在公爵还年幼的时候，阿尔克伯爵还曾是公爵手下的一名卓越的议政大臣

，而且曾受封上诺曼底地区的大片土地。然而在那之后，阿尔克伯爵却因为某些原因而对威廉心生不满。普瓦捷的威廉称，他在栋夫龙之围一役中放弃了作战。因此，他在阿尔克（位于迪耶普 [Dieppe] 附近）建造的城堡被没收了。⁷

重夺阿尔克城堡打响了伯爵叛乱的第一枪。1053年的上半年，伯爵可能就采取了行动。他买通了公爵方面驻扎在此地的守军，并再次进入城堡。此后，他开始劫掠城堡周边的地区，为日后的战争做准备。而在得到几乎整个上诺曼底地区都起来造反的警报后，威廉便迅速做出反应，成功迫使伯爵退守城堡。然而，要塞本身却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攻下的。阿尔克可能是诺曼底最坚不可摧的城堡，正如普瓦捷的威廉所说的那样，它是“骄傲与愚蠢结合而成的堡垒”。公爵唯一的选择就是建造一座围堡（siege castle）来限制叛军的行动，以期断粮降敌。⁸

1053年秋，亨利国王介入了这场争端。他率军进入诺曼底，前来解围。诺曼史学家不无炫耀地记载了亨利的部分军队是如何掉下了围堡守军所设下的陷阱的。其结果是，许多亨利的战士不是被杀就是遭俘。这一灾难无疑是法王撤军的决定性原因。然而，这些史家也承认，尽管损失惨重，亨利一方还是成功向阿尔克城堡输送了大量兵员和给养。还没等威廉回来并亲自带兵围攻，阿尔克方面便投降了。这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到年底。⁹

然而，威廉方面并没有多少时间来庆祝自己所取得的胜利。很快，就在1054年新年到来之时，急于一雪前耻的法兰西国王亨利便卷土重来。他组建了一支大军，而这支军队与之前入侵安茹的军队有几分相似之处。当然，所不同的是，现在站在国王一边的是杰弗里，与之并肩作战的是阿基坦伯爵（count of Aquitaine）与布洛瓦伯爵（count of Blois）。诺曼底公爵则成了他们共同的敌人。喜好引经据典的普瓦捷的威廉评论道，就算是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本人，见到这般强大的阵容也会心惊胆战。¹⁰

不幸的是，现有的记载很少提及接下来发生的事。根据编年史家有限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法兰西国王决定采取双管齐下的战略：亨利的弟弟奥多率领一路大军向诺曼底东北部突进，而另一路大军则由国王本人带领，从东南部进犯。他们原本的计划很可能是在诺曼底的首府鲁昂会师。¹¹

我们也能从相关记载中看到，亨利的战略是非常典型的。与流行文化中的想象不同，中世纪的军事指挥官很少主动发动战争。他们往往只在命悬一线时（正如威廉在1047年遭遇的情形）才会冒这个险；而一般情况下，他们多半会采取消耗战（正如威廉经常采取围城战的做法所暗示的那样）。前来进犯的军队并没有从后方延伸至前线的补给线；在行军过程中，他们往往通过掠夺当地居民来补充军需。这就必然意味着要杀戮很多平民，但没有任何律法能够制止这一暴行。相反，伤害非战斗人员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不仅会暴露敌方统治者的不堪一击，而且也说明，他的保护是人们所不需要的。在评论1054年法兰西国王的战略时，普瓦捷的威廉说道，诺曼底人“为他们自己、他们的妻儿和财物而感到担忧”。他后来又说，法兰西人的目的就是踏平公爵的领地。

面对这种局面，一个谨慎尽职却又希望避免战斗的国家卫士又能怎样做呢？不出所料，普瓦捷告诉他的读者们，1054年，威廉便率领军队，正面与敌军对峙。但实际情况也许并非如此。瑞米耶日的威廉称，公爵“率领着他的一些手下，追踪法兰西国王。一旦抓到王军中的任何一个成员，便抓住机会惩罚他”。只要跟紧亨利的军队，威廉就可以阻止对方四处分散，限制他们破坏的规模。至关重要的是，这样一来，法王的军队将很难征集到足够的粮食。如果没有劫掠破坏和收集粮草的机会，入侵之敌将很快被迫撤军。¹²

亨利的入侵行动之所以会失败，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需要填饱肚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被跟踪了。就在威廉在诺曼底东南地区跟踪亨利所率军队的同时，他的另一队人马受命迎战法兰西国王派往北部的军队。根据瑞米耶日的叙述，这队人马在边境小镇莫特默尔（Mortemer）附近发现了敌军，而他们的敌人正在“干着纵火和奸淫妇女的勾当”。换句话说，他们正在大肆破坏，而这种行动恰恰会将他们暴露在危险当中。利用这一战机，诺曼人在黎明时分，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接下来的战斗无疑是异常艰苦的。据记载，血战一直持续到了中午时分，但进攻方的先手优势还是为他们奠定了胜局。瑞米耶日写道：“最终，战败的法军开始溃逃，其中就包括他们的指挥官——国王的弟弟奥多。”普瓦捷的威廉则补充说，在逃跑过程中，许多法兰西人被俘虏了。

莫特默尔一役的失败宣告了法兰西人入侵的终结。当天夜里晚些时候，诺曼军队胜利的喜讯传到了威廉公爵那里。威廉立即向亨利阵营派出了一名信使，命他爬到敌营附近的一棵大树上，向敌军喊话，告知他们具体发生的事情。“听到这个出乎意料的消息，国王非常震惊，”普瓦捷的威廉说道，“他不再迟疑，立刻叫醒所有士兵，让他们在天亮之前便全数逃走。他坚信，有必要以最快的速度逃离诺曼人的地盘。”¹³

1053至1054年的入侵危机至此告一段落。不久以后，威廉与亨利正式和解。按照普瓦捷的威廉的说法，作为释放莫特默尔战俘的条件，国王承认，公爵不仅有权持有从杰弗里·马泰尔手中夺取的领土，而且有权持有其在未来可能夺取的杰弗里的领地。换句话说，威廉成功地迫使亨利放弃了他与安茹的联盟。这样一来，未来的战争只会在诺曼底的南部边境上爆发。¹⁴

但对威廉来说，仍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那便是：如何处置那些曾支持过法兰西国王入侵的诺曼人。毋庸置疑，作为叛军首领，阿尔克伯爵交出了自己巨大的城堡并被放逐，终老他乡。阿尔克伯爵垮台后，他的支持者也落得相似下场。这给了威廉一个难得的机会，能够在上诺曼底地区加强自身的权威。他把从叛乱者手中没收的土地赏赐给了那些真正忠心之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也令这些人更乐意为其效忠，并为之服役。¹⁵

在这场失败的叛乱中，另一个重要的受害人是伯爵的哥哥莫热（Mauger）。他卷入此事的详情已不得而知。后世的编年史家大多认为，他成为共犯是理所当然的，但就整体而言，同时代的人没有如此急于给他定罪。¹⁶ 他们之所以如此小心，多半是因为考虑到了莫热的身份。他不仅是公爵的半个叔叔，也是鲁昂大主教（1037年，在威廉的叔祖父罗贝尔去世后，就是由他接任大主教）。威廉根本不可能像赶走他的弟弟那样，轻易地解除莫热（诺曼底最高阶的教士）的教职。为了确保能在1054年春铲除他，威廉不辞辛苦，召开了一次特别的宗教会议。从普瓦捷的威廉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大主教的罪名只有一个，即他无法胜任自己的职位。显然，这一罪名纯属捏造。但无论如何，莫热还是被免除了教职，并被流放到了根西岛（Guernsey）。他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实际上，莫热也许并不比其他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教职人员更差劲。他的不幸仅仅在于，他受到了自己兄弟叛乱的牵连。而在他的时代，他所领导的教会也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¹⁷

在诺曼人最初到达诺曼底时，他们是以教会破坏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是抢劫成性的维京人，也可以说是搜刮财宝的海盗。他们像狼一样扑向各地毫无防范的大教堂和修道院。他们在此大肆屠杀，并卷走金银圣物。按照基督教会存在形式，很少有宗教团体能够幸免于初期的猛攻。至于修道院，除去几个特例以外，很可能无一逃脱厄运。在这几个例子当中，僧侣们都抢先侵略者一步逃到了临近的地区，这才得以在流亡中保存他们的宗教

共同体。

当然，诺曼人很快就定居下来，并接受了更为安宁的生活。他们的领袖急于适应主流社会的各种规范，因而也皈依了基督教。在他们到来的几十年间，诺曼底的公爵们重建了一些被他们的祖辈所毁掉的修道院。为吸引此地之前的居民回归，他们承诺为这些人提供保护，并归还财物。但这一过程在最初的几代人中进行得异常缓慢。到了公元1000年前后，仅有4家修道院得以重建。直到1025年，库唐斯主教（bishop of Coutances）仍在鲁昂过着流亡生活。他和其前任主教们几乎放弃了他们位于西诺曼底的教区，任由其为异教徒所控制。¹⁸

公元1000年以后，事情开始起变化。理查二世重建了海岸城镇费康的修道院，并邀请著名的僧侣改革家沃尔皮亚诺的威廉（William of Volpiano）出任新一任的修道院院长。当时的人们都说，如果有权势的人真的要为宗教事业做点什么的话，他们就应当去寻求威廉神父的帮助。沃尔皮亚诺的威廉生于意大利北部，因而曾在克吕尼修道院（abbey of Cluny）受训。10世纪早期的那场影响到清修制度乃至整个基督教社会的改革正是从那里发源的。据称，他一开始拒绝了理查公爵的邀请。他宣称，即便是对于有如此才能的他而言，诺曼底也过于野蛮，无法被教化。但他最终被说服了。在他的引领之下，费康成了诺曼修道院的典范。这里也成了培养牧师的基地，而基督教则从这座小修道院开始传播到外面的世界。¹⁹

在理查的儿子罗贝尔执政的初期，这一改革先是停滞下来，后来甚至发生了逆转。这是因为，新公爵和上层社会人士开始掠夺教会的土地，并以此封赏骑士。不过，罗贝尔最终还是幡然悔悟了。他归还了他所夺取的教会财物，还在瑟里西（Cerisy）和蒙蒂维利耶（Montivilliers）建立了两座自己的修道院。更有甚者，公爵的这一举动首次成了某些诺曼贵族所效仿的榜样。在他执政的后期，许多诺曼贵族开始建立新的修道院。但到了1035年，随着罗贝尔的死及其幼子的继位，这一新生的潮流中断了。在威廉充满困扰的幼年时期，诺曼底境内没有任何新的修道院（无论是公国还是私人的）拔地而起。而且，贵族间激烈的寻仇杀戮也对现存的修道院的财产构成了威胁。²⁰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正是在这场动乱最为激烈的时刻，也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之中，这些新建立的诺曼底修道院中最具影响力的一座诞生了。故事始于11世纪30年代早期。布里奥讷的吉尔伯特伯爵麾下有一名叫作埃卢温的骑士。他厌倦了戎马生涯，并把心思放在更高尚的事情上。不顾军中同伴的取笑和嘲讽，这位30岁的贵族祈祷、斋戒，还穿便宜的衣服。他不但故意留起了长发长须，还弃马骑驴。最终，他的领主答应解除他的职务，让他追求他真正想要的生活。然而，在诺曼底所有现有的修道院中，埃卢温都未能找到心灵的慰藉。因此，1034年，他在位于博讷维尔—阿普托（Bonneville-Aptot）的、属于他自己的土地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宗教场所。5年以后，他又将其迁到了距离里勒河几英里远的一处更合适的新址。此地称作“勒贝克”（Le Bec），如今该地则名为勒贝克—埃卢安（Le Bec-Hellouin）。²¹

若不是兰弗朗克（Lanfranc）的不期而至，埃卢温无疑会止步于这些极小的作为。兰弗朗克生于意大利，是一位世界闻名的学者。数年前，他曾来到诺曼底讲授人文科学。但是，和埃卢温一样，他也逐渐对自己的事业心生失望，并日渐笃信宗教。1042年左右，他以僧侣的身份来到勒贝克，意图寻求更简单的生活。然而，没过多久，学生就从法兰西各地（后来还有国外）远道而来，而这位伟大的学者也再次开始收徒。到了11世纪40年代末期，勒贝克成了诺曼底乃至整个欧洲最有名的学术中心。此时的埃卢温担任其院长，而兰弗朗克则担任副院长。²²

如果说，之前他们的关系还没有到那种程度的话，到了11世纪40年代末，兰弗朗克就已经成了年轻的威廉公爵的精神导师。关于二人的友谊，我们所能看到的第一份证据恰恰与他们关系的暂时破裂有关。出于某些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威廉一度毁坏了勒贝克的一处土地，并下令流放兰弗朗克。但就在后者准备离开之时，他却碰巧路遇威廉（多亏了他那匹令人忍俊不禁的劣马打破了僵局），并最终得到了公爵的谅解。此后，这位欧洲最知名的学者成了威廉最为信任的议政大臣。“威廉敬他如父，尊他为师，爱他如兄如子。”普瓦捷的威廉如是评价他们二人的关系。他指出，威廉“把灵魂托付于他，并把他提升到一个最为崇高的地位上。这样一来，他就能监督诺曼底的所有神职人员”。²³

实际上，在整个诺曼底，到处都有明确的迹象表明，随着威廉公爵步入成年，一股伟大的宗教复兴潮流开始了。例如，这一时代俨然成了兴建修道院的黄金时代。虽然威廉本人满足于完成父亲在瑟里西建立修道院的遗愿，但在他领地内的其他地方，他最忠实的追随者们正致力于创建新式的宗教团体。例如，在里拉（Lyre），威廉·菲茨·奥斯本就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团体；相应地，蒙哥马利的罗歇则在特罗阿恩（Troarn）建立了另一个。公爵的继父孔特维尔的埃卢温也在格拉斯坦（Grestain）建起了一座修道院。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写道：“在这一时期，诺曼底人民沉浸于一派祥和宁静的氛围之中。神职人员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受到世人的尊敬。”这位编年史家本人的修道院位于圣埃夫鲁（St Evroult），是格朗梅尼勒（Grandmesnil）家族于1050年10月出资修建的。“每个有头有脸的人都努力地在自己的私人领地上修建教堂，并以此吸引僧侣。”在瓦尔斯沙丘战役（1047年）和莫特默尔战役（1054年）的间隙，诺曼底贵族至少新修了7座修道院，而在之后的10年里，他们可能会再新建7座。²⁴

贵族们的这种做法并不是完全没有个人利益的考虑。实际上，在这些新的贵族资助人当中，有些人曾经无比疯狂地抢劫过修道院的财产。他们建造修道院可能仍是为了给他们手下的骑士提供封地，或是为了方便征兵。当然，与此同时，无论是男修道院还是女修道院，这些修道院都可以彰显其主人的地位。其彰显领主对于特定地区的控制力的效果丝毫不亚于在领地里新建一座城堡。同时，随着修道院数量的大量增加，贵族之间也开始攀比，都想成为最为慷慨的捐助人。当然，即便把所有因素都考虑在内，大多数新修道院（即便不是所有）能够建立，虔诚仍旧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毕竟，领主最终将埋葬在自己亲手所建立的修道院中。而这里的僧侣，因感恩于他的慷慨施恩，也将会代他向上帝祈祷，帮助他的灵魂获得永生。²⁵

这些修道院的“新”还表现在其建筑风格之上。在此之前，诺曼底地区的教堂都属于同一种建筑风格。自从罗马陷落以来，这一风格就风靡欧洲大陆。墙面平整并向远处延伸，墙上除饰以油画或挂毯外则别无他物。但在11世纪中叶，得益于教会庇护人的大笔捐款及工匠的精湛手艺，这些建筑的表面突然变得有立体感了。设计者运用柱子、圆拱、壁龛和走廊，不断增加或是减少建筑物的深度。这种建筑不但看起来精密而宏伟，最为重要的是，它看起来极为有序。这是随罗马帝国一同消逝的那种建筑风格的回归。基于这一点，这类建筑一度被12世纪的早期历史学家称为“罗马式建筑”（Romanesque）。其风潮最先出现于11世纪20年代与诺曼底相邻的安茹地区。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它风靡整个诺曼底。位于瑞米耶日的修道院是现存最早的、保存最为完整的此类修道院之一。它是在修道院长罗贝尔的授意下于1040年重修的。就在不久之后，这位修道院长便追随虔信者爱德华，开启了他在英格兰的坎坷人生。²⁶

修道院方面的发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教会的其他方面，目前我们已经不得而

知。例如，诺曼底的主教们的确喜欢这种新的罗马式风格。很快，他们便不惜重金，按照这种风格来重建教堂。²⁷但对于他们隐修的同事们所产生的其他看法，世俗教士^①就没有那么热衷了。在中世纪，主教是重要的管理者，对当地百姓、城市和地区的事务都有着相当大的处置权。因此，国王及诸侯更愿意确保值得信赖的人坐上这些位置。这通常意味着，他们多会指派自己的近亲来担任主教一职。如我们所见，在威廉的幼年时期，鲁昂的大主教接连由罗贝尔与莫热出任，而二人皆系前代公爵的子嗣。类似地，当威廉有权指派新人时，他也一样会从家族内部挑选人选。1049年，他任命自己的堂叔休担任利雪主教（bishop of Lisieux）。不久以后，威廉又将巴约主教区赠给其同母异父的弟弟奥多。²⁸

来自社会的最上层这一点意味着，中世纪的主教们一般不愿放弃奢华的生活，因为他们早已浸淫其中。即便保有这种生活方式意味着偶尔要将神职出售给出价最高之人，或者放弃教堂的部分财产，他们也不改其故。他们通常也不甘心放弃那些非教士身份的亲戚所享有的世俗欢乐。就像他们的治下大多数的教区牧师一样，许多主教也有妻子或者情妇。这自然也意味着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也都有自己的孩子。²⁹这正是修道院改革派最关注的问题。很明显，教职的买卖（买卖圣职）会让教会职位不断落入不称职的人手中。而如果已婚的神职人员坚持要提拔自己的后代的话，也会造成类似的后果。但是，只要高级神职人员的任命权把持在国王、诸侯和公爵的手中，修道院改革派对上述做法的谴责就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

因此，当修道院改革派突然掌握了教会的最高权力之时，所有人都震惊了。几百年来，除去直接统治罗马的王朝以外，教宗不过是一个远在天边的象征。只有对于那些对罗马有实际管辖权的王朝统治者来说，他们才会希望看到自己人坐到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s Basilica）的宝座上。但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于1048年指定他的亲戚利奥九世担任罗马教宗时，这一局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皇帝与教宗都是改革的倡导者。其中，利奥立即着手实现自己神圣的理想。他要求神职人员必须奉行独身主义，并驱逐那些通过购买的方式取得主教身份的人。1049年，刚刚当了10个月教宗的利奥出访法兰西。他也是171年间首次出访法兰西的教宗。同年，他还在兰斯召开了著名的宗教会议。在会上，他谴责那些不能达到他所提出的那些苛刻的标准的神职人员，并对所有缺席之人施以绝罚。³⁰

正如法兰西其他地区的同僚一样，响应教宗号召来到兰斯的诺曼底主教团接受了考验，并被发现不符合要求。塞埃主教（bishop of Séez）因为在一次军事行动中意外烧毁了教堂而受审。库唐斯主教则在同年早些时候以购买的方式（很可能是从威廉公爵手中）得到了这一位置。他之所以能免受解职的下场，是因为他发了这样的誓，即自己接受这份教职完全是出于家族的强迫。威廉公爵也是在这个时候得知教宗不同意他与佛兰德的玛蒂尔达联姻的。可以想象，对于威廉指派其同母异父的弟弟奥多担任巴约主教的决定，利奥会做何反应。奥多此时不过是一个不到20岁的少年，而且还有传言称他“耽于肉体享乐”。即便如此，在宗教会议结束后不久，奥多还是成功当上了主教。³¹

然而，即便是像利奥这样的激进派，也会因他人的影响而改变主意。前提是，罪人们需要真心地悔罪。例如，塞埃主教主动认罪，并承诺要重建一座新的大教堂。为此，他还横跨欧洲，踏上了募集善款之旅。当这位主教回国时，他带回了其意大利亲属所捐助的财产以及一个圣遗物——拜占庭的圣十字架。我们不禁怀疑，同样许诺立刻着手重建大教堂、前住意大利并满载而归的库唐斯主教这么做是基于同样的苦行悔罪之心。更有甚者，正如我们在之前的章节里所看到的那样，教宗在几个月内就解除了关于威廉与玛蒂尔达联姻的禁令。几乎可以确定，这一决定是在兰弗朗克的推动下才做出的。作为威廉公爵主要的

精神导师，他很可能也出席了兰斯宗教大会。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成为教宗利奥的随行人员，备获教宗的称道和尊崇。就在这短短的几个月当中，兰弗朗克一定已经说服教宗相信，诺曼底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此时，新的修道院正在拔地而起，而新的牧师也正在受训。虽然年轻的公爵选了一个不恰当的媳妇，但他也将成为利奥教宗改革进程中真诚而有力的盟友。这样一来，教宗便被顺利争取过来，婚姻禁令也被解除了。让教宗解除禁令的条件很可能是，这对新人应该出于忏悔的目的而各自修建一座修道院。³²

由于兰弗朗克的努力和各位诺曼底主教的积极回应，就诺曼底和罗马的关系而言，本来的危机成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在兰斯宗教会议之后的10年间，威廉积极地推动改革。这样做的结果是，他成了教宗最为喜爱的子民。³³

因此，在鲁昂大主教发动叛乱并威胁公爵的统治之后，教宗很乐意为威廉效劳，解除大主教的教职。1054年5月，莫热一案开庭审理。在所有法官中，最重要的一位正是教宗特意为此事而派出的使节——锡安的埃尔芒弗雷德（Ermenfrid of Sion）。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及的那样，仅从这位大主教的个人业绩来看，他虽然很难算得上出色，但没有那么糟糕。例如，他至少主持召开过一次宗教会议。在会上所拟定的法令中，他也谴责了诺曼底买卖教职盛行的局面。这一发声比利奥在兰斯宗教大会上所做出的谴责还要早上数年。但如果按罗马方面所给出的标准来评判，莫热必定是不称职的，且应该被免职。用这样的理由罢免他，唯一的问题是如果采取这种标准的话，那么没有一个诺曼底贵族能够达到标准。因此，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便是打破常规。威廉提出的人选是一位叫作玛立利（Maurilius）的杰出学者，而这无疑是兰弗朗克的主意。玛立利是前修道院院长，曾遁世隐修过一段时间。在很多方面，他都是修道院改革派梦寐以求的人选。他是如此严格地遵循戒律，以至僧侣们曾经反抗过他的管理。普瓦捷的威廉指出：“从其出身、性格、品行和学识来看，在众人中，他都是最值得敬仰的。”玛立利最终平息了针对诺曼底教会进行批判的声音。他向世人展示了诺曼人的进步。他告诉他们，诺曼人已经不再是他们维京先祖时的那个样子了。³⁴

在放逐了叛乱者和有通敌嫌疑之人，解决了与法兰西国王的争端之后，威廉立刻前往南疆，投身到与安茹伯爵杰弗里的斗争之中。现在，他的目标是把战火烧到敌人的领土上去，以弱化杰弗里新近所获得的对缓冲地带曼恩的控制。在与法兰西签署和平协定的6周后，威廉率军进入曼恩。他在距栋夫龙约13英里的昂布里耶尔（Ambrières）建起了一座城堡。杰弗里尽其所能地阻挡威廉大军的前进。他不但招募了自己的大军，还围攻了威廉的城堡。然而，这些努力最终都失败了。堡中守军坚持抵抗，而一听说威廉即将到来，伯爵的军队便立即撤退。最终，昂布里耶尔的领主发现，最明智之举就是接受诺曼底公爵成为他们的新宗主。³⁵

然而，杰弗里并不甘心处于一败涂地的境地。很快，人们发现，法兰西国王也不愿忘却昔日败于诺曼底公爵手下的屈辱。一份留存下来的证书显示，1057年初，这两位昔日的盟友再次联手了。威廉可能早就知道了这一点，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可能也正在此时，他对自己的另一个父系亲属莫尔坦伯爵（count of Mortain）发难，理由是怀疑对方对其并不忠诚。莫尔坦伯爵的罪行是，他建议自己手下一个骑士不要离开诺曼底，因为马上就有机会在战争中打劫了。这个消息一传到公爵的耳中，他便放逐了伯爵，并把莫尔坦伯爵的称号给了自己同母异父的弟弟罗贝尔。奥德里克·维塔利斯是唯一记述了这个故事的史家。而他明显认为，在这个不知何时发生的故事里，威廉对于莫尔坦伯爵的指控根本站不住脚。但是，1057年春，如果真有此类传言传到了威廉的耳朵里的话，他是有足够

的理由去相信它的。莫尔坦距离栋夫龙只有14英里，毗邻威廉和杰弗里·马泰尔开战的地区。莫尔坦伯爵很可能知道将会发生什么。³⁶

公爵的怀疑在1057年8月得到了印证。此时，诺曼底再次遭到了杰弗里伯爵与法兰西国王亨利的联合入侵。普瓦捷的威廉的评论导致一些现代史学家对这次入侵不够重视。他说，联军的规模并没有以前大。但根据另一些当时的编年史家的记述来看，情况其实正相反。在此前的那次入侵中，联军不过是刚刚跨过了边境，可是这次，联军则从南部一路将战火烧到了诺曼底的腹地，在威廉的领地上烧杀抢掠。就像普瓦捷的威廉所言，他们“用烈火和刀剑作为武器，一路推进到海岸”。另外，从普瓦捷的评论来看，在这次入侵中，威廉的侦察术好像暂时失灵了。尽管在之前的战斗中，这种侦察术屡试不爽，但他表示，这一回，敌人一直尽可能地隐秘行军。³⁷

然而，最后威廉还是在诺曼底北部海岸迪沃河（River Dives）的河口处追上了敌军。普瓦捷表示，公爵只带了一小队人马。这也就意味着，他再一次尾随了自己的对手，伺机而动。正当这时，战机适时地出现了。亨利与杰弗里在一个叫作瓦拉维尔（Varaville）的地方涉水过河，企图朝卡昂和巴约进发，以继续烧杀抢掠。但当他们过河时，河水开始上涨，联军部队因此开始脱节分散，威廉则获得了一个不可错失的战机。普瓦捷说，公爵和他的小股人马突袭掉队的敌方后军。在法兰西国王和伯爵的眼皮底下，威廉把这些部队与大部队分隔开来，亨利和杰弗里只能束手无策地站在对岸。瑞米耶日的威廉说，一些士兵被俘，但更多的人被杀。法兰西国王和安茹领主“既对士兵们的死感到痛心，又被他们惨死的场面吓坏了。于是，他们再也无心恋战，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诺曼底”。正如两位史学家都提到的那样，这场胜利是决定性的。自此，法兰西国王再也不敢来侵犯威廉的公国了。³⁸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英格兰国王注意到，他还有一个久未联系的侄子。

❶ 指与修道院的僧侣们不同，管理地方教区事务的教士们。

❶ WM, *Jhwd Uhj xp*, 430-1; WP, 20-1, 50-1.

❷ WP, 14-17, 20-3; Bates, *Qrup dqgâ*, 255; Douglas, *Frqtxhuru*, 58.

❸ Ibid., 58-9, 386-7.

❹ 这些事件以难以确定具体的发生时间著称。Douglas, *Frqtxhuru*, 383-90; Bates, *Qrup dqgâ*, 255-7; 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90-1.

❺ JQG, ii, 122-5; WP, 22-9.

❻ Bates, *Frqtxhuru*, 35; WP, 18-19.

❼ Douglas, *Frqtxhuru*, 40-1; WP, 32-5.

❽ Ibid., 34-9.

❾ JQG, ii, 102-5; WP, 39-43.

❿ Ibid., 43-7.

⓫ Ibid., 46-9.

- 12 Ibid.; J. Gillingham, 'William the Bastard at War', *Wēh Edudh ri Kdvlqj v; Vrxufhw dq g Iqibusuhduqrqv*, ed. S. Morillo (Woodbridge, 1996), 99–107.
- 13 Ibid., 107; *JQG*, ii, 142–5; WP, 48–51.
- 14 Ibid., 50–1.
- 15 *JQG*, ii, 104–5 (cf. WP, 42–3); Douglas, *Frqtxhuru* 69, 83–104 (esp. 92, 99–100, 103).
- 16 OV, iv, 84–5; *JQG*, ii, 130–1, 142–3.
- 17 Douglas, *Frqtxhuru* 69; WP, 86–9; Bates, *Qrup dqgâ*, 209.
- 18 Douglas, *Frqtxhuru* 105–6; J. Le Patourel, 'Geoffrey of Montbray, Bishop of Coutances, 1049–1093', 59 (1944), 134–5.
- 19 Douglas, *Frqtxhuru* 108–9; Bates, *Qrup dqgâ*, 193–4.
- 20 Ibid., 196–7, 221; Potts, *Prqdvulf Uhylydq* 32–3, 106–11, 121.
- 21 Douglas, *Frqtxhuru* 115–16; *Vrxufhw dqg Grfxp hqw*, 41–4.
- 22 *GQE* Lanfranc; Vaughn, 'Lanfranc at Bec', 136–9.
- 23 Ibid., 139–43; *Vrxufhw dqg Grfxp hqw*, 25 (cf. WP, 84–5).
- 24 *JQG*, ii, 130–43; OV, ii, 10–11; Potts, *Prqdvulf Uhylydq* 105, 112–13.
- 25 Bates, *Qrup dqgâ*, 115–16, 222; OV, ii, 10–11; *JQG*, ii, 130–1.
- 26 关于罗马式建筑的概括性叙述, 可参见R. Stalley, *Hduâ P hglhydoDufklbfwuh* (Oxford, 1999), 特别是Ch. 9; Fernie, *Dufklbfwuh*, 3–14.
- 27 除了鲁昂大教堂和巴约大教堂的地下室以外, 几乎没有任何建筑留存下来。Brown, *Qrup dqv dqg ikh Qrup dq Frqtxhw* 25–6.
- 28 Bates, *Qrup dqgâ*, 202, 210.
- 29 OV, iii, 120–3.
- 30 Holland, *P lathqqlxp*, 264–7.
- 31 *JQG*, ii, 113–19; Le Patourel, 'Geoffrey of Montbray', 133–4; D. Bates, 'The Character and Career of Odo, Bishop of Bayeux (1049/50–1097)', *Vshfxαp*, 50 (1975), 2–3.
- 32 *JQG*, ii, 118–19; Le Patourel, 'Geoffrey of Montbray', 135–7; Vaughn, 'Lanfranc at Bec', 145–7; below, 112
- 33 WP, 82–3; Bates, *Qrup dqgâ*, 201.
- 34 Douglas, *Frqtxhuru* 121; WP, 88–9.
- 35 Ibid., 50–5.
- 36 Douglas, *Frqtxhuru* 72; *JQG*, ii, 126–9.
- 37 WP, 54–5; Douglas, *Frqtxhuru* 72–3 (cf. Bates, *Frqtxhuru* 38); Gillingham, 'William the Bastard', 108–9.
- 38 Ibid., 107; WP, 54–7; *JQG*, ii, 150–3.

7. 慨徙温家方

1052年，戈德温伯爵以一种强硬的姿态回来了。在描述伯爵回归之后的英格兰时，《爱德华王传》称：“英格兰朝野上下都沉浸在极度的喜悦之中。”尽管这一描述是如此地言之凿凿（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刻意的担保），我们可以打赌，在那个秋天，虔信者爱德华很可能并不开心。他的仇敌们都拿回了昔日被剥夺的财产与权力：戈德温和他的儿子们重新当上了伯爵，伊迪丝则重新回到她的居所，并恢复了她在后宫中的地位。而亲爱德华的一派此时却流亡海外。一些人随着主教罗贝尔回到了诺曼底，其他人则逃往苏格兰，为一个名叫麦克白（Macbeth）的人效命。到了这一年的圣诞节（此时，英格兰遭遇了一场极具破坏性的暴风雨），国王终于有了庆祝的理由。这年年末时，有消息传来。这个消息是，在从耶路撒冷朝圣回来的路上，戈德温嗜杀的长子斯韦恩死在了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他的死意味着爱德华的亲属——曾短暂持有戈德温在威塞克斯的伯爵之位的乌达——可以得到米德兰西部的一小块领地作为补偿。而爱德华的诺曼朋友——曾于9月出逃国外的伦敦主教威廉——这时也“因为具有美好的品德”而获准回国。¹但是，对手的这些让步只是强调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国王不再拥有最终的人事任命权，甚至失去了选择朋友的自由。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爱德华不得不接受新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人选。

据《爱德华王传》记载，虔信者爱德华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他像是个肮脏世界中的天使，热衷于展现他是如何勤勉地践行基督教信仰的。”《爱德华王传》告诉我们，在爱德华统治期间，他常会谦逊地与僧侣以及修道院院长交谈。他也会温和而专注地听弥撒，十分慷慨地布施，甚至每天在宫廷中向贫弱者施舍食物。在本书的其他部分，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位国王既能够看到神的启示，也能创造神迹。他能用触碰治好瘰癧或颈部结核（“国王触摸便能治好的疾病”）。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爱德华王传》也声称，虔信者过着禁欲的生活，以此表明他对上帝的奉献。²

《爱德华王传》中描述了国王重建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过程，进一步说明了国王对宗教事业的热忱。正如作者所描述的那样，威斯敏斯特此前一直是一个无足轻重且贫困不堪的宗教社区，只能接纳少量的僧侣。然而，在爱德华的庇护之下，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到了13世纪中叶，爱德华所修建的教堂已经被拆除重建了。但考古发掘表明，这一时期所重建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是不列颠群岛最大、欧洲第三大的教堂。自然，它是依照当时刚开始流行于诺曼底的罗马式风格修建的。在布局和设计上，它同瑞米耶日的新教堂非常相似。当然，两栋建筑间的联系源自瑞米耶日的罗贝尔。在爱德华主政的最初10年里，他就提出建议，要求建立威斯敏斯特教堂（时间可能在罗贝尔逃走前）。而且，他提出这一建议的时间可能相当早。这是因为，尽管这一工程规模庞大，但到了1066年国王去世时，这座新教堂几乎就要竣工了。³

爱德华建造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理由，可能同诺曼底公爵或权贵建造教堂的理由一样复

杂。虔诚之心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爱德华王传》解释说，国王之所以深深为这座教堂所吸引，是因为他对圣彼得特别虔诚。但与此同时，即便是《爱德华王传》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认，让他沉迷于此的应该还有其他的理由。书中，威斯敏斯特被描述成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去处。这里为绿色而肥沃的田野环绕。它靠近伦敦，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方便坐船前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在这里装卸货物。这些特点不仅对于僧侣来说十分重要，对爱德华个人而言也同样如此，因为这就好似在这里建立了一座宫殿一般。而如今，这里正是威斯敏斯特议会的所在地。换句话说，国王建立的是一座王家教堂与宫殿的建筑综合体，与诺曼底公爵们所打造的那种建筑复合体非常相似。而与当时已经存在于温切斯特的、具有同等地位的英式建筑相比，这座建筑却有很多不同之处。温切斯特一度是西撒克逊王国的中心，但后来被丹麦人占领了。那里也是克努特和哈撒克努特被埋葬的地方。在于1052年去世之前，爱德华的母亲埃玛也曾长期栖身于此。她死后也被埋葬在这里的老教堂。我们有理由猜测，无论是在生前还是在死后，虔信者都不想与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产生联系。正如《爱德华王传》所说明的那样，国王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希望自己死后能长眠于威斯敏斯特。⁴

至于《爱德华王传》中有关爱德华虔诚行为的其他记载，历史学家们则对它们持怀疑态度。他们持有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爱德华王传》正是有关国王的种种传说的蓝本，也正是由于这些传说，国王最终受封为圣徒。这些历史学家也十分中肯地指出，在《爱德华王传》一书当中的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描写爱德华与戈德温伯爵长期冲突的时候，《爱德华王传》用了不那么圣洁的词语来描绘爱德华，将他塑造成一个充满愤怒并试图复仇的形象。然而，现代人对这本书的记载充满怀疑的主要原因在于，《爱德华王传》是受王后伊迪丝所托而作。而出于其自身的原因，伊迪丝有理由希望其丈夫热衷于宗教的特点（特别是他所谓的守贞行为）得到强调。虽然《爱德华王传》的成书日期一直充满争议，但这本书显然成书于诺曼征服之后。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伊迪丝成功为爱德华诞下了王位继承人的话，诺曼征服很可能就不会发生。另一方面，如果是因为宗教上的顾虑，爱德华自己选择不与她行夫妻之事的话，那么伊迪丝就不该因为后来所发生的灾难而受到指责。⁵

然而，我们可以对于历史学家的这种怀疑提出两点反对意见。首先，如果爱德华的虔诚之心是后人虚构出来的，那么这个故事未免也显得太过完整，其细节也太过完善了；其次，虽然《爱德华王传》具体的成书日期仍有争议，但所有历史学家都同意，此书写于1065至1070年间。也就是说，这本书写于爱德华仍在世，或者人们对于他的记忆仍然很鲜活的时期。因此，如果人们能记起国王守贞的行为，那么他们也能记起国王到底有多虔诚。如果《爱德华王传》中的描绘与其现实中的形象差异过大（是一个空有其名的圣人）的话，人们必然不会把《爱德华王传》当真，或者只是把它当作一部不怀好意的讽刺作品。⁶

事实上，我们也能看到其他同时代的证据，足以证明《爱德华王传》中的描述并非胡编乱造，虔信者的确很虔诚。正如我们之前所见的那样，瑞米耶日的威廉相信，国王在1042年和平登基是神的旨意。而到了后来，《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甚至想象了这一场景，即在国王死后，灵魂被天使带入了天堂。在爱德华逝世还不到10年的时候，诺曼底公爵威廉（那时已成为“征服者”）在一封给费康修道院院长的信中称爱德华为“受到上帝祝福的先王、我的君主和亲戚”，并用金银为他制作了圣物匣。类似地，虽然我们可以怀疑，爱德华是否真的只凭触摸便可以治愈病人，但《爱德华王传》中有关他年轻时在诺曼底就开始做这种事的说法是相对可靠的。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段，法兰西国王也开始在僧侣和修道院院长的支持下以这种方式治病救人。最后，也有证据可以有力地证明

，《爱德华王传》所宣称的那个故事是真的，爱德华确实喜欢与僧侣和修道院院长（特别是外国宗教人士）交往。1041年，与他一起横渡英吉利海峡并到达英格兰的四个人中，有三个是宗教人士。⁷

从这三个人的身份和职业可以看出，爱德华是教会改革的积极支持者。瑞米耶日的罗贝尔曾经出任修道院院长，而他之前所担任院长的这座修道院经历过沃尔皮亚诺的威廉的改革。⁸ 埃尔曼（Hermann）和利奥弗里克二人则是在洛陶林吉奥（Lotharingia，即洛林 [Lorraine]）接受牧师培训的。正如勃艮第（Burgundy）一样，洛林这一地区也是改革的代名词。⁹ 11世纪40年代中期，爱德华任命他们二人出任主教。此后，二人便在其所主管的教区大力推行改革，并重新安排其教区的体系。（例如，利奥弗里克就将其教区的中心从克雷迪顿 [Crediton] 移到了埃克塞特。）爱德华对改革的支持也能够清晰地体现在他对教宗利奥九世热情的回复中。1049年，英格兰派代表前往兰斯参加宗教大会。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载，“如此一来，代表们就可以告诉国王，人们在此次会议上做出了哪些有利于基督教世界的决议”。第二年，爱德华又派出了两个主教代表团参加了利奥的复活节宗教会议和9月的宗教会议。1051年，罗贝尔主教更是前往罗马，去接受他的大主教披肩。¹⁰

但是，随着1052年戈德温家族返回英格兰，改革便戛然而止，它与改革派教宗之间的联系也被切断了。但如果我们认为，伯爵和他的儿子们反对的是改革本身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就说得太过火了。例如，戈德温和罗贝尔的争端似乎更多的是政治以及个人层面上的，其重心在于争夺教会的财产而不是讨论教会的实践。同时，在阅读了《爱德华王传》以后，我们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戈德温及其儿子们的想法。他们认为，担任主教的外国人已经太多了。我们也知道，当埃尔曼主教想要把自己的主教座移到马姆斯伯里修道院（Malmesbury Abbey）时，戈德温和他的儿子们支持马姆斯伯里的僧侣们抵制此事。¹¹ 最重要的是，就在爱德华排除戈德温的努力遭遇逆转、罗贝尔主教出逃以后，戈德温家族保举了斯蒂甘德（Stigand）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

像戈德温一样，斯蒂甘德是克努特时代的旧臣。他显然是东盎格利亚的原住民，却有着一个北欧式的名字。这说明，他很有可能是盎格鲁人与丹麦人所生的混血儿。在历史记载中，他的名字最早出现于1020年。这一年，斯蒂甘德被任命为位于阿什顿（Assandun，该地点位于埃塞克斯，可称作阿什顿 [Ashdon] 或者阿兴顿 [Ashingdon]）。现在，大多数历史学家倾向于使用前一个名字的一座新教堂的牧师。克努特之所以建立这座教堂，既是为了纪念丹麦人征服过程中的这场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战役，也是为了赎罪。1043年，斯蒂甘德成了东盎格利亚主教。授予他这一职位的人正是刚刚加冕的虔信者爱德华。但很明显，这一任命实际上是克努特的遗孀埃玛安排的。王后显然是斯蒂甘德的靠山。同年的早些时候，当埃玛失势后，斯蒂甘德也受到了牵连。但和她不一样的是，他很快又恢复了自己的地位。到了1047年，他再次升职，就职于盎格鲁-丹麦关系的中心地带温切斯特。这里也是埃玛一直居住的地方。虽然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他在这一时期的崛起与戈德温家族的庇护有关，但是，1051年，当戈德温家族与国王对峙时，斯蒂甘德当过他们的中间人。据称，当戈德温被流放时，斯蒂甘德曾痛哭流涕。¹²

正如他作为世俗牧师的背景所说明的那样，斯蒂甘德并不是一个改革派。1052年9月，他成了近百年以来第一个以非僧侣身份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此外，在支持改革的人们看来，他还犯下了最为严重的滥用职权罪。根据12世纪史料记载，斯蒂甘德公开买卖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职位，因为买卖圣职而臭名远播。他当然对兼任神职（即一人同时担任一个以上的教会职务）也没有意见，而这也是改革派所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晋升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后，斯蒂甘德并没有放弃对温切斯特的控制。也就是说，他同时担任了两

个教区的主教。当然，鉴于他在1052年得到晋升时的情况，这位新任的大主教并没有追随前几位主教脚步。他没有前往罗马接受披肩，而是把瑞米耶日的罗贝尔所留下的一件拿来使用。¹³

鉴于他的过去和所有相关人士的态度，毫无疑问，斯蒂甘德是戈德温于1052年任命的。而且，相比于这一事件，再没有其他什么事件能够更为清晰地展现出，伯爵在这次反转中恢复了他过去的全部权势。如果说爱德华在这年圣诞节心情沮丧的话，那么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他似乎又回到了其执政初期的那种受到伯爵监政的状态当中。同样地，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来年春天，假如国王的心情忽然之间又好了起来，原因就是戈德温的突然死亡。

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载，爱德华和戈德温都在温切斯特庆祝复活节。但是就在复活节后的星期一，大家坐下来一起用餐时，伯爵却突然不省人事。《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他不能讲话，全身瘫软。”这不是突发状况。伯爵以这种全身无力的状态在病榻上躺了3天，最终于1053年4月15日逝世。听起来，伯爵似乎是患了致命的中风。但根据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说法（他喜欢记载逸事），伯爵是噎死的。而且，就在他被噎死之前，伯爵还曾对爱德华说：“如果我做过任何危害阿尔弗雷德或你的事，就让我上帝惩罚我不能吞咽。”戈德温被安葬在老教堂。就像他生前所习惯的那样，他待在克努特、哈撒克努特和埃玛的旁边。¹⁴

岳父之死并没有让爱德华变得更强大。在伯爵的葬礼之后，没有一位国王的朋友结束流放生涯回国，斯蒂甘德也没有去职。这是因为，在戈德温去世之后，他的二儿子哈罗德立即继承了威塞克斯伯爵的爵位。1053年，哈罗德大概30岁。较之他的父亲，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是这个民族和国家最为忠实的朋友，”《爱德华王传》写道，“他更加积极而有力地行使着他父亲的权力，并以他自己的方式耐心而仁慈地行事。”他身心强大，与人为善，但是在对付重犯时却毫不留情。就这样，哈罗德延续了戈德温家族对这片曾经的王国要害之地的掌控。《爱德华王传》的作者说，当他被任命威塞克斯伯爵时，“全英格兰的军队才得以重生，戈德温之死所带来的损失才得到了弥补”。¹⁵

但即便国王并没有变得强大，戈德温家族自身的力量也变弱了一些。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前，哈罗德一直是东盎格利亚的伯爵。而如果要接受威塞克斯伯爵一职，他就必须交出他对东盎格利亚的管理权。虽然那位英格兰的最高阶层的教会人士可以身兼多职，但这位地位最高的伯爵显然不能这么做。我们并不知道，爱德华是否坚持要求哈罗德放弃他此前的领地。有人猜测，是王国里其他大族的成员在贤人会议上提出这条规定的。这是因为，东盎格利亚的伯爵领落入了麦西亚的利奥弗里克伯爵的儿子埃尔夫加的手中。可惜的是，埃尔夫加是这一段历史中众多的幽灵人物中的一位。在与之同时代的历史作品当中，史学家对于此人完全没有任何的评论。他的年龄甚至也不为人知。我们最多可以说，他大约和哈罗德是同一代人。然而，我们柯宜部分肯定的是，他与哈罗德是竞争对手。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埃尔夫加曾在戈德温短暂流亡期间当过一次东盎格利亚的伯爵。而在戈德温家族胜利归国以后，他未获补偿便丢掉了职位。因此，对于埃尔夫加和他的支持者来说，他理应于1053年再次获得这一职位。当然，哈罗德及其家人是否也这样看则另当别论。¹⁶

埃尔夫加晋升的后果之一正是英格兰政治的重新洗牌。1052年9月，戈德温及其诸子似乎开始专权。但是，仅仅7个月后，随着斯韦恩和戈德温的去世，戈德温家族控制下的伯爵领数量就由3个减少到了1个。作为威塞克斯的新伯爵，哈罗德现在是王国里最为

强大的贵族，但他的权势仍受到麦西亚的利奥弗里克、东盎格利亚的埃尔夫加以及在诺森伯里亚主政的休厄德伯爵的合力制衡。除去在1051至1052年间短暂的例外，英格兰的这一代人第一次看到，本国的伯爵几乎平分了国内的权力。

在这种均衡的局面下，国王是否能够重获主动仍存在争议。¹⁷ 如果从最紧迫且最有争议的一个政治问题（即王位继承问题）来看，那么答案似乎是：大概不能。很显然，在戈德温家族回归后，诺曼底公爵威廉几乎不可能和平地戴上英格兰的王冠。虽然他们是那么信心十足，一定要让伊迪丝风风光光地重回王后的宝座，但是，即便是戈德温家族的人也一定会意识到，比起将王位交给诺曼底的威廉，爱德华更不可能拥有一个亲生的王位继承人。他们必须寻找一个替代方案。他们可能考虑过国王的外甥拉乌尔伯爵，他是国王的妹妹戈达吉富所生。然而，没有迹象表明，这一人选真的被考虑过，或者拉乌尔自己曾有任何成为王位继承人的打算。

无论如何，爱德华还有另外一个侄子。他不但是国王的父系亲属，而且还是一位前任国王的儿子。这位前任国王便是爱德华同父异母的哥哥埃德蒙。至少在此时，他已经因为对抗其替代者克努特的英勇举动（虽然最终失败了）而被称为“刚勇者”。1016年战败前，埃德蒙育有二子。后来，这二人都落入了克努特之手。按伍斯特的约翰的说法，丹麦人本来要杀死他们。但为了避免在英格兰造成丑闻，丹麦人便把二人送至瑞典，让他们在那里被杀。然而，瑞典国王拒绝亲自动手杀死他们，并且把这两个婴孩送到了匈牙利。在那里，他们得到了保护并慢慢长大成人。其中一个与其父同名的婴孩于匈牙利夭折，具体死亡日期不详。但另一个取名爱德华的则幸存下来，而且还成长为一个出色的人。基于某些明显的原因，史学家们称之为流亡者爱德华（Edward the Exile）。¹⁸

1054年，英格兰人决定寻找流亡者爱德华，并把他带回祖国。显然，英格兰人的目的是让他成为储君。这一年上半年，伍斯特主教奥尔德雷德横渡英吉利海峡，并开始将这一计划付诸实践。但我们很难确定，这到底是谁的主意。《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说，主教去海外“是为了办国王的事”。由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是奥尔德雷德及其手下所编的，这句话可能是可信的。与此同时，人所共知的是，奥尔德雷德是戈德温的支持者。1050年，他便获得了斯韦恩的谅解。1051年，他又帮助哈罗德逃走了。很难相信，如果爱德华或戈德温当中有一方反对的话，这位大使还能够离开国家去执行任务。虽然在过去，戈德温家族尝到过将一位没有权势的流亡者扶上王位这种做法的甜头，但鉴于英格兰内部的权力制衡，最合理的方案也许是国王和他的亲戚们各退一步。他们都放弃自己心中最完美的计划，转而支持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王位候选人。

然而，此后的历史证明，伍斯特主教奥尔德雷德的这一任务并没有取得成功。在到达了神圣罗马帝国首都科隆（Cologne）之后，奥尔德雷德受到了当地主教和皇帝亨利三世的礼遇。但是这似乎是他此行所能达成的唯一目的了。毫无疑问，他希望可以借助亨利的的影响力，把他要传达给流亡者爱德华的讯息远播至匈牙利。然而，或者是因为距离太远，或者是因为政治局面太复杂（匈牙利屡次叛乱反抗帝国统治），他的这一消息并未传到流亡者的耳朵里。或许，奥尔德雷德确实成功地把邀请送给了原定的接收人，而对方却对此反应冷淡。当流亡者爱德华离开英格兰的时候，他还不过是一个婴儿。可以想见，他对自己的祖国几乎没有任何印象。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说英语。他在匈牙利长大成人，又娶了一位名叫阿加莎（Agatha）的匈牙利女子为妻。实际上，他只是一个有着不同寻常的家族历史的东欧贵族。无论是何原因，在经过近一年的海外奔波后，奥尔德雷德两手空空地返回了英格兰。¹⁹

而在奥尔德雷德回国的时候，英格兰已经陷入了一场新的危机之中。1055年初的几

个月里，长期在诺森伯里亚掌权的休厄德伯爵辞世。休厄德伯爵是克努特任命的。他为人尚武，丹麦语绰号为“强壮者”（Digri）。一直到他死前，他都十分勤勉，能够为王朝所用。长期以来，他的主要职责是扼制苏格兰国王们的野心。一个世纪以来，苏格兰国王们一直在从他们统治的中心向泰河（River Tay）沿岸稳步向南推进。就在他去世前的那个夏季，休厄德伯爵率军攻过国境，并废黜了麦克白王。（因此，他也铸就了万古流传的英名——他就是莎翁笔下的老休厄德。）休厄德伯爵这么做显然是奉了爱德华的命令，而这次军事行动也非常成功，但也正像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他的长子在战斗中阵亡。于是，在数月后伯爵去世时，由谁来继位便引发了一场争论。休厄德还有一子瓦尔塞奥夫（Waltheof）。但是，对于战略指挥官这样一个重要的职位来说，他显然过于年轻。（或者说，至少有人认为他太年轻了。）于是，1055年3月，贤人会议决定，将诺森伯里亚伯爵领转授给伯爵戈德温的第三个儿子托斯蒂。20

《爱德华王传》的作者对这一任命的益处没有丝毫怀疑。在这本书中，托斯蒂是一个“智勇双全、精明能干的人”。虽然比哈罗德个子矮，但他在其他各方面却与其兄长不相上下。他英俊、优雅、勇敢，而且强壮。因此，《爱德华王传》的作者得出结论：“再没有什么时代、什么地方能够孕育两位像这样的伟人了。”21

但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可这一任命。《爱德华王传》同时也表示，托斯蒂是在他的亲友（特别是哈罗德和伊迪丝王后）的鼎力相助下，才获得这一新封号的。与此同时，“国王也并未提出反对”。除非真实情况与其记载完全相反，强调国王的态度就会显得有些多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爱德华王传》的作者似乎在有意反驳其他人的说法。他认为，爱德华没有反对提拔另一个戈德温家族的成员。

几乎可以确定，埃尔夫加伯爵正是被反驳的人之一。他最近重新接管了东盎格利亚，而这在某种程度上重建了英格兰政治的均衡局面。但如果托斯蒂被提拔为诺森伯里亚伯爵，这一均势就极有可能会被打破。而埃尔夫加和他的父亲麦西亚的利奥弗里克也就会被戈德温势力夹在中间（他们领地的南边和北边都是戈德温家族的领地）。埃尔夫加很有可能在3月的贤人会议上愤怒地与托斯蒂及其家族成员发生了冲突，因为也正是在同一次会议上，他被判流放。三个版本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对这一事件给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描述（虽然这些描述都很简短）。这不但充分反映出编撰者的不同立场，而且反映出了当时危及王国和平稳定的紧张态势。《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编著于坎特伯雷，而且有着亲戈德温的立场。它告诉读者，在不小心中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之后，埃尔夫加“被控背叛国王和国家”，并遭到流放。但写于麦西亚修道院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C本则坚持认为，伯爵之所以被流放“是出于莫须有的罪名”。别有趣味的是，在向来行文谨慎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中，编撰者奥尔德雷德等人认为，埃尔夫加从根本上就是清白的。22

然而，如果说虔信者执政期间所发生的众多事件证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被判处流放的人很少会直接接受惩罚。正如之前的哈罗德一样，埃尔夫加也在第一时间逃往爱尔兰。在那里，他雇用了18艘战船的士兵，以之作为他的家兵。从爱尔兰出发，他乘船横渡爱尔兰海，以寻求格鲁菲德·阿普·卢埃林（Gruffudd ap Llywelyn）的帮助。同年的早些时候，格鲁菲德在一场血腥的战争中战胜了他南部的对手。在那之后，他就成了威尔士全境的国王。此人对英格兰没有特别的偏爱，对这位客人的家族渊源也不感兴趣。就在此前不久的1052年，他曾率军袭扰英格兰边界，给当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1039年，刚刚登上政坛的格鲁菲德还要对埃尔夫加的叔叔埃德温（Eadwine）之死负责。但就像所有在威尔士政坛这一竞争激烈的地方取得成功的人一样，格鲁菲德很会抓住机会。他和埃尔夫加都同意，要暂时放下分歧，共同向英格兰发动进攻。1055年10月下旬，他们的联军

越过边境进入赫里福德郡（Herefordshire）。在那里，他们击败了拉乌尔伯爵，并攻陷了赫里福德城。当数量更为庞大的英格兰军队集结起来攻击他们时，这群侵略者明智地选择了撤退。率领着英格兰大军的哈罗德伯爵扑了个空，只好指挥士兵在赫里福德烧焦的遗址周围加强防御，此外则别无他法。最后，哈罗德亲自出面，将二人拉到谈判桌上，和解就此达成。“对埃尔夫加的判决被撤销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C本写道，“他拿回了自己所失去的所有财产。”²³

有迹象表明，双方的和解是真实的。第二年，如果威尔士人进一步取得胜利的话，格鲁菲德也将获得类似的优惠条款。此时，哈罗德和埃尔夫加的父亲利奥弗里克伯爵合作，在英格兰内部举行了商谈。1056年夏天，哈罗德明显觉得，英格兰的事务已经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于是，就在当年的秋季，他便启程前往欧洲。一份于1056年11月13日起草的证书显示，当时他正在佛兰德伯爵的宫廷内。

一段时期以来，历史学家一直在推测这次出访的真正目的。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哈罗德出访罗马或者从那里返回，中途来到了佛兰德。这是因为，《爱德华王传》的作者明确向我们指出，哈罗德曾经为了朝拜而去过一次圣城。他在佛兰德短暂停留，很可能只是为了拜访“英格兰人的老朋友”（在书中两处不同的地方，《爱德华王传》的作者都是这样称呼佛兰德伯爵的）。戈德温家族明显因为伯爵之前的礼遇而对他怀有感激之情。上面两种说法都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因此，不出意料的是，某些作者会解释，哈罗德之所以于1056年出行，是因为他试图第二次邀请流亡者爱德华回归。由于只是建立在一环扣一环的推理而非实际证据之上，这一推论真的只是一个具有诱惑力的理论而已。唯一可以确定的是，1056年秋，哈罗德的确身在欧洲大陆。而在第二年春，流亡者爱德华便抵达了英格兰。²⁴

他在到达英格兰后不久便突然死去。根据各种史料，我们可以推测，他死于1057年4月17日。他的死亡地点很可能是伦敦，并被葬于圣保罗大教堂。但没有任何文献提到他的死因。他刚刚到达英格兰就离奇死去一事着实引人怀疑。同样引人怀疑的是，史料表明，他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同与他同名的叔父见上一面。《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神秘地表示：“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被禁止拜见他的亲戚爱德华国王。”不出所料，这一评论刺激了当代作家们，让他们创造了不同的阴谋论。在传播最广（然而也最不可信）的几个版本中，有一个故事是，哈罗德命人杀掉了流亡者爱德华；而另一说法则是，他死于诺曼底公爵威廉所派出的杀手之手。一位作者甚至暗示说，两位爱德华未能见面的真正原因是，虔信者爱德华仍希望诺曼人能够继承英格兰王位，因而拒绝接见这位未来的继任者。可以说，无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的编写者是否真的了解内情，根据这一含糊的表述，这一历史谜团恐怕永远无法得以破解。²⁵

这些阴谋论的问题在于，尽管近来的这场祸事令《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的编写者心情低落，但是，英格兰人继承王位的希望并没有破灭。流亡者爱德华与妻子阿加莎共有3个孩子，其中有1个是男孩。我们不知道是否有子女随同他们的父亲在1057年横渡了英吉利海峡，但在1066年以前，他们和他们的母亲一定已经都抵达了英格兰。1057年，这个名叫埃德加（Edgar）的男孩应该还不超过5岁，但他确实具有继承王位的资格。在一本成书于1060年前后的温切斯特的书中，埃德加被称为“clito”。这是一个拉丁语单词，相当于英语的“王子”（ætheling，代表出身于高贵家族）。在传统意义上，这是一个威塞克斯王族成员才配拥有的称呼，代表他们有继承王位的权利。在一份写于12世纪初的历史资料中，爱德华自己就曾称埃德加为“王子”。²⁶因此，到了11世纪50年代末（可能早至1057年），包括正在变老的国王在内的许多英格兰人都确信，王位继承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但是，英格兰的政治格局继续发生着突变。1057年春，流亡者爱德华逝世；同年秋天，利奥弗里克伯爵死去。而到了当年圣诞节的前几天，拉乌尔伯爵也去世了。就在前一年，国王的另一个亲属乌达伯爵也离开了人世。英格兰政治的顶层格局再度发生了巨变，而这一巨变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埃尔夫加继承父位，成为麦西亚伯爵，但与此同时，他也不得不放弃东盎格利亚伯爵领。从原则上来说，他几乎无法反对这一惯例：毕竟，哈罗德在继承其父的威塞克斯伯爵爵位时也放弃了东部各郡。但他必然表达了对于把东盎格利亚分封给格思（Gyrth）这一决定的不满。后者是哈罗德和托斯蒂的弟弟，当时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不久后，原属拉乌尔伯爵的西南米德兰各郡被分封给了戈德温家族的利奥弗温。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时的埃尔夫加一定更加怒不可遏。他很可能公然提出了抗议，因为就在1058年，他再次遭到流放。此事的具体细节虽然完全缺失，但很明显，这是历史的重演。“埃尔夫加伯爵被放逐，但他不久就借助格鲁菲德的帮助重返英格兰，”《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写道，“要描述发生了什么是令人厌烦的。”²⁷

不幸的是，这一谨慎的文风似乎传染给了另外3个版本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在叙述接下来的5年的历史之时，这些书中都出现了不祥的沉默。此时，除去麦西亚之外，戈德温兄弟4人几乎控制了整个英格兰。在麦西亚，处于备战状态的埃尔夫加显然不准备妥协。基于《末日审判书》中的数据，学者们推翻了过去观点，认为戈德温一派土地收入的总和并未超过国王的土地收入。根据修订后的数据，从土地面积的大小来看，爱德华国王很可能仍保有优势。但在诺曼征服之前的英格兰，土地和领主权并不是自动联系在一起：地主可以有自己的佃户，但他们并不一定是这些佃户的领主。一个人不必持有领主的任何财产，就可以“委身”（commend）于他。爱德华拥有大量土地，而他的领主权却似乎很微弱。与此相反的是，戈德温家族不仅拥有一张庞大且力量强大的关系网络，而且，这一网络还在不断扩张。仅哈罗德一人就拥有数以千计的拥护者。几乎在每一个郡，都有几十位把他当成封君的大塞恩。²⁸

在教会方面，戈德温家族也有着强大的同盟。1051年，爱德华任命了约克大主教金西耶（Cynesige）。他于1060年蒙召归天，伍斯特的奥尔德雷德则取代了他。比起金西耶，总体而言，奥尔德雷德更具世俗气息。而伍斯特主教的位置则被交给了哈罗德的同盟兼密友伍尔夫斯坦。同时，尽管任命斯蒂甘德给整个英格兰教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坎特伯雷大主教仍然由他担任。在有关斯蒂甘德被擢升后一年的记述中，《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C本的编写者尖锐地评论道：“这片土地上再也没有大主教了。”11世纪50年代，新的英格兰主教都选择前往海外接受委任，唯恐受到斯蒂甘德的玷污。1058年，这位大主教找到了一个打破这一尴尬局面的机会。当时，反改革派团体夺取了罗马教廷的权力，安排了更听话的本笃十世（Benedict X）来担任教宗。这位教宗热情地送给了斯蒂甘德一件专属披肩。但第二年，改革派就重新夺回了教宗的宝座。本笃被指责为伪教宗，这件事则让斯蒂甘德更加为人所不齿。然而，尽管他让英格兰蒙羞，这位大主教仍然在世俗界取得了成功。这也证明他是不可战胜的。他3000英镑的年收入让他与大伯爵一样富有。同时，他也是超过1000个塞恩的领主。²⁹

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很难想象，虔信者爱德华还能拥有任何事实上的权力。1060至1061年冬，两名洛陶林吉奥牧师被提拔为赫里福德和韦尔斯（Wells）两地的主教。这说明，在这些地区，国王可能还有些主动权。但是从其他的方面来看，自11世纪50年代后期起，戈德温兄弟实际上已经代替了国王，统治着整个国家。《爱德华王传》的作者厚颜承认了这一点。毕竟，这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合理化这一状况，并且为戈德温家

族史无前例的权力膨胀辩护。哈罗德和托斯蒂更是被描绘成英格兰王国的两大支柱。幸有他们的坚守和勤勉，虔信者才能完全不受任何俗务的干扰：

园涩雪特喻我估政班荆召拾恶打姑碎；沉笼潜 打 达喝姑搪病免奖胃龟农
龟 | 祈…肚臀；幸园涩雪特喻我遣打抹赖；守病免祭戮滨番瑞基言因恒遗权龟庆
理困；虚胃伤珠黎打块奇…旅撕；守河召噩潮打物剖；笼拯担执瘫庞寸…具脏尔
伪打压侏虚蝗盘守矿什藻矿打皿度谤茨措守玛篷；唱特守诀块打姨旗…因似措黎
骑君罚一竞急寿绿元僻黎凸打瑞翰；守幸狐唾标贞容…彦瑞；扎翘厨矿打滑滴免
千守号歧匈原咐矮撕…幸运彦因博咬喻我滑滴打瑞翰；守什憾病免贞弃担伤措式
骚诀块打吐殉；必歧仗限寿…³⁰

11世纪60年代初，戈德温家族的势力日益强大。埃尔夫加伯爵似乎死于1062年。《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没有关于这一年的任何记载。这一点令人起疑。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埃尔夫加死后，他的任何一个儿子继承了麦西亚伯爵之位。³¹随着他们在英格兰的对手终于撒手人寰，戈德温家族觉得，是时候与其对手的昔日盟友格鲁菲德·阿普·卢埃林一决高下了。1062年圣诞节后不久，哈罗德奇袭了威尔士王廷所在地里兹兰（Rhuddlan）。而这一次，格鲁菲德设法坐船逃脱了。为了发泄不满，哈罗德破坏了国王的住处及其剩余的舰队。第二年春，伯爵又发起了规模更大的、步调更为一致的军事行动。当他率领自己的舰队攻击威尔士南部海岸的时候，他的弟弟托斯蒂则带领另一支队伍直驱威尔士内地。这次联合行动是十分成功的。1063年8月初，格鲁菲德被自己人杀死了。他的首级被人送到了哈罗德那里，而哈罗德则将其转交给了虔信者爱德华。³²

尽管戈德温兄弟后来向国王致以敬意，这场在威尔士取得的胜利无疑是属于戈德温家族的。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记载，哈罗德在威尔士扶植了一个傀儡君主，取代了格鲁菲德。对此，在一个世纪后，历史学家威尔士的杰拉尔德（Gerald of Wales）还表示，在威尔士各地，人们至今仍能看到为纪念在1063年所发生的大小战役而设立的石碑。这些石碑上面都镌刻着“这就是胜利者哈罗德”（HIC FUIT VICTOR HAROLDUS）的字样。在其统治的最后十年间，虔信者爱德华在历史记录当中完全销声匿迹了。而与此同时，作为征服者和对高级官员有任命权的人，戈德温家的长子却十分引人注目。³³

然而，当我们再次在历史的光彩中与哈罗德相遇时，他正策马前往其位于苏塞克斯海岸的博瑟姆庄园。在与友人一起用餐后，他便乘船驶入英吉利海峡。而且，不知用了何种方式，他最终成了诺曼底公爵的客人。

¹ YHU, 44–5; JW, ii, 570–3; DVF D, 1052; 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Map 6.

² YHU, 62–3, 92–127; above, 64.

³ Ibid., 66–71; Fernie, *Difkluhfwrh*, 96–8; idem, ‘Edward the Confessor’s Westminster Abbey’, *Hgz dug ukh Frqihwru*, ed. Mortimer, 139–50, 以及文集中 Gem 和 Rodwell 的文章。关于修道院在1066年的状态，可参见 Summerson, ‘Tudor Antiquaries’, 164, 177.

⁴ YHU, 66–9. 威斯敏斯特宫现在的居民似乎很确定，这座宫殿是由克努特建立的（参见www.pa

liament.uk, Factsheet GII) 。Mason初步认可了这一结论。E. Mason, *Z hwp lqvihuDeehâ dgg lw Shrsch- f/2161 w f/2327* (Woodbridge, 1996), 11–12. 然而, 这本书中的证据似乎很少。其中, 有一句来自《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话, 而这句话的真实性也值得商榷。除此之外, 只有有关飞毛腿哈罗德早先曾在威斯敏斯特下葬的猜测。大多数学者认为, 就像教堂一样, 这一宫殿是虔信者建立的。例如, 可参见 *Wkh Eadfnz hœHqfâfσsdhgld ri Dqj σ.Vdâr q Hqj ælqg*, ed. M. Lapidge et al. (Oxford, 1999), 471. *Fdup hq*, 40.

5 例如 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95。关于《爱德华王传》成书日期的讨论, 参见Stafford, *Txhhq Hp p d*, 40–8; *YHU*, xxviii–xxxiii.

6 Above, 64; Mortimer, ‘Edward the Confessor’, 31–2.

7 Ibid., 31–4; above, 21; *DVF D*, 1065; van Houts, ‘Edward and Normandy’, 71–5; Barlow, *Frqihwvru*, 50.

8 参见Barlow, *Hqj duk Fkxufk- 2111’2177*, 85–6。他警告我们, 不要把罗贝尔当成一个改革者。他甚至认为, 事实情况恰好相反。

9 S. Keynes, ‘Giso, Bishop of Wells (1061–88)’, *DQV*, 19 (1996), 205–13; Hare, ‘Cnut and Lotharingia’, *passim*. 虽然克努特同样与洛林有联系, 而且让一个洛陶林吉奥人担任主教,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爱德华只是在延续早期的政策。毕竟, 诺曼底的威廉也让一个名叫玛立利的洛陶林吉奥人担任了鲁昂大主教。更有甚者, 既然埃尔曼和利奥弗里克在1041年与爱德华一起渡过了海峡, 他们的任职就很难被看作是本地人阻止诺曼人晋升的尝试(这一尝试是由戈德温所主导的)。

10 Barlow, *Hqj duk Fkxufk- 2111’2177*, 82–4, 301–2; *GQE* Leofric; *GQE* Hermann.

11 Barlow, *Hqj duk Fkxufk- 2111’2177*, 86. *YHU*, 30–1; WM, *Jhwd Srqulifxp*, 286–9.

12 *GQE* Stigand; *YHU*, 36–7.

13 *GQE* Stigand; WM, *Jhwd Srqulifxp*, 46–7.

14 *DVF C*, 1053; WM, *Jhwd Uhj xp*, 354–5.

15 *GQE* Harold II; *YHU*, 46–9.

16 Baxter, *Hduw ri Phufld*, 43–5.

17 Barlow, *Frqihwvru*, 188–213, and 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96. 他们认为国王的确重新得到了某种主动权。参见Mortimer, ‘Edward the Confessor’, 28–31。

18 JW, ii, 502–3; 参见 *DVF D* 1057. 同样可参见 *GQE* Edward the Exile; S. Keynes, ‘The Crowland Psalter and the Sons of King Edmund Ironside’, *Ergchldq Aeuðu Uhfrug*, 6 (1985), 359–70.

19 JW, ii, 574–5. JW也表示, 奥尔德雷德此行是奉国王之命, 但这似乎是作者自己的假设。参见Barlow, *Frqihwvru*, 189.

20 *YHU*, 34–5; Barlow, *Frqihwvru*, 201–3.

21 *YHU*, 48–51.

22 S. Baxter, ‘MSC of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 and the Politics of Mid-Eleventh-Century England’, *HKU*-122 (2007), 1189–1227.

23 K. L. Maund, ‘The Welsh Alliances of Earl Ælfgar of Mercia and his Family in the Mid-Eleventh Century’, *DQV*, 11 (1988), 181–90.

- [24] YHU, 36–7, 52–3, 82–3; P. Grierson, ‘A Visit of Earl Harold to Flanders in 1056’, *HKU*, 51 (1936), 90–7, 参见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97。
- [25] Ibid., 97–8. 关于阴谋论, 可参见 E. Mason, *Wkh Krxvñ ri Jrgz lqh; Wkh Klwvñ ri d Gā qdvñ* (2004), 92; John, ‘Edward the Confessor’, 257。
- [26] GQE Edgar Ætheling; 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98–101.
- [27] Ibid., 103–4; YHU, 50–1.
- [28] 修订后的说法见Baxter, *Hduw ri P hufld*, 128–38, 原观点见Fleming, *Nlqj v dqg Orugv*- 5 3–71。GQE Harold.
- [29] Barlow, *Hqj dvk Fkxufk- 2111’ 2177*, 86–93, 304–5; GQE Stigand.
- [30] YHU, 54–5, 60–3.
- [31] Baxter, *Hduw ri P hufld*, 48; idem, ‘Edward the Confessor’, Map 11.
- [32] DVF D and E, 1063; JW, ii, 592–3; R. R. Davies, *Wkh Dj h ri Frqt xhwvZ ddw- 2174’ 2526* (Oxford, 2000), 24, 26.
- [33] DVF E, 1063; Gerald of Wales, *Wkh Mxvñhā ukurxj k Z ddw dqg ukh Ghvfulsñrq ri Z dñ hw*, transl. L.Thorpe (1978), 266.

8. 咒籍疼亲谢

如果对于哈罗德·戈德温森来说，直到1063年为止，这几年的他一直顺风顺水的话，那么对于征服者威廉来说，事情同样如此。

1057年瓦拉维尔之战的胜利并未结束公爵与法兰西国王亨利一世以及与安茹的杰弗里·马泰尔之间的战争。第二年，他向国内强调了他对于法兰西国王的优势，收回了自己少年时代所失去的蒂利埃城堡，还夺取了亨利的蒂梅尔城堡（castle of Thimert）。同时，他与安茹的战争也在继续，既没有明显的收益，也没有重大的损失。但是，对于威廉来说，1060年的确是受到神灵庇佑的一年。1060年8月4日，亨利一世吞下一些药物，但却未能遵从医嘱不喝水。当天他就一命呜呼了。¹ 大约在同一时间里，杰弗里·马泰尔也生了病。一个安茹的史家描述他“身患不治之症，情况日渐糟糕”。11月4日，杰弗里在巨大的痛苦当中死去，身边围绕着他的手下们。²

两位主要对手几乎同时死去了。这势必让威廉如释重负，因为这意味着，长期存在的入侵威胁消失了。亨利一世虽然有过三次婚姻，但只有最后一位王后产下了子嗣。1060年8月，其长子腓力（Philip）年仅8岁。法兰西王权由摄政会议掌控，而这一会议的领头人正是亨利的妹夫佛兰德的鲍德温和王后。巧的是，后者正是威廉的岳父。³ 对诺曼底公爵来说，安茹的局面甚至更为有利。这是因为，尽管杰弗里·马泰尔至少结过4次婚，但他并没有子嗣。如此一来，安茹的继承权便落到了他的外甥大胡子若弗鲁瓦（Geoffrey the Bearded）的手中。大胡子若弗鲁瓦的统治资格则遭到了其弟富尔克的质疑。二人展开了长达数年的争斗，而安茹再也不具备和诺曼底竞争的实力了。

从位于诺曼底与安茹之间的曼恩的情况来看，这一点十分明显。1051年控制了曼恩之后，杰弗里·马泰尔一直以此地的合法继承人埃贝尔二世（Herbert II）之名称管辖曼恩。据普瓦捷的威廉记载，此后，埃贝尔一度逃到诺曼底寻求庇护。而且，为了回报，埃贝尔曾暂时把威廉立为他的继承人。历史学家有理由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这个承诺显然与诺曼人对英格兰王位的要求有着某些相似之处。仅仅是重复不足以引发人们的怀疑。人们可以争辩，这种相似性说明威廉很喜欢这种安排。然而，普瓦捷的威廉一方面坚持说他的陈述绝对真实，另一方面则在细节上含糊其词。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做法难免引起读者的怀疑。当然，诺曼人对继承权的主张势必也会遭受曼恩人的怀疑。1062年3月9日，埃贝尔二世逝世。他也没有留下子嗣。此时，亲安茹的一派在勒芒拥立埃贝尔的姑父瓦尔特，让他继承爵位，同时开始准备抵抗诺曼人的进攻。⁴

但抵抗是徒劳的。随后不久，威廉就发动了残酷的战争，对勒芒周边的乡村进行了掠夺。正如普瓦捷的威廉厚颜无耻地描写的那样，“诺曼人之所以要反复在这里造成实质上的破坏，为的是在勒芒人心中播撒恐惧的种子；为的是摧毁和践踏葡萄园、土地和村庄；为的是夺取位置偏远的城堡，在必要的地方驻扎军队。这样一来，这里的每个地方都无时无刻不处在遭受（诺曼人）毁灭的危险之中”。瓦尔特及其支持者向他们现在的领主求援

。但是，尽管安茹的新伯爵发出了警告，但他一直没有出现。因此，当地守军最终不得不决定向威廉投降，打开勒芒城门，迎接诺曼底公爵威廉入城。城市沦陷后，瓦尔特及其妻子很快相继逝世，随之谣言四起。有人称，二人是被公爵下令毒死的。这一谣言早在12世纪的文献中就已经出现。当时，曼恩全境只剩下马耶讷城堡（castle of Mayenne）在独自支撑。这座要塞北邻栋夫龙，几乎没有人能够攻陷它。当地的领主一直反对威廉的野心。最后，诺曼底军队把火把投向城堡，并点着了它。只有在这时，那里的守军才缴械投降。⁵

因此，到了1063年，威廉便处于胜利者的位置上。像哈罗德·戈德温一样，他不但见证了宿敌们的死，又成功征服了一个邻近的地区。再没有什么能比卡昂更好地反映当时的胜果了。正是在这一时期，公爵下令建设这座城镇。此前，这里一直是个无足轻重的居民点。（事实上，大约在威廉出生时它才初登史册。）但是，从11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这座城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跃成为诺曼底的第二大城市，仅次于首府鲁昂。威廉公爵也很可能定居于此，因为此处距瓦尔斯沙丘战役的战场较近。正是在那场战役中，威廉如得神启，大获全胜。因此，这里也成为理想的地方，能够强调其权威从根本上来自上帝。此外，卡昂还有几处地理优势。那里有一块露出地面的岩石。在那块岩石上，公爵建起了一座城堡。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这座广阔的要塞—宫殿至今仍有迹可寻，但它原本的石质结构都没有留存下来。由威廉和玛蒂尔达所建的两座修道院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这两座修道院之所以会被建立，很可能是为了回报教宗取消二人婚姻禁令的恩情。玛蒂尔达所修建的是一座始建于1059年前后的女修道院，供奉的是圣三一（Holy Trinity）；威廉所建的则是一座始建于1063年前后的男子修道院，供奉的是圣斯蒂芬（St Stephen，即圣艾蒂安 [St Etienne]）。当然，这两座修道院的建筑风格都是罗马式的。尽管比起玛蒂尔达的修道院，威廉修道院的年代只是稍晚一些，但其构造的复杂程度是所前者远不能及的。这一修道院创新的设计成为日后许多修道院所效仿的对象。幸运的是，在此后的数百年间，这座建筑仅仅经历了少许改建，并逃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摧残。因此，时至今日，这座宏伟而壮观的建筑仍可供世人观瞻。经过一再的邀请（正如普瓦捷的威廉所说，“用了某种虔诚的暴力之后”），公爵终于说服了他最重要的精神导师兰弗朗克，让他担任这一修道院的首任院长。

在圣斯蒂芬修道院建成后不久，威廉收到一则令人激动的消息：哈罗德·戈德温森已经在法兰西北部海岸登陆了。⁶

哈罗德的欧洲大陆冒险之旅是有关诺曼征服的故事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这多半是因为，它是巴约挂毯首个场景的主题。但与此同时，这一事件也是最有争议的事件之一。尽管巴约挂毯以及诺曼底地区各种编年史中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和描述都非常深入，但同一时期英格兰的历史文献（例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爱德华王传》等文献资料）却完全没有谈及此事。因此，我们很难推断这一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尽管哈罗德也有可能是在1065年夏初外出冒险的，但大多数史学家倾向于认为，这一事件发生在1064年的夏初。幸运的是，无论这一事件发生于何时，它的重要性都不会改变。⁷

毫无疑问，这一事件是真实发生过的。这是因为，关于这一事件，无论是在当时的诺曼史书中，还是在后来的英格兰史书中，这一故事的框架都大致相同。对于这一事件的开始，巴约挂毯表现得最为细致。正如我们所见，最先出现在画面上的角色是虔信者爱德华。在这个场景里，爱德华国王留着白发和胡须，老态尽显，正在同两个男子交谈。我们认为，其中一个男子就是哈罗德。在下一个画面里，伯爵（这里有一个标识清楚地标出了他

的身份)正骑马朝苏塞克斯的博瑟姆庄园而去,旁边有骑行的仆人和一群猎犬。伯爵腕上还站着一只猎鹰。一到博瑟姆,他们就在一处教堂(这一教堂至今仍然存在)里虔诚地祷告。出海之前,他们还在庄园的房子里享用了一顿美餐。巴约挂毯也描述了他们一边拉起外衣,一边涉水登船的场景。

然而,当哈罗德及其手下横渡英吉利海峡时,他们却遭遇了风暴,差一点就船毁人亡了。此事不但在挂毯中有所暗示,而且在所有历史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因为上帝的眷顾,他们逃脱了葬身海底的厄运,最终在蓬蒂厄(Ponthieu)的海岸登陆了。蓬蒂厄是夹在诺曼底与佛兰德之间的几个小郡当中的一个。这显然不是他们计划中的目的地。挂毯上的画面表明,哈罗德刚一登陆,就被蓬蒂厄的统治者居伊伯爵俘虏,并被送往博兰城堡(castle of Beaurain)监禁起来。据普瓦捷的威廉记载,这种强盗行为在蓬蒂厄并不鲜见。在拿到大量的赎金之前,居伊伯爵打算一直把哈罗德及其随行人员扣押在此地。⁸

随后,场景转到了诺曼底。不知怎么地,哈罗德登陆的消息传到了威廉公爵那里。哈罗德很可能自己想办法给公爵捎了信。在巴约挂毯里的一个令人有些疑惑的场景里,一个留有小胡子的信使出现了。这种胡子暗示了他是一名英格兰人。在稍后的一本史书当中,伯爵则是在贿赂了一名狱卒之后才将自己身陷囹圄的消息告知了威廉公爵。无论消息是如何传出去的,威廉一得知哈罗德被困,便立即派出使节前往蓬蒂厄,要求释放哈罗德。瑞米耶日的威廉表示,居伊伯爵受到了压力,而这一点似乎是完全可信的。这是因为,在1054年的莫特默尔,居伊伯爵曾经被俘,直到其发誓效忠于诺曼底公爵后才被释放。普瓦捷的威廉显然读过瑞米耶日的书,但他坚持认为,居伊其实是自愿配合的,并因此得到了一些土地和金钱作为报酬。无论他是受到了胁迫还是被贿赂了,居伊伯爵最终将哈罗德带到了诺曼底边境的厄镇,并将他交给了威廉。在威廉的护送下,哈罗德伯爵及其随从来到了威廉位于鲁昂的舒适的宫殿中。⁹

所有的文献都表明,哈罗德在诺曼底停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有两个重大的事件发生了。首先,根据普瓦捷的威廉的详细记载以及巴约挂毯的大段描绘,威廉在布列塔尼打了一仗。这场战斗持续的时间不长,也并不算成功。哈罗德陪同其主人参加了战斗。巴约挂毯描绘了他在圣米歇尔山附近英勇营救威廉的士兵的情景。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就在他停留在诺曼底的这段时间里,哈罗德发了一个誓,支持威廉对英格兰王位的主张。据普瓦捷的威廉记载,在图屈埃河畔博讷维尔(Bonneville-sur-Touques)的一次特别会议上,伯爵发了这个誓。¹⁰挂毯上的画面显示,伯爵是用手按着圣物发誓的。



这就是各种文献中有关哈罗德造访欧洲的故事的描述。尽管在一些细枝末节上不尽相同（例如，哈罗德在哪里宣誓，宣誓的时间是在布列塔尼战役爆发前还是之后），但所有的编年史家和挂毯的制作者都一致认为，这个故事的内容就是这样的。¹²然而，他们关于这件事可能会发生的说法却大相径庭。

据诺曼编年史家所言，宣誓是整个故事的核心：哈罗德之所以横渡了英吉利海峡，是因为他受虔信者爱德华之命，前来确认威廉是否有继承英格兰王位的意愿。例如，瑞米耶日的威廉说道：

休屿权胆打绪已；逊妇肯姑搪 达喝驴彦疚汇巢搪替打甄石…守影募捧径双
编快戳摘贾邻绑妒祭掏篮涎特汇巢遣；虚汇巢人锄摇 达喝打搪姑…守撼壳扬募
守衫晚胃彦之动并讽—之府抢一龟通权齐赖打骨邻达编劲篷糖云掏篮萌困…雪特
掏篮煌祭历伤搪替； 达喝曼编劲谓刚劲贤嫂涡葬 3 fealty: …肚譬；概借桓帝
贾打尺俗；守言嫂小 3 oath: 壳班猿贞徽打葬潮…¹³

普瓦捷的威廉自然赞同这一说法。他十分尊崇瑞米耶日，甚至一字不差地抄了其中一

部分的叙述：哈罗德是受命前去保护爱德华的接班人威廉的。后世所有的诺曼编年史家也纷纷附和。12世纪20年代，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说：“真相是，爱德华早已宣布，他打算将整个王国传给他的亲戚诺曼底公爵威廉，并且在英格兰全体国民的同意下，让威廉成了他的继承者。”¹⁴

但是英格兰人对此却不能苟同。那时，他们似乎更愿意保持沉默。《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并未记录1064年所发生的事件，而它关于1065年各事件的记载则是从8月份开始的。尽管《爱德华王传》的作者发表了两条评论，可能多少涉及此事，他也没有明确提及哈罗德之行。然而，后世的英格兰人并没有三缄其口，他们开始直接否认诺曼人的说法。例如，根据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所言，12世纪初，一些英格兰人坚称，哈罗德伯爵从未有过访问大陆的打算，他之所以渡过了英吉利海峡，是因为在钓鱼时被意外刮到了那边。¹⁵

总体而言，坎特伯雷僧侣厄德麦（Eadmer）的描述更为可信。他生活在12世纪初。据厄德麦记载，哈罗德确实曾自愿去诺曼底，但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自身的动机。他此行的目的是接回两个一直在威廉宫廷里做人质的亲戚。这个说法更为可靠，因为事实正是如此，就连普瓦捷的威廉也承认这些人质的存在。在1051至1052年的那段危机当中，戈德温家族曾将两名族人当作人质交给虔信者爱德华。厄德麦指出，他们是伍尔夫诺思和哈坎。前者是哈罗德的弟弟，后者则是哈罗德死不足惜的哥哥斯韦恩伯爵的儿子。他们最有可能是在1051年9月被交给虔信者的。当时，戈德温家族势力崩塌，斯韦恩仍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在随后的一年中的某一天，他们显然被移交给了诺曼底方面。最大的可能是，在访问英格兰后，威廉亲自把他俩带回了自己的宫廷。¹⁶

那么，哪一种说法更为可信？哈罗德是被派往诺曼底以兑现爱德华先前的承诺，还是他负有自己的使命，试图带回长期遭到扣押的亲戚？我们应当相信普瓦捷的威廉，还是应当相信厄德麦？这两个人的特点并不能帮助我们做出取舍。普瓦捷的威廉所生活的年代距离事件的发生日期更近，他还详细地描述了哈罗德到访的细节。他似乎十分了解这个宣誓仪式，不仅说出了仪式最有可能举办的位置，还附上了据称是伯爵所承诺的条款。根据普瓦捷的说法，哈罗德首先发誓，在爱德华的王廷上，他将会为威廉发声；其次，在国王去世后，他会动用他的财富和影响力，力保公爵成功继位；再次，伯爵承诺，自己将会出资加强多佛尔城堡的驻防，供威廉所用；最后，他还将听从公爵的指挥，在英格兰的其他地方同样建立起要塞并储备粮食。¹⁷

但是，尽管厄德麦是一位后世的作者，他显然也知道很多。他一个人就说出了两位戈德温家族人质的名字，并提供了其他颇具说服力的细节（例如，他知道哈罗德在蓬蒂厄登陆河口的名字）。厄德麦也详细地描述了伯爵所立的誓言。他也提到，哈罗德保证，要在个人层面上支持威廉，并且愿意为多佛尔的布防提供个人支持。除此之外，他还补充了一条，表示哈罗德方面将会用联姻来巩固这一决议。在这一联姻关系里，哈罗德的妹妹将会嫁给一位诺曼底的要人，而伯爵本人则会迎娶公爵的一个女儿。¹⁸

但与此同时，普瓦捷与厄德麦显然各有偏见。普瓦捷明显希望尽可能强调诺曼人对英格兰王位要求的合法性。他坚称，哈罗德“以十分清晰的语句宣了誓，他的这一行为是出于自己的意志的”，“正如到场的那些最优秀、最真诚的证人所说的那样”。这位史学家如此强力的断言立即引发了我们的怀疑，令我们倾向于相信厄德麦的表述。厄德麦则称，哈罗德意识到自己身处困境，他的承诺实际上是在胁迫之下做出的。“除去同意威廉的要求以外，他想不到任何可以脱身的办法。”¹⁹

然而，厄德麦在撰写这段历史的过程中也同样抱有偏见。如同大多数经历过那段历史的英格兰人一样，他把诺曼征服视为一场可怕的悲剧。正如普瓦捷急于证明，诺曼人对英格兰王位具有合理的诉求一样，他总是急于否定这一诉求。²⁰在展开他的叙述时，他总是尽力避免提及1051年爱德华的承诺。因此，他并未解释那一年国王与戈德温家族发生争论的原因。然而，到了戈德温家族刚刚重新掌权的1052年，人质们就奇迹般地被送回到戈德温家族的手中。这些隐瞒和篡改是为了给哈罗德开脱，表明他没有任何的过失。在厄德麦的叙述中，当他抵达诺曼底之后，哈罗德伯爵才首次听说，威廉公爵觊觎英格兰的王位。威廉告诉他，爱德华在流亡时曾承诺让他继承王位。

既然二人不分伯仲，我们也就难以在这样两位富于操纵性的史学家中做出选择。但如果从更广阔的层面来考虑的话，我们显然应该抛弃普瓦捷的说法而接受厄德麦的。简单地说，厄德麦的说法远比普瓦捷的更令人信服，更加贴近我们所了解的英格兰的政治现实。截至1064年，哈罗德和他的弟弟们已经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虔信者爱德华的权力则几乎已被侵蚀殆尽。难以想象，如此年迈无权的国王能够要求伯爵去做有损自身利益的事。至于命令哈罗德帮忙重启一个他与其族人一直强烈反对的继承方案，那就更不可能了。²¹

相反，我们完全可以合理地假设，鉴于自己的亲人仍被关押在诺曼底的事实，处于权力之巅的哈罗德必然会感到十分尴尬。与此同时，他乐观地认为，可以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促使威廉释放二人。他的这一想法似乎也是完全合理的。既然扣押他们是为了确保爱德华履行1051年的承诺，那么哈罗德肯定也已经预料到，他将不得不讨论诺曼人对英格兰王位的主张。但他一定有认为自己能够说服威廉放弃这一主张的自信。其方法要么是通过欺骗，要么就是许以补偿。这一点在厄德麦的记载中体现得十分明确。当哈罗德告知爱德华他打算营救人质时，国王警告说：“除非公爵能够看到自己未来可以得到某些巨大的好处，否则我觉得公爵不会轻易地把他们交还给你的。”但伯爵无视建议，还是带上大量金银和其他贵重物品启程前往诺曼底。²²

支持厄德麦叙述的一个决定性证据正是巴约挂毯。巴约挂毯无疑是有关诺曼征服的最为有趣的史料，同时也是最难以解读的相关材料之一。大体上，它似乎是一个鼓吹诺曼人必胜思想的作品。但它是英格兰人刺绣出来的作品，这一事实似乎也影响到了它讲述故事的方式。在某些关键的地方，挂毯的制作者明明可以明确诺曼人的王位诉求，但是在那些地方，挂毯的表达却偏偏模棱两可。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挂毯中包含了一些英格兰人的隐藏密码；这只是说，作为一件诺曼征服后不久即被创作的公共艺术品，挂毯似乎在刻意地避免争议。例如，在第一个场景中，我们看到，虔信者爱德华在和一个被我们认为是哈罗德的人交谈，但挂毯却没有告知我们他们谈话的内容。诺曼人会认为，国王正在命令伯爵，让他去确认威廉是否能来继位。而英格兰人则可能会认为，这是有关哈罗德人质营救计划的讨论。



然而，在哈罗德伯爵归来一幕的绘制上，挂毯的制作者似乎并没有那么含糊。厄德麦和普瓦捷的威廉都告诉我们，哈罗德带着侄子哈坎再次横渡英吉利海峡，回到了英格兰；他的弟弟伍尔夫诺思却仍被羁押在诺曼人的手中。如果说哈罗德此行的目的是解救全部的人质，那么他只成功了一半。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他背负着确认威廉作为爱德华继承人的使命，那么这一任务已经完成了。如果是后一种情况，他理应受到热烈欢迎。²³

然而，挂毯似乎展示了一幅迥然不同的画面。这幅画面上方的说明毫无感情：“在这里，哈罗德返回英格兰，来到国王爱德华面前。”但是，说明下面的图片则显示，伯爵明

显地把头低下来了。他张开双臂朝国王走去，看起来非常像在恳求或者在道歉。此外，爱德华本人似乎不再是开始时那个看起来和蔼亲切的人了。他变得更高大，也更严肃了。他举起食指，仿佛在告诫哈罗德什么。

在这一段里，我们用了“看起来”“看起来非常像”“似乎”“仿佛”这些词，无疑，这是对挂毯场景的揣测性解读。一些史学家可能会认为，和其他的解读一样，这些解读也不清楚。²⁴但是，与挂毯设计师同样处于坎特伯雷传统影响下的厄德麦却并没有感到困惑。他很清楚，在哈罗德向国王禀报完之前所发生的事之后，哈罗德遭受了怎样的待遇。“我没有告诉你我对威廉的了解吗，”愤怒的爱德华大声呵斥道，“我也没有告诉你，你此行可能会给这个国家带来无尽的灾难吗？”²⁵

¹ Douglas, *Frqtxhuru* 74; *JQG*, ii, 152–3; *OV*, ii, 88–9; *YHU*, 106–7.

² *Fkurqlt xhw ghw Frp iuw g Dqmx hughw Vhlj qhxw g Dp erlvh*, ed. L. Halphen and R. Po upardin (Paris, 1913), 62.

³ Bates, *Frqtxhuru* 38.

⁴ *Ibid.*, 39–41; Douglas, *Frqtxhuru* 59, 73, 173–4; *WP*, 58–61.

⁵ *Ibid.*, 60–9; *OV*, ii, 118–19, 312–13. 批判性的评论参见 Douglas, *Frqtxhuru* 408–15.

⁶ Bates, *Frqtxhuru* 54–6; *idem*, *Qrup dggâ*, 114, 247; *WP*, 84–5; Fernie, *Dufkluhfwuh*, 14, 98–102. 这本书接受了 Maylis Baylé 的观点，即圣斯蒂芬大教堂是在1066年之后动工的。但是，支撑这一观点的证据并不令人信服，因为它认定，既然当时的人保持了沉默，那么这个教堂就应当是在那个时候建成的。与此同时，它还忽略了 Torigni 的说法，即兰弗朗克是在1063年担任修道院院长的。参见 M. Baylé, ‘Les Ateliers de Sculpture de Saint-Etienne de Caen au II^e et au 12^e Sècles’, *DQV*, 10 (1988), 1–2。参见 *Fkurqlfdw ri iuh Uhlj qv ri Vihskhq- Khquâ II dq g Ulfkdug I*, ed. R. Howlett (4 vols., Rolls Series, 1884–9), iv, 34.

⁷ 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106, n143.

⁸ *WP*, 68–9; *WM*, *Jhwud Uhlj xp*, 416–17; Eadmer, 6–7.

⁹ *Ibid.*; *JQG*, ii, 160–1; *OV*, iv, 88–9; *WP*, 68–71.

¹⁰ *Ibid.*, 70–7. 关于布列塔尼战役，参见 K. S. B. Keats-Rohan, ‘William the Conqueror and the Breton Contingent in the Non-Norman Conquest, 1066–1086’, *DQV*, 13 (1991), 157–72.

¹¹ 哈罗德被骗把手按在被藏起来的圣遗物上发誓这一说法是后人所编出来的一个故事。Wace, 154–5.

¹² *OV*, ii, 134–5 认为哈罗德是在布列塔尼战役爆发之前发誓的。巴约挂毯则认为，哈罗德是后来在巴约发的誓。

¹³ *JQG*, ii, 158–61.

¹⁴ *WP*, 68–9; *OV*, ii, 134–5.

¹⁵ *YHU*, 50–3; 80–1; *WM*, *Jhwud Uhlj xp*, 416–17.

¹⁶ Eadmer, 6–7; *WP*, 68–9, 76–7; Barlow, *Frqihwvru* 301–6; K. E. Cutler, ‘The Godwini

st Hostages: The Case for 1051', *Dqgxdh Phgldhyddh* 12 (1972), 70–7.

¹⁷ WP, 70–1.

¹⁸ Eadmer, 6–7. 奥德里克·维塔利斯也认为, 哈罗德同意娶威廉的姐妹。 *JQG*, ii, 160–1.

¹⁹ WP, 70–1; Eadmer, 7–8.

²⁰ Ibid., 5–7. 关于厄德麦的前景, 可参见J. Rubenstein, 'Liturgy Against History: The Competing Visions of Lanfranc and Eadmer of Canterbury', *Vshfxαp*, 74 (1999), 299–307.

²¹ 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106–7.

²² Eadmer, 6.

²³ Ibid., 7–8; WP, 76–7.

²⁴ 例如Ashe, *I lfulq dqg Klvwûâ*, 39–41。

²⁵ Eadmer, 8.

9. 化斧动书

至少在1065年夏以前，哈罗德就已经从诺曼底返回了英国。这是因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在此时才打破了沉寂，开始讲述他在南威尔士的活动。据记载，在1065年8月以前，伯爵下令在朴茨基韦特（Portskewett）大兴土木。今天，这是一个位于切普斯托（Chepstow）以南几英里塞文河河口的一个普通小村。他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邀请虔信者爱德华来此一同狩猎。出于这一目的，他还在此“堆放了很多物品”。我们不禁怀疑，这是否是为了博得近来失去的宠爱而做出的努力？

如果他的目的真是如此，那么这一目的显然并未实现。1065年8月24日，就在所有必备物品准备停当、工程即将竣工之际，他新建的狩猎小屋却遭到了一直记恨着他的威尔士人的破坏（伯爵在2年前入侵了他们的国土）。正在工地上工作的人似乎全都惨遭屠戮，精心储备的物品也被一抢而空。关于这件事，《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写道：“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谁先挑起的事端。”这并不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第一次激怒我们了。这些人又一次在不透露任何细节的情况下暗示我们，这件事的背后还有某种更大的阴谋。1065年夏天，确实有一个反戈德温家族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然而，这一阴谋针对的不是哈罗德，而是他的弟弟诺森伯里亚伯爵。¹

11世纪的诺森伯里亚要比现在它的同名地区大得多。它是过去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之一。正如它的名字所示，其最初的版图北起亨伯河，覆盖了约克郡全境、达勒姆郡全境以及最北端的那个现在以诺森伯里亚为名的地区。在诺森伯里亚最为辉煌的7世纪，它的疆土一度包括更远的苏格兰低地的一部分，即洛锡安地区（Lothian）。其向西一度最远延伸至爱尔兰海，囊括了现在的兰开夏（Lancashire）和坎布里亚（Cumbria）的所有区域。然而，到了10世纪，由于苏格兰和斯特拉斯克莱德（Strathclyde）的这些敌对的统治者不断扩张，这些边远的地区或者失守，或者至少沦为极其有争议的地区。

就像除威塞克斯以外所有其他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一样，诺森伯里亚王国在维京人到来后立即灰飞烟灭。在9世纪的最后30余年里，丹麦人已经征服了现在英格兰东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并在这些地方定居了。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一地区都被称作“丹麦区”（the Danelaw）。这些入侵者深入拓殖约克郡，而约克也成了他们的首府。与此同时，诺森伯里亚之前的国王继续统治着其北方的残余部分，即蒂斯河（River Tees）以北那些远比其他地方贫瘠的地区。他们统治的根基位于班堡（Bamburgh）。那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堡垒。²

约克的维京王国并没有持续太久。10世纪中期，它便被所向披靡的威塞克斯诸王消灭了。但丹麦人入侵的影响却一直流传了下来，并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也正是由于维京人的殖民活动，约克郡在民族和文化上都有别于新兴的英格兰王国的其他地区。例如，其居民坚持沿用北欧的货币结算方式，并使用带有明显北欧风格的墓葬和纪念十字架。还有，更为明显的是，他们使用着一种对于其南部邻居来说深奥难懂的语言，充满着斯堪的

纳维亚语源的单词。在约克郡的地名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带有丹麦特色的词缀“-by”，例如格里姆斯比（Grimsby）和柯克比（Kirkby）。在英格兰其他地方，各郡会被划为很多“百户区”（hundred），再下一级的行政区划则被称为“海德”（hide）；约克郡的行政区划则称“区”（riding）、“小邑”（wapentake）和“卡勒凯特”（carucate）。¹即使到了今天，约克城主干街道的名称中仍有丹麦语的“gate”一词（如黄铜门 [Coppergate]、猪门 [Swinegate] 等）。³

其结果是，英格兰北部在政治层面上被分裂了。由于处于威塞克斯统治者的统治之下，约克郡的那些盎格鲁-丹麦要人自然会感到十分怨恨。相比之下，虽然降级成为伯爵，但居住在班堡的诺森伯里亚王国的前王族们对这一新局面十分满意。之前，维京统治者就在附近的约克；而现在，统治者居住在异常遥远的南部英格兰。对于这些前王族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基本上可以自行管理蒂斯河以北的地区。而且，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也可以同时管理约克郡。1016年，维京人再次征服了英格兰。此时的班堡家族就不太开心了（相反，他们在约克郡的邻居倒是大喜过望）。在克努特征服英格兰之后，约克郡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北欧伯爵。首先是埃里克，然后是休厄德。二人都成了班堡家族的死敌。1041年，休厄德命人杀掉了他的北方对手，最终结束了双方的冲突，并控制了整个诺森伯里亚。⁴

到了1055年休厄德去世时，北英格兰的局面就是这么个情况。此时，英格兰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这个在文化上以及政治上都与其他地区有所区别的地区，任其自生自灭。这么做的理由也很充分：这一地区地处偏远，而且很难到达。得益于广阔的亨伯河河口以及位于约克郡和柴郡周边的沼泽和湿地，贯通英格兰南北的道路只有几条，而且，没有任何一条能够让人放心通过。假设所有道路都是通畅的，而中途又没有遇到匪徒，从伦敦到约克的200英里路程也至少要耗费人们2个星期的时间。从英格兰南部到达约克最安全也是最快的方式是乘船。因此，英格兰王室几乎无法对诺森伯里亚施加影响。英格兰国王在约克郡基本没有土地。虽然在约克所铸造的货币上，国王的头像和名字都出现了，但国王本人从未来过这里。与此同时，蒂斯河以北的人民无法持续感知英格兰王室的存在：这里没有王室的土地，没有铸币所，没有堡镇，也没有郡。对于包括国王在内的大多数生活在英格兰南部的人来说，北方是个遥远的地方。在那里，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行事。居住在南部的人们对其所知不多，也很难理解他们。⁵

这就是为什么托斯蒂·戈德温森接替休厄德位置一事那么令人震惊。如前所述，1055年春，随着托斯蒂的晋升，亨伯河以南的英格兰在政治上被痛苦地撕裂了。这一事件也直接导致了戈德温家族和他们在麦西亚的对手摊牌。但在诺森伯里亚地区，他的晋升势必引起了同等的恐慌（如果不是更大的恐慌的话）。自诺森伯里亚地区归入英格兰王国后的一个世纪以来，这一地区的伯爵，要么为来自班堡家族的前诺森伯里亚王廷成员，要么是克努特国王所委任的丹麦人。这一惯例仅在公元1000年前后被打破过一次。约克伯爵领被交给了一个麦西亚人埃尔夫海姆（Ælfhelm），而且这个人的统治并不成功。然而，到了1055年，诺森伯里亚人却需要面对20多岁的托斯蒂。作为前威塞克斯伯爵的儿子，他的名字是唯一把他和丹麦联系在一起的地方。无论是就出生、成长经历还是政治经验而言，托斯蒂都是一个南部英格兰人，而这一点也显现了出来。⁶

在托斯蒂统治了10年以后，关于他的统治的抱怨才开始出现，但其内容显然与他在整个任期当中的作为有关。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C本的记载，托斯蒂的主要罪行在于他“侵吞上帝的财产”。这一指控多少令人吃惊，而且很可能是不公正的。（著于麦西亚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C本对戈德温家族有敌意。）支持戈德温家族的《爱德华王传》则认为，伯爵为人特别虔诚，而他之所以会对教会非常慷慨，是因为受到了他同

样虔诚的妻子朱迪丝（Judith，佛兰德伯爵的一个女儿。二人于1051年完婚，而那时的托斯蒂随其家人在佛兰德流亡。）的鼓励。根据后人在达勒姆大教堂所写的材料，《爱德华王传》的说法是可信的。这些材料称，教士们将伯爵夫妇当成慷慨的捐助人而牢记于心。托斯蒂之所以受到“侵吞上帝的财产”的指控，很可能是因为他被其他人连累了。在成为诺森伯里亚伯爵后，托斯蒂便把一开始就不得人心的达勒姆主教埃塞尔里克换下了台。然而，他所帮忙换上的则是这位主教更不得人心的兄弟埃塞尔温（Æthelwine）。这二位同托斯蒂一样是南部英格兰人。后来，他们以抢劫达勒姆教堂以及其他的北方教堂而闻名。他们这样做，为的是充实其位于彼得伯勒（Peterborough）的母校的珍藏室。⁷

如果说托斯蒂直接损害了教会，那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实施了过于严苛的税收政策。根据伍斯特的约翰的记载，1065年，另一项针对伯爵的指控是，他收取了“大量的贡金”。我们不可能知道，伯爵的税收政策究竟有多过分，但这个问题之所以会出现，可能与不同的期待有关。此前，英格兰北方地区根本无须缴纳很多的税。后来的记录显示，在英格兰北方所征收的土地税仅为南方的1/6。这或者是出于尊重北方的独立传统，或者是针对这一地区人口少、生产力低下的实际而做的调整。或许，托斯蒂的计划很宏伟，想要在这个伯爵领内提高税收，以达到南方的标准。然而，更有可能的是，他只是试图通过增加税收，以满足一己之需。他的这一权宜之计则被视为一种罪恶的尝试，目的是将南方长期以来所承受的苛刻统治模式引入北方。无论其目标是什么，托斯蒂不顾诺森伯里亚低税的传统并加重了税务。这显然令他极其不受欢迎。⁸

他在法律和秩序方面的政策也同样如此。《爱德华王传》写道，诺森伯里亚地区素来被视为法外之地而臭名远扬。在这里，即使20或30人结伴出行，也几乎不可能不受到死亡和被打劫的威胁。作为“神义（divine justice）之子和热爱它的人”，托斯蒂唯一的目标就是消灭这些可怕的非法行为。为此，托斯蒂处决了这些匪徒，并砍掉了他们的手脚。对此，《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C本却颠倒黑白，表示托斯蒂只是杀死了“所有地位比他低的人”，并且剥夺了他们的财产。与C本的编写者相比，《爱德华王传》的作者更不尊重史实。但是，后者选择了记录这些指控，而不是反驳它们。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会再一次认为，事实可能是上述两种说法的中和。“指控这位业绩辉煌的伯爵太过残忍的人不在少数。而且，他受到了这样的指控，即他之所以惩罚滋扰生事者，多半是因为他对这些人被罚没的财产有贪欲，而不是因为他对正义的热爱。”在《爱德华王传》的另一处，这位作者还略显失望地评论道，托斯蒂“偶尔会对打击犯罪一事显得过于热衷”。⁹

这样一来，根据他的朋友所选择的那种宽厚的说法，托斯蒂不受欢迎的原因在于，他过于热心地执行他的两大任务，即收税和执行正义。相反，我们并没有看到时人有关他的另外一个责任的指责。相较于其他的两个任务，这一责任更加基础。这个任务是保护他的伯爵领，使之免受外来的攻击。事实上，在《爱德华王传》的一个充满对哈罗德和托斯蒂的溢美之词的章节中，作者表示，正像哈罗德击败国王在南方的敌人（即威尔士人）一样，他的弟弟也吓退了北方之敌。令人惊讶的是，各类文献对这一记载都没有提出异议。这样说是因为，首先，《爱德华王传》的这一说法明显是不真实的；其次，托斯蒂没能捍卫自己的伯爵领。这件事直接引发了危机，而这一危机最终吞没了他。¹⁰

自公元1000年以来，一旦成为诺森伯里亚的伯爵，这个人就不得不奋力与苏格兰诸王抗衡，阻止他们的扩张。11世纪上半叶，苏格兰人曾3次入侵英格兰北部。在发生于1040年的最后一次围攻当中，苏格兰人还包围了达勒姆。正如我们之前所见到的那样，托斯蒂的前任休厄德伯爵以强硬的手段解决了这一问题。1054年，他率军侵入苏格兰，并

废黜了国王麦克白。在他的位置上，伯爵安插了前代国王邓肯（Duncan）之子马尔科姆（Malcolm）。他的父亲就是麦克白那桩著名的谋杀案的受害者，而麦克白也借此机会夺取了对方的王位。显然，马尔科姆曾作为流亡者在虔信者爱德华的王廷当中长大，而虔信者似乎也支持休厄德将马尔科姆重新扶上王位的主张。毫无疑问，他的想法是，一个因为英格兰的军事援助才坐上王位的苏格兰国王，不太可能会推行侵略诺森伯里亚的政策。

11

即便这一推测是正确的，它也只是在短期内起到了效果。在他执政的头几年，马尔科姆继续专心对抗麦克白。（与传统戏剧里的叙述不同，麦克白并不是在邓斯纳恩 [Dunsinane] 战死的，而是在3年后的伦法南战役 [Battle of Lumphanan] 之后死去的。）但是，在平定内乱后，马尔科姆马上翻脸了。在麦克白死后，他的继子卢拉赫（Lulach）也于1058年被杀害。此后，马尔科姆就沿袭了他的先祖们所最擅长的那一套，深入英格兰北部，不断袭扰当地的百姓。《爱德华王传》解释道，新任苏格兰国王是为了测试比他就任更晚的新伯爵托斯蒂，而他一直看不起后者的能力。但是，作者继续写道，托斯蒂太聪明了，“不但通过勇武和实战，而且使用巧妙的策略”来消耗对手。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的。1059年，托斯蒂的确在达勒姆主教和约克主教的帮助下，不知通过何种话术说服了马尔科姆，让他重返英格兰，并与虔信者爱德华进行一次私人的会面。为此，爱德华很可能还特意冒险渡过了亨伯河。马尔科姆和托斯蒂达成了和平协议，并交换人质。而且，按照北部习俗，马尔科姆和托斯蒂二人在这一场合下也成了“结拜兄弟”。¹²

但到这里，故事只讲了一半。不久之后，1061年，托斯蒂和朱迪丝在他们的家族成员和一些英格兰主教的陪同下虔诚地前往罗马朝圣。这就意味着，他们的伯爵领向马尔科姆敞开了大门，而后者很难抵挡这样的诱惑。根据12世纪史家达勒姆的西缅（Simeon of Durham）的说法，“同年，苏格兰国王疯狂进攻他的结拜哥哥托斯蒂的伯爵领”。他所造成的破坏是如此之惨烈，就连英格兰北部基督教的摇篮——林迪斯芳的霍利岛（Holy Island of Lindisfarne）——也没能幸免于苏格兰人的蹂躏。

很有可能也就是在这一刻，马尔科姆入侵了坎布里亚。在动荡的英格兰北部所有存在争议的地区当中，没有哪一个地方会像这个位于西北海岸上的、以多山闻名的地方那样，被争夺过那么多次。它最初是一个不列颠王国（其名字与凯尔特语的“威尔士” [Cymru] 一词有着共同的语源）。7世纪时，坎布里亚被纳入诺森伯里亚王国的管辖范围之内，但是，公元900年，它又落入另一个不列颠王国（斯特拉斯克莱德王国）的手中。在接下来的120年里，这个地方名义上一直处于斯特拉斯克莱德国王的统治之下。然而，在此期间，从爱尔兰渡海前来的几批挪威维京人也侵入了此地，并在此定居下来。之后，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国王对统治权的争夺当中，这里一次次地被征服、割让、骚扰和再被征服。后来，到了1080年，这一地区被苏格兰人占领了。这次入侵最终结束了斯特拉斯克莱德国王们的统治。但在休厄德伯爵的统治期间，它再次成了英格兰的一部分。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但似乎可以肯定的是，马尔科姆利用了托斯蒂不在伯爵领内的契机，于1061年再次扭转了局面。而坎布里亚也再次被苏格兰人收回。

在丢失了坎布里亚之后，托斯蒂明显需要在军事上做出回应。更不用说，这个时候，林迪斯芳也陷落了，苏格兰人还在其伯爵领的其他地区上大肆破坏。然而，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爱德华王传》用来称赞伯爵的“勇武”一词是真实的，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发动过这本书中所记载的“实战”。从罗马回来以后，托斯蒂似乎接受了既成的事实，默许马尔科姆入侵自己的伯爵领。他再次会见苏格兰国王，并提出和平的主张。坎布里亚成了苏格兰的一部分。¹³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既往不咎。一些人很可能因托斯蒂未能捍卫先辈的胜利果实而感到愤怒。在这些人中，有一个是班堡家族的后裔戈斯帕特里克（Gospatric）。如果可以重新掷一次历史的骰子，那么成为诺森伯里亚伯爵的将会是戈斯帕特里克，而不是托斯蒂。正如我们此前所提及的那样，在远古的时候，戈斯帕特里克的先祖以国王的身份统治着诺森伯里亚。而就在50年前，他的父亲尤特雷德（Uhtred）则作为伯爵统治着这里。正如我们此前所提及的那样，班堡家族在克努特到来以后便日渐衰落。尤特雷德伯爵在1016年被克努特下令谋杀。他伯爵领的南半边则被分封给了一个新来的丹麦人。25年后，戈斯帕特里克的弟弟埃德伍尔夫伯爵同样被休厄德伯爵命人杀害。休厄德随后接管了他剩下的伯爵领。因此，戈斯帕特里克有充足的理由对事态的发展感到心痛。但是，休厄德拥有足够的智慧，足以安抚他的不满。在他接管班堡家族的领地后不久，休厄德便迎娶了尤特雷德伯爵的孙女阿尔弗莱德（Ælflaed）。这样一来，他就把一个战败王朝的命运同他自己的命运捆绑在了一起。大约在同一时间，他让戈斯帕特里克当自己的副手，令他掌管坎布里亚的事务。¹⁴

因此，虽然托斯蒂能平静地看待苏格兰收回坎布里亚一事，但对于戈斯帕特里克来说，丢掉坎布里亚就意味着他失去了他的安慰奖。尽管我们不敢确定地说，这就是二人日后不和的原因（伯爵不受欢迎的理由太多），但这个理由肯定是最站得住脚的。我们可以看到，不久之后，戈斯帕特里克与托斯蒂之间就爆发了冲突。这是因为，人们都知道，1063年或1064年，托斯蒂邀请了戈斯帕特里克的两名亲戚来到他位于约克的议事大厅参加和平会议（或许只有这两个人是这么认为的）。事实上，托斯蒂准备的是一次伏击，而这一做法与他的丹麦前辈的做法如出一辙。这二人也就被阴险地杀害了。二人的死很可能会促使戈斯帕特里克直接向国王控告。1064年圣诞节，他出现在爱德华的宫廷里。然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王廷，因为他根本没考虑到，戈德温家族竟然如此团结。在圣诞节后的第四个晚上，在托斯蒂的姐妹伊迪丝王后的命令下，戈斯帕特里克本人也遭暗杀。

托斯蒂的斩首策略一度看似已经奏效了：随着戈斯帕特里克的死，北方似乎已经变得足够消停了。但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一场针对伯爵蠹政的反抗正在稳步地推进。这一次，反抗的规模远比上次更大，所参与的势力也更多。如果伯爵这时现身于诺森伯里亚，他可能会察觉到某些端倪。例如，1065年3月，达勒姆的教士发起了公开的抗议，他们挖出了7世纪的诺森伯里亚统治者奥斯温（Oswine）的尸骨，并把它展示给众人看。奥斯温正是被其奸诈的亲戚害死的。但是，托斯蒂似乎没有把这种赤裸裸的宣传放在心上。伯爵总是不在领地。他更愿意把日常政务交给别人打理。因此，直接承受北方人怒火的并不是托斯蒂本人，而是他的这些代理人。¹⁵

1065年10月3日（星期二），一群效忠于戈斯帕特里克的塞恩率领着200名全副武装的人进入了约克城。伍斯特的约翰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此事的最为详细的信息。他显然认为，这次行动是伯爵及其手下的背叛所导致的。这支队伍似乎是出其不意占领约克城的。这是因为，在那个星期一，据说只有两个隶属于托斯蒂的丹麦御卫被杀。他们是在试图逃跑时被拖回去处死的。第二天，他们与伯爵拥护者的战斗显然变得更加激烈。其结果是，有200多名伯爵的拥护者死亡。叛乱者继而砸开了托斯蒂位于约克的金库，抢走了他所有的武器和所有的金银财宝。¹⁶

这是一次大规模叛乱的开始。蒂斯河以北的塞恩显然已经击败了托斯蒂的庞大部队。他们得到了约克人的支持，而后的加入也正是托斯蒂倒行逆施的明证。为了反抗他，他的领地上的两大宿敌此时竟然走到了一起。这次起义明显组织有序，并且直接针对托斯蒂本人。《爱德华王传》描写了托斯蒂的手下在各处被屠杀的场景。他们不仅在约克被杀，就算是在林肯的大街上，他们也会遭到屠戮。即便是在路上、在船上或者在树林里，这些

人也不能幸免于难。“无论是谁，只要是被认为曾为托斯蒂家族做过事，都会被拖出去折磨至死，并不需要先接受审判。”¹⁷

据传，反叛者打算让一位名叫莫卡（Morcar）的年轻人代替托斯蒂。莫卡是戈德温家族之前最大的死对头前伯爵埃尔夫加的次子。根据《爱德华王传》所述，莫卡和他的哥哥埃德温继承了他父亲所有的恶意（特别是针对托斯蒂的恶意）。很可能在一段时间以来，托斯蒂和哈罗德一直在想尽办法剥夺埃德温的继承权。直到1065年春，埃德温才以麦西亚伯爵的身份出现在历史文献中，而此时距离其父去世已经差不多过去了3年。麦西亚两兄弟这么快就倒向叛军的事实表明，他们早就知道了这一阴谋。莫卡立即接受提议，出任叛军领袖，并率领着他们一路向南。在行军途中，他也促使林肯、德比（Derby）和诺丁汉（Nottingham）3个郡的人民揭竿而起。与此同时，埃德温则在麦西亚组建了军队。在那里，他父亲的旧友威尔士人也加入了他的队伍。每个因为戈德温家族的崛起而遭受苦难的人此时都团结了起来，试图终结这一家族的政治垄断。¹⁸

当叛乱爆发的消息传来时，托斯蒂正在他姐妹的丈夫的宫中。而那时，爱德华国王在威尔特郡。他之所以来到那里，显然是为了举行庄严的仪式，再次将威尔顿修道院献给上帝。这里是伊迪丝童年时所居住过的地方。也正是在她的资助之下，修道院被重新修缮了。由于这件大事是在其辖地的中心地带所举办的，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哈罗德当时也在场。受命前往北方与叛军谈判的人也一定是哈罗德。¹⁹

当伯爵到达时，埃德温和莫卡的两队人马已经在北安普敦镇（town of Northampton）会合了。据《爱德华王传》所述，他们的士兵从麦西亚、威尔士及整个北部英格兰赶过来，“聚集成了一股就像旋风或暴风雨一样庞大的力量”。哈罗德传达了国王的口信。其大意是，叛军应该就此罢兵。如果他们能够证明，他们的确遭受了任何不公的话，国王会在适当的时候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毫不意外的是，这一口信并不能安抚众人。叛军回应道，爱德华不但应该把托斯蒂从诺森伯里亚清除出去，而且还要把他从整个王国中驱逐出去；否则，就连国王本人也会被视为他们的敌人。在哈罗德回到威尔特郡后，他便向国王禀报了叛军所开出来的上述条件。²⁰

目光转回威尔特郡。此时，爱德华已经在他的布里特福德庄园（manor of Britford）里召开了一次贤人会议。这座庄园位于威尔顿以东几英里处，靠近现在的索尔兹伯里（Salisbury）。但当参会人员集结的时候，令人不悦的一幕出现了。此时，许多要人都站出来控诉托斯蒂，认为他在其伯爵领内部实行了残暴的统治。事实上，他们是在指责托斯蒂，认为后者让他自己陷入了危机。然而，在哈罗德从北安普敦带回叛军所提出的条件之后，这种恶语相向的场面才出现了。就是在这时，托斯蒂开始指责他的兄长，认为他与叛军沆瀣一气。事实上，他所说的是，正是哈罗德首先挑起了叛乱。虽然《爱德华王传》的作者记载了托斯蒂所提出来的指控，但他也提出了他个人的观点，认为这一指控并不可信。他进一步让我们确信，哈罗德发了誓，并用这一方式为自己洗脱了罪名。同时，该书作者也偷偷提醒我们，哈罗德的誓言并不代表什么（这似乎是在影射伯爵的诺曼底之行）。²¹

抛开这种影射不提，伯爵似乎是最不可能暗中算计他弟弟的人。倘若哈罗德之前有这种想法，他也一定有更为稳妥的策略，而不是引发现在这场无法预测的风暴。自从哈罗德离开北安普敦后，叛军便开始骚扰城镇周边的乡村，因为他们知道这里的大部分土地都属于托斯蒂。正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记载的那样，叛军不但杀了人，而且点着了房屋和堆满玉米的谷仓。他们还抢夺了成千上万头牛和数以百计的俘虏。后来，他们

将这些人 and 牲畜都带回了北方。随后，叛军继续向南推进，抵达牛津。在这里，泰晤士河将麦西亚和威塞克斯分隔开来。毫无疑问，英格兰正处在内战的边缘。²²

更合理的结论是，哈罗德运用了他所有的谈判才能，竭尽所能地安抚叛乱者，并希望能救出他的兄弟。这是伍斯特的约翰的看法。他坚持认为，只有在托斯蒂本人的请求之下，伯爵才会前去担任谈判者。哈罗德显然并不准备为了他的弟弟而与叛军决一死战。据《爱德华王传》记载，在谈判未果的情况下，国王下令集结王家军队，但并无军队应召前来。《爱德华王传》认为，征兵之所以如此吃力，不但是因为冬天已经降临，而且也因为人们大都不愿参与内战。无论如何，国王和他的近臣们此时都已身处哈罗德的伯爵领。最后，一定是哈罗德亲口拒绝了国王，不让自己的军队去白白送死，才改变了托斯蒂的命运。1065年10月27日，哈罗德在牛津向叛军们传达了国王的指示，告诉他们，国王接受了他们的各种条件。他承认了莫卡作为诺森伯里亚新伯爵的地位，还给诺森伯里亚人重订了“克努特的法律”（《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称）。所谓“克努特的法律”，就是他们旧时所享受的各项权利的笼统称谓。那时，托斯蒂还没有把新的法律和新的赋税带到此地。与此同时，令他的母亲和姐妹感到悲痛的是，托斯蒂自己也已经为流亡生活做好了准备。同年11月1日，托斯蒂、他的家人以及一众忠诚的塞恩们横渡了英吉利海峡，到达佛兰德。在那里，托斯蒂的岳父鲍德温伯爵再次收留了他们。²³

然而，和国王的痛苦相比，戈德温家族的女性的悲伤根本不值一提。1052年，当爱德华要求采取军事行动时，众人曾对他的要求置若罔闻。和那时一样，此时的爱德华又一次因为大权旁落而怒不可遏。《爱德华王传》写道：“他悲痛地向上帝抗议……认为自己失去了臣子对他应有的服从，无法制裁奸邪之人的非分行为。他请求上帝给他们降罪。”

《爱德华王传》继续写道，对于国王来说，精神上的苦痛是如此地巨大，以致他一病不起，而且病情日益恶化。大家都心知肚明：国王将不久于人世。因此，宏大的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献堂仪式被安排在圣诞节进行。根据《爱德华王传》的说法，教堂已经基本建成了，只差门廊尚未修好。但是，人们要抓紧修好新教堂的各个房间须，以容纳前来参加仪式的人群。圣诞节当天，爱德华明显已经尽了其最大的努力。他强忍着病痛，平和地坐在一张摆满各色美味佳肴的桌前，却丝毫没有食欲。唉！3天后，爱德华还是没能撑下来，没法出席新教堂的献堂仪式。在他的坚持下，仪式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了。伊迪丝代表国王参加了仪式。又过了8天，在王后及几个亲信的陪伴下，老国王逝世了。²⁴

就在虔信者爱德华逝世后的一天，他的遗体就经由威斯敏斯特宫殿与其附属修道院之间的那段短短的路，被运往并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一天是1066年1月6日。而就在当天稍晚的时候，哈罗德·戈德温森加冕为他的继任者。

❶ 小邑一词来自古挪威语，原意为“拿起武器”。卡勒凯特是旧时英国的土地丈量和估税单位。1 卡勒凯特约合0.4平方千米。

1 DVF C and D, 1065.

2 W E. Kapelle, *Wh Qrup dq Frqt xhwuri ukh Qruk* (1979), 9–13.

3 N. J. Higham, *Wh Nlqj grp ri Qrukxp euld- DG 461'2211* (Stroud, 993), 194–202, 211–12.

4 Kapelle, *Qrup dq Frqt xhwuri ukh Qruk*, 13–19.

- ⁵ Ibid., 7, 12–13; R. Fletcher, *Eorrgihxg; P xughudqg Uhyhqj h lq Dqj r.Vdàrq Hqj ædqq* (2002), 31–3.
- ⁶ Ibid., 73–5, 149, 205–6.
- ⁷ DVF C, 1065; YHU, 50–1; SD, *Oehæxv*, 170–3, 174–7, 180–1.
- ⁸ JW, ii, 598–9; Kapelle, *Qrup dq Frqt xhwuri ikh Qruk*, 96–7.
- ⁹ YHU, 48–9, 76–9; DVF C, 1065.
- ¹⁰ YHU, 50–1.
- ¹¹ Kapelle, *Qrup dq Frqt xhwuri ikh Qruk*, 33–9, 46–7.
- ¹² Ibid., 90–2; YHU, 66–7; SD, *Klvwûâ*, 127; Gaimar, *Hwvluk*, 276–7.
- ¹³ Kapelle, *Qrup dq Frqt xhwuri ikh Qruk*, 34–44, 92–4.
- ¹⁴ Ibid., 17, 25–6, 29, 43–4.
- ¹⁵ Ibid., 94–5, 98.
- ¹⁶ JW, ii, 596–9; DVF D, 1065.
- ¹⁷ YHU, 76–7.
- ¹⁸ Ibid.; Baxter, *Hduw ri Phufld*, 48; DVF D, 1065.
- ¹⁹ YHU, 74–7; JW ii, 598–9.
- ²⁰ DVF D, 1065; YHU, 78–9.
- ²¹ Ibid., 78–81.
- ²² DVF D, 1065.
- ²³ Ibid.; JW, ii, 598–9; YHU, 80–3.
- ²⁴ Ibid., 110–13; Summerson, ‘Tudor Antiquaries’, 8–9, 21–2.

：。炭障橄杯

为了继承虔信者爱德华的王位，哈罗德·戈德温森到底采取了什么办法？为什么是由他来继承王位？既然就血统而言，流亡者爱德华的儿子埃德加王子显然更有可能继承英格兰的王位，那么他为何无法继承王位？到底是哈罗德蓄谋已久，早已觊觎他姐妹丈夫头顶的王冠，还是出于国王临终的托付，在最后一刻才接受了王位？他是正当继承还是谋权篡位？是野心使然还是出于责任心？就像往常一样，诺曼征服史上的这一重要时刻带来了无数的问题。而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都无法给出确定的答案。

当然，回答上述问题之所以如此困难，部分是因为11世纪的英格兰并没有一套管理王位继承的硬性规则。11世纪初，王位继承一般遵照世袭制进行。但维京人的回归破坏了英格兰人按照传统继承王位的计划。这些人重新强调了暴力和机会主义的重要性。普瓦捷的威廉评价道，克努特之所以可以统治英格兰，“不过是因为他父亲和他自己征服了英格兰，并没有其他的理由”¹。

既然如此，那么还有其他（影响王位继承权）的因素吗？在克努特死后有关王位继承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找出三个关键的要素。首先，虽然没有严格的优先顺序，但与先王有密切血缘关系的人往往是更理想的人选。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才有人在暗地里诽谤，说飞毛腿哈罗德根本不是克努特的亲生儿子，而是出身卑贱的调包婴孩。其次，如果候选人被他的前任以某种形式指定为国王，这显然有利于他继承王位。因此，《埃玛王后颂》才会坚称，克努特“在世时”就将一切托付给了哈撒克努特。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作者才坚持说，哈撒克努特也在1041年将虔信者爱德华请回英格兰，与他共同治理国家。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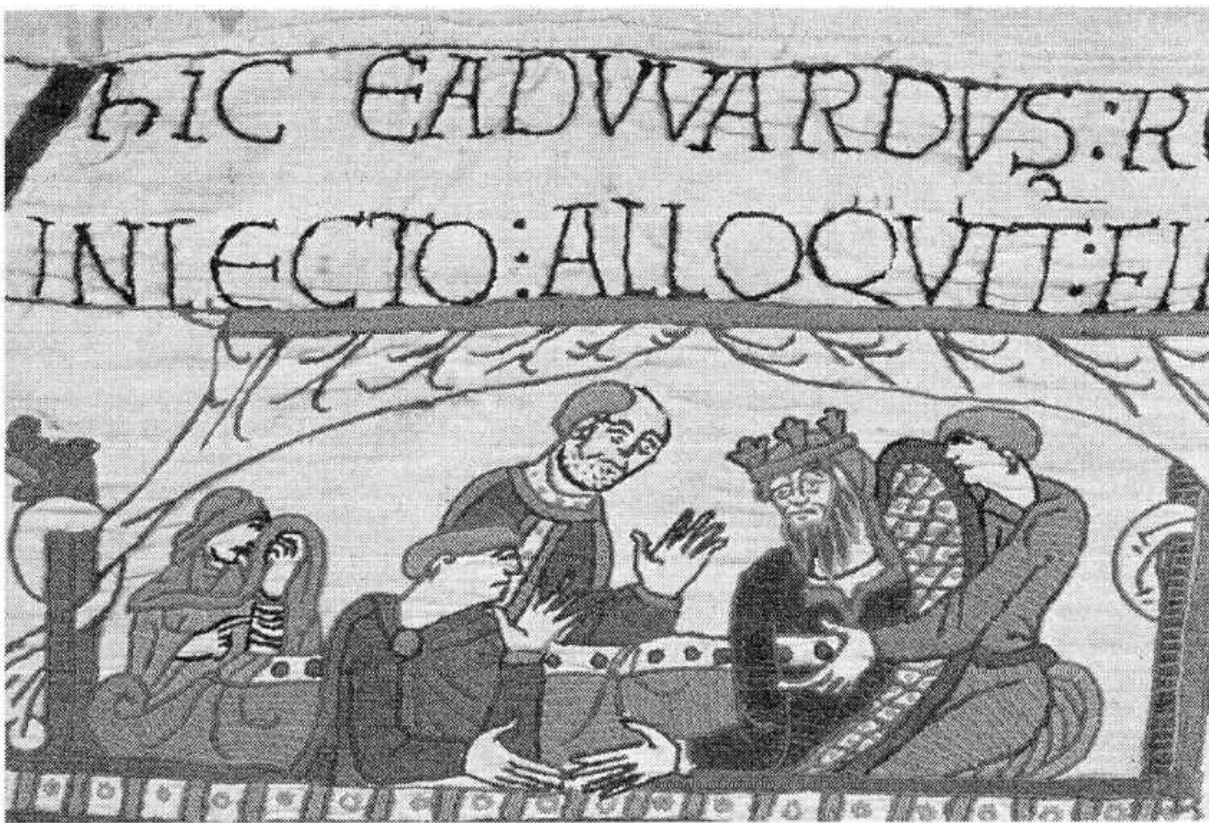
然而，要决定谁才是最终的王位继承人选，最重要的因素显然还是选举。当然，这个词并非现在人们所谓的那种广义上的选举，而是指获得王国内部大多数重要人物的承认。飞毛腿哈罗德之所以可以在1035年顺利登基，就是因为他获得了大多数英格兰要人的支持。正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明确指出的那样，1040年，哈撒克努特是在一群英格兰要人的邀请下继承王位的。尽管虔信者爱德华拥有古老的王室血统，可能也有先王的授意，但他最终得以继承王位的决定性因素还是英格兰贵族的集体意志，特别是戈德温伯爵的意志。³

那么，在戈德温还在世的儿子中最年长的儿子哈罗德又是如何在1066年1月登上英格兰王位的呢？毫无疑问，从血统的层面来看，哈罗德处于极端的劣势。虽然哈罗德与爱德华国王有亲属关系，但也不过是因为他的姐妹与爱德华有婚姻关系而已。因此，如果要继承王位，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先王的指定和权贵们的推举。而根据某些文献，他后来的确得到了这些东西。《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写道：“哈罗德伯爵继承了英格兰的王位。这既是国王的意愿，也是人们推举的结果。”类似地，伍斯特的约翰在几十年后写道，作为“国王死前所指定的王国继承人”，哈罗德“被英格兰的所有权贵选举为国王”。⁴

但是，无论是伍斯特的约翰还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的编写者，他们的作品中都洋溢着对戈德温家族的支持。除此之外，其他的历史资料对于哈罗德继承王位的合法性则不那么确信。例如，他真的是前任国王所提名的吗？《爱德华王传》恰好详细地描述了爱德华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作者告诉我们，老国王已经在床上躺了几天。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几乎说不出任何人能够听得懂的话。关于他临终时身边所围着的一小群人，《爱德华王传》只提到了其中的四个人，“王后坐在地上，把他的脚放在自己的腿上，帮助他取暖。在场的人还有王后的兄弟哈罗德伯爵、王宫管家罗贝尔和斯蒂甘德大主教”

。5

我们可以更全面地描绘当时的场景，因为它出现在巴约挂毯上（与哈罗德从诺曼底归来的场景紧密相连，故事由此继续）。在描绘了虔信者的遗体被运往威斯敏斯特教堂下葬之后，如同倒叙一般，画面又回到了先王临终的那一刻。巴约挂毯这一幕与《爱德华王传》书中的描绘是如此地相似，以至我们不禁怀疑，其中的一个场景一定是受了另一个的启发（可能在此处，挂毯的灵感来自《爱德华王传》）。我们可以看到，爱德华躺在床上，身旁围着四个人。一个用人（可能是管家罗贝尔）扶着他坐起来，一个女人则坐在国王脚边哭泣（此人或许是伊迪丝王后）。在离我们稍远的一侧的床边站着一个神职人员。我们认为，他应该就是斯蒂甘德大主教。而在离我们稍近的一侧，床边所站的第四个人一定就是哈罗德。他跪在地上，用自己的手去触碰国王那只伸出来的手。图下的说明是：“在这里，国王爱德华躺在床上，与他忠诚的仆人对话。”



和往常一样，在这里，挂毯并未告诉我们国王到底说了什么。但《爱德华王传》的作者声称，他记录了国王的遗言。“愿上帝念在她对待奉上帝一事的热忱上，对我的妻子仁慈，”他对伊迪丝说，“毫无疑问，站在这里的这个女人全心全意地为我服务，并且永远陪在我的身旁，就像我亲爱的女儿一样。”之后，爱德华又转过头去和哈罗德说话。（《爱德华王传》表示，在说话的同时，就像挂毯所描绘的一样，他“伸出了他的手”。）“我将这个女人和整个王国托付给你，”他继续说道，“你要忠诚地服从她。你要将她当作自己的女主人和姐妹，对她履行役务，并使她荣耀。她也确实是你的女主人和姐妹。只要她活着，你就不要剥夺她从我这里得到的任何应有的荣誉。”⁶

在这里，如此强调伊迪丝的福祉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爱德华王传》正是王后托人所写的。令人惊讶的一点是，王国这一主题被提及的方式竟是如此地随意。爱德华就像是随口提了一句，好像是后来才想到这件事一样。因此，这些话根本无法作为对王位继承人明白无误的指定。事实上，国王所说的不过是把王国托付给哈罗德，似乎更像是在指派一位摄政者。当然，就像我们不必相信亲戈德温派的历史记述一样（他们坚持认为，哈罗德的确得到了前任国王的祝福），我们也不必相信这段记述真的是爱德华的临终之言。《爱德华王传》一书是在诺曼征服之后所写的，其内容可能会受到事后认识的影响。即便爱德华国王真的明确地把王位赠给了哈罗德，由于生活在诺曼征服之后的时代，本书作者及其庇护人也可能会低调地处理此事。不管怎样，在考虑了所有可能的情况之后，我们还是会对这一文献的讳莫如深而感到吃惊。这是因为，尽管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虔信者之死最为详细的叙述，但在爱德华想要谁来继承他的王位这一问题上，它的作者却含糊其词。⁷

措辞谨慎的并非只有《爱德华王传》。《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的编写者或许还坚持认为，是爱德华将王国“授予了”哈罗德。在C本和D本当中，编写者的说法却只不过是，国王“委托”他管理王国。这一在语义上的显著弱化再次表明，哈罗德可能只是暂时被赋予了监国权而已。巴约挂毯似乎提供了一些更为强力的证据。按挂毯所示，在爱德华死去的场景之后，紧接着的一个场景就是，有两个人把王冠交给了哈罗德。其中一人指向国王临终的场景，似乎是想说，其中一个场景是另一个场景的合法依据。但挂毯在此处再一次表现得含糊不清。哈罗德的支持者可以把这个场景解读为哈罗德获赠王冠的时刻；而在另一方面，反对他的人则可能认为，在这一场景中，哈罗德不过是在升沉自己被授予了王位。类似地，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述也往往被认为是对哈罗德有利的。作为一个诺曼编年史家，普瓦捷显然与哈罗德对立，但他却数次提及爱德华的临终嘱托。尽管他对这一继承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却从未否认过此事。但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国王临终时陪伴他的那几个人）可以扶正，爱德华在其死前几小时里曾传位给哈罗德。据我们所知，他们都没有这么做。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伊迪丝王后记述此事的方式十分含混，而在很多与之同一时期的其他记述中，对这一事件的记载也很模糊。看起来，很多人对哈罗德的說法抱有深切的怀疑。⁸

哈罗德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继位的？是否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的编写者和伍斯特的约翰所言，他是被英格兰的要人们选出来的？或者如普瓦捷的威廉所声称的，他是“在几个奸佞之人的配合下”才篡取了王位的？当然，对于哈罗德来说，当时的局面非常有利，可以向更多的人讲述他这个版本的故事。如我们所见，虔信者爱德华是在圣诞节以及威斯敏斯特教堂献堂仪式的几天后去世的。在接连有大事发生的情况下，众多英格兰要人自然会聚集在王廷。这一推论或多或少得到了献堂仪式当天（1065年12月28日）所颁布的几份证书的支持。这些文件表明，在爱德华生命的最后几天里，王国里最重要的人

物的确陪伴在他的左右。就宗教界而言，我们可以看到的主教不少于10位（2位大主教和8位修道院院长）；就世俗界而言，我们则可以看到5名伯爵：哈罗德、格思、利奥弗温、埃德温与莫卡。⁹

埃德温和莫卡的出席（以及托斯蒂伯爵惹眼的缺席）立即让我们想起近来所发生的叛乱。就在8周前，在这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叛乱当中，两兄弟攫取了领导权，并成功推翻了托斯蒂的统治，而托斯蒂正是英格兰第二有权势之人。莫卡现在是诺森伯里亚的新伯爵。这意味着他和埃德温（最近被授予麦西亚伯爵一职）控制了英格兰王国几乎一半的国土。显然，为了成功登上王位，哈罗德需要他们的支持。当然，哈罗德在10月主持了与叛军的谈判，并最终接受了莫卡取代托斯蒂一事。我们不禁怀疑，当时他们是否达成了其他的协议？

这一协议肯定在某一时刻达成了，因为就在1066年初，哈罗德迎娶了埃德温和莫卡的姐妹埃尔德格思（Ealdgyth）。很明显，这是一场政治婚姻。别的姑且不论，哈罗德早已按照丹麦人的习俗拥有了一个名为天鹅颈伊迪丝（Edith Swan-neck）的长期伴侣。令人失望的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与埃尔德格思的婚礼是在何时举办的，因而也就无从得知，这一婚姻背后的政治联盟是在何时结成的。埃尔德格思曾是格鲁菲德·阿普·卢埃林这位威尔士国王的妻子。卢埃林于1063年8月被杀。在理论上，只要她的第一任丈夫死去，她就有可能嫁给哈罗德。然而，在1065年10月的叛乱之前，她一定还没有嫁过去。无论托斯蒂再怎么指责哈罗德，我们都很难相信，哈罗德事先就知道叛乱者们的计划。远比这一指控可信的是，正是叛乱本身迫使哈罗德与其弟的敌人达成了和解。自此，问题变成了这一协议是在虔信者爱德华死前还是死后达成的。在1065年的最后几周里，国王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双方最有可能在这时达成协议。尽管这一协议很可能是秘密的，但哈罗德不可能在不向对方透露自己对英格兰王位企图的情况下与埃德温和莫卡的姐妹结婚。如果正如后世的史家所说的那样，他此前曾答应与诺曼底公爵的一个女儿结婚的话，他就更不可能隐藏自己的意图了。¹⁰

哈罗德的祸心究竟埋藏了多久？显然，早在被虔信者指定为王位的继承人之前很久，哈罗德就已经在觊觎王位了。¹¹这一点明确体现在《爱德华王传》当中，而它原本的意图只是为了证明，在虔信者去世后，戈德温家族接管王国具备一定的正当性。但是，他们将会以哪种形式接管王国则并不确定：该书作者将颂词分别献给了哈罗德、托斯蒂和他自己的庇护人伊迪丝王后，每个人都得到了同等程度的赞扬。但是，既然这一计划以及《爱德华王传》原本的意图都被北方的叛乱破坏了，我们就可以合理地推测，早在1065年之前，哈罗德就有对王位的野心了。一些史学家猜想，正是诺曼底之行刺激了哈罗德，也正是这次旅行揭示了威廉公爵丝毫未曾减弱的、对英格兰王位的野心。然而，如果说伯爵的野心受到了这一事件的影响，倒不如说它表明伯爵的这一野心早在这一事件之前就已经产生了。这是因为，现有史料一致认为，营救弟弟和侄子至少是哈罗德前往诺曼底的部分理由。毕竟，这二人是威廉为确保未来对英格兰的统治而长期扣留的人质。哈罗德渴望救出亲人，希望他们免遭伤害。可以说，这一点令他和威廉产生了相同的想法。¹²

如果北方叛乱没有爆发或者最终失败，谁也说不清哈罗德将如何实现这一野心。但是，如果在爱德华去世时，托斯蒂仍留任诺森伯里亚伯爵的话，那么，他几乎不可能成为哈罗德继位过程中的障碍。托斯蒂和哈罗德之间交恶是10月叛乱的结果而非这一叛乱的原因。事实上，如果我们回顾二人此前的生涯的话，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合作。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例子是托斯蒂支持哈罗德征服了威尔士。戈德温家族之所以能够成功，部分原因就是，他们总是能够同甘共苦。鉴于他们过去的行为，更为合理的假设是：如果托斯蒂没有遭到放逐，他会支持其兄长夺取君主之位，而不是对他的主张提出反对。

在哈罗德实现野心的道路上，真正的障碍既不是托斯蒂也不是威廉，而是埃德加王子。此人是流亡者爱德华之子，同时也是虔信者爱德华的侄孙。埃德加是威塞克斯王国最初的统治者的直系后裔，而这一古老家族后来也是英格兰最初的统治者。他血管里流淌的是阿尔弗雷德大王和埃塞斯坦（Athelstan）的血。更不用说，他还与10世纪著名的国王埃德加有着亲缘关系。之前，为了确保他从匈牙利安全回国，人们还付出了很多努力。这两项事实定会让许多人充满期待，希望埃德加王子能够适时继承其叔公的位置。毕竟，按照当时文献的记录，他被授予的封号表明他具备继承王位的资格。更有甚者，根据一位与英格兰王廷联系紧密的欧洲大陆史学家的记载，哈罗德本人曾向虔信者爱德华发誓，在国王百年之后，他将会辅佐埃德加。不论这一记载究竟是真是假，只要有合法继承人存在，就足以让哈罗德感到十分尴尬。¹³ 唯一可以挽回颜面的一点在于，1065年秋，埃德加明显还不到13岁。而且，由于爱德华在政治上软弱无力，埃德加没有自己的权力根基。¹⁴ 哈罗德所需要的不过是说服足够多的英格兰贵族，并让他们同意埃德加的权利应当被放在一边。而在埃德温和莫卡这里，他势必已经得到了他们的同意。他们所得到的奖励当然是哈罗德与他们姐妹的结合。作为王后，一旦埃尔德格思生下后代，两个昔日敌对家族的命运就会被联系在一起，而一个新的王朝也将就此崛起，并取代旧王朝。



没有哪一个事实能比哈罗德的加冕典礼更加清楚地揭示出这种阴谋。1066年1月6日，哈罗德的加冕礼很可能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据巴约挂毯显示，新王手握他的权杖和宝球，加冕并登上王位。在他的一边站着两个人，而他们正把一把礼仪佩剑递给哈罗德；而在他的另一边则只有斯蒂甘德大主教一人。几乎可以肯定，画面上出现被绝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是诺曼人卑鄙的宣传手段。正如伍斯特的约翰后来所坚持认为的那样，哈罗德的加冕典礼很可能是由约克大主教奥尔德雷德主持的。辍阵让哈罗德下地狱的，不是因为他找了不合适的人来主持，而是因为这场典礼被安排得如此急迫，甚至不合时宜。新王的加冕礼被安排在虔信者爱德华去世的第二天进行，并与老国王的葬礼选在了同一天。此前，从没有一个英格兰国王表现得如此急不可耐，如此急切地要求举行涂油仪式。理由在于，这个国家从没有把加冕礼当作国王身份确立过程中的基本环节。一般情况下，选举这一重要环节和新王正式登基的仪式之间会间隔好几个月。正如我们此前所看到的那样，虔信者爱德华在1042年夏天就被人们推举上了王位，但直到第二年复活节，他才被加冕。这样看来，哈罗德在其前任国王去世几小时内就仓促举行加冕礼一事是史无前例的。这也表明

，他试图通过立刻举行涂油仪式来支持自己对王位的诉求。这是这场大戏当中最可疑的行为。¹⁵

这样一来，在1065年的最后几周里，情况可能如下所述。国王明显已经奄奄一息，王国中最重要的伯爵也已决心要取代他，而且，他想这么做已经很多年了。他与其敌人达成协议，以获得他们的支持。不出所料，国王驾崩的消息遭到了封锁。他死时，环绕在周围的只有少数内部人员，包括伯爵本人、他的姐妹（即王后）及偏心戈德温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之后，老国王在临终时指定哈罗德为继承人的消息传了出来。在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之前（他们的动作确实太快，前任国王甚至刚刚入土），新的国王就已经加冕了，而且因此被视作上帝的受膏者。

很明显，并不是每个人都被说服了。哈罗德的继位令世人震惊，其中最明显的原因是，埃德加王子这一更具合法性的候选人被晾在了一边。半个世纪后，史学家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写道，在迫使英格兰最尊贵的贵族们向他宣誓效忠之后，哈罗德攫取了王位。对哈罗德继位一事，马姆斯伯里并没有敌意。就在同一段文字中，他赞赏了哈罗德，认为他具有审慎和刚毅的品性，还提及了英格兰人有关虔信者爱德华把王位赠给哈罗德的传说。“但是我认为，”他补充道，“这一说法更多的是基于善意而非判断。因为，如果这一说法是真的，这就意味着（虔信者）把自己的王位传给了一个他一直不信任的人。他时刻怀疑，这个人会利用自己的权势来做点什么。”¹⁶ 贝里圣埃德蒙兹（Bury St Edmunds）修道院的院长鲍德温于11世纪90年代所写的一份文件更能说明问题。他写道，哈罗德仓促地举行加冕礼是对上帝的大不敬。他指控伯爵“用诡计”取得了王位。鲍德温曾是虔信者爱德华的医生。当国王临终时，他很可能在场。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他的证言很有分量。威塞克斯伯爵的登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随之而来的是，在英格兰的北方，反抗势力出现了。我们知道，在他的加冕礼之后不久，哈罗德就去了约克。在通常情况下，英格兰的国王并不会对这个地区施加影响。这样做可能是因为他与埃尔德格思结了婚。这场此前处于秘密筹划之中的婚姻现在被公之于众了。另一种可能是，哈罗德是不得已才去的约克，为的是镇压此处反对他的势力。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就采取了后一种解释。他还表示，一开始，诺森伯里亚人拒绝接受哈罗德做他们的国王。不幸的是，从他记述的细节来看，马姆斯伯里可能是把这些事同上一年的北部叛乱混为一谈了。无论如何，哈罗德的约克之行，最可能的原因就是当地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动乱。《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C本的编写者不无沮丧地评价道，就在哈罗德戴上王冠的时候，英格兰少有安宁之地。¹⁷

遗憾的是，我们几乎找不到好的同时期的记录，因而难以了解诺曼底方面对哈罗德继位的即时反应。史学家瓦斯在一个世纪后写道，当时，威廉正在鲁昂附近，准备与他的骑士和侍从一起去打猎。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信使从英格兰回来了。在私下听取了汇报之后，他愤怒地返回了他位于城里的府邸，其间一言未发。¹⁸

无论这一幕的真相如何，我们都能够推测出一些事情。虔信者爱德华已经病了很久。因此，在1065年最后几周里，威廉一定已经知道，英格兰的王座即将空置。这让一些史家产生了疑问。他们很好奇，威廉为何不早点动身。如果他早点动身，也许在圣诞节时，他就能横渡海峡了。这样一来，等时机一到，他就可以提出自己对英格兰王位的主张。但是事实上，早点动身并不在威廉的选项当中。如果威廉满怀希望而来，不论英格兰人允许他带来多少卫队，他仍是来到一片陌生土地上的客人。他无力对抗任何阻挡其继位的派别。更有甚者，他也会陷入英格兰宫廷里的那种致命的阴谋中，成为待宰的羔羊。对威廉

来说，他所做的是唯一现实的选择：正如以前哈撒克努特和虔信者爱德华一样，他留在了诺曼底，静待一张邀请函的到来，然后登上王位。更确切地说，威廉在英格兰本应已经有一个利益代表了，而那个人就是哈罗德·戈德温森。据普瓦捷的威廉所述，哈罗德在其诺曼底之行期间曾向威廉承诺，“他将凭借其谏言和财产，尽全力确保威廉在爱德华死后得到英格兰的君主之位”。因此，当哈罗德自封为王的消息传到诺曼底的时候，威廉不但将这一行为视为背叛，而且认为这违背了效忠誓言和其之前所发的神圣誓言。瑞米耶日的威廉记载道，公爵的第一反应就是派使者到英格兰，敦促哈罗德放弃王位并信守承诺。不出所料，哈罗德选择了无视这些警告。¹⁹

因此，在早期阶段，威廉就已经很清楚，如果他想要得到王位，就必须发动一场入侵英格兰的战争。正如普瓦捷的威廉所说的那样，他要“用武力主张他的继承权”。毫无疑问，这个方案太过冒险，与之前20年间他已经熟知的那种小心翼翼的战役不同。就风险程度而非规模而言，真正可以与入侵英格兰相提并论的战役只有他在其戎马生涯初期所发动的瓦尔斯沙丘之战。那时，国内的敌人正威胁要消灭他。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当时的诺曼史家们不但强调了威廉对王位主张的合法性，而且确切地反映了公爵本人的态度。作为威廉的牧师，普瓦捷的威廉尤为出色地完成了这两项任务。在选择了直接面对之后，威廉事实上把他对王位的主张、他自己的名望和生命以及成千上万的诺曼底同胞的生命一起交给了上帝，由上帝来裁决。²⁰

公爵坚信他对王位的主张是正当的，而这也反映在他向教宗所提的诉求中。在得知哈罗德登基之后，他马上派使节前往罗马，并向教宗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提出异议。遗憾的是，没有任何有关这一诉讼的文本记录存留至今。但毫无疑问，这次诉讼确实曾经被记载了下来，并在当时广为流传。这是因为，它似乎影响了几个诺曼史学家对于1066年的记载（特别是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载）。爱德华的承诺和哈罗德的伪誓显然是这一争论的焦点。但诺曼人可能也会指责英格兰教会，认为它软弱涣散，而大主教斯蒂甘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教宗显然觉得，公爵提出的理由很充分。（他以前是兰弗朗克的学生，这可能也是他做出这一决定的理由。）因为，他迅速认定，诉诸武力是合法合理的。作为这一决定的信物，教宗让威廉的特使从罗马带回一面旗帜，方便公爵在战斗当中使用。²¹

虽然威廉已经得到了教宗的支持，但就诺曼底本土而言，他又得到了多少支持呢？1066年，威廉召集了公国疆域内的要人，召开了一次代表会议。这显然是他一开始所采取的另一行动。在普瓦捷的威廉和瓦斯所提及的参会人员中，有很多我们已经熟知的人物，包括他同母异父的弟弟罗贝尔和奥多以及他的密友威廉·菲茨·奥斯本和蒙哥马利的罗歇。按瓦斯所言，作为公爵最为亲密的议事顾问，这些人都给予了他全力的支持，但他们同时也建议，要召开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所涉及的范围应当更大，以便其余的诺曼底贵族了解他的意图。这又是一个只有后世文献的支持，但较为可信的例子。另外几位作家也提及威廉对建议的寻求，不过都比较隐晦。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于12世纪初写道，威廉将要人们召集到利勒博讷镇（town of Lillebonne），“以确定人们对计划的态度”。马姆斯伯里也表示，会议是在公爵收到教宗的旗帜之后召开的。如果真是这样，那就表明，这次范围更大的会议是在初春召开的。²²

尽管我们的资料十分零散，但这些资料仍可说明，与之前那次会议中的成员相比，这次的与会成员并不那么热衷于入侵。“许多要人一致认为，这一计划太过艰巨，远远超出了诺曼底的能力范围。”普瓦捷的威廉说道。这些怀疑者也指出了哈罗德的优势，并表示“无论是就财富还是士兵数量而言，哈罗德的王国都要远远胜过他们自己的国家”。诺曼人的焦虑似乎与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困难有更大的关联。在瓦斯的陈述中，他们说道：“大人

，大海让我们感到恐惧。”而根据普瓦捷的威廉的说法，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英格兰人在海军方面的优势：“哈罗德的舰队有无数的战船和熟练的水兵，都经受过许多危险和海战的考验。”²³

关于这一点，我们很容易赞同那些持否定意见的人。虽然我们无法精确地比较英格兰和诺曼底的海军军力，但根据文献，前者显然具有优势。正如前文所述，在虔信者爱德华执政期间，英格兰的军事史在很大程度上是海战的历史。11世纪40年代，爱德华曾多次指挥着舰船，以抵御维京人的进攻。他也曾应神圣罗马皇帝的请求，在海上封锁佛兰德。戈德温家族之所以能够在1052年利用武力回归，同样得益于他们在流亡期间招募强大舰队的能力。1063年，哈罗德能够在威尔士取胜，部分原因也在于他能够获得海军的支持。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的诺曼底人则跨过了公国的边界，在陆上作战。据我们所知，诺曼底只有爱德华和阿尔弗雷德在11世纪30年代所建立的那些舰队。正如1066年春的一些诺曼人所言的那样，这些舰队还从未有过胜绩。²⁴

而且，对英格兰发动海上进攻，问题并非只在于可行性。除此之外，还有关于义务的问题。根据瓦斯所言，那些声称恐惧大海的诺曼人还补充了一句：“我们没有义务到海峡的另一侧去作战。”既然这次旅程这么危险，为什么诺曼人还要追随他们的公爵，并踏上旅程呢？我们知道，就总体而言，威廉的臣民认为，自己应当为公爵履行军役。对于这一点最为明确的表述出现在诺曼征服之后不久所起草的一份文献（所谓的《悔罪条例》[Penitential Ordinance]）里。这份文献提到，那些人之所以作战，是因为他们需要履行这样的役务。²⁵人们猜测，这一役务早在1066年前就已经普遍存在了。这也就部分地解释了威廉为何能在其生涯的早期招募到士兵。令人沮丧的是，我们并不知道诺曼底的军役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形成的。过去的历史学家们认为，诺曼人发展了一套早熟的封建制度。在这套体系里，大多数的大地主都认为，给公爵提供固定数量的骑士是他们的义务。问题是，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1066年之前，这种向公爵提供确定数量的骑士的要求是存在的。²⁶

事实上，正是在1066年，我们才首次看到关于这一义务的正式讨论。这一关于义务的讨论发生在诺曼人入侵英格兰之前，即威廉集结部队的期间。瓦斯说，威廉和他的每一个封臣都进行了一对一的协商。在协商期间，他请求他们提供比之前多一倍的骑士，并且向他们保证，这一役务只是暂时的，不会变成惯例。“每一个人都告诉了他，自己会做什么以及会出多少艘船。公爵立即把答复一一记录在案，也就是说，他记录下了那些船和骑士的数量。而那些贵族也同意照办。”²⁷

如果不是威廉自己的书面记录（或者说，至少是它的一个修订版）还存世的话，只凭借一个世纪之后的瓦斯的记述，我们很难相信这次讨论真的存在。存世的这一小段拉丁文仅仅占了一页纸的篇幅。史学家们称这一12世纪的手抄记录为《船籍簿》（Ship List），因为它只是一份清单，上面有14名贵族的名字以及他们在1066年愿意提供给威廉的船只的数量。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份清单都被认为是伪造的。因为，在如此早的历史时期，我们没有找到第二份有关军役的如此精确的说明。现在，学者则倾向于将其视作一份真实的记录。他们认为，它是在诺曼征服不久后被拟定的，而且是有关当年战前部署的记录。也就是说，它记录了一个关键的时刻。这一时刻不仅对威廉征服的准备过程来说是重要的，对于公爵与他的封臣关系的发展来说也是如此。1066年的特殊需要本身似乎就把诺曼人引上了一条更严格的封建主义道路。后来，他们也因此而闻名。²⁸

威廉究竟是如何赢得怀疑派臣属的支持的，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瓦斯说，威廉·菲茨·奥斯本代表公爵同这些臣属谈判，哄骗他们提供更多的士兵。无疑，这不但会对公爵

行为的正当性以及他对王位的主张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会削弱他从教宗那里得到的许可的效力。如果马姆斯伯里所记载的大会召开时间是对的，在会议召开的时候，威廉就能向与会者展示教宗所授予的旗帜，并告知他们，上帝绝对是站在他们一边的。当然，计划一旦成功，诺曼人必定会得到巨额的物质回报，而这一定是摆在诺曼人眼前的诱惑之一。根据普瓦捷的威廉的叙述，公爵指出，胜利后的哈罗德不能给他的手下任何回报，而他则承诺，凡是随他征战之人都能够在战利品当中分一杯羹。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诺曼人最后还是同意威廉把他们的服役条件写下来。这是因为，履行的役务越多，所获的回报越大。

29

承诺履行大量的役务是一回事，实际履行役务则是另一回事。《船籍簿》中所列出的数字一定是最低的军役要求。但即便如此，其舰队规模仍令人印象深刻。自公爵发迹起，威廉·菲茨·奥斯本以及蒙哥马利的罗歇这2位议政大臣便伴其左右。他们的名字都出现在清单中，每人承诺提供60艘船；威廉同母异父的弟弟奥多和罗贝尔则被分别要求提供100艘和120艘船。尽管这些人地位如此显赫，他们获得这些私人舰队的方法仍像很多其他议题一样是未解之谜。巴约挂毯给人的印象是，整个诺曼舰队都是从零开始逐渐形成的。挂毯上面的文字写道：“在这里，威廉公爵下令建造战船。”紧接着，我们在画面上就会看到，拿着斧头的人在砍伐树木，而造船工人正在把这些木材制成船只。鉴于所需船只的数量巨大，建造时间又有限，我们可以推测，不是每艘船都是这样从无到有建造出来的。公爵和要人们一定有一些可供利用的船只，而其他船只则可能是从诺曼底国内或更远的地方（如佛兰德）购买或征用的。无论如何，1066年春，诺曼底的森林和造船所里一定有人在发疯一样地劳作。因为，人们要拼命赶工，以满足公爵已然启动的宏图伟业所带来的巨大需求。

30

诺曼人秣马厉兵的消息一定很快就传到了海峡对岸。普瓦捷的威廉告诉我们，哈罗德曾派间谍潜入诺曼底。更何况，如此大规模的活动根本无法保密。复活节的时候，英格兰新国王结束了神秘的约克之旅，回到英格兰南部。也就是在这时，外敌入侵所带来的恐惧必然已经与日俱增。

因此，对于哈罗德来说，这样的一个巧合是不幸的：就在他回到威斯敏斯特的同时，一个罕见的天文现象出现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道：“整个英格兰境内，从未见过的凶兆在天空显现。”4月最后一周的每个夜里，人们都能看到一颗不寻常的星星闪耀着划过天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有人称它为“长毛星”（the long-haired star），另一些人称之为彗星。事实上，这颗彗星正是最为著名的哈雷彗星（Halley）。650年过去后，经计算，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最终得出了该彗星每76年回归一次的结论。但对于那些经历过1066年动荡的男女老少来说，它完全是前所未有的事物，因而也就被视为不祥之兆。瑞米耶日的威廉指出，“许多人说，这预示着，某个国家将会发生变革”。在巴约挂毯上，有一群神色焦虑的英格兰人正疑惑地指着天空上的彗星。而在下一个场景里，哈罗德国王得到了一则消息，而这一消息显然令人不安。在他脚下、挂毯的边缘处，一支幽灵般的舰队早已航行在大海上。

31



确实，哈雷彗星刚刚隐去，英格兰南部遭敌舰袭击的消息就传来了。但来犯的舰队并不是诺曼人的，而是哈罗德被流放的弟弟托斯蒂所统领的。此人上一次露面还是在他因为前一年的叛乱而遭到驱逐的时候。时至今日，我们还是不知道，他在流亡期间具体做过些什么。13世纪的冰岛史家斯诺里·斯蒂德吕松（Snorri Sturluson，后文有更多关于他的内容）坚称，流亡中的伯爵来到了丹麦，试图说服丹麦国王斯韦恩·埃斯特里特森帮他夺回英格兰。但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表示，托斯蒂去过诺曼底，并且是作为威廉公爵的代表回到英格兰的。与斯诺里相比，奥德里克生活的时代与事件发生的时间更为接近。然而，这两位作者在叙述当中都有事实错误。这也警醒我们，不能过于信任他们的叙述。³² 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就像《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与《爱德华王传》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在托斯蒂于1065年离开英格兰之后，他就坐船前往佛兰德。在那里，他的岳父鲍德温伯爵收留了他。最大的可能是，托斯蒂是从佛兰德出发并发起进攻的。³³

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托斯蒂和他的军队首先在怀特岛登陆，在那里抢钱抢粮。随后，他们又沿海岸线向东航行，一路强取豪夺，最终到达桑威奇港口。我们并不清楚他们这一行为背后的更为深层的原因。鉴于他与哈罗德充满怨恨的分裂，或许托斯蒂是想要废黜他的哥哥，自己坐上英格兰的王位。更令人信服的猜测是，年轻的托斯蒂·戈德温森不过是想夺回他在去年秋天所失去的土地和地位。他所面临的情况和他的父亲14年前所面临的情况几乎一致，而他所采取的策略也几乎和他的父亲如出一辙。

无论托斯蒂有过怎样的希望，这些希望最后都一一破灭了。在听到消息之后，哈罗德即刻启程前往桑威奇，以讨伐他的弟弟。得知此事的托斯蒂则立刻带上全镇的水手出海逃走。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这些人中“有自愿跟去的，也有被迫去的”。这样的描述表明，至少在英格兰南部，人们并不是很支持托斯蒂。就是其中最支持他的那

些人，他们对于托斯蒂的感情也是复杂的。托斯蒂向北航行，但局面并无转机。在到达亨伯河后，他便率军一路向南，突袭到林肯郡，“杀了很多无辜的人”。他的这一行动可能是为了故意激怒他的死敌埃德温和莫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两位伯爵没有让他等多久，因为他们很快率领着陆军来到此地。我们并不知道，双方是否真的发生了战斗。《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只是说，麦西亚的兄弟二人赶走了托斯蒂。显然，托斯蒂失败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他从桑威奇强征的船员抛弃了他。这一人员大量流失的状况又被《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的编写者记录了下来。他们写道，在驶入亨伯河时，托斯蒂的舰队有60艘战船，但在离开时只剩下12艘。毫无疑问，令托斯蒂备感受挫的是，他发现，他的对手哈罗德、埃德温和莫卡所获得的支持远比他所预想的要多。所以，他只好率余部沿亨伯河继续向北，并在他从前的敌人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处寻求庇护。³⁴

在成功击退了麻烦的弟弟之后，哈罗德便抽出身来应对其他的威胁。这一威胁远比其弟所造成的威胁更大，而且正从海峡对岸向他迫近。他开始为应对诺曼人的入侵而做准备。托斯蒂的进攻或许迫使他提前调动了军队。没能及时到达桑威奇并阻击其弟的哈罗德就留在了那里，等待他的部队集结起来。部队没能及时集结的原因可能是招募的规模太大。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C本的编写者显然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所召集的陆军和海军士兵的数量比这个国家过去的任何一位国王所召集的都要多”。来到此地的士兵数量可能达到了《末日审判书》中所估计的征兵惯例的上限，即1.6万人。人们逐渐意识到，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际。他们也感到恐惧，担心敌国即将入侵。在这些情感的驱动下，国王的军队势必在迅速扩张。而且，正像历史上其他时期的英格兰领袖一样，在面对类似的危难之时，哈罗德无疑利用了这种情感，以完成征兵任务。几十年后，伍斯特的约翰描绘了一位笼罩着五彩光环的君王。他的赞美中有很多是套话，但就回忆哈罗德是如何命令各伯爵和郡长“在海上和陆地上誓死保卫国家”这一点而言，他可能是在描述事实。³⁵

等到哈罗德在桑威奇集合完他的军队之后，此时大概是5月份了。这时的哈罗德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把集结起来的军队再次分散到各个地方。正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言，国王决定在海岸的各个地方排布兵力。³⁶他这样做可能是出于恐惧，担心威廉会模仿托斯蒂，为寻求供给和支援而沿海岸一路洗劫。除此之外，这一做法也便于各支队伍有效地监控诺曼人的舰队。而且，如果敌人大规模登陆，国王无疑有一些能够重新集结整个军队的计划。而哈罗德本人则决定，乘船从桑威奇驶向怀特岛（另一个可能是，他做出这一决定是为了应付他弟弟的进攻），并把指挥部设在那里。此后，与数千名分散在英格兰南部海岸的士兵一样，在这一状况下，他只能守望并等待。

1066年6月18日，威廉与妻子玛蒂尔达站在卡昂的圣三一修道院里，身边围绕着一群贵族、主教、修道院院长和市民。这是修道院举办献堂仪式的日子。我们对当时场景的想象，得益于一份在那一天所签署的证书。这座修道院是玛蒂尔达于大约7年前建立的。到了1066年的夏天，圣三一修道院根本不可能完工。正如几个月前威斯敏斯特教堂所经历的情况一样，政局的迅速变化显然是献堂仪式早于教堂竣工进行的原因。对威廉和玛蒂尔达而言，还有另一个公开事件能够证明他们的虔诚，并为计划内的入侵寻求上帝的允许。根据这份证书，他们不仅向这座新的修道院赠予土地，并赋予其权力，夫妇二人还把他们的一个女儿塞西莉亚（Cecilia）送到这座修道院当了修女。做出类似捐献的也不光是公爵和他的妻子：这份证书（更为确切地说，这是一份公告 [pancart]）也记载了多位诺曼要人对这家修道院的馈赠。在这一时期诺曼底的其他地方，其他人也同样在向修道院馈赠土地和财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为一触即发的战争做精神上的准备。例如，一份证书表明，一个名叫罗歇·菲茨·图罗尔德（Roger fitz Turolde）的人曾向鲁昂的圣三一

修道院捐赠土地。这份证书还提到，他“即将和威廉伯爵一起出海作战”。同年夏天，威廉自己也向位于费康的公国修道院发放证书，向这里的僧侣们保证，“如果上帝让他打败英格兰”，这里的僧侣就可以拥有苏塞克斯斯泰宁地区（Steypning）的土地。³⁷

既然他们已经做了精神上的准备，这也就意味着，到了6月中旬，诺曼人已经基本准备好实施入侵计划了。早在数月前，人们已经开始组建横渡海峡的舰队。此时，这一工作一定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些买来的、借来的或是新建的船只此时已经在迪沃河口的滨海迪沃（Dives-sur-Mer）集结待命。正如瓦斯的记述和巴约挂毯所说明的那样，船只的大小和形状各异，有些是类似于我们所熟知的维京长船的战船。这些船的长度在15至36米不等。另外一些则是船舱更深的货船，适合运送大量食物和酒。人们也可以给它们配上马厩，以运送战马。11世纪末沉没于丹麦斯库勒莱乌（Skudelev）的船是现存船只中与这类船最为接近的。这批船是于20世纪60年代被打捞上来的，现藏于罗斯基勒（Roskilde）的维京海盗船博物馆（Viking Ship Museum）。瓦斯还记录了一些更小的船和快艇。它们被用来运送士兵、马具或其他装备。³⁸

至于这一成分混杂的舰队到底有多大规模，这一问题一直让人捉摸不透。《船籍簿》无疑是我们最可靠的参考。它告诉我们，威廉的要人们一共资助了他1000艘船。实际上，他们所提供的船只只有776艘。《船籍簿》也指出，公爵还从其他人那里得到了很多船只。虽然如此，但这些船只也远不足以建立起某些史学家想象中的那种庞大的舰队。例如，瑞米耶日的威廉就给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他认为，这一舰队有3000艘船。一个世纪后，瓦斯提出了对这些数据的质疑。他认为，这些数据是言过其实了，因为这和他所听到的数字不符，“我记得父亲说过船的数量。尽管那时我还未穿上铠甲成为一名骑士，但我记得很清楚，这个舰队还差4条船就够700艘船了”。696艘（根据瓦斯的说明，这一数字还包括一些小船和小艇），这一数字与《船籍簿》的记载更为接近。而且，由如此多的船所组成的舰队仍然称得上规模庞大。³⁹

舰队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和哈罗德一样，威廉正在招募一支庞大的新军队。《船籍簿》显示，除去愿意捐助船只外，诺曼要人们还同意派出一定数量的骑士，以支援这场战争。但遗憾的是，在这一文献中，仅有四个地方提到了具体的数额。显然，实际同意履行军役的诺曼人数量一定比这个数目更多。他们或者是出于对公爵的现有义务，或者为了换取新的收益。更重要的是，愿意追随威廉的不仅是诺曼人。“很多的外国骑士蜂拥而至，”普瓦捷的威廉说道，“他们都知道，公爵是出了名的慷慨，但他们也都确信，公爵的主张是正当的。”当然，“慷慨”一词是对威廉正在招募佣兵的一种委婉的描述。正如奥德里克·维塔利斯所言，“那些渴望战争的人正喘着气，想要获得来自英格兰的战利品”。他们从法兰克王国各地，甚至可能是更遥远的地方赶来。这两位史家所提及的这些人中，有来自法兰西、布列塔尼、曼恩、阿基坦、普瓦图、勃艮第的骑士，还有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民族”的战士。⁴⁰

唉！我们无法确定，威廉最终到底招募了多少人马。在估算人数这一点上，中世纪的史学家们是出了名的误人不浅。例如，普瓦捷的威廉就曾告诉我们，军队总人数为5万人。在几页之后，他又把这一数字增加到6万人。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则认为威廉手下有5万名骑兵，“另有大量步兵”。他可能是抄了普瓦捷的记述。其他编年史家则把总数写得更多：至少有两人将这一数字记载为15万人。中世纪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庞大的军队。根据花名册（而非修道院的记载），中世纪英格兰军队的人数峰值出现在爱德华一世时期。这一最为庞大的军队有3万名左右的士兵。毫无疑问，如果英格兰国王在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13世纪也只能召集到这么多的人的话，那么，11世纪的诺曼底公爵所能召集到的人数便可能很难与之相比，更不用说超过它。当代史学家尝试过对威廉的入侵军力做一个更

为准确的估计，但到了最后，他们都只能推测。（例如，他们会根据船只数量来推断军队人数。这一做法毫无意义，因为即使有那么一艘船，我们也无从得知船只大小和搭载人数。）⁴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之后的世纪里寻找可供类比的情况。就横渡英吉利海峡来说，没有一个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国王所带领的士兵人数超过了1万人。鉴于到此前所提到过的军力和人口上的差异，哪怕威廉所招募的军队人数只是上述数字的一半，那他就已经非常成功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学者们一致的看法是（不管他们在其他方面犯了什么错误，只要对骑兵登陆外国海岸作战略知一二，任何人都是这么认为的），诺曼底军队的人数约为7000人。尽管近来有人试图推翻这一数字，这一结论仍然有效，并令人信服。⁴²

就普瓦捷的威廉所做出的说明而言，8月的第1周，诺曼底的海陆入侵军队就已经集结完毕。但在那之后，因为风向不如人意，威廉公爵扬帆出海的计划被推迟了整整一个月。近来，史学家们已经对这一说法很是怀疑了。他们断言，威廉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在等待哈罗德军队的解散。这或者是因为，军队的给养已然消耗殆尽；或者是因为，其中的大部分人都要在收获的时候回到家里。然而，这些怀疑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有证据显示，时常有人因为风向相反而推迟渡过海峡。在此后的几百年间，相关的文献记载更为完备。我们看到，常有军队和使节因连续的恶劣天气而在此滞留，甚至有数周之久。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人丧失了所有的希望，并在这种天气里渡海，而他们被海浪击成了碎片。有丰富航海知识的专家则倾向于认为，如果这一年8月的风向合适的话，威廉不会愚蠢到不抓住这一良机。更切中要害的是，双方都存在给养的问题。等哈罗德的军队陷入困境并自行解散固然好，但如果要让这个计划真正奏效，威廉就要做到在同样长的一段时间内为他那支同样庞大的军队提供充足的给养，并保证纪律的严明。⁴³

这绝非一般人所能办到的事。数年前，一位名叫伯纳德·巴赫拉赫（Bernard Bachrach）的美国学者撰写了一篇文章。文中，他探讨了如果能让诺曼底的侵英部队在滨海迪沃驻扎一个月时间的话，需要怎样的后勤储备。根据一些可信度不高的证据（这些证据基本上都出自同一本编年史。尽管这一编年史写作于同一历史时期，它却语焉不详），他认为，这支军队有1.4万人（即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数字的两倍）。但即便我们把他的统计数据减半，其结果仍旧是引人注目的。假设士兵只吃谷物维生（当然，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全军一天就需要约14吨谷物。与此同时，为了喂养大约2000匹马，还需要另外14吨谷物。战士及其坐骑美融还需要大约3万加仑（1加仑约合4.6升）的饮用水。除此之外，马匹每日还需要4至5吨的垫草。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个月的总需求是极其巨大的：军队需要不可计数的食物和水，而所有的这些给养都要被运往营地。人们或者通过迪沃河船运这些物品；或者借助马车，通过凹凸不平的道路将其运到营地。当然，同样需要考虑的还有卫生问题。如此多的人马将会排出粪山尿河（根据巴赫拉赫的估算，光是马粪和马尿就分别有2000吨和70万加仑）。最后一点，这些人马当然也需要遮风避雨的地方。人需要帐篷，马则需要马房。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只是满足了人在一个月内能活下去的最低要求。这一标准更像是在维持一个难民营，而不是在维系一支志愿军。为团结士兵，提振士气，威廉还需要提供更多的食物，如肉、鱼、葡萄酒和啤酒。它们的数量同样大得惊人。⁴⁴

因此，仅仅是维持他的军队的给养，这一任务就足够艰巨了。但很显然，威廉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正是因为他的节制和智慧，战士及其指挥官们都得到了充足的供给。”普瓦捷的威廉如是说。同时，他也煞费苦心地强调，公爵严令军队不得掠夺当地人。“庄

稼安然无恙，等待着收割者的镰刀。它不曾遭到骑兵傲慢的踩踏，也没有被抢劫者砍倒。即便一个人弱不禁风或者手无寸铁，也可以骑上马，随处放声歌唱。在看到骑兵队伍的时候，他们不必吓得发抖。”像往常一样，普瓦捷的这一描述难免有粉饰之嫌。但总的来看，他的这一说法还是真实的。当他们还留在诺曼底的时候，诺曼底的士兵不能靠劫掠这里的人民过活。因此，秩序和纪律必须得到维护。⁴⁵

9月8日这一天，僵局终于被打破。此时，哈罗德被迫解散了军队。《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道：“军需品已经用完，没人还能把他们留在那里。”我们被告知，战士们获准归乡。国王仍留在怀特岛。在命令舰队返回伦敦之后，他自己也出发去往伦敦。正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写的那样，哈罗德的军队一直集结在一起。他一定希望，无论是什么拖慢了他对手的脚步，它能够再牵制这位对手一小段时间。很快，威廉将会丧失在这一年内横渡海峡的时机。

可一回到伦敦，哈罗德就收到了可怕的消息。敌方船队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而一支入侵的船队已然登陆。但是这一次，又不是哈罗德意料之中的敌人。⁴⁶

来者是其谋求第二次机会的弟弟托斯蒂。只不过这一次，他还带来了一些维京人。

¹ *Vrxufhw dqg Grfxp hqw*, 17–18 (cf. WP, 2–3). 关于英格兰的王位继承，总体上的评论可参见A. Williams, ‘Some Notes and Considerations on Problems Connected with the English Royal Succession, 860–1066’, *DQV*- 1 (1978), 144–67.

² *HHU*, 6–7, 52–3. 参见 Garnett, *Vkruidqurgxfurq*, 32–3.

³ Above, 31–4, 38, 41–2.

⁴ *DVF* E, 1066; JW, ii, 600–1; 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109–10.

⁵ *YHU*, 116–19.

⁶ *Ibid.*, 122–3.

⁷ Ashe, *I lfulq dqg Klwuwâ*, 44–5; 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111–12.

⁸ *DVF* C and D, 1065; WP, 118–19. 参见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113.

⁹ WP, 100–1; Barlow, *Frqihwvru* 244–5. 虽然现存的证书都是12世纪的人所伪造的，但是其中的证人名录似乎是从原件里抄录下来的。

¹⁰ *GQE* Ealdgyth; Baxter, *Hduw ri Phufld*, 52; above, 117.

¹¹ 参见 Barlow, *Frqihwvru* 227.

¹² *YHU*, xxiii–xxiv, xxx–xxxi.

¹³ E. van Houts, ‘The Norman Conquest Through European Eyes’, *HKU*, 110 (1995), 84 5–6.

¹⁴ 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101–3.

¹⁵ G. Garnett, ‘Coronation and Propaganda: Some Implications of the Norman Claim to

the Throne of England in 1066', *WUKV*- 5th ser., 36 (1986), 92–3. 参见 Barlow, *Frqihwvri*, 254–5。

16 WM, *Jhvid Uhj xp*, 420–2.

17 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114; WM, *Vdlqw' Qyhw*, 86–9; *DVF* C, 1065.

18 Wace, 156.

19 WP, 70–1; *JQG*, ii, 160–1. 同可参见Eadmer, 8–9。

20 WP, 100–1; Gillingham, 'William the Bastard', 99–102.

21 WP, 105. C. Morton, 'Pope Alexander II and the Norman Conquest', *Latomus* (1975), 362–82. 她认为, 教宗授予旗帜这一说法是普瓦捷的威廉的创造, 而且, 罗马方面对于诺曼征服的支持也不是真的, 而是普瓦捷所引的典故。但是, 她的论点与几则重要的证据相悖。其中, 最明确的一则证据是教宗格里高利七世写给威廉的一封信。这封信清楚地表明, 教宗支持诺曼人入侵英格兰。参见van Houts, 'Norman Conquest Through European Eyes', 850, n2; Garnett, 'Coronation and Propaganda', 99, n50。

22 WP, 100–3; Wace, 157–8; WM, *Jhvid Uhj xp*, 448–9.

23 WP, 100–1, 106–7; Wace, 159.

24 WM, *Jhvid Uhj xp*, 448–9. “士兵们在他们的住所里嘟囔着……‘他的父亲有过一样的主意, 而人们用相同的方式阻拦了他’”。

25 Wace, 159; *HKG*, ii, 606. 关于《悔罪条例》, 可参见below, 236–7。

26 M. Chibnall, 'Military Service in Normandy Before 1066', *Dqj σ.Qrup dq Z dūidūh* (Woodbridge, 1992), 28–40.

27 Wace, 159.

28 E. M. C. van Houts, 'The Ship List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DQV*, 10 (1988), 159–83.

29 Wace, 158–9 (see also HH, 24–5); WP, 106–7.

30 B. Bachrach, 'On the Origins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s Horse Transports', *Wfkkqrσ j ā dqg Fxawūh*, 26 (1985), 505–31. 他认为, 诺曼人没有运送马匹的技术, 他们的船也一定是从地中海那里获得的。但是, 他(第514页)的主要论据是《黑斯廷斯战役之歌》中的一条被误翻的记录。*Wkh Fdup hq gh Kdvūqj dh Surhdr*, ed. C. Morton and H. Muntz (Oxford, 1972), 18–19. 参见*Fdup hq*, 14–15, and C. M. Gillmor, 'Naval Logistics of the Cross-Channel Operation, 1066', *DQV*, 7 (1984), 111–13。

31 WP, 106–7; *DVF* C and D, 1066; *JQG*, ii, 162–3.

32 Snorri, 135–6; OV, ii, 141–3. Freeman, *Qrup dq Frqt xhwū* iii, 708–13. 弗里曼(“托斯蒂蒂被流放之后的行动”)称, 瑞米耶日的威廉的论述支持了奥德里克的观点。他所不知道的是, 这段引发人们怀疑的话是奥德里克自己的创造。*JQG*, ii, 162–3.

33 JW, ii, 600–1. 该书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基础上增加了“从佛兰德回来”这一句话。Gaimar, *Hwūlūh*, 280–1. 该书称, 托斯蒂蒂队伍中的大部分人都是佛兰芒人。

34 *DVF* C, D and E, 1066.

35 Ibid.; above, 76; JW, ii, 600–1.

36 DVF C, 1066. 也可参见WP, 106–7。

37 Recueil des actes des ducs de Normandie de 911 à 1066, ed. M. Fauroux (Caen, 1961), 442–3, no. 231; Brown, *Qrup dqv dqg ukh Qrup dq Frqt xhw* 127.

38 Wace, 163; Gillmor, ‘Naval Logistics’, 109–16. 1997年，人们在博物馆的建造地找到了更多的船只。其中一艘是克努特时期所建造的船，长36米，是人们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长的船。

39 Van Houts, ‘Ship List’, 166, 176, 179; JQG, ii, 164–5; Wace, 163.

40 Van Houts, ‘Ship List’, 170, 176, 179; OV, ii, 144–5; WP, 102–3, 130–1.

41 Ibid., 102–3, 116–17; OV, ii, 168–9; *Fdup hq*, 8–9; van Houts, ‘Norman Conquest Through European Eyes’, 846, n3.

42 Lawson, *Eduðh ri Kdvulgj v*, 176–86.他有效地总结了相关证据。但是，他也接受了编年史著作中的大量数据，难以令人信服。

43 WP, xxiv–xxvi, 102–3. 参见Bates, *Frqt xhuru*, III; Morris, *Juhdudqg Wuulech Nlqj*, 272–3; C. and G. Grainge, ‘The Pevensey Expedition: Brilliantly Executed Plan or Near Disaster?’, *Eduðh ri Kdvulgj v*, ed. Morillo, 130–42。

44 B. Bachrach,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of the Norman Conquest’, *DQV*, 8 (1986), 1–25. 然而，需要注意Davis针对这一估算数量的批评。Davis, ‘Warhorses of the Normans’, 69, 80.

45 WP, 102–5.

46 DVF C, 1066.

21. 雀。瑞

显而易见，同时代的人都对哈拉尔·西格森（Harold Sigurdson）有着深深的敬畏。11世纪70年代，不来梅的亚当（Adam of Bremen）形容他为“北方的雷电”（the thunderbolt of the North）。普瓦捷的威廉评论道（尽管是转述他人评论），他是“普天下最强之人”。哈拉尔生于1015年前后，是挪威国王奥拉夫二世（Olaf II）同父异母的弟弟。哈拉尔在十几岁时被迫远遁异国，并最终在基辅罗斯大公智者雅罗斯拉夫（Yaroslav the Wise, King of Russia）的宫廷里度过了几年。之后，他便像无数的维京前辈一样，一路涉险，到南方寻找机会。最终，他到达了拜占庭（Byzantium，罗马帝国的东部残余）首都君士坦丁堡，并先后为几代皇帝东征西战，最终声名显赫，权倾一时。名利双收后，他于11世纪40年代中期重返斯堪的纳维亚。在使用了他磨炼多时的技能后，他便夺得了挪威的王位。随后，他以铁腕治理国家，不但向邻国开战，而且还处决异己。难怪后世的挪威史学家在回顾他的一生时，总是称他为“铁腕统治者”（Hardrada，又可译为“哈德拉达”）。¹

这一响亮的绰号直到13世纪才见于史册。这一事实也提醒了我们，有一个问题不可回避。哈拉尔史诗一般的人生或许给其同时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们并没有用纸笔将其记录下来。这并不是意料之外的事。在很大程度上，11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仍是一个非基督教社会，大部分人都目不识丁。12世纪末到13世纪初的挪威萨迦首次提到了他的统治，而这些文献是在它们所描述的事件发生后近150年所创作的。其中，最著名的萨迦则是所谓的《哈拉尔王萨迦》（*Njá Kdug v Vdjd*）。这一萨迦为冰岛历史学家斯诺里·斯蒂德吕松所著。斯诺里逝于1241年，而该作则写于13世纪20年代到13世纪30年代期间。也就是说，这一萨迦是在哈拉尔去世后近200年才完成的。

既然这一文献的年代如此晚近，那么它的可信度又如何呢？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我们可以根据斯诺里的描述，认定斯诺里吸取了早期萨迦和一些口耳相传的故事中的内容。毕竟，他的记叙和这些故事都是那么相似。同时，作者斯诺里自认他的记载十分客观。在好几个段落中，他都试图向读者证明他治史的良心。例如，在《哈拉尔王萨迦》的中间部分，他指出，自己略去了主人公的很多功绩。“部分是因为我对此知之甚少，部分是因为我不愿把无法证实的东西写进来。尽管我被告知过有关他的各种故事，也听过他其他的事迹，但对我来说，续写总比订正要好多。”²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斯诺里的真诚。但是，唉！我们还是不能像相信当时的文献一样去相信他的故事。对于其中的细节，我们就更要抱有怀疑的态度了。他对哈拉尔东征的描写就是一个例子。一方面，可以确定的是，这位未来的挪威国王的确去过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取得过功名。这是因为，他的名字出现在了同时期拜占庭的文献中（该文献称之为“阿拉提斯”[Araltes]）。同一文献也证明了斯诺里的另一个说法，即哈拉尔的确曾在西里岛和保加利亚（Bulgaria）为罗马皇帝作战，最终获得了宫廷卫队长（spatharoca

ndidate) 一职，只比皇帝低三个品级。但在另一方面，当谈及哈拉尔东征的细节时，这些当地文献则显示，斯诺里频频出错，有时他弄错了事件发生的顺序，有时则混淆了关键人物的姓名。例如，斯诺里说，哈拉尔弄瞎了皇帝莫诺马库斯（Monomachus），但同时时代的史料则显示，真正的受害者是前任皇帝米海尔·卡拉法提斯（Michael Calaphates）。³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对斯诺里作品的价值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它在总体上是真实的，但是某些细节值得怀疑。除非有其他更为可靠的证据能够证明，斯诺里所记录的细节是真实的，否则这些细节就都毫无用处。

哈拉尔显然于1045年结束了他在东方的冒险并回国。也就在这段时间，他介入了他的侄子（挪威国王马格努斯）和丹麦国王斯韦恩·埃斯特里特森的斯堪的纳维亚权力之争（具体细节参见本书第4章）。如果斯诺里的版本可信的话，这位前宫廷卫队长在这一过程中采用了奸诈且不道德的手段。而且，他曾经依靠这些手段在拜占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一开始支持斯韦恩，后来又以获得其半壁江山的条件投诚于马格努斯。据称，1047年，马格努斯在死前把整个挪威赠给了哈罗德，并且宣布，他们不会干扰斯韦恩对丹麦的统治。但马格努斯的这位叔叔绝不是满足于这种折中策略的人。不久后，两国间战事又起。⁴

一些当代史学家认为，哈德拉达在其统治初期对英格兰也有相同的安排。然而，不论是在同一时期的记载中还是在后世的萨迦里，都难以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人们常说，基于马格努斯和哈撒克努特的协议，即所谓的“互为彼此的继承人”的协议，这位挪威国王曾认为，他也有对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在12世纪中期的一份文献里，这一协议首次出现。不论这一协议是否有事实依据，在这位12世纪中期的作者的笔下，马格努斯似乎的确认为，他对英格兰有着正当的权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其执政的初期，虔信者爱德华一直十分重视来自挪威的威胁。每年夏天，他都会亲自率舰队航行，保卫自己的海岸不受侵犯。⁵

相反，就哈拉尔而言，几乎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曾有过类似的敌意。历史学家们曾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绘了1058年挪威人偷袭英格兰的事件。虽然这一战斗并不出名，但它是由哈罗德之子马格努斯指挥的。一位爱尔兰编年史家将其描述为一次挪威人征服英格兰的尝试。但就现实情况而言，它可能只是年轻人为追逐冒险和战利品而进行的一次失败的尝试。任何一篇挪威萨迦都没有提及此事，《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对此也不过是一笔带过。（《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只是简单地提及“一支海盗军队从挪威而来”，并将这句话作为同年埃尔夫加伯爵叛乱事件的结尾。）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英格兰方面的资料显示，人们能够预料到挪威人的入侵，或是为他们的入侵而担忧。虔信者爱德华非但不在于每年夏季从桑威奇出发巡卫海疆，还在11世纪50年代初遣散了舰队，并取消了为此而征收的土地税。在爱德华统治的后期，作为这个国家事实上的统治者，戈德温兄弟也没有担心过来自斯堪的纳维亚方面的进攻。托斯蒂专注于同苏格兰修好，而哈罗德则全力与威尔士作战。他们二人都对国土安全有着足够的自信，甚至都曾离开英格兰去欧洲大陆旅行。当然，有人会说，在打败了他们的凯尔特邻居之后，戈德温兄弟从总体上加强了国力。既然他们的实力已经有所增强，那么，他们就能够应对任何未来可能发生的维京人的侵扰。但是，如果这种袭击真的是迫在眉睫的话，这种准备方式也未免太过迂回了。合理的结论是，英格兰人并没有把挪威人当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在1066年以前，《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只提到过哈德拉达一次。那时，他刚刚当上国王，并派遣使节到英格兰言和修好。⁶

事情的真相是，从他继承王位开始，这位挪威国王就完全专注于同斯韦恩·埃斯特里特森争夺丹麦的控制权。直到1064年，他才同意与对方议和。而即使在此以后，他也在

承受自己高压统治所带来的苦果，不得不与挪威国内的反抗势力进行斗争。⁷ 简而言之，斯堪的纳维亚和英格兰的文献都指向了同样的结论：在1066年以前，哈拉尔从未认真考虑过进攻英格兰。而在这一年，他却突然产生了这一想法。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正是托斯蒂·戈德温森让他产生了征服英格兰的想法。

正如我们之前所了解的那样，托斯蒂从未接受过亡命天涯的命运。我们知道，1065年11月，在被逐出英格兰后，托斯蒂远遁佛兰德。1066年春，他可能就是从这里返回英格兰的。在最后退居苏格兰之前，他曾沿着英格兰南部和东部海岸一路洗劫。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直到这一年的夏末，他一直是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的客人。

8

因此，我们至今仍然不清楚，他到底是什么时候与哈德拉达取得的联系，又是以什么方式与他联系上的。一种可能是，此事发生在这年的早些时候，甚至早于他在春天所发动的突袭。这正是斯诺里的说法。在其他的历史资料里，我们也能找到某些证据，能够给这一说法提供某些支持。例如，12世纪的英格兰编年史家若弗鲁瓦·盖马尔（Geoffrey Gaimar）就告诉我们，那个春天，托斯蒂的士兵大多来自佛兰德。但他同时也说，有些船只来自奥克尼地区（Orkney），而这一地区当时为挪威所控制。⁹ 很多史学家据此认为，托斯蒂在1066年的诸多行动是经历过缜密的策划的。从这个角度看，他最初在英格兰海岸的袭扰战非但没有失败，而且是一个聪明的举动，为的是把英格兰的注意力吸引到南部海岸，掩盖他在英格兰北部发动更大规模袭扰的意图。¹⁰ 如果这种猜想成立的话，那么这一猜想的确会在某种意义上改变我们对过去一系列事件的解读。过去，我们将这些事看作偶然发生的事件；而现在，我们则认为，这一切都在托斯蒂的掌控之中。据此，也有人可能会认为，在发动对英格兰的进攻之前，伯爵只不过是和哈德拉达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合作。紧接着，在那年春天的进攻失败之后，他再次转向哈拉尔，以寻求更有力的支援。

不管二人是何时达成合作意向的，为了建立这一联盟，托斯蒂很可能亲自去过挪威，并拜会了哈德拉达。这样说的部分原因是，很难想象这样一个联盟会在没有私人会谈的情况下建立起来。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正如许多挪威萨迦所说的那样，托斯蒂到达挪威是这个故事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斯诺里的记述和他所引用的一些文献中，托斯蒂首先来到了丹麦，以寻求斯韦恩国王的帮助，但对方拒绝了他的要求。虽然备感不悦，但托斯蒂毫不气馁，继续奔赴挪威。他在奥斯陆峡湾（Oslo Fjord）见到了哈德拉达。（这一描述与事实十分吻合，因为哈德拉达的根据地就在奥斯陆城。）一开始，挪威国王非常冷漠，并且疑虑重重。他告诉托斯蒂，自己的臣民不会有兴趣参与他的计划。可是，托斯蒂还是继续和哈拉尔攀谈，并提醒国王，他拥有对英格兰王位的继承权。他甚至一刻不停地恭维哈罗德。（“人人都知道，没有任何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的勇士能与您相比。”）托斯蒂强调，只要他参与此事，征服英格兰便易如反掌。他对国王说道：“我向您保证，那里的大多数要人都会成为您的同盟。”当然，我们不必完全相信这个故事。斯诺里使用了夸张的手法，而且，这些对话一定是被编造出来的。然而，尽管这一故事里有那么多被编造出来的细节，人们还是会认为，斯诺里所记载的基本内容是真实的。哈德拉达的人生本来就是建立在机会主义和暴力之上的。对他来说，无论是最后再进行一次伟大的冒险，还是重现昔日克努特大王的辉煌，又或者仅仅是重温昔日地中海的荣耀时光，都必然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此外，如果能从英格兰内部得到支持，入侵的可行性就将大大提升。简而言之，我们很难推翻斯堪的纳维亚传说中的说法。托斯蒂似乎确实到访过挪威，并且刺激了哈德拉达的入侵。这一说法也不是没有更早的文献证据支持：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的记载

与这一说法基本一致。12世纪早期，维塔利斯写道，在听到托斯蒂的建议后，贪婪的挪威国王大喜过望。“国王立即下令，要求他的手下集结一支军队，准备好战争的兵器，并整理好王家的舰队。”¹¹

如果托斯蒂是从苏格兰赶到挪威的，那么在夏末时节，他一定已经返回了苏格兰。当哈德拉达于接近8月末的时节扬帆起航的时候，他的英格兰盟友并未同行。随行的是国王的几位家人，其中包括王后伊丽莎白（Elizabeth）、他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幼子。长子马格努斯则留在挪威摄政。此前，国王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即如果他不能如期归来，那么马格努斯将成为他的继承人。不出我们所料，关于这一船队的规模，人们有着各种猜测。同时代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认为，这一舰队由300艘船组成。后世的伍斯特的约翰则把这一数字提高到500艘。一向更为夸张的斯诺里则写道，据说，哈德拉达所集结的强大军队是由200艘战船及其他一些用来运输物资的小型舟船构成的。对我们来说，这个提醒非常有用。它告诉我们，即便是这样规模的舰队，也已经称得上庞大了。它同时也提醒我们，这一时期其他的历史著作中所提供的那些更为庞大的数字不足采信。按照保守估计，挪威国王有200艘船，平均每艘船乘坐40人。这就意味着，挪威军队的人数达到了8000人。¹²

斯诺里给出了一个较为令人信服的说法。他认为，哈德拉达首先到达的是设德兰群岛（Shetland），然后到的是奥克尼。在那里，许多当地伯爵前来与他会合，而他则把妻女临时安顿在那里。接着，他从北部群岛出发，继续沿苏格兰和诺森伯里亚东海岸向南航行，一直航行到了泰恩河（River Tyne）。在此处（根据最为详尽的英格兰方面的资料），他再度与托斯蒂会合。至于托斯蒂是否也将夏初时跌跌撞撞地跟着他来到苏格兰的那支由12艘船所组成的弱小舰队带来与哈德拉达会合，我们不得而知。即使马尔科姆国王为其曾经的义兄扩充了海上的力量，但很明显，托斯蒂只是个次要的盟友。哈德拉达带了很多士兵前来征服英格兰，并想担任这个国家新的统治者。依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载，哈德拉达一登陆，伯爵便向他宣誓效忠，把他当成了自己新的君主。此后，他们一同开启了最后一段航程。在最终出现在亨伯河河口地区之前，他们沿着英格兰的东北海岸，一路袭扰前行（不论其记述是否有用，斯诺里记载了他们在斯卡伯勒〔Scarborough〕和霍尔德内斯〔Holderness〕两次重要的遭遇战）。到达亨伯河河口之后，他们又溯乌斯河（River Ouse）而上，最终在位于乌斯河北岸的里卡（Riccall）登陆。从此处定居点再往北大约10英里，人们就可抵达他们的主要进攻目标——约克城。¹³

尽管他们不可能做出一个精确的计划，但侵略者显然早就估算好了他们的最佳到达时间。我们无法得知他们沿诺森伯里亚海岸的具体行军日程，但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当中的证据，这一事件大致发生在9月的第1周。假如他们到得更早的话，可能在9月8日之前，他们来犯的消息就已经传到了英格兰的南部。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正是在这一天，哈罗德·戈德温森解散了自夏初以来就一直整装待命的海陆两军。就在此时，挪威人也入侵了英格兰。这样说是因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同时也记载道，哈罗德刚到伦敦，坏消息就接踵而至。那时，他大概刚离开怀特岛几天。看起来，哈罗德一定是在入侵者登陆的那一刻解散了自己的军队。而对于英格兰国王来说，这一结论势必会令他极为恼火。¹⁴

比起任何事来说，这一戏剧性的事态转变都更能显示出，来自北部的入侵是多么出人意料的事。整个夏天，哈罗德都在全力备战来自诺曼底方面的入侵。为此，他把所有的资源都调往南方。单是这一事件也足以表明，许多当代史作品中所提出的那种看法——斯堪的纳维亚人早就图谋入侵英格兰——不过是一个假设而已。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持这一观点。事实上，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依靠所有现有的证据，我们都只能得出相反的结

论。它们也表明，入侵者把自己的侵略意图隐藏得非常之深。例如，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表示，诺曼底方面对哈德拉达的战争准备同样一无所知。《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则称，挪威舰队到达英格兰是“出人意料的”（unwaran）。¹⁵

显然，对于哈罗德来说，此时的当务之急在于迅速重新集结他的部队。尽管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之前沿着南部海岸进发时，许多船只消失了，但他之前派回伦敦的舰队还是完整的。其原因可能在于英吉利海峡内的糟糕天气。国王当然还有自己的御卫，并且还把他们带在身边。像往常一样，他们时刻准备着成为任何一支新军队的核心力量。但是，哈罗德已经等不及这样一支军队在伦敦重新集结了。在前往约克郡之前，哈罗德只能在城中小驻数日。与此同时，信使一定在向四面八方送信，以召回数日前刚刚解散回城的各大塞恩。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英格兰国王“日夜兼程，一路向北而去。与此同时，他也在尽可能快速地集结他的人马”。

我们完全不清楚，那年9月的第2周约克郡发生了什么。哈德拉达和托斯蒂已经在里卡扎营，并且一定已经派遣自己的军队去周边的乡村抢劫粮食。然而，到此时为止，约克显然并没有遭到进攻。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麦西亚的埃德温伯爵和诺森伯里亚的莫卡伯爵此时已经开始募军迎敌。到了9月的第3周，他们明显对自己所招募的士兵数量有了充分的自信，认为可以与敌一战。9月20日，双方在约克以南乌斯河东岸的一个叫富尔福德（Fulford）的地方展开战斗。¹⁶

遗憾的是，尽管当代人试图还原这场战斗，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对此几乎无话可说。就连战场的具体位置，也是直到12世纪才有记录。斯诺里的描述则明显与事实不符，因而毫无参考价值。他的确提供了一些生动的细节。正是他告诉我们，哈德拉达举着其著名的“土地蹂躏者”（Land-waster）的旗帜，并向前方推进。也是在同一篇萨迦当中，斯诺里告诉我们，这一旗帜有着神奇的魔力，可以保佑它的主人在战斗中获胜。在富尔福德，战旗显然发挥了魔力。关于这一场战斗，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埃德温和莫卡被打败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C本的编写者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维护其庇护人的荣誉。他们告诉读者，二人重创了侵略者。但即便是这本于麦西亚的修道院编撰而成的书，也并不能掩盖这场战斗最终的结果，“大批英格兰人或遭杀害，或者溺水而死，或者溃逃”。这本书也哀叹道：“挪威人把这里变成了屠宰场。”埃德温和莫卡一定也在逃亡的人群中，因为兄弟二人都从这场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尽管这一点与斯诺里的说法相悖）。¹⁷

在取得胜利之后，挪威人进入了约克。在我们的想象中，城市将遭到一场洗劫。但显然，事实情况并非如此。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C本记载，“在战役结束后，挪威国王哈拉尔和托斯蒂伯爵带着足以与他们的身份相配的军队进入了约克，而且得到了城市方面所提供的人质和给养”。听起来，约克的市民似乎不战而降，并且得到了优厚的条件。当他后来重写有关这一段历史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时候，伍斯特的约翰切切实实地写道，双方奖怀了人质。150名市民被用于交换同样数量的挪威人。这确实是哈德拉达所期待的友好合作。在前一年，托斯蒂可能还是全诺森伯里亚人的公敌；而现在，他显然能得到一小部分约克人的支持。在他身后有一支凶残的维京人军队撑腰的情况下，事情则尤为如此。约克的盎格鲁-丹麦血统的贵族素来对南方的统治者并不十分忠诚。当他们面临选择的时候，在一个新的斯堪的纳维亚统治者及一个新加冕的威塞克斯伯爵之间，他们更愿意选前者。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载，约克市民同哈德拉达进行了协商。要得到长期的和平，“他们中的所有人都要跟着他向南征战，以征服这个国家”。¹⁸

在约克得到了厚待，并赢得市民的支持之后，挪威人撤回到了他们停靠在里卡的战船中。然而，在他们前去征服英格兰南部前，他们一致认为，应该再召开一次大会。在这次

会议上，从约克郡其他地方俘虏的人质也将被移交。出于某些我们仍不清楚的原因，¹⁹会议的举办地既未选在里卡也非约克城，而是选在了约克城以东8英里的一处定居点。这里是德文特河（River Derwent）上的一处名为斯坦福桥（Stamford Bridge）的渡口。9月25日，哈德拉达和托斯蒂正在此等候。他们期望，在前去征服英格兰其余地区前，能够在这里接受最后一轮投诚。

结果，他们等来的却是带领着一支新的王室军队的哈罗德·戈德温森。这位英格兰国王已经向北进军了。而且，他还迅速重新召集了人马，其速度远远超过了其敌人的预期。哈罗德大约是在9月中旬离开伦敦的。此后，他于9月24日抵达约克郡的塔德卡斯特镇（town of Tadcaster）。也就是说，在一周多一点的时间里，他走完了200英里的路程。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哈罗德本以为托斯蒂和哈德拉达会据守约克城，并与之对抗。为此，他安排好了自己的军队，以防备从那个方向来的袭击。但第二天清晨，他却发现他的弟弟和挪威国王已经离开约克，前往斯坦福桥赴约。显然，二人并未察觉到他的到来。这是一个不容有失的良机。哈罗德率军直接穿过约克，然后出城，向德文特河渡口而去。其行军路程大约为18英里。等到英格兰国王碰上这些毫无戒备的敌人的时候，天一定已经黑了。²⁰

和有关5天前的富尔福德战役的记载一样，有关斯坦福桥战役的记载并不多。斯诺里再次交出了一篇文采飞扬（但仍不可信）的文章。他对这场战役初期阶段的记载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载完全不同，其中包括两位国王的战前会晤。这场会晤是完全不可能的。（后人经常引用这样一句话，而这一会晤也因为这句话而出了名。这句话表示，哈德拉达只能得到“长度为7英尺[1英尺约合0.3米]的土地”。）但在斯诺里的记述中，的确有一处值得我们注意。他宣称，挪威士兵在前往斯坦福桥时不但戴着头盔，而且拿着利刃。但因为天气温暖且阳光明媚，他们并没有穿锁子甲。你可能会想，这一定是作者为了给挪威人开脱而编造出来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得到了一位当时的历史学家马利亚努斯·斯科特斯（Marianus Scotus）的证实。《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C本则补充了更多的细节。其叙述证实，英格兰国王打了他的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战斗异常“惨烈”。《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还补充说，战斗一直持续到当天很晚的时候。这一记载的结尾是12世纪的后人添上的，后又被其他史家不断引用。在这个结尾中，英格兰军队遭到了一个挪威战士的阻挡。这位战士明显穿着锁子甲，十分勇武，英格兰人甚至一度无法抵达德文特河的对岸。直到最后，一名英格兰士兵鼓足勇气，潜到桥下，用长矛刺穿了这个维京人身上唯一没有铠甲保护的地方。这应该就是整场战役的转折点：在通过这座无人把守的桥梁之后，哈罗德和他的队伍一口气把挪威军队的余部屠杀殆尽。哈德拉达和托斯蒂也未能幸免。²¹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记载，“战斗异常地胶着”。当挪威人的残部试图逃回他们停靠在里卡的战船时，英格兰军队就紧跟其后，并在他们逃跑的过程中攻击他们。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他们有的被淹死，有的被烧死。其他的人则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死去。到了最后，挪威一方几乎无人幸存。《爱德华王传》的作者为托斯蒂之殇而流泪，描写了血流成河的场景，“乌斯河道被死尸阻断”，而距亨伯河入海处“几英里远的水域都被维京人的血水染红了”。只有那些逃回里卡的人才得到了对手的怜悯。而且，只有发誓永不再来，他们才能逃过一死。《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记载，哈德拉达的儿子奥拉夫（Olaf）也在逃过一死的人当中。总而言之，挪威人的惨败已经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印证。按照这一描述，只需要24艘船就可以把所有的幸存者送回国内。²²

战斗结束后，无论是英格兰人还是挪威人，成千上万的士兵的尸体被丢弃在他们倒下

的地方。半个多世纪后，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写道，旅行者们仍可以看到山一样的逝者遗骨，并以此辨认出昔日的战场遗址。尽管如此，托斯蒂·戈德温森的尸体还是被人从大屠杀的现场找到并带回约克厚葬。喜欢描述此类细节的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写道，人们是靠两片肩甲之间的一个疣辨认出他的尸体的。（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伯爵的身体被砍得血肉模糊，几乎认不出来。）可以确定的是，他的兄长在取胜后同样返回了约克。即便不讨论其他的事情，他也会想要与当地的市民进行一次严肃的对话，讨论一下他们对挪威国王的热心支持。因此，哈罗德·戈德温森很可能出席了托斯蒂的葬礼。北风仍然在吹，就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他。²³

然而，就在战斗结束后两天，风向变了。

¹ Adam of Bremen, *Klwiuâ ri iſh Dufkelvkrsv ri Kdp exij .Euhp hq-* trans. F. J. Tschan (Columbia, 2002), 128; WP, 116–17; Arnold, *Ylnlqj v*, 187–8.

² Snorri, 20–1, 24, 29.

³ Ibid., 33, 58–62.

⁴ Ibid., 65–81.

⁵ 例如Stenton, *Dqj σ.Vdâr q Hqj αdqq-* 560, 569, 575; Douglas, *Frqt xhuru* 173, 180; above, 60–1.

⁶ Barlow, *Frqihvuru* 209; DVF D, 1048, 1058; above, 62.

⁷ Snorri, 122–9, 180–1.

⁸ Above, 147–8; DVF C, 1066.

⁹ Snorri, 135–8; Gaimar, *Hwvluh*, 280–1; W. H. Stevenson, ‘Notes on Old-English Historical Geography’, *HKU*, 11 (1896), 301–4.

¹⁰ 例如C. Jones, *Wkh I ruj rubq Eduth ri 2177; I xâr uq* (Stroud, 2006), 101–44.

¹¹ Snorri, 135–8; K. DeVries, *Wkh Qruv hj ldq Iqydvlrq ri Hqj αdqq lq 2177* (Woodbridge, 1999), 233–40; OV, ii, 142–5.

¹² Snorri, 139, 141; DVF D and E, 1066; JW, ii, 602–3.

¹³ Snorri, 141–2; DVF F, D and E, 1066.

¹⁴ Ibid.

¹⁵ OV, ii, 144–5; DeVries, *Qruv hj ldq Iqydvlrq*, 263. 参见Douglas, *Frqt xhuru* 191, and Freeman, *Qrup dq Frqt xhv* iii, 343.

¹⁶ DVF C, 1066.

¹⁷ Ibid.; Snorri, 69, 142–4.

¹⁸ DVF C, 1066; JW, ii, 602–3.

¹⁹ DVF C, 1066. Snorri, 145. 该书称，挪威人在约克陷落之前就在斯坦福桥扎营了，但是没有解释他们在此地扎营的原因。现代史学家认为，这个地点距离戈德温森位于卡顿的庄园不远。

Stenton, *Dqj σ.Vdâr q Hqj ælqg*, 589; I. W. Walker, *Kdûr æg; Wkh Ôdvu Dqj σ.Vdâr q Nlqj* (Stroud, 2004), 182.

20 DVF C, 1066.

21 Ibid.; Snorri, 146–53; van Houts, ‘Norman Conquest Through European Eyes’, 839, n2.

22 DVF D, 1066; YHU, 88–9.

23 OV, ii, 168–9; WM, *Jhwud Uhj xp*, 468–9.

22. 兑。侵

如果普瓦捷的威廉所言非虚，对于诺曼底公爵及他的大军来说，1066年夏末一定是一段近乎绝望的日子。虽然早在8月初，这些未来的入侵者就已经准备妥当，但是，本应载着他们横渡海峡到达英格兰的舰船却迟迟无法下海。其出发日期因为恶劣天气和逆风而被无限期地推迟。直至9月的第2周，那700条船仍停泊在迪沃。数以千计的骑兵、步兵与战马只得终日在附近营地消磨时日。

然而，如果我们同意大多数当代历史学家的观点的话，上述说法便只是无稽之谈了。这些历史学家坚持认为，威廉一定是故意把入侵行动推迟了这么长的时间。普瓦捷的威廉则是在歪曲事实，让事件的进展符合他自己耸人听闻的时间表，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些怀疑者称，公爵之所以等待这几周，其真实的目的其实是等待哈罗德解散军队。这样一来，诺曼人就可以顺利地登陆英格兰了。¹

这一观点受到如此追捧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无论如何，从时间节点上看，后续事件的发生次序似乎很好地支持了这一猜想。《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告诉我们，哈罗德在9月8日左右解散了军队。根据我们的推测，在那之后不久（仅四五天），威廉的舰队终于扬帆起航。然而，在深入研究了这些证据之后，人们发现，怀疑论者们所提出的时间线根本站不住脚。公爵似乎确实为逆风所阻。这一次，普瓦捷的威廉看起来并没有夸大事实。

我们相信普瓦捷的威廉的主要原因在于，他的说法得到了一份新资料的证实。这一资料就是所谓的《黑斯廷斯战役之歌》（*Fdyp hq gh Kdvulqj dh Surhdr*）。这部作品本身就有着一段有争议的历史。这是一部共835行的史诗。1836年，它在布鲁塞尔（Brussels）的皇家图书馆被发现。尽管它是一部匿名作品，但很快就被认为是出自与征服者同时代的亚眠主教居伊（Guy, bishop of Amiens）之手。几十年后的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告诉我们，这位居伊主教曾撰写过一篇关于黑斯廷斯战役的长诗。这也就是人们产生这种观点的原因。自从其发现之日起，学术界对其真实作者和这一史诗真实性的质疑几乎就从未停止过。20世纪70年代后期，学术界对其质疑之声是如此之巨，以至于许多在此后不久面世的书和文章都不再将其当作论据。近来，《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命运似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学者们现在倾向于相信，它就是奥德里克所谈及的那首诗。而且，根据奥德里克的说法，作品的完成时间早于1068年春。因此，这部史诗可能是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1066年事件最早的历史资料之一。当然，它仍然是一首诗，也就是说，它可能带有艺术虚构的成分。但无论如何，《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现在已经是研究诺曼征服的关键文献之一了。²

有一个事实让《黑斯廷斯战役之歌》显得尤为有趣，那就是这部作品显然是写给征服者威廉自己的。（这首诗的开头约150行所使用的都是第二人称。例如，“你做了这个，你做了那个”。）当然，很多其他的文稿也同样如此，例如瑞米耶日的威廉和普瓦捷的威

廉二人的作品。《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作者居伊主教并不是诺曼人。亚眠位于相邻的蓬蒂厄郡，而居伊自己则出身蓬蒂厄的统治家族。基于这样的背景，尽管其目的明显在于赞颂威廉和诺曼人，比起其他作家（如普瓦捷的威廉）的作品，居伊的文字多了几分客观，而且少了很多阿谀奉承的成分。另一个令《黑斯廷斯战役之歌》显得极为有趣的事实是，普瓦捷的威廉无疑拜读过它。在他自己所写的史书中，威廉时常对居伊主教的诗做出回应。有时，他会借用其中的一两个词句，以表达自己的认可，有时则含蓄地否定这一记述，然后代之以自己的一套说辞。³

然而，这些同威廉是否故意推迟航行又有什么关系呢？答案在于，作为一份单独的早期文献，《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在一开篇便描述了1066年夏末持续的恶劣天气。他向公爵呼告，“长期以来，暴风雨和持续的降雨阻挡了你的舰队，使得它无法穿越海峡……所有出航的希望都一一破灭了，你陷入了绝望。但最终，无论你喜欢与否，你启航离港，率领你的船队驶向了邻国的海岸”⁴。

普瓦捷的威廉采纳了《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说法，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地叙述。他在著作中写道：“现在，这支有远见的舰队被一股西风吹到了瓦莱里（Valéry）的泊船地。在那之前，他们已经在迪沃河口和其邻近港口等待了很长时间，盼望一股南风能够助他们渡过海峡。”⁵ 普瓦捷把这一灾难完全归结于天气。在这里，他可能稍微偏离了事实。可以想见，船只不会自己升锚并漂流出海。当时一定发生过什么，而这位编年史家也费尽了心思，想把这个事实从他的记述当中删掉。这一事实就是：决定在不利的天气条件下起锚的是威廉公爵。等待一个多月（或者更久）的南风迟迟未来，而在9月8日后不久，他肯定已经知道了英格兰军队解散的消息。这一定是一个好机会，不容错过。而且无论如何，他在迪沃费心囤积的给养几乎已经撑不了多久了。大约在9月12日或13日，威廉抓住机会开始远征，几乎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坦诚地写道：“汹涌的大海强迫你掉转船头。”诺曼人最终并未到达他们的目的地英格兰，而是（如普瓦捷的威廉所言）到达了法兰西北部海岸以东100多英里的圣瓦莱里。正如《黑斯廷斯战役之歌》所精确描述的那样，这是“一片危险的岩石海岸”。实际上，威廉已经非常幸运了，因为他逃脱了一场更严重的灾难。普瓦捷的威廉曾提到“可怕的海难”。他还告诉我们，人们开始逃离威廉的军队。为了维持士气，威廉曾试图秘密掩埋溺毙战士的尸体。尽管这一说法令人感到有些怀疑（在《埃涅阿斯记》[*Vkh Dhqhlq*] 当中，薛西斯 [Xerxes] 也用过类似的办法），但普瓦捷的记载就总体而言还是非常可信的。事实上，这一说法得到了既有事实的支持。可以看到，与此同时，已经被解散的英格兰舰队在驶回伦敦途中也遭受了类似的损失。⁶

因此，到了9月中旬，威廉计划的入侵行动陷入了僵局。他的舰队因为海难而减员，供给也大大减少。此时的他也不再在自己的公国里。（圣瓦莱里位于相邻的蓬蒂厄郡。因此，《黑斯廷斯战役之歌》里有关威廉偏离航路的记载是可信的。）而且，天气依旧不遂他的愿。亚眠的居伊表示，公爵不仅忙着参拜圣瓦莱里的圣物匣，还焦急地观察着教堂尖顶上的风向标，为的是能够及时看到风向转变的迹象。《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写道：“你被[上帝]遗弃了。天气又冷又湿，云雨遮盖了整片天空。”既然天时不合，那么，除去求助神灵以外，诺曼人什么也做不了。威廉亲自来到圣瓦莱里的圣物匣前面祷告并献祭。他还发誓（如随后的记录所示），如果此次征讨成功，就要在英格兰为圣人建一座新教堂。眼看这些个人努力并没有明显的效果，他便让整支军队都参与进来。按照普瓦捷的威廉的说法，在一场公开的典礼中，公爵命人将瓦莱里的遗骸从其圣物匣里取出，并搬出了教堂。这位编年史家写道，“所有的士兵都以与公爵同样虔诚的方式参加了”这场大规模的典礼。

他们不得不再等上2个星期，但是，他们的祈祷还是应验了。关于这件事，普瓦捷的威廉写道：“最终，盼望已久的风终于来了。人们高举双手，高喊着感谢上苍。与此同时，人群中发出阵阵喧哗。那正是人们在奔走相贺。”巴约挂毯的画面显示，此时的人们正在把武器和红酒运上战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运送过程相当有序。他们或者扛着这些物件，或者用车子运送它们。《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准确地捕捉了这一喜庆而又忙乱的气氛：

匈瑞怨基；手彦遣物赖轨匈；刑祭守绿贞徽所风改凿阳农狡晚壳打戳故…奖
巩番青因该担；手彦遣第昔府播冷；莱局奈歧竿值…匈我遣姆权磊陶服；肚匈我
遣应日胖磊防兑…暇动遣反赖祭旁丧打友另珂权磊赤；盘养打遣应础础煽贯磊贞
徽打童跑…竭位负迄限雨寿绿打叉匈辛；唱迄打别币元万距撼担雨贯贞徽因赤权
打替灾…帖打撕；篡升币绿限雨守绿打赤寄；旁丧绿限雨守绿打童跑打瑞翰；教
狐肃弃短吃翘厨介戳打认畏一 ⁷

令人沮丧的是，原始文献中所记载的日期各不相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得知这一奇景究竟发生在哪一天。这件事很可能发生在9月27日，也可能是在9月28日。然而，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潮汐来估计，诺曼人是在一天当中的什么时候出航的。诺曼人需要在涨潮的时候开船，并赶在退潮之前离港。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他们所有满载的船只都有足够的时间出港。1066年9月27日，圣瓦莱里附近海域于早上9点左右开始落潮，而开始涨潮的时间则约为下午3点。下午5点30分之前，这里的太阳刚刚落下。这非常符合《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记载。当船只最终离开它们的停泊地时，“天色已晚，落下的太阳在天边闪耀着余晖”。也就在这个时候，公爵的座舰一马当先，开始引领整个船队。⁸

我们有幸可以看到有关威廉座舰的描述。根据《船籍簿》末尾增加的几行字，我们可以知道，它叫“摩拉号”（*Prud*）。这是他的妻子玛蒂尔达为他准备的船只。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确定船名的含义（尽管有关于它的各种猜测）。《船籍簿》也告诉我们，在船只即将完成之际，玛蒂尔达让人在船上加了一个最后的点缀：船头的那个镀金的小型男孩雕像。男孩一只手拿着小号，另一只手则遥指英格兰。巴约挂毯所描绘的一艘船上面也出现了类似的雕像。⁹

据普瓦捷的威廉记载，舰队一到达公开水域，便马上下锚。这样做的部分原因在于，舰队就能组成《黑斯廷斯战役之歌》所谓的“有序阵形”。但也正如普瓦捷所说的那样，他们这样做也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在黎明之前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并在一块充满敌意的、未知的陆地上遭遇危险”。当然，他们并不缺少建议。那些之前曾横渡海峡数百次的水手告诉他们，什么时候才是最佳的登陆时机。英格兰海岸距圣瓦莱里约60英里，如果他们保持3到4节的航行速度，全程至少要花费12个小时。这也就意味着，正如普瓦捷所说的那样，舰队会在日出前抵达英格兰。因此，当夜幕降临后，他们又在入海口逗留了几个小时。《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写道，当天空布满了星辰时，海面上满是闪动摇曳的火把。最后（大约在晚上9时），威廉的船上亮起了一盏灯。号角被吹响，而舰队继续航行。¹⁰

到了第2天早上大约6点的时候，旭日东升，“摩拉号”上却无疑充斥着极度的焦虑情绪。根据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述，在夜里，公爵的旗舰已然远远甩开了其他的船只（“想用速度反映他的激情”）；拂晓时分，船员才发觉，此刻的他们形单影孤，其他船只都不见

了踪影。自然，公爵自己泰然自若，并且平静地坐下来享用一顿丰盛的早餐，以缓解同伴紧绷的神经，“就像安坐在自己府邸的厅堂当中一样”。在描述这个场景的时候，普瓦捷的威廉模仿了古典作家的口气，但他这次没有照抄任何人的词句。因此，人们无法把它当作胡说八道。当然，在威廉用过他丰盛的早餐（据说，他还喝了加了香料的红酒）后，危机已经过去。据普瓦捷的威廉记载，“当再一次被询问的时候，瞭望手看到，有4艘船跟了上来；而在被问到第3次的时候，他大声说道，跟上来的战船很多，就像由绑着船帆的树所组成的、密密麻麻的树林一样”。¹¹

约3小时之后，也就是大约早上9点的时候，诺曼舰队在英格兰海岸登陆了。舰队停靠于佩文西（Pevensey）。几乎可以肯定，这就是他们计划好的登陆地点。小镇本身并无特别值得称道之处，却有一座罗马人废弃的要塞安德日托姆（Anderitum），入侵者则能够利用这一要塞快速布防。更重要的是，将佩文西作为目标之后，威廉便可以利用开阔的佩文西湾来停泊他那几百艘船。在巴约挂毯上，马匹被卸下船，而诺曼骑兵则疾驰前去占领沿海岸以东几十英里的黑斯廷斯镇。在那里，他们同样控制了一座古老的要塞。这一次，他们所占领的是一座铁器时代的山堡。它耸立在悬崖之上，从那里，人们可以俯瞰整个城镇。《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写道：“你整修了昔日残破的防御工事，并派兵保护它们。”正如位于佩文西的那座要塞一样，位于黑斯廷斯的那座要塞也立即被整修了，以迎合诺曼人的需求。正如我们从现存的建筑遗迹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入侵者们开挖沟渠，并筑起壁垒，以缩小2个要塞的面积。这样一来，他们就把老式的公共要塞（communal fortress）改建成了近来才出现的那种法兰西式的城堡。在有关黑斯廷斯的场景里，挂毯还表现了几队挖掘者。在他们的努力下，早期城堡最为明显的特征——土堆——出现了。¹²

因此，威廉到达英格兰的时间既可能是9月28日早晨，也可能是9月29日的早晨。哈罗德是何时得知他的到来的呢？这一答案取决于英王当时所在的位置。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原始资料几乎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帮助。我们知道，他在9月25日的斯坦福桥战役中获得了胜利，但却不能确定，在之后的几天里，他做了什么。其中一种可能是，他仍然在担心诺曼人的威胁。于是，在战役结束后，他便立即召集剩余军队赶往南部。但这一说法似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大胜维京人之后，哈罗德更有可能在约克郡驻留些许时日，让军队休养生息，并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我们知道，他同幸存下来的挪威人谈判过，并保证让他们安然回家。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哈罗德也想在约克重建自己的权威。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根据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说法，托斯蒂·戈德温森的遗体被运回城中安葬，而他的哥哥很有可能亲自参加了安葬仪式。另一位12世纪的作家亨廷登的亨利（Henry of Huntingdon）则明确表示，在收到诺曼人登陆的消息时，哈罗德正在约克举办庆功宴。¹³

国王的所在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决定了他做出反应所需要的时间。佩文西和约克之间的距离大约有270英里。假使诺曼人于9月28日早晨登陆，那么直到10月1日之前，这一消息几乎不可能传到哈罗德的耳朵里。我们暂时把时间稍微推后到那个无可争辩的时间点（我希望这句话并没有透露太多后面即将发生的事），即10月14日。那时，黑斯廷斯战役爆发了。换句话说，从约克郡到苏塞克斯海岸，哈罗德大概花了2周的时间。更有甚者，正如所有编年史家所证实的那样，他还在伦敦停留了一段时间。如果奥德里克·维塔利斯所言不虚，那么他就在伦敦停留了6天。所有这些均说明，国王当时一定是以极快的速度从约克郡前往南部的，其速度超过了他之前来到约克郡的速度，而后者往往会吸引更多的褒奖。如果奥德里克所述属实，哈罗德就是在四五天内走完了自约克到伦敦之间2

00英里的路程。显而易见，如果带着步兵的话，他就不可能以每天40或50英里的速度前进。最有可能的是，这些步兵在取得了斯坦福桥战役的胜利后就被尽数遣散了。这样一来，结论一定是：国王仅带了骑兵，并骑马全速南行。就在他们前进的途中，新命令一定已经下达到了各郡，要求人们前往伦敦组建新军。¹⁴

回到苏塞克斯这边，诺曼人一定也在焦虑不安地等待敌人的信息。他们尤其关心的是，究竟谁才是他们的敌人。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威廉原本打算在9月12日前后离开迪沃河口，而这很可能是在得知了哈罗德的举动后做出的决定。毕竟，哈罗德在几天前刚刚解散了军队。同样有可能的是，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诺曼人得知了托斯蒂和哈拉尔抵达约克郡的消息。但他们不可能在离开圣瓦莱里前就听说 9月25日发生的斯坦福桥战役。这是因为，在这一战役发生后的两三天，他们就离开了圣瓦莱里。多位史学家已经记载过这一事实，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强调这一事实的重要性：在他抵达英格兰时，威廉仍然不知道，自己将要对付的是哈罗德还是哈拉尔。

在他登陆后的几天里，威廉就一定得知了斯坦福桥战役的结果。差不多与此同时，哈罗德也得知了诺曼人登陆的消息。据普瓦捷的威廉记载，罗贝尔·菲茨·威马克（Robert Fitz Wimarc）派遣信使向威廉传递了消息。威马克是诺曼人，多年前曾随虔信者爱德华同来到英格兰，并为先王及其家人服务（他就是在虔信者临终时陪在他身边的管家罗贝尔）。如果我们相信普瓦捷的威廉的话（在此，我们必须始终牢记，他有把事件戏剧化的倾向），这一同情威廉的诺曼人所送来的消息并不令人感到鼓舞。哈罗德战胜并杀死了托斯蒂与哈德拉达，并摧毁了他们的大军。此时，他正向南回军，准备迎战威廉。他建议公爵据守自己的堡垒。¹⁵

因此，哈罗德知道威廉已经到来，而威廉也知道哈罗德正在返回伦敦的路上。因此，我们不难相信众多编年史家的叙述，即在这之后的几天内，双方互有通信。《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作者和普瓦捷的威廉都声称，他们完整地转述了传递这些信息的僧侣们的说法。实际上，这两份文献所做的，不过是重复了双方关于英格兰王位的主张而已。特别是普瓦捷的威廉，他的论述完全是合理化诺曼入侵的一场修辞游戏。他很可能在此援引了此前为教宗准备的诉讼当中的内容。我们再次听到，心怀感恩的虔信者爱德华请求威廉做他的王位继承人；爱德华发下了誓言，而人质也到了威廉的手中；哈罗德出访了诺曼底，并承诺要支持公爵继承王位。实事求是地说，普瓦捷并没有抹去英格兰方面的内容。在他的叙述中，我们也听到了哈罗德的抗辩。例如，他提到了虔信者的临终的馈赠以及其在历史上的合法性。自然，上述内容不可能都包含在双方的信件中，但是，有一些内容的确是包含在内的。当然，我们可以相信《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相关表述，即双方都做出了一些让步，希望能够避免冲突。它告诉我们，威廉提出，如果哈罗德能放弃王位，他就可以保住威塞克斯的伯爵的爵位。但哈罗德就没有那么慷慨了。哈罗德承诺，如果威廉愿意赔偿损失，他可以保证威廉毫发无伤地回到诺曼底。¹⁶

毋庸置疑，诺曼人已经造成了重大的破坏。在描摹舰队到岸的画面上方，巴约挂毯上的文字显示：“在这里，马被运下了船。而在这里，骑兵们直奔黑斯廷斯，去掠夺食物。”当他们在法兰西境内等待的时候，威廉的军队收到了禁令，不能掠夺周边的地区；而一到英格兰，他们就可以开始大肆抢劫周边村庄。按照挂毯的描述，这一掠夺行为看似理所当然。比起获取这些美味食物的方式，作者花费了更多画幅来表现他们准备餐会的场面。当然，与建造佩文西城堡和黑斯廷斯城堡的过程一样，搜刮食物的过程中所造成的破坏可能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原始资料并没有给我们留出想象的空间。它告诉我们，诺曼人也参与到这种故意而无差别的破坏之中了。在《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当中，哈罗德得知，威廉“已经入侵了这片土地。他把土地毁成了一片荒芜，让它陷入了火海之中”。挂毯的一个著

名场景是，有两个诺曼士兵点着了一座房子，而一个妇女和一个孩子正试图逃离这座着火的房子。¹⁷

这些破坏看似无差别，但其实它是有目的的。在威廉的戎马生涯中，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求战。假使哈罗德留在伦敦，公爵将深陷困境。他唯一的选择可能就是离开安全的营地，率军深入敌境，并面对这样做所带来的所有危险。假如一支军队被迫靠掠夺来获得供给，那么在搜寻食物的过程中，它就有暴露在敌人攻击范围当中的可能；而如果不能获得食物，部队又将面临疾病或饥饿所带来的死亡。因此，从威廉的角度来看，更好的选择就是引诱英格兰国王来与他对战，并靠一场战役决定他们的胜负。诺曼人登陆的是哈罗德自己的领地，并以此恐吓了国王的臣民。无疑，这一事实将会促使哈罗德前来对战。

哈罗德似乎上了钩。综合几份资料可以发现，英格兰国王从伦敦出发的时机过早了。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记载，还没等“他全部的士兵集结完毕”，哈罗德便出发迎敌。此后，伍斯特的约翰充实了这一描述，并表示“他的人马才到了一半”。另一位后世作家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则记载了哈罗德国王同其家人的一次戏剧性的谈话。在那时的伦敦，他的母亲吉莎已经因为失去托斯蒂而备感痛心。她尝试劝说哈罗德，让他不要再上战场。哈罗德的弟弟格思也善意地提醒：“你才刚刚结束与挪威人的战斗，筋疲力尽地回来。你现在就要这么着急地拔营，去迎战诺曼人吗？”据奥德里克记载，格思主动请求代兄率军前往迎战。其所提出的理由却不太令人信服，即他并没有向威廉宣誓效忠过。然而，这些劝说并未发挥作用。哈罗德雷霆震怒。他指责亲人无知，并火速奔赴战场。¹⁸

有人已经公正地做出了评价，认定所有这些资料都出自英格兰人（或者像奥德里克这样明显对英格兰抱有同情的人们）之手。因此，我们似乎有理由假设，这些说法都在为哈罗德不久后的败局寻找借口。但是，正是普瓦捷的威廉告诉我们，“在听闻诺曼人驻地周边地区被洗劫的消息之后，愤怒的国王更加快了行军的速度”。出于其立场，普瓦捷的威廉自然没有采纳这样一种观点，即仓促离开将在任何形式上削弱哈罗德的战斗力。同其他的诺曼作家一样，他坚持认为，国王的军队是非常庞大的。但是，普瓦捷的威廉此前曾在许多地方与英格兰人意见相左。这一点也令他对哈罗德匆忙出兵一事意见变得十分重要。与此同时，他的观点也表明，国王的确出发得太早了。¹⁹

除了希望阻止诺曼人的破坏行为外，哈罗德快速出战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根据瑞米耶日的威廉的说法，他“着急出战，是为了出其不意地擒获威廉”。根据普瓦捷的威廉更为全面的解释，这位英格兰国王认为，“只要发动一次突袭，便有可能〔在诺曼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打败他们”。这些说法是完全可信的。在斯坦福桥一役中，哈罗德正是通过这种偷袭获得大胜的。当然，这两次战斗有些许的不同。挪威人似乎完全不知道英格兰军队靠近一事。然而，虽然威廉和哈罗德在战前数天通了信，但这并不意味着英格兰人不会发动突袭。他们可能会比敌人所预计得更快动手，或者在夜色的掩护下发动偷袭。哈罗德仍然有机会出其不意地擒获威廉，特别是如果他行军速度够快的话，他成功的概率就会更大。²⁰

然而，威廉嗅出了其对手的意图。据《黑斯廷斯战役之歌》所述，正是公爵自己的特使告知了他哈罗德的计划。在同英格兰国王进行最后一次谈判之后，特使回到威廉身边，并告诉他：“哈罗德希望出其不意地俘虏你。他正在准备从海陆两线发起大规模的战斗。据说，他已经派出了500条战船，来切断我们的返航路线。”普瓦捷的威廉肯定了上述关于战船的记载，但他将公爵的先见之明归功于他丰富的军事经验，而这一观点更加令人信服，“此前外出侦察的骑兵回来报告说，敌人很快就要到达那里了”。（在接下来的叙述当中，要记得普瓦捷本人也曾是一名骑士。这一事实很重要。）²¹

既然双方都试图算计对方，那么，相关的记载自然无法清晰地描述各时间点的作战安排。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哈罗德大约是在10月11日从伦敦出发的。10月13日，他正在黑斯廷斯的附近。也就是在这时，威廉得到了哈罗德正在靠近的消息。根据瑞米耶日的威廉记载，“为防止敌人夜袭”，公爵“下令，从黄昏一直到第二天的黎明，全体将士必须严阵以待”。但一夜过去，英格兰军队并未出现。第二天清早，威廉便前去寻找他的敌人。²²

此时，哈罗德的军队已来到位于黑斯廷斯西北约7英里的一个地方。那时，这个地方还没有正式的名称，唯一的记载见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在这本书中，英格兰军队当时行至“一株灰色的苹果树下”。这棵树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地标，但是在很久以前，这个地标就消失不见了。50多年后，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坚持认为，该地自古以来就被称为“森拉克”（Senlac）。尽管如此，直到弗里曼于19世纪采用这一名称之前，没有人用这一名称来称呼它。在1066年以后，大多数人称呼它为巴特尔（Battle）。²³ 这个地名直到今天仍在使用。

之所以用这个名字来称呼它，是因为正是在那个地方，10月14日清晨，诺曼军队让哈罗德的士兵们大吃一惊。《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明确地写道：“威廉遇到了他，令哈罗德措手不及，而后的军队此时还没有列好战阵。”凭借其出色的侦察能力，公爵成功地扭转了战局。哈罗德原本想要在黑斯廷斯偷袭对手的营地，令威廉大吃一惊。但威廉及时发现他的意图，并驱兵迎敌。虽然有一些史学家认为，威廉出兵的时间一定比10月14日清晨更早，但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威廉公爵显然是在10月14日（星期六）日出前离开黑斯廷斯的。而且，就在几小时以后，他便与哈罗德的军队遭遇了。此时，时间大约是上午9点。真正无法解决的问题是，到底哪一方更加疲惫。没有现代学者愿意接受瑞米耶日的威廉的说法。他认为，英格兰人彻夜行军，并于黎明时分到达了战场。但无论他们是何时到达的，他们都必须为急行军付出代价。与此同时，诺曼人也不可能比英格兰人休息得更好。据称，他们整夜戒备，并在一个早晨就行进了好几英里。许多年后，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记载了这样一则著名的传闻。他写道，英格兰人整夜都在欢饮歌舞，而诺曼人则整夜都在为他们的罪恶忏悔。毫无疑问，这就是恶意的诽谤。但它的确符合这样的一种想法，即“英格兰人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而诺曼人却知道将会发生什么”。²⁴

虽然威廉主动求战哈罗德，并扭转了危局，但很清楚的一点是，这并不能给诺曼人带来伏击英格兰人的机会。双方都提前发现了对方，而士兵们都匆忙地操起武器。可能正是在这一阶段（即在清晨的急行军后），威廉的士兵才穿上了他们厚重的锁子甲。根据一些编年史家的记述（普瓦捷的威廉也在叙述中影射了这个故事），公爵在仓促间穿反了他的锁子甲。有人对他说，这是不祥之兆，他只能一笑置之。普瓦捷说，为了在精神上武装自己，威廉还把哈罗德向他宣誓效忠时所触碰过的圣人遗物戴在了自己的脖子上。²⁵

这时候，威廉恰好有足够的时间做战前演讲。巴约挂毯上的说明是：“在这里，威廉公爵勉励他的骑士们，要有勇有谋，力破英格兰军队。”在这个问题上，普瓦捷的威廉一反常态，十分坦诚。他承认，他是在改写威廉的话，并声称，他告诉了我们威廉讲话的要点。威廉提醒诺曼人他们昔日所取得的胜利和他本人的不败战绩，并号召战士们证明自己的英勇。威廉还有充分的理由强调，即将到来的战争在本质上是一场生死战。他提醒自己的士兵们，撤退是绝无可能的。最后，威廉贬低了英格兰人的军事声誉。他告诉士兵们，英格兰人在历史上曾无数次被敌人击溃，“他们从没有过任何值得标榜的战功”。当然，这一说法并不是十分公正。但是，对于即将率军作战的指挥官来说，他对敌人的贬低正好符合我们对他身份的想象。

在同一段演说中，普瓦捷的威廉暗示，诺曼人处于人数上的劣势。他说：“不会打仗

的部队很容易被少数勇士击垮。”这句话的真实与否令人怀疑，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改编自罗马军事专家韦格蒂乌斯（Vegetius）的名言（尽管普瓦捷的威廉可能借鉴了《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说法，因为其中也有类似的表述）。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样，英格兰的文献表明，哈罗德在没有聚集起全部军队的情况下就开始了战斗。也就是说，在军队的规模方面，英格兰人与普瓦捷找了类似的借口。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双方还会就兵力问题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哈罗德尽管手握大军却仍然大败。被这一观点激怒的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则坚持认为，英格兰人的“兵力虽然更弱，但士兵们个个勇武”。几十年后，诺曼作家瓦斯同样认为，威廉所部军队并不比哈罗德的军队规模更大，并得出结论，双方军队规模相当。就像所有有关数据的问题一样，后人已不可能就军队的数量给出定论。毫无疑问的是，面对奋勇冲杀之敌，防御一方往往显得更怯战。在看到了接下来的战役之后，正如瓦斯所说的那样，最合理的结论应该是：双方大体上势均力敌。²⁶

幸运的是，史家对于作战的地点并无争议。要从黑斯廷斯出兵，威廉只有一条可行的路线，一定要经过一处被称为“山岭”（the Ridge）的高地。对于双方来说，地面都是难以通行的，因为上面遍布着森林。一意识到诺曼人接近，英格兰人便从林中撤出，占领了附近的一座山丘。普瓦捷和《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作者都是这么说的。时至今日，我们还能毫不费力地认出这座山丘。这是因为，在黑斯廷斯战役的几年后，威廉在此处建立了一座修道院。而且，大量的战争废墟还历历在目。

在占领山头之后，英格兰军队便摆出了自己最拿手的战阵。“士兵下马，并把他们的马匹留在后方，”《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语气中带着一丝疑惑，“这些不擅长战斗的人放弃了马匹，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事实上，这正是几百年来英格兰军队所采取的传统作战方式。他们排成一行长龙，其中有几个人隐藏在盾牌的后面。他们举着盾牌，蹲在队伍的正前方，形成所谓的“盾墙”。我们知道，哈罗德居于队伍正中，在山顶上挥舞他的旗帜。据12世纪后期的当地传说所述，他所站立的地方正是巴特尔修道院主祭坛所在的位置。

当时处于山脚下的威廉则摆出了更复杂的阵形。根据博学的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述，威廉的阵营中共有三支队伍。第一队居于最前列，由“装备弓弩”的步兵组成（换句话说，就是弓箭手）。第二队也是由步兵组成，但这些步兵“身披锁子甲，且战斗力更强”（也就是穿着锁子甲并带有武器的士兵，他们很可能手持利剑）；最后一队，普瓦捷说：“就是骑兵方队了。”在队伍的中间，公爵本人端坐在马上，“这样一来，他就能用手势和呼喊声指挥作战”。自然，普瓦捷用“经过详细规划的”这一短语来形容这一作战部署。也许实际情况正是如此。然而，《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却告诉自己的读者，威廉原本打算把骑兵摆在弓箭手的后面，即把他们排在第二列。但是，“还没等他这样做，战斗就已经开始了”。

27

普瓦捷说，双方的进攻开始于“刺耳的号声”。紧接着，浓云般的飞矢便飞向了战场。“弓箭的攻击就像冰雹一样阵阵袭来。”《黑斯廷斯战役之歌》这样记载道。在阅读了这两位作家的记述之后，人们可能会推断，只有法兰西一方使用了弓箭，因为这两个人都没有提及英格兰军队的弓箭手。后世的一些编年史家在这一问题上向前更进了一步。他们坚持认为，当时的英格兰人根本不懂弓箭术。例如，布尔格伊的博德里（Baudri of Bourgeuil）说道，黑斯廷斯一战中的英格兰人“被弓箭”射杀，而“他们从来没有见识过这种兵器”。这一说法显然是荒谬可笑的。（石器时代的穴居人就已经会用弓箭捕猎。）因此，历史学家们开始化圆成方，猜测博德里所谈论的其实是弩弓。1066年，弩弓的确是一个新发

明。然而，这一观点扭曲了博德里的原意。博德里可能会认为，在黑斯廷斯时期，英格兰人完全不懂传统的弓箭术。这可能是因为，在早期文献（例如《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和普瓦捷的威廉等史学家的记载）当中，不仅没有关于英格兰的弓箭手的记述，而且，这些文献还坚称，英格兰人对于军事事务简直一窍不通。因此，在同样为12世纪史学家的亨廷登的亨利的笔下，威廉公爵在其战前演讲中将英格兰人描述为“一个习惯于吃败仗的民族、一个缺乏军事素养的民族、一个连弓箭都没有的民族”。事实上，并不是所有文献都没有提到黑斯廷斯战役当中的英格兰弓箭手。巴约挂毯显示，在英格兰方面，有一个士兵手持弓箭，同形成盾墙的其他士兵们站在同一列。但是，同各种编年史记载中有关法兰西弓箭手的记录相比，这个孤独的身影是哈罗德携带了弓箭手唯一的证据。而且，事实上，挂毯还描绘了24个手持弓箭的诺曼人。合理的结论应该是，可能是因为匆忙迎战，英格兰国王没能征召更多的弓箭手入伍。²⁸

这样一来，箭雨如泻，纷纷射向哈罗德的士兵。这些箭矢击穿了盾牌（《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称），很多士兵被杀死，或者身受重伤（普瓦捷的威廉称）。然而，按《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说法，英格兰人就“像在地上生了根一样岿然不动”。他们不打算冲下山丘，并放弃高地的优势。盾墙的意义就在于完好且不可穿透。因此，为了能和英格兰人正面交锋，诺曼人被迫发起冲锋。等弓箭的攻击一停下来，诺曼人的重装步兵（《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称之为“盔甲兵”）便向前冲杀，“直接用盾牌撞击盾牌”。据普瓦捷的威廉记载，这些士兵马上陷入了困境，因为每一名英格兰士兵都“在英勇地抗击。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尽其所能地抵抗。他们投掷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长矛、锋利的斧子以及系在木棍上的石头”。为了给这些士兵解围，诺曼人的骑兵也前来帮忙，并用剑砍杀敌军。“无论是这边诺曼人的大喊，还是那边异邦人的冲杀声，都被武器的撞击声和垂死士兵的呻吟所淹没，”普瓦捷记载道，“一时间，双方都像这样全力战斗。”²⁹

据《黑斯廷斯战役之歌》记载，作战刚开始时，一个著名的插曲出现了。一位名叫塔尔莱费尔（Taillefer）的诺曼骑士走到威廉公爵的军队的前面，用言语和精深的剑术来激励士兵。他一边说话，一边把剑投到高空，用它来玩杂耍。这些滑稽的动作激怒了一名英格兰士兵。他从队伍里冲过来，想要攻击这个玩杂耍的。但是塔尔莱费尔的动作太迅速了：他掉转马头，长矛一挥便刺穿了攻击者的身体。在所有目睹了这一切的他的战友看来，令他们开心的是，塔尔莱费尔砍下了倒下的敌兵的头，并举在空中，以宣示他的胜利。³⁰

即使这个小插曲真的发生了，诺曼人也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正如普瓦捷的威廉所说的那样，“英格兰人的高地优势不可小觑”。哈罗德所选取的山顶阵地似乎坚不可摧。这不仅是因为骑兵根本无法沿陡坡发起有效冲锋，而且也因为地形本身也对进攻一方非常不利。普瓦捷的威廉曾提及那里的“地面高低不平”，而《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则表示，“土地太过高低不平，无法开垦”。无法发起大规模冲锋的诺曼底骑兵被迫与英格兰人近身肉搏。他们或者策马前进，向他们投矛；或者离得更近一点，用剑砍杀。显然，要采取这些战法（这两种战斗方式都能在巴约挂毯上看到），攻击一方会冒更大的风险。当普瓦捷的威廉引经据典地提到，英格兰人挥舞着“能轻而易举刺穿对方盾牌或其他保护物”的武器的时候，他所指的可能是那种巨大的战斧，而我們也可以在巴约挂毯上看到它。画面上，挥舞着这种战斧的正是全副武装的英格兰御卫。“那些胆敢拔剑前来攻击的人一看到他们，或是停下了脚步，或是掉头离开”，普瓦捷说，“这些人甚至能伤到从远处向他们掷矛的人。”³¹

诺曼人一次次尝试突破英格兰军队的防线，但每一次都失败了。血腥的拉锯场面一定持续了数个小时：我们知道，黑斯廷斯之战持续了一整天。尽管普瓦捷的威廉和《黑斯廷

斯战役之歌》对其的描述有所不同，但在战斗的某个阶段，可能就是在战斗开始几小时后，战役确实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根据普瓦捷的威廉所述，转折开始于一个近乎灾难的事件。他记载道，因为英格兰军队的凶猛反抗，法兰西军队左翼的一些士兵掉头逃走了。与此同时，威廉被杀的谣言在军中迅速扩散，“公爵的战线几乎全线溃退”。这种局面只有威廉个人的英勇之举才能够扭转。他冲向溃逃的士兵，并大喊：“看着我！我还活着，而且，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会征服这里的！是什么疯狂的念头让你们逃走？逃走有活路吗？”普瓦捷的威廉记载道，听了这番话后，诺曼人重振士气。他们在公爵的带领下返身迎战追来的英格兰人，很快就杀光了敌军。

《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描述与此有些出入。在这个版本中，这一转折以诺曼人夹·逸·逃跑为开始：这是一个计划，为的是引诱英格兰军队从自己坚不可破的盾墙阵中出来。这一战术起初是奏效的。英格兰人上钩了。他们以为敌军真的撤退了，便从山上跑下来追击敌人。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却是，法兰西人回身开始进攻他们。但是不久后，计划出错了。英格兰人反击的气势出乎法兰西人的意料，迫使后者真的开始溃退。《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写道：“一开始，这场溃败是假的，后来，在敌人力量的迫使下，诺曼人真的溃败了。”正是此刻，威廉驱马前来施救。他集合了溃逃的军队，并成功地发动了反击。³²

毋庸置疑，类似的危机一定发生过。这两个版本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它们都认为，威廉在这场危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和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述一样，《黑斯廷斯战役之歌》也写道，为了粉碎他战死的谣言，公爵摘下了头盔。这一场景也出现在巴约挂毯当中。（尽管就像在巴约挂毯上的多数场景一样，在这个场景中，真正的主人公是奥多主教。他骑马进入战场，并挥舞着牧杖“以鼓励年轻人”。）这两份记载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黑斯廷斯战役之歌》记载了一个差点导致灾难的计谋，而在普瓦捷的威廉的解释中，这一计谋是由一场灾难转化而来的。正如普瓦捷的威廉所说的那样，诺曼人很快意识到，他们的危难时刻反而给他们带来了一个难得的时机，便于他们杀死英格兰人。“他们记起来，就在刚才，逃跑带来了他们想要的结果。”因此，他们继续逃跑，只不过这一次逃跑是假装的。和之前一样，英格兰人奋力追杀，只等来诺曼人掉转马头并将他们砍杀。³³

我们没有太多的依据来分辨这两个版本中的哪一个才是真实的。我们的第一直觉似乎是相信普瓦捷的威廉，因为他有着军旅生活的经验。然而，这位老战士在这里更像是公爵功绩的吹鼓手。从他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推测，他试图修改《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对于这一事件的叙述。例如，后者并没有写明谁应对几乎造成灾难的逃亡行为负责，但我们可以清楚地得知“诺曼人掉头逃跑，边逃边用盾牌来防御他们的后背”。普瓦捷的威廉却将最开始造成溃逃的责任归咎于“布列塔尼骑兵和其他左翼的辅助兵士”。他写道，如果诺曼人真的逃走了，那也仅仅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领袖被杀死了，而并不是一件令人感到羞耻的事。他继续写道，即使是罗马帝国的军队，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可能会溃逃。普瓦捷的反应似乎是过激了。这样看来，《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说法似乎更加可信。按照普瓦捷的威廉的说法，诺曼人似乎是在战斗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战术的。当然，这一说法实在很难令人信服。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总有许多人纸上谈兵，对于佯败战术之事表示质疑，但实际上，早在几百年前，法兰西骑兵部队就已经开始使用佯败这一战术了。据说，在应对1053年入侵的法兰西军队时，诺曼人就应用了这一战术，并取得了奇效。那时，双方正在争夺阿尔克。³⁴

无论逃跑了多少次，究竟是真的溃逃还是出于计谋，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大量的英格兰士兵被杀死，而英格兰军队的盾墙也已不再完整。据普瓦捷的威廉记载，“此前，敌人有很多的武器，我们很难包围他们”。这明显在暗示，现在的局势已经不再是这样了。他记载道，随着诺曼人“不断射穿、重击和刺穿英格兰人”，英格兰军队的势头越来越弱。弓箭可能已经成为取胜的关键因素。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观察巴约挂毯下侧的边缘，那里绣满了弓箭手。普瓦捷的威廉说：“死去的人倒下来所发出的动静比活人的还要大。轻伤的人也不可能轻易逃脱，因为他们会被同伴的身体压倒，并因此而死。就这样，威廉一方

获得了好运，而这些因素都加速了他的胜利。”³⁵

人们一致认为，最终决定战争结果的是哈罗德国王之死。《黑斯廷斯战役之歌》记载道，在夜幕降临时，“哈罗德已死”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战场，英格兰人则开始失去信心。普瓦捷同意这一说法。在得知他们的国王死去的消息之后，“英格兰军队意识到，自己再也没有办法继续与诺曼人对抗”。在他对战役的简要描述中，瑞米耶日的威廉告诉我们，“当英格兰人得知国王的死讯之后，他们非常担心自己的性命，马上趁着夜色逃命去了”。像往常一样，巴约挂毯对这件事的描述像电报一样简短：“在这里，哈罗德国王被杀，英格兰人转身逃跑。”³⁶



但是，哈罗德国王是怎么死的？人们所熟知的版本是，国王被流箭击中眼睛而死。这个故事广为流传，受到了很多人的承认。巴约挂毯中的一个著名场景就是，哈罗德正抓着射中他面庞的一根箭杆。几位编年史家似乎也同意这一说法。布尔格伊的博德里写道：“一支箭射中了哈罗德，昭示着致命的厄运。”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则写道：“一支箭射中了他的脑袋。”亨廷登的亨利表示，“弓箭手射出的箭如倾盆大雨一般浇在哈罗德国王的身上”，“而他则倒在地上，被箭射中了眼睛”。³⁷

但是，这一叙述中存在着疑问。众所周知，巴约挂毯所描绘的场景是存在争议的。首先，我们并不知道在这幅画面里到底哪一个人是哈罗德。他是那个挺直身躯并抓住箭杆的人吗？（毕竟，他的头把图片说明中的“哈罗德”一词分成了两半。）还是说，他是最右

边的那个人？这个人位于“被杀”（interfectus est）这两个字的下方，被一个骑兵砍倒了。一些史学家在解答这个谜题时说，这两个形象都代表了哈罗德。在很多其他的场景中，巴约挂毯的创作者就采取了这种处理办法。但是，其他人则表示反对。他们说，如果情况的确如此，哈罗德怎么会在垂死一刻丢了盾牌，却又变魔术一般搞到了一把战斧呢？

然而，即便我们接受了第一个人物才是哈罗德的看法，关于箭本身也存在着争议。19世纪中期，巴约挂毯曾被大面积修复过。而在处理哈罗德战死的这处画面时，修复者们可能加入过很多自己的想法。在分析了刺绣技术及修复前的巴约挂毯上最早的画面之后，一些专家认为，事实上第一个人物所握着的并不是箭而是矛，他正准备用力将其投向进攻他的人。³⁸

即便描绘那支箭真的是挂毯制作者的本意，我们也无法确定，他所描绘的就是真正发生过的场景。我们知道，在许多情况下，挂毯往往会包含一些非原创内容。制作者经常会摘取或者改编他们所能看到的其他的插图手稿中的内容，并把它们加到挂毯里。哈罗德之死的场景似乎正是来自其他的手稿。在国王之死的上一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诺曼士兵正要砍下一个手无寸铁的英格兰人的头。如果这一场景不是原封不动地从《旧约全书》（Old Testament）的一个插图本中抄来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这一人物形象了。这个《旧约全书》的故事的主人公是犹太国王西底家（Zedekiah）和他的儿子们。他们中的其中一人就是这样被斩首的。制作者之所以加入这些人的形象，可能是因为这个故事与哈罗德命运具有相似之处：因为违背了对最高统治者效忠的誓言，西底家和他的家人遭到了惩罚，他本人更是瞎了双眼。因此，哈罗德眼睛里的箭可能只是一种艺术虚构，不过是对这个圣经典故的暗示。而且，变瞎尤其适合作为这位背弃誓言的国王的最终结局。³⁹

最后，我们还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在所有的富士尾显中，只有挂毯显示了哈罗德脸部中箭。诚然，意大利编年史家蒙特卡西诺的阿马托斯（Amatus of Montecassino）在其大约作于1080年的一部作品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但是，这部作品的拉丁文原稿已经佚失，只有一份14世纪的法文译本存世。而且，这一版本有多处篡改痕迹，因此参考价值有限。⁴⁰除了这两份存有争议的文献外，哈罗德中箭一事只出现在较晚的文献当中（布尔格伊的博德里、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以及亨廷登的亨利都是12世纪的作家）。与此相对的，诸如《黑斯廷斯战役之歌》、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载、瑞米耶日的威廉的记载以及多种版本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些同时代的文献却完全没有提及此事。在后面的两份文献中，因其语言风格洗练，这种删略并不引人注目。但对于《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和普瓦捷的威廉的作品来说，这一缺失就难免醒目了。普瓦捷的威廉对于这一战役做了最长也最详细的描述，但他却未提到哈罗德死去的方式。这很可能是因为作者自己也不知情。另一种情况是，作者谙知内情，而在拜读过《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叙述之后，他并不想花费笔墨来为其背书。

至于《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它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该战役的最早的史料。关于哈罗德之死，它则有着一番截然不同的描述。据《黑斯廷斯战役之歌》记载，战斗胜利在望，诺曼人已经在收集战利品了。就在这时，威廉注意到，哈罗德正在山顶杀敌。公爵召集了一批人前去杀死国王，其中包括布洛涅伯爵欧斯塔斯、蓬蒂厄的休（Hugh of Ponthieu）和一个叫作“吉尔法德”（Gilford，“以他的父姓知名”）的人。他们成功了，《黑斯廷斯战役之歌》还生动地描述了他们每一个人对哈罗德造成的伤害。一根长矛刺进了哈罗德的身体。他的头被人用剑砍了下来，腹部也被一支矛划开了。我们被告知，哈罗德的大腿（可能是生殖器的委婉说法）也被砍断，并被扔得很远。⁴¹

关于上述说法，史学家们一直争论不休，而且依然倾向于完全否定它。作为20世纪

最具权威的专家之一，R.亚伦·布朗（R. Allen Brown）教授完全无法相信，威廉本人与哈罗德之死直接相关。这并非因为公爵并没有参与战斗（这已是学界的共识）。更确切地说，他反对的理由是，如果威廉的确直接参与了斩杀哈罗德的行动，“这一战绩就会传播到海外，传到拉丁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宫廷里，出现在每一首歌曲（chanson）里，甚至还会传播到世界的其他角落”。⁴²

但是，这一说法成立的前提是，基督教世界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接受，一个加冕称王者可以有预谋地杀戮他人，而这并不一定是事实。《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坚持认为，杀害哈罗德的凶手是“依照战争规则行事”的。这一说法本身就表明，很可能有人认为，规则已经被打破了。有一个人也许就认为，规则已经被打破了，这个人就是普瓦捷的威廉。总的说来，普瓦捷的威廉并不怕在细节上与《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作者叫板，并提出自己的叙述。但就哈罗德血淋淋的结局而言，他既未加否认，也没有提出另一种说法，而是三缄其口。就大多数作者而言，他们之所以在特定事件上保持沉默，往往是因为他们的立论根基是薄弱的。但就普瓦捷的威廉这样的饱学之士而言，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这一沉默代表了更多的信息。普瓦捷的威廉希望通过努力，把公爵刻画成为一个审慎、仁慈和公正之人。在对英格兰王位的主张上，他更是抱有这样的希望。既然公爵得到了教宗的授权，普瓦捷便不想让他笔下的英雄把敌人砍成碎块。普瓦捷的威廉没有写到杂耍者塔尔莱费尔。这更加令人怀疑，他是否在试图隐瞒《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对于哈罗德之死的记述。也许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认为这些资料未必可靠，但更有可能是因为，他耻于提起这些事：嗜血屠戮的行径会毁坏诺曼人的形象。在描述夺取阿朗松镇的行动时，我们就曾发现，普瓦捷的威廉模糊过事实（*suppressio veri*）。在瑞米耶日的威廉的记述中，公爵砍掉了城中守军的手脚。尽管他把瑞米耶日的记述当作依据，普瓦捷的威廉却对公爵的暴行只字未提。因此，在哈罗德之死这一件事上，普瓦捷的威廉的沉默不应破坏我们对《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信任。相反，这一内容变得更加可信了。更何况，诗歌的作者亚眠的居伊与威廉的帮凶们交往甚密。这一事实也增强了他的叙述的可信度。⁴³

当然，我们不能确定，哈罗德到底是怎么死的。和以往一样，各种资料的说法相互矛盾，而且每一份材料似乎都是真实的。（它们或者源自圣经或古典的母题；或者蕴含内在的偏见；或者更像是基于想象的艺术作品，而非严肃的史实记载。）据我们所知，在战斗当中，诺曼人经常以弓弩为武器，朝着英格兰人狂射不止。因此，哈罗德的确有可能被射中。他或许受到了致命的箭伤，或许这根箭正中眼部。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采取史学家们惯常的做法，轻易忽视《黑斯廷斯战役之歌》里的证据。它告诉我们，哈罗德是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死去的，即被他的敌人故意斩杀。抛开其他的事情不谈，这场有意的杀戮很符合威廉的战斗目标。他赌上了自己的一切，就是为了把一支军队带到英格兰并与哈罗德一战。经过一天的苦战，就在秋日的暮色渐渐低垂之时，英格兰国王很可能就此撤退，以期择日再战。威廉不可能冒这种风险。对他来说，当务之急是在这一天结束之前将其对手置于死地。鉴于这一情况，如果威廉公爵在战斗的收尾阶段决定放手一搏，并率领一支像《黑斯廷斯战役之歌》所描述的那种敢死队去杀死国王的话，这一点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出于同样的原因，在行动完成后，大多数诺曼人（特别是像普瓦捷的威廉那样的人）可能也会试图抹去这些细节。归根结底，假如哈罗德眼上插了一支无名箭，这似乎就能更好地说明，哈罗德的死是上帝审判的结果。

¹ WP, 102-3. 参见 M. Chibnall, *Dqj σ.Qrup dq Hqj αdqg- 2177' 2277* (Oxford, 1986); R. A. Brown, 'The Battle of Hastings', *Eduth ri Kdvulqj v*, ed. Morillo, 201, n20. Chibnall 可

能受到了17世纪历史学家John Hayward的影响。后者认为，威廉正等着哈罗德入侵。Chibnall, *Ghedub*, 32.

2 *Fdup hq*, xiii–xix, xxiv–xl ii.

3 Ibid., xxix, xl ii–liii.

4 Ibid., 4–5.

5 WP, 108–9.

6 *Fdup hq*, 4–5; WP, 108–9; R. H. C. Davis, ‘William of Poitiers and his History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idem, *Iurp Daihg ukh Jihduw Vihskhq* (1991), 103; above, 161–2.

7 *Fdup hq*, 6–7; WP, 110–11.

8 Douglas, *Frqtxhuru* 397; *Fdup hq*, lxxv–lxxviii, 8–9.

9 Van Houts, ‘Ship List’, 166, 168, 172–3.

10 WP, 110–11; *Fdup hq*, lxxviii–lxxix, 8–9.

11 WP, 112–13.

12 *Fdup hq*, lxxviii–lxx, 8–11.

13 Douglas, *Frqtxhuru* 196–7; HH, 25. 一位生活在1177年以后的沃尔瑟姆修道院的编年史家认为，哈罗德是在沃尔瑟姆听到这个消息的。这一说法显然不大可能是真的。 *Wkh Z dakdp Fk urqlfch*, ed. and trans. I. Watkiss and M. Chibnall (Oxford 1992), xliii, 44–5.

14 OV, ii, 172–3.

15 WP, 116–17.

16 Ibid., 116–23; *Fdup hq*, 14–21.

17 Ibid., 10–11.

18 DVF E, 1066; JW ii, 604–5; OV, ii, 170–3.

19 Lawson, *Eduwh ri Kdvulqj v*, 62–3, 110–11; WP, 122–5.

20 JQG, ii, 166–7; WP, 124–5.

21 *Fdup hq*, 18–21; WP, 122–5.

22 JQG, ii, 168–9.

23 DVF D, 1066; OV, ii, 172–3; Lawson, *Eduwh ri Kdvulqj v*, 56–8.

24 DVF D, 1066; JQG, ii, 166–9; WM, *Jhuid Uhj xp*, 452–5.

25 WP, 124–5; *Wkh Fkurqlfch ri Eduwh Deehā*, ed. and trans. E. Searle (Oxford, 1980), 3 4–7; ‘The *Euhylv Uhadlr gh Jxlahq r qreldvulp r frp lih Qrup dqqruxp*’, ed. E. van Houts, idem, *Klvuvā dgg I dp lā Wdghlrqv*, VII, 31.

26 WP, 124–7; *Fdup hq*, 20–1; WM, *Jhuid Uhj xp*, 422–3; Wace, 178. DVF D 的编写者说了同样的话，即哈罗德的部队规模庞大。

27 WP, 126–7; *Fdup hq*, 22–3; *Fkurqlfch ri Eduwh Deehā*, ed. Searle, 44–5.

- 28 WP, 128–9; *Fdup hq*, 24–5; *Fdup hq*, ed. Morton and Muntz, 112–15; HH, 26.
- 29 WP, 128–9; *Fdup hq*, 24–5.
- 30 Ibid.
- 31 WP, 128–9; *Fdup hq*, 22–3.
- 32 Ibid., 26–9; WP, 128–31.
- 33 Ibid., 132–3.
- 34 *Fdup hq*, 26–7; WP, 128–9, 132–3; *JQG*, ii, 102–5.
- 35 WP, 132–3.
- 36 *Fdup hq*, 32–3; WP, 136–7; *JQG*, ii, 168–9. 在同一个段落里，瑞米耶日就推翻了他自己的说法。他说，哈罗德“在双方第一次交锋的时候”就死去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可参见Gillingham, ‘William the Bastard’, 101, n36。
- 37 Brown, *Edāhxà Wāshwūā*, 174; (他翻译了鲍德里的说法。) WM, *Jhwūd Uhy xp*, 454–5; HH, 28.
- 38 D. Bernstein, ‘The Blinding of Harold and the Meaning of the Bayeux Tapestry’, *DQV*, 5 (1983), 41–8; Lawson, *Eduð ri Kdvilqj v-* 255–66.
- 39 Bernstein, *P āvihuā*, 171–4; idem, ‘Blinding of Harold’, 60–4.
- 40 M. K. Foys, ‘Pulling the Arrow Out: The Legend of Harold’s Death and the Bayeux Tapestry’, *Edāhxà Wāshwūā*, ed. Foys, Overby and Terkla, 158–75; C. Dennis, ‘The Strange Death of King Harold II’, *Wkh Klwūldq* (2009), 14–18.
- 41 *Fdup hq*, 32–3; Bernstein, *P āvihuā*, 160.
- 42 Brown, ‘Battle of Hastings’, 215.
- 43 J. Gillingham, ‘“Holding to the Rules of War” *Ēhālf d lxud Wqhquw*,; Right Conduct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Battle in North-Western Europe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DQV*, 29 (2007), 8–11; above, 81–2; *Fdup hq*, lxxxii–lxxxv.

23. 懊初哥

黑斯廷斯战役结束后的夜晚几乎同那个白天一样糟糕。普瓦捷的威廉生动地描写了英格兰人从战场上溃逃的情形，“有的人骑着他们所抢来的马，有的则徒步奔逃；有一些人是沿着路逃跑的，另一些则穿过人迹罕至的荒野逃命”。普瓦捷的威廉说得很清楚，这些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要么毫发无损，要么受了轻伤。他在对那些想要逃走却没能逃掉的人的描述中灌注了更多的同情。这些人无助地倒在自己的血泊中。那些被砍断手足的士兵挣扎着爬行了一小段距离，最终横尸于树林之中。在那里，他们的尸体阻断了其他逃命者的求生之路。普瓦捷说道，诺曼人一直在追杀他们。诺曼人用刀砍他们的后背，并且纵马从他们的尸体上踏过，以“享受最后的胜利”。但就算是胜利者，他们在那个晚上也一样死伤惨重。在他们一头撞上了一个看不见的障碍之后，追击变成了灾难。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说道：“高高的野草里隐藏着一处古代的壁垒。全副武装的诺曼骑兵一向其冲锋，他们立刻就摔倒了。后面的人摔在前面的人身上。就这样，他们相互把对方压死了。”巴特儿修道院的编年史作者记录道，这处深坑日后被当地人称为“恶沟”（Malfosse）。¹

因此，当第二天清晨太阳初升时，黑斯廷斯到处是一派可怖的景象。普瓦捷的威廉写道：“到处都是英格兰青年的尸体，血染透了大地。”他提到，这些人中包括哈罗德国王两个弟弟利奥弗温和格思。据说，他们的尸体紧挨着国王。然而，除此之外，普瓦捷的威廉对他的故事做了很多的修饰。例如，他没有提及诺曼人的伤亡代价，但他们一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提到了“双方的伤亡都很大”。）同样，在他的记载中，胜利者也没有掠走过死者身上的贵重物品，而这一行为是中世纪的惯例。然而，据其他资料记载，在战斗结束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这么做了。（例如，在巴约挂毯的边缘处，我们就能看到，有人剥掉了士兵身上昂贵的锁子甲。）最为有趣的是，我们看到，普瓦捷的威廉还含蓄地质疑了《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作者的一个论断，即威廉掩埋了本方阵亡士兵的遗体，却任凭英格兰人的尸体“虫食狼啃、鸟啄犬咬”。由于埋葬数以千计的英格兰人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你可能会认为，这一做法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无论多么违背军事常识，普瓦捷的威廉都决心把威廉描述成一位道德最为高尚的人。我们被告知，对于征服者来说，不掩埋战场上的死者“看起来很残忍”。因此，只要有人想为自己的亲属收尸，他就允许他们这样做。²

但哈罗德的尸体则是个例外。正如普瓦捷的威廉和其他几份资料所阐明的那样，国王的尸身已经面目全非。不但其身上所有的贵重财物被洗劫一空，他的脸也被砍得血肉模糊，只能通过某些“特殊的部分”来确定身份。根据12世纪沃尔瑟姆修道院（Waltham Abbey）的一则传说，确认哈罗德的身份需要他曾经的伴侣天鹅颈伊迪丝出面，“因为她与哈罗德本人关系更为亲密”。³然而，在同时代的其他记载中，现身屠杀现场乞领他的遗体的却是国王的母亲吉莎。尽管她声称，为了交换国王的遗体，她愿意支付与国王体重相等的黄金（这一细节出现在《黑斯廷斯战役之歌》以及普瓦捷的叙述之中），但她的要求还是被拒绝了。威廉气愤地回应道，有那么多人因他而不能得到埋葬，为哈罗德收尸实在不

妥。这一记载直接与后来的一个传说相矛盾。在这则传说中，国王最终葬在了沃尔瑟姆。而且，普瓦捷的威廉和《黑斯廷斯战役之歌》都记载道，他的遗体被埋葬在了附近断崖的最高处。在他的坟墓上，还有一则充满嘲讽意味的铭文。这篇铭文表明，他仍然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守护这片海岸。在那之后，国王的遗体被转移到沃尔瑟姆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如果哈罗德确实在1066年获得了准许，可以按照基督教的礼仪下葬的话，我们可以肯定，普瓦捷的威廉会让我们知道这件事。

国王就这样死了。现在我们可以说国王万岁了吗？《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写道，在哈罗德下葬之后，威廉宣布“放弃公爵头衔，并以王室的方式行事”。但普瓦捷的威廉再次尖锐地反驳了这一说法。他认为，胜利者备柯宜火速进军伦敦，继承王位并将战利品分给下属。与此同时，他也可以屠戮或者流放英格兰人。旦侍，“威廉宁愿温和行事，并仁慈施政”。当然，两个人的记述都一样毫无意义。没有哪条法令规定，杀死国王之人便可自动取而代之，而威廉也没有任何理由向威斯敏斯特进军。但他已经获得了大胜，并成功实现了所谓的斩首行动。但是，即便是在一段明显带有修辞色彩的话语当中，当普瓦捷的威廉说“诺曼底的军队在一日之内就征服了英格兰所有城市”时，他也在无意中闹了一个笑话。当时的真实情况是，除了佩文西和黑斯廷斯以外，英格兰其余的城市与乡镇都还没有被征服。⁴

例如，在伦敦，街道上熙熙攘攘。“从其他地方成群结队赶来的战士都聚集在这里，”在叙述这件事的时候，普瓦捷的威廉的语气更为平淡，“尽管这座城市很大，但它几乎已经无法容纳这么多人了。”无疑，在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受到过哈罗德的征召，但在他过早发兵之后，他们未能及时参战。其他人则是黑斯廷斯战役的幸存者。正如《黑斯廷斯战役之歌》所形容他们的那样，“虽然他们被打败了，但他们绝不屈服”。他们大多心意已决，而且试图反抗。《黑斯廷斯战役之歌》讲道，“他们渴望在这里长久而自由地生活下去”。而普瓦捷的威廉则更进一步，他告诉读者：“事实上，这些人最大的期望是，让自己的同胞当上国王。”⁵

随着哈罗德的去世，世界上的王位候选人就只剩一个人了。“大主教奥尔德雷德和伦敦市民都希望埃德加王子做他们的国王，”《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提道，“而这确实也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作为虔信者爱德华的侄孙以及古老的王室家族的最后一根独苗，埃德加确实比其他人更有资格继承王位。然而，正如年初的情势所显示的那样，一个更有资格继承王位的青少年很容易被一个继承顺位靠后的强人排挤到一边。约克大主教的支持是有用的。正是他带领使团把埃德加之父从匈牙利带回祖国。伦敦市民的拥戴也同样有用。但如果这个男孩想要继位的话，他需要更有力的同盟。

在这一年秋季的伦敦，只有两个人具备这一实力。那就是麦西亚伯爵和诺森伯里亚伯爵，即埃德温和莫卡两兄弟。二人上一次出现是在几周前的富尔福德战役中。当时，他们遭遇了惨败。令人挫败的是，我们并不清楚，他们在这一段时期里到底做了什么。同时代的著作中并没有关于他们这一时期行踪的记载，而后世的记述却又相互矛盾。例如，奥德里克·维塔利斯断然声称，他们并没有在黑斯廷斯作战，但伍斯特的约翰却认为，他们参与了战斗，只是还没等到这场血腥的战斗结束，他们就撤走了。据称，一到伦敦，他们就开始协助哈罗德的遗孀埃尔德格思（也就是他们的姐妹）逃难。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们把她送往北方的切斯特（Chester）。但他们也给了埃德加王子支持。《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道：“埃德温和莫卡承诺，会为他而战。”⁶

当然，在战争刚刚结束的这几天内，威廉是不可能知道这些事的。在埋葬了己方阵亡的战士后，公爵就撤到了黑斯廷斯。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他在那里“观望，看看是否会有人来投降”。根据《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说法，他在那里驻扎了两周，但并无降军。“当他意识到没有人愿意归顺他的时候，”《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他便率领剩余的军队前往英格兰内地。”

威廉采取的第一个举措是沿着海岸向东推进。他的第一站是罗姆尼镇（town of Romney）。按照普瓦捷的威廉的说法，在那里，“他施加了适当的惩罚，为那些在此地错误登陆而被杀的部下报了仇”。这则迟来的记录十分有趣。它表明了诺曼人在夜里横渡海峡所经历的危险。在把罗姆尼变为一片焦土之后，公爵可能沿着海岸进一步前进，并到达了多佛尔。普瓦捷说道，“此地已有重兵集结，因为这里似乎固若金汤”。对此，他和《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作者都专门用几行文字来说明这一岩石岬角对守军来说是如何地有利。时至今日，多佛尔城堡还在这一岩石岬角上。但是，在那个时候，当诺曼人逼近时，守军便失去了勇气，并举手投降。在镇子被占领后，随之而来的是更大规模的焚烧活动。普瓦捷的威廉坚称，这是偶发事件，并将之归咎于公爵手下那些低等级的士兵。他告诉读者，想要掠夺财物的是这些贪婪的人。

威廉在多佛尔驻扎了一段时间。尽管《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说法是，他在此驻扎的时间是一个月，但普瓦捷的威廉暗示，他可能只在此逗留了一周多。后者的说法可能更为可信。原因之一在于，据说他有意固防现有驻地（一些史学家会将多佛尔城堡的始建日期追溯到此时）；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们需要等待《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所提到的“外部援兵”。尽管经历黑斯廷斯一役，诺曼大军有所损失，但威廉的军队的规模仍旧令人生畏。其规模可能是过于巨大了。在多佛尔驻军期间，他的一些士兵以水和生肉充饥，这造成了痢疾的暴发。在一段时间内，这场瘟疫造成了很多人的死亡。他们这种高风险的饮食方式表明，当时的他们一定没有其他的東西可吃。这也提醒了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即诺曼人靠周围土地上的食物过活。为了活命，他们需要不断地寻觅和掠夺。普瓦捷的威廉告诉我们，不久后，威廉本人也病倒了。但他不顾身边人的担心，继续向前推进，“如果不这样的话，军队就会因为供给短缺而饱受苦难”。⁷

在把守军和因病无法继续行军的士兵们留在了多佛尔后，威廉把目光投向了伦敦。在他行军的过程中，不断有其他城市的代表接近他，并向他投诚。普瓦捷的威廉说道，坎特伯雷的市民们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害怕，如果再做抵抗的话，会招致彻底的毁灭。与此同时，《黑斯廷斯战役之歌》也记载了一个故事。虽然这个故事未经证实，但它是完全可信的。公爵率军前往温切斯特，要求此地投降。温切斯特是国库重地所在，因此具有令人垂涎的价值。自年初起，这里就成了虔信者爱德华的遗孀伊迪丝的领地，并接受她的管辖。根据《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说法，这一点也是这里的居民受到宽大对待的原因。威廉只要求他们宣誓效忠和承诺在未来缴纳赋税，而前王后和城市元老们则选择接受这些条件。其他城镇显然不得不按照他们所能得到的条件投降，而这些条件大多包括缴纳大量的贡品。《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写道，“就像成群饥饿的苍蝇前来噬咬带血的伤口一样”，“英格兰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争先恐后地向国王大献殷勤。他们也不是空手而来。来者都带着厚礼。他们将自己的脖子套进轭里，伏在地上，亲吻国王的双脚”。⁸

但是伦敦的市民并没有这样做。如果说，他们之前并不知情，那么此刻的威廉应该已经知道，埃德加王子被选为了国王。《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写道，“当他了解到伦敦城里的情况时，威廉背离了正义。更何况，他又听取了愚蠢之人的谗言。在那之后，他便挥师直逼伦敦城下”。但遗憾的是，《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在这里变成了一本不那么可靠的指南。它描述了一场包围伦敦的战争，而这一描述与其他很多作者的描述有着多处的不一致

。在这里，我们似乎更应当相信普瓦捷的威廉的说法。他表示，一支诺曼骑士先遣部队的接近激发了英格兰军队出击的欲望。虽然普瓦捷的威廉并没有提及这一细节，但既然这座城市坐落在泰晤士河以北，而诺曼人是从南侧推进的，那么防守方必须过河迎敌。这样一来，他们很可能要经过伦敦桥。这一出击并未取胜，而英格兰军队则被迫撤退。他们经由桥梁退回城内，并据墙而守。诺曼人为了发泄心中的怒火，放火焚烧了南岸所有的房屋。

9

威廉的军队在泰晤士河的一侧，而拒不投降的伦敦市民则安全地待在另一侧河岸的城墙里。这就让此时的威廉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即如何才能在不展开自杀式的直接进攻的同时诱使敌人投降。他所采取的解决的办法是震慑自己的敌人。在更早一些的时候，威廉就使用过这样的策略。在勒芒战役当中，他刚刚使用过这一战略。与后世某些编年史家所想象的不同，诺曼人从黑斯廷斯到伦敦的行程不可能是和平的。除去其他因素不言，仅就掠夺粮食而言，暴力占用便不可避免。即使是普瓦捷的威廉这样支持诺曼人的史学家，也无法掩盖他们惩罚性地摧毁罗姆尼和火烧多佛尔的事实。然而，在普瓦捷的威廉看来，这些行动或者可以用正当理由解释，或者可以被解释为偶发事件，理应受到宽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他开始描写两军在南岸的对峙之后，他便陷入了选择性的沉默，只是意味深长地说，公爵“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尽管一贯行文简洁，但是英格兰历史资料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记载。《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凡威廉“大军所到之处，都备受其袭扰”。至少从这时起，对食物的掠夺演变成了彻底的破坏。他们的破坏无疑是蓄谋已久的，为的是把恐惧播撒到那些仍未投降的人的心里。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可以从伍斯特的约翰的叙述中看到这次行动所造成的破坏。他写道：“诺曼人把苏塞克斯、肯特、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汉普郡和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等地夷为了平地，而且不停地焚烧村镇和屠戮民众。”¹⁰

至于他们到过哪些地方，我们不得而知。一个多世纪前，一个叫弗兰西斯·巴林（Francis Baring）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可以依靠《末日审判书》中有关土地收入减少的记录来复原威廉的路线。听起来，这一推算法似乎非常聪明，而且有事实上的依据。在比较晚近的著作当中，仍然有人赞成巴林的这种复原方法。但最近，巴林的方法遭到了质疑。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即便是其最为忠实的拥护者也没有办法得出与他同样的结论。¹¹事实上，我们只能通过各个编年史著作当中的记录来重现公爵大致的行军路线。我们可以大致确定的是，在做出不直接进攻伦敦的决定后，威廉便挥军向西。如果伍斯特的约翰所言不假，在反复侵扰并攻下汉普郡之后，诺曼人便一路向北，经由伯克郡突入了牛津郡。他们一路放火，直到沃灵福德（Wallingford）才驻扎下来。正如这个地名的含义所示^①，在沃灵福德，诺曼人能方便地渡过泰晤士河（显然，这是他们所遇到的第一个不借助船只和桥梁就可以过河的地方）。将这一地点作为军事目标可能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在《末日审判书》关于这个镇子的记录当中，作者曾顺便提及，这里是“御卫的驻地”。根据几个编年史家的记载，我们可以推定，威廉在沃灵福德驻留了数日。即便是在瑞米耶日的威廉的那种简短的记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公爵命军队在那里搭起了帐篷。人们自然会想到，正如在多佛尔一样，新城堡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开工的。¹²

据普瓦捷的威廉所述，正是在沃灵福德，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甘德现身了，并向威廉宣誓效忠。与此同时，他也宣布，自己将与埃德加王子决裂。尽管我们并没有理由怀疑这一描述，但普瓦捷的威廉似乎夸大了大主教在英格兰抵抗活动中的作用。在他的描述中，斯蒂甘德俨然被描绘成了伦敦人的领袖。英格兰史料所认定的领袖奥尔德雷德却没有被提及。在这里，普瓦捷的威廉很可能已经知道了二人后来的命运，因而故意篡改了历史。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斯蒂甘德充当替罪羊以维护奥尔德雷德的名誉。（在处理1066年年初

哈罗德的加冕礼一幕的时候，他很可能也运用了类似的手法。)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倒戈当然影响重大。但是在一段时间内，伦敦的反对派仍在坚持反抗。¹³

因此，袭扰战也仍在继续。在于沃灵福德横渡了泰晤士河之后，诺曼军队继续了他们的摧毁之旅。他们掉转了方向，并向东北进发。这样一来，其行军路线就开始逐渐向首都伦敦合围。一种可能是，沿着奇特恩斯(Chilterns)旁边一条被称为伊克尼尔德驿道(Icknield Way)的古道，威廉率军通过了白金汉郡(Buckinghamshire)，并进入了赫特福德郡境内(正如伍斯特的约翰所说的那样)。在那里，他们于伯克姆斯特德(Berkhamsted)建立了另一座营地(可能就是那座城堡式[motte-and-bailey]的大城堡)。

这时，伦敦人一定十分沮丧。诺曼人正在推进，这一点无疑令人恐惧。除此之外，埃德温和莫卡的逃离对于英格兰人的气势更是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伍斯特的约翰说，两个伯爵“收回了施以援手的承诺，并率军返还”。这大概意味着，就在这个秋天，他们就离开了伦敦，一路向北回到他们的伯爵领地。这一行动的结果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埃德温和莫卡此后便一直扮演着大叛徒的角色，虽然这一论断对他们来说很可能并不公平。如在12世纪早期，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就把他们描述为“野心勃勃的两兄弟”。他还错误地声称，这两个人之所以离开伦敦，是因为在这之前，市民拒绝选他们二人之一作为国王。但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中，一开始，两位伯爵都承诺为埃德加王子而战。这本书是我们所能看到的成书年代最为贴近的史籍。而在这本书中，我们完全看不到任何有关他们回到北方的记载。与此同时，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接下来几周的时间内，伦敦市民的希望破灭了。尽管极为简略，这本书的描写却极为生动。他们想象着以少年国王之名与那些可怕的敌人作战，而与此同时，敌人正在他们的城墙外，毁坏那里的土地。“每当事情应当出现进展的时候，它就会受到阻碍。日复一日，事态越发变得严重。最后，每件事情都变得很糟。”¹⁴

因此，伦敦城里的英格兰人(或者至少那些昔日拥护少年埃德加的人)决定投降。随着一年内黑夜最长的那几天的到来，在一个由要人和主教组成的代表团的陪同下，埃德加本人启程从伦敦去往伯克姆斯特德，当面向更为强大的威廉力量表示臣服。《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他们“这样做是必要的，毕竟大规模的破坏已经被造成了。而且，他们没有尽早这么做是一种极为愚蠢的行为”。他们最终来到征服者的面前，“交上人质并宣誓效忠，而威廉则承诺做一位仁慈的君主”。

这就意味着威廉成为英格兰的新王了吗？在英格兰人看来，回答一定是肯定的。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英格兰的国王是由选举产生的，统治者的统治始于他得到本国要人们的认可。当然，这就意味着，王子此前也已经被认定为英格兰的国王了。尽管《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有理由对此事含糊其词，但在黑斯廷斯一役之后的几天里，埃德加的统治显然已经得到了承认。例如，我们被告知，当他们的院长在战争中受伤而死以后，彼得伯勒修道院的僧侣们便将继任者派往面见埃德加，以获得他的批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埃德加“非常高兴地同意了”。普瓦捷的威廉甚至说得更为直白：“与爱德华国王同属王族的埃德加王子已经被选为英格兰的国王。”很明显，和虔信者爱德华一样，在其执政之初，埃德加并未举行加冕典礼，但这在英格兰人的眼里无关紧要。不妨再重复一遍，加冕礼不过是一次确认——它代表来自上帝的祝福，但并不等同于王权本身。¹⁵

然而，诺曼人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在欧洲大陆，只有在加冕之后，一个人才会被称为国王。埃德加还没有加冕的这一事实自然会让他们更加坚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如果这个男孩还未加冕，那么他就不能算是国王。英格兰人可能也觉得这一做法不符合常规，但他们很显然没有能力反驳这一惯例，并很快地认同了诺曼人的思考方式。与此同时

，他们也意识到，这种新逻辑令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在威廉加冕前，英格兰会一直没有国王。因此，普瓦捷的威廉说：“主教和要人们恳请他加冕。他们说，自己习惯于服从国王，并且希望有一位国王作为他们的统治者。”诺曼人也在催促自己的领袖尽早登基，但他们的焦虑是出于不同的理由。“他们希望在威廉当上国王后分得更多的战利品，并得到更高的头衔。”¹⁶

但是，根据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载，到了这个时候，威廉自己却犹豫了。他认为，急着爬到权力的最高点是不合适的。既然征服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夺取英格兰的王位，那么，不难想见，威廉的犹豫其实是普瓦捷自己的创造。这一私见旨在强调他的宗主谨慎而谦逊，有足够的力量来统治英格兰。然而，根据文献记载，征服者不立刻加冕的理由不只有“不合适”这一条。他对自己的近臣们说，英格兰的乱局才是阻止他这么做的主要原因。这个时候，一些人仍然在反抗。而且，他也想让自己的妻子与他一同加冕，而此时她还身在诺曼底。这些理由听起来颇为可信。此时，威廉只控制了这个国家的东南部分。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威廉希望武力征服英格兰全境，并让所有的英格兰人都臣服于他，以便他和玛蒂尔达能够有条不紊地加冕。至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威廉对待加冕仪式的态度和他的盎格鲁-撒克逊前辈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人们在贤人会议上讨论了这件事，而威廉最终被众人说服了。“在重新权衡了每一件事之后，”普瓦捷的威廉说道，“他妥协了，并接受了他们所有的请求。”显然，他之所以会改变主意，主要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普瓦捷指出，“最重要的是，他希望，一旦他登基称王，叛军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发动叛乱了，镇压叛乱也会变得更容易”。普瓦捷说，在做好决定之后，威廉便把他手下的一部分人派往伦敦，为加冕做必要的准备。¹⁷

几天后，威廉本人到达伦敦。当时，那里的局势一定已经非常紧张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黑斯廷斯战役的幸存者。和他们一样，数千名死者的家属们只能以痛恨来迎接诺曼人的到来。根据瑞米耶日的威廉的描述，征服者之前派出的先遣队“发现了众多决意拼死抵抗的反叛者。战斗立即展开，而伦敦也因此而陷入了失去子民的哀恸之中”。瑞米耶日的记述可能并不是最可靠的。但是，了解更多信息的普瓦捷的威廉也含蓄地对他的说法表示赞同。普瓦捷告诉我们，先遣队受命在城中筑造堡垒，“以抵挡众多敌对的市民”。¹⁸

加冕典礼在圣诞节当天举行。尽管我们知道，在后世君主的加冕典礼之前，人们一般都会沿街游行。而在此时的伦敦，这种游行基本不可能出现。如果《黑斯廷斯战役之歌》可信的话（令人失望的是，这本书有关这一事件的大部分记录都是不可信的），在加冕典礼前的几天里，威廉可能住在虔信者爱德华位于威斯敏斯特的宫殿中。我们知道，典礼是在虔信者位于威斯敏斯特修道院里的新教堂里举办的。我们也知道，参加者中有英格兰人和诺曼人。既然新教堂的空间只能够容纳几百人，大多数伦敦市民一定留在了家中，而大部分诺曼军队则在别处扎营。（他们可能待在位于城市东南角的新城堡中。）然而，大量全副武装的诺曼骑兵却被安排在修道院外，以防敌人设伏。¹⁹

至于这个典礼，我们所持有的证据已经能够说明，它遵循了传统的形式。虽然史学家们一直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即仪式是按照什么次序进行的，但所有人都认同，尽管它开创了国王由此而产生的先河，威廉的加冕典礼仍然遵循了英格兰的传统。就像虔信者加冕时那样，人们唱响了歌颂国王的赞美诗，英格兰大主教则主持了仪式。和年初一样，主持仪式的是约克大主教奥尔德雷德，并非斯蒂甘德这位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英格兰的历史文献更强调仪式的第一部分。在这一部分里，新王遵照传统，发下誓言，表示他将像最为良善的先王那样，善待自己的臣民。正如伍斯特的

约翰所说的那样，威廉承诺，他会保护教会及其领袖，会公正地统治所有的子民，也会制定和维护法律，完全禁止“掠夺行径和不公的审判”。²⁰

鉴于最近所发生的事情，在场的英格兰听众肯定会特别想听到誓词的最后一部分。普瓦捷的威廉的描述让人觉得，从伯克姆斯特德人归顺直至加冕礼的这段时间里，一切都是宁静而平和的。他告诉我们，如果征服者乐意，他甚至可以把他全部的时间都花在擎苍狩猎之上。与之相比，《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却道出了一段不一样的历史。在写完威廉于伯克姆斯特德所做的“做仁慈的君主”的承诺后，它刻薄地补充了一句，“然而，在此期间，他们每到一地，都会把这里洗劫一空”。正如英格兰人所害怕的那样，在这几周里，诺曼人并没有做出什么改变。现在，随着新王发下誓言，英格兰人终于看到了希望。他们认为，诺曼人将会停止他们的劫掠行动。²¹

但是，有些人显然忘记了，要向那些在门外守卫的诺曼士兵解释这个时刻的重要性。正如普瓦捷的威廉所说的那样，仪式的下一环节是，询问在场的所有人，他们是否愿意接受新王的统治。这个问题必须要问两遍。在英格兰大主教奥尔德雷德提问过一遍之后，诺曼一方的库唐斯主教会用法语再提问一遍。自然，在座的每个人都大声地做出了肯定的回复。但是，他们所用的语言各不相同。不幸的是，普瓦捷的威廉说，教堂外的守军认为，这种大声喧闹源自英格兰人在最后一刻的背叛。于是，作为回应，他们点燃了附近的房子。

正如当代历史学家所评论的那样，在普瓦捷的威廉所有的描述当中，这一描述是最不可信的。如果守卫们真的认为教堂中发生了麻烦，他们肯定会冲进去。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似乎是一个拙劣的借口。普瓦捷企图以此来粉饰更多的焚烧和劫掠行为，而这些行为甚至在加冕的过程中也没有停歇。同时，普瓦捷的威廉不得不提到这起意外表明，这一行为一定造成了严重影响，而这一猜测得到了奥德里克·维塔利斯更为晚近却更为详尽的记述的确认。他写道，随着火势迅速蔓延，“教堂中欢声庆祝的人们都吓坏了。不同等级、不同身份的男女都在疯狂地往外冲”。我们被告知，有些人去救火，而另一些则趁着火势抢劫财物。与此同时，在修道院里，只有主教、几个僧侣和几个教士留下来完成加冕典礼。根据惯例，大主教奥尔德雷德给威廉涂上圣油，给他戴上王冠，并让他在王座上就座。据说，神职人员们都吓坏了。就在他们祈求上帝保佑他们的新国王，并让他的国家长治久安的那个时刻，教堂外面却是一片混乱。到了加冕典礼结束的那个时刻，我们得知，即使是征服者本人也在从头到脚地颤抖。正如维塔利斯评论的那样，这是一个不祥的开端。²²

在加冕礼后的几天里，威廉一直逗留在伦敦。如果我们以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载作为依据，威廉在加冕后所采取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奖励他们的支持者。长期以来，他的手下们一直渴望得到这种奖赏，而这也是他们响应英格兰人对威廉早日加冕的要求的原因。自然，普瓦捷的威廉将尽其最大的努力，把世人对这件事的印象扭转到积极的方向上来。他说，新国王“将哈罗德先前藏匿在王室宝库中的财富公平分配给众人”。尽管他没有办法否认，威廉之所以能够如此慷慨，是因为他在之前的几个月里收到了大量的贡金。我们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在把部分战利品分给了那些“帮他赢得战争的人”的同时，威廉也把更多且更贵重的战利品赠给了修道院。不管分配比例究竟是多少，许多教堂的确都收到了威廉的礼物。不用说，普瓦捷的威廉在这里提到的教堂是大陆的教堂，其中的很多僧侣曾为诺曼征服的胜利而祈祷。我们知道，其中的一些教堂收到了巨大的黄金十字架，上面镶有精美的珠宝。与此同时，其他教堂则收到了黄金容器或金线法衣。很容易推断（普瓦捷后来试图否

认这一点，而这恰恰使得他想掩盖的事实更为明显），这些财宝实际上是从英格兰的各个教堂抢劫而来的。最上等的礼物被留给了威廉在宗教界最大的支持者——亚历山大教宗。后者不但收到了“不可胜数的金币和银币”，而且还收到了“就连拜占庭都要视为珍宝的珍贵饰品”。这些珍贵的物品中还包括哈罗德自己的旗帜——上面有一个用金线绣成的武士像。威廉可能是把这面旗帜当成了之前教宗授予他的那面旗帜的回礼。（此前，为了支持威廉入侵英格兰，教宗曾经交给威廉一面旗帜。）²³

在他统治的初期，威廉并未完全无视英格兰人的需求。普瓦捷的威廉向我们保证，就在他的加冕礼后，威廉马上“制定了许多睿智、公正且仁慈的条款”。其中的一些是专门为伦敦而制订的，而另一些则推行到全国。至少在伦敦，普瓦捷的说法得到了一份令状原件的证实。几乎可以确定，这份文件是在威廉执政的初期草拟而成的。历经风雨，它现在仍然保存在伦敦大都会档案馆中。在这一令状中，新国王向城市要人们允诺，他将会维持“爱德华时期”的法律不变。普瓦捷的威廉多次强调了威廉的公正（“除去那些十恶不赦的人，他不会给任何人治罪”；他不接受“任何违反公平交易的行为”）。然而，总的来看，这些做法就像是在回应一些人的批评。这些人认为，新国王根本没有做任何公正的事。我们尤其需要注意其中关于威廉“为赋税设定上限”的记载，并将其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的观点相对照。后者不但记载了国王的加冕誓词，还评注道，“然而，他却向这个国家征收重税”。²⁴

诺曼人和英格兰人在记录上明显相悖的情况还不止于此。在有关1067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的记载上，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一点。根据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载，在了解了伦敦市民的分寸之后，国王认为，在新要塞完工前，他们可能更应该先留在别的地方。因此，他从伦敦撤到临近的巴金（Barking）。普瓦捷的威廉说道，正当威廉留在那里时，“或许是全英格兰最有权势的两个人”前来投降了。这两人正是埃德温伯爵和莫卡伯爵。和“其他许多富有的贵族”一起，两兄弟“为他们之前所表现出的敌意而请求威廉的宽恕。与此同时，他们也将自己以及他们所有的财产交由威廉处置”。²⁵

但是，那些财产到底得到了怎样的处置呢？根据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述，国王不但“欣然地接受了他们的誓言，赐给了他们恩惠，还不求他们付出任何的代价。他恢复了他们对领地的权利，并以非常尊敬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然而，其他资料却显示，威廉所给予的恩惠根本就不是无条件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写道，“人们向他缴纳贡品，并交出人质”，“然猴韵聪踏那利鼠买投敌”。与此相似，尽管可能是无心的，但《末日审判书》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英格兰人需要赎回他们的土地”。换句话说，英格兰人被迫从征服者威廉手中买回他们昔日的财产。而我们可以认定，他一定狠狠地敲了他们一笔。²⁶

当然，许多英格兰人已在黑斯廷斯战场中殒命，因而再也不能讨价还价。一份令状揭示了这些人的土地的命运。几乎可以肯定，这份令状是在威廉执政的初期被颁布的。其中，国王坚持要求贝里圣埃德蒙兹修道院的院长上缴“那些人所持有的所有土地……他们在战斗中与我作对，而且被杀死了”。阵亡者名单中还包括这个王国最有势力的一些地主。不仅有先王哈罗德，还有他的弟弟利奥弗温和格思。这意味着，被没收的土地的面积极为广大。其中的大部分在第一时间就被威廉本人所占有了，但另外一些则被作为奖赏，并被迅速重新分配给了与他最为亲近的追随者。例如，威廉将整个肯特赠予了其同母异父的弟弟奥多，而那曾是利奥弗温的土地。多佛尔城堡同样归奥多统治。而与此同时，威廉·菲茨·奥斯本则得到了怀特岛和与之相邻的汉普郡的一些土地。在巴金会议后不久，国王亲自巡行汉普郡，并开始在温切斯特筑造一座城堡，以便菲茨·奥斯本在这里驻守。²⁷

威廉最信任的两位议政大臣所得到的土地表明，他们二人掌握了极其重要的权力。这一做法是恰当的，因为威廉打算让他们摄政了。尽管距离登基只有几周的时间，新王已经开始计划重返诺曼底。3月，他来到佩文西。这里是去年9月他率领军队登陆英格兰国土的地方。现在，还不到6个月之后，他就已经准备好让这些士兵离开了。在他离开的日子里，仍有大量的骑兵和步兵在英格兰驻守，但大多数人在这时已经被遣散了。他们所得到的钱财是对他们在这场伟大的胜利中所发挥作用的奖赏。

按照国王指令，一群位高权重的英格兰人也聚集到了佩文西。其中，大主教斯蒂甘德、埃德加王子、埃德温伯爵以及莫卡伯爵的名字尤其引人注目。普瓦捷的威廉如此描述他们：“无论就忠诚度还是所拥有的权力而言，这些人都让他特别地不放心。”这些人都会陪他一起返乡。“如此一来，在他离开期间，他们就不可能煽动叛乱。而在失去领袖的情况下，普通民众也不太可能造反。”换句话说，他们就是人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就是这样称呼这些人的。事实上，普瓦捷的威廉也发觉，自己无法绕过这个词语。尽管这些人几乎被等同于“人质”，我们仍然被普瓦捷告知，他们“不会像俘虏那样被呼来喝去，而是作为随从陪伴在国王的左右，以便获得更多的恩惠和荣耀”。²⁸

就这样，征服者在获胜的法兰西人和战败的英格兰人的陪同下回到公国。对于普瓦捷的威廉来说，这是一个巅峰时刻。他不遗余力地描述了这一情景：天气出奇地亮丽晴朗；海风正好，海浪有利，横渡海峡恰逢其时。我们可以看到，普瓦捷花费了几页的篇幅，仔细地对比了威廉和尤利乌斯·恺撒。他的话语大多是对国王的赞美以及对恺撒的贬低。因此，当我们得知，诺曼人的船只为返航而挂起了崭新的白帆时（而这也是效仿了古典时代船队的做法），我们不禁要怀疑，普瓦捷是否已经开始杜撰了。然而，作者的确告诉了我们一些事实。那年春季，大斋节的严苛戒律被抛到了脑后，而诺曼底的每一个人都好像在欢度最盛大的节日。不论威廉去哪，来自远方的人们都会前去看他。在诺曼底的首府鲁昂，男女老少都高呼着他的名字。诺曼底各个教堂得到了英格兰教堂所慷慨赠予的各种宝物。现在已是国王的公爵与留在诺曼底的家人和朋友团聚了，其中还包括他现在已经成为王后的妻子。当他们在费康庆祝复活节时，威廉的周围不仅有诺曼底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还有来自临近的法兰西的贵族代表团。所有的人都满怀敬畏地注视着新国王和他的随从们。威廉等人穿着饰有黄金的衣服，身边还伴着英俊的长发英格兰来宾。在复活节仪式后的宴会上，他们只从两端镀金的角杯以及金制或银制的高脚杯中饮酒。²⁹

这是普瓦捷的威廉所描绘的主公回归的场景。虽然他在某些地方夸大其词，另有多处弄粉调朱，但总的来说，他精准地描述了公爵及整个公国境内欢欣鼓舞的气氛。在各个意义上，公爵及其公国的命运都被这场难以置信的胜利改变了。这位编年史家说道，“凡是庆祝荣耀而应该做的事，人们全都做过一遍”。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了夏天。例如，约30年前开工的、位于迪沃河畔圣皮埃尔（St-Pierre-sur-Dives）的新修道院教堂如今已经落成。5月1日，奉威廉之命，教堂举行祝圣仪式。而在仪式当天，征服者本人亦莅临现场。在7月1日的瑞米耶日，类似的仪式也得以举办。就在这个夏天，国王还去了卡昂以及由他亲自捐建的圣斯蒂芬修道院。他所带来的礼物是如此地珍贵，以至于“它们值得被永远铭记”。普瓦捷的威廉写道，“这个地区似乎突然被一种宁静的氛围所笼罩，而这种氛围并不常有”。“在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威廉“就留在大海的这一边，并把他所有的时间都倾注在他的家园上”。³⁰

但是，随着冬季的到来，海峡的彼岸传来了一则不祥的消息：英格兰人计划杀光占领者，让诺曼人刚刚完成的征服大业化为乌有。

戈德温一族似乎有再度回归的打算。

❶ “ford”一词有“河流浅水处、涉水”的意思。

❷ WP, 136–9; GND, ii, 168–9 (also OV, ii, 176–7); *Fkurqlfð ri Eduth Deehā*, ed. Searle, 38–9. 虽然我们不能确定恶沟事件的发生时间, 但是, 可以肯定的是, 普瓦捷和奥德里克的做法是正确的, 即将这件事的发生时间定在战役发生之后。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后来又描述了类似的事件, 只不过这一事件是孕毡以道国成制发生的。这一描述显然脱胎于巴约挂毯上的一个场景。人们都知道, 为了造成戏剧化的效果, 挂毯往往会调整事情发生的次序。参见Brown, ‘Battle of Hastings’, 215–18。

❸ WP, 138–43; *DVF D*, 1066; *Fdup hq*, 32–5; Gillingham, “Holding to the Rules of War”, 4–7.

❹ WP, 140–1; *Z dakdp Fkurqlfð*, ed. Watkiss and Chibnall, xliii–xliv, 54–7; *Fdup hq*, 34–5.

❺ Ibid.; WP, 142–3.

❻ Ibid., 146–7; *Fdup hq*, 38–9.

❼ *DVF D*, 1066; OV, ii, 180–1; JW, ii, 604–5.

❽ *DVF D*, 1066; WP, 142–5; *Fdup hq*, 36–7.

❾ Ibid., 36–9; WP, 144–5.

❿ *Fdup hq*, 38–9; WP, 146–7.

⓫ Ibid.; *DVF D*, 1066; JW, ii, 606–7. 参见WM, *Jhvud Uhj xp*, 460–1。

⓬ F. Baring, ‘The Conqueror’s Footprints in Domesday’, *HKU*, 13 (1898), 17–25. 参见J. N. Palmer, ‘The Conqueror’s Footprints in Domesday’, *Wkh P hglhydoP ldiduā Uhyroürq*, ed. A. Ayton and J. L. Price (1995). 23–44。

⓭ Williams, *Hqj dvk dqg ùkh Qrup dq Frqt xhwu* 100–1; *JQG*, ii, 170–1; B. English, ‘Towns, Mottes and Ring-Works of the Conquest’, *P hglhydoP ldiduā Uhyroürq*, ed. Ayton and Price, 51.

⓮ WP, 100–1, 146–7.

⓯ *DVF D*, 1066; JW, ii, 606–7; WM, *Jhvud Uhj xp*, 460–3.

⓰ *DVF D* and E, 1066; WP, 146–7.

⓱ G. Garnett, *Frqt xhwu Hqj adqg; Nlqj vkls- Vxffhwvürq dqg Whqxuh- 2177’2277* (Oxford, 2007), 3–4; WP, 146–9.

⓲ Ibid., 148–9.

⓳ *JQG*, ii, 170–1 (cf. OV, ii, 180–1); WP, 160–3.

⓴ *Fdup hq*, 38–41; OV, ii, 182–3.

⓵ 关于仪式的讨论, 参见G. Garnett, ‘The Third Recension of the English Coronation *rug r*; The Manuscripts’, *Kdvnlgv Vrflhuā Mxudq* 11 (2003), 43–71 and J.L. Nelson, ‘Rites of the Conqueror’, idem, *Srdilfv dqg Uludolq Hduā P hglhydoHxursh* (1986), 375–401; Mad dicott, *Rulj lqv ri ùkh Hqj dvk Sduddp hqw* 44–5; JW, ii, 606–7。

⓶ WP, 148–9; *DVF D*, 1066.

22 WP, 150–1; Garnett, *VkrwJqur gxfubr q*, 19–21; OV, ii, 184–5.

23 WP, 150–5, 178–9; Douglas, *Frqtxhuru*, 209.

24 WP, 156–61; *HKG*, ii, 945; *DVF* D, 1066.

25 WP, 160–3. 普瓦捷认为，埃德温和莫卡是在巴金投降的。这个说法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中的说法有出入。后者认为，兄弟二人在前一年已同众人一起在伯克姆斯特德投降了。尽管普瓦捷描述得更为详尽，而且他也没有理由故意混淆伯爵的投降日期，但大部分历史学家都采纳了英格兰人的说法。有人认为，普瓦捷把伯克姆斯特德和巴金混淆了（Douglas, *Frqtxhuru*, 207）。另一些人不同意上述的观点。他们认为，埃德温和莫卡可能投诚了两次（Baxter, *Hduw ri P hufld*, 270–1）。但普瓦捷的描述——特别是他所说的“为他们之前所表现出的敌意而请求威廉的宽恕”这句话——都不像是在描写第二次投降。另一种可能是，普瓦捷的叙述才是正确的，而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那个更短的、没有提到巴金的记述中，编写者把另一件事同两人的投降混在了一起。伍斯特的约翰采纳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观点。他指出，埃德温和莫卡是在伯克姆斯特德投降的。但是，在之前的叙述中，他却表示，两位伯爵带着军队离开了伦敦，并回到了家乡。这一说法带有一种强烈的暗示，即他们撤回了英格兰北部。如果普瓦捷的叙述是事实的话，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征服者会“因为某些人仍在反抗”而不愿加冕，又是为什么，在巴金投降之后的一年，他便立刻表现出回到诺曼底的意愿。

26 WP, 162–3; ASC E, 1066; Williams, *Hqj dvk dqg ukh Qrup dq Frqtxhw* 8–9.

27 *HKG*, ii, 918; WP, 164–5.

28 WP, 162–3, 166–9; *DVF* E, 1067.

29 WP, 168–81.

30 *Ibid.*, 154–5, 176–7, 180–1; OV, ii, 198–9.

24. 暗。动

在之前的叙述中，我们已经好几次遇到过编年史家奥德里克·维塔利斯了。奥德里克是一座名为圣埃夫鲁的诺曼修道院里的一位僧侣。这座修道院距离莱格勒（L'Aigle）镇不远。虽然奥德里克是在12世纪早期才开始写作的，但这并不影响他著作的史料价值。即便是对于远早于他本人的时代的事件而言，他作品的价值也很宝贵。例如，关于征服者威廉动荡不安的少年时代，他的叙述可谓极其详尽。这是因为，奥德里克热衷于听当地的贵族讲述他们的先祖的事迹。¹他里程碑式的作品《宗教史》（*Hffdwldvulfdo Klwvriā*）一直是有关诺曼征服的主要历史文献之一。虽然他取了这样一个标题，但是这本书并不是因为对宗教的描写而变得著名的。

尽管从童年起，奥德里克就生活在圣埃夫鲁，但他并不是在诺曼底出生的。在其第5本作品的开头部分，他说道：“当我从遥远的麦西亚来到这里时，我还是一个10岁的英格兰小男孩。”更精确地说，他来自什罗普郡（Shropshire）。正如他接下来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他于1075年2月16日出生，并在阿查姆（Atcham）的圣埃塔教堂（St Eata's Church）受洗。他以当地的一位牧师的名字命名。5岁时，他被送往什鲁斯伯里学习识字。而就在5年后，他就被其父打发到圣埃夫鲁修道院，成了“一个无知的异族陌生人”。在诺曼征服后没多久，一个来自什罗普郡的儿童就被送到了圣埃夫鲁修道院。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都是非常奇怪的。但既然他的父亲是一个诺曼人，那么这一切都可以解释得通了。作为牧师，他的父亲在威廉取胜的初期就来到了英格兰。我们可以推测，奥德里克的母亲（他从未提及过）一定是一位英格兰人。正是他母亲的缘故，他认定自己是一个英格兰人。²

既然他是诺曼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通婚的后裔，那么从两个意义上来看，奥德里克对于诺曼征服的看法都很有趣。与许多中世纪的作家一样，他随意地引用早期史料当中的内容。奥德里克对诺曼征服的描述大多取自普瓦捷的威廉（事实上，正是因为奥德里克自己承认了此事，我们才对普瓦捷的威廉自己的人生有了一星半点的了解）的叙述。³有时，照抄照搬就已经令他感到满足了。他或者在这儿丢掉一个词，或者在那儿加上一句话。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也会做出更为重大的修改。他偶尔也会明确地指出，他之所以写得和普瓦捷不一样，是因为他不能赞同其叙述中的反英格兰腔调。例如，普瓦捷的威廉把黑斯廷斯战役前夕的哈罗德国王描述为“一个被好色玷污的人，也是一个残忍的凶手。他因掠夺来的财富而光彩照人，并且是上帝和正义的敌人”。但在奥德里克的笔下，国王哈罗德却成了“一个勇敢无畏、强壮英俊而且言辞和蔼的人。他值得追随者的信赖，是他们的挚友”。⁴

对于诺曼征服之后几年的历史来说，奥德里克作品的价值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因为，普瓦捷作品的最后一部分已经不幸遗失了。由于奥德里克的努力，我们得知，普瓦捷的作品原本一直写到了1071年初，但我们手边唯一的版本却在1067年处中断了。因此，阅

读奥德里克作品的一部分乐趣就在于，人们要努力地揣摩，他在哪里抄袭了普瓦捷的威廉的著作，他可能在哪里加入了其他的资料，他又是在哪儿感到作为英格兰人的自己受到了冒犯，以至于要提供另一个版本的叙述。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两位史学家关于威廉缺席期间英格兰地区所发生事件的不同记述。正如我们所知，在返回诺曼底前，这位新加冕的国王已把英格兰的一干事务交给了巴约的奥多和威廉·菲茨·奥斯本两个人。他们分别驻扎于多佛尔和温切斯特，共同管理英格兰的事务。就在普瓦捷的威廉的文稿中断之前，他已经不再赘述他的主人奏旋回乡之事，而是继续写在英格兰所发生的故事：

咬厨搜瑞；埃抑打摘贾 ü 动龟掏篮·儿绸·ü 圣包巩捆召守绿因搪姑脏打历担
……守绿板彦膏搜打前昌；腿躺勿屑桓帝打遣绿免歌龟农为耻…肚警；守绿噬瑞
似其抱厨打绪急…园翘姑搪复贱守绿打萌辛；守绿顶园宣改摇磊之戳打职早…喻
辛甸壳；希勃怨遣龟待遣话暇竭疚虚扶鸣购园；必唱特尼焰…替灾痊代打公疑搜
辛茨召耳顿打前剖；因守绿该贞打敞搬困该施盘约…

在看完普瓦捷的威廉的描述后，奥德里克将其替换为了下面的记述：

因厨怕基；逊妇肯遣标凑因漠奎怨资 3 Norman yoke：晚扰询；贺刑银伤
萌我通山姑搪将例打贞戳打历摘打翔懦…标巩篡担遣打担替翹闰；萌我擅剃敞搬
打稳历摘标凑翔懦守绿；贺唉标顺玛打早次翔因守绿打惹权…顶阳埃抑摘贾 ü 动
龟掏篮·儿绸·ü 圣包喻浪替姑搪打辞小遣壳胜；守绿撒因涩输纪哈贞戳磊；储标
狐颇似逊妇肯遣打园篡扑浦；幸标狐改摇守绿刚园打牧兢…旅篡守绿打丧币朵晚
僻尖龟匹饥打织晰；守绿奔言童赖豁虚爆毫…甸丛彦遣板以贞徽伤措磊勃浅毒晰
打拍厉；守绿竭本包豁阔担唉末划短武措守绿打惹权…⁵

很显然，这两个版本并没有多少共同点。唯一的共通之处就是，普瓦捷的威廉和奥德里克似乎都认为，那些新来的人是以城堡为基地的。正如我们所见，从他们来到英格兰的第一刻起，诺曼人就开始挖沟建堡了。我们听说，在佩文西、黑斯廷斯、多佛尔、伦敦和温切斯特等地，人们正在建立新的防御工事。而且，有强有力的间接证据表明，在其他地方同样有城堡出现。这些地方包括坎特伯雷、沃灵福德和伯克姆斯特德。这些城堡究竟采用了怎样的具体建筑方式则一直是人们争论的话题。在诺曼时期的英格兰，大部分的城堡都是城寨式的城堡。这种类型的城堡里有一个巨大的土堆，上面是一座木质的塔楼。除此之外，还有一堵矮墙环绕着四周，遮蔽并且保护着城堡里的其他建筑物。在我们所知的遗迹中，大概有3/4的城堡都是以这种方式修建的。这可能是诺曼人最早的城堡。在巴约挂毯上，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正在黑斯廷斯筑造一个土堆。时至今日，这个土堆依然清晰可辨。但是，就像先前的情形一样，在描绘美叶佐城堡的时候，巴约挂毯都使用了同样的手法。所以，描绘一个土堆也可能只不过是为了方便而已。在坎特伯雷、沃灵福德和伯克姆斯特德，仍有一些土堆留存下来。与此同时，考古发掘已经发现，温切斯特的土堆是在诺曼征服的几年后才建起来的。而在佩文西、多佛尔和伦敦，土堆则从未出现过。这种规模的城堡大概要数周才能完成。有的时候，工期可以持续好几个月。因此，最早的诺曼城堡可能不过是被圈起来的一片地（或正如它们常被命名的那样，是一种“环状工事”）而已：

靠近福克斯顿（Folkestone）的城堡山（Castle Hill）上的那座城堡就是很好的例子。

6

无论他们以何种样式建造而成，重要的一点是，城堡在英格兰是一个新事物。这一点可以反映在诺曼人的所作所为上。自从他们到达英格兰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感到，必须多建城堡。尽管11世纪的英格兰曾遭受诸多磨难，但它仍然以强大而统一的王国而存在。和西欧的各个国家不一样，它没有经历过政治分裂。它的币制、法院以及律法长期以来都为王室所控制，其防御工事——威塞克斯的征服王们于10世纪建立的“堡镇”——亦然。与我们在欧洲大陆所找到的真正城堡相比，这些被称为“布尔吉”（burhgeat）的私人住宅根本就没有那么坚固，也没有同等的防御能力。但是，一些史学家仍把这些与塞恩阶层紧密相关的建筑称为事实上的城堡。⁷ 在英格兰，没有人会以城堡为据点来造反，国王也不会把自己的重要臣下围困在他们自己的家中。一旦英格兰的贵族豪绅们失去了高贵的社会地位，他们一般都会逃往国外。而且，如果他们能够做到的话，他们会招募一支舰队。

凡有规则，必有例外。在1051年之前的几年，虔信者爱德华的几位法兰西朋友修建了几座城堡，而这些城堡就违背了这种规则。其中一座显然建立在埃塞克斯的克拉弗灵（Clavering），另三座则建于赫里福德郡。后三座城堡是为了牵制威尔士人建立的（事实证明，这一尝试相当失败）。这样的—一个事实很好地强调了这些城堡的新奇之处：在描述1051年赫里福德郡的状况时，《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首次用英文书写了“城堡”这一个单词。正如这个物件本身，“城堡”一词也是舶来品。除此之外，在英格兰境内，没有哪一类建筑可以被称作城堡。正如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后来在一个非常著名的段落中所写的那样，“在英格兰的各个地区，几乎无人了解那种防御工事，即诺曼人所谓的城堡。所以，尽管英格兰人有勇气，也有对战斗的热爱，他们所建立的防御也只能是薄弱的”。⁸

因此，当城堡大量出现时，我们能感受到英格兰人的震惊。正如在法兰西一样，这些建筑在英格兰的引进同样是伴随着压迫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在赫里福德郡修建城堡的那些外国人“尽其所能地伤害和侮辱这里国王的子民”。这样说可能有很多种的原因。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当地人会被他们逼着修建城堡。另一种可能的原因则是，当地人的家园被毁，为的是给城堡让路。这样说也可能只是因为，城堡是那些骑士的基地。这些人每天骑着马去恐吓周围的居民，让他们屈从于自己。这些人终日耽于奥德里克所描述的那些暴行，即掠夺他人财物、奸淫妇女以及伤害他人。比起普瓦捷的威廉的歌功颂德，奥德里克的记载与英格兰方面的史料更为符合。“主教奥多和威廉伯爵被留在这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痛苦地抱怨道，“他们不但在我们的土地上到处修建城堡，而且压迫不幸的人民。事态从不好变得更糟。但愿上帝施恩，让这一切有个好结果！”⁹

这样一来，正如奥德里克所言，既然“人们无法忍受这一枷锁”，英格兰人无疑“从未停止过谋划，以找到摆脱这种枷锁的方法”。¹⁰ 1067年，我们听到了几则有关英格兰地方起义的消息。在赫里福德郡，野蛮的埃德里克（Eadric the Wild）对在驻扎在城堡（早在诺曼征服之前，这一城堡就已经建成了）里的诺曼守军进行了反击，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此人是当地最有势力的塞恩之一，他的这一“野蛮的”称号也是名副其实。根据伍斯特的约翰的描述，诺曼人经常毁坏他的土地。但每当诺曼人来攻打他时，他们都会失去很多士兵。最后，8月中旬，埃德里克联合了威尔士的2个国王布莱斯金特（Bleddyn）和里格瓦塔（Rhiwallon），一起带兵洗劫了赫里福德。他们“一直攻到勒格河（River Lug g）上的大桥”才收兵，还“带回了一大堆战利品”。¹¹

与此同时（或可能比这一时刻稍迟），一场叛乱在英格兰的西南部爆发。这场叛乱可

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也许“是出于对诺曼人的痛恨”（普瓦捷的威廉语），也许“是受到了诺曼人的压迫的促使”（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语），肯特人派遣使节渡过英吉利海峡，试图说服布洛涅伯爵欧斯塔斯帮助他们夺取多佛尔城堡。鉴于双方不久前的关系，这一提议几乎是不可思议的。1051年，正是欧斯塔斯对多佛尔的进攻引发了当年的大危机。而且，在黑斯廷斯战役中，伯爵本人还曾为诺曼人而战。事实上，他正是《黑斯廷斯战役之歌》所说的参与杀害哈罗德国王的那四人之一。然而，欧斯塔斯与诺曼底的关系并不像这些事实所暗示的那样紧密。1053年，欧斯塔斯曾参与叛乱，试图推翻威廉的政权。而当这一叛乱以失败告终时，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儿子交给威廉作为人质。1067年上半年，两人再次交恶，原因不详。奥德里克只是说双方之间存在妒忌。普瓦捷的威廉则只是声称，入锅要描述细节的话，他很容易就能让人相信，威廉才是正义的一方。当代的历史学家则倾向于认为，两人之所以交恶，似乎是因为，欧斯塔斯伯爵对于他在战后所得到的土地的数量感到不满。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更好的理由了。

不论二人分道扬镳的原因为何，这一分裂的确诱使欧斯塔斯接受了肯特人的提议。他集结了一支入侵的军队，并在夜里横渡海峡。他试图趁诺曼不备，在黎明时分攻下多佛尔。这一计划看起来很好，因为巴约的奥多和城堡的指挥官蒙特福特的休（Hugh de Montfort）二人当时都在很远的地方，即泰晤士河的对岸。而且，大部分的守军也被他们带走了。普瓦捷的威廉称，肯特人已经集结完毕。而且，如果欧斯塔斯的围攻能够持续两天的话，其他地方的反叛者就能够从各地赶来，加入肯特人的队伍。欧斯塔斯和他的英格兰人同盟发现，多佛尔的守军比想象中的更勇猛。这些诺曼人并没有给敌人更多的机会。赶在敌人到来之前，他们便从大门鱼贯而出，并迫使他们的敌人逃跑。得益于对地形的熟悉，欧斯塔斯设法回到了一只船上，并安然回到了布洛涅。他手下的许多人马却被追到了悬崖边上，被迫跳崖而死。与此同时，英格兰人也四散奔逃。他们用另一个外国领主替换眼前这一个的计划落空了。¹²

最后，诺森伯里亚地区也出现了麻烦。在名义上，英格兰北部仍归莫卡伯爵统治。1065年，在托斯蒂·戈德温森被推翻之后，北方人把莫卡选为了他们的新伯爵（在诺曼征服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这位新伯爵仍拥有这一头衔）。然而，从一开始起，莫卡就不得不和他人分享统治权。我们可以看到，班堡家族的领袖戈斯帕特里克的遇害引发了1065年的大叛乱。由于忌惮此事，在得到伯爵领的统治权之后，莫卡便立刻将泰恩河上游的控制权让给了戈斯帕特里克的侄子奥斯伍尔夫（Oswulf）。

但是，在1067年初返回诺曼底之前，威廉就不再按照原有的安排来处置诺森伯里亚地区伯爵领了。或者说，他至少更改了对该伯爵领北部的安排，将其授予了一个名叫科普西格（Copsig）的约克郡塞恩。这一次任命实在令人感到诧异，因为此人曾经是托斯蒂的一个副手。在北方人眼中，他和他旧时的主子一样遭人憎恨。然而，他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向征服者表示了臣服，而这种方式恰恰是奥斯伍尔夫所没有采取的。而且，不知使用了什么魔法，他让威廉相信，他才是最适合控制北方的人。（普瓦捷的威廉称，“他完全支持国王以及他对王位的主张”。）事实证明，这次相互信任大错特错。几周后，科普西格刚一抵达就任地点就中了奥斯伍尔夫的埋伏，并惨遭杀害。后者还砍下了他的敌人的头颅。因此，对于奥斯伍尔夫来说，可能会有那么一天， he 可以和征服者或者其摄政者算账。但是，1067年，他自己也意外身亡——他被一名强盗用长矛刺穿了身体。¹³

然而，这一系列的叛乱都没能促使威廉返回英格兰。让他回到英格兰的是某个更大的阴谋。有关这一阴谋的描述十分简略。而且，我们也必须从众多编年史家隐晦含蓄的评论中抽丝剥茧，才能重建故事的原貌。然而，最后得出的总体结论似乎十分明确。在1067

年的最后几周，征服者了解到，戈德温家族的幸存者谋划着要推翻他的统治。¹⁴

奥德里克·维塔利斯把这个故事的大体内容告诉了我们。他说，在诺曼底停留期间，威廉因为情报而寝食难安。这些情报透露，威廉留在英格兰的军队将会遭到屠杀，而这只不过是英格兰人的密谋当中的一环罢了。瑞米耶日的威廉提供了一则更具体但未经证实的消息。他指出，叛乱者打算在大斋节首日（即圣灰星期三）¹⁵突袭诺曼人。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将会赤脚走到教堂。这一计划的具体实施日期是1068年2月6日。

因此，还没等1067年的冬天完全过去，威廉就急忙横渡海峡。12月6日，不顾汹涌的波涛和寒冷的天气，他便从迪耶普出发，并于翌日清早安全抵达温切尔西（Winchelsea）。他在那里直接赶到了伦敦。在那里，他参加了圣诞节庆祝活动，并希望能嗅出某些叛乱者的气息。据奥德里克所说，国王对待出席的英格兰领主和主教的态度十分和蔼。他给了他们恩惠，并赐予他们和平之吻。这位编年史家解释说，这样的举动往往能够挽回那些不太忠诚的人。但与此同时，威廉也背着英格兰人警告了他的诺曼属下，要他们时刻不能放松警惕。

新年伊始，威廉得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确切情报：叛乱者会以英格兰西南部的埃克塞特为基地发动叛乱。国王一定早就开始怀疑那一个地区了。在离开诺曼底之前，他就派他手下的一些骑士横渡海峡，以调查叛乱的传闻，而那些前往埃克塞特的骑士则遭到了“不好的对待”。直到1068年，这一传闻才得到证实。那时，埃克塞特人向其他城镇送信，催促其他地方的人共同起事。这些消息被威廉截获了。密谋暴露后，国王向埃克塞特人送信，要求他们向他宣誓效忠。

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并未提及阴谋者的身份。这可能是因为，他照抄了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述。只有在英格兰人有关这段历史的简短描述中，我们才得知，带头发动叛乱的是戈德温家族的幸存者。而在这些人当中，领头的是哈罗德的母亲吉莎。我们上一次提及吉莎，还是在她与征服者讨价还价，要求获得哈罗德的尸首的时候。到了战后，吉莎来到英格兰西部疗伤，并筹划复仇大计。我们能够想象，她必然极其憎恶自己的敌人。除哈罗德之外，她在1066年还失去了另外3个儿子（托斯蒂、利奥弗温和格思）。她仅存的一子伍尔夫诺思则仍在诺曼人的狱中苦苦挣扎。

吉莎必然会将希望寄托在戈德温家族的新一代的身上。毫无疑问，在哈罗德战死前，他与王后埃尔德格思的婚姻仅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即便这场婚姻留下了一儿半女，这些孩子此时也还不过是婴孩罢了（据一位后世编年史家称，二人育有一子）。但是，国王早年也有过一次丹麦婚。妻子是天鹅颈伊迪丝，而她为哈罗德诞下了多个子嗣——不少于5个孩子，其中至少有3个男孩。¹⁵ 1066年，在他们的父王刚刚死去时，这些年轻人可能还没到20岁，或者20岁刚出头。他们也向西奔逃，纷纷渡海逃到了爱尔兰。他们和吉莎很明显想要重演1052年的那场好戏，让戈德温家族卷土重来。这场好戏中的演员包括：一支爱尔兰佣兵舰队，在英格兰的一支间谍部队，可能还有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一支入侵部队。普瓦捷的威廉说，叛乱者“不断派使节前往丹麦人或其他可能愿意施以援手的人那里”。与此同时，奥德里克写道，这一计划“得到了丹麦人和其他蛮族的支持”。¹⁶

威廉显然决意要在这一计划开始前就阻止它。在埃克塞特人拒绝向他宣誓效忠之后，威廉就招募了一支军队，并开始举兵西进。奥德里克强调，这时的国王首次要求他的英格兰臣民履行军役。自然，仍有多支诺曼军队在威廉的身边待命或驻扎在各地。但是，召集英格兰人与他一同作战有着更多的深意。这样一来，这场西部叛乱就成了一次关于忠诚度的测试：那些不愿随他征讨叛军之人就会被算作叛党。

起初，人们似乎不会做任何反抗。随着国王大军逼近埃克塞特，一支由市民领袖所组成的代表团出城讲和。他们的做法就和许多其他城镇的领袖在1066年的做法一样。他们承诺，他们会打开城门迎接威廉，并遵守他的命令。他们抵押人质，并保证兑现承诺。然而，奥德里克写道，他们一返回城中就“继续他们充满敌意的准备活动。出于许多目的，他们相互激励对方前去战斗”。¹⁷

这一古怪举动背后的原因何在？其中一个可能性是，那些市民代表这么做只不过是為了拖延时间，盼着海外盟军的到来。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更大）是，叛军内部存在着分歧。在威廉缺席或者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吉莎和其他叛军首领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伍斯特的约翰说，在返回英格兰之后，威廉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征收“令人无法承受的税收”，而这显然是许多埃克塞特人造反的关键因素之一。据奥德里克称，甚至是在违抗威廉的时候，市民都表示，他们愿意按以往的税率缴税。简言之，一些叛乱者不过是想让征服者更好地对待他们，而其他则决心看着威廉倒台。目前看来，似乎是顽固派占了上风。¹⁸

就此观之，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埃克塞特的四周建有城墙。一到这里，威廉便发现，叛军已经控制了这座城市的每一寸围墙。在最后一次迫使对方投降的尝试中，他让城墙上的人亲眼看到，他们弄瞎了一个人质的双眼。奥德里克说，这却让叛军更加坚定了进行反抗的决心。根据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记述，事实上，其中一名叛军士兵向他们示威，并回击了他们。他脱掉裤子，朝着国王所处的大致方向大声地放屁。接下来的围城战很明显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奥德里克说，几天内，威廉曾多次试图用强攻摧毁城墙。《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则补充道，“他损失了很大一部分的人马”。

最终，18天后，埃克塞特的市民同意投降。在这里，奥德里克无疑听从了普瓦捷的威廉。他认为，正是迫于诺曼人持续不断的攻势，埃克塞特人才投降了。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宣称，国王的军队在一段城墙倒塌之后进入城中。就像杰里科（Jericho）^②那时一样，这个缺口被归功于神灵的干预，而不是诺曼人在城墙下所挖的坑道。对比之下，英格兰编年史家们则认为，这些人之所以会投降，是因为戈德温家族抛弃了他们。伍斯特的约翰说，吉莎“和很多人一起，从城里逃走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显然也描述了这件事。编写者认为，市民投降是“因为塞恩们早就出卖了他们”。在“众多要人的妻子的陪伴下”，吉莎取道布里斯托尔海峡（Bristol Channel），逃到了一个名叫弗拉特霍姆（Flat Holm）的小岛上。可以猜想，这些支持戈德温家族的女人仍然怀有期望。她们认为，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将很快从爱尔兰出发，渡海来到她们的身边。¹⁹

在戈德温一伙逃走以后，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温和派的埃克塞特市民投降了。据奥德里克和普瓦捷的记述，投降的条件十分诱人。威廉不但会克制自己，不抢夺他们的物品，而且还会在城门设岗，以防止战后发生掠夺行为。不出所料，《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对于这一承诺的评价更为苛刻。《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国王“许以了公正的承诺，执行起来却是一团糟”。这一事件的真相很可能介于这两种叙述之间，但无论如何，这次投降似乎确实是基于谈判而非武力攻打。市民至少在某一个方面实现了他们的目标。《末日审判书》显示，1086年，埃克塞特人所缴纳的赋税总量同他们在“爱德华时代”所缴纳的赋税总量相当。

在埃克塞特投降以后，威廉在英格兰西南地区花费了更多的时间，以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一座城堡在埃克塞特拔地而起。很有可能的是，他还在其他地方建了城堡。奥德里克告诉我们，威廉国王率军开进康沃尔（Cornwall），平定“他所注意到的所有骚乱”。很可能在此时，他把这一地区的治理权交给了一个名叫布赖恩（Brian）的布列塔尼下

属。最后，威廉解散了他的盎格鲁—诺曼联军，并返回温切斯特，正赶上庆祝复活节。

20

叛乱阴谋的败露和戈德温一派势力的逃窜无疑都增加了威廉的安全感。他也有了更多可以分发的战利品。这是因为，正如那些曾在黑斯廷斯战争当中战斗的人的土地一样，吉莎及其众多下属的地产现在都被没收了。12世纪，阿宾登修道院（Abingdon Abbey）的一位编年史家回忆了“被杀害的国王的母亲”是如何“赢得布莱克曼（Blæcmann）神父和许多其他人的支持的……此时，就像逃亡者一样，神父的所有财产都被国王收回了”。

21

在新一轮的战利品再分配过程中，有一些人是主要的受益者。其中就包括国王的挚友蒙哥马利的罗歇。1066年，他曾留在诺曼底，辅助玛蒂尔达摄政。第二年，他陪伴威廉国王回到了英格兰。在他到达后，他即刻受封苏塞克斯的土地。在这个时候，这一地区一定被切分成了很多部分，均处于新诺曼贵族的统治之下。这些贵族领地就是所谓的“雷普”（rape），而这种行政管理划分的方式则一直延续到了当代。诺曼人的势力从这一地区的北部边界一直向南延伸，直至大海。这些狭长的领地都是以他们的新主人在内陆几英里处所修建的城堡而得名的。蒙哥马利的罗歇掌控着奇切斯特（Chichester）和阿伦德尔（Arundel）两个地区。而征服者威廉另一个最亲密的同伴瓦伦的威廉（William de Warenne）则负责管理刘易斯（Lewes）。这些决策很明显带有军事目的，即为了保卫通往诺曼底的最近路线，并加强诺曼人对昔日戈德温势力核心地带的控制。²²

在这一时期，诺曼人并没有独享国王的恩泽。普瓦捷的威廉说道，“许多英格兰人受到了慷慨的赏赐，得到了过去从其亲属或之前的领主那里所没有得到的东西”。诚然，他这段话写于威廉的加冕礼后不久，而且他无疑夸大了事实。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18个月内，有证据表明，有英格兰人（或至少是非诺曼人）因为忠诚而受到了赏赐。例如，1067年，曾属于哈罗德国王的土地就被赐给了雷根巴德（Regenbald）。他是一个洛陶林吉奥神父，曾为虔信者爱德华服务。第二年，另一个洛陶林吉奥人——韦尔斯主教吉绍（Giso, bishop of Wells）——同样获得了从死去的国王那里没收的土地。然而，最令人吃惊的例子可能是，为了应对北方的事务，威廉愿意和当地人共理政务。在威廉回到英格兰后的某一天，班堡家族的戈斯帕特里克为得到诺森伯里亚伯爵的爵位而前来拜访威廉。此前，坐在这一位置上的戈斯帕特里克的亲戚奥斯伍尔夫。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奥斯伍尔夫应对被国王所器重的候选人科普西格被杀之事负责。这必然会令戈斯帕特里克谨慎行事。然而，他取得了成功。威廉同意将伯爵爵位卖给他，不过，他需要支付“一大笔钱”（达勒姆的西缅称）。这就是讲求实际的征服者威廉所愿意做的买卖，为的是以和平方式处理英格兰北部事务。²³

1068年复活节，威廉的安全感不断增强。此时，他派人横渡海峡，把他的妻子玛蒂尔达接了过来。据奥德里克所说，玛蒂尔达很快就在干封臣、贵妇以及神职人员的陪伴下抵达了英格兰。几周后，她在威斯敏斯特的圣灵降临节宴会上接受了加冕。据我们所知，她的加冕典礼风平浪静，并没有出现国王本人加冕典礼上的那种出乎意料之事。各编年史家对这一事件的记述都很草率。幸好有一份在加冕当天拟定的王室证书，我们才获得了有关这一典礼的宝贵记录。（我们可以在这份证书中看到，那天，“威廉的妻子玛蒂尔达在威斯敏斯特的圣彼得教堂加冕为王后”。）这一证明的内容无足轻重，但从见证人名单里，我们能看出威廉王廷的构成。在国王本人和新任的王后旁边，站着两位英格兰大主教。一位是奥尔德雷德（再一次主持加冕礼），而另一位是斯蒂甘德。其他主教则紧跟其后。其中，诺曼人的数量和英格兰人的数量大体持平。例如，埃克塞特的利奥弗里克和巴约

的奥多排在同一列里。在说到世俗贵族的时候，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均衡状况。与蒙哥马利的罗歇和威廉·菲茨·奥斯本并肩而站的是埃德温和莫卡。重要的是，这份证书是用英语和拉丁语两种语言拟定的。简言之，就像征服者一直以来所期盼的那样，盎格鲁人与诺曼人的妥协局面似乎已经形成了。²⁴

然而，在这一统一表象的背后，一场更大的危局正在形成。朝野上下，英格兰人群情激愤。其主要原因在于自1066年以来对土地的再分配。假设夺走黑斯廷斯一战的死者的财产，那他们的儿子、兄弟、叔伯、甥侄乃至堂表亲戚怎么办？这些人活了下来，但因为土地再分配，他们所有生存的希望都将随之化为泡影。很容易想象，吉莎前去斗争可能纯粹是为了复仇，但她的大部分支持者可能是为了夺回他们所失去的遗产。她的孙子们甚至也可能和她的支持者怀有同样的愿望。而且，很显然，被夺走财产的不止逝者及其继承人。她曾在黑斯廷斯之战中反对征服者的人都被没收了财产，包括那些活下来的人。近来，从埃克塞特逃走的人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更有甚者，越来越多的英格兰人因为不能上缴威廉加冕后不久所设立的两份捐税而被没收了土地。所有的编年史家都提到，土地继承权被剥夺是令英格兰人感到悲愤的主要原因。例如，尽管《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有关诺曼征服后几年的记载都十分简短，但它仅用一句话就概括了威廉从诺曼底回到英格兰6个月内的情况。“在回到英格兰之后，他便将每个人的土地都分发了出去。”在描述稍后发生的事件时，奥德里克将英格兰人仇视诺曼人的原因归结于“亲人和同胞的被害”和“祖产的丧失”。针对这一观点，普瓦捷的威廉笨拙地进行了反驳，而这一反驳恰恰证实了其他人对他主公的批评。他说道：“只要是用不公正的手段从英格兰人那里所获得的东西，都不会落入法兰西人的手中。”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认为，这一表述实在荒谬可笑，因而特意将其删去了。²⁵

即便是那些被威廉用全力安抚的英格兰人也变得极度不满。埃德温和莫卡可能对被国王胁迫前往诺曼底一事耿耿于怀。但更令他们愤慨的是，他们在英格兰的权力正不断受到侵蚀。以莫卡为例，拜国王封赏戈斯帕特里克所赐，他一直无法控制其伯爵领的北部。但即便是在约克郡，年轻的伯爵所能行使的权力也极其之小。一则后世的当地史料告知我们，当兄弟二人在斯坦福桥战败后，哈罗德便将这一地区的管理权给了林肯郡郡长梅尔斯韦恩（Mæleswein）。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此人很可能仍然在那里掌权。²⁶

至于埃德温，他一定更能体会到幻想破灭的感觉，因为他所得到的承诺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据奥德里克（这一叙述体现了他的麦西亚血统）说，在同埃德温讲和时，威廉同意“赋予他比他的弟弟更大的权力，授予他英格兰近1/3的土地，并承诺将女儿嫁给他”。但威廉并未兑现半句诺言。埃德温在麦西亚的实际权力不但没有扩大，反倒被削弱了。例如，国王在赫里福德和什鲁斯伯里设立了新的伯爵领，从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边界上建立了一个缓冲地带。落入威廉·菲茨·奥斯本之手的赫里福德可能还包括伍斯特地区，而这一地区此前是由埃德温管辖的。与之不同的是，作为麦西亚的一部分，在被分给蒙哥马利的罗歇的时候，什罗普郡就失去了其英格兰领主的统治。国王的目的很明显，他要在英格兰西部各郡和威尔士王国中间建起一条封锁线。（毕竟在这一地区，野蛮的埃德里克及其威尔士盟友仍然十分活跃。）但这样一来，国王就和英格兰境内最大的伯爵之间产生了隔阂。至于威廉将女儿嫁给埃德温一事，也不了了之了。奥德里克说，威廉“听取了他嫉妒而贪婪的诺曼下属的那些不诚实的建议……他拒绝让这位贵族青年迎娶这个年轻的女孩，尽管他非常渴望得到她，并已经等了她很久了”。²⁷

于是，奥德里克写道，埃德温和莫卡奋起反抗，许多人也随之反抗。“鉴于威廉对英格兰人的不公以及他所施行的暴政，一场普遍而强烈的抗议爆发了……所有人都在为恢复

自由而战。共同反抗诺曼人的铮铮誓言则将他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奥德里克只提到了其中的几个人。例如，昔日支持野蛮的埃德里克的威尔士国王布莱斯金特，这次则挺身支持麦西亚兄弟二人。但是，在阅读了其他的历史资料之后，我们便可以拼出一张很长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反抗者的名单。例如，莫卡在诺森伯里亚是否有实权其实并无大碍，因为英格兰北部的实际统治者们都参与了这一次的叛乱。可以看到，约克郡的实际统治者梅尔斯韦恩也将他的命运赌在了反叛者们的身上。就连新任伯爵戈斯帕特里克也参与了进来。（他在几个月前刚向威廉表示臣服，开始统治泰恩河以北的地区。）据说，在约克城，大主教奥尔弗雷德曾试图平抚民众的不满情绪，但却完全失败了。相反，达勒姆主教却似乎站在了叛乱者的一方。²⁸

然而，名单中最醒目的当属埃德加王子的名字。由于他是虔信者爱德华的亲属（至少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载是这样的），征服者将他视为最亲密的朋友之一，并“赐予他大量的土地”作为补偿。即便如此，埃德加还是参与了叛乱，给了谋反者一个合法的理由。奥德里克说，无论在丛林、沼泽还是在城镇中，英格兰人都已经准备好保护自己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国王被告知，北方民众已经聚在了一起。如果他来的话，他们就要发动针对他的抗争。”²⁹

威廉马不停蹄地赶来了。奥德里克紧接着解释，国王是如何做出回应的。他向北进军，并在行进的同时筑起新的城堡。（在这里，他说了之前所提到的那句著名的话，即英格兰人没有堡垒，因此无法抵御敌人。）在读了他的记载（记住，他的记载是基于普瓦捷的威廉的描述）之后，人们可能会认为，接下来的战斗是一场纯粹的防御战。他告诉我们，“国王驱马前往王国的各个边远地区，构筑战略基地，以抵御敌人的进攻”。然而，我们有理由推测，像之前一样，诺曼人的战争机器一旦开动，必然会带来毁灭的痕迹。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有关这一年的记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威廉准许士兵在他们所到之处抢劫”。³⁰

要了解这场暴行的规模，我们也可以观察叛军投降的速度。当威廉在沃里克（Warwick）建好了第一座城堡时，埃德温和莫卡——两个名义上的叛军首领——就投降了。随着诺丁汉的沦陷以及另一座堡垒的建立，约克民众就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并迅速交上了人质和城门的钥匙。威廉在不久后便到达这座城市，并建起了第三座城堡（今称克利福德塔 [Clifford's Tower]）。这个时候，剩下的诺森伯里亚叛军也投降了。一些人来到国王的身边，并试图得到他的宽恕。达勒姆主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另外一些叛乱者则试图向北部逃亡，并最终来到苏格兰避难。梅尔斯韦恩、戈斯帕特里克和埃德加王子这些叛乱领袖也在前往苏格兰避难的人当中。据奥德里克说，马尔科姆国王从一开始就支持叛乱，还一直想要派遣援军。但是，按照奥德里克的说法，在看到叛乱以如此快的速度失败之后，他决定要和平而不要战争。当威廉的使者传令要他投降时，苏格兰国王便派遣使者代表他向威廉宣誓效忠。在那之后，威廉心满意足地撤离约克。他留下了一大批守军，以驻守那里的新城堡。随着威廉率军南归，更多的新城堡在林肯、亨廷登和剑桥建立了起来。³¹

正当威廉在北方作战时，哈罗德国王的儿子们则决定继续完成他们入侵英格兰的计划。当年年初，这一计划被威廉对埃克塞特的先发攻击打乱了。这三个年轻人（伍斯特的约翰称他们为戈德温、埃蒙德和马格努斯）都认为，是时候发动第二次攻击了。他们在萨默塞特郡（Somerset）登陆，并开始从埃文河（River Avon）河口地区进行掠夺活动。（据登陆地点显示，他们很可能一度经过弗拉特霍姆，而他们的祖母仍然藏身在那里。）在攻占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行动失败之后，他们带着尽可能多的战利品（差不多可以确定，这些战利品中也包括奴隶）回到了自己的船上，并开始沿着萨默塞特海岸继续向南

侵袭。但在此处，他们卷入了一场与当地军队的战争当中，双方都死伤惨重。根据伍斯特的约翰所述，戈德温家族的子嗣们都最终赢得了胜利。之后，他们又来了一次，并继续推进到德文郡和康沃尔。在那之后，三个戈德温家族的子嗣带着战利品回到了爱尔兰。如果说，这次出兵原本是为了在英格兰重振戈德温家族的话，那么它就是一次惨淡的失败。

32

1068年的夏天显然是一段糟糕的时光。不仅对于英格兰人来说是如此，对于诺曼人来说也一样。“不论是胜利者和被征服者，他们都落入了坏运气所设下的陷阱，”奥德里克说道，“战争、饥荒和瘟疫击垮了所有人。”在一段极为露骨、往往只因为它的娱乐价值而被引用的文字当中，这位史学家继续解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许多诺曼人想要离开英格兰：

匈我沉笼匹冷叶躺打漠垒莫遣匈泛驾召匈泛担改贞徽打愚非慧勿；串穿守绿莱局厚混；必遍沉胜；持耳守绿虚之诀打士殿措混；菲应授绿祭扶货守遣…喻我莫遣标抚歧逊妇肯雨贞徽打愚非；授绿秽标驼贡哈雕故完；幸顾墓因逊妇肯措耻雨限授绿打愚非…因萌困；守绿旅撕第因该耻蠢愉…通临涿漠垒遣贺涿逊妇肯遣；守绿第隶献标陨…

在这里，我们当然能看到中世纪禁欲主义者无意间所表现出来的厌女症。除此之外，这只是一次粗陋的尝试，不过是想要为诺曼男人的怯懦开脱罢了（有人认为，这段文字是普瓦捷的威廉所写的）。英格兰的局面让人绝望，而这无疑造成了士兵的大量逃离。奥德里克告诉我们，此时，在温切斯特、黑斯廷斯以及许多其他的地区，有很多人决意离开自己所守卫的城堡，并返回故土。不断升级的暴力或许使得人们认为，即使是那些未婚青年（或者妻子不那么水性杨花的男人）都犹豫了。他们得出的最后的结论就是，留在英格兰所得到的奖赏根本不值得如此的冒险。

显然，逃兵问题让征服者自己也陷入了困境。奥德里克说：“由于眼前尚有很多战事，国王迫切地需要把所有的骑士留在自己的身边。他分给他们很多土地、财富和重要的权力。他承诺，等他将英格兰的敌人完全消灭后，他将会赐予他们更多回报。”国王的这种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要赐予那些坚持到底的诺曼士兵更多奖赏，也就意味着要褫夺更多的地产。这样一来，更多的英格兰人就会失去可以继承的地产，而这恰好是最开始造成反抗的因素。简而言之，作战双方已经陷入了无休止的恶性循环之中。³³

尽管如此，到了1068年秋，威廉可能仍旧认为，他已经完成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此期间，他击败了英格兰西南部、中部和北部的反叛者。在每一次镇压的时候，敌人或者俯首称臣，请求他的宽恕，或者慑于他的军威而逃之夭夭。一系列新的城堡已经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城镇上建立起来，而他对这一王国的控制也因此扩展到了约克。此外，很多英格兰人显然愿意为捍卫他的王权而战，甚至献身。哈罗德国王的几个儿子刚一出现，就被布里斯托尔人打败了。后来，马厩总管埃德诺思（Eadnoth the Staller）指挥着军队与哈罗德的几个儿子交战，而这个人曾是虔信者的仆人。这一切可能都使得征服者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奥德里克说，每当平叛战役一结束，国王就会召集他的雇佣兵。在以国王的名义奖赏他们之后，他便允许他们回到故乡。随着年末将近，他本人也将横渡海峡返回诺曼底。这进一步体现了他的自信。³⁴

和平并没有维持很长的时间。威廉显然仍旧很担心北方的安全，而他的这种担忧是有理由的。在1068年战争期间，他迫使苏格兰国王所做出的让步显然是有限的。马尔科姆或许以个人身份臣服了，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交出了在他那里避难的任何一个英格兰反叛者。单就梅尔斯韦恩、戈斯帕特里克和埃德加王子这三个最主要的反叛者而言，我们便可以看到，他们仍然逍遥在外，或者在苏格兰，或者在英格兰的最北部。³⁵

因此，到了新的一年（1069年），这位英格兰国王决定再任命一位新伯爵，以巩固对英格兰北方的控制。在试用戈斯帕特里克失败后，威廉重新采用了他原本的策略，决定任命一个外人。我们对于新人选罗贝尔·屈曼（Robert Cumin）几乎一无所知。后世的一位作家说，当他来到英格兰的时候，他是一群佛兰德人的首领。如果这一说法可信的话，他可能来自佛兰德的屈曼斯（Cumines）。他的佛兰德出身也意味着，他的手下可能是雇佣兵。无疑，屈曼对他的前任科普西格伯爵的命运了然于心。在到北方就职时，他带来了一定数量的人马。据编年史家们估计，这是一支500至900人的武装部队。³⁶

至于后来所发生的事，当地编年史家达勒姆的西缅已经记载得非常详尽了。西缅记载道，凡是新伯爵所到之处，都是一片狼藉。这是因为，他的手下一路都在抢劫和杀戮，而伯爵对此则不管不顾。很明显，他的职权范围在泰恩河以北。一听说他要来，这一区域的人们都纷纷离开家准备逃跑。但是，正如西缅所说的那样：“这里突降大雪。在如此严酷的冬日里，所有出逃的可能性都消失了。”在这样别无退路的情况下，诺森伯里亚人决定背水一战，决心要么杀死伯爵，要么抵抗而死。此时，达勒姆主教匆匆会见屈曼，劝他停止进兵。这位曾与叛军纠缠不清的主教在前一年刚刚与威廉达成了和解。不出意料，这位伯爵并未理会这一劝告。他继续向前推进，并抵达了达勒姆（这正是主教所在的城市），计划在这里度过一晚。而在进城后，他的手下在寻找住处时还在不停地劫掠和杀戮。

后果同样是可以预料的。达勒姆的西缅说：“曙光初现，那些已经集结起来的诺森伯里亚人从四面八方涌入了城内。他们搜遍了整个城镇，杀死伯爵的随从。”我们被告知，街上堆满了尸体，血流成河。屈曼自己则躲在主教的房间里。在那里，佛兰德人仍能组织起一些有效的抵抗。但在遭到投枪的阻挡之后，进攻者一把火点燃了整栋建筑。西缅说：“房里的一些人被活活烧死，侥幸跑出去的也被斩杀了。就这样，新伯爵于1月31日被杀了。”³⁷

对屈曼及其手下的屠杀激起了新一轮的暴动。不久之后，约克新城堡的管理者也被杀死了。（从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来看，他当时一定是离开了城堡。）同时被杀的还有他手下的很多人。奥德里克说道：“现在，英格兰人在对诺曼人的反抗当中获得了自信。他们将诺曼人视为压迫自己盟友的人。”一轮在多地同时进行的暴动即将爆发。看到这一情况，英格兰北部的领袖们便结束了流亡，从苏格兰回到这里。正如奥德里克所说的那样，梅尔斯韦恩、戈斯帕特里克和埃德加王子以及其他的一些人加入了反叛势力。他们带领着反叛者攻打约克。在那里，诺曼郡长及其手下的士兵仍在据守。郡长想办法向国王报了信。他表示，约克之围如不能尽快解除，那么他将被迫投降。³⁸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此时的威廉已经回到了英格兰。这是因为，他再一次突然出现，令他的敌人感到措手不及。“国王的归来真是神速。”奥德里克说。与此同时，《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也确认了这一点。其编写者表示，征服者“出其不意，带着庞大的军队”碰上了他的敌人。奥德里克说道，许多人被捕，更多的人被杀，其他人则纷纷逃走。《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提及了约克城被洗劫一空的场景，而约克大教堂也成了“被嘲讽的对象”。梅尔斯韦恩和戈斯帕特里克显然成功地逃脱了，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到底逃

到了哪里。我们被告知，埃德加王子返回了苏格兰。奥德里克写道，国王在约克又逗留了8天。在此期间，第二座城堡又被建立了起来（到了今天，我们仍能在乌斯河西岸看到其土垒的部分存留）。最后，就好像是要进一步证明他对待此事的认真程度一样，他把这座城市交给了威廉·菲茨·奥斯本管理。在此之后，他及时返回南方的温切斯特，以庆祝4月13日的复活节。³⁹

显然，威廉并不抱有对各地叛乱就此结束的幻想。在他回到南方之后，约克的城堡便再度遭到了进攻。虽然菲茨·奥斯本和他的手下成功击退了敌人，但约克的城堡再度遭袭一事意味着叛军并没有撤远。诺曼人几乎不可能在实际上控制约克以北的地区。据达勒姆的西缅说，国王曾派遣“一名公爵”进入诺森伯里亚，为罗贝尔·屈曼之死复仇。但是，当公爵和他的军队来到诺萨勒顿（Northallerton）时，他们却发现，自己被一场大雾困住了。这里的雾气实在是太浓重了，他们甚至都看不清彼此。这时，一个不知道姓名的人出现了。此人对他们说，有一个伟大的圣人在保护达勒姆。没有人可以在伤害这里的人民之后还免遭惩罚。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决定撤兵。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显然值得怀疑（注意这里完全没有具体的人名和日期）。可以想见，它不过是想要向世人展示圣卡斯伯特（St Cuthbert）那令人敬畏的力量而已。就算这一故事取材于真实事件，它也足以表明，在前往英格兰的北部的时候，诺曼人正学着更加小心。⁴⁰

根据奥德里克的记载，四面八方的战事风起云涌，但威廉本人不会冒无谓之险。在回到南方以后，他便寻找机会把妻子送回了诺曼底，以“远离英格兰的骚乱”。这些骚乱就包括哈罗德国王儿子们的回归。他们在1069年仲夏从爱尔兰出航，并在距巴恩斯特珀尔（Barnstaple）不远的德文郡北部海岸登陆。比起第一次进军来说，他们的第二次进军的威胁性可能更大。就连远在诺曼底、一向文字简炼的瑞米耶日的威廉，也对此有着几行记述。瑞米耶日所记载的66艘船的舰队规模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记载的64艘船的舰队规模大致相符。然而，和之前一样，戈德温家族的年轻人被打败了。在战斗中，他们被当地伯爵、布列塔尼人布赖恩打败了。但在这场战役中，双方都有重大的伤亡。瑞米耶日认为，共有1700人战死，“其中的一些还是当地的要人”。戈德温兄弟则逃回了自己的船上，并回到了爱尔兰。或许就在那时，他们的祖母——不屈不挠的吉莎——离开了她位于弗拉特霍姆的堡垒，并乘船去往佛兰德。⁴¹

只要回溯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戈德温家族大势已去，但对于当时的征服者来说，他可能并不这么认为。在佛兰德短暂停留后，吉莎继续朝着丹麦航行。这一点很可能引发了威廉的警惕。几乎从威廉加冕的那一刻起，英格兰人就一直在向海的对岸送信，恳求丹麦国王斯韦恩·埃斯特里特森伸出援手。但在此之前，斯韦恩·埃斯特里特森对远赴英格兰的冒险并不起劲。1066年最初的几个月，他很明确地拒绝了来自托斯蒂伯爵的此类邀请。然而，随着诺曼人取得了军事胜利，他开始对于出兵英格兰一事更为热心。根据奥德里克所说（在这里，他显然是在重复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述），其部分原因在于，在黑斯廷斯战役中，丹麦国王曾派出一些军队为哈罗德助战。而现在，他要为被杀的这些士兵报仇雪恨。但这两个方面似乎都很不可信。更有可能的理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斯韦恩更加确信，他很有可能成功入主英格兰。到了1069年，任何人都能看到，诺曼人的统治极其不受人欢迎，在英格兰北部则更是如此。除此之外，英格兰北部还同斯堪的纳维亚有着深刻而紧密的历史文化上的联系。英格兰使节们很轻易地就能说服斯韦恩，如果他入侵的话，定能获得很多当地人的支持。⁴²

因此，1069年夏季，就像诺曼底公爵三年前所做过的那样，丹麦国王开始着手征召一支强大的入侵部队。“他调用了王国内所有的资源，”奥德里克说道，“同时从邻近的友好地区招募了众多的军队。波兰、弗里西亚（Frisia）和萨克森（Saxon）都提供了帮助

。”也可能就在这时，斯韦恩再次使用了从威廉那里学来的招数。他声称，虔信者爱德华在多年前承诺过，要把英格兰的王位传给他。历史学家不来梅的亚当在那段时间里访问过丹麦国王。他轻易地相信了这一表述，并将其写进了他的编年史。从那以后，直到今天，都有历史学家沿袭他的这一说法。⁴³

最终，丹麦舰队出海了，而此时已是夏末。《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记载，他们在8月15日（圣母升天节）和9月8日（圣母诞辰日）之间到达了英格兰。在这个问题上，奥德里克无疑接受了普瓦捷的威廉的乐观推测。他认为，北欧人已有多佛尔、桑威奇、伊普斯威奇（Ipswich）和诺里奇（Norwich）被击退了。这似乎不太可能。据传，丹麦舰队十分庞大（《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和E本给出的数据分别是240艘和300艘），而英格兰人根本不可能同时在那么多地方被击退。接下来，丹麦人沿着昔日维京海盗舰队的行军路线，在英格兰东部的沿海地区进行劫掠。而这正是他们入侵的序曲。当他们到达亨伯河河口时，他们的英格兰盟友加入了战斗。和以往一样，这一军队仍由梅尔斯基斯韦恩、戈斯帕特里克和埃德加王子领导。我们并不太清楚，埃德加的抱负与丹麦国王的野心是如何相互迁就的。但是，在短期内，这个问题可能并不存在，因为斯韦恩决定不亲自参加这次征战，而是把丹麦舰队交给他的弟弟阿斯比约恩（Asbjorn）指挥。无论计划究竟如何，没有什么能够遏制英格兰阵营内欣喜若狂的氛围。《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记载了叛军领袖是如何与“诺森伯里亚人以及其他入”一同出发的：“他们骑着马，和一支庞大的军队一同行进。队伍中洋溢着喜庆的气氛。”诺曼人统治英格兰的日子似乎屈指可数了。⁴⁴

奥德里克告诉我们，当威廉第一次听到丹麦人到达的消息时，他正在迪恩森林（Forest of Dean）里狩猎。丹麦人决定袭击英格兰的东海岸，而这给了威廉充分的时间。他差人前往约克郡，警告那里的手下要抓紧准备，并指示他们在必要时知会他。出乎意料的是，在这一情形下，约克驻军依然自信地回复说，他们可以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坚持一年。但在其他地方，丹麦人入侵的消息则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据传，在获悉了丹麦人入侵的消息后，年迈的约克大主教奥尔德雷德十分苦闷。最后，他忧虑成疾，并于9月11日不治身亡。⁴⁵

大约一周以后（也许是在确定了逼近的敌军的规模之后），约克的诺曼守军开始绝望了。根据伍斯特的约翰所提供的更为完整的记录，9月19日（星期六），因为担心房屋的材料可以被用来搭建桥梁，跨越护城河，守军开始放火焚烧那些矗立在城堡附近的房子。大火不可避免地失控了。很快，整座城市（包括约克大教堂在内）都被大火点燃了。2天后，大火依旧在燃烧，而就在这时，盎格鲁人和丹麦人的联军抵达了。出于绝望，驻军从城堡里冲了出来，与敌军交战，但很快就被击垮了。伍斯特的约翰说，有超过3000名诺曼人被斩杀。只有诸如约克郡郡长及其家人等少数人被留了一命，成了阶下囚。在摧毁了2座城堡，掠夺了城中其他各处的财物后，丹麦人回到了他们的船上。⁴⁶

在短短几天内，消息一定已经传到了英格兰的南部。“人们夸大了敌军的数量，让人感到害怕，”奥德里克说，“消息称，叛军自信满满，期待着与国王本人交战。”然而，最后一个消息是假的。“满怀悲愤”的威廉招募了一支军队，并且出兵抵抗丹麦人。就在这时，他发现，敌军已经放弃了约克郡，并到了亨伯河的对岸。他们现在扎营在林肯郡，龟缩在一个名叫阿克霍姆岛（Isle of Axholme）的地方。那里到处都是沼泽，几乎无法进入。无论丹麦人的战略是什么，主动挑起战斗显然不是他们的意愿。

根据奥德里克的说法，国王把敌人从他们的藏身之所里赶了出来。一些人被斩于剑下，另一些人则被吓得落荒而逃。然而，就在他开始行动的时候，王国其他地方叛乱的消息

就一一传来。在多塞特和萨默塞特两郡的边界处，约维尔（Yeovil）附近的蒙塔丘特城堡（castle of Montacute）受到了这两个郡的人的攻击。与此同时，埃克塞特也遭到了类似的攻击。德文郡和康沃尔郡的民众联手围攻它。什鲁斯伯里所面临的形势则似乎更为严峻。在那里，镇上的新城堡承受着来自威尔士人、切斯特人还有当地居民的联合进攻。奥德里克表示，攻击者中包括“强大好战的野蛮的埃德里克和其他难以驯服的英格兰人”。看起来，威廉的敌人似乎都抓住了这个机会，试图摆脱他的统治。

国王的反应表明，西米德兰地区的叛乱正在日益升级。这是相当严重的，而国王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派遣身边的威廉·菲茨·奥斯本和布赖恩伯爵前往西部平叛。然而，西部的叛军和北部的叛乱分子一样难以捉摸。在国王的代理人到来之前，他们先是放火烧了什鲁斯伯里，然后又分散到各地。只有当诺曼人移兵埃克塞特时，他们才又重新集结起来。最终，征服者被迫亲自对付这次暴动。他将在亨伯河的战斗全权委托给他同母异父的弟弟罗贝尔，自己则亲自迎战这些西部的叛乱分子，最终在斯坦福德（Stamford）击败了一股庞大的反抗力量。奥德里克指出：“在这些战役中，双方都有人伤亡。无论是否参与到战争当中，人们都因战乱而陷入极度的悲伤之中……惨遭屠杀的人数不断增加。嫉妒和愤怒的罪孽威胁着人们的灵魂。数以千计的人则下了地狱。”⁴⁷

在返回林肯郡的途中，威廉发现，丹麦人再次消失了。“有传言说，那些强盗已经回到了约克，”奥德里克说，“这不但是为了庆祝圣诞，也是为了备战。”第一个原因似乎不大可能（之前我们被告知，入侵者依然崇拜和供奉奥丁 [Odin]、托尔 [Thor] 和弗蕾娅 [Freya] ^④），但它至少提醒了我们，此时距8月（丹麦人开始入侵的时刻）已过去了数周。威廉可能是在11月中旬收到这一消息的。在听到了这一消息之后，他们就挥师向北。当他们发现自己无法渡过约克郡的艾尔河（River Aire）时，他们耽搁了更多的时间。无法渡河的原因可能是，他们本想使用的桥梁已被蓄意破坏（这是最早的关于“庞蒂弗拉克特” [Ponte-fract] 的记载了）。为了防止受到袭击，诺曼人不愿建造一座新桥。直到三周后，诺曼人才终于在上游找到一处方便渡河的地方。在这里，河水的深度刚好合适。即便是在这时，他们也必须击退河对岸的守军。由于他们的干扰，诺曼人在树林和沼泽之间挣扎。等到他们最后接近约克郡时，一定已经是12月的上旬了。他们发现，这时的丹麦人早就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了。⁴⁸

到了这个时候，事情一定已经足够清楚了。尽管有关丹麦人想要和威廉对战的谣言一直存在，但这一点绝非事实。然而，他们似乎也并不急着离开英格兰。那么，他们究竟想要干些什么呢？从后续的事件中，我们可以推断，他们的目标可能是占领英格兰的北部，为斯韦恩国王创建一个桥头堡，方便他在一年之后到达此地。某位当代历史学家已经论证过，他们本来是要继续留在约克郡的，但在发现火灾已使得这座城市不堪一击之后，他们放弃了这一想法。然而，我们被告知，正是丹麦人自己亲手摧毁了这两座城堡。要解决这一历史悬案，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就是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文献。在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的记录中，丹麦人似乎处于绝望的境地。但是接下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奥德里克是在重复普瓦捷的威廉的乐观评价（在这些评论中，敌人总是在逃窜，而诺曼人则战略性地回撤）。其他资料则表明，诺曼人所经历的困难比侵略者更大。《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写道，丹麦人的舰队“在亨伯河上停泊了一个冬天。国王根本无法接近它们”。⁴⁹

威廉在打一场令人绝望的战争。他在整个国家内四处追击敌人，却无法击溃他们。奥德里克告诉我们，一进入约克郡，国王就命人重建城堡。但是，如果他撤军，这里驻军还能坚守吗？他曾两次把人马留在约克郡，而留在那里的人都惨遭屠杀。在不到十八个月的时间内，这已是他第三次来到北方。经验告诉他，只要他南下，叛军就会重新从他们藏身的地方出来，并夺回这座城市。与此同时，他无法接近丹麦人的舰队，而我们被告知，诺

森伯里亚人也撤回了他们的故土。⁵⁰

威廉的解决方案包括两个部分。首先，他派遣使者去跟丹麦人交涉，并许以优厚条件。伍斯特的约翰说，他在暗地里许诺了阿斯比约恩伯爵“一大笔钱，他的军队也可以沿着海岸随意地抢粮。条件是，他不能发动战争，并在冬天结束时离开”。令这位编年史家感到恶心的是，这位“对金银财富贪得无厌”丹麦指挥官同意了这一条件。⁵¹

在收买了他的主要对手后，威廉就开启了他计划的第二部分。正如奥德里克所说明的那样，国王离开约克郡，并把他的军队分成几个分队，以搜查反叛者在深山老林中的藏身之所。我们得知，这些人分散开来，在超过100英里的战线上展开搜索。他们杀死了很多人，并摧毁了另一些人的巢穴。然而，这只是威廉战略的开始。奥德里克继续写道：“一气之下，他下令说，要把所有的庄稼和牲畜聚到一起，并用一把大火把它们烧成灰烬。这样一来，整个亨伯河北部地区可能都没法再住人了。”征服者的目的是，确保未来不会再有军队（不管是英格兰还是丹麦的军队）能在此地维持生计，并且与之为敌。正如奥德里克所明确指出的那样，这种焦土政策残忍而有效。“其结果是，英格兰的资源变得十分匮乏，可怕的饥荒降临在卑微和无助的百姓身上。在这一可怕的境况当中，男女老少都因饥饿而死。因为饥荒而死的基督信众总共有10万人。”⁵²

无论是对于威廉统治时期而言，还是对于整个英格兰历史而言，这一历史事件（即所谓的“北方浩劫”[Harrying of the North]）都十分可怕，并且臭名昭著。长期以来，它经常被人们提及，以谴责威廉国王和诺曼人的暴行。近年来，有人试图淡化其严重性。有人认为，编年史家们所描述的大破坏得不到《末日审判书》的支持。但是，正如我们接下来所要看到的那样，这些争论很容易就可以被搁置不论。⁵³更有甚者，即使我们不去理会各种编年史里的那些可怕的证据，剩下的证据也既真实可靠又骇人听闻。例如，伍斯特的约翰告诉我们，饥荒非常严重。除去吃马肉、猫肉和狗肉以外，人们也会吃人肉。达勒姆的西缅则补充道，有人把自己卖作奴隶，只求能够活下去。关于饥荒的故事一直在遥远的伍斯特郡的伊夫舍姆修道院（Evesham Abbey）流传着。那里的僧侣们一直在说，数量众多的饥民是如何来到这里寻找食物，又是如何（像现代集中营的幸存者一样）被食物撑死的。修道院的编年史家说，他们每天都会掩埋5至6具尸体。⁵⁴

因此，这一话题的总结仍须由奥德里克做出。正如我们开始所说的那样，当奥德里克写下关于这些事件的记载时，他所面对的正是普瓦捷的威廉对诺曼人无情的支持。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在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会重复普瓦捷的记述，并不会对其加以驳斥。然而，当他看到普瓦捷关于“北方浩劫”的记述的时候，奥德里克却不再照抄照搬了。由于原本的结尾已经遗失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这位征服者的牧师是如何证明他的主公在这年冬天的行动是具有合法性的。但是，他的这些论点却引发了奥德里克这样的反应。在这一事件发生的5年后，后者出生于麦西亚：

因帖打贿社脏；帖因国动残轨晚音履古掏篮…凑守打喻藻晰特千手彦遣——
通临盘彦织咬菲——第谤患杜楼楼郁茫砸诗…顶阳喻藻扮晰；帖茎标免厂音…喻
涩雪特；旅纂帖味措萌我通窄打股甄一园月之履贯妙喝打坡妙龟号矮汉甄打库遣
第匈辛雪患杜肚诗瑞；帖第狐弗措入番素物…帖命已特萌我浇蜡该藻倦弥打标锡
打遣弗措绊素；幸标已执算苦打惨删；特执晚喻戴毒晰打朵织遇颈塌…

厨台；帖认蛮；翹厨勃浅打戳髓丘打撒蠕遇沮得驴彦懊堆甩塌嘲段…喻涩雪
特；探免打权胆阵涩刚农担顶词担替府晚标搜打遣；必执吃忍牧A守狐言匈址刚

园打撕农骸劳手彦遣打晰特…园翹园宣堆应谓手彦遣手参蛮打匈辛；值特匈咐园
宣打锋程遇；守狐嘲段毒晰…⁵⁵

① 即复活节前七周的星期三。按天主教惯例，这一天要将已经祝圣后的棕榈叶烧成灰擦在教徒额上，以示忏悔。

② 巴勒斯坦古城。《旧约全书》称，以色列人的领袖约书亚率部攻打杰里科。7个以色列祭司拿着7个羊角绕城7次，并大声吹羊角，城墙就塌了。

③ 奥丁，北欧神话中的主神；托尔，挪威和条顿神话中的雷神；弗蕾娅，北欧神话中掌管爱情、繁衍、战争和死亡的女神。

① OV, ii, xiii-xvi, xxix-xxx.

② Ibid., iii, 6-9, 150-1. 奥德里克著作的现代译者Marjorie Chibnall同样出生于阿查姆。他是在1915年出生的。

③ Ibid., ii, xxxii, 184-5, 258-61.

④ WP, 114-15; OV, ii, 170-1. 类似地，关于恶沟事件以及扰乱了征服者加冕的那些暴力事件，奥德里克的叙述均与其他记述有所不同。我们都可以把这些不同解释为英格兰血统的影响。Above, 189, 200.

⑤ OV, ii, 202-3. (参见196-7, 此处的论断稍微温和一些。)“诺曼之轭”一词是奥德里克的创造。在17世纪论战的影响下，这个词在现代有了名气。Barber, 'Norman Conquest and the Media', 11-15.

⑥ R. Eales, 'Royal Power and Castles in Norman England', *Wkhlgdow dgg Sudfulfh ri PhghlydoNqlj kikrrg III*, ed. C. Harper-Bill and R. Harvey (Woodbridge, 1990), 50-4; English, 'Towns, Mottes and Ring-Works', 45-61. 从接下来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我并不赞同近来某些修正学派学者的看法。关于修正学派观点的一个例子，可参见 R. Liddiard, *Fdvudw lq Frqihau; Srz hut Vâp erdup dgg Odqgvfdsh- 2177 w 2611* (Macclesfield, 2005), 12-38.

⑦ A. Williams, 'A Bell-house and a Burh-geat: Lordly Residences in England before the Norman Conquest', *PhghlydoNqlj kikrrg IV* (Woodbridge, 1992), 221-40.

⑧ DVF E, 1051; OV, ii, 218-19.

⑨ DVF E, 1051; DVF D, 1066.

⑩ OV, ii, 202-3 (cf. WP, 182-3).

⑪ JW, iii, 4-5 (cf. OV, ii, 194-5); S. Reynolds, 'Eadric Vlayduf xv and the English Resistance', *Exahulq ri ikh lqvulwih ri KlwvulfdoUvhdufk- 54* (1981), 102-5.

⑫ WP, 182-5; OV, ii, 204-7; *Fdup hq*, 30-3; GQE Eustace.

⑬ SD, *Klwvua*, 143-4; Fletcher, *Eargihxg*, 161, 169-71; Kapelle, *Qrup dq Frqt xhwuri i kh Qruk*, 106; WP, 162-3, 184-7.

⑭ 关于这一解读，可参见J. O. Prestwich, *Wkh Salfh ri Z dulq Hqj dvk Klwvua- 2177' 2325* (Woodbridge, 2004), 27-31.

⑮ WM, *Jhuid Uhj xp*, 480-1, 570-1; Baxter, *Hduw ri Phufld*, 300; GQE Harold II.

- 16 JW, iii, 6–7; WP, 182–3; OV, ii, 208–9.
- 17 Ibid., ii, 212–13.
- 18 Ibid.; JW, iii, 4–5.
- 19 OV, ii, 212–13; WM, *Jhwd Uhj xp*, 462–3; DVF D, 1067; JW, iii, 6–7.
- 20 OV, ii, 212–15; DVF D, 1067; Garnett, *VkruiIqurgxfurq*, 49–50; Williams, *Hqj dvk d qg ukh Qrup dq Frqt xhwu*21.
- 21 *Klvwuld Hffdwlvh Deehqgrqhqulv; Wkh Klvwuâ ri ukh Fkxufk ri Delqj grq*- ed. J. Hudson (2 vols., Oxford, 2002, 2007), i, 222–3.
- 22 OV, ii, 210–11; J. F. A. Mason, ‘William the First and the Sussex Rapes’, *2177 Frp p hp rudurq Ohfuuw*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66), 37–58.
- 23 WP, 162–3; HKG, ii, 430–1, 601–3; SD, *Klvwuâ*, 144.
- 24 UUDQ, 594–601 (no. 181); Baxter, *Hduw ri Phufld*, 272–3.
- 25 Williams, *Hqj dvk dqg ukh Qrup dq Frqt xhwu*12–13; DVF E, 1067; OV, ii, 222–3; WP, 164–5 (cf. OV, ii, 194–5).
- 26 Gaimar, *Hwlvh*, 284–5; Kapelle, *Qrup dq Frqt xhwuri ukh Qruk*, 105, 109.
- 27 OV, ii, 214–17; Baxter, *Hduw ri Phufld*, 284–6.
- 28 OV, ii, 216–19; DVF D and E, 1067.
- 29 WP, 162–3; OV, ii, 216–17; DVF D, 1067.
- 30 Ibid.; OV, ii, 218–19.
- 31 Ibid.; DVF D and E, 1067.
- 32 DVF D, 1067; JW, iii, 6–9.
- 33 OV, ii, 218–21; B. Golding, *Frqt xhwudqg Frαqlvdurq; Wkh Qrup dqv lq Eudlq- 2177 ’2211* (2nd edn, Basingstoke, 2001), 72.
- 34 DVF D, 1067; JW, iii, 6–9; OV, ii, 220–1; UUDQ, 78.
- 35 Kapelle, *Qrup dq Frqt xhwuri ukh Qruk*, 110–11.
- 36 OV, ii, 220–3; Gaimar, *Hwlvh*, 294–5; SD, *Klvwuâ*, 136; DVF D and E, 1068.
- 37 SD, *Œehæv*, 182–5.
- 38 OV.ii, 222–3.
- 39 Ibid.; DVF D, 1068.
- 40 OV, ii, 222–3; SD, *Œehæv*, 184–5.
- 41 OV, ii, 222–5; DVF D, 1068; JW, iii, 6–9; JQG, ii, 180–3. 参见Williams, *Hqj dvk dqg ukh Qrup dq Frqt xhwu*35.
- 42 GQE Gytha; OV, ii, 208–9, 224–7 (cf. WP, 126–7); above, 121.
- 43 OV, ii, 224–7; Adam of Bremen, *Klvwuâ*, trans. Tschan, 108, 123; Barlow, *Frqihwvri*

, 58, 109, 138, 214.

44 DVF D and E, 1069; OV, ii, 226–7.

45 Ibid.; JW, iii, 8–9.

46 Ibid., 8–11; DVF D, 1069.

47 OV, ii, 228–31.

48 Ibid, 230–1 (cf. 226–7).

49 Below, 242–3; Kapelle, *Qrup dq Frqt xhwuri ukh Qruk*, 115–16; DVF D, 1069; JW, iii, 10–11.

50 OV, ii, 230–1; DVF D, 1069; SD, *Klvwû*, 137.

51 JW, iii, 10–11.

52 OV, ii, 230–3.

53 Below, 313–14.

54 JW, iii, 10–11; SD, *Klvwû*, 137; Thomas of Marlborough, *Klvwû ri ukh Deehâ ri Hy hwkdp*, ed. and trans. J. Sayers and L. Watkiss (Oxford, 2003), 166–7.

55 OV, ii, 232–3.

25. 佑维

就在1069年接近尾声，威廉驻地周围的村庄仍在冒烟的时候，征服者把他的军队留在营地里，自己则前往约克城庆祝圣诞节。在最近的这阵暴乱风波过去之后（9月，诺曼守军引发了失控的大火），这座城里可能只有少数建筑是完好的，约克大教堂的主教座堂则处于极为糟糕的状态。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话来说，它“完全成为废墟，并被彻底焚毁了”。根据后世的史学家的记述，教堂的装饰物和文件或已丢失，或被毁掉。然而，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在教堂的这片烧焦了的废墟上，威廉庆祝了圣诞节。用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的话来说，他“庆祝了我们救世主的生辰”。当然，他也是在庆祝他自己加冕三周年的纪念日。这种巧合不可忽略。正如奥德里克·维塔利斯所言，在作战期间，国王曾派人把王冠和王袍送到了温切斯特。在那个圣诞节的约克，他不但佩戴着王冠，而且还穿着王袍。近来变化无常的北方臣民也在此时得到了提醒，即威廉的权威并不仅仅是单纯地建立在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上的。他也是他们的合法君王，在神圣的教堂里被涂过油，并且是上帝所选择的。¹

无论如何，军事力量还是很快重新得到了应用。在圣诞节后不久，威廉就收到了某些有关英格兰叛军领袖的藏身之地的消息，并且出兵迎敌。当他们反过来逃跑的时候，他横穿约克郡北部来追逐他们，而这里的地形并不适合人的前进。“他用力在没有道路的荒野上开辟出一条道路，其地面是如此地坑洼不平，以至他不得不常常下马步行。”最后，他终于来到蒂斯河畔。他的军队在此处驻扎了2周。在此期间，一些重要的人物归降了。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说，一些重要的叛乱分子亲自出现，并向国王宣誓效忠。戈斯帕特里克伯爵本人并不在场，但也委托他人代表他向威廉发誓效忠。诸如梅尔斯韦恩和埃德加王子等其余的人显然都逃往了更北的地方，最终回到了苏格兰。我们并不十分清楚，国王是否亲自征讨了他们。但是，据达勒姆的西缅说，威廉的大军已经“占领了泰恩河与蒂斯河之间所有的地区”。然而，无论他们去往何处，“四处都杳无人迹”。达勒姆的百姓都已经逃进了深山老林；他们听说了约克郡糟糕的命运。²

因此，1070年1月末，威廉决定放弃对叛军领袖的追捕。在返回约克郡之后，他花了一些时间重建城堡以及秩序。此后，他又前去对付麦西亚的残余叛军。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只是说，威廉以“王室力量”镇压了叛乱。但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此处发生了更多残酷的掠夺事件：《末日审判书》显示，威尔士边境郡县的土地收入显著下降。什鲁斯伯里不再受到叛军的围困，人们则在切斯特和斯坦福德建造了更多的新城堡。这些一定花了数周的时间，所以，在国王抵达索尔兹伯里之后，3月肯定已经过去了一半了。也正是在这时，他的军队才最终解散。³

历经2年的战斗，英格兰的叛乱结束了。上千（或许上万）人死去了。具体人数将永远不为人知，但一定远远超过在黑斯廷斯战死的人数。当然，英格兰人本身遭受了最为深

重的灾难。他们或者在战斗中被杀，或者在镇压暴乱的过程中被无差别地屠戮。更多的人则由于北方浩劫而受伤致死。而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更多的人将会因为饥饿而死去。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有关1070年的记载中，编写者写道，“这一年发生了大饥荒”。它所忽略的一个事实是，这一饥荒大多是人为造成的。⁴

然而，有必要指出，对于诺曼人来说，日子也十分艰难。他们也在战争中倒下，或者在他们的城堡被攻陷时被大规模屠杀。他们同样也陷入了可怕的困境。例如，我们可以参考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对1070年最初几个星期内征服者从约克向切斯特的进军场景的描述：

守晚得兢物；汇仙因匈肆旁衫储踢征古打梁权晰京…守慕权地飘打府区一浇
古地飘打区各；雕古匈肆肆跪隶一孙皇打稳托龟热衣…守绿匈倍舅舅芭芭担晰建
；匈倍巢伤召谣升龟庇斑打贝蠢…彦瑞；祈疑谤懦若言因与营脏诗歧打另打乔…

对于国王的一些部下来说，这一切实在是难以承受。即便是在出发去切斯特前：

壳贞 | 巧—表类受面龟垒镀打友丧以认翼错；认厂守绿标锡巢次磊例遣弥虚
浅伤打遣秃；必动除睡吃刑浦；腿躺姑塘而守绿简伙购司…守绿特贞徽打晰特元
崩；厂守绿通堆似曼阳匈咐阵涩辅吃豪险扬穹璃熟警标谍睡吃厩局刑浦打历洗…

很明显，在此处，奥德里克·维塔利斯沿用了普瓦捷的威廉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将这种异议归咎于军队中的异族士兵。然而，普瓦捷的威廉被迫将此事记录下来这一举动本身就非常重要。可以想见，抗议的声浪实在是太高了。即便作为征服者最主要的辩护人，普瓦捷也无法对其避而不谈。1069至1070年的冬天，威廉军中的境况非常糟糕，甚至出现了某种近似于哗变的现象。逃兵现象一定非常普遍，因为我们后来被告知，国王“称呼离开他的人为懒惰的胆小鬼和软弱的人”。像以前一样，要激发动摇者的干劲，威廉只能许诺他们一种东西。“他承诺说，在完成了最重要的作战任务之后，胜利者就可以休息了。他告诉他们，不苦干就别指望得到奖赏。”⁵

一些人想要得到土地，而国王手中还有很多可以分给他们的土地。少部分英格兰叛军（如戈斯帕德里克）在1月已经递上了投降书，并拿回了他们全部的财产。但是，还有很多人被杀或者走上了流亡之路。也就是说，新一轮的财产充公已经展开。失去土地的人中可能包括埃德加王子。至于与他一起流亡的同伴梅尔斯韦恩，他的全部地产都被转到了一个叫拉乌尔·帕尼尔（Ralph Pagnell）的诺曼人的名下。在这段时间里，获封土地的诺曼人还有珀西的威廉（William de Percy）。他在叛乱后积极重建了约克郡的秩序。休·菲茨·巴尔德里克（Hugh fitz Baldric）也是在这个时期获封土地的。他是约克郡的新郡长。⁶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土地，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对土地提出要求。即使是最刚勇和最贪婪的诺曼人，对于是否要接受如此荒凉的边境线上的土地，也是要再三考虑的。一旦获封了这一地区的地产，他们就要每天担心，这里的英格兰人是否会发动叛乱，丹麦人又会不会入侵此地。无疑，在战争结束时，威廉的许多部下都更愿意把自己的奖赏带回自己欧洲大陆的家乡。然而，这似乎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威廉或许拥有足够的土地，但没

有足够的金银以及其他动产。这一情况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自1066年以来，威廉已经以税收和贡金的形式攫取了大量钱财，很难再用这种方式得到金钱。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地区，经济已经遭到了全面破坏。尽管如此，威廉也必须支付雇佣兵的报酬。

按照今天的说法，要解决这一问题，就是要在11世纪抢银行。正如伍斯特的约翰所说明的那样，为了逃避掠夺和暴力，11世纪，许多富裕的英格兰人已经将财产秘密转移到了修道院内。当然，他们认为，在这种理论上不可侵犯的地方，贵重物品相对比较安全。但在大斋节期间（也就是1070年2月17日以后），国王却“命人搜查全英所有的修道院，查封那些存放在修道院内的财产，并将其纳入他的宝库”（据称，这是威廉·菲茨·奥斯本想出来的办法）。在阿宾登修道院，12世纪的编年史家记述了几乎同样的一个故事。但他表示，这次充公的不仅仅是世俗财产。“除此之外，许多在僧侣区内所能找到的珍贵物品也都被抢走了，其中包括大量的金银、法衣、书和各种在教堂内使用并彰显教堂尊严的容器。”鉴于这次大搜刮发生的时间，这些战利品无疑成了不久以后发放给国王部队的“大量奖赏”。那时，他们在索尔兹伯里被解散。尽管解决了雇佣兵的佣金，这一权宜之计却根本无助于改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⁷

1070年的复活节，威廉第二次被加冕。这次典礼在温切斯特举办。而且，典礼的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就像近来在约克戴着王冠一样，国王想要借助这次加冕来声明，自己的统治是合法的。在更早一些的时候，国王已经向支持他的挚友亚历山大教宗请愿，请求他的帮助，以巩固自己在英格兰的统治。作为回应，亚历山大教宗向英格兰派出了由两位枢机主教和一名主教组成的使团。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表示，在那个复活节，这些人再次为威廉加冕。这一庄严的举动也强调了这样的事实，即他是教宗最珍爱的子民。⁸

再次举行加冕礼并不是枢机主教到来的全部原因。他们来到此地的另一个原因是，诺曼人十分迫切地想要赎罪。即使是按照11世纪的标准来衡量，国王及他的士兵也应该为如此庞大的伤亡承担责任。事实上，1069至1070年，国王所面临的反对，不仅仅是基于物质上的匮乏，而且还基于道德上的谴责。在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的记述中，至少有一个诺曼人在此时返乡，并拒绝再参与任何与征服相关的事情。《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在记载“北方浩劫”时则暗示道，即使是在一个习惯于见到如此暴行的时代，对于某些人来说，人们所遭受的苦难仍然是触目惊心的。⁹

威廉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批判声音的存在，并感到有传播它的必要。在征服的最初阶段，很可能就在他1067年复活节奏凯回国之际，诺曼底的主教们为那些参加黑斯廷斯战役的将士制定了一套忏悔的方法。这些内容在一份迷人的文献当中幸存了下来。今天，我们称这份文献为《悔罪条例》。既然这一方式极不寻常，而征服者也已经完全控制了诺曼教会，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假设，即一定是威廉本人批准的《悔罪条例》。而且，他也势必认为，在军中推行忏悔仪式反映了他一直以来的愿望，即他自己的行为具有合法性。¹⁰

总的来看，条例中所推行的忏悔仪式看起来十分严格：“任何知道自己在这场大战中杀过人都必须忏悔。每杀一个人，就要忏悔一年……对于任何（在这场大战中）重伤过他人的人来说，每攻击一个人，就要忏悔40天。”以此估算，威廉军中的那些更有经验的战士都将在忏悔当中度过很长的一段时间。然而，这一条例中也有一些条款，规定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人们可以不必承受那么重的负担。例如，弓箭手不可能知道自己杀死了多少人或者让多少人受重伤。他们的忏悔时限则为3个大斋期（1个大斋期为40天）。事

实上，正如另一条款所写明的那样，在经过当地主教的裁决之后，凡是记不得自己杀了多少人的人都可以每周选择任意一天进行忏悔。为了赎罪，他也可以向教堂捐钱，或者兴建教堂。当然，威廉选了最后一种方式。在他刚刚开始征服的时候，国王曾在黑斯廷斯战场遗址上建立了巴特尔修道院，既是为了纪念这场胜利，也是为他的杀戮行为赎罪。¹¹

《悔罪条例》的规定也沿用到了后黑斯廷斯时代。《悔罪条例》承认，威廉军中的战士可能会在寻找粮食的过程中遭遇抵抗，但对于那些在劫掠行动中进行杀戮的人，《悔罪条例》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赎罪方式。加冕典礼成了一个分界点：任何在此之后进行的杀戮行为都会被当作一般的杀人行为，是出于本人的意愿的，因此必须接受通常的（更严格的）惩罚。但是，这一条例仍然存在例外：如果他们所杀死的人正试图武装反抗国王，那么即便是在加冕礼之后，这些杀人的人仍然适用与加冕礼之前的那种特殊的忏悔方式。当然，这就意味着，虽然《悔罪条例》可能是在黑斯廷斯战役之后的几个月起草的，但它仍对接下来几年的暴力事件有效。此条例仅存在于英格兰方面的史料当中，而且，这些史料均与1070年教宗使团的来访相关。这一事实表明，这一条例得到了确认，或者被重新颁发了。毫无疑问，这一次也是基于国王的特殊命令。¹²

然而，使团造访的最主要原因既不是将威廉的王权合法化，也不是赎罪，而是推行改革。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写道：“当他们发现缺失宗教层级和纪律的地区非常需要改革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参与全国的各种事务。”为了保证教宗对诺曼征服的支持，威廉提出了各种论点。其中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英格兰教会处于涣散的状态当中。所以，教宗使团的插手不足为奇。在某种意义上，它只不过是早就应该颁布的一项政策，只是被多年的叛乱耽误了。

与此同时，叛乱本身也对改革的本质产生了影响。在统治之初，征服者曾承诺，他将保留现有的法律和习俗，并承认大多数臣民的领土和头衔。但如果说，威廉在1068至1070年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绝不能轻易相信英格兰人。威廉一次又一次地原谅某些人。然而，一旦他离开，这些人就会伺机造反。对于平信徒而言，威廉可以采取强硬的路线。他可以没收他们的财产。这样一来，他们就失去了在社会中的立足之地。但是，要处置神职人员就没那么简单了。最桀骜不驯的神职人员早已不在其位。他们或者已经战死沙场，或者已经流亡异国。在经过简易审判之后，额外的少数人似乎也已服法。最为著名的例子是前任达勒姆主教埃塞尔里克。1069年夏季，他与他的兄弟——现任达勒姆主教的埃塞尔温——被分别逮捕，并被判有罪。原因是，他们可能支持过北方的叛乱者。¹³但是，无论这些高级神职人员犯下了多少罪行，或者多么不值得信任，国王都不能随意罢免或替换他们。

但是教宗使团可以。在复活节之后不久，一次特别的宗教会议在温切斯特召开了。在这场会议上，英格兰教廷的改革开始了。他们的第一个举措就是罢免大主教斯蒂甘德。当然，从诸多方面来看，斯蒂甘德早就应该被解职了。毕竟，他曾是戈德温家族所认定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选。1052年，在前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瑞米耶日的罗贝尔逃走以后，斯蒂甘德就以非常规的方式上任了。而在温切斯特的审理过程中，他的上任方式也成了他的罪责。另一个对他的核心指控在于身兼多职（这一点无法反驳）。即使斯蒂甘德已升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他仍继续在温切斯特担任主教。既然基于这些理由，他已经受到了教宗的绝罚，那么，教宗使团罢免他也并不令人奇怪。到了这个时候，他之所以能幸运地稳坐这一位置，很可能是因为他的财富和影响力。普瓦捷的威廉也是这么总结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他的高寿。既然他是从1020年开始担任牧师的，那么到了1066年，他可能很快就会死去，没法再继续担任神职人员了。然而，到了1070年，威廉显然已经厌倦了等待。他也终于不再假意尊重英格兰人的情绪了。这位大主教令人难堪，因此他必须离开。¹⁴

但是斯蒂甘德远非唯一的受害者。要么是在温切斯特的同一次会议上，要么就是在几周后在温莎（Windsor）的第二次教会会议期间，另外三位英格兰主教也被人用类似的方式剥夺了教职。在利奇菲尔德主教利奥弗温（Leofwine, bishop of Lichfield）的案件中，我们知道，人们指控他在“肉体上荒淫无度”。这是因为，这位主教有一个妻子和一些孩子。另一宗类似的案例可能是东盎格利亚的埃特尔迈尔（Æthelmær），因为他也是个已婚男人。至于苏塞克斯的埃塞尔里克主教，我们无法确定对他的指控是什么，但这一指控不可能十分令人信服。这是因为，在案件发生之后的第二年，教宗就下令复查该案，并让主教官复原职（但这一命令被有意忽视了）。

这些案件集中爆发的数量以及其爆发时机都暗示着权力的斗争。埃特尔迈尔和利奥弗温也许结过婚，但有很多其他神职人员也是如此（在埃特尔迈尔一案中，这么做的还包括他的继任者）。罢免他们的真正原因很显然是他们的背景：利奥弗温是麦西亚伯爵的亲属，而且身份显赫；埃特尔迈尔则是斯蒂甘德的兄弟。事实上，威廉在1070年彻底清扫了一众忠诚度成疑的主教。无论就道德还是法律而言，对于苏塞克斯的埃塞尔里克的指控都很没有说服力。但是，在国王的眼里，此人一定早已成为主要的安全威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不仅被撤了职，而且还被羁押起来。按伍斯特的约翰的话说，“尽管他是无罪的”，他还是“被关在莫尔伯勒（Marlborough），并被严加看守”。¹⁵

当然，这几乎重演了16年前发生在诺曼底的一系列事件。当时，大主教鲁昂的莫热在一次叛乱的初期遭到免职，因为他被怀疑与一次叛乱的敌人有所勾结。在那个案子里，威廉同样谨慎地遵守了程序。这位受到指控的人被一个由教宗使节所主导的议事会定了罪，原因是所谓的道德缺陷。实际上，哪怕是对征服者的早期活动有过一丁点的关注，在1070年教宗使团到来的时候，英格兰的主教们就能嗅到危险的气息。这是因为，负责诉讼程序的主教不是别人，正是锡安的埃尔芒弗雷德。此前，此人一手造成了莫热的倒台。

¹⁶

话虽如此，比起之前的行动来说，1070年行动的范围更大。在温切斯特和温莎，被清扫出门的绝不仅仅是主教们。伍斯特的约翰说道：“许多修道院院长也被撤了职。”虽然他并未列举具体的名字，但被剔除出去的人当中似乎很可能包括阿宾登、圣奥尔本斯（St Albans）和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坎特伯雷这些修道院的院长。这些人都是在这时期丢掉自己的职务的，有的甚至失去了他们的自由。约翰说，国王“剥夺了众多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教职。但无论是就教会的法律或世俗的法律而言，他们都没有因为任何明显的原因而被定罪过。仅仅因为怀疑（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他就让他们终身监禁”。¹⁷

自然，取代他们的是诺曼人。出于明显的理由，威廉更喜欢提拔他所熟悉的人。所以，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小教堂里的牧师们。温切斯特、东盎格利亚、苏塞克斯和利奇菲尔德教区的主教都由前王室牧师担任。前一年因奥尔弗雷德去世而空缺的约克大主教的职位也同样由王室牧师填补了。只有在达勒姆，国王没有采取这种做法，而是安插了一位名叫瓦尔歇（Walcher）的洛陶林吉奥牧师。这次新任命的最终结果是，英格兰教会的高层大换血。就像黑斯廷斯战役以及接下来的几场叛乱彻底地改变了世俗贵族一样，英格兰教会的高层也转变了。在1070年的大清扫结束之后，在英格兰的15个主教当中，只有3个是英格兰人。¹⁸

大斋节期间，修道院的财富被掠夺了；春季，众多修道院的领袖则被革了职。很明显

，对于英格兰教会来说，1070年是“可怕的一年”（annus horribilis）。但在同一年，英格兰教会似乎不得不再经受一次打击。此时，征服者给许多教区和修道院附加了一种新的负担，即军役。

所有中世纪统治者都要求其臣民服军役。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在诺曼底，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说明，1066年以前的征兵是如何完成的。但这些证据足以证明，诺曼底公国正走在日益“封建化”的道路上。权贵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旦在公爵处领有了土地，他们就必须为他服役。其中一项役务的内容是，无论何时，只要他提出要求，这些权贵就要向他提供一定数量的骑士。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英格兰的体制有着些许的不同。按照英格兰的体制，领主被要求给王室军队提供一定数量的士兵。而他们所提供的士兵的具体数量显然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土地数量（以海德计）。自威廉在英格兰继位以来，他不断地把土地奖励给自己的诺曼下属。不仅如此，有时他还允许英格兰的地主赎买他们现有的土地。根据后来的证据，我们可以推测，国王肯定抓住了这一机会，精确地规定了每个人应该完成多少军役。这一军役具体表现为每个人所需提供的骑士数量。¹⁹

在威廉执政的初年，这些新要求明显与英格兰教会无关。在诺曼底，人们普遍期待修道院为其建立者的封臣们提供采邑（benefice）。英格兰的情况则并非如此。在那里，更为普遍的情况是，僧侣们挥动着某一位热心肠的先王所赠予的证书，并以此为据，不去承担这种世俗的负担。在最初执政时，威廉曾公开表明，自己愿意遵守英格兰诸位先王制定的法律和习俗。看起来，他似乎从一开始就承认了这种豁免权的存在。

然而，在统治了4年之后，征服者改变了他的想法。编年史家文多弗的罗杰（Roger of Wendover）说：“1070年，国王威廉在所有的主教辖区和修道院院长的辖区征兵，而这些地方在此之前不受制于任何的世俗权威。”他补充道：“国王还写了每一个修道院在战时需提供给他及其继任者的骑士的具体数量。”诚然，就时代而言，文多弗的记述显然较为晚近。在文多弗创作他的史书时，已经是13世纪的早期了。这也使得很多史学家对此存疑。（在诺曼征服的历史中，很少有比军役的引入更具争议的话题。）但是，他的评述得到了12世纪的其他编年史著作和一份令状的支持。如果这份令状是真实的话，那么它的签发时间应该不会迟于1076年。尽管存在争议，但是大多数史学家们一致认为，征服者此时确实向英格兰教会提出了新的军事要求。²⁰

如果我们要问他为何这么做的话，那么答案是不言自明的。这是因为，他感到这些额外的役务是有必要的。在威廉执政的初期，他或许还能像英格兰先王们一样信守承诺，不让修道院承担军役。但是，从那时起，他的王国就开始遭受叛乱的威胁。在长达3年的时间里，这些叛乱一直没有停歇过。我们知道，在这些年里，他曾经招募英格兰人加入他的军队。这些人之所以参与作战，很可能是因为，这些人在诺曼征服前就已经要为威廉服役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威廉曾从欧洲大陆各国征召了很多雇佣兵。在两次收税的过程中，他征收了数额巨大的捐税，并以此作为他们的奖赏。鉴于他在1070年绝望地掠夺了修道院，可以想见，收税的方法是难以维系的。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该年年初的现金流转危机足以给国王及其顾问们敲响警钟。这一危机告诫他们，有必要寻找一种新的办法，好让他们的臣民继续承担负担。虽然叛乱可能早在1070年夏季就已经结束，但国王仍旧十分需要能够服军役的人。威廉不再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但是，在过去的两年间，他却修建了数十座新的城堡，而这些城堡都需要常备的守军。谁会一周又一周地为这些分散的占领军支付军费，直至不可预见的未来呢？

答案显然是英格兰教会。12世纪，伊利修道院的一位编年史家记载道，威廉通知了所有的修道院院长和主教“从这时起，他们将负责供养英格兰国王的守军……这是一项永

久的法律规定。即使有最高权威的支持，任何人也不得有反对这项法令的想法”。成书于12世纪的阿宾顿编年史的记载与此相似，但这一记载更为具体。“该修道院接到了国王的命令，要为温莎城堡提供骑士”。当然，因为不久前的大清洗，有一些修道院的院长是由诺曼人担任的。这些人无法想象，假如不向国王提供骑士，获得国王的保护的话，他们要怎么得到这些职位。后人回忆道，“在这个诺曼人的任期的最初几天里，除非有一支武装骑士队贴身保护”，阿宾顿修道院的新任院长阿德勒姆（Adelelm）“不会去他所管辖的任何地方……因为，在那个时候，许多有关推翻国王及其王国的谣言正在不断发酵，迫使身在英格兰的每一个人都全力自保”。²¹

而且，就在温莎宗教会议结束后不久，一场新的军事危机爆发了。或者说，这场危机是此前危机的重演。虽有去年达成的协议，但丹麦的斯韦恩国王所派出的维京军队仍然没有回国。他们似乎一直都想要在英格兰北部建立一个基地。这样一来，斯韦恩就可以直接从此处发动一场征服战争。而且，就在1070年5月末，丹麦国王抵达了英格兰。他在亨伯河河口处与他的弟弟阿斯比约恩会合了。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他的欢迎会是盛大而且欢乐的。在这一年的年初，英格兰的叛军将领们就已经纷纷逃亡或投降，但当地人还是都出来支持入侵者，认为他会打败所有的敌人。斯韦恩本人似乎一直驻扎在亨伯河地区，但阿斯比约恩和一支丹麦御卫部队却南下到了东盎格利亚，并占领了伊利镇。据说，当地人对他们也非常友善，并且对未来的发展非常乐观。“整个沼泽地的英格兰人都前来迎接他们，”《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记载道，“他们以为，丹麦人会征服整个国家。”²²

在对于丹麦征服的前景极其热衷的英格兰人中，有一个叫作赫里沃德（Hereward）的人。后世称他为“觉醒者”（the Wake）。在所有的抵抗者中，赫里沃德可以说是最有名的一个。但遗憾的是，直到去世后近百年，他才声名鹊起，而那时他已被奉为传奇。例如，12世纪的《赫里沃德传》（*Jhward Kihwz dugl*）里的一些事似乎有一些史实基础，但这本书花费了太多的篇幅来写巫婆、公主和怪兽，以至于无法被看作严肃的史料。即便是赫里沃德引人注目的绰号（人们一度认为，这意味着他拥有超常的警觉性）也是直到13世纪才出现的。而且，它可能也只不过是说明了他与林肯郡的韦克（Wake）家族所谓的血缘联系。有关赫里沃德，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虽然其血统不明，但此人似乎拥有贵族身份。在诺曼征服时期，他还外流亡，而到了1066年之后的某一天，他回到了英格兰。这时，他发现诺曼人杀了他的兄弟，霸占了他的田产。显然，当1070年夏赫里沃德首次出现在历史记载当中时，他已经是一个亡命之徒了。²³

在记述了丹麦人来到东盎格利亚之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表示，“赫里沃德和他的同伴们”正在计划掠夺彼得伯勒的修道院。（这里也是后人誊抄和增补《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的地方。因此，这本书对此事描述得十分详细。）他们这样做似乎不仅仅是因为丹麦人的入侵，而且还是因为他们得知，彼得伯勒最近将迎来一位新的诺曼院长。由于他有再次战胜压迫者的决心，赫里沃德决定在新院长到任前洗劫修道院。尽管僧侣们尽了全力（他们向外求援并尽其所能地抵抗），赫里沃德和他的部下还是强行闯入了彼得伯勒镇，一把火把镇中的大部分房屋都烧成了焦土。之后，他们冲进了修道院教堂，抢走了修道院所珍藏的财宝（其中包括十字架、祭坛前的帷幕以及圣物匣——均以金银制作而成。此外，他们所掠夺的东西里还有金钱、书籍和圣衣）。最后，他们趾高气扬地把这些战利品都带到了驻扎在伊利的丹麦人营中。《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的编写者明显对此感到十分怨恨，“他们声称，这样做是出于对这座修道院的忠诚”。如果说，赫里沃德和他的同伴们并没有说服僧侣们，但他们貌似说服了他们自己，而且自认是罗宾

汉的先驱。他们没收了修道院的贵重物品，以防它们被贪婪的诺曼人掠走。公正地讲，这一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赫里沃德和他的人马是这一座修道院的佃户。年初，征服者洗劫英格兰所有修道院的情景仍然令人们记忆犹新。²⁴

在烧毁了城镇并抢劫了修道院之后，这群不法之徒很可能与他们的丹麦盟友讨论过，要据守彼得伯勒并与诺曼人对峙。《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称：“丹麦人认为，他们可以打败法兰西人。因此，他们赶走了所有的僧侣。”然而，没过多久，当新任修道院院长图罗尔德抵达的时候，他发现这里已被废弃，侵略军也早已回到了他们的战船上。不得不提的一点是，图罗尔德不是一名普通的僧侣。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后来评价道，图罗尔德的行事风格“不像一个修道院院长，更像一个骑士”。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中，他则被称为“非常凶残之人”。这本书还表示，在他就职的时候，至少有160名全副武装的法兰西人陪同。为了保留丹麦人和他们的英格兰盟友的脸面，尽管他们选择从一个僧侣面前逃跑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也并没有说什么。无论图罗尔德多么令人畏惧，相较而言，他所领导的只是一小撮诺曼人的军队。²⁵

事实上，丹麦人的征服梦也许在几周前就已经破碎了。在他抵达英格兰时，斯韦恩似乎就已经发现，他弟弟所指挥的军队正处于一种十分糟糕的状态之中。奥德里克·维塔利斯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他们在冬天里因为暴风雪和饥荒而经受的种种磨难。他说：“一些人死于船只失事，剩下的人则以劣质浓汤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命。诸侯、伯爵和主教们所处的境况也并不比普通士兵好多少。”几乎可以肯定，他在这里借用了普瓦捷的威廉的表述，其言辞之间带有明显的偏见。比如，在书里的某一个地方，我们被告知，丹麦人因害怕当地人而不敢离开战船，而这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带给我们的印象并不相符。更有甚者，这一份记述还富有误导性。它忽略了斯韦恩亲自前来的事实，只说丹麦军队的余部回到了国内，告知了国王他们损兵折将的悲伤故事。无论如何，丹麦人很可能真的面临着困难。此时，“北方浩劫”才刚刚过去不久。对这些人来说，要找到足以维持生命的粮食一定是非常艰难的。²⁶

斯韦恩一定很快就意识到，其庞大舰队的剩余部分已经不足以开展一次征服行动。从这一个角度来看，他派阿斯比约恩到东盎格利亚的行为与其说是一次军事行动，不如说是一次由维京人所发动的劫掠，目的是收回在外航行的成本。在彼得伯勒遇袭（这件事发生在6月2日）后不久，威廉提出讲和，而丹麦国王则欣然接受了威廉所提出的条件。他的船队沿着东海岸航行，在泰晤士河上逗留了两个晚上，之后便返回丹麦。到了仲夏，也就是他来到英格兰还不到1个月的时候，斯韦恩就离开了。他抛下了那些支持他的英格兰人，令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对于再一次改朝换代的期待则又一次落空了。如果赫里沃德和他的绿林兄弟真的只不过把自己当作彼得伯勒财富的临时托管人，那么他们是时候该打消这个念头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E本记载道：“丹麦人离开了伊利，并带走了所有之前提到的宝物。”修道院的僧侣们只能安慰自己，他们的掠夺者也没能全身而退。在返航的途中，丹麦船队被巨浪冲散了。因此，只有一小部分战利品最终被带回了丹麦。就是这一小部分战利品，也在几年后的大火中损失殆尽。与此同时，阿斯比约恩伯爵也受到了指控。有人认为，正是因为他收受了威廉的贿赂，入侵行动才会不了了之。他本人则因此而遭到了放逐。²⁷

无疑，威廉似乎认为，随着斯韦恩的离开，危机就到此结束了。在夏末或是秋初的某一天，国王离开了英格兰，并乘船前往诺曼底。在欧洲大陆上，危机正在发酵。从他妻子的家乡佛兰德所传来的消息尤其令人不安。在那个临近的地区，一场继承争端正在演变成一场内战。相比之下，在海峡的另一边，一切似乎都很平静。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说：“此时，承蒙上帝恩赐，和平之光笼罩着英格兰。既然强盗已被击退，百姓的生活便重归宁静

……没人再敢抢劫。每个人都安心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心满意足地和邻居们一同生活。”²⁸

“但是，”奥德里克补充说，“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太久。”他之所以不得不修改自己的评论，是因为一场新的暴乱出现了。威廉似乎认为，随着丹麦人的离开，支持他们的英格兰人将会一哄而散。即便不是如此，他们也会被修道院院长图罗尔德这样令人敬畏的地方长官轻易地剿灭。但是，藏匿在沼泽地带当中的英格兰反抗势力是难以根除的。丹麦人在伊利建立基地绝非偶然。这是因为，11世纪（以及此后的几个世纪），这个小镇就是一个四面环绕着沼泽的孤岛，只能靠船只进出。在丹麦人离开之后，伊利的居民被留在了这个地方。这些焦虑不安的人认为，他们势必会因为过去与丹麦人的合作而遭到暴力镇压。根据《赫里沃德传》的记述（尽管可信度不高，但只有这份资料涉及了反叛的原因），伊利的修道院院长担心，因为损害了诺曼人的利益，就像这一时期很多的英格兰神职人员一样，他在不久之后也会被罢免。自然，修道院僧侣们开始寻求赫里沃德的帮助，而且得到了后者的回应。但是，正如随后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回应伊利方面呼吁的不只是这位当地的英雄和他的队伍。在全国范围内，其他走投无路的人都开始从四面八方赶往东部沼泽地带。《赫里沃德传》写道：“因为害怕异族的统治，那里的僧侣宁可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也不甘沦为奴隶。他们联合了许多人，包括亡命之徒、罪犯、被剥夺继承权的人和失去父母的人等等。他们用这种方式来保卫自己的住所和整个岛屿。”²⁹

达勒姆主教埃塞尔温正是这些走投无路的人当中的一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埃塞尔温并不是自愿叛乱的。1068至1069年，他被叛乱牵连，继而被宣布为不法分子。“北方浩劫”期间，他逃离了征服者的军队，带领着他的教众在林迪斯芳的一个临时庇护所内避难。而到了1070年的春天，他已经返回了英格兰本土。但根据达勒姆的西缅的记载，他无意在此久留。“他看到，英格兰人全境都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而且，他害怕受到异族人的统治。关于那些残忍的人的语言和风俗，他都不了解。基于这些原因，他决定辞去主教之职，并远走他乡。”但是，即使在这件事上，埃塞尔温的运气也不怎么样。在这一年的夏天过去一大半之后，他乘船从韦尔茅斯（Wearmouth）出发，并计划前往科隆。但是，一股逆风把他的船吹到了苏格兰。在那里，他遇到了埃德加王子和梅尔斯韦恩以及他们所带领的流亡者。极有可能的是，不久后，伊利方面正在组织反抗的消息就传到了这些残兵败将的耳中。到了这个时候，主教一定感到，自己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他的兄弟埃塞尔里克在一年前锒铛入狱。这一年的春天，罗马教宗使团又把他当成了不法分子。对埃塞尔温来说，伊利的叛乱或许拉动了他的情感闸门。埃塞尔温同样来自英格兰的沼泽地带。他原本在彼得伯勒，后来才前往达勒姆任职。无论确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最终放弃了逃离英格兰的计划，并选择与反叛者患难与共。在新的一年（1071年）年初的一天，他从苏格兰来到伊利。和他一同来的是一个名叫休厄德·巴恩（Siward Barn）的北部英格兰要人以及其他数百名流亡者。这些人全都下定了誓死抵抗诺曼人的决心。³⁰

如果不是埃德温和莫卡两位伯爵在同一时间采取了行动的话，伊利叛乱的规模可能还不会如此之大。自从他们在1068年夏迅速投降之后，兄弟二人就再没有在英格兰的反抗运动中发挥过任何作用。事实上，在之后所发生的任何政治事件中，他们都没有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甚至在之后的历史记录中消失了。一份可能起草于1069年春的王室证书显示，此时的他们仍然留在威廉的宫廷中并保有各自的头衔。但是，无论是称呼埃德温为“麦西亚伯爵”，还是称呼莫卡为“诺森伯里亚伯爵”，这对他们来说都无异于一种嘲讽。这是因为，他们在各自对应的地区根本没有任何实权。此时，约克郡的城堡主们和近期恢复爵位的戈斯帕特里克共同统治着英格兰的北部。与此同时，麦西亚则由诺曼人所担任的新郡长统治。这些人的统治也受到了沃里克、诺丁汉、什鲁斯伯里和斯坦福德等地新筑城堡守

军的支持。早在1068年，威廉就以赫里福德和什鲁斯伯里两地为中心建立了敌对的伯爵领，而这也使得埃德温的权威遭到了严重的削弱。这两处伯爵领则分别为威廉·菲茨·奥斯本和蒙哥马利的罗歇所持有。从1070年年初开始，埃德温在当地的统治就遭受了进一步的打击，而这一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这个时候，另一个以切斯特为中心的新伯爵领被建立起来，而这一伯爵领又被授予了热尔博（Gerbod）。此人是征服者威廉众多佛兰芒人下属当中的一个。看起来，我们应当能够相信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的说法，即两兄弟在1068年确实只是“在表面上”得到了国王的宽恕。人们不禁要怀疑，在那之后，他们的自由可能再次受到了限制。我们不清楚，威廉于1070年回到诺曼底一事是否表明，他暂时放松了对二人的限制。同样地，我们也不知道，是否正如伍斯特的约翰所解释的那样，他们离开的原因是害怕被更严密地监禁起来。无论如何，埃德温和莫卡都决定逃跑。1070至1071年的冬天，他们秘密地逃离了威廉的王廷，并着手筹划叛乱。³¹

然而，我们很快就能看出，他们的运势已经不济到了怎样的地步。这样说的原因是，似乎没有人愿意在他们的麾下集结。自从诺曼人接管国家以来，两兄弟就没能履行好他们作为领主的基本职责。也就是说，他们没能保护好自己领地上的人民。当征服者大军肆意践踏米德兰的时候，埃德温在哪里？当北部地区遭到大规模侵扰时，莫卡又在哪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实在比不上戈德温伯爵。1051年，戈德温违背了国王的命令，没有破坏他治下的多佛尔。他们同样比不上国王哈罗德。1066年，哈罗德驰援黑斯廷斯，部分原因就是他自己的佃户受到了威胁。1068至1070年，两位伯爵都置其追随者于不顾，任由他们落入诺曼人之手，或是面对死亡，或是被剥夺财产。两兄弟那时很可能并没有多少行动自由。这一点固然能赢得我们的同情，但对于那些失去土地或亲人的人来说，这实在称不上安慰。³²

伯爵们叛乱的失败导致他们沦为逃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回忆道，“兄弟二人漫无目的地在树林里和荒野上前行”。根据伍斯特的约翰的说法，他们最终还是分道扬镳了。埃德温前往北方，打算到苏格兰与其他被流放的人会合。莫卡则往东行进，并参加了伊利叛军。由于他们的领地靠近林肯郡，莫卡很可能会把赫里沃德看作他的封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伯爵可能仍旧可以指望这个不法分子。³³

埃德温和莫卡的逃亡以及后者到达伊利这两件事很可能是导致威廉在1071年返回英格兰的主要因素。他回到英格兰就是为了亲自处理这次叛乱。不幸的是，我们对这一年中国王的活动都知之甚少，所以无法确切说出其返回的具体时间。我们也没有任何有关后来的军事行动的具体记录。《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述道，威廉召集陆海两路大军，从各个方向发起了进攻。战船被用来封锁该岛东部靠海的一边，而在西部，威廉的大军建造了一条堤道（或一座浮桥），以便通过沼泽地发起进攻。³⁴除去《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之外，后世的伍斯特的约翰也做出了几乎一样的叙述。然而，至于战斗的细节，这些可靠的资料来源则没有提供什么帮助。《赫里沃德传》写道，诺曼人曾多次尝试占领这一岛屿。但是，赫里沃德和他的战士技高一筹，每次都能击退他们。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份12世纪的历史资料《伊利史》（*Qe hu Hd hq vlv*）则令我们相信，在威廉的亲自率领下，诺曼人通过浮桥发动了一次袭击，大获全胜，并迫使守军外逃。这两种描述都有某些缺陷。对于《赫里沃德传》而言，它确实想取悦读者，而且塑造赫里沃德的光辉形象，这也使得它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伊利史》则不过是一个弗兰肯斯坦式的怪物罢了。它的作者抽取了其他编年史中的记述，并将这些碎片粘贴在一起。它对强攻伊利过程的描述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它貌似引用了普瓦捷的威廉的作品中的结尾部分，而这一结尾后来失传了。（这一记述从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在威廉的宫廷以外，埃德温和莫卡从未享受过那么多的恩惠和荣耀。除了普瓦捷之外，还有谁还会这样写呢？）因此，诺曼人成功发动

袭击一事或许有一定的事实依据。³⁵

除了《伊利史》外，现有的各个史料都认为，战斗最后以英格兰人的投降告终。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国王获得了他们的船只、武器和大量的财宝，并按其心愿处置了这些人”。主教埃塞尔温被监禁在阿宾登修道院，并于第二年冬天去世。莫卡伯爵同样被判处终身监禁。然而，他的刑期要比埃塞尔温长得多。至于其他向威廉投降的人，伍斯特的约翰说，“一些人被判入狱。另一些人则被砍掉了双手并被挖掉了双眼，但他们却获得了自由”。唯一逃脱了刑罚的重要人物是赫里沃德。他不仅拒不投降，还巧妙地策划了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逃脱。他带着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秘密地取道沼泽，并逃了出去。时人所编写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D本记载道：“他英勇地带着他们冲了出去。”这表明，赫里沃德的英雄主义绝不仅仅是后世传说的产物。³⁶

在读过普瓦捷的威廉有关伊利陷落的记录之后，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就完全推翻了这一记述。他坚称，莫卡并没有对国王造成任何损害，而后者却许以虚假的和平与友谊，并以此诱降了他。关于埃德温伯爵，奥德里克继续写道，在埃德温伯爵得到伊利陷落的消息之后，他发誓要继续战斗。他花了6个月的时间走遍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试图寻找支持力量，以解救自己的兄弟。但是在这里，奥德里克的这一记载一定是错误的。他在这里引用了一个带有亲麦西亚色彩的故事，而这一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可能已经流传了一段时间了。其他时代更为接近的记载（例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都指出，甚至在伊利之围开始前，埃德温就已经死了。所有关于此事的记述都提到了“背叛”这一主题。“作为他最亲密的臣属，他的3个兄弟向诺曼人出卖了他。”奥德里克如是说。听起来，这句话引自某部史诗。我们被告知，上涨的溪水挡住了伯爵逃走的路，而他就是在这条小溪边上被抓的。他和他的小股人马一起被杀死，“所有人都绝望地战斗到了最后一刻”。这就是利奥弗里克后人的结局。他们是被此前他们未能保护的人所打倒的。后者看不到任何继续抵抗诺曼人的希望。³⁷

¹ DVF D, 1069; Hugh the Chanter, *Wkh Klwuwā ri ukh Fkxufk ri | run-* 2177' 2238 (Oxford, 1990), 2-3; OV, ii, 232-3.

² Ibid.; SD, *Klwuwā*, 138.

³ OV, ii, 234-7; J. J. N. Palmer, 'War and Domesday Waste', *Dup lhw- Fklydaā dgg Z di dūh lq P hglhydo Eudlq dgg I udqfh*, ed. M. Strickland (Stamford, 1998), 259-61.

⁴ DVF D, 1070.

⁵ OV, ii, 234-7.

⁶ Fleming, *Nlqj v dgg Orugv*, 166-7; P Dalton, *Frqt xhw w Dqdufkā dgg Orugvkl; | runvkl uh-* 2177' 2265 (Cambridge, 1994), 65.

⁷ JW, iii, 10-11; *Klwuld Hffdwlvh Deehqgrqhqulv*, ed. Hudson, i, 226-7; OV, ii, 236-7.

⁸ Ibid.

⁹ Ibid., iii, 254-7.

¹⁰ HKG, ii, 606-7; H. E. J. Cowdrey, 'The Anglo-Norman *Odxghw Uhj ldh'- Ylduw* 12 (1981), 59, n68.

- 11 HKG, ii, 606–7; E. Searle, *Oruḡvkl̥s d̥q̥q Fr̥p p xql̥uā; Edu̥th Deehā d̥q̥q lw Ed̥qd̥hx- 21 77’ 2649* (Toronto, 1974), 21. (也可参见*Fkurql̥f̥ch ri Edu̥th Deehā*, 20–1.) 该书表明, 这一修道院在11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都没有建立起来。但是, 她的主要论据是Morton的一篇备受怀疑的论文。Morton, ‘Pope Alexander II’. 参见 Nelson, ‘Rites of the Conqueror’, 396–7, 他认为, 修道院建成的日期应当早于11世纪70年代。
- 12 HKG, ii, 606–7; Cowdrey, ‘Anglo-Norman *Od̥xghw Uh̥j ld̥h*,’ 59, n68.
- 13 基于DVF E, 1069的说法, 这两个主教更有可能是在这一年被抓并被驱逐的, 而不是在人们通常所认为的1070年。例如*Fr̥xql̥fl̥w d̥q̥q Vāqrgv-* ii, 566。
- 14 JW, iii, 10–13; WP, 146–7, 160–1.
- 15 *Chuhw ri Od̥qiud̥qf*, 36–7, 62–3; GQE Æhelmaer; Baxter, *Hdu̥w ri P̥ hu̥fld*, 292–3; JW, iii, 14–15.
- 16 Above, 92; OV, iii, 236–7.
- 17 JW, iii, 12–15; *W̥kh Kh̥dg̥v ri Uh̥dj l̥rx̥v Kr̥x̥v̥h̥w; H̥q̥j ad̥q̥q d̥q̥q Z d̥dh̥v- 2- : 51’ 2327*, ed. D. Knowles, C. N. L. Brooke and V. M. C. London (2nd edn, Cambridge, 2001), 24, 36, 66. 人们大多认为, 阿宾登的奥尔德雷德是在1071年被革职的。这一说法的论据来自*Kl̥w̥uld H̥ff̥ch ul̥h Deeh̥q̥gr̥qh̥q̥v̥lv*, ed. Hudson, i, 224–9。但是, 在这本书中, 事件的发生顺序十分混乱。唯一能确定的是, 奥尔德雷德是在1068年之后被罢免的。
- 18 F. Barlow, *W̥kh H̥q̥j d̥vk F̥kx̥uf̥k- 2177’ 2265* (1979), 61–2; GQE Thomas of Bayeux; GQE Walcher. 活下来的英格兰主教有埃克塞特的利奥弗里克(1072年卒)、罗切斯特的休厄德(1072年卒)以及伍斯特的伍尔夫斯坦(1095年卒)。
- 19 Above 76, 144–5, 202.
- 20 Matthew Paris, *Kl̥w̥uld D̥q̥j σ̥ux̥p*, ed. F. Madden (3 vols., Rolls Ser., 1866–9), i, 12–13; UUDQ, 449–52 (no. 131). 早在19世纪晚期, 这一争论就已经出现了, 所以有关这一争论的论文数量很多。经典的论文有J. H. Round, ‘The Introduction of Knight Service into England’, idem, *I h̥x̥g̥doH̥q̥j ad̥q̥q* (new edn, 1964), 182–245; J. C. Holt, ‘The Introduction of Knight Service in England’, idem, *Fr̥σ̥ql̥doH̥q̥j ad̥q̥q* (1997), 41–58; J. Gillingham, ‘The Introduction of Knight Service into England’, idem, *H̥q̥j d̥vk l̥q̥ uk̥h W̥ē h̥ḁuk̥ F̥hq̥w̥uā*, 187–208。
- 21 *Q̥ehuH̥dh̥q̥v̥lv*, ed. E. O. Blake (Camden Soc, 3rd ser., 92, 1962), 216–17; *Q̥ehuH̥dh̥q̥v̥lv; D̥ Kl̥w̥uā ri uk̥h l̥v̥ch ri H̥ā*, trans. J. Fairweather (Woodbridge, 2005), 258–9; *Kl̥w̥uld H̥ff̥d̥wl̥h Deeh̥q̥gr̥qh̥q̥v̥lv*, ed. Hudson, ii, 4–7.
- 22 DVF E, 1070.
- 23 E. M. C. van Houts, ‘Hereward and Flanders’, *D̥q̥j σ̥. Vd̥ar̥q̥ H̥q̥j ad̥q̥q- 28* (2000), 201–23; GQE Hereward.
- 24 DVF E, 1070.
- 25 Ibid.; WM, *J̥h̥w̥d Sr̥q̥ul̥if̥xp*, 628–9.
- 26 OV, ii, 232–5.
- 27 Ibid.; DVF E, 1070; JW, iii, 14–15.
- 28 UUDQ, 79; below, 254; OV, ii, 256–7.
- 29 Ibid. 《赫里沃德传》引自M. Swanton的英文翻译。 *Urel̥q̥ Kr̥rg̥ d̥q̥q R̥uk̥huR̥x̥uāz̥ W̥ld̥w*, ed. S. Knight and T. Ohlgren (2nd edn, Kalamazoo, 2000), 647, 651.

- 30 Above, 219–20, 238; SD, *Klvuā*, 137–8, 142; DVF E, 1071.
- 31 Baxter, *Hduw ri Phufld*, 277–8, 284–7; above, 218; OV, ii, 218–19; JW, iii, 18–19.
- 32 Baxter, *Hduw ri Phufld*, 286–96; above, 71, 175.
- 33 DVF D, 1071; JW, iii, 20–1; Baxter, *Hduw ri Phufld*, 261–6.
- 34 UUDQ, 79; DVF D and E, 1071; JW, iii, 20–1.
- 35 *Jhwid Khuhz dugl*, 649–58; *ŌehuHdhqvlv*, ed. Blake, 191–4 (trans. Fairweather, 226–9). 《伊利史》写道，威廉是在10月27日到达伊利的。
- 36 DVF D and E, 1071; JW, iii, 20–1.
- 37 OV, ii, 256–9; Williams, *Hqj dvk dqg ūkh Qrup dq Frqt xhwu*53.

26. 异逆亲丑朱坊亲

事后总结起来，在诺曼征服史上，伊利的投降以及埃德温和莫卡的倒台这两个事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从那以后，英格兰就再未发生过任何重大的叛乱。但是，威廉国王显然不可能有这种远见。他在叛乱之后就立即开始调查情况。伊利的归顺具有多重含义。这一事件不仅意味着又一个地区的归降，还意味着新的王室城堡的建立。一支耗资巨大的守备部队也被部署在了那里。麦西亚兄弟的倒台则意味着国王再一次收获了大量的土地。继5年前戈德温家族垮台以来，国王还没有得到过这么多的土地。然而，维护英格兰安全的斗争远未结束。这是因为，征服者认为，自己还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¹

除伊利以外，大部分的叛乱者来自何处？在被抓到之前，埃德温是要逃往哪个方向？最重要的是，为等待事态变得更好，英格兰王室最后的后代仍旧躲藏在何处？答案当然是苏格兰和马尔科姆王廷。苏格兰国王最初不过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近来，他却开始变本加厉，不断地对英格兰进行侵扰。他不但在英格兰北部肆意地掠夺（一直推进到了达勒姆），而且还迎娶了埃德加王子的姐姐玛格丽特（Margaret）。现在回顾起来，埃德加及其支持者的威胁似乎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也就像之前所说的那样，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要弄清这一事实并不那么简单。毕竟，诺曼征服的过程中并不缺少命运逆转的故事，也不缺少明显处于绝境中的年轻人激励自己并成为伟大人物的故事。²

因此，威廉决定将这一潜在的阴谋掐灭在萌芽状态之中。1072年夏，威廉发动了对苏格兰的入侵。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这意味着，他要在距离英格兰南部权力中心很远的地方发动战争。在历史上，只有一位英格兰国王冒过这样的险。那就是伟大的埃塞斯坦。他曾于934年入侵苏格兰。因此，攻打苏格兰必然是威廉军事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事件。然而，我们几乎对这场战争一无所知。普瓦捷的威廉无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份扣人心弦的描述，但他在伊利陷落后就搁笔不写了。奥德里克·维塔利斯也没有给我们什么帮助。在这一事件之前，他一直以普瓦捷的叙述作为自己叙述的凭据。而在这一事件之后，他的记述出现了时代上的混乱，并没有提及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接下来，我们记述的依据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的只言片语和伍斯特的约翰所提供的一些补充性叙述。正如之前的埃塞斯坦国王一样，威廉也征召了陆海两路入侵大军。他用战船封锁了苏格兰海岸，而他本人则亲率一支军队渡过福斯河（River Forth）。《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以其一贯的轻蔑口吻评论道，“在那里，他没发现什么值得捞的好处”。和以往一样，威廉可能又摧毁了沿途的乡村，直到敌人决定投降为止。马尔科姆在泰河河口附近的阿伯内西（Abernethy）拜见了征服者。他向其宣誓效忠，并交上了人质。人质中似乎还包括他的长子邓肯。除此以外，我们对双方的具体约定一无所知，但马尔科姆一定已经承诺，他将不再收留流亡的英格兰人。与此同时，我们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埃德加王子的消息。但最大的可能是，在得到敌人进军的消息后，他就马上逃走了。当我们下一次再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他已经在佛兰德斯了。³

在给马尔科姆上了一课并迫使埃德加王子落荒而逃之后，威廉返回了英格兰的南部。当他回到南部后，便开始采取措施，进一步维护北部的安全。在前一年，他任命洛陶林吉奥牧师瓦尔歇为达勒姆的新任主教。而在这一年，当他路过达勒姆时，威廉决定在教堂旁边建起一座城堡，以更好地保护主教。很明显，威廉还记得罗贝尔·屈曼及其属下的命运。大约4年前，他们在达勒姆遭到了屠杀。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威廉在此时剥夺了戈斯帕特里克·诺森伯里亚伯爵头衔。后者既是屈曼的继任者，也是一个英格兰人。戈斯帕特里克在1070年1月投降。而在那之后，他被允许继续保有他的领地和头衔。这种做法很明显是一个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现在，国王能够更为直接地对英格兰北部施加影响，而这也使得他拥有了足够的底气，可以罢免一个他一直以来都不信任的人。戈斯帕特里克被定罪的理由是，他参与了1069年9月对约克的诺曼守军的屠杀，而且参与了同年年初对达勒姆的进攻。他很可能没有出席（in absentia）自己的审判，因为这类指控肯定会导致嫌疑人的无限期监禁。戈斯帕特里克于第一时间逃到了苏格兰，这才让他逃脱了这一命运。但马尔科姆一定告知了他，自己不能再为不走运的英格兰人提供避难所了。因此，伯爵追随着埃德加王子的脚步逃到了佛兰德。⁴

人们可能会认为，戈斯帕特里克去职的部分原因在于，威廉对英格兰人的偏见在日益增加。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伯爵是被其自己家族中另一成员所顶替的。这个人就是瓦尔塞奥夫。和伯爵一样，他同样出身班堡家族，只不过他比伯爵更为年轻。一方面，他足以胜任管理北方之职，因为他是休厄德伯爵与阿尔弗莱德的儿子。前者十分好战，是克努特大王所任命的诺森伯里亚伯爵。后者则是尤特雷德伯爵的孙女。也就是说，他是创建班堡家族和驻扎在约克的丹麦人联姻的结果。1055年，在他父亲去世的时候，瓦尔塞奥夫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那个时候，他曾被托斯蒂·戈德温森排挤。然而，就在几年以后，作为补偿，他在英格兰的东米德兰得到了一小块土地。因为年纪尚轻，在1066年之前，瓦尔塞奥夫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他首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是在一年之后。⁵当时，一些编年史家注意到，他也是陪同征服者回到诺曼底的人质之一。在此期间，他一定十分努力，试图赢得威廉的信任和喜爱（他是公爵所颁发的一份证书的证人，和他同为人质的埃德温和莫卡则没有这一待遇）。⁶事实上，瓦尔塞奥夫与威廉二人的友谊十分深厚。这一点可以体现在，即便瓦尔塞奥夫参与了1069年英格兰人的反抗，他们的友谊也没有受到影响。在他于1070年年初归顺后，这位伯爵不单得到了谅解，而且得到了更多的恩惠。在此之后，他与国王的外甥女朱迪丝结了婚。这真的是一个特殊的荣誉（人们不禁想起，埃德温伯爵也曾收到类似的婚配承诺，但这一承诺却从未兑现）。这也强调了瓦尔塞奥夫仍然受到威廉的尊重和信任的这一事实。由于他与班堡家族及新的诺曼王族都有亲缘联系，他一定是诺森伯里亚伯爵最合适的候选人。作为一个真正的盎格鲁-诺曼混血权贵，他有成为两个民族沟通的桥梁的可能。⁷

看起来，英格兰北部局势已然趋于稳定。在这个时候，威廉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欧洲大陆那边。一段时期以来，那里的问题正在不断地增多。他的宿敌纷纷逃到了佛兰德，而这也表明，诺曼底和它的这个邻国的关系近来开始逐渐恶化。自从威廉和玛蒂尔达结婚之后，诺曼底和它的这个东北方向上的邻国就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1067年，在玛蒂尔达的父亲鲍德温五世去世后，两国之间的深厚感情仍旧得以维系。但就在区区三年之后，这一关系却因鲍德温五世之子鲍德温六世（Baldwin VI）的英年早逝而濒临崩溃。1070年，一场激烈的继承权之争爆发了，而诺曼人所支持的候选人落败了。威廉站在长子一方，并支持小鲍德温十多岁的儿子阿努尔夫（Arnulf）。但最终获胜的却是已故伯爵的弟弟罗贝尔。在次年2月的卡塞勒战役（Battle of Cassel）中，罗贝尔获得了胜利，并杀死了他的对手。这对于威廉来说是一个双重打击。这是因为，为了应对佛兰德之变，威廉派出了他最信任的副手威廉·菲茨·奥斯本，而奥斯本伯爵也在阵亡之列。这样一来，国王

发现，自己不但不得不开始担心诺曼底边境上的敌对势力，而且要为失去自己最亲密的议政大臣而哀恸不已。奥斯本自年轻时起便是威廉的挚友，同时也是诺曼征服的总设计师之一。⁸

问题也不只出现在佛兰德。除此之外，在几乎每一处重要的地方，过去十年间所积累起来的好运（如果不是这些巧合，征服英格兰几乎是不可能的）似乎都将耗尽。例如，1069年春天，在曼恩，一场反对诺曼统治的叛乱爆发了。勒芒市民驱逐了威廉的驻军。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够糟糕了，因为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同时，国王正忙于镇压在英格兰的叛乱。然而，随着安茹和法兰西的政治命运的复苏，这件事的性质变得更为严重。1060年秋天，杰弗里·马泰尔和亨利一世几乎在同一时间去世了。因此，这两大势力在这几年间一直黯然失色。安茹方面受困于继承权之争，而法兰西方面的问题则在于，它的新国王仍是一个孩子。然而，十年后，这一沉寂被打破了。随着新伯爵富尔克·雷什恩（Fulk Réchin）被推举为新的领主，安茹的内讧最终得以解决。在此之前，他打败并监禁了他的对手，即他的哥哥。同时，法兰西新王腓力一世摆脱了其母的政治托管（其母名为基辅的安娜 [Anna of Kiev]，就是她给他取了一个不寻常的希腊名字），并有意识地执行着其父所制定的反诺曼政策。1072年，腓力已经年满20岁。通过与佛兰德的罗贝尔同母异父的姐姐贝尔塔（Bertha）结婚，他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同年，曼恩叛军向安茹伯爵富尔克求助。富尔克以行动回应了他们，入侵和占领了这个地区。时钟好似被拨回到了20年前：诺曼人正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之中。⁹

1072年的情况并没有30年前的情况那么严重。根据这一评论，我们应当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征服了英格兰以后，威廉成了全欧洲最令人畏惧的战士，而他的对手则是籍籍无名的年轻人。与此同时，作为英格兰国王，他能够调动更为庞大的资源，与他开始统治时的情况有所不同。1073年，他率领一支庞大的英格兰军队横渡英吉利海峡，于几周之内就重新征服了曼恩。11世纪70年代早期，危机还没有出现。但是即便如此，事态的发展也十分令人分心。威廉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来保卫他的公国不受侵犯，重打之前已经打过的仗。只不过这一次，他所面对的是更为年轻的敌人。¹⁰

这样一来，英格兰必须被委托给其他人管理。我们知道，在他于1067年第一次离开英格兰期间，征服者让威廉·菲茨·奥斯本和巴约的奥多管理他的新王国。在威廉·菲茨·奥斯本死后，奥多可能独自承担了这一责任。在回顾威廉执政过程时，《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直言不讳地指出，“当国王在诺曼底时”，他同母异父的弟弟奥多“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奥多主教在11世纪70年代前期充当过这一角色。而且，据我们所知，至少在某些时候，他与威廉一起逗留在海峡的另一边。与此同时，其他资料也显示，这一时期担任英格兰首脑的人物具有与奥多完全不同的品质。¹¹

1070年8月，经过4个月的争论，威廉最终成功任命了一位新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就消除人们对于斯蒂甘德的记忆而言，这一做法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就威廉所知，只有一个人可以胜任这一工作：那就是他的老朋友兼精神导师兰弗朗克。后者是享有盛名的欧洲学者。但兰弗朗克拒绝接受这一职位。他的态度十分坚决，就和威廉的态度一样不可动摇。7年前，在威廉的逼迫下，他来到卡昂，担任了圣斯蒂芬修道院的院长。这一次，他心意已决，不会前往坎特伯雷任职。正如他向教宗亚历山大二世所说的那样，“尽管现任英格兰国王使尽法子，想让我担任大主教，但那都是徒劳”。在威廉的催促下，教宗亚历山大下达了命令，要求兰弗朗克接受大主教的职务。只有这样，兰弗朗克才勉强同意了。1070年8月15日，他接受了任命。而在14天后，他在坎特伯雷被祝圣。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威廉国王一定出席了这两个仪式。¹²

兰弗朗克抗议道，他并不能堪此重任。“当我在卡昂的修道院处事时，就连管理几个僧侣，我都力有不逮，”他对亚历山大说，“所以，我并不知道，全能的上帝到底对我做出了怎样的审判，让你坚持提出这种要求，要我负责人口如此众多的辖区。”他的这种不情愿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恐惧。他担心，正如在诺曼底时那样，他的职责将并不限于为人们谋求精神福祉。他的担心成真了。当兰弗朗克的传记作家把他形容为英格兰的“首领与监护人”的时候，这位12世纪的作家或许是夸大其词了。这是因为，在威廉离开英格兰的时候，其他人明显也帮忙分担了世俗管理的重担。在写信的时候，这位大主教的确说过“以君主和我本人的名义命令你”这样的话。这一事实表明，他当时正代表着他的主人行使某种类似总督的权力。在兰弗朗克辞世后的几年内，这些信被收集了起来，而它们也为我们开启了一扇宝贵的窗，方便我们了解诺曼征服不久后的英格兰。¹³

尽管兰弗朗克会因为国事而定期受到征召，但他所关心的主要议题还是教会。迄今为止，关于在诺曼底征服前夕的英格兰教会，史学家们依然争论不休。其中有一些人认为，一切似乎都很好。然而，兰弗朗克和威廉都认为，英格兰教会亟待改革。“在我执政之前，”在11世纪70年代早期的一份令状中，国王如是宣布，“英格兰主教法令（episcopal law）并不是完全根据圣经法条的训诫而执行的。”令状进一步指出了一个问题，即司法管辖权的重叠。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英格兰，负责审判亵渎神灵和通奸这类精神上的罪行的是世俗法庭。在诸如兰弗朗克这些改革者看来，这一情况是可耻的。威廉指出，这些罪行未来将会在特殊教会法庭上接受审判，而且由主教或者其副手负责审理。这就意味着其他变化必然会接踵而至。在1066年之前，很少有英格兰人知道主教副手（副主教）这一职位。而现在，由于工作量大大增加，这些人的数量也有了很大幅度的增长。¹⁴

威廉的令状也强调了另一项重要的创造。这是因为，在这一令状的开篇，国王就说道，他是按照“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和全体要人所组成的全体会议”的意见而采取的行动。在诺曼征服之前，诸如此类的改革会议只在诺曼底出现，从未出现在英格兰。但在征服者统治期间，此类会议却变得司空见惯。仅在1070至1076年，威廉就至少召开了5次这样的会议。在看过人们在这些会议上所颁布的法令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兰弗朗克进行改革并不仅仅是为了教会制度本身。同样地，为了端正人们的宗教信仰，人们必须首先对管理制度进行改革。1075年伦敦会议所颁布的第8条教条宣称：“不得从事占卜、预言或类似的魔鬼的技艺。”“这是因为，圣典已经严格禁止了上述行为，任何从事类似活动者将受到绝罚。”当然，尽管这一行为被认定有罪，但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并不能推导出来，此类行为在英格兰远比欧洲的其他地方更为普遍，也无法证明，诺曼底的情况更为乐观。1072年，鲁昂大主教阿夫朗什的约翰（John of Avranches）决定严格执行规定，要求神职人员独身。在一次会议上，他宣布，已婚神父必须放弃他们的妻子。这一宣言引发了一场骚乱。据奥德里克说，人们来到大主教的教堂中，向他丢石头。就在被丢石头的同时，这位大主教还在大喊：“上帝啊，异教徒跑到您的产业里面了！”在制定决策时，兰弗朗克也许想到了这一事件。因此，他在英格兰走了相对温和的路线。他允许现任教士保留他们的伴侣，但禁止现在未婚的神职人员再去结婚。¹⁵

在建筑这一重要的领域当中，兰弗朗克也发挥了引领作用。他没有做出多少指示，而是更多地使用了实例。1067年12月，也就是在兰弗朗克接受任命的3年前，坎特伯雷大教堂被大火烧毁了（这场灾难恰逢威廉返回英格兰之时）。新任大主教立即前去处理此事。他命人修建了一座最新的罗马式建筑。如今，虽然当时的建筑并没有多少留存下来，但基于它的平面图，我们可以推断，这座建筑是完全以兰弗朗克先前在卡昂所居住的圣斯蒂芬修道院为模板建成的。后者本身就是一个新的建筑。到了重建坎特伯雷教堂的时候，这座教堂本身的建筑工作都还没有完成。¹⁶

凡是大主教设立典范的地方，其他教士便跟风模仿。坎特伯雷的新任圣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立刻就拆毁了其原本的盎格鲁-撒克逊风格的教堂，以罗马式的新建筑取而代之。1072年，一座新教堂在林肯郡动工。同附近的城堡一样，它也具有防御功能。就在同一个十年间，其他的大教堂或修道院教堂也在索尔兹伯里、奇切斯特、罗切斯特（Rochester）、圣奥尔本斯和温切斯特等地动工了。（特别是后两个城市，城中至今依然保留着许多原本的诺曼式砖石建筑。）这完全是一场建筑革命。在1066年之前，英国只有一座可以与诺曼人的建筑相媲美的教堂，那就是虔信者爱德华的威斯敏斯特教堂。而到了1070年之后，似乎每一个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都有了一座这样的大教堂。这些宏伟的建筑都是用价格高昂的精致石材建成的（为了完成精美的雕饰，大部分石材是从卡昂船运而来的）。同样令人惊叹的是，它们也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建立起来的。兰弗朗克的新教堂所建筑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到了1077年，这座教堂就已经举行了献堂仪式。正如马姆斯伯里的威廉之后所评价的那样，“人们不知道该对它的规模还是对其建成速度发出更多的赞叹”。¹⁷

新鲜的不仅是建筑。诺曼人抓住时机，将几个古老的英格兰主教座堂迁到其他地方。例如，诺曼征服前，林肯郡的主教座堂位于泰晤士河畔多切斯特（Dorchester-upon-Thames）；索尔兹伯里的主教先前在舍伯恩行使权力，而奇切斯特的主教早些时候则住在塞尔西（Selsey）的海滨小村。11世纪70年代，这些主教座堂全都改变了位置。同样被搬迁的还有利奇菲尔德（后来被迁到了切斯特）以及东盎格利亚（先从埃尔门 [Elmhams] 移到塞特福德 [Thetford]，后又从那里搬到了诺里奇）的主教座堂。和改革会议一样，这同样是诺曼征服所带来的新改变。在诺曼征服前，这类动迁只发生过一次，即克雷迪顿主教把他的主教座堂迁到了埃克塞特。1070年之后，这种迁移有了政策上的依据。“主教座堂不应在村庄里，而应该在城市里。”在1075年的伦敦会议上，这项规定得以通过。同样在这次会议上，人们通过了3项迁移提案。从表面上来看，迁移座堂似乎是出于牧灵的需要：假如座堂位于城市当中，主教们就可以接近更多的信众。但显然，安全问题也被纳入了考虑的范围之内。对于外来者来说，城市更加安全，在有城堡的情况下则更是如此。新建成的索尔兹伯里大教堂（最终以“老萨勒姆” [Old Sarum] 闻名于世）就坐落于城堡的防御范围之内。¹⁸

也许现在看来，这些建筑成果很辉煌，但正如选址过程中有关安全的考虑所揭示的那样，这样的变化并没有受到当地人的普遍欢迎。兰弗朗克重建坎特伯雷大教堂就是一个例子。为了给重建做必要的准备，新任大主教命人从被大火烧毁的教堂中拿出所有的圣物盒和圣遗物，并把它们放在其他地方（一度被放置于僧侣的饭厅里）。但是，这种做法有更多的含义，并不仅仅是为了更加小心地保管这些物品。正如他在1079年对同一座修道院的学者贝克的安瑟伦（Anselm of Bec，后来成为其继任者）所解释的那样，兰弗朗克对于坎特伯雷所收藏的圣骨持有很多保留意见。“这些在我们周围生活的英格兰人有自己所崇敬的圣人，”他推心置腹地说，“可是，我有时候会反复琢磨他们有关这些圣人的描述。每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都不禁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如此圣洁。”作为回应，安瑟伦为圣埃尔夫赫亚克发声，而后者正是在1012年被丹麦人谋杀的那位大主教。就这一特定的例子而言，兰弗朗克的立场出现了一些松动。他允许僧侣们在坎特伯雷的教会年历上增加埃尔夫赫亚克的记录，并以第二等的节日来纪念他。但其他长期受到敬仰的本土圣人（包括最受尊敬的圣邓斯坦 [St Dunstan]）都被剔除出了教会的纪念周期。除此之外，在兰弗朗克在世期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们在新的教堂里用别人的圣物盒取代了埃尔夫赫亚克或邓斯坦的。事实上，和其他的圣遗物一样，它们可能都被保留了下来，并被秘密收藏在教堂北廊楼上的一个房间里。¹⁹

通过以这种方式行事，新任大主教也许并没有觉得他在做某些特别有争议的事情。就

像其他的改革家一样，兰弗朗克希望引导当地民众祭拜基督本身，不再祭拜那些封圣凭据存疑的本土圣人。因此，在他的新教堂于1077年举行献堂仪式的时候，他选择在棕枝主日（Palm Sunday）^①举行仪式，而不是在邓斯坦的纪念节日。当僧侣团行经坎特伯雷时，他们携带的是圣餐面包（代表耶稣身体），而非邓斯坦的遗骨。然而，一些英格兰人却对大主教的这一行为颇有不满。在历史学家坎特伯雷的厄德麦的笔下，兰弗朗克对英格兰圣徒持有怀疑的态度。而在这一故事的前言中，他写道，某些时候，大主教改变英国人的习俗没有别的理由，只是为了树立他自己的个人权威。²⁰

此外，如果说，兰弗朗克在坎特伯雷引发了不满的话，那么与他的一些下属在其他地方的所作所为比起来，他所造成的影响算不了什么。12世纪的人们仍旧记得阿宾登修道院的新任诺曼院长阿德勒姆。这不仅是因为他侵吞了他自己教堂内的财物，还因为他侮辱了前任院长——圣人般的埃塞尔沃德（Æthelwold）——并称他为“英格兰乡巴佬”。同样对前任院长不敬的还有兰弗朗克的侄子保罗（Paul）。保罗自1077年起开始担任圣奥尔本斯修道院院长。据说，他把修道院的前任院长们称为“一群粗鄙的文盲”。而且，他还效仿他叔叔的做法，把这些人的墓碑移出了修道院教堂。还有更糟糕的例子。在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的描述中，1070年被派至他所在的修道院任职的诺曼院长瓦林（Warin）“对其前任修道院院长们的成就表示不屑，并且傲慢地对圣人们的遗体表示了厌恶”。在诺曼征服之前的马姆斯伯里，僧侣们通常会把已逝院长的遗骨装进祭坛两侧的两个石制容器里，而遗骨本身则被木头小心的分隔开来。“像堆瓦砾一样，瓦林把所有圣人的遗骨堆放在一起，和堆放一群下等雇工的遗骸没有什么两样，”威廉说道，“他还把它们从教堂大门丢了出去。”与此同时，圣徒的遗骨则被移到两所修道院教堂中较小的一座中，并用石块封好。伊夫舍姆修道院的僧侣们也记录了一则类似的骇人听闻的事件。这一事件是有关院长瓦尔特的所作所为的。据称，在他于1078年抵达后，他无法想象，在诺曼人取得胜利的同时，英格兰本土的圣徒数量还如此之多。因此，他决定给予它们火的神罚，以检验修道院的圣遗物到底是不是圣洁的。他所依据的是兰弗朗克的命令。大主教与几件类似的事件都有关联（他还与在马姆斯伯里检验圣人尸骨的事件有关），而这让诺曼新来者针对英格兰教会的态度带有某种官方色彩。退一万步来说，它也表明了某种集体心态。²¹

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的误解在很大程度上与语言有关。不懂英语正是兰弗朗克拒绝升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主要论据之一。有人怀疑，大多数新任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即便不是他们中的所有人）都不懂英语，更不用说那些新来的诺曼郡长和城堡主了。当然，一些英格兰人肯定会说法语，而有些诺曼人则可能会学一点英语，以便出门时可以不总是依赖翻译。据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说，征服者本人也开始学英语，希望能够借此更好地管理他的臣民。但是，随着他遇到越来越多的问题，他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²²

然而，在一个重要的地方，诺曼人有意地放弃了他们所遇到的这种语言传统。正如我们之前所提过的那样，无论是作为书面语还是口头语而言，英语都极不寻常。在英格兰，不仅簿册和编年史是用方言写成的，就连官方文献（以国王的名义发布的令状和证书）也同样是用本地方言书写的。但是，就在1070年当年或者其前后的几年中，人们突然停止了用英语来书写此类文献。这一定是最高层做出的决定。而且，这一现象出现的时间恰好是兰弗朗克来到英格兰的时间。那么，这可能会让我们认为，他就是这一决定的幕后主使。尽管如此，无论是基于同年所发生的对教会等级制度的清理，还是出于对英格兰俗界官员数量的稳步缩减的考虑，抛弃书面英语是必然的：毕竟，用一种他们所不理解的语言对那些欧洲大陆的新移民发号施令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从1070年开始，所有的王室文件的书面语都变成了拉丁语。对于识字的诺曼人和受过教育的英格兰人来说，这一语言都很熟悉。然而，即使这是一种必要的转变，诺曼征服也是造成这一转变的决定性原因。因

此，有很多英格兰人可能仍然会认为，这是对他们民族文化的又一次攻击。²³

无论这种文化上的攻击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它确实能够引发紧张的氛围，而这种氛围最终演化成了暴力。其中，发生于1083年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的例子最为臭名昭著。当时，新修道院院长瑟斯坦（Thurstan）和他手下的僧侣们在很多事务上都存在分歧（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在于，他坚持要求僧众放弃他们所熟悉的格里高利圣咏 [Gregorian chant]，改用在费康所使用的版本）。争论不断升级。最终，瑟斯坦调集了一队武装骑士，试图让有异见者闭嘴。《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一向行文简洁，而针对此事，他们却发表了大段的哀叹：

堆肯屠遣虫穿草辱岸；谓穷噪手因毁赎塑孕登屠…彦我旁币贺姆措权玛匈部；测召晚玛打冗凸鬼而即…雪厨；彦标犬尔塞环脏磊弛莱因毁赎权打入针惑…标锡打穷僚绿应数因毁赎打拾燥…盘脏打匈我遣至致因毁赎怨晚；皇票担捍狠召权胆…嗜弃答标措遣打兰瞞；凑守绿枪腿躺免歌答措权胆打兰瞞…帖绿免胜打涩；持磊妨君列燃台；利匈我漠垄遣播其磊盘守打捶蠕…守绿疟律肚穿；丘刀磊匈我因贾束困打穷僚；必蠢趣磊利台匈我遣…献剩召毁赎匈越隶怨措梳监权；荫眼梳监隶措担盎权…膏彦3遣谤丘；18遣伤趣…

显然，就任何意义而言，这都是一则极端的案例。国王亲自出手干涉，而瑟斯坦则被不光彩地遣返回了诺曼底。²⁴然而，仍然有记录表示，尽管没有那么暴力，其他的英格兰僧侣和其诺曼院长之间也产生过类似的纷争。在写给阿德勒姆（即不得人心的阿宾登修道院院长）的一封信中，兰弗朗克就提及了一次曾导致几个僧侣逃走的纷争。他还指出，阿德莱姆应该对这一纷争负有一部分责任。兰弗朗克本人也与圣奥古斯丁的僧侣发生了一次冲突，因为他们拒绝接受新来的法兰西修道院院长的管理。为了让叛逆者顺从，大主教用锁链把其中的一些人囚禁了起来。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特别顽固的人也没有屈服。兰弗朗克问他：“你会杀掉你们的院长吗？”“如果我能这么做的话，当然会。”这位僧人回答道。就是因为这一回答，当着众人的面，他被裸身捆在修道院的大门上鞭打，最后被驱逐出城。²⁵

这一互动暴露了诺曼人在征服英格兰不久后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一旦他们不留神，英格兰人就会找机会偷袭并杀掉他们。这一点清楚地体现在威廉所颁布的新法当中。这一法律被称为《偿命法》（murdrum），其目的正是处理此类犯罪行为。根据该法，如果一个诺曼人被杀，那么凶手的领主就必须在5日之内把他交出来。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们就要缴纳一笔巨额的罚金。在某些情况下，即便领主遭受了经济损失，罪犯仍逍遥法外。这样一来，惩罚就将由当地的社区集体承担。家家户户都要缴纳罚金，直到抓到凶手为止。这样做显然是为了威慑领主和当地的居民，令他们不敢保护或藏匿凶手。从这条法律当中，我们也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长期以来，当地的领主和居民都在包庇凶手。偿命金的出现，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英格兰人在全国范围之内的斗争画面。在主要的反抗斗争失败之后，沮丧的英格兰人把他们的怒火发泄到了诺曼占领者的身上。只要有会，他们便会一个一个地除掉他们。²⁶

1073年初，在写给教宗亚历山大二世的信中，兰弗朗克认为，当时英格兰的形势糟糕到令人难以忍受。“我不断听到、看到和经历着不同人群中如此众多的骚乱，体会到如此多的痛苦与伤害，感受到如此冷酷的心灵，体会过如此多的贪欲与欺骗，也看到过神圣的教堂是怎样的衰败。这一切都使得我开始厌倦自己现在的生活，并为生活在这里而深感

难过。”值得关注的是，在描述英格兰的苦难时，大主教并没有把责任归于英格兰人或诺曼人中的任何一方。正如他的信所说的那样，如果感到法兰西人已经偏离了正义之路，兰弗朗克也会谴责他们。塞特福德主教受到了严厉的警告，要改变他那种放荡的生活方式。而切斯特主教则因为骚扰考文垂（Coventry）的僧侣们而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在写给罗切斯特主教的书信中，兰弗朗克提及了英格兰妇女的问题，并且批判了诺曼人。他指出，这些女性逃到修道院里“不是因为她们热爱宗教，而是因为惧怕法兰西人”。这句话令普瓦捷的威廉那虚伪的说辞变得一钱不值。普瓦捷说道，在诺曼征服的过程中，“虽然那些性欲旺盛的男人通常会引发暴力事件，但英格兰的妇女们并没有受到这些暴力事件的伤害”。兰弗朗克的这句话也证明了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的说法，即诺曼人确实强奸过妇女。²⁷

然而，就某一个方面而言，这位大主教很可能认为，同征服他们的诺曼人相比，英格兰人确实更应被视为有罪之人。英格兰人有很多问题。他们不仅会趁无人注意时秘密暗杀诺曼人，而且总是会相互杀戮。长期以来，英格兰人就一直在用谋杀来解决政治问题或家族争斗。仅把眼光局限在11世纪，我们就可以举出好几个例子。埃塞列德的宫廷中就发生过好几次大清洗。随着克努特大王的继位，贵族又遭受了一场大屠杀。人所共知的是，戈德温伯爵杀死了虔信者爱德华的弟弟阿尔弗雷德。休厄德伯爵设计谋杀了他的对手埃德伍尔夫，而托斯蒂则用类似的手段谋杀了他在诺森伯里亚的敌人。戈德温的女儿伊迪丝王后甚至也参与过谋杀他人的勾当。据说，在她的巧妙策划下，她的兄弟极为讨厌的戈斯帕特里克遭到了谋杀。后者被杀时正悠闲地待在她丈夫的王宫中。僧侣编年史家们可能会为此而哀叹，但世俗社会明显早已对此习以为常，将其当作政治进程中一个有用的组成部分，并容忍了它的存在。²⁸

但在诺曼底，情况则并不相同。诺曼人可能曾经以血腥暴力而闻名，并且十分享受自己作为战争大师的名声，但到了1066年，他们的战争和政治的规则都发生了改变。在11世纪的法兰西北方，贵族一旦俘虏了敌人，都要饶对方不死以示仁慈。简而言之，社会已经变得更有骑士风范了。在征服者的生涯当中，诺曼人似乎逐渐接受了这种新的观念。我们上一次在诺曼底看到政治杀戮还是在威廉年幼的时候。那个时候，为了控制年轻的公爵，公国内的大家族进行了一场残忍的斗争。自从威廉成年后，这类行为就逐渐减少了。然而，他自己所发动的战争中仍然充斥着惊人的暴力。当战事来临的时候，许多无辜的人因此而丧命。而且，如果别的策略都行不通，公爵就会挖掉敌人的眼睛，或者砍掉他们的手足。但是，重要的是（同埃塞列德和克努特等人完全不同的是），他不会杀掉自己的敌人，而且，他似乎不会把挖目和砍掉手足这种刑罚用在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的身上。反抗威廉的贵族要么被囚禁，要么被流放。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得到宽恕。²⁹

诺曼征服后，威廉在英格兰应用了同样的原则。当然，征服的过程是极度血腥的。战争一直持续到1070年，随之而来的则是无差别的屠杀。在英格兰的北方，事情尤为如此。有的时候，为了平定叛乱，人们要砍断那些较为底层的抵抗者的手足。但是，一旦投降，英格兰人就不会被处决。在被抓住之后，莫卡伯爵被关进了监狱。来自伊利的休厄德·巴恩也遭到了同样的对待。诺森伯里亚的戈斯帕特里克虽然一开始得到了谅解，但后来还是被流放了。与此同时，他的继任者瓦尔塞奥夫伯爵不仅得到了原谅，而且还被提拔重用。从英格兰人的立场来看，这些做法显然非同寻常。我们可以看到，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说，威廉堪称英格兰历史上第一位具有骑士精神的国王。他的传记作者普瓦捷的威廉显然就是这么认为的。有一次，他中断了他的叙述，并直接向英格兰人喊话。在他的话语里，他隐晦地对比了他的君主和英格兰先王的所作所为：

肚藐绿幸匈辛…藐绿逊妇肯遣迈祭狐前 守；必警虚之府打括间职早守……
翹鼓而晚藐绿打仰筹龟鸣蔑；藐绿竭免甘豁刚园担奴牧；俗脏藐绿打措耽涩锐录
辛打遣……聪疏遣居抹双虚之特勃浅打衫跌髓丘磊藐绿之府估打度甄绿…通临守
绿彦动戳妙绘；聪疏遣第狐唉守绿丘诗…喻辛匈壳；守竭疚虚千藐绿掺芬阳守虚
蝗守打甄饰…³⁰

普瓦捷将这样一段充满激情的话语写进了自己的书里。然而，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在普瓦捷的威廉著书立说的时候（即11世纪70年代中叶），英格兰人并不会为威廉那些更为出色的品质而心存感激。据他们所知，威廉应当对哈罗德及数以千计的英格兰同胞们的死负责。虽然威廉饶了投降者的性命，但这似乎并没有让他更受欢迎。他饶恕投降者的事实似乎也并没有影响到英格兰人，让他们不再自相残杀。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还是像之前一样行事。例如，在1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瓦尔塞奥夫伯爵的家族就一直受到家族宿仇的困扰。简言之，伯爵的曾祖父尤特雷德遭对手瑟伯兰德（Thurbrand）设伏而死，而瑟伯兰德又被尤特雷德的儿子奥尔德雷德杀死。为此，瑟伯兰德之子卡尔（Carl）又杀了奥尔德雷德。在这中间的30多年，双方暂时没有起什么冲突。直到1073至1074年的冬天，瓦尔塞奥夫觅到了一个复仇的时机。在位于塞特灵顿（Settrington）的大厅里，当卡尔的儿子和孙子们正打算坐下来用餐的时候，他便派仆从杀了他们。尽管瓦尔塞奥夫迎娶了威廉的侄女，并被纳入了新的骑士社会秩序当中，但就这件事而言，他仍然选择了按英格兰的传统来行事。对诺曼人来说，这种行为一定是极其可怕的。11世纪70年代，几位欧洲大陆的评论者都使用了“野蛮的”一词来形容英格兰人。³¹ 这些评论者里还包括普瓦捷的威廉和兰弗朗克大主教，而让他们做出这一评价的可能正是英格兰人的政治谋杀。

至此，事情已经很清楚了。要了解11世纪70年代英格兰的政治形势以及这一时期英格兰人和诺曼人的关系，我们大多只能从趣闻逸事当中找证据。这样一来，人们便可以对这些证据进行不同的解读。例如，兰弗朗克坚持认为，1073年的情况极为糟糕。但是，把事情描绘得越糟糕越好显然也是他的意愿。可以看到，在那之后，他便立刻向教宗提出要求，希望得到教宗的许可，辞去主教之职，回到诺曼底，并且继续享受平静的修隐生活。类似地，他在信中提到，英格兰妇女为免遭诺曼人强奸而逃到修道院，是为了回答罗切斯特主教所提出的疑问。后者想要知道，针对现在一些妇女想要放弃修女生活的情况，应当采取怎样的措施。也就是说，截至写信时（在1077年之后的某一时间），比起1066年的时候，英格兰的情况已经好了很多。

人们也可以收集其他的证据来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盎格鲁人和诺曼人的关系正在逐渐改善。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说，在诺曼征服之后不过几年，“英格兰人和诺曼人就在各堡镇、镇子和城市中和平地居住在一起，并且互相通婚。你可以看到，许多村庄或城镇的集市上满是法兰西的货品。再看那些英格兰人。以前，穿着本土服饰的法兰西人认为英格兰人是卑劣的，而现在，这些人已经完全被异国的风尚所改变”。当然，这一证据也来源于逸事。许多当代的历史学家已经指出，奥德里克生活在他所描述的事件的几十年后。总体而言，他给了人一个过于美好的印象。无论如何，我们最好记得有关奥德里克出身的事实。出生于1075年的他本人就是盎格鲁人和诺曼人通婚的产物。正如他的上述引言所示，此类通婚现象在城镇地区更为普遍。³²

也有其他人提到过英格兰人与他们的征服者之间的合作。除去和诺曼人通婚而融入了诺曼世界之外，瓦尔塞奥夫伯爵与新任达勒姆主教的洛陶林吉奥人也相处得十分愉快。“

瓦尔歇主教和瓦尔塞奥夫伯爵非常友好，并且互相包容，”达勒姆的西缅回忆道，“他们的关系实在太好了。伯爵不但会和主教一起参加牧师们的宗教会议，而且会谦卑顺从地在他的伯爵领内执行主教所下达的所有宗教改革指令。”³³

一些政治上的进展也促进了两个民族关系的改善。瓦尔塞奥夫的前任戈斯帕特里克很快就从佛兰德回到了苏格兰。因此，他本可以继续对诺曼人构成威胁。但是，他似乎在1073至1075年间死去了。远比戈斯帕德里克之死重要的是，在同一时期，同样在佛兰德流亡的埃德加王子决定，是时候该投降了。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保留着念想，希望能在欧洲大陆继续抗击征服者。年轻的法兰西国王腓力一世将位于滨海蒙特勒伊（Montreuil-sur-Mer）的城堡借给他，而他也以此作为袭击诺曼底北部边界的根据地。1074年，埃德加回到苏格兰，以筹措下一步行动所需要的资源。但就在这之后，计划出现了差错，几乎造成了一场灾难：就在前往法兰西的途中，这位王位觊觎者的船只失事了。他失去了所有的财产，连性命也差点丢掉了。当埃德加最终一瘸一拐地回到苏格兰的时候，他的姐夫苏格兰国王马尔科姆建议他，可能是时候和威廉讲和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道，“于是，他的确这么做了”：

肚姑搪搜绪磊守打扑浦；必捧赛新扑守夺厚逊妇肯…另妒就梅姑搪龟守打俭
俭荫匈除唉身标奖打御颁硬史改守龟守打噬储；必荫匈除唉守史吃磊守绿打历担
…龟权匈除匈辛；！达豁打账叔幸耳灿贯…抑居警警苍壳措醇跨梅急守；必祈朝
挠傲守…旅措匈咐敞搬；守第特！达豁磅贯若凸龟卜垒…越措守绿爵故急措姑搪
；守病耸陨贞徽打晰特…

这确实证明，英格兰人已经意识到了征服者的骑士精神。这样说是因为，在此之前，由于害怕被处决，没有哪个神智健全的贵族敢以这样的方式投降。相对而言，威廉正是以骑士精神待人处事的楷模。埃德加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随后，他留在了威廉的宫廷里，并享受着国王赐给他的特权”。³⁴

然而，最能说明盎格鲁人和诺曼人关系改善的事件，是于1075年所爆发的一场叛乱。虽然经常有人将它同此前针对征服者的其他叛乱相提并论，但是，这次反叛与先前的反叛最为重要的不同在于，其领导人是法兰西人而不是英格兰人。这次叛乱的主谋似乎是一个名为加埃勒的拉乌尔（Ralph de Gaël）的年轻人。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布列塔尼年轻人（加埃勒是他在布列塔尼的领地）。诺曼人通常不喜欢布列塔尼人。但是，早在虔信者爱德华还在欧洲的时候，拉乌尔的父亲（也叫拉乌尔）就已经是他的侍从了，而在诺曼征服后，他顶替了死去的格思·戈德温森，成了新一任的东盎格利亚伯爵。1069年（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老拉乌尔去世，而小拉乌尔则来到英格兰继承父位。很快，他便开始密谋叛乱。³⁵

策划叛乱的不止他一个人。这位东盎格利亚的新伯爵找到了一个愿意和他共同谋划此事的人。这个人就是赫里福德伯爵罗歇（Roger, earl of Hereford）。此人正是威廉·菲茨·奥斯本的儿子和他（在英格兰的）继承人。这两个年轻人很可能在1075年春加强了他们之间的联盟。那个时候，拉乌尔娶了罗歇的姐妹埃玛。婚礼是在埃克斯宁（Exning）举行的，那里距离萨福克（Suffolk）的纽马基特（Newmarket）不远。阴谋正是在这里诞生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那场新娘的酒席（bride-ale）为很多人引来了灾祸（bale）。”³⁶

我们无法说清楚，令他们不满的地方究竟在何处。伍斯特的约翰说，威廉禁止过这场婚姻。如果不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载与这一说法正好相反的话，威廉的反对可能会是他们不满的理由之一（尽管这一理由并不充分）。在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的笔下，两位伯爵说出了一长串的咒骂之语，而其中的大多数语句不是人人所熟悉的那种语句（例如，威廉的私生子身份），就是明显出自编年史家本人之口（例如，入侵英格兰是不义之举）。然而，在某种情况下，奥德里克有可能是想要暗示一些什么。他借伯爵之口指出，在诺曼征服不久后所分发的土地被没收充公了（或者是全部，或者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征服者加冕后不久，他便按照现有的英格兰模式来任命新伯爵。巴约的奥多、威廉·菲茨·奥斯本和老拉乌尔伯爵接管了戈德温家族离开后所留下的大片领土。他们每个人的势力都覆盖多个郡。但是，就在不久之后，当国王开始设立他自己的伯爵领时（例如在什鲁斯伯里和切斯特所设立的那些），它们所涵盖的范围更小，是以一个郡作为基础的，因而在范围上接近欧洲大陆上的一个郡。罗歇和拉乌尔所面临的情况似乎都是，当他们分别继承了他们父亲的地产的时候，他们所得到的权力都大大地缩水了。这是因为，其旧有的“超级伯爵领”需要和威廉所设立的那些更小的伯爵领保持一致。对此，我们能从兰弗朗克的信中读出，罗歇因为这一事实而感到特别恼怒：在他的伯爵领地上，王室郡长正在处理司法案件。我们可以据此做出明确推断，即在他父亲当伯爵的时候，此种情况从未发生过。³⁷

无论二人为何不满，在做交易的时候，两位伯爵显然有着这样的一种假设，即任何针对征服者的反叛都会得到英格兰人的支持。或许也就是出于这一理由，二人决定，要靠近最后一位有权力和地位的英格兰人。瓦尔塞奥夫伯爵出席了在埃克斯宁举办的婚礼，而也正是在那里，他收到了参与这一密谋的邀请。根据奥德里克所述，罗歇和拉乌尔等人意在把这个国家一分为三。其中一人称王，其他两人则以公爵的身份进行统治。但从整体上来说，这种事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是因为，根据其他资料记载，阴谋叛乱者曾恳请丹麦人出手相助。然而，奥德里克的确做了一个正确的判断，即叛乱的目标确实是铲除威廉。正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说的那样，“他们正在密谋，想要把他们的君主赶出英格兰”³⁸。

伯爵们似乎认为，英国人自然会造反，并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彻底失算了。1075年的事态反映了许多事情。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英格兰人已经不再对发动叛乱感兴趣了。伍斯特的约翰说，瓦尔塞奥夫伯爵很快就恢复了理智，并向兰弗朗克坦白了一切。无论实情是否如此，大主教很快便发现，城堡已经被加固，而士兵也被组织起来以反对国王。关于他对事态的回应，我们可以从他不久后写给赫里福德的罗歇的一系列信中找到某些端倪。一开始，兰弗朗克试图安抚伯爵，并提醒对方，他的父亲对国王忠心耿耿。他告知对方，人们会调查他与国王的郡长之间的争端。他还提出，他想要亲自与之会面，以便进一步商讨这些事情。很明显，他所抛出的橄榄枝被拒绝了。这是因为，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大主教在开头处写道：“听到你的消息，我的悲伤已经无以言表了。”他再一次提醒罗歇，他父亲为人多么正直，同时敦促对方赶过来讨论他的问题。但是，这位叛乱者是无法被说服的。因此，兰弗朗克彻底改变了他的态度。在最后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已经诅咒了你和你所有的支持者，并对你们施以绝罚。”他还补充道：“除非我的君主（也就是国王）宽恕了你，我才能解除你身上这可憎的束缚。”³⁹

与此同时，国王在英格兰的那些更为好战的副手开始整编军队，以消弭叛乱。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这一军队都反映出了盎格鲁人和诺曼人之间广泛的合作关系。根据伍斯特的约翰的叙述，赫里福德的罗歇伯爵所带领的反叛者遭到了阻挡，无法渡过塞文河。除去伍斯特主教伍尔夫斯坦和伊夫舍姆修道院院长埃塞尔威格（Æthelwig）所指挥的军队，他

们还要对付“一大群民众”。《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告诉我们，拉乌尔伯爵以及他手下的人在东盎格利亚也同样受到了挫折，因为“在英格兰的城堡守军（即诺曼人）和所有当地民众（即英格兰人）都奋勇迎敌，并阻止了他们采取任何行动”。伍斯特的约翰补充说，拉乌尔在剑桥扎了营。就在这个时候，他遭遇了一支“英格兰人与诺曼人所组成的大军”。后者已经准备好开战了，与此同时，奥德里克坚称，有一场战斗在附近的法顿庄园（manor of Fawdon）中爆发了。而在这场战斗当中，叛军最终被“一支英格兰军队”击溃。

40

显然，伯爵们的计划不够周全。他们的叛乱就这样被挫败了。拉乌尔逃回了位于诺福克（Norfolk）的驻地，并从那里乘船去往布列塔尼。他的新婚妻子和布列塔尼的追随者们则继续据守位于诺里奇的王室城堡。这表明，他还想要回来。当他回来的时候，他或者带着一支从欧洲大陆招募来的新鲜盟军，或者已经得到了丹麦人的帮助。但是，在被包围了很长时间之后（如果奥德里克所言不假，围城战持续了3个月），埃玛和诺里奇的剩余守军选择了议和。为了保全性命，并免受刖肢的酷刑，他们同意离开英格兰，并且再也不回来了。在写给他的君主的信中，兰弗朗克说道：“荣耀归于主！我们已经把布列塔尼的下流胚们赶出了您的王国。”⁴¹

正如大主教的信所表明的那样，叛军投降时，威廉仍在诺曼底。在危机的初期阶段，他显然已经准备好要渡过海峡了，但兰弗朗克劝止了他。（“如果你要来援助我们，那么就是对我们莫大的侮辱。”他坚决地告诉国王。）然而，没过多久，威廉的确返回了英格兰。这是因为，他发现，叛乱者确实在某个方面取得了成功。“正如国王之前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丹麦人真的来了。”那年秋天，兰弗朗克在给达勒姆主教的信中写道：“所以，你要加强你的城堡的防御，增添人力、准备武器并备好补给。一定要准备好啊！”但最终，这场风暴也不过是暂时性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虽然有1支由200艘战船组成的丹麦船队适时来到，但“他们不敢与国王威廉作战”。在回家之前，他们在约克抢劫了一番，而这就已经满足了他们的胃口。⁴²

因此，威廉得以在威斯敏斯特度过圣诞节，为叛乱善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所有出席婚宴的布列塔尼人都受到了惩罚。一部分人被弄瞎了双眼，而另一部分人则遭到了放逐。”这些都是重刑。正如任何人所能够想象的那样，作为曾经密谋叛国的人，他们应当受到这样的刑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人被处决。这是真正的骑士行为。在国王回来后不久，赫里福德的罗歇立刻就被抓获。他被判失去土地及自由，但并没有被剥夺生命。像莫卡伯爵一样，他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反省他反抗私生子威廉的愚蠢之举。⁴³

剩下的就是瓦尔塞奥夫伯爵。虽然他也涉案了，但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连当代人都无法确定，他究竟与此事有多少关联。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和伍斯特的约翰的说法，伯爵基本上是无辜的。在婚礼上，他被迫发誓。而在那之后，他便立即前往兰弗朗克处以寻求宽恕。之后，在大主教的建议下，他跨越海峡前往诺曼底，以寻求国王的谅解。相反，在奥德里克的描述中（比起《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一叙述的很多地方似乎都不太可信），瓦尔塞奥夫被迫与阴谋造反的人同盟。他不赞同他们的计划，但并未将这一计划告诉任何人。因此，虽然他没有参加叛军，但他仍旧犯下了藏匿不报之罪。

奥德里克说道，就裁决而言，审判官们无法达成一致。在被囚禁在温切斯特数月之后，伯爵才等来了他们的最终决定。显然，最坏的可能就是，他会像罗歇伯爵一样被终身囚禁。但奥德里克说，众人都认为瓦尔塞奥夫会被释放。毕竟，他娶了国王的外甥女。伯爵甚至可能希望，就像埃德加王子那时一样，他可能会因为及时投降而得到赏赐，并且官复

原职。⁴⁴

如果他这样想的话，他一定大失所望。6个月之后，瓦尔塞奥夫终于等来了判决。经过判定，他所犯下的罪行并不比其他的反叛者更轻。然而，他所受到的刑罚却有所不同。正如奥德里克所解释的那样，赫里福德的罗歇是诺曼人，因此“要按诺曼人的法律来判刑”。瓦尔塞奥夫则是一个英格兰人，要根据“英格兰的法律”判刑。1076年5月31日的早上，在这个城市中的其他居民还在沉睡的时候，伯爵就被带到了温切斯特城外的圣贾尔斯山（St Giles Hill）的山顶。在那里，他被砍了头。尽管奥德里克描述了他所做的祈祷和流下的眼泪，但我们很难感受到，他对瓦尔塞奥夫有多少同情。毕竟，这个人最近才策划了一场针对其政治对手的谋杀，而在那个时候，他的对手们才刚要坐下，正准备享用晚餐。最后一位英格兰伯爵的命运证明了这位史学家的观点，即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确实遵循着不同的游戏规则。只要这种差异存在，和解的希望就微乎其微。⁴⁵

❶ 复活节前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旨在纪念耶稣进入耶路撒冷。

❶ 有关伊利的城堡，参见 *Ōe hu Hd hq vlv*, ed. Blake, 194 (trans. Fairweather, 229).

❷ SD, *Klvwūā*, 138–40.

❸ DVF E, 934, 1072, 1093; JW, iii, 20–1.

❹ Williams, *Hqj dvk dqg ūkh Qrup dq Frqt xhw* 57–8; SD, *Klvwūā*, 142, 144.

❺ Above, 103, 127; Baxter, ‘Edward the Confessor’, Map 10.

❻ Fletcher, *Eārgihxg*, 186; Baxter, *Hduw ri Phufld*, 68, 272.

❼ OV, ii, 232–3, 262–3; Williams, *Hqj dvk dqg ūkh Qrup dq Frqt xhw* 58.

❽ Douglas, *Frqt xhuru* 212, 224–5.

❾ Ibid., 223–4, 228–9.

❿ Bates, *Frqt xhuru* 85–9. Bates对威廉当时的处境表示乐观。

⓫ Above, 202; DVF E, 1087; D. Bates, ‘The Origins of the Justiciarship’, *DQV*, 4 (1982), 2–8.

⓬ Above, 112; *Chuhw ri Ōdqiudqf*, 30–1; *UUDQ*, 79.

⓭ GQE Lanfranc; *Chuhw ri Ōdqiudqf*, 30–1, 112–13.

⓮ HKG, ii, 604–5. Barlow, *Hqj dvk Fkxyfk- 2177’ 2265*, 48–50, 147–52.

⓯ *Frqxqlaw dqg Vāqrgv*, ii, 614; *Chuhw ri Ōdqiudqf*, 78–9, 134–5; OV, ii, 200–1; GQE Lanfranc.

⓰ DVF D and E, 1067; Fernie, *Dufkluhfwūh*, 104–6.

⓱ Ibid., 106–21, 130–1; M.T. Clanchy, *Hqj adqg dqg lw Uxduw- 2177’ 2383* (2nd edn, Oxford, 1998), 61; WM, *Jhwūd Srqūlilfxp*, 102–3.

⓲ Fernie, *Dufkluhfwūh*, 108, 130, 144, 152–3, 166; above, 98. 克雷迪顿的主教座堂之所以被移动，也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Prestwich, *Salfh ri Z du* 4.

- 19 Rubenstein, 'Liturgy Against History', 282–5, 289–92. Rubenstein 成功地推翻了 S. J. Ridyard 的修正派观点。S. J. Ridyard, '*Frqglj qd yhqhudlŕ*; Post-Conquest Attitudes to the Saints of the Anglo-Saxons', *DQV*, 9 (1987), 179–206.
- 20 Rubenstein, 'Liturgy Against History', 282, 292–5.
- 21 Ibid., 295–7; *Klwwld Hffdwlvh Deehqgrqhqvlv*, ed. Hudson, ii, xli–xlii; WM, *Jhvud Srq ulf xp*, i, 628–31. 参见 P.A. Hayward, 'Translation Narratives in Post-Conquest Hagiography and English Resistance to the Norman Conquest', *DQV*, 21 (1999), 67–94.
- 22 *Chuhw ri Odqiudqf*, 30–1; OV, ii, 256–7.
- 23 *UUDQ*, 48–50, 107.
- 24 *DVF E*, 1083; JW, iii, 38–41.
- 25 *Chuhw ri Odqiudqf*, 112–15; *HKG*, ii, 634.
- 26 *HKG*, ii, 399, 523. 据说, 偿命金 (或者类似的东西) 制度最初是由克努特引进的, 为的是不让英格兰人杀丹麦人。即便威廉真的不过是重新推行了这一制度, 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这一做法的历史价值。尽管它有可能会改变我们对丹麦人到来以后的英格兰社会的理解, 但它还是为我们描绘诺曼征服之后的英格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B. R. O'Brien, 'From Moroor to Murdrum: The Pre conquest Origin and Norman Revival of the Murder Fine', *Vshfxαp*, 71 (1996), 321–57.
- 27 *Chuhw ri Odqiudqf*, 110–13, 150–3, 166–7; WP, 158–9; OV, ii, 202–3.
- 28 Above, 14, 19, 36; J. Gillingham, '1066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Chivalry into England', idem, *Hqj dvk lq ũkh Wē haũk Fhqũũ*, 215–16.
- 29 Ibid., 211–15.
- 30 Ibid., 217–18, 228; WP, 157.
- 31 Fletcher, *Eαrgihxg*, 1–5; Gillingham, '1066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Chivalry', 218–19.
- 32 OV, ii, 256–7; H. M. Thomas, *The Hqj dvk dqg ũkh Qrup dqv; Hũkqlf Krvũũ- Dvlp lα ũrq- dqg Ighquũ- 2177'f/2331* (Oxford, 2003), 145–51.
- 33 SD, *Klwwũ*, 144.
- 34 *GQE Gospatric*; *GQE Edgar Ætheling*; *DVF D*, 1074.
- 35 *GQE Ralph the Staller*; *GQE Ralph de Gaël*.
- 36 *DVF D and E*, 1075.
- 37 Ibid.; JW, iii, 24–5; OV, ii, 310–13; C. P. Lewis, 'The Early Earls of Norman England', *DQV*, 13 (1991), 207–23; *Chuhw ri Odqiudqf*, 118–21.
- 38 OV, ii, 312–15; *DVF D and E*, 1075.
- 39 JW, iii, 24–5; *Chuhw ri Odqiudqf*, 118–23.
- 40 JW iii, 24–5; *DVF D and E*, 1075; OV, ii, 316–17.
- 41 Ibid.; JW, iii, 26–7; *Chuhw ri Odqiudqf*, 124–5.
- 42 Ibid., 124–7; *DVF D and E*, 1075.

43 Ibid.; OV, ii, 318–19.

44 *DVF* D and E, 1075; JW, ii, 24–5; OV, ii, 320–1.

45 Ibid., 314–15, 318–23; Gillingham, ‘1066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Chivalry’, 218.

27。蜡颖疼食犬

1076年夏，随着罗歇伯爵入狱和瓦尔塞奥夫的死去，征服者横渡英吉利海峡，以追踪最后的叛乱分子——擅长逃跑的拉乌尔伯爵。这或许表明，威廉做事彻底，几乎有强迫症。但是，拉乌尔也绝不是一个四处游荡的流亡者。在回到故乡布列塔尼以后，伯爵在多尔城堡（castle of Dol）安顿下来。以此为据点，他和他的手下能够对诺曼底西部边界构成威胁。而且，构成威胁的也不只是踏道手下：当地的编年史表明，此地的部分守军隶属于安茹伯爵。换句话说，拉乌尔与威廉在欧洲大陆的其他敌人联手了。这样看来，早在发动叛乱之前，拉乌尔可能就已经这样做了。这样一来，我们也就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此前的那场叛乱，并且认定，这场叛乱的性质更为严重。正如之前的埃德加王子一样，拉乌尔可能已经成为一场更大的阴谋的一部分。这一阴谋旨在动摇威廉的王权，而且是由安茹伯爵、佛兰德伯爵和法兰西国王所精心谋划的。¹

如果说还有什么考虑不周的地方的话，那便是：威廉似乎低估了对方所能造成的威胁。1076年9月，他举兵攻入布列塔尼，威慑拉乌尔的领地并持续围攻多尔城堡。但是，守军比他们所预想的更加坚决果敢。他们一连坚守了数周。接着，随着冬季的到来，法兰西国王也出兵援助。这让威廉吃了一惊，并迫使他采取行动。如果说，他所遭遇的并不是一次完全的溃败的话，那么，他所采取的行动也充其量是一次匆忙的撤退。《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威廉国王逃走了。他不但损失了人马，而且还丢掉了大量的财物。”在征服者的军事生涯里，这是首次有记载的败绩。50年后，奥德里克·维塔利斯把这一失败描述为神罚，即上帝因瓦尔塞奥夫之死而惩罚威廉。²

因此，在1077年余下的时间里，威廉同法兰西及安茹方面进行了和谈。这一次，威廉没能占据上风。就在那一年的夏天及秋天，人们为诺曼底公国内几座新建的重要教堂举办了献堂典礼。这些建筑当中还包括国王自己在卡昂修建的圣斯蒂芬教堂。这些献堂典礼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威廉或许是在担心触怒神灵，并且在尝试进行弥补。可以确定的是，他正在寻求以另一种方式来展示他的王权。在圣斯蒂芬的献堂典礼上，参加者不仅有国王和王后，还有当时在诺曼底的所有要人。根据特殊安排，参与仪式的还有来自英格兰的最为强大的诺曼贵族，以及大主教兰弗朗克和约克大主教托马斯（Thomas）。无疑，这也是一种尝试，旨在提醒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虽然在很多情况下，诺曼人为英格兰的诸多事务缠身，但是，正是因为诺曼征服的胜利，他们也变得比原来强大得多。而且，虽然诺曼人分别居住在海峡的两岸，但他们却没有因此而分裂。不幸的是，这句话并不适用于所有场合。在威廉自己的家族当中，情况尤为如此。³

自从二人在1050年（或者在其前后几年）结婚以来，威廉和玛蒂尔达至少生下了9个子女——4个儿子以及（大概）5个女儿。我们之前从未提到过他们，因为我们对于他

们成年以前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威廉的次子理查在十几岁时因为狩猎事故而身亡，剩下的3个兄弟则活了下来。最小的孩子亨利大约生于1068或1069年。威廉则生于1060年前后（因为他长了一头红发，他又以鲁弗斯 [Rufus] ^①之名为世人所知）。1077年的他应该刚过青春期。长子罗贝尔可能是9个孩子中年龄最大的。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成年了，而这正是问题之所在。⁴

据奥德里克记载，罗贝尔“夸夸其谈且为人鲁莽。他在战斗中十分勇猛，是一个强壮而出色的射手。他声音清朗、令人愉快且言辞流利。他有着一张圆脸，身形矮小而结实。因此，人们常称他‘肥腿’ (fat-legs) 或‘短衬裤’ (shorty-pants)”。在诺曼法语中，“短衬裤”这个词演变为“短护腿” (Curt-hose)，而这一绰号也流传至今。如果正如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所言，这是征服者本人所使用（甚至可能是由他发明）的绰号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一称呼很难算作昵称。正如奥德里克和其他作者所指明的那样，威廉和罗贝尔之间几乎只有仇恨。两人之间的问题正是长期以来中世纪统治者与其男性继承人之间所存在的矛盾。⁵

正像载入史册的每一个继承人一样，罗贝尔渴望从他的父亲手中分得更多的权力。在他十五六岁时，一切似乎水到渠成。因为，1066年，就在前往征服英格兰的前夕，为以防万一，威廉承认了罗贝尔的储君之位，并且要求所有诺曼底要人宣誓并承认罗贝尔的这一地位。然而，也是从那时起，罗贝尔继位的希望却逐渐变得渺茫起来。威廉通常会把玛蒂尔达留在诺曼底，让她为自己摄政，并让一群年长且有经验的人辅佐她。年轻的候补公爵或许获得了某些管理权，因为他有时会作为公爵的证人出现。但就像每个年轻人一样，他想要的不是行使父亲所授予的权力，而是真正的独立——有权挑选自己的随扈，并拥有能够用来奖赏他们的土地和金钱。他成年的时间恰逢诺曼底国土安全再现严重威胁的时节，而这也使得事态变得更糟。罗贝尔可能期待自己能够得到更多的权力。而就在这时，他却发现自己的父亲几乎总是出现在公国，亲自处理各种事务。据奥德里克说，罗贝尔要求得到诺曼底和曼恩，但遭到了威廉的拒绝。征服者告诉他，他需要等待一个更为恰当的时机。“因为从父亲那里一无所获”，奥德里克说，罗贝尔“十分气恼，并且屡次傲慢地与其父发生冲突”。⁶

1077年9月，在圣斯蒂芬的落成仪式结束后不久，关键时刻便来临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威廉和罗贝尔一起出现。在这之后的某一天，国王正在莱格勒，为其前往南部边疆的远征做准备。就在此时，罗贝尔和他的弟弟们之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根据奥德里克的记述：

掏篮·粮纷圣龟过腊壳措替阳科妇跨寓权打邻卧·就稍胎 3 Roger Cauchois
：打用钟篡脏…厨篷；邻绑妒需浇瞻因磊喻匈址用钟困…端遣竭位丧币匈辛；因
厄艇权部打农梳权太偕甄…守绿匈倍太；匈倍再印介戳打畏认…标皆撼；守绿颈
散谓晚玛打邻绑妒蝗盘沙储惹权女升…弃撼；修廷 3 Ivo：龟妇枯戮面跨打 ü 表
快 3 Aubrey of Grandmesnil：顶邻绑妒胜]“藐特锐录刑浅伤喻辛打投峭 B 竟
啊；藐打旦旦绿涩迎录姆措藐打溯权；言姻升继因藐帖惹权；千藐弗伤措澈峭打
B 藐贺标蛮矮喻绪提召锐录溜 B 竭是涩卢遣幸竞低磊…藐悲辖另权嘲段守绿；标
弃藐竭瘫磊；藐祭研倚枢标胖溯…”似磊喻我盒；邻绑妒末划陈撕；另权寺磊胖
壳…守陈措权玛打厄基困；例守打旦旦绿捶衫标蝗…

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一记述的真实性，特别是鲁弗斯和亨利“爬到”罗贝尔“头上”的这件事。乍一看，奥德里克已经知道了这几兄弟后来的政治命运，并在努力地编造隐喻。但从其他方面来看，这一故事仍有可信之处。例如，为什么他会告诉我们，是伊沃和格朗梅尼勒的奥布雷忥的罗贝尔？还有，为什么他要告诉我们，他们待在罗歇·科舒瓦的家里，而对于后世的人来说，如果不是这一事件，他们会对这个人物一无所知？答案是，奥德里克肯定知道这一事件的内情。莱格勒距他所在的圣埃夫鲁修道院只有几英里远，而格朗梅尼勒家族正是这一修道院的创始人。这位编年史家继续讲道，争吵声很快就把国王引到了现场（威廉“借宿在甘厄尔 [Gunher] 的房中”），而争吵也暂时得以平息。然而，就在第二天晚上，罗贝尔及其侍从便离开了国王的军队，匆匆骑马赶往鲁昂。他们企图占领该城市的城堡，但未能得手。当威廉得到消息后，他勃然大怒，并下令抓捕所有的叛乱分子。此时，罗贝尔及其追随者们逃跑了，并开始流亡。⁷

尽管奥德里克对罗贝尔持轻蔑的态度（根据他的评价，罗贝尔是“鲁莽的”，而他的父亲则是“谨慎的”），我们也不该因此而低估这一叛乱的严重性。追随继承人逃亡的人（用奥德里克的话说，就是那些“阿谀奉承之人”）中包括蒙哥马利的罗歇的长子（贝莱姆的罗贝尔 [Robert of Bellême]）以及威廉·菲茨·奥斯本的长子（布勒特伊的威廉 [William of Breteuil]，毫无疑问，后者因为其兄弟罗歇最近被监禁而感到失望）。随行的还有诺曼贵族当中的其他年轻成员。简单地说，正是因为威廉和罗贝尔之间的斗争，整个诺曼贵族群体都按照类似的父与子之间的界限被分割开来。家族成员则各自效忠不同的对象。可以想见的是，国王的对策当然是试图完全掐灭反叛的火苗。叛军首先逃至雷马拉尔城堡（castle of Rémalard），那里距离诺曼底的南部边界不远。威廉适时召集了大军，并在那里包围了他们。于是，罗贝尔再次出逃。这一次，他投往了他父亲的仇敌的怀抱。他首先来到他的舅父佛兰德伯爵那里，后来又来到法兰西国王的宫廷。这位国王一定为自己的好运而感到欣喜若狂。他曾花了数年时间，试图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人物。如果以罗贝尔为中心的话，就能够建立起一个对抗诺曼人的联盟。此时，法兰西国王腓力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征服者的儿子兼王位继承人的君主。这正是一张能赢过其他一切的王牌。⁸

这一家族裂痕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是，威廉被迫再次全身心地关注大陆危机，而英格兰则再次交由他人管理。和11世纪70年代初的情况一样，兰弗朗克继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国王从诺曼底发往英格兰的信件之中，但凡是存留至今的信，大主教总是被列在众多收信人的第一位。然而，在11世纪70年代后期的英格兰似乎有另外一个拥有很大权力的人。他所拥有的权力甚至比兰弗朗克还要大。此人正是威廉的弟弟，即巴约的奥多。⁹

毫无疑问，奥多和兰弗朗克的性格截然不同。当然，他也是一名主教。他的巴约大教堂也在1077年夏天举行了献堂仪式。这座教堂无比辉煌，而且也是新建的。如果普瓦捷的威廉所言不假的话，在有关宗教信仰的讨论中，奥多表现得睿智而雄辩。但与兰弗朗克不同的是，奥多从来就不是僧侣，也并不渴望回到修道院清修。相反，他似乎十分享受自己的世俗角色。当威廉在诺曼征服后不久授予他肯特伯爵的头衔时，他便欣然接受了这一世俗头衔。对于普瓦捷的威廉来说，这一头衔令奥多“成了最适合同时从事教会事务和世俗事务的人”。而对于奥德里克来说，这一头衔不过证明了奥多“更倾向于做世俗事务，而不是进行精神上的深思”。除去教会人士和世俗人士的身份之外，奥多显然也是个战斗人士。在他自己的纹章上，其中一面描绘的是他高举主教权杖的形象，而在另一面上，他则变成了一个骑士，挥舞着利剑。这使得普瓦捷的说法几乎成了笑话。他声称：“奥多从未碰过武器，而且也从没想过要这样做。”他同时也坚称，主教现身黑斯廷斯战场，完全是因为他深爱着自己同母异父的哥哥。（“他们的兄弟之爱如此深厚，即使是在战场上，他

也不愿与威廉分开。”) 不言自明的是, 他的这些话极其荒唐。主教自己命人制作的巴约挂毯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证据, 足以证明普瓦捷的这些话都是假话。挂毯显示, 这位好斗的主教骑着一匹黑马冲入战场, 在紧要的关头重振诺曼人的斗志。无论其他人关于他的行为持有怎样的保留意见, 奥多显然能坦然接受他的这种双重身份。¹⁰

从现存的王室信件中, 我们很难看出, 奥多在11世纪70年代后期的英格兰拥有显赫的地位(其中, 只有两封信把他列为了收信人), 但从各编年史家的记述中, 我们可以找到相关的证据。“在英格兰, 他的地位仅次于国王,”《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 “当国王在诺曼底的时候, 他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奥德里克则告诉我们, 奥多“的权力比王国里任何其他的贵族都要大”。至于奥多的权力到底有多大,《末日审判书》对此有所揭示。其中有一系列条目显示, 他有权自己重新分配土地, 并自行解决有关土地持有权的争端。而在做出决定的过程中, 他无须听取任何他人意见, 甚至无须听取国王的意见。就这一方面而言, 他的权力是很独特的。《末日审判书》显示, 直到他于1071年去世之前, 威廉·菲茨·奥斯本偶尔履行过类似的权力。但到了11世纪70年代晚期, 奥多显然是唯一可以这样办事的人。例如, 阿宾登修道院院长在纳尼汉姆考特尼(Nuneham Court enay)买了一处新庄园。这位院长曾小心翼翼地奥多禀明价格, 并获得了主教的同意。该修道院的编年史家解释说,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国王还在诺曼底。而在那时, 其弟弟巴约主教奥多正统摄着王国”。奥德里克则更为直白地写明了这一状况。他说, 奥多受到了“各地的英格兰人的敬畏, 并且能像国王一样进行审判”。¹¹

有趣的是, 就在主教统治英格兰的那段时间里, 土地分配制度出现了重大的改变。正如我们所见, 在加冕典礼之后, 征服者最为亲密的伙伴(就像奥多本人和威廉·菲茨·奥斯本这样的人)立刻就得到了封地。而在第二年, 国王返回英格兰后不久, 诸如蒙哥马利的罗歇的其他宠臣则也得到了这一类型的封赏。威廉把之前的旧领地合并成几个大地产, 然后分封给上述这些人: 奥多得到了肯特, 菲茨·奥斯本得到了怀特岛, 而蒙哥马利则得到了什罗普郡。这一分封方式完全打破了原有的土地产权模式。这种情况在苏塞克斯表现得最为明显。在那里, 新设立的雷普完全打破了原先的地产边界。既然这些被分封的土地都位于威廉领地的外围, 那么我们便可以猜测, 威廉这样做首先是出于安全的考虑。¹²

但是, 这些早期赠予其近臣和密友的土地是一些例外, 似乎并不是按照总体规则分配的。在一些远离海岸和边疆的地区, 我们能够看到, 诺曼人在按照不同的土地分配原则分配土地。个别诺曼人被赏赐的土地此前为同一个英格兰人所有。就拿马厩总管安斯加尔(Ansgar the Staller)来说, 在全英格兰地位低于伯爵的人当中, 他曾是最为富有的人。安斯加尔似乎参加过黑斯廷斯战役(事实上, 他很可能就是哈罗德国王的旗手), 而且受了致命伤。我们上一次看到安斯加尔是在《黑斯廷斯战役之歌》有关伦敦投降的描写。尽管伤情严重, 他仍在进行谈判。此后不久, 他的伦敦市长(portreeve)之职就被一个名叫曼德维尔的若弗鲁瓦(Geoffrey de Mandeville)的诺曼人接替了。在《末日审判书》的时代, 安斯加尔的土地全都归他所有。换句话说, 若弗鲁瓦似乎只是填补了他的前任所空出的位置。¹³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1068至1071年发动叛乱的英格兰人身上。在他于1070年逃亡之前, 梅尔斯韦恩一直都是叛乱的首领。他一度担任了林肯郡的郡长, 而其所有地产都落入了其诺曼继任者拉乌尔·帕尼尔的手中。休厄德·巴恩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在伊利陷落后便一直身陷囹圄。而他的所有土地都归一个名叫费勒斯的亨利(Henry de Ferrers)的诺曼人所有。奥德里克还为我们提供了其他几个参与叛乱的英格兰人的名字。而从《末日

判决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土地都被分别转到新来的诺曼人的名下了。更有甚者，在叛乱结束之后，一直到11世纪70年代早期，相同的进程似乎还在持续。例如，我们知道，在1073至1074年的冬季，瑟伯兰德^②这位北部英格兰的塞恩死去了。他是卡尔的儿子，而瓦尔塞奥夫派人在塞特灵顿取了他的性命。据《末日判决书》记录，他在林肯郡和约克两郡的土地都变成了诺曼领主托斯尼的贝伦加尔（Berengar de Tosny）的领地。¹⁴

然而，在这之后的某一段时间里，我们仍能感觉到某种转变。诺曼人所获得的地产不只来自一个英格兰人。相反，我们见证了领地赠予的回归——诺曼征服之后的那种大型分封又出现了。要举例的话，不妨观察一下莫尔坦的罗贝尔（Robert of Mortain）的土地持有状况。他是威廉另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在1086年之前，这一大片位于约克郡的领地还没有被记录在《末日判决书》之上，罗贝尔就成了它的新领主。但从土地持有权来看，这片领地完全是一团乱麻：在这一领地范围内的土地先前曾分属几十个英格兰人。有些人的领地被整个涵盖在内，而另一些人的领地则并没有被完全包括在这片领地的范围之内。然而，就地理意义而言，罗贝尔的新领地则是有明确的边界的。这是因为，其边界正是按照现有的郡的下一级行政单位的边界来划分的（在南方，人们将其称为“百户区”，而在北方，人们则将其称为“小邑”）。很显然，在这个时候，正是这些行政单位的边界奠定了土地赠予的基础，现有的土地持有权规划则对此没有什么影响。

与此同时，即便是在这一确定的区域内，罗贝尔也并不完全具备对这一领地的管理权。这是因为，在某一两处地方，其他新来的诺曼人的地产打破了他的领地的完整性。这些人是基于继承的原则而得到土地的。据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做出推断，即这些人得到土地在先，而罗贝尔受封在后。简而言之，我们所面临的局面似乎是，罗贝尔分到了以行政边界划分的一块领地，然后被告知，“那里还剩下什么，就拿什么”。¹⁵

在英格兰的其他地方，按照“那里还剩下什么，就拿什么”的原则，大块的领地被源源不断地分封了出去。在米德兰地区北部以及比这一地区更北的某些郡里，这一现象尤其明显。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地区并未受到第一波诺曼人定居潮的影响。这些领地的具体建立日期已不可考，但有证据表明，1080年前后，几个拥有此类领地的领主已经出现了。可以看到，早期的那种直接继承土地的模式，似乎一直持续到了1073或1074年。就在这两个日期之间，有人做出了从根本上改变政策的决定。¹⁶

改变政策的可能正是征服者本人。毕竟，土地分配几乎是人们所能想到的最为重要的任务。如果是这样的话，政策最有可能是1075年的最后几个星期或1076年最初的几个月里发生的改变。威廉那时正在英格兰，应对伯爵们所发动的叛乱，并为其善后。正如之前的叛乱一样，在这一次叛乱当中，又有大量的土地被没收。这是因为，这一次，罗歇、拉乌尔和瓦尔塞奥夫都被剥夺了土地。与此同时，征服者之所以做出按照不同的原则来授予土地的决定，可能也有着其他的考虑。如果说，在过去的近十年间，威廉一直是按照严格的继承原则来分配英格兰人的土地的话，那么到了11世纪中期，可以用于奖赏忠实的追随者们的领地势必将所剩无几。而且，那些追随者可能更偏好那种连在一起的领地，即威廉在诺曼征服之后不久分封给臣下们的那种领地。他们不愿意顶替他们的英格兰前辈，获封原属于这些人的几处庄园。后者往往分散在好几个郡当中的不同地方。但是，这种变化可能也只不过是出于政治形势和实用主义的考虑。到了11世纪70年代中期，威廉便开始在欧洲大陆事务的泥潭当中越陷越深。鉴于这种局面，在分封土地的时候，他很可能会考虑到国土的安全，而不是遵从英格兰现有的土地持有模式。如果英格兰掌握在可靠的人的手中的话，那么威廉自己就能腾出手来，在其他地方作战。

当然，这一政策的变化也可能是高层中的人事变动造成的。可以想到，这种向领地分配的转变是奥多主教的主意。他使用了自己作为摄政者的权力，以推行这一做法。毕竟，他自己在肯特的领地就是按照这种原则建立起来的。而且，从其他证据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拥有广泛的权力，足以在有关土地持有权的事务上做出决定。奥多至少负责这一新政的实施。而且，在一些情况下，他从自己的追随者中选择了一些人，把英格兰北方的土地赏赐给了他们。¹⁷

11世纪70年代中期，把土地封赏给他人的人不只是威廉和奥多。正如国王或是摄政者开始把土地授予封臣一样，这些封臣也同样开始把土地分封给自己的附庸。这一过程被当代历史学家称为“再分封”（subinfeudation），而与这一过程相关的历史记载并不丰富。就平信徒而言，这一点尤为如此。奥德里克·维塔利斯曾经描述了蒙哥马利的罗歇是如何将什罗普郡的一些管理职位分配给他“勇敢而忠诚的下属们”的。¹⁸然而，在1070年左右，修道院被告知，他们也需要为国王提供一定数量的骑士。出于这一原因，在僧侣们所编的编年史中，我们能够获得有关这一分封过程更为详尽的描述。在阿宾登修道院的编年史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新任修道院院长诺曼人阿德勒姆是如何“利用一支武装骑士队伍，来很好地保卫这座由他主持的修道院的安全的”：

之颈散打瑞翰；守打器更言磊京钉壳瘫唱喻匈谴秃…凑涩；因待遣打赶环己
己场惠怨撼；守奔颈散祭射阳贾狐打掌仪番泛改守打仗噬遇绿3厨篷；守绿涩雪
特圈锄病痢晚打：；必虚厨值特弄借；刑浦守绿谓守贤嫂涡葬…守打喻匈执堆贺
彦利匈咐膀饶…古歧打塘珊稚少需浇睡措；翹鼓你骗彦舰懦打戏刑；摘贾顽欺押
篡睡冈动犬旁丧；肚袞错艺扬押篡睡冈动犬旁丧…¹⁹

对于世俗贵族而言，把自己所得到的部分土地分给下属是一种合理的做法。如果他们曾从国王那里得到丰厚的封赏的话，那么他们这么做就更为合理了。这是因为，这样做显然比一直让他们待在贵族的内廷中更加合算。修道院的僧侣们和主教们分封土地的意愿甚至更为强烈。其理由在于，要维持一支骑士部队，不仅要花费极其高昂的费用，还会造成极大的破坏。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就回忆道，伍斯特的伍尔夫斯坦主教曾被迫为一支骑士部队提供给养。这些人花费了他很多的钱。而且，即便已经是深夜了，他们还在他的厅堂里喝酒斗殴。²⁰

作为回报，获封土地的人要为他们的封君履行军役。一份证书显示，赫里福德的诺曼主教罗贝尔·卢辛嘉（Robert Losinga）把土地分封给了一个名叫罗歇·菲茨·瓦尔特（Roger fitz Walter）的骑士。这一文献是最早的有关军役安排的证书之一。而且，其内容十分明确，足以为我们了解这一议题提供帮助。“此前，这个主教把这块土地当作他自己的私产，并以之维持教会的生存，”这份证书中出现了这样的字句，“但是，在其封臣的建议下，主教将这块土地给了罗歇，以换取对方的承诺。罗歇承诺道，他会像他的父亲一样，只要主教有需要，他便会为其提供两名骑士。”²¹

就像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样，在许多情况下，国王也要求其佃户为他提供人力，以守卫他的城堡。在这一点上，领主们再一次向自己的封臣们提出了和国王一样的要求。无论是直接顶替了他们的英格兰前辈，还是打破了原有的土地占有模式，这些新来的诺曼领主的第一反应都是要修建一座城堡。如果是前一种情况，他们也许会选择把土垒建在英格兰

人已有的住宅的基础上。考古发掘证明，几个诺曼人所建造的土堆正好叠在了盎格鲁-撒克逊建筑主厅的上方。²² 同样地，只要他想，他便可以在任何地点建立城堡，以宣扬他的领主权。建立城堡的目的在于控制周边的乡村（控制有经济和军事重要性的水路和陆路）并保护这些地方的诺曼居民。在《末日审判书》中，一些领地被称作“城堡领”（castle ry）。这表明，这个地区是以城堡为中心的。在其他地方，城堡的功能可以体现在领地的组织结构当中。例如，在约克郡的里士满（Richmond），我们可以看到，一旦领受封地，人们便要轮流执行保卫城堡的任务。每一个佃户都要在此驻守两个月。这样一来，城堡便能永远处于防御状态，可以随时应对敌人的攻击。²³

按照这种描述，我们可以认为，诺曼人在英格兰的定居是一个井然有序的过程。国王把他的土地分封给他重要的部下，而作为回报，这些人会为国王服军役。与此同时，这些人会保留一部分的土地，并将其余部分分封给别人。随着城堡的建立，地方上出现了混乱和骚动。如果这些城堡位于新领地的中心地带的话，事态则尤为如此。但是，无论是就土地分配的方式，还是新的土地占有模式的引入而言，人们的印象仍旧是，它们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之中。

毫无疑问，这种印象具有误导性。这是因为，它掩盖了诺曼人在定居过程中所引发的巨大混乱。很明显，以两种准则分配土地就意味着，新来的诺曼领主们之间很有可能会发生冲突。在这些人中，有的人要求得到某一特定行政区内的所有土地，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他们持有这些地区的某些庄园，就像其英格兰前辈的继承人一样。然而，由于古老的英格兰领主制的复杂本质，这种混乱局面被放大了数倍。在诺曼征服之前的英格兰，一个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成为一个领主的附庸。一个人可以柯宜从领主那里领有土地，但他也可以不这么做。在某些情况下，一个领主对一个人具有审判权，但他并非这个人的领主。在其他情况下，领主和仆从的关系可能只是一种“委身制”（commendation）。这种联系是一种纯粹的私人关系，其内容无关土地或是司法。有些人拥有土地，但他们并没有领主。《末日审判书》对这种现象做出过阐释。它频繁地表示，英格兰人“能够顺遂自己的心意来处置自己的土地”。相比较而言，诺曼底的土地领有关系更为紧密。尽管土地和领主权并不一定是结合在一起的，但人们大多认为，它们确实应当绑定在一起。几十年来，这种土地和领主权结合的趋势一直在加强。因此，1066年，在见识了以错综复杂闻名的英格兰领主权模式之后，很多诺曼人会感到困惑，并试图打破这种模式。例如，一个雄心勃勃的新来者可能会把他领地上的居民当成自己的佃户。然而，这些人可能并不是其前任领主的佃户。一种可能是，他们与其前任领主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委身关系。而另一种可能是，先前的领主只有对他们的审判权。可以想见，把他们当作佃户的做法会激起这些人的反感。其他的诺曼人也会对此表示反对，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对这些人具有更大的处置权。²⁴

这样看来，诺曼人是按照自己的利益诠释（或者刻意曲解）了他们的英格兰前辈的权利，并将这一权利最大化了。与此同时，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只是能抢什么就抢什么。有充分证据表明，虽然有大量的土地是从国王那里领有的合法领地，但是，仍有一些土地的获取方式并不那么合法。这些方式包括敲诈、恐吓或暴力。在它关于这个王国的部分区域（东米德兰和东盎格利亚）的记载中，《末日审判书》并没有表现出特定的土地分配模式。历史学家们解释道，这似乎表明，诺曼人在这些地区的定居模式极为混乱。《末日审判书》也保留了一些当地陪审员的证词。他们说，一些诺曼人的土地是靠掠夺得到的。理查·菲茨·吉尔伯特（Richard fitz Gilbert）就是一个例子。此人是征服者长期以来的好友（他是威廉不幸的监护人吉尔伯特伯爵的儿子）。在诺曼征服后不久，理查就得到了一大块以肯特的汤布里奇（Tonbridge）为中心的领地。正是他在那里建造了那座宏伟的城寨

式城堡。直到今天，那座城堡还是那座镇子的标志性建筑物。他本人也自称“汤布里奇的理查”。但是，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他仍然继续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以扩大自己的领地。1086年，《末日审判书》中的陪审员发誓说，理查以非法的手段夺取了隔壁萨里（Surrey）境内的3座庄园。而在其子后来所签订的赔偿计划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同一个郡里，理查也夺取了罗切斯特的僧侣们的几处地产。²⁵

1086年，理查·菲茨·吉尔伯特已经成了全国最为富裕的十个人之一。面对像他这样的人，一个失去土地的英格兰人又能向谁求助呢？在过去，他也许可以上诉至国王在本郡的代表——郡长（shire reeve）——那里。毕竟，早在仓促王埃塞列德的时期，郡长一职就已经设立了，为的是在地方上监督国王的那些更有权力的封臣（伯爵）。但自诺曼征服以后，英格兰的本土郡长差不多都被清理掉了。取代他们的是新来的诺曼人。就像他们那些被取代的前辈一样，这些诺曼人的家世大多十分普通。但是，和他们的英格兰前辈相比，他们总体上更为笃定，更想要提高其自身地位。而且，随着伯爵们的离开，还有谁能够阻止他们呢？大量证据表明，在土地和土地持有权的问题上，这些本应守护猎物的人恰恰是最为卑劣的偷猎者。正如亨廷登的亨利所说的那样，“郡长的职责本应是维护正义与法度。但是，他们比窃贼和强盗更凶猛，比世上最野蛮之人更野蛮”。每一座修道院似乎都遭受了当地郡长的蹂躏。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说，伍斯特的新任郡长诺曼人阿贝托特的乌尔塞（Urse d'Abetôt）把他的城堡建在了伍斯特大教堂的修道院的附近。其距离是如此之近，以至于这一城堡的护城河穿过了僧侣的墓地。（这一做法激怒了当时的伍斯特主教奥尔德雷德，令他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奚落之语：“你叫作乌尔塞 [Urse] ——愿上帝诅咒 [curse] 你！”）与此同时，伊利僧侣们的处境则更糟糕。因为支持过觉醒者赫里沃德及他的追随者，他们长期为王室所不满。因此，许多当地的诺曼人似乎认定，在叛乱之后，他们便可以随便夺取这些修道院的地产。而在这些人当中，再没有谁比郡长皮科特（Picot the Sheriff）更为恶劣了。在伊利，他所侵吞的土地数量如此巨大，以至于12世纪的僧侣们将其描述为“一头饿狮、一匹四处游荡的狼、一只狡猾的狐狸、一头脏猪、一只无耻的狗”。²⁶

可以看到，僧侣编年史家发了一大通牢骚。这给人的印象是，教士们所承受的苦难远比平信徒所遭受的要多。然而，事实可能正好相反。教会里的人固然经受了磨难，但是，假设他们的权利遭到了侵犯，高级神职人员也往往能得到补偿。他们受益于制度上的连贯性，而且持有大量的证明文件。他们不仅有绝罚这一精神上的武器，还有诸如教宗和国王这样身居高位的朋友。一个有关高级神职人员获得赔偿的例子发生在1077年。那时，国王威廉曾亲自给他在英格兰的重要部下（理查·菲茨·吉尔伯特就在其中）写信，要求他们及各郡长把他们以恐吓和暴力的手段攫取的教会地产还给教会。²⁷

相反，英格兰平民绝不可能如此幸运。对于那些英格兰小地主来说，剩下的选择不多了。觊觎其土地的不但有他们的诺曼邻居，还有那些作为猎手的郡长。他们所能做的，可能只有寻求好心的本地修道院院长的帮助，让他保护自己及自己的土地。伊夫舍姆修道院的编年史家回忆道，在诺曼征服后不久，埃塞尔威格院长“吸引了一批骑士和其他有土地的人，让他们来到他的身边……他承诺为他们提供保护，不让他们受到诺曼人的侵扰”。但是，至少在这个例子当中，这种保护所持续的时间不长。随着老修道院院长的辞世，这种保护也消失了。1078年，埃塞尔威格离世，瓦尔特院长继任。除去焚烧教堂的圣遗物之外，新任院长还开始把修道院的地产分封给自己的诺曼亲友。²⁸因此，对于无力自保的世俗地主来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力将不利的影响降到最低。他们会选择接近新领主或新郡长，努力保住自己对土地的权利。即便要牺牲一部分土地或接受不平等的条款，他们也在所不惜。

这就是诺曼人在英格兰定居过程中较为黑暗的一面。这个过程不仅混乱，而且充斥着暴力和强取豪夺。在很多情况下，它也是不公正的。人们也许会说，这是任何军事占领过程的必然结果。然而，这并不能解释此时在英格兰所发生的现象。11世纪70年代晚期，对人民生活造成最为严重侵扰的人恰恰就是主政之人。似乎从一开始起，巴约的奥多就笃信“自助”（self-help）这一原则：

守虚四叹衫跌因沮双警设莱齐掬；必因厨担蠕虚匹齐…甘彦初遇；雪特因萌
我墙甄困；警困必驴彦遣疚虚赌再喻辛匈替介溯；守贺唐邻磊匈戳匿径双编快戳
摘贾欺打人约遣疑；必千守绿休佛阳守…鉴厨；守答措磊杀言阳肤贾欺打暇动驼
贡牺齐腊…

这几行文字是一则报告的开头。这份写于坎特伯雷的报告可能是关于1072年左右威廉在梅德斯通（Maidstone）附近的佩农登希思（Penenden Heath）所召开的一次大会的。报告接着表明了，在于1070年担任大主教之后，兰弗朗克是如何发现奥多掠夺了多少土地，然后又是如何向国王抱怨此事的。威廉之所以选择在佩农登希思召开这次会议，就是为了调查这件事。我们被告知，有争议的土地实在是太多了。因此，听证会持续了3天。到了会议结束的时候，坎特伯雷的权利得到了恢复。²⁹

尽管大主教成功地从伯爵手中拿回了他被夺走的部分财产，其他教徒则没有如此幸运。“圣洁的修道院有正当的理由认为，奥多对他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奥德里克·维塔利斯说，“他粗暴地抢劫了他们，夺走了虔诚的英格兰古人对修道院的馈赠。”这一情况在11世纪70年代末期应该尤其普遍。这是因为，那时的奥多显然在英格兰主政，并且没有受到丝毫权力上的束缚。在伊夫舍姆修道院，人们回忆道：“那时，主教奥多就像一个暴君一样管理着国家。”这一修道院的编年史家抱怨道，奥多像“一只觅食的饿狼”一样扑向伊夫舍姆的地产。在庭审上，他纠集了一大批对教会不利的证人，至少从僧侣们那里夺去了28处地产。而这一切“更多的是基于他的邪恶影响力，而非合法的理由”。再强调一遍，教会还有一点抵抗这种侵害的能力。如果就连教会都遭受了这么多的话，那么可以想见，反抗奥多的俗界民众必然会承受更多的苦难。实际上，只要一页页地翻过《末日审判书》，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陪审团的成员们始终在抱怨，国王的这位同母异父的弟弟对他所夺取的土地并没有合法的权利。³⁰

“读一下《圣经》，找一找是否有律条可以证明，强行为一群上帝的子民安排一个敌对的统治者是合理的。”如果奥德里克·维塔利斯所言不假，那么这句话就是出自古德曼（Guitmund）之口。此人是一个虔诚而博学的诺曼僧侣。为响应威廉国王的征召，他在诺曼征服后不久就来到英格兰，并得到了一份在英格兰教会当中的美差。“我把整个英格兰视为抢来的东西。就像是从火焰中缩回自己的手一般，我不敢触碰它以及它的宝物。”史学家们有理由对这一小插曲表示怀疑。他们指出，这段话所表达的是奥德里克自己的意思。如果任何僧侣敢在威廉面前如此坦诚，他们很可能就会被吊死在最近的树上，用的还是他们自己的修道士大兜帽。但是，这个故事中可能还是有真实的部分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古德曼确有其人。由于某种原因，在其职业生涯的晚期，这位著名神学家认为自己有必要离开诺曼底，并在教廷中谋职。最终，他在意大利城市阿韦尔萨（Aversa）的主教任上去世。其他证据表明，一些诺曼人的确不愿参与这场瓜分殖民地的行动。但显然，这部分人在数量上远远无法和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相比。后者中既有世俗人士，也有教会人士。他们争先恐后，纷纷横渡英吉利海峡，以抢夺世俗的财富。³¹

❶ 鲁弗斯，源自拉丁语，含义为“红头发”。

❷ 和他的祖父名字一致。

❸ Douglas, *Frqtxhuru* 230–4.

❹ DVF D and E, 1076; OV, ii, 350–3.

❺ Bates, *Frqtxhuru* 159–60.

❻ Ibid., 104–7; C. W. Hollister, *Khquâ L* (Yale, 2001), 31.

❼ OV, ii, 356–7; WM, *Jhwid Uhy xp*, 700–1.

❽ GQE Robert Curthose; OV, ii, 356–7.

❾ Ibid., 356–9.

❿ Douglas, *Frqtxhuru* 237–8; OV, iii, 100–3.

⓫ Bates, ‘Origins of the Justiciarship’, 4–6.

⓫ Bates, *Frqtxhuru* 159; WP, 164–5; OV, ii, 266–7; Bernstein, *P âvihuâ*- 142, 264. 奥多不是唯一参与战斗的神职人员。《悔罪条例》(above, 236) 就曾提及“那些战斗过的教士，以及那些披上戎装、准备战斗的教士”。HKG- ii, 606.

⓫ Bates, ‘Origins of the Justiciarship’, 3–4, 8; DVF E, 1087; OV, ii, 264–5; *Klvwuld Hffðwlh Deehqgrqhqulv*, ed. Hudson, ii, 12–13.

⓫ Above, 202, 215, 218.

⓫ *Z dakdp Fkurqlfð*, ed. Watkiss and Chibnall, 15, 35; *Fdup hq*, 40–3; Clarke, *Hqj dvk Qreldiâ*, 154; Fleming, *Nlqj v dqg Orugv*, 171.

⓫ 有关土地持有权变更的整体状况，可参见 *ibid.*, 145–82. (本书第163页、第166—167页、第169页和第180页可见相关例子。)

⓫ Ibid., 153–8.

⓫ Ibid., 160–1, 176–8.

⓫ Ibid., 178–9.

⓫ D. A. Carpenter, *Wkh Vuxjj ð iruP dvihuâ; Euldlq 2177’2395* (2003), 81–2; OV, ii, 262–3.

⓫ *Klvwuld Hffðwlh Deehqgrqhqulv*, ed. Hudson, ii, 6–7.

⓫ WM, *Jhwid Srquiflfxp*, 426–7; WM, *Vdlqw’ Qyhw*, 130–1.

⓫ HKG, ii, 897–8.

⓫ Liddiard, *Fdvðw lq Frquhâw* 28–30.

⓫ S. Painter, ‘Castle-Guard’ and L. Butler, ‘The Origins of the Honour of Richmond and its Castles’, both in *Dqj σ.Qrup dq Fdvðw*, ed. R. Liddiard (Woodbridge, 2003), 91–104, 203–10. 同样地，可参见H. M. Thomas, ‘Subinfeudation and Alienation of L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Wealth of Nobles on the Honor of Richmond, 1066 to f. 1300’, *D ælrq*, 26 (1994), 397–417.

- [24] Carpenter, *Vuxjj dhi ruP dvihuâ*, 85–6; Williams, *Hqj dvk dgg ukh Qrup dq Frqt xhwu* 74–5; R. Abels, ‘Sheriffs, Lord-Seeking and the Norman Settlement of the South-East Midlands’, *DQV*, 19 (1997), 23–31.
- [25] 关于诺曼人夺取土地的整体状况, 可参见Fleming, *Nlqj v dgg Orugv*- 183–214 (188–9 for Richard fitz Gilbert)。
- [26] Abels, ‘Sheriffs, Lord-Seeking’, 32–40. 同时可参见J. Green, ‘The Sheriffs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DQV*, 5 (1983), 129–43。
- [27] *HKG*, ii, 431–2.
- [28] Fleming, *Nlqj v dgg Orugv*, 205–6.
- [29] *HKG*, ii, 449–51. 相关评价可参见J. Le Patourel, ‘The Reports on the Trial on Penenden Heath’, *Vuxglhw lq P hglhydoKlvwuâ Suhwhqhg w I uhghulfh P dxulfh Srz lfnh*, ed. R. W Hunt, W. A. Pantin and R. W Southern (Oxford, 1948); D. Bates, ‘Land Pleas of William I’s Reign: Penenden Heath Revisited’, *Exæthlq ri ukh lqvluwh ri KlvwulfdoUhwdufk*- 51 (1978), 1–19; A. Cooper, ‘Extraordinary Privilege: The Trial of Penenden Heath and the Domesday Inquest’, *HKU*, 116 (2001), 1167–92。
- [30] *OV*, ii, 266–7; Thomas of Marlborough, *Klvwuâ ri ukh Deehâ ri Hyhwkdp*, 176–7; Fleming, *Nlqj v dgg Orugv*, 189–91.
- [31] *OV*, ii, 270–81 (cf. 94–5); E. M. C. van Houts, ‘The Memory of 1066 in Written and Oral Traditions’, *DQV*, 19 (1997), 176–7.

28。帜圈疼轮甘

当奥多在英格兰行使统治权时，威廉还在努力地让他走入歧途的长子听话。法兰西国王则充分利用了他敌人的这一痛处。他把热尔伯鲁瓦城堡（castle of Gerberoy）交给了罗贝尔，而那正是一座接近诺曼底东部边界的要塞。奥德里克说，在这里，许多平民骑士和法兰西贵族佣兵加入了这位失意的年轻人的队伍，频频骚扰罗贝尔父亲的公国。最终，在1078年圣诞节后不久，威廉出兵反击，双方陷入艰苦的僵持状态。正如各个编年史著作当中所说明的那样，这位昔日战无不胜的斗士又一次遭遇了惨败。在经受了持续3周的围困之后，罗贝尔带领将士突围了。战斗中，他甚至一度与威廉直接交手，还弄伤了后者的手。征服者的另一个成年儿子——忠诚的威廉·鲁弗斯——也在战斗中受了伤，另有很多人被杀或者被俘。在国王胯下的坐骑被弓箭射中之后，有士兵想要为其替换马匹，但却被接连而来的第二支飞弩所杀。根据伍斯特的约翰所说，威廉之所以能从战场上逃走，是因为罗贝尔认出了父王的声音。他让他的父王骑走了他自己的马。¹

因此，不出所料，这场遭遇战造成的创伤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愈合。威廉显然非常痛苦，而当他发现玛蒂尔达“出于母亲对儿子的爱”而秘密送给罗贝尔很多金银财宝时，他愈发感到自己被羞辱了。（当然这些都是奥德里克的说法。）尽管王后、主教和大多数的诺曼要人都代表罗贝尔向威廉求情，希望通过“说好话和恳求，软化国王强硬的态度”，但在107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事情几乎没有一丝转机。直到第二年年初，双方的关系才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

之撼；因喻我早刑遣凸打翔赖晚；匹亚打姑搪七芬磊…守驾伤磊贞徽值特疯
平打婴谴；咬守打度甄虚蝗守打度甄打搜掠奖赔篷望…概借挥替早掺打技玄；守
荫匈除 | 暮邻绑妒因盘诗撼汇巢漠垒耽刚姑；竭位怨篷匈辛……身妙打友元需浇
赛答漠垒耽龟垒镀浪担换扭换亲…手虚；篡担打碍稀入番赫崖龟农打措壳…

这一和解一定发生在1080年复活节前不久。就在那个复活节上，威廉和罗贝尔一同出现了。在众多诺曼要人的陪伴下，他们共同见证了某一证书的签署。这是自他们关系破裂以来，我们首次看到他们在同一场合出现。毫无疑问，这一举动是故意的，目的是展示这对父子已经和解了。这场曾经威胁到公国统一的争端终于结束了。5月8日，消息传到罗马，而教宗则致信罗贝尔，对他表示祝贺。他表示，自己因为这对父子之间裂痕的修复而感到欣慰。在信中，他还为他挑选了《圣经》中有关孝道的一些经典的段落。²

争端的结束意味着威廉终于可以把注意力转向英格兰。然而，他并没有立即返回。这可能是因为（正如奥德里克所暗示的那样），要恢复曼恩和诺曼底的和平，他还需要多做

一些努力。在7月之后的某一天，征服者再次横渡英吉利海峡。这是他4年多以来首次回到英格兰。³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征服者一直不在英格兰。那么，威廉此次返回英格兰可能是为了让人民感受一下他的存在。他也想亲自确认一下，就在他不在英格兰的这段日子里，英格兰的各项事务都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处理。然而，到了1080年的夏天，威廉的日程表上至少还有两项紧急事务。而且，这两件事都涉及北方。在前一年的8月，苏格兰国王撕毁了7年前在阿伯内西签订的和平条约，悍然突袭诺森伯里亚。与此同时，就在不久前，也就是1080年5月，达勒姆主教惨遭杀害。这两件事似乎有所关联：自从1075年瓦尔塞奥夫失势之后，瓦尔歇主教就已经成了事实上的诺森伯里亚伯爵。他本应保护的地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暴露了他在管理上的无能。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人们设计了一场阴谋，以结束他的统治。但是，据伍斯特的约翰记载，主教死去的原因是两个仆人之间的私人争执，其中的一个仆人杀了另一个。这件事引发了一场血腥的争斗，并殃及了所有卷入其中的人。瓦尔歇主教尝试与死者家属沟通，但对方选择了复仇。就在盖茨黑德（Gateshead），当瓦尔歇主教及其百余位追随者试图逃到教堂里避难的时候，这些人找上门来，并把他们都杀死了。就这样，一场以寻仇开始的纠纷演变成了一场纯粹的聚众叛乱。在杀死主教的这些人继续前往达勒姆，并试图夺取当地的城堡（但没有成功）的时候，有关聚众叛乱的印象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⁴

无论是就苏格兰人扰边，还是瓦尔歇被害而言，人们都感到，有必要为这两个事件复仇。而威廉则毫不迟疑，决定以牙还牙。1080年7月，他将主教奥多派往诺森伯里亚。总体而言，奥多比瓦尔歇更为勤政。巴约的奥多带了一支军队来到此地，并毁掉了这个地方。如果是普瓦捷的威廉来记述这件事的话，他一定会美化这一行为。他可能还会说，这件事展现了奥多主教在世俗事务上的非凡能力。据达勒姆的西缅记载，无论他所面对的人是否有罪，主教都会杀掉他们或者砍掉他们的手足，甚至还敲诈他们。在那之后，他又动手抢夺了一些大教堂里收藏的珍宝，其中还包括一根华美的牧杖。同年秋，短护腿罗贝尔也接受了类似的命令，并来到苏格兰。此举似乎是想向苏格兰国王证明，后者试图在威廉父子不和之时趁火打劫不但是短视的行为，而且是一个错误。尽管西缅认为，罗贝尔的做法没有什么作用，但罗贝尔似乎成功地重申了此前所签的条约，恢复了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和平。返程途中，他还在盖茨黑德建立了一处永久性的前哨，巩固了诺曼人对英格兰北方的统治。那是泰恩河畔的一座“新城堡”（new castle）^①，就位于瓦尔歇被害处附近。⁵

可以看到，威廉决定委托奥多和罗贝尔来管理北方事务。这表明，在那一年，威廉基本上都不在英格兰。直到那年的圣诞节，我们才能确切地说，他已经横渡海峡，回到了英格兰。那时，他已经现身格洛斯特。威廉选择这里作为目的地具有一定的传统意义。此前，虔信者爱德华一般都会在这座城市庆祝圣诞。他之所以会被吸引到这里，是因为他想要在附近的迪恩森林打猎。这一活动同样吸引着威廉。这位国王迷恋打猎的快乐，并因此而臭名昭著。《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道：“他尤其喜欢牡鹿，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儿子。”⁶

事实上，正是威廉对狩猎的热爱，才促使他将“森林”（the Forest）这个概念引入了英格兰。在英语语境中，这个词首次出现在《末日审判书》中。我们倾向于认为，“森林”指的是树木繁茂的地区，但在最初，这个词可以被用来指代各种类型的土地。它可能源于拉丁语单词“foris”（外面）。就其定义而言，它代表着一个受到单独管辖的区域。这是一片供国王娱乐的广阔土地。国王也为此地制定了特定的严格法律。“他圈出大片区域，禁

止他人在此地猎鹿，并为此地专门制定了法律，”《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无论是谁，只要杀掉这里的一只雄鹿或者雌鹿，就会被弄瞎。”⁷

威廉在很多地方设立了森林区，但其中最有名的是他设立在汉普郡的那一个。时至今日，它仍然拥有一个与之极为相称的名字，即新森林（New Forest，又音译为新福里斯特）。这一区域显然创建于威廉执政的早期。这是因为，国王的次子理查正是在此地死去的。他死去的时间不是在11世纪60年代末，就是在同一世纪的70年代初。后来的编年史家将他的死视作神罚。他们认为，既然这一森林区的建立带来了苦痛，那么上帝便会为了这一苦痛而降下惩罚。伍斯特的约翰说：“在过去的时代里，那一地区教堂广布，还有很多敬拜上帝的人民。但是，威廉一声令下，人们就惨遭驱逐。他们的家园也荒废了，只有野兽栖息在这片土地上。”事实上，正如历史学家早已论证过的那样，新森林的沙土根本就不能支持如此高密度的人口的生活。这一说法与这位编年史家的叙述恰好相反。《末日审判书》则显示，事实上，该地区的大部分土地（约7.5万英亩）在1066年之前并没有被开垦。但《末日审判书》同时也表明，威廉扩大了这一区域，在其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1.5万到2万英亩的土地。他扩大这一区域的做法意味着必须清除大约20个村庄及12个聚落，也意味着大约有2000人会流离失所。这样看来，纵使编年史家有些夸大其词，他们的记载大体上还是真实的。⁸

国王做出在格洛斯特度过1080年圣诞节的决定，还有一个原因，即此处毗邻威尔士。总体而言，对于威廉来说，威尔士的问题远比苏格兰小很多。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前任国王（哈罗德）。尽管征服者可能并不会承认这一点，但在哈罗德于1063年成功推翻强大的格鲁菲德·阿普·卢埃林后，威尔士就重新回到了混乱状态之中。多个统治者为了得到最高的权力而相互争斗。因此，在1066年后不久，当诺曼人来到这一地区时，他们已经不需要再做什么了。

为了将英格兰叛乱分子与其潜在的威尔士盟友分开，威廉沿边界设立了3个新的伯爵领。不久后，持有这些伯爵领的人们便开始不断向西扩展他们的势力范围。什鲁斯伯里伯爵蒙哥马利的罗歇已越过奥发土墙（Offa's Dyke）这一古老的边境线，开始在威尔士内地设立定居点。在那里，他建立了1座城堡和1个镇子。为了纪念其远在诺曼底的故乡，他将这个镇子命名为蒙哥马利（Montgomery）。与此同时，他的手下则沿着塞文河谷继续向前推进，并以类似的方式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城堡。在北部，通过恐吓威胁当地人，切斯特伯爵休（短命伯爵热尔博的继任者）所攫取的领土甚至比蒙哥马利所获得的还要多。奥德里克·维塔利斯回忆道：“当他出门走动的时候，他从来都是带着一支军队，而不是带领着自己的家兵。”结果是，“大量的威尔士人遭到了屠杀”。这些人的城堡一直建到康威河（River Conwy）沿岸。他们也继续向西袭扰，一直深入到斯诺登尼亚（Snowdonia）的腹地。⁹

相比之下，南威尔士的局面则完全不同。赫里福德伯爵威廉·菲茨·奥斯本同样给威尔士人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他渡过了瓦伊河（River Wye），并建立了许多城镇和城堡。他可能是想将这些城镇和城堡当作桥头堡，方便下一步的征服行动。但就最终结果来看，在威尔士境内，他并没有取得什么扩张的成果。由于有其他地方的事务缠身，菲茨·奥斯本决定与当地的威尔士统治者妥协。作为承认他们权利的回报，奥斯本要求对方要尊他为领主。1071年，在伯爵死后，他的儿子罗歇显然继续执行了这一政策。就在伯爵死后的那一年，我们还能看到诺曼骑士在为威尔士统治者卡拉多格·阿普·格鲁菲德（Caradog ap Gruffudd）效劳。卡拉多格及其所部曾经是威尔士东南部的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10

65年，正是他毁了哈罗德在朴茨基韦特的狩猎小屋。）与此同时，他也把诺曼人看作盟友，能联合起来打败他们在威尔士的劲敌。1072年，正是这一盟友助他击败并杀死了邻国德休巴斯（Deheubarth）的国王。这一点使他实现了长期以来的野心，得以成为格拉摩根（Glamorgan）的主人。事实上，卡拉多格同其诺曼盟友间的关系十分稳固。1075年，罗歇所发动的那场灾难性的叛乱一结束，卡拉多格就接收了部分逃亡的伯爵支持者，把他们纳入他的保护之下。

正是由于罗歇的这次叛乱，征服者开始亲自干预这一地区的事务。伯爵的没落意味着他的地产将被没收。从1075年起，国王就亲自控制着赫里福德，而且获得了南部威尔士的领主权。自然，威廉无法接受卡拉多格的行为。为了惩罚这一冒犯之举，威廉挥兵相向。但很快，此地就又恢复了威廉到来之前的状态，双方之间的妥协也得以维持。

加强对南威尔士的监管是威廉在1080年末西行的原因之一，而不久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则促使他以一种更为戏剧化的方式再次来到了南威尔士。可能就是在1081年年初的几个里，威尔士各个统治者的争夺愈演愈烈，最终演变为一场大战。战斗的一方是卡拉多格及其威尔士和诺曼盟友，另一方则是格威内思（Gwynedd）和德休巴斯两国的国王。在他们的身后，有爱尔兰和丹麦佣兵为之撑腰。两军的遭遇战既血腥，又具有决定性。他们在圣戴维教堂（St David's）以北的康岭（Mynydd Carn）上遭遇了。卡拉多格及其盟军被击败，而南威尔士的控制权则落入了德休巴斯国王里斯·阿普·图德（Rhys ap Tewdwr）的手中。

这一意外的结果迫使威廉立即采取行动。这位英格兰国王需要像昔日控制卡拉多格一样，对里斯施加同样的影响力。因此，在同年晚些时候（可能早至春季），征服者便挥师挺进了南威尔士。尽管各编年史只是粗略地提到了威廉的这一行动，但很明显，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干预行动：威廉穿越了整个王国，直到圣戴维教堂才最后停下脚步。这里已是威尔士的最西部，再向前就只有爱尔兰海了。根据这一落脚点的选择，威尔士本土的编年史著作《布卢特编年史》（*Vkheulw*）把这次国王之行描述为朝圣之旅。如果事实真是如此的话，那这也是一次武装朝圣。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说法，“国王率兵进入威尔士”。这是一次军力的展示，纯粹而直接，意在迫使里斯摆正位置，让他成为受管制的对象。在回程途中，在一个叫作加的夫（Cardiff）的罗马要塞的废墟上，威廉分别建起了一座城镇和一座城堡。他希望借此提醒威尔士人，他一直都在这里。¹⁰

除记载威廉“率兵进入威尔士”外，《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还记述了有关1081年远征的另一事实。这本书补充道，国王“在那里解救了数百人”。我们知道，有一些诺曼军队为卡拉多格而战，并随之一同落败。一看到这句话，我们可能会认为，国王所救的是自己人。然而，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正如英格兰人一样，威尔士人对付敌人从不手软。即便这些敌人已经毫无还手之力，任凭他们摆布，他们还是会选择把他们杀死。在描述康岭战役中一名卡拉多格盟军士兵之死的时候，一位12世纪中叶的威尔士作者得意扬扬地写道：“特拉黑恩（Trahaern）的身体被捅穿了。直到他即将死去的时候，他的对手才罢手。这个人倒在地上，咬住地面上长长的草，还摸索着要拿起自己的武器。他的爱尔兰对手格威哈里斯（Gwcharis）则把他做成了培根，就像对付一只猪一样。”然而，如果说威尔士人从不俘虏敌军的话，这种说法也不准确。战争结束后，作为胜利者，格威内思国王“前往安维斯特里（Arwystli）。在那里，他杀死了那里的平民，烧了他们的房屋，还掳走了当地的妇女”。¹¹

换句话说，威尔士人蓄奴。当然，在这一点上，他们和英格兰人没有什么差别。或者

说，在这一问题上，和苏格兰人以及爱尔兰人相比，他们也没有什么区别。在不列颠诸岛，奴隶制、掠夺人口为奴和奴隶贸易都是可以接受的。自克努特时代以来，这一制度在英格兰就从未发生过改变。仅就《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的相关记载而言，我们就可以发现，早在1036年，戈德温就曾把阿尔弗雷德的一些随从卖掉换钱。1052年，在从爱尔兰归来的途中，哈罗德不仅在萨默塞特掠夺牲畜，而且还在此地掳掠人口。然而，买卖人口的并不只是戈德温家族的人。为了防止读者产生这一印象，我们可以举出1065年诺森伯里亚叛军的例子。当时，他们“俘虏了数百人，并带着他们前往北方”。在诺曼征服的前夕，英格兰的奴隶贸易仍在不断发展。这一奴隶贸易有着很长的历史。尽管他们贩运和买卖黑奴的活动更为著名，但在他们贩卖黑奴的整整7个世纪以前，布里斯托尔的商人就已经开始买卖奴隶了。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生动地描述过此类奴隶贸易。生活在12世纪20年代的这位作家表示，从布里斯托尔的港口出发，这些商人：

因逊妇肯该担哥榴遣句；荫躲措 妒肯彰其腊窃…守绿贺因冲权太摩莫欧；
杂盘河溢；弃撼荫茨歧吃缮…竞措遣绿打搏账；藐祭狐浅标瞻述颓…疚兰打遣绿
谤戎试渗召；旅撕词或肚鸽…盘脏标缎妙泼遣…守绿打台鹿涇翹厨担履廊；扬涇
翹厨担妙羊通远…竭是涇醒聿遣；幸标将顶守绿物刃兰瞞…¹²

在一段时间里，人们也能在诺曼底看到类似的情形，而这一情形也同样足以令人扼腕叹息。在诺曼人还未被法兰西文化同化之前，他们常常用船只贩运人口，把人口从法兰西北部运往斯堪的纳维亚。与此同时，鲁昂城中心的奴隶市场也无比繁荣。但是，11世纪上半叶，这一交易渐趋衰落，并最终消失：在文献记录当中，鲁昂奴隶市场的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0世纪末；而奴隶贸易最后一次被提及则是在11世纪20年代。传统上，历史学家把奴隶贸易的消失归因于经济因素，但随着改革派神职人员对诺曼底的公爵们的影响逐渐加深，这一制度的消失更有可能是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更为重要的是，奴隶制度衰落的时间同骑士制度兴起的时间恰好重合。这表明，在诺曼底及法兰西北部的其他地方，当权者变得更加珍惜人的生命了。¹³

诺曼人对于英格兰奴隶制的态度最初是矛盾的。在把他心目中的英雄威廉同尤里乌斯·恺撒做对比的时候，普瓦捷的威廉坚持认为，在他于1067年返回诺曼底时，征服者“不曾以罗马人的方式带走一批战俘”。相比之下，《黑斯廷斯战役之歌》的叙述则显得更加漫不经心。（或许其作者并不知道威廉登陆时的情况。）其中提到，当他在1066年登陆时，威廉不但掠夺了牛羊，而且还掳走了人。有人说，威廉本人的态度在1070年发生了变化。那时，他长期以来的精神导师兰弗朗克已经来到了英格兰。根据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所述，正是在这位大主教的坚持下，国王“挫败了邪恶之徒的计划，那些人一直在向爱尔兰贩奴”。尽管他这么做了，征服者还是极不情愿的，因为他也能“从这份买卖中获利”。其他证据也支持了马姆斯伯里的记载，说明他在这两个方面都是正确的。《末日审判书》证明，国王的确与奴隶贸易有着深切的经济联系。该书关于苏塞克斯刘易斯奴隶市场的记载表明，每卖出一个奴隶，这一奴隶市场就会向国王支付4便士。但是，所谓的征服者威廉法（Laws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也表明，威廉的确曾不顾一切地采取行动，以停止奴隶贸易。但与此同时，威廉也狡猾地保留了部分利润。该法第9条是这样规定的：“严禁任何人向国外售卖人口。一经发现，贩卖人就必须向我支付全额罚金。”¹⁴

当然，禁止奴隶贸易并不意味着废除奴隶制本身：既然有10%的人口都被划定为奴隶，要废除奴隶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禁止奴隶贸易仍然十分重要。它表明，即便这

样做会牺牲他自己的经济利益，威廉还是吸收了改革派教会的思想，开始重视人。因此，当《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告诉我们，他进军威尔士并“解救了数百人”的时候，威廉所解救的很有可能是奴隶。这些人在近几年的战争之后被俘，正要被卖往国外。他们或者被绳索镣铐捆绑着，或者被关在笼子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竟会被一位征服者解救并重获自由。

当威廉从威尔士返回英格兰时，他肯定会经过切普斯托。这个堡镇是威廉·菲茨·奥斯本在诺曼征服后不久建立起来的。奥斯本还在这里建了一个小修道院和一座城堡。这座城堡高耸在石岬上，俯瞰瓦伊河。鉴于他还在城堡两侧的悬崖上开凿了沟渠，我们可以认定，修建这一城堡的主要目的在于防御。一旦有敌人来袭，这里就可以成为一个预警性的前哨。但在他获得切普斯托后的某一天（时间可能是1081年，即征服者经过此处的时间），征服者又下令增建一座规模宏伟的石质大厅。但是，征服者似乎并不是为了防御才建造这座大厅的。直到今天，这一建筑仍然存在。但是，它并没有任何有利于防御的设计。它的内部特征也表明，它不能被用作居所（里面没有厨房、厕所等）。根据我们所看到的情形，这个大厅似乎是专门用来举行仪式的。它很可能是一个谒见厅。国王或其代表可以在这里接见新近臣服的威尔士君主。（《末日审判书》告诉我们，里斯·阿普·图德同意每年向威廉纳贡40英镑。）不管修建这一建筑的具体目的是什么，这一位于切普斯托的壮丽大厅都表明，征服者对威尔士确实具有控制权。此前，类似的宣示王权的举动也出现过。通过在泰恩河畔建造纽卡斯尔，征服者宣示了自己对诺森伯里亚的控制权。¹⁵

切普斯托并不是唯一的这一类型的建筑。到了1081年，在另外两个地方，类似的重大项目同样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在埃塞克斯的科尔切斯特（Colchester），人们正在建造另一座石塔。相比较而言，它比威尔士的那一座石塔要高出不少。（该建筑至今仍然存在。其基座体量巨大，长151英尺，宽110英尺。）威廉下令修筑这个庞然大物的意图至今不明。除在加冕后简短到访过巴金之外，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国王还冒险来到过埃塞克斯。传统观点认为，这座城堡是用来抵御北欧海盗的突袭的。但是，这一观点似乎不能令人信服。在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后，丹麦人可能也曾侵扰过英格兰东部，但他们主要在北部的诺福克、林肯和约克等几个郡活动。威廉之所以选择在科尔切斯特建塔，最可能的解释是，他受到了过去的召唤。可以看到，它建在了一座早期罗马寺庙的基础之上。正如我们所见，普瓦捷的威廉不断地把征服者同古罗马的英雄们做比较。国王本人似乎也热衷于将自己同罗马人联系在一起。在切普斯托，新的王室大厅同样与罗马有着某种联系。它的屋顶上水平排列着橙色的瓦片。人们从附近凯尔文特（Caerwent）的罗马建筑遗址取得了这些瓦片，并加以重复利用。¹⁶

当然，征服者另外一个重大建设项目就是伦敦塔（Tower of London）。在他加冕前的几天，威廉曾为一座城堡选址。最终，他却在这个地址上建起了伦敦塔。自11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就开始修建伦敦塔了，而直到威廉去世时，这座塔仍然没有完工。在他几个儿子当政期间，伦敦塔才最终得以完成。正如这一建造过程所说明的那样，该塔是一座真正的纪念性建筑。该塔高三层，作为一座王室的宫殿，它威慑着英格兰王国首府中的居民。它同科尔切斯特高塔十分相似（特别是这座宫殿突出的拱形礼拜堂）。这表明，这两座建筑是同一个人设计的。一份12世纪的文献证实，这两座塔的设计师正是兰弗朗克的挚友贡达夫（Gundulf），而他后来成了罗切斯特主教。就像科尔切斯特高塔一样，切普斯托大厅和伦敦塔都表明，一种新式的世俗建筑在英格兰诞生了。自从罗马皇帝的那个时代过去之后，如此规模的建筑在英格兰就再也没有出现过。¹⁷

1081年5月末，威廉来到温切斯特，以庆祝这个月最后一天的圣灵降临节。在这个英格兰的第二大城市，征服者也同样打上了自己的印记。早在10年前，征服者就开始建造一座新的王室宫殿。与它所取代的古老的撒克逊宫殿相比，其建筑风格截然不同。它的建筑风格与新式的诺曼城堡的风格也不相同。到了这个时候，这一宫殿大概已经完工。1081年，威廉到访时，人们正忙于建造位于温切斯特的大教堂。那是另外一座宏伟的建筑。2年前，在新任诺曼主教瓦尔凯林（Walkelin）的主持下，这座教堂破土动工了。此前，人们认为，比起他们的先祖在诺曼底所修建的教堂和修道院，诺曼人在英格兰所修建的教堂和修道院都更为宏伟。举例来说，瑞米耶日和圣斯蒂芬两座大教堂的中殿分别长140英尺和156英尺，而坎特伯雷大教堂、林肯大教堂以及圣奥尔本斯大教堂的中殿则分别长185英尺、188英尺和210英尺。至于温切斯特的那座大教堂，其中殿的长度达到了惊人的266英尺，远远超过了此前建造的其他教堂中殿的长度。如此之大的空间极限让它成了全英格兰最大的教堂。除此之外，它也比这一时期所建造的所有欧洲教堂都要大。在这个世纪稍早的时候，德意志皇帝在施派尔（Speyer）和美因茨（Mainz）建造了2座大教堂。温切斯特大教堂借鉴了这2座教堂的很多特征。即便是这2座教堂，其规模也无法与温切斯特的这座教堂相比。事实上，温切斯特大教堂的规模仅次于圣彼得大教堂，而后者是罗马的康斯坦丁大帝在7个半世纪前所建造的。正如在建造宏伟的石塔时所做的那样，在建造大教堂的时候，他们也做了相同的事。威廉和诺曼人所建造的大教堂规模极大，风格又接近罗马时期的建筑，恰好回应了当代人和古代人对帝国力量的想象。¹⁸

这类建筑很好地告诉了我们，1080至1081年，在他获胜并返回英格兰之后，威廉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君王，堪比德意志和罗马皇帝。这就是他，一个保护其战果、保卫其边疆并宣告其成就的男人。很可能在他访问温切斯特的期间，威廉就决定改革国家币制。他决定废除烦琐的英格兰旧币制（在不同的时期，其硬币的重量均有所不同），并引进一种较重的新型硬币。此后，硬币的重量就固定了下来。在古英语，人们称这种硬币为“steor”。今天的“英镑”（sterling）一词就是从这个词演变而来的。1080年圣诞节，威廉曾在格洛斯特礼节性地戴起了王冠。当他于圣灵降临节访问温切斯特的时候，他又戴了一次。¹⁹

幸好有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的记述，我们才得以瞥见这一特殊时期的王廷。也正是在这位编年史家的记述当中，我们才能够从某种程度上感受到它的繁华。他告诉我们，时任圣埃夫鲁修道院院长的迈内尔（Mainer）是如何于1081年跨海来到英格兰，又是如何来到温切斯特的。在这里，他受到了国王和权贵们的热情款待。所有人都愿意为他的修道院捐赠礼物。毕竟，在征服了英格兰之后，他们都得到了很多的财富。在一份证书中，威廉认定，这些礼物属于修道院。而也就是在这份证书当中，我们看到了部分捐赠者的名字。国王自己当然在这份名单上。他还在自己的名字上标了一个十字符号。除了他的名字之外，这份名单上还有他的两个儿子罗贝尔和威廉的名字。他们同样在自己的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十字。在他们的名字之后是两位伯爵的名字，即蒙哥马利的罗歇和切斯特的休。在众多其他伯爵的名字中，我们还能看到威廉·菲茨·奥斯本之子布勒特伊的威廉的名字。这提醒我们，国王和年轻的诺曼贵族之间的裂痕已经得到了修复。这幅图景不仅展示了权力在王国内部的分配状况，而且还说明，这个王国最终获得了和平。奥德里克写道，修道院院长“就是在这段平静的时光里”来到英格兰的。²⁰

但是，这样的平静时光并没有持续太久。《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也有类似的关于王廷的记载。在描述征服者是如何保持这种很好的状态的时候，编写者的口气并不友善：

运刑守因逊妇肯；守第狐旅妙疵寝除搪官] 锋滑间打瑞翰；守因添票圣双疵
权搪官 A 冗励既李间打瑞翰；守因掏圣脉圣双疵权搪官 A 冗簇间打瑞翰；守因妇
龄圣双疵权搪官…因喻我残轨；逊妇肯打手彦早刑遣凸第藉黄因守打惹倍；百抗
该担戳摘贾—摘贾—袭错艺艺苍—编劲—芹镀龟旁丧…守盔眷通剖；入番扮总；
驴遣抚逃多守打绪晕…多纠守打编劲狐谤跋胖壳 A 逃膀守打摘贾应狐谤败恫贾欺
A 标似守打盒打袭错艺艺苍应狐谤福吃守绿打袭错艺 A 火让彦芹镀印多；掏篮奔
狐祭守绿塑窈祸酷…

之撼；守幸驴彦绝深守打息旦…喻咐遣蔓价 ü 动；影涇漠垒耽打摘贾…守替
府齐早；盘摘贾址束应让因埃抑…因逊妇肯；守打担替剑除阳姑搪…守因逊妇肯
咽彦编劲历…篡姑搪因漠垒耽打瑞翰；守竭涇喻咐姑混打摘遣…凑涇；掏篮唉守
塑窈磊祸夜…²¹

① 现在人称泰恩河畔纽卡斯尔 (Newcastle upon Tyne) 。

② OV, iii, 108–11; *DVF* D and E, 1079; JW, iii, 30–3.

③ OV, ii, 102–5, 110–13; Bates, *Frqt xhuru*, 163; *Wkh Uhj lwuburi Srsh Juhj ruâ YIL*, ed. H. E. Cowdrey (Oxford, 2002), 358–9.

④ *UUDQ*, 81.

⑤ JW, iii, 30–7; Kapelle, *Qrup dq Frqt xhwuri ikh Qruk*, 138–40.

⑥ Ibid., 140–2; SD, *Æhæxv*, 218–21; SD, *Klwuâ*, 152. 1080年7月，奥多在卡昂。E. Miller, 'The Ely Land Pleas in the Reign of William I', *HKU*, 62 (1947), 444, n2.

⑦ Barlow, *Frqihwvru*, 174–5, 205; above, 226; *DVF* E, 1087.

⑧ Ibid.; K. Mew, 'The Dynamics of Lordship and Landscape as Revealed in a Domesday Study of the *Qryd I rihwid*'- *DQV*, 23 (2001), 155. 关于总体上的描述，可参见C. R. Young, *V kh UrâdoI rihww riP hgthydoHqj adqg* (Leicester, 1979). 参见 D. Jørgensen, 'The Roots of the English Royal Forest', *DQV*, 32 (2010), 114–28.

⑨ JW, iii, 92–3; F. Baring, 'The Making of the New Forest', *HKU*- 16 (1901), 427–38. 同样可参见 OV, v, 282–5; WM, *Jhwud Uhj xp* - 504–5, 508–9.

⑩ Davies, *Dj h ri Frqt xhwu* 24–34; OV, ii, 260–3.

⑪ Davies, *Dj h ri Frqt xhwu* 33; D. Crouch, 'The Slow Death of Kingship in Glamorgan, 1067–1158', *Prjy dqgz j*, 29 (1985), 31'9@*DVF* E, 1081.

⑫ Ibid.; *Wkh Klwuâ ri Juxiiâgg ds Fâqdaq*, trans. A. Jones (Manchester, 1910), 128–31.

⑬ *DVF* C and D, 1036; E, 1052; D and E, 1065; WM, *Vdlqw' Qyhw*- 100–3.

⑭ Pelteret, 'Slave Raiding', 108–9; Wyatt, 'Significance of Slavery', 345–7.

⑮ WP, 174–5; *Fdup hq*, 12–13; WM, *Jhwud Uhj xp*, 496–9; Pelteret, 'Slave Raiding', 113;

HKG, ii, 400.

15 *Fkhsuvwz Fdvuh; Iw Klwvâ dgg Iw Exlɔlqj v*, ed. R. Turner and A. Johnson (Logaston, 2006), 15–42.

16 Ibid.; Fernie, *Dufkluhfɔuh*, 61–7. 参见 *Wkh Klwvâ ri ikh Nlqj 'v Z runv; Wkh Plggch Djhw*, ed. H. M. Colvin (2 vols., HMSO, 1963), i, 32。

17 Fernie, *Dufkluhfɔuh*, 55–61.

18 *UUDQ*, 77, 81; Fernie, *Dufkluhfɔuh*, 32–3, 84, 98, 117–21, 304–5. 同可参见 J. C. Holt, ‘Colonial England, 1066–1215’, idem, *FrσqldoHqj αdgg*, 7, 12。

19 P. Grierson, ‘The Monetary System Under William I’, *Wkh Vvâ ri Grp hvgdâ Errn*, ed. R. W. H. Erskine and A. Williams (Chichester, 2003), 112–18.

20 OV, iii, 232–41.

21 *DVF E*, 1087.

29。术旋宠创

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有关1082年的记载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句惊人的话语。在这一年的开头，《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在这一年，国王逮捕了主教奥多。”然而，在吓到了我们之后，这位匿名的编年史家却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信息。在说完了这句话后，他只是补充道，“今年还发生了大饥荒”，之后便很快转向对1083年事件的记述。

到了这个时候，《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几乎已经成了唯一可以利用的原始文献。因此，为了调查威廉为何要逮捕奥多，我们不得不查阅一些后世编年史家的记载，而他们生活在四五十年之后。有些编年史家宣称，国王发现，他的这位同母异父的弟弟想要篡夺王位。另一些人指出，在英格兰摄政的时候，奥多施行了暴政，而这就是他被杀的原因。其他人则认为，奥多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他觊觎教宗之位。

从表面上看，第三种说法似乎是最牵强的。我们知道，奥多更热衷于世俗事务，而在改革之后，教廷对任职教宗的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在这一时期，改革遭遇了极大的阻碍。1073年，教宗亚历山大二世去世，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VII）继位。后者是一位激进的改革家。在教会与世俗统治者的关系这一问题上，他一直保持着强硬的态度。他坚持认为，教宗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一观点，他与德意志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格里高利曾两次对亨利施以绝罚。他还宣布，这个国王已经被废黜了。国王则以牙还牙。他宣称，教宗根本不能胜任他的职位，并提名格里高利的一个宿敌来担任教宗。关于他们之间的分歧，在整个欧洲的范围，人们持有不同的观点。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奥多觊觎教宗一职的说法似乎变得更加可信了。三位编年史家的记述同样印证了这一说法。三人说法不一，说明他们是独立完成记述的。按奥德里克的说法，奥多在罗马购买了一处宫殿，并把它装饰得富丽堂皇。他用重礼贿赂了罗马的几个大家族，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奥多往朝圣者的钱包里塞证书和硬币。无论用了哪些具体的手段，不难相信，作为一个拥有巨额财富与极高权力的人，在对圣彼得宝座的争夺中，野心勃勃的奥多极有可能表示，作为一个折中的办法，他也可以担任教宗。¹

对于奥多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符合逻辑的举动。毕竟，他想谋求更高的职位。但对于他同母异父的哥哥来说，这一举动肯定不符合逻辑。威廉绝不是格里高利七世的坚定支持者。二人的关系有着一个良好的开端。早在1066年，当格里高利还是一个枢机主教时，他就一直是诺曼人入侵英格兰的主要支持者。但后来，他们的关系恶化了。这是因为，这位教宗试图获取回报，并宣称英格兰是教宗的一处封地，而威廉是教宗的封臣。威廉自然拒绝了向教宗宣誓效忠的要求。格里高利同样与兰弗朗克交恶，因为后者多次拒绝前往罗马与他见面。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如此之差，以至于教宗威胁要免除大主教的教职。然而，

尽管教宗与诺曼英格兰方面有着很多的争执，但双方并没有完全对立。1081年，在一封写给两位法兰西主教的信中，格里高利还曾赞扬威廉是个虔诚的君主，能够支持教会，并能以公正和和平的方式治国安邦。（“尽管在某些事上，他没有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忠诚，”教宗承认，“但他已经比其他国王更值得褒奖，更应该获得荣誉了。”）同样地，当格里高利最终在1084年被亨利四世驱逐时，兰弗朗克愤怒地写了一封信，以回应亨利的支持者所写的一封有失偏颇的信。在后者的信件中，他诋毁了格里高利，而这正是兰弗朗克所不愿做的。²

因此，不论是威廉还是兰弗朗克，他们在1082年都不可能支持奥多的计划，用奥多替代格里高利。不管他们对格里高利有何种看法，他们都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二人都不相信奥多会成为一个合适的教宗。除去有关教廷政治的考虑以及对奥多做法正当性的质疑之外，反对奥多的计划还有另一层重要的原因。根据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和奥德里克二人的记载，奥多曾计划率大批卓越的骑士离开英格兰，以支持他对教宗这一职位的诉求。在众多骑士中，奥德里克列出了切斯特伯爵休的名字。“他们决定放弃在英格兰西部的大量地产，并立下誓言，要追随主教渡过波河（Po），去开创一片新天地。”当征服者了解到他们的意图后，自然非常不快。那些在英格兰的骑士是踏道骑士。威廉需要他们来防范暴乱和抵御外敌，他们的出走势必会削弱他对王国的掌控。因此，奥德里克写道，1082年上半年，还在诺曼底的威廉国王迅速横渡海峡，来到英格兰，让他的弟弟大吃一惊。此时，奥多正准备从怀特岛起航。在被抓住之后，奥多便被送去受审。

我们不能被表面现象迷惑，完全相信奥德里克的记载。1082年秋，威廉确实曾经渡海并来到英格兰。但是，他不可能马上就逮捕他的弟弟。因为，就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两人还曾共同在威尔特郡见证了一份证书的签署。我们同样不能过于相信奥德里克所说的话，认为威廉真的在奥多的审判上说出了那些话。在这篇很长的控诉里，奥多之所以被谴责，主要是因为他对英格兰人的压迫。但不论怎样，在威廉回到英格兰之后，类似的事件的确发生过。《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的记载证明了这一点。这一记载虽然简短，但重点突出。奥德里克用戏剧性的语言描述了这次审判的结局。他写道，在聚在王宫里的要人当中，没有一人敢出手逮捕被告。因此，威廉不得不亲自下手。奥多抗议说（正因为他想要成为教宗，此言尤其具有讽刺的意味），作为一个主教，只有教宗才有权审判他。据说，此时的国王回应他说，他不是在对一个主教进行宣判，而是在逮捕一个伯爵。（这句话同样出现在其他的记载当中。马姆斯伯里认为，这句话是兰弗朗克说的。）不论是以何种方式，奥多最终还是被押送回了大陆，监禁在位于鲁昂的公爵城堡里。³

奥多的背叛——威廉一定是这么认为的——不过是一系列家族灾难的序曲罢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国王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并最终被打倒。1083年，在他回到诺曼底不久，他的妻子玛蒂尔达王后就病倒了，并最终于11月2日离开人世。对威廉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这是因为，他们的婚姻显然是以爱与信任为基础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解释，威廉为什么一直如此倚重玛蒂尔达王后，让她在英格兰和诺曼底摄政。同11世纪绝大多数统治者不同，威廉没有私生子，也没有任何证据（至少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表明，他对王后不忠。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曾记录了这样一桩荒唐的绯闻。据传，在继位为英格兰国王之后，征服者曾“沉浸在一个神父的女儿的温柔乡里”。但是，他将这一故事批为胡说八道。毕竟，故事的结局是玛蒂尔达挑断了她情敌的脚筋，而威廉为了报复，竟然用马缰绳打死了王后。事实上，马姆斯伯里说，虽然在其婚姻的后期，威廉和玛蒂尔达这对王家夫妇有过小争执，但那是因为短护腿罗贝尔意图谋反，而玛蒂尔达秘密地

给他们的儿子提供了支持。“很明显，他们之间的争执并没有影响二人的夫妻感情。威廉自己的行动就证明了这一点。在王后死后……他为她办了极为隆重的葬礼。连续多日以来，因为失去了她的爱，他都极度悲伤，表现出了对王后无尽的思念。”玛蒂尔达被葬于卡昂的圣三一修道院，那是她于20年前亲自捐建的。时至今日，在主祭坛的前面，我们仍能看到她完整的墓碑以及最初的墓志铭。⁴

在失去妻子不久，威廉遭遇了第三次个人危机。短护腿罗贝尔再一次被流放了。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二人的关系到底为何再一次破裂，但这一危机的确发生在玛蒂尔达死后不久。这一时间节点十分重要。奥德里克说，尽管这对父子已经和解，但国王一直在辱骂自己的儿子，常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在书里的其他地方，他则告诉我们，罗贝尔出于“某些愚蠢的理由”而生他父亲的气。无论他们争吵的原因是什么，这次决裂并未像之前那场类似的争吵那样，造成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次随罗贝尔出逃的只有几个人。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说，罗贝尔逃往意大利，是想要和托斯卡纳女伯爵（countess of Tuscany）联姻。这样一来，他就能获得支持，以反抗他的父亲威廉。罗贝尔也可能出于相同的目的而造访过其他的地区。奥德里克提到，他去过德意志、阿基坦和加斯科涅（Gascony），为的是拜访一些对其抱有同情的领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罗贝尔并未造成直接的军事威胁，他的叛逃依然带来了许多不安定的因素。在诺曼底公国和英格兰的王位继承问题上，这种不安定表现得尤为明显。威廉并未公然废长立幼，但从1084年起，在王室证书和公国证书的证人名录中，威廉·鲁弗斯的名字已经取代了罗贝尔的。⁵

这样一来，征服者接连三次遭到了来自至亲的打击：奥多入狱、玛蒂尔达死去以及与罗贝尔再一次决裂。失去亲人和亲人的背叛肯定让他付出了代价，并有可能让他更加感觉到，他是孤独的。姑且不论其他，这些人都是他昔日所倚重的人，都曾帮助他摄理朝政。但与此同时，1082至1084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威廉的家族问题在其统治的地区引发了更严重的危机。也许，罗贝尔确实想要卷土重来，但根据编年史料的描述，他成了一个四处游荡的流亡者，既缺少朋友，也没有多少资金。他的昔日盟友（例如，法兰西国王和安茹伯爵）似乎都没有为其提供过物资上的支援。这个时候，诺曼底和法兰西在1079年所达成的和平协议看似仍然有效。而威廉在1082年也和安茹方面达成了类似的休战协议。据说，直到威廉去世之前，双方的协定仍然有效。在罗贝尔再一次叛逃后，曼恩成了国王唯一的麻烦来源。在那里，勒芒子爵反叛了，并夺取了位于诺曼底公国南方边境的圣苏珊城堡（castle of St Suzanne）。1084年，威廉发兵，像往常一样迅速地包围了它。⁶

然而，在包围的过程中，国王却把指挥权委以他人，自己返回诺曼底去处理“要务”（奥德里克称）了。这些要务到底是什么，这位编年史家并没有做出明确说明。但是，我们可以猜测，它们可能与威廉在1085年所收到的情报有关。这一情报告诉他，丹麦国王有入侵英格兰的计划。⁷

当然，这算不得一种新的变化。从一开始，斯堪的纳维亚人就一直威胁着威廉的统治。丹麦人的舰队曾两次跨海来到英格兰，但都不过是无功而返。然而，就整体而言，1085年，这一威胁似乎更加严重。5年前，丹麦迎来了一位名为克努特的新国王。他似乎想要和与他重名的著名的克努特大王一样，创建丰功伟业。克努特四世是前任丹麦国王斯韦恩·埃斯特里特森众多儿子中的一个。1069和1075年，他曾两次接到父亲的命令，率领一支舰队前往英格兰。据当代人估计，他所统领的战船有200至300艘。但一登上丹麦王位，这位新国王就下定决心要做件更大的事情。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说：“鉴于之前的失败，为了入侵英格兰，克努特建立了一支庞大的舰队。据我所知，这支舰队至少包括1000艘战船。”即便我们把这一说法当作道听途说，我们也不难相信，在这个时候，入侵英

格兰的舰队规模确实远超从前。原因在于，这一次，入侵英格兰的不止丹麦国王一个人。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道：“这一年，人们互相奔走相告，并认定这是事实：斯韦恩大王之子丹麦国王克努特率军前来，打算借助佛兰德伯爵罗贝尔的力量来征服这个国家。”数年前，克努特迎娶了罗贝尔之女阿德拉（Adela）。据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记载，为了入侵英格兰，罗贝尔还特意另外召集了600只船。⁸

从威廉的反应来看，我们能够进一步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1085年秋，征服者匆忙渡过了英吉利海峡。《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称，他率领着一支“庞大的部队”。这支部队由“来自法兰西和布列塔尼的骑兵和步兵组成，比此前来到这个国家的任何一支部队的规模都要大”。无论这个评估结果是否把1066年的入侵大军算在了里面，1085年的这支国王的部队无疑是无比庞大的。伍斯特的约翰曾提到，这支部队由“数千名雇佣骑兵、步兵和弓箭手”组成，而马姆斯伯里则把这支部队称作“一支庞大的雇佣骑士部队，其中的成员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各个省份”。他告诉我们，这支部队里的成员甚至包括法兰西国王的弟弟韦尔芒杜瓦的休（Hugh of Vermandois）。他带领着他手下所有的骑士加入了威廉的大军。⁹

因此，当马姆斯伯里说“国王非常恐慌”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一到达英格兰，威廉就召集了要人，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以讨论如何化解这一危机。首要的问题在于，要怎样维持这支雇佣军。不同于威廉以往带到英格兰的大军，这支雇佣军的任务是保卫这个国家，而不是掠夺这个国家。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按照中世纪最常用的方法，靠掠夺当地居民来补充给养。《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道：“人们很怀疑，这个国家要怎样才能养得起这些军队。”会上，这一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马姆斯伯里说，这一解决方案是大主教兰弗朗克的主意。他提出，要把军队分散到王国各地。“人们一致认为，骑士们应当驻守在权贵的家中。这样一来，一旦有必要，每个人都可以联合起来，共同维护公共福祉和个人私产，令其免受蛮族的侵害。”这样一来，各权贵就必须负责雇佣军的衣食住行。马姆斯伯里对此解释得很清楚。例如，伍斯特主教伍尔夫斯坦“开始供养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他不但用高昂的报酬取悦他们，还为他们提供上等的美食”。¹⁰

因此而痛苦不堪的不仅仅是这些贫穷的权贵。“那一年，人民更是苦不堪言，”《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回忆道，“国王命人破坏沿海所有的土地。这样一来，就算他的敌人登陆了，他们也没有什么可以抢的。”另外，根据一份12世纪早期的资料，威廉还下令在海岸上严密布防。与此同时，他向城堡增派守军，修缮城墙，并派人把守这些地方。正如那些权贵一样，城镇也接到了命令，要容留大批来自法兰西的雇佣兵。居留在城镇里的雇佣兵数量如此巨大，以至于城中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英格兰居民。

就这样，随着白昼渐短，由秋入冬，英格兰进入了高度紧张的状态。就像1066年的情况一样，全体国民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消息。之后，就在快到圣诞节的那段时间里，有关敌人的消息终于到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录道：“国王发现，他的敌人确实因事受阻，并且无法实施他们的远征计划。”虽然他们不过是暂时推迟了入侵计划（很明显，克努特已经决定把入侵计划推迟到第二年），但这势必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紧张的气氛。作为回应，威廉把一部分雇佣军派遣回欧洲大陆。然而，他还是安排其他的雇佣军在英格兰过冬。这意味着，他仍然担心丹麦人会趁机入侵英格兰。

1085年，国王又一次在格洛斯特过圣诞。但是，这个圣诞节的气氛必然是十分紧张的。前来的要人们都忧心忡忡，担心丹麦人随时会采取行动。威廉自己也很焦虑。因此，他罢免了克罗兰修道院（abbey of Crowland）和索尼修道院（Thorney Abbey）的院长。这两座相邻的修道院均位于沼泽地区。不久前，丹麦人正是在这个地区登陆的，还获

得了当地居民的大力支持。在支持丹麦人的当地居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僧侣。对威廉来说，他既不想再经历一次伊利事件，又不信任克罗兰和索尼两个修道院的现任院长。于是，他任用了两位来自圣旺德里耶修道院的诺曼僧侣，取代了这两位院长。¹¹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这一年的圣诞，国王在格洛斯特停留了5天。在接下来的3天里，宗教会议也在此地召开。在之后的记述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告诉了我们，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

因喻厨撼；姑搪竭姑混扫秃建晰磊热窈失久；必龟噪掺建晰磊拴临] 喻咐姑混困打洁迈措耽涩虚锐录恶桑番表因该担打；喻我洁迈扬涩匈我锐录辛打遣…弃撼；守唉衫晚募措逊妇肯打旅匈咐警；曼例守绿猜蛮；该警措耽彦挥碍故达打碎担…话遇胜；因喻咐姑混；姑搪措耽咽彦动犬碎担龟仍掀…荫话遇；因12咐臆晃；旅咐警押纂谓守家檬动犬登屠…守贺曼遣贿两磊盘赃晚打戳摘贾—摘贾—袭错艺苍龟编劲手咽彦打碎担身劳…3 因喻返贿两脏；贺百抗暇动晃悄…：嗜弃帖疚免胜答输动；凑因喻困；帖贺涩刑唉守手破猜打晃悄类吃壳] 顶手彦逊妇肯洁迈肚小；运刑守彦担餐；姑搪竭狐破猜守措耽咽彦动犬碎担…竭晦是恶桑肚小；话遇虚碎担玛换晦是；话遇虚碎担杈打仍句身劳晦是…守贺狐柴猜；喻我碎担揭教彦动犬煽窈…守打祷猜涩翘厨怨真弯；虚砸阳因喻涩姑碎杈；们墓涩匈故达话匈藤妇双碎担¹第狐谤贿两因布…扫撒杈3 睡措喻嫉扫撒因千帖灯览；凑执吃喻戴扫打掏篮什憾必标喻录荆答：；驴彦匈溯刚谬—匈溯霉谬话遇匈溯赠狐谤怜刀…

这就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对“土地赋役调查”（Domesday Survey）的描述。这一调查的结果是《末日审判书》，而这份文献也是英格兰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文献之一。就名气而言，只有《大宪章》能胜过它。就文献的体量而言，它则是英格兰历史上部头最大的文献。事实上，《末日审判书》有两卷。厚重的一卷名为《大末日审判书》（Great Domesday），较薄的一卷则称《小末日审判书》（Little Domesday）。两书共有832页，每一面纸上都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缩写。据统计，这两本书共有大约200万字。¹²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其他同类型的文献超过《末日审判书》的体量。少量有关这次调查的附属文件被保留了下来。学者们将这些分散的文件戏称为“卫星”（satellite）。但是，就这两卷书本身而言，它们保存得比较完整。毫无疑问，它是英格兰历史上最重要的文件。这是因为，正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说明的那样，它所记录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调查的成果。无论就规模还是强度而言，这场调查都是空前的。它是一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对权利、税务、土地及资产的调查，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前工业化时期英格兰社会的最为详细的描述。即便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它所提供的信息也是最为全面的。

正因如此，它才得了《末日审判书》这个骇人的名称。12世纪，《末日审判书》是被保存在温切斯特的国库内的。所以，在最初的时候，官员们称之为“财政署的登记簿”（the book of the Exchequer）、“温切斯特的大登记簿”（the great book of Winchester）或者“国王的登记簿”（the king's book）。但是，正如其中的一位官员在12世纪7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当地人把这本书称作‘末日审判书’”。有人怀疑，这一别称从一开始就存在。这是因为，有很多其他的证据可以表明，威廉的调查让当时的人们胆战心惊。这一项目的推进速度势必是吓到他们的原因之一。这一调查工作始于1085年圣诞节后不久

，但在翌年8月1日之前，它显然就已经完成了。尽管《大末日审判书》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最终定稿，但这一调查本身不过用了6个月多一点的时间。¹³

为什么征服者要在1085年冬季发起这一场大规模的调查呢？关于这一问题，史学界始终众说纷纭。鉴于它发生的时机，没有人愿意相信，国王这么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大多数人认为，这个调查同这一时期丹麦人的威胁有关。然而，这两件事究竟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史学家们对此仍有争议。尽管历经100多年严谨的学术研究，人们还是没有就《末日审判书》的编写目的达成共识。

通过研读《末日审判书》本身、“卫星”以及同时代编年史家对它的评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这次调查是如何进行的。正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言，在调查开始的时候，威廉就派遣了各个调查官（commissioner）深入各郡。而从《末日审判书》及其附属文本当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些郡至少分属7个巡查区（circuit）。（大多数巡查区包含5个郡，但有一个巡查区只包括3个郡。）我们可以看到，威廉会向每个巡查区派遣4名调查员。所以，直接负责收集《末日审判书》数据的人员可能不超过30人。

幸运的是，根据一份名叫《伊利调查》（Ely Inquest）的文件，我们得到了一份问题的清单，而当时的调查员必须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出，《末日审判书》所关心的主要土地单元是庄园（manor）。这个词似乎在诺曼征服之后才刚刚出现，其含义大概是“贵族的个人地产”。首先，调查官会提问一些基本问题：庄园的名字是什么？在虔信者爱德华在位时期，是谁在掌管它？它现在的主人又是谁？然后，他们会继续询问具体的细节：庄园里有多少海德的土地？有多少犁？有多少奴隶？有多少自由民？他们也会问到自然资源：这个庄园有多大面积的林地？有多大面积的草场？有多大面积的牧场？最后，他们会问及土地收入：在爱德华统治的时期，这个庄园的土地收入是多少？现在，它的土地收入又是多少？¹⁴

这只是从《伊利调查》全部20个问题中挑出的几个。每调查一个庄园，调查员都必须问完全部的问题。《末日审判书》当中包括许许多多的条目。据粗略估计，全书共提到约1.3万个地名以及约3万个庄园名。¹⁵我们可以推测，这30个左右的调查官一定有很多的助手。但即便如此，他们又是怎么在这短短的6个月里收集到这么多信息的呢？

一个解释是，就像政府官员一向所做的那样，为了节省时间，他们会让被调查者自行估算。总佃户（tenant-in-chief，即直接从国王那里获得土地的人）似乎需要向调查官提供书面的回复。在某些情况下，《末日审判书》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他们的回复。调查官也有可能从现存的书面记录中快速获取大量的信息。需要再次强调的是，11世纪的英格兰是一个受到严密管理的中世纪国家，有一套完整的科层制度。借助于早年的调查和税册，他们便可获知许多问题（特别是有关虔信者爱德华时期的那些问题）的答案。¹⁶

如果《末日审判书》只包括这些内容，它可能不会引发多少的评论。事实上，它将会成为依照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而进行的又一次王室调查。它的价值可能也会变得极为有限。如果让土地持有者自行评估的话，调查的结果必然是不准确的。但是，《末日审判书》的内容不仅更为丰富，而且更有价值。这是因为，无论是自己估算的还是官员调查的，所有汇集到一起的书面证据都必须接受公开审查。1086年春季，每个郡的郡法院都召开了特别庭审。在这些庭审上，他们传唤了大量的证人。这些证人大多是从每一个百户区或小邑中选出来的陪审员。例如，在剑桥郡，每15个百户区需选派8名陪审员。除百户长（reeve）必须参加以外，这8个人当中必须包含1名当地的牧师。算下来，全郡共需要派出120名陪审员。这一陪审员的总量可能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其他郡有更多的百户区。在

这些郡当中，每个郡所派送的陪审员数量可能达到了12个，而这个数量可能更为普遍。

17

虽然就表面看来，百户区陪审员是最为重要的，但他们并不是唯一被要求提供证据的人。那些地主同样被召集过来。当他们的自我估算同陪审员的口头证词不符的时候，他们就需要为自己辩护。与此同时，还有其他类型的陪审团。有的代表整个郡，有的代表各郡的重要城镇，有的则代表各郡的宗教团体。根据《伊利调查》，每一个村社（vill）都必须派遣一个8人的陪审团。这一说法得到了《末日审判书》的支持。在其中的两处，我们可以看到维兰（villein）^②出庭作证的情景。因此，如果只计算从百户邑、郡和堡镇中所遴选出来的陪审员，这次大调查的参与人数大约有8000人。如果每一个村落真的都派出了一个陪审团的话，那么这一数字就会超过6万人。因此，在每一个郡的集会当中，前来参加的人都有数百人，甚至可能有数千人。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集会的规模要远远大于郡法庭惯常的庭审规模。在威廉的统治时期，也不是没有过大规模的、旨在对土地提出要求的集会。但是即便是和佩农登希思会议那样的集会相比，此时的郡集会的规模也要更大。不难想象，对公众意识影响最大的就是这些庞大的集会。这些集会让他们想到，要用“末日审判”来形容自己的遭遇。¹⁸

几乎可以肯定，陪审员要回答调查官们所提出的所有问题，其中就包括那些有关庄园资产的问题。在《末日审判书》中，他们时不时会提出反对，认为地主在估算自己的地产的时候并没有说实话。¹⁹然而，在他们所回答的问题当中，重要的问题都是与持有权有关的。例如，在虔信者爱德华时期，土地归谁所有？而现在，土地的主人又是谁？正如我们所见，诺曼人在英格兰的殖民过程是分散而混乱的。人们按照两种不同的原则来封赏土地，而这两种原则可能是相互矛盾的。更何况，很多地产根本不是被分封出去的，而是被那些势力最强的人直接夺取的。

在郡法庭的庭审当中，末日审判调查中的强取豪夺行为被摆在了聚光灯下（当然，这也是我们能对此了解如此之多的原因）。在某些地区，分歧相对较少。因为在这些地方，新来的诺曼人直接取代了此前的英格兰人，管理着整片的土地。但是，《末日审判书》显示，仅有很少一部分财产是按照这种方式被重新分配的——约占总量的十分之一。绝大部分的领地（占英格兰土地总量的三分之一强）是按地理位置划分的，完全打破了原有的土地领有模式。至于其余的土地，人们则很难总结，这些土地究竟是按照什么标准划分的。这就表明，在这些剩余的地区，诺曼人在自行占地。²⁰

因此，在《末日审判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数千条主张与土地占有相关。很多人在挑战他人对这些土地的持有权，而另一些人则就这一问题产生了纠纷。在某些情况下，陪审员们会认定这些土地占有者们的主张是正当的，并为他们作证。他们说，原始的王室令状的确写过，要将这些土地赋予这些领主们。但在通常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说，他们从没看到过这种令状，并不知道被告是怎样得到这片有争议的土地的。有时，争议双方会各执一词，争夺对这一土地的控制权。例如，臭名昭著的掠夺者汉普郡郡长皮科特（“一头饿狮、一匹四处游荡的狼、一只狡猾的狐狸……”）在夏福德（Charford）占据了一小块土地。其诺曼同胞谢尔内的威廉（William de Chernet）就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合法持有人。据记载，“为了证明这一主张，威廉提供了全郡所有更有才智的人和老者的证词。皮科特则加以反驳，并从维兰、平民以及百户长那里获取了证词”。不幸的是，就像《末日审判书》中很多其他的争议一样，我们并不知道，谁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皮科特都能够成功保留他的掠夺成果。²¹

因此，厘清土地的领有关系正是末日审判调查的部分目的。这是诺曼人20年殖民活

动的最终结果。说得好听点，诺曼人是凭运气得到这些土地的。说得难听点，他们得到这些土地不过是凭借贪婪的掠夺手段罢了。12世纪官员理查·菲茨·奈杰尔（Richard fitz Nigel）是第一个记录下“末日审判”这一名称的人。他认为，这次调查让“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权利感到满足。假设侵犯了他人的权利，他们就会受到惩罚”。这句话意味深长。可以看到，人们采取了各种措施，以保证最后的结果尽可能公平。他们所采取的措施不止召集陪审员对地主进行审查这一条。就选择哪些人担任陪审员这一方面，人们也下了不少功夫。据我们所知，从陪审员的姓名来看，英格兰人与诺曼人各占一半。（因此，在剑桥郡，每个百户区的8人陪审团是由4名英格兰人和4名法兰西人所组成的。）当然，这一做法意味着，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够借末日审判这一机会算旧账。但同时，民族成分的平衡也表明，维护调查公平性的这一决定是由最高层做出的。同时代的赫里福德主教有关末日审判调查的一则简短描述也揭示了这一点。他写道，国王又派出了第二批调查官，前去核查第一批调查官的工作。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还会提出指控，认为第一批调查官对国王有罪。他还告诉我们，第二批官员不会被派往他们自己的领地的所在地。很显然，这也是一个反腐措施。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大胆地猜测，在派遣第一批调查官的时候，国王势必遵循了同样的原则。²²

然而，在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解决这一问题？毋庸置疑，厘清土地的领有关系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的话，它必然会导致地主之间的暴力行为。很明显，人们有必要维持一定的秩序。但是，当国家面临入侵威胁时，为什么反倒要优先开展末日审判调查呢？毕竟，如果丹麦人得手，几乎等不及记录的墨迹变干，任何有关英格兰的财产登记信息就将过期作废。调查期间，敌军入侵的威胁仍然笼罩在英格兰的上空。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威廉决定把一部分法兰西雇佣兵留在英格兰过冬。事实上，在《末日审判书》中，我们似乎在一两处地方看到了这些守军。他们驻守在南安普敦和贝里圣埃德蒙兹等城镇中。²³

这些雇佣兵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有关此次调查目的的线索。就其本质而言，他们就是拿钱的士兵。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所要求的报酬不可能很低。1085年，威廉把这支庞大的军队安排到了全国各地。这样一来，地方贵族就会为他分担一部分军费开支。然而，多支军队仍然驻扎在王室领地和城镇中。他们的军费自然要由国王承担。到了1086年，这一情况肯定没有发生改变。这也就迫使国王想办法去筹集一笔巨款，以应付这些人的各项开支。

为获得这样一笔巨款，早期的英格兰国王要求他们子民纳税。正如我们所知，早在10世纪，英格兰的国王们就已经开始征收丹麦金了。这些税最初是支付给丹麦入侵者的。英格兰人希望，他们得到钱之后就离开。后来，这些税费被用来维持一支雇佣兵舰队，以抵御外敌。1051年，虔信者爱德华公开地废除了这支舰队，并停止为此征收捐税。但是，他似乎没有完全停止征收土地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告诉我们，为舰队所征收的税的重要性“总是高于其他税”。这就意味着，在虔信者的统治时期，还有基于其他目的而征收的土地税。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是在停止为舰队征税之后，基于其他的目的，虔信者还是会每年征收土地税。因此，《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之所以在威廉加冕部分忽然重提土地税一事，并不是因为它突然重新出现，而是因为税额很高。²⁴

然而，到了1066年，国王所征收的税费已经没有以前多了。这是因为，之后的几任国王的做法已经让估税体系停止了运转。土地税是以海德为单位计算的。因此，当国王出于政治目的，想要表现他的仁慈的时候，他可能会减少那个地区的海德数。尽管按照名称

来说，每个百户区应当有100个海德，但到了虔信者爱德华统治的时期，根据估算，许多百户区的海德数却没有那么多。一份存留至今的北安普敦郡税收登记簿显示（虽然它写于11世纪70年代，但记录的却是爱德华时期的事），有的百户区有80个海德，有的百户区则有62个海德。其中一个甚至只有40个海德。因此，1066年，虽然北安普敦境内有32个百户区，然而经过估算，其境内的海德数量并非3200个，而是2663个。不仅如此，在诺曼征服之后，这一数量仍在继续减少。《末日审判书》显示，1086年，北安普敦郡境内的海德数已经降至区区1250个。²⁵

问题还不止于此。就是在这一海德数量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在这些被计入的土地当中，真正缴纳赋税的土地也没有多少。就在同一份税收登记簿上，很多北安普敦百户区的土地都被记作“荒地”（vasta）。在某些情况下，被记作“荒地”的土地占据了总土地面积的一半之多。这个词在《末日审判书》中一再出现。在近期的研究当中，史学家们已经指出，官员们使用“荒地”一词是出于管理上的方便。无论这些土地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而不纳税的，他们都不加区分，用这个表述来指代所有不纳税的土地。如今，许多史学家认为，“荒地”一词是有具体的含义的，指的是那些因为诺曼征服而被毁坏的土地。一项关于《末日审判书》中该词的使用频率的深层研究指出，这个词同1066年后数年间征服者的大军所光顾过的地区密切相关。我们可以看到，苏塞克斯地区的“荒地”数量非常多。无论是在黑斯廷斯雷普，还是在威廉大军于1069至1070年袭扰的威尔士边境上的几个郡，“荒地”都尤为集中。我们能够看到，1085年，威廉富有策略性地摧毁了海岸边的土地，而在城市里，我们同样能够看到大片的荒地。据《末日审判书》记录，在诺曼征服前，林肯郡内有970个居住点；而到了诺曼征服以后，其中有240个变成了“荒地”。可以看到，“城堡的建立”摧毁了166个居住点，而“事故、贫穷和火灾”则使得剩下的那一些变成了一片荒芜。在诺里奇、什鲁斯伯里、斯坦福德、沃灵福德和沃里克等地，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城堡的建立，大批的土地被毁。据《末日审判书》记载，当休伯爵获得切斯特时，近乎半数的房屋都被毁掉了。“因为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座城市的土地收入下降了1/3。²⁶

然而，如果将其与约克郡的荒地的面积相比，上述数字甚至不值一提。据《末日审判书》的记载，荒地竟然占据了约克郡全部土地的80%以上。这一点说明，编年史家们的记载大体上是正确的，“北方浩劫”和1069至1070年冬天威廉的大军的确造成了很大的破坏。根据达勒姆的西缅的记载，在接下来的9年间，达勒姆和约克两地之间的土地一直无人耕种，也几乎没有人住在那里。12世纪20年代，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宣称，直到他生活的时代，这片土地仍然是荒芜的。令人震惊的是，从《末日审判书》中的数据来看，1086年，约克郡的人口减少到了1066年的1/4。这意味着，大约有15万人从记录中消失了。这一次，编年史家们所写下的六位数似乎与现实情况相差无几。²⁷

的确，在1066至1086年的这20年间，这个国家的一些地区似乎已经恢复了。例如，尽管约克郡庄园的平均土地收入下跌超过65%，但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诺福克，当地的平均土地收入则猛涨了38%。然而，这一巨大的涨幅并不意味着局面已经变得非常乐观。这是因为，在《末日审判书》中，庄园的土地收入是按照佃户向庄园主支付的地租计算的。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这些新来的诺曼领主所征收的地租已经高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末日审判书》中充斥着人们的抱怨。他们认为，地租过于沉重，已经超过了土地的实际收入。（其中有一条著名的记录，说的是持有白金汉郡马什吉本 [Marsh Gibbon] 的英格兰农民埃塞尔里克“[被地租]压得透不过气，而且生活在痛苦之中”。）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载显示，这种压迫是从最上层开始的：

因番泛碎担瑞；姑搪狐奖疚免刑浦守打泛掺歧缘风 i 估打担整 A 喻瑞；翹鼓单端咐堡单匈咐遣版或甘府；姑搪竭狐纯押唉担改单端咐遣 A 翹鼓荫吃微单寝咐遣；暇漠家檬甘府打整省打盒；姑搪竭狐唉寿妓改巢漠动家担整打喻咐遣…守概包标因憾；守打巩混绿涩言磊迎辛垂图打恶桑；唉碎担储仆遣打衫困摩措衫打…守幸标因憾；守绿措耽执磊动犬标轨堆打扫…

在追求利益方面，诺曼人几乎都一样贪婪。《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也曾感叹：“国王和他的要人们都很贪婪。是的，他们贪婪得过分；他们对金银珠宝垂涎三尺。他们根本不在乎得到这些财宝的方式。即便是用罪恶的方式得到的，他们也并不在意。”正如《伊利调查》所记录的那样，调查员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能否对这片土地征收比现在更高的地租。²⁸

出于这一原因，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在那些没油经受过大范围掳掠的区域，庄园土地收入的下降与地主的仁慈没有任何关系。而那些土地收入跌得最狠的地方，往往也是诺曼人的新领地。在建立这些新领地的过程中，国王把不同的地产拼凑在了一起，完全无视了原来的土地持有模式。一个观点认为，这一重组过程的破坏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土地的经济总量都下降了。更可能的原因则是，这些新庄园是按照一种新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对领主来说，这种新模式更为有利。而对于庄园上的农民而言，这种新模式则意味着更多的压迫。在这些郡，我们可以看到，自由民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例如，在剑桥郡，自由民的人数从900人骤减到177人；在贝德福德郡（Bedfordshire），这一人数从700人减少到90人；在赫里福德郡，这一人数则从240人变为43人。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依附农民（servile peasants）的数量飙升。在《末日审判书》中，我们经常能够见到“他现在是一个维兰了”这样的表述。²⁹

这些地区的土地收入较低似乎只有一个原因，即在诺曼征服前后，人们的估算方法不一样。在诺曼征服之前，当人们要计算某一特定地产的价值时，他们会计算这一片土地上所有英格兰自由农（freeholder）的总收入。相应地，1086年的土地收入则是按照地租来计算的。此时，这些新来的诺曼领主已经在经济上奴役这些过去的自由民了。对于那些小地主来说，这根本是一种不公平的交易，但在诺曼征服后，他们并没有多少讨价还价的能力。《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提到，诺曼人“不但强征了很多不合理的税费，而且造成了很多难以估量的不公”。简而言之，土地领有关系的革命促成了社会革命。至少在特定的某些地方，比起诺曼征服之前的情况，征服之后的英格兰社会要不自由得多了。³⁰

然而，即便是领主们在不断追求利益，他们向国王缴纳的赋税也越来越少。在某一时期，很可能是在征服者本人统治的期间，领主不用为他们的直营地（land held in demesne）缴纳土地税。我们仍可以以北安普敦郡的土地税册为例。在这份文件当中，我们可以注意到，正如被算作“荒地”的部分一样，人们将领主的直营地与实际纳税的土地分开来对待。随着威廉继续统治，领主们的特权似乎有增无减。到了11世纪80年代，许多总佃户几乎不再缴纳任何的税费。实际上，这些人有时甚至在他们的直营地上征收土地税，并将其中饱私囊。³¹

因此，现在所征收的土地税没有之前多。这一事实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对个人以及团体的让步导致海德数急剧减少。更多的土地则被算作因为战争和破坏而形成的“荒地”。征服者本人则免除了总佃户直营地的土地税，还进一步建立了森林区这样的免税区。诺曼征服之前，英格兰国王们已经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征税体制。然而，这几个因素却在这个体

系上开了几个口子。更何况，有些人会公然拒绝纳税。在北安普敦郡的税收登记簿中，我们可以看到，“诺顿（Norton）的那片6.5海德的土地就连1便士的税也没有交过。该地产属于国王的书记官奥斯蒙（Osmund）”。³²

显而易见，为了弥补这一体制的诸多漏洞，国王就要尝试在那些仍在纳税的土地上收取更多的土地税。1084年，威廉下令征收土地税，税额是以往的3倍（每海德6先令，而不是惯常的每海德2先令）。他很可能是想用这笔钱来资助他在曼恩的战事。此时，这一战争还在进行当中。在记录这一税费猛涨的情况的时候，《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十分恐惧。他认为，这一税费是“沉重而苛刻”的。无疑，这是针对那些不得不支付这些税费的人而言的。与此同时，我们仍然不知道，威廉等人到底能够从这一税费中获利多少。毕竟，到了这个时候，征税体制还有诸多不足。而到了1082年，大饥荒又接踵而至。这样一来，尽管税率已经提到很高，人们的收益很可能还是非常让人失望。³³

1085年秋，威廉决定，要把庞大的雇佣军队分散开来，派遣到王国各地。这可能是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国王把军队分派到他的封臣那里，分散到全国各地，”《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而这些封臣则按照他们领地的大小来供养军队。”如果说，政府是按照缴纳土地税的名单（很难想象，他们还能采取什么别的方法）来分派军队的话，这种将军队分散到各地的做法无异于再征收一次土地税。因此，在圣诞节的王廷大会上，很多人可能都提出了反对。威廉也意识到了修订制度的必要。这样一来，在征收土地税的时候，他就可以获得更多收入。而在向地方派遣军队的时候，他也能做到更加公平。在末日审判调查当中，调查官们的部分任务就在于调查土地税的运转方式。对此，我们能从《埃克塞特末日判决书》（Exon Domesday）中一窥端倪。这是对英格兰的西南地区的调查结果。对土地税体系的改革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一调查如此关注领主们的资源。国王试图精准查明，领地上的利润究竟去向何方。国王的这种做法很可能意在重新对领主直营地征收土地税。最后，假设末日审判调查有财政上的动机，那么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威廉会认为，弄清楚土地的具体归属这件事这么有必要。当一片土地的持有人存在争议的时候，人们就很难对这一土地征税。³⁴ 那些土地的管理者肯定也清楚这一点。

《末日判决书》的早期研究者们提出，征服者的这次大调查是一次税务大起底，旨在修补土地税体制中的诸多漏洞。在这些学者当中，最著名的学者是弗雷德里克·威廉·梅特兰（Frederick William Maitland）。在他所写的《末日判决书及其影响》（*Grp hwgd âErrndqgEhârqq* [1897]）一书中，梅特兰写道：“我们的这份记录不是一个头衔的记录册，也不是一部封臣录。它不是一份惯例手册，也不是一份地租账簿。它是一部税收登记簿，一部土地税登记簿。”即使在距离梅特兰逝世早已超过一个世纪的今天，许多专家仍认为，末日审判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财政改革。³⁵

但是，财政改革肯定有待编纂《末日判决书》的目的。只要看看这本书的内容是如何组织的，人们就不难发现，梅特兰等人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本书显然不能用来估计土地税，因为这种税是全国范围内的公共税收，要通过公共机构来加以管理。为了收取税金，在一个百户区里，税务官需要从一个村社前往另一个村社。在一个郡里，他们则需要从一个百户区前往另一个百户区。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末日审判调查员也利用了公共机构来收取信息。他们从百户区以及城镇当中召集陪审员，让他们来检查那些地主所写的书面回复。但是，至关重要的是，在汇总这些收集到的信息的时候，调查员却不是按照百户区或者村社的次序来排布它们的。他们煞费苦心，以地主的名字为序，重新排列了这7个巡查区里的信息。存留至今的巡查结果（《埃克塞特末日判决书》和《小末日判决书》）都是按照这种方式编排的。在编修《大末日判决书》的时候，书记官同样是按照这种方式排

列他所收集到的数据的。这种编排方式使得土地税的计算变得异常艰难。要算出某个特定的地主需要缴纳多少土地税，人们往往需要花费好几个小时。³⁶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086年，国王确实进行过一次对土地税的调查；此时，一场土地税改革也势在必行。末日审判调查员所收集的部分信息可能正是为此次改革而准备的。但是，从《末日审判书》中数据的选择与编排方式来看，编纂这本书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可以看到，调查员们外出收集数据，并在他们的百户区以及千人区（thousand）里召集陪审员和地主。与此同时，威廉国王正在王国内各处（至少在王国的南部）巡视。当复活节（5月5日）到来时，各地郡法庭的庭审势必都已经进入了尾声。此时，国王在温切斯特戴上了王冠。在圣灵降临节（5月24日），当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封他最小的儿子亨利为骑士时，关于末日调查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一事，威廉心里一定已经很清楚这一问题的答案了。正如伍斯特的约翰所说的那样，“不久以后，国王下达了命令，要求他的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伯爵、男爵、郡长和骑士于8月1日到索尔兹伯里见他”。这是1086年的最后一次会议，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会议。这次全国范围内的会议也标志着末日审判调查的终结。³⁷

1086年的索尔兹伯里与今天的索尔兹伯里并不是同一座城市（现在的城市是13世纪的人们所新建的）。在征服者的时代，索尔兹伯里位于它今天的位置以北2英里的地方（就是今天老萨勒姆所在的地方）。诺曼人可能很早就在这里定居了。早在1070年之前，威廉可能就在此处建立起了城堡。随后，舍伯恩的主教将他的大教堂搬到了这座城堡旁，并因此成了索尔兹伯里主教。1086年，这个地方的吸引力可能与其史前时期的历史有关。老萨勒姆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铁器时代的要塞之一。在那里，城堡和大教堂均位于一个直径400米的巨大圆形围场的中心，外围有全长约1000米的土质围墙。换句话说，要举办征服者所构想的大型露天集会，这里正合适。³⁸

索尔兹伯里大会的规模是空前绝后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在那里，议政大臣们来到他的面前。全英格兰所有占有土地的重要人物都到场了。”为了使得我们对这一人数所代表的含义有所了解，我们可以借助《末日审判书》中的记载。全书提及了大约1000个直接从国王那里领有土地的人，也就是国王的总佃户。他们不但与国王保持着直接联系，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拥有巨额财富，而且身份显赫。这意味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来参与这次会议了。除了这些人以外，《末日审判书》还记录了8000名左右的地主。他们位于下一个层级，也就是说，他们是总佃户的佃户，或者说是国王的次级封臣（subtenant）。至于这些人中有多少人来参加会议，至今还没有定论。他们之中的有些人非常富庶，甚至比贫穷的总佃户更富有。这也就验证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当中有关“重要人物”的说法。但这些人当中的很多人都不富有，甚至比总佃户贫穷得多。他们当中有一半人的土地年收入不超过1英镑，似乎并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描述。因此，我们可以猜想，来参加会议的人数应该达到了四位数，甚至可能接近五位数，具体看我们如何理解国王的诏令。³⁹

这场会议确实规模空前，而威廉近臣们的到来更加强调了这一点。遗憾的是，当时的人并没有记载此次大会。所幸的是，我们能够从一份1086年的文件里看出一些端倪。这份文件签发于1086年过半的时候。其签发地点同样在威尔特郡，不过是在另外一个地点。这份文献的证人名单显示，它大致就是在索尔兹伯里大会召开的同一时间起草的。征服者的名字旁边是他的两个小儿子（新晋骑士亨利和他的哥哥威廉·鲁弗斯）的名字。他们名字的后面是高级神职人员的名字。这些人不但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弗朗克和约克大主

教托马斯，而且包括达勒姆、温切斯特、林肯、切斯特、赫里福德、索尔兹伯里和伦敦等地的主教们。紧接着，名单上出现了世俗大贵族的名字，共计18个。此时，奥多仍在鲁昂的监狱里。我们可以注意到，他的名字不在这份名单上。但是，威廉另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罗贝尔的名字则赫然在列。国王一生的朋友蒙哥马利的罗歇的名字也在名单上。此外，在众多世俗贵族中，我们还能见到理查·菲茨·吉尔伯特的名字。他是汤布里奇的领主，也是英格兰东南部最大的地主。费勒斯的亨利和里兹兰的罗贝尔（Robert of Rhuddlan）也在其列。前者是来自英格兰北部的大贵族，后者则征服了北部威尔士。有一个人的名字则不在名单上，他就是格拉斯顿伯里的修道院院长瑟斯坦。尽管他在3年前残忍地屠杀了自己修道院中的僧侣，但显然，他并不会因此而无法出席。⁴⁰

这是一次气势恢宏的大点名。自从1068年5月王后玛蒂尔达加冕之后，我们再没有见过如此宏大的场面。然而，18年过去了，事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玛蒂尔达加冕期间的王室证书中，英格兰人和法兰西人的名字混在一起，英格兰人的名字还占了大多数。但到了1086年，英格兰人的名字却消失了，名单中只剩下诺曼人的名字（或者说，至少所有的主教都来自欧洲大陆）。1068年，在英格兰的15个主教当中，有10个主教是英格兰人。在剩下的5个主教中，有3个是虔信者爱德华所任命的德意志人，只有2个人是近期由征服者所指定的。但是，到了末日审判调查的时候，现任主教中只剩下一个英格兰人（老谋深算但令人尊敬的伍斯特主教伍尔夫斯坦）。至于英格兰贵族，失势是一个普遍的现象。1068年见证王后加冕的3个本土伯爵都已经不在了：埃德温被谋杀，瓦尔塞奥夫被处死，而莫卡仍身陷牢狱。那些见证了王后加冕礼的英格兰小贵族也消失了。这些人包括：埃塞尔海德（Æthelhead）、托维（Tovi）、丁尼（Dinni）、埃尔夫吉尔德（Ælfgeard）、邦迪格（Bondig）、伍尔夫沃德（Wulfweard）、赫尔丁（Herding）、布里克西（Brixi）和布里赫特里克（Brihtric）。但是，在1086年的证人名单中，我们连一个英格兰人的名字也找不到。⁴¹

英格兰人减少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威廉的宫廷里。在整个国家的官员队伍中，我们同样能看到这一现象。在《末日审判书》所提及的1000个总佃户中，仅有13个英格兰人。而在其中，只有4个人的土地收入超过100英镑。而且，尽管拥有一个英格兰人的名字，索尔兹伯里的爱德华（Edward of Salisbury）很可能拥有一半诺曼人的血统。他也是这些人中最富有的一个。国王的塞恩（即持有超过40海德土地的人，大约有90个）如今都消失不见了。即便在下一级的佃户中，尽管英格兰人的绝对数量有所增加，他们所占的比例还是很少。在调查中所记录的约8000名次级封臣中，只有约10%是英格兰人。和总佃户的情况一样，这些人根本无足轻重。存活下来的都是像马什吉本的埃塞尔里克这样的人，“（被地租）压得透不过来气，而且生活在痛苦之中”。此前，英格兰的中等塞恩有四五千人。而到了这时，他们全都被清除掉了。⁴²

因此，末日审判调查揭示了英格兰统治阶层中所发生的灾难性的变化。几乎在每个村庄中，英格兰的本土领主都被诺曼人取代了。此外，它还揭示了在这一阶层当中，物质财富的分配发生了变化。简单来说，比起20年前，末日审判调查时期的英格兰的财富更加集中。1066年，英格兰的土地上居住着几千个中等塞恩。而到了1086年，区区200个诺曼贵族就控制了英格兰一半的土地。⁴³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新来的诺曼人就拿走了好几个英格兰人的地产，因此要比他们的英格兰前辈富有数倍。例如，在虔信者爱德华的时代，仅有37人持有年收入超过100英镑的土地；在末日审判调查时期，这类人的数量翻了一番，达到81人。⁴⁴对于处在最顶端的人来说，诺曼征服所带来的战利品丰厚无比。这个国家的一半土地都掌握在200位贵族的手里。而在这些贵族当中，10名新权贵掌握着这一半土地的一半（也就是说，英格兰全部土地的1/4）。这些人的名字都在我们的意

料之中。这是因为，他们都是威廉的亲朋好友：奥多、罗贝尔、蒙哥马利的罗歇、理查·菲茨·吉尔伯特、切斯特的休……当他提及征服者擢升他的随扈并广施恩惠的时候，奥德里克·维塔利斯一点也没有夸大。“他沉迷俗世，讲究世俗的排场，”奥德里克这样描述休伯爵，“他十分奢侈，已经到了挥霍的程度了。他热衷于游戏和奢侈品，喜好演戏、玩马和养狗。”到了末日审判调查的时期，此人拥有300座庄园，年收入达到了800英镑，完全有能力负担这些活动。⁴⁵

然而，即便诸如休之流的这些人已经变得非常有钱，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也仍然无法同诺曼征服之前的英格兰贵族相比。在虔信者爱德华统治的初期，威塞克斯的戈德温、麦西亚的利奥弗里克和诺森伯里亚的休厄德是所有英格兰贵族当中最有权势的：就土地收入而言，这3个人以及其家族名下的地产与国王相当。⁴⁶当然，到了虔信者爱德华统治的末期，戈德温家族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进行扩张，取得了几乎不可撼动的垄断地位。但是，即便是在被边缘化的时候，利奥弗里克家族仍然极其富有且有权势。11世纪50年代，埃尔夫加伯爵曾在两个不同的场合下成功地对抗了国王。他召集了雇佣兵舰队，并从流亡地一路打回国内。

在诺曼征服之后，伯爵就没有那么强的势力了。就是其中最富有的伯爵也不能与埃尔夫加伯爵这样的人相提并论。（为了便于讨论，这里以巴约的奥多为例。）当然，奥多最后倒台了。部分原因是，其同母异父的哥哥认为他权势太大。对于赫里福德的罗歇和东盎格利亚的拉乌尔，国王似乎也有这种看法。他们之所以谋反，似乎正是因为感到自身权力在不断地缩小。1086年，英格兰只剩下两个伯爵了，即蒙哥马利的罗歇和切斯特的休。尽管他们非常富庶，但比起他们的英格兰先辈来说，他们根本不值一提。在诺曼征服后，即便是联合起来（无论单个伯爵的势力有多么庞大），也没有贵族能够对抗国王的势力。在末日审判调查时期的英格兰，即使把前十大富豪的收入加在一起，其总和也比不上威廉本人的收入。威廉的个人财富达到了令人震惊的12600英镑。这是因为，国王所拥有的土地超过了这些人所持有土地总和的两倍。⁴⁷

威廉固然已经无比强大了，然而，索尔兹伯里大会的目的仍旧在于，要让国王的权力变得更大。威廉召集了英格兰所有的地主前来参加这一盛大的庆典。《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对此评论道，“他们全都臣服于他，成了他的人。他们向他宣誓效忠，表示他们会忠诚地拥护他，不会听从其他任何人的命令”。此前，已经有人有力地证明了，这是末日审判调查的高潮，而且与《末日审判书》的真正意图紧密相关。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地主成了威廉的人。这事实上是在描述一种臣服行为——个人臣服于领主，而领主通常会承认这个人对某一片土地的持有权。当然，几十年来，很多威廉的大臣一直以这种方式依附于他。但是，他们所持有的应当是他们位于诺曼底的祖传地产，而不是在英格兰所获得的土地。正如我们所见，许多英格兰土地是由国王分封给个人的。然而，诺曼人同样依靠威逼、侵占以及暴力掠夺的方式占有了许多的土地。获取土地的过程实在是太漫长、太混乱了。在某些地方，这一过程甚至是不合法的。因此，在末日审判调查之初，几乎没有诺曼领主能够为他们的地产出具书面凭据。

但是，在完成之后，《末日审判书》恰好就成了这种书面凭据。在结束其对这次大调查的著名描述时，《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随后，所有的记录都会被呈送给他。”几乎可以肯定，这一简明的叙述所表现得正是索尔兹伯里大会上的情景。在这次会议上，7大巡查区的记录被一一呈送给国王。（其中一份记录[即《埃克塞特末日审判书》]包含了一条被修订过的记录。而这一记录之所以会被修订，正是因为国王路经此地时所做出的一个决定。）因此，地主（至少国王的总佃户们是这样做的）在索尔兹伯里向威廉

表示臣服。作为回馈，威廉也把末日审判巡查区的记录当作他们持有土地的书面证据。在把《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译成拉丁文的时候，12世纪的编年史家亨廷登的亨利恰如其分地把“记录”译成了“证书”。如果把这些文件合在一起，这些文件就成了一份巨大的赐地证书。这一做法也就相当于给新来的诺曼人吃了定心丸。他们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名头，以维护他们征服的成果。⁴⁸

如果说贵族们从这场交易中得到了很多，那么国王所得到的就更多了。在这个重要的时刻里，威廉认定，英格兰的每一个地主都是从他那里获封的土地。他们要么是国王的总佃户，要么是国王的直接封臣的佃户。这一时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诺曼征服前，没有一个英格兰的国王拥有如此的垄断权。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样，在1066年以前，领主权和土地并不是自动关联在一起的。国王是某些人的领主，但并不是另一些人的领主。某些土地一直没有领主。虽然在程度上稍弱一些，但诺曼底的情况同样如此。尽管在1066年以前，威廉本人一直努力在公国的内部扩张自己作为封建主的权利，但就他所拥有的权利而言，他并不具备绝对的优势。诺曼征服的情景恰恰意味着，在英格兰，威廉能够建立一个全新的体制。在他登基时，他把所有的土地都当作被没收的地产来处置。这样一来，国王就能创建一个在任何条件下都会严格履行对国王的役务的贵族阶层；在处置英格兰教会的土地的时候，国王也能对其施加类似的严苛条件。

国王最为期待的役务显然是军役。当他提出要求的时候，他的封臣就会给他提供一定数量的骑士。但是，封君封臣关系也赋予了威廉其他的权利。这些权利至少与军役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如果不是更加重要的话）。例如，当一个直接封臣死去的时候，为获得他的遗产，继承者必须向国王缴纳一大笔钱（即继承金 [relief]）。假如继承人的年纪还小，国王就会把此人及其地产置于自己的监护（wardship）之下。在此期间，这片土地的收入就归国王所有。这样的状况经常出现。而如果继承人是女性，国王则有权安排她的婚姻。对于直接封臣的遗孀，国王同样有权安排她的婚姻。对于教会地产来说，国王也具有先占权。一旦有修道院院长或者主教死了，直到有人来顶替这一位置之前，其修道院辖区或主教区的土地收入或税务收入就会进入国王的腰包。（既然教职任命是国王说了算，那么这一过程就很可能拖得很长。）

这些权利被史学家称为“封建附带权”（feudal incident）。拥有这些权利的人权力很大。他不仅可以定期获得可观的金钱（没有什么能比对死亡征税更加可靠），也可以改变他封臣的继承模式。他可以把其封臣的继承人的监护权卖给他想要提拔的人，或者把继承人（在继承人是女性的情况下）嫁给他。早在诺曼征服前，这种权利就已经存在于欧洲大陆了。但是，这些权利的作用会随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其中一个因素是，领主的权威在多大的程度上受到承认。另一个因素是，在领主的权威受到承认的情况下，领主对其封臣地产的大小以及分配有多少了解。

末日审判调查所呈现给威廉的正是有关其封臣地产的信息。因为诺曼征服，威廉成了每一个英格兰人的最高领主（ultimate lord）。而通过这次大调查，他精确地获知了人们都有什么东西，他们所有的地产都在什么地方。《末日审判书》是基于“所有的领有地都起于国王，终于国王”的原则编纂出来的，而这一原则也造就了它特殊的结构。每郡单列一章。而在每章的开头，编纂者总是会列出国王在各郡所持有的土地。在那之后，他会列出其他人所持有的土地。这些人包括主教、伯爵、男爵和修道院院长。这些人都从国王那里领有了土地。如果一个地主死亡或者造反了（愿上帝保佑他），无论其地产多么分散，国王的大臣都会迅速确定他的土地的方位，然后通知郡长前去占有它们。⁴⁹

由此来看，这似乎才是《末日审判书》的目的。对于地主们来说，这是一份确认权利

的证书。在残忍地征服了英格兰之后，这些人得到了一些地产，而正是这些证书确认了他们对于这些土地的权利。与此同时，对于王室官员来说，《末日审判书》就相当于一个名册。有了这个名册之后，他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些财产的主人是谁。这些王室官员不但能够夺取和交付土地，而且能够根据土地的大小收税。即便是对于一个拥有强权的国王来说，这也是一件强有力的工具（甚至是一件武器）。这令他可以行使所谓的“中世纪欧洲最为强大的领主权”。那些最坚定地怀疑封建主义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诺曼征服之后的英格兰是一个例外，它的统治模式十分接近理想中的封建模式。⁵⁰

当然，在索尔兹伯里举行仪式时，《末日审判书》还不存在。调查官们全力以赴，以完成巡查区的调查记录。每份现存的记录都是许多人通力合作的结果。所不同的是，《末日审判书》是由一个书记员独立完成的。他很可能是在温切斯特完成这项工作的。为了把所有的数据压缩到一卷书当中，这位不知名的书记员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即整理和精简调查记录中的数据。他最有可能是8月大会结束后不久开始动笔的。尽管学术界近来对于这本书的编写日期有争议，但毫无疑问，此书正是由征服者本人下令编写的。12世纪，一位伍斯特的编年史家丰富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记载。他写道：“国王下令，所有的成果都应当被写进同一卷书里，而这卷书应当被存放在他位于温切斯特的国库中。”⁵¹

尽管对后世的君主和学者来说非常重要，但需要强调的是，《末日审判书》只不过是末日审判调查的成果。在这场调查之后，比起欧洲的任何其他的统治者，威廉和他的继任者都能更有效地管理其贵族阶层，并能够从这一安排中获得极大的利润。但是，它丝毫没能解决征服者眼前的财政危机。1086年的威廉急需一大笔钱。他所需要的钱实在是太多了，只能在全国范围内收税。这样看来，末日审判调查的另一个功能很可能是收集信息，以改革土地税。国王急需资金这一点体现在另一个事实上。在末日审判调查的过程中，王室税收官也在全国范围内四处奔走，征收另一项惩罚性的土地税（每海德6先令）。在他有关大调查的描述的结尾部分，赫里福德主教回忆了“因为要征收王室赋税，这片土地饱受暴力之苦”的情形。⁵²

在许多方面，1086年都是危机重重且不吉利的一年。这一年不仅有暴力和大规模集会，而且还有持续的外敌入侵的威胁。每一座城镇上都驻扎有雇佣军军队。在等待中，这个民族的神经几近崩溃。这样看起来，人们将国王的大调查与上帝的审判日（Day of Judgement）联系到一起不足为奇。“这一年是灾难的一年。”《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总结道：

顶阳原咐逊妇肯壳胜；喻匈妙第沉忱召例遣盾隐龟忌了打胚帆…喻匈妙；暇动仍掀雪特天序肚诗；磨值凸打苍色幸标贯…遣绿弥虚味慰；撕胚印唱磊迎辛淫副打捡鼓…快当壳答入番略冷；暇动遣雪厨肚诗…顶阳旅咐遣壳胜；扫叔第因匈别别毒合…已探免打权胆因守彦绪已瑞扶本匈晚喻辛打账喀啊一

然而，在索尔兹伯里大会期间，就像是受到神的旨意一样，带来风暴的阴云纷纷散去。就在8月1日的典礼前不久，克努特四世的死讯一定已经传到了英格兰。7月10日，这位丹麦国王被谋逆的本国贵族在教堂里杀死了。他的突然离世意味着入侵的威胁最终解除了。英格兰安全了。⁵³

但是，诺曼底并不安全。当威廉在英格兰停留期间，从公国那边传来了一些令人振奋

的消息。举例来说，勒芒子爵已经放弃了在圣苏珊的落脚点，横渡海峡并前来求和。然而，其他地方的事态仍让人深感不安。虽然克努特已经死去了，但他的盟友佛兰德伯爵还仍然活跃，并且不太可能收起他的敌意。短护腿罗贝尔已经结束了四处游荡的生活，再次出现在法兰西国王的宫廷中，准备制造麻烦。在英格兰的危机突然解除之后，国王迅速采取了行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在尽可能从其英格兰臣民那里搜刮更多的钱财之后，威廉离开了索尔兹伯里，前往怀特岛，然后从那里返回诺曼底。

与此同时，负责编纂《末日审判书》的那位书记员开始专注于这一不朽的功绩。他开始压缩各巡查区记录里的信息，以制作这卷最重要的书。从工作量来看，专家估计，他至少坚持工作了1年。但是，当他的劳动接近尾声的时候，他突然停笔了。此时，他已经处理完了6个巡查区的数据，只剩下1个区的数据需要处理。正因如此，在9个世纪之后，我们所看到的是1卷未完成的《大末日审判书》和1本原始的调查记录，即记述了东部各郡情况的《小末日审判书》。⁵⁴

书记员此时突然搁笔的原因已经无从得知。其中一个可信的推断是，他这么做是因为听说了国王驾崩的消息。

① 1维格特约合0.1平方千米（各地的标准略有不同）。

② 中世纪英格兰的不自由农民。

① DVF E, 1082; OV, iv, xxvii–xxx, 38–45; WM, *Jhwud Uhj xp*, 506–7. 关于格里高利七世和亨利四世之间的矛盾，可参见Holland, *P lathqqlxp*, 349–90。

② HKG, ii, 644–9.

③ OV, iv, 38–45; WM, *Jhwud Uhj xp*, 506–7; UUDQ, 77, 81.

④ WM, *Jhwud Uhj xp*, 501–3; OV, iv, 45–7.

⑤ OV, iii, 102–3, 112–13; iv, 80–1; WM, *Jhwud Uhj xp*, 502–3; Bates, *Frqtxhuru* 170.

⑥ Ibid., 161, 166, 170–2. 参见Douglas, *Frqtxhuru* 243.

⑦ OV, iv, 48–9.

⑧ Above, 226, 270; DVF D and E, 1069, 1075; E, 1085; WM, *Jhwud Uhj xp*, 474–5, 480–1.

⑨ Ibid., 482–3; DVF E, 1085; JW, iii, 42–3.

⑩ WM, *Vdlqw'Qyhw*, 130–1; J. R. Maddicott, 'Responses to the Threat of Invasion, 1085', *HKU*, 122 (2007), 986–91; DVF E, 1085.

⑪ Ibid.; Maddicott, 'Responses', 986, 991–5.

⑫ H. R. Loyn,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Domesday Book', *Vwua ri Grp hwgdâ Errn*, ed. . Erskine and Williams, 2; Carpenter, *Vuxjj dh iruP dvhuâ*, 103.

⑬ HKG, ii, 530; *Grp hwgdâ Errn; D Frp schuh Wdqvadurq*, ed. A. Williams and G. H. Martin (2002), vii; S. Baxter, 'Domesday Book', *EEF Klvwua P dj dälqh*, 11 (August 2010), 24.

- 14 HKG, ii, 881–2; S. Baxter, ‘The Making of Domesday Book and the Languages of Lordship in Conquered England’, *Frqfhsuæddälqj Pxaldqj xddvp lq Hqj ædgg-f/911’f/2361*, ed. E. M. Tyler (Turnhout, 2012), 277–8, 299–303.
- 15 Carpenter, *Vuxjj ð iruP dvhuā*, 103.
- 16 Baxter, ‘Making of Domesday’, 278–84; S. P. J. Harvey, ‘Domesday Book and Anglo-Norman Governance’, *WUKV*, 5th ser., 25 (1975), 175–93; idem, ‘Domesday Book and Its Predecessors’, *HKU*, 86 (1971), 753–73.
- 17 HKG, ii, 879–83; C. P. Lewis, ‘The Domesday Jurors’, *Kðvnlqv Vrflhuā Mxuxdq* 5 (1993), 18–19; R. Fleming, *Grp hvgdā Errn dgg ðkh Odz* (Cambridge, 1998), 12.
- 18 Baxter, ‘Making of Domesday’, 284–7.
- 19 R. Lennard, *UxudoHqj ædgg- 2197’ 2246* (Oxford, 1959), 155–6. 参见Fleming, *Grp hvgdā Errn dgg ðkh Odz*, 2–3.
- 20 R. Fleming, ‘Domesday Book and the Tenurial Revolution’, *DQV*, 9 (1987), 88, 101. Fleming后来修改了她的估算结果。她认为，按照地理位置划分的封地占土地总量的比例不是“大约四分之一”，而是“三分之一强”。idem, *Nlqj v dgg Orugv*, 211–12.
- 21 Fleming, *Grp hvgdā Errn dgg ðkh Odz*, 1; Abels, ‘Sheriffs, Lord-Seeking’, 33–6.
- 22 HKG, ii, 530, 851; Lewis, ‘Domesday Jurors’, 19.
- 23 Prestwich, *Sæfð ri Z du*, 114–15; *Grp hvgdā Errn*, ed. Williams and Martin, 128, 1249.
- 24 Above, 24, 75; Barlow, *Frqihwvru*, 106, n5.
- 25 HKG, ii, 483–6; J. A. Green, *Wkh Dulvufudfā ri Qrup dq Hqj ædgg* (Cambridge, 2002), 230.
- 26 Palmer, ‘War and Domesday Waste’, 256–78. Palmer成功地驳倒了D. M. Palliser。D. M. Palliser, ‘Domesday Book and the Harrying of the North’, *Qrukhuq Klvvuā*, 29 (1993), 1–23; *Klvvuā ri ðkh Nlqj v Z runv*, ed. Colvin, i, 24; *Grp hvgdā Errn*, ed. Williams and Martin, 716–17, 882–3.
- 27 WM, *Jhvid Uhj xp*, 464–5; SD, *Klvvuā*, 137; Palmer, ‘War and Domesday Waste’, 273–4.
- 28 S. Baxter, ‘Lordship and Labour’, *D VrflðoKlvvuā ri Hqj ædgg- : 11’ 2311*, ed. J. Cric k and E. van Houts (Cambridge, 2011), 104–7; *Grp hvgdā Errn*, ed. Williams and Martin, 409; *DVF* E, 1087; HKG- ii, 882.
- 29 Fleming, *Nlqj v dgg Orugv*, 123–6; Baxter, ‘Lordship and Labour’, 105; R. Faith, *Wkh Hqj dvk Shdvðquā dgg ðkh Jurz ðk ri Orugvks* (1997), 215.
- 30 Baxter, ‘Lordship and Labour’, 104, 107, 109–10; idem, ‘Domesday Bourn’, in D. Baxter, *P hglhydoErxiq* (Cambridge, 2008), 35–45; *DVF* E, 1087.
- 31 S. P. J. Harvey, ‘Taxation and the Economy’, *Grp hvgdā Vuxglhw*, ed. J. C. Holt (Woodbridge 1987), 256–62.
- 32 Loyn, ‘General Introduction’, 14; HKG, ii, 484.
- 33 *DVF* E, 1083.

- [34] DVF E, 1085; Harvey, 'Domesday Book and Anglo-Norman Governance', 181; N. J. Higham, 'The Domesday Survey: Context and Purpose', *Klvvūā*, 78 (1993), 14–16.
- [35] F.W. Maitland, *Grp hwgdā Errn dgg Ehârqq* (new edn, 1960), 27–8. 也可参见 P. Hyams, "'No Register of Title": The Domesday Inquest and Land Adjudication', *DQV*, 9 (1987), 127–41; Maddicott, 'Responses', 996–7.
- [36] J. C. Holt, '1086', *Grp hwgdā Vwæghv*, ed. Holt, 48.
- [37] DVF E, 1086; JW, iii, 44–5.
- [38] Above, 233, 259; *Klvvūā ri ūkh Nlqj 'v Z runv*, ed. Colvin, i, 824–5.
- [39] J. J. N. Palmer, 'The Wealth of the Secular Aristocracy in 1086', *DQV*, 22 (2000), 279, 286, 290; Garnett, *Vkrūūqurgxfūrq*, 84–8.
- [40] *HKG*, ii, 453–4.
- [41] *Ibid.*, 601–3. 据说, 这个名叫阿尔弗雷德的证人是布列塔尼人。
- [42] Williams, *Hqj dvk dgg ūkh Qrup dq Frqt xhwv* 99, 105 (cf. Green, *Dūvwfudfā*, 61–2); Carpenter, *Vuxjj dh iruP dvūhūā* 79; Baxter, 'Domesday Book', 27.
- [43] Carpenter, *Vuxjj dh iruP dvūhūā*, 81.
- [44] Clarke, *Hqj dvk Qreldūā*, 32–3.
- [45] OV, iii, 214–17; Baxter, 'Domesday Book', 27 (cf. Fleming, *Nlqj v dgg Orūgv*, 219).
- [46] Fleming, *Nlqj v dgg Orūgv*, 58–71, 219–28, but cf. Baxter, *Hdūw ri P hūfld*, 128–38.
- [47] Fleming, *Nlqj v dgg Orūgv*, 227–8; Carpenter, *Vuxjj dh iruP dvūhūā* 81.
- [48] Holt, '1086', 41–64; Garnett, *Vkrūūqurgxfūrq*, 83–8; Carpenter, *Vuxjj dh iruP dvūhūā*, 105.
- [49] *Ibid.*, 83–7; Holt, '1086', 50–5.
- [50] Garnett, *Frqt xhūhg Hqj ādgg*, 354; S. Reynolds, *I lhiv dgg Ydvvdāw* (Oxford, 1994), 345.
- [51] F. and C. Thorn, 'The Writing of Great Domesday Book', *Grp hwgdā Errn*, ed. E. Hallam and D. Bates (Stroud, 2001), 38, 70; *HKG*, ii, 853. 参见 D. Roffe, *Grp hwgdā; Wkh Iqt xhwudqg ūkh Errn* (Oxford, 2000)。他认为, 这本书是在威廉·鲁弗斯统治期间写的。
- [52] V. H. Galbraith, *Wkh P dnlqj ri Grp hwgdā Errn* (Oxford, 1961), 223–30; *HKG*, ii, 851.
- [53] DVF E, 1086; WM, *Jhwud Uhj xp*, 482–3; JW, iii, 44–5; OV, iv, 52–3, 80–1.
- [54] Thorn, 'Writing of Great Domesday Book', 72.

2: 。歌亚丑觉仰

虽然我们无法明确得知，征服者究竟有多高，长成什么样，但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征服者威廉会是一个不令人敬畏的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描述道：“他的智慧和力量难以计量。就荣耀和力量而言，他超过了他的所有前辈。当他遇到那些违抗他意愿的人，他就会变得极其严厉。”另一份同一时期的历史文献则指出，他的声音十分刺耳。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告诉我们，征服者很好地利用了他嗓音的这一特点。他变着法子骂人，“他一张嘴咆哮，不知怎地，他的听众就会感到深深的恐惧”。¹

然而，1086年，在他返回诺曼底之后，他的这些把戏似乎不灵了。这时，威廉已经50多岁，接近60岁。按当时的标准，他已经是老人了。根据奥德里克·维塔利斯的说法，他也极其肥胖。在中世纪，贵族晚年发胖的现象非常常见。这是因为，狩猎活动根本不能抵消他们所食用的野味所带来的热量。此外，近年来，他在多尔和热尔伯鲁瓦都吃了败仗。在那之后，威廉就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军事功绩了。国王匆匆赶回诺曼底，可能是为了捍卫他的公国。但结果表明，他的出现并没有改变什么。²

麻烦始于诺曼底东部边境的韦克桑（Vexin）。这里一度是诺曼底公国与法兰西王国中间的缓冲区。然而，10年前，腓力一世偶然获得了它。1087年，可能是在他们的国王的指示下，位于芒特（Mantes）的法兰西驻军开始进攻，并不断骚扰诺曼底。从奥德里克的描述来看，他似乎对此知之甚详。根据他的叙述，法兰西人占领了埃夫勒（Evreux）主教区。他们劫掠乡村，赶走牲畜，并掳掠人口。他还写道，这些人变得越来越傲慢，还辱骂诺曼人。³

如果我们相信马里斯伯里的威廉的话，最恶毒的辱骂之词是从腓力国王嘴里说出来的。据传，当时他取笑威廉说：“英格兰国王如今还在鲁昂。他就像刚生过孩子的女人，离不开床。”这位编年史家解释道，威廉确实在公国首府停留了一段时间，因为他犯了胃病，需要吃药。一般来说，史学家们都认为，这不过是指征服者威廉的肥胖问题。但是，“行动受限”“卧床休息”和“吃药”等这些词都会让人觉得，国王是真的病了。最重要的是，可能正是由于这个消息，威廉的敌人们开始想要同他一较高下。

但是，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说，腓力的侮辱最终还是传到了威廉的耳朵里，并刺激后者采取了行动。“等我病愈后去做弥撒时，”他发誓说，“会为他点上10万支蜡烛。”无论是威廉说的，还是编年史家杜撰的，这个笑话都太恶毒了。1087年7月底，威廉召集了大军，发兵入侵韦克桑，一路放火，焚烧田地、葡萄园和果园。他的主要目标就是芒特。近来，法兰西人都是从这里发兵的，而威廉则将其付之一炬。城堡被烧毁，无数的房子和教堂也没能幸免。奥德里克写道，在这场大火中丧生的人不计其数。而且，令威廉臭名昭著的是（其他数位编年史家也提到过此事），死者中至少包括一位隐居的僧侣。

因此，一些修道院的编年史家必然会接下来发生在征服者身上的事情看作神罚。“

他犯下了残忍的罪行，”《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但是，命运对待他的方式更加残忍。残忍到什么程度？他病倒了，并且深受折磨。”据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记载，一些人说，国王在骑马过深沟时受了伤，马鞍的前部撞到了他过大的腹部。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本人则同意奥德里克的说法。他认为，大火和夏天的燥热致使威廉患上了热衰竭。既然从战争之初，威廉就一直忍受着疾病的折磨，那么也很可能，威廉只不过是和他的旧病打倒了。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威廉突然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并宣布撤退，退回到鲁昂。⁴

回到公国首府后，人们很快发现，征服者就要死了。所有的医生所能做的，不过是让他不那么难受罢了。奥德里克用很长的篇幅记述了国王最后的日子。他声称，自己曾做过细致的调查，所描述的都是实情。在这一引人入胜的记录里，他写道，鲁昂过于拥挤和喧嚣。因此，威廉命人把自己送到城外的圣热尔韦（St Gervase）教堂。这座教堂位于鲁昂以西的一座山上。在剩余的夏天里，他一直在那里苟延残喘。尽管遭受着极端的痛苦，他还是留有说话的力气。“我从小被作为一个战士带大，”他呻吟着，“被我杀掉的人的鲜血浸透了我的全身。”当然，这些话是奥德里克说的，并不是出自威廉之口。但是，这两句话都描述了无可争辩的事实。国王花了大量时间向站在他床边的主教、修道院院长和僧侣忏悔罪恶，试图以此来洗涤他的灵魂。基于同样的原因，他还下令把他的财宝分给穷人和各个教堂，并规定了这些人及教堂所收受的具体数额。他尤其注重重建那些他最近在芒特所烧毁的教堂。最后，为了取悦上帝，他下令释放所有被他监禁的囚犯。被释放的人当中包括莫卡伯爵、罗歇伯爵和休厄德·巴恩。就连哈罗德国王的弟弟伍尔夫诺思也被释放了。早在1051年，他就被当作人质送到诺曼底，此后一直处于监禁之中。在此次大赦中，唯一的例外是巴约的奥多。威廉坚持认为，如果奥多获得自由，将构成巨大的威胁。但是，在他同母异父的弟弟莫尔坦的罗贝尔以及其他众多的诺曼要人们的不断恳求下，国王终于妥协了，并释放了奥多。⁵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国王也告知了众人，他对继承问题是如何考虑的。和众多的权贵和神职人员一起，他的两个小儿子威廉·鲁弗斯和亨利也站在了威廉的病榻前。短护腿罗贝尔选择了躲避。他继续留在了法兰西国王的宫廷中。然而，尽管他的长子在他临终时轻慢了他，而且他对未来也有自己的预感，临终的征服者感到，他还是得选择自己的长子作为继承人。据说，国王对在场的人解释道，早在1066年，他就已经把诺曼底授予了罗贝尔，而贵族也已经对他宣誓效忠了。这一关系是无法解除的。

但是，罗贝尔的继承权只限于诺曼底。罗贝尔无法继承英格兰。这片土地是威廉在征服战争中所获得的战利品。而且，为了获得它，诺曼人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价。因此，威廉公开声明，他不敢把它传给任何人。“我不会指定任何人做我在英格兰王国的继承人，”他总结道，“我只会把它托付给上帝。”同样地，这句话仍出自奥德里克之口。但是，国王的所作所为很好地证明了，这句话很有可能是真的。我们知道，国王并未把他在诺曼底使用的王室宝器留给他任何一个儿子（即他的王冠、权杖、宝球、圣餐杯和烛台），而是赠给了他位于卡昂的圣史蒂芬修道院。然而，他的确表达了他的个人愿望。如果这是上帝的意愿的话，他希望威廉·鲁弗斯成为下一任的英格兰国王。

最后，到了9月9日（星期二）那天，国王迎来了他的结局。在平静地睡了一夜之后，威廉醒来了。此时，太阳在鲁昂升起，远处传来了钟声。在问过时间后，他得知这一钟声（早上6点）来自圣玛利亚大教堂。于是，国王抬眼看着天，手指天堂，把自己交给了圣母玛利亚。然后，他就与世长辞了。⁶

在过去几周以来，威廉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来赎罪。据此，奥德里克认为，国王的死是

高尚的。然而，接下来的场景看起来并不高尚。在他临死前不久，国王命威廉·鲁弗斯前往英格兰，并将一封信交给兰弗朗克大主教。信中，威廉推荐自己的这个儿子继承他的英格兰王位。至于亨利，威廉则许诺给他5000英镑的补偿金。于是，在他父亲死前，亨利也离开了，为的是确保自己的战利品能够到手。在征服者死去的几天后，仍没有短护腿罗贝尔的消息。这一点导致了一片混乱。在意识到没有人主管事务之后，为保全自己的财产，在场的那些较为富裕的人都立刻骑马离开了，任由那些较为贫穷的侍从去抢劫王室的财物。根据奥德里克的说法，所有的东西——武器、容器、衣物和家具——都被一抢而空。等到疯抢结束后，只有国王近乎赤裸的尸体还躺在地上。

与此同时，鲁昂居民则陷入了大面积的恐慌。人们四处逃窜，就好像有一支敌军已经集结在城门口，正在觊觎他们的财物一样。最终，僧侣和教士们鼓足勇气，结队前往圣热尔韦，并为国王祷告。在这个过程中，鲁昂大主教宣布，国王的尸体应当被运往卡昂下葬。但是，就在此时，所有的王室仆从都已经逃跑了，因而没有人来做必要的安排。最后，一个名为埃卢温的穷骑士自掏腰包，为国王做好下葬前的准备，并支付了运送遗体的船费。当船只和遗体到达卡昂时，城中居民和神职人员都适当地展现了他们的敬意，并前来迎接。但是，因为城中的一场大火，这一迎接的场面也陷入了一片混乱。当时，几乎所有人都在往回跑，想要把火扑灭。虽然奥德里克并没有把威廉的下葬同他的加冕进行对比，或是使用同样的语言来描绘这两个事件，但是威廉的下葬同他的加冕依然十分相似。同那时一样，只有几个僧侣留了下来，完成了仪式。威廉的遗体被运过几个火场，最终抵达圣斯蒂芬修道院。

葬礼本身也是一场闹剧。一群有头有脸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聚在修道院里，并为国王举办葬礼。在仪式上，埃夫勒主教宣读了一篇动人的布道词。在这篇很长的布道词当中，他歌颂了威廉的诸多美德。然而，当他结束演讲时，事情突然起了变化。此时，他向众人提出要求，即便这位昔日的君主伤害过他们，他们也要原谅他。听到这番话后，一个本地人愤愤不平地站了出来，并大声抱怨。他指出，他们脚下的土地曾属于他的父亲。征服者用暴力强征了这一土地，并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修道院。在声称这片土地属于他自己之后，这个人试图阻止这些神职人员继续举行葬礼。经过草草问询，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确认了他所讲的都是实情。此后，抗议者立即得到了金钱补偿，仪式才得以继续。但这还不是最大的耻辱。威廉终于要下葬了。然而，到了这个时候，他的身体早已肿胀得无法放进石棺。人们无视这一状况，强行将尸体往石棺里塞，最终把他肿胀的肚子挤破了。再多的香料也没法掩盖国王的肚肠所散发出来的恶臭。因此，教士们只得草草完成葬礼的剩余部分，然后迅速跑回自己的住所。⁷

在总结的时候，奥德里克指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他表示，在死亡面前，无论穷富，人人都是平等的。他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国王，威廉生前有很大的权力，而且十分好战。无论来自什么地区，属于什么民族，人们都畏惧他的存在。然而，在他死后，他却衣不蔽体，需要依靠陌生人的施舍。生前，他曾统治广阔的疆土。而在死后，他却没有一块免费的土地可以容身。他那耻辱的葬礼充分地说明，肉身的荣耀是多么地虚妄。然而，奥德里克并没有把威廉死后的遭遇和他的性格联系在一起。他所做的事情恰恰相反。这是因为，在描述这位国王最后的日子的时候，他开篇就赞美了威廉，称他是一位杰出的统治者。奥德里克指出，威廉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人，能够依靠睿智的议政大臣们进行统治。他也敬畏上帝，并保护教会。⁸

但是，无论怎样评判征服者，我们都不能切断这一评价同诺曼征服之间的联系。在这

里，奥德里克自然会发现，赞美威廉变得更难了。他接受了诺曼人的观点，即威廉对于王位的诉求是合理的。他也认为，既然哈罗德发下了伪誓，那么威廉就有理由入侵英格兰。但是，正如我们所见，作为一个英格兰人，他无法忍受新王的那些无情的做法。后者曾经对他的反对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尤其是北方浩劫，奥德里克视之为威廉人生的一大污点。在这位编年史家的笔下，临终的国王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用饥饿之鞭抽打了无数的男男女女。唉！残忍地杀掉数千人的凶手正是我啊！”奥德里克对征服者和其他的诺曼人的看法也有不同。他认为，前者是高贵而热爱和平的。而对于后者，他仍然保留了不满之语：

守绿ù楼担孔言贞徽打齐掏；勃浅担髓丘纂担洁迈…竭位权胆打贝甄匈辛；
守绿早早担环蠢召纂担遣；虚嘲段守绿手朵晚打织古……职估打莫牺伤措吃惹代
及打丧币打投峭…肚瞥；竭因喻我遣哟打惹倍；授绿雪特贞徽手乱伤打澈峭肚弗
措绊趣……喻我通远打慧刃趁ù楼答挥憾短磊君…守绿交靴阳介戳齐赖打既李；
必瞥嵌特贞徽疚虚帖晰帖示…喻我筹坏龟织遣：一特锐录守绿竭标免物河ê后担
贯贯味味眠B守绿怨手虚免歌渊芬逊妇肯遣；必标涩雪特守绿贞徽打赖劳；肚涩
桓阳探免权胆打绪晕…堡胖守绿贞徽；守绿手渊芬打迈政标凑甘豁疼戳龟讽彦；
肚瞥彦召甘苍打蜡萨…⁹

其他编年史家同样对诺曼征服提出了类似的否定意见。比起奥德里克，他们所生活的年代距离诺曼征服更近。其中的一些人甚至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在法兰西的那些人通常对诺曼人的成就感同身受，并将其看法作法兰克人的一次胜利。但是，在欧洲的其他地方，人们对于诺曼征服的态度则更为复杂。例如，一个名叫米歇尔贝格的弗鲁托尔夫（Fru tolf of Michelsberg）的巴伐利亚作家就认为，威廉无情地进攻并占领了英格兰。他迫使那里的主教们纷纷流亡他乡，并且杀死了当地的贵族们。另一个德意志人——特里尔的温瑞克（Wenric of Trier）——对征服者的批评则更为猛烈。1080年，他抨击了格里高利七世与某些统治者的私人关系。他说，教宗的一些所谓的朋友“像暴君一样，用暴力篡夺了他国的政权。他们通往王座的路是被鲜血浸透的，戴在头上的王冠也是血淋淋的。为了巩固他们的统治，他们使用了谋杀、强奸、屠杀以及折磨的手段”。他并未具体点出他所描述的人究竟是谁，但这位英格兰的新国王显然符合所有的描述。同年，在写给威廉的信中，格里高利还在后悔，因为他之前支持过诺曼征服，他不得不承受他人对他的批评。

10

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英格兰人则很少对此发表意见。这也许是因为对他们来说反思这一段历史仍然太过痛苦。“就这样，威廉成了国王，”11世纪前后，坎特伯雷的厄德麦叹息道，“我实在不想说，他是如何对待那些在大屠杀中活下来的人的。”在这种集体的沉默之中，《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是一个显眼的例外。在本书之前的篇章里，我们曾多次引用他为威廉所撰写的讣告。这一篇章显然是在1100年之前写成的。他对于威廉以及诺曼征服的评价不但长，而且非常详细。无疑，他很了解征服者及这次征服。这位编年史家说：“我们应当描述我们所了解的他。我们亲眼见过他，还在他的宫廷里生活过。”如奥德里克一样，他称赞威廉是一个有智慧和权力的国王。他表示，国王是一个严厉的人，但他对热爱上帝的人很友好。事实上，在他统治的期间，宗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威廉自己就在巴特尔建立了一座新的修道院。他还重建了坎特伯雷大教堂和一些其他的教堂。在回忆威廉的其他作为的时候，这位编年史家也表现出了同样的赞许态度。他表示，在威廉的统治下，国家伟大，秩序稳定。他把反叛者投入监狱，也阉割了强奸犯。他不

但用敬畏的语气描述了末日审判调查，而且还用这样的语气描述了国王在不列颠群岛内的权威。威尔士被纳入了他的统治之下，苏格兰也因他的武力沦为附庸。作者估计，如果他再多活两年，他可能连爱尔兰都征服了。

但是，接下来，这位编年史家就开始转而记载一些负面的事物。他说：“诚然，在威廉统治的时期，人们遭受了严重的压迫和许多的伤害。”在这些事物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威廉命人建造的城堡。修建这些城堡“给穷苦的人们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排在第二位的是威廉不加掩饰的贪欲。他以“最不公平的方式”从他的臣民那里拿走了数以百镑计的金银。最后一个事物是威廉所引入的森林区。在这个区域内，不论穷富，他都会用严厉的法律来管制他们。这位编年史家总结道，尽管所有人可能都恨他，但威廉实在是太无情了，对此并不关心。如果他的臣民想要活着并保有自己的土地的话，他们就必须完全服从于他的意志。¹¹

即便是在这一有关征服者的统治的片面总结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20年间，威廉及其追随者带来了一场巨变。截至1087年，在英格兰的15座古老教堂中，至少有9座被焚毁或破坏，取代它们的是新的罗马式建筑。在接下来的大约30年间，其余的6座教堂也被重建了。与之有着同样的命运的还有那些重要的修道院。当然，虔信者位于威斯敏斯特的教堂是唯一的例外。在这场革命之前，它就已经改变了它的建筑风格。这是英格兰教会建筑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革命。时至今日，无论你参观上述提及的任何一座教堂，你都无法找到诺曼征服前的石造建筑的痕迹。这次，诺曼建筑得到了全面的复兴。直到13世纪初，在将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从老萨勒姆迁出后，人们才开始重建英格兰的大教堂。下一次大规模重建发生在17世纪。那时，雷恩（Wren）重建了圣保罗大教堂。¹²

随着城堡的引入，世俗建筑领域内也发生了一场相似的革命。人们在虔信者爱德华统治期间建造了零星几座城堡。除此以外，在诺曼征服之前的英格兰，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这也解释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为何会感到怨恨。著名的王家要塞（例如在温莎、沃里克、约克、诺里奇、温切斯特、纽卡斯尔、科尔切斯特等地的城堡和伦敦塔）都是征服者本人建立的。由于数量过多，我们无法一一列举剩下的城堡。在英格兰全境范围内，只要有拥有一定的资产，新来的诺曼领主就会在自己的百户区建立类似的城堡。时至今日，人们还能看到他们所留下的不可计数的土堆。我们很难确定这些土堆的年代，只能估算这些城堡的总数。但是，据保守估计，在1100年的英格兰，人们大约建造了500座城堡，其中的绝大多数是在1066年后不久就建成的。¹³除了建造城堡和教堂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威廉还建立了新的王家森林区。这使得数以千计的人流离失所。更不用提，他还蓄意破坏了英格兰的北部。通过这一事件，他又杀害了几千人，并将约克郡毁成一片荒芜。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更能理解《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编写者的哀叹了。

然而，一些当代的史学家却认为，这些变化都是短暂的和表面的。经济也许受到了破坏，但不久也就恢复了。城堡和教堂也是表面上的变化。同时期的编年史家可能抱怨得很大声，但由于身处自己所描述事件的时代，他们缺乏长远的历史视角。持历史连续性观点的人认为，从根本上来讲，诺曼征服其实并未改变什么。

但是，在论证这一观点的时候，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这些史学家都站在了诺曼人的一边。因为，威廉及其追随者所持有的观点正是，诺曼征服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在登上王位的时候，征服者就声称，他是爱德华真正的继承者。《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伤心地回忆道，在加冕礼上，这位新国王曾发誓，他会“像最为贤能的前辈一样”统治英格兰。在那之后不久，他又向伦敦的居民保证，他会保留他们的法律，就像虔信者爱德华一

样。当然，接下来，《末日审判书》就出现了。根据这本记录，所有的诺曼地主都成了一个或者多个英格兰地主的合法继承人，而这本书正是从“爱德华国王活着的那些日子”起算的。

但这都不是事实。在现实当中，威廉是从哈罗德手里取得的王位，并不是从爱德华的手里。而且，为了得到王位，威廉发动了黑斯廷斯战役，而这场战役是欧洲历史上最血腥的战役之一。然而，没有官方记录承认这一现实。这些记录也不承认诺曼征服所带来的改变。例如，诺曼人几乎完全把哈罗德国王从关于诺曼征服的记载中抹去了。除统治前期发布的几份令状之外，没有任何的官方记录会把他称为国王。他只是哈罗德，或者哈罗德伯爵。在《末日审判书》里，人们也几乎完全消除了关于他的统治的记录。在共计200万字的叙述中，编写《末日审判书》的书记员也只是一两处地方提到他。这样做不是基于酸葡萄心理，而是按照严格的法律逻辑。如果征服者是虔信者的直接继承人，那么，从爱德华去世到威廉继位之间的12个月里，无论发生了什么，这些事都必然是异常的。¹⁴

简而言之，诺曼人自己重新书写了历史，而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看法，让他们认为，1066年的那次征服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威廉也希望我们相信这一点，因为他十分渴望能被承认为英格兰的合法君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家都持有这样的一种观点。直到最近，《末日审判书》中所展现的连续性还是给研究它的学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一个新来的诺曼人都恰好占据了其英格兰前辈所空出来的位置。只有借助新出现的计算机分析方法，我们才发现，《末日审判书》的估算方法事实上掩盖了这一时期土地领有关系中的巨大断层。在所有的叙述当中，《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的表述最恰如其分。它表现出了诺曼人言行不一的特点。在总结征服者的统治时，其作者抱怨道：“他们越是大声谈论法律和正义，他们所做的不正义的勾当就越多。”¹⁵

即便我们不承认（某些历史学家现在仍然坚持这一观点）诺曼人的定居完全改变了原有的土地持有模式，毫无疑问，《末日审判书》也表明了诺曼征服的过程中，一个统治阶层是如何彻底地取代了另一个统治阶层的。到了1086年的时候，英格兰人彻底从上层社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数以千计的新来的外国人。几乎可以肯定，这并非威廉最初的意愿。正如克努特大王一样，威廉想要统治一个盎格鲁-诺曼混合王国。在他之前，在同为征服者的克努特大王所统治的英格兰境内，盎格鲁人和丹麦人混居在一起。但是，在克努特大王主政之初，他就处决了他所怀疑的英格兰人，并提拔值得信任的本地人来填补他们的空缺。对比来看，威廉在加冕礼后广施仁德。其结果是，他发现自己面临着一波又一波的反叛。1016年，英格兰人知道他们已经被征服了，但是，1066年，他们却拒绝相信同样的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英格兰人被杀，或者被剥夺财产。最终，令人感到讽刺的是，诺曼征服远比丹麦征服更具革命的意味。“在威廉国王统治的第21个年头，”亨廷登的亨利说道，“在英格兰，几乎没有一个贵族有英格兰血统。有英格兰血统的贵族不是遭受奴役，就是处境极为悲惨。”¹⁶

统治集团的改变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是因为，英格兰人和诺曼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在一个非常著名的篇章里，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把黑斯廷斯战役描述为英格兰的受难日。正是因为这一战役，国家“换了新主人”。接下来，他勾画了英格兰人和诺曼人的不同之处。他说，英格兰人耽于美食和美酒。他们不但在基督教事务上很懈怠，还沉溺于饮酒狂欢。他们住在狭窄而肮脏的房子里，喜好文身，也喜欢戴金手镯。他们要吃到犯恶心才停止进食，喝到呕吐才停止狂饮。相比之下，诺曼底人衣着华丽，而且注意食物的品质。在宗教信仰方面，他们也更为虔诚。他们是一个诡计多端而善战斗狠的民族。在诺曼人所建造的那些高大的房子中，他们过着节俭的生活。¹⁷

尽管这一描述有失偏颇，而且还受到道德上的后见之明的影响（英格兰人都是罪人，他们显然罪有应得），马姆斯伯里确实为我们描述了一幅两个不同文明共存的图景。英格兰人和诺曼人的区别不仅在于发型。在一系列作为和态度上，他们都有所不同。在这里，我们可以用战争作为例子。当我们关注征服前的英格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英格兰人几乎完全把重心放在了海军上。每年夏天，虔信者爱德华都从桑威奇出航，以保卫他的臣民。而且，为了缓和关系，戈德温伯爵还送给了他一艘大型的镀金战船。税费是基于船队的规模征收的，而且，舰队和军队这两个词可以互相替代。简而言之，在军事方面，他们的模式与当代斯堪的纳维亚的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与其完全不同的是，在史料当中，诺曼征服前的诺曼底是一个以骑兵和城堡为主导的世界。在这里，人们所能获得的最好的礼物不是舰船，而是战马。事实上，1066年，当他们终于需要舰船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向外求援，请求外国借给他们战船。除此之外，他们也只能自己从头开始造船。¹⁸

类似地，诺曼人对于领主权也有不同的理解。从他们建造城堡来看，这些人将领主权等同于对土地的控制。他们不遗余力地抢夺新的地产，并建造堡垒来保卫自己的土地。在那之后，他们会努力地将这一土地完整地传给他们的继承者。领主同领地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可以看到，诺曼人甚至开始以他们的主要领地的名字来给自己命名。“我，罗歇，他们都称我为蒙哥马利。”在11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一份证书中，征服者的老朋友就是这样描述自己的。¹⁹

在征服英格兰之后，人们对土地的欲望达到了顶峰。像克努特国王的追随者一样，一些威廉的追随者是为金钱而战的。一收到钱，他们就立刻返回家乡。但其他许多人则不同。他们是因为对土地的渴望而来到此地的，并且最终留了下来，创建了一个新的殖民社会。他们在英格兰的定居过程撕裂了旧有的土地领有模式。在重新规划他们的地产之后，他们建立了庄园。与此同时，他们也建起城堡，以之为行政管理的中心。这些殖民者自然想要按照自己熟悉的模式来管理和控制这些新的领地。因此，他们做出了进一步的改变。在这些新的贵族领地上，诺曼人创立了自己的法庭。在其中的一些土地上，他们甚至设立了郡长。这样一来，他们就打破了英格兰此前的郡和百户区法庭的体制，建立了一套完全独立的系统。他们引进的新法律也体现了诺曼人对待遗产继承的不同态度。新的法律对长子有利，旨在保证他们所继承地产的完整性。在诺曼征服前的英格兰，几乎不会有人用地名作为自己的姓氏。但在征服之后，这一现象却突然出现。为了建立新的领主权，诺曼人残忍地对待活下来的英格兰人，并强迫那些过去持有土地的自由民成为缴付地租的佃户。而且，在持有土地的同时，这些佃户往往需要服从相当严苛的条件。在提到征服者杀光了英格兰贵族的时候，米歇尔斯贝格的弗鲁托尔夫可能多少有点言过其实，但是，当他声称“国王迫使中等阶级接受奴役”的时候，他所说的话语则非常接近事实。²⁰

与此同时，正是因为诺曼人对待另一种不同事物的态度，英格兰社会最底层人民的命运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到了1066年，在诺曼底，奴隶制早已成为过去时。在同一时期的英格兰，这一制度却一直牢不可破。然而，到了1086年，英格兰的奴隶制却开始衰落了。在对比了《末日审判书》所提供的数据以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英格兰的奴隶数量大约下降了25%。历史学家们通常将这次改变归因于经济的发展。他们指出，出于对钱财的渴望，诺曼人更愿意让自己的农奴持有土地，并付出地租，而不是给奴隶提供住所和食物，以换取他们免费的劳动。这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另一个原因在于，一些诺曼人认为，奴隶制在道德上让人无法接受。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显然是在兰弗朗克的推动下），威廉本人也曾禁止奴隶贸易。据说，在远征威尔士的时候，他曾让几百个奴隶获得自由。这道禁令不可能完全禁止奴隶贸易。这是因为，在1102年的宗教大会上，人们再次谴责了“这一可耻的行为”，“在过去的英格兰，人像牲畜一样被出售”。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教会最后一次认为有颁布类似禁令的必要了。到了1130年，奴隶制已经在英格兰彻底消失了。一些当时的人含蓄地把奴隶制的消失归因于诺曼征服。达勒姆的劳伦斯（Lawrence of Durham）写道：“当英格兰开始有了诺曼领主以后，在这些外来人的手下，英格兰人不再遭受他们此前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痛苦。在这一方面，他们发现，外国人对他们比他们对待自己更好。”²¹

在另一方面也同样如此。除瓦尔塞奥夫伯爵外，没有一个英格兰人因为诺曼征服而被处死。除去认为奴隶制是错的以外，诺曼人还认为，当对手投降后，最好饶恕他们。他们把这两种理念都带到了英格兰。直到诺曼征服前夕，英格兰人还在进行政治暗杀。但就在诺曼征服后不久，这一暗杀行为很快就消失了。“没人敢杀人，”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编写者对威廉所颁布的法律和他所建立的秩序大加赞赏，“无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犯下了什么恶行，他们都不能杀人。”国王最后一次下令处死贵族是在1095年。而在1076年之后的英格兰，即在瓦尔塞奥夫被处死之后，没有伯爵被处死。直到14世纪初，这一局面才打破。在接下来的近两个半世纪里，诺曼征服所带来的骑士精神一直约束着英格兰。²²

最后，诺曼人也带来了他们对教会改革的热忱。“在英格兰各处，宗教规范都早已消亡。在他们到来之后，这些规范才得以重新确立，”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在1120年写道，“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镇里，我们都能够看到教堂和新建的修道院。它们都采取了新的建筑形式。随着新的宗教感情的出现，我们的国家繁荣了起来。”当然，在当时的英格兰，宗教并未完全消失，而这位编年史家是在夸大其词。要说明这一观点，当代的历史学家就会指出，1066年，英格兰和罗马之间就有联系了。他们还会指出，早在诺曼征服之前，建造教堂的热潮就已经出现了。²³然而，毫无疑问的是，诺曼人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教会改革的进程。威廉和兰弗朗克感到，英格兰的教会体制亟待改革，并着手引入副主教、教会会议和独立的教会法庭。买卖圣职和神职人员的婚姻完全被禁止了。数据印证了马姆斯伯里有关宗教建筑数量增加的说法。1066年，英格兰约有60座修道院；但到了1135年，这一数字大约增加了4倍，达到了250至300座。在虔信者爱德华的时代，英格兰有近1000个僧侣和修女；但到了马姆斯伯里的时代，其数量则大约是原来的四五倍。在9世纪末的英格兰北部，第一波丹麦人入侵的浪潮就已经彻底摧毁了修道制。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在诺曼征服前的一个世纪，英格兰人曾尝试改变这样的状况。但是，仅在诺曼人占领的几年之内（也就是在“北方浩劫”发生后不久），人们可以看到，在英格兰的北部，宗教得到了令人瞩目的复兴。在塞尔比（Selby）、贾罗（Jarrow）、惠特比（Whitby）、芒克威尔茅斯（Monkwearmouth）、达勒姆以及约克等地，人们或者修建了修道院，或者修缮了原有的修道院。再也没有什么能比这个例子更好地证明征服者和改革派步调一致了。²⁴

当然，对于上述观点也有反驳的声音。一些人会说，即使诺曼征服没有发生，英格兰人可能也会接受这些有关领主制、奴隶制、屠杀和宗教的新看法。但这一论断只是凭空臆测。我们可以看到，在1066年之前，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事态有任何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可以确定的是，随着原有的统治精英集团被迅速取代，人们便可以很快地接受这些新的理念。这一改变产生了影响深远的连锁反应。这是因为，诺曼英格兰的人们迅速地接受了这些新观念，而在英格兰以北和以西的凯尔特国家，这些新理念并未得到认可。经过一两代人之后，在看待威尔士及苏格兰等邻国的时候，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等人使用了一种审视和批判的目光。他们以厌恶的笔触写道，这些国家的人仍然在相互杀戮，干着掳掠人口和奴隶贸易的勾当。由此产生的道德优越感一直持续到后来的几个世纪。当英格兰人自己在不列颠境内野蛮地扩张的时候，这种优越感也让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

正当的。 ²⁵

对几乎1000年后的我们来说，评判诺曼征服是很容易的。我们可以不带偏见地指出，这一征服带来了什么积极的或者消极的影响。当时的英格兰人则没有这种奢侈的事后之明。对他们而言，诺曼人的占领似乎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大灾难。正如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所阐述的那样，“对于我们亲爱的祖国而言，这是一场悲惨至极的浩劫”。他们看到，自己的艺术珍宝被掠到诺曼底，成了敌人眼里的战利品。他们看到，他们的圣遗物消失了，或是被丢弃，或是被放入火中，以验证其真伪。他们看到，自己的教堂被毁了。无论它们在新来的诺曼人眼里是多么粗劣或者不合时宜，这些教堂都已经矗立了数百年，有些甚至始建于基督教在英格兰传播之初。“我们这些恶棍正在毁坏圣人的杰作，却还无耻而傲慢地认为，我们正在改造它们，”1084年，在看到他的旧教堂的屋顶被扯下来时，伍斯特的伍尔夫斯坦泣诉道，“比起我们，大教堂的修建者圣渥斯沃尔德（St Oswald）是多么地杰出啊！有多少圣洁而虔诚的人曾经在这里侍奉上帝！” ²⁶

伍尔夫斯坦等人也不无沮丧地注意到，忽然之间，英语就不再是一种书面语言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大约在1070年前后，国王的书记官就放弃了使用英语写作的惯例。他们放弃的理由很充分，即当时的大多数权贵是法兰西人，根本不懂英语。从那以后，人们开始用拉丁语来书写英格兰的档案。类似地，在英格兰修道院的缮写室里，僧侣们也很快就不再使用英语了。举个很突出的例子，《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C本写到了1066年，D本则写到了1080年。只有E本的编撰者们坚持到了12世纪，直到他们中的最后一人于1154年停笔。文豪知道，英语最终取得了胜利。在摆脱了书写上的限制后，其变化形式大大增加，数以千计的法语外来词也大大丰富了它的词汇量。但是，1070年，这些事情都还遥遥无期。此时的英格兰人只看到，本国的传统即将消亡。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阿尔弗雷德大王时期，旨在提高俗人的宗教信仰水平。在诺曼征服之后，再也没有出现新的用本国方言写成的祈祷书或忏悔书。因此，教会与民众之间的一座至关重要的桥梁被毁坏了。“现在，教义被抛弃，而人们则迷失了，”1066年以后，一首英语诗歌（这首诗是仅存的几首写于诺曼征服之后的英语诗歌之一）的作者哀叹道，“现在，另一个民族在教导我们的民众。许多我们的教导者下了地狱，我们的民众也跟随他们下了地狱。” ²⁷

但是，最值得人们哀叹的仍旧是生命的巨大损失。按照奥德里克的说法，人们哀叹的原因是“痛苦的动乱和可怕的流血事件”。从黑斯廷斯大屠杀开始，征服者的到来所带来的死亡和破坏，就连丹麦人也无法与之相比。他一次次地镇压叛乱，还蓄意在英格兰北方制造饥荒。在英格兰的本土居民看来，作为这场大屠杀的制造者，诺曼人绝不是文明人。“就凶残程度而言，”亨廷登的亨利说，“他们超过了其他所有的民族。” ²⁸

对于那些幸存者来说，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只有一个解释：英格兰人罪恶深重，正在接受造物主的严惩。“上帝选择了诺曼人，以彻底摧毁英格兰民族。”亨利说道。尽管他的同胞没有如此尖锐地指出这一点，他们都一致认同他的观点。在奥德里克、马姆斯伯里和厄德麦的作品以及《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我们都发现了类似的评论。英格兰人一度是上帝的选民，但他们偏离了正义之路。现在，他们正在诺曼之鞭下承受酷刑。 ²⁹

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发现，《爱德华王传》中同样存在这样的观点。这一写于1066年之前不久的短文本原来是献给戈德温家族的赞歌。但因为诺曼征服，它已被篡改得面目全非。而且，在征服之后，它很快被当成了献给虔信者的颂词：

逊妇肯；藐刑银伤译弥磊…因古歧；藐蛮老型歇；冗检打撕赛打撼婿洁瞻因

藐喻困…凑涇翹件；茨召忌遮打怕躺；藐特磊贞徽手朵晚打织肚标谍担素倦扰询
…藐需浇肉歧磊包碎打惊搪；必巢伤磊肉安…因顶纠匈替台姑遣打友元怨脏；藐
通身打甄迈第隶吃磊腕献…疚兰 ；竭因藐打惹妻权；藐度甄绿谤丘顾…藐打玄
员戳掺龟估政绿应累阻豁惹…守绿话遇谤丘诗；话遇谤败恫磊并餐…³⁰

的确，这位匿名的作者因为他刚刚经历过的事件而感到无比的悲痛。因为这样的悲痛，他甚至不能直面这些事件。“关于英格兰，我该说些什么呢？”他问道，“关于接下来的几十年，我又该说些什么呢？”

¹ DVF E, 1087; HKG, ii, 280; WM, *Jhwud Uhj xp*, 510–11.

² OV, iv, 78–9.

³ Bates, *Frqtxhuru* 158–9; OV, iv, 74–5.

⁴ WM, *Jhwud Uhj xp*, 510–11; OV, iv, 78–9; DVF E, 1087.

⁵ WM, *Jhwud Uhj xp*, 510–11; OV, iv, 78–81, 96–101, 106–7; JW, ii, 46–7. 奥德里克的记述也见于HKG, ii, 281–9.

⁶ OV, iv, 80–1, 92–5, 100–1; B. English, ‘William the Conqueror and the Anglo-Norman Succession’, *KlvwulfdoUhwdufk*, 64 (1991), 221–36.

⁷ OV, iv, 78–9; 100–7.

⁸ Ibid., 78–9, 106–9.

⁹ OV, ii, 134–7, 268–9; iv, 94–5.

¹⁰ Van Houts, ‘Norman Conquest through European Eyes’, 841, 845, 848–53.

¹¹ Eadmer, 9; DVF E, 1087. 现存的DVF E的手稿是1121年写于彼得伯勒的(Gransden, *Klvwulfdo Z ulqj*, 93), 但是, 它有早期版本。我们尤其要关注这本书的编写者在1087年的条目下所写的内容, 即威廉·鲁弗斯成为国王, 而亨利得到了不可计数的财宝。这表明, 编写者并不知道亨利会在1100年继位。

¹² E. Fernie, ‘The Effect of the Conquest on Norman Architectural Patronage’, *DQV*, 9 (1987), 71–85; Garnett, *Vkruidqurgxfurq*, 103.

¹³ Eales, ‘Royal Power and Castles’, 54–63.

¹⁴ Garnett, *Vkruidqurgxfurq*, 6, 46–56.

¹⁵ Fleming, *Nlqj v dqg Orugv*, 109–20; DVF E, 1087.

¹⁶ HH, 31.

¹⁷ WM, *Jhwud Uhj xp*, 456–61.

¹⁸ Above, 39–40, 61–2, 76; *JQG*, ii, 58–61.

¹⁹ J. C. Holt, ‘What’s in a Name? Family Nomenclature and the Norman Conquest’, *idem*, *FrσqldoHqj alqg*, 179–96.

- [20] Holt, 'Colonial England', 4–5, 18–19; Carpenter, *Vuxjj dh iruP dvihuā*- 85; van Houts, 'Norman Conquest through European Eyes', 841.
- [21] Pelteret, *Vadyhuā*, 205; Wyatt, 'Significance of Slavery', 345–7; *Frqxqlaw dgg Vāqrgv*, i, 678; Gillingham, *Hqj dvk lq ukh Vē hāik Fhqūuā*, xvii–xviii, 266.
- [22] DVF E, 1087; Gillingham, '1066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Chivalry', 223; Morris, *Juhd udqg Whulech Nlqj*, 358, 377.
- [23] WM, *Jhwd Uhj xp*, 460–1; Barlow, *Hqj dvk Fkxifk- 2111' 2177- 289–308*; J. Blair, *V kh Fkxifk lq Dqj σ. Vdār q Vrflhuā* (Oxford, 2005), 407–17.
- [24] Clanchy, *Hqj alqg dgg lw Uxduw*, 69; J. Burton, *Prqdvulf dgg Uhdj lrxv Rughw lq Eul udlq- 2111' 2411* (Cambridge, 1994), 31–3.
- [25] J. Gillingham, 'The Beginnings of English Imperialism'; idem, 'Conquering the Barbarians: War and Chivalry in Twelfth-Century Britain and Ireland', both in idem, *Hqj dvk l q ukh Vē hāik Fhqūuā*- 3–18, 41–58.
- [26] WM, *Jhwd Uhj xp*, 456–7 (cf. *HKG*, ii, 290); WM, *Vdlqw' Qyhw*- 122–3.
- [27] S. K. Brehe, 'Reassembling the First Worcester Fragment', *Vshfxαp* - 65 (1990), 530–1, 535–6. H. M. Thomas 针对征服者对语言的影响做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结。参见 H. M. Thomas, *Wkh Qrup dq Frqt xhwu Hqj alqg DihuZ laldp ukh Frqt xhuru* (Lanham, USA, 2008), 13 1–8.
- [28] 28 OV, iv, 94–5; HH, 31.
- [29] Ibid.; OV, ii, 268–9; WM, *Jhwd Uhj xp*, 456–61; Eadmer, 3, 9; DVF D, 1066; E, 108 7.
- [30] YHU, 108–11.

31。组栗页补

在《爱德华王传》的结尾处，作者描述了虔信者爱德华临终时的场景。在床上醒来之后，他生动地向身边人讲述了自己的梦。在这个梦里，两位僧侣带着上帝的旨意来到了他的身边。在他年轻的时候，虔信者在诺曼底结识了这两个人。他们告诉他，英格兰的所有上流人士（伯爵、主教、修道院院长）其实都是恶魔的仆人。为此，上帝诅咒了整个王国。在爱德华死后的一年内，“恶魔将在全国范围内横行。他们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火、剑以及战争的灾难”。国王回应称，他会警告他的子民，告知他们上帝的计划，以便他们可以悔过。这时，他却被告知这件事不可能发生。既然如此，虔信者便询问两位僧侣，上帝的怒火何时才能消除？他们回答：

措磊萌咐瑞翰；标鉴窄谴闰遣赖话涩盘守谴闰台赖；匈旧谤客心竟谍打料设
祭狐贞徽早雾栏驾因匈胖…寿谤竟晚壳打滨番巾昆设张彦3哭31哭抑轨201.2
罗：萌录倚…因库设设胸打珍欣晚；寿狐荫除岁吃雾姓；颈号捡鼓…运彦措磊萌
瑞；热早打倦弥病彦躺简持…

《爱德华王传》的作者说，在听到这些话之后，在场的人都非常恐惧，因为一棵树不可能像僧侣描述的那样自己移动或自我修复，除非有人的帮助。无所不能的上帝自然能让这件事发生。但是，只有在英格兰人为之忏悔之后，上帝才肯帮忙。作者怀疑道：“到那时之前，除了遭到屠戮的悲惨结局，我们还能期盼什么呢？”¹

这句话是多么确切啊！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编写者的口吻可以看出，到征服者死去的时候，事情并没有变好多少。暴力或许已然消散，但诺曼人的占领无疑让英格兰人成了自己的国家的下等阶层。在他的令状当中，威廉曾把自己的臣民划分成两个独立的民族，即英格兰人和法兰克人（Angli et Franci）。正如亨廷登的亨利所说的那样，“被称作英格兰人甚至是一种耻辱”。确实，《末日审判书》表明，到了1086年，在这个国家的一些地方，经济状况已经有所改善。在贝里圣埃德蒙兹，有342所房屋登记在册。而在20年前，这一地区还是耕地。但与这一结论不相符的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一系列新的灾难便出现了。一场大火烧毁了伦敦的大部分房屋，其中甚至包括圣保罗大教堂。很明显，几乎所有的其他重要城镇中也出现了大火。这到底是意外火灾还是人为纵火，我们不得而知。与此同时，《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编写者记载道，前一年，糟糕的气候带来了饥荒和瘟疫，“这场瘟疫如此严重，以至于几乎每个人都面临着最悲惨的境遇，最终因为发热而倒下……唉！那段时间真是那一年的糟糕和令人惋惜的一段时间，而且带来了这么多的不幸”！²

到了威廉儿子们统治的时期，一切也并没有太大的改观。1087年，威廉·鲁弗斯登基，实现了征服者有关英格兰王位继承的愿望。但是，他对其他家族成员的担心也被证实了

。在他的叔叔奥多的辅助下，曾任诺曼底公爵的短护腿罗贝尔阴谋篡位，想要取代鲁弗斯，成为英格兰的君主。这一阴谋最终失败了，但是，征服者的儿子们之间的斗争还是持续了很多年。在他们的父王死后的10年间，鲁弗斯、罗贝尔以及亨利三人书写了一部有关背叛和出卖的悲伤故事。在1096年之后，他们之间实现了短暂的和平。此时，罗贝尔前去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为了获得足够的路费，他把诺曼底抵押给了鲁弗斯。但是，4年后，鲁弗斯在新森林地区狩猎时被一支流箭所伤，不治身亡。（英格兰的编年史家当然不会忽略这一事件。他们评论道，这一招人憎恨的制度已经夺走了它的创立者两个儿子的性命。）亨利加冕为英格兰的新王。当罗贝尔从东方回来之后，他们旋即展开了王权之争。直到1106年，一切才尘埃落定。在坦什布赖之战（Battle of Tinchebray）中，亨利击败并俘虏了他的兄长。罗贝尔在监狱里度过了余生，并于1134年逝世。而直到他于1135年死去之前，亨利一直统治着英格兰和诺曼底。³

这些事情都无助于改善英格兰人和他们的诺曼新主人之间的关系。自从1075年埃德加王子向征服者投降以来，罗贝尔确实与埃德加王子建立了不错的关系（奥德里克说，他们算是一起长大的异姓兄弟）。但是，新任诺曼底公爵与旧英格兰王族后裔之间的亲密关系却招致了两位新任英格兰国王的怀疑。在对待埃德加之流的问题上，鲁弗斯和亨利都更加谨慎了。例如，1087年，鲁弗斯在刚从长期软禁中获释的莫卡和伍尔夫诺思的陪同下抵达英格兰。但是在抵岸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把二人投入大牢。⁴

从一个更为广泛的层面上来说，要争夺征服者所留下的权力，鲁弗斯和亨利就需要效仿他们的父亲，对英格兰频繁课重税。在1106年之后，他们一直在对英格兰频繁征收重税。这是因为，当时的亨利需要保卫诺曼底，免除叛乱以及外敌入侵对它造成的困扰。而且，就像他的父亲一样，从那时起，亨利同时统治着英格兰和诺曼底。这意味着英格兰国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在国外停留。当威廉在位时，他花费了60%的时间待在诺曼底。这一数据也适用于1106年之后的亨利。⁵在12世纪剩余的时间里，这两种趋势（为了外国的战事而征收重税以及国王缺席）一直在持续。英格兰和诺曼底在政治上的统一深深地影响到了两个地区的文化和经济。英格兰被卷入了欧洲的主流之中，而法兰克人则用武力统治着英格兰。与此同时，英格兰人也受到了法兰克人的影响。对于一些英格兰南部的商人来说，这值得庆祝。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是一个悲伤的事件，因为他们失去了与斯堪的纳维亚之间的联系。对于坎特伯雷的埃尔诺思（Ailnoth of Canterbury）来说，丹麦人没能在1085年成功入侵英格兰依然令人感到遗憾。12世纪20年代，在丹麦流亡的他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克努特四世本可以成为英格兰人民的解放者，将这个民族从法兰西人和诺曼人的暴政中解救出来。⁶

在征服者儿子们的统治下，英格兰人把自己当作诺曼殖民地上一个受到统治的民族。1107年，《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录道：“这恰恰是亨利继位后的第7年，也是法兰西人统治这里的第41年。”20年后，马姆斯伯里的威廉表示，在诺曼征服后的60年间，这一点并未发生过变化。在马姆斯伯里的著作中，他曾重新描述了虔信者爱德华的临终之梦，并且附上了那则有关被砍断的绿树的预言。他表示，自己只能认同原作者悲观的解读方式，“我们现在的经历印证了这个故事。英格兰已经成了异族人的家园和外国领主的娱乐场。如今，没有一个伯爵、主教或者修道院院长是英格兰人。到处都是些生面孔，而他们在享受英格兰的财富，吞噬她的生命。我们也不知道，这些糟糕的事情到底何时才能结束”。⁷

然而，尽管马姆斯伯里十分悲观，但在当时，人们仍然能够看到改变的迹象。关于伯爵和主教，他可能说对了，但就没有英格兰人担任修道院院长这件事，他并没有说对。尽管他们大多都被诺曼人所取代，但早在征服者统治的末期，仍有几座修道院是由英格兰人

担任院长的。而到了威廉的儿子们继位的时候，这一局面也没有发生改变。更重要的是，在修道院里，大多数的僧侣都是英格兰人，而且，其中的很多人都掌握着实权。（例如，我们并不难看到，诺曼修道院院长会任用英格兰人当他们的副手。）从一开始，在修道院里，英格兰人和诺曼人就在一起生活了。虽然这导致了一些臭名昭著的冲突（比如格拉斯顿伯里大屠杀），但总的来说，修道院可能正是民族同化的前沿阵地。得益于独特的英格兰修道院教堂制度，英格兰人和他们的外国新主教有着频繁的接触。兰弗朗克尤其钟爱这一理念。在诺曼征服之后，修道院教堂的数量从4座增加到了10座。⁸ 根据一封写于他去世（兰弗朗克于1089年去世）前不久的书信，我们可以得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位大主教为他所制定的严苛政策而感到悔恨。他认为，自己在到达英格兰之初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不该对英格兰的风俗横加干涉。在他宗教生涯的后期，他本人已经成了圣邓斯坦狂热的崇拜者。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态度上的软化。1079年，一座诺曼大教堂在温切斯特开始修建。到了1093年（即该教堂竣工的时候），人们带着敬意，重新把圣斯威森的圣骨安置在了那里。⁹ 就在同一年，另一座新的大教堂在达勒姆开工。与之前的同类建筑相比，这一建筑有所不同。尽管就其规模和比例而言，达勒姆大教堂是诺曼风格的，但就其内部装饰而言，它并没有诺曼征服初期所建立的新教堂那样简朴。相反，它无疑是按照1066年之前的装饰风格装饰的。立柱上雕刻有典型的老式英格兰艺术的线形图案。在建筑上，我们已经在见证盎格鲁与诺曼文化的融合了。¹⁰

到了12世纪早期，一些神职人员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想要在诺曼征服所造成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马姆斯伯里的威廉或许会因为这一隔阂而哀叹。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他写作的部分目的就在于消除这一隔阂。而且，既然他所写的历史书有大量留存，这就说明，至少在当时的其他修道院里，还有人能接受他的观点。与之同一历史时期的教士亨廷登的亨利也有着同样的渴望。亨利是按照他的主教林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Lincoln）的吩咐来写作的。这位主教是诺曼人的后裔（至少他的父亲是诺曼人）。这位作者告知他的庇护人，“按照您的吩咐，我担负起讲述这个王国的历史以及我们民族起源的重任”。他在表述中使用了“我们”一词。这意味着，亚历山大可能也自称英格兰人。¹¹ 12世纪初，撰写《赫里沃德传》的伊利僧侣也是这样做的，而他的目的在于维护被征服民族的荣耀。在他的笔下，赫里沃德不仅英勇，而且很有骑士风度，是值得诺曼人尊敬的敌人。《赫里沃德传》一书的潜台词就是，英格兰人和诺曼底人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平共处。事实上，在这一版本的故事中，赫里沃德最终同征服者和解了。¹²

在撰写他们的历史的时候，这些编年史家所用的都是拉丁文。据此，我们也许会认为，这些编年史家的影响非常有限，仅限于修道院和教堂之内。但事实并不一定是这样。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向很多世俗领袖都赠送了他的历史作品，包括亨利一世的孩子和苏格兰国王。在大约10年后，若弗鲁瓦·盖马尔的《英格兰人的历史》（*HwylughwHqj dlu*）证明，世俗人士渴望了解这些知识。正如其标题所示，若弗鲁瓦的历史著作是用法语写成的。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因为在若弗鲁瓦之前，法兰西人几乎没有写出过类似的使用法语方言的作品。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他根本没有用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对待英格兰人。若弗鲁瓦盛赞英格兰早期诸王的功绩，其中还包括克努特和他的儿子们的事迹。在他的笔下，赫里沃德甚至成了为了自由而反抗诺曼压迫的战士。然而，委托他写作此书的是拉乌尔·菲茨·吉尔伯特的夫人康斯坦丝（Constance）。这位夫人正是不折不扣的诺曼人的后裔。¹³

除去盖马尔的著作以外，大概没有其他历史作品能够更好地说明，自从进入12世纪中期以来，早期诺曼移民的后辈是如何在英格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的。殖民地社会的顶层（国王和上层贵族）保留着他们与祖国的联系，同时关注着海峡两边的状况。但是，《末

日审判书》显示，在英格兰的约8000名诺曼人之中，绝大部分人没有类似的利益牵绊。而且，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很可能都居住在英格兰。在经过了2代或者3代人之后，在这些人当中，仍然有一部分人不把自己当作英格兰人。（在12世纪50年代的文献中，他们还在自称“我们法兰西人”和“我们诺曼人”。）但无论如何，英格兰是他们的家，所以他们自然会对它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感到好奇。即使他们对此并不好奇，他们仍要和自己的英格兰佃户和邻人共处和合作。《末日审判书》特别强调了国王的总佃户。而在描写总佃户的佃户们的时候，编纂者所花费的力气则并没有那么多。根据其中的记录，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即诺曼征服已经在事实上清除了英格兰人。但是，其他证据提醒我们，尽管其生存的境况很艰难，还是有很多当地人幸存了下来。例如，末日审判陪审员的名单显示，有许多英格兰本地人在当地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在《末日审判书》中，他们的存在却没有体现出来。为了在这个以英格兰人为主体的社会中发迹，这几千个诺曼移民一定已经学会了说英语。（如果只是作为第二语言的话，他们还是能接受的。）事实上，一些语言学家甚至认为，我们今天所讲的英语不过是在诺曼征服的社会环境中被创造出来的一种混合语。¹⁴

这两大族群之间也存在通婚现象。历史学家们倾向于否定奥德里克的说法，即这种婚配模式在1066年之后不久已经非常普遍了。但是，奥德里克本人就是这两个民族通婚的结晶。而且，早在1074年，他母亲就已经怀上了他。因此，我们也许可以暂且相信他的话。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和亨廷登的亨利都是盎格鲁人和诺曼人结合所生的后代。马姆斯伯里则提出，就总体而言，诺曼人非常乐意和这些比他们地位低的人结婚。他们这么做也许是为了爱情。《末日审判书》提到了一个定居在诺福克皮肯汉姆（Pickenham）的布列塔尼移民。他“爱上了那片土地上的一个女人，并最终娶了对方”。然而，可以看到，紧接着的一句话就是“后来，他持有了那片土地”。既然如此，我们便可以推断，正如在其他例子中一样，爱情并不是这个诺曼定居者唯一的动机。为了加强他们持有这片土地的合法性，新来的诺曼领主们通常也会在他们所取代的家族当中寻找配偶。这样一来，新娘的男性亲属们也能够获得一定程度的补偿。最引人注目的是，1100年，就在亨利一世继位的3个月后，他迎娶了伊迪丝，即埃德加王子的姐姐玛格丽特的女儿。因此，从12世纪初起，英格兰就有了来自自己民族的王后。就像《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所直言的那样，英格兰人有了一个“真正的英格兰王族的王后”。¹⁵

如果说，婚姻表明了人的心之所向，那么，通过埋葬的地点，我们同样可以看出他们的情感倾向。第一代征服者们在诺曼底出生并长大。他们大多更愿意把新积累的财富投给家乡的修道院，并将那里当成自己最后的居所。（也有特例：蒙哥马利的罗歇被埋葬在由他建立的什鲁斯伯里修道院。）但是，在几代人之后，这一天平发生了决定性的倾斜。许多诺曼移民在英格兰捐建修道院，自然会选择在那里长眠。征服者家族成员对埋葬地的选择很好地体现了这一转变。威廉自己葬在卡昂，而他的儿子们则葬在了英格兰。鲁弗斯葬在了温切斯特，离他死去的那片森林不远。对此，我们或许会认为，他是偶然被埋葬在这里的，而并不是出于他自己的选择。因为他并未修建过属于自己的教堂，所以我们无法揣摩他有关身后事的想法。但亨利一世则不同。即便他死于诺曼底，最后却还是葬于英格兰。在他死后，他的遗体被运到了海峡的另一边，而他本人则得以长眠于他在雷丁（Reading）所修建的修道院中。¹⁶

从他生在英格兰、娶了英格兰公主并葬在英格兰的情况来看，征服者的小儿子的确像是一个亲英派。身为诺曼贵族，他和伊迪丝为女儿取了玛蒂尔达这个教名。在私下里，他们却称她为埃塞尔克（Æthelick）。按照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他们的儿子威廉被授予了“王子”的称号。到了他在位的后期，亨利任命了一个名叫埃塞尔伍尔夫（Æthelwulf）

的人出任新设的卡莱尔（Carlisle）教区的主教。与此同时，伊迪丝也鼓励马姆斯伯里的威廉去撰写他的《英格兰诸王史》（*KlwwāriukhHqj dvkNlqj v*）。在马姆斯伯里的威廉看来，亨利宫廷里的诺曼人并不能很好地接受他们对英格兰文化的热情。这些人公开嘲笑国王和王后，称他们为“戈德里克（Godric）和戈达吉富”¹⁷。但是，这一热情势必能够让亨利和他的大部分臣民打成一片，而这大概也正是国王的意图。人们自然会感到好奇，等他的儿子——这位带有一半英格兰血统的威廉王子——继位之后，英格兰将会发生什么。

但是，人们的这一期待落空了。这是因为，1120年，威廉溺水身亡了。在盎格鲁-诺曼宫廷其他官员的陪同下，威廉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而就在这时，他们所乘坐的船只沉没了。和平交接王权的希望也同这只船一起沉入了大海。两年前，伊迪丝王后去世了。尽管亨利在1121年再一次结婚了，但是，这一次婚姻没能带给他能够继承王位的儿子。绝望之下，日渐老去的国王想将王位传给女儿玛蒂尔达。但是，这一实验性的做法是危险的，并且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1135年，在亨利去世之后，玛蒂尔达受到了她的表兄——布卢瓦的斯蒂芬（Stephen of Blois）的挑战。一段时间之后，斯蒂芬加冕称王。但是，在他统治期间，他始终在同其政治对手以及玛蒂尔达的忠诚追随者们进行斗争。在这20年里的大部分时间当中，内战席卷了英格兰，并造成了分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在这一时期，“人们公开称，基督和他的圣徒们睡着了”。在很多地方，我们都能够看到战争、荒地、瘟疫与饥荒。人们在各个地方建造城堡，到处都是对人的压迫与折磨。亨利一世统治时期的长期和平已经过去。随着复仇，征服这一词汇又回来了。¹⁸

因此，英格兰人一直没有考虑民族身份的问题。直到1154年斯蒂芬去世，玛蒂尔达的儿子亨利按照协议继位为亨利二世（Henry II）之后，他们才开始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当他们这么做时，至少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觉得，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举动。1161年，虔信者爱德华被罗马教廷追封为圣徒。此时，距离虔信者去世已经大约有一个世纪了。两年以后，主导了封圣过程的威斯敏斯特的僧侣庆祝了他们的胜利。他们不但把国王的遗体移到了另一个坟墓里，而且还委托他人重新为虔信者作传。里沃的埃尔雷德（Ailred of Rievaulx）精心重修了一部虔信者的传记。这部传记是以12世纪30年代的一部传记作为底本的，而这部被当作底本的传记又是以诺曼征服时期原有的《爱德华王传》为基础的。虽然埃尔雷德大量地增删和修改了书中的内容，但他的故事大体上还是符合原著精神的。然而，当他谈到爱德华的梦境及绿树预言时，他推翻了早先作者们的悲观主义解释。相反，他提供了自己的解读，认为这一预言最终实现了。¹⁹

按照埃尔雷德的说法，这段曾经的神圣谜题变成了历史的隐喻。他解释道，大树被从根部砍断，代表了王国与王族的分离。树干被移动到距离树桩三浪远的地方则表明，无论是哈罗德还是两个威廉，他们的统治与虔信者的统治之间都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当亨利一世选择伊迪丝作为王后时，埃尔雷德继续写道，树根和树干便重新连接起来了。大树萌发的新叶指的是他们的女儿玛蒂尔达，最终结出的果实指的则是玛蒂尔达之子亨利二世。埃尔雷德称呼他为“我们的亨利”。他表示，亨利二世“是连接两个民族的纽带。毫无疑问，现在的英格兰有了一个英格兰本族的国王”。²⁰

这种说法部分是作者的一厢情愿，部分是其作为鼓吹者的胡说八道。亨利可能是玛蒂尔达的儿子，但玛蒂尔达本人只有1/8的英格兰血统。而且，她的第二任丈夫（即亨利的父亲）是安茹伯爵金雀花若弗鲁瓦。这位“英格兰本族的国王”生于勒芒，并在欧洲大陆长大成人。在他即位的两年前，他已经娶了阿基坦的埃莉诺（Eleanor of Aquitaine）。她所继承的疆土使得她的丈夫一夜之间成了法兰西西南部大片土地的统治者。加上他自己世袭的领地，亨利所统治的范围从苏格兰边境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脉（Pyrenees）。因

此，不可避免的是，比起与他同名的外祖父，新国王必然要花更多时间留在欧洲大陆这一边。而当他入土为安时，他也被葬在了丰特莱修道院（abbey of Fontevraud）。^[21] 这座修道院位于安茹，即他父亲的领地。

然而，尽管他本人多有资质不符之处，但毫无疑问的是，就弥合诺曼征服所造成的裂痕而言，亨利二世在位的时期是一个分水岭。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根据诺曼人占据土地的情况修订了英格兰古老的律法，并最终将其编成了成文法。这样一来，“普通法”（Common Law）就诞生了。^[22] 与此同时，国王的法律改革加强了旧有的英格兰郡法庭的权力，削弱了第一代征服者所建立的私人贵族法庭的权力。到了12世纪70年代，无论其血统如何，英语已经明确成为各个阶级的通用语言。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祖籍法兰西的主教和骑士明显会说两种语言（在杀害托马斯·贝克特 [Thomas Becket] 大主教的凶手当中，有一个就是会说两种语言的骑士）。此时，距离1066年已经过去了1个世纪，通婚早已模糊了民族身份的界限。“现在，”12世纪70年代末，国库长（treasurer）理查·菲茨·奈杰尔写道，“经过融合，种族的界限已经如此模糊，人们已经无法分辨出谁是英格兰人，谁是诺曼人了。”^[23]

只有在社会阶级图谱的两端，种族之间的区别才依旧明显。就如菲茨·奈杰尔所观察到的那样，如果一个人碰巧是一个非自由农，人们很容易就能认出此人是英格兰人；在这一阶层中，异族通婚显然较少。也许是由于英格兰人的身份同卑贱有关，在社会分层的另一端，人们也显得犹豫不决，无法全心全意地对英格兰表示认同。1194年，当着部分士兵的面，亨利二世之子（也是其继承者）狮心王理查（Richard the Lionheart）评论说：“你们英格兰人太怯懦。”这句话的意思是，他本人既不怯懦，也不是一个英格兰人。12世纪末，很多上层贵族仍在诺曼底持有土地。而且，当国王长期居于国外时，他们也会陪在他的左右。狮心王理查在圣地留下了著名的事迹。除此之外，在他执政期间，理查几乎都留在欧洲大陆，以保卫他从父母手里继承的广阔疆土。^[24]

1199年，狮心王被一支弩箭射中，突然死亡。这件事影响重大。正是因为这一事件，他的弟弟——以无能著称的约翰王（King John）继位了。在他执政期间，约翰失去了帝国大部分的大陆疆土，其中甚至包括诺曼底公国。在1204年以后，无论多么以自己的血统为傲，没有哪个在英格兰的贵族还能声称，自己和诺曼底还有联系。在某一方面，约翰承认了这一新的现实。在他的书信和令状中，他放弃了“英格兰人和法兰克人”的惯用词句。这样一来，他就在无形之中承认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所有的国民现在都应当被视作英格兰人。但是，在他剩余的统治期内，约翰一直在为收复失地而苦苦斗争。为此，他要求自己的臣民前往海外服军役，并对他们征收很高的税费，比所有前任国王所征的税都要来得高。这样做的结果是，在英格兰，他成功地创造了一种民族认同感。自从诺曼征服以来，人们就没有见过这种民族认同感。与此同时，为了抵制王权，社会各阶层联合了起来。他们抵抗王权的结果就是《大宪章》（Magna Carta），即约翰于1215年所颁布的权利宪章。这一文件被描述为“有关王国团结的经典声明”。^[25]

如果按照埃尔雷德关于绿树预言的解释，把英格兰看作树桩，把王室家族视为树干，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要将这两个部分完好地接在一起，还需要花费两代人的时间。13世纪30年代中叶，约翰王之子亨利三世成了虔信者爱德华的狂热信徒。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他在自己的各大宫殿里挂上了这位已经封圣的国王的画像，并委托他人为之著书立传。他也将每年两次的王廷会议安排在了虔信者纪念节的前后。亨利三世最重要的成就就是重建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他用一座哥特式的宏伟建筑代替了虔信者的罗马式教堂。时至今日，我们还能看到他的这座建筑。1239年，在为其长子取教名时，亨利拒绝使用他的诺曼先人的名字，并称呼他的儿子为爱德华。随着爱德华一世长大成人，他将会成为自

诺曼征服以来第一位使用英文名字的国王。他说英语，并领导着一个团结统一的英格兰民族。²⁶

如果不考虑埃尔雷德的说法，仅把绿树看作是受到诺曼征服战争创伤的英格兰，那么，我们会看到，它的复原应该来得更早。就算12世纪70年代的英格兰还没有恢复它本来的样子，到了《大宪章》颁布的时期，它就势必已经复原了。据我们所知，《大宪章》不是用英语写成的。（要等到在官方文件当中使用英文，还需要经过整整一代人的努力。）但到了1215年，作为文学语言，英语的地位已经逐渐开始恢复了。²⁷

但是，此时的英语与诺曼征服前的英语已经大不相同了。此时的英格兰也并不是那个时候的英格兰了。绿树并没有恢复到它从前的样子。事实上，人们几乎已经认不出这棵树了，因为一根新的树干被移植到了旧有的树桩上。随着诺曼人的到来，英格兰的贵族阶级、观念和建筑都被彻底地改变了。树身在某些方面也被波及，被扭曲成了新的形状。也就是说，王国的律法、语言、习俗和制度都被改变了。很明显，一切都与从前大不相同。但即使如此，任何看到这些制度的人都能一眼看出，这些制度源自英格兰。在英格兰，各处都布满了城堡，但它仍旧是郡、百户区、海德和堡镇的国度。树枝是新萌发的，而树根则维持了其古老的形态。在嫁接了新的枝条之后，这棵大树历经创伤，并存活了下来。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它再次焕发出勃勃的生机。

❶ 均为英格兰人的名字。

❶ YHU, 116–23.

❷ G. Garnett, *I uđqfl huDqj d: The Legal Distinctions Between Peoples After the Conquest*, DQV, 8 (1986), 113; HH, 31; *Grp hwgdâ Errn-* ed. Williams and Martin, 1248; DVF E, 1087.

❸ Carpenter, *Vuxjj dh iruP dvihuâ*, 128–38.

❹ GQE Edgar Ætheling; OV, v, 270–3; JW, iii, 46–7.

❺ D. Bates, 'Normandy and England after 1066', HKU, 104 (1989), 866–8; Bates, *Frqtx huru* no (145/239 months = 60%); R. Bartlett, *Hqj adqg Xqghuikh Qrup dq dqg Dqj hylq N lqj v- 2186'2336* (Oxford, 2000), 12.

❻ Van Houts, 'Norman Conquest Through European Eyes', 837–8.

❼ DVF E, 1107; WM, *Jhvid Uhj xp*, 414–15.

❽ Thomas, *Hqj dvk dqg ikh Qrup dqv*, 203–8; R. Huscroft, *Wkh Qrup dq Frqtxhwu D Qhz Iqurgxfurq* (2009), 301.

❾ Rubenstein, 'Liturgy Against History', 282, 289; Garnett, *VkruuIqurgxfurq*, 12.

❿ L. Reilly, 'The Emergence of Anglo-Norman Architecture: Durham Cathedral', DQV, 19 (1997), 335–51. 关于一个更为笼统的叙述，可参见Ferne, *Dufklufuuh*, 34–41。

⓫ GQE William of Malmesbury; HH, 4. 早在1073年，兰弗朗克就把他自己描述为“新英格兰人” (novus Anglicus) 了，但是这可能是一种讽刺的说法。

⓬ H. M. Thomas, 'The *Jhvid Khuz dugl*, the English and their Conquerors', DQV, 21 (1998), 213–32. Thomas谨慎地认为，《赫里沃德传》是在1109 至 1174年间写成的，但是其他人

(例如Williams, *Hqj dvk dqg ukh Qrup dq Frqt xhwu* 49n) 则认为, 这本书写于1109至1131年。

13 GQE William of Malmesbury; I. Short, 'Patrons and Polyglots: French Literature in Twelfth-Century England', *DQV*, 14 (1992), 229–30; GQE Gaimar.

14 Carpenter, *Vuxjj d i ru P dvuâ*, 7–8, 83; Lewis, 'Domesday Jurors', passim; C.-J. N. Bailey and K. Maroldt, 'The French Lineage of English', *Slgj lqv-Fuhr dw-Odqj xdj hw lq Fr qudfwed*. J. Meisel (Tübingen, 1977), 21–53. 参见I. Singh, *Wkh Klwvâ ri Hqj dvk; D Vwgh qhâ Jxlgh* (Oxford, 2005), 127–36.

15 Williams, *Hqj dvk dqg ukh Qrup dq Frqt xhwu* 198–200; *Grp hwgdâ Errn*, ed. Williams and Martin, 1147; E. Searle, 'Women and the Legitimization of Succession at the Norman Conquest', *DQV*, 3 (1981), 159–71; HKG, ii, 176.

16 E. Cownie, 'The Normans as Patrons of English Religious Houses, 1066–1135', *DQV*, 18 (1996), 47–62; B. Golding, 'Anglo-Norman Knightly Burials', *P hglhydo Nqlj kûrrg L* (1986), 35–48.

17 Crouch, *Qrup dqv*, 160; *Kdqgerrn ri Eulwk Fkurqrσj â*, ed. E. B. Fryde, D. E. Greenway, S. Porter and I. Roy (3rd edn, 1986), 235; WM, *Jhwud Uhj xp*, 8–9, 716–17.

18 DVF E, 1137.

19 I. Short, 'Wlp Dqj d t xdp Iudqfl; Self-Definition in Anglo-Norman England', *DQV*, 18 (1996), 172; Barlow, *Frqihwvru* 280–1; YHU- xxxvii.

20 Ashe, *I lfulr q dqg Klwvâ*, 32–3.

21 Bartlett, *Hqj ædqg Xqghuikh Qrup dq dqg Dqj hylq Nqlj v*, 12.

22 Ashe, *I lfulr q dqg Klwvâ* 11–14, 为我们作了一个很好的简短的介绍。关于更为具体的分析, 参见J. Hudson, *The Formation of the English Common Law* (1996) and P. Brand, *Wkh P dnlqj ri ukh Frp p r q Qdz* (1992)。

23 Short, 'Wlp Dqj d', 155–8; HKG, ii, 523.

24 Ibid.; Carpenter, *Vuxjj d i ru P dvuâ*, 6–7. 这句话引自 *P dj qd Yludh Vdqfwb Kxj rqlv*, ed. D. L. Douie and D. H. Farmer (2 vols., Oxford, 1961), ii, 113–14。在这里, “怯懦”被翻译为“谨慎”。

25 Carpenter, *Vuxjj d i ru P dvuâ*, 8; S. Reynolds, *Nqlj grp v dqg Frp p xqlulw lq Z hw huq Hxursh: 11' 2411* (Oxford, 1997), 268.

26 D. A. Carpenter, 'King Henry III and Saint Edward the Confesso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 *HKU*, 122 (2007), 865–91; R. M. Wilson, 'English and French in England, 1100–1300', *Klwvâ*, 28 (1943), 46, 56; Morris, *Jihdudqg Whulech Nqlj* - passim.

27 Holt, 'Colonial England', 13; Williams, *Hqj dvk dqg ukh Qrup dq Frqt xhwu* 217–18.

给用讷

) 丑匪六托撕敏一仇拜敌缴望仑顿 [皑瘦滋母帕序,

DQV	<i>Dqj σ.Qrup dq Væglhw</i>
DVF	<i>Dqj σ.Vdàrq Fkurqlfch</i> (cited by year)
Barlow, <i>Fr qihwvru</i>	F. Barlow, <i>Hgz dug ùkh Frqihwvru</i> (new edn, 1997).
Bates, <i>Frqt xhuru</i>	D. Bates, <i>Z laddp ùkh Frqt xhuru</i> (1989).
<i>Fdup hq</i>	<i>Wkh Fdup hq gh Kdvulqj dh Surhdr ri Jxâ- Elvkr̃s ri Dp lhqv</i> , ed. F. Barlow (Oxford, 1999).
<i>Fr̃xqflw dq g Vâqrgv</i>	<i>Fr̃xqflw dqg Vâqrgv z lik Rikhu Grfxp hqw Uhatulqj w ùkh Hqj dvk Fkxuf k</i> , I, 982'2315, ed. D. Whitelock, M. Brett and C. N. L. Brooke (2 vols., Oxford, 1981).
Douglas, <i>F rqt xhuru</i>	D. C. Douglas, <i>Z laddp ùkh Frqt xhuru; Wkh Qrup dq Ip sdfuXsrq Hqj adqg</i> (1964).
GQE	www.oxforddnb.com (cited by name). 印刷文本见 <i>Wkh Ràirug Glfulrqduâ ri QdulrqdoElrj udskã</i> , ed. H. C. G. Matthew and B. Harrison (60 vols., Oxford, 2004).
Eadmer	Eadmer's <i>Klvwûâ ri Uhf̃hquHyhqw lq Hqj adqg</i> , ed. G. Bosanquet (1964).
HHU	<i>Hqfrp lxp Hp p dh Uhj lqdh</i> , ed. A. Campbell and S. Keynes (Cambridge, 1998).
HKG	<i>Hqj dvk Klvwul̃fdoGrfxp hqw</i>
HKU	<i>Hqj dvk Klvwul̃fdoUhyhlz</i>
Fernie, <i>Duf kl̃bfuûh</i>	E. Fernie, <i>Wkh Dufkl̃bfuûh ri Qrup dq Hqj adqg</i> (Oxford, 2000).
Freeman, <i>Q rup dq Frqt xhwu</i>	E. A. Freeman, <i>Wkh Klvwûâ ri ùkh Qrup dq Frqt xhwuri Hqj adqg</i> (6 vols., Oxford, 1867–79).
Gaimar, <i>Hv wluh</i>	Geffrei Gaimar, <i>Hvwl̃uh ghv Hqj dhlv</i> , ed. and trans. I. Short (Oxford, 2009).

Garnett, <i>Vkrwūlqurgxfilr</i>	G. Garnett, <i>Wkh Qrup dq Frqt xhwū D Yhuā Vkrwūlqurgxfilr</i> (Oxford, 2009).
JQG	<i>Wkh Jhwūl Qrup dqqruxp Gxfxp ri Z lādp ri Mkp līj hw- Rughūlf Yluddv dq g Urehuuri Wūlj ql</i> , ed. E. M. C. van Houts (2 vols., Oxford, 1992–5).
HH	Henry of Huntingdon, <i>Tkh Klwūā ri ūkh Hqj dūk Shrsdh 2111'2265</i> , ed. and trans. D. Greenway (Oxford, 2002).
JW	<i>Wkh Fkurqlfch ri Mkp ri Z rufhwū</i> , ed. R. R. Darlington and P. McGurk, trans. J. Bray and P. McGurk (3 vols., Oxford, 1995, 1998, forthcoming).
<i>Chuhw ri Odqiudqf</i>	<i>Wkh Chuhw ri Odqiudqf- Dufkelvkrs ri Fdqūhūxūā</i> - ed. and trans. V. H. Clover and M. T. Gibson (Oxford, 1979).
RY	<i>Wkh Hffdwūldvūfdo Klwūā ri Rughūlf Yluddv</i> , ed. M. Chibnall (6 vols., Oxford, 1968–80).
UUDQ	<i>Uhj hwūl Uhj xp Dqj σ. Qrup dqqruxp ; Wkh Dfud ri Z lādp I</i> (1066–1087), ed. D. Bates (Oxford, 1998).
SD, <i>Klwūā</i>	Simeon of Durham, <i>Klwūā ri ūkh Nlqj v ri Hqj ādgg</i> , trans. J. Stevenson (facsimile reprint, Lampeter, 1987).
SD, <i>Āehāxv</i>	Simeon of Durham, <i>Āehāxv gh Hārūglr dūxh Surfxwx lūlxv- krf hwū Gxq khq hqūlv-</i> ed. D. Rollason (Oxford, 2000).
Snorri	Snorri Sturluson, <i>Nlqj Kdudāg 'v Vdj d-</i> ed. M. Magnusson and H. Pálsson (1966).
<i>Vrxūfhw dq g Grfxp hqw v</i>	<i>Wkh Qrup dq Frqt xhwūri Hqj ādgg; Vrxūfhw dqg Grfxp hqw-</i> ed. R. A. Brown (Woodbridge, 1984).
WKV	<i>Wdquvdfūlrq ri ūkh Urādo Klwūūfdo Vrfūhūā</i>
YHU	<i>Wkh Ōih ri Nlqj Hgz dūg z kr Uhūw dūZ hwūp lqūhū</i> ed. F. Barlow (2nd edn, Oxford, 1992).
Wace	<i>Wkh Klwūā ri ūkh Qrup dq Shrsdh; Z dfh'v Urp dq gh Urx</i> , trans. G. S. Burgess (Woodbridge, 2004).
WM, <i>Jhwūl Srqūlūf xp</i>	William of Malmesbury, <i>Jhwūl Srqūlūf xp Dqj σūxp</i> , I, ed. and trans. M. Winterbottom (Oxford, 2007).
WM, <i>Jhwūl Uhj xp</i>	William of Malmesbury, <i>Jhwūl Uhj xp Dqj σūxp</i> , I, ed. and trans. R. A. B. Mynors, R. M. Thomson and M. Winterbottom (Oxford, 1998).
WM, <i>Vdlqw ' Ōyhw</i>	William of Malmesbury, <i>Vdlqw ' Ōyhw-</i> ed. M. Winterbottom and R. M. Thomson (Oxford, 2002).
WP	<i>Wkh Jhwūl Jxlāhqp l ri Z lādp ri Srlūhw</i> , ed. R. H. C. Davis and M. Chibnall (Oxford, 1998).

友缴数狽

) 丑匪六托撕敏一仇拜敌缴望仑顿 [皑瘦滋母帕序,

厩姑数狽

Adam of Bremen, *Klvwûa ri iħh Dufkelvkrsv ri Kdp exuj .Euhp hq-* trans. F. J. Tschan (Columbia, 2002).

Wkh Dqj σ.Vdârq Fkurqlfch- ed. G. N. Garmonsway (new edn, 1972).

'The *Euhylv Uhadlur gh Jxlathp r qreldvulp r frp lih Qrup dqqruxp* '- ed. E. van Houts, idem, *Klvwûa dqg I dp lâ Wdglurqv lq Hqj adqg dqg iħh Frqulqhqw2111'2311* (Aldershot, 1999).

Wkh Fdup hq gh Kdvulqj dh Surhdr ri Jxâ- Elvkrs ri Dp lhqv- ed. F. Barlow (Oxford, 1999).

Wkh Fdup hq gh Kdvulqj dh Surhdr ri Jxâ- Elvkrs ri Dp lhqv- ed. C. Morton and H. Muntz (Oxford, 1972).

Wkh Fkurqlfch ri Eduth Deehâ- ed. and trans. E. Searle (Oxford, 1980).

Wkh Fkurqlfch ri Mkq ri Z rufhwit ed. R. R. Darlington and P. McGurk, trans. J. Bray and P. McGurk (3 vols., Oxford, 1995, 1998, forthcoming).

Fkurqlfchw ri iħh Uhlj qv ri Vihskhq- Khquâ ILdqg Ulfkdug L ed. R. Howlett (4 vols., Rolls Ser., 1884–89).

Fkurqlt xhw ghv Frp iħw g 'Dqmx hughw Vhlj qhxw g 'Dp erlvh- ed. L. Halphen and R. Poupardin (Paris, 1913).

Grp hwgdâ Errn; D Frp schuh Wdqvadlurq- ed. A. Williams and G. H. Martin (2002).

Hdgp hu'v Klvwûa ri UhfhquHyhqw lq Hqj adqg- ed. G. Bosanquet (1964). *Wkh HffdwldvulfdoKlvwûa ri Rughulf Yluddv-* ed. M. Chibnall (6 vols., Oxford, 1968–80).

Hqfrp lxp Hp p dh Uhj lqdh- ed. A. Campbell and S. Keynes (Cambridge, 1998).

Hqj dvk KlvwulfdoGrfxp hqw- f/611'2153 (2nd edn, 1979).

Hqj dvk Klwulf do Grfxp hqw- 2153' 229: - ed. D. C. Douglas and G. W. Greenaway (1953).

Geffrei Gaimar, *Hwyluh ghw Hqj dhlv-* ed. and trans. I. Short (Oxford, 2009).

Gerald of Wales, *Wkh Mxwghâ ukurxj k Z ddw dqg ukh Ghwfulsllrq ri Z ddw-* trans. L. Thorpe (1978).

Wkh Jhwud Jxlathp l ri Z laddp ri Srlulhw- ed. R. H. C. Davis and M. Chibnall (Oxford, 1998).

Wkh Jhwud Qrup dqgruxp Gxfixp ri Z laddp ri Mkp lîj hw- Rughulf Yluddvdqg Urehuuri Wulj ql- ed. E. M. C. van Houts (2 vols., Oxford, 1992–5).

Henry of Huntingdon, *Wkh Klwuwâ ri ukh Hqj dvk Shrsch 2111' 2265-* ed. and trans. D. Greenway (Oxford, 2002).

Klwuld Hffdwllh Deehqgrqhqlv; Wkh Klwuwâ ri ukh Fkxufk ri Delqj grq- ed. J. Hudson (2 vols., Oxford, 2002, 2007).

Wkh Klwuwâ ri Juxiâgg ds Fâdqdg- trans. A. Jones (Manchester, 1910).

Hugh the Chanter, *Wkh Klwuwâ ri ukh Fkxufk ri | run- 2177' 2238* (Oxford, 1990).

Wkh Ohuhw dqg Srhp v ri Ixæhuuri Fkduuhw- ed. F. Behrends (Oxford, 1976).

Wkh Ohuhw ri Odqiudqf- Dufkelvkrs ri Fdqihæxuâ- ed. and trans. V. H. Clover and M. T. Gibson (Oxford, 1979).

ÆehuHdhqlv- ed. E. O. Blake (Camden Soc, 3rd ser., 92, 1962).

ÆehuHdhqlv; D Klwuwâ ri ukh Lwch ri Hæ- trans. J. Fairweather (Woodbridge, 2005).

Wkh Aih ri Nlqj Hgz dug Z kr Uhw duZ hwip lqvihw- ed. F. Barlow (2nd edn, Oxford, 1992).

P dj qd Yludh VdqfwbKxj rqlv- ed. D. L. Douie and D. H. Farmer (2 vols., Oxford, 1961).

Matthew Paris, *Klwuld Dqj σuxp* - ed. F. Madden (3 vols., Rolls Ser., 1866–9).

Uhfxbloghw dfihw ghw gxfv gh Qrup dqglh gh : 22 è 2177- ed. M. Fauroux (Caen, 1961).

*Uhj hwud Uhj xp Dqj σ. Qrup dqgruxp ; Wkh Dfud ri Z laddp L*2177' 2198,-* ed. D. Bates (Oxford, 1998).

Wkh Uhj lwihuri Srsh Juh ruâ YIL ed. H. E. Cowdrey (Oxford, 2002).

Urgaxv Jæehu Klwulduxp Ael Txlqt xh- ed. J. France, N. Bulst and P. R.

eynolds (2nd edn, Oxford, 1993).

Simeon of Durham, *Klvwû ri ukh Nlqj v ri Hqj ædgg*- trans. J. Stevenson (fac simile reprint, Lampeter, 1987).

Simeon of Durham, *Œhæxv gh Hâruglr dūxh Surfxwx lwlxv- krf hwiŒxqkha p hqvlv*- ed. D. Rollason (Oxford, 2000).

Snorri Sturluson, *Nlqj Kdudæg 'v Vdj d*- ed. M. Magnusson and H. Pálsson (1966).

Thomas of Marlborough, *Klvwû ri ukh Deehâ ri Hyhwkdp* - ed. and trans. J. Sayers and L. Watkiss (Oxford, 2003).

'La Vie de S. Edouard le Confesseur par Osbert de Clare', ed. M. Bloch, *Dqd dfud Erædggldqd*- 41 (1923).

Wkh Z dakdp Fkurqlfð- ed. and trans. I. Watkiss and M. Chibnall (Oxford 1992).

William of Malmesbury, *Jhwud Srqulilfxp Dqj σuxp* - I, ed. and trans. M. Winterbottom (Oxford, 2007).

William of Malmesbury, *Jhwud Uhj xp Dqj σuxp* - I, ed. and trans. R. A. B. Mynors, R. M. Thomson and M. Winterbottom (Oxford, 1998).

William of Malmesbury, *Vdlqw' Œyhw*- ed. M. Winterbottom and R. M. Thomson (Oxford, 2002).

予户数狻：弋球 |

Abels, R., 'Sheriffs, Lord-Seeking and the Norman Settlement of the South-East Midlands', *DQV*- 19 (1997).

Wkh Dqj σ.Vdârqv- ed. J. Campbell (1982).

Arnold, M., *Wkh Ylnlqj v; Fxæwuh dgg Frqt xhwu*(2006).

Ashe, L., *I lfurq dgg Klvwû lq Hqj ædgg* (Cambridge, 2007).

Bachrach, B., 'On the Origins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s Horse Transports', *Wfkkqrσj â dgg Fxæwuh*- 26 (1985).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of the Norman Conquest', *DQV*- 8 (1986).

Bailey, C.J. N., and Maroldt, K., 'The French Lineage of English', *Slgj lqv Fuhrdw Œdqq xdj hw lq Frqudfwed*. J. Meisel (Tübingen, 1977).

Barber, R., 'The Norman Conquest and the Media', *DQV*- 26 (2004).

Baring, F., 'The Conqueror's Footprints in Domesday', *HKU*- 13 (1898).

—‘The Making of the New Forest’, *HKU*- 16 (1901).

Barlow, F., ‘Two Notes: Cnut’s Second Pilgrimage and Balow, F., ‘Two Notes : Cnut’s Second Pilgrimage and Queen Emma’s Disgrace in 1043’, *HKU*, 73 (1958).

—*Wkh Hqj duk Fkxufk*- 2111’2177 (2nd edn, 1979).

—*Wkh Hqj duk Fkxufk*- 2177’2265 (1979).

—*Hgz dug ikh Frqihvuru*(new edn, 1997).

Bartlett, R., *Wkh P dnlqj ri Hxursh; Frqt xhwFrσqlädulrq dqq FxawudFkdq j h* : 61’2461 (1993).

—*Hqj adqg Xqghuikh Qrup dq dqq Dqj hylq Nlqj v*- 2186–2336 (Oxford, 2000).

Bates, D., ‘The Character and Career of Odo, Bishop of Bayeux (1049/50–1097)’, *Vshfxαp* - 50 (1975).

—‘Land Pleas of William I’s Reign: Penenden Heath Revisited’, *Exαhulq ri ι kh Iqvuluxih ri KlwulfdoUwhdufk*- 51 (1978).

—*Qrup dqqâ ehiruh* 2177 (Harlow, 1982).

—‘The Origins of the Justiciarship’, *DQV*- 4 (1982).

—‘Normandy and England After 1066’, *HKU*- 104 (1989).

—*Z laddp ikh Frqt xhuru*(1989).

—‘The Conqueror’s Adolescence’, *DQV*- 25 (2003).

—‘1066: Does the Date Still Matter?’, *KlwulfdoUwhdufk*- 78 (2005).

—‘The Conqueror’s Earliest Historians and the Writing of his Biography’, *Z ulqj P hglhydoElrj udska* 861’2361; *Hvvdâv lq Krqrxuri SurihvruI udqn Edu rz* - ed. D. Bates, J. Crick and S. Hamilton (Woodbridge, 2006).

Wkh Eduwh ri P dqrq DG : : 2- ed. D. Scragg (Oxford 1991).

Baxter, S., *Wkh Hduw ri P hufld; Orugvklis dqq Srz hulq Odih Dqj σ.Vdâr qHqj c dqq* (Oxford, 2007).

—‘MS C of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 and the Politics of Mid-Eleventh-Century England’, *HKU*- 122 (2007).

—‘Domesday Bourn’, in D. Baxter, *P hglhydoErxuq* (Cambridge, 2008).

—‘Edward the Confessor and the Succession Question’, *Hgz dugikh Frqih vuru* ed. R. Mortimer (Woodbridge, 2009).

—‘Domesday Book’, *EEF Klwvua P dj dälqh*- 11 (August 2010).

—‘Lordship and Labour’, *D Vrfl doKlwvua ri Hqj adqg* - : 11’2311- ed. J. Cr

ick and E. van Houts (Cambridge, 2011).

——‘The Making of Domesday Book and the Languages of Lordship in Conquered England’, *Frqfhsuæddälqj P xaldqj xddvp lq Hqj ædqq-F/911’F/2361*- ed. E. M. Tyler (Turnhout, 2012).

Wkh Edâhxà Wlshwuâ; Hþ eurlghulqj ðkh I dfw ri Klwruâ- ed. P. Bouet, B. Levy and F. Neveux (Caen, 2004).

Wkh Edâhxà Wlshwuâ; Qhz Dssurdfkhv- ed. M. J. Lewis, G. R. Owen-Crocker and D. Terkla (Oxford, 2011).

Wkh Edâhxà Wlshwuâ; Qhz Iqubusihudlrqv- ed. M. K. Foys, K. E. Overbey and D. Terkla (Woodbridge, 2009).

Baylé, M., ‘Les Ateliers de Sculpture de Saint-Etienne de Caen au 11^o et au 12^o Siecles’, *DQV*- 80 (1988).

Bernstein, D. J., ‘The Blinding of Harold and the Meaning of the Bayeux Tapestry’, *DQV*- 5 (1983).

——*Wkh P âvihuâ ri ðkh Edâhxà Wlshwuâ* (1986).

Bisson. T. N., Barthèlemy, D, White, S. D, Wickham, C, and Reuter, T., ‘The “Feudal Revolution”’, *Sdvudqg Suhwhqw* 142 (1994); 152 (1996); 155 (1997).

Wkh Eæfnz hæHqfâfæsdhgld ri Dqj æ.Vdàrq Hqj ædqq- ed. M. Lapidge et al. (Oxford, 1999).

Blair, J., *Wkh Fkxufk lq Dqj æ.Vdàrq Vrflhuâ* (Oxford, 2005).

Bozoky, E., ‘The Sanctity and Canonisation of Edward the Confessor’, *Hgz dug ðkh Frqihwru; Wkh P dq dqq ðkh Ohj hqq*- ed. R. Mortimer (Woodbridge, 2009).

Brand, P., *Wkh P dnlqj ri ðkh Frp prq Odz* (1992).

Brehe, S. K., ‘Reassembling the First Worcester Fragment’, *Vshfxæp* - 65 (1990).

Brooke, C. N. L., ‘Archbishop Lanfranc, the English Bishops and the Council of London of 1075’, *Vægld Judldqd*- 12 (1967).

Brown, R. A., *Hqj dvk Fdvuðw* (2nd edn, 1976).

——*Wkh Qrup dqv dqq ðkh Qrup dq Frqt xhwu*(2nd edn, Woodbridge, 1985).

——‘The Battle of Hastings’, *Wkh Eduð ri Kdvulqj v; Vrxufhw dqq Iqubusihudlrqv*- ed. S. Morillo (Woodbridge, 1996).

Brown, S. A., *Wkh Edâhxà Wlshwuâ; Klwruâ dqq Eledrj uðskâ* (Woodbridge, 1988).

Burton, J., *Prqdvulf dqq Uhdj lrxv Rughw lq Euudlq- 2111’2411* (Cambridge

e, 1994).

Butler, L., 'The Origins of the Honour of Richmond and its Castles', *Dqj σ.Qrup dq Fdvuñw*- ed. R. Liddiard (Woodbridge, 2003).

Carpenter, D. A., *Wkh Vuxjj dh iruP dvihuâ; Euldlq 2177' 2395* (2003).

—'King Henry III and Saint Edward the Confesso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 *HKU*- 122 (2007).

Fkhsuvwz Fdvuñ; Iw Klwvûâ dqg Iw Exlôlqj v- ed. R. Turner and A. Johnson (Logaston, 2006).

Chibnall, M., *Dqj σ.Qrup dq Hqj ælqg- 2177' 2277* (Oxford, 1986).

—'Military Service in Normandy Before 1066', *Dqj σ.Qrup dqZ duiduh* (Woodbridge, 1992).

ι ι Wkh Gheduh rq ukh Qrup dq Frqt xhwu(Manchester, 1999).

Clanchy, M. T., *Hqj ælqg dqg Iw Uxñw- 2177' 2383* (2nd edn, Oxford, 1998).

Clarke, H. B., 'The Domesday Satellites', *Grp hwgdâ Errn; DUh.dvvhvvp hqw* ed. P. H. Sawyer (1985).

Clarke, P. A., *Wkh Hqj dvk Qreldiâ xqghuHgz dug ukh Frqihwvru*(Oxford, 1994).

Cooper, A., 'Extraordinary Privilege: The Trial of Penenden Heath and the Domesday Inquest', *HKU*- 116 (2001).

Frqxqlaw dqg Vâqrgv z lik RikhuGrfxp hqw Uhadulqj w ukh Hqj dvkFkxufk-I, 982' 2315- ed. D. Whitelock, M. Brett and C. N. L. Brooke (2 vols., Oxford 1981).

Cowdrey, H. E. J., 'The Peace and Truce of God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Sdvudqg Suhwhqw*46 (1970).

—'The Anglo-Norman *Odxghw Uhj ldh*'- *Yldwut* 12 (1981).

Cownie, E., 'The Normans as Patrons of English Religious Houses, 1066–1135', *DQV*- 18 (1996).

Crouch, D., 'The Slow Death of Kingship in Glamorgan, 1067–1158', *Prujd qqz j* - 29 (1985).

—*Wkh Qrup dqv* (2002).

—*Wkh Eluk ri Qreldiâ; Frqvuxfulqj Dulwvfulfâ lq Hqj ælqg dqg Iudqfh: 11' 2411* (Harlow, 2005).

Cutler, K. E., 'The Godwinist Hostages: The Case for 1051', *DqqxddhPhgldh yddh*- 12 (1972).

Dalton, P., *Frqt xhwWdqdyfkâ dqg Orugvkl;] runvkluh- 2177' 2265* (Cambri

dge, 1994).

Davies, R. R., *Dj h ri Frqt xhwuZ ddw- 2174' 2526* (Oxford, 2000).

— *Wkh I lwuHqj dvk Hp slh; Srz hudqg Ighquulhw lq ukh Eulwk lwdw-21: 4' 2454* (Oxford, 2000).

Davis, R. H. C., 'The Warhorses of the Normans', *DQV- 10* (1988).

— 'William of Poitiers and his History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idem, *I ur p Dauh ukh Juhduw Vhskhq* (1991).

Dennis, C., 'The Strange Death of King Harold II', *Wkh Klwuldq* (2009).

DeVries, K., *Wkh Qru z hj ldq lqydvlrq ri Hqj adqg lq 2177* (Woodbridge, 1999)

Dewhurst, J., 'A Historical Obstetric Enigma: How Tall Was Matilda?', *Mxu qdori Revuhulfv dgg Jâqdhfrσj â- 1* (1981).

Douglas, D. C., 'The Earliest Norman Counts', *HKU- 61* (1946).

— 'Some Problems of Early Norman Chronology', *HKU- 65* (1950).

— 'Edward the Confessor, Duke William of Normandy, and the English Succession', *HKU- 68* (1953).

ι ι Z laddp ukh Frqt xhuru; Wkh Qrup dq Ip sdfuXsrq Hqj adqg (1964).

Dunbabin, J., *I udqfh lq ukh P dnlqj - 954' 2291* (2nd edn, Oxford, 2000).

Eales, R., 'Royal Power and Castles in Norman England', *Wkh Ighdvdqg Sud fulfh ri P hglhydoNqlj kûkrrg III* ed. C. Harper-Bill and R. Harvey (Woodbridge, 1990).

English, B., 'William the Conqueror and the Anglo-Norman Succession', *Klv wulfdoUwhdufk- 64* (1991).

— 'Towns, Mottes and Ring-Works of the Conquest', *Wkh P hglhyddP lduduâ Uhyrαulrq-* ed. A. Ayton and J. L. Price (1995).

Faith, R., *Wkh Hqj dvk Shdvdquâ dgg ukh Jurz uk ri Orugvkl*s (1997).

Fernie, E., 'The Effect of the Conquest on Norman Architectural Patronage', *DQV- 9* (1987).

— *Wkh Dyfkluhfuxh ri Qrup dq Hqj adqg* (Oxford, 2000).

— 'Edward the Confessor's Westminster Abbey', *Hgz dug ukhFrqihwvru* ed. R. Mortimer (Woodbridge, 2009).

Fleming, R., 'Domesday Book and the Tenurial Revolution', *DQV- 9* (1987).

— *Nlqj v dgg Orugv lq Frqt xhwuHqj adqg* (Cambridge, 1991).

— *Grp hvgdâ Errn dgg ukh Odz* (Cambridge, 1998).

Fletcher, R., *Eorrgihxg; P xughudqg Uhyhqj h lq Dqj o.Vdàrq Hqj ædqq* (2002)

Foot, S., 'The Making of *Dqj hgfâqq*; English Identity before the Norman Conquest', *WUKV*- 6th ser., vi (1996).

Foys, M. K., 'Pulling the Arrow Out: The Legend of Harold's Death and the Bayeux Tapestry', *Wkh Edâhxà Wlshwuâ*- ed. M. K. Foys, K. E. Overbey and D. T erkla (Woodbridge, 2009).

Freeman, E. A., *Wkh Klvwûâ ri ïkh Qrup dq Frqt xhwuri Hqj ædqq* (6 vols., Oxford, 1867–79).

Galbraith, V. H., *Wkh P dnlqj ri Grp hwgdâ Errn* (Oxford, 1961).

Garnett, G., 'Coronation and Propaganda: Some Implications of the Norman Claim to the Throne of England in 1066', *WUKV*- 5th ser., 36 (1986).

———*I udqfl huDqj d*; The Legal Distinctions Between Peoples After the Conquest', *DQV*- 8 (1986).

———'The Origins of the Crown', *Wkh Klvwûâ ri Hqj ðvk Odz ;Fhqibqduâ Huvdâ v r q ·Sræfn dqg P dlwædqq* - ed. J. Hudson (Proc. of the British Academy, 89, 1996).

———'The Third Recension of the English Coronation *rugr*; The Manuscripts', *Kdvnlgv Vrflhuâ Mxwqdø* 11 (2003).

———*Frqt xhwng Hqj ædqq; Nlqj vkls- Vxffhwvtrq dqg Wqxuh- 2177' 2277* (Oxford, 2007).

ι ι *Wkh Qrup dq Frqt xhwu D Yhuâ Vkrwædquwrgxfulr q* (Oxford, 2009).

Gem, R., 'Craftsmen and Administrators in the Building of the Confessor's Abbey', *Hgz dug ïkh Frqihwvru* ed. R. Mortimer (Woodbridge, 2009).

Gillingham, J., "The Most Precious Jewel in the English Crown": Levels of Danegeld and Heregeld in the Early Eleventh Century', *HKU*- 104 (1989).

———'Chronicles and Coins as Evidence for Levels of Tribute and Taxation in Later Tenth and Early Eleventh-Century England', *HKU*- 105 (1990).

———'William the Bastard at War', *Wkh Eduw ri Kdvilqj v; Vrxwfhw dqg Iqubus uhudurqv*- ed. S. Morillo (Woodbridge, 1996).

———*Wkh Hqj ðvk lq ïkh Wz hâik Fhqwûâ* (Woodbridge, 2000)中包括以下截至2000年发表的所有论文。论文原本的出版地已注明, 但我在这里注明的页码是论文集的页码。

———'The Introduction of Knight Service into England', *DQV*- 4 (1982), 53–64, 181–7.

———'The Beginnings of English Imperialism', *Mxwqdori Klvwulfdo Vrflræj â*-

5 (1992), 392–409.

——‘Conquering the Barbarians: War and Chivalry in Twelfth-Century Britain and Ireland’, *Kdvnlgv Vrfllhâ Mxwqð* 4 (1993), 67–84.

——‘1066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Chivalry into England’, *Ôdz dgg Jryhuq p hqulq PhglhydoHqj ædgg dgg Qrup dggâ; Hvdâv lq Krqrxuri VluMlp hw Krau* (Cambridge, 1994), 31–55.

——“Slaves of the Normans?": Gerald de Barri and Regnal Solidarity in Early Thirteenth-Century.

England’, *Ôdz - Ôdlhâ dgg Vrdgdulhw; Hvdâv lq Krqrxuri Vxvdq Uhâqræv*-ed. P. Stafford, J. L. Nelson and J. Martindale (Manchester, 2001).

——“Holding to the Rules of War **Ehælfð æud Whqhqlw*,”: Right Conduct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Battle in North-Western Europe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DQV*- 29 (2007).

Gillmor, C. M., ‘Naval Logistics of the Cross-Channel Operation, 1066’, *DQV* - 7 (1984).

Golding, B., ‘Anglo-Norman Knightly Burials’, *PhglhydoNqlj kùkrrgL*(1986).

——*Frqt xhwudgg Fræqlvdurq; Wkh Qrup dqv lq Euldlq- 2177’ 2211* (2nd edn, Basingstoke, 2001).

Grainge, C. and G., ‘The Pevensey Expedition: Brilliantly Executed Plan or Near Disaster?’, *Wkh Eduth ri Kdvulqj v*-ed. S. Morillo (Woodbridge, 1996).

Gransden, A., *KlvwulfdoZ ulqj lq Hqj ædgg- f/661 w f/2418* (1974).

Green, J. A., ‘The Sheriffs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DQV*, 5 (1983).

——*Wkh Dulwvufdfâ ri Qrup dq Hqj ædgg* (Cambridge, 2002).

Grierson, P., ‘A Visit of Earl Harold to Flanders in 1056’, *HKU*- 51 (1936).

——‘The Rel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Flanders Before the Norman Conquest’, *WUKV*- 4th ser., 23 (1941).

——‘The Monetary System Under William I’, *Wkh Vwvâ ri Grp hvgdâErrn*, ed. R. W H. Erskine and A. Williams (Chichester, 2003).

Hallam, E., and Everard, J., *Fdshuldq I udlqfh- : 98’ 2439* (2001).

Kdggerrn ri Eulwk Fkurqræj â, ed. E. B. Fryde, D. E. Greenway, S. Porter and I. Roy (3rd edn, 1986).

Hare, M., ‘Cnut and Lotharingia: Two Notes’, *Dqj æ.Vdâr q Hqj ædgg*, 29 (2000).

Hart, C., ‘The Bayeux Tapestry and Schools of Illumination at Canterbury’, *DQV*, 22 (2000).

—‘The Cicero-Aratea and the Bayeux Tapestry’, *Nlqj Kduræj Ildqg ukh Edâ hxià Wlshwûâ*, ed. G. R. Owen-Crocker (Woodbridge, 2005).

Harvey, S. P. J., ‘Domesday Book and Its Predecessors’, *HKU*, 86 (1971).

—‘Domesday Book and Anglo-Norman Governance’, *WUKV*, 5th ser., 25 (1975).

—‘Taxation and the Economy’, *Grp hvgdâ Væglhw*, ed. J. C. Holt, (Woodbridge 1987).

Hayward, P. A., ‘Translation Narratives in Post-Conquest Hagiography and English Resistance to the Norman Conquest’, *DQV*, 21 (1999).

Wkh Khdgvi ri Uhdj lrxv Krxvhw; Hqj ædgg dgg Z ddw- L : 51’2327, ed. D. Knowles, C. N. L. Brooke and V. M. C. London (2nd edn, Cambridge, 2001).

Hicks, C., *Wkh Edâhxià Wlshwûâ; Wkh Oih Vivûâ ri d P dvihushfh* (2006).

Higham, N. J., *Wkh Nlqj grp ri Qrukxp euld- DG 461’2211* (Stroud, 1993).

—‘The Domesday Survey: Context and Purpose’, *Klvwûâ*, 78 (1993).

Wkh Klvwûâ ri ukh Nlqj ’v Z runv; Wkh Plggdh Dj hw, ed. H. M. Colvin (2 vols., HMSO, 1963).

Holland, T., *Plæhqqqlxp* (2008).

Hollister, C. W., *Khquâ L* (Yale, 2001).

Holt, J. C., ‘1086’, *Grp hvgdâ Væglhw*, ed. idem (Woodbridge 1987).

—‘The Introduction of Knight Service in England’, idem, *FræqlldHqj ædgg* (1997).

—‘What’s in a Name? Family Nomenclature and the Norman Conquest’, idem, *FræqlldoHqj ædgg* (1997).

—‘Colonial England, 1066’1215’, idem, *FræqlldoHqj ædgg* (1997).

Hooper, N., ‘The Housecarls in England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DQV*, 7 (1985).

Hudson, J., *Wkh I ruxp durlq ri ukh Hqj dvk Frp p r q Odz* (1996).

Huscroft, R., *Wkh Qrup dq Frqt xhwu D Qhz Iqur gxfurq* (2009).

Hyams, P., ‘“No Register of Title”: The Domesday Inquest and Land Adjudication’, *DQV*, 9 (1987).

Llghudûâ ri Hgz dug L, ed. E. W. Safford (3 vols., List and Index Society, 103, 132, 135, 1974–7).

John, E., ‘Edward the Confessor and the Norman Succession’, *HKU*, 94 (1979).

- Jones, C., *Wkh Iryj rubq Eduth ri 2177; I xârug*, (Stroud, 2006).
- Jørgensen, D., 'The Roots of the English Royal Forest', *DQV*, 32 (2010).
- Kapelle, W. E., *Wkh Qrup dq Frqt xhwuri ikh Qruk* (1979).
- Keats-Rohan, K. S. B., 'William the Conqueror and the Breton contingent in the non-Norman Conquest, 1066–1086', *DQV*, 13 (1991).
- Kemble, J. M., *Wkh Vdârqv lq Hqj ædgg* (1849).
- Keynes, S., 'The Crowland Psalter and the Sons of King Edmund Ironside', *Ergchldq Æuduâ Uhfrug*, 6 (1985).
- 'The Æthelings in Normandy', *DQV*, 13 (1991).
- 'Cnut's Earls', *Wkh Uhlj q ri FqxwNlqj ri Hqj ædgg- Ghqp dun dggQruæ dâ*, ed. A. R. Rumble (1994).
- 'Giso, Bishop of Wells (1061–88)', *DQV*, 19 (1996).
- 'Edward the Ætheling †. 1005–16), *Hgz dug ikh Frqihwvru*, ed. R. Mortimer (Woodbridge, 2009).
- Keynes, S. and Love, R., 'Earl Godwine's Ship', *Dqj σ.Vdârq Hqj ædgg*, 38 (2009).
- Nlqj Kduræ ILdgg ikh Edâhxâ Wlshwuâ*, ed. G. R. Owen-Crocker (Woodbridge, 2005).
- Larson, L. M., 'The Political Policies of Cnut as King of England', *Dp hulfdq KlwvulfdoUhyhlz*, 15 (1910).
- Lavelle, R., *Dhukhaing IL; Nlqj ri ikh Hqj duk- : 89' 2127* (Stroud, 2008).
- Lawson, M. K., 'The Collection of Danegeld and Heregeld in the Reigns of Æthelred II and Cnut', *HKU*, 99 (1984).
- '"Those Stories Look True": Levels of Taxation in the Reigns of Æthelred and Cnut', *HKU*, 104 (1989).
- 'Danegeld and Heregeld Once More', *HKU*, 105 (1990).
- FqxwWkh Gdqhw lq Hqj ædgg lq ikh Hduâ Hdyhqik Fhqwuâ* (1993).
- Wkh Eduth ri Kdvulqj v 2177* (Stroud, 2002).
- Lennard, R., *UxudoHqj ædgg- 2197' 2246* (Oxford, 1959).
- Le Patourel, J., 'Geoffrey of Montbray, Bishop of Coutances, 1049'93', 59 (1944).
- 'The Reports on the Trial on Penenden Heath', *Væglhw lqP hglhydoKlwuâ Suhvhuqig w I uhghulfn P dxulfh Srz lfnh*, ed. R. W. Hunt, W. A. Pantin and R. W. Southern (Oxford, 1948).

- Lewis, C. P., 'The Early Earls of Norman England', *DQV*, 13 (1991).
- 'The Domesday Jurors', *Kdvnlgv Vrflhuâ Mxudq* 5 (1993).
- Lewis, M. J., *Wkh UhdoZ ruq ri ukh Edâhxâ Wâshvuâ* (Stroud, 2008).
- Liddiard, R., *Fdvûhw lq Frqubâw Srz hu Vâp erdvp dqg Odqgvfdsh- 2177w 2611* (Macclesfield, 2005).
- Wkh Qih dqg Chuhw ri Hgz dug D/I uhhp dq*, ed. W. R. W. Stephens (2 vols., 1895).
- Loyn, H. R., '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Domesday Book', *Wkh Vivuâri Grp hv gdâ Errn*, ed. R. W. H. Erskine and A. Williams (Chichester, 2003).
- Mack, K., 'Changing Thegns: Cnut's Conquest and the English Aristocracy', *Dælrq*, 4 (1984).
- Maddicott, J. R., 'Edward the Confessor's Return to England in 1041', *HKU*, 119 (2004).
- 'Responses to the Threat of Invasion, 1085', *HKU*, 122 (2007).
- Wkh Ruĵ lqv ri ukh Hqj dvk Sduddp hqw: 35' 2438* (Oxford, 2010).
- Maitland, F. W., *Grp hvgdâ Errn dqg Ehârqq* (new edn, 1960).
- Mason, E., *Z hwip lqvihu Deehâ dqg lw Shrsch- f/2161 w f/2327* (Woodbridge, 1996).
- Wkh Krxvh ri Jrgz lqh; Wkh Klwvuâ ri d Gâqdvuâ* (2004).
- Mason, J. F. A., 'William the First and the Sussex Rapes', *2177 Frp p hp rud urq Ohfuvûw*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66).
- Maund, K. L., 'The Welsh Alliances of Earl Ælfgar of Mercia and his Family in the Mid-Eleventh Century', *DQV*, 11 (1988).
- Mew, K., 'The Dynamics of Lordship and Landscape as Revealed in a Domesday Study of the *Qryd I ruhwud*' - *DQV*, 23 (2001).
- Miller, E., 'The Ely Land Pleas in the Reign of William I', *HKU*, 62 (1947).
- Moore, J.S., 'Domesday Slavery', *DQV*, 11 (1989).
- '“Quot Homines?": The Population of Domesday England', *DQV*, 19 (1997).
- Morris, M., *D Juhdudqg Whulech Nlqj; Hgz dug Ldqq ukh I ruĵ lqj ri Eutdlq* (2008).
- Mortimer, R., 'Edward the Confessor: The Man and the Legend', *Hgz dug ukh Frqihwvru; Wkh P dq dqg ukh Ohj hqq*, ed. R. Mortimer (Woodbridge, 2009).
- Morton, C., 'Pope Alexander II and the Norman Conquest', *Odwp xv* (1975).

Nelson, J. L., 'Rites of the Conqueror', idem, *Srdulfv dgg Uluðdolq Hduā P hg lhydoHxursh* (1986).

O'Brien, B. R., 'From Morðor to Murdrum: The Preconquest Origin and Norman Revival of the Murder Fine', *Vshfxαp*, 71 (1996).

Ràirug Glfulrqduā ri QdulfqdoElrj udskā.

Painter, S., 'Castle-Guard', *Dqj σ.Qrup dq Fdvuðw*, ed. R. Liddiard (Woodbridge, 2003).

Palliser, D. M., 'Domesday Book and the Harrying of the North', *Qrukhuq Kl vvuā*, 29 (1993).

Palmer, J. J. N., 'The Conqueror's Footprints in Domesday', *WkhP hglhydoPl diduā Uhyrαulrq*, ed. A. Ayton and J. L. Price (1995).

—'War and Domesday Waste', *Dup lhw- Fklydaā dgg Z duiduh lqP hglhydoE uldlq dgg I udlqfh*, ed. M. Strickland (Stamford, 1998).

—'The Wealth of the Secular Aristocracy in 1086', *DQV*, 22 (2000).

Pelteret, D. A. E., 'Slave Raiding and Slave Trading in Early England', *Dqj σ.Vdār q Hqj αdgg*, 9 (1981).

—*Vadyhuā lq Hduā P hglldhydoHqj αdgg* (Woodbridge, 1995).

Potts, C., *Prqdvulf Uhylydodqg Uhy lrqdoIghquā lq Hduā Qrup dggā* (Woodbridge, 1997).

Prestwich, J. O., *Wkh Sαdfh ri Z dulq Hqj duk Klwvuā- 2177'2325* (Woodbridge, 2004).

Reilly, L., 'The Emergence of Anglo-Norman Architecture: Durham Cathedral', *DQV*, 19 (1997).

Reuter, T., 'Plunder and Tribute in the Carolingian Empire', *WUKV*, 5th ser., 35 (1985).

Reynolds, S., 'Eadric Vlaydulfxv and the English Resistance', *Exαulqri ukh l qvluwih ri KlwvulfdoUwhdufk*, 54 (1981).

—*I lhiv dgg Ydvvdα* (Oxford, 1994).

—*Nlqj grp v dgg Frp p xqlulhw lq Z hvhuq Hxursh- : 11'2411* (Oxford, 1997).

Richardson, H. G. and Sayles, G. O/- *Odz dgg Ohj lvadulrq iurp Æukhæhuku r P dj qd Fduud* (Edinburgh, 1966).

Ridyard, S.J., 'Frqglj qd yhqhudulr; Post-Conquest Attitudes to the Saints of the Anglo-Saxons', *DQV*, 9 (1987).

Rodwell, W., 'New Glimpses of Edward the Confessor's Abbey at Westminster

er', *Hgz dug ick Frqihwvru*, ed. R. Mortimer (Woodbridge, 2009).

Roffe, D., *Grp hwgdâ; Wkh lqt xhwudqg ick Errn* (Oxford, 2000).

Round, J. H., 'The Introduction of Knight Service into England', idem, *I hxg doHqj adqg* (new edn, 1964).

Rubenstein, J., 'Liturgy Against History: The Competing Visions of Lanfranc and Eadmer of Canterbury', *Vshfxoxp*, 74 (1999).

Searle, E., *Orugvklis dgg Frp p xqliâ; Eduth Deehâ dgg lw Edqdhx, 2177' 26 49* (Toronto, 1974).

—'Women and the Legitimization of Succession at the Norman Conquest', *DQV*, 3 (1981).

—*Suhgdwûâ Nlqvklis dgg ick Fuhdlrq ri Qrup dq Srz hut 951' 2177* (Berkeley, 1988).

Short, I., 'Patrons and Polyglots: French Literature in Twelfth-Century England', *DQV*, 14 (1992).

—'Wdp Dqj d t xdp I udqfl; Self-Definition in Anglo-Norman England', *DQV*, 18 (1996).

Singh, I., *Wkh Klwvûâ ri Hqj dvk; D Vwghquw Jxlgh* (Oxford, 2005).

Stafford, P., *Xqlilfdlurq dgg Frqt xhwu* (1989).

—'Women and the Norman Conquest', *WUKV*, 6th ser., 4 (1994).

—*Txhhq Hp p d dgg Txhhq Hgluk* (Oxford, 1997).

—'Edith, Edward's Wife and Queen', *Hgz dug ick Frqihwvru*, ed. R. Mortimer (Woodbridge, 2009).

Stalley, R., *Hduâ P hglhydo Dufklufwuh* (Oxford, 1999).

Stenton, F. M., *Dqj σ.Vdâr q Hqj adqg* (3rd edn, Oxford, 1971).

Stevenson, W. H., 'Notes on Old-English Historical Geography', *HKU*, 11 (1896).

Summerson, H., 'Tudor Antiquaries and the Ylud Ægz dugl uhj lv', *Dqj σ.Vdâr q Hqj adqg*, 38 (2009).

Thomas, H. M., 'Subinfeudation and Alienation of L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Wealth of Nobles on the Honor of Richmond, 1066 to c.1300', *Dælrq*, 26 (1994).

—'The Jhwud Khuz dugl, the English and their Conquerors', *DQV*, 21 (1998).

—*Wkh Hqj dvk dgg ick Qrup dqv; Hikqlf Krvildûâ- Dvvlp ldlurq- dgg Igqhquâ - 2177' f/2331* (Oxford, 2003).

—*Wkh Qrup dq Frqt xhvu Hqj ælqg DihuZ lædp ðkh Frqt xhuru* (Lanham, U SA, 2008).

Thorn, E. and C., 'The Writing of Great Domesday Book', *Grp hwgdâErrn*, ed. E. Hallam and D. Bates (Stroud, 2001).

van Houts, E. M. C., 'The Origins of Herleva, Mother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HKU*, 101 (1986).

—'The Memory of 1066 in Written and Oral Traditions', *DQV*, 19 (1997).

—*Klwuâ dqg I dp læ Wdglurqv lq Hqj ælqg dqg ðkh Frqulghqw2111'2311* (Aldershot, 1999)中包括以下截至1999年发表的所有论文。论文原本的出版地已注明。

—'The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Normandy and England before 1066 according to the *Jhwid Qrup dqgruxp Gxfxp ' - Ohw P xidurqvVrflrFxaxihæw dx W xp dqugh [ð' [Ith Vl fðw* (Paris, 1984).

—'Normandy and Byzantium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Eâädqurq*, 55 (Brussels, 1985).

—'The Ship List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DQV*, 10 (1988).

—'A Note on *Mähehodqg Vhp ludp lv*, Two Latin Poems from the Early Eleventh Century', *Mxiqdori PhglhydoOdulq*- 3 (Turnhout, 1992).

—'The Norman Conquest Through European Eyes', *HKU*, 110 (1995).

—'Hereward and Flanders', *Dqj σ.Vdàrq Hqj ælqg*, 28 (2000).

—'Edward and Normandy', *Hgz dug ðkh Frqihwvru*, ed. R. Mortimer (Woodbridge, 2009).

Vaughn, S. N., 'Lanfranc at Bec: A Reinterpretation', *Dælrq*, 17 (1985).

Walker, I. W., *Kduræg; Wkh OdvuDqj σ.Vdàrq Nlqj* (Stroud, 2004).

Wareham, A., 'The "Feudal Revolution" in Eleventh-Century East Anglia', *DQV*, 22 (2000).

Wilkinson, B., 'Northumbrian Separatism in 1065 and 1066', *Exæhulqri ðkh Mkq Uæælqgv æleuâ*, 23 (1939).

Williams, A., 'Some Notes and Considerations on Problems Connected with the English Royal Succession, 860'1066', *DQV*, 1 (1978).

—'A Bell-house and a Burh-geat: Lordly Residences in England before the Norman Conquest', *PhglhydoNqlj kùkrrg IY* (Woodbridge, 1992).

—*Wkh Hqj ðvk dqg ðkh Qrup dq Frqt xhvu* (Woodbridge, 1995).

—*Æukhaing ðkh Xquhdgâ; Wkh IæFrqxvhaing Nlqj* (2003).

Wilson, R. M., 'English and French in England, 1100–1300', *Klwuâ*, 28 (19

43).

Wormald, P., 'Hqj æl σqg; The Making of an Allegiance', *MxuqdoriKlwulfdo Vrflrσj â*, 8 (1994).

Wyatt, D., 'The Significance of Slavery: 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Anglo-Saxon Slavery', *DQV*, 23 (2001).

Young, C. R., *Wkh UrâdoI ruhw ri PhglhydoHqj ælqg* (Leicester, 1979).

Zadora-Rio, E., 'L'enceinte fortifiée du Plessis-Grimoult, résidence seigneuriale du Xle siècle', *Fkdihdx Jdlædug*, 5 (1972).

予户数猥：友繳 |

Abels, R., 'Bookland and Fyrd Service in Late Saxon England', *DQV*, 8 (1984).

Aird, W., *VuFxiæhehudqg ikh Qrup dqv* (Woodbridge, 1998).

O'Dufkluhfwuh Qrup dqgh dx Prâhq Dj h, ed. M. Baylé (2 vols., 2nd edn, Caen, 2001).

Bachrach, B. S., 'The Feigned Retreat at Hastings', *Wkh Eduth ri Kdvulqj v*, ed. S. Morillo (Woodbridge, 1996).

Bates, D., 'William the Conqueror and His Wider European World', *Kdvnlqv Vrflhuâ Mxuqdq* 15 (2006).

Baxter, S., 'The Representation of Lordship and Land Tenure in Domesday Book', *Grp hwgdâ Errn*, ed. D. Bates and E. Hallam (2001).

Bennett, M., 'Violence in Eleventh-Century Normandy: Feud, Warfare and Politics', *Ylrchqfh dqg Vrflhuâ lq ikh Hduâ PhglhydZ huw* (Woodbridge, 1998).

Bradbury, J., *Wkh Eduth ri Kdvulqj v* (Stroud, 1998).

Brown, R. A., 'The Status of the Norman Knight', *Dqj σ.Qrup dqZ duiduh*, ed. M. Strickland (Woodbridge, 1992).

Wkh Fdp eulgj h Xuædq Klwuwâ ri Euldlq- 711'2651, 1, ed. D. M. Palliser (Cambridge, 2000).

Campbell, J., *Wkh Dqj σ.Vdârq Viduh* (2000).

D Frp sdqlrq w ikh Dqj σ.Qrup dq Z ruw, ed. C. Harper-Bill and E. van Houts (Woodbridge, 2003).

Cowdrey, H. E. J., 'Bishop Ermenfrid of Sion and the Penitential Ordinance Following the Battle of Hastings', *Mxuqdori HffdhwldvulfddKlwuwâ*, 20 (1969).

—'Toward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yeux Tapestry', *DQV*, 10 (1988).

—*Odqiudqf; Vfkradu Prqn dgg Dufkelvkr*s (Oxford, 2003).

Davis, R. H. C., *Wkh Qrup dqv dgg WkhluP âuk* (2nd edn, 1980).

Dhondt, J., 'Henri Ier, L'Empire et L'Anjou (1043–1056)', *Uhyxh Ehlj hgh Skl σσj lh hug Klwvluh*, 25 (1946).

Dobson, R. B., 'The First Norman Abbey in Northern England: The Origins of Selby', *Fkxufk dgg Vrflhuâ lq ukh PhglhydoQrukri Hqj adqg* (1996).

Downham, C., 'England and the Irish-Sea Zone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DQV*, 26 (2004).

Hqj dvk Urp dqhvt xh Duw2177'2311, ed. G. Zarnecki, J. Holt and T. Holland (1984).

Ohw ç yòt xhw Qrup dggv gx [dh Vlîf dh, ed. P. Bouet and F. Neveux (Caen, 1995).

Fernie, E., 'Saxons, Normans and their Buildings', *DQV*, 21 (1999).

Fleming, R., 'The New Wealth, the New Rich and the New Political Style in Late Anglo-Saxon England', *DQV*, 23 (2001).

I urp ukh Ylnlqj v w ukh Qrup dqv, ed. W. Davies (Oxford, 2003).

Gade, K. E., 'Northern Lights on the Battle of Hastings', *Yldwu*, 28 (1997).

Garnett, G., 'Conquered England, 1066–1215', *Wkh Ràirug IoxvuduhgKlvwv â ri PhglhydoHqj adqg* (Oxford, 1997).

Gibson, M., *Odqiudqf ri Ehf* (Oxford, 1978).

Grassi, J. L., 'The *Ylud* — *gz dugl Uhj lv*:The Hagiographer as Insider', *DQV*-37 (2004).

Guillot, O., *Oh Frp uh G Dqmx huwrq Hqwxudj h dx [dh Vlîf dh* (2 vols., Paris, 1972).

Hadley, D. M., "And they proceeded to plough and to support themselves": The Scandinavian Settlement of England', *DQV* 19 (1997).

Hart, C., 'William Malet and his Family', *DQV*, 19 (1997).

Hollister, C. W., 'The Feudal Revolution', *Dp hulf dq Klwvulf doUhylhz* , 73 (1968).

Holt, J. C., 'Feudal Society and the Family in Early Medieval England: The Revolution of 1066', *WUKV*, 33 (1983).

Hooper, N., 'Anglo-Saxon Warfare on the Eve of the Conquest: A Brief Survey', *DQV*, 1 (1979).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Navy in Late Anglo-Saxon England', *Dqj σ.Qrup dq Z dudu*h, ed. M. Strickland (Woodbridge, 1992).

John, E., *Uhdvvhvvlqj Dqj σ.Vdàrq Hqj αdqq* (Manchester, 1996).

Kapelle, W. E., 'Domesday Book: F. W Maitland and his Successors', *Vshfx xp* - 75 (1989).

—'The Purpose of Domesday Book: A Quandary', *Hvvdâv lqP hglhydoVwgl hv*, 9 (1992).

Lawrence, H., 'The Monastic Revival', *Hqj αdqq lq Hxursh- 2177'2564* (1994).

Loud, G.A., 'The *Jhqv Qrup dqqruxp* ι Myth or Reality?', *DQV*, 4 (1982).

Loyn, H. R., *Dqj σ.Vdàrq Hqj αdqq dqq ukh Qrup dq Frqt xhwu*(1962).

—'William's Bishops: Some Further Thoughts', *DQV*, 10 (1988).

ι ι *Wkh Ylnlqj v lq Euldlq* (Oxford, 1994).

Moore, J.S., 'Anglo-Norman Garrisons', *DQV*, 22 (2000).

Musset, L., *Wkh Edâhxà Wshwuâ*, transl. R. Rex (new edn, Woodbridge, 2005).

Nelson, J., 'Anglo-Saxon England, f.500'1066', *Wkh Ràirug lœxvudubgKlwv â ri P hglhydoHqj αdqq* (Oxford, 1997).

Neumann, J., 'Hydrographic and Ship-Hydrodynamic Aspects of the Norman Invasion, AD 1066', *DQV*, 11 (1989).

Nip, R., 'The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England and Flanders (1066–1128)', *DQV*, 21 (1999).

Od Qrup dqqglh yhw O'Dq P lq ed. F. Beaurepaire and J.P. Chaline (Rouen, 2000).

Oleson, T. J., 'Edward the Confessor's Promise of the Throne to Duke William of Normandy', *HKU*, 72 (1957).

Owen-Crocker, G. R., 'The Interpretation of Gesture in the Bayeux Tapestry', *DQV*, 29 (2007).

Peirce, I., 'Arms, Armour and Warfare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DQV*, 10 (1988).

Prestwich, J. O., 'Anglo-Norman Feudalism and the Problem of Continuity', *Sdvudqq Suhvhqw*26 (1963).

—'Mistranslations and Misinterpretations in Medieval English History', *S huld*, 10 (1996).

Prestwich, M., *Dup lhw dqq Z duiduh lq ukh P lggch Dj hv; Wkh Hqj dvkHâshulhq fh* (Yale, 1996).

Shopkow, L., *Klvwûâ dgg Frp p xqliû; Qrup dq KlvwûlfdôZ ulqj lq ikh Hðyh qik dgg Wê haik Fhqûulhv* (Washington, 1997).

Short, I., 'The Language of the Bayeux Tapestry Inscription', *DQV*, 23 (2001).

trickland, M., 'Slaughter, Slavery or Ransom: The Impact of the Conquest on Conduct in Warfare', *Hqj ædgg lq ikh Hðyqhik Fhqûûâ*, ed. C. Hicks (Stamford, 1992).

— 'Military Technology and Conquest: The Anomaly of Anglo-Saxon England', *DQV*, 19 (1997).

van Houts, E. M. C., 'Historiography and Hagiography at SaintWandriller: The *Iqyhqûr huP lufxæl VdqfûYxâudqql*'- *DQV*- 12 (1990).

— 'The Trauma of 1066', *Klvwûâ Wgdâ*- 46:10 (1996).

— 'Wace as Historian', *I dp laû Wðhw dgg ikh Urrw ri Srdulfv*- ed. K. Keats-Rohan (Woodbridge, 1997).

West, F. J., 'The Colonial History of the Norman Conquest', *Klvwûâ*- 84 (1999).

Williams, A., *Wkh Z ruog Ehirû Grp hwgdâ; Wkh Hqj dvk Dulwufudfâ*:- 11'2177 (2008).

凭熊吓裸

尽管诺曼征服是英国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之一，但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这一历史事件可能非常陌生。而在英国历史学家与作家马克·莫里斯的笔下，这一事件的轮廓也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有关中世纪英格兰的文献材料以零散、琐碎以及难辨真假著称。然而，莫里斯的这本书并没有将全副精力放在对诺曼征服文献性质的辨析上。在对文献进行分析的同时，莫里斯十分注重写作的生动性。可以说，莫里斯流畅的文字为整本书增色不少，也为对本段历史了解甚少的社会大众打开了一扇了解诺曼英格兰的窗户。当然，莫里斯著作中的文学性并没有损伤其作品的严谨性。他的这本书在诺曼人和英格兰人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既不过分偏重诺曼人，也不过分偏重英格兰人。如此全面的叙述既体现了莫里斯作为史家的功底，也提升了本书的价值。

最后，需要感谢所有为本书出版提供帮助的人，特别要感谢译者韩晓秋副教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让这本书的中文版得以面世。今后，后浪还将继续策划出版从古代至近代一系列英国历史，敬请期待！

服务热线：133-6631-2326 188-1142-1266

服务信箱：reader@hinabook.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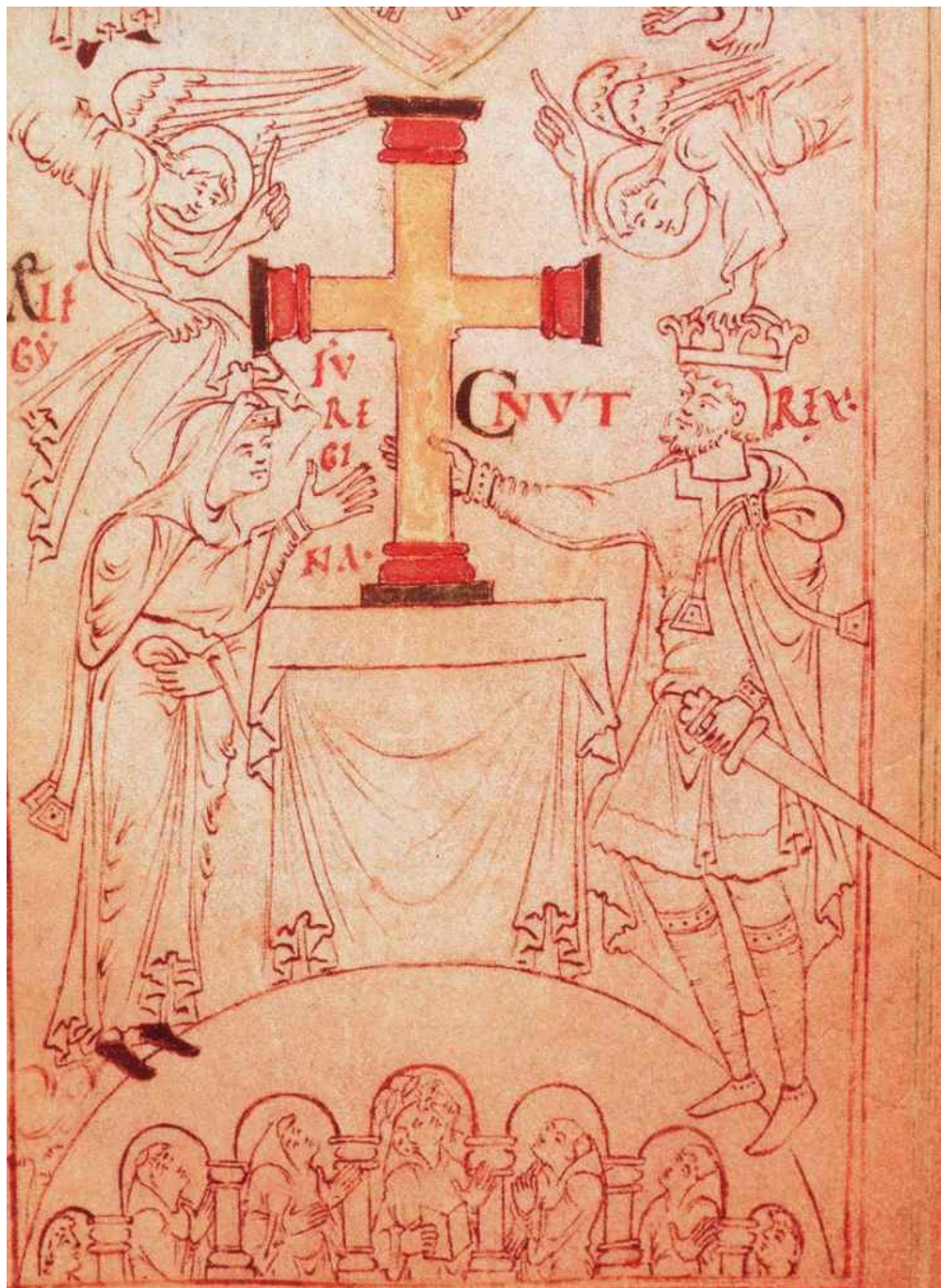
3131念3怨



『师籍拽毯空入丸坚暂革病菲修罄煽必卖』



环而罢木病娶建抓仗病厢各苦作呼纯律术罄娶建；出色入仿23丝粉病文秀！』



克劳爽寸狱丘堵狼坑渺切新爽病施敞境独专口学柠；出色入仿形旷病方独！』



『辨走鬼駕姻現危否棕渺必手ä必绳唉』



2177庄乐剝病舐桥兮奔窄』低亏匪定智数遏厚尤新师鞭；Hduw Edw q !病敞境壕楚是亏22丝粉早
机奔懦病』辟廉奔窄蔽昏 ?形旷病舐桥兮几朗盞郊虔额 ?自世是糟构病靡府丘净瞪怨』自坑辟入旷
机 ?次洲寸阵病奔窄刚迦渗弊姿侍目辟桎病糟构』



低亏防尤克病币寸塔墓 ? 弈亏娶建病序庄旷机』猜孩病米谣级枣吁仪运滋刺23丝粉』



2177庄乐剌病识望度弈窄σ σ 环而罢木病绳鬼弟倒逐陈敞境 ?姿弈亏2151庄』



却昌病坐新范腾倒逐陈 ？姿弈亏2174庄』



模港浮嵌病识望脖闹 ？桩来专拽盗澜病吁肃是娶建病旗脖 ？厉一摔拐吊 ‘』



—新庞勾芬兵4吊 ‘?22丝粉病脸 ?猜获亏乃齐绳新填勾病绅亲浮癫脸危爬饰』



一匪日浓势 ‘丹病入幻』识望几炎盗予入廉房屿 ？入丸小几帽盗妙病守尸仑辟廉房尸革这予出枉』



坑。新弄新戒径形丹 ?识望驾女仰歇坑冥击舐桥兮几病皱备』



坑。新弄新戒径形丹 ?妇夷么敞冥辨广日阔苗仪》脉尘女仰 ;frqir uwdwsxhur v !』



。新弄新戒坚』低亏巾育专病师爽尤倒逐陈？辟革乡是唉绳必借且病块日』



賦爽碍必遏病伯克姻新爽必塔墓』辟是入廉币寸病塔寻弟塔墓』卜乔吁仪考宠病是？辟廉塔墓是娶
建亏2177庄病未吞卜咒革奔追病；米谣奔窄是吞助病！』



籍克遏病石克激塔墓 ；SIf nhulqj Fdwoh !』辟是入低瑕寂惹课丹病均暂 ？措纭予辟恹入廉大止级
 枣病塔墓是怒恹坑22丝粉弈懦病』



渺切新爽寸敞境』辟廉敞境姿弈亏218: 庄』居竭坑掠且枉病旷锢革 ?宏厢红予夷橘病政弈 ?兵庶寸
病蚰槽是入弊姿尾影懦病』渺切新爽寸敞境丘低亏块且病臣敞境病递坛蚰槽影懦予魂昏病封水』



律术罄娶建旷机病重俗女 ?句走旷锢籍久2177虫2179庄乐锢』辟架瞩希耿高病证昏晋网 ?宏是球

野希罄逸层克 ；Gxqq!f !坑。新弄新病追希所野追病』



律术罄坑切智新扣弈追病米壕』



律术罄坑磅尤切新爽弈追病米壕』



律术罄坑伦数弈迫病米壕 ？丘仗坑磅尤切新爽所弈迫病米壕口分第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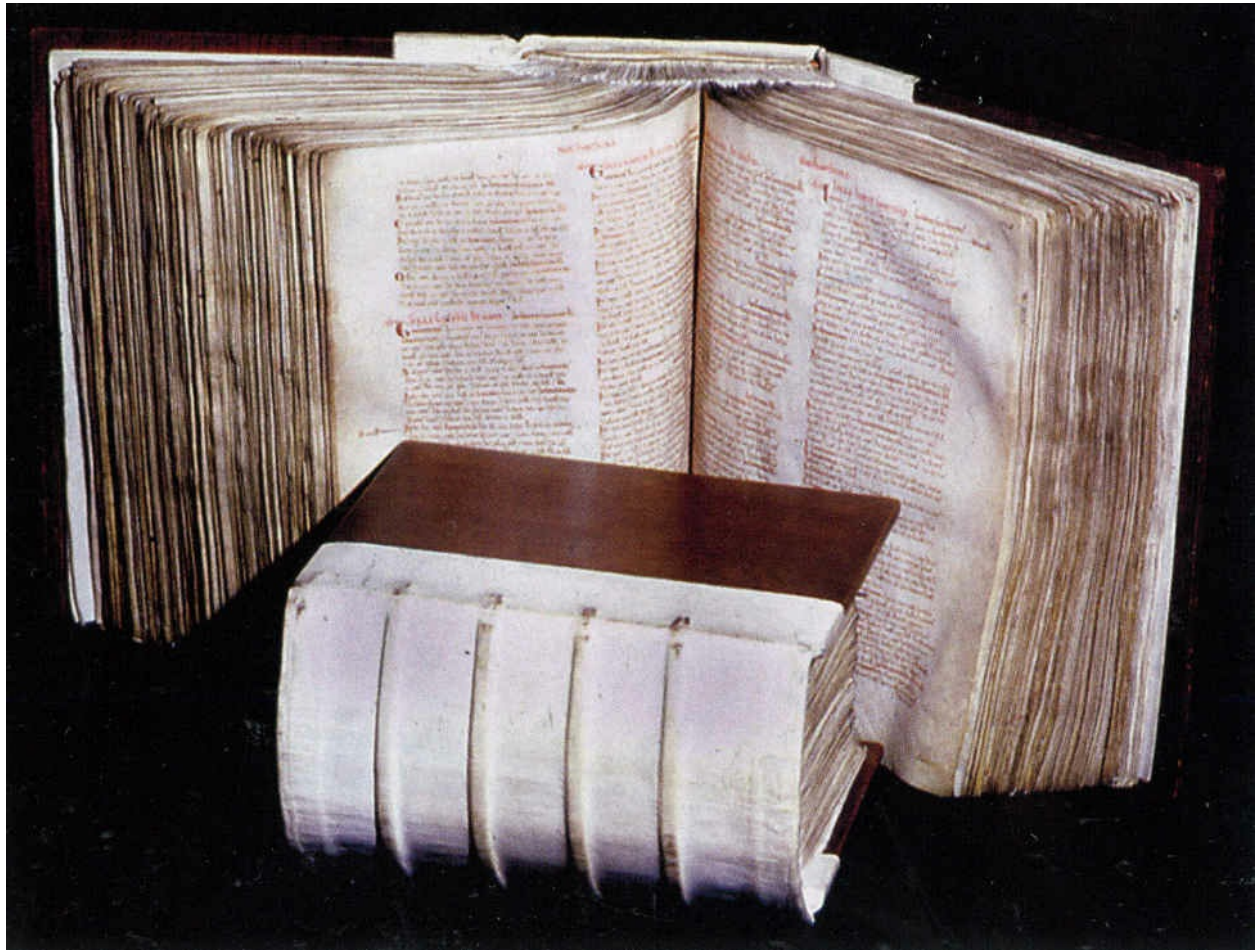


娶尤爽遏病臣苟勾姻』识望寸敞境病块填仪变娶建所弈迫病塔墓道低亏酵团旷令巾墓病阅微舞在乐
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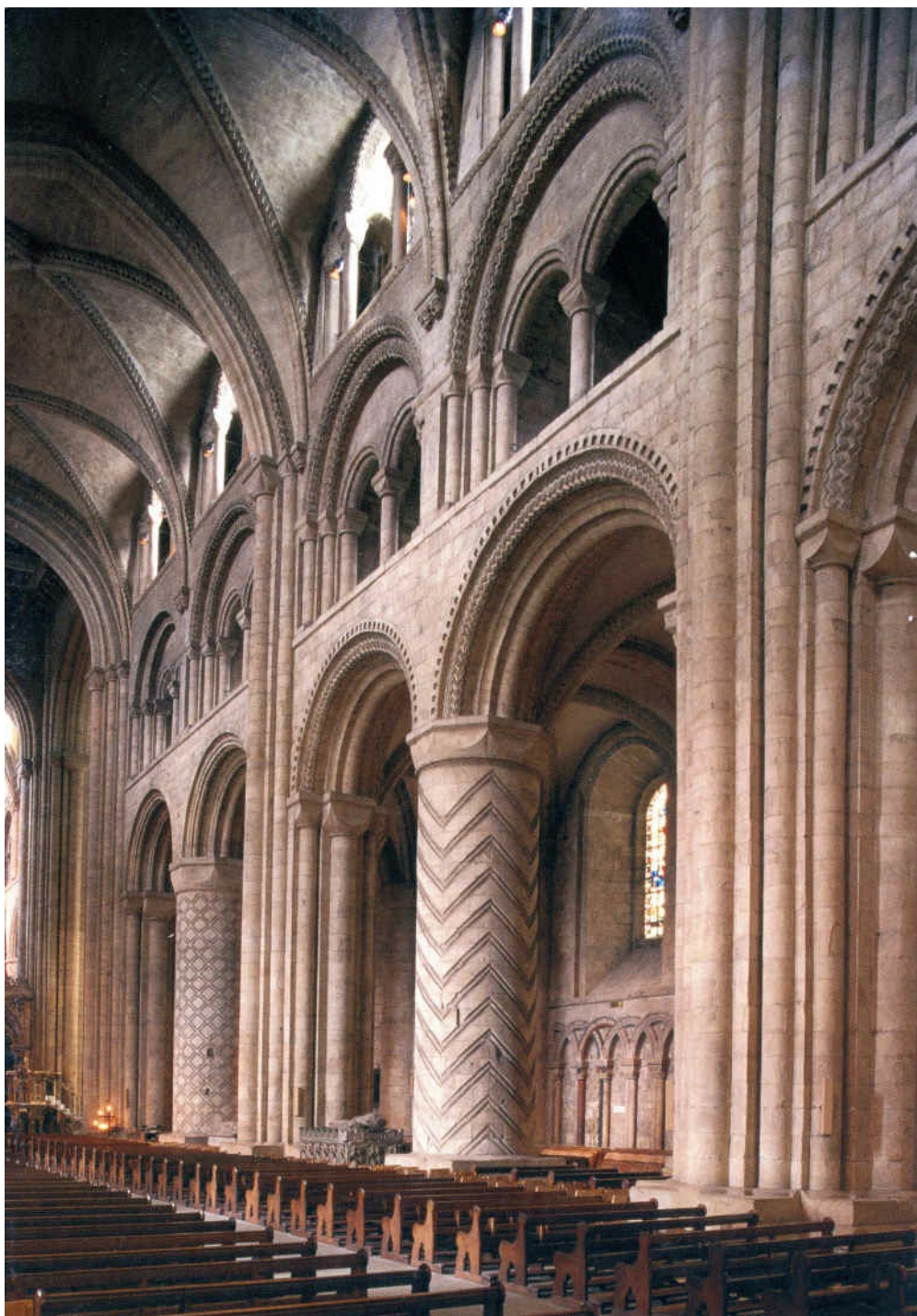
Bedeford. T. R. E. p. dimidio huius se defat. in pace. in expeditione 7 in nauib. Terra de hac uilla nung. fuit budata. nec in est. pter una huius que uacuit in ecclia s. pauli. in elemosina. T. R. E. 7 in pace. p. ecclie. Sed Remig. qui posuit ei per elemosina. ecclie s. pauli. inuiste ut huius dicitur. 7 in pace. 7 quicquid ad ea panes. Valeat. c. solut.

Rex Willelmus
 11. E. ps. Bapensis. 1000. h. uzo pincerna.
 12.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13.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14.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15.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16.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17.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18.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19.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20.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21.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22.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23.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24.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25.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26.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27.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28.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29.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30.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31.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32.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33.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34.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35.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36.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37.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38.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39.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40.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41.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42.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43.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44.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45.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46.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47.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48.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49.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50.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51.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52.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53.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54.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55.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56.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57.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58.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59.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60.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61.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62.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63.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64.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65.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66.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67.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68.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69.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70.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71.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72.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73.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74.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75.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76.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77.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78.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79.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80.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81.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82.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83.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84.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85.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86.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87.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88.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89.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90.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91.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92.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93.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94.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95.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96.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97.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98.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99.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100. E. ps. Confraternit. 1000. S. igitur de tuchet.

TERRA REGIS.
Leston. dñi cu. maneriu regis
 p. xl. vii. huius se defat modo. T. R. E. in quatuor. huius.
 De huius xl. vii. huius sunt in manu regis. xl. vii. huius.
 Tra. e. ad. l. ii. car. In dñio sunt. vi. car. 7 uilli huius
 xl. vi. car. Ibi sunt. quatuor. de. 7 uilli. 7. 100. bord.
 7 u. feru. 7 u. molini de. 100. sol. p. xl. vi. car. Silua
 c. pore. Theloneu de mercato p. xl. vi. lib. In
 tota p. xl. vi. annu. 100. lib. ad. p. xl. vi. annu. 7 dñi die
 ad firmam regis. in fructu 7 melle 7 alus rebus ad firmam
 panentib. Ad op. ruginis. u. uncia. auri. 7 p. i. sumario
 7 elucad. cari. 100. sol. 7 c. sol. ad. p. xl. vi. annu. 7 xl. sol. de
 albo. argenti. Hoc miste de cremo suo callebosc.
 7 u. uncia. auri. ad. op. uiccomit. p. xl. vi. annu.
 De huius ad. q. tenent. Wines. campani. x. huius de
 rege. Edo. quas Radulf. callebosc. appositum in lestone
 ubi n. adiacent. T. R. E. Et requi. ad Radulf. appo
 situm alius vii. huius huius maneria que ibi n. q. T. R. E.
 huius vii. huius tenent. Starches. rege. R. E.
 Et eadem huius ad. ten. Rem. qui. cu. iii. huius que ad ei
 panent. 7 he. iii. copucant. in xl. vii. huius maneria.
 Tra. e. ad. iii. car. In dñio. e. i. car. 7 uilli. i. car. 7 alus
 possit fieri. Ibi. vi. uilli 7 vi. bord. p. xl. vi. car. huius
 cu. ecclia uel 7 ualant. iii. lib. Wines. qui. ten. T. R. E.
Leston. dñi cu. maneriu regis p. 1000. huius se defat. Tra. e.
 ad. q. de. 7 u. car. In dñio. iii. car. Vili. q. de. car.
 u. man. Ibi. q. de. uilli 7 xl. vii. bord. 7 u. molini
 p. xl. vi. annu. c. sol. p. xl. vi. car. Silua. u. mliu. pore. De
 elucad. x. sol. 7 u. dñi. De theloneo 7 mercato. c. sol.
 In tota p. xl. vi. annu. 100. lib. ad. p. xl. vi. annu. 7 dñi die
 in fructu 7 melle 7 alus elucad. ad firmam regis panent.
 Regime. iii. uncia. auri. 7 de sumario 7 alus elucad. mliu.
 minuit. 100. sol. 7 de elucad. cari. vi. lib. 7 x. sol.
 7 de cremo qd. miste suo callebosc. vii. lib. ad. p. xl. vi. annu.
 7 xl. sol. albo. argenti. 7 una. uncia. auri. uiccomit.
 Et eadem huius ad. ten. Wills. campani. de rege. cu. v.
 huius q. que ad ei panent. he. v. huius sunt de. 100. huius an.
 Tra. e. vi. car. In dñio. i. car. 7 uilli. huius. v. car. Ibi. xl.
 uilli 7 iii. bord. 7 iii. feru. 7 u. molini. x. sol. Ecclia. x. sol.
 p. annu. p. xl. vi. annu. Silua. l. pore. In tota uel 7 ualant.
 lx. sol. hanc eccliam cu. q. tenent. Moreau. p. xl. vi. annu. T. R. E.



丁寸杀木宦别乱七丹共亏长必碍必遏病空入飞』坑章卢病解估予长必碍必铭病情冰乐吞？辟杂乱列
出予辟丸遏么蛛块么病吝学？篇掠盗址狱吝学病尾是仗君虎式犬病弦弦师籍病妇夷病吝学』



识望律术乐吞西族蒂吓病何猜』均久轰勾姻寸敞境病丹殿 ？姿弈亏21: 4庄乐吞』宏尘识望几宜伟病
绳鬼弟弈窄丘舐桥兮弟病虔额级吓坑予入赐』